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一冊目次

河村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戴重撰
清鈔本

一

秋士偶編一卷附董劉春秋雜論一卷

〔明〕宋存標撰
明末刻本

四九

天問閣文集四卷附海棠居初集一卷

〔明〕李長祥撰 附 姚淑撰
民國吳興劉氏刻求恕齋叢書本

一二五

樓山堂集二十七卷

〔明〕吳應箕撰
清刻本

三二一

幾亭全書六十四卷（一）

〔明〕陳龍正撰
清康熙雲書閣刻本

五六三

河村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戴重撰

清鈔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河村集序



河村集序
子友哉敬夫先生遺稿其子務穡無忝緝次授子為樓版
行世者也生平詩古文頗富存致各半其存者感時風俗為多風
雨晨夕偶一覽輒輒流涕視西臺號憤懣函班刺蓋其世同揆孰
謂今人遠遜古人哉次尾存宗與敬夫後先相繼殞雖役容慷慨
差殊半皆失心殉節無少剝繆死生不相負友氏宜有紀載俟其
時論定耳樓山呼同集于五思表章既為文泣告次尾存宗墓次
擬按梓愧未觀成河村篇哀希蘭務祈無忝二子復磨崖佐于弗
遠以故遙布同志識者讀其文哀其遇毋徒以辭榮譽跡之則

敬夫庶幾無遺憾矣嗟乎予豈阿私所好哉至於敬夫歷官行事
詳具存宗所撰幾推官傳附載友集天下萬世所公見予不復言
芑山遺民張自烈題

推官戴公傳

貴池 劉 城撰

戴公重字敬友和州人遠祖仲禮當至平江縣令肅敗和陽時
率義兄弟歸其軍從征有功授貴州普安縣令禮不樂仕奉
子來與接補洪武三年選給仲禮尸帖
公兄時好擁兵仗作行陣擊刺狀父濡咸之私為好武論于言以
上年十五補州諸生父卒事祖母母至孝師事江浦鄭先生朝聘
為聖人之學屏居西莊憲焚故業靜坐長思言動有法然諸敗與
砥行修名彬彬儒者而好古窮經談王霸大畧不為迂謹鄭病諸
備禮侍養及卒為位而哭刺心矣卒眾舉舍祀之諸父湛通判溫

州歸與仇家聞于州堂晨卒撫其孤破產為復仇訟不為強禦屈
以是留滯濠濮間每撫事傷時登山北眺輒痛哭歸以所聞見告
母相與歎曰被髮而祭于野不及十年此其殘乎破奉母如江南
觀戚弟特以為避仇也沮之力獨惟母信之遂行輕南京而安
門居二年而母卒乙亥春賊犯州境渡江至河村悉舉族殲其之
以宗族兄弟之家移江南勸親識急從皆不聽挈弟子數人而南
十二月賊果陷和州屠為從公言者皆得免明年丙子正月賊去
復渡江哭所親多解衣營其葬旅南京凡五卒以貧故五徙其宅
見中原郡相繼陷于賊太息曰大亂已到一身將老寂寂如此

豈不痛哉。仰天擊劍。每挽弓作霹靂聲。慨懷悲歌。髮短耳熱。腹下居樓望山者五年。使銅井壬午。應試又被欺。即欲上書請巡幸關中。為同學魯可濬所止。其說曰。建州比數有變。書度今年未必犯。歲暮倘一旦南牧。國家即欲遠陪都。其道廣由致。幸幸關中。或不如為流賊所有。天子據河山之固。自將待遼。可東距山後諸部。且潼關七八日可抵鳳陽。境其勢未嘗不與舊京相連。路華為是說已十年。今其時矣。人或笑之。是年冬。建州部大入畿南。公又浮舟石白湖。甲申。李賊陷京師。福王即位于南京。天下洶洶共仰新政。士大夫在籍者。爭欲得好官耳。無講復仇者。應天巡撫程公世昌聘

公入幕。尊禮之。歎曰。戴先生仗節死義之臣也。汲汲欲上書自效。恐其頭立見。未幾。公以甲申歲貢廷對。雖應制。經義語多直切。馬阮欲置之左書坊。趙公士春獨為得人。度力爭之。策第一。定職。推官部中。欲誅厚賂。乃得美郎。公笑曰。臣草莽臣。素矢以不欺報吾君。何敢始即以倖進馬士英之客耳。戴先生名屠格致。偶見公所嘗澄泥硯。遽曰。有此可擇脂膏地。強之謂士英。公謝曰。相公黃金白壁富如山。服飾器用何所不備。奚此為。今異姓通倭。同姓郡王以下無敢驟通名于相公者。真有一明經乎。大笑不肯往。而以刺謁都察院劉公宗周。為陳時政得失。緣古今大義。當以復仇雪恥。

表忠戰報作中興之氣為急。劉公方坐堂榻。士國惟與流涕而已。公亦歸石白宣城。麻君三衛以書約公。依湖山結水砦。以待變。不果。乙酉春。復至南京。甯南侯左良玉已稱兵向關。乃于三月十九日與魯可濬聚數十人。哭懷宗皇帝。小祥于南郊。聞者感泣。巡按河南御史凌公駟因閣部史公慕客。致書于公。以前席待公。或哀而決誓。師山問至。公讀凌絕命辭。灑酒再拜。以泣曰。天不使我從公死。甯復有待耶。四月。朝廷為南防。左北防。邊紛給糧。懷中諸黨人除異已。鬻官爵不少休。而公亦注選湖州推官。奏上未及報。可改廬州。而公先是還石白。會程公世昌得罪。阮大錫罷職。不得次。

代次高淳。將移家湖州。趣戴公同劉城偕往。則乘輿播遠者數日矣。程公抵後林。主潘氏潘國璠者。公同貢士文喜以戴山之廬館之。劉城則又走嘉興。還池州。而程公尚手捫勒印。為程諸生上書。戴公曰。程公深受國恩。宿有民望。天未棄周人。猶思漢今天子初。印尚在不以戮力王室乎。誠宜假我列祖之威靈。以號召天下豪傑之士。東收吳會。南連閩粵。乘間振旅。此目前之可辦者也。公因其語。謂程公程頤之起而數曰。公言是也。能無泣下。派師與無餉。必因糧。因糧不能無難。易得夫也。請少閒。程公拘拘尺寸。圖萬全。公亦不復言。六月。北兵入蘇州。旋至湖州。持北檄者皆漢降官。

湖州則一亡賴書生挾二三僕似丐奉片紙受大郡降如數小兒
往往皆然湖州守者適其屬以城迎降公遂與太湖義師擁楚藩
通城王盛激起兵至湖州執降者磔之時大將黃望文臣吳易各
擁兵萬餘于吳江屢挫北兵道臣錢棟亦欲舟聚革以待公復至
後林恣惠潘國瓚等曰成敗利鈍非能逆睹大義所在死生以之
今通城王既身任軍事庶使志士知所向往也君家世受國恩宜
宜坐視吾願與君更為一旅出奇制勝以應之疾趨戰塘復杭州
以作其氣通城王聞之大喜洞庭山蔡允心俠士也破寨千數萬
以從于軍公命軍中皆編素舟楫器械皆備有王元震者字長卿

短小精悍膽力過人突公方略率馬船數十艘截擊北兵北兵大
敗歿于水死者無算公軍昆山會師及夕大風而纜絕夜半中軍
牙盡折船悉吹散公擊棹脫詩涕淚謂元震曰自與君克舉大義
馬革裹尸所宿願也恨未與敵決一死戰而天意如此不亦悲乎
語訖舟至後林將以明日收散旅入洞庭山與蔡允心會集長興
興黎明北兵猝至圍家園焉公亟出北兵望之即射公立以佩
刀斷之三矢皆不中元震戰于舟中公急從之有人自左射公羽
半沒于腹公不動北兵不敢近亦不知為公也舍之去公乃自拔
失出其鐵按劍走十二里顏色不少變通軍中同事生廉啟隆亦

傷其顙以還舟載公至計村夜下血數斗裏劍七日始歸未林山
先是程公自後林得走馬元震為北兵所獲械送湖州城以所得
符檄殉之窮其狀曰是吳為者但言之即貸爾死元震罵曰蠢子
豈不知此皆我所為耶將以此符檄攻戰具約豪傑恢復

北師大恚元震

罵益厲被支解死公與國瓚得全少蘇乃作死問篇援古舉君然
來君叔及孫文臺劉越石以自況于本孝移孝扶公聞歸和州
創復劇通近養後岑以供藥餌者不絕時居馬鞍山寺偶語子移
孝曰吾從負劍以來究知大道今試示爾以死期爾默識以俟可

也病方革創始大清遠絕粒不復食命本孝移孝等曰爾兄弟祇
宜固實力學或習醫卜以隱萬萬不可學舉子業其守我將死之
言復援筆作絕命十五章手疏與兒子數十則腹分鏟析凡所謂
植身正家之道其在無一語及私且曰我死第殮以常服此我自
吳興以來血肉淋漓庶以上觀先帝于九京耳及期端坐正衣冠
而沒年僅四十有五葬鷹阿山公修牖而神王乍望見之若深山
窮谷一老叟而龍髯宏深於文章好韓非子詩宗杜少陵家則李
陽冰草書出顧魯公楷法繪畫自成一家象緯術數本革裨官莫
不殫究與人言不數言未嘗作唐以後語性純一虛懷好善人咸

擇其剛人有過惟惡哉公知久之不言而化所吐辭奉若箴銘少以貧故設經自給不赫赫好名高上自士大夫下而野老未有不心折者生平轉徙不常州之人挈宅百口從之避恩兵戈禍難不忍去其得故鄉心如此又機警有先知決事每在十數年以前莫能晚慎于擇友莫逆交不數人晚而同難者亦不數人其同學魯可痛自甯鄉縣令擢御史官湖南戮力王事公之死念之至而不知其詳云所著河村文集八卷哀澤宮賦村塾記歷陽湖記周侯忠烈廟記諸箴銘尤傳于世詩彙十卷師陶一卷詩餘一卷韓文編年五十卷陶詩考異五卷歷陽開天記一卷族譜十卷年歷一

卷死問篇有韻之言編詩集中劉城曰宏光四月望南都說傳曰五色敬夫同余視之但見日中黑掌耳敬夫趨吾去國客湖州三決句余既歸而敬夫起義矣十月程公世昌書來曰敬夫與潘恭諸君南建朱旗輒中矢被創以歸痛哉予序次其文學節義之大運復卒葬之詳著之篇曰推官戴公傳以告來世夫敬夫歷陽布衣自持靜正而所為足以垂于後若此豈不甚可誦法哉撰明史者置敬夫于忠義文苑間何擇焉而余城愧後死矣

復社中江南死義者多人余慨欲為之傳次尾而外如麻孟璠三衡沈景山壽竟夏彝仲允彝陳卧子子龍孫克成臨江文石

天一徐九一沂楊維斗廷樞黃龍生淳樞顧子方果吾友也皆未得其家狀不能成傳丁亥春戴敬夫次子移孝以僧服走峽川憑血漬伏備述其先人湖州事合生平積之踰年始先為之傳事意揮毫其遺事小節不書也矣辰秋敬夫胡居士瑾令烏程有墨名延敬夫為吳興遊辭不往乙酉暮甯南侯左良五聞敬成名欲聘為楚宮長辭不就夫不往烏程何足道使冒昧應左聘將何以終敬史當與楚文交甚篤友遠游家僕與其妾侍通友歸而覺以告敬成敬夫方卜居橫山佯假其僕以往殺之柳山敬先傷世憤亂當慕張季屋之為人故行事若此往年有

告我者曰總鎮黃蜚或語人曰今非撥亂時十年後馬將軍進忠戴先生書共舉事方有昇平之望焉或曰此謠意伯劉孔昭語噫蜚死矣敬夫又死孔昭與連忠吾烏知其存亡哉諸君之心事則昭如白日矣戊子六月二十四日存宗跋

河村文集目錄

卷一賦記

哀洋宮賦有序

村塾記

恩陽湖記

姥廟記

師祠記

登雞籠山記

褒禪寺記

宿閣龍山記

樵者語記

牛首山遊記

再遊雞籠山記

卷二序碑銘

陟岵草序

僧冊序

九光書序

我師錄序

太湖山遊記

棲雲觀記

泰姬廟記

梅山記

修忠烈廟記

華陽洞記

宿西莊記

宿雞心山先墓記

南山早記

移宅記

陀公庵泉記

埵鄉廟墓冊序

陶窰集序

裕溪漁隱宛在篇序

武林草序

南遊草序

王中實時文序

半湯銘

琴銘

卷三贊銘跋書後雜著

大樹贊三首

八簋為劉興父作

晦翁易序帖跋

吳嘉賓印記跋

為金天駟書少陵八家詩跋

書屯田書後

棲雲觀文社盟書

雪祥

見龍掛

菊花飲子

修和州志徵書啟

卷四碑傳墓誌銘墓表祭文別義別

和州與頌金先生題顯津蓮之碑 梅花廟田碑

癸商程墨序

二桃辨

盤銘

馬鞍寺鼓銘有序

八贊為劉伯宗作

魯公茅山碑跋

書家禮冊子跋

成生擇家藏先世書冊跋

書楚書後 原本闕三行

正社盟書

雨淞

博望

危太樸墓

修復青雲壩碑

池中婦傳

王宏山偕配趙孺人合葬墓誌銘

耆賓王君暨配魯孺人合葬墓誌銘

天放生墓誌銘

大明和州王氏五烈之墓表

祭王聚洲文

祭金磐翁先生文

行夏之時乙酉史氏

陰陽和而後萬物得

原本闕

私役鋪兵

原本闕

附錄

張不二先生殉節紀實蕭雲從撰

和張不二絕命辭原韻四首熊重

戴河村和張不二詩摹本七古

紀映鍾題

賦記

哀泮宮賦 有序 壬午

應陽戴 重敬夫著

州有序。其在宋卜。禮江門之郊。士之用賓于王。蓋得入焉。烈矣。北狄入而燬之。後雖舉之。亦無聞人也。地非有改。或者其造士則異。與明興徒之國中。東南隅亦百有年。以登材也。少筮之。曰不知佛寺之壞。言寺在國中。復有延邸謀而改作之。未百年而加哀也。又謀而復之。猶如哀也。孟子有言。或待天正而興。或無文王猶興。地雖其何。單馬竊聞。

之然。其士愿而圖。素雖陋而勤。志雖惟而不富。尚先民之道。故復數十年。流風下趙。予總角遊于此。溯忠信之猶存。逆僥薄之不可止。直之心而不敢言也。十年之中。吏禮凶德。士親淫師。家校貪子。園升羅夫。矣倫致失。慨然曰。茲其有盜患乎。居弗久矣。既言而以其學述之。已而日甚如沸。如羹。是以及于乙亥之禍。盜召盜也。惟盜于淫昏之鬼。是禱。是祠。于師儒之舍。是燼。吾孔子實曰。彼不仁之人。故而出我門。入我室。盡與滿我官乎。久矣夫。孔子之不食于斯土也。予亟過而哭諸。數年廟有宿莽。無問而耕之者。庚辰。

歲有司少違算焉。作廟二樓。塗瓦不既。宅無所具者。或謂曰。是其興乎。子曰。典型不正。敗類不殄。亂未必已。宮室之治。不治其小也。壬午歲春。有司將有事于廟。予以諸生與執役及祭。則攝也。禮無俎豆。樂無笙磬。叔梁大夫之獻爵。奠于地。七十子木主。半為與隸者。折以朝。餐餼。僅爭膳肉。叫然。喟然。不聞德音。予涕而出曰。惟昔之廢。以有今也。今之廢。又甚昔焉。教之不教學。不學。匪亡其實。近其文而亡之。亦莫知咎之所在。羣狂而樂。其慶乎。不知其所種也。哀哉。作哀類宮。

肇州應陽。惟湖陸兮。命之教學。以造舉古漢唐之無遺迹兮。渺焚蕪之所聚。有宋致宮于鄧南兮。或貞乎侯之度。遠城闕而通雲鄉兮。倘橫江以築步。賜千戚。使齊鼓兮。延書幣于東序。朝飯舟乎瀕之溪兮。夕叩伊門而啟戶。折魁楚以捷急兮。三歌直華以歸其怒。于是御免。獨兮。惟仁義之賴我。驅延無辜而臨縣湖兮。悲忠義以為金也。迄狄難之不我通兮。帝令神武焉。具遠繫蒙若廟角。以拜長者兮。于跪熊負之江。以東辟戈封禪而走之。苦寒兮。日多士其成功。師建象而虎賁脫劍兮。度九州之地。而新類官。矧吾土之在岐堂兮。揚元龜之玉兆。乃告從移鄧之國兮。惟爾之中。作廟翼。

翼兮我書既同米于原惟教孝兮抗不肖僕以命之志三年而不語之兮虎臂約撫之升諸公給孔材之班班兮或却車其畏朋或守道之有獲兮胡千祿之云工竊聞先哲之方軌兮後生之所恪也克專專而親親兮恆求善而遠所惡也退不得罪于父昆兮進不以恥君之爵也宵有奔而希淫兮晝有鉤金而希攫也將恐懼之不敢忘汝兮彼梵獨之何虐也國士桓桓杆吾民兮身可殺而志不可錯也斯建學之先兮而社之所託也雖小夫之罔有知兮延羔雁之是索也不曰士之作德其如何兮曰茲土之不昌越茲筮而再達之兮或西東之悵悵投達之出古兮晦月日而異祥

封艮山以戴閭兮升葵木以飛幢制愈多愈無攸益兮雖巧樵之指徒為傷予生之惜晚兮偷獨佩于翔翔之皎杪量以為谷兮繼鄙音而嘆然聽之豈予不知其已陋兮固肆業之是尚惻予耳渺予目從斯遊兮蓋樹十莠而一梁日之遺兮月之將謂墨為朗兮孤狸為蒼裂六行兮朕我五常于泮之林兮穴貪狼與皂隸輩盟兮攝倡優而偕行使奴也越于貨兮通于我藏盜焉在廐兮目豎妻而奪之房媚不肖之吏兮如畫圓方責負倍償實猶未服兮幽其弱以桁楊幼儀執經以趨兮狎其姦嬖以親于林使兄可提履兮使父且鋪糠悅其妻于桑間兮刺其母以鴆奔之不良則有禽

之所不蹟兮竄夫人之自藏余泣而道之弗忍兮歎之手懼其莫之創鑒于古以詢占夢兮顧此都其治亡絢吾履兮察吾之裳陟寒冰兮去故鄉故鄉之不可復兮沒吾齒之滄浪

太湖山遊記 已巳

登邱城西南隅望之有山參差巉峴者太湖山也達城三舍古者江流汎濫注瀦為湖山故臨湖上以此得名今江徙而南湖化為田凡千百里山有三峰夫峰之麓為大善寺少東三里有仇僕故宅廢三百餘載麥田臥石字僅可識西峰擅天河之曲肉入巢湖外出揚子江巨石若龜可垂長釣焉于未嘗至其中峰則華明禪

師之塔寺也左山曰東亞右山曰西亞中阜曰鉢徑上折碑文字漫漶入寺踴躍登塔堂其塔盛大礧石精質厥兵燹燬之不能壞塔面為錫杖象甘而靜滿而不溢日汲百斛不損寸旬月不涸不益手予飲之渴睡以釋日夕而至募錄求普明諸錄讀之紙尾得銅環開水利記頗與今異乃宣德年僧石瓶手迹予刻以藏笥中明日又雨與數書生坐談移日僧為言山中藥草禽蟲之異有數百種晚霽炊錫泉淪蒼山新茶細如句析乳白蘭香佳味也明日陟峰上望巢湖水片白如月湖南山蒼秀在晚烟中隱隱可數山陰為採胡谷云可避亂由山而北引者荆林嶺桃花山蒼山將次

第及之。石皆半番。佛人鼻息久食之。亦有清氣。羣鹿聚至多可數百。殊不畏人。近之輒角而待。有元毛者。額須老怪。獵人計素而不可得也。于石穴獲鹿角一童子。刷黃精茶末數升。猶直亞歸寺。日已夕矣。

村塾記 己 己

山村有童子塾。予請宿焉。其壁新墜。塾師曰。先生盍為我書之。書曰。古有大學。有小學。大學學道也。小學學藝也。道成而使人藝成。而使人于。故事舉而政治。小大雖殊。其趨于為藝也。今亦有大學。有小學。小學務識字。通言語。習算數。便可與訟。便可寫契。便可

會債。便可任胥吏。增損文書而已。大學釋章句之訓。習比偶之文。童子試而為諸生。諸生試而為進士。位高而金多。衣食之足。登田宅之是殖而已。小大雖殊。其趨于為利一也。是以古之學無非可貴者。今之學無非可賤者。而俗往往賤小學。是賤其所服也。而不知其已未嘗貴也。彼朝市之師。若弟子陷溺已甚。宜未有以救之。茲深山窮谷。其老幼多質而少惑。使為之師者。能以道為教。稍束于禮。明于義。嚴于法。習而弄之。若曰。爾父母其能養爾兄弟。其能無事。男女其能無亂。衆教其能以及貧窮。凡所以折其不肖之心者。必數其力。其父兄未必不信其子弟。未必不從出而耕于田。有

遺棄入而和于家。有餘樂將予。所謂大學者。且蓋聞之。此孰嚴而執責乎。蓋君子之不過于時者。多託乎此。以成其志。不猶愈于滔滔者之相及哉。故塾師不可不自責也。若夫從流俗。偏口食。又宜為其嚴者矣。塾師讀予書甚喜。飲之以酒。嗚呼。以予之言。而有塾師之喜乎。己巳二月。葛民記。

栖雲觀記 己 己

而郭之外一里。曰桃花塢。鹿張氏之別墅。以為于湖先生蓋雲。讀書于此。云。西南三四里。有覺塔。蒼然青立。曰延慶寺。宋彭侍郎塞在焉。程伯子先生為之狀者也。西十里。縣岡若防。曰石佛寺。其民

好弓。春夏耕田。秋冬則土封其戶。以要子去。又十五里。曰蘆荻巷。有古樞雲觀。不知何時作。就道士問故事。無能對者。西裡有二鐵真武像。云始鑄。它所昇之不起。適水潦至。逆流而來。人以為神。然不足信。葛民識。

歷陽湖記 己 己

州東治。縣西治。距六十里。悉為湖。而中有歧。近州曰歷湖。近縣曰麻湖。周百餘里。傳聞歷陽之郡。一夕化而為湖。見淮南子。事在置郡後百年內。漢書地理志注在。當時蓋誤也。度曰。郡治當于居巢。范增侯其地。實今巢湖。然歷陽山乃當二湖水北。又無可疑矣。

豈諸湖廣滋諸湖暨江患通為一耶初二湖如故高皇帝既定和州避孫德崖之亂當泉牛渡歷湖入麻湖旬日故歷湖謂之龍駝湖俗為龍珠非也後永樂年中有郡吏目希開田功報計臣乃斷河以涸之自縣徑州新河口入于江是為縣河湖遂廢得田若干頃不及額吏目亦不得功古者先王制地必使地有餘壤則民有餘利擇地而井之強理之外不悉田之也名山大澤不以盼不悉賦之也不悉田之不悉賦之所以瞻民也田益闢賦益增汚吏得泰之富人得兼井之貧民何利焉故辟草萊開阡陌河謂勃矣仁人以為罪則山澤之利盡焉耳歷陽于古為要害負山阻水可

以待南北故必爭之晉宋往事無不可見者今失二湖之險設有不虞必難為備矣豈特病貧而已哉是故盡地利者有利國之名無利國之實不可不察也

秦姬廟記 己巳

麻湖之陰有秦姬廟在東林岡東下二里廟門臨路水蓋湖連江故道廢滂乃通乾則塞入其廟甚蕪且穢予友方當狂慨然曰是我欲修之久矣昔秦始皇東南遊浮于湖徵民婦女童舟舟大不可動謀甚衆有姬力諫不應投湖中以死始皇情姬之死罷其後民故德之立廟而哀祠之先年有耕者獲廟碣于東阜下為宋元

符三年太學生錢宅所記叔父仲先南宮錄其文載廟之沿革頗詳今已不知碣石所在其文亦累索篋中未得也姓廟初即在東阜上不知何時移此土且夷為淫祀鄉人不知其始有司其間予之責也將終始之予為欲乎曰不亦善乎子之為志也賢如秦姬廢而不祀其諸淫昏之鬼動以禍福惑民至窮土木竭財力雖士君子而不察何哉它日子之志成

姓廟記

姓廟者祠歷陽之神姓也方都未陷姓有先結而眾以為妄及既

陷賢愚其盡而眾以為神姓雖神然無救于禍矣無救于禍而祠之者何也夫惟不用其言則無救苟用其言則未嘗無救也故祠之所以為不用言者戒也屹然巨都地德厚載使忽曰且陷其羣而妄之也固宜至夫家國之事其端已見其害已成他人莫不知所不知者獨其身耳或驟以為言則朋以疏其友君以戮其臣父以戮其子抑獨何與於乎言之妄者猶不可以為妄況其非妄者乎信可以示戒矣姓廟在麻湖之陽通歷陽山五六里阜接其麓即名曰姓印亦名姓湖湖之所泄曰姓下河南引四十餘里入于江水之故道也與橫江浦並

梅山記 己巳

梅山者，書標之圖吳，舉兵臨江，軍士道渴，標曰：前山有梅，士皆口
昨山上至今尚有梅樹，其西峰望舍山，難治，術者曰：術前鬼探頭，
清官也，各休，縣吏或惡之，鑊其峰，未幾，輒罷去，復吏至，創已事，營
石塔以益之，亦得罷，大君子起身而為吏舍，庫自或點陟自君者
也，已則不康而然，是懼雖移禍于山，不可得也，已則康而勝是，求
雖稱福于山，亦不可得也，南山何知一錢之一索之不亦勞乎？

師祠記 己巳

良撤先生始至和郡，言聖人之學無應者，其再至少從之遊，其三

至從遊者，加進先生與之言，日夜不倦，疑者亦盛，自是至益數言，
益詳，疑且或信，已未歲，從叔父行業，使重執贊師事先生，亦不能
信，然先生德行純粹，亦不敢疑，甲子歲，叔父執贊為其明，率叔父
益仕俾溫州，先生每至重闕，言心獨動，是冬復執贊請師先生，先
生曰：異哉！予既師之矣，不可重曰，始不知所以師先生，以叔父命
故師之，今知所以師先生矣，因請先生曰：其可哉！將以明年迎先
生于西郊，田舍朝夕，學焉，而實康先生疾，不果來，重數問疾，先生
言以切八月而先生卒，先是弟子嘗治館于寺東北隅，乃設位而
哭，以納帛者，將于是祠先生，已而惡其隘，卜于城東隅張氏之第，

蓋賈之納先生主山池林木幽然靜深，弟子五六人居其廬，越一
年，叔父解官歸，拜祠下，久乃謂曰：必易此，茅茨乃可，遂計其直，屬
坡西隅張園，自宋為縣，今雖廢，尚可治也，其主願弼之，弟子相謀，
營費正等，更買其地，經營踰歲，乃成，迎先生主以來，歲有祀，時有
會，弟子尸之，或謂曰：國中未嘗聞聖人之學，先生始言之，其功大
矣，先生之食于斯也，不可以晉二三私之也，重作而言曰：從先生
者，衆知先生者，寡矣，服而行之，抑又寡矣，疑不勝信，信不萬殆，且
呼焉，況下焉者乎？是故先生之志，非二三于其就當繼之矣，聖人
之道，自孔子以來，夫人而聞之矣，唯何師乎？于是先生之祠，目曰

師祠，其紀綱之用，惟叔父及羅應選為多，將紀于石，重先識其始
如此，己巳三月朔識

修忠烈廟記 己巳

有宋開禧二年，金虜寇江國，和州守周公力戰却之，其三年，州
人德公而祠焉，嘉定元年初，成知恩陽縣，謝德與為之，記以記守
狀，甚詳，時公已移謫去，至紹定二年，乃轉和州防禦使，會辛淳祐
七年，諭忠惠公賜額曰：忠烈之廟，遂仍生祠而為之，其北堂則以
祀公之母，感義郡太夫人，勅解具于石，旋移封永國夫人廟，在橫
江門內，故壯且麗，後二百餘年，蓋未有新之者，及我嘉靖之六年，

和州易公塋乃廢淫祀于城西之麓徙廟其地而祠暨母于左攝昇二巨碑立廟下自書忠烈廟榜筆力古勁垂且百年又告祀矣諸生王之節亟言于有司有司不暇治之節謀其里曰曷設剝而購錢可乎里人皆諾凡聚錢若干鄉召工取材少易朽壞而錢輒盡之節三歎謂重日和州南北之爭地也竊觀天下之勢遠周三十年近則十年必有大亂亂則和必先之而今之士者不崇忠孝之教不習知勇之術亂至吾知其無能為矣若周公以孤城羸卒抗忠欽命權虜保邦誠社稷之功也節與子願仰師之以有此役厲我國人工雖不免終不可不記其事實讀宋史紀開禧和州之

圍顧不載周公殲胡之績而略見于小史豈倪賈恕邱崇之所已固以抑公與他日有事于宋史慎無闕如也重題其言書之於版並錄祠記如左崇禎二年六月日諸生戴某識

宋謝德與應陽周侯生祠堂記

開禧三年秋應陽鄉軍民相與度材鳩工建周侯生祠于橫江門裏為屋十有七楹堂廡壯麗軒戶宏敞金碧相輝照耀甍櫺一時觀瞻之士拱立四壁而侯象嚴居其中過者凜焉明年春落成父老屬德與為之記德與不文不敢當然于侯為門下士又嘗始終同患難目擊侯事為甚詳姑直書其實以昭邦人所

以祠侯之意而明侯所以致邦人之敬者夫應陽之為郡雖在江北實敵江南蓋西接合肥北接滁濠而東南直姑孰建業之間凡渡淮而有事于南者不得應陽則不敢窺江自東晉以還屢鎮以重兵守以信將視為南國喉襟數年元祐顏亮輩傾心南寇必致其死力先陷應陽夾其城間以絕反顧之慮而後一意為渡江計孝宗皇帝留神邊圉知應陽為江淮衝要首命馬帥李舜舉繼遣建康都統制郭綱合兩司馬力為二千二百餘萬費總錢百五萬有奇而糧食不與焉自乾道庚寅以訖于淳熙丙申凡七年而後城池樓櫓始以備告孝皇帝節用愛人獨不

惜太尉之錢大農之粟與夫兵卒之力必城應陽而後已潮喪遠慮果無所見而然哉三十年間屬時承平是城之有無未見其損益也開禧丙寅邊警遑遑開旋進取之師為退保之計侯以宣府郎公薦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從容與士大夫登城而望焉慨念孝皇經理之本意而深歎故時規畫之有方顧諸將曰吾他日守浮光願為陳罕祖守山陽願為趙立今得此城而守之亦願為姚興輩蓋三人者皆死于其所于是邦人知侯之意不可拔也是冬胡馬大入以十一月辛卯圍合淝蔡已遁舍肥盡徹其衆益以濠梁渦口安豐正陽新至之師命其大將納糧將

軍者為平南邊江將軍中路行軍先鋒並將沒憐將軍者為珍冠中郎將行軍先鋒副統將其大衆十餘萬居前而以石硯碓世號為烏眼將軍者統女直數萬押陳于後而其大酋寧撒穆則又統精兵稱元帥行府為諸軍之殿焉倍道兼行不兩日直抵恩陽蓋知我馬師拔軍之後城中無兵且習兀朮顏亮之故智欲以聲勢恐喝先下恩陽也方馬師之去僅留正兵一千八百六人合諸處潰亡徒隸不滿四千人而州城十一里城門十一所以城計人兵財十之一耳軍民及殘寇相繼斬之不能禁父老叩侯馬泣而請曰吾州自建炎以來凡兩遭胡寇摧陷

有以數萬衆不可支持竟去保江面者公雖忠赤奈無兵何侯曰國家養將養兵一臨難輒四走吾雖不任將事然守臣也死于城守乃吾分內事父老行矣無過為吾悲于時任事者輕聽寡謀號令不一督府雖已開而權不得專或建議他司謂居衆已焚請恩陽從之檄已到侯懷之不出曰將在軍君命且不受吾死已決矣無何賊益集周二百里內皆虜營也城中解援四絕而賊生兵日增使自分萬死而將士僚吏激于忠義俱不懼生自十一月甲午圍合丁酉攻城十二月癸丑賊始罷攻退營以紿我庚申賊始出州境受困幾月被攻凡十有七日告戰凡

三十有四始戰之日首敵其號將韓萬戶于香泉門下繼殺其萬戶者三殺金銀牌郎各一皆獲其寶信走解其格斥者四人于連雲觀後俱獲其所執賊酋十八人獻之即督樞標于建康市取賊矢百二十二萬有奇上于張督樞者六十二萬發賊鎗仗鼓旗輸萬數輸之鎮江武庫所謂石硯碓者射中兵目氣至仙踪而斃級賊屍與漢軍蔡京觀于八公山更山名報胡罔大書立堂碑其上自始迄終艱危萬狀卒以蕞爾之衆鯁賊喉牙使不敢渡江時人謂侯之全恩陽其功不在張雖陽後蓋有三難萬將臣先勤而軍民之心已去城大兵少而虜敵之所必

攻士非素撫而上下之情殊未相諳卒然而起犯天下之至危而竟以舉事此無他天之所相惟忠與孝賊之初至侯與諸將登城峰以觀其布置虜營幕相屬烟塵漲天不見其際器甲有聲如潮湍雨驟侯慮勳衆目忽起曰視此何為諸往觀太祖太宗諸將莫曉所謂謂侯前已武吏設香幣置祖宗二神位于重會門上邀諸將詣前炷香為誓曰臣等不敢拜謁胡犯順衆已臨城臣等當捐軀命上報國恩有一不度得奉祖宗法戮于此門之上辭皆慷慨告吐洪暢聞者皆然訖賊退無敢怠廢事者母太夫人何氏年高九秩惟侯一子一孫甫九歲侯知賊至必死

請太夫人攜孫逃難江南太夫人痛哭曰母子相恃爲命而今吾逃子死母孫焉歸固不肯行侯泣曰忠孝不兩全兒死城中以報天子母攜弱息往嗣先人書遺言一紙以別見者露襟侯有利器曰紫往當以自佩賊怒城久不下以白刃逼其東八面並進攻機畢施作景發風于西北隅有頃南風大作火箭亂發樓櫓百間立爲烟埃而飛燧所及城中央四起賊將登城矢石如雨左右諸侯少避其鋒侯怒目揮紫往以示之曰城即破吾用此自刎死城上汝輩得脫爲吾報朝廷則九十老母得溫飽以終餘年此足一動忠孝盡虧豈賊敗退竟不移跬步即侯這

次顛沛之間君親家國之念惓惓若此則破敵全孤城以屏障東南在人事言之城危且難竊意冥默之中必有主張乎是者也江淮之人間侯之事惟嗟嗟嗟侯像不足又從而鑿木以傳則無怪乎和人之祠侯不能自己也雖然古者有功必報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侯以守土城出位哀兵以濟大難每自以爲邂逅偶然之事至其誠切于愛民則古良二千石之用心也嘗聞侯守浮光日乞免父教民兵以便農時乞免民路積馬草慈資賑恤乞省差役右爲將佐以寬役脚乞厚雨淮生聚以繫邊人之心皆彰彰見之剝膚而守山陽

之日犯招宣二司想擅放已拘之客舟數千散已籍之驢馬萬計還椿管之民柴無算遠運大還家約至秋涼徐至民皆嚙土叩頭感泣而去他日以說去郡遇高沙翁矩數千人隨之維揚投詞宣臺願還侯山陽以得其北鄰郡之民尚爾則山陽之民可知登來應陽首以免夫運爲爭雄以割州食爲軍兵革之後和戰未決橫議四起如再築昭關柳築楊柳築石跋城皆已得旨施行矣侯獨謂于此時兵民之力當養不當竭冒萬死力辨以刀鋸鼎鑊自誓與朝廷論難終于見聽而後已兵疫饑饉之餘盜賊竄起侯戰綏有方強梗屏迹四境肅清民以奠枕

則和人之祠侯又有在乎保全邦國之外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侯之膽略過人機警穎捷處危難以閒暇解紛亂以從容推誠下人待三軍如家人父子則又無與乎邦人祠公之事而非德輿之所以記也太夫人山陽望族方虜之來正苦寒風雪中將士不解甲者累月太夫人傾家資以犒軍士如挾纊也細如茶鹽餅餌每冒重圍殷勤以送城中之人所感非物也賊退太夫人抖擻僉簪肩輿登城以故諸將且謝曰吾兒不死此城不破諸軍之力也將士皆泣下上嘉太夫人教忠自太安人趙封感襄郡太夫人褒辭切至今大梁雷氏實代王言旌移封永國

邦人別立北堂于僕祠之奧初侯以介特多忤用事者食人又從而嫌學之甲庠未減即移守合泥其實奪侯兵也軍士有石良獨者刳頸以留侯亦解侯竟不拜用事者憾之故賞與僅同將士更化以來公道漸昭始正判大州論者鬱之德輿曰不然爵祿一時之榮歟名終古之事侯早由學校冠多士讀書至忠臣孝子傳則置書三款願身後刷一名今子艱難之秋舍生取義豈不顧身為天子保北門子忠為有得毋以子貴主封大國班衣華髮奮父子一堂之上於孝為無嫌孰得孰失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矣侯名虎字叔子世為臨淮人嘉定改元夏四

月門生宣義郎和州歷陽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受給錢糧借緡謝德輿記

登雞籠山記 已巳

雞籠山州西北四十里下盤綿巒上冠巨石縱裂枝指狀如蓮花高數十仞壑壁巖引以登巔俯視羣山無敢並者陰崖尤峻絕往往壁足是日大風而噴秋寒薄肌仰天號泣山谷如噴下山宿道士院聽形家周生說疑能經籍坐中夜不能寐

華陽洞記 已巳

褒山故名華山其東五里為華陽山亦名蘭陵山前後有石洞其

後洞則王介甫之所遊記予未之至也其前洞闊空樞天下出湍泉穿石作聲或曰泉之源有龍居之宋元祐中州守王季立嘗折兩于此有吾雨亭今亭廢而碑記尚存入洞門二十步稍折以北其空漸大石乳懸漱深窅莫測不敢復入矣周生勸泉而飲之曰凡登山遊水者食其石飲其水則弗達其怪物也泉南流或路路西有僧舍假息而去

褒禪寺記 已巳

九月七日既夕至褒禪山寺入室田器顛倒雞棲狗臥豕宰牛圈與僧押處客至則煮豆蒸芋燭銀杏以飯有老僧能言寺中舊事

明日導予登山而徧焉老僧曰褒禪山以唐貞觀惡褒禪師得名也宋元豐復安魯直王介夫王深夫皆有文字今不存塔上寶塔大字亦非張安國書年號頗誤國朝建寺自永樂中鄭和使西域還殿堂制甚工絕無蜘蛛鼠瓦云有辟塵珠不知其在藏經櫥小而古靈不敢食云是異香所塗先住持更有玉杵銀杖金縷錦靴玻璃盤旗檀座等物或毀棄或侵奪無復遺者寺田若干畝宣德中所受戶帖尚存絕壁斷碑往往有宋人題刻不成讀地多古井相傳為一畝三分地七十二眼井莫曉其義山顛石池澗水不涸謂之龍池又有龍女泉曰龜泉即宋時禱雨處也迷慨然曰斯山

斯谷風寒與歷不能百年況夫高不如山深不如谷者乎吾何知佛法直一髮頭老叟耳予初異老僧能識古昔不圖人說道理如此因記其語老僧又言山中諸洞多可觀留予信宿于亟歸為九日之莫不復止

宿西莊記 己巳

州小西門之十五里千秋壩有土城予不知何時所築閨隱伏域內大小阜十數土人謂之王墳可登以望先子買田作屋其中重自兩窰歲間屋讀書唯今年未嘗至無穢已甚憶祖母在時每餉菜肉食之必盡器不忍以餘及童子又三復相戒毋太營苦

於半已矣重不能復讀書于此矣傷哉形家往往言屋後地可葬者重辭曰五患不可不避也且子孫能長有此田宅乎

宿關龍山記 己巳

山臨應湖水北橫八九里列峯巖石其東峯特高廣前有僧建庵其上名曰宿雲曾乞予書一策冊是日偶避風雨叩門而入僧說前年事不少忘因請為庵記予以山憂辭同行張生索書冊讀之大是綺妄句冊尾有二偈予皆讀僧者不知當時何以作此語也姑記之白雲出入山為家橫被山僧占種茶頑似白雲偏不讓塵來塵座問僧伽湖雲未起只宿水山雲既飛還宿天風吹入菴

亦偶爾莫問浮雲討宿錢

宿雞心山先墓記 己巳

雞心山先墓距州四十里前曰大鏡山後曰烏石山左曰掉尖山雞心山特小居其中東麓之別有小壘曰小山西麓之別有支阜曰戴岡岡下一村與子同姓非同族也橫谿之東流曰冷水澗澗之溢有兩水夾之形家謂如日月狀也雞心山麓即先曾祖考妣先祖考之墓山陰有靜觀寺故址階閣隱隱可見塔石硤礪有僅存者其背即烏石山山皆空洞是日重登墓而哭傍僅瞻顧思先君子之所以安我祖考者如此予不孝不能總志以免大事罪其

大矣不勝哀焉以病留三日

焦者語記 己巳

予方行山而倦有焦者叟倚樹偃息即而問涂焉叟曰客何來乎予曰自城市叟曰客衣裳帶絰上下山谷而走棘莽非以下莽乎予曰然叟曰子童而耕于山蓋歲無閒地者比長而月有之矣比老而日有之矣歲無閒地者而死者未嘗無所藏也日月有閒地者而死者將無所藏之矣噫甚哉予曰叟何甚叟曰甚客之愚也土之積也則有埴有均水之行也則有直有曲客以為彼造物者時吉凶乎人而後埴之均之直之曲之乎予曰否叟曰則是造物

者莫為乎吉凶而人以之為吉山人亦莫辨乎吉凶而以葬師之言為吉凶葬師亦莫辨乎吉凶而以卜筮者之意為吉凶吉凶何當之有且吾亦耳目而識之矣貧賤者不卜筮而後或以富以貴富貴者工卜筮而後或以賤以貧彼習見其富貴貧賤也從而傳其說曰是宜吉是宜凶噫不亦謬乎予曰予所謂吉凶抑亦在是史曰生者必死死者必朽珠玉塗飾水火蟲沙死者何擇焉達行則已矣予曰如是則何以盡乎人心乎史曰子之事父母生而能養者幾何養而竭力者幾何養而樂父母之心者幾何死而能哭者幾何哭而能思思而能繼其事者幾何舍是而唯卜筮之為盡

心乎予曰然則筮之道若何史曰筮不出莫辨擇不食之地而藏之封樹而識之歲時而祀之朝夕而視之以終其身以終其子孫之身其亦可矣其亦可矣予既聞史言恍然若失汗決于背問史之年曰八十有五矣因記其語謝史以別

南山早記 戊寅

予有故廬不能居也去之而家南都三年又不樂也荷筮蹕履走于畿內東北之山攝山華山嵩山嵩山為勝三反不能得一廬焉乙亥子即獨于寇昆弟之僅存者聚哭于都而大吏出守都之策矣居者負戈而登陴行者捭囊而入郭乃賦謀曰益損民說曰益

器有識之士輟食浩歎丙子秋予既放黜于有司遂走南山則橫望為勝三反不能得一廬焉其冬走西南之山則土峯雲臺為勝再反不能得一廬焉丁丑春偕孟元白走東南之山則茅山楞山方山為勝一反不能得一廬焉其夏不得已徙宅于棲望山之陶村村人皆木工田姬上疲俗悍尤輕旅人見予每短衣疾步不恒儒冠又佩刀囊矢屨而疑其盜也將謀而訟予以長老者言乃不果既江北粟米或十數石則又疑曰此其家必富皆金銀索其中也家人為之不寐者累月已而開書夜讀書赴試有司乃信為儒久之見予食無蔬羹無肉衣無常薪水自給婦悲兒呼予是稍信

其實矣戊寅春予與楊惺一開戶讀書王伊皇又挈其子弟入山就業而夏四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旱之太甚方數千里村人又竊謂曰吾鄉故無秀者三書生其貴人乎早災所以酷吾鄉也將謀而運予予聞之曰於乎予何貴乎夫智者貴而予則愚富者貴而予則貧有材力多交援者貴而予則孤而且陋且人貴之之謂貴人賤之之謂賤予數為人所賤而天又重之以災彼方數千里者豈盡書生之所為乎村人意稍解然予伏而思仰而數今茲之早未嘗非予為之也始至村米魚無味蔬藟于巷而盡甚腹中悶居一歲耳鬻者不至直亦將倍之益予之窮累此鄉人也久矣他時

予每出遊輒遇雨潦知者以為雨祥今復能為旱也予固多奇也哉逆為之嘲曰謂予也盜其毀予也已暴謂予也儒其譽予也已決當乎責予予之所愧乎水乎旱予非予之為旱而誰旱乎

牛首山遊記

歲庚辰大飢江以北屠人相食所在為盜有司不敢治予謂子戊曰十年之後千里之內必有大可憂者予且老子且弱貧賤失志何以報天子乎盡入南都觀之既至聞見慘促流筆載塗予食不能飽居五日輒歸橫望遂假道牛首山自雨花臺緩步三十里日夕力憊始至寺解屣啖餅乃登山馬沙彌導之躡百步梯攀中庭

銀杏樹以坐開西窗戶觀塔影倒立探碑支石窟升文殊閣腹佛跡瞰捨身崖臨浮圖臺老僧未寺中古金石刻一無存者昔宋劉氏當藏七藏于此已遭兵燬未聞所遺聞思聖代文教之盛古今逸書搜采畢集錫繕備工將謀于朋友營名山而藏之為念久矣不有此遊不知其亦可已也月明倖晝絕無遊人從倚四達懷追在昔寂寞異致何其甚哉賦一詩兩角牛頭寺曾來已七年桃枝春女袖松影暮離離怪此空巖月漸照百里烟倦遊良可住把杖却無錢明日緣西徑履霜過厭花巖道中所逢皆乞食有僧鉅戶不納客雀飛犬吠如埵村然卷衣陟岑上久之拂莽曳石取道祖

堂以去書二絕句獻花石上滴青苔夜坐黃狐跡未聞半壁白雲憐遠客紫金山曉自飛來最望飢鷹暮遠空非巖老松立東風春霜書鎖芙蓉閣從此無人報佛鐘

移宅記

重五戊父自河村徙東莊明年伯兄遠給于池而溺死重從父母慟哭池上今猶記其狀切不可忘也父築草堂果隅明年以師教重讀書師臨江曾先生名汝澈字楊之受之篤訓之甚嚴且有法晝夜不勸十二歲稍為文字明年父徙州城北門宅嘗師老而歸其鄉重從再從叔父宗海公讀書華嚴寺已戊在城失在河村惟

叔父之從十五歲為州諸生無所識知後三年父以婚重禮成踰五月父遽卒祖母與母撫重而亟構之家遂貧母苦營甚嘗自省獲歸入門重望見母面望瘁撲地大哭自是乃請母且休而稍親家役二十四歲始事江浦鄭先生為學鄭師名朝聘號良砥先生將以明年迎師西莊朝夕教誨之會師有疾不果來重獨居西莊悲憂會時所為書文者靜坐長思若欺欺有所得數注於師以求其得失秋八月師卒矣傷如之何哉明年叔父利溫州府將解歸重宅南門空北門宅以待叔父居之後二年叔父國迎祖母歸北門宅為八十壽秋七月祖母卒其歲山東有寇變其明年葬祖母

父喪于先人之兆其冬叔父以仇家而死重訟之有司其明年夏重奉母徙河村宅母病重訟留廬廬不克侍嘗樂明年秋驚而莊田畢訟負冬奉母徙南京親戚兄弟亟沮之獨母與重決其行方居河村時重每有所見聞輒數息以泣曰被髮而祭于野不友百年此其戎乎母聞之以為然故決既登舟重執母手相泣知不復反也至京居西安門濼馬塘宅北望鍾山有園有池花石藤樹終日對母坐語悽然不樂明年母病不可為九月而卒其遺命曰汝江北不可以歸吾江南亦不可以葬喪始畢之月為乙亥歲十二月也流賊陷和州屠馬昆弟婦子朋友親戚亡過半僅存者相依于

京不能給也明年不能有某宅頌母喪于元武湖上徙宅雞鳴山下將卜江南之山以老矣明年徙宅于橫望山中達京南城九十里旬有五日而後妻子之母至食飲不廢者屢月其山實窮谷其民野而悍不得為樂土明年友人楊惺一來居之又明年再從弟永來居之永十三歲別駕叔父之孤其母養之是歲流賊轉徙陷虜郡邑冬天子命閣臣楊嗣昌率禁旅督諸路兵討之賜璽書劍印惟所剋明年重授童子業于虎堂僧院其居橫山宅終歲得九日而已備金二鎰以迎母曠北歸從父兆禮不免備不可為悅然謀之八年卒就故墓至今日而後知其悲也是時惺一食重而

居天門弟永亦不果居于此歲飢人且相食盜賊所在而起重行年四十歲覽兒才牙踴躍涼涼何所快于身何所益于世無廉恥之節而窳食是取無社稷之役而道路是勞無所幸于天而天禍之無所害于人而人仇之後者之不知前者知之亦久矣父邪母邪天乎人乎豈不悖哉宅主人吳氏贈其宅今正月復徵陳氏宅而徙居焉雖相去數十步是亦一徙也方徙有門人自江北至少佐其役大雨雪五日樓居無所出往作徙宅記成復康之徙復徙也天且霽重又將與二子北渡而授童子

陀公庵東記卷末

掉尖山陽有僧廬曰陀公庵不知所始木竹蔭然倚山出來于屢酌之末之記也夫斯泉有五德焉一日清穴石而溢止不能渾也二曰味甘勺之寒炊之芳也三曰其原深燠不竭也四曰遠于人而靜也五曰其出高其深年疏以灌_○崇岡獲嘉禾焉仁之澤也五德乃備是故僧有時而適廬有時而傾木竹有時而新斯未不可得而遷也迢迢衡田主人記

河村集卷之二

序辨銘

陟岵草序已

萬曆之己未重生十有八年嚴父遽背重童昏不克塋也既十有一年為崇禎之己巳稍知哀痛二月朔禱于祖考告于祖母與母行卜兆焉郡山無高山大谷惟西南諸峰望之有秀故是役自西南始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於乎傷哉父不可見矣父之所藏其獲之手凡道中所記曰陟岵草是月二日宿栖雲觀蒿子重識

螳螂廟募冊序

年已

荒政十二有曰索鬼神故有其舉之不敢廢也天地之氣或飛或沈或祥或禱得焉則為之福失焉則為之災聖人知之所以陳示百神從俗宜民其慮至矣螳螂廟不知何以得名其南徑洞山六里北倚土峰二十里未遠小丹陽二十里西直牛渚江三十里層邱累巖藤木棼紛疑古歲以上事也予避寇旅食南山每北渡揚子輒取道其地暑月陰樹下摩古石鼎為戲有僧自敝廟中出餉以茗甚恭及予再至廟屋稍葺殊不似舊時墟落矣僧語予且欲更歸所未備予以比歲存饑流民滿路畫可夜偷家無安而賜不足恐自此無復豐年之慶而有司莫之省憂春祭冬蜡忽農區

祀則社稷之降凶或亦宜昔高皇帝詔民立里社各祀其俗所應

祀者蓋有先王之意焉以是僧之修復古廟美未或非也遠符荒政近遵王制吾民雖貧尚不難以飽貪吏屢奸究者損其百一差畢此役耳使此役果畢居者有所裨行者有所息可以馮神可以利物不亦可乎惟天錫有年惟民樂行其德乃予之言不導矣辛巳元夕先三日獻某書

僧冊序

年已

寺僧某貧而無屋將乞于其鄉而為之裕漢張子曰是僧也奚所不可居其為此以重困吾民乎哉子曰困民之事有五而僧不與

焉僧即困民而其徒實繁獨是僧之責無益也春無靈雨夏有淫江西北則浚地虎場東南則巨防魚穴耜耜者無所種而糴無所出此困民者一也旱魃馮移莫之免德則孰若與僧有蟲曰蝗如山蔽天鼓羽為雷嗷嗷為雨想林而不折寒洲而蒼枯此困民者二也彼蝗者且以俳優之撒旗鼓之驅為吾民怨與蝗入孰若與僧詎言孔將厭從北來男是其膝女棄其匱室中之藏目不反顧前者戴頭後者蹶足此困民者三矣與賊又孰若與僧賊不違至官賦亟矣正稅既盈加征既倍出之民者十入之官者五說義何怯競訟何勇矣勾時賄餽散之胥者十聚之官者一鄙有豪市有猾

或冠戎之冠或衣短後之衣其威如虎貪如狼媚如狐磨齒而吮髓集其厚而飽之雖惡鬼惡商聞門扶牆自謂無患一或害之家以竄貶以亡子執其甚妻侍其林見之者不敢怒聞之者而歎歎此困民者四五矣蓋亂國之財不足守也如此又孰若與僧且是僧乞僅其鄉未嘗盡民也屋三楹計厝錢十千未嘗盡人之財也與者視之不與者即心詛之而邑將順之未嘗役人以求之未嘗取其有而復殺其人殫其家也由此觀之有財而封之則富富則禍有財而散之則貧得貧則失禍然則僧之乞財于民豈惟無所困即謂之與有德焉不亦可乎僧持是說以往當無弗與者

陶窰集序

壬午

壬午五月予解姑谿過半渚江就宅于銅井以北望河村而舍而近既至卜于故陶之邱有廬數間不村不市臨谿負垵可避可眺其垣宇瀟徑皆聚散壘成之硤硤确确然失埏埴而不材既棄諸地矣而猶有不材之用焉矧其材也而舍諸名其廬曰陶窰以自況也有詩有文從其名

九丸書序

癸未

易擊言河出圖雖出書聖人則之蓋存其文而忘其象矣于今二象之數乃先儒所傳不知與聖人同異何如然其離合縱橫文理

淵密不可易也予童而玩之竊疑以圖作易以書衍嗜之說為不然已而固有見先儒辨之甚詳者夫天地萬物生而有象象而滋則有數數則不可窮曰道曰器曰德曰藝曰事曰伎安所用而不適乎固不必傳于聖人之書而後為至矣今年陶窰閑寂春日間燕偶取雜書之數作為九數其物凡二十七枚九而三之也或三十六枚則九而四之也其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其色白黑碧綠黃白赤白紫其形圓方曲直銳與夫欹正虛實一一而異九物以為族三物以為朋一當乎雜書奇偶進退之數使動而處文合而處書以賢相勝勝各有多寡之算以彰其損益予既撰其錄復

為之圖備具名象比于古人則條之九可以解蘭丁之刀可以食生至道之存不存乎物而存乎其人也故或以為執而避焉威以為戲而投之水火焉無不可者見于本孝復集唐人七言斷章而字之一取諸數二取諸形三取諸色四取諸意小有足求已乃附以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名于每物之左方曰周易典刑嗜不亦滋謬也乎哉圖錄合一卷記于卷首崇禎癸未正月先晦一日河村威道人記言

裕溪漁隱記

癸未

歷陽治西南九十里有巨川焉吐粟湖納大江是曰裕溪溪則仁

甫張子之所居也張子世有隱德國初家業于漁凡八世及仁甫受父命而為儒孝友忠信臨平古之學者嘗從庶弱侯黃貞父而先生遊微言名理深入其室在宋朱子張子嘗發敬簡之蘊贈其先氏于湖先生仁甫亦以名其堂曰廣敬夫其志學蓋勤矣湛思經史旁洽釋官尤殫精于吾郡之掌故輜軒竹冊網羅靡遺以重稍有同好仁甫與為忘年交將二十年乙亥之禍重獲避地白門而郡良友多殉節以盡惟裕溪幽深賊不能至吾黨老友如仁甫者不三二人已而仁甫棄論生業歸老子漁自號裕溪漁隱道遠外物朝暮烟水寒暑詩書作詩忘詩文輯錄凡數十卷藏之家積

足跡不入城市雖交如吾兩人者亦罕遊從然仁甫名甚高往往郡守若丞之賢者過其廬輒式而見之丙子秋松滋萬太守駐節溪上與語喜因題萬安鎮以名其里又自號為萬安子茲歲重招仁甫入城主和州志類案之役為是特留遣仁甫始降之辰在萬曆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今得三百七十有甲子矣重好仁甫德敬之愛之哀同心之言以為贈四方有道君子乃應以友聲采元貞烟波之跡續萊霞白露之詩世有元異必傳其人誠吾師尚德之志也如日天下滔滔焉用此避世為夫瞻溪堅周桐江維漢安在菰蘆中無人乎招隱之章請自仁甫始登來冬十月數某序

我師錄序

我師錄以記四方之士姓名爵里某歲月相見于某所也重不肖而願事賢者二十年中自鄉郡都會相從遊處殆千百十人接之以禮歸之以誠故多好我少棄我焉然負氣愚直勇于責善亦謙于受言久而益信之方自謂藉師友力勉強德行圖畫功名可以得志乃適時不夷流離顛沛坐失少壯漸焉消亡矣甲申之春天覆我國家既遘南甸尚忍冠仇朝野池泄若無適諫者重私歎泣又輒憤起曰四海臣士受仁義之教三百年豈無名世乎或時不克興也於乎臣子于君父之難雖至愚賤無所逃死重于賢者何

能為役不敢不以義正告也願諸君子垂圖之其自昔及今凡所師友悉載此冊若出有矢言決有忠某重之狂惑誓不敢忘故有義而不我教者友之咎也教我以義而我不克從者重之罪也乃或同表異裏有初鮮終重固安庸知之作我師錄教我而已時宏光元年乙酉春正月穀日應陽河村戴某識

武林卓序

桐山方子爾止最能詩尤好遠遊求朋友其間莫尊之樂谷風之悲臺寓之乎詩蓋生平與子畧同子故甚好之予自癸酉避地白門輒聞爾止詩名既得讀之果付伯子于友孟元白久嘗為爾止

誦予詩亦當爲予誦爾止詩極相慕也又二年然後得交爾止然後知予江上之詩桐山爲多桐山之詩爾止爲先也已而予結巢棲望山猶數至白門即與爾止對酒臨高臨詠不報應子卯午之役予與爾止皆不得志于有司而爾止齒踰壯詩益老矣于是或言爾止詩淺而不奇予曰惟老故淺惟淺故奇五色始乎淺反乎淡五味始乎淡反乎淡何奇之云乎在昔唐宋若孟東野李長吉盧玉川奇矣而不必加于韓退之秦少遊黃魯直奇矣而不必加于蘇子瞻夫傑興之才天資功力每絕人數等固未易言耳嗚呼以才如爾止使不得奮翬用以靖羣亂揚威治僅託之詩文以自

見而猶毀譽失實不亦悲乎抑余有恒言毀譽者在人美惡者在己其道彌高其心彌下予願與爾止益勉其所奉至以待彼愛我之口可也孟子曰子好遊乎人知之亦罵罵人不知亦罵罵予今乃與爾止可以遊矣先是爾止遊敬亭有敬亭草予未得序癸未夏歸武林而予適至蹟其草終日夕去莫秋予又來爾止武林草刺成屬于序時甚有肺病流筆爲之且爾止復感哀爲粵東之遊彼土有黎子美周檀詩孟元白當爲予詩郵其序爾止之詩往有知之者矣其歸也將又有粵遊草

南遊草序 乙酉

甲申秋予客荊州從學使者歲貢士之役遇繩伯逆旅中已而同籍赴試于禮官華陽道右並驅黑白銜相爲深語繩之教泣此入都門日夕不舍予益知繩伯之性情矣乃出南遊草一卷予讀之目遲神痺蓋繩伯所遺多與予同通不覺自悲耳繩伯之生歲在壬寅予長決月一同也治經皆小戴記二同也繩伯家龍舒子家恩陽秦寇作難兩城皆破親戚故舊零落過半遺予僅存三同也又竊食江南鍾阜石湖數舍而近四同也冬十月對武夷殿連席吮墨終日而畢書名春榜五同也且咄嗟世事願服無夜於國家治亂倚伏之故緩急補救之方所見無不同者至于風雅之好或

哀而傷或怨而怒天實爲之亦非予兩人之性也偶記杜少陵以四十三歲獻大禮賦受知于朝而繩伯與予廷對之年適同其歲嗚呼唐以詩制科如少陵者少壯廢斥晚歲始以賦自獻亦足悲矣予兩人才地何敢仰視少陵其不遇非命也獨其麻鞋跣履從歸君草堂徒倚淹留依友此尤絕伯與予所身嘗者雖忠懷孝憂天廢地不能自己繩伯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况今天子殷鑒光宅于南河周宣會狩于東園中興之功引領可俟逢時之盛少陵固不得夢寐見之耶哉夫子遇有陰污志有信勉後之人將視予兩人者亦如予兩人之視少陵矣偶過繩伯之成暇苦板筆書

其懷思作南遊草序南遊草者皆絕伯過江以後作也他著蓋有別帳云是歲長至前旬河村戴某為民議

癸酉程墨序

不孝之既流離江南也暮視矣動足所之輒與窮會癸秋之役母疾方病入棘之三月三戒之曰子疾病兒姑勉之出棘之三月又三禁之曰兒文且善乎於乎自不孝為郡弟子受是役者數矣母未嘗以是望也今望且亟其窮可知矣比榜放則烏有其夕母又謂曰茲病其不可為乎不孝持泣無所出口業則不善德則闕天之罰之尚未有艾矣其歸怨乎浹月遂及于大故傷哉貧也生無

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不孝之罪上通于天慙死何恤已而兄弟來奔哭于母朋友亦聚而哭不孝已徐謂不孝曰孝康此窮哭時耶不孝以狀對久之乃召魂魄將復為生人焉於乎生也不才誠不如死今固生也強顏耳既而涉旬月迫季冬饑寒又見告矣時費者負新賸至疾讀之己乃知士之取科名者當如是也不孝實敗母命不可悔費者曰盍選之不孝亟謝曰債軍之將不在此位也曰非甯是救饑計耳不孝姑領之於乎方斬然在袞經之中於禮則廢業而進事是與可乎且士之窮亦安往而不得窮也又所是非徒肆其狂疾不合乎先聖先儒之道良或有之尤不能一二

與俗人同非大笑之則大罵之往往而然若是是不孝退還皆無所處何救饑之為於乎不孝固將終讀之已乃知夫士之所以取科名者當如是也是歲臘日晏人戴某記

王中實時文序

天下之安危在將相和否通則士也令天下無士焉取將相乎何以無士文勝實也名勝實也文與名之勝則社稷也鏤心帖括樓臂壇坫憂憤者曰會且火其書絕其朋友矣雖然海內數十年中莫不人辨忠奸家廢雅諺不可盡滅其功而水旱盜賊夷狄之聲稱仗罔效或亦非其罪乎且將相間生倖伏灌莽有人而物色

之實難江之北淮之南土麗風勁不如吳越之美其德者質勝文其修者實勝名十年以來乃三四布衣斬荆棘塞蓬蒿始荒斯土以興齊盟遠近士翕然先之于是鄒湖之社有王子中實雲心五色矩衣繩步奉經如師攻史如仇其為文如摩猛師如弄刺兒好聲以暇而退然不勝衣吶然不出口所謂質有其文名勝其實者乎樵丙子歲予友金子天叩狎推牛耳無何而其從子仍之聞之輩遊長干族彥廳起天駟復亟口中實引予與抵掌又過于所聞而中實且謂瑯琊以南相鴈行進者指勞于屈予自顧愚陽之鄙僅吾老友數人殊為歎息然予嘗與中實言曰子江之北淮之南

其城墟其田萊其民草其虎其兵狼傷岫之氣再世不復蓋實
實盡矣文與民何附焉乃吾與若方事此豈不陋甚竊謂存實某
若文杜實某若名也社之役南敵以淮北敵以散教澤貴其實實
教散貴其大名故教以忠孝開以功名悅以詩書佐以弓矢則志
義之壯夫可以一鼓也夫賈誼龜錯董仲舒劉向大非不勝享膺
杜密郭泰范滂名非不勝將相之器孰有過之漢或負士甯士負
漢哉故士憾不得文與名如古人耳何勝之患乎江之北淮之南
當國家草昧龍虎風雲之士奇謀異烈載在盟府千有餘人固將
相之淵藪也豈盛則若彼衰則若此哉于時中實校練而起曰諶

如子言枕戈待旦可也今中實以社義行閭序于予予以記子之
言以表中實之志若其大與名人耳之人目之予何及河村戴某
書于銅井之陶窰

二桃辨己卯

國有士焉而不知知之而不舉舉之而不力者必小人也况讓而
殺之乎晏子齊賢大夫以二桃殺三士何也凡護人者必諂而要
子好忠護人者必貪而要子好儉越石父在繯絏之中聞其賢則
賄之御者役擁蓋之服見其謀則薦之國之處士多所待而舉火
焉故北郭騷輕殺身以止晏子之去國者感其義也夫三士何難

為其殺之哉或曰是當沮尼谿之封于孔子何有乎三士然孔子
則曰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是亦未嘗沮也晏子春秋不足信
固多有之三士之死蓋至今遺家尚在然則是殺之也非讓之也
齊俗好勇三士以善搏虎聞譽于景公晏子謂其勇而無禮此危
國之器故殺之觀其援桃抽劍挈領而死類有節者特與州繆視
佗父石綸如等義不足多也獨惜晏子身執齊政不能以禮正君
以刑正小人使之自殺其名其罪豈相國之道乎諶小臣廢大政
使後世之臣智殺賢士有所口實則晏子之失義大矣吾聞臣之
事君上誠不上智誠則忠智則謫忠則公智則私且智者可以一

用不可數用也可以小用不可大用也鄉使晏子之智謀罔不效
彼前何以不討崔杼之惡後何不己陳氏之傷乎乃獨為三士謀
何倒行而逆施也故三士可殺也其所以殺三士者則非其義要
子愛護士之名有以也夫

半湯銘己巳

晉之陽郡有井三沸一曰半湯如炊如漬魚不假湯草不求澆水
火不謀化而同氣亦憐可抑亦烈可畏止沸恐復毋縮爾手爰熱
恐趣毋濡爾足或疾或徐君子知幾

盤銘為王四士松作以小篆末書之 己巳

顏我顏者。調而獲罪也。爛我手者。賄而獲餒也。淳我首者。行險而多悔也。溺我志者。肆樂而多忘也。澠垢致美。盤中之水也。

琴銘王曰士操善琴理爲之銘 己巳

哀不亂樂不淫聞其音知其心

何高以高何深以深何古之人得之在今

馬鞍寺鼓銘有序 己巳

山顛負石如鱗魚然色紺而稜厓或有石穴可出入其陽則迢迢衡其陰則清水涵寺在其北麓之半一名北普明寺林密泉美于古無可改有鼓制特大相傳擊之聲聞百

里州太守欲取之至郭門不可入以繫城重不勝舉守怒杖而歸之其聲失焉予觀若鼓雖大何至毀郭而後容蓋忘也或曰故鼓已敗此非其鼓矣予爲之作鼓銘以傳其事銘曰

北山有鼓聲聞百里一聞汝擊再聞而汝說賜之繡裳車而汝從門不可容而不可毀引之綆而升之坑其重千石千夫不起咄曰妖革乃樂山而惡于市夏楚二物以爲汝恥錮汝北山以禦針芥於乎鳴不如暗遠不如通豐厥形敗之以美厥聲罪之始胡撻我之皮而悅君之耳鼓乎鼓乎始以之自禍而終以自祉以爲北山

河村集卷之三

贊跋 跋 書後 雜著

大樹贊有序 己巳

大銀杏樹在黃稻山中圓通寺門相傳為唐時物然無所紀其寺則宋元祐所修也應陽之山無勝國之木獨此為久隆慶中有貪令欲伐之匠者以無大鋸為辭其夜大風折一枝猶如輪今取以去木幾亦墨敗或曰是有神守之予曰木老而折吏貪而敗固其所也何神為獨適其時則為異矣然可以戒噫千歲之材乃欲為己利而忘戕賊之

不仁之甚者哉

鴨脚之葉何著青中夜聞花星明明圓二十尺縱十橫老而神靈辟五兵不肉不骨能長生

國今不如兩人今不如爾爾壽千祀

落日黃鳴雀翔蒼密密弓雖張不可射舌之實其下百斗以盈我
岳雀兮雀兮母啄我舌我有嘉賓之慶

八贊為留伯宗作壬午 伯宗名域貴池人

願子不違怒聲

惟道真虛草瓢晏然孰笑樣孰必推測有怒其物無怒其天天

不傷物物何傷焉善復者故無悔子善樂者故無改手

郭有道知人贊

夜觀畫察口不危言雅俗同夫撫筆尋根生下捩戾牆高數丈容藏其恭宋果知其恥紛戮刺之盈車惟明哲之在己

龐德公入鹿門山贊

逍遙龐公絕跡城府客坐堂上妻坐堂下浙泰烹葵莫知賓主景升結旌視如埋土廼登鹿門采藥充頑鴻鵠舉高龜竈穴深遠安子孫避世之心

諸葛忠武侯吟梁父贊

入則閒廬靜以居出則耕政勞以趨高光之德炎可噬荆益之野策可驅大義何逃抱膝且起免穿不達管樂自比梁父一吟鄙哉
晏子

柳公綽家法贊

安身維德閑家維則河東有訓數世其克中門齋居束帶屏息古書素琴大布蔬食孝友勤恭夙夜不忒匪承而家爰刊而國

邵康節天津閭杜鵬贊

弄丸餘暇擊壤浩歌天津日暮南鳥啼村治往不復亂來何多缺法秦敵衍談晉蹊或乎人乎莫揮我戈吉先見矣觀物安晏

朱子著書贊

雲谷考亭困學自晦入版有對望遊而退發蒙六經斯文茲在推衡乎摩言紀綱乎百代總獲麟之志俟聖人而不廢

蘇老泉以二子至京師贊

蜀有孟蜀張歐善之年強弗仕老文特奇有子也才同車朱馳黃河可涉嵩山可跋文章之鋒惟其所施而夏可處契丹可答願達其時功被夏夷

八歲為銘與父作 壬午 與父名足譽貴也人

約博道

學之雖博也守之約說之雖安也行之雖采其華者落其韙汰其根者蒂其枝假年絕韋寡過之師

遊藝道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將託其上以自放乎將賤其下以自暇乎或揮五絃或挾四轡君子樂只以息以游

擇交道

博交者成身肥交者成夫人擇交者敬無失其可敬親無失其可親孔子曰三益直諒多聞哉就哉歟何樂其厚

却譽道

得毀而忘不知其我寤也得譽而喜不知其我僥也毀而寤之我所欲也而且我淑也譽而僥之我所傷也而且我狂也譽多譽也

慎言道

言者風波乎聽者渥之我方戚之彼或汎之或方忘之彼或悍之矧其掌之而不措之慮之而不愜之慎我有類古笑語往哲

惜日道

日月西東朝童夕翁目河山之有異求舟車兮為窮盡爾宵爾思往可諫來可違胡為乎時之赫而從之遑

習字道

楊雄嗜奇美新為罪蔡邕慕古懷董為悔於乎有本有文匪形匪聲則我何不斷李斯之指刻少師之銘濡張旭之髮書曾氏之經也耶

勤業道

帖帖程文古爛心博古之人惡其近利而奪吾志今之人惡其近名而落吾事楊子王庭若之何以為戲不怨不尤凝神利器

魯公茅山碑跋

庚辰歲就試句曲劉興父遠在于使人揭茅山諸碑得魯公元靖

先生銘與父好顏書持以歸之字畫方正道數徑二寸餘魯公之忠孝乃好神仙或疑其不經然卒有兵解之異豈忠孝者國神仙之道與

晦翁易序帖跋

予歲十五書不能字書冬夜詣方魯狂舍大雨雪魯狂大醉草書十餘詩有曰雪深毫有力寒重酒何功因出晦翁是帖峻如巖猿疾如雨電心駭忘朕固乞不可得後數年魯狂開甫讀書寺舍予旦夕過之偶于僧環如磨笄中得此書甚遒馬然殘脫且半又深惜之今魯狂開甫遠從朕難而予僅存三復觀此忘十數年事

猶夢也注泗注集重錄

書家禮冊子跋

重壯讀家禮欲身守之及于今不成禮焉是冬使幼子習之未數日避服而走姑執嗚呼若有物敗之者予行也挾其冊是不可以再廢也半已季冬記

吳嘉賓印記跋

右劉與父所序吳嘉賓篆刻圖也與父喜顏重而使予書之嘉賓精古文而予書往往謬之宜其筆泚而不能工也予適壯乃求六書之法以家貧無緣得金石古文故隨所藏書發子冠遂數百而

數廢之然已頗知其難為也一日失其器古用刀削用圭用漆今易以毫毛松瀟點畫之中安有同趣乎二曰失其義古文自蒼頡代聖皆以事異體天子致之保氏掌之各備精理象立而數存矣今則翻楷雜糅古文之左右注上下先後亡其施筆之端委形雖得義固沒沒也三曰失其文古文自晉以上猶有存者唐燬于夷于賊民間迄無遺文六經謠字不啻萬數况釋官邪所以古有今亡今有古亡即假山得器亦一家一國之書不可為程度追欲聚而創綴之何其孤寡哉覆載以此三難遂使許慎李陽冰徐鉉錯鄭應龍周伯時及國朝魏校楊慎趙宦光諸家言人人殊耳至

子印記篆刻其難又倍蓋士大夫姓名有古今同異繁簡之別限以分寸集而成章又銅鑄正印石數刀力與古模鑄遠甚柯絲一歸典雅而嘉賓擅能之且耽奇不厭斯其學未可涯涘也偶過其邸舍得觀刻舉義數書數方又皆有巧力嘉賓年方少乃不可測如此然非與父子何以知嘉賓嘉賓亦何以知予予耶時壬午八月下弦歷陽載某書于天界寺之半峰日疾未復視行墨如霧較中以與父教不敢辭

咸王擇家世世書冊跋

以予所聞見穆神皇帝之盛和平決世時予祖晉庵公益借初水

成先生文章德行相鼓吹也先生靜雅正潔所著有難鳴謬錄子
猶及讀之而吾祖所著獨無存者可歎也吾郡四戰之國圖書易
燬鮮數百年者今且求數十年亦不易得國如此子叔素行先生
又與上池先生相善予亦願與君立有遊自叔雅凶暴上池先生
憤泣如同生何數歲之間城市為墟先生父子胥及于禍予幸以
族免豈不異哉偶歸故都復見是帙予思先人聞見為憾乃生以
曾孫能藏辨故物予甚愧焉跋中復有謝越石陳純白書畫數種
皆郡中與先生善者其葉見山父子畫則先生居巢博士時所遺
也於乎此數片紙耳人之存亡家之禍福與國之治亂百歲之後

無不可觀感者某記

為金天駟書少陵八哀詩跋二首

唐杜子美大厯元年客雲陽傷時盜賊未息數舊懷賢作八哀詩
辭旨悲壯生氣千古宏光乙酉之春自石向入都門屢聞師捷
亦讀讀言中興之盛宜亟見馬遂與同志過天駟園亭頓仰四顧
談當世之路以為古人可作舍我其誰乃出杜詩一高吟之獨于
司徒李僕射相國張公二篇三復淋漓盡武烈克復若司徒先機
直謀若僕射又何憂乎與筆書之以紀今日花朝後八日河村遊
子記

書屯田書後

自井田廢車賦莫與農寇師飢以代而有其稍近聖人之法者無
如屯田於惟我祖宗加意田工率觀厥成然二百七十載既陵遲
矣今天子甚聖大臣甚賢矧外虜內寇無甯歲方圖所以更張之
會陳啟新以言事進奏明旨併取所獻張抱赤屯田書勅部議行
求舊作新四寓仰首事興功贍崇朝斯夕重之至愚嘗覽古今之
際益知屯田不易言也漢晉率兵屯須以帥唐率兵屯須以官家
率營田以民屯田以兵所在遺務乃其實諸兵民皆相難明與有
軍屯商屯官屯監數代徧諸路尤類漢者夫大臣能言才鮮實濟

計臣能算法鮮盡善邪臣固利通貽其禍正臣防患亦害其成又
況乎君臣所遭天人互勝用舍相乘始終不卒者乎屯田不易言
宜哉以重開太上復全利則趙充國于金城虞詡于西河襄祖任
峻于許鄆父子淮子祐杜預于襄陽李絳韓重華于振武何承矩
于順安其次有利未究則馬援王霸等于三輔曹鳳等于伊吾傳
蔡于漢陽諸葛亮于渭濱歐陽修于河東范仲淹于陝西其次乍
推輟沮歲月小績或功僅畢舉或得不酬失則苟義于東陽楊炎
于常川陳恕于河北劉琚于鎮戎邵元趙高王韶詳于師中鄭民
憲康瓚等于延安熙河耿望解潛陳規等于襄陽張俊劉光世韓

世忠與玠處尤等子江淮荆陝其最甚則桑宏羊輪臺章得
纂沅州呂惠卿耕木瓜原重寶藏西賓所謂侵田借丁抑勒科配
括牛解種積欲遠運及張維授水土易病經界無法民賦本備此
數者于蠹國賊民噫嘻烈矣我明若康茂才沐英其最暴利若劉
瑾達胡汝礪嚴嵩引仇鸞最得害乃重誦洪武永樂宣德宏治諸
詔仁心深遠黃福商輅王翬劉定之劉大夏唐順之左光斗徐光
啟諸疏忠言篤切比其後下欺上蔽徒益虛語可為太息雖斯以
觀言之者文質異聽之者取舍異行之者功罪異窮不極未盡其
大乎君子小人進退之辨而已矣可不慎與予友刻也

田書成重曰此其人其書其在朝廷非偶然也將平天下無賢不
肖士治屯學官治屯政自今始重賤惡聞陋取已成事書後以
告君子

書墓書後 甲中

墓術古未有也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禮弓曰墓者藏也藏
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是故族葬之法死不出鄉另從其陽女從
其陰月墓之制殯不踰歲青從其疏賤從其數其擇地曰物其土
而已成不言禍福言禍福自術者無疑也其說既甚盛先王之禮
寢廢有異世不能舉其喪者傷悲孝滋訟獄多財而自號為智者

尤惑之卒致投之水大無諸霜露往往有之於子墓術之流惡可
謂畏矣術者多言參軍墓書于讀之亦多禍福之說為生氣因勢
數言近于理山勢旺極極夫參軍好古博學他所述作皆雅馴
今墓書必偽也又所引經解亦非古文豈術者假名以求信乎乃
晉史紀參軍事多神異則參軍信有術然非後世所能效也自漢
以來

其術者乎誠欲變今之俗其若修復古禮自上及下凡有不德罪
之以罪終身不齒彼愚民者習見君子之不用其術而禍福之說
又久而不應則有仁人孝子之心者何憚而不葬其親也哉擇地
之法掘坎物土大指如程子五患之說夫亦可矣今世所傳楊賴
諸書去墓書益遠無可取者

栖雲觀文社盟書

崇禎二年正月朔有十日和州諸生杜若蘭章繼捷王天生戴允
重舍山陸合泰將為文社重也幼使之司盟尊嚴致組成拜重乃
盟曰草莽之臣欲事其君慕簪之子欲事其親咸于制義乎取之

故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今日之社其友五其書義三經義四其地惟叢林之宮其期惟月之望其供殺則自襄以從凡我同盟及期而至風雨寒暑毋相失也德業美若惡毋相欺也它日當貴貧賤處有遠近毋相忘也而不然者有如此盟

正社盟書し西

志在四方藝惟五射故試而擇士必合耦于澤宮或出而從王亦獻功于岐園巧者不過于習者禮樂文通弛之乃所以張之文武歲事况有窮弋夏逆已甚于射天且伊祁造唐功莫先于擇日定爲臣子敢不飲冰密邇仇讎能無遺失吾君未嘗忘鉅虎之戰我

汝是以有出難之盟直且受繩學善假于南山之竹勇而脫劍力不尚于西郊之皮既立三賓克親九族各射已鵠爰奏爾能魯薛擊鼓以歌惟毋悔毋致之敗戒夏點揚脾而語將不變不倭之是求如虎如貌勗此同心之士若鹿若豕抗彼不甯之侯凡我師師于古有哲太真獎晉既成未雀析之功仍恃一鼓而禽蘇峻少保殲金特勵黃龍府之塹每發三矢以酌周全匪惟一時未白之旌佩茲決拾以待他日彤詠之觴懷戒簡言具在左方求求正志

雪祥年已

集實飛空駁雲漏日一異也盡寒凝冰夜溫釋江二異也迷霧介

木繁霜聚室三異也此皆陰陽之不當交而交者雪之兆豐始不
必信矣

雨淞年已

五行志曰雨水冰亦曰樹稼三蒼詁曰液雨集韻曰凍洛俗曰霧淞亦曰寒冰寒凌曰淞寒甚曰木冰淞召豐木冰召凶矣歲雨淞屢日可謂甚矣或曰兵祥也

見龍挂年已

八月朔飯于新市行及夏村有龍挂天長亘數里白雲細束蜿蜒蜿蜒移時而後滅卒莫見其首也數子曰吾今而知龍之所潛不

在澤谷大淵也所在有之然其形甚微或尺或寸人莫知其龍也曾不能與長魚巨蛇矜才而競力豈非其蟄乎及夫雷出雲作然後升而自天其修百里其大千圓雨水四國人亦莫知其龍也一日偶曳其尾屈伸雲表則犀而目之曰是即龍矣不亦陋乎雲類雨止龍復故形歸伏下土蓋始終莫有知之者斯龍之所以爲神也與其微也以遠害于物其失也以施澤于民能大能微而不求人知也以善保其德易曰知幾其神乎龍之德也若史冊所聞奉子器闢于川見于井流于庭墮于地浴于淵戲于天者是國家之妖也凶于物而喪其軀者非龍也

博望 子已

當塗城西六里湖大江所流二十里有山東西峙史江水故曰天門其東曰博望視西山特小石壁巖絕叢墓 樛樛鶴道白被壁上如塗塹是日風沙熾然殺如秋冬匪子心之喜哀乃物態之善耗也壬午先立春一日題

菊花飲子 壬午

予以目疾飲藥歷三時猶不復也入間如霧然注光如暈然惟廢藥思廢書訖欲而已一日假寐有老人顙甚瘠頰甚濕相逢野田間手持槁花忘盈兩授予曰此黃金之華也烹其液可以療

目予挽其袂一笑而寤失老人所在予自疑之曰是靖節先生教我飲菊花湯耳遂取甘菊花作百沸水朝夕飲數合知其必有所益無所損也姑記其異抑予雅思先生當和先生殆蓋蓋思夢耳

危太樸墓 已已

危太樸故居和州未幾自經死墓舍山東門外後二百年已失所在會縣治河乃見墓于今日我危素也明日將壞我宅惟公其仁之令識其衣冠儼然諾焉明日果掘及墓衣骨俱朽惟棺之前和赤漆如新旁有志銘不記姓名令乃具衣冠改墓之識其處休模博雅之儒遭時不偶自傷其才徒欲成元史耳卒抑鬱以死宜目

之不瞑也雖然君子有勉于生無哀于死死則已矣百歲之後猶概其枯骨何爲乎其有餘憤與然後之君子未嘗不悼其才悲其遇太樸亦可不朽矣按宋景濂作危公新墓碑銘則云太樸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舍山縣之廬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于舍山某年月日始還墓于含溪白馬原之鄉高橋之原是其還墓其鄉而舍山特其權厝地魂魄所依精氣猶尚耿耿如是豈當權厝時有志銘未及徙而易棺以達耶已已三月望萬子識

修和州志徵書啟 癸未

重拜啟同郡篤紳文學先生父老長者幸不鄙夷而惠教之重不才竊疾書淫疲心即東每欲成一家言割之名山今製且種矣猶給如也應陽古志舊號名書迨我國朝志闕三修最近者在隆萬之間迄今七十有年沿革興廢推移幾更三紀朔寇淪我鄉文獻胥墟既千百而十一矣恐後之謝又不復存焉重用靈然失心齋筆有州志類纂之役鼓賸剔盲追亡補闕會賸古今罔捐細大提綱析目述而不作顧惡生也晚貧無藏書聞足傳聞祇增固陋任所不勝安辭墮越伏望有道君子矜其狂愚是竊是助國有史耶有版家有勝人有集凡筆札所紀碑誌所遺有裨紀錄者武辱之

高軒或鄙之尺簡或假以長源之多軸或綴以安石之碎金既竊
教思遙觀成業豈惟不才附以不朽實國家文獻有耿光焉自上
古昔自下來茲幸甚幸甚

河村集卷之四

碑傳墓志銘墓表祭文制義判

和州與嶺南樞密天樞先生題歸津運之碑

萬曆之季用師東都郡縣稅故以濟之名曰遠餉與民約遠復則已既二十有六年矣今皇帝殷憂親勤而免水湯旱有司不先治猷赤子而之盜焉起秦晉清荆豫乃齊魯又蠢然災河漕屢墮街士弗飽計臣議災變餉金為米故使汎舟而東名曰津運勢非得已也滁和二州國家岌岌之地南壤鳳泗北鄰陪京自昔未受清役頃以七歲之閒四歷寇毒飢役流徙民不聊生矣役也所必弗

堪者皇帝心憫之會州民某等伏閭告困思旨以歲計不可輒免勅部差減之以麥代運時南樞密天樞先生寔司喉舌矢圖許謀其明年遂昌言于朝陳所以厚本防末者深切明著皇帝惻然悲與獨復先生滁產也滁人且德之況和人乎然先生身任天下誠非私一鄉鄰者吾儕小人以食其福為德而已乃不恤乎先生之鄙之也請于太守左侯顧立石頌先生德太守曰吾民有欲吾其敬從蓋太守仁心仁聞先生習知之故吾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如此石成哉先生疏解于碑陰忠言遠慮洞越今古有唐則陸敬輿奉太鮑有宋則范希文司馬君實庶幾似之以皇帝之聖神得

先生論道宏化將暮月三年之中北空虜庭南折寇肯患免田租與矣安意固其所也然則海隅蒼生壤歌封祝以及先生者豈有疆哉有崇斯碑萬世之休先生名光歲戊辰進士時方官右通政崇禎十有五年歲在壬午和州鄉官某二十有人貢士某七人太學生某三十有人生員二百一十有人編民六千一百十戶六萬九千一百一十三人立石

插花廟田碣終末

和州東北七十里為陰陵山西楚項王失道處也山之陽有小壘名插花山山有廟廟有女神以禱子孫輒應方春三月男女遠百

皇奔走于廟或報者或祈者皆插花以識之插花滿山故土人以名其廟予嘗一過陰陵問父老項王故事曰有耕澤中者得鎖鐵數寸犀利不蝕粹漆如丹若新祈者藏之家祠之如神又有飲馬泉斷刀石尚在于皆未及觀因問插花廟何神女也曰神女名魯姬不知所始予思之悟曰此固虞令廟耳蓋項王為魯公故虞為魯姬也然土人未有知者予待悲虞遭時不利畢命垓下宜其幽情不可沒沒也而猶為人謀子孫不亦怪乎豈有物憑之者與廟之祝者求田于太學生張某某與之田七畝曰汝毋私獨我毋私復達請予以識之石或他日再過當復一觀也河村戴某

和州修復青雲壩碑記 癸未

水者國之險也。以諸美以流惡以固守也。和州于古為水國。左環大江。右浸溧溧湖。宋以前江湖橫漲。南郡風濤。壯利溧湖水。皆无保其險。先術我軍民。故其時人材輩出。志孝耿光者。美在水也。惟永樂初。吏目張良興。傳言水利。乃步溧湖。得三萬一千二百四十畝。溧湖得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五畝。謂可洩。而任田賦。遂盡湖。擊河自西逕東。過州城。麓以入江。近景泰中。其田始廢。亦因民甚矣。及今江浚。河移。湖雖流涸。昔之襟帶幾盡失之。而橫江。河直州之膺。輒背城南。駛若孤戾。天激其傷。定多萬。歷庚戌。州別駕何公

從士民請。爰作石。限以周水。鑑名曰青雲壩。已而津吏不成。復潰。有二十年。既踏文教。亦墜武防。以及于盜賊。水旱之禍。今太守左侯。咨謀原委。率其屬郡幕官。公與諸生等。再築故隄。植杉甃石。隱植樹表。其堅倍昔。凡靡金錢十五萬。取諸俸餼。乃紳士好表者。又慮河流。迅委或行。源暴至。傷我稼穡。乃檢謀于衆。康城西南十餘里。許有戚家橋。黃梁橋。兩河古游。豁故道也。歲久細民。務沮。如為利。使湖易濫。倭丞勅諸侯者。俾自疎引。徑復故道。其秋。溧水幕司民。某告病。馬廐功有成。腐刻貞珉。垣練川瀛。不審不濫。視古唐宋人材之盛。保障之嚴。即續舊烈。其誰曰難之。惟後之人。允念茲功。

母以積弛敗成事。母以羣歡撓大政。則利且萬世。與國定。永年太。字命諸生戴某為之記。時崇禎十有六年。癸未。秋八月之望。

池中婦傳 已

池中婦者。以名其義也。婦姓何氏。其夫農者。子鄉俗。賊春婦歸甯。其父母以餅餌歸。獻其舅姑。婦年二十。所自父母舍。擔二桂歸。其家方中道。岡林莽寂。有兩狼出。前後攫婦。婦急投以餅。不食。以擔擊之三。啞三折。裂衣裳。破膚流血。漬土。婦息投路旁。池水中。狼乃釋之。坐池上。以俟。會有負籠賣貨者至。見兩狼在。取籠中刀。斫松為大墓。自衛。已乃見婦坐池中。知為狼所傷。奮力驅兩狼入林去。

乃問婦。知其為某村某家婦也。貨者欲自池中挽之。且負以歸。婦不可。曰。婦衣裳盡裂。不能起。貨者解衣授之。婦不可。曰。婦不敢。衣男子衣。但急呼吾夫。某者持衣來可也。貨者感其義。為往呼其夫。將五六里。比至天。且雨。其夫持衣荷械從。貨者采則婦已仆池側。衣血縱橫。手足殘斷。蓋狼復攫自池中。食婦以死也。其夫痛哭。賴貨者勸挽之。解所持衣。爰婦尸。負哭以歸。貨者跡其路。為拾衣血之零。竊者屢投餅折擔。從其夫之家。曰。此義婦之遺也。不可棄也。婦家貧。不能聞于有司。錄上不責義也。予聞之。不能輩以待來者。則予有罪焉。戴某曰。君子吏其身者。不愼其微者也。池中婦謝援。

却衣節亦微矣。慎之。宵死身雖殘義乃全。夫戚非攝于猛獸。除不聞于窮林。非所援而援焉。雖視生脫幾。通餘詭妄而已。又何貴乎故禮者慎于微而終無失也。池中婦知禮哉。

處士王宏山偕配節婦趙孺人合葬墓誌銘已已

處士王宏山諱尚賓。先世居和州。隆陵山宋元之季。江淮大亂。

不他徙。皇明正統中。處士之曾祖福能始以

執師友為福。能生澄。澄生表。皆好經史。表生四子。長尚賢。次處士。次尚質。次尚質。賢為太學生。表死。處士哭曰。父兄三世為儒。而不成耶。于是學益力。聰明殊絕。同學欲富之。有貨者。授二十餘

管謂曰。子能一一辨其聲乎。處士曰。能。乃使一人于埕一方。次第吹之。識以數更。使亂其吹之。處士曰。此第某管也。吹偏不復。史一尤好精思。窮夜不眠。十八歲。娶于趙氏。趙年十五。而孝于舅姑。處士賴之。恒獨居書室。自謂性隘。名其室曰宏德山居。遂號宏山居士。已而體痺甚。或成之。處士曰。吾所不足者。學也。豈在乎乎。二十二歲。生一子。名如玉。又明年。疾不可為矣。謂趙曰。吾且死。子從吾死乎。趙泣曰。新婦何敢以死累子。且子有父。有母。有弟。有子。以屬何人。處士曰。是吾志也。吾死矣。遂卒。時趙年二十一。每哭。屢絕。縣即悔曰。吾奈何以死累亡者。其父兄閔其少也。欲奪之不。敢

言違之。新衣。趙愕然。攬其襖曰。此衣足衣三十年。安用易為。于是內外信其志。趙果衣其襖。冬夏不解。補綴如縑。自斷酒。燕絕。跡門外。越十一年。舅卒。二叔皆成立。越十九年。如玉補州弟子員。趙為太哭。戒曰。吾不許爾父以死。正以汝耳。汝慎為賢者。吾以報而父。也不食數日。如玉以死諫。乃復食。嘗有盜破門入。大呼其使曰。母入王寒婦室。節義之感人如此。及二叔異居。如玉遂貧。其趙未嘗早一語罵。萬曆三十年。知州奉恩詔。旌其門曰貞節。天啟五年。再奉恩詔。賜坊額。其年未成。而卒。遺命以舊襖做堂。如家禮。毋以浮屠酒。我既明年四月一日。乃與處士合葬于城北下塢塘之原。處

士生嘉靖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萬曆二年六月二十日。貞節生。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四日卒。天啟五年二月七日子如玉婦劉氏。孫之忠。之義。之節。之和。數某與之。節為友。喜以崇禎二年閏月。忘其墓。而銘之。銘曰。朱自曠耳。莫遠之。其書墳。腐露。祭之。厥妃不死于在祿五十二年。老一襖。後先以俟。食茶。苦日短夜長。城北塢。

和州者賓王君暨配節婦人合葬墓誌銘中

崇禎八年乙亥十二月。賊陷和州。州守學師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其不辱而死。謂之義。其辱而不免于死。謂之不。幸於乎。惜矣。賊退。

孤子童孫冤憤固極以義烈相高深而夫實或卹于朝或表于有司若幽閭滅沒彈節沒名又不知幾何也後十年甲申主事子用極以父母死狀請墓銘于戴某某曰十年而後銘其重有所俟耶而乃使某也銘之王氏固姓韓家始祖貲于王因而姓之二百年來之易也君諱良翰字仰周父鄉耆實諱延璽母柴君養之怡以敬弟名良器學為儒君愛之謀以和歷數十年無間堅于魯為魯府教授裕吾先生之長女配厥德生男子四用賓用賢用聘用極女子二君行年六十二有司廉君孝友賓于序而飲之人以爲稱州陷之歲正月賊輩押至君以子婦若女哭于先人而賊之

曰吾州苟不守而婦若女失若身者非吾婦若女也諸子則其自爲之矣十二月二十六日賊至開城門無敢出者二十八日城者不守既夕爭繼而出無復禁者君長子用賓孫夢虎從君負考妣之木主及家乘以出涉濠顛于潭賊趣至刀居中鼻用賓抱君擁其顛骨十創皆絕久之用賓蘇陰君尸隱處且自匿開帆視君尸焉君出城時用賢用聘用極奉母率諸婦避城隅書室中叔母耿氏及其女年爲劉臺妻者皆在賊踞甚諸婦女求死與相繼劉三子振母踰垣謀所避賊趨執三子嬖之曰不即出城殺而辱三子哭乞留一子扶老母不可得又私念賊之驅我也生之乎殺之乎

且留母城上稍脫輒走而從其可明日賊或驅用賢用極入城閱視之夫母所在或言投火以死聞索之又不得九年正月四日城去用賢用聘用極自賊所免用賓亦自父死所歸持哭舁父尸入書室求母尸獲于爐中衣繒猶可識僅得棺而殮月之七日殯城西祖墓歲二月晦日用賓歿而禮葬之于應陽鄉路東塋之原從失考鄉耆公之兆君生隆慶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丑時孺人生正月十日亥時年六十四於乎君孺人死矣君之弟婦耿氏與季妹爲劉諱妻者皆元子婦尸氏杜氏魯氏戴氏戴氏子從妹也及從女年亦戴出也並到死是爲五烈別有紀君子長女學生戚其

功妻孝女太學生姚時中妻元其家無不若君之戚者於乎憐矣其可無銘銘曰生于治以嬉死于亂如飴養于序不愧刑于家兄類西郊吉岡歸全乎父母之藏於乎孰死乎君乎君有子孫其曰不敢忘

天放生墓誌銘

甲申

天放生和州人王姓實諱氏諱魏字天則父太學生名良器母戴氏子從姑也生九歲失其母恒疾長而讀書學道有遺世之思好惡憂喜多與人異繼母耿氏固安之與女兄曰某弟曰春日嬉戲以樂既冠娶謝氏不踰年輒瘵卒乙亥歲賊陷州生振父縫城走

以免弟亦先避江南存者三人耳生益事道衡手莊子一卷朝夕不釋嘗就予于橫望山登峰極呼陶貞白先生便欲竟去予挽其袂乃止已而受人命學制舉連補郎諸生復娶婦某氏然其意殊不屑也獨嗜酒矜氣善射能詩工行草書故又好左傳孫武子陶阮諸集鍾王唐宋諸法書蓋一本于黃老而未盡其道乃自曰故人亦以放目之以字天則謂之天放生風有血疾吐數升每自歎不能得奇藥數叱醫去既殆僅骨立面無血色口無齒言予數與論莊子之學若曠然自得者時逆賊陷京師大行皇帝殉九廟生病益憤甚持父及弟哭曰遯棄老父惟此耿耿是戚婦生子甫

三月未嘗一語會天酷暑一夕卒崇禎十有七年六月二十日也生生于萬曆戊午三月十日得年二十有七歲遺孤名碩有叔詩一卷遺墨亦多有藏之者卒之明日予哭之弟客謂予曰兄嘗與客語請必以志銘屬先生予固知天放生者銘既不敢解明日予復往視其所葬于三都恩陽十里之原首邱距給上剛水靜距祖父母及其母之墓二百步許死而有知其樂之乎以是歲六月二十有八日壁表兄河村戴某為之志繫以銘銘曰大憲者身至樂者死神無不之達遂相相通于而母春露秋霜長夜共語難龍之峰柱笏霞上或攜母手以陟以降故乎故乎姑以為汝之墓乎

大明和州王氏五烈之墓表甲中

王氏有四婦一女同義死有司表之曰五烈墓于西郊十里諸生戴某比事屬縣而劉諸石粵和州之女烈自宋建炎徐聞中之女始也暹馬叛掠路輒橫江既三百三十九年則大明正德揚驛之車有之僵挫賊虐嚴脅大門既百十五年則崇禎乙亥賊潰而殲衆血炭骨女子死者再倍男子蓋夫人而為烈矣夫人而為烈而五烈尤著雖王氏伯字仰周仲字白榆四婦則伯氏之婦一女則仲氏之女也長婦尹氏夫曰用賓繼室也克率諸婦以孝友勸聞次杜氏夫曰用賢次魯氏夫曰用聘並式家典次戴氏予之從妹

也歸其夫用極比死之夕才九十有六日耳其一女名年予從姑之女也歸劉臺而貧家負西郭避寇入城依繼母以母之親與用極歸尤好用極為諸生故從于遊南都並以秦履為曼子曰噫子毋復言城必危矣能免而父母乎不能噫殉矣十二月予省于州寇且警僅與用極數語去先是仰周君戒諸婦女于祖曰必毋辱乃家寇至諸婦女泣謂曰已矣若翁之言矣攻三日而振者撤門者還時仰周君以子用賓孫夢虎白榆君以子義婦臺繼城出使三子守若母婦女匿城西隅別塾寇登陴大呼火及堂奔及樓若沸若崩四婦泣持姑女泣持母曰亟死亟死毋污賊刃也結纓縈

斷願用賢有佩刀趨拔之爭磨以頸一不能絕尹氏哽而號曰四叔速助我斃。願陷用極倉卒甚假刀決喉焉杜氏魯氏各據其夫以刃盡用極援刀就戴氏而女年猶刀不可脫遂先年而及戴氏時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內夜也二母伏尸哭三子掖之踰垣出不知嚮往卒以急失去迨明日二慈之朝魂已逝五嫂之夕魄矣五尸橫牀塾中凡七日冠顧之輒走衣不解結屋不火書篋不泥塗魯氏有弱女卧尸下飲凝血不加害及殮不臭不僿面如生若或護之者然丁丑歲五月巡按御史特按州所以殘陷狀哭甚哀祠諸男女死者萬餘人賜名香烈武典也用極篇曰是墓第而

積算者涸已甚更請之得以五烈旌其門于墓于祠皆以為表表同義也于時之言者曰王氏子未仁乎連命不淑而刃其孀或對曰以義制命仁之事也終婦節逆父訓二善具矣曰夫子婦其所制也叔子嫂弟于妹無嫌疑乎對曰彼弟弟然死矣不絕者經耳急情趨義親親之道也何嫌且疑曰若是士則烈矣何女之烈焉對曰相爭以死相序以齒脰且截氣不憤如其烈如其烈于是言者止而五烈尤著四婦之棺同穴女年歸于劉氏之兆禮也作表者連而及之生同室死同刃魂氣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其聚于斯平表惟志從不形從也是為五烈之墓辭曰於五烈惟女果氣交

薰心競潔竟有命于願訣姑有憐抱其禍女甯母依不別奉冠哭匪天孽以城黑呼一跌辱者女復何說冠刺門夫不屑葬之經而縲斷擲之刀而刀斃營憤盈于既諫將伯助遂女節義以截禮不越尸七口顏無涅無脫劍無犯經刳何芬艷其血襁褓如肉深穴即舅姑笑果聞哀女年史獨折莫後之餒以噬魂飛來兩母曳嗟嗟乎名與義夫人悅其臨難鼓三竭彼不滅此徐陳傳同列猗女全吳士缺墓之門口凝鎖千斯秋屹冰雪視刻文于五烈祭王聚洲文名元鈴 辛巳

雖水旱民卒不饑法制寔敏我不覺也人亦有言萬歷之治善考且富惟清惟靜天下服也我則曰否猛獸在山棲薈不採有如先生及諸君子旅進旅退入則告也先生太器宏毅之才遠涉萬里登于九關慨然督歎不即為相即為諫官安能沈陸金馬之門乃求振垣以自暴也中書閣元懷棟宸廩先生斥之常侍賸貨虐民罔極以壘萬幾先生抑之駭矣無禮先生則曰無然嚴霜招益無法先生則曰無然沸湯揚折權嗚呼未有虛日亦何歎也天高聽卑十惟二三不可不謂神宗之仁先生之勇民之福也年之君子同道為朋不勝小人先生去國升山浮木十又餘年長索之治天

降罪惡先生斥遠僅不及禍蒼蒼者天豈有屬也今皇帝興每聽琴瑟輒思先生謀所以待會未有當日居月諸於乎先生胡不淑也於乎哀哉先生不亡其在于今得事皇帝言必有行比周圯族豈不亟治昏慘靡共豈不亟罷彼夷盜賊況何事也於乎哀哉先生既亡老友愁遺益衰厥朋數年之間老者以死未死者去罪者沒盜則不復也於乎哀哉抑我後生不克典型志氣哀沮風教偷薄何碌碌也某等鄉道慕義身親炙之亦又護從先生之子升如者遊其才其器歷不克似踵斯緒也明月之告啟殯在祖用先生命將卜宅兆依神烈山忠致篤也區區之心既為天下而慟先生

況傷吾私酌江采山就一哭也於乎哀哉子家為孝子國為忠是在後者豈無其人先生有重朝斯夕斯或相祝也於乎哀哉尚饗

祭金盤翁先生文

於乎國家之造在父兄教在子克孝有子能忠南北西東惟父教恭有子能友厥孚益匪惟父教厚有子能師易書禮詩惟父教施我求古哲小子是則惟先生烈先生之文邱索興墳纓兮卿雲先生之武龍蛇鳥虎射跡沒羽子家言言子鄉振振子國彬彬一怒一笑一語一諷惟道允蹈乃冠蓋帶劍河魁時乎不來時繼乃志有伯仲李咸天廟諸先生曰休幾惟是謀伯游我游先生曰仲

汝其厲風帝將青華大橫庚庚始揚王庭廷汝聽汝明帝爰爰汝往狩洛土幾既歌舞驪馬入都折檻於乎風屬若綉離車相遭歸將父先生舉處元禮之門顧俊交緣道在則尊無齊吳越秦楚之傑無鴈就列帝命再趨先生曰吁毋我懷軀乃振邦憲如霜如電先生加勝阿幸鏘鏘即行文章諸孫雁行封胡竭末師及禮括先生加額免舞御天萬舉仔肩雖苗永遠先生上壽子姓續秦志乃一售胡天翰凶使損朝養國醫不逮胡嗟時政忠不工任益易之遊鼎屹中丞連茅以升攜平同行先生曳杖稽首北鄉拜嘉帝既曰吾子歸忠孝無違天下之肥先生升矣其心在此與日之比

其等今之與居屈首讀書閉門造車高山仰止在先生子所視所履謂而登堂教而負牆典型先光教思無歎五世縣澤況平親象於乎先生何幽何明通者至誠誠以報國世濟其德久而必克若子若孫若弟若舅及于友朋半先生教惟力是効不孤吾道夷狄其平盜賊其清先生沒實有莫有醇為先生侑不在俎豆既散我哀先生子來陟哉降哉

行夏之時

敬授人時觀夏道以正邦也蓋禹作夏正人不違時得邦而行之予以治歷明時其懋哉且王者欽天所以勸身所以勸人也故逮

而暑其日星不如通而從其風雨文而修其祖迎不如變而畏其風夜稽古皇之策草木紀年而先時不及時有成況統元朔之備禮者哉周雖舊邦吾願與子共為之宣姬公之典以守周官則四時分司爰觀天地之職大文王之政以修魯史則元年編事錯舉春秋之文雖然我觀夏道得夏時焉前乎爰者羲和命脩鼓之宅七政齊矣三事或猶略也故日中宵永未聞條桑維東之書後乎夏者重黎夫南北之官三正迭矣五德咸相勝也故丑紐于華末協朝日夕月之數是不可不監于有夏與率而行諸太簇合其朔端于始者歸于終也小正者其令周于上者決于下也吾聞允執

厥中其受歷之本與作養生乎人故歲成乎義與時偕運然後積精以自強合陰陽之德而保乃躬焉執神智如禹猶辛壬癸甲不敢懷四日之安乃迷而怠棄之乎亦聞皇建有極其休徵之獻與馨穀析其豐于裔與其教因時之宜然後尊命以用勸懲賞罰之怒而數若訓焉孰陰恭如禹猶東南朔閏敢於九載之積乃貳而愆伏之乎惟時之馴至也歲功成矣則行之道尚其需寒暑之移以自變者為自化氣何以盈朔何以虛不必問聖壺之智惟時之敬作也人紀立矣尚其健晝夜之通以能息者為能晝月有其晝夜有其質不必求迎莫之精得無有疑歲差之驗者乎夫易文

密更經緯不易也得無有獻改朔之儀者乎夫豈冥殊尚春秋匪懈也是以王者居則頒歷以待來歲之宜狩則考日以稟春王之法含夏時焉為政典乎抑大戴所記夏小正蓋其傳也而經亡矣尤惜失其大政一書徒令呂氏竄經耳乃說者謂獲麟之筆以夏時紀周政僭耶舉耶

陰陽和而後萬物得

原致和之道見禮樂之有本也夫萬物禮樂之體也惟陰陽和而得之可以知本矣嘗謂天生物而政其成運必作君焉統天而代之其所以保和之理在陰其本乃制其末蓋至幽之化渺不可探

共明之事幾不可圖也夫奏闕外禮樂之盛矣而禮成焉樂由陽來禮由陰作斯義豈何深遠乎陰陽之道妙乎神屈者養于淵泉伸者翔于宮漢自然而同象縣絲之息若存搏之莫釋也陰陽之氣究乎器靜者或浮而茁動者成濫而歸環出而無端若此之根自復要之難功也乃言禮樂必求端于此夫亦曰陰陽和而萬物得耳然和本易言矣繼善來夷而高明沈潛有各近之性無所矯之則抑而弗尊無所滋之則強而弗及何以薄平康之矩乎夫惟哲謀肅人允調其五德性乃和焉則效性以動者既審攝于冥晦考祥規履而涕洟歌舞有自發之情飭志而抑之祇以增哀徑行

而從之祇以違欲何以中喜怒哀樂之節乎夫惟悔吝言凶不整
于日用情乃和焉則管情以應者既齊心于大易而萬物之得可
知也物或殺于天日月之章懸其明羽毛之文析其米雖五行之
變不可勝窮而貴賤陳之高庠作止偕之閭辟異有諺巧與物或
制于人范金斷木尚其象法水燹火取其精雖四代之治不必相
襲而救野者必以文恥盈者必以儉吳有創務與故尸居爾室未
嘗富而辦于聽未嘗至壁成于恭而儼若其思六藝之闢心無有
也然後知統續養耳藻毓養目固存乎聰明不作之中正位四方
夫且向備以紀仁

壁非奸招搖而作貴客必違飛走以事佞人官書自此循程軍情
何能急報勞人敗事從律正刑

行旅既歧更而守舖亦荷戈而號兵虎據鎖肩馬筆趨甘率彼賒
野哀我憚人今某固念苦惱但欺賤隸竟負重使僮而趨鹵簿
驅風裁呵以走風雨之呼唯命奸或隱憂霹靂之來何符詔且挂

和州含山張不二先生乙酉殉節紀實 于湖蕭雲從撰

先生名秉純字不二和州含山諸生也天性坦白樂易于世一無所忤家甚貧吟嘯自若金以孝聞友于鄉閭甲申之變即欲矢志死有少年笑之曰一老諸生欲何為耶先生頷之曰老諸生尚未敢即死者猶有待耳乙酉 王師入江南降者皆雖廢先生聞之逆絕粒不食或以書誚之曰匹夫而死國難欲市名也干載而下誰復知之天心如此矣死亦何益先生見之太息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今日其死所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其是之謂乎因畚書曰來命原原委委曲曲折折朋友相愛之情匹

夫不奪之志可謂廉之矣第念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虧體辱親則不孝雖髮忍耻則不思不孝之士尚何容于天地之間哉若欲言名如畫作餅不啖也如以為無益則自古之忠臣孝子皆捐軀于國破家亡之後有益者曾幾人乎垂盡之人不能長語時同學生徐君正大者聞之亟馳唁相慰勉曰吾輩讀書明大義生死之際良難言之矣事至今日所欠一死君雖貧賤士不可與文山比然吾未嘗不慕王炎午而壯之先生首垂青者三而徐君歸其家竟先自經死先生聞之悲愴持甚由是志益厲家人認進食不為之顧咽苦乾咽一飲水其子緇哀泣請曰大人時不食耶噫

已矣吾家常畫不食以死矣先生遽起笑曰兒輩果能若是否復何憾乎卒不能奪飢已殆家人生祭之哀請甚迫啜水一杯而已水中潛投有復液先生覺之曰美以是苦我也自是註不復飲水氣相屬如綫計先後絕粒者五十一日始沒時乙酉九月二十日年五十有一賦絕命辭四章統傳馬一日三百年來養士恩匪扶宇宙愧無能死生亦是尋常事留取丹青作報稱二曰逢人漫說家天山樓上三年生臥難我一布衣飢不死西山無面復相看三曰友湖渺渺萬山重清夜書聲接曉鐘事到散場人去後青山依舊白雲封四曰秋夜深深月影斜斜泉臺歸路話偏賒從今形影皆

堪弔無復樓頭問菊花其妻劉撫先生棺一痛而絕遠近來哭者相繼于道同時劉先生芳遠字楚南為嘉定儒學訓導及開維髮令下楚南痛哭曰于既被國恩得教授諸生豈忍復覩顛髮奇懸餘齒乎即命衣冠拜先帝于明倫堂端坐自誅死邑人為之語曰不二終身不二遠芳百世流芳會同郡廉州司理嚴公重自吳興舉義被劾扶還故邱因和先生辭以哭先生輒失聲亦絕粒不食於迢迢各死馬論者謂和州為 高皇帝湯沐郡自開天三百年來竭力致身以報國者惟此幽忠數人而已豈非兩開正氣哉爰紀其實以告後之君子俾有徵以載筆焉仰稽古之良史奇節

各以代彰足為國家開忠孝之源誠間幽作人之盛典也幸甚幸甚

和張不二絕命辭原韻四首

同鄉河村戴重

先生影不出青山如此從容一死難斯史不勞高士傳殘詩留著野人看

羞我千歲首陽山欲往從之道路難鈔得漢書聲遠傳南風危坐把兒看

輕即鴻毛重泰山死生義在決何難五司絕粒無些事只有青天尚可看

賊臣嘯犬擲江山最快陳東罵死難今日相從遊地下神州沈陸有誰看

張不二先生絕命辭河村戴先生和之時力疾書樓雲觀壁

上王汐庵雙鉤廓填見贈歌以頌之 鍾山野人紀映鍾

石印不刷江不移河村書和含山詩集林巷裏樓臺望光熊熊
扶蛟螭含山命絕廿八字太和之音曠古事河村和詩僅四章沈
憂洛洛河山淚當時賊臣競朋邪杜稷視作土妻地千年日月懸
寸縑布衣直達成仁志含山續出首陽歌河村更換春秋義飢死
剄死雖不同要稱奇男子無愧五詩傑比中五岳一百四十峰裂
雲破空車縱使史柱折地維傾橫豈窮芳誰能平惟有田橫海島
五百客一詩庶足當人百樓雲雲氣朝青皇中藏側懷非常之魯

連心萬古不壞蘇卿節鬼物時呵股角陰風雷自號松林赤河村
弟子汐庵雙鉤廓填見贈歌以頌之 鍾山野人紀映鍾
嶧草堂寒日南窗靜開破展玩金石一戈一磔千鈞強猶思握
管中鋒正低徊拭心悄悄譬如魯顏公手寫出師表世間安得此
奇物白鶴喚空秋月皎更也揮手脫贈子感君誼高情難抒持此
渡江歸茅簷蒼松落落花竹疏閒置之予齋盤周鼎黃虞書

予此詩作于癸卯之冬時戴子無忝居蜀幕府無緣寄政丁
未相見被九堂詰及河村集高古絕處有杜工部之一飯不
忘顏魯公握米遶水之氣因頓首出此稿以示之無忝驚異

恨見此晚噫若無忝者真能為子七張哉映鐘又識

秋士偶編一卷附董劉春秋雜論一卷

〔明〕宋存標撰

明末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序

古文之難工倍於時文矣學勝者
依律選言則阻勢才淫者縱情曲
卑則碍格兩者交讎也杜子美萃
古人之資而賦自三大禮外少所
傳著韓柳爲文特脩而風雅之音

陳序一

亦復刻至然而工拙殊焉豈非才
有所極學有所窮蕪擅乃廢哉吾
友子建少而能詩歌臻研昔與吟
味性情黃鍾大呂鏗錫於聲韻矣
又勤心好古博聞彊記所著史疑
諸書才識兼通勿爲一體根抵濟

用卓然不磨真作者風概也近復
示予秋士偶編受而讀之贊敦雅
精茂袁陸之流表通秀明研徐庾
之亞論矯核淹絃凌蘇鑠歐辨奇
峭幻折驅韓駕柳議也曉畫中窾
形大而聲宏說也恢恣解願本深
而末茂書也激張浩落意隨文見
記也突怒幽尋靜與天游頌也奇
峰挺秀偃蹇尋雲詩也新月入懷
翱翔泛瑟誄重瞳而絳幡泣露彈
畫眉而白蘭飛霜補封禪之文長
卿失色發北方之難曼倩解願鐵

陳序二

案如山引經斷獄禪詞似海吹氣
成僊序則古宕變炫也誚則清能
卓詭也策則慷慨談時縱橫之偉
概也賦則宮商合古騷選之雄風
也極文苑之能事合諸家之兼體
蔑以加矣彛仲語余曰七步之稱
恐爲今子建所奪陳思當舍妬地
下曰非也陳思待子建滿一石耳
白石山樵陳繼儒題於白燕
菴



秋士偶編

黎西方禹翁師

同社

徐平遠閣公弟

徵璧尚木

就友陳翁公先生

陳子龍臥子

徵與韓文

華亭宋存標子廷著

燈賦

淮南王宴坐小山日已將暮意若有屬徘徊未遇乃
張延綏綵以繁其情置燎懸燈以昭其處命賓客有
能爲寡人賦者延之開房升之別殿使得觀觀之將
楚國宋玉之裔游于淮南聞而求見願彷彿先臣之

秋士偶編

遺意以爲之辭曰夫錯質鏤形物盛則感生窮研極
態憑虛則神動故玄燭獨明素膏孤耀落月照其輝
涼疎風增其閑淡有以也若夫麗帳克庭衆光迎疎
此流將起之輝彼餘未滅之采其狀紛紛難以言盡
也臣聞金枝秀華底流翠旌燭天倒錯錯停靜明意
輝光之流電疑天上之落星然而或高或下或近或
遠或止或揚或明或闇皆因風氣殊焉方其飄飄玉
樹承列華盤九微吐果百枝凝煙時燃龍鳳之狀竝
麗雲霞之鮮春葩紅敷曲池錦延螢飛火樹丹出瓊

濯豈珊瑚之比色與芙蓉而並妍于斯時也離分寶

羽氣雜都梁火井未息溫泉不涼照湘綺之文席映

瀛洲之玉鶯雅歌未已妙舞成行舉翠袖以回盼整

修蛾以借光指屏組而問狀倚翠輦以崇儀揚快則

連影秘閣綵飾則宜耀蘭堂類碧雲之綉綴修鱗甲

之開張但見歡聲踴躍勝態逾備樂長夜之如晝幸

幽情之獲申忽金羊之載燧乃鳴鶴之念芬兮體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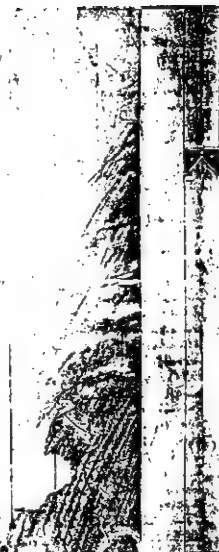
之得妍自纖微之畢陳望澄輝之蕩蕩歎列宿之紛

繞奉金駟以登芳酒疏華龍以薦鳴琴願懷光于胸

秋士偶編

臆許分照于寸心執意悲歡不一盛怨難同又有對
銀缸而無色覩燭形而增悲光青夜寒宵長意移蓮
莖可采瑤闕久迷卒乃翔雲霓闢舞袖望餘輝
于東壁想扶桑于戶牖然則絕纓之會未爲失也朕
行之記猶可免也王聞之撫然曰異哉客之類而能
諷也寡人之德其有所闕與內明不足外明有餘徒
自鑠與諸大夫其咸無所隱以箴于闕于是諸賓客
恐芬桂之餘炎驚麝影之亂河撫朝陽之未是指皓
月而爲歌歌曰明月隱兮燈火盈青苔集兮芳塵凝

隔千里兮思。錫木川路長兮不可。平再歌曰。明月來
 兮燈火微。隔風歎兮徒依依。美人既醉兮終不寐。遂
 延後會兮無佳期。淮南聞之。莫然若失。乃命執事。減
 燭止燎。獨坐虛室。而托。煇。煇。竊。藥。之。事。以。自。瑞。焉。



五。將。雲。生。出。室。而。共。歡。舞。樂。之。事。以。自。瑞。焉。
 茲。將。會。令。燕。封。陳。謝。康。之。事。然。乎。夫。心。合。舞。樂。之
 令。聖。天。淵。淵。風。落。令。折。海。和。美。入。到。獨。令。林。不。舞。樂
 開。子。里。定。故。林。木。川。路。長。兮。不。可。平。再。歌。曰。明。月。來

舞劍賦

宋存傑

寶氣所聚。燦為精英。奇人懸寶。錫以佳名。治。不。昆。吾。
 洞如水精。鑄金葛處。湛若晝明。孔周得寶。于殷常穆。
 王受獻于驪夷。楚有風胡之鑑。越有薛燭之鑒。豐城
 藏雄雌之劍。歐冶辨陰陽之形。其製其謀。余茲得而
 悉也。徒觀其成器也。則村分輕重。質。不。柔。剛。從。皮。革。
 辛。舍。景。吐。商。吹。髮。如。絲。斷。金。不。傷。省。練。行。氣。魚。皮。爲。
 房。既。出。幽。而。入。冥。亦。法。健。以。含。貞。星。文。繞。其。外。質。流。
 龍。變。其。肉。其。固。夜。拂。乎。霄。漢。亦。畫。掩。夫。機。槍。俄。風。雷。

四

之。乍。作。致。日。月。之。潛。驚。命。獨。賦。其。辭。何。性。慎。處。夫。不。
 平。其。尤。炫。然。不。露。生。烟。其。聲。割。然。裂。管。破。箏。蛟。龍。甲。
 佩。犀。兕。令。穿。無。凶。復。隱。無。強。復。堅。于。是。有。傍。後。失。職。
 憔悴無聊。悼憤明旦。抱憤終寢。志欲報而氣弱。器未
 舉而神搖。乃投身俠伍。效。隋。義。察。結。然。諸。十。宿。昔。冀。
 舒憤于市朝。壯士信其哀。滅神物爲之怒。起相顧而
 憤。難。商。變。徵。已。訖。叱。乎。風。雲。佳。吞。微。夫。流。火。神。已。往。
 而不留節。既撫而難止。感。盛。舞。深。變。煩。容。不。霜。雪。紛。
 紛。翔。翔。偶。儻。其。始。典。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驚。疑。恍。

愧。難以言狀。其繼進也。欲從欲橫。橫人目暗。如水。漢
 月。如水。觀星。斗氣。夕隱。芙蓉。始生。玄猿。號夜。白虹。臨
 關。遂乃。指日。永誓。負氣。乘寬。爲人。報仇。不言。其誰。乃
 道。遇王。孫。雍。容。孔。都。黃金。絡。駿。白。玉。提。燈。整。鞭。造。指
 流。盼。相。呼。雖。發。中。之。同。服。實。所。用。之。殊。途。遂。爾。身。衣
 短。後。兩。發。金。泥。馳。駿。坂。變。深。蹊。刺。虎。豹。所。擊。輒。出。入
 房。園。披。斬。義。義。比。侯。夫。于。腐。鼠。等。騁。人。于。陸。雞。神。鋒
 一。發。血。已。如。瀉。既。頭。行。于。絕。塞。自。尸。暴。乎。中。衢。頓。使
 韓。國。烈士。趙。河。刑。人。魚。腸。藏。腐。之。首。驚。秦。拔。血。相。視
 乃。同。光。藏。影。翩。然而。去。豹。隱。龍。潛。端。于。其。處。方。其。半
 刺。荆。棘。沉。鬱。黃。墟。虛。獎。鉛。刀。斥。落。太。阿。亦。曾。遇。侯。門
 而。彈。劍。倚。穹。廬。而。擊。柱。伴。吹。簫。于。吳。市。同。伏。跨。于。淮
 監。辨。徊。徐。子。之。處。徒。倚。宜。僚。之。戶。雖。精。魄。之。不。移。而
 神。姿。之。受。侮。一旦。先生。瑤。關。彩。振。丹。梯。泮。以。清。漳。麗
 以。破。諸。師。以。文。玉。表。以。通。犀。王。母。帶。分。影。以。左。右。上
 元。氣。流。黃。以。馳。驅。象。九。功。而。武。纓。輔。七。德。而。文。紉。豈
 非。異。物。之。遇。合。有。會。明。主。之。服。遠。威。宜。哉。

歡賦

宋存標

憂。求。無。友。緣。情。而。後。求。歡。寡。偶。獨。坐。無。爲。神。胎。蕩。而
 忽。恍。意。佛。鬱。而。聲。隨。懷。相。思。而。寡。寐。形。體。悴。以。支。離
 感。不。絕。于。千。心。塵。行。樂。之。何。期。舉。永。失。之。勿。告。寶。古
 入。之。莫。追。欲。進。退。而。踟。躕。忘。天。地。之。高。卑。招。楚。臣。于
 臨。岷。蜀。美。人。于。澤。陵。採。圓。桃。以。行。清。傷。步。昨。之。嶮。巖
 既。當。食。而。輒。起。復。對。酒。而。難。持。關。白。日。之。西。匿。又。浮
 雲。之。東。馳。羽。月。前。之。掩。曉。悼。流。星。之。景。微。掩。明。鏡。而
 如。朱。臨。清。流。而。若。藕。撫。青。草。之。碧。色。問。王。孫。而。不。歸
 援。鸞。至。今。不。舉。生。背。帝。以。無。辭。欲。寄。言。于。遠。道。恐。報
 章。之。或。通。豈。山。川。之。云。阻。慮。人。意。之。盛。衰。望。馬。首。而
 漸。遙。傷。分。手。以。何。時。悼。泉。芳。之。零。落。鬱。青。霞。于。水。湄
 荷。蘭。艾。之。不。辨。必。蕪。穢。之。互。施。雖。指。景。而。誓。心。終。懷
 霜。而。難。思。驥。作。會。之。不。再。恐。中。懷。以。調。飢。龍。在。澤。而
 爲。蛇。龍。曳。尾。而。同。龍。龍。神。物。之。湮。沉。乃。遭。遇。之。不。時
 露。連。枝。而。分。理。任。比。翼。而。參。差。憂。彌。深。而。彌。恨。信。食
 青。而。愈。疑。夢。將。成。而。欲。散。下。屢。告。而。旋。欺。遂。使。涉。樂
 不。笑。形。變。在。音。意。騷。騷。其。難。狀。神。忽。忽。其。如。絲。甫。觸

赤虹賦序

宋存標

客方何若而歎氣如凝。聲若阻雷。日望月而愈黯。
神迴風而增悲。乃榜徨四野。雨勢奔集。宿莽頓青。紅
塵若濤。耕張餉婦。方連袂而疾趨。甫入室廬。而雲已
當戶矣。欲開尚暝。但聞水腥。此時曉曉白日。因于烟
霧而旁起一物。彩分長漢。渚理素姿。此何光也。詩所
云。蟠蜪在東。其之放指。陰陽之倚伏。雖不可潭究。觀
于氣而成形者。猶可賦焉。其詞曰。

空庭之岑寂兮。其雲漢之同光。何雷霆之震震兮。其

宇而之蒼茫。天澤物而濤潤兮。統彌鬱而彌彰。狀前

輝之其測兮。疑占望之有方。爾乃鎮星下降。水氣上

浮。蛇龍懼。噴吐其備。參差遙映。明河半流。豈七香

之晴渡。乃符彩之潛留。俄而有光炫然。乍若飛烟。青

赤變色。縹緗連蜺。孛星而若。傾染非練。而愈鮮。曾

不移時。漫漶忽恍。似得水之漸浮。飄飄雲之徐爽。冠

腸。廉而憎。輿。盛。墜。草而難。土。火。徐。未。滅。之。光。日。掩。將

沉之。偶。致。使。丹。鳥。倦。飛。赤。鳳。歎。翼。野。老。臨。流。而。索。泉

登。樓。以。尋。跡。豈。蓬。萊。之。仙。童。守。丹。竈。今。烟。消。華

陰之上。士。鍊。金。鼎。今。氣。息。夫。臨。陽。衰。盛。春。冬。互。殊。朝

暮。升。沉。雲。日。與。俱。壯。士。憤。頭。親。反。照。而。唏。盛。美。人。遲
延。悼。星。渚。之。紆。餘。固。知。未。光。之。難。樂。靈。物。之。莫。狀。也
若。乃。釜。氣。氣。重。大。有。虞。璿。璣。要。弗。在。堂。天。問。浮。沉。則。又
寒。煖。殊。資。陰。替。異。感。矣。于。斯。時。也。撫。靈。耀。之。垂。旌。思
丹。霞。之。布。應。助。卿。雲。之。七。彩。輔。炎。景。之。五。色。安。知。不
從。倚。上。京。之。臺。沼。徘徊。帝。城。之。阡。陌。然。而。虛。虛。難。覓
雖。雄。其。識。或。炎。猷。之。偶。燕。又。何。聞。貞。淫。之。內。德。也

讀秦楚之際月表序

未存標

秦末漢初。諸侯王立如傳合楚。一也。陳涉立之。項強立之。景駒立之。懷王立之。項羽立之。八年之間。楚五易姓。要以西楚爲正。陳涉首事之功。庶幾哉。餘無足取也。燕一也。韓廣立之。戚荼立之。盧綰立之。呂通立之。三十年間。燕四易姓。要皆庸夫也。趙一也。武成立之。趙歇立之。張耳立之。呂孫立之。二十九年之間。趙四易姓。惟張耳爲漢名臣。賢于陳餘遠矣。韓一也。韓成立之。鄭昌立之。韓王信立之。四年之間。凡三易姓。鑒乎韓成死而子房乃始終事漢矣。五世相韓。其爲韓報仇。有以哉。齊一也。田儼立之。韓信立之。數年之間。凡二易姓。韓信固一時人傑。田儼兄弟爲儲得士。五百人俱死。海島中爲義也。夫魏樂一也。魏豹立之。彭越立之。數年之間。凡二易姓。吾獨悲梁王之不以罪死也。又有國亡復封者。英布是也。國徙更封者。吳芮是也。數年之間。英如奕棋。蓋創國若斯之難也。

情作悼亡賦

陳臥子

同郡宋子建擅醇爽之度。見貴士論娶婦徐妙。有容德兼姻文史義。雖伉儷而情同。良友不幸。數月忽焉殞謝。宋子悲不自勝。命予爲賦。以弔之。大家代寫。而難明情在遠。而可託。聊述宋子之言。以叙其感悼之心焉。其辭曰。

惟伊人之獨立兮。鍾令德於罕宗。吐秀絕於空谷。含懷芳心。而向風襲莊珠之外。聚令乘貞怒而惠中。澄玉輝之灑灑兮。銜深意而靡同。備風人之明辨兮。又沈慙其難詳。抗秋晏而卷舒兮。渺彼美之清揚。悵淑問之未申兮。恒潛處而微傷。感君子之嘉惠兮。爰信誠其允。藏綴累芳而附麗兮。合素誓以成章。唯社徽之沃若兮。揚節梁於洞房。結瑤輔以投贈兮。佩明月而遺光。靡辰彼之清音兮。爰乘嬾於國。卿乘浮雲於

澤洲兮。指長淮以適征。從海州越春江而叩舷兮。臨蘭皋之雜香。携玉手而拜慶兮。奉蘭羞之孔明。媚內則以靜好兮。流弘潤於瓊珩。余誠悅其洵都兮。游客與而神怡。植魂木之青蔥兮。延綺窓之朝暉。啓繡帳

之陸離兮。拂象牀而攬持。戲翠羽於茗華兮。溯題影於銅池。申旦且其不暮兮。望河漢以爲期。靡罔絲而連御兮。奏白雪之微辭。和心氣以平一兮。極玄思以相俟。時婆娑於麗澤兮。意靡靡而稱詩。實獲我而解。諷兮。誕修能之所資。信時序之飄忽兮。雖長年而甚。述春與秋共未代兮。胡虞淵之愈促。永落溪以遊川兮。葉輕楊而辭木。折瓊條於勁風兮。嘆孤音於丹錫。曾昔日之皎皎兮。翳今質於直泉。念始別之如暫兮。適今亮其不還。縱幽室之永陣兮。豈予情之遂捐。肩。

穆士傳

十二

舊篋以凝塵兮。閑遺帶之卷然。悲紅顏之易化兮。撫微物其尚全。欲焚棄以滅慮兮。又寄心而含旂。草凄凄而上。增兮。琴瑟而無絃。志屏營而若失兮。隔虛堂以周旋。天機竊以入尋兮。仰三星之歷歷。願餘兮。之在懷兮。廢寢典而誰索。登微以背人兮。晨長吟於暗壁。匪妻寢之莫避兮。底清靈之我適。假清夢以求通兮。路漫漫而彌遠。駕予神以爲馬兮。御予氣而爲舟。春太陰於異域兮。聊彷彿於好仇。計生平之哀。兮。介虛無以中留。忽形影之有感兮。獨宛然而慕。

僥命大人以占之。著錄象於蜉蝣。從巫咸之所招兮。接人神以綢繆。賦曰。碧珣兮。朱闌靡蕪兮。射于錦。爲帶兮。珠爲榮。蓋之舞兮。來珊珊。解水爲。統扇兮。未殘。椒爲榮兮。玉爲餐。靈之來兮。多靈。桓直曰。明。明日月相推。移兮。之子于。曠我何悲兮。忘情返真。猶可追兮。卓彼蒙莊。汝所師兮。

穆士傳

十三

百。命大人以占之。著錄象於蜉蝣。從巫咸之所招兮。接人神以綢繆。賦曰。碧珣兮。朱闌靡蕪兮。射于錦。爲帶兮。珠爲榮。蓋之舞兮。來珊珊。解水爲。統扇兮。未殘。椒爲榮兮。玉爲餐。靈之來兮。多靈。桓直曰。明。明日月相推。移兮。之子于。曠我何悲兮。忘情返真。猶可追兮。卓彼蒙莊。汝所師兮。

讀五行志

宋存標

五行各有其事。而總以土爲君。水爲觀。職在使民。火爲明。職在知人。金爲武。職在止亂。水爲藏。職在忠孝。土居中央而萬物以生。得其性而文教興。武衛奮。此盛王之治也。不得其性而得以變鳴。陰或乘陽。陽或避陰。水侵木而木水。木不直矣。火犯金而金飛。火不炎矣。金不從革。而火亦燥。木不潤下。而木亦枯。貌之不恭。自上慢也。舉趾高乎受玉。情乎威儀。亂而何以觀人。奴冠矣。雞斷尾鼠食角。則其類也。言之不從是

五行志

十四

上階也。畫言以招人過乎。命名以兆亂乎。神人怒而何云。明賢人過。夫雨毛矣。鷗鶴來巢。燕尾啄矢。則其驗也。視之不明。自上舒也。周衰亡寒乎。秦威亡煥乎。六淫作而過稱武。李梅實矣。族人先矢。後號。咷燕生。商諸侯錯。則其虜也。聽之不聰。自上急也。陷霜殺菽乎。雨雹殺人乎。賢聖遭害。而易稱賊。河魚大上矣。菽食穀爲災矣。臣下爲亂。人相食。倭人依刑。則其禍也。群天地間皆五行所生。起政失于此。則變見乎彼。猶景之東形。譬之應聲也。聖人在上。五行不爲災。木出

乎震而萬物繁茂。火生于離而萬物相尾。金役乎兌而萬物悅戰。水止乎坎而萬物直終。成始然俱。必以坤爲與也。五行藏于土。萬物皆致養焉。人君親言觀聽。總以恩爲土。而宅中不得其中。何以立萬事。而水火金木亦安從運也。春秋戰國。妖祥迭見。卒無有男化爲女。女化爲男。如衰乎。聞之怪者。宮刑濫與婦政行與。新蛇當道。而老嫗哭識者。已知其不祥。至後而王母傳書。白髮守樞。此卽王太后莽之應矣。漢之興也。有呂氏其亡也。有王氏禍從老人。生者今又從老婦生也。漢武求神仙。燕西王母。漢竟以王母之兆亡。禍福之驗微哉。

五行志

十五

讀元帝紀

宋存標

自古惟仁柔之人。有一言偏聽。幾于亡國者。元帝是也。元帝一生優游不斂。宣帝歎爲必亂吾家。幾欲用淮陽王代之。特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肯爲。余謂亂吾家者。實始于宣帝之「一言」。元帝激而誤聽耳。帝爲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莫持平至言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帝始自悔失言。而有厭薄儒生之念矣。蕭望之以經術爲帝師八年。非所謂

教士儒術

大

儒生乎。以弘恭石顯之譖。聽其自殺。所謂學宣帝之持刑而誤用之者也。元帝資本柔闇。使宣帝始終效以王道。選馮翼孝德爲輔翼。猶可匡勸善政。惟宣帝欲以霸王道雜之。而責議既聞。趨向又殊。其敢于刑深。敢于殺儒生。則宣帝作色一言。爲之牽制于胸中也。弘恭石顯乃得窺其疑而制之矣。使守其太子初服仁柔文雅。猶感幾孝。又萬一何至白鶴笑白鵝。飛溼水通流。安陵小崩。使孝宣之業衰于一旦也。嗟乎。堪猛瘡。而直出氣。哀房博要棄。而經術頽廢。所

爲寬弘恭儉材藝史書者安在哉。

教士儒術

子

爲寬弘恭儉材藝史書者安在哉。

莊周論

宋存標

戰國時家興。喻戶立辨。獨莊氏之發言。剝削。卽宿學。不能解。危于是外之。爲道家。曰不適世用。而未知其。溪子縱橫之術也。莊周時。儒墨盛顯。不從世所共尊。者攻之。其說不著。此不得已。而詆說孔子之徒也。不從世所共非者。附之。其辨不曲。并不得已。而明老于之術也。甚知我與若互有勝負。惟攻者愈激。我之說愈得中于天下。乃役世合名之曰老莊。而其當日立信所寓。不大徑庭哉。親周之論下吏。恠憤著書。疾視

老

世之主公大人。皆自附儒者流。詎知其所奉爲神聖。明主者。已若獨狗不足陳。況依之以屬事。離辭者乎。周之洗注。自善。卽天地陰陽。亦受其譏訶。何有于老氏。而必同其說。則以儒術堅壁攻之。勢必假道于此也。昔之戰國。秦楚雖強。與國勿共盟。間有怨于齊魯者。不得不借援。以快憤然。則老氏秦楚也。孔氏齊魯也。莊氏獨思。圖伯而閭閻。短長恣其喜怒者也。雖然。二氏亦有異隱之同。老氏身隱矣。而猶著書。莊氏士

五萬物矣。而猶知千金爲厚利。卿相爲顯位。一子皆

鯁鯁于中。不忍割棄。天下欲以其言遇當時後世之。知其意同。而了不異人意者。亦此也。

老

淮陰侯論

宋存標

漢有三傑。留侯以神仙終。郤侯以功名終。而信獨以
功高震主。無罪誅夷。論者寬之。余謂信之失。不在歸
漢之日。而在成功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信之待。嘗
從人寄食矣。亭長妻厭信。猶賢于呂后之殺信也。居
中少年侮信。猶賢于相國之給信也。范陽辨士殺信。
反漢。猶賢于陳平之教帝擒信也。西楚霸王不用信。
猶賢于漢高預信也。髮掘破趙下齊。信則何嘗負漢。
哉。觀信登壇數語。古今成敗。燦若觀火。不但兵謀而
已。豈得謂非人傑哉。獨怪以信之才。漢王入壁奪印。
易召諸將。則帝疑信之跡彰矣。而信未知也。尚欲請
為假王。鎮之。及項羽死。帝夢奪信軍。徙為楚王。則帝
疑信之跡愈彰矣。而信尚未知也。謂漢待我厚。我
終不奪我齊。及至雲夢就縛。始知帝畏我。我
不朝。噫。晚矣。蓋不聽。則猶不失人臣之位。信之
此。惟有辭爵而逃。迨遶海上。以終其天年。范蠡之去
越。魯仲連之去齊。往事可師也。嗟乎。淮陰所遇亦自
有三傑。而淮陰自失之。漢毋識信。滕公識信。廣武君

信。是人有深謀奇計。免信于難者。而亦全一報之
後。寥寥無聞。今日欲王齊。明日欲王楚。何信之望報
無已也。史公贊信。假令學趙謀。不伐已功。可與伊
周並隆矣。嗚呼。知言哉。

聞茲劉表。訓明。眼盲。故
。此。公。贊。趙。趙。今。學。趙。猶。不。外。日。可。與。伊
。周。並。隆。矣。嗚。呼。知。言。哉。
。此。公。贊。信。假。令。學。趙。謀。不。伐。已。功。可。與。伊
。周。並。隆。矣。嗚。呼。知。言。哉。

萌望之論

宋存標

漢之宰相得君而不得志得位而不得時未有如蕭望之者也。宜常在民間已。知東海蕭生以秦對稱。宜拜爲尚書。賢見上書。輒下問狀。前此有之乎。元帝卽位。望之以師傅尊重。數宴見言治亂。前此有之乎。所慮引宗室給事侍中。拾遺左右。皆明經達學者。相業不在丙魏下也。竟以中官排擠。引藥自殺。沉痾不醒。號于上帝。其信然哉。吾以爲望之亦有以自取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合則留。不合則去。寧有今日下獄。

宋存標

幸

明日上書。今日免官。明日就職。何以自立朝廷。風化天下。耶。望之固高節不屈。而與剛柔微彰之故。參之未明。丙吉賢相也。望之意輕之。其失在傲。霍大將軍功臣也。故摘伏其陰事。其失在苛。鄭朋侯邪小人也。引之清要。其失在暗。總不明經術耳。卽其罷恭顯非不侃侃孤忠。而亦無術以處之。子瞻不云乎。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于小人之意。以陰候其間。然後恭顯可圖也。卽曰身爲大臣。社稷存亡。以死爭之。寧能坐視邪。邪。爲訕停苟且之計乎。

則何不坐政府。聲其罪。如申屠嘉之機召鄧通也。是不然。元帝昏庸。何能厚望如文帝而恭朝陰謀。又非鄧通比。宣帝在時。已稱明習文法。久典樞機。丞相之不能與中官爭也。漢重法律。不重經術。所由來漸矣。吾所責望之者。在係獄之後。宜奉身求去。不宜復出視事。總之望之之死。臣失在太剛。君失在太柔。故譴人交構耳。惜手却食哀慟左右。安用作灰子。而謂責顯等。徒博其危冠一謝而已。此元帝之優游不斷。而漢業所以衰也。

張子信

之不詣與中官爭也。漢重法律。不重經術。所由來漸矣。吾所責望之者。在係獄之後。宜奉身求去。不宜復出視事。總之望之之死。臣失在太剛。君失在太柔。故譴人交構耳。惜手却食哀慟左右。安用作灰子。而謂責顯等。徒博其危冠一謝而已。此元帝之優游不斷。而漢業所以衰也。

蕭望之論

宋存標

君子之欲去小人而必爲保全之計則小人終不得而去矣。豈惟不去乃以重傷其權而天下非之故。擊小人而不中。卽爲蕭太傅可也。雖然太傅之去恭顯而併傷許史也。蓋失輕重之權。古之君子欲去天下之大奸者。其勢無亟亟乎多樹其敵也。故于其所已甚者必剋而絕之。于其所未甚而權勢之足以相制者亟收之以爲用。元帝之世許史之罪非恭顯比也。卽有所縱恣不法而外戚之禍不深于宦官。何則外戚之勢恭于外。宦官之勢全于內。恭于外則廢興迭代而不可常。全于內則形藏植固而不拔。故漢家之禍中于趙張者乃倍于呂霍。其勢然也。且武帝之後大司馬稱內朝。予以攝宦官甚便。車騎高蹕德非良器。然能激揚興之言而薦匡衡。蓋亦雅慕儒者之流。顧太傅氣素高。不少爲之借耳。假令容緩從容風議喻之大道。國家有大事相與敦勉之有賢才相推引而共薦之。太傅令間休恩貴戚之徒富貴在身亦欲附此以收列士之譽。固宜其勢之必親。親則私。

張士傳

宋

顯貴其發而吾多其助。然彼何邪。殆之凶柱邪。起之得倡邪。爵位外發內持。彼元帝因呂主也。內重遠權。祿之恩而外迫師傅之奪。則其事必廢。聽則速主者行法焉。不得使之叩頭乞哀。以自解。證則二豎之姪可朝發而夕去也。而望之乃抗威嚴。峻拒防戕。冠直視若曰。彼恩澤侯耳。無足與計者。且格甚吾。何以堪之。于是乃日招新進。恍惚之士。外流聲名。內參謀議。同爲顧命之臣。而高獨無所與。其且揚虛聲。而切摩之。使恭顯揚乘其間。而爲德焉。許史弘石之謀。既合則開一難。就兩害。白簡未及發。奸人掃若虛。而待之矣。漢家之事。外戚與宦官常離而不合。取詠外戚者多。宦官謀宦官者多。外戚而望之獨激之。以合其鋒。身弊而志不遠。悲哉。犬以中人之賢。常肺腑之任。苟足依以集事者。則君子樂推焉。平勃因鄭寄而反兵。權親相因。許伯而去副封。可謂得其術矣。堂堂肅生折而不撓。自翦其資。爲冠傳翼。所謂有學無術者非耶。乃有遇非漢元。奄非恭顯。喋口而不發者。又何也。

甘陳論

宋存標

甘陳有功而無罪者也。邦支因殷漢使者至不敬也。兩人從數千里外。因利乘便。設奇制勝。不費一矢。一鐵而寧中朝之。施其事。即不成。君子猶壯之。况大功已立。持議者尙苛以文法。至下獄徙邊而卒。此不特功罪不明。阻忠臣義士之氣。亦漢室興衰所係也。吾于論甘陳者而知之矣。劉向忠劉者也。其言曰。甘陳自奮絕域。以立非常之功。比于衛霍。功實倍之。臣衛不忠劉。而黨王氏者也。其言曰。乘危徼倖。生事變夷。

衆士傳

主

畏其爲國招難耳。嗟乎。使邦支不誅。則恃其冥頑。竊掠使臣。又不正其法。彼且謂漢易與。而獲遺生事。漢之難正未有已也。即曰矯制發師。而關以外將軍制之矣。安能從數千里外待命于不可知之朝廷乎。若然。則何以處趙充國也。充國之屯田在境內。故得朝上疏。夕報可。甘陳之節制在境外。有利國家尊之可也。臣衛素經術自負。豈不知凡伯楚丘之事。特內黨王氏。不欲漢室有立功之臣。托生事爲名。以塞衆口耳。湯與延壽出西域。欲殿烏孫衆兵。直指其城。矯制

衆士傳

主

發節不肯奏請。王弘臣獨石顯諸人。共成算也。穿城射單于。身擁旆而入。斬虜千五百人。生虜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爲漢除大患。即使上食封。亦不爲過。而衛顯至坐。以奉使顯命。按驗下獄。此其心。吾知之矣。彼以爲荒微絕塞。猶能都勒行伍。爲國正法。况鞏毅之下。見此閭閻。攬權稱好。附和萬一湯等。咸憤然不平。捐命建功。或召外兵。除內亂。或矯節制。中消或募救死之士。乘機觀變。慨然爲天下清君側。則石氏王氏危矣。且又德威聲遠。爲劉氏藩屏。俱其

隱衷所深忌。而必欲致湯于死也。劉向忠劉則上疏。稱其功。臣衛不忠劉。而復奏劾其罪。各有深慮焉。

王莽論

宋存標

天下大器也。一人負之而趨。則力盡才殫。未中道而
痿廢矣。于是有法焉。其名曰竊。藏天下于天下。俄而
可以爲其有矣。拘天下之情。飾天下之望。非小仁小
義。無以煢亂其性。而使就于我。故蹈得近。則不得
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王莽用以竊天下。皆
是術也。漢自元后專政。五將十侯。更持國柄。卽無莽
王氏。遂不篡漢乎。是不然。成帝時。商根兄弟。欲自黜
躬謝太后。竊請罪。負斧質謝。此時廢滅王氏。一獄

林士傳

美

吏事耳。至復而死。灰復然。希太后意。古以漸成。惡
漢之天下。實王莽以詐得之也。王氏居位。家九侯五
大司馬。而莽獨孤貧。于王氏贊食輔行耳。非匿情求
名。傾其諸父莽。且無以竊王氏何以竊天下。其衣布
藏簪。誤妻爲僮。竊儉約以自文。良亦苦矣。乃又振施
賓客。收賸名士。敢爲激發之行。居之不慙。惡既竊謙
讓之美。名復稱忠直之令聞。吾虎其多藏厚亡也。又
詐令郡國送歌謠頌功德。并四海之丰采。聞望而竊
之。立樂經。益博士員。并國家之制度。禮樂而竊之。莽

真盜夸也。裁內而姬滕宗族外。而公卿大臣遠而

夷衆庶。俱黨樓怙。寵寵攝。周漢宋崇諸人。無

吳劉歆爲名宗室。孔光爲宗聖孫。俱以經術自負。亦

復何顏立于朝哉。雖然漢之興。經制疎闊。南蠻北狄。

咸未臣服。莽獨能修禮定樂。遠人來慕。故讓者或厚

繩其罪。薄於其才。遂以莽操並稱。余謂操取天下于

群雄之手。雖使權使詐。猶有英雄俠烈之氣。而莽則

全取之。孤見莽。婦忍以行媚文。姦爲欺宗廟明堂之

止。如見鬼域焉。嗟乎仁儉美名也。天子重事也。此卽

林士傳

幸

有聖人之才。如伊傅周公。尚不能兼而況莽之回邪
無賴欲以一人極兩天下。其可得哉。外托鄉愿之小
仁。內逞恣睢之大欲。包藏禍心。其惡無量。故發姦摘
伏。往往自神明敗之。天實假手于其子。使持血灑第焉
知非高廟神靈發憤而爲此舉也。使莽當是時。悲悔
若無所容。避位謝罪。以安漢公就第。莽之姦惡未大
昭灼也。天下其以莽爲何如人哉。奈何怙惡不悛。竊
位南面。處非其據。支體分裂。亂臣賊子。愚雖無術。未
有莽之甚者也。或曰漢之天下。非莽自取。漢實予之。

天下大。子之以九歲之孤兄護之以八旬之老嫗。而其左右輔弼者又皆賊之爪牙心腹也。得門掘盜。所由來矣。始而盜入堂。繼而盜入室。終乃盤據細笑。殺神辱帝。是以盜享天也。天怒深矣。西海獻郡。徙民千萬數。民亦自此怨生矣。况篡竊之後。又復阻兵而安忍乎。天怒民怨。宜其禍不旋踵也。然則越安重譯。何爲乎來哉。漢自呂氏附國。女寵擅橫。幾危宗社。既烹走狗。復墮飛龍。皆野雉爲祟也。今日雖見矣。投鹽火中。改朔臘日。其禍復熾于呂氏。聖人不出。大盜不

卒。九武幾幾望之矣。

鄧禹論

宋存標

別牧輕銳。追奔千里。逐利之師也。平定安集。所在降附。持重之師也。宜輕而重。則失利。宜重而輕。則失威。昔者羊祜之鎮襄陽也。不爭追境之小利。孔明伐魏。棄兵徐進。不僥倖以爲功。豈其智謀之不出于此哉。以爲郭明遠風。委聲還暢。使敵國之民愛之若父母。望之若山岳。則吾之大計就矣。追鋒疾驅。無益吾事也。鄧禹入關中。光武以長安吾祖宗郊廟在焉。固千種萬其思屬漢而不得也。懸其苟得大度之士。以慰懷之。慮無不踴懷者。不謂其能窮武節盡敵。虜若岑彭。吳漢之所爲也。而禹之入關。果停車勞來。日降以千數。又休兵北道。乘赤眉之弊。生有長安。卒軍昆明。池朝服而祠高廟。當此之時。禹雖無勳。其聲固以震關中矣。禹爲禹計者。宜弭節咸陽。廣布大德之威。德節分降。民使不失職。帛死而問孤。慰籍都人之心。其子弟之壯者可簡而練之也。其他郡之饒首食者可勒而調之。聚兵而生。豈不出師者一二年。內力足而外勢集。近者既樂德。遠者既慕義。然後遣一介之使。還

韜軒登駿辦以招之。不獲則建旗鼓而臨之。延岑不伐。藍田不敗也。藍田不敗。雲陽不就也。雲陽不就。李寶不僥。取訢不殺。亦者不入也。禹故不能忍此。沾沾欲破小敵。以爲功。以紆徐安撫之。隨爲剽輕逐利之事。譬若有人于此。高冠義我。長佩申中。一旦而馳騁野獵。猛犬其勢之有不支也。豈非宜重而失之。輕哉。然而此非特禹之失也。禹之屯兵柵邑。光武勦禹以時進。禹雖執前意。然遂分將攻討。留情款守。柵邑人相突。禹威損。亦者入長安。禹深愧其大功之不成也。故驛劄卒而相憚。再勦不復止。卒以大敗。嗟乎。高帝之御將。無所爲而聽其自爲之者也。光武之御將。授成策而中制之者也。幸其神算不敗。故所向有功。然猶失之于鄧禹。况乎不及光武者哉。

二牧論

宋存標

我讀二牧傳。知蜀志非信史也。夫國所興立。視統爲尊。若夫革創于前而未正大位。錫封于後而未崇洪號者。則皆附于國主之後而不更立傳。此大體也。毒何居乎。而以二牧光先主也。哉。蓋有憾于先主。而故抑之也。然而統有偏統。全統者。混今宇宙。宰制華夷。崛起自匹夫而功在天下。固正統所歸也。若夫群雄並起。各據一隅。其若各因其史而並存之。不得以地之大小。分正閏也。先主爲漢系。雖地僻巴蜀。賢能樂附。識者尚欲以先主直接漢統。不欲與吳魏比肩而論。豈有于本國而以疏遠無成之支屬先之乎。或者謂益州之業。自劉焉創始。劉璋繼之。先主以誼計襲璋。而奪其地。故不欲沒其所自來。然則曹氏之有國。半取之袁紹。孫氏之有國。半取之袁術。魏氏當以紹先操。吳紀當以兩先。雖矣。此其不可者一也。或曰。焉父子雖求嘗有帝王之朝。然已有天下之志矣。焉以益州有天子氣。故聞董扶之言。決計領蜀耳。斯時漢獻帝固在也。受命以出。而欲先恣僭逆。是與

其內此非孝直居中破散其謀臣陰離其猛將不可
 先主之有益州實此二人之力哉。一人取之而孔明
 治之先主可無內顧之憂矣。假使復假士元以來而
 孝直翔翔其間是亦漢高之有子房曲逆也。以關張
 爲韓彭以諸葛爲蕭曹群策群力莫盛于蜀矣。予以
 北推強魏東壓孫吳騷擾有天下不難也。孰意天不
 祐漢而雒陽之國士元喪矣。至漢中登昨之後孝直
 又卒矣。奔策策美之士一時咸盡而惟奉一小心謹
 密。雖無大失亦無大得。此漢有蜀之大略也。

其內此非孝直居中破散其謀臣陰離其猛將不可
 先主之有益州實此二人之力哉。一人取之而孔明
 治之先主可無內顧之憂矣。假使復假士元以來而
 孝直翔翔其間是亦漢高之有子房曲逆也。以關張
 爲韓彭以諸葛爲蕭曹群策群力莫盛于蜀矣。予以
 北推強魏東壓孫吳騷擾有天下不難也。孰意天不
 祐漢而雒陽之國士元喪矣。至漢中登昨之後孝直
 又卒矣。奔策策美之士一時咸盡而惟奉一小心謹
 密。雖無大失亦無大得。此漢有蜀之大略也。

吳主論

宋存標

三國之所以爲三國者皆因勢利便爲自強之謀惟
 先主稍行仁義然亦困於敵屈於勢無可奈何借此
 以收人心也。稍能自振得進則進矣。此非三國之主
 盡無信而其所值之時然也。魏主以詐力御天下先
 主若非以計取益州終身坐困耳。而吳主據有江東
 北則近魏南則近蜀豈能以區區之信徘徊兩國間
 哉。故其始而結好先主方襲荊州特以曹公密襲
 吳非專心并吳以求一勝則江東無以自存劉漢洲
 士元傳

雖無尺寸可藉而君臣同心又帝室賢胄素得其望
 收之使操多樹敵耳。追荊州已定而孫氏腹心之患
 不在魏而在蜀也。况復據有益州則其勢方張不盡
 併荊州不止此。吳主所以樂於助魏而收蜀也。自麥
 城之走蜀勢大震矣。自秭歸之敗蜀勢大困矣。此時
 吳騷擾有取蜀之心而恐魏之乘其後也。故不憚降
 身屈節稱臣於魏以虛名餌之使無撓伐蜀之謀耳。
 且此時操已死丕所立爲亮權視之如執綽于尊之
 以弱之勝之以謀之蓋賊國之遺謀也不然方援劍

所案牘何其繁。而此又何其億哉。迨至還利。見便拔
爲卑。已爲魏所料。而推之心腹露矣。魏不能無事
于吳。則吳不能無事于魏。吳不能無事於魏。則不能
復有事於蜀。臨江拒守。而魏兵已攻徐陵矣。其所以
決計聘蜀。白帝之使復通。蓋爲是也。然數年之間。干
戈玉帛。反覆無常。若此。何變詐之甚哉。假使始終與
蜀同心。則割地於蜀。取債於魏。亦何至有稱臣納質
之困乎。然吳之得偏據江東者。非外以虛名。小交則
之困。然吳之得偏據江東者。非外以虛名。小交則
而心困矣。

諸葛恪論

宋存標

丞相亮受遺於蜀。元遜亦以大帝顧命。爲吳室周公。
而功名不終。其後吳主休論元遜。以爲受託之任。
死於堅子之手。不可謂智。將其才略不及叔父。故成
敗頓異也。余以爲當大事。固在才。豈在疎密之間。
耳。丞相之在蜀也。於時無輩。一旦攝政。當無異論者。
然猶勸先主裁劉封。誅彭義於前。而身廢李平。徙庾
立於後。其所任用。皆異同心之人。德足以撫之。威足
以攝之。至於身歿。而猶見思。蓋其表於後主。自稱謹
慎。豈謙謙之言哉。誠嘗其實也。元遜少有英姿。掩其
同列。及其輔幼主。自謂美略。優長。呂侯戒之。不以屑
意。則其慮固已疎矣。且身輔幼主。不可出而將兵。
也。語曰。魚不可脫於淵。又曰。一日不朝。其間各刀。據
政府。而指麾諸將。所謂風雲之勢也。其誰敢設若將
兵於外。則根本輕矣。加以積權日久。主將不堪。一言
之間。而恩不可恃。故釋兵而歸。而制于孫峻之手也。
然則丞相在蜀。不當大舉伐魏耶。何以能無內變。方
丞相之初出師也。以後事付李平。平之意趣不可知。

故身未歸國。卽發其手書之詐。而廢之。迫于公琰。臨南庭。而可以無意外之虞矣。元之所共事者。孫峻。孫資。而少斷此二人者。又均非故吏。腹心而輕重。既分。事故萬端。安保其不爲變哉。伯約外鎮。而不敢歸。朝昭伯出游。而京城晝閉。輔弼之重。固不可以輕出也。若其出鎮于外。必以系所倚託之人。內管朝政。宋武北伐。而穆之居中。齊神武在晉陽。而文襄輔主。自此以後。乃爲故事矣。雖然。此固非人臣之常事也。若

乃海諸葛之負屨。若可以挂足之勢。而心不私其利。與藥有霍子孟之風哉。而一成。一不成。惜乎元。遇自以爲才過丞相。而不審失身禍發于所忽也。

王朗論

宋存標

王景興在會稽。會孫伯符渡江略地。迎戰不捷。崎嶇浮海。後卒北還。先賢以爲伯符創立霸業。方收其後。共事何在。景興一人。使其徒容江表。顧興子布子綱。何如哉。而必還中原。卒更禪代之事。白首二期。未爲明哲也。余以爲此亦事後言之耳。方天下擾亂。豪傑踴躍。不可勝數。當此之時。曹氏以漢爲名。率有通舟之迹。侯曹氏者。似正。景興者。士以素業推遷。而美略不畏其於私託。亦必北還。可以文服見器耳。且孫氏

方神創也。至於仲謀。拓定六郡。國富士附。然蓋德以荆州之衆。求爭而謀夫回。議欲東身。率迎。又况伯符之符也。蓋近古以來。江表之國。與中原抗衡。始自孫氏。前者固未之有也。雖公瑾建議。比方荆楚。用壯仲謀之志。然江東自是荆楚下流耳。何得據比丹陽舊服哉。子布且欲迎曹於後。而景興乃能依孫於前。此情實之不審者也。至於禪代之事。功多地重者。則當之。夫鼎沸之時。衣冠之族。擇地而處。必依強與近。既強與近。艾夷未畢。而翼戴之議興矣。漢室之爲魏。

也。唐室之爲梁，皆挾主而有大半之勢者也。身時
朝士，豈皆覲顏？而樂以社稷輸人者哉？身在其
中，不能立異，故乃貽笑千載矣。若乃吳蜀之士，以及河
東將吏，隔在異域，方以後之失節，引義慷慨，將收匡
復之功，卽終于分割，而後之賢者，亦無訾焉。由此言
之，禍福豈有常所耶？吾安知魏國將建，景興輩去就
不可，不且體吳會而興嘆也耶？

不可不也。黃帝而與契。禹

曾於七品有大中之疑者由自觀

呂布論

漢書之有呂布。吾不知其何如人也。語言無常。恩絕
於市井商賈。且不可。而欲以是爭衡天下。何爲
於先主徐州之事。而知天之生布。專以沮先
主而敗其勢也。徐州近江淮之間。地又殷富。戶口百
萬。陶謙以爲非先主不能安此州。而先主顧推而去
之者。豈真徐州之形勢。不若荊州。而爭之不力與。先
主蓋心欲得之。而畏布之乘虛來襲也。先主方與袁
操相持。而袁操中將臣愛聞逆布。則先主之得
人心。凌而失地勢也。其勢不得不求和於呂布。而布
又不可託。旋喜之而旋惡之。旋救之而旋擊之。譬如
有人爲我左右手。而旋掣其肘。其又何能以成功哉。
向使先主無呂布。則袁術之驕素。先主自能制之。而
先主既并術。則曹操之勢已孤。而況有袁紹持之於
河北。江淮之間。皆先主所有也。於以東連孫吳。西
爭荊州。而勝隙矣。三國鼎足之形。利在先主之得勢。
早而先主之崎嶇巴蜀。正以其得勢遲耳。嗟乎。漢有
兩布。勢力絕人。而俱輕狡趨利。卒以是自敗。前之有

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陰謀中立以觀成敗而常期結息友以遺賊爲忠貞其何以服桓溫蘇峻之心哉山公之先見不行魏國之遠圖何在金人泣矣長星出矣主並渡水神馬鳴城南矣晉之亡可數蓂而知也抑無夷狄卒速不亡乎廟社潛移焉復爲非寶鼎解罪耳亦夷種也嗟乎悲憤無端音永行酒醉厥聲猶背爲朱牙不若一匹夫不亦悲哉然而古亦有義勇並猶肯於郡城衛公亡所於洪上千古所同者血淚即服時存難者非夷狄也亦若是慘迫哉江左風流遺養時賊神州陸沉未必皆元海爲禍首也難起蕭牆毒流華夏稱名盜賊者反覆接踵海內瓜分宗廟播遷箕箒之受報未有如司馬氏者也零陵去黃屋而歸來酒丹書而不恨亦知晉氏之失已久而自殺其馬晉從此亡矣奪晉氏之親者非夷狄也國欲亡而夷狄乘之夷狄又不能亡人而爲他人驅除之我故曰禦戎無長策當以氣運勝耳於五胡何咎哉

韓柳論

宋存標

世之論者多尊韓而屈柳曰道德不同也經濟不同也文章學術不同也交游朋友不同也昌黎之所爲道德者在排佛老尊孔孟耳而柳州之言亦曰推原大總則以明道昌黎取潮州能制鱷魚之暴柳州之詞源亦化成爲神經濟學術相去幾何哉文章則韓柳其雄柳得其秀吞吐騁頤若千甲之駒而走赤霄經疾風常者山立恆者霆擊昌黎之文也嚙嚼剛峭若游暖壑削壁而棲風苦雨四至者柳州之文也說

契

都南柳惲永州諸記爲小語之冠而金石大篇未免離乎後焉余讀封建諸論又何彈射破的也與人書韓愈於于進柳急于求退失則均耳毛穎郭駝傳各以寓言爲滑稽乞巧送窮皆不平之鳴也昌黎聲價在乎淮西一碑藉裴晉公生色而柳州竟以推獎叔文終身挫折乃余考叔文非惟無罪而亦有功惜其事不成耳叔文以一言合順宗意其所注措如提官市斥責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賈耽諸貴頑皆盛興也其後欲用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度使

韓泰爲司馬。李官官兵。而授文武大吏。唐室興亡。在此一舉。其議甚正也。劉開爲韋卓求三川。許以死相。勢。叔文大義。雖然。廷此而彼。斬之。此其人有何不。法。犯議。而竟以黨銅竄死。不亦冤哉。嗟。叔文。使其事。成。後之人。不知。衰。揚。附。會。擬。爲。何。許。人。矣。事。不。成。至。與。李。訓。同。罪。也。叔。文。何。不。幸。哉。且。叔。文。要。安。唐。人。也。柳。州。倚。之。取。富。貴。可。矣。何。以。望。其。立。仁。義。興。教。化。也。若。裴。晉。公。之。下。禁。也。天。子。奮。武。諸。臣。同。心。且。海。內。以。次。別。平。元。濟。窮。寇。自。不。能。獨。留。晉。公。特。坐。贊。其。策。耳。聚。下。而。不。下。之。望。歸。焉。及。其。師。河。東。擁。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越。一。支。郡。是。違。何。道。哉。晉。公。幸。而。捷。於。蔡。叔。文。不。幸。而。沮。於。宦。官。昌。黎。幸。而。存。碑。晉。公。柳。州。不。幸。而。受。知。叔。文。非。惟。人。不。辨。卽。柳。州。亦。不。敢。與。昌。黎。辨。卽。昌。黎。亦。未。暇。爲。柳。州。辨。孰。知。一。時。附。會。之。說。俱。不。足。深。據。而。兩。人。交。游。出。處。仍。非。別。若。薰。蕕。蒼。素。特。幸。不。幸。殊。耳。昌。黎。幸。則。尊。其。人。并。尊。其。文。柳。州。不。幸。則。屈。其。人。并。屈。其。文。要。其。議。論。風。樂。兩。人。寧。肯。相。下。哉。

元論

宋存標

王者之尊無外。隆然於天矣。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皆奉天而行者也。故天爲一代立君。則必厚其德。正其統。屹然鎮乎寰中。夫天下之所甚惡。而其損者。非夷狄乎。春秋一書。內中國。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以諸夏而親伐狄。其策猶不可施。以老胡而居塞內。其禍猶不可長。況乎舉天下臣民胥服之。縱然稱天子焉。若元之滅宋。有天下也。或曰。此天之驕子也。以立嫡論。則此爲廢子。以立長論。則此爲孽子。以立賢論。則此爲不肖子。豈曰中國無聖人而夷狄有人乎。余按元所稱世祖者。立國行事。猶不得與晉魏六朝五代之君。業長較短。而乃與漢唐宋開基之主。比肩享萬世之祀。吾意在天諸靈。當亦拂然。而魂游東海也。秦始皇。恭天子也。至元則脫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倡後。其戾土更甚于秦始皇。梁武帝。愚天子也。至元則尊事頭陀爲帝師。受群臣朝賀。其奉佛更甚於梁武帝。桀。紂。酷天子也。至元則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卽屠之。又命西僧伐故宋諸陵。其殘忍暴虐。

更甚於桀紂。陳後主。淫天子也。至元則沙門出入後
官。帝后妃主皆受其戒。其穢亂更甚於陳後主。隋煬
帝。賊天子也。至元則征日本千萬之師。棄于海島。消
其敗衄。復徵征之。其窮兵不仁更甚於隋煬帝。桓靈
貪天子也。至元則用奸臣阿合馬盧榮。奈歌。頭會
箕歛。括金求寶。責以金人代身。其黷貨無厭更甚於
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偏狹。愛養黎元。皆溢矣也。
於呼。履霜堅冰。非一日然矣。五胡瓜分而猾夏。二帝
北狩。以從戎吞噬神鼎丘墟。帝宅。紫陌移于甌穴。亦
縣剪為龍荒。幾百年中生民。何不幸哉。夷狄之禍。
北端于元海。濫觴于元龜。洋溢于遼金。滔天於蒙古。
天亦在氣數中。而如何矣。吾恐夷狄不已。則姦
僧代藉夷狄不已。則宦者乘權。夷狄不已。則婦人登
大寶。無髮無眉。不冠不冕。舉天下胥為魑魅矣。然則
論正統者。自三王五帝至夏商周。為一統。自秦漢至
晉魏六朝唐五代宋。又為一統。元則存而不論可也。
為天恥之。為天悔之也。

諫官論

宋存標

以一官與天下陳得失。維安危。此其職甚重。而其入
甚難。是必有大過人之才。以意為舌。以舌為筆。而辨
難。反覆其窮其端也。然又必有大過人之胆。以御之
吾之所欲言。為天下萬世所欲言。而顧以利害休心
生。易易念。且諫亦未必盡死也。然則鑑以抗論。舉
折檻而大呼。其氣足以懾之矣。此非有大過人之識
則蹈法犯機。以身試不測者有之。而識則非好學明
經之賢者不能也。服先王之教。審以衛身。察當世之
機。節以御侮。以祖宗社稷為庇護。而以正人君子為
羽翼。明主即尊嚴若神威。迅雷霆乎。必不能以私意
殺諫臣。明矣。此諫官所以立於不窮之地。而鐵面霜
稜。不失其職也。今天下忠苦議論。牽制言。亦何用顧
力行何如耳。夫諫官以言為職也。諫官不言。失其職
矣。今內自九卿百執。外至將臬郡邑。大事廷爭。小事
論奏。何官非諫官所當言。而吾正欲其持大體。引古
鏡。養其全力。而無顧於一擊也。宰相與天子。諫可否
諫官與天子。爭是非。宰相不畏諫官。則天子不畏宰

相。庭。塞。門。戶。觀。聽。不。參。國。之。大。尤。無。過。是。矣。雖。然。諫
亦有道焉。爲其後之可復者而已矣。今日言之終身
守而無敗。一人發之。萬人伺而無隙。所謂廟攻也。是
豈無術而處此今之諫臣。所以難言而重忠者。我知
之矣。以爲淺言之。使上無納諫之實。而博受諫之虛
名。深言之。言無益而使後之人聞以爲戒。諫諍之路
絕矣。此一人言之弊。孤而無援。而合臺省爭之。又生
以朋黨而空羣斥之矣。孟子委宰相爲難。宰相恃天
子。威賞罰。創置公私。不用此諫官。所以不畏天子
而畏宰相也。夫諫官畏天子。已非昌言盛治。諫官而
畏宰相。未有不驅爲宰相之私人也。仗馬斥而一網
盡。朝廷從此無直臣矣。嗟乎。其可不爲寒心哉。然亦
問諫官何如耳。今試問諫官。其果有上禦戎十策。留
心邊鄙者乎。其果有議權。傍議君子小人。言天下大
計者乎。其果有清謹高亮。公直養正。有古諍臣風者
乎。其果有盡底蘊。三百餘奏。論得失八十四通。而創
切當帝心者乎。夫不能言當謝職。不當職。卽不顧
百世之議。獨不畏墨刑乎。不諫之罰。與實諫並行矣。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論

宋存標

兩次相鬪。則勇怯見矣。兩人相較。則智愚見矣。兩軍
相當。其勝敗得失之數。必有分矣。人之智力。不齊。固
未戰而先辨者也。然而實之間。難以意料。或夸矜
見長。而內蓄疲羸。或詭詐見短。而內藏精銳。不悉其
形。安知其勢乎。孫子有言。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知敵之有餘。而知我之不足矣。知敵之不足。而知我
之有餘矣。如其不足。我之有餘可用也。如其有餘。我
之不足。能避也。然必實知其處。而無縱其懈。無乘其
隙。非親履重圍。身犯矢石。何以觀其機。近夫敵前
勇有餘不足患也。敵而智有餘。則難料矣。然彼即思
慮精專。更嘗事變。要當避其始銳。其追相持之久。我
堅壁不應。彼必憤而求戰。求戰不得。勢必驕散。然後
選精銳。據要害擊之。我之不足。終而有餘。戰期于必
濟而已。不在一二小勝也。古之名將。簡其精銳。深入
敵營。或陷其胸。或繞其背。或橫出其左右。以縱縱形
勢。致主此。不得不情見勢竭矣。端而乘間設奇。敵而
不足。卽以不足攻之。合圍而前。臨以重兵。一舉而敵

孫子備論

卷一

可破也。敵而有餘，卽以有餘制之。多張疑兵，以分其勢。設伏兵，以斷其衝。敵雖衆，無能爲也。夫事，故有素。此取彼者，止在權一時之勢耳。安在錯畫較乎？昔者楚伐隨，隨季梁曰：「楚人尙左，王必左，無與王遇。」知其有餘在此也。少師以爲不當，王非敵而避其不足，擊其有餘，故敗耳。王則拒孫策于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爲孫靜，故之以分軍投查、黃道，襲高遷，知其不足在彼也。避其有餘，擊其不足，故勝耳。晉楚之戰，伯州犂以晉之軍政告楚，而苗賁皇亦以王卒告晉，故亦有以相制而勝，敗不大分也。夫強對在前，機智相角，勇力倍增，我以是乘彼，以是應有餘不足，所爭在此，忽之問耳。知其變而爲之，備卽不能制人，豈遂受制于人乎？公輸若攻墨子，善守雖各極其智巧，卒不能勝，以攻者攻有餘而守者守有餘也。若倒而施之，此成擒耳。趙克閼老將也，尚曰：「兵難遠度，干闥不如。」是若不知軍事而同軍政焉。往而不敗乎？張繡拒曹公，賈詡止之，繡不聽而追之以敗。旣敗而悔也，賈詡復勸之，繡聽而追之以勝。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

孫子備論

卷一

軍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國內有難，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蓋以張繡視曹公，則曹公有餘，以諸將視張繡，則張繡有餘。此又必然之方規也。夫有餘不足，恃不知其有餘而用之，雖有餘亦敗。誠知其有餘而用之，茂不濟矣。不足亦不足憂，不知其不足而用之，不足必無倖。誠知其不足而守之，不大困也。六國之時，相聚謀秦，兵至函谷關而反矣。不知六國之衆于秦，而畏秦。知虎者忘己之有餘也。三國之末，姜維屢出師伐魏，而魏兵入蜀矣。不知蜀之弱于魏，而用師日新者，忘己之不足也。然善用有餘不足者，皆可以勝。吳漢攻公孫述于成都，延岑敗者敗矣，偶出奇兵襲漢，岑三合三勝，而漢令軍攻之，述兵終亂，蓋我勢處其有餘而用之以暇，敵之勝終不能難我，而我以有以難敵也。曹孟宗之拒魏人也，募勇敢士千餘人，而奮呼勸天，身自搏戰，魏軍以潰。蓋我勢處其不足而待之以銳，我有以乘敵而敵無以乘我也。故欲勝敵者，在使敵

之節激我之去將在軍敵得而廢之是招敵以間也
將貴愛民而不可以是爲名以是爲名而煩我者至
矣勞我之力優我之師我有衆敵可使無間是爲敵
自奔也使我應敵者出于敗道而危非敵致我于危
也我一反其所爲而患可解惟我應敵者盡出于勝
道而危是我已受制于敵而不能解則爲禍深矣夫
必死者勇無慮也魏信陵以魏救不出欲以身赴秦
軍侯贏謂是以肉投餓虎耳辛輅計而止必生者

李

李

有敗辱先謀輕軀以自隨卒至衆無開志而潰必速
者性疾急而知其可怒挑也曹營之守成舉漢王使
使辱罵之而遂渡汜水矣愛民者性迂緩而慮其無
大略也宋襄公戰于泓不鼓不成列待敵渡而擊之
傷于股矣凡若此者豈非不當其節自瀕于危亡乎
是必用少務隘備儻威斷之人而乃可死也是必用
少務易遲重沉詳之人而乃可生也自先人等人之
心而得策擬行用忿致速用速致神足以取人矣雖
有廉潔以慢易居之可也不辭小恥故能成大功雖

秋士傳

空

曰愛民以果殺斷之可也不徇小惠故能謀大害得
其道而始之所謂危非危也荀假士句親授矢石不
陷陽以下管仲親爲累囚而霸業以成司馬懿之征
孟達也可謂非速乎曹彬之下江南也可謂非廉乎
劉豫州當陽之走也可謂非愛民乎而敗者不至于
困勝者已服其神是五者戰所畜也要在我之所以
自用者無使敵短內使其君不疑外使其士不叛五
危而善用之則安苟非其時而蹈之則輕敵與畏敵
等也廉潔愛民且以是取亡况忿速而有不敗乎我
情如是敵則先知我無善變之機而敵有伐謀之智
此五危者皆用兵之患也
五事反覆離合皆能出入而文勢不頓如此篇法
得之管仲非後人可及

我專而敵分論

宋存標

兵而用衆敵可亂也。不足愛也。兵而用寡敵可乘也。不足慮也。兵而識衆寡之用者敵之衆可使寡我之寡可使衆也。孫子有言倍則分之。分我之師也。而敵亦可分。虛實之間借彼之長生彼之疑增彼之備。蓋至敵無所不備而兵力已分矣。是在盡得彼之情形。我之所疑于彼者無一不驗。彼之所疑于我者無一不驗也。無一不驗則我可以不防敵無一驗則敵不可以不防我。愈防愈煩。愈疑愈亂。我乃得專志而併敵矣。故戰有游騎探敵之來而即以亂敵之耳目。既有伏兵待敵之至而即以破敵之心腹。知敵之端路可截示以截之形。彼必分師以據其端路。而又思出兵以斷我之端路。孰知我之即取道于彼也。知敵之糧道可遏示以遏之勢。彼必分師以護其糧道。而又思出兵以奪我之糧道。孰知我之即因糧于敵也。爲奇爲正無一定之形。敵雖微不分兵何可得哉。追至敵之師甫出我已張旗作鼓秣馬而乘之矣。彼所分之卒散而不可追。彼所留之兵孤而無與援。易其號令。

變其旗幟。彼在外者疑中堅之潰。彼在內者又疑爲助之沒。咸其有聞心。離其衆而不能合也。我則全師方銳。惟所用之無不如意。是我無衆之數。而有衆之用。敵有衆之名。而無衆之益也。向之瞻前顧後。支左策右。勤而無所。徒爲我用耳。故在我者寡。以爲衆不可分。而在敵者衆。欲其寡不可不分也。漢朱浮以鄧隆之軍遠。而困于幽州。唐王孝傑以蘇驛之衆遁。而死于夾石。漢初楚軍擊鯨有爲三軍。以相救爲奇兵。而帝卒破其一軍。三軍散走。魏司馬懿拒諸葛悉兵以趨漢陽。而諸葛追走。豈非在我者欲其衆。不欲其分之明驗耶。使楚人聽或人之說。必不爲布所擒。使司馬用張郃之勸。亦幾爲諸葛所敗。是分兵者敵之所以用我。而我而不爲之用。則守者有餘。我不爲敵所用。而即以是用敵。則守者不足。攻者有餘矣。梁將王僧辯討侯景。與陳霸先會。霸先謂僧辯曰。賊今送死。欲得盡滅。不令分兵。霸先是從霸先城而進。賊河東也。地連燕齊。楚所傳者多而力。公漢平以破。

楚此一証也。晉武帝欲滅吳，羊祜上方略，多方以誤之。使彼所備皆急，所敵者大，無有寧息。晉卒以此勝吳。此一証也。唐築塩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飭節度使韋皋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又命董勛張芬出西山及南道，使吐蕃疲于奔命。蕃軍連敗。此一証也。夫欲弱其敵，則必亂其謀。欲亂其謀，則必分其勢。或能而示之以不能，使彼易我，則我不悉三軍以擊我矣。或不能而示之以能，使彼難我，則我不張一師以敵我矣。夫卒離而不集，我有以散之也。兵合

魏士備錄

寄

而不齊，我有以歸之也。彼一動而我盡知，我有以謀而彼不測。先亂敵之所應，而我之所以應，敵者力專而計定矣。戰士倍我，夫何患乎。

今以天下之大，兵力皆憂寡弱者，以所備之處多也。備多則力分，苟能識要害所在，則所備之處少，而我可以全力破敵矣。

衆者使人備已者也論

宋存標

將莫難于用衆。用衆者，便于制敵，不便于以我制敵。而便于以敵制我，敵制我而不知其所以制，則我之勢愈盛，威愈張，敵不知其所制，而終不能不求所以制。則我之謀愈嚴，機愈變。孫武有言：衆者，使人備已者也。夫以一人闢一人，智均力敵，勝負未分也。以兩人闢一人，勝負漸分矣。若使十人闢一人，此一人者，奔突竄伏之不服矣。由此推之，兵固不可用衆乎。願用衆之難焉，知無以我情輸敵者焉，知無觀望成

魏士備錄

奎

敗與爲進退者，焉知無情卒。羸師，月克名者，焉知無驕兵。悍卒，忘功爭賞者，然我以爲將得其人，則數者皆無患也。賞罰明，訓練熟，何患衆不爲我用。我所以難敵者，正在此衆耳。若敵而聞吾之號，雖欲不多，健不可得也。有若戰有夜戰，是必更番迭出，以肆之而敵無以肆我。無如何也。有前綫有中堅，有後勁，是必左縱右橫，以困之而敵無以困我。無如何也。如患不知我之虛實，衆也。知我之虛實而無以應用，奇兵而以爲正兵，誠疑兵而以爲伏兵，踴躍相隨，以夾戰。

事而常患變生不測豈非異哉之衆乎備之多而方
將矣備之久而虛疎矣方其備或皆所不必備而又
不敢不備若少一不備而我已乘之武備云雖道固
其援兵彼欲進不得欲退不得左方有吾計無所
出也備而從我猶幾于殆況不備乎我之所以勝敵
者我衆而彼不能衆我嚴而彼不得未戰而亂于
我矣然我觀古來名將能用衆者幾人惟王剪將六
十萬人卒以成功韓信能用百萬之衆百戰百勝耳
他如符堅淝水之戰投鞭斷河而卒困于謝玄漢昭
烈伐吳連營七百里而卒躬于陸遜安在衆之可恃
哉然此皆不善用衆之故非衆之咎也夫所謂用衆
者非其甚出而與敵爭也或起或伏聲此擊彼要使
敵多其備而我乘其懈不戰而勝可也欲發戰之利
必先知戰之害使符堅無迎水流昭烈無橫林棘其
孰與當之哉我之用衆處于屈伸之外敵之備我難
于利變之間敵也多方以備之我也多方以誤之既
罷而復以全軍縶之幾不克矣兵有先聲後實者衆
之謂也在我治之則爲實而在敵聞之則爲聲要非

衆敵之不備即使敵無所不備耳是皆廉敵之道也
將帥與敵相持必以兵力爲辭欲求濟師不知勝
負之數不在多少之間如其可用則所將者已足
脫不可用雖益之千百人何能辦敵耶且良將之
用衆在于使人備已今之將帥欲別衆但以我備
人耳尤爲失策也

用衆者于野人難也今之無用衆者
雖不下用衆益之千百人何能辦敵耶
且之幾不克矣今之聞收其用用衆者
則則與敵相持必以兵力爲辭欲求濟師
衆敵之不備即使敵無所不備耳是皆廉敵之道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論

宋存標

近而示之遠者使敵不備也遠而示之近者使敵不
及備也兵之變化非一端要使我以疑敵敵誤而
信我耳曹操攻韓遂以十部信至爲喜唐太宗攻王
世充不以竇建德之救爲憂強敵在前尚惟恐敵勢
之不備微一舉盡之爲將者豈可畏敵之近哉然使
敵知我之近則其備我者至而我之欲戰不欲戰皆
致于敵此近敵之患也若夫越人之國都以攻人轉
聞千里師勞力竭遠主備之此孟明之所以欺于鄭

秋世備論

案

也是又遠敵之患也夫敵可以計取不可力爭我之
所禦敵者如是所示敵者又不如是勢急則緩用之
勢緩則急用之或遠或近其孰窮其端哉昔秦伐韓
趙令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軍留二十八日不
行漢耿弇攻張步于劇步遣弟藍將精兵二萬屯斷
矣分諸將萬人守臨淄余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
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將後五日攻西安
大邯鄲去趙三十里則去秦遠矣而又二十八日不
行是終無意攻秦者也此秦將所以善也蓋中之去

西安無幾而攻之以五日爲期是亟于攻西安者也
此張藍所以微備也孰知秦間已遣卷甲而趨已一
日一夜至矣微近而示之以遠也西安方備奔兵已
至臨淄藍不及微遠而示之以近也然使秦不留
軍邯鄲則秦師之爭關與不遺餘力各安得而上而奔
不發令攻西安則張藍必悉銳守臨淄安得拔秦
之所以誤秦師奔之所以誤張藍也虞謂有言孫子
見魏吾今示翼勢不同耳唐裴行儉襲吐蕃卻支悉
揚言給其下曰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涼秋之後方

秋世備論

案

可漸行都支聞知之遂不設備卒以是擒魏賀拔岳
征萬俟醜奴亦宣言遠近日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
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
將岳知其勢急星夜趨攻醜奴遁走向之所以遲延
不發者正欲縱遠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追昔全力
而擊之勢如風雨旦夕之間耳曹操與袁紹相持紹
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操北救延津荀攸說之以爲步
不敵分其勢乃可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然後
輕兵襲白馬而圖遂解豈非所謂將欲攻之必故舍

之將欲去之。然於向之耶。示遠近。俱以疑。龍用兵固非一道也。曹操之征烏桓曰。兵貴神速。棄輜重而出。鑿山堙谷五百里。卒大獲而還。而烏林之役。又於一夜疾驅三百里。竟以此取敗。豈非一人之前後亦自有得失耶。夫遠近難以遽通。當以意料觀其敵。何如耳。蜀諸葛盛兵而行。諸將皆謂欲攻其西。郭淮獨以爲欲見形于西。使官軍重處。是必攻陽遂。遂設備而蜀不得上。雖近而示之以遠。而敵如其意。不在遠則無與勝矣。遠近之間。豈有定形哉。

一遠近二機。機敵取勝亦至精者。不能用非至微者。不能言此作可謂能言之而能用之矣。

日一。齊兵。三百里。京以出。頭。望。一。人。之。前。出。連。山。堙。谷。五。百。里。卒。大。獲。而。還。而。烏。林。之。役。又。一。夜。疾。驅。三。百。里。竟。以。此。取。敗。豈。非。一。人。之。前。後。亦。自。有。得。失。耶。夫。遠。近。難。以。遽。通。當。以。意。料。觀。其。敵。何。如。耳。蜀。諸。葛。盛。兵。而。行。諸。將。皆。謂。欲。攻。其。西。郭。淮。獨。以。爲。欲。見。形。于。西。使。官。軍。重。處。是。必。攻。陽。遂。遂。設。備。而。蜀。不。得。上。雖。近。而。示。之。以。遠。而。敵。如。其。意。不。在。遠。則。無。與。勝。矣。遠。近。之。間。豈。有。定。形。哉。

藩臬策

宋存標

管轄 祖制外臺特不以風聞言事耳其政治得失民情順逆屬吏之進退賢不肖咸得與撫按互相糾察故撫按亦有所畏而不敢恣意爲非此外臺所由重也今之藩臬雖樹節越鳴鼓角僅空文耳迎來送往惟各臺之意吉是撓而又間有背藩臬藪諸使受命冊封祖道于其境則盡率屬官而繁饗迎之其所志雖凌轢者惟郡丞郡倅耳郡守任藩一選卽得之是與我爲代者也至如司理邑令均朝廷諫官所取資今日素絲墨綬而匍匐者卽他日牙冠繡衣而按部者也故藩臬待之心彌慎而貌加恭豈畏夫司理邑令哉其爲他日之諫官也諫官未得而先聲奪人況其爲殿上之虎朝陽之鳳乎甚矣夫諫官之重也重在諫官則輕在藩臬其何以使諫官重而藩臬亦重日矣如卽以諫官之道治之諫官恒藩臬卽藩臬諫官既有所懲艾而藩臬亦敬焉爲理如是者官平而內外兼重矣我又以爲不然諫官補藩臬其將使纖默自守鈍老無鋒者補之乎權勢所在尚不

秘主傳

主

能彈劾百官。況勢去而何以糾繩下吏。事煩理劇。非其任也。其將使少年盛氣。生事要功者。補之乎。無論大臣相疑忌。得假外事出之。開謗訕之風。增要訐之路。而甫離要路。旋入冷局。感憤不平之氣。既無所發。則臨事復於遇物。誇張勢所必至也。曰吾曩者在朝。其大條某政府不合我意。辨之如發。掌振落耳。此區區易敢與我抗。待士傲而御民醜。安所得牧民下士之休聲哉。然使其果能收攬威柄。與撫按爭是非。獻獻者不折其角。其猶可也。我見聲雖視下。踰踰卑躬。更甚于尚書郎之頌是職者。曰彼一時。此一時也。我其茲與爭乎。彼既不以昔之諫官自待人。亦不以諫官待之矣。是兩瘡之病也。然則欲重藩臬。其何途而可。莫若集撫按之與核較其封事而陳之。藩臬入覲。天子召見。問民疾苦。凡曰某御史舉某人。某御史劾某人。是非曲直。爾大夫各據實陳之。御史所舉不當。不擢也。所劾不當。不斥也。則諫官所從出之途。藩臬亦與有力矣。今天下中丞持節開府者。多取之卿寺。以藩臬貧滿選者。百中一二耳。夫中丞代天子領州

秘主傳

主

郡。自非親民執法。秉義盡心者。未易專席坐也。人主甘功而授職。核實以酬勳。紀綱所在。豈便人營私之地乎。藩臬劇官也。積勞而不遷。卿寺閒曹也。安坐而獲享銓衡如是。事何由得其平乎。計莫若盡選天下藩臬重望。以補中丞。其地位相近也。職事相半也。民情土俗相習也。勞臣之報稱隆矣。藩臬不期重而自重。又何必悉出諫官補之乎。嗟乎。朝無諫臣。則不知過。留之當寧。以著風采。不稱職者。斥之可也。稱職者。防不次進擢。奈何以外轉。綱之其果有風望峻整。節高天下者。即朝為九卿。夕拜三公。書思對命。亦股肱輔弼之臣也。茫茫純臣。在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信耳。如必許大臣以固位。萬一大臣墮怨憤。恣威上。則不擢。或于事後奪他事中之。或假手于人。而以朋黨斥之。一身之去就。不足惜。奈何使朝廷有逐諫臣之名乎。

攻守策

宋存標

明王有道。守在四夷。故天下不攻自服。而湯武又言仁義之師。何也。夫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寧可取之道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者。皆仁義之縱橫也。故明王以德攻人。教以自守。治一心。如治天下也。天下之數奇而不齊。虛致實。利用攻攻者。以救與人而我勝之也。實致虛。利用守守者。不以勝與人而我自勝也。三代以降。仁義不施。而攻守之變。果也。善攻者。攻敵所不守。而敵無所不守。則奈何。善

守者。守敵所不攻。而敵無所不攻。則奈何。夫亦審時

者

觀變。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則或攻或守。致人而不致于人矣。夫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制器選士。政教服習。偏知天下地形之險易。主將之巧拙。士卒之勇怯。然後能正天下。重眾攻。衆料食攻食。度備攻備。彼衆疲不能守。則攻衆存不攻。食盡不能守。則攻食存不攻。備弛不能守。則攻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難而攻易。使彼難其守之具。而我之攻有間也。攻者即我之自為守也。彼失其守

又惡能攻。人哉。故凡攻伐之為。遲也。計必定于內。然後兵出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台致也。故明激者。致勝之道也。兩強遇。攻守相當。不戰可也。強遇弱。則攻。弱遇強。則守。攻守相當。即有勝負。無存亡不測之憂也。強不善攻。而為弱所乘。弱不善守。而為強所陷。其咎在將。不在六師也。天下形勢。豈能預料哉。或易攻而難守。或易守而難攻。兄可而進。知難而退。此用兵行師之道也。古之名將。有勝人之略。無恃勝之心。不盡敵以為情。不致死以伏禍。良將如收電。可見不可退。攻守之異形。治力不如治氣矣。嗟乎。自樞機遁甲而後。天下何多故哉。舜善師而不隄。湯武善陣而不戰也。齊桓善戰而不敗。楚昭善敗而不亡也。善攻者。遇而猶可以守。而不善守者。進亦不能攻。此往事之明驗矣。長平之役。白起善攻。廉頗善守。秦與趙勝負未分也。易之以趙括而趙之銳卒亡矣。不善守而攻。是代敵自攻也。祁山之戰。司馬善守。武侯善攻。魏與蜀。勝負未定。繼之以姜維而蜀之兵力竭矣。不善攻而守。是為敵守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將

仰之聞耳。嗟乎。爲將者。其可不知攻守之道。而以人國姑試哉。

其何不

用間策

宋存標

將者不在伺敵之有間。而在恃吾之無間。吾則無備。而恃人之間以求勝。是僥倖之術也。荊棘可以刺人。人不刺而自刺者。有之。用間可以敗人。人不敗而自敗者。有之。人間在人者也。焉能必其爲我用。勢不得不委人以深入之。而其人又未必盡忠於我。而以敵情輸我也。且敵知我之喜間。而或僞爲間以示我。我欲乘其間。而間不可乘。騎墻而步虛。宋有不厭。我欲乘其間。而我之間坐放。用間之說。非萬全之策也。武王起于據武。豈其于兵法猶有未盡乎。則即以孫氏之言。兵解之。說尤精。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矣。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皆行所無事之策也。彼用間者。何多事哉。無論敵無間。卽有間而我乘之。乘之而敵敗。我勝矣。然還可常恃耶。止用間者。多則費數萬金。少則千金。縱其指。以探敵國之陰計。其亦拙而勞甚矣。先登之賞。後首之功。一級享止百金。而功輩千金萬金。而委于敵之左右。則何不盡用之以激厲我士。卒士氣奮。則我銳而彼自敗。我堅而彼

自瑕左支右吾實與使以爲間之地彼欲逃間如逐
雨焉爭待索之而始獲耶譬如捕虎者令圍而攻乎
原曠野中其毒盡見不終朝而咆哮之氣盡矣若必
欲引之深巖阻以絕禍穿其穴據其窟謂是爲得要
領而險阻所伏遠驅之預備耳是皆用間者之智也
善敗敵者其大乎攻所明不攻所暗合其可見之外
形而求其不可見之陰間何異蔽日障月而捫胸以
望緣巖谷也不敗則幸矣耳古之稱用間者無如陳
孫子傳曰無遠使何爲諸之頭而不滅也說者謂利之
此由楚境也書謂楚若由陳平之計嗟乎增木墮入
耳米嘗聞其爲羽設謀畫一策也特憐憫負氣類
敵勢之老婦耳即不去羽亦亡史遷稱其好奇計
復世其得而知也豈增之奇計亦長于用間耶故其
事秘不傳乎夫用間無如乎矣而祖以狡敗不暇而
致下之功乎則無一籌焉間亦安用耶善戰者攻取
則有之矣而非間之謂也雖然謀國者其可示人以
間哉數國深謀而後臣在內此伯都所以亂吳而秦
槍所以亡宋也是真間也

問孫子所言火攻與今制孰利策 宋存標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火者又兵所不得已而用之者
也火制其詳于本朝觀孫子時法且百倍矣而今卒
不見火攻之效者良由有其制而無其用未獲其所
以利之之道也孫子所謂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日
火積三日火庫四日火庫五日火隊所謂火人者焚
其營櫓及其士卒驛而攻之必濟也所謂火積者焚
其糧食薪芻軍無以存也所謂火庫者器械財貨及
軍士衣裝在道禁止者也所謂火庫者軍在營壘已
有止舍也二者焚之使其乏絕也所謂火隊者焚其
行伍因亂擊之可覆也此滅敵之大利也然此皆乘
敵之方使敵受我之害而我之所以施于敵者亦賞
備其物量其時所謂可從則從耳孫子明火攻之道
而郭之戰未嘗載一火蓋豈火畏其難耶自田單創
爲火牛而用火者紛紛矣凡敵依林而處伏草而藏
必曰此可燒而走也楚漢之戰彭越燒楚積聚而楚
以食盡此用火之驗也要不遇因風縱火乘夜而亂
之耳不知火燭所載者何貨火庫所藏者何物而火

勝所到者何法也。夫火攻之難，先難其人。火器一發，則不及避，必先敵而斃，是必練其胆智，日與火習，而伏機幽隱之中，起變倉卒之際，誰不知其所防也。所謂火人者，足矣。若夫火積者，自我積之，不如自彼積之也。積之自敵，吾其有燎原之積，積之自我，先防有厝火之虞，勢遂之相懸，亦順遂之不俱矣。火器不可以示人行，則為車載之上，必蓋以皮革，覆以塵沙，而敵有攻車之具，破一車，則衆車皆見，藏之難而不免于露也。止則為庫守之，近溫則不燥，故欲其達于水，太燥則虞鏢，又欲其近于水，此兩難也。焉知敵無有伏姦于我，而決水以敗我者。若夫火陣者，專薪陳火，直抵賊營者也。夫好治者，指必灼，就炊者，膚必焦，況兩軍相當，而身攝烈火，少一不慎，即為灰燼矣。名曰先鋒，言近死地，士卒果悉為我用命乎。夫火能攻敵，亦恒自焚，此必至之勢也。田單之火牛，有用之而敗者，焚于日，火發而其兵靜者，舍而勿攻，夫靜而不亂者，彼必先有備也。我一發不中，則我亂矣。我亂而彼備，我欲舍彼，不攻彼，不肯舍我，不拒也。而火力驟

發莫可卒止。其所焚者，皆非我所欲焚者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耳。然我朝戰勝攻取，不一法，而火器獨著盛于成祖而傳于列聖，甚至設神機一營，演習其教，而西洋之學復奉明詔而習之矣。乃考自靖難以來，至我神祖，平內賊，定外夷，蓋數十戰矣。問何城以火器取，何寇以火器滅，未見更僕數也。夫善戰者，無所不宜，無所不精，火器恃其一耳。謂戰之必不宜用火者，非也。謂戰之必宜恃火者，亦非也。然則火器在軍，固可輕可重之物乎。而郝昭之火箭，李庭芝之火鎗，後世何以傳為獨絕也。夫火器無常，要在其入用之何如耳。匈奴縱火逼李陵，陵軍亦縱火以自救，而北魏崔浩之拒敵，敵在上風，魏在下風，浩曰：遠出其道，從後截之，則我居上風矣。吳之將亡也，有順風揚火以拒晉師，而大風忽反，竟以自焚。先豈非天耶。火攻其又可恃耶。今者盜賊狂噬，秦蜀楚豫之間，騷然無寧日矣。有自閭中來者，傳聞敵最畏火器，西安彈丸之一州，中有人焉，用以守城而力攻不破，然則今之督撫，何不遂用以滅賊而

未見其效。豈非事有所甚難而用之無術耶。夫三軍雖精。一卒能賊幾級。則上勇矣。一將能騎數騎。則首功矣。然彼大有所傷。我亦必小有所損。統若鋒鏑。不交而毀。敵于烈焰之中。豈非大顯哉。然火器之發。其時難審。敵已至而施之。則無及。敵未至而用之。則無功。昔康之戰。宋人置大砲百座于城外。待金人之至而擊之。金人遂取以爲攻城之具。此豈其制之不利哉。而用之無其人。也。夫善戰者。必委數千人爲餌。而大軍在後。若應之太早。空費其力。而計無所施矣。況

牧士澤嘉

全

賊之蹂躪我中州也。先掠老弱以置軍前。以當我之利器。而聚精銳于中。以且戰且走。故火器雖猛。而不傷蓋我之患。亦在敵未至而施。敵既至而火器盡矣。我不知國家之遇工儲材。以構此器也。利其爲我用乎。利其不爲我用乎。利其爲我用也。則寇至而施之可也。利其不爲我用也。則寇未至而棄之可也。夫不爲我而費財傷力。所損已多。况或委之以爲寇用耶。吾以爲賊之在平地者。當誘之入山谷。而縱火以燒其輜重。此陸抗之所以破淳于瓊也。賊之在斥澤者。

當衝之絕水草。而縱火以焚其舟楫。此黃蓋之所以走魏武也。然則陸攻水攻。惟火器爲最神矣。而孫子又忠人之易用也。故曰可從則從。不可從則止。我成。應知火攻之可用也。而以精其制。又知火攻之不易用也。而以待其人。苟有能占風料敵分內外之變而用之者。一舉而殄寇可也。我朝如戚繼光。練陣則戰之法。言之詳矣。而獨不以火攻老。豈非非得不用。非危不戰者耶。今之傳寇者。不從求火攻之制。而求火攻之利。則可矣。

牧士澤嘉

全

欲言火攻之利。先言火攻之害。欲言火攻既用之時。先言火攻未用之時。作法次第不亂。

兵家言原評

問守禦城池應敵機略策

宋存標

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我有所不可攻。然能守正道者有之。能守奇道者十中三四耳。能守伏道者十中一二耳。攻者譬如盜然。扶門斬開入。主人未有不知拒者。奇道如襲他戶。局鍵不嚴。而盜已登堂矣。伏道如乘墮垣。坎塹址。籬籬不固。而盜已入室矣。則皆守之道。未備而示人以隙也。善守者。敵無所不攻。我無所不守。而何以守之。繼以義以城。似守地戰以守城。然而守城之難有五。

論

矣。一曰壯夫寡。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于外。五曰彘強不用命。皆不可守也。而或水高而城內低。土疎疎而池淺。守具未足。而薪水不供。亦不可守也。是宜繕城墉。修器械。備蓄積。親衆志。明賞罰。而因天財。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而城乃可守也。夫有衆而無堅城。無守之藉矣。有堅城而甲兵不銳。無守之器矣。有甲兵而無不練。無守之藝矣。有士卒而賞罰不明。無守之教矣。此即所謂克實猶懼其不致命。而況無丘山之積乎。

孫子傳

全

然此非待臨敵而求之也。其訓練素矣。特遇敵而設機應變耳。所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也。凡守之道。敵未逼城。靜默而待。無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衝破之耳。無故而解圍者。誘我也。夜而火發者。必賊有奸在內也。無故而求降議和者。欲乘我。以不備也。必在慮智。則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謀彼。或彼出以疲彼。或彼求鬪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我懼我。戰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敵國之術也。而尤在防地道。察陷穴。蓋賊請攻不利。非引水灌城。即縱火焚其耳。而我既有以備之。雖有奇兵伏兵。敵其奈何哉。是善守者也。然要以得人心爲本矣。雖有私暱有罪。必誅。雖有私怨有功。必賞。如此則人心說。奮以赴水火。蒙矢石可矣。古者如田單守即墨。借燕人之害。以發士卒之怒。李牧守北邊。厚兵吏之賜。以作樂用之心。魏尚守雲中。得爲退僞之謀。以致虜志之生驕。張巡守睢陽。知爲禦賊之地。以遏敵勢之長驅。怒而激之。樂用而使之。致其驕而擊之。知其長驅而絕之。破一城則衆

城皆危守一城則衆城皆安由此觀之城之鄰于險要者固與平原曠野迥不相侔矣尤不可不堅忍以守之也其或敵鋒未近于城則以強弓勁弩利矢砲石殲其驍將敗其精兵使不敢前焉否則設陷焉之宛義藥之利一人其屯人馬俱斃此敵不知而受擒之法也其或敵鋒既近城欲登墜則斷其手欲穿穴則斷其足或生致之訊其言語以爲緩急之備此以賊破賊之法其或空國來攻城內之兵不下數萬則星夜分兵縋城而出送入其境俘其酋長以示之敵之勢挫矣蓋惟我有衆軍敵無後援然後可以分軍劫襲若軍少不得分敵兩有所備不如固守堅城以待敵人之師又變生事苦慮易也關人之捷以求勝與乘人之敗以爲功者勞佚之勢豈不相遠也哉哉江河之險郊野之機人可以取我可以得我與敵人共之者也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者峭壁之勢我得而專之敵人無所與焉守陴之軍不可須臾撤也日夜守之則兵力易倦萬人之衆以千人爲守千人之衆以百人爲守則餘九千之兵九百之卒可以枕

戈臥矣有警則鳴砲相應無不立起以賞罰之有牽也明日更易一隊以代守之如此則軍士之勞逸有所備而強力不至于衰倦矣火燎不可縋于城上俾敵人見吾之形吾不得見敵人之形卽有長兵弩弩不得而發也是以敵有燎炬吾處闇而窺之因是出矢石而斃之應機而創耳倘敵人掠于郊外先必堅壁清野伏銳師絕其通路數日之間敵自斃矣此又坐而制敵之道也夫城堅失守由還守之異心而欲戰不欲戰之異志也是在都名將而任以事機責以宗之效如我太祖龍興取炳文守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走廣德宛宣欽吳良守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游大江上金焦水陸之要害既爲我所據是我有制敵者在千里之形勢而敵之困我者不過環城之甲兵耳師老無功彼必自退退而復合其心不一戰守之大事可以決矣凡所爲守者豈競競自全之爲守哉將以當敵之衝絕敵之援斷敵之饋道即必爭之道不得不竭智力以守也何也非敵制我則我制敵曠野之中猶能堅壁以拒圍師豈嚴城之上不能

設險以危虜寇乎。特在得守城之方略耳。焚廩舍。斬草木。不恤小利。以壯大害。使敵無所攀也。移府庫倉廩于內城。狹則增廣之。城卑則增隆之。使敵無所資也。敵人未來。分軍民以耕種。分軍民以戍守。平居則士農商工。皆操習武藝。有事則兼用以爲兵。毋使空城盡出。以致敵人之乘我不備也。器械鮮利。將士齊心。激之以忠義。喻之以禍福。軍士未食不敢食。軍士未寢不敢寢。有死無降。有勞無怨。軍將用命。而敵人之間者。卽斬以徇也。是故治軍。卽以治敵。守城不如守心。此防禦之大略也。而臨敵應變之機謀。卽在其中矣。

流賊所過殘滅。惟守城者俱完。非我之善守。乃賊之不善攻也。幸賊之不攻。而不備繕完之策者。皆危事也。雖然。城守小甚。易以靜待。動以逸待勞。古之良將。以此制勝者。未多耳。

史梯序

宋存標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圖史。以紀言行。堯典。雖唐書。今虞史所錄。掌虞史者。伯夷也。夏太史終古。考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繫考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彘。秦以圖法。晉周。遂任爲盤庚之賢史。皆司典籍之官也。禹有史。職在史記言。右史記事。叙錄功業。垂之無窮。著在篇籍。端乎勸戒。各有深意存焉。古者生子。則問史書之。二十五家爲閭閻。尙有史。况一國乎。耆老之有信史也。飲酒之有佐史也。官中。之有形史也。道。彌繁而官愈盛。他所爲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分史官之事。而總獻其成。三科之條。五家之教。史莫備于周官矣。顧諸侯有史。僅見于封康叔。封伯禽。而他國無所考。晉有乘。秦有記。楚有檮杌。魯有春秋。皆私史也。自夫子筆削之。而撥亂反正。乘得失以明黜陟。明成致以著勸誡。昭然日星矣。魯之史進爲經。而綱目編年。師其遺意。此作史之大槩也。古來正史。當以司馬氏爲宗。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

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武帝開遷述史記取孝
景及已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
有錄無書褚先生半取封禪書補之非還本意也馮
商受詔讀太史公七十餘篇在別錄拾其皮毛遺其
神髓失之愈遠矣然余考史臣榮遇無如班氏一家
班固欲續父業潛精研思此亦庶史紹明先人之意
漢之書遷能終之彪之史固能修之兩人真史中世
家也遷以上書教陵帝怒下之蠶室故感憤卒業其
言多不平之鳴固則召詣較書郎徐蘭臺令史得綴

孫士儁

李

觀漢室遺書其文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良有助也固
卒所著八表天文志未及竟和帝召其妹班昭就東
觀藏書閣踵而成之父子兄弟男女修一代大典而
俱自至尊召詣無私作國史之嫌此已與孝武之怒
而投地削贍不傳者大不相同矣而況漂青閣圖形
管劍藏山之秘寶勒石燕然史臣雖鍾鼓之奇動天
人經緯帝政絃維漢室之信史班氏之家乘于茲爛
然矣識者猶訾其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
之美以此遠不及子長耳使司馬生當其時採撰前

記綴集書聞梓千載一時其輝煌掩映更何如哉張
輔持論劣固而優遷矣王允著書又申班而屈馬何
也余謂讀史無識其失更甚于不識胸中疑案不明
黑白混淆甘苦迭進矣今夫人在閭巷間其歌也有
思其哭也有憤其笑也有情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可
解不可解惟其人之精神足以通之而況古今成敗
得失之故其入其衷其道其往始入其中而惘然博
觀于外而駭然易所為反覆其道利有攸往若無妄
之行窮為之與矣書有九疇七在稽疑曰貞曰悔皆

孫士儁

李

疑為府謀也欲于千百世之後見千百世之人善讀
書者莫如用疑古之人有賢聖帝王貞臣孝子幽人
高士今之人有我非其相遠也誠能深思靜悟實持
鑒以照之不恨我不見古人亦不恨古人不見吾也
大丈夫明不畏人幽不畏鬼折衷辨難務求意氣所
歸而止已成之案近魚竿危蹄耳某曰是某曰非幾
番於駭幾番錯筭一部十七史俱從從中悟出非解
人未易與言也余從帖括之暇較史漢兩通疑短曲
直已十有三雖不敢謂自立榜樣論世知人而飛

蟲弋獲。正欲與深心有識之士商確千古使古人生面不至爲俗儒抹殺。因書其大略如此。

面不至爲俗儒抹殺。因書其大略如此。

蟲少。雖五倫與邪心。亦難之士商確千古。使古人生

左氏兵法序

宋存標

士必治識而後勝。壯必治勝而後智。生然識。蘇天縱而古今論助之功尤不可少。夫獨坐一室而欲周知時勢高下。地形險阻。人情物土之陰陽燥濕。其何道而能然乎。故必延攬忠益與之斟酌抵掌。而又取古人已驗之故方。與未發之新智參觀而變化之。天下之事。無有能爲我難者矣。夫不達古不能通今。不經文不能律武。孫仲謀謂呂子明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益。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律事。魏古人丞相勉學識。蓋如此。今之人素不習兵。一旦有事。則循策充之。拘牽成格。而微倖成功。曰是固有數焉。然則天下事遂終不可爲乎。夫無任事之人。良鮮解讀書之人。所言所見。適至是也。蓋讀書不賢。煩興觀其大要。英博沉奧。就如左氏春秋。其賞罰是非。爲世之經也。則乘進退萬世之權也。雖不盡行師而行師之道。無有過之者。古來豪傑如壯繆武穆諸賢。皆深思篤好之。蓋省觀於晉楚齊秦之戰。知其勇而有禮也。用變而以信爲本。審勢而以情爲歸。倥

德之隆何其整而暇乎。而權衡在心變化萬測其禦侮之良規也。顧或謂霍嫫娥行師不喜古法夫。因古而用古其法不爽因古而變古其智不窮。戰勝攻取虛實變化之間豈能盡言哉。曳柴揚塵以形其衆而又有滅電滅火以形其寡者。嘗敵進去以形其退而又有斥山沿澤以形其進者。油幕冠樹以形其強而又有偃旗臥鼓以形其弱者。惟是崔浩讀漢書能決涼州之師。蘇秦登陰符乃成六國之從。皆爲得書之助。況屈伸進退機詳萬變如左氏者哉。家仲尚木以

我士修補

九十三

身不見用。退而節略左氏。參以已見。取古事之合者反者。縱橫上下之證。古酌今準。成究敗洵非淺昧者所能見矣。夫雖有韓白不究春秋之略。不能知奇正分合之道也。茲編蓋可忽乎哉。

送友之金陵序

宋存標

士君子處窮達之間。成慨所集而識度器量。于茲見端也。達者居得爲之地。值可爲之時。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則夫抱道而隱者。畫拂巾衽。以待旌車之招矣。達世下家。無功矜。無才忌。才豪傑。亦自愛其鼎。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然不得志者。道義生風。鼓動流俗。雖無得志者。亦自成其名。而行志者。不得不取益于不得志者。以成其事。功夫不得志者。亦有藉于不得志者矣。宋歌先王而笑。烟不作。四壁不支。若無得志者。欣驩。蘇引。逐雲。凡離彈。鉅高歌。安所得解衣推食。命後車而載之也。若夫得志者。復何求乎。龍不得雲。不爲虎。虎不得風。不威。或推之。或挽之。不得志者。得志者之雲與風也。得志者功名盛而學術衰。其智不足。推獎勇不足。失斷仁不能。以取于強。不能有所守。一旦有事。隨風靡矣。是非援古論今。傳聞強諫之士。若龜輔弼焉。慨慨焉坐于堂上。堂下之人。短泣長呼。更相怨笑。其誰與。彌縫匡救。則所藉賢賓師者。生死而骨肉之矣。故自古良大夫。訪天下豪傑而朝拔。

一人募拔一人。豈徒博下賢好士之虛名哉。彼亦良自爲也。雖然唐之幕僚將相大臣皆得自辟。故天下士奔走于門。然一受其恩終身爲所用。學問名節盡以付之。故才如柳州而見推于叔文。廷珪終身夫豈不能煎濯振拔而爲祿榮寵實藩其身。雖欲去義無可去也。至我朝則不然。雖有王公大人愛其所親。惡其所仇。不能以意貴賤之。其所微辟師傅容則留不合則去。故得因事納忠。盡言無悔。或推前王之風可法于當今。有非揀弊之規。流于長世。教禮樂悅詩書他日所守以事君者。且終始不變。况其在賓師之間也。今吾子行矣。江左風義本以道德。一旦遇知己。開口吐出胸中之奇。豈阿世苟合。挾持浮說者比乎。孰是以求過于之願。我知其必有合也。金陵有孫楚酒樓呼太白。岳王峰。謠緒未使者。坐五明殿。識魏衣老人。孰窮執達。孰貴孰賤。而性此志。獨立士亦各行其志耳。我子勉乎哉。

詩經類考序

宋有標

詩有六義。明乎非一類矣。經事辨物。類以聚爲。言感此喻彼。類又以散爲言也。詩不可以言歸求。必將深觀其意。而意於何寄。古人所以引類托物耳。其有謂沉篇之儒。尚簡訓詁之家。貴繁非通論也。學問之益。新新靡倦。神明之用。生生不窮。以博遠而以約守之。自祛蔽而離俗矣。儒徒取達意。而名物不辨。則寓意言外者。與風俱翔。與俗俱通。不問其所歸來。河洲之鴈。鳴中谷之葛覃。亦何與人。事乎。所難斷者。後人附會之詞。盡去之。則夫之太約。盡存之。又失之太濫耳。然獨斷之臆。不足以定詩。一人之所然而人未必以爲然。一時之所然而後不終以爲然。惟尋類博考。自不至陋。僣無當。此沈氏類考所錄作也。夫箋註之學。人各一家。折衷之途。亦無成說。蓋因不知源流。清濁之處。芳臭氣澤之所歸耳。有如斯編之目。隨網舉。然畢備。豈非有用之全書哉。漢之業詩者有四家。一曰齊詩。魯人申公所受之浮丘伯者也。一曰齊詩。齊人轅固所作。一曰韓詩。燕人韓嬰所爲也。而趙人毛

其之詩。獨自言從太毛公得之于夏。則其宗尚。已自
 不同矣。然三家皆立博士。以習之者多。而獨毛氏未
 立。自河間獻王好其學。而其傳遂廣。迨自中興後。鄭
 衆賈逵馬融。皆毛氏者。又各爲三家。後之人辨難異
 同。紛紛聚訟矣。然皆以爲刪煩增略。求其有當古人
 比字深博。窮其枝葉。南學簡得。其英華。其原同歸
 也。我朝以經義取士。紫陽之訓。詩居其一。非欲執此
 以盡廢諸家。正欲使學者不蕪。博者不誕。於名物而
 觀性情之合也。毛詩之出。最後而春秋之有左氏。禮
 記之有小戴。其出亦最後而俱盛行。此非各家之說
 必難偶。而獨毛氏與左氏戴氏爲精確也。大約書自
 後出者。博。律前人之說。而補其所未及。故後起者勝
 耳。紫陽特不得如沈氏仲客數人。而相折衷。以求無
 弊。然要其大意。豈盡出毛鄭外哉。歐陽永叔平日不
 信符命。而蘇子瞻爲廣之。紫陽之惡奇病博。其亦猶
 永叔之見乎。若仲客之抹殺有源春客博雅。卽孔穎
 達之義疏。無多諱矣。然不得我友鶴朋。則其書不獨
 陳壽之史才。以張茂先益著前之所述。後必有表而

揚之者矣。古人有信必藏之名山。正此流芳嗣徽之
 入難耳。博洽如仲客。其善言詩矣。若鶴朋之宣揚前
 哲而不私其美。豈可多得哉。
 神而不昧。其美豈可妄辨哉。
 人雖正。則其言必善。善言者。其言必善。其言必善。
 其言必善。其言必善。其言必善。其言必善。其言必善。

平露堂詩序

宋存潔

詩之爲道。大雅所寄。當以體格爲正。境遇不同。各有
體以應之。要不失前人之遺意耳。東京建安。雖遠於
古。然猶能仿其製而操議焉。蓋詩之體。至唐而變極
也。高適岑參。長於歌行。王維李頎。工於律體。若夫排
律。則徐期之間。絕句。則青蓮江陵。各極其至。而不能
相兼也。兼之者。庶惟工部。慷慨駿發。言之無罪。而聞
之足戒。忠愛之意。諒然可想矣。今我讀臥子之詩。而
深嘆其爲古人之遺也。其才足騁情。識足御格。雖高

秋士集

卷七

山。大河氣象。頃刻萬變。而要非釣奇立異。恢廓外貌。
以欺人也。精氣發於中。才華映於外。有其能掩者矣。
去秋自燕而南。携白雲草相視。蓋皆流連帝京所作。
其爲詩壯潤嚴整。丰采奕奕。所爲響中鳴球者矣。今
年春復盡取。屬玉以後。獨居遐囑。與夫同社徘徊。良
朋唱和之詩。而顏以平露堂集也。衆受而讀之。見其
骨節強而有野。寬之態。學過疾而有馳。蕩之神。手搖
星辰。胸羅日月。蓋已極詩人之致矣。所難審者。前後
變化之境耳。自雲之詩。如蒼松百尺。輔以雲霞。絕障

千壑。時聞仙樂。非人世之觀也。而平露則布瑤華於
不夜之城。列琪樹於無塵之室。其亦判烟雲而半天
者矣。色澤似有少異。而神骨同歸於自然也。嗟乎
昌黎柳州。文章之冠冕。而其爲詩。皆鑿然異殊。不合
於大雅兼材之難如此。今讀臥子之文。而輔臥子之
詩。其風規氣象。何如耶。

秋士集

卷七

詩。其風規氣象。何如耶。
錢大鄴。素林之職。吸今。廣。居。平。之。文。而。醉。烟。千。之。
昌黎。林。林。文章。之。冠。冕。而。其。爲。詩。皆。鑿。然。異。殊。不。合。
於。大。雅。兼。材。之。難。如。此。今。讀。臥。子。之。文。而。輔。臥。子。之。
不。寐。之。詩。其。神。骨。同。歸。於。自。然。也。嗟。乎。天。
千。壑。和。聞。仙。樂。非。人。世。之。觀。也。而。平。露。則。布。瑤。華。於。

海州修造廟學記

宋存

學校之設重事也。欲微風化之遠。則邇之前朝。彰彰令甲之新。則考之昭代。海州之有學。自唐貞觀始也。而鼎新之盛。載見於我明。洪武之初。陳君德輔治之。成化之辛卯。陶君文熙爲之。弘治之壬子。陳君廷珪爲之。隆慶之庚午。周君世臣修之。蓋數百年之間。幾垂令名焉。夫文教乎。修與學養士。豈非朝模模。作人之德。意哉。領治之隆也。必有賢守牧。以倡之。賢師儒以董之。俗之美也。必有子弟俊秀。以應之。慷慨義士以成之。非其人。則盛事難逢。湮沒無聞。地豈不以人重乎。今天下學政頽壞。學宮之中。武拔荆棘矣。況海州地廣。北接齊俗。乃豫章陳侯之未守是州也。民興于行。棄錐刀之習。士興於教。有君子之風。是誰之澤哉。陳侯樂其俗之易變。而振厥本原。以爲學業之成。在學官之隆替也。適來宰鐸於茲。邑者又爲我華亭徐公元禮司牧。孺子司教。誰不望龍門而鼓舞乎。然有其人矣。而無其時。時訕舉廢。便於士不便於民。亦非賢刺史所以是惠州人之意也。陳侯

曰。鳴焉。若通焉於民。商既樂成。而民又無侵。通民於士。民實勿倦。而士益維新。彼新安之巨商。寄處於斯久矣。以非土者。不得與童子試。曷若俾捐貲而激厲。以就試。丹碧輪奐。庶其有成。緒乎。逕借徐先生上其說於學使者。御史倪君。又雅意作人者也。朝上而夕報可矣。於是鳴宮聚材。規畫樹校。數月之間。已左右。輝映。又於明倫之東。偏創講堂三楹。爲州弟子就經。同難之所。意何弘遠哉。余自淮上。過河漢海。觀化於茲。蓋慨然景仰先哲。而有經明行修之慕也。若漢蕭望之。匡衡。其最著者矣。今諸士誦法孔子。雖才不逮漢。而模茂循謹。無異昔時。有其本矣。有其本。末何患不榮。齊魯之結歌。淡于洙泗。尹子之德政。世有甘棠。他刺史無論卽於我明。而三見陳侯矣。化成之久。良有故也。余小子雖早廢藝。固無能爲。海士聞揚盛美。然膏觀於辟離矣。俎豆之輝煌。聲詩之和平。金石典美之追琢。未嘗不嘆。聖祖之教。儒重學。而又於茲。邇杏壇之棲武。拜闕里之瞻碑。不可謂非陳侯之教。我也。抑豈獨右文哉。今聖天子寓武於文。特下

明曉今學官重新射圃而以弁索之士屬焉則夫相
禮夾谷孔子實於茲土却來人夾諸士其益自奮以
無負克生王國之望陳侯與徐公實與有榮於焉而
因屬于記之

直

因屬于記之

乘員良王國之望

乘員良王國之望

乘員良王國之望

擬范少伯遺文大夫書

韓昌黎曾補此書而集中不載故擬之 宋存標

聚者與大夫分肩內外雖居者行者各盡其能以自
樹立而虞難圖存功在社稷無上下也因思往事夢
感交集吳越興亡列掌而視嗟乎夫差獨非人傑哉
國霸不終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人事之往復蓋如此
矣故無安不危無禍非禍其機甚微達者知之功名
事業見首者藏其尾藏縮終始其報不可盡食也今
大夫高誼天下知之功成名遂宜以此時奉身肥遁
飄然海外爲不冠不履之臣無久居大功以專民望
亦深於報主者也且君王之性情大夫知之矣敵國
旣破焉用謀臣其敢以疑君王哉而患難安樂各有
其時非可一概而量也茲聞之同官爲僚敢不盡心
子吾且載其箴於河以待子

直

擬文大夫答范少伯書

宋存標

手辟教言爲身謀而不忘其友。大夫誠過於情矣。而引義自裁。祗覆繫身。終難一激。將舍此安之乎。曩者國家多難。主憂臣辱。種竊謂背城借一。微福於先公先王。大禹之功。德在人。何至嗣廷化爲荆棘。宗廟淪於丘墟也。而議論不一。君王與大夫各率其妻妾子女。以旬旬與庭脫險。不備今作成功矣。功則子之功也。而功不掩辱。種敢貪子之功。以爲功乎。患難安樂。不我域而辱。種亦知乏矣。願大臣委質事君。有死無二。安危終始。忠臣良民。惟君所命。假使有事馳驅。無事隱遁。君王將孤立於邈矣。子其行乎。猶有種在。向者國爲君守之。今者國與君共之。臣安敢以遠近去就異心哉。子自謂逍遙海外。謂君王逃散。冕而戴異。委挾重貨。顯名霸佐。托命長年。傾國隸人。淪爲商婦。風波盜賊。晝隱夜見。亦未爲無患也。且使人臣可輕去其君。以爲樂。則閭閻如斯。夫差代興。子胥去吳。應父矣。臣而潔身。符若王獨藏垢乎。使天下疑臣并疑君。上與下皆累也。子行矣。各行其志。無多言矣。

擬陳皇后謝漢武帝書

陳長門之宋存標

妾自待罪以來。憂心克。動成福。謂永不沐天光。弘人道。陛下潛思垂注。新澤解流。復使還望。朽姿脫簪解佩。親沐恩私。存乎千日。自今以往。皆安更生之。年也。夫天子龍駕六宮。意古所無。幽深滿盈。華澤填。轉非若民間夫婦。以伉儷爲性命也。自古帝王。內德所茂。輝貴威。豈無奇妾異色。選衆女而博觀人。能然止起愛。蛾眉結歡。陛下獨求奇才。千嬪。後博學千形。一老之。琴瑟鐘鼓。陶陶歡會。妾之召幸。自稱非薄。何以至此。陛下亦念妾向日獲罪之故乎。熊羆豺虎。小豎巴。狹謂一妾。擅夫泉。妾也。夫陛下下一日萬幾。當養。以事。情。神。安。讓。處。非。有。所私也。司官不察。我挾婦人。相道。輒以上聞。無論事出不絕。而子姓未成。妾澤陛下。其何望。系出中表。位匹乾坤。陰陽之變。萬物統焉。日月重照。隱情垂鑑。願陛下始終妾身。龍據殿。日入懷。微福陛下。以繼先朝盛事。無使疏間。親。賤。謀。負。使。他人。得。短。長。深。源。

擬王嫺出塞謝漢元帝書

宋存標

妾聞六禮不備則貞女不行。保傳不至。則貞婦不下。堂堂然此路常履順則然而非語于國家多故。逆鄙無良之日也。外臣無文則內臣專命。外臣無武則內臣總師。輪輶不煖。官為長。鬻子之不如婦人久矣。妾陪籍六宮。本無異能。茲者繼揚告假。廷臣謂欲成兩國之好。非妾不可。陛下徘徊惜情。以義奪終。遣妾以行。妾何敢言。伏讀漢家故事。急則和戎。此漢法也。番皇猛士之歌。妾知不作于白登。困阨時乎。然和戎

樓士傳術

三五

亦有大利焉。不勞民。不傷財。而使四陲寧戢。臥鼓銷聲。德莫大焉。厥莫著焉。祖宗為社稷。為天下臣民。其何惜一婦人妾之哉。此命以出也。所由來矣。願妾私念之。妾在宮中。以質疎貌陋。未嘗時見君王。王面其何足規。舉單于而使倚此。大臣浮懼。不復稱職。貢朝廷藩屏。上國之意。然君命不敢違也。妾行矣。夢寐側席。不離漢宮。及至愁雲四塞。悲風滿路。人面驚怪。容異類。醜而知身在穹廬。絕漠也。故國故鄉。望悵然矣。然又念宗室公主。如大長。烏孫。瓚。勞而從。

樓士傳續

三五

生死異域。妾復何人。又誰敢怨。妾自出閉以來。未嘗私載一漢物。獨性愛琵琶。馬上屈伸。聊以自娛。而風操手柔。殊不成聲。胡笳。蒲耳。盡成異調。語言以俗。又可知也。在昔魏絳和戎。晉侯賜以金石之藥。而妾所佩止此。萬一朝廷念妾微勞。親妾于褒明之側。慎勿使廷壽諸奴上下其手也。悲哉行矣。大復何言。南北崎嶇。馬牛風阻。而傳聞閨塞。有過。鄉臺者。知為故將李陵。置酒處。慷慨激烈。真有奇士之風。為假使當其時。與之後援。授以踰路。陵必得當以報漢。奈何不察。而失此名將也。今又辱妾矣。雖然。繼揚之事。一彼一此。胡漢亦惟天所授。是在朝廷。奮心術。處明恥。教戰耳。赴以西施。何吳周以美人。秦紂安知今日之梁。非天以妾為單于。內戎也。況大漠六宮中。已無殊姿異色。可惑溺君王者。早何晏罷。正君王勵精圖治之日也。養兵休民。以圖再舉。下。錄王師。引領望之矣。中國盛則夷狄衰。胡虜失其勢。而復介妾以求成。則生入玉闕。亦事之未可知者。勉旃哉。死在君王矣。寄語廷臣。偷一時之安。而不圖萬世之。使偏遠去。德出

子女子委誠爲諸臣恨之短憤長懷臨風激楚已矣
生死辭矣惟陛下裁察幸甚幸甚

張士儔

重

生我劉宋世因丁賊寇幸甚幸甚

十歲子委誠爲諸臣恨之短憤長懷臨風激楚已矣

張曹植勸父事漢書

宋存標

陳思嘗諫操迎立先主操不從此事魏志不載

竊聞君有諍臣則朝賜轉圜父有諍子而巷閭納牖

古之聖賢純德而各歸其分猶兢兢阻越自懼况事

係親瞻命世英雄固義與心謀矣而莫親于子寧能

懷孤忠而暗默乎今之天下猶是漢室之天下也自

董卓無道凌虐王家主父亦興義師戮力勦除使天

下曉然知漢室非主父之功而誰功哉顧無知作難

齊桓非與驪姬召孽晉文始賴禍亂之來天罔爲冥

林士儔

重

主驅除地也西漢之末王莽矯竊神器器詐掩天下光

武起自草莽宣光大命今之漢室式微極矣一時阻

險自雄如劉宋劉瓛俱非宗室之良也主父雄資蓋

世似可自開人業隆興青鞋而植固私憂過慮總總

然借新爲喻者益大義奪情不欲主父爲二心王室

之臣也日劉氏無人則已矣若猶有人焉天心所屬

亦可與爭植竊見中山靖王之後豫州牧劉備者仁

而時武印主父亦知爲人保而命未配志寄身于人

如同客主父誠以此特翼而渡之則名位既定大

下景從。主父。臥龍鳳雛。奮志同心。華變之美。罕上
所望。卽次亦。夫爲恒文矣。若合是勿悔。而惻然有
自取之志。窮。清議可畏。隱報可虞。如數世之後。
不更有欺我孤弱我寡者。當亦先機遠慮者所灼然
也。嗟哉。以武王之聖。猶來扣馬。若使主父效忠。王室
史冊書之。天下頌之。孰敢與仁人義士。抗衡。筆古之
間。世漢室可爲易子反掌。主父獨無意哉。且立德無
常。口之神聖。不必盡爲帝王也。伊周而師相。尼山而
布衣。總在大義不滅耳。請一人而伸志。萬人誦一時。

秋書備編

三

而立名萬世。仁人君子。當亦側席而求矣。植之愚心。
主父不察。何難斷髮文身。飄然遠遁。而陷父不義。以
自成其名。臣心怒然痛之。故寧言不聽。無知而不言。
也。彼造謠者。謂植非冢子。天下非植之有。故阻機異
謀。爲此言以亂聽。夫植非其人。卽不救。妄奸大賈。而
退守藩服。世稱王亦何不可。願力緩然力爭者。探
之大義。有所不安也。然植猶有慮焉。漢獻尚在。舍此
而外求。君子夫惠公朝秦。而子固以立。更始猶存。而
光武舉號。豫州合義討賊。是宜速尊以定大位。國多

難。則繼統不繼嗣。立賢不立親。植亦慮之矣。慮之而
無可慮也。人望不可遺。維城不可棄。漢室興隆。在豫
州一人矣。

秋書備編

三

秋一人矣。
無可慮也。人望不可遺。維城不可棄。漢室興隆。在豫
州一人矣。

擬新武穆獄中遺奏

宋存標

君父大仇不可不報中原土地不可不復汝居然相國也身在中國心在夷狄故凡幾力主家者汝必多方排陷如螟蛉之食嘉禾不止嗚呼君亦歸矣向者朱仙之役凡木逃死不得而汝一日金牌十二假陛下手勅以詔臣等臣安敢不遵師哉當此之時使返旆還轅即率義師以掃除君側亦無不可顧欲靖亂而先與于爲亂非臣子自全之節也以故大義抑心遲汝一死汝將謂天下惟汝所欲爲矣獄吏鍛

秋中書

重

鍾爲文我嘗袒背而示之我豈憂不獲死所哉死于疆場與死于賊饒等死也赤心勁骨湧血于寒州衰草義胆忠肝我現于毒霧愁雲猶勝死于閨閣中蠟人抱頭稚子撫足鳴咽不成聲也惟是大羊薦食神奸謀國恨未得雷震一義酒豪傑之義憤耳今之寇仇不在夷狄而在汝也汝實爲大宋臣子而包藏禍心輸情賣國苟有利子國家者避之若仇苟有害于社稷者就之若飽汝獨無人心哉汝自胡中來汝之妻子皆胡種故北淫壯悍肆其狂肆不遺餘力汝之

爲夷狄謀誠忠矣然使汝不踐水土不食宋祿于汝何咎而汝則安然坐政府偷宋而有二心也區區宋相竟爲夷狄之私人耶無論驅中原百姓爲左袒流離死亡目不忍視而堂堂二帝越在羣莽死有人心誰無義憤君父陷沙漠而無告臣子坐廟堂而不聞其使陛下他日何以見先皇于地下乎且得他人垂成之功義棄之目前黃龍之酒未飲而血碧手心矣汝獨何心乃使至此極乎我將亦汝于天托天翻仇若蒼蒼者豈不助忠臣不助義士專助凶人乎我其傳繼

重

草能指侯能賜刑天地間何物可以容汝何時可以宥汝人刑不討天刑討矣嗟乎此國辱也寧獨岳民一家之私報哉後世而有罔上欺君違法亂紀者時以汝爲例惡不可弔罪不可赦汝之禍不旋踵矣

宋史

忠義

宋史

擬補九天威實獅子謚議

宋存雅

世宗朝內府養一獅命內直官議謚閣臣上此謚蓋聞強毅果敢以壯國威則奸不生公平明慎以崇謚典則報無失鈔見卿身忠直龍爲執法之冠犀麋通明爵上黃金之帶故僚將軍偏能騎射虎賁武士告以敵情賓興而鹿鳴作借箸而聚齒陳王者之世百獸率舞亦各稱其職也考之上古有號無謚謚作于黃帝而禹取獸合之意深遠矣顧戮力疆場者其狼性不馴而嬉遊囹圄者患其狙詐作使苛徒

秘史備編

臺

怡請托貴以榮名非所以風化厲俗也今伏見刺姦將軍執金吾苗發狃者係貴皇之肅忠勇著聞前朝以強項失女主意使六宮不齒今者朝廷察其敏健寄以干狐之任夙夜勤勞肅清官禁于茲有年矣不意冒犯風竄謫爲朝露天子憫之下臣等議其謚甚盛典也臣等以爲刺姦重任國家爪牙之官未辟城狐先驅社鼠其關係豈淺鮮哉故苗氏世率其職捕虜戡蕩黨穢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有功必錄也且一物也而五德備焉議者徒以相乳編罪可乎不

可賀是又不然夫善怒者不怒惟陽我其威使彼狂而無備日與我習而形狀盡露然後一鼓可擒也刺姦若愚誠計深慮遠不欲頓威于一舉耳其盡忠王室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生有大功死無殊謚其何以勸勞臣激美士乎臣等按謚法服猛曰威中孚曰實威魄沉九淵而功烈奮九天予以柔遠懷異義實稱也謹上其謚如左伏願朝廷益弘渥澤隆配食之典錫茅土之封使獲從祀麒麟閣下無致馬革裹尸折

臣暴露寢棺肉未寒而鼠輩稱快也

臺

賢也。國家。賢而古。任。案。住世。視已事。其
必。然。也。如。一。此。爲。君。者。不。可。以。不。慎。也。

有。佞。而。任。賢。老。心。役。乎。佞。始。雖。好。賢。終。以。佞。勝。無
佞。而。任。賢。者。心。不。役。乎。佞。始。若。疎。賢。終。以。賢。勝。心
之。所。在。不。論。跡。也。

齊。桓。公。束。縛。膠。鬬。於。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
遇。齊。桓。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
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
讓。孫。叔。敖。則。其。遇。也。

以復戮矣

畫劉雜論

非其智益衰也。前遇

缺厄罷

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
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
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
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
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
刑。戮。固。可。也。又。何。官。胥。治。乎。夫。桀。後。關。龍。逢。而。紂。殺
王。子。比。干。是。時。豈。不。能。免。無。知。而。比。干。無。恙。哉。此
桀。紂。無。道。世。然。也。子。生。宗。修。身。端。行。以。須。其

將也

此又言八臣之當其主以求退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權。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
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
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空
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卽。取
乎。昔。之。以。爲。同。居。目。曰。昔。人。滅。節。此。不。可。以。然。之。域
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

極也至有

畫劉雜論

於性。雖不安於心。歸

此變禮也

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
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奔。喪
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
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
而。或。達。于。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
別。嫌。弱。修。求。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限。螽。蟥。謂。之。雨
其。所。發。之。處。不。同。或。時。也。於。于。地。其。辭。不。可。同

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而其所以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于變也。

不能行變。則仍守經。若雖遇火。而必待俟傳以出。以爲守禮。印不待俟傳出而避火。其與嫂溺而援何。害行排哉。而其嫌必以死殉之者。恐奔而不免。徒爲人笑耳。蓋火發甚迅。而女行甚緩。其執有不及避也。經禮變禮。權其執而可矣。

公子目夷復其君。

以之晉荀

董劉雜論

五

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打而下內。此四亞事。與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苟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苟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者。皆不安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安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安立者。也不書予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安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自思曼姑之所得爲義。

也。

公子夷夷之復其君。其心可信。此真權也。祭仲之與而後改。其心不可信。此非權也。苟息之死。成君之既命。此非權也。曼姑之拒。全君之配命。此真權也。不可同日而語矣。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

董劉雜論

六

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越祭之罪。僭而適使神祠。故楚昭王猶爲知禮也。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既垂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以愛使以忠敬長。

老親親而尊尊。貴順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志。強弱之難。無強賊妬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耻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不觸。蚩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于郊。囹圄空虛。講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于泰山。禪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有所先以入宗廟。端

董仲舒論

七

魁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謂奉元之應也。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典五世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楚是也。俱不安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侯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爲昔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

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肯要盟。以自瀕浣也。遂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背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愛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言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至之反道。以除咎。其易詩云。德輿如毛。言其易也。

齊桓非不知魯桓之不宜立也。而權不足以制魯。且此時如宋如鄭皆有內亂。討之則不勝。討且已。

董仲舒論

八

亦殺子糾而入矣。已以是得者。亦以是恕人。蓋所值之又幸也。使齊桓以世子嗣位。正義而立。其肯比此篡弑之賊哉。

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敵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伐伐雖數百起。必一二甚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至小戰伐之事後。皆王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若民。討若伐。尚惡之況傷。

民。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記。造。邑。則。諱。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繁。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受。讎。奈。何。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讐。者。有。二。焉。是。何。以。異。于。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也。

殺之役。在不量遠近。主客之說。而惟戰是尚。其

後之悔過不給矣。夫救災恤鄰。無如秦穆是其有恤民之心者也。而不能自恤其師。以至於敗。蓋亟於督霸耳。

桀紂皆聖王之後。深刑妄殺。以凌下。聽鄭衛之音。克傾宮之志。虎兇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諛。以槽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婦人。聞其臭。則婦孕。見其化。則朝涉之足。察其擬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于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錢以廣地。以強相。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實如雨。雨。多。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實。石。于。宋。五。六。黿。退。飛。實。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雪。星。見。于。東。左。

學于大辰鵲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恃亂之微孔
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
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
善誅惡絕諸而已矣天王使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之明刺不及事也

舉以益其餘舉其微者以蓋其大者亦以見天
子急死人而不埋生人急女子而不治男子陰陽
倒置政事違忤之象也

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上

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賄金王人救衛
王師敗于茅戎天王出居于鄭扶母弟王室亂不能
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
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
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僭僭擬天子諸侯强者
行威小國破滅皆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茅戎而大
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諸侯不怨隨惡發兵相
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其君法度
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復故鄭魯易地晉文再

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檀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
王天下魯葬八份北祭泰畋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
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
致也

孔子作春秋而纂載之禍蓋見如此君積弱而臣
積強王不行仁而霸行詐也雖以孔子之德但能
明其教不能易其俗亦氣運使然哉

諸夏來朝者得衰邾婁儀父稱室滕薛稱侯荆得人
介諸葛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上

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人諸侯不得爲匹夫尋
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羅執
凡伯言伐獻八份諸八言六鄭魯易地諸僭言假晉
文再致天子諸致言符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
心子之行法絕而不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
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
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望臣子之誅也謀世子止不
書樂而誅爲弑父楚公子比魯而亡而不免於死齊
桓公晉文桓封致天子舉絕

爲木毛。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諱善其救諸侯，奉獻天子，而桓別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諱辭之謂也。

齊桓之弱，攘夷狄以尊周室，其辭甚正，其意甚公。特或力有不及耳。至晉文直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晉王代典，直與周終始，則之不至爲夷狄，倘幸有霸也，而周之不得行天子，亦不幸有霸也，使盡若齊桓，復何憾哉。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

董劉雜論

三

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斷而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與季子釋閻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殺政之本也。獄政之本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類。故君子重之也。

逢丑父當斬，則解楊嬖由，不宜赦矣。轅濤塗雖不忠于齊而忠于本國，魯當曲赦之也。魯季子不能正慶父之過，于身則同，于身後君子不取焉。吳

季子之歸吳，閻廬之執已成矣。若追而責之，其力不足以討而徒自殺其身，季子不爲也。

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成，群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衛侯弒國，事齊襄而天下患之，靡號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士，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捷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子閻廬。

董劉雜論

四

遂得意于楚，所托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兒托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托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及兒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師師滅，國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由是也。宋蔡衛四伐之，鄰國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撝之，也。作於大地而明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董劉龔帝

二五

得。一。寸。以。興。失。一。士。以。亡。賢。人。之。係。國。重。輕。久。矣。
然。得。之。而。旋。失。之。方。其。得。之。時。亦。未。真。知。其。賢。耳。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
之。嗣。故。曰。大。夫。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
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諱。
遂。遠。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
死。於。衛。諸。侯。其。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
未。嘗。未。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
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
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會。衛。人。不。來。其。
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
侯。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比。三。起。於。內。夷。狄。之。兵。
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
未。嘗。合。齊。桓。也。附。晉。又。徵。晉。侯。棧。於。鄆。而。背。之。淮。之。
會。是。也。齊。桓。卒。豎。刀。易。牙。之。亂。作。邢。與。狄。戎。其。同。姓。
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
同。姓。魏。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爲。幽。之。會。衛。不。至。桓。怒。
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爲。軻。之。盟。却。波。陽。

魯公孫

二六

魯。滅。成。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
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滅。紀。復。九。世。之。仇。者。襄。公。耳。非。桓。公。也。襄。公。恃。強。
凌。人。怙。其。濡。愿。而。以。復。仇。爲。名。同。父。之。妹。身。實。配。
之。九。世。之。仇。乃。復。之。耶。若。在。齊。桓。方。以。興。滅。繼。絕。
爲。事。肯。行。此。迂。暴。之。兵。乎。人。特。以。復。仇。之。美。名。故。
奪。襄。之。事。以。歸。桓。而。不。知。其。非。義。舉。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夷。仇。牧。孔。父。荀。息。之。
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
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
也。夷。狄。知。喪。人。牟。人。爲。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
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
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凶。明。親。親。之。恩。也。閻。殺。吳。子。餘。
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原。年。于。衛。諱。弑。痛。強。臣。
專。君。君。不。得。爲。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
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
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
君。之。意。也。誅。受。今。恩。衛。保。以。且。圍。國。之。平。也。言。圍。成。

甲午治兵以別追。鵬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猶丹極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廐。訛驕溢不恤。下也。故滅孫展。請饒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不。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紀微介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植公曰。無貯粟。無朝夕。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扞不穿浚。不靈則不出。君子篤于禮。薄于利。要其人。不要其上。告從不赦。不祥。強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驅於越。臣人之主。妻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失。社稷滅。

甚可痛也。長王枝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虛臺上。彈群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諫。使陽處父死。及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盾所救。晉獻公行逆禮。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亡。從驪姬起也。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妻。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合謀。求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期未至。而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至死。而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心而妬。與大夫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室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

房俱而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
君遠此過也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
爲仇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
君者將使民以孝于父母順于長老守丘墓承宗廟
世世祀其先令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
仇讐其民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
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憂
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效宗廟破敗社
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
不空來實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
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
顧其行處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
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
怒有行恭意殺無異臣成然楚國大慙公子棄疾卒
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處不離津澤農不去疇
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
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
爲齊所在夫人淫之過也如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

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
卒皆取亡曹驪陳其君也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
君不聽果死戎冠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
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
公將襲鄭百里奚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
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轍中四馬隻輪無反者晉
假道道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唇亡齒寒虞虢之
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
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薄社知驕溢之罰許乎
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
任賢奉上之功觀乎晉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
與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此知臣
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誣之賊觀乎
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六
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
夫差知強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臣之過觀乎
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公之妄殺無
罪知行暴之暴觀乎陳陀之知微淫之過觀乎虞

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康。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佚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几伯知化上之法。觀乎晉卻缺之伐卻斐。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于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效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執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主

觀前以立後。所謂鑑也。而未有本於人君之自耻。自奢者。明鏡在前。試之者明。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視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至。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水一年。魯倍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至。先平一年。魯倍公之心。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滿平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魯以果會晉大夫于新。

城。厲昭公以事齊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二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晉得其滅。以滅儲其明年。知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明大夫見執。莫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難。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之卒。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晉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年。先

主

楚子昭之卒。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喪。其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起。想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十五年。中國內平。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其封。切君。亂國石。楚之徒聚而攻。晉陳陳儀而爲護。林

父據成而已。昨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飢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中之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棠林。拱揖指搗諸侯。莫敢不出此猶濕之有援也。

春秋之立法。習多於賞。作春秋之意。亦成多於勸也。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患。何謂哉。天下者無

事則難論

主

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集。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明。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爲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摭託意。以矯矣。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迄。因其國而容天下。名何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其賞善誅

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別兩言而管天下此謂也。

惡始於微善失於滿其配之所起。未有不餘於意也。

春秋大義之所本。邪六者之科。六者之指。有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經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謙義之所在。則

事則難論

主

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安。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祥也。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通其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舉其情之所增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于四澍。而訟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視。乃是謂也。故明于性。乃可與論爲政。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倦心。猶不能睹。故天不有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情從性生。政從情布。王道近人。無拂其性。其可恣意爲好惡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一然大畧。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繁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

董劉雜論

董

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本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判訛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大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

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訓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切刺訓之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董劉雜論

董

指有七。而皆能屈伸。屈者養其孰伸者迎其機也。唯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于此。惡施于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欲說。在于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當。勿使嫌疑。足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于衆辭觀于衆物說。

不急之言而以緩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所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爲得之哉？故曰：於乎爲人師者，可無愼邪？得失之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葉體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有其間者，其致也。政不齊，則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撮以爲一，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而有異。湯武用之，治往，故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工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傳而明，切而深矣。

董劉雜論

主

董劉雜論

天問閣文集四卷附海棠居初集一卷

〔明〕李長祥撰 附

姚淑撰

民國吳興劉氏刻

求恕齋叢書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壬戌閏月中澣

天問閣文集

乃徵



南林
劉氏
求恕
齋刊

人間閣文集目錄

卷一

新樂侯劉氏家傳

四巡撫傳

甲申廷臣傳

甲申內官傳

甲申宮人傳

甲申民間婦傳

甲申賤者傳

程進士傳

人間閣文集目錄

金御史傳

殷淵傳

溫寶忠傳

禮部郎中渠縣李公傳

唐知縣傳

冉公子傳

萬時輅傳

孫守備傳

王子涼傳

劉宮人傳

金氏錢氏傳

陳烈婦海氏傳

湯節婦傳

黃節婦傳

漢江女子傳

周照傳

墨池傳

石井道士傳上

石井道士傳下以上

二卷

人間閣文集目錄

崇禎遺事一

崇禎遺事二

崇禎遺事三

崇禎遺事四

崇禎遺事五

崇禎遺事六

武進縣學石刻孔子像記

江都董子祠記

重修董子祠記

唐粹二賢祠記

王祥廟記

論世堂記

常州府學尊經閣記

常州府鼓樓記

石蓮花記

桃園草堂記

放生池記

焦山記

太湖七十二峰記

嚴子陵釣臺記

天問閣文集目錄

樣樓記

鄰霄臺記

墨竹樓記

萬綠軒記

紅橋燕集記

雲中古佛巖記

槐龍記

蟒蛇記

晉祠記

盜跖宅記

爰雲亭記

北巖鐘鼓記以上

李忠毅公廟碑

劉忠毅公廟碑

毘陵營田廟碑

睢陽廟碑

福州府閩越王廟碑

吳季子廟碑

秦望山碑

陳氏詒勒亭碑

天問閣文集目錄

奉政大夫太僕寺卿宜興史公神道碑

故朝列大夫尙書司卿溧陽史公神道碑

故吏部文選司員外毘陵黃公墓表

故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溧陽史公墓表

故吏部文選司主事吳江趙公墓志銘

和憲先生桐城方公墓志銘

故文林郎戶部主事周公墓志銘

故文學葉公妻車氏合葬墓志銘

無錫鄒翼楊妻曹氏合葬墓志銘

李二曲母彭墓表

周副使體觀母墓志銘 存銘

楊修撰夫人吳氏墓表

陳母方太孺人墓志銘

吳氏墓志銘 以上碑銘

三卷

晉懷帝愍帝宋徽宗欽宗

李若水

王猛崔浩

王祥孟宗

父子兄弟

天問閣文集目錄

五求恕齋

解衣

經學

金滕

白魚躍舟

伊尹割烹要湯

莊子一

莊子二

莊子三

孟嘗君

雷震方正學祠

歐陽文

文公家禮

罪人

西子

楊貴妃

伎倆

讀書作文

朱羽南竹枝辭 以上雜著

上黃石齋先生書

與吳浙癸未友人書

天問閣文集目錄

六求恕齋

與顧小阮書

與董文友龔介眉書

與龔介眉書

與龔介眉論古文敘事書

與龔介眉論銘辭書

與龔介眉陳椒峰論古文選本書

答潘大生書

與姜西溟書

與周伯衡書

與方婁岡書

與顧云美書

與憚遜庵論格物書

與余飲虹書

與山西方伯王襄樸金亦庵書

與侯仲輅論孔子贊辭書

與熊魚山書

答某公書

與王雙白書

答友人書

與周樸園書

天問閣文集目錄

與章亦公書以上

卷四

帝王時數論

文王論

周公太公論

秦始皇論

荆軻論

范增論

義夫論

文論

佛論以上

建準提闢敘

贈李條侯敘

贈崔申公敘

贈樂道人敘

送梵林歸越敘

讀易臺目敘

李太白詩敘

杜詩編年敘

汪舟次詩敘

天問閣文集目錄

談芳洲詩敘

何御六詩敘

龔介眉文集敘

吳白涵具知集敘

李雲田文集敘

郝母五十敘以上

過延平弔謝石崖文

過昭君村弔昭君文

烏江弔古文

祭和憲先生文以上

通計百五十五篇

天問問文集目錄

九
正
統
御
製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新樂侯劉氏家傳

新樂侯姓劉氏名文炳字洪鈞順天宛平人也其先本海州人以成祖靖難功拜河陽千戶籍任巨九世祖名宗者遷宛平遂世爲宛平人及侯以崇禎甲戌封初襲父爵新樂伯父效祖效祖父瀛國公應元烈皇帝生母孝純皇太后其女也戊辰烈皇帝登極追封應元瀛國公妻徐氏瀛國太夫人效祖新樂伯妻杜氏太夫人甲

天間閣文集卷一

求恕齋

戌伯卒文炳嗣伯未幾侯侯時瀛國太夫人杜太夫人皆在瀛國生子二長卽伯父繼祖都督杜太夫人生子三長卽侯次文耀次文照皆都督女二長妻武清侯李氏封太夫人次妻恭順侯吳氏封夫人侯娶永寧侯王氏女封夫人侯常加封時進太傅繼祖少傳文耀文照皆太子少保懿親之恩幸蓋無比焉侯常同諸都督從杜太夫人侍瀛國太夫人拜訖私念之曰福極矣何以報此其時中原大亂皇帝震怒乃顧勦威爲固根本計於萬歲山下御甲冑董騎射侯文炳與駙馬都尉輩承固俱以能見親愛兩人素友善至是相誓齋礪碎首王

天間閣文集卷一

求恕齋

事甲申三月闖賊李自成漸壓京師震動分命文武諸勦威守內外城各門永固守內城崇文門文炳以不時上左右不專司事而其家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耀守外城永定門十六日賊大至薄城自是薄城急候見大勢不可支馳歸告杜太夫人以其故杜太夫人登一樓上服其命服懸孝純皇太后像召一家人至文耀以守永定門不在李太夫人吳夫人各於家料死杜太夫人曰曷一慮皆召至相拜哭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報矣然曷可不報死爾乃作數十縷繫樓上謂警可從縊死又命積薪死可卽焚之毋以其身與賊見指示畢謂侯文炳爾疾馳去有一墮可爲爲之如不可爲卽殺一騎折彼一矢猶快我謂文照爾不可從死瀛國太夫人年八十當奉之他往爾因延劉氏後劉氏後不可絕爾延之當然於是文照奉瀛國他往而侯卽疾馳去是日外城已破遲日城遂破家人報城破矣杜太夫人遽登樓就縊王夫人繼之李太夫人吳夫人等相繼之杜太夫人六縷始得氣絕李太夫人九縷始絕每縷輒墜下至落齒折臂起則復枝梧縊家人不忍其慘欲掖之投井以爲等死曰不可杜太夫人命同一樓死今彼皆已同死我獨異耶不可必縊死蓋至九乃死侯文炳前受杜

太夫人命馳去見上於中左門上命侯同章都尉諭各勦賊各出其家健丁巡緝隨批手詔付之下各勦賊且會朝陽門議及旦其至者兩人爾朝命是時已不能行漏下內侍捧詔至封甚固內稱密諭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擁其家健丁護衛車駕曾議南遷得詔以爲南遷及入見則外城破矣上曰外城雖已被賊之入者無多前諭俾下各勦賊家出健丁巡緝今能統之爲朕一巷戰乎若此尙可爲侯奏曰勦賊家健丁皆城上今外城破城上守方急難呼下只臣兩人各有數精騎前奉密詔擁其家健丁護衛今現在願各督出與

天間閣文集卷一

三求對齋

死戰只跟寡恐不敵耳上愕然曰至是耶泣下云朕志決矣爲太祖高皇帝守社稷乃不能然能死社稷都尉哭曰賴我太祖高皇帝之靈自能殲此萬一不虞臣等惟以死報侯俱哭上亦哭侯又同都尉哭奏若果都城不守我皇上當焚宗廟焚三殿焚宮臣等亦自焚家遂罷及城破侯猶至崇文門與都尉議殺賊忽賊已至卒報賊至各奮厲發矢射射數賊盡又數賊至又射盡而閩都城皆賊知不能支遂各馳去隨巷遇賊隨射至第已火省瀛國他處過駙馬其第亦已火駙馬已自刎死曰鴻圖先我耶鴻圖駙馬字也家有井馳到下馬欲

投下顧見其己之影服戎服曰此軍容也以殺賊者見皇上地下不可於是索冠服已冠服不可得他冠服冠小不可得冠裂之乃得冠乃投井中死繼祖在東安門忽宮女湧出曰大內變耶急入宮問皇上安在無知者馳歸則大宅已火亦到井所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文輝當賊破外城身數旅竊百里至渾河收所巡兵及內城破禪之乘閒入見閩門死痛哭曰天平文輝之在永定門不卽死以內城必能守猶有見皇帝得引頸受斧鉞時耳不意如此乃大書手版置之井欄曰太子少保左都督劉文輝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其夫人先已

天間閣文集卷一

四求對齋

死繼祖夫人其先見大宅火卽夢死二妾亦已投井中死計一家死者四十二人惟文照以奉瀛國太夫人存焉瀛國誕育孝純皇太后皇帝痛太后崩年早追思不已加恩太夫人特異當七十五上顧內侍曰使太后在其稱觴今不知何如矣泣下不能已隨命司禮監監賈銀萬兩緞百端至第賀宮中每瞻太后像卽泣下內侍云不似則遣司禮監武英殿中書至第俾太夫人以其意口授畫工以畫畫訖似上大喜命畫數幅具鹵簿上俯伏大明門道左候迎人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生上之追思太后不已惟加恩太夫人詔稱太夫人年

高德厚懿親第一禮宜優異每月賜羊酒米醢遣司禮監存問甲申三月太夫人八十時賊薄都城上憂廢寢食猶不忘賜金幣蓋以宗廟之驚念太后益甚也皇帝之德備矣猶在孝人無不感動劉氏之感動因死報云其後瀛國太夫人令終文照流轉江南而一家四十二人之死劉氏迄不絕

李長祥曰闖賊之自秦關而山西也廷臣惟束手縋輔人以是憂危卽已動搖矣侯文炳一日同駙馬都尉永固侍上大內上密問國事文炳對以早建藩封今定王永王孝賢宜早就國一宜封山東一宜封四川四川西

天開閣文集卷一

五求恩齋

南都會又上游又僑齒陝西今闖賊穴陝西誠得四川無有害則孤陝西也是宜命大臣握重兵厚其威聲以往彼地與京師隔遠而震聞封王之威聲則西南之勢起卽東北亦相望鼓舞賊之氣自阻喪不特其無西顧之憂已也山東近畿輔今闖賊陷山西我已損其右臂而左臂誠固則可以折彼且又與南都之翼接得一藩封則東南呼吸貫通相爲首尾賊揣其人無從容之地自憚進京師自莫宜可爲也都尉亦辭與同上曰是然不行按山東之建國是矣若四川其時獻賊已毀壞又盤據在楚之藩鎮驕橫不臣不畜賊無國之可就卽有

大臣握重兵以往將安之且安得達文炳豈不知之王余見之矣定王十餘歲耳永王則十歲止耳非可以就國者也則又豈不知之何爲言此嗚呼有以哉觀之十九日矣皇帝以皇太子二王手屬所親任大臣大臣稽首手受泣涕負荷出皇帝意其得付託然後死后死公主而自死焉其能全之者誰哉以皇帝之大聖竟如此其祚竟一朝盡之乎京師中無子遺焉何慘哉然後知建藩封之議意遠也當車駕之不果南也余上疏請皇太子出鎮天津矣以天津可提調東南援兵而余意萬不止此是亦侯請封二王遣就國之意疏入不報其

天開閣文集卷一

六求恩齋

時已倉卒有量帝之必行其言者矣而不報何哉今之丁未余過秦郡諸君子相與歎歎往事因得文照乎終其家狀見帝之所以親愛文炳與文炳之所以事帝不禁流涕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文炳之於國家固有進於死者乎乙酉朝廷錄崇禎死事諸臣太傅新樂侯劉文炳贈太師恒國公諡忠壯其餘各加恩入旌忠祠嗚呼可謂不負國者矣而國亦不負之死可爲哉

四巡撫傳

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章宗子維城是六者夫難以死哉

官府巡撫朱之馮字樂三順天府大興縣人天啟間進士崇禎壬午巡撫宣府九邊之最重者莫如宣府大同其間之又重者則宣府蓋京師枕邊宣府專背負故又重也總兵每以侯伯爲之巡撫亦每天子自擇人至是擇朱之馮朱進士也宣自至統開創設巡撫而皆進士朱又進士崇禎自甲戌以來亂日加甚天子奮厲採封疆之臣於後宮置一屏風凡朝臣之有顯望者則列名於其上朱名列之矣蓋屬意者耶又撫宣尤屬意者乃賊來城卽陷朱死總兵王承胤也賊將壓以兵二萬身往禦返云賊遠復入城其時已上表李自成帶千賊夾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七求恕齋

其隊中入巡撫所手握兵與總兵等已覺總兵姦可相制一時蒼黃莫措承胤卽宣人誘宣人動合居庸總兵黑雲龍至巡撫因言京師特發兵勦宣人之應賊者於是環鼓樓之四周作大柵欄告諭百姓不從賊者入其中餘者勦之隨亦已惟刑牛馬與承胤盟賊至承胤卽開門迎賊巡撫遂死承胤見李自成顏色矜獻城之功自成意鄙之而歎巡撫焉

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陝西韓城人天啟間進士崇禎壬午與朱之馮俱巡撫朱撫宣衛大同大同巡撫設於永樂初年與宣皆天下之精兵所在他邊鎮莫與比

而巡撫各專制蓋重鎮各據矣雖接壤不相呼吸成化間設總督駐陽和兩撫乃合甲申二月賊李自成陷太原巡撫固守城總兵同固守城賊得從雁門寧武兩關進至城下城內有撫鎮城又竟破巡撫被執久之死焉巡撫與賊自成同里兵民有疑之者大同代王之封國王內侍亦以言之王王亦疑之巡撫卒死當自成攻寧武關總兵周遇吉勢急連羽檄白書飛告巡撫救援巡撫趣總兵不出寧武關破與雁門關之一路賊直抵城下城破責則總兵竟獻城同於宣府之王承胤也賊執巡撫去終以同里不加害聽自死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八求恕齋

山西巡撫蔡懋德字公虞南直昆山人萬曆間進士崇禎壬午召對稱旨撫山西甲申賊窺河巡撫駐太原河失守烈皇帝震怒革任逮勦方候代而賊至破困力守黎忽城東南角樓火炮自放裂焚樓壞軍士風竄日大作砂石布飛人對面相失內姦將張雄乘之引賊入自將官素能擁兵掖巡撫上馬鬪巷戰出巡撫巡撫不可曰吾義當死此毋活我活我徒陷我不忠再索之不得遂至一處死將官卽巡撫之中軍應時盛也亦死巡撫好浮屠學常自稱佛之入室弟子撫山西尙原賊來陝西巡撫馮師孔字某某處人進士督師孫傳廷挾

上三十餘萬斬驕橫總兵賀人龍立提江外元命巨鎮左良玉飛渡江青簡命節制撫鎮六大家於大旗上巡撫無所爲其手而已及督師出關師潰巡撫駐西安漢關不守秦地壞矣是在癸未冬巡撫急嚴城守賊至內竊有重兵賊又大乃竟陷巡撫死

西安陷巡撫以下死者按察使黃綱知府簡仁瑞秦府長史章尙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知縣楊喧蒲城知縣朱一統鄉官磁州道祝萬齡中部知縣朱新鏐磁州破祝冠帶步履從容至斯道中天書院拜孔子自縊死朱則中部城尙守未破知大勢不可支趣妻妾死殮訖

天開閣文集卷一

九求聖

賊之城破自縊死他處商州道黃世清慶陽道段復興推官革居聖知州董琬鄉官太常卿麻肅三原鄉官尙書南師仲巡撫焦源溥又巡撫焦源清主事南居業御史王道純誥封都察院朱常德宗室舉人誼泉榆林道邵任遊擊傅德惠藩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典劉芳馨劉廷杰文侯國守備尤勉惠漸賀天山楊以偉指推李文燦家居總兵尤世威侯世祿侯拱樞王學書王世欽王世國李呂期副將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揚明遊擊孫貴龍義昆守備白慎衡全家敘賊攻榆林尤世威猛激肩任守城相禦百計賊盛知城不可保積柴環

舍家眷數百口驢之內放火盡焚死城破挾數騎奮殺街巷騎盡死世威死郁任亦闔門百口死太原陷巡撫死以下布政趙建極死糧儲道蘭剛中死剛中罵賊死先一日裨將朱孔訓牛勇登陣中矢石死巡撫當勢急草遣疏付所信將死中軍應時盛見之殺其妻妾子女將俱死巡撫死遂死宣府陷巡撫既死諸生姚時中申將死總兵王承角降賊中軍張世澤承角謀杖死賊馮信李自成入買宣參將以圖宣者亦泄承角謀承角亦卽杖死寧武總兵周遇吉死賊入妻劉氏率百女子據一高樓射殺賊力僨焚樓死蓋百女子俱焚死賊過

天開閣文集卷一

十求聖

汾州有諸生王嘉角妻欲雜官兵隊中擊賊竟縊其乳女死待賊賊至忽病不得起乃扼吭死當西安破有賊者某或云都司役遮道罵賊賊擒縛罵賊愈厲其門罵如故尋折齒又割舌猶奮躍作罵狀寸磔之氣盡始已賊逆秦晉逆大同宣府一路破之死若如此秦五十人晉百巡撫以下六人相傳四十六人宣府之死者自巡撫以下五人而皆巡撫首之云

李長祥曰國家設巡撫方面專制重臣哉是惟古諸侯則然固古之諸侯等也諸侯在古千八百國以當日之天下共諸侯之多若此巡撫大矣蓋巡撫直一省一合

直省十五共之九邊二十餘人而天下之幅圓其過於
古者奚啻數倍吳越閩海東西粵荆蠻夷蜀滇黔諸處
在今皆一家古皆荒服則古之天下不過今天下之半
而而千八百國雖合數十國諸侯不敵今之一巡撫也
若總督之官動制數省則又古諸侯之二伯九侯巡撫
皆得與之各授節鉞則皆與古天子賜之弓矢斧鉞同
巡撫之於總督又不得以小侯之事大國者目之是惟
唐之藩鎮則然而唐之藩鎮輒驕橫在肅宗代宗之世
德宗世爲甚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至於稱王李希烈
至於稱帝卒之誅討而削平之者在李抱眞李晟馬燧

非耶曰難矣難矣常觀之流賊之亂矣洪承疇盧象昇
總督也皆治賊者後他調去盧卒死楊嗣昌督師死用
侯恂恂以罪繫獄東南之在廷諸賢者趨走疲力相救
拔皇帝怒甚不得解乃出計起輔臣周延儒方陸見問
能滅賊之人對侯恂於是即日日出侯恂獄往距賊恐慄
每戰左良玉輒闕地爲深窟藏之張任學御史巡方河
南憤將帥不能殺賊自請改總兵卒之無效傳宗龍楊
斗望能前而將帥之臣駕御無術巡撫宋一鶴則舉人
矣又不過死王漢與宋一鶴俱稱爲名巡撫王則以劉
超之叛率易死督師孫傳廷且敢死他若楚督熊文燦

秦督丁啟睿江督呂大器鳳督馬士英巡撫楚王煊卒
鄖王永祚鄂王楊基沅陳睿謨李乾德中州高名衡蜀
王維章邵捷春陳士奇諸人或罷去或逮或死或猶強
立皆無一效又前遼總督王永吉更加節鉞便宜行事
爲京師救援至於社稷覆亡而皆無一效始流賊之亂
自中原崩秦潰楚入蜀蜀北劍閣東夔關王維章在北
洪承疇皆在賊之渡劍閣直平地爾楊嗣昌逼賊楚蜀
界邵捷春道學君子以萬夫莫收敵一人之憂關賊又
億甚乃竟不能守陳士奇亦道學君子朝臣臣邵捷春
之敗爲異已者訕議故用士奇竄收功於邵之後其治

兵也更如黃口小兒巴西七千里之生齒千萬億俱喪於其手今東南之賢者猶侈言其死悲哉余常出蜀至潼關孟門觀賊之形勢矣比年縱遊從樓煩句注越雁門歷偏頭寧武紫荊倒馬居庸等關雲中上谷朔方等地徘徊於長城之下歎山河關塞之固聖天子經營方域之壯密也乃從來寇盜之縱橫者正在此今考之督師孫傳廷之出關也秦之責在巡撫矣督師無專地隨賊之所在戰之巡撫無專地隨所警而禦之督師戰者也巡撫亦戰者也蓋巡撫責在一省不在一城督師已出關巡撫當即移師就要害則當即扼關乃不扼關而

天問閣文集卷

七

守城秦覆矣晉危矣晉撫所以全晉者豈不在嚴河乃又不嚴河又只守城其時總督王繼謨也駐陽河省兵利戰將亟使壁壁晉中巡撫之守必固太原在賊欲前必顧忌必不敢窺關繼謨望風竟遁夫而關險如賊所從入之雁門寧武豈易破者宣府大同又天下之精兵處兵又多總督所統出只陽河之兵與客兵總督遁去兵散兩巨鎮之兵固在巡撫總兵分領而文官之權重總兵雖專闢與巡撫耦不能不聽從巡撫巡撫又只守城又且並總兵皆守城卒武總兵以六千人守關賊攻撲五晝夜關垂破巡撫無一旅相救寧武遂破雁門尤

不攻自破於是大同破宣府亦破至居庸關兵皆已降自成覽形勝歎曰使兵有百人尙阻此豈豈能得渡則居庸關遂破而都城破矣當賊之潰亂也將帥之戰者猶有人總督之戰者有人巡撫畫封疆各固圉不使賊入總督提兵與縱戰猶可望城乃只守一城同於有司之治一郡一縣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則視占諸侯之謂何視藩鎮之謂何而假以節鉞之謂何年來巡撫之大概如此嗚呼是重臣哉今之論者必尙死人臣之大義自當如此而封疆之臣關係社稷之存亡與他臣子之職守不同無徒曰吾爲厲鬼以殺賊也國家庶乎其有

天問閣文集卷

七

利賴與

甲申廷臣傳

國家之變故其死難之人難哉孔子曰見危受命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語人之謂與賈子曰烈士殉名者死權夫其死一也而死權則異君子恥之矣即謂之殉名猶失之蓋非聖人之旨也故孟子曰生我所欲也舍生而取於義也故身蓋取義者而賈仁若夫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當又他有意言之故曰勇與難哉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癸丑進士內閣大學士嘉廟時官吏部不

附逆璫移疾去烈皇帝登極以是起用歷官河南巡撫南京兵部尙書時流賊在江北京額兵八萬人景文薨之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值樞輔臣楊嗣昌奪情視事詞臣黃道周延以下原闕

不然乎忠厚之詞加諸彼黨已甚之論荷責東林殆所謂悖也又曰今日之忠直其論之不啻以與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與崔魏爲對案在宋蘇軾程頤彼此交詆指爲邪黨兩者今皆賢之本朝世廟大禮之爭亦兩賢之惟名節大閑一有喪失遂得壤分矣夫名節試之於祥魏而定矣故有爲崔魏忌其才鋒恨其抵觸崔魏必

天問閣文集

五永恕齋

欲殺之逐之而後已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崔魏意懷遂相假借其人本負勁節非有阿徇以假借之故或逐之遠之此亦正人也又上疏請毀三朝要典有曰挺擊紅丸移宮二議開自清流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主挺擊者力獲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廟主紅丸者仗節之言爭紅丸者平心之論主移宮者彌縫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自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凡推慈歸孝於先皇與頌德稱功於義父竟相等矣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

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網已極密勢已極重猶患遺誅之人執議其後乃初立私編重名要典以批根今日則正大黨碑以免死他年則上公鐵券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具議要典者崔魏之私書翻即紛更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又上制虛制實疏有曰毋以大猷付之悠悠毋以瑣務示其周詳毋徒傷元氣而情面猶存毋徒飾精明而叢勝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啓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初充講官經筵講生財大皇帝曰今邊餉告匱壓欠最多生厭爲疾

天問閣文集卷一

五永恕齋

作何理會元璫奏言臣本儒臣守先聖之訓只知藏富於國衛一日上謂輔臣從來講官有問難而無詰責朕之過也又一日講筵直箴政府營私忘公年來輔臣溫體仁周延儒互有倚據故元璫當講筵及之上怒手麾書過仰面倚几元璫辭益明朝上卒復就案齟齬聽受是時已與政府戾是至又上制虛制實疏益與相戾竟罷歸尋召還授兵部侍郎兼學士卽陞戶部尙書其時首輔陳演以內流賊與邊患俱日甚勢洶湧糧餉空虛乃奏帝謂天下不治緣兵農不合今廷臣之可任者有倪元璫馮元勳臣請用元璫爲大司農元勳爲大司馬

彼此參合宜可望治帝然之故元璫卽陞戶部尙書與元廳分部其治是日召對中左門問元璫何以佐朕元璫曰臣本無能今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先準備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與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今不早計恐不出五年又皆如秦晉願我皇上少寬文網俾得舒彼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綵敷政優優願皇上念此朝廷之政既適均羣有司猶有根本禮樂爲權輿政有屬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帝曰有學問之言元璫受事就馮元廳商互稽之籍卽請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七求恕齋

以餉部兼職方俾餉部並得察諸鎮將士有崇明人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璫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隻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璫元璫驚曰我已奏皇上謂公去矣何尙在此廷揚曰已去矣運已至元璫又驚喜奏聞帝帝亦喜命酌議元璫遂議每歲糧船漕與海各相半行焉又有蔣臣者桐城人干元璫以鈔法元璫又卽奏聞帝以元璫奏廷揚海運策有效其奏蔣臣策必能如廷揚卽命行卽發內帑金六萬兩爲鈔本取桑皮於浙省蓋鈔必用桑皮而桑固墮稻口口之者木占稻城賦稅出於此就桑取皮必先蠶毀桑帝帑金已發其

取桑皮亦勢不能已元璫先已題請蔣臣授戶部司務蔣臣得官侈肆驕人不顧後效與廷揚不同而常營營苦不富強元璫歎曰若使傳說化爲膠鬲管仲化爲孔桑吾寧就東海老爾首輔陳演復謂元璫詞臣不達錢穀慮之奏帝能大司農還講廳蓋元璫陞戶部尙書仍兼翰林學士也帝曰倪尙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艱難元璫所爲何能有效又曰他卻好有心思做文字遂罷尙書仍侍經筵賊偪都城陷元璫肅冠服東帶北向拜曰負我皇上矣乃書案上曰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溝壑毋衣帷我以志我痛又大呼曰南都尙可爲也遂自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六求恕齋

縊死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水人萬曆三十年進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初縣知縣徵拜御史歷官巡撫戎政侍郎南京兵部尙書南都御史改左都御史蓋三掌戎政兩總憲皆天子大臣天子又眷顧又皆處有爲之地又其時艱難流賊已極烈天子憂勞惟在大臣有以佐助之於是邦華毅然果有建明矣當畿輔漸驚朝廷大臣日視無一策邦華曰殆矣於是密奏以爲皇上自然守社稷若皇太子則可撫軍矣仁廟之故事可考也今屹然舊京我皇祖舊興故地東南兵馬不下西北皇太子若往

望風爭趨不呼自集況草野義師枕戈豪傑又相與引領者乎財賦又在不自費遠輸元氣猶存不比凋喪有皇太子在其處則皇上之守社稷聲勢壯密呼吸關通賊卽紛張人心堅固願我皇上行之也隨又奏請分封二王一時同奏請分封二王有勳戚劉文炳輩永固德政殿召對麻吉士魏學濂又奏請分封二王始羣臣猶密奏後俱昌言無何賊逼關臣李建泰督師在外無策以監軍兵科給事中胡全才之議飛章上奏稗賊勢大不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疏入卽避走河間麻吉士李長祥泣之同官合奏請擇心膂大臣輔皇太子出鎮天

天間關文集卷一

五求聖齋

津提調東南援兵蓋以天津近畿輔皇上或肯行此故云是皆與邦華之奏同會中允李明睿倡南遷議科臣光時亨斥止之舉朝因大津無定見帝亦卒無言按羣臣上皇太子二王議帝皆不行惟李明睿南遷議帝意頗動或曰南遷帝原有意動戚有知之者故帝當都城危猝論劉文炳輩永固各帶家健丁來兩人各顧家人謂必帝之猝然南遷蓋揣帝之意於往日也帝固原有意而猶豫或曰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慮駕行屬其留守或駕行後京師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無人決策故京師曾喧傳宮中打點南行服御事

皇太子外出二王分封皆非帝意迨賊逼諸議皆不暇及皆廢外城已被邦華趨內閣元輔退食候久不出出則曰患賊耶何過慮也邦華流涕元輔愈無言竟至於陷邦華飲藥死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初除武學憲官通政使邦曜廉幹癸未流賊大亂天下之民命倒懸天子以爲禍之始於貪墨之吏乃求天下之廉幹起邦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卽上疏言巡按御史

以下原闕

廉憲典所載凡奸貪蠹政害民之官

天間關文集卷一

天間關

事中擢太常卿在三月初七日賊已警矣是歲正月薊遼總督王永吉有撤寧遠鎮退守關門之議寧遠總兵吳三桂實與王永吉倡之遼撫黎玉田議亦然蓋寧遠前後屯皆失孤懸二百里四面受敵守之甚難舊督趙光祚在兵部職方司時出關察核卽已具奏謂守八城徒疲困中國無所用之及秦陷晉隨從議者多以爲撤寧遠鎮退守關門京師猝警關門之守兵援京師可一呼至今守寧遠寧遠又遠難守且守亦無益京師儻有警又難飛檄驟徵至非長策也天子下其議惟麟徵言便且上疏稱吳三桂可大用宜急撤入關首輔陳演次

輔魏萊德謂何故棄地當作有名目方括貢更咎麟徵
言之失惟范景文王瑜無所可否其時大臣如此麟徵
益執撤議益請急撤而不得內閣意賊益警外邊現布
列兵勢莫可支嶺州道報急因言寧遠鎮兵精敢戰當
令進關策應又福建舉人林泓請撤寧遠鎮進關使以
其精兵西行大猷願領一軍前鋒當敵庶吉士李長祚
又亟奏謂吳三桂唐通皆上將觀政進上袁繼新進
書生才器大可大用請舉從吳三桂戰都城下臣願從
唐通出奇繞賊後發其尾使首尾不顧皆未得票擬會
召對羣臣對不一兵部尙書張縉彥則以撤寧遠對

天門閣文集卷一

三才想濟

畢帝顧羣臣曰兵部議是內閣乃自行首輔猶請帝降
旨吳三桂問撤寧遠事如何往返經日久遂進師日行
數十里京師陷方得抵豐潤賊據大內舊朝臣入見部
曹劉養貞哭於宮極門前大聲曰是皆首輔某誤國家
至此蓋指首輔請帝降旨往返經日久遲師期以致城
陷也首輔於初七日亦已罷魏萊德爲首輔益持重其
先已封吳三桂平西伯唐通定西伯通調至住兵齊化
門外驕甚視朝廷陛見去天子復大賜通抵所賜地
下隨奏平地不敵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即行不俟
朝命各鎮兵催調甚急劉遠總督王永吉太監王承恩

天門閣文集卷一

三才想濟

節制兵皆未得到至是朝臣之異議者始皆及屢同麟
徵引領寧遠鎮之來而居庸關已降迎賊保定一路皆
師李建泰亦已棄走河間京師竟被圍麟徵坐守西直
門西北一帶賊攻城最急北德勝門西直門皆當賊
衝皆最受攻麟徵登陴賊遂發紅火炮擊城樓櫓櫓
忽倒墜麟徵前甲士懼將退麟徵喝甲士何得退於是
同屹立莫敢退時鄉民在城外不意賊湧至同守守門
勦賊並太監開門納入賊聯騎飛來麟徵在城上望見
之急督甲士奮擊麟徵亦自于施箭炮賊乃卻因下城
載土石塞門門葉意登陴忽賊盡易衣衣紅一內官
亦易衣衣紅如相應者然麟徵顧之曰何如此內官亦
且靡復易之不一衣紅矣又忽一卒手箭至不知其何人
令竟莫辨至內官所凡城上人行俱斷絕即有牌子來
猶斷絕不使行一卒則不問一卒竟斥折塞門士石謂
欲出麟徵大駭愕詰究張皇乃從德勝門去時各門太
監健丁呵前張青然走馬負勢作威平門諸臣屏息聽
令不得登城望城惟麟徵不避香厲奪路以下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辛未進士授翰林
院編修歷官允當諸生時困久然其文有聲海內
之望輔臣周延儒自知有世奇卽願附之矣及辛未總

哉所得士世奇在則快謂以世奇乃在其門世奇明正大分嚴乎國體不苟就也奉命外諭欲告發流賊日震驚憶主憂臣辱即迅馳北上亟具疏云治獻易治陽難蓋獻人所畏聞人所附也又云今日臣工寧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即如楚寇一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眼前督撫畢竟做得不得通盤打算只爭一著具可再誤乎未幾賊逼畿輔帝日召對皆無策救敗世奇曰勢不可為矣城果陷詔傳上南幸世奇以所掌司經局印拜授僕日上果南幸可疾持此印間赴奏行在縊死

天間閣文集卷一

請求恕齋

劉則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甲戌進士翰林院修撰城陷死賊多陝西河南人當城陷理順舊所有數百賊騎來下馬言曰毋恐來此皆河南人也同公里公居里有殊惠今之來此皆沐公惠者也其來將擁衛公爾門內以死封賊相驚曰何至此哭拜去理順殿試第一人將死痛流涕曰我為第一人國事至此我不能報效何取於第一人乎我何以處此自顧何堪遂死

汪偉字源長南京上元人戊辰進士縣知縣召對稱旨授翰林院檢討城陷自縊死偉官外又南人知南方形勢流賊在中原江南震驚乃上疏云南京城百里曠不

可守無守城之法只有守江之法賊若自北來淮為之防若自上流來九江為之防故禦淮即以禦江守九江即以守南京今淮上督撫長淮保障若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南京宜設重臣駐節武昌又宜設督撫駐節九江而太平府有采石磯宜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其武漢臣宜屯新江口文操臣宜往來江上下巡練江北浦口江面較之上下頗狹制亦宜如采石磯以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布置周詳要書鞏固若南京額兵其數雖多但具名目難恃無虞兵部尚書名為參

天間閣文集卷一

請求恕齋

貸其於百姓尊而不親

以下原闕

王章字開美莆田人

中有原闕

如霧積之在土上瀾漫莫

辨不可耕也故衣食飽煖較之三輔十不敵一焉東南

百不敵一焉在官其地者之加愛憐矣若兵餉自先世

祖制更毀屯鹽廢棄一切所食皆仰給內解年來流賊

浸淫大司農告匱支吾艱窘天子憂勞今節賊重臣復

不思大故已慾是徇軍士儻一旦意搖遽起呼噪撫軍

禍變固不可知朝廷疆土其奈之何章曰殆矣郎具狀

糾之撫軍罷去及報命後益多彈劾不避權貴甲申春

初李自成據陝竄河人心恐懼全晉連燕洶湧如沸章

言時巡甘肅力察邊情愾今日之策宜引動西騎譚彭塞上自成閫之必西嚮西嚮必勢分勢分必不得東渡乃卽上疏切言其策又言今日勢急宜權邊上精兵之可撤者撤之以擁衛神京又言疆場諸帥多有降賊既自賊來則熟知賊宜通諭諸帥相機審勢出我降賊入彼賊竄疏入皆不行都御史李邦華曰王御史豈非文武才乎而其言不行惜哉賊遁畿輔邦華奏以章協理京營巡視二十六日謂京營兵五萬屯城外城內空虛宜分兵助守不報歎曰皇上真如堯舜羣下絕無應手之人奈何至是益憂憤殫力城上十八日彰義門破十

天問閣文集卷一

張求恩齋

九日德勝門迎賊都城遂破章在平則門忽傳皇上晏駕章曰皇上卽晏駕皇太子在益疾督甲士擊賊親發紅夷大炮城已各門登城平則門亦登城矣時兵科給事中光時亨並一處章曰事至此何言惟一死爾時亨曰自是如此但此處僞死委同士卒死矣異且皇上不知其何如還當入朝求皇上所在不獲則死死得所也時亨欲易服章曰易服何以入朝況去冠去服不官不卒自視何如人不爲也未幾賊掩至呼下馬時亨卽下馬章獨不顧賊叱之章曰巡視京營御史誰敢叱之賊衆中章股遂墜下馬復起據鞍罵賊怒斫膝碎不

能支坐地猶大駭賊大怒羣賊奮斬之卒罵不絕口死陳良謨號實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官御史城陷聞煤山之變哭曰無望矣縊死

陳純德字靜生零陵人庚辰進士召對稱旨授御史督學順天以遵化警不能前回京師城陷自縊死

許直字若魯南直如皋人崇禎甲戌進士蘇州縣陞吏部主事擢員外城破賊使廷臣各報名有勸直委蛇姑一往者直曰要我頭我去割要我名我不去報時傳帝南幸直流涕曰當此賊兵四面大駕焉往隨曰國亂不能匡君危無所濟吾不堪矣惟有死爾遂自經死

天問閣文集卷一

張求恩齋

成德字元修號潛民北直懷柔籍山西霍州人辛未進士授知縣得罪大吏被逮京師卽復抗疏極論輔臣溫體仁罪狀以被逮之知縣如此上大怒遂廷杖且三加杖焉下詔獄謫戍榆陽懸贖六千七百兩德居官實極廉徒以疾惡使氣大言獲罪及徵賍妻劉氏困先縊小女子死隨自縊死德在戍籍七年癸未御史詹兆恒極言其誣赦歸又補知縣卽又以知縣上疏極言天下有同捨克之爲害痛切盡情人讀之竦息天下於是無不知有成德矣未幾陞兵部主事又卽上矜節義明廉恥疏謂宋臣張栻言仗節死義之士在犯顏敢諫中求之

亦視朝廷之上養之矣忠臣孝子當褒之死後亂臣賊子當戮在生前舍是不爲廉恥胥敗殺身者無功猶敵者無罪臣不知其可也疏上溫信嘉納城德貽書諭德馬上奇云漢臣臣死天之道今社稷危矣是皆某等不能匡救至於此臣罪如山抱恨何言死爾及城陷賊據大內帝后梓宮橫道旁德叩頭大號哭歸觸死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北直宛平籍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歷官工部主事帝銳意求治國用窘乏乃以太監張彝憲督理戶工兩部錢糧彝憲奉命卽建立別署鉉上

天問閣文集卷一

乞求恕罪

疏請罷不報署遂成彝憲將坐署頒儀注兩部俾兩部屬司官謁見照部堂上禮行鉉初上疏請罷建署本慮此果然鉉憤曰不幸吾前言中矣又卽抗疏劾彝憲亢顏尊大兩部屬司官朝廷臣子乃令其齟折僣倖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署不論列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明自顧無瑕玷於朝廷惟皇上命之決不肯赴彝憲之私原闕

用而不用帝故蔽之故倪元璐臨死北向拜曰官尚書侍經筵可謂大臣矣不能保國死何辭於罪李邦華曰空負名四十餘載巨瑜亦曰我得高第作高官食厚祿

世亂不能動惟今帝不知何處大約殆矣又無救我天地間罪人我今死死當棄之平則門外露之爲人臣位素餐者之戒切莫歸葬也其後南都既創有爲范景文請恩蔭者兵部謂諸臣多閣部大臣謀國無能致茲顛覆烈皇帝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臣誼何安乃不行而帝之升遐宮中御案上有遺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東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先皇帝於地下將髮掩面任賊分裂朕尸可將朝廷官盡皆殺死無境我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也嗚呼帝蓋恨之矣余故於殉難諸臣詳其姓氏爵里而

天問閣文集卷一

乞求恕罪

於持論爲謀有責大議者則著之以見當時之廷臣若如此

甲申內官傳

甲申之難與古異矣死難者亦異首廷臣之死者在中貴人夫中貴人且然哉代之鼎革以死之見於世者其在夏商周秦之際無聞焉何哉漢唐頗有之宋則盛論者以爲國家養士之報夫暴其先世如子車氏之莫可贖至今猶令人出涕不已始皇則於誦法孔子之諸生皆坑之矣何養士之有其無報也奚疑若夏商周固不養士與不及漢唐與不及宋與何哉豈古之猶不

尚節與尚節之教猶未行其風猶未著與教行矣風著矣有大聖人作之於上又累世造焉其教遂大行與風遂大著與雖以中貴人遂猶然與不然何以爲夏商周解哉夫上君子聞人言刑餘之人皆賤之矣有善者出亦且自痛恥彼以爲身毀無能立矣是可憫也而有時暴肆掌握天子鞭撻公卿大夫者往往而有可畏哉及禍之有作莫可誰何又只哭泣惻惻如婦人女子亦其性然哉曠代而一轍也故先王加之以貂珣之飾不使之全貌男子卒之其行事亦相近蓋陰柔類也卽或殺身以殉從來有其人大約小臣之懷私恩不能忘是狎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元永思齋

邪者之所爲益不足道以所聞於甲申誠有異矣既死之又先朝臣之死死之士君子於此不禁感慨之焉傳曰中貴人姓王氏名之心字鑑吾北直眞定府人從烈皇帝之殉於煤山者也帝之殉煤山也天下人之相對歎歎言之者至今矣曰三月十八日外城彰義門坐守太監王相堯見攻城急開門進賊外城遂破賊入寶鼎幾盡猶畏都城大不敢竟率大隊進可甚戰賊新榮侯劉文炳駙馬都尉聶永固在帝側帝諭兩人統騎城家健丁出勦城家健丁在城上難一時呼下兩人曰矣不能帝愕然曰至是耶及釋帝帶親軍四百騎馳正陽門

門者疑內變反擊將擊之帝震返騎不得上從白家衛衛遠出乃得上見守備單弱下幸成國朱純臣第純臣竟燕飲他處帝竟不得見入宮謂皇后曰大事去矣后泣下帝亦泣下宮人皆環相泣下帝顧宮人顧聲斥曰莫如此各圖活去獨上煤山望外勢烈知必不可支再入宮設飲飲數酌憤悲后縱哀妃繼之縱且死公主則再上煤山殉矣當十八日之暮京師曾噴言帝帶騎至正陽門繞白家衛衝上城反幸成國公家皆知之故卒相傳聞城破日中人卽偶語則又謂夜之五鼓帝帶四騎其五騎至齊化門呼開門謂有旨門者問兵部令箭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元永思齋

曰有旨何問令箭門者曰雖有旨必令箭蓋祖制旨不得開門必兵部之令箭也帝又往他門又然遂去復入宮是時必后已縱袁妃已縱已死公主帝又復其五騎至齊化門自此門總不得開復入宮上煤山是當然一日先三鼓餘兵部尚書張縉彥巡城自東來將至正陽門其處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內官則數人見縉彥起縉彥問何人內官曰城下都督衛縉彥驚問何以得上內官出一紙草紙也其上墨寫再與他講四字帝之御書縉彥默然過正陽門西總督京營襄城伯李國禎相遇言其故國禎曰敗矣奈何吾有勁兵

三千將圖與之戰只此爾緒彥去計其所歷當至德勝門正賊進之門而至其門正賊進之時也今人謂章英主也何與講其講之者何事緒彥再官廣安有問以巡城事無異詞惟帝之御書草紙謂是殊寫非墨寫據十七日叛監杜之秩至城下言李自成進來將有議城上太監與之上則言自成邀朝廷割西北一帶地再欲犒師百萬兩誠得如其議則解兵去聽者但相視不敢出聲一太監欲留之杜云營中有親王約不反報命屠親王遂縱之去則十八夜帝之草紙御書所云再與他講或卽講此其門者索令箭緒彥曰祖制果然都城大巡

天間閣文集卷一

聖求懇齋

城蹤跡當覓之不得卽有旨來索箭無繇也帝至是莫可措手矣社稷至是覆矣惟爾嗚呼嗚呼悲哉悲哉賊之入也滿朝臣子拷取其財鮮有得脫者內官亦莫不罹禍獨太監曹化清與張緒彥安然無害都城德勝門之形勢受攻帝以爲守是門惟化清堪之於是命化清化清之寄重緒彥本兵一切軍旅事在緒彥緒彥權又重賊之當仇之有過於兩人耶則欲殺之又有過兩人者耶兩人俱安然無有害何故哉內官之負恩寵操縱久矣在是時猶甚初十日帝諭兵部諸路兵馬將大集必得有威望重臣統制乃以命太監王承恩勦逆

總督王永吉十二日昌平破前已調寧遠總兵吳三桂戰禦至是不能卽到將都城三大營盡發出城齊化門不復置大帥專以一太監統制及攻城每門守有文武官同太監而太監專主官不敢出一言賊來卽欲向城梁口一外望不能也勢急都御史李邦華率諸御史上城太監拒之不得上卽帝至正陽門亦且不得上惟兵部尙書得巡行而所歷至德勝門賊入緒彥其時何往耶必與化清值則必與賊值故都城人皆謂化清與緒彥實開門迎賊入入久之緒彥出都門由山西返河南經賊之僞官處緒彥今或自泄言以所在之僞官

天間閣文集卷一

聖求懇齋

必禮之導之行無有阻廷臣之死者多矣其姦之生也卽在是內官之生姦姦見矣如王相堯曹化清不勝誅矣死者又卽在是何不同之如是與當帝之殉煤山也楚頭跳足被髮掩面上下皆白縗細自書數行字當胸云朕因失了天下無顏食冕正庭王之心抱哭曰爺爺一旦至此哭久之又哭曰可憐爺爺至此滿朝臣子之多可無一人爲爺爺驅泉路耶遂跪帝膝前引帶扼吭死悲哉悲哉事君之道在生者遂事死者遂意生不遂事難以生矣苟全白首君子恥之死則未有不遂意者況在中貴人彼常以正直同王安忤魏忠賢幾有安禍

烈皇帝登極以是顯用朝臣貪賂寡廉恥皇帝震怒錦衣衛外又有東廠嚴緝王之心督之六載辨察廢帝之德何學司禮監印時帝欲採珠奏曰中原苦流賊誅鋤無效四方愁苦貧窶不堪尙欲採珠恐爲聖明累願待海內安寧家給人足然後行之未晚也帝嘉納之反是殉是其於從來之讀書懷道德慕義之人世之稱爲賢者矣議焉若夫寢裳去之無論矣其餘事之無所遂過故宮之墟覽黍離望煤山憑弔焉其亦知有中官哉

甲申宮人傳

天間閣文集卷一

讀史記

宮人姓費氏甲申京師陷賊入宮費氏投一井中井涸不死久之賊窺井見有人援之上則費氏也費氏美出井狼狽猶美賊不敢私以見之李自成自成賞一首曰羅姓者費氏棄間刺羅姓死隨自死焉費氏入皇城在坤寧宮尙幼以垂髮至是無幾何時既幼美又素警敏皇后憐之常欲以進御及后長公主之變大哭與宮人之在左右者哭私憶諸宮人或免者我必不免乃卽投井不死出賊驚相爭亂費氏曰我帝女長公主也何得亂汝主知之亦必罪汝等矣賊各懼擁之自成前白成嘆諸宮人並諸內官視驗之俱謂非眞遂以賞羅賊

已將亂費氏又曰我非公主然實天潢也將軍又貴人既顧我何不爲我覓冠服告之人以尙帝室女爲言豈不榮乎羅賊信然得待至夕羅飲賊醉所有鬚年童子皆名家子弟方與一人狎倦眠費氏暗竊賊利刃盡力直刺喉間羅顛壓牀下童子莫識其何故大叫呼賊皆至費氏曰我一宮人得斃爾一首目快矣於是自到死費氏遂入宮非縣禮部蓋內官進入后宮者亦未近皇帝而后有其意及將投井眾人相謂且奔亂費氏曰我卽非被恩幸之人比亦何忍倍主事他人乎乃卒死賊黨聞自成自成大怒以失羅之一首目也戮羅之親近

天間閣文集卷一

讀史記

者數十人或曰自成亦歎費氏命葬之云

李長祥曰十九日黎明都督劉繼祖在東安門忽宮人湧出都督問何故宮人以皇后長公主之故告又問皇上安在言不知都督以爲賊在外大內有人乘之以有變起忽賊騎至乃知都城之已陷也時皇城諸門皆宮女奔竄出李自成入以其存者給賊首目每一賊三十人當皇后長公主之變宮人赴御河並西海子死者五十六人有一人見賊大罵隨罵隨奔賊憤追之已將及則入河水不可得殺矣賊猶指怒之去不知其何宮之人相傳爲魏氏嗚呼賢烈哉都城之死者多矣婦女猶

甚其在婦女所以死者不一然亦有以烈死者矣其姓氏多無考若五十六人者可悲也而魏氏獨猶傳亦幸與余故著之費氏後使後之君子觀甲申之宮人焉
甲申民間婦傳

張氏長班吳奎妻也奎宛平縣人娶張氏好見者傾意而奎貧早出暮歸張氏閉門獨爨爨食待奎不怨也賊至奎在外張氏恐宅後有水張氏避伏水中久之出水返視室有賊在據其室矣遂據張氏張氏無可如何遂汚焉夜半賊寢酣張氏潛離賊探賊刀得之勒砍賊賊奮叫幾起隨仆竟死將黎明奎來張氏告之以其故奎

天問閣文集卷一

孟求學齋

大驚戰慄張氏曰何然謹避之耳賊之來也以重負張氏謂奎盡負去奎恐張氏強支吾負負去行遠顧見道旁一井張氏住泣曰君知之乎吾已失身矣因痛流涕曰我所以不死者冀見君耳既已見矣我死也奎曰即不幸失身非爾之罪何如此張氏曰不然他人即可被過何面目再事君竟投井死奎慟哭出井中殮之後奎以所負之於賊者資緣得官官靈璧縣典史繼娶復婦好然不忘張氏云

王氏北京市人吳信妻也信世居齊化門東偏賃箱物張市賊至以信爲有家傳信擄掠王氏少美而性剛見

賊擄掠信如此遂閉門去自經賊初縛信時王氏哭目信賊已伺其爲少美婦人矣及閉門去知王氏自經乃且釋信救王氏王氏救活賊即逼汚之王氏不得脫切齒賊舌舌斷賊昏亂砍王氏裂其腹死羣賊至賊狂叫噴血問之但指顧不能言羣賊以爲信之家有祟也棄之去信以是活家且全矣信感王氏慟哭哭三年而後再娶

李長祥曰世人一生之事而有敗卒有成於其敗豈得以其敗也而有恨之哉吾取之矣張氏汚矣而即死且又能死賊亦何能與王氏蒼黃斃賊死死猶快也孔子

天問閣文集卷一

孟求學齋

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知之也繇張氏王氏言之其在匹夫匹婦豈經於溝瀆者比乎哉雖孔子取之矣賊之陷京師也衢巷第宅卑庫之室死之者有矣不可勝數若斯之兩婦人蓋不徒然死者吾尤樂稱焉

甲申賸者傳

顧懿北京蘆草園四條衛衛妓也賊破城獵去一日夷賊醉解已繫紅絲帶縊賊死即自縊縊不得即死他賊至執之見巨賊劉宗敏曰妓何如此顧氏曰本不遇妓只是見京師忽然改變不是舊時朝廷甚憤不能平欲

死耳又問欲死死爾何殺我人曰實欲取快不思後矣宗敏怒命支解之宗敏在諸賊首日中最慘烈而有時免殺與殺人常稱人意有賊姦一婦人其夫強並賊執之見宗敏宗敏問婦人欲兵乎仍夫也婦人欲兵宗敏命凌遲其婦與已兵遣其夫當顧氏誌言已情宗敏怒命凌遲隨呼之返歎息竟免顧氏歸又自縊死初殺賊被執家人鄰舍人皆恐皆相怨以爲如此人家作此事何益必相累也有避去者及歸則喜誌又死

孔四郎紹興人父以主簿候選京師四郎隨之亡何父死四郎少年柔曼有鳳陽助衛常守經四郎在其處京

天問閣文集卷一

天問閣文集卷一

師陷賊索金守經不得殺守經而以四郎去夜半四郎起卽拔賊刀殺所與臥賊初起視賊度擊賊腹賊動頗移故處擊不中中足賊驚叫四郎知事敗罵曰賊奴吾欲殺汝不幸不能天也遂自刎死死屹立不仆賊排之乃仆

李長祥曰顧誌之所謂甚憤不平何故乎都城之相望死也曰吾不可不死者也誌何人哉何憤乎何不平之有嗚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誌猶然乎若夫貝帶鸚鵡冠傅脂粉漢侍中之易服變貌何忍哉吾蓋觀四郎然死者矣又以殺賊死者矣彼何人士哉

何故乎又何如此國家之得氣節之人何多類也

程進士傳

程進士源崇禎末進士方謁吏部候選賊氛日逼源憤甚上疏召見極陳守禦言之流涕上泣皇太子二王在側亦俱泣卽授源河南道御史時河南道爲陳御史丹衷奉命往江南督勸王兵日酣飲及有是命源意苦方欲論丹衷是我豔丹衷伺官也不可遂固辭然居常憤及賊破關中亡何從沙渦渡河攻平陽天子命輔臣李建泰督師朝廷文武大小臣工並諸勳戚以天子命送督師彰義門外源方候選無官不在送內而亦來欲有言也送者人眾冠帶輿馬喧塞無閒隙督師每一下車揖一客卽復他顧客不得一住源不得一與言乃委良鄉委涿州又委眞定及得暇乃言言曰相公此行當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以蔽翼神京若三晉不守無可爲矣源之委至此蓋言此也先是都御史李邦華言進士袁譔于督師以爲吏部已將袁進士同他員具奏備節鉞之任矣譔嘗見也督師卽見譔譔曰此行必不能成功朝廷尙方劍相公卽欲斬一裨將不得也督師大不悅源獻策莫得督師意源遂南矣至留都陳御史丹衷尙住報恩寺日延客寺中飲奕客之能飲奕者莫不

天問閣文集卷一

天問閣文集卷一

來已三月餘矣不去中軍成大用趣之不得御史去御史實無處去也大用急乃厲刃寺門有客來奮曰御史拜天子命提兵爲天子殺賊若何爲者吾斷汝頭矣客乃懼不來而御史亦無聊然終無處去國變乃已當聞變源探督師李建泰信賊壓保定督師棄走河間監軍兵科給事中胡全才莫得蹤跡惟兵部主事凌嗣奔濟寧爲先帝發喪百姓悲號動搖城郭嗣因喻以大義聯絡招募山東豪傑望風響應廣平諸生殷淵亦聚豪傑殺僞官復邯鄲淵冀嗣接應冀江南接應江南奸相馬士英秉政方侈然富勢諸不顧也源窺其卽當敗乃

天間閣文集卷一

元永思齋

益南至南詔爲大司農與逆藩忤棄兵入山中逆藩戕之死

李長祥曰余昔與袁蘆善蘆才士也而能料人予以天下之多故欲議天下名將與諸有用之人常往還咨之然不言進士何哉李自成之入關也我之堅甲利兵彼皆得之矣上將如白廣恩皆降之彼矣猶有翻山鶴高傑全焉亦狼狽南矣關中既失形執扼塞全在三晉此時之三晉如戰國時之韓魏韓魏毀則燕趙危源之言三晉也又善也惜乎督師之不能用也余觀當日之廷臣矣其爲急策也惟有調寧遠鎮兵三桂密雲鎮唐通

山東鎮劉澤清止耳其爲長慮也惟有請皇太子撫軍二王就封止耳以彼長慮皇天后土鑒諸臣乎大哉帝之言也曰朕方責諸臣以大義諸臣導朕如此是倡逃也夫自上言之則逃矣自下言之有不可言者蓋直棄帝矣若其急策本以擁衛神京巨賊之來何得不然古又言之矣曰披其枝者傷其心秦已失矣晉何有焉晉或又失矣神京何有焉收拾三晉孺子皆知兼程太原則勝算矣源新進書生也以朝廷之大老成大僚要樞鳳望之多終日召對百方謀議未有策此者督師又棄之而不用惜哉惜哉志雖未竟卒能徇志不替焉夫死

天間閣文集卷一

早永思齋

者多矣若源不徒然死者又難與吾於是尤歎息焉金御史傳

金御史者諱統嗣字鶴沖保定府完縣人也崇禎□□□□中書舍人湖南道御史初受御史覽天變營自憤曰役徭不寬乎就將不誅乎士氣不鼓乎□□不□乎於是旬日間疏四上四報可朝廷震焉奉命巡茶馬畢歸京師召對便殿以茶馬所在秦蜀兩省時皆流賊也甲申正月初賊渡大河潰寧武雁門金毓嗣監軍上谷雲中卽已被滅不得去因留畿南未幾李自成自居庸關進歷都城太行來一股賊勢先已壓保定御史

馳開路一騎入保定分守城西門蓋御史之家在焉因傾貲散甲士妻王氏亦盡出美冠帔諸寶物遺御冀城上曰天子家物當爲天子散用之都城卒不意竟陷信至毓峒號哭而城中有懼心則益董之曰何如此正當爲君父報仇不能則死爾有振孫者兄子也負氣略以才著擊劍鄉里閒騎射冠絕人已以武鄉舉見中原大亂能者挾弓矢殺賊其爲守土者受命死節已處於無事之地常憤怒毓峒絕器之至是倚賴登陣射殺賊日有射殺城圍急饑食至怒曰吾不得滅此何食爲無何城陷諸將士畏死皆去戎服飾百姓服冀脫死或以

故然邊算已敗毓峒諸生有濟世之志父謂孺子宜如此但恐其變耳果及變死之時仆賊勢亟猶北望曰臣不忠謹待罪井中井在三皇廟前左右市廛今猶日汲水每汲輒曰是忠臣泉也土之悲歌慷慨歲時必聚其上必獻獻相弔男女入廟必願并稱道金御史不絕口三皇廟前并今竟爲郡之名跡云

殷淵傳

殷淵字仲弘廣平府雞澤縣人諸生父大白官關南兵巡道以邊事翼重辟淵破產救之不得意惟已身之幸代死則活其父於是刺血作書上天子言情跪大明門

外五日哭泣不絕口形消瘦骨出當道憫之書得達焉天子以爲封疆事大朝廷之法不能爲孝子私也大曰卒誅死淵痛父誅死罷舉業不治棄家隱廣陽山中枕塊席藥絕至斷甘然負有器略霜雪射獵狗馬馳騁不苟暇也常與懷慨子弟割牲少長其家飲酒食粱血之賓客廝養莫非講戰鬪之人因是他強里之來與比鄰者數百家閉閤館旂鋒矢騎匹廣陽山中屹然雄鎮未春關潰鋒鏑自北直而山東南馳阻河堅城日莫能當連下與淵來比鄰數百家者言淵曰今關門潰鋒鏑自北直而山東南阻河堅城且莫當連下吾願陽山飯

必來來且奈何淵曰吾意少長諸子弟賓客所役其數百家且可出擊不慮其來矣乃編次什伍肅號令成軍而賊騎至銳攻十五日不能下捲去淵乃出擊時元輔周廷儒督師徇路縱關兵竟罷淵歎息欲甲山中甲申逆闖逼京師淵又合戰丁並聯絡忠猛戰士共二千五百人勤王有黃祐者邢臺人也亦擁其戰士會淵兵柏鄉縣勤王督師李建泰在保定賊來避走河間總兵馬科降賊並督師兵皆降賊淵與祐又各歛甲山中已而京師陷郡縣已皆僞官淵益歛甲山中矣山中既嚴固淵名又著僞防禦使翟鳳翥檄招之不肯下僞權將軍

天問閣文集卷一

求恕齋

遂統萬鐵騎攻之不下捲去四月乙亥間逆圍空隊出關淵奮威已久遂謀大舉戊寅飛檄各郡縣訓李白成之毀我神京也意逞矣氣盈矣未必能得志於東師也即使其得志我冀孽內地賊必反顧反顧即賊況未必能得志乎若天隕其酋鐵騎聞歸我早定畿南斷彼歸路益窘賊賊矣明我大義報我國恩在此一時願其圖之也各郡縣得淵檄皆作氣興起廣平申涵光曲周王顯祚各力集健丁下諸壯士建旗鳴鼓會淵山中雞澤城南有砦縣要地廣陽山出兵必營其處亦皆起兵來會山中兵大會齊殺牛大享士祭軍牙六藏插血誓

天地捐妻子產業不顧殺賊是日乙酉日也丁酉大隊出營城南砦得人雞澤雞澤紳先生富家大族青衿子弟相教破積募兵治器皆附隸淵於是分兵出諸路禽斬僞官凡逆圍政令一切革去先是邢臺黃祐與淵出兵會柏鄉勤王既各歛山中至是淵兵起祐亦即起庚寅祐營順德府之赤石岡僞官冒夜竄去順德府復府既復諸路望風皆禽斬僞官與祐應一時順德府九縣僞官皆禽斬縣皆復壬辰祐人府城率鄉紳士民爲先帝發喪行哭奠禮毀僞龍牌僞校榜闖大逆無道罪狀立白旗號召編兵登城守埤而自率戰兵會淵雞

天問閣文集卷一

求恕齋

澤淵之在雞澤也僞知縣秦植僞掌旅曹龍泉已先期入廣平謀陷廣平而淵名最著賊以爲去淵則諸路兵自解諸郡縣可即復也賊有郭將軍者統騎兵三千日都門來擲諸郡縣以爲平亂秦植曹龍泉即引臨雞澤營城東播言屠雞澤城中恐復議降賊淵曰向吾在廣陽僞權將軍統萬鐵騎來銳攻我我戰禦之不得下我賊今不過三千騎反恐乎且起兵圖殺賊賊來乃可殺今來矣不圖殺反欲降其於起兵之初意何謂於是下令言降者斬然百姓恐甚皆不固淵令黃祐出城調諸路兵祐出抵韓城中之議降賊者已開門進賊矣其時

淵議事學宮聞變疾調兵不得及卽兵亦皆蒼黃潰亂或有格鬪者勢亦已崩壞或勸淵且去淵曰吾先子不幸罹法先帝又殉社稷君父大恨在我何忍言徒欲殺賊復尺寸疆土報地下今無望矣尙何狼狽全且夕耶遂正衣冠拜先師孔子而與左右訣曰闔必敗必不能成事我國家方二百八十年十七帝天命豈遂在賊尙可爲也勉之矣左右流涕淵麾之使散去無徒俱死既去賊卽至執淵淵大聲叱曰我殷淵也要殺卽殺何執爲遂斬淵淵死雞澤復陷賊諸路之恢復者皆復陷賊黃祐恢復順德一府九縣淵死亦皆復陷賊黃祐奔

天問閣文集卷一

吳求恕齋

溫實忠傳

實忠姓溫氏名瑱字于石實忠其別號也先世太原人洪武初家烏程遂世爲烏程人實忠三歲孤母陸氏守五十年卒又七年實忠乃進士蓋五十九歲矣又當癸未中原已覆沒神京震動勢亟乃得第而已遲欲爲國

家捐頂踵不得日嘗流涕甲申授徽州府推官無幾何京師陷南都又隨陷鄰郡縣望風奔竄實忠謂其夫人曰至此乎吾不得顧汝矣夫人茅氏有女子二長者十五歲子一八歲聚在側或謂當急竄他路歸夫人夫人謂安歸我公死國我死公一爾但全公孤女子易計也會司馬某卽徵人起兵實忠力募義勇應司馬故時以文名封疆重臣洪承疇相傳陣亡皇帝廷泣諭祭加往例又御製文以祭而其文召司馬爲之司馬其時之尙在史館也海內聞司馬名久矣故一起兵卽多應實忠喜以爲是有機遂起應凡二百餘日司馬績溪敗被執

天問閣文集卷一

吳求恕齋

去實忠急入城登堞嚴固守而變生肘腋歎曰城亡與亡吾其尙生乎遂自殺未絕幕府命畀之至見其創處相謂溫先生何苦我握兵南來未見有如先生者溫先生獨何苦擇醫人醫之醫人至不受兩手舉創處裂其喉而死其城之始陷實忠趨夫人所曰城破矣昔日之言今則其時夫人無戚容猶設飲謂以訣久之僕婢皆寢女亦寢夫人呼之女乍寢驚曰何爲曰死爾女卽引頸夫人手結喉授實忠對曳絕仆地有頃動夫人曰其投七如其言乃死夫人曰及我實忠手捫其喉擊刃一擊血湧下穢實忠衣昏仆地然不死呼曰再一擊我再

一擊乃得死賈忠乃死幕府感動瘞之水陸寺旁而遺女子則徵之人畜之徐送歸其家賈忠素剛嚴不屈讀書識字大要強正其將死素筆書百餘字略曰世受國恩惟以死報妻與長女已俱殉幼子季女如其不容並殺之可今傳焉

禮部郎中渠縣李公傳

嗚呼獻賊從橫蜀中草刈禽獮千里爲赤維時官吏軍校望風降附其有以書生聚豪傑衛鄉里再起再蹶而志不墮卒其力竭身殉死見先君如李公者其君子人哉余聞諸吏部某公公之歸以母憂時賊已略定蜀境

天問閣文集卷一

渠縣縣志

府縣偏署僞職公故爲諸生時糾義軍守城有能名及歸僞知縣某誘公從賊且大用公曰吾故母未葬乞寬假葬母畢卽西耳蓋獻賊之僞國號西也僞知縣信之聽公葬方圖葬江上忽千艘自上流下樹號頑民公意頑民必有意家國者也是機有可乘者耶復吾渠將在於於是陰收舊部曲與江上通計畫已定遂忽攻城搶僞知縣並僞諸將斬之渠得復焉是時也北京陷天子死社稷天下無主江南人翌戴福王爲皇帝卽位南京遣使臣以尙方劍節鉞蟒服命閹臣王應熊承制收所失諸省會地應熊烈皇帝故相癸未召主京師復不用

天問閣文集卷一

渠縣縣志

道歸以賊據內地住遵義時蜀人被賊又無主又遠百姓周張無所繫及有是命莫不望風奮義近鄰鄰水大竹營山巴州達州等處皆一時應公惟廣安未下廣安東北要害賊有僞都督統重賊扼之故未得下公以爲此處不得下則東北未可以圖也於是簡精銳萬人自帥往賊固守公銳攻三日夜會風驟大作賊乘勢數路襲擊公遂困當困公猶欲衝戰出顯戰士只百人又皆帶重傷於是歎曰天平絕予哉賊已困而風竄來也遂自到死是時諸將多戰死猶有全者數人皆素敵與公猶得從困處見公死相抱大哭哭已亦卽各到死公之死也以某年月日其初之克復渠也以某年月日又其初之起義兵也以某年月日蓋其幾年月日而敗其相從死者則遵擊王樹極陳熙奇幹乾又戰上文仕廷李映雪其死之地則廣安之楊柳堡公渠縣人先世以亂家譜喪失不可考其大父某父某公幼孤從學同母兄成進士任高郵州知州陞禮部郎中公諱含乙字東生別號青藜鄉試天啟丁卯會試崇禎甲戌其同母兄孝廉諱儲乙亦死賊後公長祥曰吾蜀之以戰死者多矣嗚呼予不及述述公蓋以余吏部之言予得其本末詳也故表而出之公亦將先蜀人而著之海內云

唐知縣傳

唐知縣名自彩字西望達州人貢生浙江臨安縣知縣自彩爲人木訥然頗喜聲色亦非人之喜之者也人以是譏之以爲居官不識其何如及往治臨安則神明也尤介正不可以犯甲申之變私憶廷臣某當殉某當竊門者行某當媚行附麗賊久之跡所著見多不合歎曰人之難知也如是哉使非國家有大變故如今日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爲不肖之終據之者寡矣而賢人君子其實之不論沒於不肖者之羣又寡矣悲哉南都再變浙江且俱下自彩棄縣匿山谷會與江東遇江東與定

天問閣文集卷一

吳求恕書

期以兵逆自彩度期至卽顯出殊論臨安故時吏俾無出庫藏將有用也吏駭愕報令令飛聞制師數百騎卽來而逆兵不至遂被逮到制師見之卽大聲奮罵願地上有石取擊制師不中中制師案案所有皆碎制師驚怒支解之唐階係姪也參議階泰弟素素遇與東鄉冉公子善本以參議出蜀阻兵久隨參議參議渡會稽屢依自彩臨安同匿山谷制師騎至猶可得他路竄出僕逮之則曰背叔父乎何忍矣遂並逮去中途騎僕階謂爾無與爾去階豫堅欲隨自彩制師死自彩並階豫死焉

冉公子事

冉公子嶧東鄉人家巨富工書規模柳公權以貢北上廷試得通判其時流賊之在蜀者種類蔓延衍包山峯谷張獻忠又出入無定勢嶧有兩母在於是歸焉東鄉城小卑薄達猶固蓋達扼東北兩川國要皆處城又阻水距賊然賊之創蜀必經之舊設巡道有兵至是又益兵又人自爲計起義兵三千庚辰張獻忠破潼關入督師楊嗣昌大兵追獻忠戰開縣賊敗兵賀人龍黑雲龍猛如虎虎大威方面安五大鎮兵皆敗獻忠直壓達州先聲震驚人喪魂魄義兵奮厲佐官兵死戰守城壯獻

天問閣文集卷一

吳求恕書

忠去自是達益壯鄰縣之避賊者謂莫如達多來嶧達亦來有戎柱國者壯士也領義兵一軍而全軍事多賴之王午參議唐階泰父自華以參議貴惡柱國於巡道馬乾猝不意乾杖殺柱國軍中大譁昇相唐氏家殷富私軍中要領之人得兵戢然怨憤常有言城中恐懼外來人又相望出達去嶧又去其後柱國黨因甲中之變卒引賊破達指示焚殺自華已沒其家陷焉嶧既去往東鄉之羅頂砦砦四面皆壁立鑿一蹬上上無水水自下取上與仰雨而已雨不至賊在天下取水不得上卽困卽無有子遺故蜀之民恐賊卽上砦皆高不可

同賊怒歎莫可如何然莫有一若全吾人皆死嚙往羅頂岩攜妾婢難人與金幣充積不得秘賊伺守不去水絕嚙告母曰殆矣無活路矣兒往說賊備活母幸也於是往其長子泣欲隨往往即執嚙大罵死其子以富貴家子弟姣好賊欲之留不殺則亦罵曰吾父死我安肯活益大罵賊怒並誅死嚙父子死母遂死若上人舉火盡焚死

萬時略傳

萬氏時略字某江西某縣人也從兄時華常責時略讀書科舉書時略自負奇不肯屈首受兄業又以中原今之

天問閣文集卷一

至家題

世無知我者乃遊萬里外則遇蜀人王朝先朝先舊帥毛文龍前將軍也性暴殘萬曆末年萬縣知縣一日日暮尚不出治事吏聽其內寂然無一人語惶惑敢於丞創門視之知縣亡首矣闔門皆中刺死聞於朝急捕賊賊不可得久之亦遂已朝先部毛帥死朝先他鄉去後又爲黃斌卿前軍將軍時略皆在其記室見朝先軍中猶用其本土巫人祀其土之鬼如本土其祀追其前之仇怨者解之如僧徒之言冥福其所指則及知縣知縣之死蓋朝先之殺之者也朝先萬縣南岸農民也道遇知縣以衣白失辟咎之憤恨代水夫袖屠刀入匿

秘處至夜殺知縣並其一家人七十口皆被殺死乃投兵關外時略知其如此即每以鬼事詭朝先得暴殘少貶亦且相歡量少司馬某奉命視師戮總兵丁慧生朝先痛怒屢欲攻之時略曰視師朝廷臣也而攻之是攻朝廷也烏可曰厲言吾聞之可乎時略知其氣之勝不可得止乃曰是則可耳於是爲朝先作書曰塘報閣下斬了慧生一軍驚甚慧生總兵也固不當朝於閣下閣下視師者也斬之者必督師及塘報再至是閣下朝之矣朝先終意閣下不得而斬之繼得其詳閣下固襲殺之者其襲殺之時閣下即潛身隱辟於人不覺之處蓋以不得殺者而殺之自不得不襲襲而殺之自不得不辟以視師之殺人如此其爲視師者苦矣蓋辱矣閣下所以爲此者何故或彼之自干軍政則誅之誅之何過亦何敢不服然聞閣下入軍之一日即襲殺之未常見彼之當敵人則未常見彼之有干軍政事也即使其當敵人干軍政矣督師何在乃不誅待閣下誅之閣下又不顯然誅之乃襲殺之襲殺之矣奔竄逃伏狼狽不相顧何故哉朝先部毛帥立功萬里外毛帥屹然長城雖以國莽無知識如朝先亦竊嘗疆場之有人不意毛帥突被戮萬功灰燼萬事瓦解在昔應侯殺白起趙高殺

天問閣文集卷一

至家題

蒙恬張浚殺曲端秦檜殺岳飛皆落上將之頭於飛矢之日目光星殞徒然如炬嗚呼安得如左肱之人起而舞干戚以慰人之心哉朝先不意見之往昔者再見之此時兩番戰慄哭泣無已朝先初謁閣下閣下見朝先老憊竟得比肩當飲時一健兒執一人至以盜閣下之善衣燭之具黨閣下賞其執盜者而慰盜者曰我衣之得煖爾衣之亦得煖等煖耳在我在爾何異即以我衣賜之盜衣者朝先歸述之記室記室曰是公其成功乎昔者秦繆公之乘馬逸野人取之烹食之繆公曰食馬肉不飲酒吾恐其傷汝也於是賜之酒處一年爲韓原

天問閣文集卷一

墓求忠齋

之戰繆公敗幾被禽去有爲繆公疾闕於車下者遂乃免且大克晉反獲晉侯以歸審其人蓋常食馬之野人也趙簡子有駿馬寶之陽城胥渠疾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君之臣胥渠疾醫教之曰得駿馬之肝則生不則死御曰胥渠也期吾君駿馬請卽刑焉簡子曰夫畜而得人不亦可乎於是殺駿馬取其肝以與胥渠無幾趙興兵攻從廣門之官皆先登而獲甲今於是公見之間於軍中軍中必感奮興起安得無成功哉及有視師之命莫不喜動顏色乃不意於丁慧生若此慧生敢戰偏體多傷可驗在目昔韓世忠斷指慧生殘目敢戰之

人豈不可哀憫當加刃之時顧見其目獨不動心哉朝廷介冑之士命之死生總係之文臣何敢深言如敝蜀之譚大孝戰將也一言不合於監軍卽杖之百殘喘雖存骨斷腕折不復能馬上矣張令飛將軍也數年戰功深山野老無不知其有丘山之積以金幣之只散軍士不能善事人人遂誣其有異心幾危者數其後冠軍陷陣死猶謂心腹之憂釋也此二公者朝先心折之人故知之詳若朝先何足數當自奮一旅披堅銳前萬夫電光恍惚雷霆乍驚欲滅彼魂先棄我魄欲斷彼首先忘我頭及鼓鉦之罷殘軀歸伍喘息未定肉血猶流堂上

天問閣文集卷一

墓求忠齋

安然坐享之人怠於紀功智於加罪一吏失周旋百番之督責起矣回顧從前之萬死一生無可告語只垂淚耳傷心哉奈何節制我者無披堅執銳之勞有上方斬將之權朝先戢焉敢請命書上視師震怒復襲殺朝先時輅不知所終云

孫守備傳

守備孫氏名守法陝西鄠縣人也流賊潰陝西孫以守備守韓城賊數萬薄城城內兵千人孫選其能前與戰者得三百人伏陞外賊藐城孫因故示卻賊湧至奔城越墮來三百人則倏忽擊之賊以不意料倉卒狼籍城

上人開門相助戰奮擊賊死數千人敗退十餘里不敢
息孫量賊之勢大不得再戰之則益賊來韓卽不得當
矣孫手器堅重木之好干鐵椎者如鐵椎然乃孤騎仗
之出城望賊營營近有數賊騎來常孫孫誤之曰吾將
有言也賊騎以爲然相翼行達營則縱椎橫擊賊眩亂
自崩壓指手皆莫適便利竟衝突於數萬賊營中創成
一路山竟完其身返焉無有害賊大駭愕恐懼竟罷他
去孫亦他調去無幾何賊滿關中孫不及大用無大權
柄不得將大眾無可如何乃避於興安州之龍泉山久
之探有故人以通侯顯以爲是知我者則斷一指瀝血

天問閣文集卷一

袁孝恕讀

取作書遺之故人得書不報乃遂自刎死故人密雲總
兵唐通甲申賊將偃京師詔入援駐齊化門外軍容整
甚天子御宣政門召見拜爵伯於是請居庸關據險以
設奇取賊及關卽以關進賊降矣其後俯仰得通侯孫
以爲是故人也是知我者則於是爲血書往故人視書
已內自絕不答報孫曰無望矣遂死

王子涼傳

子涼姓王氏名科生山東某縣人也崇禎庚辰進士令
如皋縣居官喜節廉不畏人性好鶴如皋距湖鶴產之
處令大喜有罪者罰鶴鶴滿堦矣又罰蛇以食鶴也性

又好貓又罰貓罰有罪者之貓與鶴等一日見貓於草
上奔蝶食之則大異叫曰貓食蝶乎於是又罰蝶貓既
多罰蝶日益多多者至一斗而民之捕蝶艱於捕蛇縣
官責蝶無已民聞捕蝶者遍野外小兒爭捕之以鬻罪
人百姓之來入城郭躋公堂非輸蛇卽輸蝶喧嘩一縣
中然自喜節廉無所畏有黃極淑者如舉民也慣大言
市罵人相怨以他事不相目合訟之令凡十餘人縉紳
先生或憐之畏令不敢請莫可如何極淑知一旦死爾
及對時問何業曰畫極淑實不能解畫但解工人之所
謂畫令卽欲見其畫則出之懷中令大稱賞屬巾服實

天問閣文集卷一

袁孝恕讀

禮而答其訟者十餘人又判金各千兩謝訟極淑罪人
人空壁立本無一有乃膝行哭極淑所乞命窮極令乃
肯已其所爲多類此然卒以是不理於人口敗去云

劉宮人傳

宮人萬厯閒宮中人姓劉氏北京宛平縣人也十六歲
選入宮天啟閒惠王封荊州府劉氏從焉崇禎末年王
避流賊去荆歷衡湘至粵東北北京變江南猶在遂自粵
東經閩至越之紹興府劉氏皆從之乙酉王陷宮眷盡
覆沒劉氏以老得不收流落民間辛卯余見之憫其無
依乃存食余家壬辰相隨出越入南都其言宮中事甚

詳而衰老齒多落出字不能明然聽之亦猶有可辨者也皇帝大概家法嚴與加於朝廷外之寬厚者不同然其處宮中則與外之家人無異常飲酒謂內官舉舊飲者內官舉二人卽徹御前酒賜之飲飲未就二升皆醉死矣命救之不得上怒以諸內官爲欺言斃兩人命內官奏云奴輩飲之酒民閒酒也若御前酒自然二升死卽命取民閒酒飲之歎曰可憐我百姓所飲者水耳何常是酒盞御前酒用火酒當水其燴皆火酒合催乾皇帝能飲三斗不醉也日如此嗜解謂內官聞外廷某御史禁解此何來奏云御史可得禁者民閒之解若御前

天問閣文集卷一

聖求聖蹟

自有此上日既百姓不食朕何獨食亦遂止供奉不食之矣大內荷花閤有最高者皇帝喜飲折貯瓶中而宮中之瓶不稱命內官買之市得一佳看價則重已自內發出復命追回曰外廷科道官必來說閒話可不必也一日內官以一硃票進皇帝看畢不言內官奏云爺爺左右尙不肯容尙來拿皇帝默然久之曰據他硃票是巡城御史何可奪他權柄撓他法且爾等必有故任他拿去朕不管然不知何事也一日聞奏章怒曰這厮可惡又來說閒話又一本曰又來了大怒擲奏章地下隨又命取起又閱則亦已無他辭焉聖躬豐厚舊制裏衣

必布服之聖躬竟有損左右進帛不御宮中私意上文長外廷之科道官知之又言之也奏云外廷無知者上曰祖宗遺來子孫做皇帝裏衣必布蓋身爲天子無服布之時不知百姓之苦也故裏衣必布何敢易於是擗高麗紙將以貼布內擗成竟如帛上嫌其寬加帛則帛矣乃變擗皮紙布內皮紙與布一皇帝乃喜乃始御每御宮人宮人解帶不暇宮中乃作紙帶其幸宮若正宮皇帝必奏請皇太后轉旨下正宮皇后必辭之皇太后以宮中有事殷繁請駕幸他宮不獲命乃候皇帝及夕各宮妃嬪各冠服趨正常候大燕行禮奏樂三鼓餘乃

天問閣文集卷一

聖求聖蹟

罷各官妃嬪乃退將五鼓復舉到宮門前宮門開則舉進候宮門亦於五鼓時開皇后亦已先皇帝至此時起整容舉候皇帝矣整容卽民間婦女之所云理粧也皇帝若日相接在正宮其夕亦必奏之皇太后知之若自他官幸正宮必又復然若他宮則皇帝任意然駕之所在皇太后皇后並各宮亦必知之宮中事皇后實煩實勞苦皇帝幸其宮事又嚴重又煩各宮皆驚動幸他宮則寂然故皇帝幸正宮時少幸他宮時多皇帝大行光宗憲宗相繼嗣大事大禮劉氏皆能言其略然言之無緒從惠王封王見其宮室歎曰我小家人戶矣王嗜慾

簡淡女御絕少正宮郝娘娘東一宮王娘娘後幸一美人余氏只此爾富燕每大設王並正宮坐左右各美人八人侍立美人覆首裁黑色輕紗如男子巾式降小取壓髻綴珠羽翠其上耀首上大紅盛繡衣下裳綠首繡端整交手手高執袖及地屏息竟一日待燕罷不動盼東宮冠服差正宮然其制如正宮而省飾則差矣而南隅東北嚮坐坐去王正宮極遠極側當未坐執爵分寸細步曲躬恭行王所正宮所壽壽畢正宮命坐則乃坐又興以壽如前如是者三乃定坐奏樂考大鼓歌舞百戲俱作大概富戲不可曉暮續用梨園部如民間之所

天間閣文集卷一

美求恩齋

樂者男女各有部王乳母巴巴最尊上東坐後王正宮一級燕罷侍立之美人皆僮每燕則美人愁也若皇帝宮中燕劉氏不得入不見不能如王宮中言故無考焉王之趨粵東也已住定國變左右希王繼大統強之來及在紹興府南都復變勢驚浙王懼思他去左右又制之使不得行遂及難劉氏北人在宮中久散在南方之民間不慎食入乃得慣食王悅劉氏常賜以所御食初散食不下卽哭王疾病猶呼號以乙巳年在余家卒卒時年九十矣余葬之聚寶門外

李長祥曰余常覽神宗遺事有人訟一內官於中城御

史御史不知其爲已入皇城之內官也卽爲之出硃票持硃票之役又素非鍊事者卽以向午門索問諸內官憤奪奏之御前上諭云云如劉氏言內閣沈一貫大駭爲御史解之於上而聖意嘉御史仍斥論內官嗚呼聖人哉聖人哉東漢建武十九年湖陽公主蒼頭殺人雉陽令董宣殺蒼頭主訴帝帝令宣謝主不奉命強之終不得主曰文叔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其門今爲天子威反不能行一令耶帝笑曰天子與白衣不同蒼頭公主人與皇帝之人異況在御前者乎漢帝今猶稱之神宗之與相較豈不勝之絕遺唐太宗謂上畏天畏

天間閣文集卷一

卒求恩齋

祖宗下畏言宮考當日所爲亦飾語耳若神宗乃真有其實雖唐虞三代之令主何以加此其能使海內家給人足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者四十八年有以哉劉氏之所言者多以老憤憤前後乖亂無緒不敢盡述述其言之無有變易者傳之昔人之行事著之史官之所載其闕略多矣悲夫若夫深嚴之地制度禮數器用人不得知劉氏多能言之總之無次敘矣亦不敢錄之於篇而聽之猶能充人之意識有益也學者之當咨詢信無窮哉

金氏錢氏傳

金氏總戎章欽臣妻也皆睡人章與餘姚邵白林聚眾於石門時故督總戎焉章治兵金則理饌兵盛金亦習軍事乃自治一軍與章前後隊而章性矜侈好飲一日會將士飲報敵掩至輒戮之及數報敵掩至矣金屯營去十里遠舍卒以數百人馳救章已敗縛去金急數百人厲之前陷之不得亦敗就禽焉金有貌帥欲之或以其意謂曰爾婦人欲將兵則亦何能爲然婦人也生路則易且但善辯當可免金曰吾實將兵將何辭能辯即善辯得生何以終身若生吾將軍則即如公言苟且世上其灑掃耳眾皆笑謂曰爾將軍若猶在用爾何

天問閣文集卷一

空求恕議

爲金知章之不復生也則痛哭或再說之不應強之應則曰吾於吾將軍存亡之矣帥終欲之亦無可如何卒死焉臨刑章恐金曰何恐將軍平日之膽氣何在乃如此顏色卒不變邵白林亦敗死妻錢氏悲憤欲即得邵之將軍印合邵之殘甲邵爪士多其鄉里錢亦本里人故易合及束伍邵貴家好女且盛年制帥不謂然則即返白草疏馳奏使路驛被執將大帥所覓見錢遽曰據此則何罪錢因請禮見拜以父許之夜相即錢曰已父子矣即大義不終亦當從容善處此以免耳曰可乎帥卒孤疑是夜數次往返錢卒得免送歸府入見其妻亦

即母拜帥歸名稱辨定不得動易矣踰年母問思家乎曰不思擇婿可乎曰不願也再世之身得傍父母世上兒女福澤無及我者只愿不得報不能違意耳因言願清靜之地一區爲父母禮佛書寫經卷祝長生福母大喜言於帥帥曰如此則吾府中有出家女子也母曰友終無著落處奈何帥沈吟久之曰不若送之歸母以語錢錢若不欲行母曰此而翁好意當即謝毋逆錢若不得已者將行留連不勝長跪秋獻始登車渡江即與冠麻服哭於邵之墓上乃歸焉當歸謂人曰先將軍與章同吾不得如金徐曰吾徑路千萬得顧步無內媿於心

天問閣文集卷一

空求恕議

以見吾先將軍則一也

陳烈婦海氏傳

烈婦海氏徐州人父某少適故衛指揮同里陳氏子名有量篤相好焉婦美容色有量則賤貧無技能識字備書而相諧歲饑就食所親於松江江陰間屢就則皆不給徙毗陵又不給則相與謀曰是不如仍還徐糧船巨猾林顯瑞鳳陽人也泊毗陵聞人言海氏美以計誘育量有量遂攜海氏入其舟林於是圖海氏矣其圖之也初相誘再則暴及暴則海氏竟死林之知海氏也以楊二楊二毗陵人也媚附林者鄰有量見海氏驚欲私之

久矣不可得私言之林林曰若識字易書記我即欲徐便也有量適欲徐則喜海氏苦之知楊二媚附林恐又如楊二然無可如何惟善自匿不露黃河有神其神靈常一人貌神變說河利害以爲神口言樞船經過故莫不享神林因享神其享實不以神享加盛用善祭閭部傾所鄰舟婦女呼引聚觀面首盡著麗不服顧海氏益匿不露林終不得海氏見遂思更計使有量貨鎮江又貨蘇州其貨鎮江也林以所私婦說海氏百端不可恐曰何爲入其舟海氏哭起誓婦婦乃已其再貨也海氏則屏拏櫛首廢髮鬢絕并項以下足以上束縛周詳

天問閣文集卷一

蓋求繁富

縫絨謹固林之施前術知難再用一夕竟突海氏所竟相卽海氏之一身不啻膠與彈革與裹毀之不得而海氏枝梧顛亂叫號氣竭力罷猶復奮躍林乃始遁出海氏悲慟自料在其舟中無所仰慮林終不止終暴終嘗染我染我如之何遂經死林忿然巨猾能戢人方且痛海氏別無畏然慮有量來則誰何則畏一人曰何畏疾走前相距幾之禍滅爾有藍九庭者林之密者也林以相屬任卽諾拜手獻金祭酒九庭數謙讓隨挾刃去矣踰時則卽返有數人委來酒湧突入舟林莫測所以與見卽突繫執索海氏卽突得蓋卽九庭之爲之者也當

其受林命也私念之曰嗟乎猛螫毒淫有是人者乎於海氏既死之則亦已矣又以其夫屬我我爲其家養久矣當報然報之以殺烈婦之夫也於天何言往吳門實取他道奔入城嗚呼亦烈婦之靈使之哉

湯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河南睢州人同邑諸生湯祖契之妻以流賊陷城死者也流賊自崇禎庚辰大亂河南李自成一賊尤巨竟數十萬破壤河南睢遂陷節婦遂死其時姑在年老祖契與節婦謹養在家子斌幼祖契有同母兄黃皇斌從讀城外之北莊至是猶在莊上當城陷祖契

天問閣文集卷一

蓋求繁富

負母匿蒲葦黃皇斌及閭門故皆得倖脫難惟節婦志死殉則死焉黃皇斌當警疾趨城下城門倉猝閉不得入祖契憶北莊登陣則見之上下相摺哭先節婦知北莊阻城不得入謂祖契曰卽北莊來不可令人攻城幸守則可兩全如不可守彼一伯一兒離在外反得不亂吾兩人意君得壹意保姑吾且得安然自爲計有餘也於是祖契見黃皇斌哭遠謂曰不可入矣其他奔去亂定來求我所在黃皇斌大哭他奔去城破祖契負母匿節婦死矣節婦死在壬午三月二十日河南自庚辰流賊殘殺連年又蝗旱人不得耕食至相食目猶開視人

人已操刀落其肉當路上向人手指示所欲乞悲號有狀無聲狐狸荆棘人家狗吠哭之每千萬過者伍少卽爲所嚙食無遺節婦常對祖契流涕曰天下事我婦人不得言亦不知但視我河南恐大勢去矣有不幸我一家入當奈何兒子當他往姑當君計之若我爲君婦妾身君大義當一身謝君不敢苟活爲君累也及壬午三月睢鄉西華陷陳太康皆陷太康尤近睢相隔只九十里既震人料城不可以禦官司有民社奇嚴城隍不得出市廛井巷婦女鬻穉口傳紛喧耳目惶惑節婦謂祖契曰是不可聞姑姑聞之則驚年老人何堪爲之掩蔽

天問閣文集卷一

室求恕齋

一刻彼得安休於一刻爾又呼一家人皆戒之及變祖契忽負匿其前竟不知其外之有賊也節婦於是經於梁家人至解之不死又密投井井水少不得沒家人又出之又不死賊入遂相及節婦則不避厲聲曰若如此耶朝廷何負若乃如此大兵至爾人人斷頭矣竟大罵賊憤怒橫殺之死節婦一女一子卽斌庚辰賊大亂皆未當婚娶之年節婦皆且與婚娶以亂也其後使誡讀書北莊亦以亂故慮在內不可得免他處則或得免故距太康九十里太康陷已震猶不使人城及趨城下欲入亦不得入節婦之經營自審死非徒在壬午三

月二十日睢之破時然矣故三月二十日能果死計河南城始崇禎癸酉迄庚辰勢烈而睢州界南故遂陷在壬午三月二十日然卒陷矣既陷賊縱殺婦女之濫死者累累闔室節婦則厲罵賊死故死異傳之四方人歎息稱道之謂之節婦云節婦之死年三十七

黃節婦傳

節婦姓馮氏父某號定齋舉人達州人也以節婦聘同里黃給諫之季子某給諫名元白萬厯年閒以直諫廷杖者也節婦年二十餘父母不以嫁節婦謂其母曰吾年幾何矣母會意長歎息不言節婦疑之乃問其乳母

天問閣文集卷一

室求恕齋

固問之乳母曰季子疾耳問何疾乳母以實告蓋惡疾也節婦泣曰既如言安可不嫁去侍疾耶父母聞之但歎息而節婦以爲不嫁去則死於是父母不得已言之給諫給諫以爲季子之若此矣是安得娶之季子亦云然節婦欲必死則欲必嫁兩家父母卒莫能強之遂嫁既嫁季子已潰壞不堪家之人苦相侍節婦痛泣然侍之如無病踰月季子卽卒節婦哭之甚自死之一日哭之甚以至今未常已罵定齋之孫有子聘予女子家與黃亦婚姻好子知之故詳予以壬午出里節婦猶存計其年八十餘矣嗚呼節婦八十餘歲之處女也

漢江女子傳

漢江女子不知何處人以死於漢陽故人名之爲漢江女子云女子之死以甲午五月中其時北兵過被掠載之舟中至漢陽伺隙投之水死焉北兵舟無數每舟皆有婦女其婦女無數女子在中與他婦女雜至漢陽伺隙以死漢陽之上流有金口驛去漢陽遠一漁人取魚見有人逆水流來則與出之水上憫死也既出乃女子有黃州武舉人陳某適遇其驛夜夢有女子謂曰妾遇變義不當生今死矣君義士願相念及瘞莫得其何故起則見有人說一漁人出一逆水流來之人於岸上女

天間閣文集卷一

哀求悲憤

子也死矣顏色未變人多往觀之陳亦往果然與夜夢之女子正相類驚曰胡然哉余與陳姓氏不識其爲何處人夜之夢何故且告我謂相念何故徐曰是矣彼掠者而烈女得投之水幸矣又出之岸上又幸矣身則露矣蓋有痛也於是治葬具掩土成墳肅衣冠祭成禮去其殮也顧漁人婦爲之沐浴探左手有繫物解下展觀則一小幅絹上有七字絕句詩十章一時見之者讀之悲歎有出涕者其時歛人某販者也在漢陽見之來江南爲人言錢塘徐鍾河又言武舉人常過衡湘諸處以其詩示人意其爲衡湘諸處人蓋北兵之所在處也

其後往荊州至天王寺有士人見詩大哭問之謂曾聘

某家女女能讀書嗜楚辭作詩將婚兵大至橫掠女子遂失今讀其詩正余聘者也是日即於天王寺作浮屠事而哭常不絕士人湘潭人也衡湘諸處爲北兵之所在處女子詩亦有東流直繞洞庭西之句豈即湘潭人與或是與詩又云願入深江魚腹裏不留青塚在單于又云別後雙親無過念人江猶是女兒身他章其痛悲皆類此多傳之者

周照傳

周照字寶鑑漢陽諸生李以篤妾也江夏人山東按察

天間閣文集卷一

哀求悲憤

司僉事周沂女有繆以李之無室誤之者故以周之女乃如此周於崇禎開殉國難者也蓋縉紳先生之烈烈者夫以周又如此其女之卒乃如此女能讀書讀書能得大意李楚之讀書人也慕之慕之欲得之不可得則遂以無室誤之故以世之知名烈烈然殉國難之縉紳先生以其女而妾之甘也如此李好遊來毗陵毗陵有董以寧者龔百藥者又有蜀人在茲土之李長祥者與友善得寶鑑之論善因得其繇來然常相病之然李常亦自病之矣李短小缺上齒每出口於四聲失去聲每十數語則數語不得達婦人窺見之多笑然讀書人也

辭能讀書者故以周之女姜之甘焉嗚呼是寶鑑與今讀所著論其悼懷賦曰俯江流之浩浩兮弔禍衡與屈平彼填江而不滋兮何以抒其憤盈草參差而並生兮孰辨其爲杜蘅烏之嚶鳴亦各有所謂兮而人孰知其情望龍髯之縹緲兮又孰與之俱征哀哀弘之已化兮不得見其靈旌思悠悠其來往兮亦何有乎微名溯江汜而嘯歌兮吾與人乎何爭喪禮議曰京口徐生某祖母死引祖在不爲祖母服例是惟死者有次子則家孫之喪不三年可爾若徐祖母固無次子也豈有家孫而不爲之三年喪者乎李生因言昔者王遵嚴至晉江見

天問閣文集卷一

沈休復

徐思謙深衣練冠廬墓側問之曰吾父久喪矣吾祖初卜葬地於此命百歲後父附葬不謂父先之也祖在不敢葬古者未葬服不釋竊敢原之故喪服而廬於此君子謂思謙有禮炤以爲祖既在則於父喪既畢後又不宜練冠而衰議之以質知禮者

墨池傳

墨池予家婢也侍予內作畫者凡作畫宜墨之淡俾墨池以口受筆退其墨故名墨池云乙未予在金陵於燈市見墨竹數幅善價爭易之予問其何人畫則笑曰是尙不識耶蓋簿予云徐曰是鍾山秀才筆也予實不知

其何如人佯曰諾自是忘之矣大司馬以中丞受節鉞南來制諸省會車馬公某威望煒赫然能以禮下人知予在金陵禮之予是時以家之數淪沒無意更娶大司馬曰是驪耶彼子然者四方之廣何不可矣予聞之懼乃誘金陵城之走娼說者數十人彼之蓋以噪人耳目傳聞於大司馬非竟欲然也至一家予之意忽移竟不能已竟果聘大司馬乃果喜及歸初新之婦不知其何能有女子媵者也名墨池予佳其名問之則以爲是侍作畫者每作畫宜墨之淡俾女子以口受筆退其墨故名墨池予異甚即屬畫則即畫墨池之侍畫則果然其

天問閣文集卷一

沈休復

畫之意則曩之見於市者予乃知鍾山秀才之爲女子而已在予之室中也久之予貧窶秀才之僉物費盡其所蓄舊墨古硯名人手蹟亦皆爲予盡予歎曰昔司馬相如卓文君皆能以文章著其後趙孟頫與其夫人管氏或以字或以畫今稱之文君失節之婦孟頫亦不足道一其婦之不幸一其夫之不幸吾免焉然求如司馬相如卓文君在成都之愁苦且不可得況趙孟頫管夫人之以富貴樂哉秀才曰無然吾嘗畫乃善畫金陵都會之地好事者眾不能即給門外常苦索不得靜遂已辱自是益困再無策則以墨池適於人適之無幾日

其家之人來言墨池死矣先死之一日告主人曰我夢至一處我之故母在焉撫我曰汝何離秀才汝有墨祿今絕之矣是汝之來此處時也乃果然秀才聞之淚下又一日讀吾詩忽又淚下蓋予之集中有題墨池詩也詩有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臙脂黑是丁酉年七月事石井道士傳上

道士姓氏無考亦不知其何處人人見之但呼其如今之所以號曰石井道士云或曰巴山之下有金石人穿之爲井道士生其側遂以名或曰道士常登白帝城覽形勝弔古感公孫述之爲人曰木可以填海石不可以

天問閣文集卷一

王求恩讀

填井乎世豪其爲人不欲其人之有姓氏於世也則因其言呼之以是號道士好遊然不喜儒術其與遊者必劍孟郭解之徒或飲牛屠狗爭筑歌擊儒者聞之厭去道士則心獨喜然善著書書成儒者多取之去爭相傳然非其志也有雲中君燕人也以強武略顯雲中故曰雲中君其爲人悍易然好女德人以是聞言然自知其非蓋寵之矣卒以是暴死不悔焉道士與君隔不相見面而每以意受君暴死道士常哭哭之曰是死也孤吾徒於是作雲中君之賦辭曰遠黃輿以廣治兮古國賦之盛區征帝子以降祐兮不願世以維釐雉萬億之續

空兮龍咫尺乎殢泥豈窳折之蹙屢於界天兮紛蒼蒼者之失經而不可以思免起鳧舉兮奮山木之與殃胎腹敗爛兮累京丘之雁行炎黃水火已陳跡兮何姬穆羸偃之有乎光芒彼聖文之荒有夷兮豈后稷之乃訖於莊襄巢門牧野之爲湯武兮惟夏后癸莫帝辛當之無晉厲智伯之自彘飲兮彼襄子匠麗氏之又奚宜夏商周之懷怗亡兮智者愚斯仁聖之如堯舜兮相天下之且及身而卽移秦隋之再傳兮豈不猶此胡天下之頌大德於唐虞兮他則詭恥鳳凰於飛兮占敬仲之奔齊漢世人之鼓舞不倦兮非帝堯之遠流而淵沫焉其

天問閣文集卷一

王求恩讀

誰斟灌斟尋之何尤兮睇嫵繡之覺恍於有仍以依豈大禹之遠乎吾魚兮而絕於狂魂之鳴夷皮當寶器之還流兮與一夫之敗婦聽乎何殊嗟夫天之正不醜於娥眉兮每異代而翱翔於一途我求其故兮季鴟夏商女鳩女房兮妹喜儺伴云何種氏兮諸侯憂傷醢脯皆公兮姬幽惟昌昔女嬃氏之帝上古兮盛德在木而氏之以風蛇身人首之變密儀兮豈貌之以婦容越三代之令德兮雉飛而壘明旁魄其隄於八挺兮寸導之奚苞乎盤根嗟古今之卒如斯兮信乎意外夫智變之幻於人兮又何足恠山卑而牛羊高兮何善存夫大道區

區區殿之何取於巍然兮總之同於荒草迫欲寄以詎
前兮吟蜚蛭而普故天陰縣其不明兮隙殘雲之數戶
有美一人兮方珮玉之綃綃豔冶忽其零落兮涕眾女
而傍徨彼摩笄之趙婦兮何如采葛之越女烏獲之動
力而絕尾兮乃笑於引捲之豎子斷釧爪之惡爲梟兮
誠殞涕乎玷圯顧夫驚鶩之不可與媒兮徒請帝於沒
齒霜露降兮草枯乾不可與遊兮將何言空羊城兮青
塚寒雁孤棲兮不忍彈將高天之惟臆問兮淚枝梧其
更下想玄冥之慟魄兮巖炎方之駢駕何所無人兮痛
予心之惟女返馬首其棄去兮勿躊躇而茶苦亂曰竊

天問閣文集卷一

圭求恕齋

篠惟谷兮闇昧其區天驪何飛兮眩眠焉知豈其不見
兮矜以爲思吁嗟乎中心之獨摧兮吾其謂之道士故
好遊三巴既盡巫峽秣歸越之而放乎洞庭彭蠡鄒魯
燕齊秦韓趙魏嶽瀆關河宮廟陵寢悲歌之區要領之
處必止馬留連茂草黃花索殘碑覓故老然後乃已及
中原路塞乃錄吳入越登秦望山見蜚旂發長矢射
射不中更從劒山入魚鱗輿載是日之出者矣是有山
名白骨昔唐太宗征不服喪師於此骨積山上穿草出
天明望之白因以名道士仰天大哭因反歸歸止於吳
數年載震澤爲一杯水卑銅棺離墨如拳道士懈怠道

天問閣文集卷一

圭求恕齋

士故好遊於是又遊焉南大河北恆嶽左泰山右積石
陷井陘絕桑乾立白登遲土木龍關雁門蜚狐殺馬莫
不徘徊以至於雲中作雲中君之賦賦成又循長城去
長城起臨洮至遼海萬餘里延袤道士曰是何可不縱
觀之盡蓋壯之御聞之異謂以始皇之所爲道士乃如
此夫始皇其從古之凡擬議於帝王固不以暴斥之耶
道士曰是烏乎不然是烏乎然哉太史公曰始皇自以
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作善哉乎賈生言之
也於是述賈生之言而終之曰是二世之過也夫始皇
之著固著於此之言矣今之言始皇者必曰暴其暴也
必先指長城彼足未常至其處牆壁之畫目無有見憑
書傳爲臆說悲夫以今觀長城利乎否耶宜有耶不宜
有耶長城起臨洮至遼海萬餘里延袤其所以能然者
山也絕嶂奔峰危巖窮石相連而一未常有寸隙城於
其上下曲折委蛇經緯之耳天地於此之處不能無意
魏文帝之窺江南也見波濤洶湧歎曰天之所以限南
北也夫長城視此矣王莽之治天下也有可以利民者
勞之固不得憚也故曰擇可勞而勞之禹之治水也自
冀及兗及青及徐及揚及雍又梁又荆又豫其績之大
也如此今萬方平土世盡相忘惟龍門碣石瞿唐數處

人見之震動礪石龍門則人之易至其卽蜀審觀自岷
嶓以下入夔門至巫歷巴東抵夷陵水之來其山皆斷
之以容其流下而山之勢兩相望舟行其中兩壁之上
猶有人工開鑿之跡若是者千四百里隨哉考亭氏之
言曰禹未常至蜀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岷嶓沱
潛軌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信如禹之未至對其藝之
也孰藝之其道之平之也則又孰爲之豈治水者禹也
治蜀之水者又有一禹之人哉計九州四隩九山九川
九澤會同於海凡十一年乃告績當時動眾乎抑不動
眾乎今夷陵上流有廟是黃陵其神蓋助禹以開江者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其求恕齋

諸葛之遺文存焉禹固用龍蛇之力居多大禹自稱陸
車水舟泥橈山樑一云與眾再云與眾信役神矣禹固
居然齊諧之怪者矣夫若是也其言之又奚云然哉伏
義氏破天地出甫畫與契九黎之君仗刀戟大誓以威
天下黃帝與之戰人不能勝用熊羆貔貅虎與人相
雜乃得誅之絕樹之野桀之荒淫也湯伐之曰眾庶女
不從予子孕戮文武之伐紂也其舊之亦然且又再致
師周之人既用之矣庸蜀之人羗舉之人微繼彭濮之
人無不用之以至於人血之滿地汧流之云孟子曰武
成書之不可盡信也蓋懼人之侈殺而維之不爲有天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其求恕齋

下者之借口也夫創業之君未有不動眾者是惟宮室
山林適慾逞心不顧人之父兄子弟骨石並填人土一
穴誠涕落耳非有然者雖聖人起不能已矣今觀地之
勢東南則海環之而環之勢與西北之勢等特阻水易
距非若長城之殫民力然要害所在城堡相因亭障相
望是惟烽火則無所用之其他與長城又等也上古以
來多外在疆域禹之明德遠矣遂正之入於貢內越秦
之世劉項角中原歲久尉佗搖無諸乘間竊據高祖煩
於戰勞苦文帝景帝又以文德勝漢卒退海棄境土凡
萬里武帝奮興乃鋤治之擴禹之績始皇之後又復有
此以始皇之盛縣諸緄縣大荔胸衍猛嗜狂崩皆蠶食
盡惟撐黎孤塗猶有存者亦遽喪氣仰塞視我怒之
莫可誰何武帝既興感人之盛德知不可以侍雄才大
略又實加文景當時西南既伏蒲泥符離烏盤遊僕既
破既絕狼居胥山於姑衍之山平常按圖索之不知其
何處亦既封既禪淳維氏之繫既殆於是余吾水外恐
息寂翼天子背塞坐治封域屹然不啻畫疆焉夫天生
民而立之君猶一家之長然盜賊有之矣惟門戶是堅
豺虎有之矣惟藩籬是飭既堅既飭則出其子弟督率
其壯長奔驅刺擊之是奚過當卽不然固閉慎守猶可

無虞今以堅門戶飭藩籬之有病於已廢棄不爲謁吾之休息家人是則誠然而盜賊豺虎至矣儒者徒見長城之築以爲暴也亦思當日反舌之側我何如奮張其在於今彼人何處是亦何故彼見識不廣學術又迂闊必使大子之重戶端坐廟堂與書生講章句一人不殺一夫不役然後稱神頌聖如其所謂天子者嗚呼不亦陋乎哉御曰儒固不足學乎道士曰非也吾之所陋者世之所謂儒也非儒也自孔子沒儒難言之矣所謂儒者學而已矣儒者豈外學夫六經治世之書昔之人言之矣儒者不能然於是公子田文趙勝魏無忌黃歇之

天問問文集卷一

王莽傳

徒旅人秦儀犀首之徒刑者孫子之徒范雎之徒各挾其智術視諸侯如小兒弄諸侯之國如丸諸侯於天下之人亦惟見其有此之一類人莫不大視之儒者若荀卿則著聞其仕楚爲蘭陵令又無所表見卒默默已焉弟子李斯功業爛矣必變易其師說而後乃得志於始皇始皇之意中遂無有儒儒者之禍遂以起而書且焚之矣漢高祖猶然見儒卽罵之儒冠滿之常曰天下取之馬上安事詩書夫始皇之焚書也曰非博士所職而爲天下人之所藏者悉燒之則所焚者民間之書若博士固在也至項羽焚咸陽因及書其時蕭何以刀筆吏

但知取圖籍不知取書夫以輔相之人乃且然固無疑高祖迄乎文帝且好刑名景帝不任儒尤甚竇太后又好黃老言盡誅趙綰王臧之言儒者人知始皇之坑儒恨之不知漢之世固亦殺儒也是習見使然亦儒者之不足以爲其所有無而重輕之則儒者之自使其然何尤哉夫孔子窮者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事孔子之窮蓋如此也以今觀其時於齊之旄施羽被矛戟劍撥驅之優倡侏儒誅之叔孫氏郈鄉墮之費人則命甲句須樂頤伐之費人北追之姑蔑敗之少正卯誅之弟子如子貢以孔子之命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

天問問文集卷一

王莽傳

霸趙史穉子貢一使使勢相被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故子西曰楚輔相何如顏子將帥何如子路使何如子貢今楚封孔子孔子果得據我書社地七百里猶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必王天下故莊周曰所謂儒者魯國一人而已矣則儒者如此夫孔子之聖安得律之學者始皇之坑儒也扶蘇諫曰諸生效法孔子所謂效法效法其學乎亦效法其有爲乎學不見之於有爲不謂之學今儒者幸而用之言堯舜舜言之不效則以爲非其君不然則以爲用之不篤如是而已矣使其當齊之好會景公必得志定公必辱咎其所以然曰吾君魯定公也

吾於相事攝也近代之所謂儒者率解免於此宋之儒猶蹈此稱詩說禮大儒相高王佐相許一旦有事琴瑟閉戶禮器禮容終焉儒者之於世何益哉故吾非陋儒也陋夫儒而非其儒者也御久之曰嗟乎行以夫吾之事道士有年矣今而後乃得道士之言聞之與遂相交去後又有人見之朝歌狀貌蒼癯鬚鬢參白攜酒錢入肆與最少年樂飲既醉出大聲奮呼驚動一市人見有父老來問此何地曰朝歌則悄然竄立泣下不能已於是作歌歌曰有秦何所貴我朝歌何蒼荒之乃來斧柯有身他方忽焉是過吁嗟乎吾之傍徨兮驅車奈何又

天問問文集卷一

天問問文集卷一

曰相有湯之道其萬億年何當配之大矣上天先君聖者我人莫賢萬方一區草乃茂焉道土歲時今有人行吾不辨貌兮相見驚又曰胡爲我心兮徒然愛之胡爲我口兮不能言辭中懸懸兮如新離相見之兮又在茲彼夫世之人兮今何思再回身兮難與支自是又他去不知其何往云

石井道士傳下

涼州有人哭於故張氏廟守涼州甲士有榆林來者見之曰是人也常過吾榆林者是石井道士蓋入秦關恨焉支祈連之所至茲土有廟在其處父老指以爲張氏

廟也遂哭御曰固張氏廟也然奚哭道士曰世之猶有張氏者誰哉張氏名軌晉之涼州牧也自永寧初與賊王室子賈茂孫駿重華盡忠司馬氏皆如軌不替嗚呼賢哉軌世家孝廉以儒學顯常與張華論經義華器之嗚呼軌非書生哉當惠帝時破滅羣寇威苦西土國之勢成矣賈嗣茂駿重華嗣軌之創業遂大其與大之占猶在駿方嗣收枹罕復河南地隨至狄道與師舉白趙伺秦雍伐龜茲鄯善西域諸國於關之屬皆朝貢姑臧而國之所有武威興晉敦煌西域都護等共二十餘郡遣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統御文武勤修庶

天問問文集卷一

天問問文集卷一

政民富兵強立辟雍明堂以行禮車服旌旗擬於王者其先賈當漢寇傾覆安全涼州茂廣隴西南安置秦州大城姑臧脩靈均臺其後重華破麻秋困趙虎城長最平斯骨真萬餘部落國之盛者四世皆軌之刺史於涼以至此嗚呼是書生哉軌烏氏人以時之多難有休戚河西之志求涼州惠帝遂收之劉曜寇洛陽遣都護人衛擊破漢王彌歲時貢獻不絕賈則當長安不守當屢擊寇曰王室有事不忘投驩憤痛之深死有餘賈及江東再興奉表建康以懷愍帝之痛恨人孰無知當時匡王之勤如張氏父子者其誰乎重華於稱王北慕谷氏

不受詔未幾卽正若駿益異矣趙常拜以王爵及元帝
凶問至則大臨哭去趙王爵復稱晉涼州牧中原阻塞
欲通表建康不可得達則貶已稱藩於蜀以假道請梓
宮未返皇輿播遷至今讀其言何悲也其先有告之以
魏武晉文之故事者輒怒之實得皇帝豐曰非人臣之
所得留也遣使歸長安張氏之所歷自惠帝及穆帝其
間之乘時僭越稱王稱帝者則劉氏慕容氏拓跋氏符
氏卽以成都之李氏猶然一隅自帝張氏據有二十餘
郡卽侈然竊名號誰能阻之卽不然或及身止矣易世
則不可知矣況數世哉其臣節亦何純也御聞之歎歔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全宋書

謂道士世之人信乎其莫有知之者耶久之繇蠶取鳥
道穿巫峽抵楚望湖雲六詔將欲又遍跡豺虎獠獍蓋
皆然無力相與勝之莫復能去曰已矣夫吾其竟與
昔者屈原傍徨楚山澤見先王之廟公卿祠堂畫天地
山川神靈奇偉瑰詭古賢聖怪物行事呵而問之前之
天問道士原其意作人問曰何然判之爲人萬變之
其以聖雄繇與京斯何然作謀帝不可易之天伐曰柯
莫下上之習刑奚不任乘木霸焉首何力爲怒中心
執焉獸而口敏刀戟大弩其又誰有魅其來下肩爲
支豈帝之無能而女師之絳帛何威帝復畫之第西

距射之何畏乳爲目騰爲口又何畏乎斷首抵觸溪澤
九首何利三仞三沮后何方以樹藝汪芒自怪何千年
而尙惑乎吳子有扈氏之又何悔乃大戰乎帝啟八業
彼德公孫何失七世幾何二壯何肆公劉稷官且之
西戕彼周京帶且繁之何彼甘泉義渠絕育亂之一子
彼旨何辱月盈日虧以伏以賊何彼之壯盛克之不得
澤鹵不居聖何狗焉北鮮有遺天何嘗焉鄴芽何萌并
兇以頑炎炎不濁乃熱於泉上黨之雛猛之以虎有鴛
飛來何復斷去大棘巾衣獨何恭幽都牛羊復何雄陽
城之尊帝儀容司馬龍驤不得終三羊五眼赤冠朱轂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全宋書

何然草付開之以駭羣絙何神盛樂何始焉有黃帝而
見之乎牛川女水牡狼十男終於擎肉何披角千里而
一掌跼蹐烏珠留何思怒述放德彼武家兒何藐在默
吸何然奇首土河之閒習爾欽德何爲乎滑鹽擣里何
能何有令德何畜牧之且又稼穡鼓鑄組織利人不止
何然扈從乃彼沙里曷魯焉施燔柴天祐天皇地皇焉
帝焉后木葉龍眉祭鷄射虎斷腕何辟配彼后士初黑
水之有爲醫者識之何魚頭之聚端立視之一戰何雄
自視不足渾同之視行主之其誰而水只及腹鷄焉何
奔青塚之鄉豈有柴籜得脫口虎狼何然何然幹姓有

曜阿萬果火光明早照何金蓮川中統開焉端平衣裳
咸滄號焉舉亭何危海陵何悲何月倫之十三部無黃
口小兒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豈猶有災患
而駭民爲之塊然何理尼父觀之黃農虞夏焉有天德
何然榮瓠競之西伯孝文孝景意奚稱書闕氏何爲徒
然在塗淪海闢顏山之何然窮不見一人左肅之何事
焉何其空好辭甘言水北之廬亦何重巫蠱族滅何然
醫之凶豈有庸荒車駕萬里何觀風行殿六宮遙只何
然鉤陳理與城據牛羊駝馬蹄千萬億拜手稽顙袒肉
割肉何主帳亦來跪伏不足調露神功焉有大利彼難

天問閣文集卷一

金求恕讀

陰之守吹者其誰何貴種遁去順天樓何佞琵琶起舞
白登之信夫何困中郎將之何終離何九成之大風昏
而重踰四幃扶首之神明警之若何疾飛騰之遠與六
甲若何其如一汝水之骨廟之鬼目之焉不喜彼一朝
之黃紅涼徽又何然自深蒿之遂不可止蒙衣有爲後
何誤焉豈有艾殺變藐樂焉紫宮高飛衣何德殿上之
戲又何或侍中蛾眉復何容哭之腫目將何終蜀道
銅山卒鼓者誰狗中聲音何中人之不律來者稀仰曰
噫深哉是人問與其亦天問哉道士自是則復返於吳
鞠躬卑汚與人揖讓下氣無所忤而見於言辭宏賦自

天問閣文集卷一

金求恕讀

放其於天地間之物古今人之行事一經其說鮮自得
解免者而於古節義之人孤清峻潔之士猶多所料傷
人見之驚愕多引辟不與言道士之出口則益信意有
問之者曰何然哉道士固不尙節義與不尙孤清峻潔
與曰是吾之所以尙也吾不知世之所謂節義者若何
而觀於人之論必其豈於死者矣人臣至於殺身豈猶
復有餘事則豈不謂之節義以求之乎前賢荀息其人
矣獻公之使傅奚齊也將使之股肱奚齊者也今奚齊
也其言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無幾何奚齊弒矣立
卓子卓子又弒矣彼荀息焉在又將焉用之乃荀息則
何如死矣夫荀息死矣無恨矣然而奚齊死矣卓子又
死矣晉之社稷至是震矣先君痛矣李若水宋之心者
也抱帝罵不絕口不自顧言之疎悚然欽宗之往曰城
也使之者誰乎陷帝於敵人咎當奈何即欲不死焉得
而不死且即死焉能破罪今不錄其罪而徒錄其死是
誠何心哉後世之方孝孺猶有難言者矣讓皇帝純厚
之主也諸王即驕恣不過憑叔父之尊非有他意速欲
效鼂錯之所爲以激成燕變其後碎首分魂棄十灰不
顧人臣之盡節至此尙復何言帝則奈何神器委之人
矣身死矣人臣之若此誤國矣至今則且享有忠名也

荀息之爲獻公言也曰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臣之經也矣然而死亦有辨矣故與若水之相並者若劉幹張叔夜亦然其何能疵議與李璠之相並者若黃子澄則當與方等而景清諸人亦何能疵議夫從來喪敗人之國家者在亂賊而賢人君子亦有然矣如後世之所謂賢人君子固有歸矣乃其於天下之人悅其同己者不悅其異己者於是相與攻擊士之有用而可忌者或置之死地其有功之成者必敗之而後已彼士之處於此其誰肯甘之夫有用之士必皆有才而才者非安靜之具蓋凶器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凶器之

天門閣文集卷一

金求恕濟

謂也今夫大地之上惟騶虞則仁若熊羆豺虎其毛革牙爪豈不可畏惡而能驅使之猛嗜之畜怒恆前於五兵故英雄之與發辟有時相類正當周旋調護智術相御以收其熊羆豺虎之力而必欲排擊窮絕使之敵壞人才之盡國之傾覆隨之矣賢人君子之至此抱古人之書端衣冠正顏色曰國亡與亡吾其死哉不知亡之亡蓋有使之亡者也昔者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伯夷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之與西王也皆歸之其時太公卽顯於周稱尚父佐翦商伯夷無聞焉惟周師之東與叔齊扣馬諫以是之一事見於世則當周末窮尚之

前何在乎豈已隱矣非翦商而後乃西山乎太公亦漁於棘上者也亦隱者而又同來歸用太公固不用夷齊乎則周亦知其意之不能如太公佐翦商故不用乎卽用亦不爲其用乎不然奚不用嚴光曾一至天子之庭隨富春釣去若其在王莽之時解絕聲聞光不知何人亦不知有光則其至帝庭也如人之一朝散失復反故家歟然道舊焉則亦已爾若陶潛在司馬氏已棄彭澤令不爲矣亦非至劉宋而後乃絕跡於人世也伯夷叔齊緣故家而異世嚴光緣異世而故家潛所處之代猶之伯夷叔齊乃夷齊始戚終戚光始戚終樂潛始終

天門閣文集卷一

金求恕濟

樂後世多慕潛不然則光不然則夷齊夫夷齊之扣馬諫也有萬夫之勇矣是豈易言光除諫大夫不受此在異世足矣而處於劉氏復然潛則純然忘情非猶自分別於其間者然也後世之所謂潛者或其忘情或共不忘情吾不得知之然吾見之矣本通籍無自以爲不求聞達或有慕乎其中而人之褒美已久不得變又或遁之緇衣道流甚者垂紳食祿之子弟有於其家坐高堂衆冠言貌猶飾寂寞也若是者吾感焉而離經叛道已自約於左道之誅其自許於高上且在此夫緇衣道流得語於高士則行乞之人皆夷齊矣孤高峻潔果是之

謂哉道士之熱論於世之人蓋如此而善於爲文其爲
文必作者其於作者謂已數百年無其人於數百年
之文謂鋪張衍敘雖充塞成書中無所窺見不足滋味
不可傳或其道是矣不過依傍附會終歷於前人不能
自奮精靈彼洪蒙自傑出則作者之難也於是謂晉愈
起弊維衰在今日則當言開闢而開闢之人非英資蓋
代不能爲功蓋以自道云世有選文書有道士之文在
道士與書曰日得足下教所選固一代之書也以僕廁
入其中僕之文著矣文著僕著矣足下固不棄耶既朽
之當其不爲蠅蟻之食者幾何及復舉而立之前衣冠

天問閣文集卷一

書求恕齋

之呼之曰人也猶有魂焉來乎哉綱目陶潛死書晉徵
士陶潛卒張承業死書唐將特進監張承業卒潛承業
不以繫之劉宋後唐則晉唐之產其遺於後之世打寄
焉猶於范粲之死則不書魏侍中范粲卒粲與潛承業
何異其書之也安得異而綱目竟異不識朱子之何以
視粲而異之若此夫不繫之魏則亦已矣沒沒焉可矣
古人之如粲而沒沒者有人綱目則又繫之晉僕常歎
粲矣當魏主芳廢粲慟哭拜送其後鬢拭淚又廢粲則
不復見魏祚之移也又不死在司馬氏之世自太始元
年至太康六年其死也繫之晉何疑然三十年閉口無

天問閣文集卷一

書求恕齋

一言若潛之飲賦浩樂各不相同而粲則苦矣其子喬
一舉孝廉人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
就潛子不識字而云總不好紙筆意亦有在故僕常謂
人家子弟以賢爲賢僕子弟以不肖爲賢杜甫不達謂
潛不聞道詩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亦何鄙也粲
與潛跡猶顯然是易知者朱子異視之若此何與人壽
幾何況復如僕其死也去粲之年當無幾或沒沒已焉
僕之衰憊不幸又有文足下又好之以廁入於今一
代之書遍讀其書一代之人聚之昭明文選包六朝茅氏
八大家分唐宋若一代之人自爲一選以成其一代之

書惟足下之所選者爲然僕則何人敢齒斯類煌煌宗
器難以魏陶僕且爲足下病若無魂有骨徒飾衣冠號
之於人抱有榮痛則又足下之爲僕病矣詩曰衣錦尚
綱惡其文之書也文矣惡善斯惡善亦矣惡爲善累斯
惡願足下權衡於文選之包六朝八大家之分唐宋使
讀之者知文爲某世文則知人爲某世人人定矣文亦
定矣惟審之書見之人或相與悲其意而久於吳吳之
人莫不知有道士然亦有不知者其知之亦惟以文他
無言焉

論曰道士何人哉聞在江東畫一影書其上云無國無

家一劍何爲不孝不忠愧之愧之嗚呼何人哉有見之者矣其髀裏肉生而弓矢之傷右腋下三寸幾要害處今六月猶潰裂如新殘也其於雲中君張氏廟之祇獻無已也有故哉常自潤州執越矣又縛之軍門斬二十二人至二十三人及道士而止其論淮陰侯謂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工藏敵國破謀臣亡英雄固安之後世區區爲韓惜其亦不識英雄者矣其意蓋以人之有成矣有以見之世矣其死之何如不計爾則道士於今之世徒著書非其志也然好書當即戎即煩不暇食即日百里亦必不去書設典書者一人其人選健士肩書

天問閣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書百箱健士二百五十人其典書者一人官視游擊將軍權視坐營蓋所有者皆掌之故視坐營而二百五十人編伍視戰士亦甲亦有兵故視游擊將軍乃立法損書幾何失幾何雨露之所侵入若何官之法何如健士何如皆視令每壁一所幃帳之外更列大帳凡十餘帳有諸生十人一帳一人主之又各童子二人戒朱墨探書每日各帳各尋職展次以待道士道士能二十日夜不眠寐常介昌讀之議事者更番來書旁不倦也及解甲書盡失故常云今日之書爲文猶當年之馬上詩書然樵悴矣蓋非其志也或曰道士之學雜王霸者也

彼學孔孟之道而侈秦皇漢武又侈言田文趙勝魏無忌黃歇之徒秦儀犀首之徒孫子之徒范雎之徒於儒者則議之以爲無用宜世之人有詆道士者謂其爲文字中之桀紂也是不然道士自言之矣曰士之有用者皆有才而才者非安靜之具蓋凶器也道士實然乃不得志於其時刀劍精芒銷歸無處所憂憤中來磨礪縱放故其爲言多汪洋不顧然固自有見非越中吳正者比矣今肉食之黨不識字之羣道士往往在而怒罵任情哭泣無故世之人不能通其意彼有才而流落不偶終焉痛恨以至於老如此哉道士今在夫今之世猶有道士其人與悲夫然有見之者矣蓋有之嗚呼何人哉何人哉

天問閣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天問閣文集卷一終

天問閣文集卷二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永幹校

崇禎遺事一

余昔在都門聞廷臣推胡廣巡撫兵部尙書陳新甲主推宋一鶴其時有胥議之者謂新甲之呼朋引類也考稽事黃道周劾樞輔臣楊嗣昌有云呼朋引類謂嗣昌用陽河總督陳新甲爲兵部尙書嗣昌其時本奉情新甲亦奉情以不祥之人用不祥之人是謂之呼朋引類也若陳新甲宋一鶴不同矣亦以是目之哉蓋以新甲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興劉永幹校

與一鶴皆舉人也嗚呼舉人與舉人之不可相與爲用乎用矣卽謂之爲呼朋爲引類乎彼進士眾矣莫不相與爲用矣當議之以何等獨不謂之爲朋爲類乎則獨不謂之爲呼朋爲引類乎嗚呼誰欺哉當陳新甲之始至京師也帝卽于是日召對幾三數後將退新甲奏言臣之踪孤帝曰有朕在卿卽不孤君臣之相得如此其後竟戮之帝一人之不勝羣下也宋一鶴節鉞矣荆南道蜀人向鼎謁見言事一鶴欲拔用一人鼎曰彼一榜一鶴曰我亦一榜也鼎默然然卒不聞其有慚謝一語也夫以荆南道視撫軍如此宜大司馬之終被戮哉

又宜相與用之謂爲呼朋引類與

崇禎遺事二

袁崇煥殺毛文龍有授意之人其詳海內人知之稔矣獨其戮文龍時則有故也崇煥往葭毛營已漸近文龍無一使來崇煥駭異及至文龍諸將各堅壁無一人望軍門見崇煥問之謂本主帥聞經略來兼程從間道往逆之矣今諸將無主帥令不敢擅出營見也文龍本以間道圖捷遲不意經略已大道來相左文龍未歸崇煥無事同參軍王臺游海濱三日文龍歸見經略引罪謝忝謹具當崇煥喜每日兩問候崇煥屬其日一問候崇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興劉永幹校

煥憶人言不可信也吾幾誤此上將軍矣遂極交歡已整旅將歸謂王臺吾今見毛帥果可爲朝廷大用汝曷往拜觀之臺往文龍踰時乃出臺已不悅及坐文龍北向坐臺西向坐設宴文龍之席皆金玉器臺惟瓦又羹於主席臺大不悅辭返崇煥謂何如臺曰誠如公言但其眼孔大耳崇煥問之不言固問之乃言曰彼謂公作見時戲玩事向海濱顛翻石子也文龍未歸時崇煥與臺游海濱果然崇煥道大怒曰彼目中無經略安得有朝廷次日乃以五騎入文龍營坐定漸數文龍過文龍只引得俯首不敢一言崇煥大聲數其過文龍則論辨

崇煥遂曰取向方劍來文龍只痛流涕求釋不能出一言遂竟受誅矣當取向方劍時文龍養畜健兒之列在左右者五百人竟震恐散去崇煥只五騎入巨總兵營中誅大帥而軍士迄無一言崇煥分布文龍之軍士訖歸焉其後崇煥亦誅死王喜還紹興國變爲僧服山陰畫者作十個圖畫圖一僧乘一大斧砍兩大木臥地上蓋以臺旣殺文龍而崇煥亦以誅死兩雄俱壽其手中也喜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舉人

崇禎遺事三

五省總督朱變元方蒞任謁先師廟至明倫堂諸生講

天問關文集卷二

三東總齋

書訖即縛諸生八人斬之學宮前圍城人大驚搖莫測後平水西得安氏諸冊籍則八人安氏耳目也受安氏金拜官矣安氏有軍師謝姓安氏一切兵謀皆其爲之變元用力士授之以計越山攀木夜入謝軍師家縛軍師來安氏不知也軍師見總督長揖作賀曰先生得我安氏無能爲矣敢不賀安氏有女將軍安八姐勇捷無敵諸名將往敵之皆敗竟數敗官兵失利變元謀安八姐淫褻于是選軍中美男子得一人飾以金銀堯甲善弓刀駿馬首陣前偉麗亂人目安八姐合戰望見即縱馬欲生擒去相近不加刃官兵遂反生擒之矣至則獄

之索三國志獄官持送喜獄官獄官不敢前稟之變元變元曰姑融通延活彼以俟吾請命也命下死崇禎遺事四

兵部尙書陳新甲久歷邊情帝寵甚每召對議封疆事甚秘時首輔周延儒亦甚寵帝召對新甲則首輔不與焉舊制上與樞臣秘議諸廷臣皆屏去惟司禮監大監與首輔在至是則首輔並不得與矣延儒莫測其何故自失意延儒素路通宮掖探帝有手勅三次秘賜新甲于是誘新甲長班之爲新甲近習者私之與銀五十兩曰若得三勅見則再與如其數長班諾去盜透新甲局

天問關文集卷二

四東總齋

竊取三勅獻延儒延儒乃知其爲和邊也遣長班去住勅且次日來及旦長班來延儒不與故怒曰何曾有他物在我處乃妄擾我當聞之爾宮重罪爾也長班懼奔去延儒得手勅奏事略露其勅中語帝默然帝與新甲秘議謂新甲無洩至是疑新甲洩怒起入官即追取前勅新甲索之不得矣新甲窘困會馬紹愉歸紹愉四川舉人任知縣以恃才敗新甲惜其才畜之署中每事多諮之帝與新甲議和邊事難其使新甲以紹愉應即授兵部職方司暗奉使往往果成功歸延儒使使紹愉謂太師處當原闕

崇禎遺事五

張獻忠據有成都僭稱帝國號大西蜀殘甲並草間諸忠勇士合兵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水堅壁甲冑漸整獻忠忌之時閩部王應熊駐軍遵義中江射洪相去千餘里呼應不及應熊又慎名器中江射洪之來言情與請爵付者多抑之軍中舊官稱官他惟稱義士而已無以臨眾多怨憤忽傳山中有王內江王也軍中使使視之容貌顧盼英偉異常軍中大喜以爲眞主在此且得監國不受遵義閩部之難我矣于是往迎之而王必不出乃發兵劫之出則皆獻呼相賀請敗國王不得已親事視事之後禮賢下士安養百姓務農種穀訓礪兵馬兵士益集勢益震大于是軍中立官設職定尊卑分上下十餘萬兵肅然軍中亦爲王建行宮選王后備宮女募內侍又爲之拔軍中戰士充御營而張獻忠兵至一戰我師敗數戰數敗軍中搗動王乃自出戰即大捷賊又益兵來王又自出戰又大捷生擒數百人降千餘人王皆編入御營獻忠氣餒遂以其大隊自來對屯營未合戰一夜御營兵噪各營驚亂張獻忠自外攻擊御營殺出十餘萬兵斬殺奔竄盡矣內江王蓋賊也張獻忠之僞爲王以覆我軍者

天問閣文集卷二

五侯恩

崇禎遺事六

鄧總兵玘勦張獻忠在荊州傳宗龍以四川巡撫陞兵部尚書過荊州玘謁稱大司馬恩師自稱門生大司馬曰誤矣蓋總兵稱本兵稱恩師自稱門生無此名目也玘曰不誤玘重慶府巴縣橋天也恩師來作令玘身特畏又壯大與三役不相等官升與玘一獻起頗官府墜地于是刑玘竹板四十玘恩官亦世閩人不自天上落來我獨不得爲乎玘有一妻一女是夜飲之酒使醉棄江水中溺死孤身走關門投作戰士今之儼然入座爲閩外重鎮皆從前四十竹板力也不然老死於巴縣轎夫矣大司馬大異器之嘉嶽不編玘戰功在海內人之耳目中後玘死獻忠曰玘死天下無我對手矣獻忠甚忌玘其面上一刀痕玘砍之者玘壁荆門州獻忠在襄陽玘竟一騎望獻忠營去近四十里獻忠有百騎來玘下馬將入廂向前索草紙問掌盤子今日何爲一騎云爾不知乎將飲酒觀劇也玘到營獻忠果飲酒觀劇玘繫馬隨從人入漸深入至獻忠酒筵邊漸近則奮刀砍去中獻忠面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六侯恩

以下原闕

武進縣學右刻孔子像記

武進縣學先師廟有孔子像在石碑上舊刻也立之廟

則方始其刻初在太初菴傳自郡橫塘許氏之壁中得之書郡之人聚往觀教諭先生鄉緒紳先生諸生相言曰天下朝會見王者必于廷闕王者袞冕圭幣見上帝必南郊天下之拜孔子有其所猶之王者之廷闕上帝之南郊故歷代有禁家不得自祀孔子王者乎孔子天乎孔子在是也人即甚崇敬孔子不敢私孔子今像在太初菴不可于是移立縣學先師廟碑高度三尺其像高度二尺像面右立行若帶劍帶劍行書也蓋貌孔子行者也是則孔子其上有篆書宜聖小景四字左道子二字右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四月朔乙丑二十一日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七家總纂

景戊建二十字在太初菴無考在廟則戊申五月朔戊戌十四日辛亥移立自今以始武進縣學先師廟有石刻孔子像碑謹記

江都董子祠記

昔漢高祖創天下六十年至武帝之朝有屏黜百家獨尊孔子以一代之大儒名者爲董子仲舒終漢之祚歷魏晉隋唐宋元之至今江都之祠在焉儒者之尊於世若是其久遠哉然孔子之廟庭從祀之矣其從祀也舉天下之大孔子廟庭之所在董子皆在焉蓋遍天下皆祀之遍天下皆祀之江都之別祀之何也天下之遍祀

公祀也江都之別祀私祀也其公祀也在屏黜百家獨尊孔子其私祀則何也豈不以其相江都王之故乎哉賢者之與人國也有功德於民民懷思之俎豆不替若王之相制在匡王於民之功德無所表見然匡王則王正王正則國寧斯非其功德之表見者與今考江都王易王也武帝之兄素驍好勇董子相之間以越王句踐大夫廟池種蠡之伐吳高祖之制惟劉氏王同姓一家何有吳越陰謀險策何所用之則王之問及此何意昔吳王濞膠西王卬淮南厲王長王安大逆無道莫不始於驍勇今王素驍好勇吳越之問又語出非常董子慮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八家總纂

之矣故廟祀種蠡王曰三仁董則曰無一仁也是董子之所以相王也然則武帝之於董子何常不知之亦何常不用之乃不自用之而用之王則又何也蓋其時去高祖之世久矣萬國九州大河喬嶽顧盼經營正不能已區區儒者欲屈其雄才大略繩墨於尺寸殆難焉觀其再三策之可不謂慮已往往回詳於法古之無益董子之對固與之異江都之相是繇然哉後之人謂其爲王佐才又云有儒者氣象則以道誼功利之語是二帝三王之道仲尼之旨與伏生韓固生之徒相去絕遠然特以對王不以對帝蓋亦知帝之不可以強此故特發

之王王卒猶禮不負天子所以命相之意其後又相膠西王議者謂丞相公孫宏嫉之使然彼江都之相在建元元年其丞相武安侯魏其豈亦常嫉之是皆不達於武帝者今江都祀之膠西亦必祀之合之孔子廟庭之祀盛哉歲甲辰秋子來江都拜其遺像肅然久之江都諸生命予作記予記之如此

重修董子祠記

三韓朱公以鹽法道駐維揚始來茲土見廩事之右有漢大儒祠蓋董子仲舒祠也日月久矣廟貌黯然公曰曾謂大儒祠乃如是乎於是捐貲治之屬余爲記記曰

天間閣文集卷二

九味院

自井田之制壤魚鹽之利與純王之治遂維世之不能返之乎唐虞三代蓋久矣聖賢之徒則欲維持之如孟子之在戰國侯秦孫吳之略勝以梁惠王齊宣王之主乃告之以仁義而欲去其利持柄之方入乎國鑿宜後世議之然世之人卒知功利之卑污而一槩尊之乎仁義之正則孟子之力也去孟子之世久遠董子仲舒出當武帝之世田生伏生胡毋生轅固生之屬申培公韓太傅趙箱王臧之屬雖能學先聖之道然守其成說無所發明董子乃斷之以道誼於世之功利則黜之此所謂純王是仲尼之旨孟子之在戰國時之意雖武帝之

不能用然天下亦卒知功利之卑污而一槩尊之乎道誼之正則董子之力也梁惠王齊宣王一國之庸主宜孟子之窮若漢武帝輩才學用古今之帝王號爲知人者必歸之董子之獨不得見用何也孟子以後功利之習日增之甚矣又重之以秦始皇之智術及漢高帝誅項羽定天下乃以太牢祀孔子然卽已焉文帝景帝以賢聖之君或則刑名或則黃老儒者之道不著此漢家之治所以有純王雜霸之稱也劉向謂董子有王佐才使當日用之則必佐之佐之則其爲治必歸乎純王不雜以霸術趙過任光之徒必皆棄之桑弘羊卜式孔僅之徒且必且投之四裔夫先王官山海大軍功故能經魯頌侈當泮水周官巨典不諱理財而財賦之出山海居半今之鰥政可以類觀信如功利之不足言當時東北西南之功必不舉衛青霍去病之赫赫必且寂然帝之雄才大略亦必盡反之而爲穆穆之天子帝能之乎不能矣故不用也不用矣故以相王也是猶用之者也蓋董子之道固二帝三王之道則其爲治也固二帝三王之治也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以見於今之世不可以存其說於今之世存其說於今之世則不用也而固已用之矣故武帝之號爲知人也今之廟事主之惟公夫

天間閣文集卷二

十味院

人心之固斂千秋萬世魂魄猶將依之以正誼明道屏除功利之人俎豆茲土疑與之戾是不然清心寡欲正宣言之於財賦之地當東南之陸海居然有董子祠之祀於其上則創之者意遠矣公又新之公又意遠矣公之先人曾以文學稱於遠左公之崇儒重道有開之先者其光大斯祠俾董子之再肅然於人之心也宜哉董子廣川人廣川今之德州景帝時爲博士武帝召見對三策授江都王相中廢爲中大夫言災異主父偃疾於帝弟子呂步舒又不知其師之書以爲大愚下吏論死詔赦後又論丞相公孫宏從諛屈之膠西王相尋免居

天問閣文集卷二

士求聖齋

家至卒明興高廟崇顯先儒從祀孔子廟憲廟爵廣川伯今祠之像飾以冕服蓋本此祠建自宣德甲寅嘉靖庚子益增之盛皆運司主之總以在廳事之右故然百年於此公又加新以某年某月日始某年月日告成事公諱某其捐之貲則若干云

唐薛二賢祠記

毘陵之賢者以荆川方山二先生著予以王寅來毘陵欲盡識毘陵之賢者乃入鄉賢祠拜瞻于二先生位仰止云或曰有特祠矣東郊之外文成壩在焉子又往拜之無有記其所以祀之之故不可考以問於長老以爲

是吾里之理學先生也故特祠之此理學以宋人爲盛入元惟魯齋然元人有之非元人也卽明亦只胡薛陳王四人後又瞿唐來氏一人胡薛陳王從祀之兩廡者來則特祠然則三百年來之從祀兩廡間者只四人三百年來之特祠者只一人耳來當萬曆年間著易其時天子大聖右儒知瞿唐氏之學歲給筆墨命有司餽酒食凡二十九年既設議從祀或以爲來當伏義文王周公孔子之後不宜在兩廡列議不能定特建之祠於文廟之左子嘗拜之詩書琴瑟與俎豆之器俱在令人肅肅然生敬特祠蓋如此今二先生不聞有特祠也不在

天問閣文集卷二

士求聖齋

文廟之左右在郊外其祠則私祠而前爲壯繆侯祠左爲龍王廟二賢祠之在其間與淫祠相並子拜瞻其中無俎豆諸祭器不在而二公之琴瑟又不在焉不類祠理學之所然子嘗思之二公當極盛之時無邊圉之患無中原之憂無朋黨之相乘四方無水旱官皆廉恥無貨賄之患朝廷寬大無忌諱鄉黨無佞佞之子弟二公之在官也坦然無顧慮政事不侵擾得以著書立業退西與鄉黨之父老子弟雍和揖讓講詩書禮樂父母之邦不諱於莊色誠正在已以教授於人其沒也鄉之人思之謂河洛之傳當在是焉顧見文成壩壯繆侯祠龍

王廟之間有曠然之庭以爲是可以祀二君子矣于是祀之然乎哉然乎哉予之來毘陵已再踰年因二先生之故訪其子孫其子孫有在縉紳者美有不在縉紳者矣其在縉紳者以縉紳重其先人其不在縉紳者又以不在縉紳重其先人益以見二先生之澤不衰焉謝石應曾有記毘陵之諸君子遂有記乎亦遂記之淫祠之間遂覺此之爲得其一正云乎

王祥廟記

毘陵之東城外有王祥廟前有池名臥冰池其奇者有魚之跡跡在石之上石頑而有文成魚凡魚之身所有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主表記

無不有其狀如乍出之水倔強以欲脫去者然鄉之人以爲王祥於此之地求魚所得魚置之此石上石上遂有跡則王祥固居然在此之地居然在此之地求魚而所求之魚居然置之此石上則此石上之魚其跡固居然爲王祥當日所得之魚矣長祥曰胡然哉王祥何處人耶是臨沂人矣夫臨沂人胡然哉董文友爲子究論之子曰是與蓋王祥臨沂人也臨沂之地素之琅邪郡是焉又琅邪人也有山之美而稱之於北者曰蘭陵在沂之承縣漢之廩名蘭陵取諸此晉則郡夫謂之縣則沂統承矣不得以蘭陵名之謂郡則承統沂矣可並以

蘭陵之名名之則又蘭陵人也自晉元帝東渡北郡沒石氏冠帶之人耳目乍變於是恐懼從之渡考之史幽冀青并兗與徐之淮北人無不從之渡江南傳之至今故尙有琅邪王氏太原王氏當時元帝念之統之以郡郡仍北名謂之僑立南以是亦有琅邪蘭陵二郡今所謂之毘陵固南蘭陵郡也其時天子居建康修城闕宮室立宗廟郡之人亦必經營廬舍成家室謀長養子孫其歲時亦必懷其鄉并望丘墳出涕冠蓋之族必亦立家廟訓祭祀今之王祥廟或祥之後人曾立之在此或其宗族與其鄉黨以王祥賢者不忍其魂魄棄之石氏

天問閣文集卷二

西表記

乃祠之此及乎久矣山河變易姓號非一公卿之家已爲茂草而賢者之故跡人之見之恭敬愛惜得延之至今則今之所謂王祥廟者有繇然哉是與是與若魚之跡又易知吾蜀黃孝廟文麟得石二其一層疊之林木內隱有樓觀其一則一馬繫於一樹上一人抱手旁立作睨視之狀近江北有僧解木木分矣每而有有士像如畫于親見之木石之精結之成文出於理之外今之魚跡當相同其在廟中或如眉山氏之怪石供因王祥之有求魚事遂謂是冰之躍出者其跡如此是又然哉子每過其廟輒想其爲人是誠賢者其由別駕食邑封

侯南面爲師雖以天子之尊如高貴鄉公亦北而乞言則又擣慕其道尊焉然高貴鄉公之被弑涕淚焉而已魏祚之移又不聞其有他言子司馬氏又事之官太保矣何哉以今人所傳如丹奈黃雀池魚圈牛聞之悲痛而反讎之事母氏終然又所謂欲殺不可得卽求常在側者是大舜之行乃卒以司馬之官老何歟嗚呼忠孝有二道乎然乎否乎嗚呼難矣

論世堂記

瑯琊子名其讀書所曰論世堂達州李長祥將入其堂與之論世或曰先生論世哉彼之名斯堂也必有以論

天問閣文集卷二

五侯七貴

之者先生又欲然慮難與孔子般人也而產於周周其本朝也故於周之世詳哉乎言之然始自文武迄於平王亦惟見之尙書與唐虞夏商蓋相等自平王四十九年至敬王乃備載春秋其間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爲人行事乃見蓋在周爲本朝魯又宗國故其言之深切著明若此若平王四十九年之前與唐虞夏商等則其詳之也又可見者矣而尙書又惟始於虞書自是之前又不載司馬遷作史記竟始於黃帝黃帝雖不載之尙書周易有之包犧氏神農氏俱與見之孔子之繫辭此猶有經之可據司馬貞乃作三皇本紀皇甫謐帝王代紀

徐璧三五麻皆起自三皇何與後世考亭氏作綱目做陳水氏之通鑑目錄一如通鑑之始於周威烈王夫是矣而司馬之通鑑史也綱目則經矣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孔子之春秋亦惟在平王東遷以後其前不敢作也後世之有通多矣則史可續也經不可續也故考亭氏之綱目非也自是有前綱又有續綱包犧氏女媧氏炎帝黃帝唐虞夏商周之代莫不褒譏子奪五代以後益恣肆甚矣是皆考李氏之綱目爲之者也夫在孔子以上學者當畫一於孔子自不當再論其論之也自當在孔子以後卽孟子後孔子而生其於前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六求經義

人多言之然未嘗專成一書擬諸尙書春秋以加於孔子如考亭氏之綱目也卽在孔子其論著者惟春秋他經如何書其於古人行事特次敘之非有言於其間也大戴禮記五帝之德與宰我論之又與周易之所言不同其言堯舜禹卽及文王竟不及湯武於商之親臣抱祭器適周之微子衍洪範九等於武王之箕子則與殺身於本朝之比干並列微哉微哉孟子言堯舜湯又孔子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分別其見知聞知而不及武王周公言周家開創天下佐興王之人則歸之周公不謂其爲太公泰伯仲雍俱逃之荆蠻孔子稱

秦伯不及仲雍伯夷叔齊則俱歸周俱叩馬諫武王伐商孟子敘聖人則言伯夷爲聖人之清而不及叔齊是皆有得於孔子之微者故孟子之善學孔子也故前乎孔子之人卽不當再與論之其論之也當在其後老莊之徒中無有主狂肆其無忌憚而不顧謂聖人爲大盜非堯舜是桀紂非孔子是盜跖龍逢比干萇弘伍員皆非之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則以爲至人也學者代興議論愈煩雜秦皇漢武雄才大略有爲之君目之爲暴漢高祖唐太宗之屬莫不上據湯武卑下視之繇是原本仁義而以爲智力原本無爲西以爲治道侈言誠正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七家題書

卽大儒卽王佐非然卽管商卽申韓以爲大儒爲王佐卽稱美之爲管商爲申韓卽以爲不足道昔者孟子謂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亦從仁義智力之爲言卽功業如此其卑也亦謂從智力得之而不由仁義夫孔子於仲父常仁之非專智力者矣若其功業當日桓公望熊山靡枝孤竹涉流沙至卑耳山雖三代受命何以異此故欲封泰山禪梁父則使太公之當此亦何能更有所爲豈果管西之可得語乎西較申韓其才有過人者去仲父較遠而與之並列則後人之過也孟子之爲此言固自有見太史公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六家題書

竊議者道也故孟子之善學孔子乃前乎孔子者只六經而其論定孔子既沒世日積書日多而其論不定世無孔子猶有學孔子之人則論定世無孟子並無學孔子之人而論益不定司馬遷所謂心知其意者之尙寡況聖人之學哉長祥以告之瑯琊子曰莊生言之矣曰吾聞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其然乎吾於古人之書終焉所謂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孔子曰吾衰矣不後夢見周公乃著書爲六經其後屈原以憂謫長譏作離騷司馬遷以身毀不用作史記上稱帝嘗下道桓文中述湯武娥眉厭女香草薺蔬分羣比類卑諸三百篇則離騷自黃帝始迄漢武帝天子諸侯王公卿大夫賢邪思侵取百氏之說整齊之爲一家言繼孔子春秋無綱目之專儒則史記夫當時則桀沒則已焉二君子皆無是而余才智困下處身晦昧今且老矣亦竊有著論不知其有合於古之人否其於古人之有言無失否不得知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孟子之所謂誦詩讀書者吾以知瑯琊子之堂焉乃作記

常州府學專經閣記

宋儒云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

已往道在六經則六經固聖人之道所在也而道之所在又存乎人故余嘗謂天生聖人天之事終聖人之事始矣始終之際天下後世有賴於聖人聖人亦有賴於天下後世則聖人之有六經也又貴乎其尊之也然尊之難矣孔子既沒子夏之門人變而爲莊周曾子之門人變而爲吳起是離經者與則不尊孟子闢楊墨其功視之乎禹治洪水周公驅猛獸孔子誅亂臣賊子天下之學者其所主自是定之乎聖人乃其子弟不過咸三蒙萬章諸人不能如孟子之閑先聖故縱橫之徒刑名法術各相侈以中諸侯之所欲不知儒者之將以何

天問閣文集卷二

九求思齋

用則不知聖人之道何物是益不尊於是秦始皇且焚書六經皆焚之矣漢之文帝景帝聖主也亦且棄六經薄太后又且以黃老誅天下之學六經者海內文學通經之士望秦漢天子之庭皆忌焉其尊也難哉至於武帝六經乃始著彼其勤者遠略慕者神仙急者財貨而申培公轅固生韓大傳言詩伏生言尙書高堂生言禮田生言易胡毋生董仲舒言春秋百家之學細之殆盡而六經尊矣固知有道之賢者循循在位無所損益而雄才大略之主若漢武帝反於道之有助也迄乎宋之世羣儒相繼起六經義理各殫思窮治夫孟子之後推

荀卿又董仲舒又楊雄又韓愈彼荀卿其時當功利用尙能守所學不減韓愈排斥佛老尊孟子以尊孔子然於六經未常有發明董仲舒言春秋又流於災異楊雄言易又不直言易而欲與聖人各有其易是惟孟子其書之傳於後詩春秋禮樂無不言而獨不言易郭子章敘來易謂易自孔子沒而易已亡二千載餘來出而始明其前宋儒若邵若程朱皆深於易者邵之皇極則支蔓程朱皆自言其所學未能盡聖人又羣儒於六經皆言之而不能正書禮之附會朱之詩註以求乎詩之旨又多不合胡安國春秋更純謬者矣其故皆以聖人之

天問閣文集卷二

九求思齋

經就我之意而不能以聖人之意發聖人之經則所以尊之也難哉難哉夫其難者如此矣士子入其中讀其書上之發明聖人之道次亦如高曾之弓裘子孫守之以能不失是則余與郭君之意所以建斯閣者與士子咸焉謀爲文勒之龔百樂以文名者乃遜之余余於是記云

常州府鼓樓記

常州府有鼓樓最高者也而當城之中以其爲鼓樓也故當城之中也故最高也樓之來遠矣屢廢屢興其興也益加前遞壯故著之日極高明而天下郡城之有新

樓也總謂之麗譙麗譙之云莫識所以授之以極高明則取義之或在此也是郡之鼓樓也鼓樓見於北史兖州牧李崇戒盜於城外設樓建鼓其上唐張說變設之城內自是遂以始其謂之麗譙蓋戰國魏城樓有斯名故云今天下郡城或無鼓樓但鼓於城樓然多有之其鼓於城樓也則魏之意其有之則李崇張說之意魏魏之意狀樓者也魏李崇之意取諸能見寇者也禦寇者也魏張說之意則無所取然魏之意事崇之意統在乎其中而總之視鼓周禮鼓人掌六鼓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鼓鼓軍事鼙鼓鼓役事鼗鼓鼓

天問閣文集卷二

王叔微

金奏又有鼙鼓亦鼓之軍旅又有王鼓太僕鼓鼓之救日月大喪其鼓惟發鼓鼙鼓大以其鼓之軍旅也若樓之鼓無所考亦猶有軍旅事之慮當與鼙鼓鼙鼓同鼙鼓之於夜用以警眾今之鼓樓施刻漏鼓以其節鳴之則反同是蓋可見而郡鼓樓其上曾有鼓十四面考南都鼓樓舊有鼓四十面余常歷冀中上谷河朔諸處其樓皆多建鼓邊塞荒迷愁苦慄冽清夜悲笳心魂悄然忽鼓聲動來山谷疊甲士精搖壯心不已蓋聲聞通達關河之氣肅人之相感其理固然若夫都會之地舟車井廬高開窮巷忠節志士奸回隱惡磨割睚眦爭

筑涕淚每不幸蒼黃有事乃歌哭顧思惶惑失主昏曉疎曠一旦猛觸則皆於鼓乎奮之故黃帝戮蚩取其皮爲鼓其鼓當雷霆後世相傳黃帝以之威天下者考鑿之皮爲鼓振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故黃帝爲之也夫鼓之德不必盡在威而威則亦鼓之德也蓋威以警人者也則覺民者也古之聖人其以覺民者多矣有覺之一歲者則殷春正夏殷秋正冬有覺之一月者則十二紀帝堯之治天下必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然後一歲之功成而後王天下者之於萬國必謹之月令然後民間之吉凶乃可得而審定之也若覺之一日則子

天問閣文集卷二

王叔微

之歷亥一寤寐之原關

石蓮花記

石蓮花在武進之北鄉舜山花有五梅花高將二尺其大將周一尺其花在土中崇禎而子土人取土而花出初不知其爲花但取土取土及石石壤花遂壞今猶有存者不成花矣猶可合之以爲花則猶可觀也有觀之者曰偶也人工爲之者或曰不不然莫測所以李生曰是奚疑哉古見之矣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相殺莫麻帝械寢廬於疏屬之山柱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漢武帝時有鑿山者得石人如所云寢廬狀是帝械之寢

瘋乎非癡瘋乎何物哉近代新都楊用修戊雲南至一所有雙璧寺用修曰非也是雙鼻寺人皆怪之用修沒數載而寺後之山崩得石牛於石中則雙鼻也如用修言石蓮花視諸此矣然何以有此又不足疑也吾常觀海矣海曠然者爾忽焉土石湧而成島其間爲莽爲材有首有趾之物盡中國之所有者無不有之不知其何自有也其在藐滄海之說者返之疊尊缶釜小矣乃醴醬酒藥注之無幾何時蟻蟻蜂蟻之生其中不啻巨川之鱗介矣是則有之乎空者石則異蓋石實者也夫有之乎空者如是則有之乎實者如是矣故河出圖洛出

天問閣文集卷二

言末紀

書空乘出人肩足出螭螭竄出鬚髮出蝶其理一爾氣到聚形理到聚氣地得氣於天石得氣於地氣魄成頑氣靈成異一而已矣乃石則無知夫無知矣氣奚有焉奚異焉故佛氏云疏者爲林赤者爲日通者爲空礙者爲碧至於君則猶之乎石矣故佛氏之言碧也言礙者也言乎頑也言乎不靈而不能成乎異者也匪石之爲然人之一身自頭至足觸之皆動刺之皆痛若指之爪膚之髮則無知者矣故任人之斷之剪之爪髮總不覺也然不覺矣斷之益長剪之益生蓋在人之身則無知者以有知靈也地固無知而有其知之理其養萬物也

各變化焉則石之在地猶夫指之爪膚之髮無知也而無以異乎有知者若花之爲物其得之乎天也過巧夫猶之石爾爲竇竇爲雙鼻之牛皆有之何不可見之蓮花故佛氏言清淨即言蓮花土人得花僧徒卽爲寺寺卽名石蓮院卽有飾其說者謂山之中曾有香閨數里及取土果得蓮花甚哉俗之人不可與言理也花已壞則花之不幸而傳之者猶日噪子聞之某某謂爲然遂作記

桃園草堂記

子來昆陵友人假子居於東門外之桃園上園背城而

天問閣文集卷一

言末紀

僻多桃樹昆陵之人春日以看花飲酒者也子居之有謂子者曰此之園上無先生一飲酒看花場耳於是名其居爲桃園草堂予曰今天下向治人人自濯磨恥賤舊日之縉紳先生聞其多更新去爲尊官於廟堂之上子之故人皆去矣有不去者又藏之深山不與人見若子也不知廟堂之在何處又不知深山之何如日近於人以與人見吾悲焉敢又使後世之人知之哉或曰不然先王之在越也有磨劍之處矣四方之返越者行其處莫不歎先生之爲人今茲之來或廟堂或山之深處皆不在由此四方之適茲土者指之曰某所某先生之

所居也猶越之磨劍處想見先生之爲人殆將百世今日之名斯堂奚不可哉予聞其言感焉乃從之作桃園草堂記

海棠居記

余內作一小齋讀書其中名曰海棠居婦女之性喜花故雖以讀書之居仍名花也入其中所見松柏而已無海棠而名之何也曰松柏類君者也吾故種之問海棠之何以名則不言我知之矣蓋自當之乎乃讀書其中初以作詩之故讀楚辭至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歎曰飲乎餐乎善矣然露則墜矣英則落矣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球記

又至恐鵲鳴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則效楚辭謂予曰少不可今再得君毋然今輕別鳴呼其惜海棠深哉自是漸窺經史深更苦讀以勞成疾猶欲余講易余不與講每背去不相與語然猶私讀也其自作海棠居詩有云還向河圖觀理數早從太極悟陰陽又云幽居自負書生性却憾雲鬢是女粧予亦作二絕其一云木是書齋靜似秋終朝書卷不梳頭登樓我亦看書去聞汝書聲又下樓述之作記

放生池記

江南人好生稱衣之徒因鑿池名放生池每縣必數處

每月之某日縣之縉紳先生士庶人男女少長各易其生物放之蓋最盛云先此之一日土人之逐利者各相謂放生矣於是漁人取魚取魚之勇百倍往者其不累業漁亦貪取之其不能於大水則於一溝一瀆之水取之盡取其小者矣童穉穉之子垂釣譚水岸上百十爲羣卽田畝之一勺水亦有擾之者是又並其猶小者亦取之而食子乞兒窮搜廣澤深蒲毒草破壞腐肉不顧罵其所取之物大約半生半死死之有可食者以歸食之其不可食者棄之地及是之日其死者則又已十之七八隨死隨棄之地道路之間皆是矣嗚呼是物之厄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球記

也哉放之者不暇惜則惜其生者惜其生者則易之而放之池池水有限其所放漸增之多總之共是水物之得水無幾何夫物之大者浩蕩乎江湖卽其小者不過一勺之木然一勺之水卽小物之浩蕩者矣今放之於是池吾爲之苦焉又水少無食彼此相食又種類不一無因聚處又水以泥濁不比清流又鱗甲之敗無復完好放之者益不暇惜但放之放畢相率而拜於佛之前得意以退以爲吾今日之有此陰德事矣吾必有福焉吾子孫必大自是而放生益漸增之多然莫果生耶不生耶吾之放生知其物之生耶亦知其不生耶且其放

生之意在物耶不在物耶然謂之不放生又不可矣何哉乃退而作放生池記

焦山記

焦山揚子江水中山也在金山之下兩山皆以在水中皆奇金山當京口易往多往遊焉登其上見其順水下相望若十餘里有山巒然復孤出如金山乍見之以爲是金山忘其身之在金山上矣則卽焦山因是遊金山者常往遊焦山予常遊之矣脫草岸經亂石所有之佳處予未常不在未幾則人跡盡又未幾則絕頂佳處矣是有林木猶岸上之大山會萬木而爲林鳥鳴在中外

天問閣文集卷二

毛求記

不見陽深陰恐人如虎豹地惟木葉之震動知其有巨流包山怒波成書忽焉日翻其上如破洪蒙天地無涯一身浩蕩至是又知其身之在焦山上也是時也月光恍惚所見不定指點有人心魂無主須臾要領在我漸辨東西乃其下流海門混混一望模糊若上流則萬波勇奔一山踞之雲氣高去空虛明潔朱樓倚絕塔猶危則向者所登之金山矣當其登也肩摩腹侵草莽敗壞空王之地一酒池肉林或青紫偃行梟者勝氣則畏懼爲心蒼黃過水常憾焉若茲之山也肯求者幾人然日山言之喧者貴乎寂者貴乎茲之來也陋者乎不

陋者乎予則不自知乎知矣雖然如山予知焉卽予知山焉是焦山哉歸而書之爲記

太湖七十二峰記

取西北一峰以定峰之始曰馬跡馬跡神馬之有跡者也津里官長二峰也在馬跡上馬跡主名焉主名云爾亦峰也其去馬跡也吳越之處在焉曰夫椒夫東者也椒西者也魚息磯又西者也餐堆米貯又東者也小磯又東者也獨山東西絕者也如二鴨曰東鴨西鴨相次之自爲東西者也大墮小墮相次南者也小椒杜圻小夫椒者也曰貢山五湖菱莫胥遊貢貢湖名也山卽

天問閣文集卷二

毛求記

以名而有大小焉曰大貢小貢也茫然水之上有大山高焉則洞庭山矣山有東西西之東曰鼇趾西者也曰禹期不可與期者而有禹廟在焉在一所或曰與期也橫陰葉余長沙衡漫北者也五石浮郭浮浮者也又北者也思夫又北者也南島北島亦自爲南北者也若見若不見見卽有雷下焉曰大雷小雷大小之俱下雷者也千紹瞳東者也昔者夫差置男女獄焉於湖相去東西曰東獄西獄亦自爲東西者也如鳴之膝若然琴也昔夫差溺其民於是矣溺也大竹小竹大小之皆有竹者也從竹之名也畏浮類頭浮殿前浮亦浮者也龜鼈

也杆杆也有姑焉曰謝姑有相望者焉遂曰謝姑相望之稱姑相望之在姑切也故曰謝姑也玉柱柱者也金庭也咳也麻草也筆格也與山却者也石蛇也石公也石蛇也亦與山却者也又鼃又小鼃又却者也又有青之若螺者又有若蟹若不可以安若驚蟹者又却者也東則西南山武餘厥澤三山也有五峰名其一峰若無處也而有處者也則五峰也三舍浮沚浮白浮石神猶鼠箭若帽湖中人意知之焉未到者焉然有其名焉皆峰也

嚴子陵釣臺記

天間閣文集卷二

元來勉齋

富春山臨水有大石如臺嚴子陵之釣臺也子陵去光武釣於是臺後人浮江過臺下者無問其何如人莫不望臺上仰之子陵之在千萬人如此當王莽盜天下十八年子陵不知避之何所其時子陵蓋無聞焉天下不知有子陵也及光武之興從羊裘索之得子陵乃知有子陵而棄諫議大夫不受釣之此處此處見子陵天下因修言子陵則益知子陵後世亦於是知有子陵矣或謂子陵當王莽時隱之宜也若光武帝興矣故家在矣何隱為吾思之矣彼惟光武時之能隱乃謂之隱也若隱之王莽時則士之當隱者蓋大義然也夫人而當然

矣有不然者其顯身有不可言者矣至於羊裘之著無乃有炫於光武之意乎吾又思之矣當王莽時子陵一喪家之人顧所處之家非其家而不能奮飛則伏耳及光武之興故家既在視世界之無所忌衣裳在笥出而服之任意焉羊裘可矣而不虞其上之求故人也以故人求則亦以故人見以故人見則亦以故人辭如是而已矣矣異焉吾常賦詩矣曰山高水復深浩浩與徘徊天地任其大何有帝王哉前者客星犯亦為故人來帝座豈能動耶乎公卿才余自請知子陵若區區言光武之大子陵之高子陵誠高矣抑尤大則諭子陵者當又

天間閣文集卷二

元來勉齋

在此臺下有子陵廟余拜瞻其廟登臺焉作記

樓樓記

福州府城北有巍然於山之上者曰樓樓蓋府城之稱為名勝者也樓之所自來志無之相傳信國公湯和創建之者當陳友定逆命據守和力攻之樓櫓雉堞皆墜壞因復修飾為是樓圖其樣以進遂號樓樓和定闕得其地治城郭完好報天子命是應為之者若大修樓閣不過聳一郡之觀固私意何敢侈然圖其樣以進考天下大定以後封建二十四親王蜀王泣蜀遠天子憐之有特命壯麗其宮以俾怡悅宮成陪帝闕天子按圖過

侈怒董工官殺四人繇是言之太祖遣將帥開疆闢土
凡其處之所有莫不有其圖可知也圖之從來久矣秦
惠王時張儀計欲王據九鼎案圖籍出關挾天子令諸
侯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始皇見王進圖窮而七
首見則圖之在人國人主重之與官府之寶器等故漢
高祖破咸陽蕭何獨收丞相府圖籍宋曹彬擒李煜亦
獨收圖籍宋當纂周平楚蜀拓吳越廣南漢止爾北漢
道之太宗及得銀夏綬延一時臣子蓬粉飾之以爲復
漢唐之舊不知燕雲十六州棄之他人終宋之世不得
復有若漢高祖誅無道秦繼周釋南越尉佗不加戮遣

天間閣文集卷二

聖宋忠齋

土地萬餘里又越東海王搖閭越王無諸各王其地閩
越東甌皆非漢有乃古今之侈廣大者必稱漢武帝爲
之非高祖之創造之者也則漢之廣大在後世之帝宋
之狹小已自其祖宗惟我朝太祖得天下盡漢唐之舊
土宇皆有之而大聖人浩蕩明見無遺觀其遣將帥征
伐方略皆其指授不必聚米爲山虜自在其目中蓋有
曉然於天下之戶口扼塞者則素洞之乎圖籍有先於
職方氏者矣信國之在帝左右日久悉知帝意其得福
州山川田土人物樓觀必窮盡圖之謂其如此其圖之
也必憑高圖之則必於是樓圖之樣樓之義當取諸此

若圖其一樓之樣以進當不然而以天子神聖臣工不
敢隱是樓亦必見之圖則又不然者與當日天子見其
圖閩越山河皆指諸掌島夷之進在東南亦皆羅列參
差恍惚可睹自是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禹貢弁服
誠中區之有聖人凡數百年往蹟所在猶可想見是信
國之意大聖人餘威震疊益勿替云

郝胥臺記

福州府城內有山曰烏石山山上有石如臺然名之爲
臺蓋高者矣遂曰郝胥臺山之去地無幾者也臺之去
山又無幾者也去地無幾者而爲山山高矣去山無幾

天間閣文集卷二

聖宋忠齋

者而爲臺臺高矣無以名之名之曰郝胥也去地則孤
者也去山則又孤者也山之孤其上無有也猶有之則
臺矣臺之孤其上無有也猶有之無復山矣曰胥漢曰
胥胥是焉是不可得兩鄰之者也鄰之惟去山之山則
惟斯之臺也臺在城之內則在萬家煙火之中當晨熒
初起暮煙不滅山色有無孤臺乍出誠哉郝胥者也而
或雲霧飛卷天雨瀟瀟大地模糊城郭一氣是惟電光
倏忽毫髮穿漏冥冥隱隱拳石不迷臺之在斯時若雲
中若天半迢乎空虛暗遠四望明潔他山戶外此尤皎
然王公大人卿大夫士庶乘之遊莫不登於其上一時

朱紫流霞冠蓋飄渺耳目搖搖還回莫定上之視下下之視上活活乎遠哉不相及也信鄰霄之若此臺矣子之當始來也丹上見有山從雄堞出漸近問之知其爲烏石山其山色明滅不辨斯臺及其登之也恍惚天平若身倚乎雲霄已而歎曰在昔屈原作離騷美人爲期閨闈爲徒飛廉後屬雷師先驅卒之僕夫返顧臨睨舊鄉若子也則奚處此自是友人載酒予往往與之每於雜沓振衣離羣逸上諸人彈箏鼓瑟飲酒浩歌中懷樂甚相從者寡子獨得子然鄰霄焉蓋在斯之顛云薄暮散去留連久之乃作記

天問閣文集卷二

雪求隱齋

墨竹樓記

壬子秋日夔子在福州讀書一樓上樓之上壁有畫竹在焉福州地熱一日日午竟如夏願壁上之竹若颯颯然有風欲吹衣拂面夔子適甚既乃覺其爲畫蓋仲淑氏作也仲淑之作此也臨壁間數日沈思經營寂寞無語忽開池濡墨迅掃往復其壁上下盈一丈左右則將二丈自辰至酉大端隨具加以點飾潤色二十日而畢計竹百餘竿或直或倚或競凌出參差竄散或忽叢殖遠近離披淋漓盤鬱恍兮惚兮風飛電疾至於荒草漑蔓怪石無數偃仰菱敗嶙峋乍露蒼黃在目不可數思

茫然會稽之巨壑豈止乎洪園之一區夔子叫曰斯何所乎在水之淵乎壁上乎則生竹乎畫乎夔子讀書其下浩乎有得忽有烏來翔於簷下童子逐之望竹飛入蓋以其陰深蔽翳固林也不知愈入愈堅莫能穿去竟被獲焉初仲淑之畫此也本以夔子在毘陵追遙山澤館舍有假石山山上茂林四時之花備焉仲淑作詩有曰花開一樓書其嗜好遠矣及來福州居在城市王宮巨室朱紫左右無山無林木夔子不樂仲淑曰無然吾爲謀此矣乃即畫壁上畫成竟不異茂林則竟不異毘陵館舍之假石山夔子坐臥不異山澤忘朱紫之左右

天問閣文集卷二

雪求隱齋

並忘王宮巨室則竟忘乎其爲城市之居也仲淑因請名其樓爲墨竹樓夔子善之遂作記

萬緣軒記

夔子居福州一小軒軒前種花花滿矣無花者多緣更滿也一奴子忽大聲曰是皆賤者也種之何爲夔子曰誠然哉今使布衣下士衣絳衣帶貝帶鶴鵲麗靡行於市上有不羣相與笑之者乎故號山桐栝脫山直栝吳林蕪草合谷蒼棘奇矣羽衣道士踐之如徑草其在有天下之人主若秦始皇漢武帝使之素天下烏獲之士戰捷之欲其舉而樹之禁內亦不能也則帝王之不得

以與羽衣道士爭所有也是惟盧橘棹棗鬱棗女貞上苑蕃馬羽衣道士又不得見若庶民之家有一於此必至壞屋破垣不移之出不止是又爲不祥之物乎子奚慕哉得斯之賤者足矣故多爲之聚之不擇種焉且子之爲此也以息蔭也惠子有大樹彷徨其側逍遙其下物無害者則一樹而兼乎百樹之用然是在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沮山有木高百仞無枝無葉益雖充滿山谷不以易吾軒前之一葉矣奴子相顧曰有以夫吾小人善惜之任其滋蔓蔓乃圖乎無輕鋤去矣蘧子曰是因名其軒曰萬綠軒云

天問閣文集卷二

蘧公孫

紅橋燕集記

丙午十月某日揚州人飲四方諸名公於北郭外之紅橋其爲主者十三人客者三十三人而客之三十三人中其爲齊人者二人楚人者四人秦人者二人蜀人者一人越人者六人吳人者十四人若主之者皆揚人而揚之人其爲江都者二人如皋者二人通州者二人泰興者一人又宣城一人宜興一人當塗一人又僧二人一越人一吳人則在客之數酒既敘客受爵再拜曰請不佞不意得從淮泗江河遊以至茲土也諸先生長者比起諸賢操南音鳴大國其播之四方莫不相與留連

久而不已今者舟楫北郭管絃嘈嘈長袖爛焉令人猶想見古江都之盛諸君子之寵我同人也不既多乎哉大庖且盈高尊式燕在野之會華於有禮我同人之得於諸君子也何故主人再拜曰天廣我人大雅不絕若齊若楚若秦若蜀若越若我吳林林吾人威儀之來凡我揚人當之何幸天下里之間有達者矣履泰宗立華嶽絕巴巫遡洞庖上會稽放冥渤按古圖書馳驅顯蹟尤以得高賢之交歡爲志願況今之在茲土詩云亦既覯止我心則悅是信然高奉命承教將勉之爾乃各謙讓以飲而其爲客者爲主者或著書有年歲名稱已久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求思

或隆聞今起去雖無前或沈於世有他懷蓋遺名者與而傳之益噪或誓心沒世發越光輝或成家者不同其源不之窺見則令一凡此數者或縉紳先生或草茅樸士或屈首科舉或終焉六籍或城或野或是老或少年或素相識之人或獨慕隔里至是則莫不歡欣鼓動次敘倚語火就燥水就濕雲鳥旋風谷應嘉哉主人則又前再拜客曰何爲者也主人以詩請蓋是舉也本以客之名詩人首也而爲詩人者禱之故主之則故以詩主者也於是卽燕集事約五字詩各二章分授之以韻曰請賦此夫詩之以傾恩幾廢業久矣詩者文之精而有

聲音者也天地大矣不能不空虛則不能無氣而其爲氣也不待摩盪之於萬竅即返怒閉號亦不能不噓噓則聲音成聽聞動矣今之爲詩者口之吟苦而自惜之於其家如人之困屯鬱噎煩憂躊躇西不得快然而氣自足則自生禁之不得是之舉也合齊楚秦蜀吳越之人唱之於一日舉夫人之困屯鬱噎煩憂躊躇一日間倏忽勇起信乎氣之自生禁之不得詩其又異乎異時十五國之謳吟逸詠鼓風奏雅使後世之賢者徘徊斯年無廢棄之歎揚州諸君子當巨功矣予野人也諸君子乃顧之客之數與焉因述其所見而爲文如此

天問閣文集卷二

雲中古佛巖記

雲中西郭外三十里有岡曰雲岡嘉禾先生來此常往遊焉雲中人口先生之往遊也或自往或攜客以往其布衣草履不相意料之人則得從之或有皆先生以欲往之意輒謝曰是在三十里外遠矣則遂止逢每獨往有蜀人在雲中故好遊然莫爲先生言不知先生之視蜀人何如也先生忽小隊至攜去及巖巖皆石有洞數處皆鑿石爲之其一洞有古佛坐像亦因石鑿爲之者佛高八九丈洞則高十餘丈洞外爲閣數層與洞相倚入其中如一洞高又過洞自閣之始一層視佛佛之身

天問閣文集卷二

雲中古佛巖記

大其頭則小及登進盡處之一層則佛之頭又大其身則又小蓋我之目力自下及上上遠下近自上及下遠上近近處大遠處小也僧前謂蜀人曰是佛之變化公知之乎蜀人曰不然佛奚變化是有之夫在我者也我則近也我則遠也則佛大小也夫變化在我者也佛知之乎則惜知之乎下閣華好飲處得水之岸樹之下塞外樹多不生難有樹惟此之岸上有此之樹蓋古柳也將百株坐其下以飲反首望故巖閣上琉璃先彩出樹之隙處佳哉日將暮乃歸當其來也從騎頗軍人裝行者驚避去以爲將軍獵父老子弟則知之曰我公遊也相與歡呼一路先生亦引馬近相與撫惜言笑其歸也亦皆相留連目送久之是時已有月山高不見及行出口口月忽然闕在城郭之上先生命滅火無使混亂竟寂然入城蜀人歸旅舍舍之人曰客之在斯土也無我嘉禾先生幾不知有古佛或曰嘉禾先生無蜀人幾不知有客是不可無記遂記此

槐龍記

子來宣府以其地爲古名郡乃訪古之蹟或言舊刑官廳事後有槐其從來遠矣莫知所始是數百年物耶其言曰如龍蓋槐龍云宣府古幽州地漢則上谷郡迄明

爲鎮其要害之在居庸關以外此則最三百年來屯兵百萬而處於城內則十萬大總戎常以侯伯爲之以鎮之重也文官自督撫以下復數十員於是刑官當時天下之培養久朝廷德厚威嚴雖十萬之兵與民相一草木無所剪伐城之大週數十里古木千萬樹登高望之宮觀樓臺朱門白屋皆從樹間出是甲冑之區也亦令詩書人意足盛哉今時則易然矣官之署得理惟總戎兵憲外皆殘牆齒齒求司李之廳事所在且不可得况槐龍耶衛之守嚴公南虞山人也性好客聞予來卽延至其署署異於他所獨甚理有來青亭公之作以望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求恕齋

四山者也予遊其上有樹特古予異之則曰是槐龍也予益異之曰聞諸司李之廳事後有此矣乃又有此耶何槐龍之產於斯土者不一也何哉公曰是卽司李廳事之槐龍也詳之曰司李之官裁去乃易其廳事爲吾之衛守有也則槐龍遂爲吾衛守之廳事有也子曰有是哉乃出墻下就觀幹文餘耳然一人手圍之不能盡幾合抱其陰則四蓋然其幹則直上其陰之四蓋則下垂幾到地蔽幹之半如是止爾他無所見無他奇夫世之草木謂之龍惟古松則然其奇則猶在枝然其幹總之似矣蒼皮之斷廻而爲鱗一曲一轉以壯取態總之

似則總之龍也以觀之此槐則不然及趨之樹下仰視之神鬼之故萬端莫測心魂恍惚俱亡所在大龍在是哉蓋層陰之厚結與幹相蔽枝之於其上迴旋驚閃以意數之茫然出沒莫有定者也一尺之間亦具變化數尺之外莫非全龍正不必其幹之盤與松等矣以其在廳事後人罕見之惟官之陞去新者未任則有見之者然徒望於樹之下卽其近亦不得其所謂龍惟步趨樹下仰視之則乃然以龍計之殆德之潛者與夫天下之不得見多矣其名亦遂已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惟有名稱而又不見爲可貴耳是槐龍也夫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求恕齋

蟒蛇記

蟒蛇毒哉嗜人宣府西二百里有山其上有跡亦黑如血相近望之如有氣如腥使人之如有以觸之不可耐然其勢如欲動隨山上下曲折自山之巔垂之麓長十餘里闊約數十步界青草之間如生物焉蓋蟒蛇跡也父老則云其詳以爲此有城是西城萬厯年間邊塞殷實此城且稱盛煙火千餘家一夜有聲如雷氣如烈風吸城之人人失過半且相駭然叫號之而莫得其故忽視山之上有此之跡此之跡以今觀之似蛇甚宛然固蟒蛇也當時餘民相率去之十里更城之以居猶有人

意恐以相去無幾何地然其患卒以已以至今之再著
息今此之域是矣父老之言然嗚呼蟒蛇之若是大哉
其嗜人固若是之多哉然其患一易地即已李生曰有
味乎其言之夫以蟒蛇一易地患即已然則蟒蛇之猶
可以避也

晉祠記

晉有司所以祀虞叔者曰晉祠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又
有廟在其右人之以意私祀者也然廟盛掩於虞叔廟
曰聖母廟晉之人曰昔有柳氏者姑虞爲之媳事之謹
其時此之地無水汲則二十里外一日汲反中途日烈

天間閣文集卷二

聖求記

有騎白馬者郎紫飲馬媳即與飲其人曰無難乎曰但
欲富再往汲來耳其人乃以一物如馬鞭者授之曰吾
知汝矣是姑嚴事之謹者也孝婦也今與汝此鞭汝以
沈水器器所有水乾汝則手提鞭起然但稍起稍起即
器滿矣以是寧汝也媳如言果然媳一日櫛水乾姑如
媳之以手取鞭起然大起水大湧出媳急委櫛趨坐之
水上水則不可止大溺媳亦以是溺焉此處之水蓋無
來於此若是之德慶難忘矣故祀之也或曰非也金天
氏之後曰臺駘者帝命治汾水罔帝命自偃之水中死
帝惜之帝女請於帝往治汾乃治今之聖母帝女也故

其始曰女郎祠而祠之右卽有臺駘廟昔金天氏裔子
昧爲玄冥師口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
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未聞其罔帝命也是
安得有帝女來而帝女又何據今其祠相近汾知伯引
汾水灌晉陽不浸者三版則此之地皆水矣又何云二
十里外汲哉人猶於汲水之一說考宋宣和間姜仲謙
宣撫晉地禱雨於此其謝雨文有曰達龍香之芬苾兮
聳冠佩之陵離步長廊之迴環今考故事於豐碑惟聖
母之發祥分肇晉室兩開基有文之在手今其神靈之
可知然則聖母固虞叔之母邑姜也邑姜震大叔夢帝

天間閣文集卷二

聖求記

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及得叔有文在手果曰成初臺駘
之後有四國沈沈黃寶守其祀皆在汾川皆命曰唐
武王廟成王立滅唐以其地封虛故曰虞虞叔之子燮
父因晉水故又更其封號曰晉此晉之所繇以名而後
之人不忘虛祀之故謂之晉祠也祀莫知所始在志創
之宋天聖間隨女郎祠又云晉天福間封與安王其封
之也必有其廟以貌其神神有所在乃就而封之必無
有望空虛之野以封之之禮據此則天福之年卽有祠
矣天聖亦相因西或更變廣飾之志固草莽也故其封
爵仍天福之舊

以下
原闕

盜跖宅記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後稷曰：有能使藎夷毋淫乎則草殃之矣。農政之於去草，屬其辭曰：殺草。今日殺之，明日復生之。天無如草何，則人無如草何。殺則不然，養之一不善，即不生；即養之善矣，或猶有不生者。故使草之盡如穀，必養之而後生。則天下無草矣。使穀之盡如草，不待養之而亦生，則天下之盡皆穀也。昔之聖者禹湯文武上之，則堯舜又上之，則神農黃帝顓頊帝嚳，昔之暴者幽厲桀紂最上，則蚩尤其聖也。天也，而數聖人者，不敢謂天之聖我也。謂有教我者曰：悉諸大撓伯夷父。

天問閣文集卷二

望水題齊

伯招其後，則子州支父許由。又其後，則大成贊伊尹太公望周公旦。若夫蚩尤也，幽厲桀紂也，不然，盡不待教矣。不待教，則其爲暴也。天無如何人，無如何無已，則懼之以殃告之曰：暴者亡。其身聖人，則長有天下。以及其子孫，舜之陳禹之越，其亦可睹矣。是不然，桀之暴也，湯放之，鳴條三年死。其子以其黨北，居是曰獯粥。迄秦漢以至今之世矣。太史公曰：伯夷叔齊所謂善人者，非耶？而餓死七十子之徒。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不幸短命。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亦何故？耶子來太原有。

村名辛村，其居人皆柳氏姓。蓋盜跖宅也。子曰：異哉盜跖以壽終。太史公歎之矣。其後人之不絕，又如此。是又何哉？天之報施善人，亦竟何如哉？今江南人雖庶民之家，亦必貴其所自出於古之聖賢，姓與相同，必稱之尊，以爲己之祖宗。己之祖宗，必非不聖不賢而不聖不賢，必不得爲己之祖宗。或原本，祖宗必不祖不宗，使盜跖宅之在江南，後人之他徙者久矣。不然，則以爲柳下季矣。夫幽厲之君，其諡號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亦但不能改耳。非棄去而不以爲祖宗也。且子孫以孝慈名有於幽厲，則幽厲未嘗無子孫。而幽厲之子孫，未嘗無。

天問閣文集卷二

望水題齊

孝慈者也。何諱耶？若夫季其子孫之有無，反不可考。歟有之矣。何也？人之必有祖宗之者也。

憂雲亭記

吾州城之南，隔一水有翠屏山。舊有亭在其上，名憂雲亭。亭今亡矣。惟名之存，而名之義莫識。所以憂之爲言，蓋樂工所以播之器，而乍出乎聲者也。與搏拊之類，等施之於雲與近代所云聽鏡讀畫者，何異？夫鏡可聽乎？畫可讀乎？則雲可憂乎？而其名則雅。吾竊憶之矣。吾州當盛時，俗頗好遊。每歲元旦後一日，卽出遊焉。至十六日乃止。亭在山渡浮橋而上，顧見煙火紛繁，城郭府。

第宮廟朱樓高閣與馬奔騰冠蓋相望亭之處又最高人無不趨高者鼓歌競作子鳴連聲狂客酒徒喧囂滿路目下聽之如雲中流響晏然而鳴日之夕矣尚未已也夫絲竹之顛落之人者也有似絲似竹者落之人而不盡落之人不盡落之人則不得盡以落之人者言之也茲之鳴也不得謂之絲竹不得謂之非絲非竹其鳴之也固晏然而鳴者而在雲中之流響則其鳴之也固晏之乎雲中者矣吾憶斯亭也謂是哉謂是哉亭之創不知何時其毀也亦不知何時相傳州之科名以宋盛每有五色雲起之此山爲異兆必有驗有州守以事禱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采思齋

州創亭於其上壓之今父老或云壓雲亭也考新都楊用修作內江題名記在宋之蜀會元七人內江得其五州二焉爲楊晨史元一國朝不逮宋而亭毀不再作其云然豈其然乎予在昆陵長祐弟來相與述往事歎息作之記

北巖鐘鼓記

吾州舊有夜聽北巖鐘鼓響之句志載之北巖在城北寺卽以名其鐘鼓之聲憶卽指寺之鐘鼓也流賊之變城野家室廬場焚滅皆盡寺皆盡北巖惟荆棘鐘鼓不知其亡之何處矣今之甲午三月六日夜半忽若有聲

若鐘鼓之聲來城內越一夜皆然又一夜又然其聲若自北來聽之在北巖寺人相異往觀之荆棘耳無一有一時人驚顧喧傳神異舊北巖鐘鼓響之句志載之殆知其非鐘鼓也蓋神異云或曰寺之滅久矣人之欲其興之也而懼其難從於是假之鐘鼓之聲以動誘之當然乎或曰果鐘鼓也有跡可睹矣石鐘石鼓生而成之焉在巖上其聲宜然也今使有人焉舉城里之鐘密須之敵列之廣莫無人之鄉欲其鳴之得乎又使黃帝之鼓雷雷靈不戮襲取革而舉版泉之師採九山鶴頭空同泰岱之石爲之其爲鐘之屬舉咸陽之所有不銷天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采思齋

下之兵與金人並鑄而亦爲之以石鳴乎不鳴乎不然如此之石鐘石鼓使有人焉如古之烏獲操雷獸之骨下莒城之關擊之此鐘與鼓鳴之然乎不然乎吾知其不然矣若是則其爲神異無疑而神之爲此異也何哉夫神之所以貴者以其道之有不可知者也而食爲其不可知之道以詭人亦奚貴之有然神之道神自知之人自不知之也神自知之人自不知之之所以爲人人自不知之神自知之所以爲神也則神之爲此也何故正有故矣若夫假爲神異者有之彼誠不憚矯誣故神師之降以破強鼓大人之跡牛腹之書以廢天子若此

之類不可勝紀而銅狄涕淚社木能言又有自來總之神異之故卽其假之也亦總之以神異之故雖其假之神異自在矣北巖寺創自唐之天寶年以今之鐘鼓度之唐之創寺亦正有因而今日之鐘鼓亦正可想見寺其興與長祐弟視子毘陵爲子言因記之如此

李忠毅公廟碑

天以忠孝節義之臣光我嘉廟一時奔走股肱血流髓漬甘之如飴相繼恐後蓋總十六人公其一云昔者太祖高皇帝鑒視往古有碑立禁中曰宦官不許識字其爲慮遠矣王振擅權仆之神廟又立又仆之竟無忌殺

天問閣文集卷二

是求思齋

諸君子公見之獨早故其商略補救疏旁引曲喻謂諸之於小特臺諫之力不然其既也干戈取之不足後忠賢所爲卒如其言公之擊瑞事事先者當應山公二十四大罪之誅公條列之十六大罪實先之又先陳推仁除法又先陳保身修省又先則商略補救之疏其推仁除法則請止立枷其保身修省則請止內操而補救疏之末則又請出入起居謹嬉游之戒瑞費瑕之刺專在嬉游是禍本所在立枷內操又瑞恃之以毒肆猛噬竊柄移威公窺其萌芽一一逆折焉及應山公疏入公遂繼之遂殆矣當應山草疏示公意公曰擊不中將走險

噫人公顧命大臣國體關係不可某願身當之某小臣當之可以初條列之十六大罪再脫草初草此屬故人陸養素書陸驚密約公伯兄鴻臚衛承勸論奪毀至是復脫草應山疏已入瑞亦大惶懼公謂是有機但糾攻須無過激反啟瑞盤詭計在輔臣從中力持俾且謝事居私第便克濟於是上疏以爲忠賢不去皇上不安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皇上尤不安又以爲君側不清罪在宰相當時魏廣微倚瑞同姓故摘挾及之已又專疏力攻又以瑞爲虎廣微爲狐狐虎與合禍將不已又叱崔承秀又力陳廷杖主事萬燝冤瑞切齒日甚於是禍

天問閣文集卷二

是求思齋

公逮至闔門驚惶太夫人夫人相抱哭子八歲牽衣哭夫人又抱孺孫女哭於前哭於太夫人解慰餘不顧就道行質獄慘毒萬狀蓋許顯純爲之遂以死其死也以李實之疏其先之削籍歸則以曹欽承之疏皆指公黨東林排擠亟援召號公之禍此所繇烈歟公實能大有爲水蘭之釁紅夷之釁彭苗之釁遼民之釁西毒之釁黔楚之釁東昌之釁在中情面倖賈賈絡樞要之弊弱張頑鈍之弊慮遠憂深無不切指疾邪去讎宵小憤深以至於死死之日風霾大作民舍瓦飛天地昏黑晝忽夜閉初入獄有王恭廠朝天宮之變地震之變都人驚

高明年烈皇帝登極誅凶恤死贈太僕寺卿子祭葬給三代誥命廕一子入太學又十七年聖安皇帝繼統於南補死事諸臣諡諡公忠毅褒忠之典於是大備公先世本河間之寧津元末有以事死平江路者遂居常熟隨徙江陰之赤岸里世家焉祖復菴公諱果父見復公諱鵬紳皆以公故貴公諱應昇字仲達萬厯丙辰進士選江西南康府推官天啟癸亥徵拜福建道御史丙寅考死年三十四娶錢氏生一子一女子遷之補廬隱居不仕女嫁吳氏是歲某月某日子來自南都得拜公於廟廂之以廟碑請因銘焉辭曰

天問閣文集卷二

祭文

赤岸之籍本原寧津中葉造大公遂復興天生聖明垂哀恭已回辟伺瑕毒藥不已公赤其心隱痛於言從容屏除羣公激焉惟公初心芟其芴芽公有斧柯不得與加後先羽儀或則黃耄臯母子繁羣興碎首公謂黨人吾恥不與謂彼閹人何能不懼上天之怒雷霆風雨神京震驚當公之死赫赫烈皇忠佞不貳誅惡既斷議姦既肆乃恤乃優褒忠禮成爰及聖安

以下

劉忠毅公廟碑

昔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天祐神孫復又經始一時佐命諸臣冀指山河永膺禩帶天子曰吁我國家傾危天

命未改其能以維繫人心保有元氣實維死節之臣是賴朕欲錄之以爲勗載諸元功先延臣拜手承命稽比年來在燕都在秦在晉在楚在蜀在趙魏諸處之死節者吏部尙書徐公石麒禮部侍郎管公紹寧且題巡按湖南御史劉公死節狀天子震悼贈官易名諭祭諭葬子蔭建廟歲祀祀四人一諭德馬公世奇一御史王公章一兵部主事金鉉一則公廟事屬有司軍供方殷未能卽建公之廟于恭援朝廷願與褒崇之意分建於其家廟之旁昭帝命也廟成縉紳先生庠序諸弟子與其宗族戚黨歡歡呼其片子謂之曰今天子褒崇我公維

天問閣文集卷二

祭文

山之嶽屹然大地願無美文辭煌煌金石何以使公百折肱著人耳目信諸萬禩盾子曰諸舊史李長祥邇來茲土羣公以爲文乃屬之長祥素仰止於公遂不辭按巡按湖南監察御史今肅正議太夫資治尹大理寺卿諡忠毅劉公昭祚南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先世家鳳陽世系失考太祖高皇帝起兵有從之下江南者遂徙居武進自是代以官顯曰應時廟封推官是公太父曰純仁進士福建泉州府推官是公父父生子四公仲氏甲子舉人戊辰進士伯叔明祚承祚俱以明經佐藩出宰季縣祚亦成進士公遂選得舉之與寧縣壬午考選

授御史隨巡按湖南當巡按湖南授御史方南月獻賊正流於楚朝廷爰發顧此一方其官必擇其能者往故有是命拜命之日卽出都門疾馳武昌全楚大勢土崩瓦解公則畢死力爲之權不與兵典兵自占東西奔顧處處卻賊賊之意中旣知有公又親藩是負故其所在其賊必逼逼之已甚力不能支死矣其死也以獻賊爲部屬獲之時秋雨大作兵將方罷泥水無可如何賊乘之夜掩殺不能成伍距倉卒潰散遂被獲械至其營則置之官署中公在署中極從容日作書壁上書凡二百七十四字皆道其臨難比古人之意數日以解其首獻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宋忠節

賊所公一見其爲獻賊卽奮罵賊怒橫刀頸上然不卽死公然又去衣縛於一竿之首引滿弓將發矢射罵轉甚獻賊大怒躍起旋又已反體甚欲其降及不可得降則選爲僞官爲公之議者勸公僞官御史與公同拜烈皇帝命巡按湖北爲其兵部尙書者也公曰吾不意若之尙有顏面見我於此又卽罵終只罵賊知難降於是縛兩足繫馬之尾後施行任馬之平險遲速口鼻耳目潰爛鎗敗血模糊處白骨支出已不能言猶復嘔血如罵狀以死死之日計其來楚歷月十一方其來先駐武昌獻賊流襲左帥良玉自襄趨武昌舟橫江數百里江

之南搖搖公執左之手歎歎勉慰遂歛於大義襄破承天繼破承天至武昌只一水來左遂又自武昌東下楚之兵意俱遁賊順勢俱隨下黃德諸處從來不陷賊以皆有重兵至是亦盡撤之以下公對眾痛哭憤厲誓死緣江上下列砲張帳聯絡沉郎兩撫聲援又疏請秦鳳各督阻前襲後方略揣定荊州又破荆與岳相去日許路公卽馳岳賊果從監利擁岳公同鄧撫李公乾德奮援斬賊之甘許二首目走賊之孟首目岳視是安焉會朝廷專設岳撫公得經營常德蓋公本拜湖南命故次第歷湖南諸郡去武昌還武昌自左帥東下兵寡弱又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宋忠節

無督撫只司道官獻賊大隊突渡江不能拒武昌遂破武昌破監利賊又乘機創岳亦遂破公急往顧長沙獻之大賊合諸路賊又趨公長沙逼公甚公與舊撫王公照奎分當水陸公當水王陸逆戰自辰至未陸先敗水之伏者亦先敗公遂敗時吉藩在長沙舟倚公公敗以殘卒血戰出吉藩重圍去乃一路收兵至永州桂惠二藩又相繼至沅公典走粵時公之兵猶數千人莫不欲之公曰吾出湖南一步地卽非死所矣於是意告二藩且曰職隨去賊必嚴躡當俱不免必戰以兵斷後獨前遁去乃得保無虞二藩乃果前果得遁去公斷後踰

永三十里以爲二藩遠賊再竄之不得遂且定營賊大至是在夜可他逸走有欲導公騎走者公曰將何往吾於此止耳遂及死公之死在長沙其被獲在永之茅栗鋪自茅栗鋪被獲以作書壁上在永州之官署遊擊尹賓位都司劉志武蔡饒傳其事長沙知縣吳應恂詳其事蘇松巡按御史祁公彪佳題其事吏部徐公禮部管公因以是其事公庸子晉蕃壬午舉人徒步號哭往得還骸歸手其狀予以合諸公言整齊其文勒爲銘傳其事銘曰

天祐邦家傳世十六及我聖皇萬億不足惟我聖皇永

天問閣文集卷二

蓋求恕齋

悲烈聖歷十六年一之以被瘁脫在躬憂驚在心自紛皇皇猶急在人黨以爲朋私不暇公盡不能者寇盜以雄在秦在蜀在晉與楚天豈不仁不顧其苦帝之楚憂江漢悠悠在廷何人膺帝之求柱下有史號我公才帝請我公爲朕往哉公拜稽首馳於鄂梟者自襄飛來爲虐公則柔之萬艘且東有鞭不投長江以空公辦賑流奈封疆何乃奮他師阻干頃波被逆愈狂飛騰我江在鄂青鄂在荆者湘天生聖明臣力竭矣吾斷吾頭報帝止此賽我一藩幸能脫去賊迅於風乘我以雨烈烈我公揮版使散眾留連公公念侃侃烈烈我公賊至不

惶擁之以行不失其常乃見賊首乃奮乃罵烈烈我公如雷霆下烈烈我公百折不已賊不死公公則必死公有其舌割之不動公有其心腐而益痛天王聖明念公忠貞念血在地念精在星念我祖宗褒忠有典廷臣公言敢有罪譏烈烈我公天子崇之高山其高其人其思

毘陵營田廟碑

毘陵營城中有營田賊廟之神袞冕執圭而冕十二旒蓋古有天下之王者祀之營田朋是后稷也后稷播百穀其後武王得天下原開基之祖郊祀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當時配天後世廟

天問閣文集卷二

蓋求恕齋

食故在毘陵皆然也毘陵祀之不言稷廟言營田廟何也爲農設也猶天下之八蜡廟然設之凡以爲民者也廟無立石不知始何時考宋高宗南渡令諸郡縣各建營田廟此之廟或卽其邇來者乎當時急棄諸夏不取竄在海濱疆圉鄙狹不過與前者之尉佐無諸等則不過數州之主惟務農種穀可立國爾三代以上取天下以德三代以下取天下以功而德兼仁義功專兵矣兵在強而非富不能強則又在富矣故越王勾踐之報吳也雖婦人女子且採蒿助之有女工織兮不敢遲之歌吳卒爲越繁之越濟欲焉其力足也宋之南也以爲與

北裂盡土分泊兩帝並尊不知其臣妾北也自宋人言之以爲彼帝也我亦一帝也自北人言之則宋之帝帝我者也宋不得帝也然則南之於北其報之視諸勾踐宜何如當時傾南土之桑麻而絲絮幣之爲盱眙之役以爲是邀福我先君海濱廟祀永永得鬼食無餒焉如是而已求其如越人採葛之婦無有也在昔少康爲仍牧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滅過戈復禹之績宋之竄在海濱只數州之主跡其土地眾豈止一旅田豈止一成卒不能如少康之復彼舊物則茲之爲營田廟也不過當時之道學君子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保認齋

飾務本之論爲此具文非真如齊桓管子之大略田山海之利雄峙我諸侯之國以遠伐彼山戎者也故天下以是知趙氏之不復能再震疊也然營田美政也立營田之廟美事也行之當時不可以高宗之主非也遺之來者不可以高宗之主沒也獨其神爲后稷夫是也而有辨於此魏獻子曰社稷五祀何也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祀也后土爲社若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棄之爲

稷自商以下祀之則稷固前古官之掌播殖者也凡掌播殖者皆謂之稷猶羿然善射謂之羿堯之時有羿夏后氏有窮之君亦曰羿市廛之子不識稷言稷卽指爲棄學士大夫不能正之遂傳之至今然天下之失學久矣其於稷宜然而自商以下祀稷皆在棄則茲之祀棄也又宜然與長祥入廟拜瞻作銘焉辭曰

於戲粒民古帝專官選建明德金木水駢土穀五之殫經緯國禹蓋一庭九州命之棄與作則恩肥諸產我秋出華土域不忒是官曰稷我棄當之畢彼土力視古有敬射聖勿革曰我后稷遐哉三代迄秦迄漢迄唐趙氏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保認齋

昭明山川長利建設忽焉變易大河浩浩其外種蕃敗我穗稷有女而嫁婦之何人誰何孕字邊鄙盡放無燬火見瞽我目視匹婦蠶之盡盱眙資惟阡陌利達廟營田厚邦本務布天子指誰者饗祀唐虞之棄周家基始當時具文有我農夫莫不拜止威儀王者教食我人誰其悔此澤國何涸赤尾者魚嗟我婦子男者婦哭有時南畝顧之或喜吳人何待寧苦深耕室處不已實惟稷福作廟在茲萬年受祉

睢陽廟碑

江陰縣有睢陽廟宋高宗南渡命南郡縣立營田廟與

睢陽廟江陰遂以有睢陽廟江陰廟迄明代墜毀弘治九年知縣黃傳來泊縣不見睢陽廟以爲吾治是縣是縣無睢陽廟不可而廟之故所已迷失不可得得一五通廟曰是可以廟睢陽矣遂壞去其廟廟之以至今日江陰之人祀睢陽不替縣此江陰距江本一小縣不得與睢陽較曾力盡國家之變余蓋祭鬼矣至是還因入廟作文焉辭曰

宋代高宗命南郡縣立睢陽廟彼海邦人思維彼帝懷彼有造北望者民莫不順獻厥戶創之今南方土王公親公拜稽首斯想彼先民禦國家事喪首在志當時力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孝忠節

罷謂職王臣死焉何貳蓋睢陽邦當江淮衝則天下樞或賊扼之反我要害我其殆與於是公奮賊捲土飛孤翼折禦彼目如鷹目我如雛擊之不去□□□□熊熊之師如弱肉食走土鶩散又則哀降□□□□□□□□□□其弱心萬夫礪但孤孤盡矣□□□□□□□□□□□□□□他之一旅望無應焉□□□□□□□□□□平彼爾賊放何爲我自黨裂□□□□□□□□□□棄其頭聚我鬼力鬼乎人乎爲死爲生殺賊則同殄瘁而凶當之則推其爲鬼雄惟唐天命受自太宗憤茲明星赫赫宗周褒貶滅之茲其如亡完我覆巢生候王之在

猛戰士遽破江淮死天下功誰其與嗣其後衰宋棄諸夏奔保海之濱如北藩封修號大宋不恥臣人追傷社稷與山河崩不守之故命祀睢陽遍南郡縣警彼臣庶彼唐之病不在不戰在不能守彼宋之病在力能戰而徒然守守如睢陽則又偉哉夫何異戰宜彼高宗命南廟之謂以飭勵至今南土凡城郭人皆樹睢陽江陰經始在明朝年熙其重光本淫祠區有有司正窮之遠祀曠職奚附感殺身事各究於意當鼎鑪時雷碎在首無掩耳過矣鼎俎烈肝魚肉之饋爾何濡有人外來蟬蟻之官實惟節吏羣援以稱拜以帥之正我王事於時南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孝忠節

土都會降亡孤傑一邑三月而敗猶有憤者不皆哭泣昔者睢陽但知有城守死如是今江上縣且民爲之乃與不與彼睢陽公此邦之人對之無慚俎豆之物井塵徽之庶幾其甘我式拜瞻有鬼無神莫識所以追泣死言神復何神神正是鬼誰其忍賊遂我逆魂外此何期於我睢陽既死之威滅之者誰滋泉有漁有咎在中不可告語入廟恐惶進退踟躕涕零如雨

福州府閩越王廟碑

漢武帝元封元年越王餘善誅東越平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

越地遂至今之福州府其地也故有閩越王廟廟在城南南臺山當時無諸王傳及孫丑漢復封王爲繇王繇王拜漢命在南臺山遂以其處立廟祀無諸蓋無諸創閩越猶帝天下者之先有造天下之祖南郊祀之故繇王祀之也且又不悖漢其後居殷爲繇王以漢之天下海甸皆已一家而已獨猶王乃去閩越不敢王歸漢閩越地空祀遂廢唐大中十年念無諸數州之主廟乃廢乃與之建祠宋因之號顯聖武忠王宣和六年進封鎮閩王建炎四年再加封號紹興三十一年加封英護王封夫人賁靈夫人洪武十年福州早有司禱雨於其廟

天問閣文集卷二

李求恕齋

有奇應乃具奏聞下禮官議仍其故封稱漢閩越王之神其祀遂至今不替云考閩越王無諸與東海王搖皆越王句踐後句踐沼吳威諸夏六世王無疆國弱滅於楚句踐之社稷殞焉其後公族子孫乘楚衰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海之上楚漢間無諸復興起爲閩越王及居殷降漢納土封侯子孫食萬戶盛哉司馬遷曰越之先豈常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與蓋禹之餘烈也禹在虞之廷與並烈者二十二人帝曰嗟女二十二人惟時相天事眾功咸異此二十二人皐陶爲大理伯夷主禮垂主工師益主虞棄主稷契主司徒龍主賓客

十二牧行九州莫敢違違惟禹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南撫交趾北戶西戎鮮枝渠度氏羌北山戎北發東北患慎東長夷島夷咸戴帝功天下明德於是皆自虞帝始帝曰嗟女二十二人禹之功爲大故周景王時劉定公勞趙孟雒汭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禹之力也當時巡守崩會稽卽葬其處少康以其塚所在因封其庶子會稽曰無余無余二十餘世至句踐句踐立爲越王越大顯至無諸搖又顯焉無諸搖皆姓驪氏搖王越東海無諸王閩越秦始皇并天下二世失政無諸搖從諸侯滅秦項羽

天問閣文集卷二

李求恕齋

不能用復佐漢滅羽漢興五年論諸侯王誅羽功遂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故閩地惠帝三年以高帝時搖與無諸同有功無諸已王搖未有封乃封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東甌王傳至武帝建元三年先舉國徙附中國布處江淮間閩越王傳至建元五年王郢抗漢郢弟餘善殺郢謝武帝乃立繇君丑爲王謂之繇王餘善當殺郢威懾其國人莫敢動竟自立爲東越王天子因封爲東越王封丑爲繇王一國而兩王焉蓋利其國分使勢裂餘善隨畔漢時繇王已傳至居殷居股乃殺餘善降漢漢遂封居殷東成侯食萬戶也搖之封後無諸其降先

無諸無諸封既先降又後其王閩越也蓋久其降之也且又不失爲侯今其祀歷唐宋迄國朝至今不替而慰之爲禹之餘烈天地萬古萬古矣在昔二十一人莫不有功矣其功皆帝舜教之皆不得與禹並夫功不得並之禹其饗世亦不得並之禹矣明德之不朽信夫余至福州父老爲余指示無諸王宮處余因見山海之壯自然名都會闔以一嶺之隔別有開闢宜其有霸者爲中國啟事與兵之地天之分疆域如此人事之有以也如此今其神王右夫人左志載因漢制相傳夫人能鈞龍王遜其衛遂坐夫人左今廟旁有井鄉人以爲是龍之所在者也夫人當日鈞是井得白龍焉此與古之祭龍氏御龍氏何異夫五行之官實列受姓氏孔甲以後水官之棄久矣龍何生得夫人何以得此且其鈞龍事餘善爲之夫亦既荒矣而謂爲無諸又何以稱焉又考紹興三十一年出師膠西禱王廟師捷加封王並封夫人今志載因漢制尤失之凡民之播言樂誕也余入廟感禹烈在於是乎作文辭曰漢祖皇帝減項繼秦入壘曠焉無諸偕興一姓比王著氏云騁此閩越區搖區東甌彼世何先負海邦大於戲萬功在今天下明德之後如彼星陳地光自天畜之有精飛頌誰者復羅在上於

越句踐不可奢量無諸與搖遂耦有土東甌江淮此則萬戶神哉禹功騁縣不亡二十二人誰其禹當縣王拜命無諸遂食漢來至今俎豆如昔山河高寥氣象猶雄我式瞻斯萬年其同

吳季子廟碑

吳太伯之後又有季子其封在延陵延陵今常州府也故有季子廟自季子之封以來二千年餘矣猶相與俎豆豈不以其賢哉季子之著見盡在春秋當魯襄公時吳子餘祭遣季子聘上國其於魯叔孫穆子齊晏平仲鄭子產衛蘧蒧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晉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叔向見之皆相與有言如晉將宿辨戚里之鐘聲去魯則周樂列國風王風雅頌衆節南籥舞大武舞大夏舞招節舞皆能得其精微其尤爲人之稱道則在讓讓德之至也故孔子稱泰伯爲至德指其實之在三以天下讓也或謂季子之讓卒敗吳亂讓不可以爲或謂季子實見微知著王僚之被弑其亦可睹矣季子將自全者也信斯二者季子之讓竟不足道或又謂國之重辭不受守也蓋以其有者與人則謂讓辭不受爲守夫季子禩所守者也是節也不得謂之讓是皆非也吳之亂吳人之立僚誤也故相爭也故亂也

王壽夢之國其傳也自當如光言季子既不受當請樂之子立則當光立彼僚餘昧子何得立使僚祭有子亦且與有言矣悅光哉當時使立光人自寂然國自定何有於弑君季子之於亂國何與焉夫使光立而國猶然定況季子實賢又況其實有先王之命卽以光號雄傑爲闔廬猶然謂位當傳至季子使季子在位光豈得以王僚目之季子豈致如王僚之危其身則其讓也豈得謂之爲自全之計二者之說自謬若謂季子非讓彼壽夢之欲傳至季子則吳之國竟當季子有又豈非讓觀諸泰伯泰伯太王長子次仲雍次季歷以壽夢之

天問閣文集卷二

奎求恕齋

子視之諸樊如泰伯餘祭餘昧如仲雍季子如季歷則壽夢如太王而壽夢之欲傳季子如太王之欲傳季歷使諸樊餘祭餘昧賢當如泰伯仲雍今其去也不在諸樊餘祭餘昧而在季子夫季子富有國者猶季歷今去之是泰伯仲雍不去而季歷去也猶不得謂之讓又何以論泰伯乎大約季子可以不讓者也等之乎季歷知之惟聖人能達節次守節季子守節者也太王欲傳之季歷季歷受之季子不受也至於固立之則棄其家耕焉不可得立乃舍取無考二十七年季子再聘上國稱延州來季子則二十三年伐州來固取之矣或從封季

子或爲季子食邑當自此始然襄公二十一年令狐庸已稱延州來季子不知其何故考州來今下蔡縣去延遠矣若以爲食邑未有千里餘之外以爲食邑者是必徒封之季子再聘上國在魯昭公二十七年春其四月光弑僚則季子封來州來固僚封之者豈僚忌季子而徙封之與季子有光王之命又賢則僚固忌之與故遠徙之與廟創於洪武初年前此未有也大聖人在上百事並興自茲之俎豆遂無窮所謂積厚而流光者哉銘

惟周有德云誰爲至在泰伯讓仲雍又繼惟彼仲雍壽

天問閣文集卷二

奎求恕齋

夢奕世王壽夢國季不願視季守節哉其曹子臧延土宇田州來惟王惟先王命曷云如忘季歷懷恭札終之光聘我上國晉衛齊魯諸大夫卿一一仁輔淵乎神明鐘聲樂舞彼國彼家如闔如睹天子失官聖人言然鑒介與族學且出焉斷髮文身其種實蕃誰謂季子而猶荆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下國何然文明之祖

秦望山碑

秦始皇出遊以三十七年至雲夢祀虞舜浮江下觀籍柯過丹陽錢塘上會稽祭大禹登高山望海後之人因名其山爲秦望山論者謂始皇以神仙之故出遊於海

以海之故登山故其初自以爲欲至海而恐不及也考
始皇并天下之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遂上泰
山禪梁父乃並勃海以東遶黃腴窮成山登之罘登琅
邪撫東土至於琅邪還遷彭城求九鼎泗水西南渡淮
登衡山浮江至湘山自南郡縣武關歸當至琅邪齊人
徐市上書言神仙乃遣市入海求神仙始皇之求神仙
蓋在東之旣行因市書其初之行固不爲神仙行也二
十九年東遊至武陽登之罘登琅邪道上黨入三十二
年遊碣石則索羨門焉並不死之藥巡北從上郡入三
十七年出遊遂至會稽登會稽山當並天下令祠宮所

天問閣文集卷二

室求惡齋

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自穀以東名山五太室恆山
泰山湘山會稽山太室嵩高中嶽四嶽各如其方史稱
秦帝咸陽咸陽西五嶽皆東始皇之出故皆謂東遊會
稽在大海之濱秦望山則會稽山之尤高者故始皇望
海其望海也原不爲神仙則始皇出遊訖不爲神仙出
也古天子皆出遊何必始皇在黃帝東至於海登丸山
及岱宗西空桐登雞頭南江登熊湘北逐葦弱合符釜
山其後則舜舜以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
山川見東方長君南五月西八月北十二月又則禹禹
巡狩至會稽崩於會稽葬會稽竟在外舜亦然東巡狩

天問閣文集卷二

室求惡齋

崩蒼梧之野與禹同則古之帝王未常不出遊也然在
黃帝往來無恆處以兵師爲營衛雖邑於涿鹿之阿無
一定之都其鬼神山川封禪在萬國之和寧後則出遊
國合符諸侯不苟出也舜則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辨
羣神見四嶽諸牧班璫禹亦然會諸侯於塗山蓋亦合
符也如黃帝舜然而防風氏後至誅之聖人之用威如
此也若秦始皇人則謂其侈心爲之其言侈也以爲始
皇據狼狐蹈參伐虎視天下鞭笞六國蠶食之後極情
縱欲其言極情縱欲也必指求神仙其言求神仙也必
指其出遊海上其出遊海上之求神仙在邇徐市索羨
門其遺徐市在二十八年索羨門在三十二年始皇求
神仙於出遊止於是之二年他之遊何故封建既廢天
下無諸侯王國其巡行非合符諸侯與黃帝舜禹不同
是惟周穆王相等穆王得八駿造父御遊崑崙忘反始
皇之出遊與之相等然封建既廢天下無諸侯王國五
帝三王之天下至此別一開開則天下之人民別一耳
目則一心思天子非巡狩震疊之不可始皇之出遊得
無謂是乎魯之春秋天子改元稱君諸侯亦改元稱君
天子之正朔不行於諸侯諸侯亦自爲正朔不隸於天
子故古云天下之名山大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其不

相屬如是則封建如是始皇一之竟一之矣與先王異矣天下之別一耳目別一心思之人民必相顧之而疑謂天下之變一旦至是非巡狩震疊之以示一王之尊不可始皇之出遊又得無謂是乎始皇當然故漢宣帝謂秦始皇得聖人之威近代溫陵李贄亦謂始皇自是千古一帝也今考其出遊封泰山立石作琅邪臺立石登之朶立石碣石立石其辭大要謂皇帝躬聖陵水經地存定四極不懈於治三

以下原闕

陳氏詰勅亭碑

武進原任進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偏沅巡撫臣

天間閣文集卷二

奎求恕齋

陳容謨當在偏沅五載功告成皇帝嘉勞命廷臣稽舊典章恩賚不易若曰封疆之臣邦國土宇莫安是語是賴是謂重臣其有戎功社稷之利也其議朕所以報功者來廷臣拜命奏追其祖原贈中大夫布政司右參政臣溢贈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原贈淑人王氏仍贈爲淑人給誥命一道嗣父原贈布政司右參政臣文燦贈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嗣母原贈淑人馮氏仍贈爲淑人給誥命一道生父原移贈文林郎監察御史臣文煥移贈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生母原贈孺人朱氏贈爲淑人給誥命一道

天間閣文集卷二

奎求恕齋

其前祖贈中大夫布政司右參政祖母贈淑人誥命一道嗣父贈中大夫布政司右參政嗣母贈淑人誥命一道生父移贈中大夫布政司右參政生母移贈淑人誥命一道本身福建布政司右參政授階中大夫妻封淑人誥命一道嗣父原封文林郎知縣贈文林郎御史嗣母原贈孺人加贈孺人勅命一道生父移贈文林郎御史生母移贈孺人勅命一道本身御史仍授階文林郎妻仍封孺人勅命一道又前嗣父封文林郎知縣嗣母贈淑人勅命一道本身知縣授階文林郎妻封孺人勅命一道計誥命七道勅命五道大哉王言一門之內拜荷無已盛哉凡天子有命爲人臣者藏之白屋裏也必別作一亭名誥勅亭二百十年來卿大夫之家皆然陳氏遂作亭而未有碑今乙酉春史臣李長祥來武進陳氏因屬之作碑長祥稽首前訖入亭內恭展讀誥勅命想見天子注意諸在職之臣與其臣仰答天子之所以注意主聖臣能休哉願君父前爲文事重大受陳氏之請不啻天顏咫尺惶懼無已月餘乃敢落筆請按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北湖南兼轄澧州公安石首松滋等縣地方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容謨其先本太乙陳氏累遷家武進而陳氏歷唐宋及國朝

世有顯者以至偏沅巡撫萬歷癸卯舉人庚戌進士歷官知縣御史參議參政按察司布政司以及巡撫巡撫自知縣至巡按即皆有軍旅事而巡按之功爲著自巡按至巡撫無不皆軍旅之事而事專巡撫巡撫之功爲著巡按在蜀在直而在蜀之功又爲著當在蜀時逆瑞魏忠賢奸政撫臣尹同阜喻察屬調按臣與建祠按臣曰四川士司忤叛奢寅雖授首奢崇明何在安邦彥且方烈百姓瘡痍潰裂征調加繁土木之功何可又動且四川僻土僻土之祠何足以重魏公乎既又曰吾當留此一塊乾淨地還朝廷禍福吾安之矣卒不可其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充求忠齋

時天下無不與建祠獨四川無祠朝廷果得留此一塊乾淨地蜀人稱快頌按臣王言之大亦謂逆瑞煽虐動骨獨支而日策按黔勦酋與督臣撫臣條奏機宜區畫糧餉熹宗皇帝有稱朕雪恥除凶之論其後桃紅壩之捷皆其成議故按蜀之功爲著若巡撫功在封疆其功又爲著今據偏沅界嶺界粵界黔界苗夷界沅病沅粵賊在彬宜間皆病沅水而界蜀界漢界黔或且順或叛逞出滇蜀不可逞出沅又病沅沅界之丞順保靖土司無不病沅本省峒寇飄夷又不時竊發而粵之賊藍山臨武兩處大在桂陽界湘鄉之賊天王寺大在安化益

陽寧鄉諸處界蛇豕梟狼誰敢震駭爪牙角距首尾周縣又當流賊橫突巴西湖北血流秦關無人中原宿草倖帥惜死長江孤危使偏沅萌葉再放恣南方搖動普天之下幾無有完士天子憂顧羣臣恐懼大司馬以設偏沅巡撫奏報可乃推臣督謀時賊正合黨據艘鐵革洞庭水上岸上延袤八百里陷湘鄉湘潭茶陵所陽撫臣疾調兵調臺調黔調豫調各屬府州縣堡寨弓弩強手並本軍門兵兵大衆大震疊藍山歸武賊正圍長沙撫臣提兵奮擊賊大敗解去撫臣相賊勢當先文王寺乃提大兵先寺寺賊大潰敗藍山臨武賊救寺賊出

天問閣文集卷二

半求忠齋

攻破常寧因衡陽撫臣留兵勦天王寺自提兵衡陽賊戰艘連衡源河二十里陸壁黃巢嶺虎視撫臣兵撫臣奮擊賊敗水上賊大敗二十里戰艘立盡惟陸賊折半存半其存之半棄甲兵竄荆棘遁去於是莊兵勦寺賊踰大湧山鼓桃花江賊其長偕王號黨有僞軍師僞丞相又有飛天大王呼風雲草石起變幻瀾漫我師每被

劉撫臣勝之以計賊術厭以下

奉政大夫太僕寺卿宜與史公神道碑

神宗顯皇帝御天下之二十二年欲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王謂元輔曰擬諭來元輔太倉王文肅公錫

爵十九年以次輔歸省至是再入朝爲元輔則卽擬諭凡兩擬請之前諭後諭上喜前之一諭從之有正合朕意之語蓋並封諭也諭行禮部廷臣大震異爭於元輔爭於上其援引經傳探古史切詳祖宗家法綜集眾議於一疏中距塞元輔之意以挽回上意則太僕卿宜與史公公時爲刑科左給事中素敢言曾劾詹事黃洪憲都御史吳時來謂其私元輔之子以遺元輔元輔素憚之及此諭之行禮部工曹邸岳公元聲首倡力諫相繼力諫者十五人各以其諫之同者聯名爲一疏公勁諫公後自爲一疏上怒元輔亦常厲色於諸公之前顯然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主求恕齋

以怒然卒得止其諭不行焉公之疏略云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並封王之例又云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又云天子繼體之清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別子則王之王爵之有爵必有地有地則臣矣故藩王之稱曰藩服之臣今皇長子皇上之繼體也繼體則皇上所有之天下皆皇長子之所有其可以地乎不可以地其可以爵乎不可以爵其可以封乎其可以並封乎此諭元輔之所擬前一諭如此其後之一諭則欲皇長子拜中宮爲母上已非之元輔已阻公必欲詳明其義則云中宮敵體皇上中

宮有子則已子爲嫡庶子爲庶中宮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卽嫡其所以距塞元輔之意以挽回上意已反覆發之如此乃又云隱情云皇上元輔之意云一時宮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敢忍於萬世宗社之計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敢皇上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凡數千言云繼後之一諭皇上非之繼前之一諭廷臣非之及公之是疏條達詳明元輔卒距塞上亦卒漸次挽回而國本定矣其復又有挺擊一事時公以太常寺少卿奉命冊封益藩得朝報卽又具疏請立皇太孫當岳公之爭封王時科臣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主求恕齋

許公紘綱解語遜岳公卽面厲斥之謂許阿附元輔元輔阿附貴妃累皇上明德公之疏中云隱情云皇上元輔之意蓋有自來矣又元輔方入朝卽爲皇上擬諭俾皇長子亦封王故中外之議皆以元輔之再相宮禁有力至是張差辭連宮禁輒訊之司不敢以聞只錄龐保劉成公慮其黨之根深而禍之未已以爲是莫如立皇太孫皇太孫既立則東宮有貳東宮有貳則姦黨無復冀望禍之萌芽當得永絕則公之請立皇太孫正以固皇太子而所以固皇太子並以固皇太孫是公之功不獨在光廟且在熹廟豈獨在熹廟又在毅廟蓋毅廟亦

光廟之子繼統嘉廟以顯緒光廟不類於此之一舉與疏入上大怒欲卽逮誅之聖明寬大終只降調公自是歸里焉今考諸國史讀其家乘公之立朝一概剛正與史曹卽趙公南星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大臣凡建議有不宜於朝廷者輒引祖宗之法度繩之如廣開言路一疏以太祖罷中書省設六部分庶務爲言聞臣每不得逞其意見其所奏必極有關係者趙公謂其言皆國家大事非徒以搏擊立名又皆合經義通國體信之矣家居剛正之節猶立朝時與江右鄒公元標善吳門故元輔卒求鄒墓表公遠馳書病之鄉卽止不敢作立明

道書院與東林相望講學逆璫魏忠賢之黨疾講學諸君子遂以忠賢傳冒同東林書院毀罵公諱孟驥字際明遠祖漢之深陽侯崇歷唐宋之代多以功業著國朝有徙於宜興者遂以有宜與之史氏曰某公大父曰某公父父以公貴封如其官公生於萬曆某年月日壬子舉人癸丑進士考選翰林院庶吉士改給事中歷官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卿在朝十五年其家居則二十五年以某年月日考終享年六十有五娶徐氏生子三人又陳氏又蕭氏又桂氏陳亦生三人蕭一人其七人桂則二女嫁娶皆名門徐氏封恭人後以陳氏之子貴贈淑

人陳氏封太淑人子之貴者曰夏隆崇禎丙子舉人癸未進士官江西南昌府推官今不仕以某年月日改葬公於某所將立碑神道求銘於余余於夏隆同進士出身於公爲年家子不可以辭遂銘焉文曰

明明上天佑我聖明忠良之生相繼如林惟我忠良我公猶勇胸則有心剖視何痛顧念國本在皇長子元輔再相有封王旨有法在宗有度胡然在今不思其故廷爭之多公與廷爭帝曰其然元輔國新明明天子上天之祐官禁之私不以累後明明天子保元輔龍前論後諭卒不一用公功豐矣亦既勸止明明天子有臣

如此惟此臣工國之所造聖父聖子極慈極孝其在太孫謂儲君貳又逆龍麟因挺擊事公言何爲不誅不已天子明哉怒而放去里居何爲明道是任操河洛權與東林並煌煌我公後起是則小子何知得拜墓側我皇在天我公在史史記之文於萬斯世

故朝列大夫尙寶司卿深陽史公神道碑

深陽尙寶司卿史公以崇禎十六年某月日卒乙酉某月日葬某縣之某鄉某里自葬以至今之某年凡幾十幾年蓋久矣神道未有碑舊史官李長祥在昆陵公之子某來請焉遂據公弟狀公行敘之曰公先世漢深陽

壯侯後因爲深陽人永樂乙未進士建寧知府曰常是公六世祖常生結舉人結生愷愷生鑒貢士鑒生嘉清苑丞鄉賢嘉生餘道封戶科給事中是公父公萬厯己酉舉人庚戌進士辛亥選南安知縣調煩崇安縣丙辰陞工部主事庚申光宗登極改授戶科給事中熹宗隨登極贈年甲子補何寶可卿閒住烈皇帝治天下之庚辰再起用公不赴命終焉公筮仕在神宗朝天子大聖天下庶官依日月之光惟砥礪惟競惟戒盡禪修所職業有司多良公治南安治崇安底績朝廷以爲是有司之官宜然不加異公處盛明之世執已惟恭正無所依

天問閣文集卷二

遠求忠賢

請故僅陞工部主事蓋平等例也然公之爲人賢者莫不知之卒不可掩泰昌改元遂改授戶科給事中上疏言時文非貢試之所急師武臣驅驅廟廟而九選巨鉅多不得人屢諸宸慮者在邊於是上籌邊疏萬厯末年大司農部告匱內帑亦漸虛論官以爲邊事耗其一黃河耗其一天潢加繁盛天下藩封所在億麗食祿不可紀又耗其一是一三者既耗之矣其後三殿則又耗其一而其時方聚畜府庫爲三殿用新天子嗣位且無幾時萬國九州之大泄之不可不慎用以謹其始也於是上節用疏有新參非其人公曰殆哉於是又上彈新參疏

其時朋黨則烈矣朋黨始自萬厯中年東林爲盛其黨實峻實堅固實莫衍則爲盛賢人君子奔趨之公素學關閭之學富在崇安己卯秋大司馬彭公汝楠薦黨陳公士奇皆以一經北而公詹事黃公道周亦以一經副車北西公陳黃二公諸生相少長以講學者其後皆爲東林人西東林之操權衡則無錫高忠憲公攀龍公附焉逆璫魏忠賢正奸政勢燁熱公料其未可撲滅難勝金壇太僕叔氏企應公弼引嫌謝事公惜其例歸里而異已相伐逆塞公內入萌芽出備兵汝南終人望相注嚮璫尙實司卿已則以公附高公攀龍是東林邪黨

天問閣文集卷二

遠求忠賢

有旨卽復罷逆璫在此時勢益赫然朝臣奔趨稽顙踵爲見助威柄皆東林外之人於是殺東林人東林人爲其所殺者累累其附未已也公閉之在野恨曰吾甘倖生耶皇甫威明恥不與黨人列范忠宣不肯異司馬免誅吾其誰處歟天啟七年烈皇帝繼大統卽位卽誅逆璫魏忠賢其黨盡誅滅無遺朝廷一時清潔東林之死耆復官易名立廟賜蔭其被黜者卽錄用公應在召列兩尊人皆衰老公遲回子舍不仕及卒公年已近七十竟不仕庚辰朝臣尙不忘公家宰鄭三俊疏公實奉旨起用公卒不仕當烈皇帝既誅逆璫並其黨東林諸君

子遇聖明釋憤噎鼓播援引攻讐奮發二十四氣之號起天子又震怒相乘之素勝南卒擯斥是則又見之東林公之不仕則又在此公之節義著東林其不得有爲於其時亦在東林公蓋以東林相終始云公本負有才器諫垣風節人望凜然自爲知履微臣卑官亦即大造百里南安處衝民苦徭役縣無官役獨罷困本邑歷年實之民公至悉除之大吏以公南安之治優調崇安其地較南安大衝要又多水患水常潰城入或大入滿街巷蕩廬舍人民飄去者數見公禦水如禦敵多方遏之不使水得入民遂患絕尤深廣溝渠高橋梁絕水患遠

女孫幾十幾人讀公狀想公之爲人信乎其昌後者與銘曰

於赫東林藪天下士天之命哉國運視是深陽誰附嗚呼史氏彼忠憲公公與不忒斗柄高張飛騰羽翼公曰何往吾其把臂當在百里諸生師事左右執經多大儒器鳳凰鳴矣廷階慄慄何者當先公據在昔山河一寸難金莫敵斷左臂去公如有失公之廟謨籌邊其一其又皇皇節用則急凡此大政本根政府敢忍匪人敢畏罪咎新參彈文口噤不吐我職謂何遂奮如虎鳴鶴警養猛噬盡肉垂天之雲籠樊賜蹴汝水沈埋司馬顯伏

關下草閣轉載倏忽聖明烈皇蕩滌羣垢大道日中爰得我后死各流光生則式右君子人斯異已者謬壁壘崔嵬不可嬌嬈終復兩存公已黃齋林莽勤事如朝廷上有軍鼓饑飽於公餉尤贍以田在泮宗黨古聖訓誠十義是廣於赫東林其賢類此公方不憚謂不與死楊左諸人我人仰止如我公賢亦已榮只與起在人褒辭在史是用作碑永銘斯里

故吏部文選司員外郎陵黃公墓表

春秋有黃人考古陸終氏受封於黃卽春秋之黃人也當時江漢間諸侯之間楚盡滅之凡二十一黃與焉子

孫失社稷散在四方各以其國爲姓毘陵之黃氏其一也世遠難稽斷自宋始宋高宗紹興中福建邵武人以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諡簡肅諱中字道老爲黃氏巨公其詳宋史載之中生叔賜諱升升子七人有顯者官常州郡守時叔賜以詩名舉進士不第弟叔獻第官失考叔賜以勸故同叔獻就養常州之新庄後家焉遂爲毘陵之黃氏至國初諸夏廓清其前海內名家大族憂危包恥賦晦市廛莫敢表異至是皆吐氣黃氏遂著其在叔賜之系是爲景昭公景昭公生本庸公本庸公生機庵公諱偉太學生偉生茹莊公諱

天間閣文集卷二

表求恩願

大安以義登承事郎歷官楚王府長史司右長司大安生鶴汀公諱彝太學生彝生文峰公諱萬鑑萬鑑以諸生與弟柑園公諱萬善各以文聞當世萬善鄉閭獨得俊然萬鑑之文自冠一時也萬鑑生雙津公諱有皮鄉飲賓有度生際虞公諱用中太學生用中生二子長曙台公諱肇肇贈大常博士肇微生二子長即公公諱襄字贊伯別號率行公失怙恃早母贈孺人呂氏沒時公方三歲捫踊即能如成人外大父振憲公絕憐愛語曙台公是見異他兒善護之矣十四又卽葬父哭父之苦又慰母抱弟母後母封孺人吳氏弟則同母舍仲公諱

章後諸生讀禮之後折節讀書大父以公異專爲篤塾事延同里密釋吳先生中爲師業既成一時聞人皆願交公公特重江陰仲達李公應昇砥礪名節不苟取志願其後密釋先生官宗伯殉難死仲達公在烹廟間抗疏擊逆璫不中詔獄死仲達之死也公以詩哭之曰文章非敢後忠義已輸先每對人稱道卽感慕欲泣吳先生之死在公後公不見也天啟辛酉舉於鄉崇禎戊辰成進士辛未授太常寺博士公到寺謂其所官官軍門甲士薊數牛羊豕鹿諸商人墮道士惟予司祀事不敢治所缺祇事祀犧牲大在薊穀薊穀大所官官軍校

天間閣文集卷二

全求恩願

趙門甲士不職怠放他軍得盜取又商人先恣焚串合牛羊豕鹿失肥傳不足蔽器祀事天地山川祖宗先師孔子朝廷之所以祀者其重何如則吾職何如於是核奸弁一人立置之法又神樂觀奏樂器如琴瑟器毀絃不可奏奏亦歌辭不上音與乖舛鐘鼓則按節止此耳公曰天子執圭幣見上帝諸降神神聽降福永言配命蓋音律協比氣應精聚今者但隸其舊廢者不舉不合法律官不得守伶人不敘罪也乃考覈羣書參合諸說日與諸樂舞生講論辨晰無有懈癸酉春不雨至於夏天子避正殿撤樂減膳禱於南郊猶不雨竟步禱公念

上軫惜百姓請命帝天震皇勞卒自貶聖躬乃夙夜壇廟恭督祀品私署不一人在寺員秩滿例當敘其詩皇帝彌精圖治亟亟人才而謂銓曹者人才之本尤嘉意簡用公隨事敬勤廉白著已廷臣謂銓曹之能以當宸慮者在此於是擢公吏部江南司主事吏部提熱柄積書吏病深不得拔大奸巨猾又相與表裏而四司一季一轉莫緣久測莫得治犯科者在飽而颺去公知之曰此振天下賢路之根本也會科臣上疏請吏部司官入任得俞旨公喜謂自是清本源有機乃以釐奸剔蠹爲已任黎明入部夜歸邸每遇一事如理盤根務得其肯

台公欲以先所遺來之業三分而隸之公兄弟將與其叔並公謂曰叔父行也安敢與並卒辭焉官七載凡所得祿必分之馳歸給族人作書曰是君恩也在多寡其勿計矣卒之日無不出涕公生於萬曆甲午卒於崇禎丁丑享年五十有四娶唐氏封孺人子三曾志曾憲曾懋又女二其孫曰其武曾志子其祉其祉其祉曾懋子其式其威曾懋子孫女四曾志一曾懋三其曾孫四世錫世鑣世銓其武子世錄其祉子公爲郡名門嫁娶皆名門子女蓋其族敵也卒長祥曰黃氏至叔賜叔獻其系分而爲二叔獻之系別有載合之叔賜之系奕奕江南閭陸終氏其世如此久矣哉又盛焉公之子以公狀乞於余次序之著之墓墓在某里某原以某日月卜葬今幾年矣無表之者余表之云

故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溧陽史公墓表

公諱餘道字有中號步洮漢之溧陽壯侯其祖也歷本朝永樂乙未進士建寧知府崇祀鄉賢曰常是公五世祖又三傳清苑丞崇祀鄉賢曰嘉是公父清苑公生子六公序在四長於公者嫡出少者同母庶出勢相壓清苑公早卒常因公執弟道愈恭亦屢莫得吐氣以是產不敵居室不蔽風雨含夢茹荼鄰里鄉黨咸感且加憤

然賢公公力學益勤苦膏火移日分夜而學根據經傳事關閭母之所處其異下久矣家又貧對三子悽然至是知公之能有爲私自喜公學益進數奇不第遂已遂專事闢闢兼課子公生三子長卽尙實寺卿中萬麻已酉鄉試庚戌進士崇安知縣戶科給事中陞寺卿亦步先生公以之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者也幼時趨庭公曰以是兒才器吾門將待之而大矣久之尙實公遂第歷官顯焉公遂膺封典始封以知縣再封以給事中當再封尙實公立朝風厲輝赫正直不阿一時憚之東南諸耆紳先生之同朝與在里欲有干不敢干則干公公

天問閣文集卷二

登求恕齋

曰焉有子孺臣節事天子作忠爲之父者示勢鄉里修爲利者乎猶有狗世弊曲趨執逼家子弟禮來者在有司之自爲其徑路公拒之益峻其居家與尙實公之立朝嚴潔相等一父一子事君行己蓋並著焉哲皇帝治世婦寺奸政羣工敗義走邪者半尙實公以東林之正岸然不顧公猶作書往教謂名節二字飭謹之宜訖終不可忘始官猶未爾果卽左遷驟有聞者皆爲國家黜賢病公曰事君一也何內外之有未幾尙實公告歸與二弟趨庭如少時公和樂有禮凡十年而終是後尙實公復爲寺卿已踰歲年公先已料其當聖明時必又見

也公自少時來孤苦母艱難公常暗流涕其卒也哭之數慟哭嫡母如母三兄無後者一有存者弱不能自振起公保愛存恤俾得立家室先諸生時重貢文名及其以子貴惟講學與父老見勸農功揖讓宗族親舊鼓善良抑強禦凡近公知名雖在貴游子弟莫不棄新馳軟轡帶嫁娶之不得時者有助有餓人輒廩之布粟酒漿日出門皆有櫛其尤與人之嚴治者在禮里之祖侯靈濟祠歲時祭祀必恭必慎鄉人化之公生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九十有四葬某縣某鄉某州李長祥爲之表

天問閣文集卷二

登求恕齋

故吏部文選司事吳江趙公墓誌銘
公諱順字渙之號大庚先世宋漢王後有原一公者來吳江隱於花園村遂爲吳江人五世一谿公里遷巢縣尉半江公寬以經義應禮部試象江公寇鄉薦判康州子慕江公稽有子五人次秉泉公世華世華生吉甫公士謙士謙少孤依同母女兄澱湖楊氏長娶陳氏生公公又少孤從母依外家六歲復從母依楊氏曾叔祖某友愛憫秉泉公後衰耨育公最篤子蓋庵公貴顯承親志撫公奉命關西便歸省乃取公還母陳氏卒復孤苦蓋庵公爲之娶又授田五十畝始得自立折節讀書舉

於縣成進士縣知縣遷行營禮部儀制司主事改吏部文選司主事而以僧終焉其讀書在多艱之際每有感悼歌哭繼之見遼國書至雪庵和尚補錫置輒潸然泣下及至從亡諸臣流離相翼則曰凡人委身爲人臣不幸社稷傾覆不可挽卽不能死何可又委蛇假隨時安裕變易則尙當如是爾交友絕飛揚虛譽頻少年談忠孝意氣亢激評論古人過詬厲常非之國家大計措之視爲己掌握事尤非焉曰書生出言當實實量己之所能爲不當徒縱橫其口飾己欺人異日或有權勢誤蒼生正坐公等矣其舉於鄉也在庚午是科南場多有名

天間閣文集卷二

全求恕齋

宿士公與焉而公沈潛不喜事有習勞苦能祇礪之人則相與敬友不苟徇也其成進士也在癸未公廷對名次應知縣未至期部假歸里歷甲申國變南都再創乃任知縣其任知縣也在乙酉當南都再創天下想望有爲奸相秉政排棄正人公無意仕進憶一生奉養之缺失封典益恨乃選福建甌寧縣時朝廷惟奸相之所爲政事錯舛出使無節有中官奉命至閩橫倨公不爲禮中官怒公折以大義乃已乃反孫謝南都又變潰兵諸路暴肆擄財物掠子女百姓驚憂奔竄公多方守視嚴關巷嚴陣潰兵望風他引去不敢犯山谷奸黨乘機竊

發公授計鄉民攻國擒斬威之所立震懼相保父兄爭縛其悍子弟投之水中亂乃定其爲禮部吏部也在丙戌先是甲申南都既變福建又繼創公召見行營奏對皆關切時政有忠愛二字之褒後行營駐建寧公復入對言民可安不可擾公蓋以國勢之艱土地褊小民方憂危當定其心志使之無震動故一切行事皆與民休息貴倖近侍一無所饋貽兵衛一無所遜狡厲之匹卒服其清強終不得以非禮相加而不激不隨行營微賈未嘗缺乏司農賢之其實以薦得減俸半年是歲六月遷禮部七月家宰又賢之又薦改吏部當六月值鄉試

天間閣文集卷二

全求恕齋

公同考試得士十人出卽遷禮部卽改吏部方力任引拔有用之才爲濟艱難用忽以遽行曠遂爽爽不能行乃假入高陽山調養而福建亦遂變公遂爲僧矣其爲僧也在丙戌之九月中福建既變公痛哭曰無望矣乃肅朝服北向拜畢卽去髮見之者皆哭有勸之且止者公曰吾春之至當而復爲此何再計耶卽衣緇衣食蔬食出沒建寧山巖野寺間既縣信州抵山陰渡錢塘來杭州既復越州天衣寺丁亥春歸吳江既復他之住隆池之合流庵既還家既居湖岸上戊子春至報恩既守隆池墓舍己丑夏在報恩既遊海門庚寅春自海門歸

既仍隆池既靈巖既天台既國清既八佛庵辛卯冬來
靈巖同繼起將至黃家渡舟覆溺焉公幼孤苦即小
試輒抑連歲益貧窘亦庵公授田又棄其半篤葬事
鄉試售矣又久之乃成進士其成進士也又不得卽仕
至南都再創乃得仕仕又無幾何時卽又變然公沈潛
卽艱難亦不以喪已意兩尊人墓在山歲多在山中笠
屨相續因盡愿諸名勝常自負一囊獨經武林渡江探
禹穴登秦望山諸處所識皆一時之曠代賢者而尤與
僧宜也鄉試出熊魚山公開元之門會試出巢軒先生
之門國變周殉熊今爲僧尙在壬午面天子劾首輔廷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全宋忠齋

杖下獄後爲僧師繼起曾過孝陵不拜三年喪亦歸不
拜不哭蓋誠一於佛以爲佛之教如是則如是也熊師
繼起公爲熊弟子後亦師繼起公則異是隆池之墓舍
見之矣然竟有得於佛僧徒尊之如繼起公益尊繼起
黃家渡之變當舟覆時旁舟之來救者識公公大呼曰
且救和尙於是繼起得出水公死一云舟將覆公謂繼
起曰機緣至矣及覆繼起得舟觀倉皇授公公不手接
竟死越一日得公則卓立水底公行狀亦云然公娶王
氏生子二長曰游次曰澤澤今鄉試雋計公生於某年
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四十八將卜兆於吳縣光福

山梓里之旁謀所以銘公澤曰非夔州不可於是以幣
來長祥於公爲同年友義不可辭遂銘焉辭曰
嗚呼趙氏生傾覆秋昊天失經聖明何尤孤獨寒荒神
龍飛漚轉盼孽地決起無譚我公在斯痛摩其頸割之
不能抑又何求乃服緇衣一鉢以去觀者抱哭絕日不
語但願謂兒爾歸養母我何氏人尙守妻子口食只蔬
過斯卽吐何恤其躬聊以代死高者深者山溪水濱但
與世隔一草皆親萬有濯磨果返其真泱泱水中何魄
何魄我誠仰止爲公作文片石藏之萬年其存
和憲先生桐城方公墓誌銘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全宋忠齋

公在江都疾召門人李長祥於毘陵至謂曰吾疾坐若
不復起跡吾墓時應銘法吾願今海內之以文名八吾
尙女女爲吾爲之也長祥拜手前曰先生旦日起毋
然公曰何傷且卽爲之限以十日吾欲一見而後瞑
目也於是述其氏族之所繇來其祖宗之有德貽後人
積厚而流光以及於吾之身也則遂謂之曰吾之一生
其立身也若何其如此其立身而與人也如此秋俊矣
在春官選馬筮仕其若何愿官若何天子相視之若何
吾其如此天地變矣世界更新山巖舊德江湖澤者莫
不望與朝之世趨焉吾其從茲焉吾又如此而吾一生

之患難居多其有非常之患難是舉世人之共之也而別有患難吾則當之隨亦復已焉吾如此言之畢又曰吾嗜詩詩之奧吾得到焉其奧之所至吾莫不得焉焉女爲吾大洞徹其所以者著明之又曰爾聞佛者也吾實有得於此爾毋以闢佛者吾闢之佛亦惟女著明之長祥再拜手曰謹受命未十日而先生卒然亦未始忍爲之也且先生曰授世系余不能卽記憶今踰三載長公以其狀來而公曰授時長君外在不得聞焉合之而文以成公諱拱乾字肅之號坦庵先世黃帝後帝時於防遂得姓方氏在周有方叔在漢有聖公在唐在宋聞

父周麻丙戌進士歷官大僕寺少卿贈中憲大夫資治尹妻王氏公母封孺人累贈太淑人亦生子五人公亦其季也公萬麻戊午舉人崇禎戊辰進士當熹廟時逆璫竊國政天下奔走人才爲其污壞新天子卽位加意人才尤重在館職是科御製題考進士於東閣下公奏卷當天子意選取庶吉士第一隨以太僕公葬事告歸久不赴闕鄉黨宗族趣之公曰在昔神廟江陵秉政其治上追之古比之成康文景孝江陵當日館選之後歸家讀書幾二十年始北赴秉政之本厚矣吾才敢冀上位彰巨勳學則當勉礪效之故遲也卒延之十三載後歸朝除編修歷左春坊左中允左諭德掌司經局奉命冊封楚藩楚流賊大創目見憂之乃條奏八議其要者在抽客兵律將帥蓋客兵借救援名恣觀望當慎簡能將目死士隊授之若諸大帥貌朝廷命隸節鉞之臣俾視之莫可如何十餘載用兵甲士率數省歲報數數十百皆無實積坐此故公言之其尤要者在守潼關時中原破裂三輔僞屹然猶可據上勢下壓而要害在潼關此處賊得斬進天下亡首國家殆矣至此公則切言之其後賊竟從此一路入秦奪大河潰北覆社稷卒如其言復命過山東軍旅事大警不能前德州守臣雷公宿

祚公與同里馳往依之警息公去守臣意中有難之人
借公爲根株謂公典制臣間通危軍旅事天子大震怒
召德政殿對質皆恐公公質奏臣在守臣處不在制臣
處臣間通制臣必越守臣臣何能越爲之公豐容貌有
威儀聲音清壯辨析明達上疎異目之有公公以是望
益重尋陞詹事府少詹事東宮講官歷經筵日講官始
充是職請治天下之本在政府所以治天下之本在經
筵每當進講章句訓釋皆有謂援引宏通精切多方冀
啟沃天子英穎多有辨折公對必大嘉悅中外皆知其
將入相大金吾路公養性習帝意假所私謂公語我揆

天問閣文集卷二

空文想齋

席可得公憶揆席何如地容貧耶揆席之人又何如人
拒之不往應謁政府欲轉南翰林院掌院事流賊已近
畿輔又憶天子憂勞吾侍從之臣何敢遽去就安善之
地必俟京師解嚴乃更計耳賊竟逼都城隨陷當賊來
大司農告匱內帑兼空虛無可請發有旨借巨室及勸
廷臣助應者無幾何甲士登埤多枵腹公議計壕口口
數量廷臣言之大小餉食多寡官餉食較之食軍食加
豐醉飽擊賊宜樂爲之也議方行城陷城內街巷人民
叫號狼籍公倉卒不暇措手突執去朝臣多被考掠公
繫辱數億猶得免酷烈南還時南方擁戴有皇帝權奸

馬士英秉政廣獵羽翼欲得公公曰臣罪當誅敢復從
大夫後不就去遊吳越草莽間會皇太子北來人民抱
放動沮落之悲正憫憫士英畏搖動召公以公官故輔
導東宮也公至館高座寺士英使私之曰但出一言
謂假卽以侍郎起爲重用公始基公不附權奸卽往牛
首巨朝命飛召復來寺入朝賜官服公謂罪臣當不得
受堅辭之及至太子所低首正顏無一言退歸寺時朝
廷錄北來諸廷臣做唐受安祿山僞命案列六等公門
諸人故舊有麗議者又本無誤冀用其尤急者故科臣
光時亨在廷時故詞臣李明睿建南遷議時亨厲止之

天問閣文集卷二

空文想齋

至是欲戮時亨時亨有子急同公諸門人故舊從公高
座寺幸公起則可免公諸門人故舊之麗議者皆可免
本無誤冀用之矣而皆幸公之一起公訖不附權奸
訖不一言皆失望無人色意尤之公亦激顧門人李長
祥曰女謂何如長祥曰先生不言猶是公遽起憤曰何
如李生是我也卽登車他去在外遊已久南都又變四
方漸歸一乃旋家數載逍遙自廢放絕他慕盛名在海
內市廛小兒皆能道名字不得隱沒遂徵去授侍讀學
士詹事府少詹事丁酉闔中獄起以第五子坐逆寧古
塔三年赦歸止江都日惟與門生故舊言詩或及禪也

法書名最噪不暇給乃作賣格欲難之止其來以幣請者益眾不可得止因號賣字翁富在大荒外家散失江城郭街市喧闐輻輳月餘蓋盛矣抑百鍊者與公大略如此其在鄉黨宗族家庭有狀在而公任長祥以銘切及其詩與解佛長祥又次序之曰公七歲口吟卽成詩自是壯老總嗜詩詩自三百篇離騷以下及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莫不博取其華會通源本凡天地間之名象器數日用小物無不收之於詩經訓微言皆發之詩古今帝王興衰治亂上下褒譏獻獻欲語皆奇之詩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全宋文卷一百一十五

其在自身之順逆平險好惡哀樂祖宗功德之發揚子孫訓誡九州風謠里俗草樹山川無不著見之於詩所著有樵和集十三山遊草愚溪詩職草職餘草泮草宛在集白門稿小草使草又有錢穀集何陋居詩又有甍庵集常與浮屠遊曰我心我佛離心亦佛其窺見深矣夫人亦解佛公友人爲公作文謂經史相對如兩學士佛書相對如兩頭陀而旁通廣大條貫自一著有儒辨今傳焉江都疾未常一日寢之牀祀先猶必拜跪成禮遇忌辰猶戚慕出涕卒不復起喪事治畢諸門人再哭之遷主前嚮議私諡或取正道二字李長祥曰不然先

天問閣文集卷二

諸求勉齋

生之道正矣所處則變本主乎經措之以權當和乎或又曰先生權無所滯卽不辰經當憲字於是謚和憲先生長祥作謚曰昔者楊雄著大夫狄仁傑著相梁公之著相也在社稷楊之著大夫也在道若周處王祥范質危素則流矣日和曰憲是哉長祥又私作文哭之曰先生之道取因世兮逆之不可不與逆兮先生之道本人情兮富貴何咎則處之兮先生之道永無尤兮禍重乎山靈自然兮先生之道終焉吉兮浩浩江南忽又在兮蓋不悖時卽顯隱兮蓋不違天卽顯顯兮中有脫文孫女文學紫公女世繼世洲未聘山厚聘許氏進士巡按陝西

茶馬御史之漸公孫女舉人某公女曾孫女九人俱幼公生於丙申夏四月三日卒於丙午夏五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一卜葬未得吉銘尙無期公治命屬長祥豫爲銘長祥違命已在公生前故茲不敢緩得狀卽疾成之銘法書官考許衡集賢學士國子祭酒沒時謂請謚但立石書許衡之墓足矣許衡一代名儒從祀孔子廟雖旅進旅罷終進之公七十長祥引以爲言公喜謹倣其意變文書日和憲先生桐城方公墓誌銘成公志也

辭曰

黃帝之後雷得其氏造防者誰有先斯事定鼎又甫總

之一姓萬方臣庶莫不受命斷事公悲賦我后我署名
忍之顧思何可乃輟車微至死不辱入江不化不號以
哭木之載矣藉我斯裔公卿大夫光之世世大猷焉加
又有我公形國形家抑又不同家之考祥古倫古訓其
在於國地義沈盡青宮睿善公功殫斯又經筵班帝德
資之入議要章據匡時策貝錦焚如聖明不貳於戲我
公眞聖者弼恥貨其私稟故無失昊天不吊哀我公哲
南土翔翔弋人莫得童牛角馬貌身徒然視龍變化稱
大人焉中邊何憎積穢大荒夫有道者不卽於涼江都
潔區是其止處生兮死兮在此何惡孫孫子子象公不

天間閣文集卷二

宋求恕齋

已片石文熙唐矣夫子

故文林郎戶部主事周公墓誌銘

公姓周氏名世臣號類侯宜興人萬曆壬子生崇禎己
卯舉人庚辰進士今之乙未死蓋不得其死者然有以
死者也孫吳尚書射僕東觀令太常卿大都督章浦亭
侯晉元康間爲大臣周處公之遠祖以觀於公何與異
耶公能詩公之父亦能詩公每趨庭則屬和以是相樂
焉常和鵝詩自快於口之吟竟似其父詩蓋謫失謹云
鄉人以是議公公之以詩累如此嗚乎公大父某父某
娶某氏生二子坐沒上元胡氏歸其棺葬於某之原長

祥爲之銘銘曰

上天有顧荒荒失經蠕蠕之動猛虎其行老鳳學難去
毛於巢豈不欲飛其飛不高哀我人斯呱呱之子鼎中
有火焚之於水闕闕之衝牛馬之車藁草之棺忽焉不
知柴市之右魄魄是數是居是寢吾何公咎帷蕭蕭章
黃口白草毫末之等何慮難老掩公斯土萬年於斯山
河之依無長懷悲

故文學葉公妻車氏合葬墓誌銘

葉氏合肥人太祖時都督諱遇清者是公始祖以功世
襲指揮衛高郵遂爲高郵人其初衛高郵則子仲榮仲

天間閣文集卷二

宋求恕齋

榮生以信以信生傑傑生春春生庶微庶微生四十長
榮本萬曆辛卯舉人次弘本次一本次崇本崇本生三
子公仲子也妻車氏車氏始祖某永樂間給諫十數傳
至文學有龍公以其女歸公公武臣後負性武如祖然
反不講武謂人曰高皇帝定天下於馬上而隨事詩書
漢高祖下矣今觀三百年文治煌煌唐虞三代而皆經
緯於高皇帝一人之手在廷諸臣雖蕭曹陳丙何能助
益蓋創業與守成之巨烈兼之古未有也夫大聖人武
而卽文勳臣顧不能爲子孫者弓矢介冑不識字以爲
吾祖之繇來如是不敢變焉非聖天子所以期宰於功

臣後之意矣吾恥之於是折節讀書其所讀大要取於經世而天資明敏兼人目之所過卽得之隨補諸生有言公車籍者公曰吾祖高皇帝功臣非靖難諸人比也何可易諸且歷文皇帝而名節無有敗凍凜然至今猶難矣未幾風濕艱步履歎曰是有鬼使我不得光大前人者爾也鬱鬱不得志遂棲居自浩樂終焉妻車氏相敵公兄弟合爨如娣之間車氏至性相與感公恃之得與久合爨無所戾公少孤母鞠之艱難及冠娶車氏母知其賢喜曰吾佳兒佳婦耶車氏卒能如母言與公事母孝謹異常高郵之人今稱之無間然母戴氏節母

也人以爲葉氏之一門節孝全云公諱道長字觀復娶車氏生二子長震次雲皆諸生三女一適李氏濠孝廉一適某一適某亦皆諸生孫某震子某雲子合男女孫共幾人公生於萬厯丙申卒於崇禎辛卯享年四十有九車氏生於某年卒於某年享年六十有六卜窆某所得某年某月日合葬焉子過高郵仲子雲以幣來泣子乞爲銘子曰功臣之後能讀書尙氣節其婦順焉是宜銘辭曰

有人儒冠乎戎功開茲耶君子夫婦順其有章而不可
以沒諸吾見其有牛畝之宮將萬年焉歸興嗚呼

無錫鄒翼楊妻曹氏合葬墓誌銘

無錫鄒氏有聲聞著溢於宗族鄉鄰其鄰邑好德之士俱稱道不絕以迄於遠者曰翼楊公公以某年某月卒卜兆得今年之某月日葬於某所其孺人後公終蓋某年月日也至是將合葬嗣君以其狀來泣子爲銘予考公狀蓋篤實君子也當就塾以儒術不足以有爲於其時薄之遂不治父少楊公亦特喜同母伯仲兄有兩弟則異母少楊公常爲營室不遠伯兄與公公割私所廣之少楊喜曰何善舍吾意如此少楊常荆屨獨倚公卽快殫不起延視忌之狀殆不堪聞母亡亦復然愛伯兄

晚年彌篤自他所歸漏盡必趨兵燹連年每輒輒走伯兄所顧諸兒語曰若護而毋吾掖伯不相顧也其事仲如伯於兩弟體少楊意無分別愛諸子侄備至仲兄子潘與父喪卜兆於公之地潘不以直請公叱曰汝思喪父吾獨不思葬兄乎潘有他變累公兩子囚首綈足旦夕斧鑕幸脫公已傾產繼潘亦脫公則抱頭泣涕痛骨肉再完卒未常以傾產之故不悅於心凡一家之中前之長者後之子弟一鄉一邑之中前之長者後之子弟蠲寡孤獨禍患賁隙周全調劑委曲誠至其於子弟之讀書者惟教以無躁進但須涵養德器以培之也生平

病胃遂至不起幼時事佛及漸謂諸子曰吾於此一條路明明白白無所怖畏無所繫戀切莫作佛事我生平工夫便是實受用蓋竟了悟云公諱嗣緒就翼楊從其父少楊公號也父本過姓出宋徐王郡馬孟王公後世居淮西自孟王公遷蹕南渡遂留居南塘二傳爲孝廉如珍徙黃蘗里十一傳鵬及成化進士同鄉鶴鵬生魯嗣鶴鵬生尙勤尙勤生體利是爲公祖體利生少楊公是爲公父對楊舉於嗣無少楊公爲嗣遂易姓鄭氏鄭氏自始祖浩爲宋龍圖學士再傳徙無錫爲無錫有鄭之始至對楊公諱明良萬厯癸酉舉人歷官工部郎中

天問閣文集卷二

宛平縣志

及少楊嗣之娶鐵氏生三子又側出二子公行三錢氏出娶曹氏生某某曹氏世居望亭父某母某生曹氏歸於公公與愛敬四十年如一日其事翁若姑與公始終焉銘曰

惟鄭之系實系於楊奕世昭休僕家僕邦惟公嗣之下

李母彭孺人墓表

二曲中孚李隱君抱謙洛之學遊昆陵藝州李長祥與同人講易得見於琅霞子之論世堂告以將返矣清明之期恐遲之誤掃先人墓也因流佛不已曰吾母以中

年當先君子殉王事於百大長既早接又貧卒至於飢寒死也吾於當今學道諸君子素知有關西李隱君今聞其言又仰止母云隱君遂出諸名公爲其母之紀載母姓彭氏歸李公可從李公壯士逆閭亂中原制師汪公喬年奉天子命征勦本郡丞孫公兆祿監紀以公往汪公以爲百大長天子才汪公制師之汪公才孫公監紀之孫公才李公往之汪公且才李公百大長之其相與爲用如此時崇禎十五年春也師抵襄城北汪公死制師孫公死監紀李公亦遂死百大長母聞之大叫號痛哭即欲殉公家人挽之不得惟守視之而已莫可如

天問閣文集卷二

宛平縣志

何隱君至是痛父且痛母家人曰母殉公以兒如此必殉母母自處得矣兄且殉李氏絕也母乃已而家門卑赤即四壁非李氏有有言隱君姑給事縣庭爲救水計者隱君泣涕以爲人子之事親必以道不以其道離萬鍾罪也況給事縣庭何事不辱母乎吾母以辱母吾不爲也吾母亦不令我爲也母果不令爲之隱君得行其志而貧窶日甚不能支鄉人相歎息謂莫如母之再適人則溝壑免爾不然與兄之命懼不可保也母垂泣謝之忍飢寒強支隱君年十六欲就塾貧不能爲費不能往塾師亦不納隱君則自學久之有悟乃屏除科舉文

字學濂洛之學遂成名儒關中上官傾動皆相尊禮其北面事之者眾也亡何母病隱君侍疾至接糞溺以辨重輕輕則喜稍餐或重即哭御食母卒不起其諸葬事則邑令臨安略公某並諸上官爲之母生於萬厯己亥年五月二十九日未時卒於乙巳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時葬於邑西古城長祥爲之表曰先王之教婦人雖靡屏間事莫與爲其言動以鄰里之不得見聞者爲貴也以是爲婦人之德他莫稱焉然相夫子之際昔之人亦常稱道不絕夫亦不沒其善者是人情矣李公從王碎首著義義士服之海內之學士大夫書之母之痛在

天問閣文集卷二

哀求恩

此壯士之榮正在此此壯士之自能不朽於天地之間者若隱君之成則母之教矣當鄉里人勸隱君之給事縣庭隱君固不爲然使母或遺爲之以隱君必奉母命不敢違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隱君奉母命則辱身不奉母命則不孝將何以處此母則卒不令隱君爲之隱君乃得以卒不爲也母之見大哉夫孝始於立身今隱君之能立身成道德之士爲儒者孰使之婦人之德以無可稱者爲貴若李母余又惡能無稱之與嗚呼賢哉

周副使體觀母墓誌銘

存第

周氏之母爲太恭人遵化產焉實在名門爲婦爲母迄曾祖母四世著賢不替純嘏三雛翩翩一雛天飛聖天惟雲彼翼似之江左江右大嶺之北皆奉母來皆在母側在闕名孤舊聞不已仕兼之學礪文學只有孫繼賢北高燕山斗酒橫文南土靈焉惟天佑之寵斯孫子他則惟賢乃悲妖死惟太恭人生之多哭貴者一人其願亦足皇天願德匪德不厚孫孫子佳哉茂後今在某所降神之山舊史銘之萬年攸安

楊修撰夫人吳氏墓表

今歲十二月楊修撰靜山公夫人卒一載餘修撰卜兆

天問閣文集卷二

哀求恩

二子以幣副狀泣於子求表墓所修撰爲子同門友又多難與俱不可辭又子曾以難故奔昆陵修撰他去夫人使使多方周旋亡名之困乃得贖給全於郡之龍興寺恤子禍患不計子禍患之相累使修撰爲之無以加此狀中顧不錄夫人事實載在狀中者但有闕略辭文飾可知也予於是樂爲之表表曰夫人姓吳氏吳昆陵望族夫人爲參政昆麓公孫女敢肅公女爲楊氏家婦初舅姑爲修撰議娶婦以爲莫如吳女善遂娶之及歸以女子時之事其父母者舅姑無不善事修撰又善養畜諸子女諸姪姪女又善父母之黨舅姑之黨修

撰之與友相待之以寒暑以凶荒以嫁娶又善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夫人之猶篤意者在此此狀中具載可共見者修撰兩年來則與子浮舟吳水木之上山之下醉眠抵足莫不感歎歛慮爲予述夫人事實如乙酉年天之禍變又見於南修撰負父夫人負姑茂草深蒲分路竄伏而親疏少長多趨夫人較修撰難矣丁亥長江萬帆捲水飛艖建康征調朝爲行人暮卽白骨修撰掩其死者活其生者夫人相與勉勵繇是鬼不哭野家多歸人辛丑春不雨至於夏至於秋田之土枯乾牛無所用饑餓之子張口欲言身已仆地修撰設粥賑救夫

天問閣文集卷二

夏承烈書

人助之傾藏不足典質以繼典質不足稱貸以繼修撰之所爲夫人爲之夫人之所爲修撰爲之必相成焉修撰又爲予言甲申以來家之患難往往不免夫人不以爲憂及子女暢茂福澤頗繁夫人自對對人反危語相懼勸勉飭眾模質爲儀其有加此者在——循禮也今傳李子之師指於館家之人將鑿凶門出夫人知之謂曰師之尊與親等當大開正門公然以出何凶門耶修撰悅服夫人之行事必以禮類如此凡此所謂德也婦人之德以婦人女子之皆可行者爲盡善故先王立教同閭之內務平無奇其著爲女則不過事舅姑相夫

教子和六親止矣後世先王之教不明風氣衰薄婦人女子聰慧炫美乃有尙奇行修奇節者學者稱之載之傳記以竦異人耳目於事舅姑相夫教子和六親反戾戾無聞是以事舅姑相夫教子和六親之不足道而胥天下婦人女子之化爲怪異也以觀於夫人抑猶有加此者總之相夫之本事揆於女則總之無加焉所謂盡婦人女子之皆可行者而夫人獨能之嗚呼賢哉夫人有子二人長曰某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某氏次日某少未娶有女五人皆嫁名門爲士人妻夫人生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卒得年五十六以今歲葬於郡六十

天問閣文集卷二

高承烈書

里之謝莊修撰念夫人特甚卜兆詳慎最後得謝莊或曰吉從之

陳母方太孺人墓誌銘

癸巳予在南都檢討方公以智相與言振古以至今忠臣孝子難言之有忠臣而誤國者矣無孝子而誤家者古之至於今盡然也因言吾方氏有祖姑封文林郎陳氏礪石先生夫人礪石先生德教易桐人而尤著者在孝乃舉其一節以對以爲父有嬖姬逮父之沒無所出父革時姬以嬖產畜與先生中分既不能終守他適去與先生之中分者盡以去或謂是亂命宜不令其然先

生日父所愛愛之他何計爲當時成父之愛在先生使先生能成父之愛夫人或不然即先生亦不能行其意也蓋先生在外而主之乎中者夫人也主之乎中者在夫人即先生能成父之愛亦祇能成之於父之生前父沒而有不能行其意者比比矣則姬氏之能終得之於先生者誰哉檢討之爲予言如此檢討當世之高節人

也其所言必果然爲世之推重者予以檢討之所取取之矣今之辛卯予在南昌聞有桐城進士言古文辭者亦在焉予將往之未幾來則陳公焯拜手獻獻爲其母太孺人徵銘太孺人礪石先生之夫人檢討之祖姑而

與子言之於南都者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殆謂是與乃即與爲文視諸狀太孺人方氏世祖斷事伯通公建文時之死難者一時死難諸臣伯通公赫赫與其內竹亭公曾祖繼竹公祖立字公父都御史密雲巡撫諱大任公大理寺卿諱大鎮公太僕寺卿諱大美公諸兄都御史湖廣巡撫諱孔炤公詹事府詹事諱拱乾公戶部郎中諱若珽公諸姪今侍讀學士孝標公御史亨咸公與前翰林院檢討以智公則諸孫行也陳氏世序詳之礪石先生誌中皆桐城望族故太孺人歸焉方氏自斷事公忠節著稱貽造者大偉人世出雄於江左竹亭

公繼竹公立字公清修獨行各加飭一時風教之觀京於門內太孺人之生方數歲即能通孝經其中於大淵源遠矣年及笄歸礪石先生舅辛華公素封姑董太君佐舅太孺人佐姑礪石先生子舍顛之意意礪石學既醇深數不第益躬行實踐鄉里咸知其儒者譽之礪石先生伯氏塲叔氏卒翁以獨子長慮約一姬久無出乃引他人

中有曾孫六人齡鑑聘明經吳式昭公諱德音孫女文學吳天脫公諱驊女軒鑑未聘堂謀出文鑑聘己丑進士侍讀學士方樓岡公諱孝標孫女文學方譽子公諱雲旅女師鑑未聘臺略出輔鑑未聘陸講

出曾孫女三人長字前庚辰進士翰林院檢討方鹿起公諱以智孫文學方位伯公諱中通子堂謀出次俱未字陸講基訓出太孺人既卒焯燒下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里之原長祥爲之銘辭曰

惟陳氏母爲孝醇婦太孺人貴又以子故出自名門同出方氏惟陳氏宜遂名而字素封者舅惟姑佐之惟太孺人抑又勤斯惟孝醇公力古克艱萃彼上資子舍裕焉惟舅惟姑造公則爾又有相者誰其似此天篤陳氏佑是淑德上之下之莫不作則尤其異者先世變章其宛安宅豈惟一枝蠡斯之羽我觀鳳雛有子出類德輝

特殊旣且翱翔于飛颺觀母曰小子吾不樂是道將則
已歸乎來哉江湖風高長辭天階是誠遠引實教使然
恭維作母信天其賢桐人仰止頌之不替片石有文存
之世世

吳氏墓誌銘

吳氏行二江北女子農家產也歸唐氏僕百順爲妾百
順役江南不能數北渡渡亦卽久而江北善水草處又
農廢一壘蘆葦江南馬因牧之頗擾有數小雞擾百順
與諸罷民共相禦獨執百順載舟中去去速聞聲漸
將絕吳氏號哭狂奔緣水岸上下漸不見呼曰是死矣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氏墓誌銘

乃卽水投之竟死踰時百順得脫歸歸而吳氏死矣子
聞之加異會葬某所子不欲以其賤者略之也乃爲之
銘辭曰

爾何人斯乃不有其身庶幾乎乃謂之死兮其永寧

天問閣文集卷三

建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晉懷帝愍帝宋徽宗欽宗

晉之懷愍宋之徽欽古今之奇慘而人其痛憤未有甚於此者也朱之禍陳東言之矣曰蔡京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則實徽宗之爲之欽宗又一庸王在位二年遂及難若懷愍則武帝惠帝啟之矣當王渾王濟之以劉淵爲可大用也孔恂楊珧力謂其不可恂猶

天問閣文集卷三

一求恕齋

憂之齊王攸又卽于武帝前請誅之而武帝不從也及惠帝延之懷愍帝劉氏遂大創曜遂執之聰遂弑之也青衣行酒執執執蓋何忍聞哉何忍言哉金人於欽宗逼之易衣慘矣此蓋甚焉悲哉且徽欽之北也高宗猶得相通問金人之流冷山之洪浩其通問使也又徽宗崩五國城朱弁在燕山服斬衰朝夕哭爲文以祭有雪窖冰天之語金人亦不罪其後二帝之喪俱得南來若懷帝愍帝則何如鼎俎倉卒萬國之至尊一時不知其委之何所矣猶有不同者金人之於宋敵者也劉淵當咸寧二年受晉左部帥永興二年冠軍將軍固晉之臣

也及遷左國城遂立國號漢僭王位未幾帝位永嘉五年曜等陷洛陽及曜遂執二帝聰遂弑帝弑帝則亦已矣必青衣行酒執執執蓋乃弑之嗚呼何悲哉今試攷左部帥冠軍將軍之在淵何從來淵之得不死以有左國何故武帝不殺淵聰乃弑懷愍又何悲也今之論者請聽曜已易世與淵異夫聰不常爲晉之積弩將軍乎卽曜之無與於晉然所以至曜之世有自來後世之有難忘者矣二帝弑之在聰其執之則在曜總之弑帝之人而總之其臣是有難言者劉氏之未可與金人並論也

天問閣文集卷三

二求恕齋

李若水

宋靖康二年金人破汴欽宗率降表如青城留三宿返隨又遷至其營侍郎李若水勸往金人通之易衣以留若水抱持哭罵不絕口死金人曰逮亡其臣之死者愚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後人謂若水忠若水忠矣固欽宗之陷以成其忠者也而欽宗之陷固若水之陷之陷之矣若水則得其所謂忠者也死矣安得不忠乃欽宗陷矣若水安得不死若是之死西謂之忠哉忠在陷其君哉金人之再邀欽宗也何故夫豈其無故吳革曰車馬若往必墜其計唐恪亦以爲不可張叔夜又扣馬哭固

諫父老子弟之攀轅叫號者闕衡塞巷卽帝亦難之若水則以爲無虞而使之必出也夫其出也有虞乎無虞乎以爲無虞也何故有恃乎無恃乎恃金人之不敢乎不忍乎卽恃我之有以全於此乎則若水之有以全於此乎萬乘何人以萬乘卽敵軍也何事而當時之敵又何敵春秋兩君好會必設司馬宋襄公欲霸會諸侯於孟子魚諫毋會襄公卒會楚於是執襄公秦昭王婚楚會懷王子蘭勸王行屈原止之不得王卒行秦伏兵發於是執王若水之勸欽宗行與子蘭同子蘭特不死耳使子蘭死亦謂之忠乎子蘭忠則屈原不忠子魚不忠

天問閣文集卷三

三求恕齋

吳革唐恪張叔夜不忠死者忠則生者不忠勸行者忠則止者不忠忠與不忠之分如是哉若水卽昧於往事其在眞宗時契丹內侵寇準請駕幸澶淵又固請渡河當時之軍威何如其盛故準亦得挾險策卒之萬歲聲聞契丹氣奪豈非赫赫事而孤注之議且起實亦危矣本朝臣子獨不問予況欽宗如青城豈兩君之好會比金人據覆宋之勢以欽宗視之豈宋襄公之楚子楚懷王之秦昭王比又豈眞宗之契丹比乃輕於一出而得車禍之返幸矣又再出之哉且欽宗之始出也金人固歸之矣金人豈其以他人萬乘之主在已掌握中復相

從之出不然矣其亦料宋室之尙有人或變起矣前功盡棄矣可若何不然以宋室之易於喪敗如此則宋必無人縱之去必得復來金人固權之於此乎觀其宿之營中三日豈不相聚謀於是姑縱之縱之而再邀之果來矣至是則宋果無人矣遂侈然肆志並逼徽宗去其時太上皇后皇后諸妃嬪諸王公主附馬都尉六宮之有位號者皆行而皆欽宗之再至其營以至此若水卽欲不死得乎哉或謂城已被二帝將安之故章妃對二帝謂金人恐不令兩宮得留於京師夫卽不得留爲人臣子安可卽無留計文天祥之言曰父母有疾人子豈

天問閣文集卷三

四求恕齋

有不下藥之理不可爲天也今以父母之疾不可爲不特不下藥且使之蹈死地以爲是終死者蹈之死不蹈之亦死曷使之蹈之何忍晉懷帝以出華林奔走長安劉曜執之愍帝則趙盾且盡肉袒街壁輿機無能已非死地之往蹈如欽宗而欽宗其始枯沒噶已欲不遣離幹議遣之欲復立爲帝刻大碑梁宋間使天下人義之謂不絕宋後金人猶從容猶有可爲奈何若水之主此及逼之易衣抱哭以此何益懷帝有庾珉王僧之死臨帝有辛賓之死痛矣而無恨若李若水何如等死者也而有恨者也

王猛崔浩

王猛仕秦崔浩仕魏皆以素傑之才遇知己之主而得爲其所欲爲願皆赫赫異國然各有心人未之知也即人知猛矣未有知浩者也夫浩之與猛其心皆存晉宋者也猛至死矣思固之後其言於堅曰晉雖僻處江南正朔相承願勿以爲圖是有據者也浩則未有據夫浩更有據者也觀夫浩之族滅矣本以修史之故而史則與高允等共修之浩族滅而允自言其狀之直得不滅夫族滅慘矣罪大矣與他罪不同以其自言之直卽得赦之魏之法何過維也且光之言曰浩之所次總裁而

天問閣文集卷三

五才怨齋

已至於著述臣實多浩是允之罪重於浩也以其重於浩者一直言之卽赦之是直言之卽可以免族滅也則魏之當族滅者何人不應允而直言之哉乃又觀之允之言矣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他嫌非臣之敢知嗚呼是允之所以不諫哉則是浩之所以諫哉浩蓋常有異國者也當太武帝之南侵也柳光世許以河北太守應浩此光世之奔在宋日言之者浩非與光世有密光世安得應浩且安肯無因指浩謂己之應浩然則魏主蓋有內懷疑者矣而魏主之懷疑也必揣浩之爲我國重臣顯誅之必人心搖動且爲我心憐臣我顯誅之江南人

必謂我腹心之有攜貳而竊之則釁之啟也故諱焉而坐之以修史之罪也若允欲赦之則無名自言之直可因之矣於是赦允也因之也魏王當高句渠帥來指浩示之曰此人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乃過甲兵朕之功皆此人教也魏主之於浩其親之如此與允之不同遠矣豈以修史之故坐之反不得與允等且卽以修史之故何至於族滅也若猛謂晉之不可圖權翼陽平公融皆信之諫堅蓋信猛之忠於計堅故諫堅及堅敗益信其忠於計堅而不知猛之意深也浩且於魏有異謀卽其於太武帝之征伐屬意素甚常曰江南兵不至又曰

天問閣文集卷三

六才怨齋

宋因河自守必不北渡南人之於晉宋如此然其仕秦仕魏何也桓溫初北伐猛固見之溫則曰三秦素傑未有至者何也及猛對以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所以不至溫氣奪矣始曰江南無卿比猛之於晉安從事之故仕之秦也浩亦不聞江南人有言之者呂婆樓薦之魏主始得志皆所謂過知己之主者也夫由余入秦使穆公霸西戎金日磾入漢謂使人無輕漢是則自外至之者也自外至之若由余金日磾可矣其自內之去之若若徐庶之歸曹魏指其腹心而以爲亂焉可矣王猛崔浩皆不然當慕容氏遺裴疑至建康欲留之疑則慮龍

破之解體辭以行其後號遺劉翔至謂江左公卿今日
宗社丘墟諸君但奢靡淫縱不聞征伐之言何以尊主
庇民乎又謂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
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有之據
形勝之地以壓江南雖有智智不能善其後矣適異國
者之相嚮又不獨王猛崔浩之爲然若其後張洪範李
恒董文炳諸人何如也

王祥孟宗

世之人聞王祥孟宗之名莫不加敬而於王祥之臥冰
孟宗之哭竹又莫不歎慕之以至於泣下也嗚呼孝子

天問閣文集卷三

七求恩德

之感天也如是哉其感人也如是哉感人在千百世感
天在倏忽魚就人冬生竹理之必無者也而倏忽有之
以孝子之禱於天者誠也今有人意中有欲得者而以
禱於天其禱之誠不下王祥孟宗天卒無以應其無以
應者何也禱同也所以禱者不同也夫人自非人之子
莫不知孝之爲美自非不孝莫不知孝之爲美即不孝
亦莫不知孝之爲美誰非人子惟王祥孟宗孝故莫不
感也然孝矣使其母之所欲有甚於魚與竹者而其欲
之期得有如其欲魚欲竹者人子爲之求之不如其臥
冰與哭竹可謂孝乎使如其臥冰哭竹矣實則變易其

心思棄禮義委名節毀身穢行甘蹈恥辱而不顧而後
如其臥冰與哭竹其母欲乎吾知其母之必不然矣蓋
魚與竹母之欲也其所以得魚與竹有差於臥冰與哭
者非母之欲也王祥三公也孟宗大夫也三公天子師
芳嚴師當何如祥則只涕泣而已其後鬻賊並涕泣無
聞矣隨太保矣宗當孫繼之逆以彼大夫無所爲則亦
已矣宗且引繼告廟矣又仍大夫矣其時使其母尚在
見之欲乎不欲乎欲矣母不得爲賢不欲矣二公何以
處此孝於親不忠於君者無之背其君不背其親者無
之臥冰哭竹孝子也而事君如此吾於其孝疑焉王祥

天問閣文集卷三

八求恩德

孟宗謂之不孝也亦可

父子兄弟

劉歆媚王莽者也其偽著洛書也宋儒主之以劉向爲
之父也張浚殺曲端傷心哉與秦檜之殺岳飛何異檜
又爲其所薦檜所戮之飛又先爲其所欲擢陷者宋儒
且侈之以爲南宋之佐第一何哉以張南軒爲之子也
繇是言之王縉之兄文天祥之弟又何責焉以父子兄
弟之若此天下之人子人父人兄人弟幸哉而所以爲
人子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弟又斤斤而不可孔子曰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若斯之民也何故乎

吾惑之矣

解衣

燕左伯桃羊角哀入楚山道雪大寒桃度不能兩全解其衣衣哀入空樹中死哀得活至楚爲上大夫言於平王禮葬桃畢自殺齊戎夷加魯天大寒入魯門後與弟子宿郭門外謂弟子曰願弟子衣視我我當不死我國士爲天下之故惜死子猶不肯猶可死耳弟子曰不肯之人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曰嗟乎道其不濟矣解衣與弟子夜半死後世知左伯桃羊角哀而不知戎夷弟子然固不同也左伯桃之解衣也高矣羊角哀

天問閣文集卷三

九家忠齋

無遜解也亦高也其後之自殺也又高也便當日兩人相推讓推讓亦賢者然是今世之所謂賢者則今人之賢者其於古人便遠兩人不然桃也解之哀也衣之而己矣無有言也惟桃也能解之惟哀也能衣之哀則又惟其後之能自殺也而後當日之能衣之若戎夷弟子何爲哉戎夷之解衣也以欲弟子之解衣不得則自解之爾非左伯桃之解其衣者也弟子衣焉亦且衣之爾非如羊角哀者也而不肖之人不能與國士之衣當日之不解衣之故其言之何其明哉言之又出於不肖之人爲國士者反暗焉何哉卒歎息以死其處生也不得

處死也又不得生死兩無所可是戎夷之不敵弟子也則國士之不敵不肖人也夫國士固若此乎李西崖擬古樂府一辭云深山雪寒路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桃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必我得左伯桃之心矣亦可以見羊角哀矣若戎夷吾不知其何如人也

經學

五經至漢武帝時乃出太史公曰自孔子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便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秦始皇遂焚書坑儒士經遂喪焉漢興自高祖歷呂后惠帝文景帝薄太后刑名黃老之術雜出而雜好之五經若存若

天問閣文集卷三

十家忠齋

亡武帝卽位招天下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於是魯申培公齊轅固生燕韓嬰言詩濟南伏生言尚書魯高堂生言禮留川田生言易齊胡毋生廣川董仲舒言春秋公卿大夫士始彬彬乎多文學矣按諸儒之言也微言大義不能盡明之至楊子雲又越晉唐至宋乃明也然宋儒之明之也在訓詁矣訓詁皆諸儒之所有得於其中者詳之文字著見之豈不謂是聖人之經然聖人之經有可訓詁者矣有不可訓詁者矣今但取其意之顯者易見謂可以便天下後世之人使天下後世之人皆可以見聖人之經於是可訓詁者訓詁之不可訓詁者亦

訓詁之矣以不可訓詁者亦訓詁之則必挽聖人之經以就我之意夫聖人之經亦何能挽之使就我之意若夫可訓詁者自宜爲之然可以訓詁即不必訓詁矣亦訓詁之何益之有而世之讀經者莫不遵訓詁則天下後世之讀經非讀聖人之經也讀宋儒之經也是今天下之經非有聖人之經也宋儒之經也聖人之經亦何能明哉楊氏子雲庶幾焉彼學易者也而爲玄夫玄則子雲之易也非聖人之易彼深見聖人之易遂爲玄深見聖人之易於玄遂以已之玄爲聖人之易也若宋亦其於易亦但訓詁之矣以絕不可訓詁者之如易而亦

天問閣文集卷三

士求學齋

訓詁之矣世之人乃且詆玄天下之苦心讀書人少矣不知易何知玄嗚呼宜學之流而爲訓詁聖人之經不明於後世歟

金藤

武王有疾太公召公欲繆卜於廟周公不可乃自以爲功爲壇南方周公北面植璧與珪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冊祝之辭曰惟爾元孫發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旦願以身代其死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卜之得

吉厲公於是藏其策於金藤尚書載之卽以名篇按禱之說自虞書至此見之其後又未聞其入於典禮也今謂太公召公欲繆卜於廟周公以爲卜之廟不可蓋以爲非禮也卜於廟非禮爲壇又禮乎周公制禮作樂者也禮自周公制之乃定而垂之後世此之爲壇既制之則已爲其所制之禮奚不卽定之爲其可尊以與他禮俱垂之其不人於典禮也何故且二公之繆卜周公以爲不可而自以爲功彼二公之愛武王誰不如周公周公之愛武王又奚不引二公俱爲之而獨專之哉又據史記之云謂太王王季文王有負子之責欲其任之俾

天問閣文集卷三

士求學齋

得以身代武王之死三王負子之責奚待周公以其言感動之武王之死可以身代則是天之命可操之於人當亦如人之可以情移矣夫君之與相其尊信之者亦惟天之命而已矣漢高祖病醫以爲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卒不治以武王之聖豈遂英王之不如或周公之爲此不使武王之知之孔子疾子路請禱子曰三之禱久矣周公豈其不聞之武王其事武王豈子路之不如夫禱已不足信矣況身代之哉是蓋愚夫愚婦之悅其親以飾之於人者故王莽之於孺子嬰亦然何誣

耶今考周公之爲此是武王得天下之二年其六年則卽崩相去四年耳二年之疾則周公身以爲質禱之其六年亦奚不禱之此之不禱之是愛武王於二年而不愛之於六年也如其亦禱之是禱之無已也是玩也有是理哉若所謂爾之許我我其歸璧與珪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太王王季文王將食璧與珪乎恐其珪璧之不我歸而許之乎周公將以珪璧而市之太王王季文王乎此後世之巫人幾於淫鬼者之所爲而多材多藝且能事鬼神王不如且不能事鬼神猶後世之以猶鬼神者爾視祖考稱之如斥於繆卜之義猶甚倍

天問問文集卷三

王求恩齋

蓋繆之云敬也然則孔子之刪書奚存之曰尙書非全文矣有殘缺則卽有竄入觀之伏生之所藏僅二十九篇孔安國則得二十篇其餘皆後之人足成之以有今之尙書金縢一篇固自可疑而孔子所謂丘之禱久矣周公之事夫子不爲也

白魚躍舟

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渡河中流有白魚躍入王之舟王取以祭既渡又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是不見於經然史記有之唐太宗時飛雉入宮積遂良引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之說以爲瑞蘇子瞻曰此佞

也見雉謂之寶猶得白魚便曰比武王使魏徵在必以高宗之鼎耳諫乎謂子瞻之說亦非也白魚躍之舟常時偶有此事其取之以祭亦猶今天之渡河必有祭而有躍舟之魚則以祭之耳觀其辭謂取之以祭曰可見若以爲瑞且畜之矣而祭之祭之則必殺之是戮瑞也然史記載流烏一事於其下明以白魚之與流烏俱稱瑞司馬遷之意蓋如此子瞻知飛雉之不足侈而信白魚夫白魚可信之以爲瑞則飛雉獨不可信之以爲瑞哉是又與稽遂良之見何異且魚之躍舟何異之有今有之矣予在浙會稽諸生張期樞勞予於左右者一日

天問問文集卷三

王求恩齋

渡上虞之夏蓋湖有白魚大盈二尺餘躍入其舟張載之來喜甚喻旬曰張以誅死矣或謂王者得之則爲瑞士庶人無以當此其不祥也固宜天之欲興一王者自非偶然或形之物以示瑞士人其死也安能一一問切之於天天固一一周旋之變王者之瑞物以先示之耶論者之不察於理可笑也

伊尹割烹要湯

孟子載伊尹割烹要湯史記以伊尹常欲干湯湯取有莘氏之女有莘氏伊尹在焉以爲媵臣送女伊尹遂負鼎俎往以滋味說湯蘇孟于言之則尹之無是事而其

事之竟誣也。繇史記言之，則尹之是事不爲尹病，竟有之不誣。今考尹之說湯，其言曰：水居者腥，肉獵者臊，食草者羶。惡者以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減腥取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甘酸苦辛酸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言莫喻。若射御之故，陰陽之化，四時之數，肉之美者，雖羶之炙，猩猩之唇，熊羆之羶，迷蕩之擊，旄象之約，若流沙之西，丹山之南，則有鳳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魴，醴水之魚名曰朱龜，三足有珠，百碧，蘄水之魚名曰鱖，其狀若鯉而有翼。

天問圖文集卷三

主求恕齋

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庸之國，有赤水玄木之葉，焉餘蓄之。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有甘口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助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可得而具之。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尹之所謂滋味，其以之說於湯如此。夫如此其言之何如廣也？又何如精也？夫飲食乃然哉？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知草木之各有其性，於是藉糠粃之出其性，納之口而審之，治爲藥，天下後世頌聖人之仁愛如此也。夫性凡物

皆有之，不獨草木昔者之聖人又總其凡物而審其性之所在，爲飲食。天下後世又賴之聖人之仁愛，則又賴之如此也。論飲食之道，草木禽獸之凡可取者，無不取之。蓋盡之乎草木禽獸，論醫之道，於草木百取其一焉。其於禽獸也，則千取其一焉。飲食之道，與藥之道相去蓋甚遠，而藥以返死，飲食以導生。皆聖人之仁愛聖人皆竭其智慮，勞苦深思精微而得之者，特藥有時不用，飲食則無時不用，惟無時不用，人竟相忘於聖人若藥則不然，有終身不用者矣。殆一用之而有其利，則以爲聖人之德，我也不相忘焉。不知相忘者之益大也，則聖

天問圖文集卷三

主求恕齋

人之道猶在此也。故伊尹之於湯也，言飲食者也，其爲言也廣矣。精矣，則其言飲食也，實言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非聖人不能言之，而亦非聖人則不能知之。尹聖人也，湯亦聖人也，惟聖人知聖人矣，則惟湯知尹矣，而非言飲食則無從知之。然則湯之知尹也，實則尹之言飲食而尹之爲湯知之以爲湯之用之也，亦實在此之言飲食也。故謂之於湯也，曰伊尹何故以飲食之道告之？與曰尹既負鼎俎矣，湯必以是爲庖人也，問以庖人之事，尹亦必以吾之爲庖人也，惟當對之以庖人之事，於是告之以是言也。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

上者頃襄王問之則對之云麒麟雁云青首云羅鷄舉六變而終之以大鳥夫楚人之職在弓繳也則對之以弓繳而已矣漢文帝登虎園虎園高夫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文帝賢之拜爲上林令夫高夫之職在禽獸簿也則亦對以禽獸簿而已矣尹之負鼎俎也則職在庖人也對之以庖人之事而已矣然則何爲遂負鼎俎也曰庶人之於其君也召之役則應之役者也義也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尹之在有莘氏也庶人也有莘氏以賸之尹安得不賸之使其不賸也是不應庶人召也是不義也夫不義也安得爲聖人哉故湯之於伊尹也必學焉而後臣之若其不學也尹必不爲之臣矣爲之臣不可不爲之賸亦不可則賸之而已矣是尹之所以干湯也

天問閣文集卷三

七 張思齋

莊子一

莊子之言曰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曰安知善之是非而桀之非哉然信如其言又安知堯之不是而桀之非哉莊之所是者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之屬所非者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屬信斯之言也又安知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之非而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

不是哉則又安知是彼之是者亦是非彼之非者不非哉莊又有言矣曰與其是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於道夫其是之者如此其非之者如此兩忘而化之謂何於堯之是桀之非不如化之於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之是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非不化之莊荒哉

莊子二 莊子之言曰與其是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於道夫其是之者如此其非之者如此兩忘而化之謂何於堯之是桀之非不如化之於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之是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非不化之莊荒哉

天問閣文集卷三

九 張思齋

子夏者也乃叛孔子誦孔子然中無有主徒然惑亂其言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羣生之道也是知帝王者矣又卑堯舜禹湯武曰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敘況人道乎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大道之敘也是知大道者矣又舉先王之文經大法而力毀之以爲是亂天下之道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夫知春秋則知孔子矣又即誦孔子其言孔子於老子則竟等弟子其意以愚天下之人以爲孔子之於老子如是則孔子之上有人焉而不知天下後世之

未可以盡欺矣其言之不能盡棄孔子也孔子之道不能易也而於孔子之謂之也老子之道有以易之也甚矣其惑亂也

莊子三

楊嚴經後世謂房融標劉老莊南爲言者也彼其言精矣而一窺之即被信然哉今莊子之言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又曰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其不化方

天問閣文集卷三

九東鄉齋

將不化惡知其化此榜嚴之理也而果窺之即破之又

孟嘗君

世之論孟嘗君者輒以雞鳴狗盜隨之謂孟嘗君得士者也而士之善者則雞鳴狗盜是孟嘗君之士與嗚呼世亦何不樂於人之有其長者而樂伺其短如是哉雞鳴狗盜之徒雖在客之數孟嘗君原以下士畜之非畜

之以士之異者也其人卒以雞鳴狗盜相與報是正上之所爲孟嘗君畜之以此而得之於所以蓄之者即以此非有得於士之異者也乃謂孟嘗君之士如此亦何不察於孟嘗君乎孟嘗君嘗欲諸侯爲從以難秦矣其時士有公孫宏者曰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君恐不得爲臣何可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肯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於是即以公孫宏往見昭王昭王與言問孟嘗君之得士宏曰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得意則慙爲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

天問閣文集卷三

千張恕齋

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血汚其衣有如臣者七人嗚呼是孟嘗君之士與當時與趙勝魏無忌黃歇俱以公子爲列國之諸侯重而威望樹之秦有以哉以今度其士或不果如公孫宏之所謂然即公孫宏之人已異矣亦可以見孟嘗君之士矣則孟嘗君之士固有雞鳴狗盜而雞鳴狗盜謂以藥夫孟嘗君之士也過也

雷震方正學祠

正學先生祠在金陵之聚寶門外國變諸祠廟俱壞先生之祠亦遂壞金陵人感先生之爲人乃再立未幾雷

震祠又壞僅存爾是丙午夏月人行過其處莫不歎息
謂以先生之爲人雷乃震其祠德厚者流光其謂之何
是不然夫正學之祠是宜其雷震也舊祠北嚮正學之
神亦即北嚮其神且立朝衣冠執笏凜凜然如天威之
嚴於咫尺不敢寧處蓋陵寢之在其北也當時作祠之
意如此是正學之意哉是知正學者哉是則正學先生
之祠今則易其嚮而南矣南則背北其神亦即背北矣
且又坐盡一身之威儀易之竟若忘有北正學先生之
神在此竟隨其人之轉移如人然神安之乎哉不安矣
而祠之欲其存俾神之厚之神然乎哉嗚呼是雷之所

天問閣文集卷三

王承恩

以震也

歐陽文

今之世漸趨文其趨文也趨八大家其趨八大家也趨
歐陽蓋其爲文也趨華者也歐陽華者也故趨之也主
歐陽之華有以華者也則不止華者也人誤之以是爲
華也而趨之爾即亦知歐陽之不止於華其趨之也亦
不止於趨華又皆不過以歐陽趨歐陽者也歐陽之爲
文也不止於以一家之文爲其一家者也人以歐陽之
一家而欲即成其爲歐陽其視歐陽之何易也則視文
之何易也無問其無得也即得之矣竟歐陽乎衣冠之

貌彼人也非不善也而終不似也夫不似之故不在不
似也似之矣竟似之乎夫似之故不在似也眉山氏之
敘歐陽也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
以誼亦爲之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亦不免矣漢以來道
術不出於孔子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
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
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矣而後歐陽子出其學推
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
引物連類折之至理以服人心歐陽蓋如此信斯言也
必能學孔子而後能得乎孟子韓子必能得乎孟子韓

天問閣文集卷三

王承恩

子而後能得乎歐陽子考亭氏則甚其言而歐陽之爲
文也其旨固如是矣子遊海內久矣見其爲文者方屬
筆作數十首即刻之板上以名家盡爲文者莫不然而
果能爲文者有之則只尙八大家於其中又只尙歐陽
每一篇出自以爲歐陽也而皆不過以歐陽爲歐陽又
不過貌似如貌人者然不過貌衣冠是亦愚於貌人者
矣又有服者一襟一帶之閒貌之而即以爲貌彼人者
且竟以爲彼人也人有易冠者斷首以易之夫冠易矣
喪首矣人之爲歐陽矣異是則其爲歐陽也賊歐陽者
也自賊者也

文公家禮

禮何以家名也蓋只以行之於家者故只係之家也當日文公之議此也豈只以爲己之家行之蓋欲人之家皆行之矣豈只欲一人之家行之欲使天下人之有家者皆行之矣莫不有家則莫不行之莫不行之則是天下之禮乃自其莫不行之以爲是天下之禮而實行之在家則實家禮矣故係之於其家也然謂之家禮則不識有國之禮乎有天下之禮乎家禮其在此矣則不識國之禮當何如天下之禮當何如乎嗚呼獨非禮與家之禮卽國之禮國之禮卽天下之禮有二禮乎哉議家

天問閣文集卷三

王求恕

之禮卽議國之禮議國之禮卽議天下之禮有二議乎哉大哉禮乎大哉文公之議禮乎何以但名之爲家哉文公豈亦以爲國之禮天下之禮之重而不敢任之也姑約取其名謂之家禮乎議國之禮議天下之禮之之爲禮而不可以告天下之人也下而名其爲家禮乎文公非學禮者哉嚴矣哉非天子不議禮孔子蓋言之矣且謂有聖人之位無聖人之德與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皆不得以議此夫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非王天下者也非王天下者之於禮不得議之天下之所謂大防固見乎是是宜然者也若有聖人之位無聖人之

德則猶然王天下者也王天下者其於禮奚防焉猶不得議之則議禮之又有重於大防之外者如是也文公之有重於大防之外者吾則不知之若夫天下之大防天下之人知之文公豈其不知之乃議之哉而率然議之哉然則何如而可必也宋之主有詔俾議之文公乃議之其可乎不然文公以其書成獻之以朝廷之命行之則猶可焉不然已則無禮先已滅朝廷之禮何以教天下之行禮者乎學聖人之道如文公者若此予於其綱目亦論之矣是皆文公之所爲失之於其大者予不敢爲文公諱也

天問閣文集卷三

王求恕

罪人

江北李映碧作史論書魏太子晃傳後謂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也啟之者其臣李斯諫之者其太子扶蘇魏太武帝之焚經坑僧也導之者其臣崔浩諫之者其太子晃兩教之厄旣均而皆君爲厲臣爲崇又皆太子諫嗚呼映碧讀書人也讀書而有守人也自命爲正人者也人亦相命之爲正人者也乃爲是言哉當其言此也必自以爲其言之當者必自快今且無言佛也言映碧映碧之閒鄉曲三十年矣草茅悲感有淚當枯豈非以君父之故哉佛之道余不敢言之獨以其太子而叛父佛

之父彼一國王也君也叛父兼叛君者也孟子之闢楊墨也在無君無父而楊墨之無君無父豈真無君無父哉蓋即其爲我兼愛者而推之以爲其至此者也若夫佛叛君叛父矣則竟無君無父矣映碧非有君有父者哉有君有父矣有無君無父者當之則有不欲痛誅之者哉而有無父無君之人謂映碧爾下之其學爾學之又有不術痛誅之哉則又有謂某之爾無君爾無父映碧又有不欲痛誅之者哉乃今何如釋佛者也魏太武帝也崔浩也罪之者也而有美者罪在此美在彼若太子晃也美者也映碧之於佛如此也夫所以如此而佛

天問閣文集卷三

孟求恕稿

何如也所謂叛父之太子無父兼無君者也其於無君無父者之若此而映碧何如也所謂讀書者也讀書而有守者也自命爲正人者人亦相命之爲正人者也其則映碧也夫映碧也如是哉佛之人我中國也變易我中國人之心俾人之心其心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此率獸而食人肉而佛則食人之心嗚呼甚哉至今將二千年矣其間之能悟而一去之者魏之太武帝一人耳而能導之以去者崔浩一人耳余常恨其非混一之主不得盡天下之爲佛者誅之使上天下地之潔於萬古之世映碧顧乃反之何其戾哉昔者禹抑洪水而

天下治周公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闢楊墨息邪說放淫辭曰正人心使魏太武帝之去佛在漢唐宋與故朝之帝則學者之稱太武帝當比之大禹崔浩當比之孟子即周公孔子之道俱在此當謂其道之爲周公孔子之道而惜乎其出於魏然以彼之功自大則自善何可沒也佛之淫盜也起於公卿大夫彼尊魏有力往趨之爲佛生其氣勢而其初讀孔孟之書但以獵青紫非能學道者故他道之得以亂之有關之者又出諸草莽非公卿大夫之比其口不得行故自有佛以來帝天下者之累有聖明佛且侈然興

天問閣文集卷三

孟求恕稿

中國則以公卿大夫之非其人而輔佐之無有也今映碧之於佛如是等佛如孔子等佛書如先聖之書等僧如儒等魏太武帝如秦始皇等崔浩如李斯等太子晃如扶蘇舉天地古今之美行巨烈而等之不顧傷心哉罪人與

西子

越滅吳之後范蠡載西子浮五湖而不反范蠡高矣而載西子其浮五湖也又非徒然者也吳越之相害左傳其詳之哉而無有西子西子見之孟子又不繫吳越事惟吳越春秋有西子震旦或曰西子即震旦蓋西施之

女子名震旦或曰非也西子名夷光則震旦又一人故古樂府云西施震旦坐兩頭而西子猶書則夫差之猶雙者在西子范蠡以之浮五湖而不反楊用修謂浮是浮沈之義當是載西子於五湖棄之故云不反詩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意自可見夫范蠡何故浮西子邪西子覆吳國者也害在吳則利在越然而能覆人之國者也難以處矣東晉侯之亡國也賈潘妃之故害在齊則利在梁王茂乃殺之不令其爲蕭衍有也隋高嬪於陳之張麗華亦然隋滅陳晉王廣欲得麗華頻斬之晉王曰我必有以報高公然無可如何是皆范蠡浮西施之

天問閣文集卷三

毛求恕齋

意而世謂西子之於越忠者也信如浮五湖與戮功臣何異又不然古之以國事而以美人相獻遺者多矣文王聖人也其臣豈不皆有道之人當時囚羑里閔天之徒知他術之無濟也雖驅戎文馬有熊九軻亦惟有莘氏之女子賴之卽孔子相魯齊人震懼亦知孔子之聖不能聞也惟歸之女樂紂亡而魯荒豈女子之能爲國閔天之屬齊人之善謀此者也而施越女也不浮之五湖則當返本國其返本國也王之宮畜之乎抑賜之臣下乎吳人入郢王處楚王宮其下則處楚卿大夫宮夫慘矣越人吳固未嘗爲此而西施之反本國豈容他與

必王之自有之夫晉武帝亦賢者平江東之後卽留意聲色羊車竹葉爲後世笑唐玄宗東宮時數建立大功有英武名其在天子位猶賢一旦以色荒遂傾宗廟幾滅國句踐卽賢臥薪嘗膽之已久安知不侈然鳴得意乎范蠡引身去而戮力在前豈能無爲王善後之圖則其浮西子何疑世之不察且謂西子浮五湖固范蠡得西子西以終焉之意盛稱之西子在吳夫差雙之當時必有名號以大國之諸侯王有名號之人爲人臣子據之爲已有而無所忌范蠡竟敢乎越世家范蠡裝寶珠玉與其徒屬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鳴夷子皮耕於海

天問閣文集卷三

毛求恕齋

昨使同西子游五湖又何云浮海是易明者矣若范蠡其於人國眞能深長思者也

楊貴妃

唐玄宗至馬嵬坡軍士逼殺貴妃竟殺之矣嗟乎以天子而不能庇一妃如此哉是與曹操之弑伏后何異操之弑伏后也使郝慮華歆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后被髮徒跣過帝泣曰不能相救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遂下后暴室死至今雖異代臣子讀史至此帝后之語猶有其聲之不忍聞也傷心哉當馬嵬坡之軍士譁也玄宗杖履出驛門慰勞令

收隊軍士見帝聽帝言不應陳玄禮謂貴妃不宜供奉
帝入門倚杖頰首住立久之韋諤高力士又以言帝不
得已縊之佛堂與屍置驛庭召玄禮觀之玄禮乃有免
胄釋甲軍士乃有罷鳴呼又何傷心與伏后之死猶姑
徐徐獻帝猶云不知命在何時若馬嵬坡何如韋諤言
之矣曰安危在魯刻高力士言之矣曰將士安則帝安
當時玄宗稍猶豫不幾即弑哉觀玄禮之免胄釋甲於
貴妃死之後使貴妃不死玄禮必不免胄釋甲軍士必
不罷夫不罷而弑帝又何疑哉是又與安祿山何異朱
熹作綱目以爲繼春秋者也自當正其罪即貴妃有過

天問閣文集卷三

无求恕齋

而爲天下之大防慮自當有所以書之以正其罪乃不
書杜甫本朝之臣子也作北征詩且云不聞夏殷衰中
自誅褒姒幽王寵褒姒至於褒姒之子伯服易太子
而以褒姒廢申后申侯怒與緄西人攻幽王其時幽王
方爲烽火大鼓誤諸侯褒姒遂徵諸侯師不至死驪
山下民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有自來矣若姐已史稱紂淫樂嬖婦人愛姐已姐
已之言是從不用賢者故箕子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
我言兮而武王之誓亦曰牝雞無晨殷王棄先祖遺王
父母弟不用惟婦言是聽貴妃之於姐已褒姒何如即

其爲姐已褒姒矣亦必申侯之爲逆誅之必武王懸小
白之旗斬之不然則安祿山爲之彼弑帝弑后妃是亂
賊之所爲若玄禮等則猶然臣子安得爲之當時玄宗
求漢獻帝之緩須臾不得貴妃求伏后之下暴室不得
人臣人子之於君父其相偏如此又何以責之祿山乎
而乃謂其誅褒姒又出之本朝臣子之口然甫特詩人
若朱熹作綱目其於此亦卒草草何也

伎倆

當今字學絕響矣惟畫猶有存者太倉二王虞山日谷
可觀也字學學者事凡學事一經學者便不得到好何

天問閣文集卷三

无求恕齋

與奕與畫俱猶有存者罕學之絕響更久矣所存者聲
音耳聲音以外之爲罕絕響矣字學南充華亭相與並
著華亭畢一生之精力爲之南充則其餘事海內之知
南充亦不僅以字乃知右軍之才掩於字亦其才不足
耳不可掩也畫則淵源遠矣同於字乃能字者不可多
得能畫者比比若棋之爲技陸象山謂其爲河圖之數
學之學河圖於奕乎學奕於河圖乎學奕於河圖過視
奕矣學河圖於奕愈過視奕矣象山之言此特以其奕
之如此非謂學奕之故如此不然象山之於河圖荒矣
蓋奕猶有傳之者畫則專之者多兩者故皆有存焉字

則專之者少也至於琴難哉天地之化機萬物之理一身之精神意氣其流變著形皆在此矣世乃以與奕字畫並論謬哉蓋琴非伎倆也此之絕響宜焉

讀書作文

世之侈言讀書者謂一目數行下甚謂一目數十行下此不知讀書之言也即有其人矣亦不知讀書者之所爲也又謂過目成誦此亦不知讀書者也夫書猶五味然幸夫和之不在乎魚肉之閒矣故伊尹之負鼎俎以對湯也水火之洩廣大言之而桓公之讀書也輪扁亦且有糟粕之喻若夫有喰其髓斗粟一食非不絕異

天問閣文集卷三

至味知齋

於人也猶夫以水嗜水無他味矣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猶五音然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是惟煩手淫聲怡堙心耳庸夫過之得即喜焉不然雖師曠之聽瑟亦未可以奄忽快矣是以爲五味五音也今書之垂於古人也無論聖人之書即諸子百家之書彼其作之固有指矣而常以終身夫終身作之一旦而窮之古無是也譬諸電光之觸地其來也忽焉盡大地之所有其在人之目中非不畢見也而不過影響矣况奧秘乎余不敢

天問閣文集卷三

至味知齋

謂能讀書而亦不敢不勉常取數年前所讀之書再讀之其前之以爲是者今則惑焉其以爲布帛之文雖野人之猶被服者今則美錦而欲著之矣蓋精義沈藏進於文字聚我心思久乃得之故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非諸人之處於敏而已實遜焉故爲是勤苦之以自補其不逮也讀書之方如是也雖以孔子言之猶然也若數行下數十行下與所謂過目成誦皆絕異於人者也吾不慕之矣世之侈言作大者曰數千言可立就也又曰文不起草曰不加點此亦不知文者之所爲也孔子曰爲命禘禴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

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此就爲命者言也蓋國

事係焉重矣故左氏傳曰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

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

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以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重

故也夫重如辭令則然彼文美章辭令又奚止辭令辭

令合諸人爲之有所謂草創討論修飾潤色文之以一

人爲之又宜何如□□□□□□□□□□□□□□□□

□之若然□□□□□□□□□□□□□□□□有用者也

□用莫若經□□□□□□□□□□□□□□□□文也有之而求其是一字

之率易□□□□□□好學深思在精神心術之際其與經表裏世莫知矣故近代之以文成大家者在唐宋而柳州詆詩陳川詆春秋眉山詆玄彼不知經不能爲經之文宜其若此若歐陽五代史漢史以後惟有此書亦非龍門氏之父子相繼爲之者且亦不得以漢代之文目之也是惟宮室臺榭山川草木諸文與制科之論策諸文才之易就任馳驅焉故眉山氏之言曰吾文如萬斛珠泉不擇地而發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夫亦子瞻之自爲其文則然使子瞻反之而他爲其文吾恐子瞻亦將困之乎此也故夸父之疾走莫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愚齋

有及者也其追日影也窮之而死閉戶之儒不能策駿驥而理之所在天地莫能遠彼其於日影不啻齊之其賢於夸父遠矣故聖人以文教人者也其言文也言草創也討論也修飾也潤色也是聖人之所謂文也余常謂作文當法聖人則當法諸此今謂數千言之可立就不起草不加點意思飄忽落紙飛越猶夫雨雪之注下無有涔涔則在中之涖足表露蓋可知也謂足以爲文哉吾亦不暮之矣

朱羽南竹枝辭

吳曲巴辭總以俚而雅者爲指如竹枝採蓮作者蓋同

體也不知實有吳曲調逸如黃鸝鳴樹使人神思翫散愈增低回巴辭調亮如靜夜笛聲樓頭四達使人耳目爽豁不知不覺自然欲喜此則別矣作者將比而同之何取於竹枝採蓮等名目爲哉已亥五日同志遊秦淮羽南倡爲竹枝辭從而和之者楚杜蒼略子繼之羽南凡十首每首一意各有所謂蓋巴渝辭也亦已亥五日巴渝辭也亦已亥五日秦淮巴渝辭也是羽南之竹枝辭也是則予之所謂靜夜笛聲者矣

上黃石齋先生書

自燕子磯別後計今當至會稽行禮矣以天子命示懷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愚齋

柔於百神俾莫不震懾此朝廷重事大臣重任行禮之後探禹穴登秦望山口山之邦瞭然大海外先生有以得之於此以奏於天子先生之以天子命行當如此長祥畫在金陵日聞不平事一觸之耳輒憂之在心又不

不節鉞西川不病其爲平人公卽節鉞西川失西川亦不病其爲平人公也蓋平人公固道學君子也每對人卽言與先生講道學之故先生每對人亦卽言相與講道學之故先生亦謂平人公之爲道學君子也道學自宋之諸儒以來至陽明先生乃能以事業顯豈惟朱儒自漢之董仲舒以來然矣豈惟漢之董仲舒自孟子以來又久遠又然矣孟子謂五百年之間必有王者必有名世而歎其數之過夫當時卽以爲過矣又益久遠至秦之二世漢高祖乃出是天之不可知者宜孟子之窮然孟子之生繼孔子天之生孟子實賴孔子固不可以

天問閣文集卷三

雲求聖齋

語此若董仲舒劉向謂其王佐才古王佐才莫如伊尹周公使湯武無此何以造有商周故曰王者不得則不與其後則顏子乃死於陋巷故孔子之不得爲王者而以木鐸老也古今惟漢武帝號爲知人當其時果有伊尹周公顏子之在其世聽之公孫宏屈於膠西亦何以號爲知人哉劉向之見於膠西者吾不知其何如必有以見於此者若宋之儒其自視則有進於膠西者矣考亭氏又進於諸儒者矣儒者之於人國也南直以學重卽學矣不重況考亭氏之學矣不重故孝宗廟宗皆數備左右與董氏之屈於膠西者不同而宋事之岌岌正

在其時與漢武帝之時又不同考亭氏宜何如爲之乃講學之外絕無聞焉何故不知先生之何以解此竊常讀先王之書蓋知之矣其於陽明先生也謂其以伊尹之才兼孟子之學夫有伊尹之才無孟子之學不能成其爲伊尹有孟子之學無伊尹之才不能成其爲孟子故伊尹不可但以才論孟子不可但以學論而先生言伊尹之才不言其學非謂伊尹之無學也言孟子之學不言其才非謂孟子之無才也伊尹以才見者故特言其才孟子以學見者故特言其學也然則天下有無其學有其才者無以能有爲於其時天下有無其才有其

天問閣文集卷三

雲求聖齋

學者亦無以能有爲於其時也故孟子之無所爲也是天也不如孟子之無所爲也是人也非天也故先生之言陽明先生也是非陽明先生之私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天下萬世服天下萬世之憐服天下萬世之儒不能盡以伊尹之才兼孟子之學故陽明之不可以盡概諸儒者長祥愚昧竊謂儒者不必能盡有爲於其時則論儒者不必盡責以有爲於其時而儒者亦不必自謂其能有爲於時儒者之相謂亦不必強謂其能有爲於時也故平人公之在當時不必假以西川之節鉞而平人公亦不必見之於西川之節鉞

則先生亦不必使平人尋覓其於西川之節義亦不必問平人公於西川之節義也且西州之節義難矣前平人公者廖公大亨又邵公捷春又前則傅公司馬宗龍又前則王公維章又前則劉公漢晉劉公廖公以戌去傅公得以司馬去王公邵公捷春死焉平人公則復難者矣難之發於西川當甲戌年屬公之節義始至平人公遂大壞不可救然其時寸土皆義青草皆枯區區儒者欲使之固此疆固爲我國家保有主權不亦難哉乃所以使之致此者有繆然蓋始於庚辰年督師問邵楊公嗣昌之固盤議而變關不守也問邵之爲此議也以賊之敗入深山在竹溪房縣之閒當湖廣四川之交界地問邵以爲賊何郎陽走襄陽左帥良玉當之伺夷陵走荊州自當之伺四川走夔州則蜀撫當之而竹溪房縣聯界大甯大昌兩縣兩縣屬有隘三十二處問邵其隘之多欲蜀撫棄此兩縣退守夔關以在楚之大兵從竹溪房縣逼賊於大甯大昌勢同圓盤點滴不漏謂國盤議也是時聞賊在夔之太平縣勢猶小惟獻賊最大使滅此十賊以全夔之力制蜀賊可無餘孽獻賊又困極將無能逃矣蜀撫邵公捷春也以問邵之使其棄此兩縣重之以失封疆之罪意在相者益堅守三十

二隘隘將有軍思伐楊茂遇者素不交能軍陸中茂選於邵公以茂選柳賊將進賊邵公懼茂選立呼斬之卽以茂選之兵兼軍邵茂選之兵怨軍謂殺我之主主我相率委去賊遂從此一隘入既入此一隘隨隘驚擾混亂俱潰敗賊直斬夔關抵夔關城下時未旦城內之邵公臥未起也長祥卽變人身權其難自此賊遂深入朝廷之全力付之問邵公者一時耗盡邵就遠塵繼之復無能爲有馬公者名乾實軍旅才西川節義無過此人其時正備兵川東敵蜀之在朝廷上者西口欲之當會推時已有定議政府某公意在以其人繼邵後立功補邵每曰西川節義可以一榜爲之乎敵蜀人氣阻而平人用矣長祥常歎我國家之事如斯矣固本於人才之凋喪人才之凋喪如斯矣固本於用人才者之凋喪之也十七年來淚不勝下如孫公傳廷之制李闖也欲諸省會之撫各守其要害處使闖之在中原不能他竄一步自以其大兵出關與之戰是亦國盤之議方略既定最公可使之賀人龍謂不敢使之左良玉軍中震駭令肅如雷此聞賊之就擒時也奈何朝廷之上期望過急其聞不解事之人與不悅其異己之人搖搖議論以二十年五十萬之賊付之方任事之人而責於一旦孫公

持重不以爲然迨熊公汝霖辭氣之正公畏之特甚不能不提兵出矣其出也四十日淫雨實惟天意然倉卒奮臂奮不暇攬其孰使之然哉往者在京師吏部沈公自彰相見朝房手其一疏道借才之意不以長祥之無能欲以與儔同年袁公羅備右司馬出督於外長祥是夜即言於袁袁以爲人才之不用興用而不能終比年然矣因相與追述昔年楚蜀所以勦獻賊與秦晉所以勦闖賊之故事歎息痛憾不能已其時各新進書生無所助亦不畏其無助但思盡力馳驅以待天幸區區喪元不顧人之國家蓋無取焉今已成往事求其喪元不

天問閣文集卷三

哭求學齋

可得已悲哉平人公固異是本以人之欲相成以爲處之以赫赫之地必有以赫赫於此之地者而不知其不能以赫赫於此之地也死矣死同也其所以死者不同也然其所以死者不同也而其死則同也人之相成也如是哉長祥里居時平人公方督學竊見其下車梁川縣謁文廟後即拜來瞿唐先生祠北面肅恭告私淑之意探其遺書訪其墳墓真有道君子使其在侍從之列必有以裨益左右乃任之以將帥之事柄河洛之權於戎馬之上衆侯芭之輩於介冑之羣嗚呼過矣然殺身成仁吾道宜然後人之想慕平人公與平人公今日之

所以報知已於先生正不在功業之著不著與著功業之能不能故長祥謂平人公卽不節鉞西川不痛其爲平人公卽節鉞面川失西川亦不病其爲平人公也以狂瞽之論於平人公者如此先生還朝廷何時遠人謂朱先生安在之語必有傳來者以伊尹之才兼孟予之學先生以之言陽明先生者長祥又以之言先生無久與諸弟子絃歌於數千里之外也金陵懷古一篇附上神馳不盡

與吳浙癸未友人書

天問閣文集卷三

哭求學齋

溫寶忠先生癸未同譚友也理刑徽州府乙酉以變殉僕詳之傳中矣據死時幕府處之徽城外水陸寺旁樓常恨不能至徽哭先生墓所今丁未冬來臨安見孤問先生水陸寺旁狀則敗建久矣然尙未得入土以先生尙未得入土耶孤流涕不能言蓋孤不能負先生入土也徵先生之死所也魂氣千百世當在徽幕府既瘞之徵後之人有爲之封殖立石表墓所如下壺之在建康使千百世之過者皆知其爲某相與痛哭興起善矣然青溪構固建康卽文天祥死於燕京之柴市卒歸南土以葬是又不必爲殉節地也因謀乞葬事乞葬在昔有之自宗族鄉黨外及朋友先生之宗族鄉黨不知其何

如其爲僕知者矣未同諸而孤之力所能至又只共浙
癸未同諸今大半凋謝各惟存數人其存者又皆衣食
奔走牢落不足以自存詩曰惟憂用老此之謂矣然以
先生卒不得入土慘矣曰莫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
適何日斯沮有其人棄體支吾欲分其殘灰以慰僊魂
人誰聽之況被諸既朽者乎乞葬終無術忽憶閭之口
路口口可行黃口悲號素未與長者見突然而前述其
本末欲被之哀感恐不可得是莫若爲公書以達之使
彼知先生之死如此先生如此以死而孤不能葬如此
其不能葬又久也如此彼其力有可以爲則必動之如

天問閣文集卷三

呈宋憲

此必有以爲孤圖之如此使先生之精在其尾血入土
而化碧孤之願也亦同諸之願也孤今稽首增除祈即
自書姓名用圖章付之自僕始

與顧小阮書

昔越石父在縲紲中晏子贖之載歸久之困越石父請
絕晏子憐然曰嬰免子於厄何絕與越石父曰不然方
吾在縲紲中世皆不知我也夫子贖我是知我也知我
而今若此固不如其在縲紲之中也晏子感謝於是延
入焉僕在浙兒西市之行猶獨於山陰使稱之一二載
其爲錢塘之遊魂久矣此與越石父之在縲紲中何以

異顧公得竟出無所恐以至於今日此與晏子之載以
歸又何異耶然困然矣韓昌黎云大地之濱大江之道
有怪物焉爛死於沙泥爾衆之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
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過之熟視之若無睹也今
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
哀其窮而轉之清波乎愈今者實有類於是則僕今者
亦實有類於是故曾布鄙意而公則未有以報越石父
曰知我而容若此固不如其在縲紲中也公視之何如
然與僕將有所請恐公之復無以報我也故先聞之不
憚僥首焉

天問閣文集卷三

呈宋憲

與董文友與介眉書

古文之絕於天下久矣僕創爲此言當世之人議僕當
如無目人觀日食無論分寸多少之茫然且不知其東
西之所在自一公出則信之不以僕爲無目人則僕遂
得爲有目者矣所言之東西則東言之分寸之多少則
多少之矣然二公之於僕如是他人之於二公不知其
亦如是也他人之於二公亦如是則二公之意不可
不令天下人知之他人之於二公不如是二公之意猶
不可不令天下人知之也今之有是選極是極是然有
十二家此道當草昧其體興起於一時者若是之多歟

亦二公引掖天下人之意寬其爲容使之入然後乃磨礪之與則亦二公之與遊者與平日之間其聲者躊躇絮累不可以斷之是有難言者若是則人之議其後者至而不得顧則迷選之與嗚呼是定本與非定本與是又在二公以其意有以告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於此之道曉然得大路則是者見是不是者見不是雖於十二人之外更有以益之二公之意不自晦則不痛其數之多也然告之甚難以爲是則悅以爲不是則不悅誰非人情僕意或於其文之後將諸體之所以然者絲縷分晰盡義指破其人之文合則是不合則不是其不是

天問閣文集卷三

望求恕齋

也雖已選在集中讀其言其人自深思之固不得以冒此則自矜之此若徒以美語相襲徇人之欲以失己之所謂文非吾黨所以語文之意也如碑與傳志文之大者矣碑豈易言前惟李斯後則昌黎耳勒石紀功皆臣子頌其君父之辭泰山勃海其亦可睹矣故平淮西碑亦然乃又推之於鬼神之神廟諸家即繼有作之者然非其比也傳豈易言太史公一人耳班孟堅屈之矣昌黎則竟失之矣無問後人矣志豈易言昌黎善矣臨川盧陵亦有善此者此外難言矣故予常語二公謂司馬之後無傳韓之後無碑碑當別論志根乎狀傳根乎志

狀則人子作之者以乞銘於人卽有文飾揆之以光顯其親之心無罪也志則以載其人之世系生死之年月日葬之丘原後昆之方來者如是止矣其在大人先生有功於國家有大恩德於斯之世有景行之貽爲世之法則錄之傳則遂取裁於此以爲是可以傳者也與傳之云爾無其可傳者雖狀詳不得以志無其可傳者雖志詳不得以傳今之爲傳者何如卽志矣爲志者何如卽狀矣又諛焉志且加狀矣傳且如志矣無不生有異徵無不幼敏應對賦物無不捷老成人狀長無不善事親其得仕也無不公廉無有不神明震服人罷退之也

天問閣文集卷三

望求恕齋

無不以抗言上官之獲罪無不以其不相悅之人病之者死則無不以任事之過甚虧之以死其於婦人也無不操井臼無不以解服飾充食糲無不識大體無不以正相夫子教子女無不如男子讀近代老名公文集皆志總如此彼人之言可以移之此人彼人之事可以移之此事不如此人得之不喜作之者亦必不爲其不喜者以拂人且必不爲其不喜者以失己於人故文人必有其心論人之文必論其人之心心之不正發而爲文必不正以不正之心爲不正之文以不正之文爲古文遠矣故僕之語姜西溟謂海內之文心相沒已久也且

文之大者在此若記載則猶易爲之總之古文古人之爲此無不爲其古文近日之記其在古之蹟只與國考名山雜志摛之以行便可作千百篇記矣敘則錦屏繡軸讀之欲掩面而作者若不肯自好其敘人之文辭詩賦必及人之門第高貴其於顯者亦卽以其所爲於顯者稱之於本題則約略綴之而已矣從前之未有文以風氣之未開其爲文也如富家然繭絲麻象珠玉粟米玉公與蠶蛾眉顰齒並陳並貯並居並語心不忍擇手不肯棄文章之在天地曠然於百年之久遂錄此今更不然僕所謂文心之怕沒久也則欲選天下之文在正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思齋

天下之文欲正天下之文在正天下之文心文心正則不敢苟作不敢苟作其作之也必正矣正則當矣是古之文矣二公之此選當有一番苦心一番善術使人之讀之不以天下之文棄我之選不以我之選棄天下之文如古來之文選詩選代有其人皆代興代沒今傳之者惟昭明文選又讀之者半詆之者半其詆之也終讀之其讀之也終詆之以彼其材如是取材之如是則其書之亦惟如是止矣非選者之過故王弼洲謂使太史公在今日亦不能成史記二公之取材較之昭明恐併不可得然昭明以其材成昭明之書二公以其材成二

公之書是在善成之使人之讀之者得以其故差等於昭明則猶爲可也若近日之詩選不選縉紳之優覽青紫滿目尊者與尊者卑者與卑者彼此選之意固不在詩強律之以詩我則失焉僮僮又有以維此者與渭州文概見之否作何選法使中示我幸甚

與龔介眉書

僕今又不言文矣僕所言者五經之文也今之人亦言五經只口徒言之蓋知從來以經之體尙面蓬六與修之以尊其所爲文而其文實未常本之經則未常讀經也或讀之矣閒有發明者之成篇然不遺其義之在前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思齋

人有漏之者發明之又皆人之易見顧侈之以與傳註抵距辨論而於全經苦心悟思本之以爲文未有也僕之又言者五經以外戰顰先秦龍門昌黎之文也近一古文名家謂歐陽好過司馬數年前亦面與僕言謂碑志銘表總是歐陽好而不滿昌黎眉山敘廬陵謂示叔得韓遺稟然後有其文卽後人之於前賢學其學其著見反加之上者有之而以昌黎之碑志銘表歐陽視之加其上恐不如此且謂其文好過太史公然乎不然乎史記班固言之矣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斯

已勤矣司馬貞亦曰史記太史司馬遷父子所述遷自以承五德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喪貶頗亞於三明之書其屬陳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今古錯綜櫟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云今讀之唐虞夏商周秦相遺於漢之書上之遠古初開闢有文字之所有鐘鼎木石竹簡壤宅古塚名山舊里其所有無不取材焉商爲其有其君則黃帝軒轅帝堯舜禹湯武臣則皋陶夔稷契伊尹姜版築說公旦卽不才子則蚩尤鯀有扈氏有窮氏飛廉惡來在下則盜跖在下之賢者

天問閣文集卷三

吳求恕齋

則許由不隨務光伯夷叔齊聖如孔子賢如孟子亂道之人如老莊用韓商楊墨其人皆上下數千年間震動天地之人其行事皆上下數千年間震動天地之事而皆爲太史公厚其精蘊生其氣色何如又太史公從耕牧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游沅湘涉汶泗講學齊魯觀孔子遺風鄉射鄉鄰耆彭城過梁楚又西征巴蜀南略鄢郢崑崙又其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其論著久矣及漢武帝東封談於河洛閒卒乃以其論著長遷遷又以故得罪身毀無所用刻意談之舊業蓋父子相繼而後有史記今謂歐

陽文遺司馬指五代史乎抑指諸文乎若指五代史其史在兩漢書三國志以後惟有此書而史記則五經以後惟有此書爾雖班固恐亦不得以與之頡頏矣況范曄況陳壽又況歐陽而欲以與陳壽范曄班固之所不逮爲五經後之一書者並論且又以爲愈然乎哉昔者王弼洲有言使司馬在今日亦不能成史記蓋徒指其取材卽以取材論五代史遜之已絕遠況史記之所以能紀遠於人又不止於取材則使今人之在司馬時恐亦不能成史記矣若指歐陽諸文彼唐宋八大家之文若記敘猶唐詩之五言七言律固近體也雖體記稱記

天問閣文集卷三

吳求恕齋

詩小敘稱敘八大家之爲之者則異蓋彼則一書此則一篇實昌黎之創此者卽子夏之敘詩已先稱敘其敘竟如八大家之敘僕疑之則記敘固不得以與碑傳志銘表並列而記敘在八大家皆各能見長書論則又各有短長於歐陽之好遇司馬竟不知其何據至於碑志銘表謂加昌黎上考昌黎之碑體裁準度書馬賈賁資之以左氏公穀穆天子傳司馬之本紀鍛鍊之然後其碑成惟銘辭不及古人則李斯勝矣歐陽碑僕不敢妄稱之以誣歐陽志表美好有華彩而漸然昌黎之法存也故志表自昌黎以後推歐陽而歐陽之志表實蘇

昌黎今人知歐陽不知昌黎宜其謂歐陽之加其上也又宜其謂好過司馬也則但知歐陽並未知司馬也總之未常讀書而卽言作文未常苦心深久讀書而卽謂讀書其所讀之書不過八大家其八大家又不過孫茅之選本而卽謂讀八大家八大家中又不選歐陽而卽謂已讀八大家卽作文卽自謂能文塗飾人耳目相命作者近又且尙羅珪峰王遵嚴歸震川唐荆川其爲文益趨之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于常謂文人當亦然司馬之至昌黎亦可睹矣柳曾王歐蘇繼之猶之有名世之在前其於天地之人才培養愛惜及其久矣山川雲物精靈吐應賢人君子接踵滿朝而總之其前之有名世考其時與數今之視昌黎不啻昌黎之視司馬而起於其間者何人哉是在學者鼓舞奮興數年前作文無幾人議論猶畫一所趨猶正今則無人不作文無作文者不自負其實則珪峰遵嚴震川荆川而上之則歐陽止矣見聞限之在此慕悅在此執守之堅定迷在此其歐陽不啻僕之於五經於珪峰遵嚴震川荆川不啻僕於五經外之戰國先秦龍門昌黎也昌黎孟東野書曰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倡之而和者誰歟況區區李生欲與天下爭文哉噫之

然老嫗向當春女子華朱粉矜顏色豈不可恥惟竟尙珪峰遵嚴震川荆川僕不可以無辨僕又嘗之矣八大家庶也四君子擊蔗而嗜味者也味竭矣出其槓抵之地矣乃屈地拾其槓嗜之以爲蔗之在是也不亦可哀哉然僕之言此是又繭然老嫗與女子華朱粉矜顏色者矣所選定本不敢卽刻欲達之蓋僕從今又不言大也

與龔介眉論古文敘事書

文字敘事僕與足下年來相究論蓋深矣夜來偶有見敢以質之史記豫讓圖殺殘子不得殺又漆身爲厲吞

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殘子殘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讓子不亦難乎承讓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魏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呂氏春秋豫讓欲殺趙襄子滅賴去眉自刎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造甚難

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于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貴夫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敢從易乎兩家之文不相異者也而所以文之有異者惟漆身爲厲吞炭爲啞史記敘之以爲爲厲爲啞云爾滅鬚去眉自刑變其容乞妻所妻曰狀貌不似音何類也豫讓於是又吞炭以變其音是不特吞炭之意見並豫讓之苦心又敘進一層文字亦又進一層意矣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

天問閣文集卷三

至求鄭齋

心事君之意深矣以其文則猶渾然呂氏豫讓以爲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其於懷二心以事其君之意何豁然也此大類釋史記之語史記之語得此之語乃見意豫讓之爲此不爲彼益乃見意不晦史記於六經之文有變易其字句者其變易之無不造妙當作刺客傳其於呂氏春秋之文當謂其如何乃變易之其變易之而不及呂氏之原文以太史公自較之豈其不自知之何故太史公固有慧不襲古之文與豫讓無不襲古之文六經之有變易

以下原闕

與龔介眉論銘辭書

碑銘李斯不可及矣斯銘辭卽其正文後人以其事序之前爲正文其銘辭直若繫焉且甚略略失之矣繫則御好此變古文爲古文者作碑宜作此體也李斯之後昌黎亦佳者總遠遜李斯李斯大要極奇極古學其古卽拙硬學其奇卽怪他人之奇古易學李斯之奇古難學也昌黎患平有不平者卽佳其佳者大概亦奇亦古古無拙硬之病奇則怪昌黎詩多絕險之句其爲銘辭固然蓋從焦氏易林變化之者與四字之奇者詩經之變雅古歌謠往往亦見之僕常以之合焦賈爲銘辭卽不及李斯亦庶幾與昌黎小異是僕之所以爲銘辭者

天問閣文集卷三

至求鄭齋

後人之用意於此寡矣敢以質之惟足下教我

與龔介眉陳椒峰論古文選本書

文統續起大工大工既起當卽告成事斯文之幸也兩先生不廢棄無能以僕之文選入其中願僕何人僕之文何文敢與當今之諸文人齒乎前輩文友並鄉鄰公文起之選亦以賤作入其中僕已作二千餘言上之繼其刪去今文統所以不卽懇二公之刪去者竊料當今之世文治興起塗巷之子莫不相與言古文二公收之不勝收所錄既富資費必艱二公家居讀書清貧自守必不能使其書之告成事也今得當事之助則泰山可

高滄海可大旦夕之間大貝天球光燭天地僕之文亦得以使人見之兩先生之惠也然使人見之僕之面目盡露於此矣僕年二十學古文今四十餘年矣初與虞山先生議論不合近在錫山請教太倉先生復不甚合文友公又連當世之文公左之僕因思世之文非僕之所謂文僕之文非世之所謂文而孤陋執守絕眾人之見譬之臨江之釣鉤箴芒距芳餌微綸加之以口口蠟蠟之數終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鳥號之弓飛某衛之矢重之弊蓬蒙子之術以要高鳥終不能與羅者競多也何者所持者小也以僕之文見當世文人蠅縮蟻藏掩面過鏡二公乃錄之其以爲口而錄之乎亦憶其在羣與中已久乃姑錄之乎昔之人言之矣必腰囊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必西施毛嫱而爲配則終身而無家也以爲是而可以不錄若夫芻狗之賤當其陳也盛以筐衍中以文繡戶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背蘇者取而棄之而已將欲復盛以筐衍中以文繡不可得也以爲不是又竟可以不錄也且僕方蠅縮蟻藏掩面過鏡兩先生錄之僕將有名稱於當今之世以僕乃留名稱於當世僕竊自病之病之而終有文在當世是猶之畏影者自顧其影輒疾走之走愈疾

而影愈不得離自以爲走之尙遲乃力走之不知避入乎陰處則影自滅也僕病有名稱於當世而又留有其文之在當世豈不亦畏影者哉二公論世之暇不亦笑僕乎僕齒暮矣學易未達常恐精力銷亡思屏絕見聞返觀奇照而遽敢立名當世其文又與當世之文不合徒滋人議論男子樹蘭美而不芳僕之謂也惟兩先生教誨我成我將所過僕之文刪去俾僕得以一意守拙闡然斯世況文統一代之書以僕之蠟批雜其中自宜爲精者之累又在二公之深此書也

答潘大生書

大生兄下屢接來教卽諄諄燭僕作文字毋罵人愛僕甚無已也莊周有西與其是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於道堯安得不是桀安得不非自其化於道言之則堯尙不必是桀尙不必非也此莊周之未始藏其狂言不足以語於聖人之道不可學也不必學也而學之則亦可以表大同之於人故其言之猶無罪也若所云屬豈直非之有甚非者矣世間惟葵藿荆棘以賊物爲性故從來之喻小人者常引之僕於作文之人其施之何竟類是彼作之者各有以自命不相下非之必攻擊攻擊之禍機必於是始古之以文字殺身者有矣僕殆懼也

乃自還閩其文自求其文之屬人者不得或在辨是非之閒乎文有其是者卽有其非者猶西施之於嫫母然不可混也使西子嫫母相與並列其於西子曰而子也於嫫母曰非嫫母也人誰信之又使於西子曰吾見西子也於嫫母曰吾不見嫫母也人又誰信之則西子嫫母之必不可掩而掩之者誤也然此則無害而有害之者如朱紫然朱混於紫朱之困也不病紫也紫混於朱紫之逆也病朱也是不可混者也故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所謂在是非之閒者此文字之厄也故僕常謂數年之前天下不言文則天下無文無文而亦無賊文者

今天下皆言文則天下有文有文而反有賊文者辨之甚易而人多不知故卒無辨也然何可不辨譬諸佛老之書世之學士大夫自非真知孔孟何文不讀然使以其書竟與孔子之五經俱尊之類宮以教天下後世之學者雖以梁武帝宋徽宗敢乎故申韓亦各有其書其書不得與孟子並豈惟孟子且不得與荀楊並然其書侈然行於天下天下之人有不思而侈然學之者矣卽在孔子楊朱墨翟亦且與並而不能終勝則以有孟子爲之辨也有孟子辨之於前故後之學者其於申韓之書猶楊墨然其侈然行於天下與天下侈然而學之者

至是蓋思也亦不能終勝也若夫佛老有學之者卽死於佛老真知佛老者寡矣真知佛老必不學佛老學佛老必非真知佛老者也疆界自明也則自正也故古來以佛之加於孔子惟柳子厚爲然彼其人本不足道故其言敢於冒天下之大戮而不顧近代茅氏徒以其文辭之故錄之以與昌黎同爲一代之偉人則不學道之過也夫文人無申韓之才不能爲申韓之術無楊墨之才佛老之才不能爲楊墨佛老之術而無申韓楊墨佛老之術則不能爲申韓楊墨佛老之言故其言不特不能爲聖人之徒並不得爲申韓楊墨佛老之徒彼各有其精蘊在中結聚深堅發揚猛悍故各能於聖人之外震動天地雄出人羣而文人靡也然靡矣乃又反尊其術讀其書而於聖人之言反忽之則益靡今之爲文者又加甚彼惟於唐宋之八大家顧瞻轍迹矜趨方圓竊取糠粃效猶音響蓋獵其皮毛嗜其餘味文之讀贗者多矣卽其於唐宋八文家之讀贗音多矣彼不能爲申韓楊墨佛老則亦不得如申韓楊墨佛老之爲書正不得大視之以與之相辨而在文之中足以賊文則不得不大視之以與之相辨者正不得相忘故僕又常謂世之器能矯異之人飛揚跋扈人多忌之而有時爲國家立

非常之事業若循賢者抱德有禮大名歸焉於時無有
濟反有害耳夫文亦如是矣故昌黎言文謂家中百物
皆賴而用也其所珍愛者必絕異之物則著明之曰聖
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
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夫世之爲文能自樹立不因循者
寡矣其在器能矯異之人僕且慕思遇之而獵其皮毛
嗜其餘味者比比僕常歎焉僕則又謂以今之世文在
草昧斯欲開闢之事難於昌黎而功亦大於昌黎蓋昌
黎之前其爲文者猶能自樹立特所以自樹立者非也
故弊也衰也今則惟一往因循又昌黎前之文其自視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恕齋

但以爲一時矜起之文不敢謂古之文在是今則竟謂
古之文在是是葉之奪朱熹母之貌西施者之所爲以
爲庸者之無所害也不知其所以賊文者正在是則文
之關係正在是僕改辨也不能學莊生也是之非之之
謂也僕與環霞子各有辨其初本不敢見之人人見之
即以爲罵故足下亦以爲罵云爾然足下固愛僕之無
已與他人不同故不禁贅語亦惟足下審之

與姜西溟書

西溟足下曩在貴地歷有年所介壽之士不遑他及以
足下之賢竟成隔世憾也如何然聞足下方三十以外

在僕之於貴地時十歲餘耳其不識宜矣袁重其過毗
陵見惠大作讀之驚甚此道自眉山以後難言之矣僕
生西蜀之荆棘地念父母之邦痛被屠戮乃聚豪傑衛
鄉里凡十餘年自是總罷四兵戎不自意解甲然已過
半生矣今當坐之一室時無一事壞其胸中而精靈反
不聚口不能誦凡見之筆墨者皆往年之馬上詩書耳
又貧窶無紙故紙亦已盡有欲言者輒草之漆上隨書
隨沒近見子稍長解書書之謂之漆草僕取之自展讀
其言多任意以言之不能自禁制難公見之人僕意文
章之代興亦當文之宜興起之時此固非其時又意士

天問閣文集卷三

美求恕齋

君子生古之聖賢後何可以不志道孟子之言曰士之
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聖人亦以成章之斐然者教人
而人亦常侈闕於聖人之文章也以是不敢不勉乃觀
之古昔唐虞夏商周之文自六經以下太史公暨齊已
盡及其後昌黎又出自是之大家相繼起學者蓋有以
措手處卽六廟厄矣則鮮不知之至於明之文其文之
何如茫然矣初年之四子正學先生庶幾近是而風氣
未開精神不達奈何以啞咽絕世之才升菴奔洲絕世
之學不得有其文與古人並轡選本又出如孫如茅其
自視與人之相視以爲八大家之文在是不知八大家

之文固已亡於是後之作者文不能從荆棘之中開一徑路與周行達亦竟以入大家之在是不知其文之已亡於是則已之文亦竟已亡於是也僕常謂六朝之文如人之有病元氣中絕望之才困憊無不知其將死明之文則病根總之深總之不可以生而氣色猶善猶傑傑然人也望之竟無病不知其病之伏有隱於六朝者故六朝之文其病易知明之文其病難知近歸德侯生得其萌芽久病之後忽有生氣而長養充發未敢即云是當有偉人奮興以爲已任乃昌黎起八代之衰固定力之所致當時以柳子厚爲之友李翱張籍孟郊之徒

天問閣文集卷三

袁求恕

相與羽翼然後昌黎之功以成今則不然海內之文心汨沒已久二三場策論之文屏中軸上之文靡書生掀拾諂媚之文且有稱爲作手立名當世當世之人且翕然宗之吾文章之道在彼不在此故僕又常謂昌黎之於八代之文謂之起弊維衰其在當今竟當云開闢而開闢之人非英資蓋世不能爲功或有之世又不知其爲何人則不知其爲何如文孤立之勢且成危殆讀大作喜同志之有其人也得見之一日即讀之竟又始讀之百家之能貫串以主於中放乎外恨未能多讀其諸體亦未能備見面晤何時想望想望重其札中過承垂

念至謂鄙作之生新矯異此文字之病也足下教我矣敢附區區不盡不盡

與周伯衡書

僕樗散無能足下不棄委以太恭人墓誌銘墓誌銘古文也古文之大者碑傳墓誌銘表則又古文之大者僕安敢率易爲之今幸有以報足下也然古文終難言之古文如碑傳墓誌銘表又終難言之矣僕在毗陵與龔介眉終年論此謂傳必如司馬史記方稱作著此外卽班固漢書恐亦記載之書不得以與司馬氏之並稱作者也碑惟李斯其後則惟昌黎昌黎之於李斯猶後

天問閣文集卷三

卒求恕

世考文者之視古篆然古篆無論其難爲爲之亦難以行於今之世則今日固有其文字故古篆惟鐘鼎彝器之若今之文字雖變乎古法而固可行也行之而變乎古法實又有其古法之在中有其古法之在中雖變古也而各有其古則昌黎之碑正視之李斯而能各著之乎碑者也僕爲之則昌黎然效之益遠遂亦自爲其碑其碑亦似可以自著之於碑惟誌銘則去昌黎遠矣昌黎誌銘眞絕世之文也僕於是爲之爲之則復外昌黎爲之本乎經史鍛鍊磨切借昌黎而不借昌黎其爲誌銘又似可以自著之於誌銘然僕之爲此苦矣僕困學

人也常恨負資過劣讀書數十餘年無以上追古人而讀書竊能苦亦竊能有得則又喜專負資之正不敏而過劣蓋敏之必無能讀書如僕之苦不苦則不得而過劣則苦苦則得之者竊亦不少也故僕每與人論文必先論學則觀人之文必先觀人之學其學或有過於前之人而文反不及之者矣然學有過於前之人而文之反不及之者有之必無學之不及前之人而文之反有過於前之人者也故僕之於文不敢恃其能文恃其能學不敢恃其學之有過於人恃其苦學之有過於人之學而在江南與諸君子之以道學交者則憚遲藉以博學交者則朱長孺出入二氏不亂孔孟文以達之則龔介眉僕每與介眉語引孔子之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謂修辭立其誠故以斯文之喪與不喪歸之天歸之天矣而決其不喪也據此則孔子之所謂文豈如後世文人之所謂文乎蓋文人之文則文而已也乃文人之言文者曰本六經以正其宗參性理以端其趨旁搜諸子以養其色遍採諸史以華其采此亦猶言文人之文則其言似是而非也性理一書統乎六經正宗於六經即諸子百家皆一理條貫更何有端趨之法乎今人別相取不特諸子百家不相爲用即六經性理且歧

之矣文人之文終無得於聖人之文終無得於聖人之文則終無得於文人之文故謂其言之似是而非也大約以文人之文言文易以聖人之文言文難以今文人之文言文易以古文人之文言文難蓋古文人之文之外別有以爲其文者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盡之矣近代日益甚制科之文既億精力於壯盛之二三十歲時及一日服官又別有其急之者或能備乎古等之從前更端爲學已失之半生且又不得進力況其開方識路於文即中懷希梓王公大人一相推許前途飛越謂不可量於是圖爲文圖獻文以圖獻文者圖爲文爲己乎爲人乎則爲實乎爲名乎而其爲文也入乎不入乎深乎淺乎是乎不是乎若草野獵名之士本無能自立徒取前代大家之糟粕爲之稱譽援引奔走相赴意不在文而在文尤鄙矣至若負才原過人率意矜高果於自命或洞然有見困在下愚或歧路旁趨或習尚深染其於文總難言之文之不能振起之如古之文人總緣此故僕常謂六經以外左傳史記不復可得左以無明司馬以腐乃得有此若墓誌銘之文實爲昌黎之創體雖非貴道之器唐宋以下無有與並之者當年流播憂虞稍經萃厲文之外無所可爲而爲

之乃得有此文之道大任人可爲之豈必毀身無用無明無所見與流播憂虞精靈萃屬之人乃可爲之然以左氏司馬氏之文如此韓氏之文如此文章之道其亦可觀矣僕困學人也困而不學於斯爲下矣僕或免焉者困學之可與有知僕猶在千里之外僕懼之也足下天與之才古與之學詩在唐人之閒煙煥燕山爲作者升冕古文筆力高古絕倫願砥礪同志窺浮華之士棄之拔海內之眞實讀書者與之言當今之又庶乎其興起與知足下垂盼因報墓誌銘及之惟教我與方婁岡書

天問閣文集卷三

奎求題書

邵公來學士先生不寄一字怪事怪事公忘李生耶李生似不當忘也李生不當忘忘之可惜在忘者婁岡尤不當忘李生乃竟忘李生可惜在婁岡也僕意婁岡學士必不忘李生總是允與病兩者李生非允與病之可忘也邵公言先生新得一園讀書其中讀書則宜忘李生僕又憶讀書則知有書知有書則知有李生知有李生愈不當忘李生然以婁岡學士之讀書而忘李生猶愈於不讀書而允與病之忘李生者也問學士公之讀書何學邵公以考亭對僕知公之學考亭久矣考亭之學學孔孟者也今先生學考亭見孔孟於考亭耶或卽

考亭索孔孟耶亦或卽考亭之當孔孟耶而先生之所謂考亭固孔孟之考亭乎亦考亭之考亭乎不然則婁岡之考亭乎學孔孟可無更言學考亭卽學考亭亦必學孔孟然後無蔽於學考亭允必有以自得乎考亭然後得乎其爲考亭則婁岡先生自有婁岡之考亭是又必得乎婁岡之考亭然後得乎考亭之考亭婁岡然乎何如考亭之得力在晚年一轉使非有此之一轉則終身語言文字之學不成其爲考亭矣僕則猶恨其轉之遲也吾黨當轉乎其轉之當計之晚與不晚乎學士公語我

天問閣文集卷三

奎求題書

與顧云美書

周照傳奉大教敬服敬服韓昌黎云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其意以其上之惟孔子也無孔子無復有上我者我於斯之人乎弟子矣無弟子我者矣昌黎之自任如此僕不謂然孔子之弟子以後人之所謂賢者較之何如世有孔子自然弟子世無孔子恐弟子之難言也蓋師亡也僕自少時卽喜古文至今困學三十年餘矣初學時每有作卽自見好久之皆妄也在昔人有言一人行路望日之所出以爲是東也於是依之而行及暮喜其得東而不知其已入於西矣僕之所作盡類是近

十年內方有適主猶播尊者有之近五年內則乃定然文章之道大終不敢自信乃遍遊海內冀有教我者僕且北面爲弟子則竟寂寞無所過嗟夫無師哉是惟友生之閒彼此之相爲禰則彼此毗成毗成何非師師又在也周照何足作傳李雲田以傳請於僕僕豈以雲田之請卽與作傳竊意僉事公固殉國難者雲田妾其女竟不顧則亦已矣又欲彰之人故僕之與作傳罪雲田也雲田亦先有傳其傳及周照之失節其意以爲失節之婦吾可以妾之耳蓋自文其過而僕之爲周照諱不人之傳蓋不與雲田之文其過也是所以罪雲田也若錄其賦又錄其喪禮議禮豈婦人之事又豈周照之能之者僕錄之以見女子且欲與於知禮而雲田不然耳故首云周照讀書李雲田亦讀書意在相形以顯著雲田此作傳意也僕於文字無他過人處惟碑傳苦心日久頗能有得卽不敢竟方古人較之近代頗亦不苟作者矣然禮議本繆徒以著雲田之過入之僕亦遂繆來書辨晰確正使僕之蠹疏一旦自見得自警省是師哉何幸何幸兩口來矣山父教僕廢棄新舊文十餘首中有佳者僕自好之不肯去則曰累是集矣力教僕去之僕且面去而背自憶思忽寐其所以嗟夫是宜去者

賦是又皆僕之師若時格傳云帥二字非謂其有是之官而稱之猶元戎總戎然二者稱之豈官名特以尊其稱之辭云爾宰相亦然丞相乃謂之宰相供武初有之此之後無丞相則無宰相面呼閣老者猶必以宰相傳之稱臨安元帥亦然此非有煩於老究之事僕先之廬莽也

與惲暹菴論格物書

宋以來儒者講格物多矣有爲精眇之說者有爲卽物窮理之說者近代卽物窮理之說知非之矣而爲精眇之說者無所得見則仍退而守卽物窮理之說或又無

所可則兩存之先生之所謂兩窮也先生於格物固有真見今讀先生之言曰一物之則物物之則也物物之則一心之則也見一心之則卽見物物之則見一物之則亦卽見吾心之則格物之說明白如此僕竊有陋見敢以質之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格物自是見物之則不見物之則未可以言格物也僕與李中孚論明明德謂明德是物之則觀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德字謂何卽則也故明德是則則是明德而明明德上一明字是功夫卽格物也故僕又謂明明德是格物渾成道理格物是明明德實落功夫故大學言格物只言物未常言

物之則蓋則即明德明德則明德爲本體物之則爲物之本體□□本體豈徒然得見在功夫矣□□□□□□格物將以見字爲功夫□□□□□□□□□□以見之然後物之則乃得見無以見之物之則何以得見只言見不言則之何以見見物之則似是格物非格物蓋見物之則似是現成語非用功夫語也儒者學道須要提起大頭腦格物是大頭腦又須要有把柄物之則是把柄先生指出則字當是爲格物指出把柄來或謂格物物字出一則字於大學不合懋謂有明明德一德字此一則字亦安放得下不嫌添出但只

天問閣文集卷三

奎求學齋

是格之義未說破至於一物之則物物之則物物之則一心之則見一心之則即見物物之則見一物之則亦即見吾心之則真是精義至論惟格字終未說破竊考之宋儒明儒諸語錄亦皆未得說破撞來撞去有撞著者又復撞開去僕爲此懷疑久矣日來竊有見願先生先發明之僕繼之後就政焉

與余飲虹書

日欲望黃莊聚晤以買舟之艱遂遂切願僕常謂貧富二字相去天壤處今之世不但無緣至富即有緣矣至之亦已恥矣惟守貧耳貧之一字又惟足下可以當之

僕安能貧直窮盡矣窮盡僕之本分可乞食乞以食之無乞食處隨其餓之死闔家不問其何如僕之志久定矣乃猶得延殘喘又不肯自棄畢精古學縱橫諸子百家而歸本五經近年於易頗有得得三分三年內又益一分其四分使天假十年之活可六七分春秋亦頗有三四分然耳目已竭精力已疲人之困學如此或畜息時日夢魂即亂荆棘即生如水之流相續自斷之不得天之生僕原以耐苦又爲學苦苦而不能得出則不能甘然能勉耐之似即甘別無所謂甘僕一生之甘似即在此吡陵得勝友龔介眉相與砥礪生平願足惟不得

天問閣文集卷三

奎求學齋

與足下聚晤相思無已足下田園之樂別有天地間日講四書聖人之道備在四書當從文字外別索源頭源頭在文字從文字見文字則文字已耳從源頭見文字則字字文字字字源頭若科舉四書非聖人之四書也是下當不墜此矣小見渡江忽記足下七十餘僑六十餘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足下之知生何如僕則全然無知愧甚懼甚使中煩教我

與山西方伯王襄僕金亦椿書

紀載書昨以其略具聞之矣昔之臨安諸明公各得其一書而忘其書之得到臨安者何自即忘垣公所以致

之臨安者何故坦公亦竟自忘其何故坦公或不本不自忘之而故忍情以相忘但使已有其書請明公亦遂以有其書僕遂爲坦公之忘者矣請明公亦遂相忘僕矣請明公意中或難以遺此坦公意中尤難以遺此坦公意中卽有以遺此而請明公意中或則難以遺此也僕所以圖此者苦矣念之常自懼以其家積此書歷三世其九十餘年費二十萬金然後乃以有成集僕營圖之計畫於懷夜以繼日凡十餘年幾危人之門戶幾大禍其後言之敵師桐城先生先生欲言之長公學士僕意此書渡河則野無遺種於是百計遮飾以宿之南方爲

天問閣文集卷三

究其想圖

人至於欲危人之門戶利大禍且至於倍師尙安得爲人凡以陷溺於此之書也僕於此書如此今其書錄成而爲請明公有矣坦公一生好忘況此書又況僕然請明公固不當忘也請明公所得書亦難讀惟正公一本則如其原本蓋正公之在臨安以嚴威著臨安人憚之獨用意不敢齒牙有遺落則存此書者正公耳卽原本在今日亦已殘缺獨有正公此本數百年之典故在焉則此書之在正公猶周禮之在魯也正公自宜重而正公重之則莫若廣之使他處各藏焉乃得無孤危今孤危矣卽謂守之固宗廟之器將無同焉則止矣謂必世

世矣彼九十餘年之秘亦何以泄之於僕耶書之在今日厄極矣藏書之富者敵鄉之成都則莫比蜀府成王喜讀書宮中爲石樓數十間藏書數億萬卷蜀王府富過他王府成王又喜購書費巨萬日之鈔寫者數百人自繪孔子圖於樓之上日臨之以肅其投書者布政司銅板累代之遺有之非今之世閒物新都南充內江富順巴渝諸處無不以藏書相尙經獻賦之慘蜀之書盡矣內府書亂後僕不得知江南江西浙巨公卿家乙酉丙戌之際驚鴻奔走詩書不暇顧小人希竊之願亂販鬻甚有入之土泥墻壁之上無非是者悲夫楚之襄

天問閣文集卷三

字求恕齋

王亦好藏書楚大國也讀書之家往往見之獻賦流毒大家之藏與敵國俱盡世非有秦火書之禍乃若是其甚今之購書家聞起其刻本自易若鈔本難矣此之書尤難矣正公之獨有此信舊世之幸舊世又太平無盜賊書以能安然固閉而所云孤危僕竊恐之僕故請正公當重此而正公之欲重此莫若廣之使他處各有此是又在兩先生也蓋正公之獨力不能以舉此也獨力不能以舉此正公所以益匿所以益成其爲孤危也鈔書之法已面悉之矣不過紙耳坦公之獨已背人固其天性然深心猛氣務在必得誠有過人者一時諸當事

又皆相與奮起若惟恐失之豈兩先生不及坦公太原之諸當事不及臨安之諸當事耶見寶器而護之人此爲上智見此之寶器亦並讓之乎賢乎不賢乎賢不賢之關在兩先生之審處矣刻下必馳正公願兩先生圖所以有此書侯雖假人手自私實亦公也

與侯仲輅論孔子讀辭書

丁日觀禮先師廟子時天全暗得雜之眾人中忽眾人嘈嘈言足下作孔子讀雖名讀實豈也旁一人解之曰戲耳嗚呼毀羣公謂孔子可戲乎戲以爲毀罪又當何如言此必其黨也蓋指言者之黨於足下遼巡退後稍

天問閣文集卷三

主求鄭齋

乃竄去幾大譁僕前問之述云慈悲不如佛威猛不如雲長後世多不肖子孫當年皆沒用文章僕駭甚既思足下讀孔子之書者也以孔子之書得第者也豈其然足下曾惠僕以所刻詩文二冊無戲讀孔子辭越兩日忽於他處悉之果然則大駭既又思之世之人無不尙佛者也尙佛豈能尙孔子無不尙壯繆侯者也尙壯繆侯豈能尙孔子不尙孔子而尙佛尙壯繆侯則以佛與壯繆侯有孔子之不如者矣宜足下之言之也言此則孔子竟不如佛竟不如壯繆矣不如佛不如壯繆宜其言及子孫之不肖文章之沒用也乃不如佛則謂在慈

悲不如壯繆則謂在威猛夫佛氏之慈悲若何蚍蜉蟻子皆不忍蹴之者也真慈悲矣充之至於廟之犧牲易去白晝人相殺天子流涕不加誅刑法廢弛人無忌爲惡於是盜賊羣興斬刈如草天下枕骨號魂履腸踐髓人民之慘傷不可言原其所以皆佛之慈悲爲之者也夫佛之慈悲豈至此以切慈悲者誤也是則佛之慈悲也孔子異是猶天然其於物也並生也並育也有以經綸其間細繆其裏不相亂也不相示也如是而已矣而物已就理矣物就理則天大矣聖人大矣是則孔子之慈悲也足下則以爲不如佛也若威猛云壯繆豈以史有曹操欲遷都避銳之語乎從來英雄之稱於世者必曰漢高魏武卽操之語昭烈也謂天下英雄孤與使君亦一時相褒美之辭魏武豈然乎觀其言曰使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矣夫操之自待侈矣安有蜀漢之一前將軍在其目中哉而世且有山東夫子山而夫子之號此蓋愚亂不識字不量高下者之言乃更謂孔子之不如乎夫孔子之威猛有可言者矣在昔軒轅氏當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習用干戈日事征伐蚩尤最爲暴乃徵師諸侯戰於涿鹿之野禽殺蚩尤在夏后氏甘氏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澆有扈

天問閣文集卷三

主求鄭齋

氏在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敗桀有城走三戔伐之滅
夏在文王爲方伯征不服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在
武王勦商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四驅彭彭其威猛如
是皆帝王帝王皆聖人以孔子之聖獨不得帝王之
位然不得帝王之位而帝王之威猛固盡在孔子矣蓋
備有其德矣夫聖人異乎人孔子之聖人又異乎聖人
者也以聖人與孔子較且難言之矣況下於聖人之人
又況三代以下之下於聖人之人則又況漢季之前
將軍乃欲舉之以與孔子較乎哉何誣也夫佛西方之
鬼也謂孔子不如其慈悲猶莊周之詆堯舜禹湯文武

天問閣文集卷三

蓋求聖蹟

孔子尊老子詆龍逢比干萇宏伍員尊善卷王子接顏
闔之意今緇衣之徒引列子之語謂孔子云西方有聖
人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謂佛也遂謂孔子其時已知有
佛孔子已尊佛此猶爲左道者之誕語不足辨若威猛
不如雲長則整甚子貢稱夫子溫良恭儉讓不言威門
弟子記夫子威而不猛不言猛足下之見或是在夫五
帝以舜終者也當時渾沌窮奇檣杌叢叢以帝鴻氏少
皞氏顓頊氏綽雲氏皆不能去至於堯亦未能去舜乃
去之孔子之讚舜也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而已矣
三王則文王異矣而文實造周詩之贊文王也曰不大

聲以色而已矣於其用兵也曰崇墉言言攸誠安安而
已矣其在中葉宣王興焉詩之極言其武也讚之曰蕭
蕭馬鳴悠悠旆旌而已矣則溫良恭儉讓之不言威威
而不猛之不言猛正孔子之威猛所在孔子之威猛豈
勇夫暴客矜於戰勝者之謂耶若子孫多不肖堯之子
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聖人固不能必保其後
也故夏禹聖人也而有桀湯武聖人也而有紂有幽厲
使聖人之後皆聖人則一帝堯而萬古之天下皆放勳
氏之子孫爲之舜禹湯武且無從興起矣又何有於後
世非通論也當年皆援用文章僕尤感之甚孔子當年

天問閣文集卷三

蓋求聖蹟

之文章卽今之五經足下視五經何如有中有觀於夫
子賈於堯舜遠矣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
也當時惟叔孫武叔毀之自是又見之足下若以爲戲
自孔子至今無戲之者幾千百年惟足下一人耳不知
足下何以一旦出諸口如此令人之聞莫不驚駭錯愕
甚且憤憤可爲寒心取怒於一夫亦且不可況取怒於
天下取怒於萬世聞足下將佳集之傳送於人者二百
餘本願多方盡數收回無落人手中如是視坦然終於
戲毀足下固有以處此僕不敢知矣足下稱文爲我輩
同志故曰昧妄言罪矣罪矣惶惶惶惶

與熊魚山書

菴前拜別越版險經混沌之地計時兩歲路萬里氣血
枝梧不諳自存惜乃耳目茫然返矣無幾何即欲趨先
生悉種種或言先生之但緇衣未已也意貌今人之所
謂禪師有弟子師之盛威儀南面向人說法蓋枯心絕
人之爲別有所樂則所爲固然僕聞之大笑以海內數
十年竦異之魚山先生迄暮齒乃然私心又意是不過
溺於左道者之徒凡此僕則素不與之言止爾即其在
先生僕亦不相言止爾忽有人言先生曾過鍾山一再
反顧去不拜有問先生何爲然則曰佛之道君父拜於

天問閣文集卷三

袁枚題

君父不拜僕駭愕失魂魄先生眞然哉先生之爲人人
之命之固在千百世即先生之自命之亦當在千百世
而所以在千百世者先生能之焉僕知之焉其知之何
也即以其爲佛之弟子知之也其以爲佛之弟子知之
何也先生之爲此也有故即本其拜君父之故所處之
勢窮心思痛悲顧視煩苦儼焉不能獨民懼降志無所
復之也則緇衣已爾是人之命之與先生之自命之者
矣則千百世矣僕常謂孤竹之子彭咸之魄便當日棄
西山遺魄嚮他道取徑跡而行之謂之仁孝乎不謂之
仁孝乎不謂之仁孝矣尙能千百世乎不能千百世乎

顯然左道之如佛愚夫愚婦嚮之則亦已矣愚夫愚婦
嚮之縉紳先生莫禦之亦已矣乃又自爲之何哉彼原
不讀書不解學先王之道之所爲或讀書解學先王之
道亦爲之其於先王之道也淺略在中固無所窺見則
於左道之如佛遂乃惑之矣所以惑之者何也以異於
吾之道而可喜也我言人彼即言鬼我言鬼言人彼彼
即言人復爲鬼鬼復爲人義取相反事取相害不反不
害不以爲道係是我之言人也言地焉言天焉彼即更
有以言之在天之外地之外人之外夫在外則出乎天
出乎地出乎人矣出乎天出乎地出乎人則莫有尊之

天問閣文集卷三

袁枚題

於我者雖尊之於我者莫若君莫若父皆不足以與我
敵則君父拜我於君父不拜矣先王之立朝廷上也屏
元奸於至尊之前擊之痛惡其無君也以先生之若此
當時使有人自殊方來高其土服奉暉自上望闕旋侈
然一再反顧去不拜如先生之過鍾山先生之痛惡擊
之豈後於至尊前之元奸乃今日將何以自容之如此
僕亦嘗讀佛之書矣彼所入堅頑則所入苦人之矣所
歷誠深所見之誕處誠無際所謂出乎天出乎地出乎
人莫有尊之於我我有君我有父皆拜我而不拜者
也先生之於佛何如哉竟如佛哉竟如佛則不拜君不

對父佛固如是若未能如佛而不拜君不拜父是先生之學佛非學佛也學其不拜君不拜父者而已矣佛之爲害也其猶大者在此而其爲害也他難見此之猶大者易見以其易見者而不見亦獨何哉昔之人主有議去者矣唐高祖是也其時在廷諸臣寡學無識無有儒者輔相其間使君德不成千萬世之奇痛不能快之於此一時惟北魏則崔浩在焉竟去之廟塔之在魏境者無子遺惜其非一統之君魏之境外佛之存者自若矣其後之欲去者寡遂延之至於今日以禍患天下夫天下之禍患難乎其去所從來遠矣帝鴻氏渾沌少皞氏窮奇顓頊氏檮杌縉雲氏饕餮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晉之春秋一也春秋爲天下之無父無君者作也乘檮杌相與等則乘之書檮杌之書必亦痛詆天下之無父無君者而顓頊氏之檮杌天下之人叱號之則檮杌之爲物必如梟之類嗜食其所生又必如人之類自甘於無父自甘於無君而不相忌之於嗜食其所生者也以今攷其實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則渾沌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謐唐回服讎鬼應以誣盛德則窮奇貪於飲食圖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則

饕餮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黠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則檮杌縉雲氏饕餮推檮杌縉雲氏推渾沌窮奇饕餮則渾沌窮奇饕餮總之如檮杌縉雲氏之無父無君者也乃帝鴻氏少皞氏顓頊氏縉雲氏不能去堯又不能去夫以堯之帝也不能去至於舜乃去之其後殷紂之虎豹犀象周公去之虎豹犀象未矣而周公去之周公蓋檮杌乎虎豹犀象者也當時箕子微子比干不能去武王太公又不去周公乃去之至於孔子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君父益墜孔子修春秋春秋遂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不同而亂臣賊子佛是竟去之矣然不能以誅去之而以言去之孟子亦然開楊關墨楊爲我者也墨兼愛者也孟子推之以至於無君無父無君無父安得不去之而亦以言去之夫天下之頑嚚難乎其去所繇來遠矣然卒亦去之則君父之大也人心之不泯也故天下不可與勝以禮者莫過兵車矣魯僖公二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下超乘者三百王孫滿曰秦師必敗過天子之門而無禮不敗何侯卒乃敗夫以免胄超乘謂之無禮如此以兵車之免胄超乘且謂之無禮如此天下之至無良而叛君叛父者又莫過盜賊矣漢魏之交盜發漢諸陵至文帝陵所泣

曰此文帝陵也拜而去夫以盜賊猶如此夫兵車也盜賊也去士君子遠矣乃猶如此以是古之爲君父也何樂而有兵車盜賊又何不樂而有兵車盜賊也何不樂而有士君子又何樂而有士君子也況先生之不拜一再反顧去之者又異是蓋嘗攷之聖明所自出者矣尙書唐虞之文必言文祖神宗尊其所自出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詩永歌之亦尊其所自出而此之詩猶是周之世若周之田畝之夫琴瑟擊鼓頌原隰之美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周之去夏遠矣其歌之者周之民非復夏之民矣乃猶然指禹則其爲夏之民將何以處此而

答某公書

來書盛論佛佛之言曰要以譬喻而得開悟請爲足下譬喻之矣猶易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爲六十四卦是天地所以天地人所以人鬼神所以鬼神者故曰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乃由六十四卦推之八卦八卦推之四象四象推之兩儀兩儀推之太極太極則數不可以求而理無不備理無不備則數無不備理數之備則易之道無不備兼溪之多事也又有無極之說絲佛之道又從無極推之以至於無無極又從無無極推之以至於無有乎無無極若是則將安窮乎若夫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爲六十四卦天地所以天地人所以人鬼神所以鬼神道大矣則數盡變矣理盡變矣楊子之多事也有加三倍之法焦氏意之多事也又有六十四乘六十四之法考亭氏之言曰六十四卦各於其上之一畫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自是則九畫十畫十一畫又各於其上加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繇佛之道則十三畫十四畫十五六七八九畫二十畫三十四五六七八九十畫百千萬億畫無百無千無萬無億畫又無無百無千無萬無億畫抑又無有乎無無百無千無萬無億畫若是則將安窮乎夫無有乎無無極則無無極賤矣無極又賤矣太極又賤

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及佛乃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學之於彼則可耳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又何如哉解之者又謂佛老之與孔子其道同僕又惑之夫異則去此以就彼宜也若其同也直學之孔子足矣又何必佛哉今足下雖緇衣每與僕言皆聖人之學未常一字及於佛然與僕言則聖人其在靈巖與諸佛氏之徒言亦聖人乎亦聖人之言是居佛之居穀佛之穀職佛之職人佛之人而奮其干戈以與相向也與之相向必不能居其居穀其穀職其職人其人則必不言聖人矣不言聖人而與僕之言則又

天問閣文集卷三

金求如七書

必於聖人其爲足下之言者難乎哉或本學聖人之道而於佛之地姑言佛或本學佛而於僕姑言聖人不然或學佛於在靈巖時學聖人於不在靈巖時又不然一人之身有一學佛之心又有一學聖人之心學成之後能不謬於佛又能不謬於聖人誠與欺與專一與雜亂與有人如此適萬里之遠求其周行坦然向去未有不到者乃顧望東西荒莽馳騁窮奔白首何有了時故溫陵李氏甘心左道甯誅死而不敢竊名於聖人其意以爲已得罪聖人而又得罪佛是終其身無成也若是以之定志聖人之所取而惜其用之於佛以足下之賢

溫陵之比然猶不能爲楊朱之泣則亦何哉
答友人書

來書謂僕作佛家文字其文字謂僕知佛者乃開佛過矣僕惟知之故開之耳今有人焉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出乎大路之上見桀是固桀矣而不得其所爲者之是桀也即欲驅之桀服乎今使有人焉服桀之服言桀之言行桀之行出乎大路之上見堯是堯矣桀必去之矣非堯有以得彼所爲者之是桀也桀去之乎此而謂桀之宜去也桀服乎今使堯有以得其所爲者之是桀矣桀必去之矣堯不驅焉桀將不去其不去也是桀固然耳是桀耳堯則何爲僕之於佛也僕其類於是乃必知之必開之必開之則必知之夫不知之而開之無望聞矣知之而不開之無望知矣足下味吾言何如

天問閣文集卷三

金求如七書

與周樸園書

僕詩有云世人看象豈吾道在龍蛇樸園先生之謂乎何變化哉僕常謂人之在當世如濟川然波平水闊山崖明舜浩浩中流舟楫不驚可謂樂矣然平常爾忽焉大風自天雷霆驅走龍奔蛟橫洪波湧起其時晴帆流遠耳目聳聳舟人搖搖屢邊無主蓋危哉然以危處危

危矣以不危處危訖不危也及其不危矣回憶前危人事之宜冥漠之應地重羽輕風旋轂轉智術於敵心魂磨錯罄一生之學問資謀艱難於此苦礪於此則通達於此廣大於此昔人謂盤根錯節可別利器不過就其才言之若夫盤根錯節之爲害才無所施則進而求諸本源矣先生殆其然乎僕老矣未讀之書未立之業屈指何限正如日暮之途中心皇皇盡力鞭策望村火驅馳不敢怠息然書生之咕咕耳其得力處皆在名山大川滄海異域之游與從前之患難日也因歎草野孤子羽翼寡黨年來海內名流又相繼凋落猶有存者學問

天問閣文集卷三

全求思齋

不眞陷於左道如楚之熊魚山桐城之方密之浙之金道隱膜拜以下與章尤公書

信來知足下傷甚然巫氏之所爲可信耶本以過傷信巫氏之術益傷伉儷情之深難爲足下卽解之然亦可爲至此漢武帝李夫人歌云是耶非耶武帝亦自疑之矣張南軒云使人之死有知世之慈母豈不深愛子一且死矣彼之願戀子當何如豈不悲憫人言假人夢存恤之乎又人之精明者能爲厲彼帝者之如秦始皇唐太宗則精明者矣以趙高則不罪以武后則不罪獨何

與南軒氏之言如此又不獨此張巡死怒賊云生不能殺汝死當爲厲鬼殺汝以彼之怒其氣噓之在中其死也寧武有震動其爲厲鬼何疑故今之祠之者貌雖陽則貌厲鬼狀極猙獰可畏以爲是厲鬼也是睢陽也然其後亦卒寂然何至於如巫氏之所爲且巫氏亦何不爲之梁武帝時柔然伏跋可汗忽亡其少子祖惠募不能得有巫氏地萬言在天上求我呼至乃於大澤中蔓帳帳祀天神祖惠果忽落帳帳果云在天上伏跋可汗大喜尊地萬聖女地萬美容色於是納之爲可敦祖惠長告其母曰我在地萬家何曾上天上天云蒼地萬

天問閣文集卷三

全求思齋

教我母以告伏跋可汗疑母護不治敬愛如故巫氏不惟荒淫且又詐如此今足下以巫自龍虎山中張真人之處來巫氏之從來遠矣與張真人異張真人其先名陵今世謂張道陵不知其爲張道人名陵也嘗傳治瘡驅鬼術鬼去瘡愈益精其術初驅鬼使去後則能使之來家不役人役鬼有百餘僮僕皆鬼也自謂得道上龍虎山蟒蛇至不避爲其所吞食其徒恥之諱言以爲上天真人之跡如此若其後之所謂真人皆蟒蛇口中之餘骨巫氏卽從龍虎山來不過從其餘骨來求其驅鬼恐亦不能矣況能如陵耶足下讀書人也若欲言鬼神

則有五經在何爲蔽至此願卽起巫者崇守正道保養
神思無徒苦爲也

天問閣文集卷四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帝王時數論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計之乎時與數而斷其必然其信時與數之若此也夫以其信之若此而卒不驗何哉孟子之生在周顯王之世周自武王之至厲王七百年矣其後又百年而漢之高祖乃興是則時與數之不可信者也然孟子之爲此言何哉孟子豈以其見之於前者而爲言與禹之至湯也四百年湯之至武也六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一 求恕齋

百年豈參差言之總在五百年之間興是惟堯舜禹則生於一時而相繼之以帝於天下者聖人之生惟此之未常曠遠也其後漢高祖二百年而光武興其至晉武帝也則三百年而繇武帝以至唐太宗也則亦三百年繇唐太宗以至宋之太祖則四百年矣繇宋以至有明之太祖則亦四百年是惟周之八百年其間之無復有王者也然晉武帝其得等於開闢與其不得等於開闢與即宋太祖亦得與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興宋太祖之有天下也不過貌柴氏之無人而坐之空庭之上者也悲哉襁褓之泣飾之以爲禪授之文與其武功又

天問閣文集卷四

二 求恕齋

不太其所開闢之土地又不全無幾何即受制於人又即臣妾於人苟延數世之命面不恥後世之人歎其子孫之不振也而不知其始之祖實有然者也晉武帝本不足道其有晉也偏而得之於魏元帝猶之魏文帝之於漢獻帝總之以一篡而有之一篡之即無他事也則論孟子之所謂王者自當去晉武帝宋太祖而不得以與漢唐明之開闢者等惟光武之興馬上得之竟可語於高祖則竟可以語於開闢其天資之英武與規模氣象之宏遠較之高祖則有別石勒自謂其遇高祖當北面事之退處於絳灌之列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而當時馬援亦謂高祖無可無不可光武勳如節制則不如彼英雄之視人主本與儒者不同馬援石勒固自有見則不知其何如獨奸莽之竊只十八年當時之天下失於偶然又得之耳較之草昧異矣故夏之少康商之高宗周之宣王皆同於創造繇孟子之言揣之雖即仁聖不得以與禹湯文武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之間乃武王則又與湯別也蓋武王之嗣西伯位也已老矣不過七年而即東觀兵使非有文王則七年而不得東觀兵明矣即七年之中史稱太公周公召畢公之徒相與左右王師修文王之業武王之於文王之業

若是其無以加之也則文王之累業大也其造周久也夫三代之得天下也與後世不同後世全以武武而不失其正以爲猶三代云爾三代則不然必以仁以仁而後武蓋三代之人心又與後世不同後世之人心易勝以武也三代則不得卽勝之以武也人主亦謂武之不可以卽勝人心也於是必以仁夫文王之仁何如哉百年而後崩矣故武王之東觀兵也爲文王之木主載之軍中嚮殷聲言奉文王之命以伐之而自稱太子文王以服事殷者也竟以爲奉其命豈文王之真有是命是固因文王之有人心其前也未遠乘之發號以引動於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三才思齋

天下者也故竟謂之是文王命也是文王之命則文王若猶然在其位而已之若猶然在東宮之位矣故竟稱太子是猶使天下之人以爲君臨我者之猶文王則父母之邇竟又是焉是之來也固父母來也父母之來則歡欣想望無有逆之者無有逆之則歸之也是固取天下者之權謀也然則周之所以繼商而有天下者在武王之能誅紂以卽天子位而所以能誅紂以卽天子之位者又在文王而不在武王也故後世之魏文帝蓋首有魏之天下者武帝則云使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武王固不得言帝文帝亦不得言創業之帝卽唐高

祖固統一天下以在帝位者與魏武不同論唐之創有天下必歸之太宗唐之有天下在子周之有天下在父以唐之父不能掩子以周之子不能掩父矣則魏聖人言之當云堯舜禹湯文武繇開創之聖人言之當云堯舜禹湯文而不當言武而繇開創聖人之在其前者言之當云堯舜禹湯文繇其在後者言之當云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在昔之聖人其王天下者亦竟如斯已焉大聖人之生難哉難哉若夫堯舜禹之生於一時禹之至湯湯之至文王文王之至漢高祖或四百年或六百年或八百而漢高祖之至唐太宗太宗之至明太祖略皆

天問閣文集卷四

四求思齋

武帝宋太祖計之差等其數亦各八百年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亦未可盡信也與

文王論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其所爲亦處於人世之宜然者而已矣其宜然也人不能之而有人焉能之以是爲聖人也其不能也蓋不見其然或見其然而不然聖人則見其然見其然又卽然以是爲能也則以是爲聖人也若周之文王聖人也其著之聖人也與從來聖人之爲帝王者並列故人之稱之必曰堯舜禹湯文武夫堯舜禹湯武有天下者也文王非有天下者其與之稱之若

此何也蓋文王與堯舜禹湯武之宜在天子位而未常在天子位者也未常在天子位而有可以在天子之位者故曰堯舜禹湯文武也有可以在天子位而不在天子位其不在天子之位也有故有故則不在天子位而固已在天子之位矣故曰堯舜禹湯文武也昔者夫子常言之矣曰殷紂之天下三分文王已有其二猶復臣之以事之也可不謂盛德哉以孔子言文王之若此豈其無實以處之然亦安見其若此耶紂之在天子位雖極暴天下之大勢未裂也且湯之創天下以武勝其子孫即既衰朝廷之威福猶凜凜然在諸侯之心故臨九

天問閣文集卷四

五 陳思康

侯脯鄂侯囚西伯是皆三公位百辟之右者一旦罹淫威莫可誰何天下之諸侯其敢背去而歸之文王乎即歸之文王文王固居然有之乎居然有之是敵國之所爲蓋相距而納其叛人者以人臣爲之乎況文王爲之乎使其爲之紂寧無怒紂怒文王必備備之矣是與紂兩立是竟成立敵國紂必伐其伐之將曰以我西伯奪我土地人民有我諸侯我將率天下諸侯致天之討其皆來會無有後天下諸侯其何辭文王其何辭即使紂之不如是蓋美里之既釋賜之弓矢鉞鉞使專征伐謂之征伐蓋以討天下之不王者也而專之專以征不王

者也乃以天王之土地人民爲己有則不王之先在我何以討天下之不王者即謂天下之自歸之文王固無心據受弓矢鉞鉞之後伐犬戎伐密伐耆伐邶伐崇以今考其國與文王當時之國皆相近西詩云密人不恭侵阮阻其則豈特不歸周亦且病周安見其三分之有二哉信其有之亦遂可以取之乎五霸桓公爲盛其征伐也以爲與三代之受命無異欲遂封泰山禪梁父管仲諫之以止秦惠王欲圖張儀告之以窺周司馬錯曰劫天子惡名也不義亦以止封禪僧也西猶有天子也挾天子不義者也西亦猶有天子也以文王之聖豈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六 陳思康

遂出齊桓公秦惠王下哉然則何以爲文王何以爲孔子之言孔子蓋窺天下之大勢而爲言者也稷之與契同時者也契之子孫先有天下六百餘年司徒之報已久以紂之暴適當之於是時夫是之時盡天下之大不能安然不動之人心動之將有以嚮之矣西文王則又當之於是時故父母孔邇見之風人其猶有思湯之德者疾痛悲啼甘之不忘矣故武王之東伐也諸侯不期而會之孟津者八百國可謂眾矣其後平定天下又滅國五十夫武王之卽位未久其得人心之日淺則八百國必當日之嚮文王者其五十國必當日之猶思殷

德者所謂三分有二之說殆其然與聖人之行事一民之不愜其所欲則不爲觀其謂武王之言曰時至勿疑夫時至勿疑則必其時之未至而疑者矣句踐之伐吳也數謀之范蠡數不從最後乃從之武王亦然以八百諸侯之來會猶還師凡再戰而後勝則文王固當其時之未至又可知矣可以取而不取聖人不爲不可以取而取聖人亦不爲宜如此則如此不宜如此則不如此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放桀武誅紂益避啟泰伯避季歷如是而已矣夫文王亦如是而已矣孔子之稱文王則亦如是而已矣若夫世之所謂英雄則不然有機之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七 求恕齋

可乘即奮發以起故漢高祖不階尺寸徒以屠賈之流誅暴秦有天下唐太宗亦不過有其藩鎮爲之父亦遂以有天下此二帝者使其當文王之時率三分有二之人與紂之七十萬人轉戰萬里血流數年不至於蕩湯之社稷盡有湯之土地人民不止區區撫其後人言之日時至勿疑已哉故聖人之所爲凡人不能爲英雄不肯爲奸雄則竊而爲之曹操之言曰使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此之謂也

周公太公論

孟子好辯一章敘從來天下之一治一亂者也敘至周

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至於海隅戮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其末章則敘道統者道統自堯舜始推之以至於周則曰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吾以是常疑於孟子之言也誠商以開周之天下者武王也而所以滅而以開周之天下者太公也孰則不知之乃以爲周公何也今考其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也太公避紂於渭之陽得之則喜尊之曰太公望其言以先世太公謂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常望之故尊之以此則太公之開周文王早知之矣文王之先君又早知之矣武王嗣位又尊之曰尚父師之以東伐其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八 求恕齋

東伐也載文王之木主於軍中風而暴至皆懼不欲行太公強之以行卒誅紂紂之天下卒取以歸之武王爲天子夫周自后稷以至於文王皆出於厚至於武王乃以權謀見非太公爲之則不如此觀其載木主於軍中以爲是文王伐之蓋文王之堯天下人思之未已故乘之此兵家之智而風雨之暴強之以行又師武臣之險策則太公當是也若周公之在軍中史稱其破商入商宮殺紂把大鉞如是而已其權之固專在太公無疑也是師也乃以爲周公何也以爲周公則周公著之此矣又有當著之而反不以之著者則又何也周公聖人也

聖人之道著於事業聖人之事業著於道周公固以道著者也孔子常歎其於周公之不得復夢見歎之至則思周公之至然則孔子之一生雖以堯舜湯文之爲君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爲臣非其志也其志則周公則周公之道與孔子之道將並著焉故仲尼之賢於堯舜遠矣而天下人之趨之必曰周公仲尼之道今考其實堯執中以命舜舜之命禹亦然湯亦復執中文王則若望之武王泄邇不忘道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唐虞夏商周之聖人如是止矣今言太公而不及周公則文何也以今之稱述古人在使人之無疑於其言信如孟子之此言則所以使武王開周之天下者周公而非太公矣人疑矣又信如孟子之此言也自太公視之原無異同周公臣也太公亦臣也自武王視之亦原無異同以言乎知則文王太公親矣抑又審矣夫武王聖人也猶夫太公命武王之知之宜於文王之後特繫其名命周公之知之宜因武王之所以爲名爲之名言武王則言周公不言武王固不得言周公也今之敘古帝王禹王天下者其各爲一代之聖人同乎堯舜宜更言有夏乃與皋陶並列於堯舜之朝蓋大禹之聖統於堯舜故曰之乎堯舜也況文王武王父子之間哉

則不言武王也繫武王於文王也而不言周公也繫周公於武王也繫周公於武王繫武王於文王但言文王可矣故曰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但言文王則但言太公可矣故曰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也嗚呼是聖人之言也

秦始皇論

世之論從古有天下者之世也自黃農唐虞夏商周卽及漢而不及秦其論唐虞以後開闢天下之人主也自湯武卽及漢高祖而略秦始皇何也蓋以始皇之有天下暴者也暴則卽有天下其有天下卽功大矣終不得以論於開闢之令主故略之也略暴者也嗚呼人主之暴如始皇卽使其有天下有天下之功又大自黃帝神農陶唐氏之後天地之又一開闢者在此而不得以與湯武等暴之惡於天下後世也如此哉始皇信暴矣皆在帝天下之後皆其始之所謂暴則在并吞六國矣并吞之云蓋猛嗜之辭恃其威之足以厲之而不顧人之血肉者也至痛者也故曰漢以龍興秦以虎視乃唐虞授受湯武征誅湯武之征誅者何人其北面稽首之者矣君矣桀紂矣自孟子言之桀紂只謂之天下之獨夫不得謂之天下之君不得謂之天下之君則不得謂之

湯武之君君不可放弑非其君則可放弑其意以便於湯武之征誅者也夫君之與父何異人之事其君與事其父又安得有異君不仁是曰獨夫不以爲君則有父不仁是曰獨夫不以爲父者乎湯武不幸而際此孟子不幸而人之問此湯武冒天下之大議而爲之孟子以爲天下之大議不可冒也而冒之是聖人之所爲不可令天下人學之則不可令天下人知之也於是行其辭在湯武不可有其辭在孟子言湯武以對天下之人不可不有其辭嗚呼聖賢之爲心一哉若始皇之所滅者何人六國也六國亦周之六國也而滅之則猶之滅周

天問閣文集卷四

士求恕齋

是不然周自昭襄王之世東西周之君俱已盡矣則周之亡久矣始皇之於此時之天下非復有不便之勢只惟六國之諸侯諸侯之力又不能相敵以力之不敵彼有亡之勢我有興之勢有興之勢自棄之雖有聖人固不肯爲矣乃欲始皇爲之而固守其西陲有是理哉且六國之中有一國之不宜誅者乎與秦之能相雄長者齊也齊自田完之來奔社稷之憂伏其後弒主滅公族卒至於竊齊而有之則始皇時之齊非復太公之舊矣蓋田齊矣韓趙魏與秦之相爲王者也周威烈之代魏斯趙韓韓度分晉地而爲諸侯晉亦已亡矣則韓趙魏

之相王虞叔之恫怨久矣太公之封武王封之虞叔之封成王封之田韓趙魏竊之則始皇時之齊韓趙魏國齊晉之賊也齊晉之賊也齊晉之賊固武王成王之賊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於其所征伐之國必有其名號得其人之所爲爲天下之所共非之者定其爲賊以告天下然後乃與師然後乃服今齊韓趙魏之若此始皇之命御史丞相不及馬李斯之徒又無學術所見不大區區以其相倍之爲辭然以齊韓趙魏之爲賊正未嘗掩矣不必秦廷有以指之然後定其爲賊矣若夫楚也周公方且膺之矣惟燕則召公之業猶存彼壯士之一去

天問閣文集卷四

士求恕齋

何爲哉萬乘之主安得不問之夷陵之社稷敗散其鬼不血食又何疑哉且天之於人之國家其興之也有放其亡之也有故太公之功召公之德可謂大矣而始於文武之代虞叔以幼封與燕齊之始基不遠總之周家之諸侯惟楚則遠矣顓頊之苗裔矣又自變而爲蠻皆不得以與秦並論焉蓋伯翳后稷契同拜手於堯舜之庭者也契十二世而王稷十五世而王伯翳四十一世而王契之天下湯造之湯之前無有造之者稷之天下則歷公劉古公文王之造至武王乃得之於商伯翳之天下歷襄公文公穆公獻公孝公惠文王莊襄王之造

至始皇乃得之於六國以天下之有天下其不相期若此也以天下之必有一天下其相期又若此也乃荆周則取人之天下以爲我之天下秦則取人之國以爲我之天下取人之天下爲我之天下矣又有所大嫌於其隙取人之國爲我之天下又無嫌焉乃於天下之大有所嫌者周旋之周旋之是矣其無嫌者則罪之又豈理也哉則論始皇者曰天下萬世之公惡者也公論也夫惡則始皇固宜以來其惡者謂之公論則吾不信也

荆軻論

史記以荆軻刺客列傳世稱論軻以燕客盡亡秦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三國志

勝一朝之忿使軻盜殺秦皇卒至軻死而秦社以覆軻軻不度德量力不諫止丹圖僥倖一旦以亡其國嗚呼軻當爲亡國死節之臣非刺客比也然軻之爲此何爲也哉夫軻蓋有大不忍於此論之者固未之思也后稷之報衰矣是伯翳之將興時也今考其世自襄公以來其間有穆公孝公爲之君百里奚由余商鞅爲之臣富強積累蓋二百年夫堯舜之功德大矣天不使在廷之臣其子孫有不王天下之人列國之諸侯即多有聖賢之後其淵源所自總不得與秦相等天命之意在秦路人皆知之何待軻耶又始皇之雄略得聖人之威列國

之君長總出其下謀臣策士之在列國又不如舊時天下之勢阻喪消息諸侯必亡秦必王又人人知又何待軻哉軻即不敢定其爲何如人史稱其沈深好書所遊諸侯盡與賢豪長者相結故韓武傳丹謂不如田光田光則又以爲不如軻軻國賢者燕屬在宗國社稷之支寧獨無悲其悲也有一策之可爲社稷趙則趙之其趙之也稱吾意則快不稱吾意則亦快蓋有死之繼其後也故其趙之也必決焉夫殷伐夏周伐殷皆以下國諸侯與天王抗勝敗是皆取天下於本朝之天子若秦則不取之天子而取之列國故周之亡亡於秦之莊襄

天問閣文集卷四

論求聖蹟

王不敢帝至始皇之二十六年六國之亡秦乃帝而商之亡也死者有比干其餓則伯夷叔齊夏周之亡則卒無一人惟列國之中死如荆軻又如高漸離是皆出於燕故論秦之帝不帝不在周之亡不亡在列國之亡不亡而觀天下之死士不在觀之周在觀之列國獨其以刺客之事見天下日之以攝政之流蓄心苦而不計其術之繆也若夫得契約以生報太子固其智窮而煩亂之語觀其猶在燕久之未有行意又怒又悲歌所謂大不忍於其中者蓋易知之焉大史公曰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士不幸不生於夫子之前而生於夫子之

後故以秦之取天下無放弑之事反不得同湯武而荆軻高漸離亦不得與殺身成仁者并列獨於博浪之擊則稱之太史公又名之以盜爲忠臣爲義士爲壯夫爲奸人刺客爲盜紛紛議論無所適主悲夫然則當始皇之世雖以荆軻之所爲吾猶以爲可也

范增論

史稱范增年七十好奇計漢高祖亦以增與蕭何韓信張良匹而謂羽之不能用信斯言也增固人傑與高祖豈其無以見之卽所云計之奇史亦豈無以見之哉以增之爲項王謀其大者立懷王殺沛公止矣是計之奇

天問閣文集卷四

五求恕齋

者耶是卽人傑耶天下其立義帝北面事之此固高祖之借以號令於天下之語耳收天下之豪傑聚天下之兵身經百戰圖取人之天下不爲已有而歸之於人雖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人不能收天下之豪傑聚天下之兵身經百戰圖取人之天下不爲已有而歸之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人安然享之無有變恐亦不能矣況牧羊之子乎哉又況以羽之暴乃南面臨之然其事之也豈惟羽之不能卽高祖能之耶或以項氏世世楚將則於楚爲宗國當豪傑興起各爲其國立後豈羽之獨不爲楚立後是不然列國之立後但

爲其國計之者也若增之教羽誅秦者也其誅秦也將以代之爲帝者也觀鴻門之欲殺沛公也蓋忌沛公之能與羽爭帝者也忌其能與羽爭帝乃先尊一人以主之於上則何以爲羽之地或又以其前諸侯之能亢秦者楚也誠立楚之後則天下之人將感動於此是又不然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天下之人怨楚與怨秦一也故詩曰荆舒是懲則天下之人奚感動於此乎卽曰亡秦者楚也祇融之子孫亦旣蕩然矣然何非楚人沛公生陽里陽里楚地羽又公然楚產兆之辭其意安知其不卽在此必更立一主使羽甘心臣事之乎則不能不臣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六求恕齋

事之乎又不可故子嬰之旣戮始皇之天下已歸於掌握是楚之代秦時也乃不自帝而帝王蓋無以處夫王也故帝之也夫帝有天下者之號也韓安國曰太上皇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以取天下者朕也太上皇終不得治世夫天下之大固不得以無功而享之雖父子猶然矣彼牧羊者何人乃欲以帝之帝之則儼然帝矣又謂之義義之云明以其無功於人入以義立之云爾使天下人之皆明於義則帝之或一人之不明於義則背之矣故漢王曰天下其立義帝北面事之項王曰義帝者吾家所立也羽固不快於此固庸於此固

謂義帝之不加於我謂增之悞我則弑義帝之固繇來於此夫君父一也義帝之弑高祖寧無奮然太公之置於鼎上當如何弑義帝何忍烹太公又何忍於其弑義帝也討之烹太公則曰願分我一杯羹使羽果烹之果分以一杯羹高祖亦惟流涕痛憤盡力擊殺如垓下之戰止矣無以加矣不知當日之竟何以言此爲天下者不顧家項伯之說豈果然與世不責增之勸羽立義帝而但責羽弑義帝弑義帝其罪將安辭然其始之立義帝即所以弑義帝者矣誤羽並以誤義帝誤義帝益以誤羽亦何以服人之心哉至於殺沛公又誤矣無論氣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七求恕齋

爲龍虎成五采天授之天子不可殺也即使殺之羽遂以有天下耶以高祖之大羽之雄自廟通視之韓信搖足而天下可動其後高祖之天下已大定彭越陳豨諸功臣猶復相悖叛夫高祖猶如此況區區項王使高祖一死羽遂以有天下無危哉且亦何必殺之當時沛公之兵十萬合諸侯之兵不下百萬然皆惴惴然畏於羽使羽制之得其道復三十六郡罷諸侯王六轡不弛利器在手彼沛公者稽首拜手一堦下之人臣耳李何以掌握之所有散之於人假以自有之將帥自雄武之堅甲利兵而縱之使歸國我又不能據天下之形勝正天

下之位以號令天下天下之人安得不叛漢之兵安得不東出則天下之安得爲羽有哉故羽之取天下不在沛公之謀不謀在制天下之得其道耳制得其道即殺沛公而亦得不殺沛公而亦不得其道不殺沛公亦必失即殺沛公亦必失也且沛公又安殺之沛公與羽俱臣事義帝者也俾羽殺之是俾無義帝也即其初之救趙也宋義爲上將羽次將增未將增之與羽又比肩而臣事義帝者今欲殺沛公而曰奪項王之天下者必沛公夫天下惟帝者有也今不謂奪帝之天下而謂之奪項王之天下是不主帝而主羽是其始之與比肩而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七求恕齋

臣事義帝者今又臣事之則意中惟羽斯不亦悖乎哉然則高祖何以等於人傑也立帝大事也後世有擁戴之事必祖宗之功德在人不幸社稷亡矣有其子孫在不忍自取則立之以爲主楚僻在荆蠻特一國之君耳於天下人何與增使羽立之羽不能愚其故遂亦立之鴻門之上項莊舞劍是時增專爲之不懸羽命羽至暴厲也乃於此雖其計之縲罔亦率然行其意者矣卒之以間死故謂其有范增不能用也若夫史之言好尚計夫增之計盡於斯二言謂之奇吾不信也

義夫論

自有天地以來人之見稱則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四者並以傳之世者也夫所以並傳之世者何也人莫不有本者也本則莫不當反之矣則孝尚也臣之於君婦之於夫主一者也主夫一是忠也節也是故傳之並也若夫夫而爲之義胡屬焉世之學者謂人之有妻妻死矣必更娶一妻乃有不更娶獨處以終其年若是則亦主夫一其視妻也若臣之於君婦之於夫無有他之得以一朝變吾意則難哉於是相謂之義夫嗚呼義夫也是君與夫其妻者耶夫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等倫者也其中則君尊於臣父尊於子夫尊於婦矣喪禮之

天問閣文集卷四

九哀怨

可考也子之於父母三年矣妻亦然夫則期也則妻之竟同臣子也禮固如是也今妻死不更娶一妻之謂義夫則有臣死君不更用一臣子死父不更生一子亦將曰是君父之難者也亦可以不朽於天地之間若是則不更娶一妻之人乃謂之義夫其可耳然子哉夫有臣死而不更用一臣子死而不更生一子之君父者哉則有妻死而不更娶一妻之夫謂之義者哉古天子之娶后也親迎之而且冕服也夫天子且然哉況夫士蓋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也孔子之言也妻重也蓋其重之也正以宗廟社稷主之故士庶人家廟者

不幸死矣廟之主無人而安之以老是忘之乎祖考者也以忘之乎祖考之人謂之義夫祖考亦何樂乎後之有是人哉觀婦之於夫有殺身者矣絕人而爲鬼之啼悲哉有不然者慘淡而就歲月豈無賢雄今想其故雄吁嗟感之矣今於其妻也亦然則亦其妻之爲而爲夫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子於舜見之矣五十而慕今易其妻之爲而爲夫必其中有慕者也必慕之無已也慕之無已是五十之慕也以慕之若此不以施之父母而施之妻是父母之不敵妻也是尙不得爲人義云乎哉信然則義夫之謂何古著之矣人固不察也燕昭王

天問閣文集卷四

九哀怨

之師入齊也聞畫邑王蠋賢欲封之萬家以爲將蠋曰吾國亡不能救亡又幸亡不義乃奮絕脰死齊國亡大夫曰蠋布衣不以不義北而人況食祿者乎乃謀立襄王豫讓智伯之士也襄子滅智伯豫讓報襄子妻于得執之曰此天下之賢人也君亡欲爲報又義人也釋之者再然後戮義夫之謂見之此矣卽伯夷叔齊則亦義夫之易見者太公言之矣曰義士也以今觀之忠者也曰義士何也有忠臣矣比干屈原子胥申徒狄徐衍皆是也比干剖心者也以強諫紂殺身其身固殉之本朝也他若投汨羅浮鴻夷皮沈河頁石入海亦皆本朝之

殉身與王子相同伯夷叔齊則異是在更姓之際矣蓋周武王之伐殷也將圖取湯之天下爲已有則移殷而周者也移殷而周宗國之不知其何在矣安忍哉故王燭之言曰女子之惟字一人而豫讓曰吾已國士於智伯之難二也則伯夷叔齊豫讓王燭之爲義士而比干屈原子胥申徒狄徐衍之爲忠臣也雖然者也然則忠與義別而義又與忠別乎是不然總之是義也則總之是忠也特忠於吾君則以忠名而其忠也君吾之君不又君人之君善處於義之云爾也是猶忠也而國以義名矣世之儒者讀書而迂遠無所得不能發明以世之

天問閣文集卷四

王求思齋

狗婦人之徒冒斯美名相與稱譽或躬自蹈之不愛其恥昔公甫文伯母死女子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曰孔子賢人也而是人不從也今死而婦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是必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不哭夫厚婦人之人母不哭之矣今之所云義夫之謂也

文論

古今之有文也重哉天命之矣其命之天也惟聖人之是命之者也而惟聖人之是命之也者惟文之是命之者也故孔子謂天之未喪斯文也文王之文在茲乎文重哉昔之以文稱者其在上惟堯禹下之臣惟稷禹其

後之受命之君惟文王焉稱堯之辭曰欽明文思安安謂之思則文之所從出蓋堯開闢之聖人爲文之所從出而文又有所從出故謂之思也稷亦言思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詩頌之矣蓋稷播百穀者也播百穀故亦言思若曰其文之思則於是焉云爾是亦言其從出之義而益以見文之有從出者也契之爲司徒反不以謂之文其後湯之興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司徒之後反極武焉然孔子出矣猶文王然矣文王之去稷孔子之去契曠然以久文王之至孔子又曠然以久其文乃在茲然則后稷之文在契哉是司徒之應哉是不然天之命是

天問閣文集卷四

王求思齋

文也公之者也非私之者也則天之以是文命之孔子也是猶公之者也非私之者也私則何重之公則重之重之在文則重在聖人重之在聖人則重在文故孔子之生於天契得而有之而天之命孔子以聖人命孔子之聖人以文契不得而有之天契不得而有之天其公哉則重哉是何與蓋文者聖人之道之是著者也道非文何著文非道亦何以著天不使道絕於天地之間則不使文絕於天地之間故孔子以前有人焉不止於孔子也文王以前有人焉不止於文王也孟子敘之矣繇堯舜至於湯繇湯至於文王繇文王至於孔子其間則

禹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紀其歲各五百之餘而分其見知聞知焉見聞者道道何以爲吾之得見爲吾之得聞非文哉昌黎氏謂孟子之死無傳焉又謂荀卿揚雄亦聖人之徒而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宋之儒又言之今六經俱在奇之而易也葩之而詩也典之而書也嚴謹之而春秋也整齊之而禮也精眇之而樂也豈非文哉則豈非道哉得乎其道即不必學奇於易學葩於詩學典於書學嚴謹於春秋學整齊於禮學精眇於樂自然奇之是易葩之是詩典之是書嚴謹之是春秋整齊之是禮精眇之是樂不得乎其道即以易詩書春秋

天問閣文集卷四

孟求恕齋

秋禮樂之是學即奇即葩即典即嚴謹即整齊即精眇其於易之所謂奇詩之所謂葩書之所謂典春秋之所謂嚴謹禮之所謂整齊樂之所謂精眇何與哉是又何哉蓋易也詩也書也春秋也禮也樂也何所以奇者矣有所以葩者矣有所以典者嚴謹者整齊者精眇者矣有共所以而後易詩書春秋禮樂以成焉昔之聖人如是焉吾必窺見其所以又誠然得其所以而後吾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學以成焉昔之聖人如是而吾如是焉如是則我之學是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正未嘗即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而未嘗即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

天問閣文集卷四

孟求恕齋

亦正是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是不其然哉然而所謂奇者葩者典者嚴謹整齊精眇者吾何以能然焉則何與矣然則文也者信乎聖人之道之是著之者也學文者學道而已矣學道者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者學易詩書春秋禮樂而已矣天之生聖人天之事終聖人之事始矣聖人之有易詩書春秋禮樂聖人之事終天下後世之事始矣始終之際天下後世賴之聖人聖人亦賴之天下後世故堯舜湯文王孔子禹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以己之見知爲人之聞知即以己之聞知爲人之見知乃未有六經見聞反一及六經之既

有百家之言感之而作以與相乘則聞見反亂若申不害韓非楊朱墨翟老聃莊周之流佛之流其書詭異較之六經猶易悅人相乘之力遂甚大卒不得以禍我之六經者其道終非非則易破道之易破其文易卑棄故聖人之道愈亂愈一至於屈原賈誼王褒司馬相如史遷班固諸人陳子昂李白杜甫歐陽修眉山軾諸人其道何如臧孫辰荀卿董仲舒劉向諸人其文何如揚雄韓愈其文其道何如朱熹程氏顏頤周敦頤邵堯夫諸人其文何如此之爲文此之爲道孟子而後揚雄韓愈是猶庶幾其他文人之文無關於聖人之道然不謬於

聖人之道道學之道是聖人之道然無復聖人之文藝聖人之文學聖人之道亦即得聖人之道於聖人之文是天下後世所以賴聖人與聖人所以賴天下後世之意焉天不使道之絕於天地之間則不使文之絕於天地文哉道哉道哉文哉

佛論

衰周而後自老子莊周以訖於申韓楊墨天下之信服悅從之者莫如佛之爲盛矣夫信服悅從之不足怪吾獨怪其不知佛之爲何如人而信之服之悅之從之耳夫佛何如人也蓋西方之刻苦修行人也被無意於世

天問閣文集卷四

袁永恕齋

之所爲君父亦且棄之而逃之深山自是之後世之上身之內一切侵亂我者之既盡且既久刻苦之至其行蓋修矣老以死死之後弟子傳其教以教其國之人如是而已其爲教也欲世之人從我於此之所爲慮其從而之他欲有以警動之乃設爲禍福之說以爲汝善汝福汝不善汝禍汝從我於此之所爲則汝善我則汝福汝不從我於此之所爲則汝不善我則不汝福或善不福或不善不禍佛終不言其不福不禍蓋驅天下之人盡入於善之一路則不可得聖天下之人盡入於福之一路則可得是驅天下之人盡入於福之一路實驅天

下之人盡入於善之一路天下之人其驅之以入於善之一路者實驅之以入於福之一路凡所以爲善者盡以爲福之地猶侈然自謂我爲善者也以愚於人以愚於鬼神謂人其與我鬼神其與我我必有福焉則又以自愚是豈佛之教也哉我中國之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與治之之人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皆在孔子則孔子之道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爲治者也其爲治也有先民而導其爲善者焉其爲善也實焉未嘗懸一不可知之禍以詭其爲善者也有先民而化其不善者焉其猶有不善者罰焉未嘗懸一

天問閣文集卷四

袁永恕齋

不可知之禍以詭其不爲不善者也若佛之爲教何爲也哉詭其爲善詭其不爲不善人亦百飾其善百飾其不爲不善卒之皆驚動於禍福之說而百無一驚動於善不善者焉何爲也哉嗚呼誕矣學孔子之道者聞之如昌黎之論佛骨表與孟子之闢楊墨相謂同焉闢楊墨是也蓋其道之有以與孔子之道亂也若夫佛何爲哉彼生於彼之國未嘗知我中國之有孔子彼自成其彼之道未嘗知有我孔子之道其後教之入我中國中國之人相與羽翼不過奴隸於吾徒疆界以下

建準提閣序

鬼神之狀不知其何如也如人否也山海經西王母虎齒蓬髮戴勝蓋物之異常者也不知其何物世之人貌之如帝者之妃后狀西王母美好婦人矣何哉則人以人貌鬼神也人乎鬼神矣何哉今有人於此八臂十六臂二十四臂千臂人之見之有不魂魄渙離軀然死者乎菩薩則然夫然矣人之見之未嘗有驚者也且貌之何哉菩薩自人修之而成者也與鬼神不同鬼神之狀不可知人修之而成者猶然人也則可知人則兩臂修之而成有八臂十六臂二十四臂千臂何哉菩薩化女人身而說法者也其說法也將欲人之勤之者也人

天問閣文集卷四

毛求恩齋

見有平常之如人者即其說之造妙不動也有異乎人者則動矣故其化也有八臂十六臂二十四臂千臂也動之也以動之如菩薩其動之也宜無跡道與乎佛者也而有同莊子之論風見之矣曰蓬蓬然起於南海至於北海無所勝者而固爲大勝今菩薩之動人也不爲大勝者而於臂之間區區爲此異於人之狀何哉又手手各有執其執也皆無謂之物菩薩之執此也何故哉何哉吾蓋知之矣人之一身莫不有者也則莫不發生之者也而莫不發生之於身之瘡故人之頭上奚啻萬髮而一髮一竅矣充之至於一身皆然故謂之毛孔則

毛髮之自竅有者也佛之一身如琉璃然菩薩當然不可以竅名而竅固在故山河大地現於一毛孔是自外之來而有現者也兩有所以現者則總之毛孔之自現夫毛孔之自現而有山河大地則自現之在身者可知蓋有竅手其無所竅者矣竅乎其無所竅則有乎其無所有八臂十六臂二十四臂千臂菩薩之有於一身不啻一身之毛髮自發自生人不得知也菩薩亦不得知也則有乎其無所有者竅乎其無所竅故一手有一手之執無空手者夫蛇無足而行蛇足而行之其足也亦不以加乎無足者之疾也松有百尺而無枝者未有

天問閣文集卷四

毛求恩齋

一本九穗者其九穗也不以益甘乎人之口其無枝也亦不以損其松之材也然無枝者如是九穗者信如是無足者如是眾足者信如是人固然哉菩薩固然哉十六臂準提菩薩也以俱拘腐儒觀覽則幸哉是爲序贈李條侯序

條侯在兩淮間以豪俠聞條侯之負性厚者也乃能以豪俠問豪俠之固本於厚耶予常過兩淮矣士之有來者必問條侯條侯必盡其客之來者問之又必平相好無間然然吾則知之矣昔者楚人獻龜於鄭靈公靈公食大夫不及子公子公怒獄靈公夫靈公以一龜之故

如是也昔者宋華元與鄭戰殺羊享士不及御怒擊華元入鄭軍鄭囚華元夫華元以一羊之故如是也昔者孟嘗君夜食客有一人蔽火光客疑其所食與主人所食不相等故使人蔽火光以使之不見大怒孟嘗君起自持其食與客之食比則相等客慚自殺夫客乃如是夫客也主人也乃能皆如是又何其異耶以條侯思之何如哉條侯吾宗弟也吾當言然吾言之乎不言乎然吾願條侯思之矣今與過朝歡吾則去以吾之願條侯思之也乃贈之如此

贈崔申公序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元蒙思齋

有自黃河來者言識天下士於河之岸上是崔申公于懸海之內久矣聞人遂亦多意其言之過不敢與信淮水李條侯曰是宜然蓋條侯識之矣江南燕坐十餘年今放遊過朝歌申公在焉嘻斯人得見之此耶申公長予一歲然髮之白盡矣蓋翁也然長一歲耳無幾何髮白之盡如此予乃憶予之亦爲翁不自覺今於申公覺之也悲哉予常至浙之鄞鄞有水溝渠耳潮則從定海上水成河遂大育魚順潮上至城下長五六十丈身如河之廣兩岸夾其身不能左右竟不能旋以去潮漸退則蓄水激怒兩岸之士崩竟能旋竟去矣夫申公之與

魚何如耶悲哉予於是贈之以序
贈榮道人序

古之推至人必曰老子考其年二百歲太史公曰以其修道而養壽也今世以關尹喜得之函關著書去莫知所終謂老子不死于嘗觀之秦矣有老子塚益使人疑云老子亦且謂其身之爲大患卽畫工之畫老子上自頂髮及眉髯無毫毛之白者若是則修道笑足恃與修道不足恃奚貴乎其修道與豈修道之固有所以而不在乎其著之者與則二百歲不足爲有道者侈與不二百歲不足爲修道恥與上自頂之髮及眉髯不必其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元蒙思齋

不白而白抑不足爲修道恥與秦之有塚也塚與莫知其終有終者與江淮間有榮道人者吾聞之矣未之見予在楊州有翁其貌臞其出辭氣若不勝毛髮又盡白然望之固有道者予與之因前焉則榮道人也嘻是修道者與其養壽者與安知其能二百歲安知其不能二百歲又安知二百歲之不在此貌之臞與出辭氣之若不勝毛髮之盡白傳播之爲榮道人者哉人莫不以人之成其翁居然暮齒爲修道者訕笑予故解之以老子之說爲修道人告也

送梵林歸越序

孔子曰畏大人孟子之於大人也藐之而未常禍其藐
婉然也何哉屈原則以爲大人將避之以成名也其於
孟子之言又不同蓋有以用之乎大人者也又何哉而
附青雲施後世則又比比然惟方外之人如緇衣落
身草木化乎禽癩寐寢谷中天光一隙耳目渾沌智絕
心枯甲子不知與世判隔其前焉有人旌旄翻翻叱者
生威雷霆乍驚行人屏跡話言之及人之語之莫敢不
鞠躬一顧爲榮歌頌爛焉而彼不知之等之乎泡沫略
之如塵土其於人如此非有然者則莫不奔之矣身以
著離名亦隨成所謂附青雲施後世者在此不可誣也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愚齋

梵林越人也方外之緇衣而以詩遊縉紳先生器之凡
二十餘年是成名者也在江都每羣公飲必與一日賦
詩曰鴻雁于飛集于中澤其公將於是歸哉梵公之名
成矣其得於縉紳先生也豈屈原之謂乎而其於縉紳
先生也畏之乎藐乎梵公當有以處此茲之歸也爲塵
土爲泡沫其意固遠矣則畏之也藐也總不得以加諸
遊大人以成名乎哉梵公歸與

讀易臺自序

予壬午北上筮得歸妹之睽昔晉獻公歸伯姬于秦筮
之固歸妹之睽也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

無睽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車脫其輶火焚其
旗歸妹睽孤冠張之弧其後伯姬歸秦晉與戰驪原晉
侯筮得蠱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晉卒敗考其繇歸妹
上六之辭歸妹兌下震上震爲男固士兌爲女固女又
其象爲羊而震又爲竹又仰孟空虛無實之象又變離
亦中虛無實之象離爲兵戈卦之象而震又綜艮爲
手承之象羊在下血在上又無血之象歸妹之際下兌
上離震雷離電二卦之氣通動而滅母害家之象震車
離火上六爻在震車脫輶之象離失位火焚旗之象則
敗兵之象晉敗伯姬以太子幣弘女簡璧登臺履薪使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愚齋

使衰絰畏服逆秦伯告以恥辱將自殺畏役也晉侯雖
得歸其敗也大夫反首拔舍幾祀上帝非有伯姬之請
殆不免焉或謂子曰子其毋往乎當時史之爲獻公占
也曰不吉晉以有是禍余曰不然繇辭之取上六也一
爻之辭也總一卦之辭歸妹次漸漸之言進也進必有
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婦之道陰者也臣道亦陰者也皆
有所歸者也此行也其遇乎若夫睽爲羸敗姬敗於宗
巨亦視乎歸妹上六之辭而爲言者也晉文公之匡周
也筮之在大有之睽曰天爲澤也乾變兌則天爲澤離
以逆公不亦可乎天乾也澤兌也乾變兌則天爲澤離

日也日在天者也兌上當離則天爲澤以當日是爲天子降心以逆公之象此亦總一卦之義茲之筮也奚不吉之有於是行則果遇以庶吉士入史館其時中原已大亂社稷震盪予哭曰齊桓晉文之匡周也春秋之文爛焉今誰哉或曰齊大嶽之虜當其始封也賜之以履五侯九伯得征之故至於桓公南伐至召陵望熊耳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至卑耳山而周室安晉姬姓唐叔之後自曲沃武公以至於獻公其來久矣重耳與焉拜王子虎之命受天子彤弓一彤矢百張弓一張矢百文公於是專征伐雖天子有

天問閣文集卷四

臺求思齋

河陽之狩而朝於王所者實恪守侯服莫不知天王之在其上也周室又安今者將奚安乎朝廷大住荷於司馬封疆之臣礪礪然各保其封疆之惟謹寇入則驅往無失已撫有之土地如是已爾非若方伯連帥之在周室時得有事於四方也又其官如傳舍與當日之有茅土祭祀者絕遠而欲以齊桓晉文之事責之不亦過乎哉予曰是豈其然哉漢晉同姓之王與周之侯服何異唐之藩鎮又與漢晉之王何異國家方面節鉞之臣又與唐之藩鎮何異天子之命之神京戒不虞各得帥其所制之師旅櫛之有節鉞在是又與齊桓之履晉文

天問閣文集卷四

臺求思齋

之弓矢何異夫猶之齊桓也猶之晉文也而竟不得以與齊桓晉文並何哉則不得爲齊桓晉文者哉抑無其人哉其時吏部沈公自彰也朝廷重倚之惟其人之爲用讓予備少司馬出督於外未幾賊漸逼予上疏謂寧遠密雲今頗無有警南鎮臣上將也請以寧遠鎮臣戰禦都城下臣與密雲鎮臣從太行入太原歷罕武雁門諸處委賊殺斷賊歸聚路賊窺都城不得歸路又斷可擒於雲中上谷間也朝廷方下其議賊已渡居庸至昌平勢急予又上疏請以心膂大臣輔太子出鎮天津提調東南援兵議不果行覆矣予之始列詞臣也同里有欲予合某公者不卽往卽恐伐異之輩出則卽敗予憶朝廷上去朋黨方如去賊新進書生何利有倚及有少司馬之命桐城先生謂予當何爲予曰往者人能入皆廢於門戶矣悲哉予之茲往也幸得精騎數萬卽閉朝報不關目以無徒亂人意有攻擊我者卽當矢臣節自便宜不顧不如是不能成功成功之後自碎首闕下以明罪戾也先生大驚罷及變食全魂魄被恥南奔祭岳光江東驅馳七載方破骨流髓一再數鼓蠱蜚之毒絕予要害予遂不能支之如前謀矣嗚呼至是而猶以門戶壞與悲哉悲哉予自癸酉鄉舉流賊卽大創蜀子麻蒙

傑酋銳士賊常數十萬惡城不時戰禦服介冑不得怠者歷有年所癸未之第隨履凶門計在軍旅中凡十五年今枯楊老驥自顧鋒刃之病處慘淡淚下乃放游四出中土河山祝諸其掌隨經草昧略大荒昔人神號鬼哭之處往往得之審其所以又不禁流涕齊桓晉文之事文墨書生何能幸冀予其宜殆哉於是取昔者歸妹之際再思其義愷之所謂實斯何其辛斯何上六以陰居卦之終而無有應則歸妹之不成者何以有血何以有食無血無食何以祭祀則宗廟之又安血食所云爲羸敗姬敗於宗三殆又甚與晉獻公歸妹之際固不得

其所得止七分考亭則謂其於易有恨矣其故謂象之失其傳理會不得今不直主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主宋儒是主其七分與有恨者也予竊感於此讀太和郭青螺集推舉山子因讀舉山久之嗚呼是四聖人之易與其言曰畫卦序卦其中有錯有綜錯者交錯對待之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也綜者高低縱綜之名陽上而陰下陰上而陽下也雖六十四卦止乾坤坎離太過顯小過中孚八卦相錯其餘五十六卦皆相綜而爲口十八卦並相錯八卦共三十六卦如屯蒙之類雖屯綜乎離蒙綜乎坎本是二卦然一上一下皆二陽四陰之卦乃一卦也故孔子雜卦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離而著是也故上經止十八卦下經止十八卦後儒不知文王周公立象皆藏於序卦錯綜之中將序卦止定其爲上下篇次序於說卦執圖求義大全一書雖會諸儒注成書亦不過以理言之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雜卦不知後儒變卦之非四者既不知則易不得其門而入四聖人之易亡至今二千年餘矣夫易者象也象之言像也事理之彷彿近似可以想像者非實有是事也非實有是理也若以實事論金豈可爲車玉豈可爲鉉若以實理請虎尾豈可履左腹豈可入如禹

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是實有是理也如秦誓惟十三年大會於孟津是實有是事也若夫易無是事無是理惟有是象象則大小遠近精粗千蹊萬徑之理咸厲乎其中方可以彌綸天地無象則所言者止一理夫一理何以彌綸故不知其象易不讀可也又如以某卦從某卦變者此虞翻之說也後儒信從之如訟卦剛來而得中乃以爲自遯卦來不知乃綜卦也需訟相綜乃坎之陽爻來於內而得中也孔子贊其爲天下之至變止在此蓋乾所屬綜乎坤坎所屬綜乎離艮所屬綜乎巽震所屬綜乎兌是伏羲之八卦一順一逆自然之對待也非文王之安排者也惟需訟相綜故雜卦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若遯則綜大壯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見於孔子之雜卦如此乃曰訟自遯來失之遠矣蓋易固造化之自然者繫辭之謂所居而安正易之序也錯綜其數非中爻不備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數語及作說卦序卦雜卦於十翼之末孔子教後人之學易者如此人自不察而只主乎諸儒之註宜四聖人之易亡之二千年餘也於是從伏羲文王圓圓之前創畫口口以見聖人作易之原又畫八卦變六十四卦圓又畫八卦所屬相錯圖又畫八卦六爻變自相錯圖又

畫八卦次序自相綜圖又畫八卦所屬自相綜文王序卦正綜圖又畫八卦四正四隅相綜文王序卦雜綜圖又發明八卦正位上下經篇義又發明六十四卦啟蒙又考定繫辭上下傳又補定說卦傳以廣八卦之象又發明孔子十翼今傳焉閩何氏玄子鄭董氏次公汾朱槍起先生皆註易皆成書汾鄭專主梁山何亦梁山也而掩名梁山前之焦氏漪圖則力詆梁山者槍起先生謂漪圖言易全竊梁山外固毀之以自尊其說而掩其竊人之狗已不畏人之知之至於漪圖若此近則黃石齋先生又謂其訓詁梁山豈訓詁先生謂然豈未之見而以意料之者與今之學易家比鄰而起繼之主諸儒注予不敢言之間過吳門同里李氏如石授予豐氏古本予始悟太極圖河圖洛書而棄其前者之繆李氏恨梁山之未得見此書也予並以與來易讀之臺上予老矣得於易幾何然不敢不勉因記予之始末而次序書之如此

李太白詩序

天下莫敵於吾蜀山水之奇者卽吾之夔然矣自瞿唐至荆門千二百里兩岸之山絕雲霧上青天薄人絕水處皆斷壁水依斷壁曲折如人之腹有腸盤結貫串咽

喉之一線引其氣達之以出則全蜀之氣鬱積在其中者固達之以此求其所以然遂古之初當無水來峨嵋雪山劍閣與此之濯唐一一如堤然水在堤內日積一日十載百載千年萬年水必滿必有齊於峨嵋雪山劍閣濯唐者則將無蜀忽一人出而爲禹鑿其山使之破水潰矣水潰而全蜀之鬱積放達元氣流行矣是之謂開闢之一人吾讀太白詩見世之論太白者或以爲仙或以爲豪皆不得其所以然夫太白之詩蓋元氣之流行而鬱積放達之者也漢純乎元氣魏以下初唐以上元氣總猶積至太白之時猶吾蜀之水峨嵋雪山劍閣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元氣總猶積

濯唐一一如堤之日久則元氣不能不流行夫元氣之流行必有一人流行之者如禹之鑿山當時稷契諸人不能而禹能之天之所爲是使獨也則天之生太白是使獨也今讀太白詩如樂府蜀道難遠別離公無渡河等作豈人之所得爲乎豈鬼神之所得爲乎五七言絕與古詩之佳者總之無人爲無鬼神爲卽全集不必盡可錄而不必盡可錄之詩亦復秦宮漢闕縱使傾圮亦非公卿之家所能觀其萬分之一者況白屋哉故少陵謂白也詩無敵後之人謂某篇佳某篇如何佳放舟中流觀山兩岸以爲蜀之山在此豈不謬與大約詩之出

於太白猶太白之生於蜀也天之生太白也無爲而有爲太白之爲詩也者有爲而無爲者也是元氣之流行而鬱積放達之者也是鑿山也是鑿山使之破而水潰之以出者也則鑿山也禹也詩也太白也

杜詩編年序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也者人乎遂天乎聖人刪詩於三百篇知神明通闕之所以然乃約言之曰思禪學者起達其旨深其文謂之悟悟思也不思不悟不悟不思也是思也放聖人之約言也精言也是神明通闕之所以然也子美氏起達其旨得之於詩自開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元氣總猶積

元十五年至大厯五年上下四十四年詩凡一千一百八十一首可謂富有矣知者以爲備美不知者謂之難備美似矣猶之不知也蓋備美其辭也子美之詩每一篇出讀之莫不有其一篇之全體千百篇出讀之莫不有其千百篇之全體然總之全體之有所在而一篇千百篇分應之者也猶源泉然爲川澤爲海見之川澤與海也其所以爲川澤爲海有緣然也故他人之詩其美或一有子美之詩闕無不有是謂之備美而備美則其辭也臨川言之矣曰其辭所從出一莫知其窮極夫從出源泉也一莫知其從出則源泉之不得兩窺見者矣

不得而窺見所以爲源泉爲川澤爲海世固不知也予讀子美詩老矣近移昆陵簡兒輩所藏書得予舊閱刻漢卑氏本問棄存原評語陶雲陽氏好古方深與予朝夕書成讀之益信聖人之精言而知神明通閭之所以然大約子美之詩子美之學道也道在六經詩其一焉以道學詩道小矣以詩學道道大矣世有學道者而不學詩所以無詩世無不學詩者而多不學道所以俱無詩然則子美之詩人耶遂天耶子美亦自言之矣曰語不驚人死不休曰篇終接混茫思誠哉誠哉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忠齋

汪舟次詩序

詩者心之機長養於無窮者也此自其內之日新者言也夫外則又有以動之矣故作詩者取萬物之理而裁之無萬物之理則無以爲詩然無以裁之則無以有得乎萬物之理故外之動之也總之其內之日新者則總之心之機長養於無窮者也乃詩之在今日較之從前者異矣孔子曰詩可以興觀羣怨而事父事君焉又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今之詩獨有鳥獸草木之名耳使少陵之當此亦不敢外是而侈然他及之矣故今之詩其半亡也然其半之亡而能工之乎此之一半者正少

吾求其故矣猶樂然道本神明音則清也不能使之清宮商角徵羽雖然心思荒乎耳目鼓之者勞聽之者感無貴樂矣以言乎詩當然焉少陵之言曰清詩近要道是哉汪舟次詩人也吾讀其詩幾一寸則知之是清詩也詩未有不清者未有不清而可以爲詩者昔之人以清之詩名惟孟浩然爲然豈其他人之不皆清他人之詩則成家之名異清矣而不覺其清襄陽之詩以清之成其家者故其詩讀之以爲惟清也則總之是清也舟次之於古人詩存之目中者惟漢魏初盛唐王平格爲予言之以予言其詩大概如六月之泳臙脂皆涼其於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忠齋

漢魏初盛唐未常與同舟次殆以詩之所謂漢魏初盛唐者而變化之以爲己之詩與特其詩總之亡其半此舟次之不幸吾悲焉然慮思深遠沈酣有味詩之半也固卽其全也夫

談芳洲詩序

人之學將有以用之者也用之乎事業人期之以爲吾學用之矣不知用之乎文等用也用之乎事業人以爲學之有益於世不知用之乎文其學之尤有益於世也蓋事業之大其學於世文之大其事業於世者也故等用也而猶有異也異矣孰取之各有取焉爾而在文則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俱發皇於是故昌黎之言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爲此言者其知道乎其知文乎故曰文者貫道之器則昌黎之文是也然文之是也學是也故吾觀天下之學以定天下之文定天下之文以董天下之學是吾之所以與天下之言文者也若夫詩則不在文之列夫不在文之列是後世之所謂詩者也三百篇見之矣莫非文也故詩之不可但以詩觀之者也故學之有不能詩者矣不學之人而能詩者無之或有之矣終非所謂詩也吾始至毘陵談芳洲和鄉芳洲讀書一樓上聲微吾

天問閣文集卷四

星溪隱樓

庭內亦不廢絲竹無幾何知予嗜學者也卽毀去風雨陳餼讀之不輟吾畏之就友焉乃先示予古文辭繼以詩其詩五言古合蘇李十九首變化之而本乎國風逸之以離騷美焉善焉吾無言哉今之世詩人多矣五言古吾服芳洲七言古不逮五言古芳洲之五言古自難爲勝耳律不逮古芳洲之古自難爲勝耳李有古樂府絕句無他詩杜有古詩律詩無絕句唐人諸名家偏於一體以著其長者莫不然不獨今人是猶之上將之用兵有時見弱而無敗陣也予與交之既久予有作芳洲和之芳洲有作予和之而予論次諸書無不折節讓讓

予閱讀書者多矣如芳洲處人蓋立本者與若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昌黎之言芳洲獨之若關鳥蒙之弓發繁衝之矢加之飛鳥之上不中不已而總之在本則芳洲之詩一文矣芳洲之文一學矣是芳洲之學所以用之者矣用之事業則之文其用既異宜事業而文宜文而事業其所以用之者又乖芳洲則用之文者乎是處於今世之宜用者而芳洲用之乎芳洲知文乎知學乎則知用乎若易文而事業芳洲必以爲輕吾學也則必不爲也

何御六詩序

天問閣文集卷四

歸來隱樓

鐘鼓琴瑟皆聲音也鐘鼓則不若琴瑟之感人蓋鐘鼓聲音止爾琴瑟則有所以聲音者固不止於聲音者也若流樂若空谷亦猶然流泉之耳受耳受之空谷微哉亦感人與琴瑟之聲音俱有所以矣故世之聽鐘鼓聽流泉莫不歡起騰躍百骸九竅倏忽發皇其在琴瑟空谷也則留連反覆精魂寂寞聲音已去悟思無已微哉微哉嗚呼是詩理與予在金陵何御六以其詩來予夜讀之竟鐘鼓哉流泉哉琴瑟哉空谷哉六御有以處此吾知之雖然吾猶懼吾之聾於耳也序之以傳

歸介眉文集序

子以丁酉識董文友龔介眉二子皆毘陵之文人也毘陵以文著毘陵之文以二子著毘陵之文二子之文也而二子之文其興也在今之世實後予子遺民也當其前然予之於今日言文必二子二子之言文必予數年於茲矣董子之文已行世龔子今彙成一集俾予覽焉予常言宋之後無文謂六朝之文其病易知明之文其病難知故無文而病之難知人竟不知之則不知文也故不知明之文也予親初年之四子取法公穀左國莊孟韓列屈司馬班楊皆法之似矣而中無有主輕徒猶人子常論之矣猶鼎彝然夏商人爲之以至今貴矣人亦爲之若何其鼎焉若何其彝焉則似之者也非三代器也其鼎彝則夏商人之宗廟器不可以爲今之用器矣人之爲之有其意可矣何取乎似之似之矣得乎鼎彝之在夏商人而喪乎其在我者又美爲之獻吉景明自命作者放乎司馬潰張失度升庵弁州學者也非作者遵嚴震川荆川主唐宋之八大家孫茅有八大家之選皆主八大家學者於是趨之夫趨之是矣而在諸君之趨之竟八大家矣予又常論之矣如偶人然耳之俱斯也視聽者也伐鼓鳴鐘炫爛黼黻不動也他竅器皆然蓋土木也精靈之無有也六朝則不然其體卑矣而

自甘於卑也不貌人夫不貌人也猶愈而已矣若是則公穀左國莊孟韓列屈司馬班楊不足法與又不然古人之文古之人爲之古人不能盡今人之文爲之則今人之有文也商今之文不能外古之文而爲之而亦必取古之文自我爲之則今之人固有古文也所謂精靈也古文如五經之文文之大者也左丘明公羊穀梁國策皆古文並先秦皆文之古者司馬遷探之爲史記後之人法遷其爲十七史又廣之爲二十一史當其史之成也無不自以爲司馬之史也而不知其相去之遠也夫司馬之爲史也黃帝以來唐虞夏商周之文收之殆盡商本孔子之春秋作焉則司馬之精靈行乎其中故當其未成書也則五經之文諸家之文及其書之成也其文之無復五經無後諸家也司馬矣猶然鼎彝也而固非徒然鼎彝也乃其書止帝王卿相之本紀世家傳則古文之爲人縱橫其精靈者多也如石鼓之文穆天子之文竹書之文孔子刪書不存焉今皆有之而左國公穀屈司馬並先秦以外兩漢之作者繼出又廣於從前韓愈又採之爲誌銘碑記序司馬之後又一作者其後曾王歐蘇皆法韓而能自爲韓故得爲韓也使其但爲韓其於韓失之矣故爲國初之四子則有似之病爲

王爲歸爲唐則有偶人之病爲升庵爲龔洲如彼巨室
寶器爛焉得見之夫見之已爾非已有也而予之甚惜
者獻吉以絕世之才使其屈首古人縱橫以精靈將奮
乎百世之上亦竟草草命爲文已也又文之病有二理
學一焉史官一焉理學自宋人爲之在道理之顯明而
絕去文辭不知五經之文其於宋人之性理何如廟堂
之纂修大文存焉任官不任人文字不足觀而事實隨
沒矣故理學無文考亭氏強爲之庸弱不堪徒見短耳
史官無文史記漢書三國志以後惟五代史而已薄草
間之碑官野史有善者學術無本淵源失正美文辭相

天問閣文集卷四

墨求恕齋

媚益不足觀故欲爲韓愈之文當爲先秦兩漢以上左
國孟荀諸家以溯乎五經之文欲爲司馬遷之文當取
唐虞三代之文周諸侯之國如左氏傳公羊穀梁戰國
策之文博綜之以正乎五經之文而欲爲唐虞三代左
氏公穀國策屈司馬先秦之文當如司馬遷之文欲爲
秦漢以上左國孟荀諸家以溯乎五經之文當如韓愈
之文理學之文則當如五經之文史官之文則當如史
記之文然後得爲文焉文之絕也曠然以至於今竊意
五百年名世之必有其人在古文當亦然而乎生於西
蜀見聞不廣崇禎甲戌出巴峽自是放遊四海至於吳

其稱爲文人皆不過科舉文惟虞山則專家又與予之
所謂文不合後得歸德侯生被議路矣而早死今日粵
西謝石隴外有董龔二子董子別有序龔子之文初縱
行奔放每一篇出百家之言聚之近則盡去之而從史
記韓文以窺乎唐虞三代先秦兩漢大鑑之鑄九州牧
之金皆有中火與相催不化不已其與董子著昆陵之
文以著今一代之文在斯哉而予之文亦得以不孤因
以予之所謂文者就以下

吳白涵具知集序

原闕

天問閣文集卷四

墨求恕齋

而已矣其前則黃帝炎帝已如其後之湯武矣又其前
則其工氏祝融氏已如其後之戰國諸侯矣故曰征誅
之首於揖讓萬世將惟是之以有天下也予三十年來
馳驅秦楚燕齊趙魏晉鄭吳越之地又常到海之外窮
荒之地往往弔古戰場云以爲是商周之湯武王是古
諸侯之雄者是秦是漢是魏晉是唐宋以來是鳥獸之
邦麟介之國弔民之主賊夫人之人相與混沌高天動
搖白日反風走雷飛霜落雪流血枯肉啼魂哭魄孤寡
人妻子困苦人君長者也其詰日月星辰詳其吉者如
拔其精熊羆貔貅羆虎用之如人尊之神卑之鬼旋於

我如隸於我其機益險理益精其道益大其道之大有要其並要抑尤要則地利矣有天下之地利有一國之地利有守之地利有戰之地利有戰而守之地利有守而戰之地利如漢如唐皆尾天下首關中或自他趨此又或河南或河北後之真人又有起於南顧視萬國九州朝拱之北以北平之勝據之亦謂可以距天下之後世不王者是之謂天下之地利若周之雄長諸侯國各阻其阻不能侵不能奪即能侵之能奪之不能遠侵不能遠奪是之謂一國之地利夫一國之地利所以守者也守一國之地利即不能以一國是必有道焉則以戰

天問閣文集卷四

吳承恩

以戰則必有以戰之有以戰之則必計其我之要以害彼是之謂守之地利是之謂戰之地利予又求之古矣古之來有能高其高深其深閉國絕盜疆走敵宮室寢處安然有土得以自崇朝者乎則又有能縱我之行橫我之止門不國閉堂奧不理或家室軍師都邑壁壘或捐其一寸金委於羽是區區者得竟以侈然得意於天地之間者乎有之乎或有之哉宜與吳氏白涵爲予言之矣曰地利尙哉其尙之哉無天下之地利何以有天下無一國之地利何以有一國無守之地利何以有無戰之地利何以戰無戰以爲守之地利何以能戰之

天問閣文集卷四

辛承恩

爲守無守以爲戰之地利何以能守之爲戰於是按古圖精考經史窮搜戶口扼塞訪萬里之客征戰之將士五方之土著有關茲土者上自神農軒轅蚩尤版泉涿鹿以及今之世其山川土地之素有戰者即著之又詳其所以戰詳其戰之所以勝所以敗使人之過其山川土地知昔人之所以戰在此又知昔人之戰所以勝所以敗蓋縣於此而縣此以戰戰以勝以敗又一可以推之於此則立於勝無敗又可以得之於此凡閱十五年而後其書成嗚呼深哉夫山川田土蓋日異矣有昔之險今則平昔有昔之平今則險者長烏能定之後之人但負其險懼其平夫懼其平即不得平矣負其險即不得險矣故從來之爭戰者敗於平之地常少敗於險之地常多審觀於平之故險之故平亦險險亦平之故則又作者之意變化於往跡之中無窮焉書成又廣集古屯田水利與兵謀之相表裏者又大備昔周秦之際賢人君子不得試之於時則以其所學著之書或得其人則手授之若留侯之徒有繇來矣子竊有志焉而鋒鏑之餘微心之在中不能意思遂汨汨以老悲夫今讀白涵此書十餘日不能已予願白涵自惜之待其人手授毋使十五年之苦心汨沒不見之世也

李雲田文集序

予常觀於海至黃河入之處其入也水貫海下水水爲之分海竟破海若不可以當河之水者然甚哉黃河水之爲利害也雖以海當之猶然今夫江大於黃河遠矣其水雖數十百黃河之水不足以語其多則雖以數十百黃河不足以語江之大然而江固無異也當其入海也見以爲將入海則已化而爲海矣是豈江之不足語河者哉蓋有以爲河者也氣也是氣也天下之爲雷霆則繳則震擊物不可以其強力禦爲風則萬竅怒號人得之雖在匹夫三軍之帥可奪也孟子曰其爲氣也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恕齋

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昔者黃帝驅用熊羆貔貅虎羿射日大禹蠲蛇視負舟之龍行人子羽怒斬蛟蜃侏屈齊相管子莊周以愧尾卑楚之王命莫不然焉故上將軍落星辰反日文人得之爲文昔之文與詩一今之文與詩二六經文也而詩在焉謂之經其與今人之詩則異也是文也其後若屈原司馬相如遷固李白杜甫韓愈諸人皆各一代之作者李杜則專詩矣騷賦猶詩與韓愈則詩亡矣迄於宋若王曾歐蘇皆緣之韓愈以起而詩總之亡矣元則詩與文俱亡矣明之詩其道復興起雖不可竟與唐之詩列而能接唐人之詩者在

明若夫文則亦竟亡矣夫氣也有或足者有或不足者其足也有足此者則有不足此者是總之氣之塞者也塞於此則足此矣塞於彼則足彼矣是自然者也天也非人也而所以足之者在人故屈原司馬相如遷固韓愈皆所謂作者王曾歐蘇皆然是人也是所以足之者也則人也故夫文之亡也有所以亡之者也有所以亡卽有所以不亡則其亡也終不至於亡特所以使之終不至於亡者有道德之不明大路荆棘故予常語人謂韓愈之世其文則起敝維衰在今日直當云開闢世驚情吾言近乃有謝良琦又董以寧龔百業以其苦心定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恕齋

力相與砥礪而李雲田至雲田楚人也學文數十年是之來也有其人素爲其慕之者以來在名位之巨公其文爲人數十年之宗之者也夫文也斯已乎雲田聞吾言驚怖則疑無幾何則將信則以文一卷移予予讀之竟是蓋有得於以下原闕

郝母五十序

廣陵之郝氏母沈夫人節婦也而不以節名以爲君子之稱成人於世者不欲同於人之苟竊令名於世聖王褒崇閨閭甚巨典也以巨典之若此雖朝廷有賢聖之君不勝其下之請因以及之有子之婦人者多矣母則

不欲巨典之自己干之又其實以損其有己也故有稱之以節婦者母則戚然或曰壽母也母則益戚然焉其意以爲白首之不相離善矣不然則亦隨之以亡焉可矣乃爲未亡之人故以爲壽母也又戚然也若是則母之自處將何等耶汪次言之矣曰母之意不欲以婦人而著之名也婦人而著之名惟節則然是處變者也處變而得著名吾懼人之樂其有是變也樂其有是變是不幸而人之云亡貽之以寡又幸而人之云亡以貽其寡也則凡婦人之不幸莫大乎是婦人之幸又莫大乎是也不然矣母之寡也在二十六之年今且五十豈止爲未亡之人且不亡矣夫不亡者非母之志也而母之勢也然母之勢也固爲其子者之志也以子之孤當母之寡始不忍言之然古之人則多見之如曾母孟母皆傳之至今古之人於其人之親多傳母而不傳父蓋母之難也二十六之年自偉然之男子處之如口頭江總何不可者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則何以詠焉故母之難也母之難則爲其難者之宜以傳也蓋傳母而不傳父也郝氏之母難矣自母言之則恐人之以爲難也而傳之惡人之傳之也益傳矣蓋難之所處非其願也以是之非其願則母益過人今其子口吉氏砥礪文字母

次與友善知母之詳謂子曰先生卒何以稱母耶子曰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世之稱不朽者也臣子之故深遠矣止以不更娶之謂義夫子惑焉若夫婦人則不然道存乎不變守之以畢其終身則敵曰矣母今實然母則又戚然則亦稱之以壽母其可乎是魯頌之辭有本者也母其無復戚然哉舟次曰諾於是登之堂傳之以爲進勸

過延平弔謝石驢文

時壬子之季夏兮墜洪都而上下之流漸曠雲霓之委蛇而晚晚兮望延平之磅礴而戾之憶黃鐘之並威於

夔鼓兮忽焉放山陰之變化乎土泥吁嗟乎茲其爲吾故人之飛揚處兮乃一旦神鬼乎帝天而寒子自昔者之騰躍而上之今不遇斥鷃之翺翔乎蓬蒿之間數仞之去咫尺乎幾何兮泥汚泥之屢顛顛乎艱難彼銅狄之流涕焉其去地兮張弓負嶠之厲斗北者爲誰何巾幗之被服而矜飾兮又希乎百里之粟而飄風就之鈎鉅之踟躕以字人兮曾不見夫有悅己者之僮僮其爲容彼蕭艾之麗冢土而荒世兮豈尙有乎九畹而往焉其同歷二十載之忍欺于蛭蝥兮乃再判乎龍蛇之鄉而填然感五色之大蔽於盲者兮取彼黼黻之彰天

而雲漢高焉姮髮髻於眾女兮胡不忌夫嫫母之逼乎
其前寶鼎彝於商周之世兮亦何以勝乎康輻而式瞻
嗟乎先生卒以是之來尤兮望閭閻之迷於萬里而泥
之徒然困泥沙之惘惘而疾呼兮易從前之逍遙而爲
悲傷曰神龍之淵何不可億變兮乃并爲之舟而杯水
浮之徒以其言之猶爲有禩兮是先生之有故而於恐
庶乎嬗茲予與之背負於泰山之顛兮下視九州之士
壤而累之不得上嗟美人之猶或見於蘭陵兮或又寡
我之而不終遇予之浩蕩彼爭鳴之攘攘於古之人
兮其在今之何當乎百家而睨乎笑羽翼之傲在斯兮

天問閣文集卷四

臺求恕齋

悲踴時蛸并之侈爲其蠶而回移惟予之道終不晦兮
乃著之先生猶有人之繚縈於予心兮惟此騷驚之曼
曼而濫乎其麗傾亂曰大化天地世壓壓兮騷驚何促
騷驚厄兮清者焉離惟人落兮聚歟之數無窮虞兮中
象欲何固貌之兮廣志定情不我甘兮有覺其文美可
茹兮玄黃迴迴吾終爲類兮

過昭君村弔昭君文

維大江之潰蜀兮滙楚東而爲門越巫山之將秭歸兮
有昭君之故村環四望之惟嶺嶺兮石出山而怒奔奔
乎磯巖之縹翠帶兮惟草木之飄風而縹紛巨川滌河

之會爲錦文兮潯激磅礴異勢而爲雷之聲噴沙自大
之惟上天兮其在地之不可懷而趨新彼巴西峨岷之
風婦顏兮夔子國之獨距楚而相略乎水濱豈風土不
同不可信兮乃有斯之美人深山大澤實生異類兮豈
從古之盡然彼曠世而一產之如斯兮非帝者之深宮
其誰處焉憶承恩之否否兮到天家其何故一旦有召
之被繡戶兮乃萬里而就路帝之威儀曾不識房櫳之
何如兮今得從端冕而見之此時愉快願盼之回移精
魂兮周廣庭之爛焉而生姿感帝意之綵下女兮御陸
高臨焉其猶考諸阿轉惑之將在候忽兮羣工謀長又

天問閣文集卷四

臺求恕齋

謂之不宜拜龍衣之恩運蠶其無窮兮吁嗟有改乎錯
五綬而含悲聞鑿鑿之流琳琅兮裏重裘而他之天南
海北頭之任馳去兮悲風暮起有聲之動原野而不可
聽榮角旌旛兩國之消渴而天地變兮何取乎閭閻之
一娉婷得到寄廬處一慨其來稽顙兮生不察夫中情
之欲獻願羽翼之盡非其故輝兮不忍見自身之變易
在斯從人相泣涕而告歸兮來斯止斯獨舞焉其何之
更歎顏以勉慰兮益沈痛而增思亦有前殿之嵯峨兮
竿竿嘈嘈中皇皇焉其如凝驚待羽獵於廬外兮豈以
上國之弭節以來而遂失其儀雨雪霏霏兮想御苑之

飢飢草木四時其不花兮迷不知帝里之春傷一生之
竟殞落兮雖信其徒然天既厚之以蛾眉兮何如龍
夫眾女之綺縞而躡躡猶有漢宮人之左右在兮相對
全累息而難言胡然曼麗之蔽此地兮顧瞻莫其何堪
少歌曰居大荒其漸順止兮魂忽平有覺而驚心流觀
故路竊竊其未改兮若有人挽馬而推迤其歸首丘之
信難忘兮雖狐死其笑疑彼荒荒乎細草之何知兮曼
塚土而青滋重曰大漢尙成兮謀之又奇兵革不用兮
使美人之啼大父尊上兮有孫自卑何云相抗兮而基
者其誰黃鵠高飛兮終與與以何知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思齋

烏江弔古文

嗚呼是烏江哉是蓋昔者而楚霸王項羽之死所與力
拔山兮氣蓋世雄矣哉而固死之此與怒波驚兮江水
立大野空兮風吹急行人指兮歎不虛壯士痛兮當天
泣嗚呼雄矣哉卒如斯昔不殺沛公沛公殺之昔不用
淮陰淮陰厄之當其滅秦裂天下封侯王也天下之政
竟在己非所稱英雄耶而即亡焉英雄固有不成者耶
成與不成果不可以論英雄耶吾嘗謬是言矣是英雄
必成非英雄必不成世猶或吾言夫世豈有英雄而不
成之理則豈有不成而猶謂之英雄之理羽英雄耶然

耶不然耶昔者吾拜軒轅於浙水識項曼於山隈感重
難於夢中卒膠折兩鳥飛彼人之自爲之實然謂天之
亡我非我之罪也其誰欺嗚呼英雄哉然哉吾終疑
祭和憲先生文

嗚呼先生何云亡兮人倫之區忽悲涼兮先生之年七
十餘兮我人計之猶旦暮兮嗚呼先生何云亡兮大地
高天望浩茫兮先生於人安顧戀兮人於先生安能已
兮嗚呼先生何云亡兮日月下來竟長康兮哀死而哀
況先生兮謂可無悲能不悲兮嗚呼先生何云亡兮生
豈無故死何爲兮人之一生如斯已兮在我先生豈其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思齋

然兮先生之道際艱難兮反其固苦以笑樂兮先生之
道取因世兮逆之不可不與逆兮先生之道本人情兮
富貴何咎則處之兮先生之道中有執兮迫之不趨相
挽不返兮先生之道靡無涯兮有不可羣猶與同兮先
生之道永無尤兮禍重乎山聽自然兮先生之道終焉
吉兮荒荒草間忽又在兮嗚呼嗚呼先生大兮豈止委
蛇賈賈達兮豈止和平賈空洞兮有價不沽任來求兮
有懷是卷無所失兮蓋不悖時即顯隱兮蓋不違天即
隱顯兮黃農虞夏我何與兮一日千秋別有故兮東郭
西山兩不著兮何怨何尤俱化之兮如彼滄海畔惟天

乎爛熳逍遙有時頓今憶初見公卽荷公知適公之體受公之餐惟公之宜待公以舉火者不可勝數而予猶相依以公之爲人人之恃之不啻所私一旦云亡竟不可追嗚呼哀哉以人之死云胡不悲況以公之死又胡能不悲論公之死與予之死總當在二十年之前不當在二十年後之使人歎息而猶夷論公之二十年後既延之二十年後不當在此時之卽休當自此以往甲子遇之又甲子遇之長逸豫以杖藜今予也奔驅萬里徒然追遑不得爲斷首之樊於期公卽已休亦不得化爲啼鵲之帶血以歸公本有意於趙氏之文信公爲天下

天問閣文集卷四

哭張忠肅

之一人天下之人想望而不敢與於趙今也精魂何所或其望燕市而起與公傳塵之一夜午門之外有火雲如斗繞公之膝謂當有絕世之勳名竹帛垂之胡爲乎天之相佑不終如雲並上壽之不可得而忽止於斯自二十年之前視之此一時不啻百年之遞逝而不可以庶幾自此之一時視之二十年之前不啻一日之迅速而爲過隙之白駒予之與公生也何爲公今已矣予猶在哉公喜無知子苦有知以公之死豈其無知如其無知則亦已矣如其有知清虛之上必有一人同於帝天之威儀拜手稽首乎吾想其言辭相痛悲乎呼噫痛悲

下問頑頓無恥之李生何以告之公之革時猶寢之在牀於禮未卽殮惠山之人見之山上蓋未常知其死也相對如平時道家之言以爲仙去矣是則仙姿公樂爲仙乎亦願化爲碧而入於土泥悲哉復悲哉人生如朝露百年安可支惜予之與公當可死之時不死其時當不可死之時公偏死之公有痛予知之予有痛知者誰吾於東門之下行道遲遲中懷見其如觸不日知其云誰之思忽焉悟躊躇之在公乃不禁涕淚之長垂已矣哉公真逝哉吾則終癡癡公哭公知之乎不知嗚呼哀哉尙饗

天問閣文集卷四

卒張忠肅

明兵部左侍郎達州李公行狀 歸寧亭外集

研齋李公天問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君南漪得之吳估書肆侍郎於文不稱作家然而舊聞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顧自其爲孝廉捍禦里社以至轉徙蛟宮蠅屋之間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既不爲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若人溫審臨雖嘗爲立傳然寥寥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其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攷覓乃爲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按侍郎諱長

天問閣文集

一 宋 趙 鼎

祥字研齋四川蘆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素之曾孫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爲梅之子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胄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薦之謂當援劉之綸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若果用公督師計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卽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里井研方爲首輔欲引之爲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見賊且日偪

天問閣文集

一 宋 趙 鼎

侍郎上疏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兵以拒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袁躍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師已至詭情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侍郎爲賊所縛遭榜掠乘間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而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眾結砦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砦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輔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爲侍郎聯格布置請引翁洲之兵連大蘭諸砦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娥合梅山諸砦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爲盟主刻期將集鄞之謝三賓告之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果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大兵指爲間至是中軍汪集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郎入獻晨起忽十二人自相話奈何殺忠臣折矢扣刃誓而偕逃汪集追之不及於是浙東沿

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句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遽至寧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曾爲侍郎通好訂昏因得其實檀屏屢之助復合眾於夏蓋山一日泊丹山下有龍挾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雲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於王請入朝先之眾聯絡沿海以爲翁洲衛張名振不喜襲殺朝先侍郎謹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江淮間總督陳公錦得之京口都統金礦巡道沈潤力主殺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澗谷中尋游錢唐然大吏以爲終不

天問閣文集

三求恕齋

可測更安置江寧初侍郎之在碧中也寄學上虞之趙氏及碧濱相傳侍郎已殫其夫人黃氏聚其家人謀其死有僕婦曰文鸞夫人婢也曰夫人嘗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奈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子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速驅之而山中

死士謀要之既乃微聞其非真也遂止吉甫既匿夫人知朝先之於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往則侍郎已先在相見慟哭爲言文鸞一木訥女子今若此而文鸞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少屈莫不以爲真夫人也時例應徙還左按察使劉公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啟城門命吏以文鸞就道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鸞密取歸養於家而以他婦在囚中者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郎既羈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子然者誰

天問閣文集

四求恕齋

保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閩秀曰鍾山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馬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棄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徧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越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毗陵築讀易臺以老焉予過毗陵累訪其子孫世無知者鄞縣全祖望撰

壬戌三月

海棠居詩集

周保珊

南林
劉氏
求恕
齋刊

海棠居初集

姚叔仲淑氏著

吳興劉承幹校

憶鍾山

萬方之天豈不明矣五嶽四瀕猶來朝只山山不見雲
霧厚起不得見兮泣涕如雨

野望

城郭行來風覺懷雲奔萬里失山蹊他鄉樹影連天去
遠水舟帆入霧迷數處鳥飛過竹裏誰家犬吠傍林移
歸時曲徑看人出茅舍籬邊落日西

海棠居初集

一求恕齋

送太史遊臨安

送君上扁舟低首不能語歸來無幾時今又遠方去步
步望不見何時其一處不惜聞關塞但恐風煙阻
初成海棠居自詠

幽居傍樹林窗前日長陰案上有書卷坐久自會心高
花吹香靜忽然月到琴微風應在指請君聽其音

早粧

日做家山暗洞房烏啼驚起捲簾粧從容顧影迴明鏡
的的盤雲髮上光

海烈婦祠

烈婦祠何處郡城流水邊野風吹日日寒月照年年碧
草悲紅粉千春痛九泉尙看遺像在不覺數淒然

掃山

山有秋風木葉萎花有清香人不移却嫌草荒無路上
舉頭看去即多迷侍兒兩兩呼之去屈身翦除各無語
輕羅徐步立山頭每日太史同此處

贈太史雙鬟

幽居滿壁君文章欲到君前從整粧書齋坐久其吟長
侍兒取篋寶髻傍君愛盤雲雲生光恨君有翼志他方
常恐風煙一舟行贈君雙鬟君莫忘

海棠居初集

一求恕齋

寄太史

年年歎離別此別何時休樓頭望不見從今不上樓君
不惜蛾眉城眉空作愁無錢買鯉魚君書何處求
盆魚

綠草朱簾尺水中羣羣婉轉靜相從可憐不是大江海
那得波濤忽幾重

牡丹

暮春處處得香風惟有名花更不同蜀錦翦來綠樹紫
吳雲疊起露華紅翰林何必皇居裏妃子偏宜草舍中
可惜家貧愁向晚徘徊復去到廚東

外甥唐大陶至

扁舟到毘陵天涯曉爾至當軒帶尊酒雲盡月下地對月語重重此會良不易今日吾家客明朝煙水次聽琴

閒坐書齋裏聽君指上琴忽然高山起恍惚移我心悲處如怨女風吹連幽林作者古大聖七絃傳到今

遊楊氏園

憶昔春遊到裙裾掃石橋日光侵草色水影亂雲霄一路鳥邊過羣姑岸外招行行欲暫坐他處去還遙

何必山泉好眼前池水清折花貪滿袖看竹恐驚鶯石

海棠居初集

三求怨齋

昨苦如錦離邊茶是藥林深天乍見小徑趁人行

又聯句

天從地下起仲淑今自古時長霧樹全雲出研齋漁人

半草藏扣舷相對飲仲淑向月却憐粧英恨離香閣研齋

偏宜隨異鄉雙雙萬里日仲淑依舊讀書堂研齋

雨飲

混沌一天雨今朝落下來大風吹亂甚太史樂奇哉有酒數瓶滿呼兒與姪開家君忘白髮醉後欲登臺

萬緣軒前家太史次談芳洲先生韻因而和之

客至芭蕉下調羹恨未精名公得句好太史亦吟成奇

氣驚天地空心見性情隔門聽不已露落有餘清落楊花

花光一片綠叢中色色分明巧畫工竟是忽然蝴蝶滿亂人偏在幾枝紅

讀太史詩

古詩竟如冰雪涼近體看來似盛唐字字不斷四時氣包羅五色日生光日月山川詩句裏鳥啼風聲花有香

胞中別有一天地筆墨變化靈氣長

憶太史

寒風蕭瑟落葉時與君共月君不知夜長滑漏一幃孤

海棠居初集

四求怨齋

夢斷他鄉心自疑有鴉聲噪寒霜深欲寫新詩愁凍筆獨上粧臺倚鏡邊數得歸期在何日

和太史

翰林字跡滿粧臺讀罷新詩一卷開可惜才人不得意

勸君且飽菜羹來

過洞庭湖

一入洞庭湖飄飄身似無山高何處見風定亦如呼天地忽然在聖賢自不孤古來道理大知者或吾儒

雨後看新綠贈太史

蕭蕭久雨濕黃梅忽然雲散天自開雨後葉肥垂垂綠

梁得裙裾淨似苔君樂文章我樂才與君相樂呼酒來
樹裏鳥驚人亦去荒草青青空高臺

海棠居獨坐

但得春風卽有香晴窗坐久覺衣涼樓前古木高連日
山後新花豔過牆還向河圖觀理數早從太極悟陰陽
幽居自負書生性却恨雲鬟是女粧

贈太史

得懸琴瑟是仙家看看樓頭日又斜君自讀書覺太苦
過來花下且煎茶

自君之出矣

海棠居初集

五求

自君之出矣不復整衣裳思君如落葉片片到他鄉
自君之出矣日日損胭脂思君如蕙草搖落是秋期
自君之出矣惆悵入羅幃思君如鵲鳥有翼不能飛
自君之出矣長歎無人知思君如大石寸寸不能移
自君之出矣日日望還家思君如短笛夢裏落梅花
自君之出矣書舍日淒涼思君如一月兩處見天光

桃源行

昔日桃源好避秦桃源盡是沒用人天下志士皆震動
獨有桃源藏其身桃花樹上桃花滿桃花樹下水流緩
年年歲歲長子孫雞犬何曾有聚散洞口之內無見聞

洞口之外干戈起博浪沙上力士來天下之人已驚喜
當時洞口人相及豈只三三兩兩入海內無數豪傑在
避世之意何其急縱是成仙不足論何爲漁人又問津
願人莫向桃源去處處桃花開向春

玉蘭行

春風不寒吹衣服家園花生如在谷處處看來卽有花
惟有玉蘭高連屋千枝萬葉花開滿樓上樓下天遮半
日落黃昏更有香鳥穿樹裏光不斷每愁風雨向夜來
曾將瓜果祝花開於今花下還再拜莫向山前趁落梅
至後

海棠居初集

六求

冬至日初永宮中添線長從今春又發此後雪將忘敗
草知天意寒花覺樹書四時靈氣轉萬物得陰陽
生香爭看花

野望地如箇村花處處心柴門青草上有香忽隨人行
行入門去一亭花滿春鳥啼移幾處徘徊尙數巡

秋夜

山上樹過石花開一樓香黃昏粧已殘雲來月無光古
書讀不盡有燭移到房半夜自覺寒呼兒添衣裳

驚羊池

古來驚羊池王府今何知荒草淒淒亂野花處處垂窗

前樹影去鏡裏水波移枕上釣魚起一天風雨吹落花

風自清清時時好每到春來吹花早不憐豔色滿樹枝紅白不分沾青草草間香處盡是花多時香散成泥沙惟有楊花飛不住隨風去去到人家

看蘭亭圖

蘭亭字跡飛龍蛇亭半倚水山半遶高竹幾林連松下詩人處處坐白沙自知桃源避秦土今看蘭亭聚貴家詩篇盡從斗酒出杯杯流來過落花
焙茶

海棠居初集

七求恕齋

親戚遠鄉至開書見苦情帶來瓶裏綠傾入盞中清味自山間得香從火處生不知紅袖煖還去傍爐擎
薔薇

薔薇滿架數枝垂花光一片亂蛾眉團團雲壓花葉上香吹遠風蝶先知今日花落花將盡可憐牆頭風不定行去行來滿衣裳不覺紅裙掃香徑

高臺望明月

明月當臺滿萬方其一光海落天氣靜白白地霜長漸覺雲鬟濕還看寶髻涼清輝吹不斷偏是到紅粧

明月

明月照水水更清亂風吹月月光明明者浮水隨水動若疑月從水上生看來月在高天上又有杯裏月蕩漾我欲取來取不得我去月來同默默
春日有感

十五從君千里外可惜生我不稱時日日閨闈如花玉如今風霜無定居多少愁腸凋顏色悲自悲兮誰人知春鳥啼兮恐春去可惜春花正宜宜

裴公亭

昔聞裴公有亭在今到裴公亭已壞只見山青青入天不盡長江空一派古來城關總成丘況此孤亭幾度秋
高賢去後名偏久年年荒徑有人遊
行路難

海棠居初集

八求恕齋

行路難苦路長昨日村裏今日他鄉飽時偏有飯饑時何處舞百里無人烟只有虎狼伴賈野淒淒淚不乾風風雨雨一身寒日日閨中向幃帳如今行行那得安
秋月

月起山山靜眼前清復清一天空渺渺滿地盡明明有樹移來近他村到處平乾坤光裏出竟夜寂無聲
長相思

長相思思夜臺時時淚流淚成血千里萬里君還來如

今一木君隔絕千呼萬呼君不言何時會面到黃泉欲死念死難欲生思年年

客舍有感

憶昔雙雙筆墨同如今獨坐歎無窮時時想見黃泉裏日日悲傷明鏡中念妾飢寒流落苦思君節義蓋時雄欲歸蜀國千山遠棧道不從江水通

春日有感

蝴蝶飛飛正是春二月三月萬物新花當春時顏色好我當春時惟苦辛年年愁容只一鏡古來傷心多薄命夜長草草雞已鳴慙慙明星一天淨

海棠居初集

九歌

孔雀行

聖人出鳳凰來道里行天地開今思古廢其才吾道窮空其臺樊籠裏孔雀哀難思母不能回萬里外苦顛顛豈人爲實天意閨中寫恨恨何日嗟汝五色何爲爾

秋日苦雨

秋木日零落涼風吹衣薄偏有細雨多寂寂愁闌闌山路少人行漁舟暗度津田家更覺苦處處大水生

懷秋

四面青山水浩浩自傷芙蓉在秋草潦倒荒野誰可知空映水中顏色好可憐流落幾風塵更有涼風吹折早

何能飛飛入青霄常恐落時隨泥掃

靜夜思

十月夜覺長獨坐看文章舉頭寒月落開窗處處霜入房滿帳寂徘徊在他鄉何能追隨去思君不得忘

思母

母思我兮淚不乾我欲歸兮路隔斷奈何何處問平安消息不真心疑亂家園荒荒草徑長蛛網重重迷滿堂樓臺雨漏已倒壞何日歸兮屋生光

聞坐

傷心兮世上多薄命兮奈若何時不利兮鼠變虎天地

海棠居初集

十歌

不分兮洪水苦大禹去兮今無學恨不男兮是女蘿開思古兮看伐柯秋蟬鳴兮愁雙蛾

聞

吳鄉常有恨千里想雙親客舍何曾樂柴門不覺春窗前穿竹鳥鏡裏看花人安得輕舟去予懷日日新

夜坐

流落異鄉苦孤燈照百無深藏君寶劍賣盡妾明珠朝倚書千卷夜惟香一爐空空向四壁靜坐聽啼鳥

題美人圖

獨坐看書思越鄉可憐薄命有離傷秋風樹下吹衣冷

淚落蒼苔翠袖長

雨後看石榴

一天風雨自聲狂
倏忽晴來日轉廊
遙看深紅綠樹裏
行行不覺染衣裳

竹

竿竿吹動白雲邊
本是空心節自堅
不似春花花色艷
歲寒霜雪看年年

村居

生來樂水上
此日得村居
茅屋深林裏
柴門去釣漁

醃菜

海棠居初集

士張翥

放開書卷下廚房
青菜翻來入饗香
日日海棠居裏靜
今看婢子各加忙

江行

空天一望水茫茫
片片飛帆帶日光
恍惚波濤心不定
迴旋今古意偏長
青山已過雲猶在
遠岸推來草自荒
去去竟迷千里外
舟人指點是他鄉

春日大雪行

君不見行路難
到此春日煖更寒
紛紛風吹朔白雪可憐
長安道上濕馬鞍
虛空茫茫落不已
一峰吹過一峰起
光彩一片連城隅
曠野悲聲聲入耳
悲莫悲兮卉木

淒涼舞去九州迷
河海之大半爲冰
行人稀苦征衣我
閉門兮無所識
嶺上紅梅知變色
見雪飛兮轉天地
憶此春兮長歎息

憶韓園梅

澄江韓園有朱梅
每到春來千樹開
花枝重重如白雪
只恐風吹落滿苔
深閨徘徊隔山水
夢隨梅花韓園裏
驚醒有月竟無花
未去花存傳不已

題探樵圖

望盡深山花樹穠
本是春來却似冬
一片山連無去路
樵人指點過幾重
雲壓花枝度日暗
花近樵人心欲淡

海棠居初集

士張翥

樵人自向枯樹邊
重重進山挑幾擔

賦得人閒桂花落

不知花已落
惟有在閒時
窗下遲遲靜
增前點點垂沾衣
疑雨滴入酒
香香隨猶恐
風吹盡留連不忍移
好客多乘月

月出東山山蒼蒼
皎皎空中散月光
穿林影碎花如亂
秋風吹來一路涼
此時人人月相似
此月照人光不已
獨有高人月更清
行去行來月裏幾家思
世之人兮隨月移
風風雨雨亦必來
有月乘之更何疑

思遠

水上芙蓉傍石邊，鴛鴦蕩漾自天然。秋時占盡春紅好，滿幅雲霞在目前。

菊

百花零落菊成芳，幾處移來在草堂。豔色團團絲葉上，雲霞一望亂天光。

偶作

可笑荒村只畜牛，山頭古跡幾時修。于今若有高賢在，湮水河邊不聽流。

夏日

夏日少涼處，深林自有風。高樓更覺熱，長巷罕空學。

海棠居初集

三才題齋

道忘人境明，心在月中時。池水好，獨坐意無窮。

美人蕉

昨日移來今更好，片片遮天天。覺小此花有豔，落葉燃遠疑高燭。光輝邊分明，當庭籠絳綃。風雨雨紅更嬌，綠雲裁翦空翠飛。不惹香風沾青霄。

感懷

天涯流落苦親戚，少人來一載無音信。今秋又不回月，光萬國在山色。一天開夢裏蘭陵去，徘徊只鏡臺。

窗前看芭蕉

一片遮一日，片片遮半早。起出羅幃不覺天，已旦明。

鏡在窗下，照來影搖亂。更看新葉生，舊葉如更換。初冬夜飲菊花前。

飲酒菊花前，燭至花影偏。團團垂綠葉，時開花更鮮。杯深花氣煖，歡坐自忘眠。漏殘窗月轉，夜盡尚留遲。

大水

海水奔來急，江流驟在前。大橋還有跡，小徑竟無邊。茅屋隨波去，高山盡霧連。茫茫村不見，獨苦雨頻喧。

遊村野茅亭

茅亭看去萬松坡，曠野白雲偏覺多。牆外鳥飛花滿樹，山中溪轉水成河。老翁放鶴獨歡喜，稚子撈魚覺唱歌。

海棠居初集

五求題齋

歸徑難行，泥草上徘徊。還向石邊過。

七夕

徘徊雲漢間，終古織機杼。一年不得息，此夕渡河去。依依兩相歡，歡好復幾許。東方高明星，別去不能語。

中秋

浮雲散盡月悠悠，半夜天涯共此秋。杯裏酒光紅似粉，幾分清露濕銀頭。

粧臺

芭蕉側影入粧臺，送得寒姿滿面來。獨有雲間初上月，遲遲窺下落紅苔。

讀書

孟夏山前草木多花開花落却如何閉門日日翻書卷
獨有離髮盡可歌

山中海棠

高連石壁忽開花一片紅光似出霞卽有名園移不去
可憐豔色幾山遮

題鄒氏女子

舞腰初罷自相親古木蒼苔處處新獨有手持書一卷

沈吟却是意中人

客舍苦雨

海棠居初集

五

艱艱常自哭客舍半間屋偏偏雨連連漏來濕衣服更

苦泥裏糝難支水滿階欲糝破泥窳婢子何安排

讀黃鳥之詩

流落深山裏吁嗟不稱時多年忘舊字今日學新詞得

自龍象句已成閨閣詩五羊文士有獨在先生奇

憶親

雙親千里高山峨峨水湧路落欲歸奈何晝夜不樂亂

思夢多

和五叔太守韻

舟中寂寞恨多難細雨微風那得安敗草孤燭帶血凝

浮萍遊子更波滿山山春色連雲起岸岸花飛帶水濺
混沌一天存氣象但愁點滴濕衣難

與開夫人對弈

久聞國手在閨中今日看來果不同轉覺機深參未破

被他一子滿盤空

五叔太守贈筆硯

翰林去世自多憂無墨無書何處求太守憐才贈我筆

如今寫出幾番愁

昨日移來銅雀硯今開舊日薛濤箋案頭筆墨香風起

吹到高賢坐臥前

海棠居初集

六

舟行

水外天如近村村田地多牛耕青草上茅屋轉山河

江南曲

江裏波濤起雲崩山一空天高平野闊獨坐苦悲風

端午龍舟

端陽簫鼓曲流多兩岸遊人看綺羅意日滿船各唱起

藝他畫是屈原歌

水上龍舟水外喧粧成不覺興翩翩還看處處兼簫管

試問何人哭屈原

舟中暴風雨之作

人樹立時到茫然舟子驚短篷看落水兩岸似傾城天
壓萬山盡雲崩古塔平今朝暑氣散六月一身輕

江行

大江烟霧遠相連風散波濤還自喧日日東流流不盡
飛蓬幾處去天邊

海棠居初集

七

海棠居初集終

天問閣文集後序

吾鄉李研齋先生天問閣文集無卷數據結坊亭集云四卷達縣本先生族孫進士淑刻於嘉慶中所據草素已非完帙中涉忌諱字面率以肌剝改初印尚仍其舊今草素不可得刻本板皮祠堂歲久蠹磨同治初被兵益復散失原刻編錄雜廁茲爲釐訂最所爲傳記碑銘雜著書論敘弔祭之屬以類相從集外文憂雲亭記北殿鐘鼓記皆據縣志增入篇中閒有脫文不可攷見悉從蓋闕仍注其處其零章碎句題目不備首尾不全者尙影茲不具錄研齋生平本末具詳謝山行狀用弁簡

天問閣文集後序

一求想齋

端詩集久効又所讓杜詩編年一書自敘尙存集中亦効陽湖楊倫杜詩鏡詮引二條皆評語鹿頭山詩注引州至此山川之奇險已盡詩之奇險亦盡乃發爲和平之音使讀者至此別一世界情事於境不可盡也蓋頭堆詩注引李長祥曰少陵幾蜀山水詩在劍閣以前皆五古聖唐以後多五律各盡山水之奇每讀一句令人如目見山水而又得山水之所以然總研齋終老毗陵由原本深厚窺見廣大意無有窮極耳倫當猶見此書抑振拾散亡存什一於千百國朝人著述題道及研齋者而集中書敘多涉國初名人陳接維崧詩集有呈李研齋太史一首最源研齋文氣勢雄武記云上虞東山李長祥之軍最整研齋文氣勢雄放其牆壁寬而峻其音節清亮剴疾其骨幹柔脆而能自樹立喚明人文務描摹先養諸子太史公以爲高

譚習仲使然至其鄙薄儒術喜言功利懲於明人傳事帖楷束書不觀恭爾致敗有爲言之讀其文悲其意撫今追昔吁可樂已未封海棠居詩夫人姚淑仲淑作卽所稱鍾山秀才也中有外甥唐大陶至一首大陶更名甄字鑄萬亦達州人著有潛書四卷四庫雜家存目其學術實淵顯研齋云光緒丙申同里後學劉行道

天問閣文集後序

二求想齋

樓山堂集二十七卷

〔明〕吳應箕撰

清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樓山堂遺集原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呼使其言而可費則孫微之歌投棄之惡必且不傳也久矣有人於此見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時而欲塞之摧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集遺稿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日先少保公之鳴鑼皆不可開獨守此集以報亡友卽有同志欲假觀之亦不肯與嗚呼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

樓山堂集序

今觀多上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探微而哀寢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以遺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處在己卯今已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已卯作者蓋三十餘年矣當明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樓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蚤見也迨其後天狼壘鼠禍熾將廢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爲餌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一不少鈞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於江上之宛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汨沒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

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友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卽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卽越裳之重譯豈有不蹙氣而問指南一識夫河東微哉昔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亦皆遺貲儲彈射然固未至斷頸絕脰以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愛重之不表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嗚呼可以知樓山矣雪苑侯方域題

樓山堂集序

樓山堂集原序

明禮樂文章遠軼往代而史獨廢缺僅有實錄此天子事
非一家一人事矣其所錄必及臣民而其名曰實錄
猶臣民之有銘傳表誄也人臣而銘傳表誄其君可用刺
者錄及臣民可盡用褒乎其或載筆之人間多曲佞死難
者謂其亡哀哉亂者謂其助逆清議所病固非一端獨如
神宗朝四十八年其大者始爭國本晚爭三案諸疏恒憂
削不詳他小人邪說便翻則連章累牘書之其次者郭南
阜先生論張江陵奪情江陵敗先生除給事既又以言事
被謫諸疏亦不盡載諸小人之攻之者則又連累書之凡

樓山堂集

序

此皆其近且著者也而秦河反錯如此嗟乎豈非仁人君
子所重痛後世有識者所深議哉江上吳子次尾有夢之
每抵掌時政奮筆垂涕悲憤交作三年以其所作詩文若
干卷時周子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
得志則以其所見者著明之此予是編所由成也而予詩
多感歎忤忌抵諱罪尤大矣可奈何周子愛而卒業曰鳴
呼此非吳氏子之言而史氏家言也王仲淹曰仲尼述史
者三焉詩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亡則春秋可無作而史需求之三
百篇止矣古先王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列國大夫

相聘問稱詩論志季札使魯觀六代之樂人抵工歌詩也

而治亂興衰之迹具焉仲尼而後巡守之禮不講詩無復
采而史之體漸與書春秋遠矣先民有言詩亡而詩在楚
蓋言屈氏也屈氏楚宗臣疾譴諫之職明怨邪曲之害公
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讀其詞知南風之不競也令屈氏生
常仲尼時仲尼采楚詩無踰此者故騷非屈氏之書而楚
之史也子觀次尾諸詩其屈氏遺意與次尾之論說與策
記之爲史也猶夫春秋與書之爲史其史易見次尾之詩
猶夫騷之爲史也其史隱深未易明矣昔辛伯諗周桓公
竊后匹嫡兩政禍國亂之本也而晉狐突引之管仲有言

樓山堂集

序

畏威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威而齊美引之相距遠者僅
三十許年輒相傳誦不能忘況在千百世下遠而益尊久
而益烈者哉後之人咸有紹明仲尼屈氏之業使知仲淹
之言詩與書春秋爲史一也則是編易可已哉雖然吳子
行矣方今天子聖明旦暮得志卽以今所著者徵之實事
詩修舉國史補三百年缺失吳氏之史姑充家季藏召山
勿出可也金沙周鑑謨

吳子傷世莫知哀其詩古文板行於世以書屬張子序張
子喟然曰十五國稱吳子衆矣謚亦有之有能深知吳子
者哉知之而忘乎樹與謚口相勉以幾於遺數人而已張

子其一也張子少無交黨恥號華名與時落落而交吳子甚慙然不阿以故知吳子深嗟乎吳子何如人哉吳子個儻饒智喜讀古人書務適用實利害若指掌遇事物輒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本忠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拱默時有所風刺雖當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規矩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尊或譽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顧實贊予予不無去取軒輊而吳子以爲知言自詩歌書序傳記外尤長於策論策論自立一家類足以整亂匡治予讀而太息者數矣蓋惜其不施諸行事徒寓之文辭如此

吳子語予曰彼房瑄樊英誤天下豈朝夕哉魏善疾非面

三

引廷諍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我優爲之或曰空言耳予曰非也世曷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出爲世用身任天下事而吳子寡所著見視紳所自云爾刺諍其過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捫舌退奈何爲驕驕之足坐曰此非能千里者而謂驕驕過邪以予觀吳子之人之文大都似昔陳同甫其究也不幸庸愚難宜預頌平原雖陽間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遇雖陽平原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裕如吳子鬱抑不達不早受知君相徒詩文喻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然

今天下益趨壞患不能爲不患不我用吳子守貞處順以素所交勉者盡其道而尤智勇深沉不概取憫時病俗之意見之於詩文世卽不能用吳子吳子可無憾又况吳子終當見用於世也哉彼稱議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方著書未艾云崇禎十二年正月既望芭山張自烈序

韓昌黎以文章起八代之衰而蘇子頌其碑曰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歐陽永叔以文章振五代之衰而蘇子敘其

樓山集

序

四

集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退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言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矣後世之言文者莫不宗師韓歐而必折中於蘇子之論豈非以其美而不誣也哉以今視之韓自原道性師說表狀而下歐自正統朋黨春秋本論童子問諸疏議而下不過贈答咏吟應酬之作耳安見其爲房杜姚宋之所不能爲而功加於當道耶獨觀長慶嘉祐以後學士誦法昌黎永叔不衰然後知文章匪易易耳吾師次尾先生崛起秋浦年二十抗顏高論謂者亡智愚皆古橋而不能下及壯交遊徧海內諸公卿爭欲望見顏

色所至載刺盈車而先生傲焉弗顧於制藝外發憤爲古文上陳王霸大畧下該近今之務他人揣摩十數年淹留而未就者先生直以不慮得之他人嘖嘖躊躇首肯而不敢盡者或乃街口出之雖屬忌諱犯勢家而不辭也其論古必擇經傳未嘗有惡麗之言其叙事以傳後信今未嘗有誣訛之說其策議書牘皆所爲審時勢盡治安正風俗未嘗以掉闔短長廁其間詩歌雜著則又自勸一家於是好者習而尊之曰吳子今之韓歐也正嘉以遐道在斯矣遇者天下多事張武之臣明察之吏亡補國家堂末而魁閭骨瘦伸士氣於萬分一者必出吾鄉聲氣中孰爲之倡

懷山堂集 序

五

孰爲之和文章之功不可泯也先生即不爲韓歐得乎一日諸弟子旅進曰先生以制藝矜式天下士大夫之講習羣趨趨蠅科高第者繁繁獨古文詞尚多秘錄又散弗堅也昔元次山皮襲美連不得志於有司輒所撰曰文編曰文獻以示知己者書至今傳先生二十年著述已數十萬言吾屬私識而布之何爲不可先生曰然然乎亦猶是贈答咏吟應酬之作也奚足壽之金石於是諸弟子從他所搜其散逸刊懷山堂一集其別集國朝紀事本末庚辛王癸錄讀書鑑納編不孤錄友鑑拾薪諸書不與焉諱公既先後爲之序又使與較督錄敘如左云崇禎十有二年正

夏朝品門人劉廷燮拜書

吳次尾家序

昔郭惟忠問劉知幾自古文士多才士少士而無才值愚賈囊金不能貨殖規規具而拙工不知所操也予既序次尾史稿矣再讀所爲策豈非才也與本於理無穿僻命於意無隱根深於氣無佻散嫻於辭無蔓草乎淹通士衡若輩可謂兼之而其抵掌世務策古今成敗衡人事得失若田畝課農長年三老論水不遑事實若南冠操南音不忘十風若輪扁談斲輪不離本業如是而以才士盡之非次尾也才如曹子建表求自試以爲念息鳥視終於白首

懷山堂集

序

六

仁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執鞭珥筆侍從華蓋登轡西屬大將軍當一隊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既不獲願惻惻無歡甫四十而沒余意子建當鼎足之代立忌上之朝即見試用必不能追阿翁埒子桓或亦不爲楊隋工儀之續幾希矣方今多故回主求賢次尾入而列講席師諫官必能舉批政指佞臣出而備顧問士必能北禦中禦寇國得當報天子建所不足者次尾優爲之如徒曰才士則世期吳子吳子曰期交失焉矣金沙周鑰序予觀吳子次尾之制義也舉符已久放遠采辭老儒俊少談之事相娛樂而次尾實居朋友之間交游文物昭耀江

左可謂盛矣及其縱橫論議馳騁古學龍驤虎視劃然厲
變上規下逮考繁隱晦有所徘徊傲擬時事友朋識其言
如持輪萬貨立於四達之衝未嘗有壅壅不給之憂而後
之驗之百不失一故次尾用卒自憤明著於篇予竊伏自
惟隱約若若志有所思或當不在作者之下間有誤世之
言然一遇次尾嚟不敢發予畏次尾何如哉吾友劉伯宗
天下士也會一時鄉邦鉅公知其賢力薦之於朝伯宗舉
次尾自代其古有云不及者數事天下方望伯宗一出以
爲瑞乃伯宗猶善選次尾如此況乎敵以下哉雖然次尾
亦將出而仕矣言者心之聲也天下士同心也士而仕者

樓山堂集

序

七

亦同心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憂之至也士子淵曰
虛囑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蟠蟠蟠秋吟浮蟬出以陰言其
有感必有應也次尾徒以文詞勝人乎哉潮水陳名夏序
後東游草序

吳越天下佳麗之地也無川陸險阻所至可樂故其土民
多時花種樹畧石穿沼遊宴歌詠以適歲時非人故明不
絕蕭鼓之聲亦其風俗致然矣今年吳次尾自秋歷冬首
游彼中有所感發輒形於詩其篇雖不多要皆有爲而作
余聞吳越之上多能詩主考其賦詩之志近於古昔則又
無巧其在正嘉時能於詩中寓憂世惻俗之旨者惟孫太

初一人然太初故閩中人而游於吳越其地士民獨有
天幸外無寇盜之虞內無衣食之虞而又遭世太平求所
云良士麗習者蓋皆逐於安樂而共忘之邪適一二游士
則反當其佳麗之勝怵然心目見於詩咏如太初者流不
乏斯又何耶次尾預用世之譽將旦夕有所發誠與太初
之發於游者不可同日語而其愛則深以遠矣其爲詩精
於體不襲古人不趨時尚真朴澹老惟自見其志與有
於世聞者而止且又行起而任其所憂故其詩尤不可及
也刻成命曰後東游草蓋庶在辛未次尾游吳越先有詩
行於世云崇禎七年十一月日新建蘇桓序

樓山堂集

序

八

丙丁詩序

次尾詩先有刻者不盡此此其丙丁間作然次尾論詩之
指亦近日始著云其言曰詩古文辭其義一也古文之道
惟義與堅斯其至者詩何必不然且詩本性情述志意心
口相傳宜無他假書而以諧聲傳韻財取成章已不能不
在離合間况復實之摛拾尋尚華靡哉其失也備足謂無
詩者生平不爲探古強笑不欲非中懷所達故也蓋次尾
之論如此其於詩似爲一家然余固心疑之是余局什不
多明其旨趣要不離所持論矣吾觀次尾詩主霸之譽奇
世度爲落慨奇蓋其在王猛祖逸部元振張建封之

嗚天下方多事次尾目覽心籌閑時病俗而傷世不已知無相與雅挽之者則功名不得以及物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謂本性情述志意宜無他假者信矣次尾豈欺我哉續丙丁集者謂足盡次尾詩亦可同里劉城序

吳次尾已卯詩序

罕友吳次尾博極羣書通世務善古文獨慷慨負次畧此豈可以詩人目之顧天下之著詩未有如次尾者也嘗與予酒酣細論其言曰宏嘉諸君子之失也以拘禮法而詩在今人之得也以言情而詩亡豈性情之言足以亡詩徇其未嘗學問者以爲詩人之妙不過如是嗚呼與其得

樓山堂集

九

也則甯失而已矣蓋次尾之言如此予以爲後有著論者不能易矣次尾詩具載全集此刻其已卯一歲者要之讀次尾詩其學問可考而知也即其性情亦不能外然豈可與今之人同日語哉故天下之著詩未有如次尾者也雲

問陳子龍序

吳顧唱和集序
上見乎世世所以敬士言行二端而已其言是其行非士於是乎取譏其言非其行詎顧有是而世反惑之於是益受士之患而士亦益爲世所輕乎所以重有感也乎鄉自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倡道東南論儒宗者薛胡陳王四

樓山堂集

十

致不益勉已送之灝江道上相要歲夏以前來弗嶺秋以後予往敬亭如是者兩人終其身也及予歸而次尾子方以梁谿倡和集問序遺書適至夫子方涇陽先生賢從孫求之先生之肖子也而次尾好與遊是所謂不忘兩先生者次尾江上賢君子也子方言必稱之此亦涇陽先生所有事矣今天下不患無才士驕而善傾人聞而不知取則奚貴焉二子聲相若嗟嗟兩相下顧既紹其先人吳亦能遠而就其鄉賢者之後孔子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二子之謂矣雖然二子其亦諗自勉須時出而經天下使後人士亦益知言二子言行

則予與眉生其猶及聞且見之也周德序

嶺山室集

七

古與江上其聲及聞

樓山堂集目錄

卷一 史論

卷二 史論

卷三 史論

卷四 史論

卷五 史論

卷六 史論

卷七 紀事

卷八 辯

卷九 擬進策

卷十 兵事策

卷十一 時務策

卷十二 議

卷十三 書

卷十四 書

卷十五 書

卷十六 序

卷十七 序

卷十八 傳記

卷十九 檄問對書後說祭文

卷二十 賦詩樂府

卷二十一 詩五古

卷二十二 詩五古

卷二十三 詩七古

卷二十四 詩五律

卷二十五 詩七律

卷二十六 律絕排聯

卷二十七 詩補編

樓山堂集目錄

論

史論

穎考叔論

君子之進說於君也自有義理之正然當其未悟而折之也難故嘗反經而用權誠誼而伸術祈於濟事以白其心已矣而其事與言之偶有未當也可毋責也若夫君而悔心之萌矣因悔而悟之也易而猶不能據理折謬徒取向之所已誤者緣飾之以冀其有所同易雖其言足以致君

樓山堂集

卷一

之信要不可爲天下萬世法也穎考叔以遺妾之故使其君反而念世向第難於君之悔耳君既語之故而告之悔則考叔猶難莊語故使叔於是時以正對曰君不能早制弟使之陷於惡以傷母心君之過也克弟而電母此非小變也母何人也而以相見黃泉爲幸哉誓之則怒天地而犯神明者君之言也要盟不信況於母子乎君而悔焉是天誘其衷而鬼神之所佑也黃泉之盟又何有焉吾意莊公是時必將立起而迎母矣計不出此而關地隱見嗚呼此何事也乃爲兒童之戲哉夫鄭莊之處母與弟終始不能善全亦其人臣之過得一穎考叔巧於悟君又以不知大

道雖其事近於孝實不經而不可爲人子人臣之法然則事君而不知大道者強諫之過其失也即不至於驚奉而善諫之失或亦不幸而類穎考叔矣

祭仲論

人臣不幸而遭如祭仲則何如君子亦原其心而已矣祭仲之心欲已亂者也故從宋劫而立厲其廢昭立厲實非其心也故因厲出而復立昭昭立而祭仲之心已矣迨高渠彌弑昭而立子亶則子亶與於弑者非吾君也高親弑吾君者吾嘗也齊人殺子亶而竊高渠彌殺其非吾君而替者也安得死之豈惟不死又迎子儀而立之立子儀而

樓山堂集

卷一

祭仲之心愈白矣晏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昭與子亶非死社稷者也石碏之告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吾君高與子亶則州吁石厚之謂也祭仲方假手於齊而肯從之死哉然則祭仲可無死乎夫祭仲之死當在未劫之日也人以吾能廢立也而劫之吾死而劫者廢矣故死而全吾君上也即死而君廢君立吾不與其事焉而吾亦可以無憾此孰與夫親視四君之廢立而猶身安名全者之爲得耶且雍糾之殺祭仲之不死者幸也則爲君故而先死之亦豈爲非幸哉故公羊以廢君爲行權者諺也廢君矣安得有權而首止之會人以祭仲不與子亶之難爲智仲曰信

也嗟乎人民有患而必智者哉夫子嘗稱衛武子爲思不可及夫人臣必有愚者而後可以死可以無死矣

晉沫論

昔者霸相如廷叱秦王完趙壁而歸之可謂奇矣吾謂秦王適賢亦意不在璧耳向使於相如持璧睨柱時卽殺而奪之不則於其能者亡歸之後繫相如而舉兵責壁相如其如之何哉夫相如之強趙也不在璧之完不完而義責秦王者亦不在城之與不與秦果以城易璧爲相如者卽獻璧而還却城曰大王奈何以秦祖宗相傳之土地而易此無用之璧哉以區區玩好易人城而有之卽趙亦不義

樓山堂集

卷一

三

向不爲也如此則秦王必自慮璧未必不歸而相如不以義舉動天下乎計不出此探虎狼之吻而脫之以其身與國僥倖古人所謂使不辱命而大節不可奪者豈若是哉其後則卿以七首入秦欲劫秦王得約契以報太子其事益僥倖爲不足道是故事未成而燕以亡卽使事成而軻能得志乎秦王之約朝出而燕亦尋墟矣故軻之事又卽如所不爲而要之皆聞曹沫之風而甚者也夫沫之劫齊桓公也亦既得志矣然無失乎犯要盟而劫諸王事雖成實不可爲法向使於桓莊既盟之後沫以正詰桓公必不從亦安用死之首而劫之夫展喜勸孝公以率桓之功師

且引還况桓固探以信義服諸侯者乎夫沫蓋亦計一亡之恥非此不復遂爲是義不反顧之計耳人臣不能安其尊君引義自勝至無可奈何率乘危犯難謂天下事皆可以勇夫刺客之術而成也豈不悖哉

士蔣論

大臣而不能強諫者必其智不足以知此也苟取國家之事以爲善智足以及之而特不能爲此抑何哉晉獻公爲其太子城謝沃士蔣已知太子不得立矣又使士蔣爲二公子繫蒲與屈不愾爲辭焉公讓之又知三年將尋師矣夫不知可也知而諫諫而不聽可也既而城曲沃爲不利

樓山堂集

卷一

四

太子而不能諫又知築蒲與屈爲保趙營而不能止姑試爲之且退而賦豈其焉則國亦安用此臣爲哉夫人臣則國家有必然之禍不能早爲之所而先事通計以幸其之必中此不忠之尤者以是而曰彼老臣若固有先見也此吾之所不可解者也夫士蔣固忍人也逢君之意以諫殺桓莊之族則晉公室之衰士蔣實爲之使何有於君之太子哉嗚呼晉臣之忠無如叔向彼其與晏子諸君曾之寧改爲己其矣驚草布罷未聞爭之朝廷之上以自盡苦心而往與外臣私相痛悼嬰也胖也其亦異於古所謂死義臣矣則又何貴乎逢君惡者之士蔣也

趙盾論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論者言人人殊歐陽子謂信傳不如信經使盾不弑君夫子必不加之弑君是弑君者實盾也非穿也若然將傳之所謂穿者盡讓乎吾嘗究其說矣弑君者穿而穿則弑君者盾故穿之弑盾主之也盾不使穿弑靈靈必殺盾然則盾以弑君自免乎夫盾非中心立靈也悲穆而立之當其立也有易之心矣且盾恃難矣殺樂矣又何有於靈故靈之弑也兆於其始立而盾之無君也可就其恃難殺樂者而逆揆其心盾奸人也不欲居廢立之名而成君之惡以至於弑弑君大逆也已又巧逃

樓山堂集

卷一

五

之然後因國人之惡而假手於穿夫功有發縱之實罪有主使之律盾者所謂主使者也盾之弑君何疑哉盾有可解者曰盾亡而穿弑夫臣之弑君豈一日之故乎盾果不弑君當穿蓄謀之日盾必有以備之何穿之弑適與盾亡之時會又君弑而盾亦即入此可謂非盾主之耶王敦作逆君子猶不能不致疑於王敦況穿之弑實靈靈之欲殺盾也以是而推盾豈直以穿累乎惡莫憎於志謂自有無將之心而欲穿之成乎惡者猶恕辭也盾豈直欲穿之有是哉行小惠以陰濟其逆已實作逆而復使人以被其名故穿者即歸榮中餓人與夫祈禱明之屬是亦盾之榮焉

魏絳論

已矣是亦猶之恃難殺樂焉已矣盾之無靈矣必至弑而後見哉不然弑君者穿也與盾無與則使穿迎靈臂者又誰乎首操司馬昭靈盾之故智者也盾以穿為華歆成濟耳而後世未聞有原操昭者君故曰非穿弑之而盾弑之非盾弑之而盾主之此春秋書盾弑之所以也左氏為盾所欺而引董狐之言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夫謹境可免不討賊可免耶天下之不免者多矣獨一趙盾乎哉固知越境乃免者非夫子之言也嗚呼夫子書趙盾弑其君者也

樓山堂集

卷一

六

戎和也以晉悼之難而買其師武臣之力其何難於薄伐魏絳非甘心事我也戎猶虎豹之皮以請和則是勢在我而戎畏之非勢在我而我畏之也我以有事諸夏而撫戎之和是置我而後吾戰者勝非圖於戰而使勝者我也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曰先君之戰也亦有故秦齊楚皆強不盡力于孫將弱而使戎而強也吾知晉所盡力者將首諸此而乃和以貽患哉古今不戰而用和者事各不同然莫先於審己之勢勢在我而戎而彼則羸之而已矣害之而已嘆之而使不吾疑也之而使自敵然後彼且折而人於吾而吾受和之利勢在彼而和於彼則誠憚之

也誠下之也僥倖其不怒而彌縫其未發究竟我且折而入於彼矣而我受和之禍故和者國之強弱君之存亡繫焉終智人也肯以此課國哉夫王者未有不治夷狄者也不能伐之而會焉爲已替矣而又和之而難得志詎可訓乎漢高下嫁帝女而不能靖邊武帝窮兵海內騷然然漢淫至於元成且以蒙利和之爲效亦幾可觀矣況乎其事有不忍言者故吾以爲後世夷狄之禍皆魏絳敗之也晉悼之需不如桓公魏絳之賢不及管仲仲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羈也而桓桓之伐之夫桓豈無事諸侯者而又安在絳之和戎爲明於天下之勢也

樓山堂集

卷一

七

子產論

國家不幸而有權臣不去之則禍國無術以去之則害先集於身而國亦愈受其禍故古之大臣晦以藏用忍以立謀甘結辱以自固事定功成而後其心白焉不然事未舉卽汲汲焉惟懼己之不得自見則其自贖也甚矣子產處族大寵多之國卒能使國無篡弑之禍而已亦得安位肆志者固才有餘哉而挫抑隱忍實其所以處之者吾也伯石之解卿也子產惡其爲人矣而反使之次已位子南子哲之爭室也曲在子哲耳反放游於楚而薄公孫黑之討廢之不能而故寵之殺之不可而姑縱之寬之使不吾忌

之矣

樓山堂集

卷一

八

晏嬰論

晏嬰國智有餘而才不足者也不然以主臣之相得而又國大可爲知陳氏之必篡齊矣不能早爲之計技去其根株徒負其先見以爲此禍至之不爽有是事哉實卽其對景公者認之蓋未嘗不微已陳氏之亂而勢有所不可又自度已實無如之何故雖終身竭忠盡諫而卒無救國亡此其所遭亦可謂不幸矣向使管仲處此其規爲措置必有可觀蓋挾大國之資可以起衰周而服強楚又何有於國事未成之陳氏也卽其才足以爲矣或事勢已極而

幾會不子雖刀鎗鋒壁其窟穴猶足殘善人而傾宗社
況乎國之興族又爲衆心所附者非一日苟不量而思以
殺去之其爲變速而禍大也豈顯問哉夫人臣遭國家有
故當使之有泰山磐石之安不則窮竭力以至於死若此
者非屢要所能也豈獨不能死邪值紉逆之變而周旋
後倖之朝暴臣所不能殺而四族之不得危者此其處
之亦有道矣陳氏之難又何犯焉故委子者才不足而智
則有餘者也

伍員論

伍員以報父讐爲孝以死於君殺爲忠蓋春秋人傑矣而

樓山堂集

卷一

九

吾謂員特功名之士耳豈真有忠孝大節哉天下之父一
也怨人之殺吾父而吾又殺人之父孝子不爲也君亦一
也死其君之用我者而欲人殺其所嘗君者忠者不爲也
員之斃平王尸也爲已甚矣父嘗君之而吾戮之戮死君
以報父孝者如是乎然猶曰員與平王君臣之義絕也乃既
以身臣吳矣干伐楚病公子光之不從則違刺客以殺
僂非親殺其君乎僂亦人父也僂不從吾報父而吾違困
之而殺僂假僂有子如員者亦如員之殺父而後已不知
員將何以辭也以員之材所在必將得志者父讐其積責
耳不然員忍人也既已覆楚又欲蹈越殺人君父以用已

之不足而畧不憫惜天性忠孝者固如是哉夫嵇康之殺
也吾殺魏臣耳爲其子者卽力不能如員之報楚亦當沒
身飲泣以明無事仇之義而反顧臣晉又以身死紹可謂
不孝之甚者矣而世之君子或許其忠是故蘇王祥言之
孝可不忠蘇稽紹言之忠不必孝是二者吾當疑之而以
親員則忠孝之間吾俱未知其何如也

樓山堂集

卷一

十

樓山堂集第一卷終

樓山堂集第二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蘇秦論一

連衡者所以使天下共事秦也。向使天下長事秦，秦如是，焉已矣。卒安能成帝業哉？故予嘗謂蘇秦之術，使六國從也。以抗秦而秦終能禽滅六國，以并有天下，實蘇秦成之地。何也？秦當惠王時雖強，然不過預其形勢以勝天下，非遂能出而圖天下也。是時也未加擴而兵未加多也。其於六國未盡戰，必勝而攻必取也。惟蘇秦約從成而六國無

樓山堂集

卷二

秦之患，非但六國無秦患，而秦亦無六國之患。六國無秦患，秦所以狙六國而使之偷安乎？以小利而害伏其中，秦無六國之害，秦乃得以其全力伐蜀、漢、魏、燕、趙、齊、楚，然後秦益強。又因伐蜀而淬礪其甲兵，則兵益銳，其益強益銳者，以制偷安自保之諸侯，則從自解，從解而秦始不可復圖矣。揆厥所由，豈非蘇秦爲之哉？予觀漢高之所以興及劉先主以一隅成鼎足之勢，皆始於得蜀。又何疑於秦也？且爲國而恃人以自固者，適以自敝。徒幸人之不卽我圖，未有不制於人者也。今據蘇秦說行秦兵十五年不出函谷，關亦思此十五年中六國有起而伐秦者乎？秦不出於此

而用之於彼，六國忘其用於彼而利其不出於此，坐而待

盡養敵以自貽患，其合從之謂矣。當是時，主從者並也。儀之說趙者，則謂秦以大王之力然後舉巴蜀并漢中，是秦之有蜀漢者，非六國予之乎？且是時秦惟患楚方不難捐一儀以啖楚，然儀之恐楚者，亦曰從巴蜀大船積粟舫船載卒不十日而拒扞關，以是而推六國從合，然後秦得以軍蜀漢。秦有蜀漢，然後六國益畏秦而從解，其實秦得天下之勢，蓋始於此。故曰此蘇秦成之也是故張儀之謀秦，拙於陳伐蜀蘇秦之謀六國，適巧以資秦。夫蘇秦非資秦也，其勢遂至於此天下之勢非難斷也，人臣計利於身，則

樓山堂集

卷二

不顧害之貽於國，謀人國而計利目前，則生使害之伏於後。當時縱橫之事亦大率昧此耳。說在鄭國之以鑿渠謀秦矣。曰此秦萬世之利，夫蘇秦之術有似鄭國而其深計利害則猶未如鄭國之智者也。後世謂使六國長門蘇秦之約，則秦可以亡，嗚呼亦孰知其先以亡六國哉？

蘇秦論二

蘇秦之合從適以資秦矣。然則六國不合從則不能支秦，將聽秦蠶食以待白蠱乎？抑稱藩受割以倖秦之不加攻乎？夫六國非合從無衡矣，而惜不明所以合之之術也。何也？原蘇秦之合從起於自圖富貴，以誇耀其父母妻嫂耳。

非真能爲六國計利害也亦非不知從之不可卒合以爲此六國長治久安之計抑果能用此以覺秦也觀其激怒張儀入秦俾持秦柄以陰助已則蘇秦亦自知其術之必敗六國之必不可合而秦之必不可圖也不過借此以圖富貴若曰得秦兵數年不出而吾事濟矣嗚呼其以使六國之事卒不濟而秦之不可復圖蓋實坐此何也以其不明於所以合之之術也夫蘇秦合六國不以之攻秦而以之自救吾已知其無能爲矣觀其通質約盟之言不過曰秦攻某則某出師以救之而已不過連六國之師一投書函谷關而已矣向使蘇秦志在圖秦則從成之後日夜與

樓山堂集 卷二

三

六國之君臣將相謀所以破秦之法非多方以擾之則因其間以乘之用六國之師則擾之其易秦方用兵於蜀則非無瑕釁之可窺六國此動則彼息又彼敗而此救是六國歲一出師而秦六被兵矣破一長平而秦之精銳亦盡況歲破兵而秦有不困者哉敵多則不困所以應兵外則國內之受故必生六國連師不解不過數年而秦亡矣吳人數出師而子重子反死於奔命晉人三合諸侯不戰而楚服此真亡國之術也而不知出此烏在蘇秦爲落計哉夫以蘇秦合從之時秦可以亡自蘇秦志不在圖秦於是六國不知所以用之而從自解從一解不可復合從不可

復合而秦亦不可復圖借敵以自者富貴善寇以貽患人固蘇秦者蓋六國之罪人也夫天下之時勢豈可復得哉以其今勢在我而不出以圖人而功名富貴之十方借敵以自樹我之事濟而人之事去矣故蘇秦之術推而用之其以敗人國者何可勝道此又有敵患者之所宜深思也

王荊論

古今用衆者多敗而王翦非六十萬人不能成功吾以爲用衆即勝未有不自敵其國者翦豈得爲名將哉翦智人也其謂取荆非六十萬人不可已先知李信之輕而好勇必不能得志於楚始皇信人而過其勢必悔而後將我者

樓山堂集 卷二

四

也非多請師則君必不以我爲怯非君先以我爲怯則後之用我不盡其後師行而請田宅者所以堅始皇之不我疑而先之多請師者政逆採始皇之情而後使之爲我用也不然楚雖強大伍員三韓師而覆其國都以弱之老將知兵必欲王之掃境內而屬之者豈真怯哉吾於是見有以窺其微矣使不善用之雖李信將六十萬東而敗愈疾以王翦將之雖二十萬人而亦可然弱之多請師者蓋是時弱之功已大矣拔趙定燕而盡有三晉之地所未服者楚耳翦爲將二十萬亦忌六十萬亦忌非多挾衆不足殺王驍而非厚自污不足捐主嫉故先之請六十萬人者情若

自以勢實劫主要即後多請善用之術先嘗試之以得其情弱可不謂智人哉夫弱亦懲白起之事而爲之者也韓信之破齊也請假王以鎮之信之死請假王致之也請假王者信忠誠之實情也適以致死請假田無解者弱之術也而非此不全是故蕭何用蕭之術而免韓信不早悟而亡夫功名之士不師蕭而得善終者未之有也吾故曰弱之請六十萬者詭也

漢高帝論一

三代以後得天下者不能無所爲也然有心爲之而無敗何哉天下者非可容人意之物也即有得天下之時取天下之力而其先有一得之取之之意則有所不能待而天下終不爲我有夫漢高起於徒步而爭也此古今創事也豈可謂無意於此者哉其繼觀秦皇帝而喟然歎曰大丈夫當如是項籍之渡湖江曰彼可取而代也而陳勝韓耕太息亦有富貴無相忘之言然則豈獨高帝非無意即其有意也亦與籍勝等耳而成敗或殊此又何也嘗即其始事知之矣涉之殺尉而自立也籍之殺守而自將也此有意爲之也有意則氣躁氣躁則慮淺故其後即有得之時與取之之力而我之意常狹而不能受高帝之始事也爲帛書射城中則使其父老擇立賢令及父老欲立之

樓山堂集

卷二

五

則推讓以爲能薄至數諸而衆莫肯爲然後乃立爲沛公嗟乎此非有反平之謀而何與信之救之也有大志而不必於己得然後其度有餘而後之所爲亦不過適稱其量而止此不能無所爲而能有所不爲故其意常不可測若天下方多故未能待而有爲從汲汲於己之當貴是圖此不過羣盜之故智耳其於天下事必無一可爲者況乎天命之不可假者哉

漢高帝論二

漢王之入關也吏民皆悅惟惡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秦當十倍天下地形強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

樓山堂集

卷二

六

關中即水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拒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羽大怒攻破函谷關欲攻沛公以鴻門之謝乃解子謂此其失不在楚也當義帝西遣沛公時已犯楚人之忌矣且徵楚救河北漢豈能肆意入關而不慮章邯之還擊故故漢之入關楚非無功也漢入關後誠遣使還報已無利之心而羽來則內之相與共定三秦以待懷王之報約楚雖暴虐亦罷矣觀其留飲而不殺沛公可見也奈何因人言拒楚以自陷於危然則羽之殘秦負約未必非漢有以激之也迨分王漢中怨

羽欲攻之賴蕭何之諫而止蕭蕭張於拒關之時何獨無言嗚呼事或有因失爲得用危爲安者成敗之數亦非盡繇人事也

漢高帝論三

漢王既屠留關中自臨晉渡河下河內至修武南渡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進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向德此三王之舉也大哉春秋以來不復聞此正論矣彼樓山堂集

卷二

七

三傑者烏足以知此耶明強弱之勢審成敗之數察得失之機其爲張韓所算者已無遺策然使無董公數語楚漢之存亡不過形勢智力之不敵耳以智力得天下此猶桓文之伯所差稱烏足與三代比隆哉漢王爲義帝發喪和哭哀臨卽非發於至誠然已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使放殺其主者喪氣故三代以後取天下者其所以收拾人心之法不必盡同也要末有不假仁義而能成者孟子謂假仁者伯不仁者亡嗚呼漢唐之王所謂伯也不仁而亡古今未有能易之者矣

漢高帝論四

天下之亂每伏於人下及防之中聖人不幸亂之不生謂吾修其所以應之者卽有亂而或不至至而不甚焉斯已矣是以三代之君臣其丁甯告誨見於書者雖引罪致之詞多未嘗過計其所忌者曰亂天下者必此也及古力猶能早除之嗟乎此所以爲盛德也秦始皇既并天下深畏六國之士至不愛重賢致其害僕以爲黨而盡殲之然禍卒發於諸侯范增以沛公必得天下勸羽並殺之吾不知天下猶有沛公者羽謀能盡否耶是二者欲以止亂也不知天下之亂卽具於此蓋畏之太甚而防之過嚴則其中之所爲瑣瑣可勝道哉昔者高帝嘗知吳濞之必反矣樓山堂集

卷二

八

而卒大封之天下已定其置相則曰安劉必勃此豈不豫知呂氏之禍者然亦不先去諸呂帝之不滅其所忌而若以留之此易故哉知其亂而尤知吾所防亂者不在是釐置其爲意所及者而天下有出吾意者反可用之以相安此非有真帝王之度者不能也抑吾嘗思馮勃之成功者偉也高帝始發呂后亦嘗謀爲之計矣卽下去之豈無所以留之乃欲以百戰而有之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幸區區之可以免亂也豈不悖哉

項羽論

司馬遷謂項羽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謬其亡我非賊

之罪之言宋蘇洵謂其於戰鉅鹿也未嘗不怪其死於該下之晚夫項羽方自謂其亡不以戰而論者深咎其以戰而亡以予觀之項羽居必亡之勢而疆梁八年之間則猶以其戰力截至鉅鹿之戰勿論秦非是不亡而用兵之善則當時未有能及之者也方宋義之欲關秦趙也謂秦戰勝則我承其敝不勝則鼓行而西必舉秦因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威飢民貧卒食半殺軍無見糧乃欲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趙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敵之承蓋當時情勢不出此數語而勝敗存亡之形瞭於指掌吾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夫以羽之強猶湛船破釜視士卒必死西後能破秦則羽不渡河章邯必舉趙趙舉義必不能當邯豈惟義不能當邯令邯復破義而還兵自救沛公豈能西入關哉沛公之引兵過宛西也張良諫曰今不下宛定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引兵圍宛城三日市人具慮死而不慮邯者以羽之縉於河北也良以後有宛擊爲危況邯之還兵自救乎假又如宋義之策謂不勝則引兵而西舉秦即舉而章邯未降以其數十萬之眾攻懷王於彭城則楚又魏晉齊楚之續耳秦未破而楚先危則向之所造扶義而西者

橫山堂集

卷二

九

能遂悍然不反顧哉宋義關趙之策非徒使義爲上將時蓋將諸將西入關則邯必舉趙自救此孫子直趨大梁之術惜義不用而爲羽所殺然趙解矣秦前邯後義又豈能直舉秦哉是故羽不渡河漢不得入關章邯不降沛公即入關而秦猶不亡秦之亡鉅鹿之戰爲之也天下獨苦秦耳設章邯未破羽慮沛公之先王關中也遂釋秦而關漢母論邯爲可憂羽即先王關中能制漢之不乎天下乎故羽之亡也不盡以擊羽即以戰亡而不亡於鉅鹿之戰也手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

范增論

橫山堂集

卷二

范增庸人也史稱其好奇計爲項羽骨戰之臣即高祖亦曰有一范增不用至於亡要其勸羽鴻門殺沛公之計可謂愚矣而羽之坑秦卒燒咸陽棄關中不都使人弑義帝諸所行皆滅亡事不聞增強諫焉在其爲好奇計稱骨戰哉是羽惟疏而不用即使漢間不行范增尚在亦立待羽之亡焉已矣然則增計獨無得者乎其大者無過於勸項王之立義帝而孰知楚之失策即以此也何也秦之亡固矣六國之不可復興此亦不待智者而知也即以爲秦亡六國楚最無罪立之以從民望然天下豪傑俱起諸國各以自立楚於諸國非秦相臣服而天下之民非盡思歸楚

楚德也立楚國之後可矣執一牧豎之子業無功德之在
民間者一旦尊爲其主吾不知秦亡而義帝果能君臨天
下乎楚即固守臣節果能令暴起之諸侯不必角材鬥智
遂相與聽約束無二乎夫羽即不弑義帝義帝必不能有
天下此理也勢也若劉項既有天下而義帝尚有君之則
不終臣之復不可吾不知此何以處故羽之弑義帝者徒
資漢以名若楚亡而義帝在則殺之於師者能必漢之不
爲楚霸耶不然殺義帝者九江王布也吾喪誅羽而乃遣
使說布此安在其爲義帝發憤也哉是故義帝之不能終
當其立而已知之矣不知其不終而立之爲不智知其不

樓山堂集

卷一

上

終姑借之以舉事一旦若曰此後吾何知焉則成羽之弑
者增也增豈能好爲奇計者耶沛公患楚欲立六國之後
以據楚權賴張良發大難而止夫良知六國之不能復爲
漢臣而增顧不知義帝之不能長爲共主哉予嘗謂三代
以後爭天下者不能無所假藉然非有先世之德則亦必
有大功於天下然後能據而有之王莽篡漢起者皆以漢
爲名天下皆思漢德也此與秦楚之際已異若無功而有
天下太公不能得之漢而建成元吉不能得之唐況區區
立於人牧之楚心哉善乎光武之言曰使成帝在天下不
可得況假子興而宋祖之折徐鉉亦曰江南有何罪但天

下一家臥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吾嘗以爲此真帝王之
議而非如羣盜一切掩耳偷鈴之故智也彼范增者何足
以知此故曰增庸人也

張良論

君臣之間各持其見以相抗其事未有不敗而非智者不
能深測其微以求其事之有濟夫人臣而執數任術探測
人主之微而用之危道也故事雖濟而君子猶必直白其
然以使天下之事君者懷所用予嘗以漢高欲廢太子立
如意事觀之未嘗不數高帝之譴而良之善用術數也夫
帝不可謂不知人者矣於問相而知安劉必勃因封潁而

樓山堂集

卷一

上

知五十年後之反豈不知呂后之悍暴乃欲以天下付之
數歲小兒哉蓋借良以觀羣臣之於太子何如耳向使蕭
曹平勃羣起而爭之度帝意立廢矣豈待良招四皓然後
能成功哉無如廷臣惟隨一叔孫通言之又非帝所素憚
故帝意不決必待四皓以死爭之而後事已也觀帝語四
皓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此豈真不愛太子者而有是言乎
夫一周昌強諫而帝笑而置之則帝所以窺測羣臣之意
可概觀矣使大臣將相皆如周昌之強諫又使言者如後
世史丹張九齡輩之篤言切論則帝豈漢元唐元之不若
者而必待四皓從遊然後爲開悟哉事關安危大計羣臣

不言使一人言之又廷臣不言以幾倖乎隱士之成功漢
於是乎無人矣夫子房豈不知帝意者高臥不規而借力
於四皓又不幸在廷大臣以死力爭而收功於深山之老
人此其君臣之間或有難於言者吾故曰高帝之詭而子
房之善用術數也

樓山堂集第三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曹參論

史稱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斥去刻吏掩人細過出入三年百姓歌之然則漢承秦後去百姓湯火而與之休息所以開文景數十年之治安者參不爲無力參之賢安可誣哉而予嘗謂其不能強主安國呂氏之禍不揚平勃遠之參亦與有責焉何也高帝將死呂氏問誰可代蕭相者帝以屬參而蕭何亦屬參自代則呂后惠帝之畏重參與所以倚任參者可見矣參豈不知呂后之悍暴而惠帝之懦弱乎天下方一切決于參參于斯時因后與帝之重我任我而我爲之計深遠防流失悍者抑之于禮不則制之以術而弱者則引義以繩之夫逆折悍后之謀使懦主有所恃以爲重於是君尊國安此孰與夫無所事事之爲得哉而參不能也帝肉未寒身爲國相視戚姬趙王之死若罔聞知參之負高帝者大矣至惠帝耽淫樂不聽政而參不聞有所匡救豈參之所謂飲人醇酒者君相皆以是爲長治久安之術邪夫惠帝非盡不可與有爲者因參不治事不欲顯責參而使其子以私問之其待大臣可謂有禮矣

樓山堂集

卷三

史論

曹參論

貴池吳應箕著

使參輔之以義未必不足以防過母后而有以振廢其志氣且后雖悍始未嘗不憚漢大臣也惠帝雖死使平勃不納辟服之邪說后未必卽授諸呂以權追后諷王諸呂又使大臣皆如王陵之力諍后亦奈之何哉然則當參時而參爲之裁抑所謂董牛之特易爲力耳誰爲漢相視高帝寵姬愛子之死而不救乃卽令其主以憂傷死呂氏之禍亦其大臣縱之以至是而將成根株者實參也參黃老之術果有益于安危哉大臣謀國當顧其時之不足者而深爲之計丙吉代魏相之後其行事有類于參彼其時嚴主察相所不足者寬厚耳故古行之爲識體參黃老后弱主其勢之決裂可知矣繼力直誰以逆制毒發猶恐不足而欲以區區之小事事謂可消患杜萌以又安社稷參亦不智之甚者矣是故參之言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嗚呼參之言是也而如其時之不能垂拱何也

樓山堂集

卷三

史論

曹參論

韓信論

將兵與將將異乎曰無以異也則高祖之與韓信是也信之用兵卽高祖用信之術人特未悟耳信之舉趙也所驕者市人而能使數十萬之衆一朝盡破其法莫善于人自爲獻則高祖之捐關以東棄之者是矣韓使信不先王則

按下之戰信之誠羽亦豈能若是力哉舉大事者重于用人力則己之事成而不輕己之所有則必不能致人而盡其力是故楚敵于印刻而不予漢興于以天下之半封功臣而不惜善將兵者使士卒退有所恃然後能進而無所顧夫赴戰而不知自鼓其怒未見兵之必勝者也是說也吾嘗以爲取天下者必用之然獨無算乎唐之藩鎮其帥擁兵自重而後遂至亡國則高祖捐地之法所謂可與取而不可與守者也雖然亦顧其勢爲何如耳國家至于兵敗地削士卒驕情不爲吾用而猶區區持一切文法以防督將帥天下事豈有清散是故藩鎮之法可與取而不可與守及其敝也足以亡國而要之積弱之後非仿其制而行之則不可以強兵夫古之善將者無如韓信向使信請王而高帝不許漢之爲漢未可知矣又況乎運百萬之衆以使之仰鼻息于內難進退尺寸不敢失吾意嗚呼以此爲守亦不可放進而言戰勝哉

周昌論

世稱漢高帝善任人嘗論置相若陳知有呂氏之禍者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者必勃也又嘗以戚夫人與呂后有隙私思趙王如意終不能自全以昌堅忍抗直常諫立太子爲大臣呂后所素憚而爲趙王則立昌當呂后之王

樓山堂集

卷三

三

樓山堂集

卷三

四

諸呂也勃不能強諫後誅諸呂亦會天幸成功昌則終不能全趙王矣意帝之知人竟何如哉帝不能爲趙王計深遠後幸一強力之相謂素所爲呂氏憚者以庶幾其能全亦已過矣昌不求所以善全趙王之術徒令王稱疾不行及已被徵王卒以誅殺王殺昌又不能即死昌蓋負託之甚者夫昌于是時豈真恃其重寵謂一不遵行便可捍后而全王哉抑計無復之其期期不奉詔者可以得之高帝而不能得之呂后邪夫上之欲廢太子也昌盛怒強諫呂后且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後呂后召趙王昌留王不遵及詔昌至使昌以死諫曰臣今之不能負趙王猶向之不能負太子也太子既有天下高皇帝慮趙王不能全以屬臣知臣能安趙王也今太后以怨戚氏故欲并誅趙王臣請先死以面目見高皇帝于地下如此度呂后亦爲感動即后意不可回王死而昌亦殉之昌豈苟息之不苦哉奈何昌至而遂閔默以坐觀趙王之死也昌微獨負帝之託即亦不能自遂其強直者矣吾於戚姬趙王之死又深嘆漢庭之負高帝者非獨一昌也蕭曹平勃其於帝何如者帝肉未寒視其寵姬愛子之死如屠犬豕而未聞有爲之所者又何區區責一昌哉昌不能全趙而勃卒能安劉非帝之智有過而不驗則亦人臣所遭之有幸有不幸也吾

終以帝之所以任之者有未盡也

周勃論

武健不學之夫可與定亂而不可與圖治是故將相異器也厚重少文之人可與持正而不可與行權是故常變異用也周勃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安劉必勃後卒以入北軍誅諸呂而立文帝天下于是服高祖知人而權魯少文之周勃亦即與伊周比烈矣吾深跡其事以爲不然勃之所

以成功者天幸耳勃安能安劉氏哉且當時所以計誅諸呂者不在勃夫人臣不幸而值劉呂之際成敗不可知而所秉者節也即以爲抗節救忠者無敢干安危之故亦必

權衡堂集

卷三

五

有深謀至計權觀其事之必濟然後其始也不妨委蛇焉以藏其用耳否則常奉身而退以不與其事則已矣勃有一于是乎夫勃於漢所謂社稷臣即非一不居其位遂可以舉責然吾觀呂后未嘗不畏漢大臣也后雖暴虐廢漢易與其意不過當吾身以極母家之富貴非若武后之遂欲以周代唐也及諸呂既王而後始有岌岌不可知之勢且夫成諸呂之王者誰乎平勃爲之也便子孝惠初崩時丞相不納辟疆之邪說呂后遂訟吾欲王諸呂哉即后意如是而王陵強諫之時勃等佐之論以天下之利害謂王諸呂者適以覺諸呂而使敗以人情而言呂后未必不

悟即不然各以死諍后意未必不奪又不然而使所謂食

其者有所關譬其間呂后亦必罷矣平勃謂陵曰全社稷

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假令陸賈之計不行灌嬰不先

屯滎陽以待變平時無朱虛之智謀而倉卒非曹窋之馳

告吾不知勃所謂全社稷定劉氏之後者安在這身入北

軍而天下事大定矣豈一左右袒之語遂足激發忠臣義

士之心而功成以是哉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然

則勃將如之何夫勃於呂后朝求無異高祖者亦唯以生

死爭之沈慮計變以圖萬全非其畏也當繼王諸呂時母

亦身實畏禍而姑隨陳平長短以固吾位耳後豈真謂已

能安社稷定劉氏哉是故東豈曰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

不易之論也觀其東向坐責諸生被甲而見守尉爲丞相

朝龍意甚得武夫不學所以自處者無術而況國家安危

之故謂僅一木強無文者辦之吾不信也是故周勃者其

其能爲王陵之爲而不爲其不能爲陳平者而卒與平共

得之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

權衡堂集

卷三

六

妻敬論

屢勝之將不可與慮戰非智有不足而意常蔽於其所恃

也楚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

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不可楚之羸其誘我也我欲使

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不可楚之羸其誘我也我欲使

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不可楚之羸其誘我也我欲使

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不可楚之羸其誘我也我欲使

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不可楚之羸其誘我也我欲使

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其
孱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
夫敬之言固季梁所已見也兵家情形瞭然如觀以高祖
之老于用兵而不悟豈智出敵下哉百敗之鋒可以摧強
楚而萬乘之師見鉅于夷狄則氣盛不戒而功成意得者
之有以蔽之也雖然敬之料夷狄者果盡得于夫德匈奴
一戰之敵而欲以濟之長公主妻之此萬世之母而敬言
可斬也乃帝且從之而無所觀毋亦平城之役創于失敬
言以致敗而於天下古今之勢之理遠有不暇自念者邪
夫天下之言虛心聽之不難見也有所恃與有所懲二者

韓山堂集

卷三

七

常足以惑人難以英明之主亦往往無所決擇而至于是
是故不能移遷都之聽于平城乃重于遠敵而遂移平城
之不聽于和親嗚呼此豈獨雄勝之氣難於慮戰而被制
之智亦不可與圖成矣雖然出豐沮授豈非言不用而其
事卒驗者京紹且忌而殺之然則高祖即雖過計失而于
妻敬之說終不能割所愛以從者是猶有人君之度者哉

周亞夫論

夫人惟粹然之頃可以觀其素所挾持而非取於一時僥
倖者逆謂可定大事也是故兵者呼吸之物也法不素立
計不預定以事起倉卒謂吾可坐而制之無所害其誰信

之昔者周亞夫背堅壁不出以困吳楚吳楚兵乏糧數
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
不起頃之復定夫亞夫堅壁以安軍心是矣然使無自信
之實而一旦變生不測雖勇者有不爲之動哉吾觀于細
柳之營而知其號令之嚴壁壘之肅士卒之必不敢爲變
亞夫亦自料之定矣是故謝安以圍棋而破淝寇準以飲
酒而知敵其矯情鎮物似有出于人意料之外者然彼適
取其懷來而用之耳天下見其變至不驚爲功所由成而
不知其實有不可得而動者也若以堅壁不起謂可取爲
定亂之法豈不誤哉夫彼將士之畏威守約難臨之以手

韓山堂集

卷三

八

尊不可動豈軍中更有得而遷之者意其細柳之師特謹
戒以難天子而軍行嚴密即亞夫亦有未至者邪以并軍
如亞夫而吾猶以軍中夜驚爲失然則晨馳入壁而奪其
軍老其將不可虜邪故夫用軍如韓信老終不可爲後人
法也

田叔論

人臣不幸處人骨肉之間有可而全則兩全之不然而細
情而伸法置法勝則掩恩然可以杜患而息禍若法不勝
恩又緣情以紓之是謂苟全一時而不知其不可調也則
田叔之焚東獄詞是也夫藩臣恩倖之計至于殺天子

之說此其罪至大獄詞奏則梁王不可赦梁王不可赦而傷太后之心則景帝勢必至于廢法獄奏而法廢何如先焚之爲得也不知景帝忍人也其不意深罪者蓋由鄒陽之工于劫王信而帝先入長主之言耳豈田叔之焚獄詞遂能廢帝意哉人臣奉命治獄獄具未奏而焚之是已先廢法矣而乃謂景帝曰陛下無以梁事爲也梁不伏誅是漢法廢也伏法則憂在陛下豈不謬哉且是時勝說自殺首惡已伏罪矣梁王爲臣下望誤自可議親以赦使田叔秦獄而爲上分別言之奚不可乃必焚獄爲也張敞之諫霍氏有之矣人臣引義固爭明主以恩不聽推是言也

樓山堂集

卷三

九

東方朔論
漢武帝以微行道遠欲斥諸縣爲苑以備陶公主之獻地至麗貴其私夫董偃此其過不爲小矣在廷諸臣不問有所諫正丞相御史且阿旨以成其私而抗爭不撓所言皆關係大體者獨東方朔一人而已朔豈徒以諛諂取容者邪其傲視公卿毋亦以其不能正言直諫而心薄之耳史乃以朔與嚴助壽王等同稱見諸人以欲進以誅死若朔爲避世金馬善于全身者不知朔固非諸人比蓋朔爲詞託諷而諸人利口取給也朔學術樸樸從橫故頗以術數取媚天子不然漢廷豈有右朔者哉王子敬且謂不如長卿慢世豈以竊婦器事爲朔之所不能邪後世又以朔與范蠡並稱至有神之爲仙者抑何鄙妄乎夫長卿文字之豪其行無可稱述此不足道矣范蠡夷伯越何止也脫身遠害何智也而以貨終何鄙也且蠡此時已去越豈如後世功名之士以田產聲伎自汙者而必沒于財蠡之始終功名于此可見矣東方玩世誠爲近之然多所諷諍豈可與屈道舍身者同語至又以憂情嗣宗其稱則益疑非其倫矣夫以相如慕簡吾謂還璧却秦必非弄琴挑心者而能一日立于漢武之朝邪故以范蠡爲玩世則頑財者藉口矣以相如爲玩世則好色者藉口矣而毀道

阮籍被亂臣賊子何所不矯飾乎論人當觀其生平大節而區區詡譏傲弄者非所以定朔也故朔者能爲汲之直而不以翹矯不爲宏之屈而能結主意期真不可測者矣世不察而徒以玩世日朔朔固不受夫千金買少婦輒易去此安知非衡家所託而至以此定其玩世則吾又不知之矣

梅山堂集第四卷

黃池吳應箕著

史論

賈誼論

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然其創制非盡善也于是賈生以不世出之才悉欲起而更定之以絳灌東陽之屬害其能天子亦疏而不竟其用吳生曰不用生者帝也豈絳灌之屬能善哉誠使是時誼即得大臣如絳灌者爲之推引而誼亦卒不用何也誼所欲爲者帝所必不爲故著其言而棄其身者蘇主臣學術之先與也方天下斯主梅山堂集 卷四

湯火帝一切興民休息又本好黃老之術雖以誼所謂興禮樂改制度者行之上比三代之隆下可杜諸國之變然帝勿欲也帝若曰此非吾所及也吾學其爲如此者而已觀其宣室之言曰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其所過者何事乎蓋帝方自恃其術以內與諸臣角彼豈不知漢臣無出誼右者至誼痛哭流涕而卒不可奪其意蓋至是而始見也夫名世之士不世出矣而或非其主賢知之主亦不世出矣而常苦無其臣誼之遭遇文帝也其臣與主非所謂希遇者耶而猶鬱鬱不得稱其志氣然則士之不用非獨遇時君世主也乃論者謂誼遭文帝而不免痛哭流

涕之談誼可謂躁于求主者夫誼過文帝而猶不用則不如文帝者雖欲誼之痛哭流涕而不得矣論者又謂誼與絳灌之屬漸積而深交之不出十年可以得志吾嘗考絳侯以文帝三年就國四年而灌嬰已死誼以二十待詔三十歲始沒回翔文帝之朝者十有餘年非必盡與絳灌同時也始絳灌以大臣不學而又重於紛更其短誼者誠有之迨其後從長沙見微前席之謝自謂不及而終不任者此豈絳灌之過哉故吾謂帝之不用賈生者至是而盡見其隱誼雖與絳灌之屬深相固結其推引亦無爲也三代而下才如賈誼者不數見矣得君如漢文而不竟其用人君有如漢文者猶不能用賈誼然則遇合之際豈不難哉誼以不用遂憂傷至於死又何怪焉誼之蚤死天也誼即不死帝亦卒不用而不用者非天也誼不用吾終爲文帝惜夫人臣如誼論者其亦可寬爾矣

公孫宏論

史稱公孫宏阿世取寵又據淮南反謀之言下丞相如發策排是則國有大變宏宜孔光張禹之流雖當纂竊國亦身爲之而不惜矣乎跡宏之始終宏蓋足智持術並於虛功名者即以從逆疑之不亦過乎凡人臣之從逆者其由有二疎進怙勢其大抵也躁進則志貪貴者多溺忍及

其既也喪盡廉恥而有不顧估勢則氣溢氣溢則行必邪
及其終也欲退自退抑而不能夫亂臣賊子豈必盡天性
乎有所漸於其中而居不可反之勢然後蒙而屈節節尊
自己作而安之耳而宏有是哉宏之生平則亦較然矣雖
起徒步爲宰相然當徵爲博士免歸時年已六十餘矣後
郡國再推上而宏固讓其於仕進非汲汲者亦豈自意其
對策合上意所成就遂如是哉迨爲相而身自儉約奉祿
皆以給故人賓客及治淮南衡山黨與自以無功而乞骸
骨宏於止足之義非不聞者假令淮南之謀不泄其所謂
下宏者不過動以富貴毋論事成於漢相無加乃八十老

樓山堂集

卷四

三

翁僥倖於必不可得之圖而以國輸人宏而愚人也可宏
而智術有餘者豈出是哉宏之所可議者外寬內忌徒抑
仲舒爲已甚耳事剛察之主不肯面折廷諍毋亦重於以
身蹈不測而要與倫合苟從者德不可同年謂也蓋宏爲
相多識大體族郭解延賢人訓於朔方之難則顯龍西南
夷以奉之受汲黯廷詰亦任過而無所辦其困事鼎主與
夫爲大臣有讓皆可爲後世法而表章儒術至吏退一義
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此實爲歷代右文之始若徒
以見輕敵國之言遂一切排擠謂宏於回面汚行之事始
不難屈志從之者此豈盡知宏者哉漢相如李廣王嘉以

死抗節宏誠非其人也若青賀屈履之相誦誅戮又如楊
致王歆之唯喏元成匡衡之依違其以視宏宏不爲漢賢
相乎田蚡受淮南王金而有不忘之言後武帝聞之曰使
蚡在族矣宏至元始中猶受顯褒則宏之賢漢固未始沒
之也夫人臣賢如公孫直以不能諱爭人主後世猶將引
其無據見詆之言以爲疑況其不如宏者乎固知守正不
阿爲人臣之大節而善處功名者使不有生平之可見則
其邪其正皆人所得意而加之矣此乎於漢之諸臣而終
致疑於平勃也

樓山堂集

卷四

四

託孤大節也然天下方安衆屢世之業奉一王之令內無
女主大臣之禍外而人心不叛強敵不侵苟非如王莽曹
操司馬懿楊堅之流傾險奸詐因會獲授則亦不必皆如
伊周者而後勝其任也霍光在武帝朝不過小心謹慎非
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帝以幼主屬之於是帝號爲知人帝
誠知人然廢立之事非帝所道親帝若曰主雖幼而天下
安如光者亦庶幾不負其任矣然亦幸而昭帝早智榮安
之議不行不然光身且不免安望其捍社稷安幼主用以
答先帝之託乎設不幸而昭帝既壯亦如昌邑之行帝能
者不知光亦將舉而廢之耶夫光之事昭帝與事昌邑

昌邑之不肯光廢之而社稷安昭帝之賢光亦幸值之而身不危而要之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何也昭帝之立也天下一切決於光光之所以效忠於幼主者蓋無大於嚴輔翼之官慎匹妃之選而光事昭帝十有餘年不聞別置師傅之屬及左右侍從皆選擇端方正直與夫經誼有學術之士終昭之世獨簡不疑引經決獄光值一善之而已至爲帝納后則上官安之女而光之外甥也彙之輔處安之幼穉燕相平知之而光不知子因彙主納女此何意也光能却丁外人之封而不能爭而却后此豈所難哉毋亦以其親戚結連可以自固亦特已專政而他無如何耳

樓山堂集

卷四

五

不知道以政外家之漸而成桀安蓋主邪僻之私卒之上當爭權幾翦光而傾危社稷嗚呼殆哉此誰遣之也吾故曰光亦幸而值昭帝之早智得終其任而實則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漢誅諸呂大臣議所立而以鈞駟家惡故不及齊王武帝懲昌邑之禍將立于而鈞弋不得救絳灌爲賀氏擇師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吾嘗卽而論之其憂深慮遠皆可推之爲輔幼主之法而惜乎光之未諱於此也至於受人之託因獲而有之夫匹夫然猶猶相信於存亡死生之際而況人臣之於君乎世以孔明不取劉禪爲忠夫使人臣而盡如莽繇之流世儔復有君臣哉以

狗彘不爲之事而謂此聖賢所難何異兒童之見故人臣不幸而不當霍光之任也當霍光之任則古人所謂大節不奪者豈一死足以塞責哉擇社稷而安幼主吾所謂輔之道亦安可不盡也

霍光論二

大臣而當託孤之任者才非所恃也要在有不可易之節卽抗節非難也期於有無所爲之心是故廢立之事豈人臣所能豫計他人臣而有是心則亦志邪而事敗矣霍光受武帝之託昭帝既崩迎立昌邑已立而行淫亂幾危社稷光憂患不知所出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

樓山堂集

卷四

六

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家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當是時使無延年之贊決光事幾不立吾嘗思之光亦惟不知古有所爲廢立者而後取決延年之言竊其忠貞之氣以舉事一旦向使光素以伊周自命則胸中有所期必而形於外者亦無堅確靜鎮之度於是事會相逢非疑則躁而又有小人者鼓其智術有所陰陽微倖其間幸而成則不免於殺身不幸天下事不可知徒爲奸雄難資耳光惟不知古有是事也然後非常之故不以亂其中故其志一取

決一時無所避疑搖易於其間故其氣專志一而氣專天下之大節有不立大事有不成者乎三代以下有廢立之事者誰不自以為此古人之哉至於聽搖於外而志亂於中者身死大者國危甚則已欲利而有之嗚呼如霍光者豈易得哉霍光迎公子雍於晉又思廢而立宣公昔先茂乘士會結敵怨後宣公欲殺盾而盾卒蒙紂君之惡吾嘗謂其原皆萌於此夫世國而趙盾始立不定卒被惡名彼後世篡弑相尋皆緣此而甚世豈有伊尹之事而人臣可取以自信者哉是故光之所以能舉大事而不亂者非才節可述其誠有餘心無為而為之也光誅昌

機山堂集

卷四

七

霍光論三

霍光功名既極不能早自裁抑身死之後至於族滅班史謂其不學無術謂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信矣夫光於謀國豈可謂無術哉而不能善全其宗毋亦智有所殫則有所蔽故光之蔽者其謀國之所不暇慮而智有所蔽者則思有以盡之耳何言之光之功業雖盛固非蕭何匹也高祖之興也非何則其事不立然何之事任關中身犯

危殆者數矣賴用鮑生召平諸人之策而免向使何蕭焉愛身之不遑則亦安能精心治國以其萬全者遺主哉故吾嘗謂人臣能以其萬全者予國必以其不全者自予鮑蕭者知身之必不全必欲以其全者予國也蕭何以其全予國而身犯不全霍光者不知身之不全而全者在國矣國全而宗滅宗滅可也國危而宗全猶弗全耳嗚呼光於是乎可原矣所謂誠懷有餘者也當其撫幼君值巨變躬廢立之事什幾蓋之謀使朝廷不驚天下不動光之心力竭矣全身保家以圖善後非其意也豈獨非其意知善后之謀而隱忍不發亦自知其家之必覆而特不欲自身

機山堂集

卷四

八

見之以為吾生可無負於國家矣不然輕廢天子而重於篡篡豈其理哉吾猶惜是時損益盛衰之戒無一人向光言之光非盡強懷自用者廢立之事決於人言聽杜延年而修孝文時政感夏侯不疑之言重經術有學之士假有鮑召之策吾知光亦必慮已顛覆矣迨光死而宣帝不嗣所以裁之恩寵過溢然後始聞張敞之疎徐生之言故光之覆宗亦其君相不善全之過此豈光所能逆計者哉夫光忠貞天性固不意其妻子遂自作逆至所以為妻子計者又不能如其計全社稷之深遠廣大而暗小專國而後家吾故曰此非其不智而忠有以毒之耳抑吾嘗論之范

盡之去可以責李斯汾陽之聲妓可以燒聲信而處博陸之地勢則此二者非所論也然則如光者將必覆其家而已乎夫帶侯之不治垣屋高密之不計生產武備不使家有餘財此皆可爲人臣居功名者之法光猶未至於是與然人臣之功其萬分未至於光者何限亦以其身家倖倖而又非並不學無術者也嗚呼光於是乎可厭矣

蕭瑄之論

蕭瑄之以材任宰相爲宣帝所器重受遺輔政身爲帝師可以有爲矣而以與史高恭顯忤內外交擊卒以殺身其死爲可憫吾以望之之死非獨其身之不幸西漢之弱實

緣山室集

卷四

九

始於此何也望之以師傳舊恩爲帝所憐名節高節猶臣官外戚之所憚也宏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其不可遽退亦已明矣元帝之暗弱宜亦望之所知望之不能據法守正執退恭顯於宣帝之時而乃以太古久遠不近刑人之制匡拂元帝豈不誤哉史高是時徒取充位而已使望之制之有力當不至與陳而驅之以與恭顯比劉向問堪既皆任用使不並亟進取自相稱薦亦不至投敵以閉如是而望之可以得志奈何智不出此卒以讓死也自望之死天下士大夫喪氣於是貢禹匡衡之徒相繼任用要皆宦官外戚所援引依違附和釀成王氏之禍在廷大臣

遂無一人敢抗之者乎嘗進而遇之謂皆自望之之死而不爲過也夫大臣以其身係國安危死何足惜然有不不得已而死死而足以激發忠臣義士之心使國雖亡而猶不絕如錢者死之可也則李杜諸君之受禍是也時與勢皆不至死死且無益於國適足以張凶人之氣而使天下持祿畏禍者率用是爲戒則望之之死是也故望之者不可以死者也不可以死而死雖謂死足重哉使望之於是時艱難深固勵以不逆其者而乘機遣會去和侯於不動聲色之中者上也不則知任陳袁安行義修內雖守正不阿而不爲賢氏所害又不然當廷尉獄解奉身而退堅臥不起庶幾感悟帝心使恭顯猶有所憚數者無一而慮淺謀泄自蹈譴辱而死蓋亦忠節有論而謹量不足者也吾繼望之陷韓延壽於死已知其伎刻無大臣之度受鄭朋和諛之詞即接見以意出獄受爵之後更生既使外親上變事推進已而又聽子訟冤意其喜趨附好聲勢至老不衰不知光以其身入恭顯衛中矣大臣有不幸值恭顯之降者其母以其身入人之衛中哉

趙充國論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壤然有遠者以爲虜勢窮

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
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
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數國之大事當爲後
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
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罷遣武賢子謂充國之言忠矣而浩
星賜之策未爲非也夫充國死守屯議至煩瑣書數頁而
已數條奏又最後帝下其議而羣臣皆服魏相任其計爲
必可用其所爲一時事者不必伐而朝廷已深知矣其兵
之利害已盡詳前奏中不必復言而已足爲後法矣朝廷
既已知其能而已復不有其功如此則皇帝未必不益多
樓山堂集

卷四

上

其議而強弩破羌有不感而且愧者乎而必厚自張伐不
錄二將之功令武賢深恨卒告其子以冤則亦充國不善
自全之過也夫常諸羌背畔之際上使丙吉問誰可將而
充國曰無踰老臣吾意是時已深中廷臣之忌及守屯議
而舉朝先無是其策者向微明君賢相充國能卒行其計
而成功乎排眾議而功成即微自伐吾亦復發應讓之不
免而況故以其身犯之哉有謂充國始終以忠自守身死
不顧何恤人言夫在事之日灼見利害知功可必成則宜
以死爭至功見事成行能既著則宜讓此古大臣自全之
道而充國不受善言卒有子禍與辛氏世讎然則其以諱

終也猶非不幸也嗚呼漢將如平者殆無幾矣而吾猶
謂武賢之告其自取則功名之際居之者蓋誠難哉

師丹論

吾觀師丹定陶之議則當時廷臣無有明經合禮石丹者
然亦因是而有感於世變矣蓋共皇以定陶爲號而不立
廟京師者此丹獨議也丹實不知上忤帝意然見禮甚正
故持論不同丹可謂獨立不懼者是時董宏上書引奏爲
據而欲立其王后爲太后冷褒段熲則欲立廟京師厥後
朱博趙元復稱引宏議而劾免丹此豈真有見於典禮哉
不過揣人主欲私其親之心乘間以爲富貴實若是乎禮
樓山堂集

卷四

上

之是非即自人之邪正分之也宋濂議興而司馬光引丹
議爲據歐陽修以皇伯之稱在古無稽而禮官臺諫共指
爲邪然各據典禮與議定陶時異中禮官皆一時名賢
無所黨附然中書本生親之文亦未始非也本朝興賦之
議又與議定陶時異矣永嘉刻千古之見政府執師丹之
文各成其是政府視漢議時中書持之不無稍過遂又爲
附承墓者援徑於是董宏褒熲實繁有徒似乎人之邪正
又以禮之異同而見矣永嘉之議今可行百世然一時舉
朝執丹說者至九死不懈視丹義陽之封其禍福之效又
何如說要之守正者雖遠世見殆其立志較然自可行其

所以合乎聖人之經豈與夫依附揣合如裴宏者流謀
雖伸於一時而孰知其爲萬世羞也哉是故事君而揣人
主之私以立說者君子終不予之爲知禮也

史丹論

申生之死也非獻公殺之而諸臣殺之也里克無論矣士
爲狐突使之逃杜原款勉之死夫廢立何事耶國無骨鯁
之臣強諫力諍以回悟其主徒使其子計盡無復之或不
得已而出於微倖一時之計嗚呼可悲矣故吾嘗以叔孫
通之諍易太子爲有大臣之節至若竭誠直諫使人主有
所動而事得以立豈要未有如史丹之正者也元帝之寵

樓山堂集

卷四

七

傳昭儀而欲立定陶王也皇后太子及帝舅王鳳皆憂不
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內
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
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
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慮以爲太子有搖動之議審若此公
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於是上
意大感直自諱其意而太子得遂爲嗣夫候間獨言示以
必死已足奪人主幾幸之心又謂得於流傳使不至自遂
其意此於事理甚明人主非至昏暴有不卽悟哉使於此
而先持觀望之意或不然必至公卿廷諫乃反使其子

無所容而成敗天下事去矣故廢立大故往往至方
教者則皆人臣之過又非獨希意順旨者之過縣不得手
間直發執意固爭使人主有所感動者之過也唐高宗欲
廢后而立武氏所仰者遂良一人耳遂良曰陛下卽欲廢
后宜更選擇夫不爭其不可廢而使其有所擇以縱其意
嗚呼豈有濟哉故遂良非士爲狐突原款者之比也而事
不幸類之況乎國有大事其爲里克與長孫無忌者不少
也又況其多勛與敬宗之流也

魏相論

漢自武帝多事丞相屢以不稱職誅霍光秉政所置相則

樓山堂集

卷四

七

皆其故吏取充位者微獨功業不見相權之輕亦於是極
矣獨魏相以繇職稱上意然後有所摧仆使漢相以重而
相又好觀國家故事明經術識大體捐釋敵忿奏言災異
豈不爲漢賢相哉然吾以爲其才有餘而識不足術可
取位固主而非有公正不阿之節是故西漢之亡始於宦
官而成於外戚未必非相貽之也夫相自白去副封之後
帝固已深倚任之矣相能探微旨以破散霍氏之謀豈不
可因主方嚮我而有所執持裁抑以遏絕內外干預之漸
其奏封事必因許伯者此何爲也霍氏不宜泰盛自可
言於朝以引義固爭而乃有所因藉以爲重然猶曰非是

或未必濟也至於言安危國家大計亦曰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思侯等詳議乃可豈以漢廷諸臣遂無出外戚右者乎於是而有以竊相之私矣卽由是推之蓋竇饒以刑餘法律之言坐死而相不救夫豈不能爲鄭昌之爭乎重失內庭之意故輕視直臣之死彼固交權王許者而欲與宏恭石顯爲忤此豈其情也哉世謂漢相以丙魏爲冠子則以宦官外戚之禍皆自相貽之固知人臣進結主知使功名顯遂凡饒才術者優爲之而古大臣不以是也所謂大臣不以是者將如何亞夫之爭侯王信王嘉之封還詔書申屠之爲檄斯通宋宏之正坐讓譚疏廣不使外家監

梅丘集

卷四

五

譏太子以示陋於天下嗚呼此謂有不阿之節而智深慮遠其所關係人國家者固不止一二世也夫漢廷必如此者可爲大臣而魏相則猶未至於此者歟

杞山堂集第五卷

史論

黃池吳應安著

漢光武中興論一

國家當陵遲衰微之後內外多故勢且不立其主能奮然而起遵循祖宗法度以盡反衰世之陵者如此者皆中興也至于社稷不守大業盡亡而已不過以宗室之苗裔取之他人之手以光復舊物此雖名為中興其實難于開創自古至今惟光武一人而已夫秦之亡天下也楚最無罪故亡秦者必楚非楚之必能伐秦也而天下之苦秦也

橫山堂集

卷五

人心思漢故漢必覆新非漢之人即能興漢也漢者人所借之名耳豈待空名可以劫天下者空名可以劫天下即無論王郎而更始胡爲者盆子胡爲者子嬰固嘗帝天下而方其立也亡不旋踵又胡爲者此以知光武之事難于創也何也創者有其實者也有其實者故背聖公而不爲不義違卽位而不爲不能待知天下不可無我而我無倖取之心則以我取天下而天下有舍我莫之之勢故光武曰即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復得何也吾非取之漢而取之它人者也有其實者也豈與夫假稱名號者徒幸天命在漢遂欲因便同儕以僥倖于非據哉彼晉元宋高雖國運

漢光武中興論二

君亡然正朔尚在已特持空名以爲人擁立耳既立而志願盈足不但無經營天下之事又偷安徂挾忘國大仇反若非是不爲利者於此亦曰中興此又嚮之盜賊倡強以凌度乎非義者之所羞稱而烏可比跡建武之隆設若故表光武之興以爲非有創之實者不能也使無創之實而有其名者吾不能禁其不名也雖然天下果可以名劫哉

橫山堂集

卷五

而聽其所以有之來及其有也無震于天下之勢而盡其所以有之事夫不能盡其有者猶之無而不能聽其有者即其有之也不能堅吾於光武之有天下知其能爲盡者而能不爲利也是之謂能有天下者矣懷愍之沒也元帝卽位于江南後宋之徽欽被虜而高宗亦渡江立國此二者天下原未嘗絕也又不待取於他人而自有則聽其有之來而因盡所爲有之事者視光武不啻十有九之易以今觀兩君之意若有實焉而不能受又若非是不爲利者此實何哉晉元之卽位也命王導同升御牀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除吏至二十餘萬人其意必以

爲非劉石吾不至是而建炎之際其一時將相有可以進取之勢乃弄而不圖至其後視議恢復者爲寇讎若恐一聖之一旦復來者此皆以爲吾非其有而有之則有之爲已足矣如必盡其有之事則事反至于不能者有可奈何是故利疚于前膏休于後不惟苟且倖于目前卽狹小亦出意外何也此本無所以副于天下者而其器不足以受之也夫光武其始亦取非其有矣春陵首義旋立大勲乃一無有其焉直至于更始既敗然後不得已而有之者是故當其時河北之事非彭寵不濟寵自恃其功而帝待之不滿其望若曰吾無利于天下之心卽微寵而天下固

建炎集卷五

吾有也至固時侯王崛起據土地假名號者以十數必盡仆之而後已蓋能盡其有者然後所謂之能有天下然後知唯無利于天下者能有天下向使光武沾沾焉于卽位之後惟爵賞其素實相從及郭南勸進之人此何異于更始封十八王之故智及其既平諸盜又令終置關蜀于度外此與後之畫江而處者幾復幾異要爲不能盡其有矣其何以稱光復漢室爲中興令主裁夫古中興之主唯光武爲能有天下而他謂之不絕所有則可矣

李固論

李固還漢未造以爭立寧相爲翼其所惡翼又以固名德

恐終爲己害使馬融爲奏卒陌之死當是時固蓋居必死之勢矣固死而天下悲之後世傷之固豈不謂得死所哉吾猶憾固不死于質帝遇敵之日而死于黨耳既立梁冀誣奏之後也質帝中毒召固索水不得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論者謂固當是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中推舉尙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之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卽建白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業復隆嗚呼使固計出此能得罪人乎不能也能立清河乎不能也太后決不忍暴梁冀之惡而從已起戒胡廣亦決不能助

建炎集卷五

四

己以犯其鋒固果出此固亦必死然死而冀惡必彰人心必奮上可以報先帝下可以奪梁冀之氣而曹騰之說或有所不行此孰如死于獄中之爲得哉夫順帝崩而清河之立既阻于前質帝弑而猶冀前議之可復者此必不得之事也乃猶遺書于冀申其憾懷用以激怒豈不思故吾故曰不如死于帝遇敵時之爲得也抑吾于固之死尤有感焉自固下獄而後始有貴戚上書要鐵鉗詣軍門迎斬者是東漢之氣節實以此而立氣節立而后黨勢成其所以皆李固杜喬之宛風之也世謂漢以黨人而亡不知漢之所以亡者由宦官外戚貪立昏庸以至傾覆而徵諸

黨人仗義植節至死不悔漢之天下豈至賤而不後神哉
凶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亦不就有而貽之于其子
名義之足以留人國家盡至是而後見也而其事始于幸
固則固之死于梁冀誣奏亦豈爲非哉而吾猶謂不如
先死之爲得然則人臣有號爲通經如馬融而陷人之死
相知如黃瓊乃視其死而不救而趨飛胡廣之流則貪位
畏勢以冀苟生若此者眞所謂生不如死也吾又何憾于
死者之如固也

丁鴻論

後漢書丁鴻父綝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懷盛幼
樓山堂集 卷五 五
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盛不報既葬
乃挂衰絰于冢廬而逃去後於東海遇鮑駿駿止而讓之
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范氏謂其終悟而從義異于
鄧彪劉惔之遂其讓而不反者宋蘇氏兄弟則據范氏之
說于鴻之終悟也深嘉而屢嘆之而其郭劉之讓得于弟
爲不勝數矣吳子曰君子而必以聖人之道充類責人豈
惟此三子者非其分之讓爲可罪自吳泰伯而下未能免
矣然孔子曰泰伯其至矣乎伯夷叔齊賢人也非夫子論
定則泰伯之讓志在窮商不得爲仁而伯夷反道從命亦
未合于義然如此二人者其處心積慮出乎忠孝之至非

有所爲而爲之故曰非聖賢不能也後世聞風而跡其事
者要不能無所爲推其心盡如忠孝之爲美也而析義示
精行之或過乎正然君子取之蓋曰觀世俗之爭而讓者
不庸愈乎且以應襲之封而推以讓弟使弟受非分而已
爲名高其矯而不合于義而不爲也此庸人所易以已所
應得之封推以讓弟事誠不可爲訓然能斷斷奪義而行
之此雖賢者亦難以賢者之所難而誅其能隨之以庸人
之所易而責其必不能全豈聖人與入爲善之意乎三代
而下父子兄弟之間以爭奪而至于歆逆相尋者何可勝
道一畝之官數畝之粟取者稍贏手目缺矣況乎享有爵
樓山堂集 卷五 六
土而捐已善讓豈非慕義之過而足以矯世厲俗者乃必
曰此棄禮亂法罪不容赦吾不知以此與爭者比又將何
罪之施乎爭者滿世讓者無一焉東漢奸氣節然如此者
亦不三四見猶區區執中庸之道以爲此聖人所必不爲
嗚呼其亦不恕之甚者矣聖人不聞以魯桓之祔而深罪
隱公以閔廬之亂而追論季子夫泰伯伯夷古之聖人也
其讓也夫子稱之況世益下而入非聖也其爲能讓獨可
罪乎哉鴻之言曰生不供養死不飯舍身被大病不任堂
士以是而讓也鴻初非不義于義者吾猶惜其感上鮑駿
之言不卒遂其志夫駿所引不以家事廢王事之云則公

卒是銜輜之說也抑豈當于聖人之義乃使論者援以
過彪愷至猶不得與鴻同類而共原之也悲夫

郭泰論

東漢之季權歸宦豈勢在威尊士大夫厲節抗義至于遭
黨錮陷刑終死不悔者不可勝數後世感慕氣烈未嘗
不病其過然是時即徵諸公漢亦李移使諸公不爲其過
漢之爲漢又何如哉予獨怪郭林宗名傾一世卒與世浮
沈而天下猶以其不與黨禍爲高嗚呼若林宗者所謂巧
於取名者也其圖身則哲謂不愧于李范諸賢吾不信也
何也初林宗之名震京師也縣李元禮而其所最稱嘆者
樓山堂集卷五

樓山堂集

卷五

七

無如范孟博二賢之于林宗誠以其同己而重之邪抑以
其非己所及邪如以其同己也則宜有知己之感泰豈其
吳導其殺之不若以其非己所及則二人亦既以鉤黨取
罪矣事免之後何不稍利其節希林宗之風而必仇直不
同卒以誅死是故林宗以能免爲哲無以處夫李范二賢
及陳寶諸君也林宗亦既交李范慟陳寶同時名士無免
者而郭泰袁宏何以獨幸苟全邪夫易稱先幾詩景明哲
無道能容吾于林宗何尤然林宗固不可與申屠蟠同年
而語者也黨禍之興也以非訐朝政爲名然事由名士之
互相標榜始募誘而后有標榜有標榜而后有非議當時

東漢之季一人矣

樓山堂集

卷五

八

陳寔論

當李杜殺身之後使諸君子卽相率以禍爲戒吞然隱忍
以浮沈于宦官之世謂漢之天下復有士氣邪故黨禍有
必成之勢而諸君子無苟免之理陳寔始預李膺之禍時
黨人多逃遁不獲縣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寔曰吾不
死無所恃自往請因是寔固未嘗免禍求全者也其後
復舉鉤黨張讓以德寔故多所有全寔微獨己不求免又
卒能免人于患或曰使東漢諸君制行皆如寔也黨禍何
自作邪予以爲不然夫天下之事有自致爲之則爲先幾

而他人爲之即爲孽障有自我爲之則爲保全善人自人爲之卒以貽耻士類其所爲設心者不可不觀也又必察其事之本末人之初終校之然後其所設心者爲著見耳常侍侯覽嘗託太守高倫用吏是曰此人不宜用而常侍不可違亡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寔乃獨弔焉使不深觀是之設心敢以此二者爲儉德辟難哉又使不觀是前嘗就獄與後多全有卽是之設心吾亦未之深信矣是故李膺范滂能爲陳寔而不爲若陳寔者非其不能爲李范者也有李范卽不可無寔是之爲所以爲李范也君子亦信諸其心

楊山堂集

卷五

九

而已不原陳寔之心而因欲取李范之節則太工豈甘以其身爲黨禍諸君之罪人哉是故因黨禍原是此寔之心也因寔而罪諸黨人之受禍豈獨非其心且其事亦夫人而能之矣唐元稹因宦官得宰相此誠士大夫之恥似陳寔無所爲而弔張讓此寔豈在元稹下嗚呼元稹趨利者也或謂卽無利不得不避禍吾不知後世士大夫屈節宦官手有稱頌功德者利邪害邪此又苟免求全者所羞爾也

荀爽論

古之奸雄雖力可以竊國命移天祚而不能奪者上人之

志節也士能行其志者惟是出處之際而已節不可竊雖臨之禍福而不動既已畏窮貶節矣猶取天下後世曰彼之志或未必爾也其誰信之吾觀東漢名士非必皆志不欲仕者也而往往不就徵辟以爲高其事多類於以退爲進但不爲賊孽常豎所引重也則君子亦想其所立心矣獨怪荀爽危言直節見擢于時黨禁解後屢辭舉辟而竟爲董卓所徵舉歷台司忍垢而死此實何哉君子之於仕進也不惟有不可枉之節亦必度已所能爲與否以卓之凶暴而尚欲存心匡救至勢不可回則因而圖之若此者非爽所能也僥倖其不能者以先喪其所不可枉事之無

楊山堂集

卷五

一

據無一可爲爽原也爽被徵謂爲吏持之急不可遁命然既徵之後一月數遷而爽不之辭此又何也爽不獨不能爲伍瓚周瑒亦幸不爲舉邕之續耳瓚瑒爲卓所舉卒以諫卓遷都死邕則死于附卓夫死于附卓何如先以忤卓死況中居瑒邕元之猶未至于死者乎故謂邕與爽之不悅此數子吾不信也廢帝遷都之議邕能救盧植而爽亦無言以免彪瑒然宗社傾危則依回難之居位若苟爽者吾實未知其可也後世名士不幸爲邪臣薦引既不能拒而又實爲之辭曰彼欲有所匡濟也乃事不可立而我之志節已先爲其所奪嗟乎如荀爽者可勝慨哉

魏武帝論

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明于形勝之說者也乘亂而運國
因治而營邑其道皆不外此漢興納數載之說而都關中
謂可一面制天下然方其起也以王漢中蜀漢既固還定
三秦然後馳騁梁楚之郊故項羽未滅而成敗之形已瞭
于掌上矣夫六國之所以并于秦者豈勇力知慧不足哉
形不利勢不便也此賈誼之說也今夫決機于兩敵之間
受險易料彼己決勝負善用兵者皆能之而至于爭天下
則不然爭天下者貴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已得其勢而處
之然後不爲人所制而已可以得志吾觀三國之用兵無

韓山堂集

卷五

十一

過魏武然終不能并孫劉以一天下者蓋料敵之智有餘
而爭天下之才不足何者不明于天下之大勢也夫天下
之大勢中原可以戰而不可以守吳蜀可以守而不可戰
以其可守者予人則己之戰力無所用矣是故蜀漢不得
荊州不可得而有荊益不附吳會不可得而破魏武不先
攻漢中以其勢下蜀而進用兵荊州此失策之甚者也然
雖兵敗于吳而苟先據漢中荊州可不戰而自有何也勢
在我也嘗攷建安十六年曹操鍾繇討張魯旋自破馬超
韓遂盡有全關之地是時備未入蜀也誠於此時破張
魯因魯之資以下蜀則璋之不敵審矣然後拊循蜀漢使

備進無可據而卽以其勢下荊州則備方資地于人其新
集未固之衆可以卽破劉破而吳孤度不過數戰權自屈
服乃奔而不取使得據之以爲守至備取蜀之後然後進
爭漢中嗚呼亦晚矣先主之初得蜀也劉璋勸急取之後
魏武嘗以不用其策爲悔況取于備未入之先不尤易爲
力乎益州天險而土沃秦用之以吞諸侯漢固之以開帝
業先主得之以成鼎足之勢夫自先主得之則鼎足之勢
成自魏武得之則天下之勢一矣世謂魏武明于料敵變
化若神而以不明天下之勢失可以一天下之機故用兵
若魏武者皆終謂其一時之才有餘而已

韓山堂集

卷五

三

諸葛亮論

天下之勢知其止可如是而如是卽止不以才累智者管
仲也知其不可如是而不如是不止不以智蔽忠者諸葛
亮也世之論者曰亮則忠矣矣荊州用武之地不據而退
保自守之蜀不乘先主之尚在諸宿將之未死與蜀漢之
新附以及其鋒而用之而舉事于禪立之後此烏在其爲
智哉吾以爲此亦未卽天下之勢論之耳蜀與吳魏之立
非若劉項之相爭而吳魏者不若隴西天水之小竊據之
武而多謀權之沈而能決非若籍之騷張與公孫閭置之
庸妄蜀之將相不及嚮二時之士先主雖傑非高光之比

劉卽承漢緒非適當天命之運至此不待智者而知也似亮卽以其誇有荆襄之衆奉其傑主以帥敵萬人之關張能左聲西而右鐵權乎又不然及蜀漢之新下能悉銳而長驅北向乎母論志不可獲設用師于荆襄吳則魏乘其敝窺魏而吳更遠盟不幸亦如羽之陷覆安得一退守之蜀而有之且蜀新附而一日數驚魏師之至者何爲也舊使劉曄之計行方自完不給又安能知國魏乎故亮不得已而保蜀及先主死而後師數出者亦其勢使然也何也先主之英一敵之所忌也禪立而敵目易之矣蜀不圖魏魏且圖蜀故伐魏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示有餘然後

權山堂集

卷五

三

是以憚魏魏憚我而后吳之和固吳之和固而后蜀可安吾故曰此其勢使然非亮之智能計及此哉夫鼎足之勢瞭于隆中悉亮之智而竭其治國之才豈以坐安一蜀不足而連年暴師竟至肅志者在亮之自言矣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伐賊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亮蓋知魏之不可卽滅也而身之不敢卽安者非其智不足而不欲以智蔽其忠者亦其勢不得不出于此耳不然先主死而後伐魏而謂天下可圖亮雖舉短不至是彼管仲者一匡九合勢足自爲而世且以不能致桓于王爲仲病夫致桓于王則代周矣仲卽才卽知天下之勢

有所不可敵仲之料此固已審矣吾故論亮而因亮所自比之仲以擬之以見夫不明于天下之勢者執數說以論亮吾未知其可也

諸葛亮論二

亮之不能統一天下者非其知不足而勢有所不可也吾前論之詳矣然則亮無失乎曰亦有之而世之論者不與焉論者曰操召丕而屬之權以譚尙爲戒而不與植近不相能使捐數十萬金開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夫植始難以才見幸然輕動多過固非有奔竊之深謀且是時勢已在丕毋論非劉

權山堂集

卷五

四

項之比卽與譚尙之各樹兵者已異矣又黨植者不過楊修嚴廣皆浮華豎子不足與計大事而不之奸雄亞操因不至如譚之資而無謙籍之躁而輕疑其羽翼之衆又不若得鯁者之僅有增也兵未交而閑行則事易泄欲遂以此警曹此疎之甚者也論者又曰亮數出軍祁山魏延請以勁卒五千與亮異道襲魏亮制而不許故失此奇功夫未論延有異志兵難獨授延卽可能以數千人覆魏降虜夏侯淵之君臣乎雖愚者知其不可況亮乎以此而議其軍事非所長是兒童之見也而吾謂亮之失者蓋亮有可乘之機二而惜未之及也夫關羽之圍曹仁于樊也時先

主已得漢中矣操憂羽而欲遷都遂銳道徐晃援仁度其
勁兵銳卒已悉于樊亮以此時別遣將助羽而已帥師北
向更發使至吳申同盟好說之伐魏吾不知曹何以應固
吳則吳不至襲羽助羽則羽必能下樊又羽方勝魏而蜀
方勝吳吳知羽已乘勝而蜀更出師起而相從可以收利
此一役也魏可以亡而亮計不出此深可惜也孟達之反
魏也亮惡其反覆又恐其爲亮欲促其事故泄其謀以
致魏潛軍斬達以達之驍猛而假節據要其勢足以擾魏
擾魏而亮必以身當達吾厚固其交以助達而已復悉師
向魏且達先圖進吳而使吳亦從東起吾不知亮又何以
應夫達之與亮其難易何如也使因達而可以達于懿然
後圖所以制達者豈其難哉亮不過慮達得志是魏未滅
又生一難也負不悟高祖計王信越以圖所以殲楚之術
故曰亮之失者有之此又其一也夫不知亮有可乘之機
而以間不難延爲必不可得之事以罪亮此爲暗于計而
不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亮失可乘之機不圖而以十不
及之地百不及之衆竭智殫忠奉區區不絕之名號欲力
征以統一天下亮亦不自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

樓山堂集第六卷

黃池吳應箕著

史論

孫權論

孫權乘父兄之資值紛爭之世悉其江東之眾宜可進而統一天下乃其土地竟於一江終其身非北服魏則西和蜀不聞有飲馬河雒觀兵涼益之志則非智有不足亦其勢有所不予權可謂明而得所處者矣蜀則猶吳耳鼎足已成曹之不能圖吳蜀也猶吳蜀也此當時之勢也惜孫權知所以自處而未知所以料人卒其所以得處者其自權山堂集卷六

矣也其矣何以言之語曰國王不成其業不失為霸未聞君臣之間而可隨勢變者也權之始而拒曹也謂曹託名漢相實為逆賊其拒曹也所以奉漢然是時權已無漢矣齊桓公以諸侯之師及楚責包茅不入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雖衆無所用之桓公與之盟而天下於是服桓公之大向矣紹之正亦無所屈曹之換天子而征伐也既破荆州移書責權蓋自視桓文矣向於此時權亦完辭還對曹將如之何哉乃張昭之欲迎者畏於勢之不敵而非必見於漢之不敢二也瑜之拒之者見江東之不可失而非謂破曹遂足以定漢也然猶曰非

是則鼎足之勢不成權方欲為曹之為與之分爭天下而何能服曹是故曹終身不敢篡漢者以吳蜀綴之也此戰之力也然一盟之身始以新集之眾連蜀破曹既以已固之勢又敗羽臣魏此易故哉謂之奉漢則拒奉辭之曹矣謂之爭天下則臣篡魏之玉矣明大勢也則始逆之而旋順之執大義也則方臣之而輒背之天權豈不知玉之不及父哉而卑體稱藩受其錫命善料敵者如是乎操之不遠冀漢者以兩雄之未滅而不之卒受禪者以蜀方自守而吳且先服已益無所忌而有藉以為名耳其於權竟何益乎古人有言曰抑君似鼠吾跡權之始末亦為近之重權山堂集卷六

於失江南則拒曹而敢於絕漢非中心不畏曹也抑重於失荆州則擁蜀而甘於臣魏又非實中心戴魏也是故權者見小利者也非惟爭天下之智不足卒亦不知所以自處後之君子尚以固守臣節沒身奉漢號而不敢帝制期之不已過乎權亦幸而生漢末是承父兄之資而遇起者曹劉耳倘天命聖賢而時有高亮者出則於公孫觀當之間置一權者吾不知果何如也

荀彧論

荀彧智謀之士自當時何願鍾繇皆過擬之以為王佐之才顏子之德而宋蘇軾曰文若聖人之徒也其才似張子

房而道似伯夷子以爲不然伯夷避紂就文王之養終身未立於紂之朝亦終身未爲周盡一策周伐紂而夷猶以爲不可夷之心自盡而已於商無益於武無損非有所出於不得已也子房從高祖於時秦既破而故主已死矣所爭者一項籍故良錫能盡智奉一主而已善終惡三世爲漢臣因董卓之亂勸操迎帝都許扶天子以號令天下此爲忠於漢矣孰知漢祚之所以卒移操之所以遂其篡志而勢不可復制者卽以此哉故或之言爲漢實爲曹也當曹失利於張繡之時或爲操畫策曰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而至引劉項之存亡以爲喻嗚呼此豈爲漢者哉夫或

本山堂集

卷下

三

始終所畫之策苟攸程昱賈詡郭嘉輩皆知之不必或也自或勸操迎天子然後袁紹內懷不服紹之所以與操爭者亦以匡漢爲名假使紹先扶天子或又將何以勸操耶管仲之致君於霸也服楚而不戰存燕救衛而不私操誠絲毫無裨於漢但擁兵奉帝而責天下以不貢不臣天下未必不服也已有所扶制之實而欲以空名責人或盡自持矛盾之說以教曹者也且或於操周旋幾年矣度操破滅羣雄之後能終盡臣節乎孫權曰老賊久有異志徒爲諸人尙在耳謂天下知之而或不知是不智也知之而始且縱之後將抑之是愈不智也於是而以或有王佐之才吾

不信也或勸操廢后納女此爲何心隱伏完之書而不言及事泄則鸛鸞以自解此爲何見至詐不可飾又爭九錫之空名而以愛死曾顛子之二不過如是乎如或者至死而猶巧於自文者也孰知其計畫之無復之哉始或去紹從操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或代操畫策以開冀漢之基謂爲操之子房也可而考子房進退出處之迹似不如是況敢遽比伯夷乎夫既爲漢臣知漢之不可復爲而忤操以死者孔融也義不肯漢雖借操中志而終不受附者田疇也平當謂聖人之徒惟二子可以當之而操爲漢賊成之者荀彧也或自當代以至徒世而人皆信其爲賢然則

本山堂集

卷下

四

賈詡論

曹操稱善用兵既破荊州欲卽以其勢下江東爲周瑜所敗幾至不免論者謂聽賈詡之策則兵不敗而江東可以卒服詡之言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單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饑以禦東土撫安百姓使安樂土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殫服矣詡誠善策然使操用之可以免敗而能必江東之殫服乎夫荊州爲必爭之地劉備雖暫敗使曹退則備必襲而有之周瑜明於用兵亦安肯以上流之勢使曹操而有之故曹操既并荊州必圖江東者亦其

勢使然而情未知所以敗吳之術也夫天下方爭有可以
先擊之而使自敗者唐之於李密是也有故避之而使我
必勝者光武之於公孫瓚是也有不愛土地使人自爲
戰以蹙敵者高祖之於項羽是也孫劉方睦無信越可使
矣孫權暫而有度又承父兄餘烈非歸張之盜可以名驍
矣且權素得士張昭周瑜之徒兼治內外非積暴之國生
守之虞可以歲月需而空名服矣故謂之策施於羊祜之
時則彼吳也而施於曹操之時則愈益固吳而長寇也然
則操將何術之從乎夫勢有餘於敵者則師貴以數出而
敵不足於備者則擾之必以多方權之地竟於一江戰土

樓山堂集

卷六

五

不過三萬能爲將者僅周瑜程普數人而已曹誠能乘戰
勝之威用中原百倍之衆據上流之勢而不爭於一戰之
利於是使一能將者帥數萬之師以伐之不利則更進不
過數進我不全敗彼不俱勝計吳之精銳已盡矣又不徒
取臨流一道而淮泗鹽皖之間度要害之可乘者分師並
出敵拒此則牽彼我此敗或彼勝不過數道而吳之戰守
俱窮矣蓋昔吳之至郢與越之入吳及後賀弼之破陳皆
此法也晉人三合師不戰而楚已敝況數戰而吳有不
服者乎計不出此而預其百萬之師以取必一勝一不勝而
終身之氣不復矣曹操稱善用兵其謀吳之拙至於如此

惜當時謀士亦無有見及此者故曹敗而世輒歎謂言之
未用孰知謂計亦未爲得也用兵而恃其衆者未有不敗
有所恃則忘己之所短雖敵有長而不思曹操合羣馬而
爭奔棋與待堅百萬之衆驟於一戰二事可以覆觀向使
操納詔諫而堅從猛言雖不勝可無至敗故如謂者不可
不謂中智之善策也

關羽論

關羽圍曹仁於樊降于禁斬龐德當時北邊大小憂懼曹
操身出南陽有從許渡河之計會司馬懿將濟諫之而止
二人之言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顧也可遣人勸權襲其
後許荆江南以封權則樊關自解操從之而羽卒以權襲
奪荆州兵敗而宛向使二子之計不行而操果遷都以避
銳則魏之天下未可知也又令羽截勝之際權爲犄角而
別出師以佐之且是時蜀已得漢中矣益遣將助羽而亮
督軍從祁山北向曹即智能知所以應乎惜乎懿濟之策
明於間吳而蜀不能以其策固吳也吳又不能以其策推
險反襲羽而爲魏用也或曰吳不足道矣蜀君臣之計豈
出懿下而千里孤軍左右兩敵又方交兵強魏乃方畧布
置不一指授若羽未嘗有敵者智者固如是乎夫事當敗
於有所恃而禍復生於所忽羽以忽陸遜而被襲蜀之君

樓山堂集

卷六

六

臣以時羽而羽敗蓋觀備入蜀而羽獨留鎮及馬超降而亮所以美羽之書可知也然羽卽能至欲以一州之衆觀兵雒河而曹強而扼其前孫諸而伺其後能半算其必勝而不一爲之所耶吾意是時蜀漢新下其兵將或皆有所委署而不能遣以輔羽歟或者孔明以國內未固不欲羽遽用兵觀先主征漢中而亮尚難之以間權洪則攻樊之舉非其所欲歟抑制羽而羽不受歟或慮芳傅士仁之與羽相嫌在羽領鎮之後而國內未及知抑不疑其遂叛而反圖歟又或者以吳蜀方睦且吳忌魏而不忌蜀而不慮其棄盟從魏歟吳不棄盟則羽卽無功猶不至失地而兵

博山堂集

卷六

七

敗非所逆觀歟不然羽之矜勝護前實有敗道又孤軍無援外有攸鄰內多異志數者俱岌岌焉舉國生觀而不爲之計如是而謂蜀之君臣明於置將長於料敵而不爲羽分過豈其理則然哉母亦恃羽者太遠故至此也夫以羽之威武一不戒而使敵爲之開以垂成之功聚於一旦以劉先主之傑諸葛孔明之智徒過恃一人而舉可以圖天下之機輕而棄之然則行師用兵之道果不可以不計深而慮者也

陸遜論

曹操創於赤壁之役終身不敢圖吳孫權以其跨有江南

之衆憑戰勝之威假西蜀之強援因北方之多故可以長驅而爭天下而終於不能者則急小利而忘大害貪近功而忽遠禍其失策未有如陸遜之甚者也夫曹之所以卒難圖者以關羽之覆沒蜀之所以終於不振者以荆州之失勢而吳之所以卒弱而至於亡者亦以遜之急於得荆州而襲殺羽故蜀亡而吳亦隨之也夫吳不忌蜀而忌魏遜所知也國賊是曹而非劉又遜所知也初操之南下也瑜不得備爲助而操未必遂敗走魯肅之勸以郡資備者豈土地不足惜權曹之必爭而謂非備不足以資敵也當羽圍樊之時使遜誠以一旅之師助羽則羽可以得志不

博山堂集

卷六

八

然因魏之懼羽而讓從也而已更出師他道以擾之則未必無功又不然懼羽勝魏而必無利於吳也亦如其子抗于羊祜時推誠固好則羽所稱鯁亮有義節者詐兵襲入及反戈背德之事羽必不爲矣觀羽之所以省遜書而心安者可知也是故羽果足以亡魏吳蜀之天下未可知也已果助羽以壓魏則開疆拓宇何止分荆州之地而有之釋此不圖又棄盟佈詐以襲羽而殺之嗚呼其亦失策之甚矣襲羽而卽可乘勢以圍蜀襲之也可也因以破魏襲之可也卽可以固吾圍而固勢固以日強襲之可也荆州白羽據之則負其蜀漢之守可以進而北向自吳得之則

不足以並舉又當敵而為卒督之所以滅吳者蓋以此始也故趙之卒不遂亡而吳不益大然實以軍蜀之勢勇己之援而為曹魏驅除耳且遜亦烏能擊羽乎哉援操而後能擊羽稱臣於魏而後能拒蜀是故劉備曰小國相效利也今還相攻天亡之也故因備怒以還擊吳而使曜之計行即吳已隨荆州而墟矣故遜之計是滅吳之亡也其功成者倖也呂蒙曰陸遜意思深長蓋長於襲羽短於拒魏而漢於謀國也吾觀吳蜀皆有可以得天下之勢一得荆州一失荆州而遂兩受其敝彼遜者豈真有發揮破敵之氣不過因己之聲名未立遂因利乘便以為功背棄權山堂集

卷六

九

盟好忘國大寇而陷其主以臣人之恥豈惟不智巧襲人而奪之抑亦不仁之甚者矣世不察而以遜為能吾故論之如此

魯肅論

魯肅勸孫權以荆州借備論者皆以為失即孫權亦曰子攸勸予迎周瑜臣曹操是其二長而借元德是其一短不知其短者即魯肅之所以長而借肅與瑜皆早卒呂蒙陸遜未能明其意而竟其用者也孔明隆中數語至今以為算無遺策肅初見權即曰昔高帝區區欲得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難

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策也嗚呼肅之言如此此何異孔明初見元德語而吳之臣固無一能及之者也向使肅言即行操安肯先據荆州而有之及表死而琮降曹曹欲東下肅獨排羣議而拒之既引劉備以為援又晉之荆州以使之拒操蓋肅之計深慮遠未有如此役者也何也操非異吳也其得荆州而旋棄之非甘心也肅以為非備不足以當敵備以荆州當敵則操與備爭而已得

權山堂集

卷六

休息以承其後向使曹急其敗而師敵出權能保其長勝乎故資人所以却敵却敵然後能自完自完然後曹勝則劉受其敝劉勝則吳以利動而天下可圖此謀計之善者也周瑜人傑也當時聽肅而無所難曹操方作書問權以地資備而筆落地夫天下之勢在大則小者必有所恃以為援然後大者可圖而小者亦因以自固肅此謀喻知之孫和之蓋英雄所見畧同而彼蒙遜者不悟故急於復地自關羽敗而後曹操高坐無東向之憂吳亦因是不能進取也豈不大可惜哉昔者六國之從散而秦得以并天下荆州之盟敗魏遂不復有所忌因以代漢而吳蜀坐是以

亡蓋天下之勢固有利害所以益己而剪彼實以涓此者非智者未有能深見其然者也樓襲羽之後畏蜀出師而稱藩於魏朝臣皆贊劉聰獨欲因而伐吳其言曰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國不能久存況蜀得外我攻其內乎魏雖言觀之肅之計果未爲短也故吾嘗謂三國謀臣魏無過而吳無先肅者不聽明言則吳當先蜀而亡然而肅不死則魏之天下其亦未可知夫

桓範論

國家不幸有篡逆之臣樹根既固而萌芽未發非忠智之樓山堂集

卷六

七

臣不能計其未然逆其必至而以身犯其所不可制制之而得幸而身死國安制之不得不幸身死國危雖死有幸不幸國有存亡不同後之君子因其安而知國家必不可無死臣身死而無救於亡則其死之猶可悲也亦謂其不如國安而身死者之爲得也昔者趙盾爲漢制六國以衰蓋之讒死然計行而身死身死而國安雖死可也彼桓範者何以死哉範之死蘇曹爽之與司馬懿相持也蘇範爲東畫策爽不用而事敗懿誅爽及範而範以爽死也嗚呼範以爽死死何足惜範之死爲魏也魏有死臣範而當時以爲初於晉而不錄後世以爲爲於爽而不察此範之死

所以爲可悲也何也曹操雖爲漢賊然適值喪亂之後羣雄鼎立故曹得因以爲功又計勛量方與懿相萬非若懿之受人孤而欲竊得之者也曹爽雖不堪大用然無異謀且其志亦未嘗欲圖懿也懿以爲爽在則魏之宗室尚盛又方兄弟用事則其羽翼之者多宗室者國之蔭羽翼者身之衛不測其蔭權不可得而拔也不剪其羽翼不可得而專也是以爽不圖懿懿必圖爽爽實輕而無備懿則蓄謀稱疾而乘間勒兵以脅之懿非以爽果危社稷也非真欲去爽以安魏也不過爽在則魏之勢不孤爽用事而附之者多則司馬之權不一并己之權而毋使人分其勢然

樓山堂集

卷六

七

後魏司圖此懿之深謀也而惜魏之臣無一人知之爽兄弟不知而其徒亦無一人知之此範所以諫爽不從而哭知其必坐是族也範之死豈非以魏哉不然爽之驕侈範豈不知其必敗何邵章之浮華範豈不逆其不終範魏之舊臣也爽素重範範素不在是諠之列不附其方盛而謀其將傾不爭之於事始而救之於其必危範智者也嘗計出此故範盡以爽兄弟罪不至死而有之以止冀藉爽以去懿然後魏可以無司馬之禍而惜爽義皆純憤也事勢昭然尚不悟而身死族滅卒以國予人範即智能如之何故吾觀懿殺曹爽之後大行誅戮魏之宗室盡而國卒

遂夫然後痛範之以忠於魏而范也悲夫範與錯皆所謂智囊也而皆不能庇其身範且不救其國國之存亡天也然安得如範之以魏死又不死於魏亡之時而使天下後世稱魏無死臣夫子所謂愚不可及者吾以範足當之

司馬昭論

自古奸雄竊國每視世所不便於我者而陰有以易之要無過於收人心移士習而已夫三代之王也必起於得人其敵也陳氏以升斗而盜人之國若夫士氣不振國必不昌及其陵遲乃使天下俛首從逆而不覺則未有如司馬昭之詭者也予嘗歎東漢之天下士之氣節留之及晉

極山堂集

卷六

三

蓋魏而士大夫同面喪心若以爲當然無足怪此實何也蓋昭之賤守節而尚放達其成爲風俗非一日矣故柔靡之氣中於人心暴殺之禍視爲故事舉天下皆漸穢移易於其中以唯吾之所爲而莫之敢抗昭豈不謂奸人之尤者哉不然高貴鄉公之被弑魏之臣不但無死之者而一時名士放言作達猶恐不及此何世乎賈充王沈無足道矣阮籍之徒時號爲賢乃周旋亂賊託爲遠害卽嵇康之傲睨非真能仗節守義也猶以爲非薄湯武而死則其時之所重亦可知矣是故古今士氣之卑無過於魏而賈昭有以易之然則自古亂臣賊子之巧要未有過於昭者也

晉元帝中興論

晉元帝之始爲丞相也閭長安不守卽出師露次移檄北征而王導亦有戮力中原克復神州之語及卽位以後導爲宰相遂君臣偷情無復有經畧遠圖以至於強臣見逼卒於憂憤此實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卑弱非漢趙之敵激安靜不能保全其自計不可謂不審矣然是時大業未復人心思奮乘國家之新造外有劉琨慕容之難內有祖逖李矩等之奮屯以厲其氣而用之其君臣日夜相與憂勤震動惟敵是圖其國可強國強則主尊使奸雄有所憚而不敢肆雖大業未復而臣禍可息此理也勢也特外患

極山堂集

卷六

三

之不至而一意隱忍姑息以冀其苟安於是王敦蘇峻之屬得以窺吾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豈非自然之勢乎且晉是時亦烏能苟安也以劉石之強梁嘯起及鋒用之何戰不克幸其戰勝而驕又自相圖於君臣骨肉之間而無暇及晉向令葛陵之衆不退又趙不背漢而事事東方不知帝何以禦之卽導亦豈能遵養時晦猶自以其德望晏然處逆臣之右哉故晉嘗謂晉元之得國倖也而其主臣之謀國實有亡道大國之存亡天也諸葛武侯豈不知漢不可復興與賊不可卽滅而其言曰王業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滅賊於是連年劬瘁惟敵是求而鞠躬盡瘁至

死後已後之論者猶以國小而數出師爲亮病無怪於漢
導者以偷安爲有機畧而謂江東再造導之力也導者眞
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即使導能矣其
如元帝之不可與慮亡何是故晉之主臣無一可爲後世
法者也

唐肅宗中興論一

肅宗卽位靈武論者以爲名號既立則人心皆奮而諸將
用命其克復兩京實繫於此機而事濟從權可也予以爲
不然昔丞相睿初卽王位於江南及愍帝凶問既至紀曉
謂晉氏絕統於今二年宗廟無主王不得固讓於是遂卽

樓山堂集

卷六

五

皇帝位夫元帝卽疏屬當其既正王位之後爲憂情所鬱
則承晉統者非元而誰若肅宗之與元宗則親父子也元
雖幸對大統未移且帝既留太子起兵又以太子爲天下
兵馬元帥於時勅王四起而郭李之師已集矣師之克復
直且晚間事然後請反乘輿克盡子職意元宗以太子
功高必傳位無疑卽曰成敗未可知不若早正位號以繫
天下之望則先以馬嵬之命請之未必不從待其贊冊至
而後受之亦不過旦夕間事耳乃遂不能待遂卽位收元
何哉卽位之後以兵事委之廣平王俶而已汲汲欲建儲
立后及與婦人相博爲娛茲此觀之天下有忍焉若是者

乎是時元宗春秋高繼微李泌之善諫則於請上皇還京
時已足憂傷其父矣又豈待受制於貞婦國輔然後使興
慶不能安其居而辟殺不得善其死哉肅宗天下之庸主
也有廣平之視師李泌之納忠郭李之爲將直可以削平
禍亂而特制於強聞悍后以遷父殺子使諸將不得盡其
用其不亡者幸也故安史雖什叛逆踵起我叛父而人亦
叛我自是之後武夫兇卒相煽拒命迭唐之世終以藩鎮
亡國皆靈武卽位之事有以貽之也後之君子猶以中興
偏之不亦過乎夫唐至肅宗實有可以中興之幾而以急
於篡父使大業不終故天下之庸未有如肅宗者也

樓山堂集

卷六

六

唐肅宗中興論二

晉瑯邪王之議卽帝位也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
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
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
安適哉辭是忤旨王亦遂卽皇帝位予嘗論之晉元之卽
位未爲失也竊使如周嵩之說是時劉琨慕容暉在北張
軌在涼而豫冀青齊等州未陷王誠以嵩之說曉告天下
聽率六師聲義北向聯絡諸州共圖進取則規模氣象必
更有可觀卽不然而軍勢既張主威亦立進不足以挫什
劉石退猶可以折王敦蘇峻之邪謀使之有所憚而不敢

肆此與卑即位所得孰多哉奈何出焉於外惟汲汲厚勸進之貨此其志先盈而氣已餒矣志盈而氣餒故狙於偏狹包圍垢恥使奸雄得以窺吾所深忌而不可復制悲哉晉也可謂本末並失者矣若唐之肅宗其時猶非晉比也當天下全盛之餘元宗之號令尚行諸路之勁師已集而已又以太子爲元帥則暴張之寇直可旦夕削平然後使乘輿反正克盡子職以俟大統之傳豈不著始善終哉乃裴見之疏旣上靈武之事遂行大赦改元而見亦卽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夫見小人也不過窺肅宗之隱嘆主以自取富貴耳豈眞謂此舉有關於興復大勢哉祿山動於

機山堂集

卷六

七

宋高宗中興論

宋之有狄患也其禍甚於晉而高宗之不能興復也其心

忍於元高宗豈元帝比哉其於徽欽親父兄也嗣統於二聖北去之日而中原有主又去舊京亦咫尺之間非若元帝以疏屬先在江南也又非若元帝承餘緒於舊統已絕之後也此其人心國勢屬而用之雖可報狄可破燕雲可復二帝可還而高宗不能者豈不能哉不欲耳其意以爲非城陷主辱吾安至是萬一用兵而勝勝而淵聖可還又置吾何地是故其屈而遠之者吾有所因之以爲利而其憚而不敢用者吾亦恐犯吾之所自忌也不然高宗卽庸豈不知不還舊京則兩河必陷不都關陝襄鄆則中原必不可復又豈不知李綱趙鼎可用而岳飛必能成功哉凡

機山堂集

卷六

八

此皆有背於吾之所爲利而又適中其所自忌也於是不恥奔竄僻處臨安於不足有之地而後吾之所利者存黜綱鼎殺岳飛去敵之所深忌而於吾之所忌亦不犯此其慮心積慮全乎忍而外特示之以爲怯耳不然和之不可恃也已事瞭然而大功之可成也形勢已見高宗亦險阻備嘗者而愚至此哉觀其卽位之始不殺張邦昌不深罪僞命諸人而又委心於汪伯彥黃潛善蓋已探其微而得之矣時汪黃鄙夫佞人不能有所發舒以成其志故其後專任一秦檜然後於其事濟而高宗之心亦至是盡見吾故曰忍也古稱中興惟殷之高宗周之宣王可以當之

昔少康光武取天下於既覆之後其事難於創而光武起
於徒步百戰而後得之其事爲尤難而晉之元帝唐宋之
蕭高皆資亂利禍狃於偏安其道實可以亡至於宋高坐
棄成效偷息海隅則又向者晉元之所羞稱也吾故曰其
心忍於元也非注中與論凡十篇今稿存
僅六篇爲切美兄藏本

樓山堂集

卷六

九

樓山堂集第六卷終

樹山堂集第七卷

貴池吳應箕著

國朝紀事本末論

江陵奪情以下東林本末

論曰予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於爭奪情者以其爲黨
籍之倡也夫江陵之錄觸之立碎諸君子豈甘以其身爲
劉安成之續哉扶國紀而明人倫雖身死何惜則吉水卽
徵後日之誦學當其發憤抗疏雖聖人所謂朝聞夕死者
有以加乎吳趙沈艾後有用不用要之爲忠臣義士也江
陵敗而後之棄國者如吳如婁又一異矣無江陵之橫而
橫山堂集 卷七

有其擅非江陵之材而多其嫉起而角之者非黜則錮於
是林嶷之間賢哲相望夫諸君子進不得用退而有明道
聚徒之樂此誰使之而又誰黨之噫其矣夫啟問耆老僕
存者尚乘用未幾黨禍興而賢發難於吉水則夫以此始
亦以此終者其是之謂與或謂予吉水晚節稍異甫至京
卽屬福清以復江陵諒爲首務且悔其論劾爲少年客氣
予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後以問方孩未侍御侍御曰先
生爲總憲洎任諸御史皆在坐先生曰江陵之不守制者
罪也予往時不得不論辭今思之江陵未嘗無功則諫亦
不可不復諸君以爲何如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姓

始終皆爲國也嗚呼孫侍御之言此所以爲東林哉

三王並封

論曰予嘗覽王文肅奏議未嘗不歎服其才則亦豈未嘗
學問者而東宮繼嫡之議三王並封之擬此何以鞠焉重
於夫君速於天下之大計有所不暇顧則將焉用彼相哉
幸當時諸部科以死爭而王亦旋自悔勅故其事得寢不
然太倉之內豈足食乎爭三王與爭考功俱一時事爭此
未盡者於考功盡焉嗚呼其甚矣予嘗歎國家養士數百
年未嘗不收其用然有二輩嘉靖時盡於議禮萬曆時盡
於國本非二者盡之而創爲留中永錮者盡之也未嘉賈
橫山堂集 卷七

材相視當時異議者老死或卒無一語推是心也其以
破人家國有餘矣區區者何足以盡之況太倉才又不及
卒然議禮意見相左其時無黨名爭國本則有黨林於
其間而邪正分邪者意目諸君子爲東朝之黨夫東朝何
人也而曰黨爲是言者人道盡矣雖然東朝果可黨也此
究非不佳事而何東林之外寥寥焉予讀諸君子封事與
史池恭進條議及獲罪賜所與上太倉書未嘗不作而
於曰黨哉黨哉顧國家安得盡若而臣者而爲之黨也

翠已京察

論曰予聞吏部曰江陵擅權後請司仰政府息息卽家卿

無能自行其志者遂平湖陸五章其權智始一振拔而
孫清簡陳恭介繼之於是閣不得授吏部權而純乃之體
以肅憲和國家三太宰云若趙高邑之爲考功則七異矣
高邑主計大都先邪後而後貪鄙嚴要津而寬散耕清夜
弄燈精心衡量有蟲巢於耳而不制遇一權勢姓名則奮
腕之而所斥都給事則其姻家所斥吏主事即家宰錫
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有此鉉官哉爾使有賢輔臣焉所
當委已任之昌言論薦至蒙不次之擢奈何以喪其所私
反肆之暨而一時大寮列署以論救罷斥者至十數君子
政府可謂肆志而愉快矣於國家何於萬世何然則太倉
樓山堂集 卷七

三

也新建也蘭溪也豈非高皇帝之罪人哉自是之後高邑
百首林居而諸君子以高邑廢者雖冠不悔於是而曰黨
也真所謂君子亦有黨矣抑子尤有暇焉琴已而後其爲
察也可知矣賢者事數十年而不勝辛亥則門戶分焉至
舉國聚訟不決三案興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一三案何以知
東林哉今亦幸有三案爲涇渭而邪者尤嘖嘖焉此實何
歟夫人而邪也吾無責焉耳而依附門戶者實亦有人見
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豈獨不能與政府抗衡呈身焉
豈獨不能棄官以爭且責友矣嗚呼此烏根所謂東林哉
聞高邑諸君子之風其亦可反而愧死矣

自推閣員

論曰子於萬姓各已蓋不勝世道消長之感焉諸君子之
被禍也爭並封未盡者大計盡之大計未盡者會推又盡
之自顧涇陽朝陽而朝空寄實東林之門戶始成夫東林
故楊龜山講學地涇陽諸之當道創書院其上因以名之
也時梁溪則有華蘅高君涇凡顧君希范安君完之劉君
茂才葉君昆陵則有一本錢君敷教許君宜興有夢歸史
君達可吳君納陸張君金壇則孔兼于君丹陽士昌漢君
相與以道德切劘而江陵北直邇相唱和蓋大江以南不
越二郡之間耳人品理學遠播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時
樓山堂集 卷七

四

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賢人不得志而相與明道於下此東
林之不願有此也即後此爲賢人君子者亦何嘗自標榜
曰吾東林哉朝廷之上見一出身吐氣鄉黨之間有一砥
行好修者率舉而納之曰此東林也小人欲空人國未
不加之以名目之爲黨而門戶之禍於是乎不可解矣浸
淫二三十年壯者衰老者死迫邊難作而勢不可復支至
不得已求人此中又以門戶撓其成而利其敗嗚呼此誰
非卒已以後之爲哉吾故觀於此而不勝感慨擊之耳雖
然國家實非不幸而有此也予嘗以爲留東漢之天下者
氣節也見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而不取取天賊也

內間一聞作孽不過刀鋸餘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蒙面汚行事至不忍言而景因相接駢首就誅卒以其死力捍之使聖賢讀書之種不絕而爲乾坤留未墜之緒以待今聖明再取者此誰爲之則東林之流風餘韻猶能繫人宗社如此誰謂黨人不可爲哉予嘗客紫溪歷陽羨徘徊崑陵華陽之間過東林廢址訪求諸君子遺事而益歎夫東林之名世之所諱言也則亦實考其所以爲東林者而可矣

辛亥京察上

論曰是役也舉國分爲二黨曰西北曰東朝其實東林也

棟山堂集

卷七

五

曰崑曰宣其實南也夫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於何辨之前此之奪情之並封之會推之京察不已較著乎邪者曰彼一時偶爲之事耳何得概其生平今試觀天啟乙丙間事何如哉何向之攻東林者盡甘心從逆而不辭也夫侯附東林者豈曰無人亦寄至媚閣作孽以爲狗彘所不爲之事此而亦將曰吾亦一時偶爲之耳奈何遂以孽我哉夫朋黨之說無代無之要未有如我朝之嚴者也唐之二黨皆爲小人所附和宋之三黨皆君子而使小人借之爲兵端獨漢之諸君子事起於與宦豎角而鈞黨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也角之不可

勝至借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畧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誣以朋黨可言也士人與士人角而朋黨相傾則不可也倚宦豎以傾士人嗚呼比固向者節甫輩之所當制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爲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是有士人也哉而又何黨之足云

辛亥京察下

論曰孫富平之始爲太宰也以不直沈紳甫李道甫與東林左及再出而何以爲東林驅除也豈非以佐銓者有王袁白而長臺名者之爲湯曾乎然聞湯賓尹之黜也湯兆京持之力而蕭雲舉以衙門體救賓尹至於屈膝富平斷斷不可曰老夫爲今日去一騰蒿快哉此真太宰矣然是時攻淮撫者無完膚矣因以及無錫卽今號爲賢者舉及淮撫卽曰此東林之累也而於金壇之于中甫亦然蓋謂淮撫貪而遙持朝權者實中甫爲之卽福清入相子實有方焉無錫且爲兩人用而不覺是言也乎嘗疑之乃趙高邑則謂使淮撫爲經畧爲中樞東事必不至敗而顧澤陽則謂淮撫有功於國家必無暮夜受金事桐城馬侍御至宛時猶曰謂修者貪吾不願目夫然賢者盡矣語乎後予以淮撫問通州范聖卿聖卿曰淮撫故不貪然豪俠人不善自置飾又揮金如土故以來譏惡之口耳且不攻淮

棟山堂集

卷七

六

撫安得東林之嚙而抵之又以中甫質吾鄉鄭太宰太宰曰果若人言于何自以廢主事終乎嗚呼兩先生蓋持其之論矣及予聞三朝封事逆黨以李三才爲盜臣其言皆橫厲者此又不足辨

要與三案

論曰予觀逆黨之翻三案也必以東林爲口實蓋以並封者三案之源而東林者以並封而著不顧陷東林何以獲持三案乎察前之爭並封與後之爭三案人雖殊也其效忠則同功相等也而受禍尤酷東林之爲東林至後而愈難哉夫東林之能既見於天下如此其攻東林者又作孽

樓山堂集

卷七

七

如彼此即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蘊含者而世之人猶好指摘賢人君子之細以巧譏而樂道之吾然後知大道之不明而亂臣賊子所以不絕踵於世也或曰東林往矣獨之忠言至計與夫蒙難受禍之事世多不察而末世浸淫富貴之習又入人骨髓微豈不知諸君子之賢反之身而有所不便故即逐聲相吠有所不恤耳要之責人以受禍誠難但不至悖而從逆也此稍讀書知道理者皆能之彼向之持三案以攻人者乃作如此舉動誠是相提而論帶過而贊東林忍乎哉然則世之嚴東林者無他道也但以今上所欽定之案與夫逆黨所作之點將錄合而觀之而

天下之六是在矣

征時以下三三本

神宗皇帝在位垂二十年海內不知兵革初作亂蓋自哮始哮之起也本以非我族類而又負饒資假地勢特外援以猖狂於承平之際全圖其發發矣乃不數月誅夷無噍類固廟算得哉則一時文武將士用命之效也哮之起也其謀實狡以劉許爲兵端事成而我居不成則更執之以邀功使墮其計中如國制何故督臣之不諱殺降者張天啟而絕禍本非過也予嘗跡其事而深考之自國權推數李帥然後有張象堡之戰戰勝而後可以絕勾運之患

樓山堂集

卷七

八

決策水攻然後賊勢窮而人心攜而哮事去矣於是論者謂張之日宜右戰而繼撫事已大定則多殺不爲武異同之間誠有難易之辨耳然予因是而益有感焉當時督監諸人皆極一時之選不待推舉而身請臨戎其矢滅賊其總兵者風聲利武事復不從中制猶以功不卽就至數勤詔旨切責況乎借驅場之事以修門戶之節樞邊其趣經經二心又用舍可百舉國聚訟而不決以致一敗塗地庫情卒風將盡殲焉蓋自萬曆末季以及昌啟之間其成敗得失之故亦畧可見矣會去昔幾何時而軍效陵遲以至於此言之可爲傷心感涕財詘探丸而起者半天下事

將有什百於呼者不知又何以應之或曰呼之盛也功懸學會而葉實權之義之謂亦稍重焉無以服任事心有謂不逮葉不成其然豈其然乎親梅監軍明功罪請政蓋公道彰矣

征倭上

臣假日本小夷耳當高皇帝時猶且貢寇相倚伏蓋異類反刃無常其天性也已聞胡惟庸通倭謀逆而後下嚴禁絕之又使信國公沿海設防蓋備亦至焉自永樂時有事於海然後實通有貢而益有寇有市船而且勾導竊其利於嘉靖時之深入茶毒幾半天下豈非絕之不嚴禁玩

樓山堂集

卷七

九

備弛以至此耶當神宗皇帝御極之二十年而又有朝鮮之役勤師海外豈得已哉朝鮮者我之外蔽也外存與國之垂絕內實杜口患於未然於是不憚征調不惜轉輸非日鞭長可及所以建威消萌不繼敵以貽患而且聊以固吾圉者亦其勢然也備使政府持必然之畫樞部無倖功之心經畧用老謀而將軍不狎敵不待踰年海上之結奏矣奈何本兵督府付受罔而不繕而在關在邊皆陰陽向背以求事去已即釋之使兵威挫於翁張之舌而彼小人者既以重敵我而陰與之成又以中行翁候彼而使傳其詐微天奪主款之魄而惟敬就禽其辱國可勝道哉德計

言之謀然後登壇推殺又謀更置焉蔚山之敗可為寒心至幸一聞白之寇僅能收功始謀不臧而求後伐用懸蓋亦未之有也嗚呼自古以王者之師欲得志海外者少矣越國劉冠我誠非得已彼倭亦豈有大志屬在離介而選我邊徼者有勾之者也況又無端而醜以封禁此之謀國真如兒戲是故防倭者無以朝鮮為口實也聞白之事宜易世不復見而王直徐海竊恐復起於今與聞其入竄閩其出當事者余之何不鯢鯢處之而以口口為小人藉資以中國為口口後倭也

征倭下

樓山堂集

卷七

十

國家之絕暑朝鮮也蓋數歲矣然卒不得其要領謂其欲衣冠我土地者是張之也謂關白圖不軌而先藉用兵以出其世臣清正等理亦有之未敢必也然吾姑無責其兵端以其殘我與國震我東陲不大創而使得氣去何以張天威而使四夷懼耶乎第彼非形見勢誦何以遽就款我非威盡力竭何以遽予封事勢明易見徒以一疆土不和兵而舉國兩端遂成道築誰棄國成謂其心可問乎應昌也者謀也鈴也鎬也以名推者也如松也貴也經也以武者也程功計效其卓然可見者蓋寡矣豈器任表哉則獻款之說貳之而後難之先留耳乎讀丁贊畫之錄而

傷之當時中外之故亦畧可概矣先是記平壤事者不一有多張劉李之捷伐者亦有謂對事實多稜非百計之畫繆嗚呼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予因詳核往事者其得失之不相掩者昔趙營平有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伐其功以爲後法與著其失以爲後戒其用心一也故予卒以朝鮮之役可爲大鑒而後之謀國者慎無多恃天功哉

征韓

論曰東征未完而播難興征播盡與朝鮮時相首尾焉徵調之費等呼而成功較迅速豈三征惟播爲差易哉予亦嘗

樓山堂集

卷七

考其始末矣楊酋三殺其妻其殘忍天性也此何足深治而遽議用兵兵用而師覆已覆成矣則宜大創之不使得氣而又何遽議撫撫相循於是道旁築舍之局爲敵所窺故酋之猖狂不量至覆數十世之宗而爵移國滅者亦我實成之也夫當其始也一太守論之可使無動至其後徵天下兵而僅乃克之雖得志哉疆場之謀誰贊司之其始計亦稍縝矣予嘗歎國家於用兵之故前後如出一轍任者一而百境之適者南而北轍焉倖倖於始而頂於終曲徙無恩而焦爛是問蓋不知凡幾矣幸應龍亢鼠被禁江而猶繼棧爲半而待援耳今天下所在若兵宗權黃巢

之流毒屠六七省通誅十餘年事已不可如何而勦之議非獨參差且相蒙覆視時矣土可爲郡縣而今數百年之都邑墟矣求其力而拒原者亦如曩三征時也可更得播之役排殺者實得人世之禍于田司馬及南昌將軍也有以哉閑是以來樞邊文武動相齟齬之敗氣沒世不復而棘門灞上實傳金矣嗚呼可勝悼哉

小試論

單騎詣敵論 崇禎辛未

古之爲將者能戰以勇決勝以智而服敵以誠夫兵說道也決機兩陣之間度險易量進退爭主客料彼己經反間

樓山堂集

卷七

七

則誠不勝勇勇不勝智若夫撫叛卒消反寇解敵迫脅之衆與夫侮化煽惑之虜則智勇皆有所不足恃而用之莫貴於誠蓋觀郭子儀之單騎詣虜投鎧免胄不數語而同統權呼引罪未嘗不歎敵雖巨測可以誠感而非子儀之忠信能使夷狄亦可懷服郭唐之兵端始於藩鎮之強以弱主御強鎮而又制之無成撫之不信上下懷欺遂至反者四動而號令實荷清然莫一盡命一將以誅反已而其將亦鑿跡而動猶欲息火而沃之以膏火不可滅愈愈加熾耳是故自潯山發難以來叛賊蜂起而諸忠立勳以其身爲天下係安危者唯子儀一人何也其誠不可易也夫

子儀所難者難於安史繼起而以分卒之旅再造國家尤難於魚程交謂而以疑忌之弱克全勛節豈難於以其身服素所畏信之同紇哉且夫足夠太甚者必中受其不足寡信則多備備者多而後謀之者最衆是故秦皇至暴虐也而亡露於殿上蓋車至猜狠也而戰交於轂下何也禍管伏於己之所有畏因發於人之所必伺者也若夫成立則人有所不敢思者則人有所不忍坦然無所備於物而卒不以身犯其難蓋吾使人無不可見而人有不可測者師在是耳趙宣子晨朝門啟而賊不加害夫不閉戶者盾之所以藏身也至於賊不加害況其猶不至於賊我者耶

樓山堂集

卷七

五

推而至於行師用兵之際華元以病告而楚圖解羊祜以藥餉而吳人服忠信既立雖可爲恩況當時之同紇素爲我用懷恩既死令公尚在以人情而言亦單騎論之足矣子儀豈其微功一時又計畫無之而故以身嘗試哉抑子儀之所以成功者誠也要亦其識有所不可及耳不然揆不賞之勢居必疑之勢而功名終身家晏然者此豈一忠信不學之人所能門鎗不設將吏可至榻前車騎不從提容可使涕泣子儀之善于自全大率類此是故有誠無讎雖三代以下不世有之霍光不免矣嗚呼人臣君子儀者獨爲將帥之所不可及也哉

卷七終

懷山堂集第八卷

貴池吳應箕著

辯

春秋四不即位辯

魯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是也其始而書即位也無藏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是也其不書即位也亦無藏也若夫繼弑君不得言即位矣莊閔僖之不書者斷斷也然桓宣則書矣夫桓者親與夫弑逆之事比之繼弑者則尤甚矣而書即位也不可解也公羊傳曰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懷山堂集卷八

意也是以即位爲隱也夫以即位爲隱則何以處夫無所貶而即位者抑何以處夫不即位之爲貶者皆不可解也穀梁於莊之不言即位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然昭之不以道終又在外其爲隱痛猶桓矣而子何以書何以於正月則無而猶不廢此也其不忍即位者子情也不言即位者書法也春秋緣情定法遂探子不忍之情而不書者是矣然實與定何詎知其無是情而書之乎據一偏之說則多與其事格強事從說則又與其說悖夫繼弑君不書即位先君不以道終則不忍即位其辭嚴義正雖聖人宜無以易之聖人於其同事也則異書又其

事異也而書同固知其意各有所取非必盡拘於一例也曰然則繼弑君不言即位者其說非乎曰其說是而聖人之意不必爾曰於何知之曰於隱之不書知之於宣定之書知之是故隱之不言即位也攝也莊之不即位文姜出故也閔不即位亂故也僖不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是聖人之意各有所取而他有書有不書者亦可通是而全其說矣春秋始終之際聖人所謹況即位事之大者而略而不書夫豈細故學者誠盡心於此奈何信三子之說而不爲之詳思深究也哉

魯隱公非攝辯一

懷山堂集卷八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公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於是爲論者三而反覆以明其說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於是引曾子之問季康子之立及王季揚堅之暴以爲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蘇子之說則亦誠辯然皆不若即事而明其實也夫隱非若周公之攝而欲克復子者也隱蓋實爲君也其以不書即位爲攝者是左氏欲著隱讓桓之事未彰其美而反沒其實但求縹緲而未自暢其說也吾以爲攝者蓋探隱之情而得之而立爲君者則隱之實

也何以知之於宋繆公之言而知之初宣公以位與繆公繆公立而逐其二子夷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納國於君者以君可爲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夷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夷夷是攝者宋繆自遜之言也宋繆養實爲君者也今將以其攝之言謂宋繆爲未嘗立可乎公子並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隱公之意同夫繆公則攝者特隱公讓桓之意若曰吾之得立亦直攝之云耳繆公有攝之之言而不沒其爲公則豈得探

樓山堂集

卷八

三

隱之意而遂謂隱實攝乎哉故左氏之說以情沒實者也蘇子之說以情爲實者也歐陽之說又據實而沒其情者也夫論古人者固有情如此而實否者矣亦有實如此而情否者矣各得情實之一偏而以爲必如此者皆過也吾故不全信三子之說以爲論者當卽事以明其實而又於事外以原其情豈惟隱公其以說春秋無難矣

魯隱公非攝辯二

隱公不言卽位左傳以爲攝公殺不言攝而以爲成公志蓋亦謂攝也歐陽子以爲隱之始立不可知故不書卽位以爲隱實君而未嘗攝蘇子以爲古有攝主隱實攝而不

克復子故竊稱公吾探隱之情以信傳而信公之實以全經然則歐蘇二子之說非乎今夫聖人之書有辭簡旨隱其本末未嘗盡著聽學者各以其見逆之固無如春秋者矣經所本無而以爲有故雖三傳之說明白昭著直可斷以不然則如史記所載五帝以下爲書詩所不道者皆可以意而斥其妄及他莊楊列國之書皆可以理斷之而信聖人之說亦必有所不及也通此以諸春秋而知歐陽子之說非獨魯隱爲趙盾許世子止發也其爲傳有而經無而以爲雖古之聖人亦嘗如此者則蘇子所謂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嗟乎孔子豈

樓山堂集

卷八

四

知異代有女主之禍而故於隱公之攝不書卽位以教天下後世之爲攝者當如是哉蓋卽禮而通其意以爲苟如聖人之書雖後世而無王莽楊堅之篡可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學者得其一事皆可推以爲亂賊之防不必盡書弑而後爲懼亂賊且弑而爲亂賊人人知之不必孔子書也霍光欲廢昌邑而心疑於古不合延年曰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夫光於伊尹不知何如而是時微此語則事不立萬不疑引春秋是衛鞅拒父之說以收縛僞衛太子不疑之引經非也而能斷大獄使天子宰相重經術之士則亦豈非經之所與乎因隱之攝以明古人

之皆有攝而以非後世之不當以女主攝而攝之有與否皆可不辨何也其所謂攝者苟不如傳之說則已苟如傳之說雖聖人以爲當如是矣吾故因論隱公而以爲讀書者能如蘇子之說則庶乎其可也

六逆論辯

春秋左傳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三者亂之本也柳子論之曰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吳子曰甚矣柳子之說所以長天下之亂而不通於理也今

樓山堂集

卷八

五

夫時勢所格雖聖人亦有反經行權不泥常訓之事然聖人立訓先使中人爲可守而於非常偶合之事無取焉亦其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宜如此而已豈舜之禪湯武之征雖身自爲之未嘗教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如是而後治也今如柳子之說則是三者不爲亂而反爲治誠問一有之然必三者之不亂則柳子之說其以亂天下庸有已乎請據其說而辯之柳子謂賤妨貴者蓋斥言立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庶幾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令之以從斯言乎夫立子以適古今之通義也因亂立賢者有矣然不可爲法且國家亂少而治多如不

樓山堂集

卷八

六

別貴賤而惟賢愚是擇則亂臣賊子固擁戴而樹功名者必多且亦安知其所謂賢者果賢愚耶母愛子而抱曰吾以賢立也理乎亂乎柳子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夫英智之主亟於用賢圖治而越次信任者有矣然其主不世出也人主而皆蒙業襲安則必有先朝培植及吾風昔所倚重者是故老成謀國常多慮却顧盡節致忠之事若必聽遠任新而後爲理本則少年新進之士躁進欲速以人國僥倖者何限因而聽過計失謂賊得以萌孽其間於是播棄耆老凋敝宗室小者國體輕大者國勢去此理乎亂乎柳子以三者不可謂亂本而執知以爲治本則甚不可者也抑吾即柳子所引證諸事按之則亦不思之甚者矣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夫人臣將圖如悼之理者而先若欒氏之殺厲以入之耶宋襄立而子魚退乃亂夫宋襄雖合諸侯不終然御說能先知其必亂而廢法以進子魚耶且諸侯之暴其於宋襄而失國者多矣公族之賢加於子魚者尤多矣必使諸侯逆知治亂而皆以賤妨貴則春秋之弑君爭國可勝紀耶彼隱攝而賊身繆讓而亂國此又何爲也柳子之說皆理不通無過是者矣至如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無論冉之專

不至代秦雖之功不過魏冉而遷母逐舅果可法耶魏相成瑱而跡吳起乃危夫魏文之所以稱賢主者以成瑱爲之相起瑱所進也及武侯相田文文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起起亡楚然魏未嘗以是逐危也而安在魏不可與乎彼齊楚趙魏以四君爲存亡此豈非親之力耶如符堅之信王猛此其君臣相得亦後世僅見而胡亥之暴虐卽不任高族斯而秦亦必亡且斯與恬殺皆先朝有功將相而亥殺之是棄舊也未可卽以是謂舊不足恃夫主誠知人善任疎遠之士果才不世出卽踰尊踰威何不可者然不必盡新聞舊也至如以賤妨貴爲理本則禍天下萬

樓山堂集

卷八

七

世者必柳子之言矣羣言折衷於聖人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幣易之詞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柳子學於聖人不知取衷顧取後之偏霸篡竊不足效法之事以爲證而又援引錯繆以附會其說嗚呼柳子以文傳世立說之陋至於如此而世且信之吾故不可以不辨

甘陳功罪辨

陳湯矯詔發兵斬鄆支其功甚大當時匡衡繁延壽惡其矯制抑而不賞而鄆向谷永則盛稱其功苟悅漢紀謂功大矯小賞之可也胡致堂謂矯無大小如湯之才當別

加任使報之未晚數者皆持一偏而吾獨謂當時所以處之者未盡也予嘗讀漢書張敞爲霍氏上封事其言羣臣宜有明言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此真善策過此意處國家之事有不當者也湯上疏自劾之後宜下詔褒公卿博士議其功罪羣臣宜言湯功罪不相掩鄆支驕嬖負漢漢本意欲誅之湯承上旨擅發兵然師無所費又立大功其罪可原與乘微微生事夷狄者不可同語宜加爵土如故事仍著爲令若非本所欲誅之夷而擅矯制發師又功萬萬不及湯者議罪如律令如此則有功之士鼓舞而後使者亦有所戒

樓山堂集

卷八

八

矣惜當時羣臣未有以此言之者所以甘陳功罪至今猶紛紛聚訟也夫國家有難處者貴在分別言之至功臣戰將非賞不足厲其氣非法不足以明賞故使之畏而且服者爲尤難夫四夷無事朝廷清明無故而微其功如介子輩皆罪之可也而當時大將軍以爲功至若夷狄繁天討未張一舉而能尊國威敵使朝廷不費而邊境畏服如陳湯者直當錄功已耳丞相御史反以爲罪謀國之人但以私意行法此後世有激功臣爲叛虐而又貪功生獄至禍及宗社者皆朝廷之上有以使之然也是故禦夷狄有追處功臣有法若貪一時之功執一偏之見未有不反以

爲廟者本朝信國制符時猶鑄記毘陵之過以示戒嗚呼
其斯爲帝王之勸威哉

梅山堂集

卷八

九

樓山堂集第九卷

黃池吳應箕著

策

振進策 并序

崇禎丙子臣從邸報見天下更民言事者甚衆上皆報聞至有聲稱進用者臣竊覽其章於天下大計俱未有當也私以爲言者皆負上又以爲天下事非一疏能盡於是退而據策十首欲上之不果皆漢賈誼爲文帝痛哭流涕長太息今天下事不止如誼所言皇上聖明又遠過漢文獨恨臣無賈誼之遇誼言不

樓山堂集 卷九

盡用而臣有言不聞假使臣如天下言事者以言希進又安知其不用然臣不願也臣所謂第能言之而已所言自中及外首大體次邪正次信任次言術次廉恥次變更次邊材次罷無用次民財次貪源凡十篇

持大體

臣觀自古極治之朝其君相雖庸精圖治常若無事然非無事也總紀綱挈要領一切兵刑錢穀各責之所司而已不與故其政卽以不相侵陵而愈治不至於煩碎而難周此所謂大體得也體失而後務爲操切操切之過臣下奉

樓山堂集 卷九

行不及則益工爲欺蔽而叢勝因之至於叢勝則操切亦有時而窮而叢勝因之究之柄且爲人所旁攝而不覺是故得體而治失體而亂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漢宣帝起自民間深見武帝之季法網苛密欲與更始然帝性精察欲操練名實不得不任用文法故詆毀之任先自廷臣受之其後宏顯之禍議者皆以爲宣帝所造而蓋寬饒刑餘律法之言至是益驗天以宣帝欲懲失而猶不免於失則以操切爲失也幸其時丙吉爲相輔以寬厚觀其不問人死不責廩吏等事其用心甚深蓋英君而佐以察相事雖益理天下之元氣傷矣故臣嘗於宣帝之君相益信爲政有體卽其一時可以鑒見者向使治天下而亦以趙廣漢治郡之法治之天下之亂豈不可翹足待哉臣觀神宗初年張居正爲相其蠲濫輟利不可謂無功然亦以稍刻矣神宗一以寬大繼之迹若倦勤而政實得體故海宇晏如者幾五十年矣迨其末年不無廢弛情狀之變亦其勢然也因而□□□□尊生官禁遏瑞之禍海內沸然幸陛下神明踐祚然後人心始有所恃於是懲先朝之失馭創羣工之積弛手攜萬機躬親庶政至於開閣銖兩之奸皆勤詔旨雖漢宣之精勵豈能及陛下之萬一哉然臣固有意焉事無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者欺罔

之藉也言無是非俱得達陞使天下皆裹足不至者奸佞之輩也大臣無所執持小臣相爲朋比者衰亂之徵也是故欲懲貪而愈以風之欲革弊而愈以成之何也失體也且今之日失體者何止一端外而監司郡牧侵守令之權縉衣持斧親訟獄之事內則刑名操練於三事文牒持抱於諸卿而陛下猶曰責其治理無狀不知治理之所以無狀正繇此也故臣願陛下宏覩大體但無使主權得以下移一切碎細之事皆責之所司而上不問厚諸臣以事權卽所以養其廉恥別諸臣以職業卽所以起其廢弛又嚴敕內外諸司母使以侵而成曠是陛下所爲憂勤者謂其

樓山堂集

卷九

三

能收天下之威而輔臣所爲敢沃者謂其能成君德之大也如此而諸臣猶有負陛下者卽以臨漢宣韓蓋楊越之誅而不爲過誠不如此而稱曰斷情臣恐上之操切既窮而下之作威福者卽於是出矣是故體要之說古之賢臣類言之臣今之所效忠於陛下者亦惟此首務而已矣

別邪正

今夫國家之患莫大乎人臣之自爲朋黨而其病緣於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雜進於是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小人指君子爲朋黨君子亦自以爲黨而不辭始末嘗不從國家起見後不

過爭競門戶迨爭競門戶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難榮而易辱於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難久不幸君子或援之以間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爲市而君子之勢孤矣君子之勢孤國家之事去矣按其所始豈非人主之不能分別以至是哉唐崔慎繇與劉瑒並相慎繇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瑒曰盛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名稱其職而進以流品爲先未知致理之自臣嘗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服瑒言之正使唐宋牛李蜀洛諸君皆持此見安得復有黨人之禍然人臣從國家起見則瑒言爲是人君欲練名實使人臣皆奉法

樓山堂集

卷九

四

守正則慎繇之言未可以爲非也是故相臣當秉劉瑒之心而明主宜持慎繇之法抑臣又思之瑒之言用於黨勢未成之先則可若下之門戶有必成之勢而上之用舍無一定之理則瑒言亦安可施哉臣觀自古朋黨之分無過宋者呂大防范純仁當國欲爲調停以兼用熈豐之黨劉廢幾極言其害其後徽宗卽位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之此卽調停之說而曾布假以惑上者也徐勣任伯雨亦駁之而極言其害熈豐之言門自古無君子小人並用之理故聖人以內外分否泰若君子小人並進危亡之基也勣之言曰天下事有是非人

有忠佞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而伯雨謂二者並用終君子盡去小人獨留蓋三臣之言可謂盡矣後其言皆驗而國家之禍亦遂不旋踵今國家朋黨雖未如宋之劇然自神廟至今其勢不可謂不成矣今亦竝用之而無所害也臣恐將來勢有偏勝則害有獨歸大臣不能如劉球之用心則人材之進退必有如任伯雨所見者至於極重之後復欲用呂范之方行會布之術祇重之管耳亦何益乎此臣今日所以望之陛下者固其知別邪正之爲急也夫天下之大佞若忠大貪若潔大性若勇大驕若怯者其匿情飾詐方有以人人於不覺而邪正於何辨之臣以

樓山堂集

卷九

五

爲不難也卽就其所自爲黨者而察之其本末立觀矣且從古奸詐之徒可以欺庸君而不可以欺明主可以惑初立之冲主而不可以欺更事之賢君也陛下試觀卽位以來誰爲順悅誰爲慙直誰攬權勢而難於進退誰重氣節而輕於禍福誰失念於國家誰快心於報復其擠擯閹厯不可謂不熟矣又試觀神廟以來所謂身在朋黨橫被攻擊者其後之孤忠勁節甘死如飴者何如又觀天啟中所請志在進取力攻朋黨者其時之誦德稱功嗜利無恥者何如而邪正之數有不較然歟今之時勢又與先朝不同則夫希名而附和與夫繼迹而矯飾者其蒼素黑白誠難

遽別然而涇渭之源流自在也陛下誠能窮治之源而登進斥逐一以其權歸之於上使衆正輩進而險小人無所緣而售其奸將國家之治理可以計日而待不然邪正不別則登進愈難而黨與益分黨分而邪者日勝其勢不離爲禍亂不已而爲邪之尤者方孤立行一意曰吾無黨也夫無黨而掃除有黨之人則正人必先蒙其害故禍莫大於人臣之有黨尤莫大於黨勢已成而邪者固矯之以無黨也則別之奈何不務盡也

謹信任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專

樓山堂集

卷九

六

尤莫患乎臣有要其主之心而信任之太厲不專之與太厲皆足爲患而第其輕重則無所別而篤任之者其爲禍甚深也夫國家固有不世之績繫於旁參垂成之功業於一旦者此不專之所致也及觀唐宋以來唐專用內官寵任大臣至於傾危宗社而主猶不悟皆緣人主不能自固其好惡喜怒之情至使臣下得而窺之小人遂有所要挾以深中其隱臣然後欲人主之信任不可以不謹也臣嘗讀史見漢元時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石顯石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爲

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又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
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便詔更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
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告告顯顯命燒詔開宮門天
子聞之笑此人主之情爲下所持故有以專信之而不覺
臣因而推之唐李林甫盧杞之流宋秦檜章惇之屬其爲
禍各不同要其所以窺測人主先得其情而爲所劫制者
其轍則一也宋神宗有爲之主也王安石經術之士也挾
情要君任之不疑至於亂天下則安得謂信任之偏英主
獨無乎高皇帝神武開天猶失之胡惟庸肅皇帝英明絕
世猶失之嚴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謹其在英主爲尤甚

樓山堂集

卷九

皇上躬戴瑞福手攬萬幾念口口之交託也尙方之賜時
出憫財賦之日既也司農之任獨久總綱紀於中丞歸操
柄於冢宰不專之患可幸無之且陛下始徵借內鎮以風
厲諸臣未幾撤之如脫稿即昨者召置輔相士大夫方舉
手加額而旋以一人之言棄之方疑陛下信任之理太
輕臣卽竊於此有慮者夫事有所輕於此則必有所重於
彼其輕者不難察之天下則重者必有以積之於一人於
是深險之人默竊意旨以固其要結之術而倖躁之徒又
竊乘氣勢以售其實試之私彼其矯情刻意危言激論必
有入人於不覺者而陛下偏獨之勢成矣故臣願陛下益

去其菲薄臣下之見程力量能執虛公以馭下而我無一
成之心於大臣則觀其係於天下之治亂者何如係於人
才消長者何如不徒取其有極輕自守之節於小臣則練
之以事任驗之於積久無以一言偶當遂拔擢非次致使
天下小人皆有所懷挾以要君如是而偏獨之患去則奸
亂之萌絕然後陛下卽有所信任而人亦灑濯磨厲之恐
後矣

審言衡

臣聞古昔盛世不諱直言言嘗少觀其君臣間析肝吐腹
不過數語而天下利害已盡後世君臣固有辨難反覆者
樓山堂集

卷九

矣然上不以爲私而下無所恐故天下之事卒以立而功
繇成今天下章滿公車言非少也朝上夕報聽非不疾也
然議論多而成功寡以致言愈難而聽愈虛豈患謀至計
百未一聞而聽過任失十且九見耶臣愚以爲言路不可
塞也當辨所以進言之公私庶乎天下可以見言之利
以時事之難易別進言之公私庶乎天下可以見言之利
而吾聽者亦有所自持而不至於眩夫其臣下守法海內
無事而人主好大喜功或內有嬖倖外多興作於是時也
不難於切劘臣下而難於勸君時而國家多故事勢孔棘
大臣邀一切以中上而人主方怵於禍患不自知其入於

衛中其緒緒稍制可以爲所欲爲於斯時也又不難於規
切主上而難於拂臣臣嘗讀史至杜欽谷永之流指陳宣
掖不諱微隱豈不亦經術有文見謂盡忠人主者而陰冀
王氏揣人主所必不深罪者用以自沽其直今試讀其書
而大臣等語是爲何意乎息夫躬懷詐僞殺議論無所避
其惡詆公卿可謂切直矣而天子湛溺荒蕪邪寵不敢以
一語相及審是二者違言之心概矣是故田千秋以一言
取相見輕夷狄汲黯以面折不撓寢謀淮南何也彼乘其
所易悔此犯其所難堪也袁盎廷毀大臣卒爲營救其厄
賈誼蒙譴絳灌所引待大臣之禮原爲絳灌而發則一重

樓山堂集 卷九

九

朝廷之體而已無私一鼓其術數借朝廷以自示德也審
是二者而進言之心又靜矣夫人藏其心不可測也至於
天下魏之後世嗟然獨其主不寤耳故臣謂人主之聽言
當去其所順而察其所反詳其平昔立朝之概無驟予以
喜怒之情則言者之心立見而臣所謂別之於時事之難
易者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今皇上開道求言不遺微
細其乘上之急而意有要挾與懷己之私以言爲微侍者
不可謂無然嘉猷碩畫言而輒效者宜亦有之乃卒不可
數得者豈非言愈多則聽愈眩眞能言者反有所疑而不
欲進耶漢之世僅一賈誼唐之世僅一陸贄今此曰痛哭

樓山堂集 卷九

九

勵廉恥

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水旱不足憂盜賊不足患而惟風
俗之偷下爲可懼夫風俗之厚薄主於人心廉恥之有無
廉恥者是政治得失之所從分也事功成敗之所繫繫而
人才消長之所自出也故古之達治本者必謹之管子所
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重廉恥也今天下不可謂無士
往者逆璫之亂頑詞比附者遍列位臣疑廉恥道盡矣幸
陛下起而盪滌振刷與天下共圖更新之治行之幾十年
而賊孽尙張口氣轉厲吏治益偷貪風不息陛下求其故

而不得則欲更制用賢開門愛顧宏示賢駁之意考壽式
舜之恩謂天下治功則德此而興而臣終不敢以爲然者
以今偷惰已久頑鈍成風此非惟不足振厲其氣通以贊
其邪枉之心而益敬其僕侍之賢耳夫風之行也必有從
循大臣無持祿之心而後天下知名節之重道之明也於
人之始進見之主不從身家失志故唐官亦有以自立全
士子自請署取科第外入官者自通賄賂導事權貴外覺
天下不知更有何事見一二峻潔有守及伉直不撓之人
輒病之爲矯或之爲取禍而又有一二大臣怙勢行私益
以沮折天下之士氣如是而何知主憂臣辱曰人獨無君

樓山堂集

卷九

七

哉而我也何知多憂爲恥曰人獨非臣哉而我也至於使
下暗啞見謂先幾之哲闕外喪失歸於莫可如何之勢三
事相率而爲欺百僚苟且以虛免而趨時若鶩者反因之
據僥乘邪以益肆其志而愉快臣憂此風不革不至於極
敵大壞不止也今陛下誠遠寬大奮懼尸素之大僚窮蔽
湯之積匿誅錫貪墨之風激厲奔北之氣窮治天下言事
者挾邪倖進之私內慎吏部之選非天下極清介者不得
任外議經方提學及各方典試之差非天下極執持者不
得推官以墨敗禁所在有司無復以上夫之禮相待士以
待聞令自郡邑之試以至春秋兩開皆引繩披根而治其

私又勅巡按御史嚴禁鄉請托而并設爲地方舉劾之
條如此庶可以激發人心之愧性而廉恥當因之而生夫
人之廉恥其所自有也必至於多爲之制而後生此亦非
盛世事況其相胥而無也則又何治功之足問也

重變更

臣聞天下之治法生於天下之治人天下無人猶幸有法
之足治也故昔之蒙業而治者前重於得人毋輕於變法
書言率祖詩云緝舊維古盛帝明王亦倦倦以此爲戒是
故非開創之君而輕言更制者外也蓋開創之君躬歷禍
亂身歷艱難又其君臣朝夕講求如家人父子纖悉周至

樓山堂集

卷九

七

欲爲善後之圖不得不盡革前弊故常曰我而立爲一代
之法若子孫奉承惟謹猶恐不及況敢變亂舊章乎卽至
凌遲衰微法久滋弊然道有貴於變通者矣而非貴於改
革也臣嘗觀三代以後如漢唐宋各有可久之法至我明
爲極備臣請言其變之之害可乎漢承秦焚坑之後法最
簡畧蕭曹皆文法吏不能考古定制故賈誼之議更變者
是矣然文帝謙讓未遑而天下安晁錯更張無漸而七國
亂及孝武以後漢法備矣以宣帝之綜核不過曰漢家自
有法而魏相爲一代賢佐史但稱之曰好和漢水故事而
已是故新莽改之而敗桓靈不能守而亡此漢之明驗也

唐太宗經百戰之餘踐位最久又嘗與其臣討究辨論故其立法極善乃府兵一變而唐祚遂衰且無論其他宋較漢唐其法爲未詳故其君臣亦時有損益然未敢輕變更也自王安石銳然變之而天下亂浸尋南渡國以弱亡蓋變法之禍至宋而尤烈矣我高皇帝神武開天始者積營兵間涉歷甚深既而鑒觀往古考證最悉又天假以年而其臣多王者之佐規爲制作直與周官表裏非漢唐宋之所可匹者也適以承平既久環暨時作敦文事敦武備烈厥圖在而用日匿圭組盛而事不舉論者盡舉而歸於法之不善而欲更之不知此不能守法之過非不能更法之過也不能守取士之法而無士不能守練兵之法而無兵不能守屯鹽之法而財敝不能守考察之法而官貪陛下試一一詳考而深究之知今之所以極敝而不可復者果一一皆祖宗之法乎即非祖宗之法行之日久欲一旦起而盡更之也能乎法行久則必敝就其敝而剔之猶足爲治法吏而無漏則人情易駭異而有所乘之反足以召亂陛下不窮其法之所自敝而欲犯人之所易駭又不講明列聖所以垂後守成之法驟欲用開創時一切破格非常之事臣恐於治理分毫無益適爲微倖小人借資而已今天下之法所謂極敝大壞者莫如制科察其壞之之端

而釐其弊此猶天下人材政事之所從出議者欲盡舉而罷之毋論他途不足以得人即使得人而此不能從業者將何以置之夫墾上輟耕猶足爲變況使天下皆百舉而款哉故今所深幸者此議猶格而不行也然而保舉之命甫下騎射之令又聞士既觀望於官之易得又致輕於材之難兼朝廷之詔令日新臣民之取舍益亂臣以爲此非太平之福也故臣願陛下申明祖制而又度時勢之可行者行之欲行一法又必專精於此俟其既效然後更有所圖則人不眩於他端而行者無易衰之患將見天下事亦次第而舉矣不然上煩其詔令而下不能行下愈多其餘陳而上不能禁久之陛下之厭棄即欲更下一創始之令而不可得是則臣今日之深憂也

諸邊材

天下承平日久武備盡弛猝然有變而知兵之將不可遽得者亦其漸靡之勢然也然臣觀往古漢武開邊而衛霍奮光武中興而吳興出唐以李郭爲再造宋錄韓岳爲偉存此亦豈非得之守文之後而求之倉猝中哉而何獨今之寥寥也且今天下之用兵不可謂不久矣陛下之求將不可謂不急矣不惜高方之授而斬將奪旗之捷無聞惟有失律而已喪師而已不愛通保之費而開疆何反之績

本著甚且玩寇已爾要機已爾然則謂人材至今日而世亦拉爲過乎今文臣膺經督之任者卽無遠言新建威而之武功如先朝馬文升余子俊項忠韓雍之屬或以禦口或以勦寇其布置方畧亦可踵而師其智也武臣何敢希中山開平之烈卽如近世戚繼光俞大猷輩亦庶幾有古名將風又使如劉綎杜松之屬尚在制而用之亦何至聚軍賁而長寇讐如今日之甚者哉然臣終不敢謂世無其人而尤不欲以破格之任望之陛下也夫今命將無人而功效凌遲者非如議者所謂掣武臣之肘不專文臣之任也其原皆歸於求之太驟而擇之不精求之驟則未嘗擠

樓山堂集

卷九

五

極其長短故任之不能必其效及不效而又難其代於是於軍中之事多有所隱忍擇不精故節級及於平流而壁壘無臨淮之色以視師重臣不遇齷齪序得之素無小范之甲兵故任事而每爲敵輕功之所爲不成皆是故也故在今日而欲令文武之選者萬不能也議者且欲益重武臣去其節制使之操束有司此非惟不可行之必無功而有害唐李林甫以文官爲將怯懦用祿山其禍至傾宗社此其明鑒也且今何可比開創時事也但令文武各得其人豈以相臨而妨成功哉故令文武臨制之法必不可變而所以節釋文武預儲其材以備邊方之用以待緩急

之末者臣以爲當盡創前格而一更其制兵者專家之學也習之久而後精有功效而後見今文臣卽自預習焉武臣卽自謂韓白之能豈有不待更試卒然拔之草野之中而推載於行伍之內乎往者已已之役陛下以一言用人其已事可親矣陛下嚴重武科行之已久乃熊鷹之上不卽卽出今又下明詔使制科兼行騎射并試武經意將謂召虎之臣卽錄此奮乎夫今士大夫雍容惰窳不習勞勩借此以磨厲其氣而廣其技能可也豈輕畧邊方之才遂繇此出哉則臣所謂盡創前格而壹更其制者果何道也臣以爲兵部者文臣習兵之府也今誠令起家之士無得

樓山堂集

卷九

六

遽選此司每年令撫按官各舉知推有方畧者以上第入居之又妙選各部屬有材力者調補之本部堂日夜講求兵旅之事以上下其考遇邊方道缺專推補此屬以益練其材而久其任邊撫缺又卽以道臣推補然後入爲左右司馬出爲總督重臣極之至於大司馬而皆取之此司而足夫天下有終身於兵而不習治兵者乎此儲文將之法也武臣則令各方兵備每歲各舉勇畧善兵者一人撫按於舉劾將領外亦特薦一人赴部考試令武選專董其事以雜試邊方備應參遊自偏裨至大將行之亦如推補文臣之法陛下又以不測之誅賞行之於任事見功之後如

此度不過數年天下之將材出矣不如此而竭科目以求之破資格以用之厚封賞以招之以庶幾得非常之士也嗚呼非常之士以此待之何惜其如不能卽出何也

罷無用

天下之不足用至今日而極矣臣以爲皆無用者致之也朝有無用之官吏邊有無用之士卒上有無用之設施此數無用者皆足爲有用之害而其究遂至於不足用故今國家無憂不足用也求其有用者而已有用者亦常至於無用也則罷其無用者而已臣嘗計天下之官吏不多於古然得強殺有爲與廉潔有守之人則多一官有一官之用否則多一官卽爲千百人多一害今自內外之司文武

樓山堂集

卷九

七

之吏其能已見於天下矣果皆有用者乎衙署巍然體統如故而官無一事者蓋不知凡幾矣然日費官餼而樞所不屬猶未深爲民厲也臣請言其甚者則莫如有權而無事之官精神不用於職業惟以恣喜怒作威福爲能於是不但已無事又能廢人之事如此者可罷也兵之原額未能及國初之半竭天下之力以贍之曾不得其絲髮之效故非盡汰滌而兵不可練非益簡練則用必無功今各方守禦動曰增兵也臣以爲不廢無用之兵而罷之則益耗有用之財且亦卒不能得一兵之用今朝廷之議節省

諸搜括者幾無遺策矣無土木之興無禋祀之費無聲色之好而臣何謂有無用之設施乎宋臣畢仲游有言不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禁變置之事則人將操不足之情以動上今陛下不可謂無興作之情矣聽言用人之際誠有如蘇軾所謂太驟太銳者然上之操切日甚下之奉行不給畏不給之取咎於是相率而爲欺臣見陛下數年所下之詔適爲有司興利而民無利也欲爲百姓除害而害益加也此所謂有用者皆無用雖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亦何益乎是故無用之當罷莫甚於此三者卽三者之中臣亦不能縷舉總其要言之而今日之弊端亦大要可以類盡

樓山堂集

卷九

八

矣抑臣於無用之官尤有感焉今內自部寺之卿貳外至郡邑僚屬教職之類其爲無用者何限卽如各省巡守之監司兩京各差之御史此名爲有用矣然上之臨制旣多下之趨舍愈脰有司非人人得其權心不能免於罪戾而還專心職業乎臣以爲監司以下度無用者次第減除而南直御史之差當有所併於是官無十羊九牧之擾百姓省供億罪贖之費其有關於吏治民瘼者甚大也或曰官可省矣其如仕進之多何不知此無妨於仕進也自古善治天下者實於收人嚴於置吏輕於假名譽而重於裨事權蓋此意也故無用之官之當罷臣以爲無如今日之

甚者也

養民財

臣觀民之物力至今日而竭盡無餘矣言者皆曰自口口兵興以來賦日有加歛日益急民何得不困然臣觀加賦而民不怨者以國家多事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蓋民財耗之於國家者十之三耗於官吏胥役者十之六其餘則皆以風俗之侈靡而散乃又重以歲之水旱寇之焚掠天下財產安得不盡誦乎臣請得而列言之臣所謂耗於官吏者以今天下官之貪風不息吏之奸巧滋甚其害不可枚舉而其源有二官則巡按之贓罰當罷書役則各衙門之

樓山堂集 卷九

五

頂首可革也夫外官之貪獨畏巡按耳朝廷假巡按以贓罰之名郡縣不得不媚之以罰錢之資此既奉之以資彼亦可轉假之以名中間展轉幾何株累幾何毋論惡民盡而良民皆盡矣臣大畧計之如臣鄉江南六郡巡按應上贓罰四千餘兩耳臣郡爲最小然嘗從縣膜觀之一縣幾有其半則此應上者一郡取之而有餘不知此外之金在官乎在私乎而況藩省所屬之多乎緣是即日嚴火耗之禁厲加派之罰有司亦陽畏而陰笑名從而實名耳上好下甚假公濟私安得謂民間之財盡爲朝廷出也至胥役則益不可問矣臣蓋知在吏部者其頂首以萬計各部院

以千計各司聽以百計夫此輩如第在官取值耳何不以其貲買田產爲富人而必爲此者以其本朝入而利父倍也臣觀京都之青起層臺築別館後房婦女數十而在郡縣者履絲曳綺意氣驕膺令天下此輩盡不知幾萬萬矣其爲民害豈可以億計哉若夫風俗之侈靡先自京都及於郡國嫁娶無節燕會無度婦人一簪之飾一衣之費輒值中產而都市奇淫之設日甚一日所以天下之財不見其消有時而盡盡爲是也漢賈誼至於流涕唐丁公著以爲此當勞聖慮豈無見哉臣以爲此一事當使南北兩京

樓山堂集 卷九

三

兆及巡城御史設制禁之而有餘然後郡國可以漸化至於巡按之贓罰直當罷罷而一切罪錢直令所司覆簿登貯以爲郡縣軍興賑給之用而不必更煩司農之拮据復命則盡以其數報上於此中染指者專闕速問於是巡按正已率屬將貪墨之風可以不攻自息至於書役當減汰真名照隸快設工食以盡革其頂首亦如吏員當街之例百郡縣棄用而撫巡監司所用卽自府縣習文法號謹愿者取之犯法者并生其所自出如是而舞文弄法及乾沒侵漁之弊亦當稍有所止凡此皆臣所謂害民之大者不察此二害之源而欲百姓之殷實和樂此必不得之事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害有所受而民猶不知吾卽從其所

不知者而深爲之備則其所留者甚大而民之財亦日有所滋長而不覺所謂養之之法固如是也誠不如此而又加以水旱盜賊臣之爲陛下慮者又豈止財盡而已哉

塞貧源

臣聞善治疾者不難於用古人之方難於得致病之源不得其源雖日進良方而疾愈劇得其源而治之雖沉痾可以立起今天下盜賊生於民貧民貧由於官貪陛下訪得其情亦既赫然下嚴旨懲重誅而風不可息事益加厲豈貪之必不可禁與蓋皆過貪之流未得其源而治之也臣請言其詳鄉會試者終身之源也初選者蒞任之源也京

樓山堂集卷九

主

宦者外吏之源而巡方者守令之源也今夫士始一窺入子耳一刻賢書卽有報賞受飲之費衣服與馬之需於是不得不假貸戚友干謁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干謁則先喪其在我貽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固巧之習成拙者積益日重氣益日卑蓋未仕而所根抵於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債亦如之彼仕者卽無言營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屬償給於民能堪之乎臣故曰此終身以之者也今士之初服官者吾知之矣營選矣鑽缺矣不惜倍息轉貸以求之矣鄉貢監吏求之艱難則圖之必力而費之更倍故有上任者則家室趨者甚至矣此卽不取之於

樓山堂集卷九

主

民得乎夫前此二弊外官取償於民京官卽取償於外官其源同也有要津有典主有座師同年鄉曲之援繫於是凡此能處得之乎視其人之崇卑戚疎以厚薄其餽貺而其人卽以其厚薄之數爲効力之淺深鄉貢監吏之屬苟有所求益愈竭其貲而不恤尤可怪者今以功令之嚴益設爲簡易之法入國門者皆短刺空函而金已達其家矣又變白爲黃取諸其寄所以致之者愈巧凡上之所爲苟宜有一非下之膏血所充乎古纁衣使者之入境也墨吏望風解綬而今不然貪者畏其將及也已變爲管解之地矣其不幸被劾者無論幸而免劾者亦無論卽號爲才能矣而實登剗者不有謝乎謝不有例乎且騰何容易也自兩司而府而廳而縣遞相制則遞相持也一忤意恐授之貶謫矣又守令三載之間所經上司者幾何前得當而後失權無益也外得當矣內之常額未盈猶無益也凡此非竭數年之全力以往之不可我之力全民之力何如耶臣約畧計之士自始達以至考選其所費已千萬計而入索者不在是故非火耗贖錢何以充之非剗削辭計何以致之然則不爲吏已耳作吏而貪豈盡天性然哉亦其漸積之勢耳此今日明旨之禁貪而貪熾臣所謂皆邊之於

流也至於塞源之法何如臣請於士子始第之日鄉試只
令家僮傳報會試則附邸報以傳兩者所省已數百金矣
舉人初中有浪費不貲及干說無忌者許郡邑開報巡按
爲之察處進士則令觀政衙門訪禁犯者鋼而絕其仕進
庶乎各有所懲又設二府反坐之令吏部銓司部尚書調
舉凡選官及考察之年受囑通賄及不能禁奸胥弄法者
事發同坐巡方御史則都察院選任凡巡方不職及薦劾
謝免事發者同坐又令在京兩衙言官凡內外官鑽錢營
贖及吏部巡方受賄不發許兩衙門各員每年糾劾一二
人其扶同不發者歲終議處如此貪之源可塞矣即不能
塞塞臣所設爲塞之方簡而易行誠著爲令而法在必遵
則貪之風亦可以次稍除夫天下骨性峭潔之人既第猶
若寒素卽入官常百折不變所守者不可謂無然亦寡矣
聖王之治天下不恃人之皆廉恃吾有以使之不貪則向
所謂時勢之流相激使然者今逆窮之而復爲不可踰越
之勢矣是卽臣今者所爲澄吏治之大端也

樓山堂集

卷九

三

樓山堂集第十卷

貴池吳應箕著

策

兵事策第四

崇禎八年乙亥歲賊破和州已聞江浦自除夕元旦南京城守江防皆戒嚴九年夏予應試至都官與士大夫遊因從其後問前此守禦之方竊以爲未盡也詔公中有雅識者以予嘗有漆室之憂又好妄談天下事因問予亦有策乎予唯唯退而欲以胸中所畫者著諸篇會口聲即報未確然以予見於南中者意推之天下事亦曷可幾耳因爲策十首白口及冠以至城守江防者悉具城守江防則猶在南該南也事始於兵故曰兵事策時丙子六月

樓山堂集

卷十

策一

今天下之勢蕭岌岌矣外備邊內禦寇口之發難也已二十年失封疆喪師徒凡三入邊不敢抗寇之起也近十年殘城郭殺吏民馳突出入遍掠四省而不能滅然則此二患者遂與國家終始乎方寇之苦邊也天下憂邊者有知其卽寇倡乎日有東方來凡幾召募矣幾征調矣派幾加矣策幾見矣天下洞洞已非一日拊循不加賦歛益急

介更輒曰功令嚴耳功令嚴耳敲骨吸髓以名急公而私者實不可問奸胥猾吏所以因緣其間者殆又甚焉於是民等死耳幸而少緩須臾何禁不爲盜而逃軍叛卒或以將吏之過苛或以資糧之不繼益去爲盜倡故邊之不靖寇之所以終不息也以寇之愈熾而幸邊之稍甯以益急寇而緩邊此不亦畏影者日中之走愈疾乎愚以寇不盡滅不能專事邊也然非設備邊而竭天下之力以禦寇假如寇不卽盡邊益加警萬一烽火甘泉如昔見告將欲還兵而已桂寇矣欲逐寇而已林邊矣不知此時誠何以應之中國之兵所以弱者以其備多也寇分三股流轉於秦

樓山堂集

卷十

二

藩楚之間已使我師東西向矣况中外並創邊寇交討使天下不疲於奔命以庶幾乎功之兼成也豈有莫哉故爲今之計幸寇不大動莫若厚備邊而益創寇益創寇者非置使寇息而已也自兵不習戰而邊警故敗軍之氣數十年不復自民不習兵而寇熾以致蹂躪數省不能使一大創今既并天下之力以圖寇擇將領簡卒伍精器械設方畧講守禦凡在行間者皆廟堂素所擠擢之人士大夫身習勞勩躬踐戎馬以期必滅此而後食是用兵於寇而將士之能已見矣寇平卽及其鋒而用之文自督理二臣以下至守令武自大將以至總把次其功效厚其陞賞以

分布之於邊卽以其所常用之勝兵益澤屬不懶而驅之
破寇吾意將帥非向之以空名推者比必更有以自見士
卒之轉戰逐寇者日狎兵革宜亦與向之坐甲裏糧未見
敵而氣沮者不可同年語也如此則口口可以得志夫論
前之勢寇之起也以邊縣予之說邊之卒也卽以寇故用
兵者國家之不幸而實非國家之不幸也嗚呼第不知所
用以滅寇者果何如也

卷二

藝者深憂寇之不能卽滅思欲以殺賊之兵禦邊毋乃效
之終不可見而言爲迂乎是不然吾第慮寇之創也每乘

樓山堂集

卷十

三

邊耳故此時宜益厚備邊夫邊而爲一時之計闢其入
焉已矣不能必其大創也故莫若謹備之若寇之所恃者
失矣無關隘之可守也有司分疆而治得不至焉幸矣至
破城不下殺掠不甚卽言功矣邊懷其隣之堅乎故寇不
勝備也惟滅之已耳寇亦不勝滅也其人多非精兵不能
破其勢散非方畧不能窘其奔突無常非日夜追逐擊殺
不能使之掃除而無遺故一用兵於寇而文武之能具見
一用兵殺賊而兵之敵愾日生夫前此守令號爲賢者指
揮有餘耳非必身在圍城躬親捍禦也監司撫按卽號稱
風厲不過操法以馭下非必身督士卒親冒矢石也每部

防衛卽有額設之標總屯守之兵卒不過於上司巡臨
情操演以壯軍容以完故事而已亦未嘗躬操甲冑手執
干戈以弁命於堵截也是故以寇之流轉不息而後中國
之文武將士日夜防禦澤屬之恐後則兵當日強兵強則
寇當自滅以滅寇之強兵卽以前此能將者將之其經撫
司道亦邊之此中而自足又并前此備邊之情兵以合而
用之則口口可以得志夫兵猶器也器不用則半壞手不
習器則至於扞格而不能操往者國家不常用兵故寇一
警而不能支及至幾次踰邊竭天下之力以從事於口而
兵或取於召募或藉之調撥猶之不用也及兵合衆而寇

樓山堂集

卷十

四

又退歷數年未經戰鬪猶之不用也故我兵常弱然而寇
亦數年未舉矣表日用之於寇弱者可強彼坐而不舉則
強者又當弱強弱之形相反而用之有人此眞百年一時
也昔宋之弱也蓋古今矣金再入而國不守張繼劉岳之
徒起而收拾餘燼不數年而金旋蹙要其始皆錄破羣盜
而習戰降羣盜以益師張俊之倭爭我世是之平趙忠范
汝爲岳飛之破楊太張用劉世光之擒郭仲威邵青用軍
行師誰令如山而招降制勝所當輕服則惟戰之力也故
天下方憂流寇不能卽滅而思以爲口口之助夫果以此
爲助則用兵於寇者奈何不務力也

第三

中國雖有勝兵能使口不入乎則該何容易也夫今之敵與昔之敵異勢矣則今之兵亦與昔之兵異用此不待智者知也愚試妄籌之夫口昔破全遼而不能有則我立直前進據招聚流亡厚集兵力以圖恢復是得尺則尺之效也未爲失算乃國事非人兵再獲陷關甯之外兵不敢發左足失大機者一矣往者海上牽制之說卓有勝算口若用兵關甯而以口口口口口口可以得志自毛帥藥餉被誅此後無一人言航海者失大機者二矣當插之求款也我宜撫而用之羈縻有術處置得宜漢所謂招烏孫以斷

樓山堂集

卷十

五

匈奴之右臂者此法是也口口口口實用兵之上策乃圖事無人議疑聚舍至掉折入於口而口東有金白北有寧暖西盡俺荅永卜吉囊之地關門之外袤延萬里不復有所關限失大機者三矣夫中國失此三大機守則我力分而難於備勤則彼地大而窮於追難有衝霍之將來能速必其成功然則將閉關固圍謹遏其不來乎不能也已已入矣甲戌入矣而今又見告矣將聽其長驅直入多方邀截使之隻輪不返乎不能也口陷遼數日而且不得報矣去宣鎮僅三十里而始錯愕收保矣口介在宣雲越大同開雁門南下而薊密大帥不聞加一矢捆載飽颺而宣雲

陽和不能蹕其歸今昌平之告又且疑且信不知爲何如之兵矣如此使口果有觀兵燕雲飲馬河雒之志我其如之何哉然愚以爲口實易與者非無說也已己之後愚雖伏慮草莽嘗以三策料口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而竟無策可謂國有人哉夫孤軍深入不能自防關甯東絕通津南逼良涿北礙昌平其志固已小矣俟陷一遼又不能守而瀾游剽掠此必危之遺所謂下策也我於是時以各屯之兵綴之而用關甯之師直搗其巢此爲上策委之以數邑而堅壁清野使攻則不下掠則無獲擇持重有方畧大臣一人將之使各鎮能戰之將以銳兵更番邀擊可

樓山堂集

卷十

六

以盡殲此中策也但使宣雲陽和設奇警備一大創而不使得氣去此下策也夫以我之策遇彼之策下且爲上而乃偵探不實進止乖方使將士自疑精兵陷沒勤王之師雲翔而不敢進其失計可勝道哉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使不復循覆轍安知我不得志然而無幸其不來而弛吾前戒亦無幸其再來而用吾故智吾惟恃吾守而令彼不得來亦惟恃吾戰而使不窮於守庶乎吾可以得志今試度邊關內外最稱要害者何方遠近險易便於應援者何處兵車火藥用惟所長者何器而敢死力戰見敵則奮者何兵文自司府以上至撫督武自大帥以下及游把使

豈遂在其下設不幸復如前進薄城下吾向所料之三策固在也蓋李綱師道之計行雖以方輿之女直不能得之於弱宋而況□□□□□□哉抑愚讀史而深有感於漢君臣之用兵也趙充國以屯困西羌其時明君察相反張若難以堅其持久然而辛武賢之用兵亦所不廢也兩者相資而功以之成則愚所謂戡守之方師其意而行之亦猶是也故非勝兵不能□□非候時不能用兵非以屯爲守則時不可俟數者合而□□□□未之有也不如此而別談表餌妄意型庭事或有之要非愚之所敢知也

策五

樓山堂集

卷十

九

往者流賊之起也積有年歲矣始於歲之凶歉成於官之苛暴急而走險豈其天性然哉於是時也解散之也易即不然撲滅之也亦易夫賊至數萬至數年而守令申請不力按撫勦撫無方此不亦養賊以變貽君父乎故愚欲於賊所自蔓之方逆窮其守土總方者而治之不爲過也雖然賊之在秦晉猶天中之黑龍而擊之猶易也使西入濟南渡河再出入關而不放關流轉楚豫之區地大人衆卒突無常彼不勝流此不勝備招之不從擊之不盡於此時也雖有韓白之將吾以爲難夫寇之流也水也其起也可以鑑焉耳出關而稽天之勢不可遏矣善治水者疏濬

樓山堂集

卷十

十

決排使之就道安流而水患息令誠而能使之就故道哉然疏濬決排即安得謂遂無其方也吾以爲必致之宛地然後可開其生路致之宛地則其求生也急雖有招撫可無他慮開其生路則黨白解弱更舉其後至而禍絕矣獨所爲致之宛地者有數道焉防爲上戰次之守令爲上大兵次之賊之流也兵亦隨之轉徙蓋未戰而已疲於奔命矣今南北畫江河而守郡邑之在中間者逆揣其所必奔之地爲之厚提防多偵謀先事爲措置使賊進無所掠攻不能克不能展轉數邑而數萬之衆餒而無所逞其技矣然後大兵進而薄之設方畧厲將士冠有不一暇潰者乎且賊不過其衆勢恣殺慘以爲威耳其實不按紀律不度險易不量主客可盡取而殲也今郡邑守令先於所進之地熟視險要計可以設伏者何方可以阻截者何處此賊未悉諳而我可從容布置者也於是疑之以多方誘之使坐困使之進退狼顧而大兵又從而四而追逐賊且蹙矣夫賊野窮於掠攻窮於守戰窮於餓奔突窮於所向則隨和者必有攜志而渠帥當有悔心然後擊之招之惟我所施是故不能致其死命無輕言招也且示禍且貽患不多爲之防戰不可得而勝也且爲所殺爲所侮不責成守令大兵隨之流轉無益也適以驅之使靡漫耳而戕之民

且窮於過兵已置於轉運誠以愚策行之重守令之選重所以防之之計以賊而致其死以致死而開其生而賊患之患也直可計日而俟之矣

第六

國家之於賊盜孔急矣特設督理大臣者二五省之巡撫監司治其兵三邊之大將爲之帥自禁旅以至各方之調援者十萬而爲之兵截留都察院并諸親藩士大夫之捐助逾百萬而爲之餉然平蕩無期滋蔓益甚而思且欲重守令之責豈迂諉渤海之向化虛慕朝歌之方畧哉愚蓋實見江北諸郡縣其先破者皆其守令之癯廢者也不據山堂集

卷十

十一

則其貪殘者也稍能者則攻且不下尤能者則殺且相當故曰滅賊當重守令之責也至官兵雖隨督兵之官雖專調度應援之法雖密然屬在數省展轉多駕追逐不及寇去兵來徒煩供億故有上之所責成在此而下之所收效在彼者此是也然則官兵可撤乎曰何可撤也守令保其所治之城不下掠不甚即言功而綱圍既隔則號令莫行欲一舉而殲焉非大兵不可然而寇分三股助之必有所有先寇資馬力勝之必有其衝則愚又謂得而奪之危之三

分而縋我師也我因之力分而勢弱此寇計也今誠并力以勦一股則二者必應落而自潰議者以秦寇不出負勢

甚固楚豫二城動極秦寇且至以張其軍則必先勦秦賊絕其根本使楚豫二賊不能復歸且亦不能援之以爲勢誠爲上策愚謂不然秦寇雖自守之固然居彼中久其盤據根柢未能即窺此可以計困而不可以猝拔則責在督臣關其無出使二賊後無所仰然後豫在楚豫者專屬理臣固可一戰而擒也何也豫楚二賊雖有盧永郎房英諸山爲之出沒然夏歸冬出其勢不能持久秋邊之而不使出則人馬俱飢夏截之而不使入則人馬俱病彼憑依阻與我入而薄之也雖俟其飢出情歸或邀截或隔擊或設奇發伏以因勢而制之也易且賊名數萬要皆隨和魯

樓山堂集

卷十

十二

從之人其實能戰之賊不過數千非真難敵也賊之在郊也無鄉黨可食萬人之理分兵四掠或百或十零星卓騎多迷鄉導又非真有紀律之師不可犯之堅陣也衝其中堅則賊首可得而傳自戰散擊其分出則勢弱易敗而主營自孤加之以守令之防遏鄉勇之接濟火藥之衝擊礮陣以下不用命者理臣以令誘之士卒不人得一級者斬又移檄各路防其奔突處處邀截如此而賊不一戰而盡乎昔人蓋有不數日而破賊數十萬衆者用是道也擊楚則厚防豫擊豫則厚備楚即不然而二賊並出亦委之以數邑而擊其清野以困之度勦一股而二賊之解甲投戈

必次第相繼矣然後更行招撫別議安插一如今明旨之所頒載是役也歷不過旬月而十年通寇可以盡滅今議者又謂賊貨易與獨無如其馬力何耳以愚計之賊之強也以馬而其敗也即以馬未有一賊數馬又多載婦女輜重而能進退如意者也昔之用兵者步馬懸絕則抗吾短而殲其長且馬可以誘之而使來可以駭之而使奔可以陷之破之而使不得逞師古法而用之驍騎亦爲廢物而火賊之所乘皆掠之民間而非盡騰驤之騎哉騰七之割陰也以困於鐵菱角而敗夫一物足以破敵又何賊馬之足患乎是在當事者毋畏賊毋畏賊而又毋保賊以

松山堂集

卷十

三

第七

往者土木之禍也先導都城徐有員建南遷之議而于少保力沮之然已起兵部尙書王張在南矣蓋南固而後北守可堅也宸濠之未發也王晉溪豫慮之使王新建制上游而用吳廷舉李充嗣在南比擬間而二臣先陳師以待且惟恐其不來也當時論者謂聲上策直趨淮而北中策據南而有之不知濠即能用亦成擒耳蓋二臣之方畧已業具而新建亦逾僉成功乎嘗謂謀國若于王者與社稷臣而李吳二公未見敵而氣已吞賊其事亦何可沒也今

流賊之被和州圍江浦隔一衣帶水而望其人馬馳逐不可謂非盛鄰之恐矣南中文武所以謀守備者幾無遺策而愚以爲未盡也夫已之有北狩也則宜預備南潯之欲趨北也則宜首備南今寇逼江浦使陷京黨恐南計者宜備在江之北與江之上不此之圖而徒置上新河以自固守寥闊難周之萬雉閉新來必繇之十二門此非自備歟自備而已且縱觀往古從來取江南者有兵渡江而城不下乎有曾嬰城死守以自全者乎南之備必不在城守也此易辨者也昔謝元以八千人破苻堅九十萬之衆唐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韓世忠駐師山

松山堂集

卷十

古

勝而金兵不放南下皆扼淮而拒之不便放得人惟此所謂善備江者以淮而善爲備者以戰若區區守一城而曰備也此亦計寇之不能飛渡而姑以是爲盡職事耳萬一寇舍驍馬而事舟楫吾不知何以應之亦不知閉門拒敵果能爲曠日持久之計否也然則議城守者盡非乎議議察嚴保甲設柵欄明桴鼓可以絕小盜而不可當敵此在平時宜行之弗懈寇之勢也宜益示之以安靜而鎮之以剛整使民耳目不驚交易不廢然後人心有所恃而不亂不然寇未倡於外而民先擾於中以苟城可了之事而通京大吏遂陳登障用以襄威而示弱天下之無備豈有甚

於此者哉是故居南者而不思所以備南則已誠忘所以備南則吾所謂備之江上與備之江北者奈何不稍思而熟計之也

策八

謂備南而城守者非策矣然則城可不守乎夫亦恃江淮有備上流宿師故可陽示安靜以固人心耳設不幸而江不可恃又不幸而寇從南起此猶恃遠援而撤近備哉豈謂備亦有之而城以內不與焉何也皇陵不守而城何敢守外險不守而內何能守夫金陵之形勝愚亦嘗熟察而知其要矣蓋與吳晉六朝之時不可同日而語也近畿無樓山堂集

卷十

五

大鎮而左右無掎角萬一有進而薄城者何以應之嘗南登雨花本末及報恩宰堵諸勝下瞰城中一覽而盡未嘗不以棄此於城外爲當年失策也又嘗西自觀音門遙望而至獅子諸山輒幸此亦天險可扼而據之以爲內衛今誠以此二方憑高立營各置萬人控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一軍軍恩德門之南一軍軍高橋門之北以爲彼此策應而水營亦各置萬人一軍軍上河一軍軍下關亦擇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伏大鴨關之東白鶴洲之北以爲彼此策應還兵之情者以爲鋒又別備將之房者以督戰如此則賊必不敢犯京陵即有方

張之寇直前進薄而以水陸之師合而擊之彼豈有幸哉此備之長策也若都門之內非賊至城下可以無守即守亦不必皆用衛卒神師道云京師百萬之衆皆兵也此老將知備之言也至如昨者寇在江北遂自爲張皇張兵登陣勢如履債每夜燈燭之費至數百金而賁賞之錢且夜費數百萬嗚呼何益哉今南之司農亦輒曰餉不足耳然此二費之外又計所造敵台大者數千兩小亦不下八九百吾不知此費果能繼乎亦不知賊果南來但登臺瞭望便足捍禦乎夫京營之兵數萬文武數百員無一敢布造城外者而城守之費已如此水營之兵亦數萬戰船亦數百隻無一敢試之水中者而敵台之設又如此以此備南而何異兒童之見當局者方爲未雨之謀言事者且嘉其妄和之計愚淺見而不知智畏事而不許故愚謂天下之無備未有甚於南京者也夫南京亦終幸無事耳萬一有事則備者猶以前計爲足恃哉不守陵而城何敢守不守外而內何能守如此兩言者亦直可發人之深恨矣

策九

海賊之起也江之防自下縣崇明以至鎮江皆岌岌焉然據京口而守之軍山登時無港可達賊必不敢犯金陵此易防者也中原寇起而江之防也孔急矣勢長則備分縣

瓜儀至九江幾數千里而兵之緩馳也難乘流則勢迅由
九江至石頭一二晝夜可達而敵之趨薄也易夫亦幸而
賊不與我爭舟楫耳萬一破城邑持民舟而有之據勢揚
帆順流而東雖兵船集於南岸敵樓布於江崖勁弩火器
伏而待之豈有幸哉故愚謂防工者防之江以北防之江
之上而熟恃天塹蓋兵江南即謂之無防可矣試以通江
之大勢計之荆襄爲首九江爲腹京口爲尾以南部大勢
計之九江爲首采石爲腹京口爲尾荆襄控禦勢關全楚
姑且無論九江乃武昌之門戶而南片之要路也金陵上
游此爲最急假使賊從此飛渡則全江上下守禦皆虛采
樓山堂集

卷十

七

石迫近金陵賊若從此渡江是開門而揖之不必更言城
守也賊渡京口尚有險可扼然使駐兵淮陽則南北兩
即不濟師而勢已去矣故南中之守無要於三方言也而
三方何以守乎賊之渡九江也必自楚入憑黃梅諸山而
扼之而以黃麻安慶爲連絡則上游之險賊不得乘之矣
賊之渡采石也必緣和入嚴備廬州而以安慶浦口爲連
絡則賊不敢長驅南下矣賊鎮淮揚必自賴來須有重兵
而聯絡廣鎮獨角海陵則浦口儀真諸處可以安枕無憂
矣凡此皆守之江之上江以北者也今試以操江行臺設
於賊渡之地控制九江安慶三道增兵防隘練卒補缺度

其里道之遠近而善爲聲援策應之法使之首尾相應以
成率然之勢如此江南雖無守而陪京可以無恐故昔之
防江南者爭荊州爭合肥爭維揚皆明於此勢也不然而
使王渾東下賀若弼西彰之屬北來猶區區恃姑孰之單
鎮石城之小險也不亦兒孫之見哉今江南之議防者亦
無遺策矣築臺增埧練鄉勇制火器民之物力既竭而將
士精華果銳之氣亦已耗半然未聞有遏制之功而收絲
毫之效易者移其事而併力於北則江北之州邑可不破
而南都亦無所憂今賊破廬和而江南猶無恙者果南之
防守得哉是可以長思而深省矣

樓山堂集

卷十

六

謂防江者當防之江以上與江之北矣然則將弛江乎曰
何可弛也南京新營之兵不可謂少矣文武操江之節制
不可謂不嚴重矣自九江以及金陵爲監司者三府有丞
衛有使鎮有總把口有巡司又別差臺臣歲一按視又有
鹽方兵垣等官坐南調度其防禦之設不可謂不密矣加
以水營之操練沿岸之巡邏日益嚴密何謂弛也然數者
皆有名而無實徒幸無事官以待選兵以偷飽耳一旦有
急如擄沙盡餅豈能一有所恃哉且夫江防之不足恃而
水兵之不足戰也亦已久矣往者劉弋齊彥名等以追急

督舟浮江上下自黃州至通州幾數次矣而莫敢誰何幸而遇賊破舟賊以喪亡夫通賊且如此矣使方張之寇逢來而以舟師遇之吾未見其必濟也邇者江上戒嚴舟行上下俱有阻礙而北岸一帶不許泊舟寇未至江而江岸過兵甚於遇寇至於孤州夜泊之船又往往劫之於兵如此不防爲害防亦爲害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小寇之肆劫於江也不過竄港岸之荒遠同舟行之單弱以舉事一旦但嚴責汛地連坐水兵卽無大虞其防之也一有司事耳兵過無紀責在督兵此亦易辦也若狡賊有志渡江則豈區區水營之操練兵船之巡邏足以禦之乎貴在絕其濟

樓山堂集

卷十

九

師之路而遏其發源之源夫江北郡邑其有河港之達於江者可數而知也其中舟楫之往來財貨之出入勢不能一日而斷若懼虜賊之奇船遂先事阻絕民何恃以爲生愚欲於各處岸埠設一船司平時但立稽驗如保甲之法行之一旦有急則盡馳而之江其有不能卽撤者舉而焚之如此賊搜船不得豈能飛渡是所謂絕其濟師之路儻因江北有寇遂概禁北岸不許停泊南舟不許接濟毋怪乎數年之間避寇者以無船可渡遂皆驅而及獨也有司以此爲得計不知舟中敵國卽起於此若所爲致渡之源尤有足慮者矣夫北方焚掠已盡寇豈能一日忘南哉特

不能舍鞍馬而事舟楫耳今不能并力防北而江南沿江諸邑穿壕守堦益無虛日又各練鄉勇起派民間物力屈於填兵精力消於城守守令以此爲預備上司以此爲賢能而不知民之思亂十室而九夫地方未見賊而日如過賊民亦何禁而不爲賊乎且江南地阻人稠半仰食於江楚慮安之業今各方多事賣販口稱民飢思亂其勢然也思亂則必迎賊卽不迎賊萬一南方寇起獨有天塹之足限哉故愚欲各方散鄉勇罷守禦獨苛派加意捐循設法通濟卽不必防江而防江之法莫良於此所謂絕之於其源也不如此而防之於北失之於南防之於水失之於陸

樓山堂集

卷十

十

況事有出於防之所不及哉至於操練巡邏各有職守平時且不能弛寇至其何能已此但著意行之而無如愚之所謂有名無實者則幾矣

樓山堂集第十一卷

貴池吳應賓著

策

時務策 并序

予在南京嘗爲擬進策又爲兵事策所以計天下事者異蓋會自句容還雲間友人遺予兵家言中有擬爲問答若干篇予覽之與予意不無離合其合者予見之前策矣其爲予意所未盡者予亦擬爲問以條之并亦廣前策所未盡者予不專言兵然亦時所急也爲時務策七首崇禎丙子七月距開試十一日

樓山堂集 卷十一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者

爲正邪正是非以何者而定

天下之士不難辨也緣設心之公私以觀立朝之末末而邪正較然矣邪正不難辨也觀其取舍之所歸究其成敗之所繫而是非較然矣夫人豈甘以其身爲不韙令天下後世目之爲邪哉始於一念之私成於所趨之說沒其身於勢利不能出致人國於傾覆而不顧即有所矯飾緩固而一生眞僞卒不可掩是故觀人者先其大節畧其細謹察其本情要之末路此言不棄一者也愚請卽往事之可爲論者論之則莫辨於漢唐以來之黨人矣東漢之季權

歸外戚勢移官豎公忠不貳者危正直不撓者危於是始有黨人之目夫禍或生於所激事多傷於已甚者有之然而其氣節固可風其志意亦可原也於斯時也爲胡廣趙戒者邪爲李固杜喬者正又同一正也爲李膺范滂者難爲郭泰袁閎者易此其是非豈待再計決哉唐之牛李其邪正誠難遽定原其所起皆以附勢干進借人家國以報復者也故君子兩非之宋之三黨皆以正攻正者也迨其後適足爲邪人借資而正者亦不能辭其過君子於是非之間又未嘗不兩存之執此以爲鑒而今士大夫之品行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何也今之士不幸有門戶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之名矣其不在門戶者易見也其公忠清介以勘宣職事者不問知爲正也其貪冒放恣以便利身家者不問知爲邪也若已有門戶之見其誰肯自居於邪亦誰不肯附於正於是有所爲排擊者矣有陰爲要挾者矣有巧於籠制者矣有公爲報復者矣而愚以爲辨之不難者生死之際可以明人之處心進退之間足以觀人之大節試自神宗以來數十年之事變觀之爭權臣爭國本爭挺擊爭移官爭紅丸其邪正是非數者聚訟莫決一臨之以當禍而其

人如若素黑白判然立見蓋觀人於生死進退其公私本末未有不久而自定者也今之時勢雖與先朝不同然後

之視今豈不猶今之視昔其爲正者必難榮而易好者也
必忠於國家而防已疎必心存汲引而與人潤必有高
吾言而趨事易是故常抵之而多隙攻之而輒敗然而
不害其爲止也反是者必邪雖然邪而其勢以與正而
其爲邪未甚也邪而人主嚮之士類附之天下稱之其爲
害可勝道哉是故孔光不再起人必以忤傳后爲忠張球
不附節人必以爲廉潔有操行之士何晏不敗人必以其
閑雅冲曠爲勝王沈裴秀不附逆人必以其談經講藝爲
賢入關十六子不躁進未始非一時名士王安石不亂天
下則其偏執矯情者皆若不可及然而有識之士當察情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三
競附衆議歸高之時間能深窺其詐而豫知其禍者豈有
他哉亦愚所謂察細而觀大探始以要終察其公私而眞
僞見審其眞僞而是非觀耳況門戶既分則起禍自劉孔
子曰各於其黨此卽古今觀人之要道也士之學術人品
豈非至今日尤易定哉今論者又曰學術正則人品自正
何門戶之足言乎夫學術亦難言矣正人錄之而益正邪
人用之反以贊其邪古之仗義求節深執忠孝者往往得
之天性篤實不立聲名不喜浮華之士而喪顏顏志行若
尙嚴者又未必皆求當學問之人也此又用人者之不可
不辨也

問制科得人今不逮昔議者至欲罷之幸其事寔然
制科果無弊歟兼行駢射果爲得與
取士之法古今不一遼要其法行之至便者有不滋弊者
也夫因其弊而釐之雖循法適可以得士若以法之必弊
欲盡舉而更爲精悉一旦盡舉士子所趨進非惟不足以
得人反以召亂夫今之極弊而不可不釐者科舉取士之
法是也以前皇帝之神聖儼古定制豈不能多爲之益令
人材不窘於用乃三年而定科舉之制至六年而罷後十
七年復頒定成式以著爲令歷代奉行至今幾三百年法
益加密無敢議更者以人材所從出也夫時非開創若其
樓山堂集 卷十一 四
聖神亦欲嚴格取人登進不次此立敗之道士不納之於
學官教之以禮義繩之以藝文用之以科舉其弊難材賊
者將何以約束其心而馴服其氣思是以謂科舉之必難
不可以得異士而異士不能外原非以便庸流而中人皆
可勉然後邀聖人創制之意甚深遠乎雖釐散亦陵夷之
勢使然非國家制科之初意也且今科舉之法亦何嘗與
初制有合哉初制但選經書大義故士得以其餘研精性
理博覽史傳非若今之雖讀滿章士自比偶文字外卽不
知宇宙更有何書也初制兼重策論故士前場終義窮雅
而二三場學問聽問條對詳盡又非若今之專事經書主

司闕文命中卽不問後場作何語也天下之能許識士子者教育也初制非選擇不得爲是官故官是階官既使之造就人才又謂之典試場屋議童之也高皇帝時嘗召對詢問有不達世務民瘼者則罪之謂士子不能實以明官則學官之設元非專以文藝選士也今則司闕者皆獷廢之而自顧者半乞思之舉人貢則但廉貢原以貢束修來則兼通干謁以候選轉而已卽號爲賢廉者月有程課卽爲盡職而他何知乎天下之能變移士習者內則祭酒外則督學也聞之先朝非極天下之選不得居是職高皇帝於國學尤加意焉蓋嘗誅吏部尚書以尊崇宋訥矣提

樓山堂集

卷十一

學之差也兩京則持斧之使各官則嚴察之司誠欲其養憲立嚴使無得而提其事者是故曠勳著南北之聲而陳魏得寬廣之體彼其時名卿鉅卿出其教育者固可指而數也今之祭酒何如乎官不必以望推也道不必以嚴立也兩雍爲師徒之傳舍直省完歲量之成規而已道德之薰陶問學之資長榮尊之風騰知遇之鼓舞行之必以其誠化之必明於教蓋思三二十年未一過省而其中陵夷苟且之故不可勝舉然則倖而得高者不過皆詭遇提取之士非實有所長而直也又加以科場之官取之以資摩而命中之技得之於輕舉天下之人材何繇而成卽何繇

而進乎以是謂制科爲不蔽之法誰其信之雖然以其弊而併削去其法毋論賢聖祖設科之至意冀天下學官之士其不能徒業書用何途以處之卽村士誠不必拘此一途然倉卒何以自見而公卿大吏無一不從此出者彼亦豈能別擇衡鑒以行度外事乎愚所謂誠反其法立以召亂者蓋爲是也然則愚所謂困弊而釐之者何如請令外槓提學之選內重祭酒之責小而甄別教職大而嚴擇試官其可以變過行之者有四事焉一每歲貢士可罷也一二三場出榜宜分也一國學積分當行也一薦舉人材當慎也請於每歲貢士之期卽以督學所首拔士充入國學

樓山堂集

卷十一

而廩生族食之餼則以遞給高等諸生於是諸生無下均之歎而貢下則於貢老亦可造之兩雍以厚其地其所主官試之輕下場也久矣今請盡闢三場獨封之卷而第其高下以次揭曉其皆合式者爲上中等中二場者次之下一場者又次之會試亦如其法以爲選官之次第其文義兩雅者卽得登進而穿貫古今通達國體之士亦不至於淹落於是人人嚮學當不出數年而國家可以盡收其用國學之以舉貢充也所從來久今天子亦既下明詔使舉人下第者入監矣乃行之未久反以之爲市其爲取國可勝歎哉今請更爲申禁令兩雍多士充盈而積分之法歲一舉

之其高者者不必更應春秋二試即與科中一體出身庶
其重而其人當將國學不期而自盛矣此三者皆所爲
統科舉之弊而證之也有非常之士或道德之可風或經
濟之風負此求之不在文藝之中用之當超格例之外則
令擬按司府採訪薦舉以赴部起用不强其不願任者如
此是以保舉輔科舉之不逮而不使科舉之士僥倖於保
舉之可行其法亦可久任之而無弊竊以爲得士之方莫
良於此矣今議者又謂流寇不靖邊疆久據國家所急者
知兵之士耳今天子欲於科舉之中兼行騎射乃詔旨久
下應者無人此何以故不知國家於武事已有科矣武既
兼文而不效則文而試武亦豈真能得召虎之臣孫吳之
士哉夫高皇帝亦嘗令生員習射矣非以此爲試也愚謂
令騎射兼優者當於試外錄用不限人以必習庶習者得
以自見其長而不習者亦不苦於格之不及是兼得之道
也雖然天下之弱亦已極矣士大夫勞苦不任偷惰成風
故奸人叛卒無所畏而遂因之以逞誠如明旨令士夫人
人習兵則積弱之氣當振而國家之威亦赫是而立此豈
不足以矯偏而救弊乎乃下不幸從而上下之令亦相玩之
爲故事愚然後知積漸之難反而向所謂更法而易亂者
非虛語也第不知果設誠而力行之亦令之而人不從否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七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天下事有以任之而後成有以議之而後決故計者功之
藉也古之人未爲是事則必博謀衆議虛心盡下以求萬
全是故所爲而常成然亦有衆所不與而我獨徇其然
遂不難排羣議行之而所爲亦常有功是問也末事而生
議故議常定舉事而能斷雖議亦不得而惑之也今天下
可謂多故矣謀夫盈庭一事未集始以一人之言而欲有
爲未幾即以一言而罷始議者不過一人未幾撓者四起
前見賢而後獲罪喜變更而憚垂成如此者不知凡幾矣
樓山堂集 卷十一

八

卽如事之大者孰有如口口乎自萬曆已庚以來國家之
用人不可謂不專聽言不可謂不疾言者亦不可謂不多
矣始而經撫不和繼而中外相格又繼而左右爭袒以至
覆沒相尋功罪異用嗚呼是可謂之有議論乎有事功乎
鋒銳不用以殺賊而用以角意見是非又不從意見起而
從門戶起大臣博寬厚之名小人進煩細之說如是卽有
成功皆以議論而敗然則空言之爲害孰有甚於今日哉
今天子欲大創前弊銳然與天下更始亦十年於茲矣口
敕入黜寔愈加熾民賦既竭更治益偷於是又慨然發明
詔示風厲廣言路虛聽受主章莽下賤皆得論事於前而

與公卿大臣圖事機策亦既不遺纖細此宜其有不世之功可以次第立見名而計效課績則如捕風捉影一無所就此易故與愚以爲喜事之與策速二者皆足爲患也何謂喜事夫懲前謀之不臧但說然革之是矣乃一旦欲大有所爲則希旨承意之人必將操襲作之情以動上而不顧其時勢之甚難究之利未能興害猶然未革吾意已先爲下所持矣至如以一人之言舉一事度非經歷歲月實意責成有司亦陽奉之而陰怍耳而一有欲速之心朝可一議發行一疏報者未及國門提者又經部覆久之奉行不及則至於相積即行者亦先意此不可終日之計也而

九

樓山堂集

卷十一

賈未嘗一行於是上之所急下之所緩前之所督後之所稽議之所以多事之所以愈不立其病皆緣於此夫從古議論有餘國之害也西漢詔令質樸大臣少文其治理風俗卓有可觀自武帝以文辨之士屈服大臣國家始漸多事功雖就而傷者多矣宣帝與趙充國辯難反覆難舉朝言不便者什九其意卒不可奪故功以之成則人君如宣帝者真圖事之主臣如魏相者真謀國之臣何也彼於事理灼見不爽故輕於進羣臣之意者知議論有不足恃也後唐憲宗與裴度之平淮蔡其不擬於衆論亦爲近之宋李沆有言書居大位未能補報萬一但天下言利病者一

切報能至哉言乎此正今日封諍之議也今天下議論之多孰有過於條陳利病者乎學者漫無糾劾或拾前人所已言或取日前之急速篇累牘以自塞責而票擬者重違其意則必下部部尙書不能駁正又爲覆奏此不過令紙墨耗費文移繁濶傳衙門高閣置之而已曾有立限奉行責令必效者乎至於士民言事其奸譴尤不可節身論不可行即行之豈能勝行萬一事在必行而無俄頃之功者立有郎山之劄又何怪擅舍賢理用以掣勞臣之肘而灰任事之心哉故爲今之計欲爲是事則必下廷臣會議議既上則責之成功毋使一人得提其後其或下議未孚

樓山堂集

卷十一

十

而疆場之外果有任事如充國者則當力破羣議以俟垂成而臺省不急之章及四方輻輳之言直以李沆報罷之意絕之毋博寬容之名無急苟且之效毋用狂躁喜事之人毋納諛諂贊奸之說夫然後厲精圖治事有條理而功有要歸亦不至如前者紛紜錯錯幾令人莫知所厝此所謂反其道而用之則議論少而成功多矣嗚呼議論亦何患其多第問吾所執以聽議論者爲何如也是又責成功之大源也

問兵莫妙於用間今口口流賊並劇用兵久不見效說者謂術疎耳然用於二者將遵何法與抑孰易

皆人論曰謂問非聖智不能用乃觀秦漢之際不過應一人之舌散數萬之金遂令良將誅敵國破謀臣亡烏在問之難用哉雖然以今法令相牽之時而聽一將之用問愚有以決其不能也且以使命不通之時聚散無常之寇欲取必於一問之成功又誰其任之故兵莫妙於用問用之於二者恐雖上智不能抑兵莫難於用問然非用二者之間之難吾第不知所以用之之術也故該用問於今日此計之謬者也國家自□□發難以來經撫以職守爲緊訟中外以是非爲爭端事敗於謀多功廢於議異如此者蓋樓山堂集 卷十一 土

已幾陷覆轍矣□□之□適爲笑資海外之牽幾同兒戲即□□□□此□□□□之法事勢灼然明白而亦有議無任此可彼否至漢南萬里盡爲□域我能闢其刃入亦云厚幸矣況出關遣使展吾方畧乎軍資之匱致煩司農仰屋能以數萬金念其所使無問出入乎大將雖專問外然呼吸仰之樞府能行吾意一無請決乎孫子曰五問之事主必知之即今天子聖明主臣謀密能自保其事之必可任功之必可成乎且今將之不能得土而奇材之不效用亦已久矣能以此外事喻人信其命不奪計不懼乎夫設是數者而用問於□愚知其爲必不可行之事也若用

卷十一

士

之於寇則不過問之而使其黨自離散而已今寇分三路
彼原未嘗合也吾何以利其分且吾卽遣敢死之士能必
其深入與使辨智之人能信其見從與故問之施於口
俱未見其可也然以問之法而變通用之則有二道焉曰
以吾問曰則難曰自問而吾起而圍之則易夫
此其勢然也故以用問者用之於直
謀以用問者用之於觀算所謂蹈瑕抵隙而其事必可以
得志以吾而問寇則難寇自問而吾因而用之則易夫寇
而多方以闢其出則可坐困之使餒合力以勦其一則可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主

卷十

士

以問破也此不知兵者也

問今民貧盜起咎誰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其責成之法何如

昔先王建官治民而因民治吏則必先責其近民之吏而治之蓋莫乎令之爲最矣故守令之選自古重之而言吏治者則惟漢爲盛無論其三公大吏皆歸守令之上第者漸次居之即在郡邑時亦何其展布自如得以畢見其長而寬奏其功則非漢吏之獨良而治吏之道得也大漢未嘗不設刺史以簡察二千石也然不遇有所案舉而未嘗兼治郡國事以旁掣其手足其太守雖得自置吏然專責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三

大體而亦未嘗下侵長吏之權此漢治之所以獨隆也其後任州牧而罷刺史又任刺史而罷守牧徒變更職名而於治理無裨唐改太守爲刺史益失古人臨制之意宋舉判之條最繁實無益於治又大臣出補外郡而體統倒置則糾察不行後世守令所以遠不及漢其法外也我國家張官置吏視古法加詳高皇帝於監司守令之選所以甄別而黃霸之善良至博能使器固非盡錄一途也應朝相承則非科貢不任名郡大邑又非甲科不得然而鉅卿碩公前此之從此出者亦非乏也而今則吏治不張貪風益熾甲科之縱淹實久舉貢之虛廢不絕自神宗末年至

於今日甚一日而民不勝困暴盜滿山揆其所自有一非有司之過哉故議者謂欲息盜安民必慎選守令誠要論也開創時一切破格升黜之法今不可復用矣即用應朝

資格相承之例亦當變通其制而先求其弊蓋欲責成守令非精守令之選不可精其擇必重其權重其權則莫如去其累請得而詳論之夫今之所急者莫如邊方也邊方守令非任子則舉貢甲科任者十不得一矣選守令必縣吏部也甲科選縣惟便是視可以乞求可以更易而內地人自銓司採訪區分者十不得一矣不則高下惟過遠近視缺而囑託賂遺一無所行者亦十不得一矣知府之

樓山堂集

卷十一

十四

推選也多歸部屬其上第者邊遠可以內轉不則亦坐致監司而一麾出守謂非所樂卽出守而隨材接地者又十不得一矣此皆所謂擇之不精也及服官以後彼不肖者毋論矣卽號爲強項稱爲良牧能絕平贖乎黜也凡乎不良事權貴乎與利除害能任意而不關決乎積勞久任能待遷而無譏謗乎事之不得自靜而權之不勝見奪亦已久矣至其害則有不可言者畿之內數府一監司持斧使者則多至六七員矣各滿省則府一而監司且二三矣守令非三四年不遷而直指歲一換視監司之轉不待再拜通計終一守令之身前後臨察之者數十人矣且縣則府

之云若皆何之者也旁郡之李皆謂之者也前得當沒
美意無益也此見知彼按劍無益也即人人得其歡心三
年計使京師貴人相非猶無益也經是數者高不失爲
臺者下猶得列即署豈盡天幸其所以致之者可知也思
其所以致之者民之不堪又可知也今夫一輒而數十人
之有全輒乎守令之皆何以異此是故不去其害即欲
精擇而重任之豈有當哉愚以京之舍屯諸臺專以禮節
之疎密爲喜怒此其差可并而省之巡守諸司又多以屬
託之是非爲賢否此其真可裁舉刺一屬之撫按而他
得行其私錢穀訟獄之治則司不得奪之府府不能侵之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主

縣如漢薛宣以循條職責刺史而不使與郡縣事如是則
守令之權始一當縣之初筮也甲科不得專擇善地鄉貢
不得併任疲癯才不稱地則聽府於其所屬中奏換但使
繁簡各得則皆以上第報聞府則使各部院大臣舉其所
屬其繁簡奏換之法撫按一如所以處縣者行之至事有
可以守便宜者聽府上言直爭而繁簡獲異聞如神爵五
鳳故事如此則府可以得志府可以得志而縣事當益舉
竊以爲擇任之方莫良於此矣至於郡縣之佐領其才誠
可任雖貴師吏員可使之視舉貢舉貢可使之視甲科然
後人不苦於無階可達其志當益奮若撫按若舉貢舉貢

願語據列事實亦如所劾之例若曰某令不畏強禦宜使
之居言責也某令加意撫字可使之久司牧也某令方畧
素具可使之治軍旅也兵農禮刑各就其所優而指事以
實之吏部即因之以分別其選試職不察則舉者有坐其
舉府之法亦如之上以備部寺之推次以贈藩臬之寄即
異日公卿之選皆取之此中而自足又何須察安民之治
不可立見乎若夫一人之身乍賢乍愚一是一非則又當
據前後舉劾之異者爲之深窮其故察治其私然後賢者
積累之功名不至以單詞受枉而彼以愛憎爲舉劾者亦
有所懲而不敢行其臆凡此皆去其害吏治者也未有去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主

其害吏治者吏治不可與也抑困是而尤有古今之感焉
古有封一令而舉朝勸令劾至數十人而好不止此何故
哉南莽於甲科雖悉於難舉網漏於臬援而毛吹乎孤
故上之法雖行下之心不服則公與不公之異也是故如
愚計行之所謂有治人不思無治法也不如愚計雖更行
保舉日設重誅吾見謂責成而使之害之者方益肆其威而
愉快則民困何辭蘇而盜賊何自息也

問流賊之劇法在必勸懲未嘗不可撫也將勸撫並
施與亦先勸後撫與又既撫保無後患與其悉心
以謹

馬官安說兵事曰世之滅流賊者無過勦撫二方面已然
勦者勢任彼者也夫若方破孽黨殺擒民人此其起軍
害令我畏其勢不得安其力以撲滅之使無滋
蔓故勦者吾有懼心焉撫則不然後功以之而有
成撫者勢在我者也夫我以誠則勝以守則固使其進退
失據則賊必轉而要我其勢不得不亡求招撫以苟全身
命故撫者彼有懼心焉懼則悔則擒然後撫亦因之而
堅蓋賊未有方張之口遽安然受吾撫者也吾亦未有受
命於賊不能制其死命遽欲微俸一撫以不顧後禍者也
是故賊未嘗不可撫而撫撫必敗勦撫未嘗不可並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七

用意實在撫姑以勦張焉則勦亦即敗故撫者勦以後生
也此不待再計決者也諸君往往事以證之可乎唐之於
黃巢元之於方國珍張士誠以不能勦而議撫故撫未成
而受其侮韓世忠降曹成之舉八萬岳飛降楊太二十餘
萬皆居必勦之勢故賊受撫而二野亦因資其兵力國朝
成化間石和尙劉長子之亂至於僧徒改元時尙書曰主
總兵李雲指彈張英道勦力氣新銳其後餘孽幸制子
亦以追斬勢窮然後項東之撫三百四十餘萬追原限置
縣安撫而其亂者十之四也神茂七之亂丁宜直使招撫
乃以兵後尙書金滿部御史張情及陝伯陳思等以大

樓山堂集

卷十一

大

兵力計然後茂七死而餘黨降正德間劉六楊虎之亂都
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輕信招降致賊出城而馬中錫
死獄中後二賊流賊者重竟以大兵分勦而後遺又曰
鄭本無意廷樹之亂而黃洪鍾而御史林俊以勦撫
合而賊燄後以兵力合勦設計誘降然後得斬無遺
開田應朝之亂萬經大勦而賊無故班師復叛後
張岳力勦之而後平賊則前事極之不可信如彼勦之能
成功如此既勦而後撫之利如此輕撫而不勦之害如彼
則今之處分諸賊其誰從可擬矣今之賊非強於昔之賊
也然而通計十年流轉數者破城邑殺官吏害害鄉陵
此滔天之惡即人加糧食猶不足舒民恨而雪國恥若不
符其形見勢雖卒然加撫不亦墮事實於賊乎賊狂而
羞文武之士哉今聖天子追念有司不職民之爲賊又
以賊勢之盛半皆隨和招制之人即勦無遺類慮其無辜
見殺者必多於是下諭招撫又戒將吏無嚴賊計蓋好生
之仁與廣昇之得可謂善之矣乃賊愈負固而州縣至有
被其結者此何以故蓋前此未一大部使賊處周氣徒以
憚於用兵欲賊僥倖獲命無是理也且我即能制其死命
然彼罪在不赦亦安能使其特改言而無疑於反撥哉
是以爲有諸賊更惟有滅賊自效以無貽後悔而已明

詔以恩誅撫枉法而示之以生率臣以義殺賊力戰而致之於死賊既畏死而求生我方以勦而用撫然後受撫之後賊亦帖服無後患此長策也而今之勦者何如乎文武之布置非不密也士卒之調援非不多也軍餉之設處非不盡也賊無隙而不能勦者蓋力分於多備而勢緩於對逐也愚以爲三股之賊必併力勦其一股後二者可不戰而下所勦之處非關其出路不併使之坐困於山谷非設其歸計不能使之潰散於原野非多爲之間謀不能盡得其虛實非計用其渠率不能內潛其腹心非責成守令不能堅壁清野而使之饑非使理臣誓師嚴立賞罰將士不能用命非合兵一處不能遏其流突非用吾所長不能破其馬足數者得而賊不能勦無有也以數者爲勦不能撫其餘眾無有也既撫之後量加分別罪重者誅情輕者原強者藉之以爲兵弱者復之使爲民安置之有方散遣之得所此不過一良有司事耳豈深慮哉放第慮賊之不惟吾撫也夫賊而何以不惟吾撫也嗚呼愚所謂在我之勢奈何不務盡也

問流賊之起也有司各練鄉勇不知果有資於守禦

否抑無病於民否

天下無事雖竭民力以養兵兵卽優游坐食日糜百姓之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五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三

脂膏而不見爲病天下多事則民以積藏之轉輸必望於兵之衛我斯衛者既以虛天下之望又欲資民食於所衛之外雖功成不可必而人心先不服人心不服而日習墮厚集兵力以衛爾也其誰信之昔者口發難遼之勝兵屢次陷沒於是不得不取於召募乃識者已決其無功然而增兵加賦亦十餘年而民不怨者以數天同警之義而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豈與今之勦賊者可同類語哉夫賊之起也苟地方守令有如張綱虞詡之在官其解散撲滅亦已久矣猶獵八九年焚掠四五省至煩聖天子坐朝側席下詔罪已脩餉百餘萬命大臣親師簡邊帥督戰所徵之兵自禁旅六千以至關門之鐵騎剴密之戰士川浙滇黔之悍勇亦近十餘萬而不能滅者豈兵力少哉賊去兵來但有追逐而未聞截堵皆在統御不一將不力賊之罪而非兵之不可戰也卽郡邑之既下者豈無兵之過民心不固雖城高池深亦安用之是故將不殺賊有兵常若無兵民不信上則有兵豈惟無益而反足爲害愚蓋於今之練鄉勇者疑之矣夫訓練鄉勇古之人常行之以捍寇而恩以爲害者何也則練之方不同也今夫府有丞有倅有孝有各首領之屬縣亦有丞有倅有尉有巡司等員其在官食糈之胥吏受值之隸快合而計之郡當數千

而邑亦數百又有額設之更大成卒大邑千計而小亦不下數百凡此者豈非皆善兵乎誠第其武勇教之騎射固之恩信屬以賞罰此輩先有職事既非聚不耕而食之人而習見官府又得臂指相使之用不藉兵而有勝兵有常食而不必更取食於民此練之方也而其散處於鄉鎮村落者即邊保甲之法陰爲鄉閭使其緩急守禦之助即在主伯亞旅之中亦別無器械芻糧之費如此聚之不爲擾散之不足憂所謂練鄉勇者法莫良於此今則不然矣招募市井無賴之人時時隊伍日耗衣糧邑設數百則日有數十金之用郡合數千則又有數百兩之供有纖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三

臺不出之民聞乎前賦既無望滅之期而新賦且出前加之外賊未至而養兵之室既已如掠賊若寒而烏合之徒豈真可戰乎夫事之無策未有甚此者也吾不知此輩即有長籍爲軍否抑不知賊卒之後此輩坐食已久可以單詞散之否則事之可慮又未有甚此者也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司馬溫公極論其害後卒如所言今非有強敵在前而無故召募同鄉選夫日募兵而不講兵之益民怨已深未見賊而益見兵之害民怨安息是後也愚恐怨怒政未已而賊卒之計諸郡邑之在南者毋幸賊之不來而北者無因備賊之事而擾民內有可恃之費而外不

見有可畏之形省刑減訟加意撫循而所謂團練之法如向所言行之使民耳目不驚而亦無無事養兵之苦萬一有警則吾民皆兵也古人有以單城抗數萬之師豈有借於鄉勇哉奈之何真不深長思也

樓山堂集

卷廿

三

館刊

館刊

館刊

館刊

議

募立社倉議

今年流賊猖獗江南諸郡思患預防大約安息費民其甚務也竊從南京見諸臺部議平糶積穀之方不遺餘策然皆謂事倉卒徒有號令卽法在必行而民稱不便者又十人而九且尚未見遂行卽如夏間縣奉某臺牌令富民積穀而閭閻閤然無一人願應者試覽其積穀之方則徒計糧額米但報名在官而不建倉廩不責糶納不立掌管之樓山堂集卷十二

人嗚呼是欲使事急之日有司執名問穀果直取諸其寄乎夫但有其名而已民且畏而不應致煩里排催督紳衿會議然後僅一荷且具文回上又况急而相求其何能必予因數則事之難爲而虛文之爲害此可概見也然則民終不可與爲善乎蓋計畫之未詳風動之無素而舉行之不以其實故上令而下不應無怪也予嘗讀朱晦翁建立社倉一疏其法令有司當倣而行之晦翁所請於朝者卽其先所行於鄉者是也其法夏貸秋收每石量收息米遇小歉蠲息之半大饑盡蠲之而倉廩有所掌管有人收散時申府差官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之內雖遇凶年

人不餓食然晦翁所謂申府差官者原因本府給到常平賑貸官米故晦翁因而厝置此法官爲行則可使郡邑通賴其利卽官不行而鄉之人能行之亦可使一鄉之人無饑且今之日而必請米於官不能也卽非官米出貸而必揭揭然申於府請於縣用以自殖其善而防人之欺又不必也予於是未揣思妄欲於本里自建社倉以十年爲期以千石爲額每年自出本穀三十石夏收秋歛遇歉蠲息一如晦翁之法雖然此予僅可得之一族者也因以予鄉里道較晦翁之鄉幾倍矣又地與田少生齒日煩通計一鄉之穀不給鄉人牛歲之食陸續僂水運殆無虛日而富厚之家曾不應變利人之窮益昂其直商販者又乘人之急愈倍其息今歲不巳明歲復然萬一遇歉民生安恃一鄉推之天下之患豈有已乎故予又欲以予所行者類鄉之同志皆行之予鄉諸望族比財量產其於予族有相什伯者其於予有相千萬者卽家無素封而好義樂施豈無較予更甚者或一族而爲倉數所或數人而共立一倉統以予法行之則一鄉之人庶可長聚無虞而士君子所爲利濟天下之心意者其亦親見之一端乎或曰出貨輕息爲善於陰可矣胡君之立也且予自爲願可矣何鄉之強也夫事有名則無挽之者而行不思於權義相其則有風

樓山堂集卷十二

二

之者而俗可變於仁甯惟是使鄉之人知雖凶有恃貧民不至於失生則非鄉之人知此中有備事至亦可以已亂是乎實爲一鄉身家久遠之計諸戚友毋竊笑以爲不急之務也至於下以教勸之而不樂則上以法操之而不應者聞其所耳然後爲上之人解曰使民急而走險者豈盡其過哉諸戚友又何難焉

江南張謇說

今夫民之爲盜賊者皆無賴之尤者也大抵致此者有一繇於兵荒之後饑寒之所驅迫一繇於法令之弛有司之所養成江南歙鄱黃山阻江賊盜賊出沒之所往往特

樓山堂集

卷十一

三

偶發耳未有若近年之甚者也歲不加歉而嘯聚時聞官不廢捕而劫殺屢見此豈治平景象哉自萬歷丁巳戊午以來有大盜穴徽池之間結營截路商賈不行郵路爲墟是時巡按田公奏請要地添設巡司併逐捕立梟之法盜未稍息而又或去此移彼至天啟七年徽池有賊黨竊起殺傷官兵至去年以來一劫於安慶城中一白晝劫於東流建德城中今又劫於池州城中其他民間劫擄江洋剽掠不可勝計雖有司嚴加懲劓力爲捕勦此輩亦旋就禽滅然其賊發幾何遂至踰嚴城殺官兵假使有強敵遠臨巨寇奄至將何法以禦之夫池安數郡爲畿輔上游之要

害而且損威於盜賊如此當事者奈之何不長慮而却顧耶夫捕盜而盜多減賊而賊熾豈盜賊之不可弭亦弭之未得其方耳其未得其方者有四愚謂言之夫弭盜者不過曰某處有巡司矣詎知彼且狎易府縣何況巡司不過曰遣官兵勦殺耳官兵至而盜已散矣盜去而兵退是民再遇盜也且見官兵有關盜而走者矣有爲盜殺者矣未見有殺盜者也不過曰遣捕役轉訪之耳捕役者盜之蠹主也僅能縱盜未能獲盜僅能使盜擾人未能爲人弔盜故今殺盜之家有甯失財而不願差捕者以捕有甚於盜也又不過曰每年差巡捕官下鄉巡察耳盜之所害者一方一家也官下鄉則其害又有甚於盜者矣凡此皆所謂未得其方也不得其方雖嚴刑峻罰竟何補乎夫盜不能保其不有而能使之不發不在發而後禁而在禁之使不敢發蓋莫良於行保甲矣保甲今嘗行之然皆視爲故事故行之不嚴亦不久又不能因民俗爲變通故行之不精亦不密夫十家一牌牌開姓名生理便於稽覈又門設器械便緩急相助失賊者連坐常法也今十家常相稽于常相助乎常夫賊迫坐乎所謂不嚴亦不久也且此保可行於城市耳能行於鄉曲乎此不精亦不密也夫江南諸郡民多鄉居大姓主於萬人小者亦有百家而盜賊多出

樓山堂集

卷十一

四

於大姓蓋質其族畧而庇厚又勢要蔽匿之者多也今行保甲先自各鄉始無論同姓異姓但差量其地道之遠近編其里居姓氏精修其法而行之每百家則約有五六百人矣此五六百人中推擇廉能者一人爲保長剛強有臂力或兼習武藝者十人爲甲長其一族有千家以上者則立保長三四人合數族而始有百家二百家者立保長一二人甲長如之其保甲畏卽於每百家中照丁糧冊派赴粒資給之此百家但得安樂無事雖稍費亦其所願而保甲既有其責又受其直不敢不竭盡心力其每鄉保甲之名則俱籍之於官官特值簿以便稽考其百里之中同鄉樓山堂集

卷十二

五

共井者保甲俱令互相糾察互相應援如有流賊大盜過一鄉者一鄉立時報官此鄉保甲立時勦殺不得更相推避其有續失者十保同坐如一保失賊者十甲同坐每年正月各保甲畏但遞認狀到官開載其年貌生理各里圖俱遞甘結官以其狀結盡編於簿其簿亦每年遞換以便據實察驗夫本圖具結則保甲得人矣入籍於官則保甲畏法矣受貲於鄉則保甲盡心矣而又時下之章程使自相訓練平時可以弭盜有急可借爲軍鄉落有聯絡之勢間里省征調之煩卽管子治齊寓軍之法不外是矣逆寇猖獗得法而禦之不難況區區鼠狗之屬哉往時王新建

會行之於福賴等處其時兵火之後盜賊且賴以熾而況今平治之日行之而有不效者乎然則因時設備未若此法之詳而可久者也夫今鄉聚亦有保甲等號矣然皆照里圖名色苟且塞責其人行能類皆樸劣而事權又不相統民之多盜政多此等有無實之輩也豈若此之精且密哉往時大盜截路皆曰吾劫商耳是以居民不相救援而流賊橫行亦因各鄉無起而拒之者是以得公行剽掠此法行而二者之患知其必無至於城市之間但責成巡捕一官便可著實舉行而夜鼓長鳴街鐸不輟賊豈有能踰越者哉若夫練兵督捕防江守要方畧此自有專樓山堂集

卷十二

六

官在設誠致行是又當類推之矣

江南平物價議

幸未

大江之南爲鹽米魚肉之區數其生息甚蕃而轉運甚便乃今之民不卽加多也歲不盡加款也商賈不盡加少也而所在之處自米鹽以下蔬菜以上無物不貴數年以來價且數倍官府屢禁而價愈昂民愈困此何故與則亦上之人未嘗悉心計慮而所處之未得其要也何也物之貴賤以直而價之高下有時故價有四時不同亦有朝夕頻異不因時以計直而強以令禁之則商賈負販之流必以無利蒞業而貨不流貨不流而民之需愈急則物之價愈

貴是有司之禁高價者適所以長價而欲便民者反以困民故數年以來物價不平皆坐是耳則莫若所在立一市平如城郭之內擇一公正有德之耆老爲士民素所信服者立以爲平鄉落之閭在十里二十里內亦擇立一人爲平蓋近市之人習知物之貴賤而公正無私人又可以取平如物之自轉運而至者則酌其地道之遠近量其本利之多少物之自土著而有者則可估物論價於是物之時貴賤賤價之時增時減平者皆可以量裁之者也而買者賣者俱於是取平則商民兩便必無致有騰涌以射利而抗資以傲民者矣姑卽以米鹽魚肉之價論夫緣池之閭

樓山堂集

卷十二

七

人多田少大半取於江西湖廣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賈從數千里轉輸使不得利誰肯爲之故稻價之增其勢也而居民之富而多利者風靡其價以自相高增故數年之間商賈富至獲利無算貧民至不堪命而所謂行戶經紀者又把持其間使價愈高則已愈可因而取利其昂物價皆出於此輩之口有司有枷鎖經紀者矣有杜責商賈者矣而彼且益巧而停閉其物使人益困則以有司不勝覺察勢有所不得行此不立市平之過也鹽則取給於淮浙其利商獨擅之而富室不以爲有市平以酌之彼不能遂利以困民魚肉雖細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必續悉會計然

後屠沽販賣不致乘人之急以增價數倍此亦非市平不能也或難之曰物行則已有經紀矣不知經紀者亦商賈也價之不平皆始於此輩故設市平者正所以平其不平也經紀者於中取利使無留滯而市平則專爲便民而設也雖然物價平矣科等斗斛之不一猶不平也市平既立則官爲之較權量以行之使一郡一邑若畫一而物之不至過高貴民不至重困難以治平天下不外是而推行之矣

江南沐胥後議

今日之爲民害者莫胥役爲甚蘇子瞻所謂縱十數萬虎狼於民間者此輩之謂也然則今天下豈止數十萬哉姑無論京師之與省會先以各郡約計之而亦不下數千人矣何言之難快之在官者各有買富之銀今所謂預首也往時不遇以十計近且以百計矣正用之外又有酒食之費半之夫庶人役於官者例給工食以酬勞以其頂銀爲本以工食爲利誠公私兩濟然工食幾何遂捐此數倍之本以鑽求之苟所入不足以償所出則此輩且以其本銀買田產食租稅計必不爲此矣且此輩惟利是視卽所入僅償其所出皮亦必不爲之矣故工食之外每一役非外得數十金與其本不副也夫一人數十人數百人數

樓山堂集

卷十二

八

千千人數萬此數萬金出於官乎出於民乎且此數萬金猶其準本而應得者也乃有朝入衙門暮稱富室尋田買宅呼婢使奴如此者縣不下數十人此所得則在數十金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不獨此也每正役一人則有白役一人其有數人此白役者其飲食妻子之費每人亦不下數十金俱在正役所得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此爲隸快官之也而書役之害則尤有甚者書役例無工食而頂銀且倍於隸快則所得亦必倍於隸快可知矣又有庫戶等房其頂銀倍於他書則所得之必倍又可知矣往時每房不過數人近且增至數十人合諸房且

樓山堂集

卷十二

九

有數百人此數百人者優游佚樂順絲曳縵從何取濟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凡此皆取之於民者也民之賦稅每郡小者不過數萬大者不過數十萬而所以供此輩者不啻倍之則民安得不窮財安得不盡也然此特言其爲民害者耳此輩欲下取於民勢不得不上下罔其官凡所以舞文弄法假公濟私者何所不至無論貪而問其者與之因緣苟且即廉明剛斷者能一一洞決其情弊乎則以勢成於欺之者眾而害積於沿之者久也所以近來有司之失職大半爲此輩所累其將無術以處之乎蓋有根本寒源之法矣欲汰其弊莫先於汰役隸快度可供應外昇

加裁革而白役則一概禁絕犯者重懲之於法書役每房限以員名不得過數天啟五年池州知府王家植河到任即將書役通行考試等第其書役能者革退四十餘名於是吏靜訟簡爲一時治平之最後王以故去官其書役復至今爲之懷恨夫讀書必謂革役多至廢事此殆不然郡縣有司果能正己率物自然事簡刑清何必盡留冗員下以害民而上以妨官乎夫去一人以安一人去之可也況去一人而不止安數十百人乎夫官之尊貴不在臆避之多也吏之精敏不在服役之衆也且冗員既革則人必勤於職事而上亦易於督察其事當愈要會何憚而不爲

樓山堂集

卷十二

十

此也抑愚尤有感焉據按司道之胥其頂首以數千計此其所取於官民者何止倍從郡縣而京師郡胥且以萬計則其所取又何止什百於外哉此欲去之則不能因之則爲民害愚嘗謂撫按監司之胥宜從各郡擇其曉文法者數人隨時去留而不使奸猾者倚以爲窟上而京則取之於外下而郡亦取之於邑服役不中責其從來而所謂頂首之銀官爲裁之以著爲令至有罪革役者銀皆追沒以爲助餉之用庶此輩之胥不至如向者之厲而國家之財向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而盡在此輩者其患庶可稍止也則古所謂省費莫如省員信然哉

卷十二終

樓山堂集第十三卷

貴池吳應箕著

書

上嘉善錢相公書

相公閣下某雖不肖實有意於天下之故自恨不得稍藉尺寸使有所發揮其志氣又嘗欲以當世所急及胸中所欲言盡可行之事上書於公卿大寮以及巡方守土諸官徒以勢分懸絕雅無知故雖言之恐不見省錄故卒鬱鬱不得一吐私計得留意人才如相公者則某得以論事於前且某於相公時與齒芬則某即有所言必不以狂取罪戾

樓山堂集

卷十三

一

不揣陳其愚昧惟相公裁察焉竊見今日之天下非必有大亂之實也而已見其形亦未嘗無求治之人也卒不根其效於是主上銓核日急人心惶惑滋甚相公亦嘗深思其故而知天下所以屬望之意乎天下非無才也加以聖明之主日夜淬厲擢擢而事不立舉臣非不竭能盡智乃所試輒取罪天下想望太平不得遂相率而原其責於相臣謂相臣者上輔人主雖督責之過可以有所匡正下裨羣臣誠知人善任亦未始不可卒收其用也孰知今日之相臣其於上下之間誠有所難言者乎然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且上有明主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則相公今日所

以上副聖知而下慰人望者豈一護身奉上謂遠可塞責哉故不肖所深望相公者在遠法古人而取鑒近事夫前此之在政府者已事可觀矣其隨事俯仰者不足論即一二得君之人亦未嘗公心抱履帖然如昔分宜江陵者爲而天下之心多不屬焉毋乃將順之意多而匡救之事少於天下之大計不能有所主持亦毋乃反覆即在彌縫之中而借推諉以行陰刻之實於天下之公論亦有所不暇惜者乎論者謂因明太倉實有教外別傳而今殆甚若此者於相公何有焉相公誠師古人且不服遠論即嘉隆以來救時之相不乏也相公亦嘗即其行事而欲身爲之

樓山堂集

卷十三

二

乎故不肖謂相公自爲計莫如開誠布公虛心盡下而又愛惜人材護持善類使賢材智者皆得自盡於前而正人君子有所恃以無恐則國家即有緩急皆可得其用某嘗讀史以公孫宏曲學阿世此無足道者然居武帝時人主剛察海內多事面宏數年稱職未必非其重經術延賓客之效也況相公所期有不止此者乎至相公爲天下計則不妨有所執持有所執持然後所自爲者即開廊廣大亦有以自立於不敗夫執持之事誠非一端其大者不過利則說興害則決去而已今天下禁政豈可枚舉某請言其甚者則徇體面而徇資格二者其急者也天下國事不成

其原皆始於徇情面而用人不效則惟資格限之而已今
自郡邑至部院何一非徇情面之地自小吏至大憲何一
非徇情面之官自門生座主以及鄉紳知故何一人不涉
徇情面之事遠取陵遲吏治日偷財力日益竭實原於此
甚者墨數之吏附逆之黨肆其險智煽惑人心其所以貽
張損而害無所不至而有司敬畏有如帝鬼以此變化風
俗必至於廉恥喪盡而忠義絕種矣即此一端可不為之
寒心乎至資格之弊則益不可言矣設官而立資格原所
以抑人奔競之心而收其積久之效也行之於今則不勝
害今試節舉其二端如網羅人材莫悉於考試察吏安民

建山堂集 卷十三

三

其重於巡方今自督學之差以及分房典試之役有一不
論資俸而問操守衡鑑者乎即今閩中事故可槩觀矣如
此而天下之又章何得不歷通經學古之士安得皆盡其
用也撫按之官亦不論材猷品望而惟序是及又視事甫
畢即代去如此吏治安得稍民瘼安得悉舉勅安得公盜
賊安得不生訟獄安得衰息而且所薦則有謝矣所勅安
得不可請而免乎以人才吏治所從出乃惟資格是循焉如
呼天下事何得不日壞也抑某親近事而尤有所感焉如
浙閩二撫其立朝本末亦自可見向使居清要之地任表
率之責未始不為名卿貳乃用達其才至無補於國將其

生平亦困之而掩方其用之之始夫亦曰資當然耳孰知
以資格用人賢者不免矣况庸流乎又況於衡遠要害不
惟其材而以資相推幾何不以天下俸俸耶蘇子所謂凡
是二者積弊已非一日人即知其害而未始知其如是之
甚也夫然即有盡擢振刷者必謂之紛更多事故於今日
而重以有所延訪執持望之相公者豈不肖之過計乎夫
今天下口口之禍與盜賊之氣熾忠直敢言之氣衰而強
毅有為之才寡數者不肖不言而區區舉此二事亦審別
治亂之原度世事之所最急而相公之可為省進之而已
至若心為萬化之原所由正朝廷以正邦國者又自有敬

建山堂集 卷十三

四

沃之微用以感喻於不言之表此固非他人人口舌之所
也若夫公卿舊吏保天下之望者幾人又實可為天下之
用而仰以言事見罪者幾人憲相公出必有虛置之宜以
為同心致治之助則又不待不肖之一一舉而疏之也不
肖草莽賤士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又不自揣其愚妄
輒敢言天下之事亦惟相公留意人材雖不肖如應其亦
使於拜命之日得盡其狂則天下之士所以奔走輟輟皆
盡忠闕下而有以成相公不世之相業者未必非不肖之
今日之有以始其事也惟相公原諒愚察天下幸甚

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卷名書 辛未

生聞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上之人有風厲而後下之人有廉恥生無暇舉其他姑卽一考試童生之事論而風俗之壞於茲極矣察厥其跡則以士大夫不知廉恥公受賄賂相爲請託而公祖父母不務教化專以考試媚悅鄉紳生聞之長老六十年前童生有從府考試名者舉以爲童而士夫亦深自愛而重官雖故其時鄉紳單戶之子多奮勉學問而自郡邑所升之士多賢不知奔競之風何以遂至此極也生每見試牌至日人之相爲算籌者必曰某族有力者幾人上請託者幾人未聞計能文者幾人也而爲童生者挾其厚貲雖目不識丁亦振臂而議於樓山堂集

卷十三

五

市又有家非程卓志急進取者雖產產稱貸亦所不顧而其貧者內視囊囊輒自悲沮未試而氣已餒一試不效遂從業不能復振生見近來童生以孤寒而能上達者蓋無幾矣鄉官舉人每一遇考其家人子弟四出招攬以位之崇卑情之厚薄爲請之多寡而黠者又百權術持短長以益倍其數又互相把持巧爲搖惑以益昂其直嗚呼宜願宗所謂造就人材者蓋爲仕宦作情面而培田產之資乎又可恨者藉托府名本爲利也而又文以一名曰薦賢文賢者果盡多金哉故生嘗以五罪蔽此屬矣素無相識之雅又非文字之緣一旦輪臂便爲請託是獲金於市之行也

不論文藝之高下第以金之多寡先後其薦是買人交易之術也甘言誘致多富人子逆知其前路必蹶而吾囊金已盈矣是掩取貪獸之智也夫今之能薦人者亦會親嘗小試之苦乎窮時扼腕此舉得志而以誦事爲愉快是入官變塞之端也在地方不留意人才循例請託惟利是視則立朝安望清節表見是居官受賄之驗也然而禁絕請託其利亦有四耳目不分於屬託則得以衡文衡文而文之美惡易見孤貧者不至淹落一利也誠不愛人之屬卽有所博訪而人不取欺二利也鑽刺無路則人肯鼓舞向學人知上之無私卽見遺者亦自安養命而無驚駭駭辭

卷十三

六

之習三利也且士子爲齊民之表考試爲風化之先此中請託不行民且曉然知上之所責而於錢糧訟獄之類亦可杜絕他端四利也夫請託之罪如彼禁止之利如此向便有賢公祖賢父母正已率物孜孜以作養人才獎拔孤寒爲念彼請者豈不自愧卽不然而令行禁止勢固得爲也又不然而格於權貴必欲吾細法伸情則古人砍几題門亦非得已耳彼鄉紳豈真能自負其曲而挽吾公祖父母之權哉若夫童生猶列在編氓苟習舊法而以身家嘗試必無幸矣此生所以極歎風俗之壞而專以風厲之責望上皆爲此也伏惟明公以進士起家致位守牧用范任

而卽有試士之役誠如生言行之此正今日厲世磨鈍之急務也生言雖狂而聽之實於治化有裨惟採納幸甚

與顏徵士書

某待試南京竊從邸報見徵聘之命首及先生而一時學士大夫無不舉手加額爲先生慶爲世道慶某有一二友生如南昌陳宏緒慈谿姚元台博羅韓如璜皆深明當世之務以爲今學士大夫之於先生當不徒爲慶而宜爲規於是咸欲爲書以獻而不佞某實竊焉某惟徵聘之事曠世乃一舉行者也事爲聞見所難得則人之望我常者身爲天下所共期卽已之責難塞以難塞之責庸甚者之

樓山堂集

卷十三

七

望先生豈無有所挾焉而後出者乎非徒有所挾焉而已豈無深思熟慮言天下所不能言爲天下所不能爲以副期望而庶幾無慙於知遇乎今之論者曰我識顏君其經學明而行誼修也疑者曰經學明未必其過世務行誼修未必其益主德也二者先生何居焉當今聖明之主斷持於上公卿百執事竭智索能於下日夜奉法以求免於罪戾不可得而口口之未靖盜賊之加讎民賦之既竭天變之疊見積數年之整頓舉世之談議固之猶不見效至欲舉而貢一新應聘之經生此其說甚迂然天下固有最急且大當先生知之乎天下有一事焉近之關國體久之

卽爲治亂所從分向苦無言之者今言之輒見罪矣天下有一二人焉近之關輿論久之亦治亂所從係向猶有言之者今効之而見罪輿之而見罪矣其卽不明著其事與人然先生伏處之日博覽廣念未有不掩腕歎息於此者也先生至閩庶幾召對召對必有所言所言舍其紀與大者將欲何從耶先生自料果能深動人主轉移大臣則宜持激恒之戒儆游浸漬以俟大有所爲不然則宜據胸陳臆深切利弊使明主而重經誼有學行之士然後有以奪其勝心而前所云最大最急者或有所更易其間卽不幸以言見罷則亦可以有辭於天下二者先生又宜何居焉

樓山堂集

卷十三

八

某近讀召對日錄知主上有非薄士大夫之心矣人主綜名核實言無敢違而廷臣卷舌固聲頭搶地莫知所措其罪薄也何怪焉其獨怪諸臣果無可言耶抑有所畏而不敢耶明主可以理奪卽死耳死亦分所應得古所謂裂襦折檻彼獨非人哉夫有所欲言者恨無尺寸之藉不得吐其胸中至可言矣何獨無言然猶曰積威之所劫也若先生則主上虛心待之矣羣臣循資格以進非必有奇智傑能之足稱也若先生則數十年一徵聘之人矣先生不思所以塞己之責副天下之望是徵聘非重先生累先生矣究竟因先生而徵聘不行且累徵聘矣則先生於鄙言雖

欲不詐者而取行之其可得乎昔李固以慕於黃瓊而遺書某與先生無識面之雅區區願思於先生者亦欲宏模古人之義以成先生於不朽耳若夫樊英殷浩古今同敦節本朝則君至今亦有遺議焉此又先生所宜察者也鄙人之言曰先生之役也必居翰苑爲大官此後生粗知文字僕序一第者異日皆可得何獨先生撰論錄頌可以鋪揚一代之業則今之博學宏詞者亦不乏人又非必待先生也某言近切直然與世俗之所爲慶所爲賀者則有間矣惟先生採擇並納天下幸甚

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乙亥

樓山堂集 卷十三 九

前聞流賊破鹽江圍桐城而池州戒嚴至於通縣人民奔走號泣蓋緣江南自劉六劉七後不見兵火久矣乍聞此警因而張望亦其勢也以愚計之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卽謂賊已震膽防備宜豫然當示以安靜使人心有所恃曉以理勢使不爲虛聲所惑而執事輒謂詭龍征賊賊弱從日親百姓家諭而戶說之使知上下有一體之意而一切端壞遺累之意盡息所謂備之於無形也有從賊來者皆將所居民之屋此大不可蓋一折不可復完未見其家破而問其蕭條是自賊其民矣若謂恐其後從而焚棄未爲

樓山堂集 卷十三

晚也又言已閉緊諸門此亦不可蓋諸門爲薪米從入之地閉之則在城者無所仰而在鄉者有所歸卽奸細宜防但稽察嚴密足矣若內無所恃而先禁外人古所謂胡越起於殺下者此也不深可慮哉至言募兵守城則尤不可之甚何也府縣之設有民快也卽兵也合諸衙門卽有數百著籍之兵矣不足則皂隸吏書皆可用也執事請先以正堂諸役練之而衛官各練其役此輩素有職業既不待招集之勢而本官自行操練卽可得臂指之用以募兵之費厚其工食而使之坐作有方技勇自習則無兵之擾而得兵之用民之生理不廢市之交易如常賊卽求至城下而我隱然有不可拔之勢矣若召募則市井無賴之人攘臂爭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深思而預慮之也至萬不得已使百姓城守亦當先紳衿而後小民無事之日鄉官舉監盡免雜徭已爲小民側目一旦有意而不先以其身爲民倡其子弟奴僕皆閑手偷安而單戶窮丁之子則接門編戶奪其生業以事戎行其爲變豈待賊至哉某非知兵者嘗深究古人行事而竊度目前情形計固無善於此者矣誠如鄙言行之人心固而敵愾張雖單城可以扼數十萬之說師何況區區之流賊哉不肖此言不獨江南未見賊者宜存之以善後卽江北身在圍城者嚮使皆如愚

計亦必無前日破城之事也不肖非家就事深知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伏惟垂察

再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昨問之城中來者知賊之猖獗仍如故又因我兵失利賊守加嚴據目前之勢亦何得不如此生不能荷戈負矢身在行間則又安得默然而已乎夫以鳥聚流刺之僥賊致動撫按道府之督兵而不能即助非賊之難勦也緣南方之兵其不習征戰已久而邊起倉卒上之調度率方以不教之兵禦驟張之寇又方者不具其敗也宜也方賊之來也即調池兵發賊生以爲失計賊眾我寡賊馬我步賊

橫山堂集

卷十三

十一

用兵已久而我兵未見戰關其不敵也不待智者知也況以池人之怯弱哉安慶之兵自足以守安慶之城善用之亦自足滅安慶之賊假謂賊眾兵寡強弱不敵然大兵且至蓋亦稍施坐困之策或多張疑兵或乘間設伏以固必勝奈何先用池兵嘗試至被賊焉以挫士氣以張敵威乎此前者已不足悔然今之大兵又敗何也從來用客兵殺賊而不敗者亦鮮矣此中事故萬端機變之臨要非言語能盡始以今日之賊守再論之可乎長江天堑賊豈能飛渡萬萬可無慮者即以爲可慮而防江之計宜不急於防城以人之一家而之江則外戶也城則內室也嚴城守而

橫山堂集

卷十三

三

解江防俗所謂備盜者局臥室而開大戶也豈計之得者乎以江南大勢計之長江之守要有三京口也采石也池州也以池州目前之勢計之則又獨防李鳴河防池口爲急哉蓋賊之渡江必乘上流之勢而持人之虛復東流逆德尤岌岌也若不幸而賊果來一城守逆事者乎嬰一城以自固而以鄉保餉賊非計之全者也賊所恃者馬江南險與馬無所逞賊所資者掠先事撤置多方阻截使掠無所施主客步馬之勢皆已絕絕特患人心不固未戰氣沮則今所爲設奇制勝之器用以激舞士心而豫壯敵愾者又將何途之出乎除訓練兵快選募勇敢外又在嚴行保甲使地方豪傑倡率保聚不可不詳究其法而通變其用生開嘉靖時口蕩都城仇警尾賊不戰而四方勤王亦無以一矢相加逝者至居庸關有口夫數輩憤其殺掠之慘執鋤逐之口亦駭遁然後人知口不足畏而其將皆可誅也於是給事吳時中亦以地方保聚聚殺賊之畧疏之於朝時以爲華策夫口口之與津關具形勢之強弱何如都城之與郡縣其法行之難易何如則亦顧其行之之人與行之之方何如耳魏生之言不守江不謂之守也不應戰亦不可言守也後事試以愚所策與各當事計之又設誠行之而事猶不濟者生將自此杜口不復言天下

事矣古人不敵以賊選君父憂某雖空言亦政以父母師長之憂爲憂者傳聞在城之人相率爲逃遁計充此輩之心背叛之事何不可爲夫官之守城爲百姓也百姓皆欲去果何爲乎古之民有易子啖骨而不叛叛今之人未見賊而輒欲逃天下事可勝哉某以爲事後亦須驗處衣冠有此當在不齒之列而編氓當齊之以法夫法度行而民心一而又應變有方如是而循思賊無是理也生誠愚昧伏惟執事詳察所以言之之心幸甚

與田令公論鄉中糶穀事書

應貧不肖蒙執平龍之僑伍之中加之賓客之上不以身棲山堂集卷十三

不至庭爲踈傲又不以有所議論爲干請而語訪時及雖古人所云特選之知有加於此哉頃言與草數事俱蒙採納獨微鄉糶糶不均小民窮苦之情未有盡陳其微者不肖又安忍默然於此微邑多聚鄉而居人多田少每年半仰食江船之穀即糶鄉一方多至二十餘萬石此皆客所販也客販者多量遠近時日以取子母故價低昂有時但使隨時平價猶未甚爲民厲也近城糶糶出入皆用斗斛斛皆經官較者未能意爲多少輕重也又賣米有市民取之唯時無沿門告糶之苦也獨微鄉富戶取田租而閉之必乘販之過缺伺值之極昂民之至無告然後開糶糶不

用斛而用秤於是貴賤懸其口裁輕重唯其手授而閑閑任其意行窮民非乞糶無從得食於是仰鼻息揣風旨甘受控指內忍哀痛而莫可如何矣微鄉田租每畝徵取二石而收之者用秤秤租者每石一百二十觔也出糶則用斛秤糶者每石九十觔也天下有一物出入而不平若此者乎交納糶糶折色皆用廣等至廣而止矣糶穀者則每兩又益三分焉向例糧食出入銀皆九八色而止矣糶穀者皆取足數窮民拮据所積稱貸所有何從得綾於是加色則又聽富人意估官量五爲一折七而三者矣通計窮民糶穀一石秤減其觔等加其分銀折其色是外

棲山堂集卷十三

主五十而後能致一石也嗟乎言念斯苦有不痛哭流涕者乎而富人且因以阴得意故爲富不仁古今之通論也竊恐長此不革又加以凶荒急而走險禍將立見故不肖請執事先爲論以開賢富戶動之以惻隱懷之以禍患而官爲平其秤等使出入輕重皆準於一又鄉各立一經紀估銀平價皆照時貨賤而酌之乎中其有不率者許各地方保正指名出首以主懲之庶幾富兩得而地方可長恃以無恐或有謂不肖此言似難爲富者不知天下獨苦窮人耳此派分毫而不爲損彼獲錙銖而已爲益若使民益窮無聊即富者豈能長享其有哉不肖之言發於至公

至平其於情弊亦至纖至悉執事以神明父母之心下如
既察知必有惻然動念者伏惟即賜施行民之感恩宜以
世世矣

上郭太宰元徽先生書

老先生之請告也與不肖試問州值南中口遠典刑不勝
悵悵秋風迴翔又其有慈惠之懷集但今廣閣中之廣
其未蒙一惠者猶之樂西也向蒙老先生逢人歎息令不
肖反自覺爲故事矣文章惜命即此可見而養命強安益
於此思過半耳復社一事竊恐究竟不知所族不獨不肖
輩之不能免也夫今之君子即不敢望三君八顧之列然
樓山堂集 卷十三 五

論交求友亦何有於國家而小東之號其爲當事初齒如
此即如婁東二張此老先生所深知也而今以爲結黨祀
持此不過倡以循天下之口而盡宰著類耳朋黨之禍古
有明鑑豈聖明之世忍見此也哉昔人謂善人在患飢不
及煖當今不得不以城門校尉之策望之老先生矣老先
生愛惜人材之念本之天性又爲天下賢人君子所歸心
苟有可以爲之地者知必不恤也言之可勝佳切且老先
生周南留滯不可爲不久便益此而遂所品二疏不得獨
有干誠然天下治亂禍人皆進退人材進退視家卿賢否
使自今而後其居而首於北則天下咽喉方自此始雖求

山豈必堅卧哉招生已膺保舉恐此途無能竟其用出處
之際將何以策之其書原從梅生朗中來朗中亦才士也
外致呈二詩用宜區區惟賜教訓

上金楚曉督學書

生下愚不肖聞之昔人者有知已垂於感恩之說矣居但
未嘗不扼腕太息以爲知已之難也及見今人所稱知已
者不過剽竊記誦之時文幸有司一日之知而已嗚呼此
足爲知已哉以是爲知已則今日郡邑所升與鄉會所取
之士每歲不知幾千百人也而得之者皆曰知已足知者
與愛知者亦隨其矣何也以知者非皆有國士之賢而知
樓山堂集 卷十三 六

之者原未嘗有特達之遇也若生之於明公不謂之知已
不可矣生困庠序二十載所歷六七宗師皆拔之高等生
不爲喜也七事場屋而不收至文求經問者三遭焉生不
爲悲也以知與不知皆浮沉於世俗之中而得失有命固
不可強且此輩真能輕重天下士哉獨今年科舉荷明公
煥拂之及亦即賞其文矣乃不徒賞其文也旅見之日獨
也不肯於階下而歎其往日之不遂其年力之未交且
致勉於後茲之可取及不肖感荷頓首論列又虛費
垂聽使得畢獻其狂於其邊也則又召文藝而稱其氣節
知其無知而嘉其有用雖前此見廢之卷猶歸家下索若

深有慨歎於不肖之遭遇者於時同人聞之遍傳鄉園謂明公之待愚生蓋自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不肖歸而感激至泣下嗚呼以此而爲知己此古人之所難而豈今之區區於文字見錄者可同日語哉抑生竊又自念遇知己之前而有懷不盡何以自安於是急其固陋盡生平所著作上陳蓋生於時文其合離之故既已不越明公所指授矣獨詩與古文辭一道自宏嘉以來作者甚鮮即今士大夫高自標許以名世自負然文無幾數不可以傳後即其文工矣而學無原本於經術淺者青終不可爲世用生不揣於古人之書頗有論究而於當世之故亦間能發明其

樓山堂集

卷十三

七

道之幸也生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與徐虞求通政書

應箕頓首前者不揣以數章瀆聽知不肖言發至誠俱蒙收錄聞諸人亦皆不負所舉矣此一役也投淹振貧使才

主漢陽亦南中數十年未有之事也當今口寇交勦海內騷然留來根本重地復遭蝗旱早不可不謂大憂得執事彈壓輯甯之覺人心稍有所恃乃又以喉舌之司奪我東南長城執事從天下大勢籌之恐當踰關北轅耳今言路似通而實塞則封駁之繁於納言者屢責匪輕不肖觀二三年內懷詐挾欺以言希用者不可勝數而侃然論列實有關於君德民瘼者甚少如陸文聲張漢儒輩傾軋小人幾以其言使清流蒙禍而當時不聞同輩直達御前近日沈肩生懷忠發憤至再至三此豈非明主所欲側席而求之者哉特以言有干涉不惟不得封進且多方抑沮向使執

樓山堂集

卷十三

六

事早膺是職安得有此然後知國家不論何官以正人臣之皆爲有益況執事今日所居楚言路所由以通塞哉口報不甚傳不肖竊嘗以三策料之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乃竟無策如此者數次矣今秉樞何人督過何人前召對時謂口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何遂至此不肖雖在草野爲感慨泣下蓋不止卿大夫之恥也執事此行獨能晏然而已乎即天下事非一人能言一人能爲然此一人者又何可無也望之望之流職非責成守令亦必不能滅非盡罷理督監紀等官盡散四方調募之守守令亦必不能滅賊蓋天下不過用三四巡撫數十員守令而賊滅

矣不知此而賊終不可滅此中區布之方亦難盡陳執事
但言卻言以爲後驗可耳古人有書生糾敵者不肯亦不
幸而言之屢中矣孫顧南豪傑也臨行時不肯恹恹以順
忠義劉東山相期友人劉城赴薦北上此兄今之重生也
彼當不以保舉終局者幸俱留意焉江上才士數人皆疏
名以聞中有劉廷興者尤特出其作賦班張之流數子俱
可備執事交發之用不肯老生也無足引重乃必以此相
屬者蓋薦達人才大臣之盛節雖在諸生不可忽也不日
執事爲冢宰居政本不肯亦將盡舉所知此固執事所深
諒而樂聽者也伏惟爲國珍重

樓山堂集

卷十三

无

樓山堂集卷十三終

樓山堂集第十四卷

貴池縣志卷十四

書

真陽驛與汝南守王純生書

日來同商邱君驛車道上聞見不一真陽驛外數十里所見事言之令人慨然今舉布衣以聞去年冬過真陽二縣雖覺蕭條之狀異於他邑然時風宜甚厲與四面蔽護恒恐不密遂不得一奉帷幄望故行郊原中猶之從枕上度去耳距光州二十里曰黃子岡者一宿公館得悉其以金報鋪司累死數命次日即向吳光州言之光州以違客不樓山堂集卷十四

久任云當向府諸不肯比即不悅其言私念居其官者雖在任一日民之利害即我利害也奈何推而遠之乎爲慨嘆久之及昭教又忘詳達其事深致懷焉然今所見則與光州所見尤異來自長發出郭門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霽四十里中一望皆黃茅白草察所過之處皆行地畝中畝之疆界尚存而禾黍之迹無一存者計耕墾久廢矣即問輿夫此東西南北其田地荒蕪盡如此乎對曰如此十有八九意縣志善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嗟心怪其言而驛舍有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問向所見一路荒蕪之田無禾種乎數人則同聲對曰前此皆膏腴之業

差驛馬車問盡耕之對曰與牛牛多於人出境者惡牛不以無備此其一端也又本縣馬戶差役苛急每遇一人不堪役則先賣其牛棄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則田無主故不耕人去而糧猶在則坐賄于本戶戶不堪則坐之本里或又生之觀賊此破坐之家在富者猶扣案以償貧者則盡棄產而去故今村落爲墟田畝盡廢皆由此耳又聞此產棄去者何不賣以與人而甘逃遁也則又對曰差役正爲有田地者苦耳今賄者欲棄其產而不得況受其業而糧即派其家能堪之耶於是甯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放達至此極矣又問獨無以此情白樓山堂集卷十四

縣者乎對曰縣令多舉貢日募達窮貪得耳而衙門繁多財力不足以區處逐日操鞭朴百計追呼求糧完自免譴責耳人口之逃田畝之荒實勿問有告理者反答之所以百姓雖愁怨卒無敢一言也又問此通衢司道必由此乎曰然撫按由此乎曰縣州郡由此乎曰然問曾有由此而問厥故者乎曰無有乎不覺落數於是吏及老人等咸跪而哭曰官不留心而公問及之任茲土者若聞聞而客暫過者獨備悉其事苟得志幸無忘此土也予亦於是相對涕下而二公子之涕如之予因呼而慰之曰我爲女以狀聞之郡君使爲爾縣計其可乎皆叩首曰幸其伏惟先生

受民如子爲國忘家前討蹇躓二縣長吏謂必得甲科久
汪方可少慰民困然尚未知此縣之苦有如是也亦尚未
知前此知縣之奉職無狀有如是也此其害弊繁非太守
一檄可以濟事須卽以令所開載者條陳上司招安逃民
買牛隻不得出境將所置田地逐畝稽覈或給原主或
爲貿易或官貸牛種或暫捐租稅便自墾治計議已定然
後請就令長生使必效一如先生向日所以治桐柏者治
之如此則先生之德在二縣者以世世計以億萬計而不
肖以途中見事輒有裨於太守吏職則亦不負爲汝南公
之重客矣伏惟鑒原幸甚

樓山堂集

卷十四

復王乾純先生書 乙亥

三

不肖昨在南都見諸當事者以賊警戒嚴其所置置無一
可特知天下事不可爲此郡邑之碌碌者乎以經綢之進
退伺賊之去來以操江之主來伺賊之虛實如此上策下
欺安得不以百姓餉賊也卽如池郡隔越大江長城之守
當在江北又當在按道諸人蓋守此則南可固此一一定之
理未見一賊而先自張皇精銳消於城守物力屈於增兵
而所募之勇士皆市井無賴竭民脂膏以相奉向使賊果
渡江池陽能嬰城自完乎此所募之勇士能奮臂救賊乎
卽僅完一城而鄉鎮俱隳之不顧乎不肖所貽徐父母曹

已極言其害矣爲今之計當稍息聽訟安撫百姓使民無
恐而終日築門終日飲餉加派之令又下勇士之募無已
雖先生之二百金亦填之無用之費耳非必發生所謂內
亂將作誠先見矣不肖已杜口不敢復言先生爲吾池先
聖又留心桑梓最切盡通言郡邑爲何利害乎目今操
部告荒本地少穀萬一江路有警則江賊不待北來也言
之可爲寒心府試尋名本爲利也而文以美名曰存實亦
大可笑先生昨謂有數貧親當援之不肖爲深歎服此賢
者之用心也但雖貧亦當第其文藝不然不如獎進一才
士矣何如

樓山堂集

卷十四

與周仲駁論四家文集書

四

四家文選因蔡西罷第後留南都廣東韓姬命出其所
彙明文益一書相證中間所選四家文多與鄭意相合姬
命弟本觀之謂所去取頗是而評亦非泛泛者惡惡刻
之以使天下知本朝文集自當以四家爲冠弟從其言接
之謂買而欲足下序之亦自有意存承下問敢不布評蓋
弟讀四家之集而不勝竊倖於今人之文也今人之文毋
論博洽不如前人醇雅不如前人曾從其立言之本境之
乎宋金雖其最矣金華之文沈涵理義所不必論姑卽一
事論之足下以爲今人可及乎不可及乎高皇帝之神武

開天以今追論卽以爲接喪葬而過湯武豈爲虛談及觀金華集中凡所稱者不過曰陛下漢高祖唐太宗也詩不忘規誦卒以諷則篇篇如是蓋學術所在雖臨以聖明之主而不敢有溢詞視後之文人亦皆端厚諱誕妄上書公卿稱誦功德者果何如耶至經籍章句應制之文日以數十凡有求者率於三四鼓時下筆立就文不雕琢亦其勢也何能如後人之於史漢歐蘇字柳而句比之乎故自然渾浩有開國氣象一代文章之盛此其首功也王烏傷才氣不及陶練有加其原本經理則一蓋宋之匠也劉青田爲帷幄籌算之臣宜多權術又今世一切奇謀秘計機山堂集 卷十四 五

之比其不肯枉以徇世者如此此又豈徒以文稱焉而已乎文中所言忠孝節烈事甚多九死不悔其善種也然豈惟正學金華死誦烏傷死敵而青田之妻發於權奸死亦未夏然則自古文人烈死固未有如四先生者也視後之回面汗行喪恥屈節之夫穢無所蓋自詡能文此輩卽不死讀先生集當愧死矣凡此論四先生之大而欲持以告世者若正嘉諸君子之評論不遑從四先生文辭起見孰知後之所謂文者皆庸耳其於四先生之源流尚未深見乎是下忠烈性生又加意向學如弟所言則必幾窺內弟之言以讀四家之文知序四家者非足下不能亦不該也機山堂集 卷十四 六

復方孩未先生書

不肖應實童時僥倖習執事之文鄙往非一日矣丙寅有自藤陽驅來者傳執事赴遠別子詩讀而悲悲而和又嘗從北來者問執事在獄與居益悲不能止乃就逮諸君子俱已血化爲碧而靈光巋然者獨執事及惠元瑞先生耳豈非天哉天死諸君子以使視生者之有所愧又留一執事以使後死者有所與天固留之人身外之是背天不祥也不肖草莽賤士猶得與執事上下其議者蓋不欲爲背天之徒則亦未始非天意也往以南北遠阻不得登龍爲恨乃執事居南亦數年矣凡不肖羈氣之友半輩下接獨

不肯懷刺不敢前者此亦有說聞之友人謂執事今崇尚
廣大方員互用雅俗兼收與不肯向所懷來者稍異設一
過而執事以取人相待即不然以不肯棄有浮名第以
文士目之豈不肯數十年向在之意而謂爲天所留之一
人哉今年方當之盛譯義若執事胸中久有不肯又雅知
非碍礙者是以甫一登堂便蒙倒屣不肯因靜觀執事之
顏色深適其謙論繁繁其指趣向之所謂廣大者無非欲
人共歸於善而所謂兼收互用者特未嘗示人以濫也竊
然後信天所留者之非偶而不肯數十年之鬱蒸一朝盡
恆豈非幸哉夫天下之道不懸辨也以忠孝立身以天下

樓山堂集

卷十四

七

國家爲念便可引之而爲吾徒忠孝以臨之生死而後明
天下國家必試之實事而後見執事其已明者也已見者
也不從其已明已見者以大君子爲師而徒以其兼收互
用者曰吾見方先生也方先生亦如是立論也嗚呼不亦
謬哉南都爲清議從出之地四方流寓者雜居自金待御
范蠡卿而外可與語善道者少矣今幸執事寓居於此隱
若長城而惠元攝先生且未何向之不死者又適相值也
天欲平治當自南始吾故曰天也不肯雖不見知於世要
之爲知天者自是而有所恃矣前召未及赴拜惠以詩另
賜之手札皆未遑報謝今布腹心一詩呈覽惟執事教之

與金天樞侍御書

不肯應募以無實有名每自悔責顧亦頗自扶養十年以
來雖地方公祖父母兩名相慕未嘗輕一見也雖交遊半
天下亦未嘗先投一刺于達官貴人之門深恐一失懷來
祇自生其愧辱然非所論於正人君子也太史公以晏子
而在執鞭爲幸況當吾世而失之乎某向執事久矣知執
事與周仲取投分甚深仲取今世之大賢也非執事安從
伯之又嘗竊聞執事召對時之所執持與大議之所論列
及巡方時之諸善政以爲吾江上寥落久矣何幸而在位
者有執事其人所以私心甚欲一面而無從也今年執事

樓山堂集

卷十四

八

高家白下箕如一造訪而執事傾蓋深談若非徒以浮名
相慕者又兩日而三及門竊見憂國之心披瀝之諸形於
顏色不肯何以得此於執事哉不肯讀古人之言謂天下
事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故士不爲宰相則爲諫官
若今之宰相則已不行矣即諫官亦誰爲言之者如近日
鄭司寇下獄此非獨某人在患實有關於國體者也堂省
不爲論救可謂諫官得言之子向使執事在列安忍悶然
至此幸而疏救者有京兆徐公虞求矣有詞林之黃石齋
諸公矣覺今日朝廷氣色獨在詞林耳夫國家設給諫御
史之官而使公道出於他署非國之福也若臺省言無關

律徒拾一二條隊以塞責又何貴乎今知執事賜環在即天下可言之事尚多不得不重望於執事也功名富貴要有分定而九死不悔百折不回者君子原不以彼易此況其又未必然乎南都仕數也向來在上在下瞻瞻者甚多浮雲蔽日實繁有徒近得二三君子寓居離草莽之士亦欣欣向榮直道未嘗不在也而嚴毅鎮靜使有所主持而不亂則尤望之執事矣友人孫碩脩可稱人傑觀其意獨投議執事其北行也尚祈有以壯之一詩用將區區惟戴教爲望

與方仁楠中丞書

樓山堂集

卷十四

九

六月中不肖從錫山寓呈二詩有推戴召虎之語而先生楚撫之命遽自天來不肖似先有神者告之也某雖不知兵亦嘗竊觀古今之事而深慕天下之故矣流賊從古有之未有繼續十餘年蹂躪五六省而可以一旦掃除者也山川之險易彼知之兵士之強弱彼知之而我率制掩師之情態彼亦知之彼隨和擄掠之衆久之皆得其用而分合聚散之勢倏忽莫定其形其謀已老其用兵已熟此即以義憤然明再起於今豈能盡剪滅而愉快哉然賊終不可滅乎非也當厚其責於守令而併其權於撫軍盡罷督理監紀之官而特置之總兵登調之客卒皆可撤而不用

樓山堂集

卷十四

十

然欲滅此朝食勒石紀功則總計當亦煩深思之以此昌言於朝而有言不用則異日之責亦可有所辭而無恐不肖非特兩世交情又道義骨肉如先生者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也楚中名士在聲氣中者治兵之暇幸一照拂蓋人材爲數十年中之用此又大臣爲國者所宜留心況先生之實有其數乎伏惟爲天下自珍珍敵不勝勝慰

與劉念先贊書

昨冬聞于旌黃院中曾馳一字奉候中有商量語知執事素相然信必下察區區之私也流賊滋蔓難圖所恃者史撫公長城半壁及執事軍中子弟耳不肖從草野深計之

愛我勳撫之宜與賊去來之勢動相違誤又加以事權之不一文法之多參恐滅此朝食終虛語耳爲今計非各府自殺其賊則賊不盡非妙選府守假之兵柄則府無權非盡去監臨統於視師之一人則威不立蓋府如漢之上谷雲中太守皆得自將則土用命矣督師者如唐裴晉公以大臣一人出臨則將盡功矣今之流賊與昔之流賊異起事十餘年非烏合之眾可以一戰勝而卽掃除出入四五省非門穴之鼠但一坐守之而自可撲滅其交已固其謀已深其用兵已久其紛合聚散之勢又不可測山川之險易彼知之我兵之強弱彼知之我則棄糧坐甲未戰而力

樓山堂集

卷十四

上

已既彼則乘間抵隙因糧以老吾師此卽以皇甫張翼之屬復起於今韓岳張劉之將再見於世求其一日而解聚數十萬斬獲數千級此必不得之數也何也今之時勢使然也故不肯欲以兵勢敵之各府而以軍命統之一人或非無見執事胸中甲兵爲時僅有又荷贊畫之任則方畧得以自展誠以不肖之言熟思之更爲條例俾得上聞則許愿之效忠馬服而鄧公之盡計倭倭意者亦今日不肯與執事之謂矣言之不當不罪其狂特執事知我者素也

與楊維節國書 甲戌

辱示諸書知閩中風氣一變不獨伯樂過而馬羣空也至

足下商經史之學某敢不曉臆以聞某少於經理亦有研究嘗泛覽史傳於理人微言奧義因事而有感觸私謂念一史者六經之梯也雖未能由源及流而溯流以窮源此或亦讀書之法耳某又嘗自安念若從此遂學命者連數年內於史事常有成書俟十年以後讀書日深交友日廣見事日多智識日益然後發明經理論定成一家言則吾事濟矣此亦今日不得志之願也使得稍乘尺寸足下視某豈碌碌者哉昔人謂孔北海才高不能持論某之謔論安知非不能者足下謂可前無古人是過信士業之言非所敢望於知已也南京應酬繁苦足下以道高致客復自

樓山堂集

卷十四

三

信他察聞食客至廢飯食而以時文相質者雖丙夜猶爲評駁甚不必也如某以刊讀爲食且又職業終日事此已覺可恥況已成進士素有三秋之志又留心當世之務焉切而疲精敝神於此亦何益矣幸以某言深思之至於選進人才抽揚小善自足下天性豈能枉抑然文章不過聯絡之具而膏氣之理所以不介而親者恐不專以是也報謝之私容秋仲躬叩堦前原望馳還不宣

樓山堂集第十四卷終

樓山堂集第十五卷

書

與程子尚論性書

應箕顛首子尚有道足下昨在虎阜僅一晤應酬卒卒未及深談至今念之道氣猶可彷彿見也竊有言子尚精易學非從之遊不能究其蘊心竊向往之然未敢深信也今年吳子舍去非始移書言子尚聖人之徒也其學非近世講論之士所及僕嘗以其兄弟聰明絕出言不誣已與其兄弟面談則盛遇之矣深聽數端子尚其真有得於聖人樓山堂集 卷十五

之絕學者非耶箕未嘗稱佛者然排撥佛老之說間有與尊旨同者不必更請教以舉業學易然於易象數之理實未究探此非面承矩誨不可獨生平讀書有疑而未解者皆徧觀朱程之說及近世所尊陽明近溪諸書亦旁參而博印之終未解也非不能解其言終覺與聖人有間於鄙心未明今以奉質幸賜教焉夫儒者之學莫精於論性亦莫先於知性湯詒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終厥德惟后此言性之祖也竊以爲子思所謂天命率性修道三語政發明其說無有疑義獨夫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曰性善若其言有未合者未子謂相近之性兼其氣

黃池吳應箕書

書

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夫由孟子之言則性一而已矣由朱程之說有氣質之性又有性之本性若是不同乎果夫子所謂相近者但言其粗而不言其精乎此似有間者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孟子所謂性善者原孔子之言也未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程子曰所以陰陽者是道又以善謂化育之功爲陽之事性謂物之所受爲陰之事然則有善始有性乎性善亦分陰陽樓山堂集 卷十五

子而所以陰陽者又何物乎此又有間者也夫宋儒論性言理言氣質言氣質其語非不詳似與聖人之說終隔其言謂聖賢論性言習言身言言反言形是分言之也其說精通而廣大故能發吾之說以明吾性而曰善宋儒論性言氣質言理言質言學是合言之也意在明吾善而其語反覺拘牽而夾雜箕所以蓄疑於心而未得高明人一證之也至于今世學者溺於訓詁都不足與論而號爲通敏者往往慕象山姚江之說至希禪悟以爲聖賢聖學之所以不明蓋爲是也有志聖人之學不能自明其心終取他人之信疑者以爲信疑是大惑終身不解者也箕生平

服胃朱程非欲妄有誣駁蓋以爲自心所不解者雖見性明道如宋儒亦未之敢信而況近世諸公一偏之說子故願得足下之真有得於聖學者一詳教之

與孫碩眉聯方書 庚寅

自深論極談之後方幸得時請教而又指日赴內召以去從交遊論之則以相失爲恨以世道言之學部有管夷吾吾無憂矣當今天下所最急者莫如用人用人莫如先別邪正此銓司事也於仁兄尙云有待者目前之要有過於用兵者乎則仁兄是其職矣以仁兄期抱難項忠義劉東山可以再見則今之內寇外口安知非羣傑有爲者之藉樓山堂集 卷十五 三

資乎弟非知兵者然嘗深究當世之故口之情形巨測爲憂正大今日而言捷伐者愚也即國吾國而能使之不爲己丙子之事亦該非容易而聞諸人言深爲可駭也嗟嗟馬市之談石星封貢之恩豈今日而欲踵其覆轍哉潛移照奪持有仁兄在耳若寇則必期掃除矣然如今之不能制其死命而輒用吾撫又未嘗持必勝之策而輒用吾勦勦之限期已過而三百萬之餉已盡矣召募之兵既甚於賊所撫之賊後將何處當事者左右右舌上欺下蔽恐勦撫之說不知所究竟中前所言似有定見仁兄試爲大司馬悉心計議未必非今日用兵之一助也幸留意敵鄉人

物寥寥近亦頗自期嚮合六郡可得三十餘人皆一時之雋也順風能爲吹致俾得皆入網羅而仁兄又推好無已知必不我罪也他客而悉不一

答沈眉生書

君子自有進退之正愛薦而入京正也既事科舉不欲復從他進正也又無輕保舉之名而懷忠犯主所爭者皆天下國家之大正也言既不用舉身而退以愛吾鼎正也既以言事而退又不欲更從科舉而進亦正也但身非邱壑之人而還念制舉爲本分之事又親之垂鑒者方深友之勸出者亦力則勉事場屋亦未始非正然足下自有主持樓山堂集 卷十五 四

弟不必屢申喙耳天下惟出處之際可以觀人而於禍福之間則人之本末立見足下可以進而退既不復求進視世之懷詐揆術以希榮舉者如高鳥之笑卑喙而況以名節自樹犯難而行絕無瞻顧嗟乎眉生可求之今士哉而鄙夫小人猶以不善藏爲惜以不待時爲議吾不知寇盜交作爲時已久彼天下豈少待者藏者而真熬熬旋流離滿野謂之何哉弟昨貽書仲舉謂留東漢之再世者氣節也魏晉不守節而漢亡留南宋之一隅者理學也輩化宵禁偽學而宋亡且自古至今上無直節之臣則下必有懷忠之士故季世之風聲議論即盛世之法度紀綱其

有問係一也領子方一舉事而舉提舉議不可枚舉然則漢之數千人伏闕至有貴冢負鎖者何事而宋之陳東歐陽澈果爲何人古人方自求死今人共欲免禍殊如禍福有命而同黨參差先自子敵以問而示報於天下萬世古今不相及人自爲之也豈不重可歎哉歟鄉士氣村陋去靡離呼之不振然各有本心而三吳則地大物盛難以齊一邇來文章氣誼一唱眾和者惟省邑耳昔之宣城舉爲世戒今之宣城將爲物宗湯司成之流序已深矣而今何如則推陷靡清功比武事足下今日之謂矣原擬春間過敬亭與足下作數日夜談今考事未竣將於春夏之交一

樓山堂集

卷十五

五

復領子方書

臘月某日弟從郡中歸使青適至蓋陳前一日發錢申幣但有憾念足下正性剛識度越僑伍頃布唱和之詞騰防亂之檄敵鄉人士卽號稱恩科俱視子方如天上人而一二先輩有識者則亦願在下風矣乃同人矛盾多在吳會豈地大物衆各高氣盈之區反不可與古處耶不知博浪沙中特子方猶試意氣豈足盡其生平而疑其如此言之可歎弟嘗謂中漢之天下者氣節也而南宋之人心者理也而爲是者非皆高官尊第之人也今之時事

已如之在廷之臣又如之然則危言直節明道正訓得志則行事見於當時不得志則議論有所砥定毋使漢宋諸賢笑後矣寂寂者正在我輩而小夫淺士已所不能爲又粗鄙人之爲爲足與計較哉今之君子操三寸之管便可號召天下此昔顧所所未及也其立心行事不足爲顧之驅養弟實痛之而有足下同志弟豈自此有所恃矣功名富貴原有物焉爲之得之不爲重失之不足輕我輩所許要自有在但恨謀國者食位罔上如平臺之召料口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而事勢遂壞壞至此沈眉生真不幸而言之中矣後不恤緯而宗國是憂況我輩國家造就

樓山堂集

卷十五

六

者雖資未達世而志不可違此時卽欲一馳車而駕亦不可得言之足下所當共爲痛哭耳拙集棄序刻之將成書矣詩則與足下稱騷行他論記傳序之文似自爲一家向使僕侍一第必當以死報國而此策亦足以有弟計知已之前不自妄誕如此也他所云云不知其陰陽反覆如此第向謂欺人貴恕或可轉釋以爲世用其如人之不堪恕取何也定生與足下咫尺卽伸軼亦以肩而立所爲勒千里之思者獨弟耳使者臨行惆悵不知所云

答陳定生書

樓山堂論十日又辱芳問開織讀竟如親顏而親承論

訓也古文一 道知之者少況洞悉源流本末如足下者在
今日爲是然之音矣八家文選深暢都懷大抵古人精神
不見於世者皆部選者之過也第嘗謂張伯初之詩時義
鍾伯敬之評詩茅鹿門之評古文最能理汲古人精神而
世反致慕恐後可嘆也彼其一字一句皆有詳評逐段逐
節皆爲圈點自謂得古人之精微開後人之法程不知所
以寬古人誤後生者正在此而時無深心大雅之士爲之
救正故其書行而流禍深詩文所以日亡也足下獨卓然
信弟之言不獨信弟而所選則又出弟意遠其史遷所謂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非足下其誰邪當稍一發明之

樓山堂集

卷十五

七

東林本末採錄最真編定最確卽弟議論亦甚平恕固有
闕世道不小今以原稿附上幸卽付梓也足下試觀諸賢
當日所以死徙杖謫終身不悔者無非爲父尊國家愛
名節重氣節雖雖惡過屠而輔導其力此於漢之氣節未
之理學兼而有之真本朝之光輝百代之徵表也以視今
之號爲東林者於利害禍福之間義利公私之際其相去
何如已足令人浩歎況異己者猶執護國之口以誅誅先
賢哉故此書表章先哲且以魏魏時賢以自盡後死者之
責耳矣諸君起事皆常領二郡之人足下刻而傳之使仲
駁序之而子方書其後猶之此二郡也天下不少賢者此

亦足以號召矣惟鑒區區幸甚

與劉與父論古文詩賦書

其自友生中能如足下之勉勉古學者蓋千百中不得一
矣尋承勸問敢不據臆以陳僕觀本朝以文名者莫盛於
宏禔之際嘗妄論之如王李所贊說曉曉者其文未嘗
不暢然終不能免俗議之未爲過也王李亦未嘗不整齊
其言其於經術其淺千篇一律而生氣索然空同才高氣
勁然少優柔之致自矜於法而辭徑不除王維植柳於體
矣亦未能暢所能言故韓柳歐蘇之文求之本朝實無其
匹也世之無古文也久矣今天下不獨能作知之者實少
樓山堂集 卷十五 八

小有才致便趨入六朝流靡華靡將不終日而靡矣高言
亦言史漢韓歐然不遇鈔襲其句字而已見道之文則百
水見一代興之真未知何歸若僕但可謂知之者耳不敢
遂謂能作也卽如近日某某居恒亦與足下稱其古文同
者及按篇求之第能使幾故事能用幾人名能鈔幾句法
而已豈真有當於文哉今人作文只有一套如說牛則必
盡引麒麟虎豹究竟與牛何異然後知秦漢及唐宋大家
文其可傳者由本生筆去其繁蕪而已足下試探經傳言
因以衡量古今古文一 道不將大明於世哉僕與尊翁蓋
自少作詩二十餘年矣向從以舉業之債未了不暇相爲

酬唱也僕詩尚未至然自來不受人督氣世相率以應下
公安竟陵爲聚談僕則皆棄之而求於古雖好子建淵明
子美之集亦未動輒具詞蓋作詩擬古題者最爲無情學
空靈者日趨惡道此雖聖人復起不易言言則僕所云詩
之佳者甫朴無華而直質無新奇雖亦矯枉之言要不至
汨沒雅道也如近日某某方自謂其詩有性情自予觀之
直不成語而已天下豈有目未讀一寸之書胸中無十古
人名姓但用幾虛字作一二聰明語便曰此見性靈之詩
也有是理哉前足下數詩皆大雅不索求如數者之患無
之賦則尤難言之矣僕與尊翁其才皆可作賦皆未嘗爲

樓山堂集

卷十五

九

也得足下爲之以補我輩一缺尊翁嘗謂士當考究經史
源流何暇雕琢於此僕甚服其言顧不猶愈於微遜遊戲
玩廢時日乎故足下妙年草精賦遂成集實爲可敬僕於
漢以後之賦不暇一爲不但博麗之詞不及即議論之體
亦亡足下諸賦得其體矣凡言寓諷刺者使人讀而有所
感動也今賦皆編引古文難字世人句者少況肯竟其篇
竟者少況能識其意者更意創去其難字而盡以今文之
常用者韻而或可自命家然必以賦著名後其晚
年變化可耳若爲此雖以子瞻之才後人且有變亂之
謂而況其他乎且下且以賦著名矣如僕所言亦可留此

一缺於異日也何如尊翁所著作僕皆不及然旨趣未嘗
不同試更以僕言往質之知不河漢也惠風幸時兼復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留都防亂一揭乃顧子方倡之質之於弟謂可必行無疑
者遂刻之以傳當時揭時即有難之者謂揭行則禍至
此無識之言不足辨矣又謂如彼者何足揭而我輩小趙
大作此似乎有見而亦非也乃來教數端識深而見大然
猶未離乎向二者之意故不得不畧陳其說夫我輩非微
自附於正人也邪正之辨自根人天性學問豈得附乎大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此而可假是與於從逆者矣若
樓山堂集

卷十五

十

謂逆案已定何待再辨夫我正爲既定而不得不辨何也
今士大夫皆有謂此逆人也而絕之者予猶紳不與交雖
交驛而不爲之驅使者誰也士子不從之遊從之遊而不
互相贊誦多爲招引者誰也夫法加於人有時而盡邪根
中於人心逆氣流爲風俗天下之患可勝道哉使我輩不
言則將來變爲從逆世界必有以欽定者爲非而恨魏忠
賢之不復出也足下以爲此可已乎不可已乎予謂此段
公案當留之異日不過欲使我輩得志於朝廷耳夫朝
廷之上亦既以言爲純如者惟華胥周朝京者服罪矣
而天章之成寧復問西湖之招搖如故淮上之開喪傾動

敬部之通內傳播始人而大張聲勢過銀峯者實
在留都則此屬之不畏朝廷明矣不畏論劾又明矣我輩
即得志安能遂辟之市朝故不若挾清議以攻之員張力
以撼之使知名節與法紀原委冀山河而我輩一得君安
國爲高皇帝留讀書報子之心無在不爲又何有今日異
日之別乎口口必不可流賊必不可撫逆者必不可容
三者利害關係國運惟今士大夫於此一皆先見之不失
守之不定所以口冠之患相循不已至欲以款撫之說誤
天下國家也可勝歎哉我輩舉事無論窮通亦無論大小
但擇有關係者爲之則此舉爲真有關係者矣聖人復起
樓山堂集 卷十五

必是吾言而乃引東漢爲戒正未知東漢之所以亡國者
何在而反欲易世之後爲威尊臣豈解嘲也嗟乎今之各
士亦異乎昔之所爲名士矣沈眉生抗疏與此舉原無分
別此正欲補眉生之缺者耳使眉生低眉就銓試不知州
則知縣又使眉生誅果進御或杖或戍在所不免人情豈
甘禍而惡福要非所論名節士也區區之心猶有見於此
故不得不向足下一陳之也來教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
有得失不免後悔三復斯言至於泣下雖弟實有股肱爲
君子之心今則恨不剖胸而獨力任之雖然吾儒之爲子
方音尚有人也足下神勇豈張險之流而世之君子豈遂

皆郭林宗賈偉節一語也哉

與袁臨侯開府書時袁公署之任河北道左
兵部於工上故致此書

天造南國使祖臺于旄遠臨古國有匹夫所在而磨若敵
國者況先生愛國殊恩又忠孝性植忍使祖宗根本之
地禍在門庭而不爲諸當事效曲能之助乎不肖竊觀今
之失計未有如南之甚者也此中水陸無一旅之足恃而
徒使位於亂兵之未必來聽息方急則應撫先歸講使未
通而鳳督已撤萬一所謂不允而兵更南下此時料合則
無及守禦則先馳從前處分適爲養禍姑無論社稷震動
即諸公自爲計豈不岌岌哉夫左之不用命也久矣其流

樓山堂集 卷十五

非上江也甚矣留一日即爲國家一日之害我苟有備何
懼其神即激之使然亦變通而禍小况彼舉方羣我兵四
集出奇制勝可以一鼓盡滅乃失此機會從此舉傾且具
要挾徒事羈縻明知其害方大也曰吾何知後日聊以寬
目前而已人臣之不忠有大於是哉且前日亂兵之至蕪
湖也所遣督兵之將未加一矢而先與通言河之北岸未
見一賊而搶掠已盡至今固未聞擊發一官泉處一卒也
即此一事萬心瓦解故後之日而無事則已此後不能無
事又何以令士卒之用命而責百姓以死守乎以關賊之
假仁假義如彼鎮兵之極暴極虐如此而當事之處分乃

在似真似假不痛不癢之間所謂墮事實而長寇仇竭膏血以資亂賊非惟可笑實可恥矣從君父言之則曰欺從社稷言之則曰誤即以自身計之則亦危凡此皆先生所當盡言極論以從旁提醒者也至於敵郡之關係江南不小而慘禍爲三百年所未有日今食子炊骨城不攻而自賊而富步若度外置之吾鄉太宰方在官彼亦豈能嘿嘿處此也不肖義憤所激言之過狂當事初不省錄今特布之先生者以先生方爲時嚮使當事聽其計此尚可備救一半不然事勢日急而玩弛日甚度不能制左之命又不能盡委南京而棄之奈之何恃甘詞厚幣而不爲之一備

樓山堂集

卷十五

也先生亦毋曰此非吾事也吾何過計焉如此則不啻終當受妄言之誅矣伏惟裁察賜教幸甚

序

懷伯子史書序

休甯魏伯子年四十餘即著史六十而其書成先是崇禎癸酉秋伯子授子書讀之有異己予過丹山發其藏以爲近今未有也於是伯子同里士鳩資刻之以行而其書傳矣伯子頗又屬予序之予聞之師曰史之作也其本書春秋乎是紀事編年之祖也不可及矣馬遷創爲表紀書傳之體而後之爲史者咸則之然卷部繁浩覽者難竟漢水

樓山堂集 卷十六

之通鑒作焉古今之史於是始有條貫宋儒諸史多論斷附之以見回末篇自爲一書也自爲一書者辭于古史而外予僅見之此矣伯子之書上下數千載取古人編年紀事者行論斷於其中自爲一家言于古無是也予觀其書不名一體裁編已成之事以爲文綴附獨見之義以立斷詞不病於好微而意不苦於難屬其言約其義該其包絡遼邈使居今者巡復其意而可以厝之爲用非具良史才又孰能覃精者烏有是哉此伯子數十年而爲一書書成而予以爲數百年所未有無怪也伯子早精尚書出入考工三傳故其撰言政事多爲近之要自成爲伯子之書也

伯子嘗謂本朝難以北地銅瑯之才不能成一代之書豈夢會相格其志不立也乎然之又謂使加我十年當爲宋史予益嘆美其意不爲妄要之伯子即不爲宋史伯子所自爲之史書固已傳矣伯子生平不問家人產布衣徒勞於世一無取而胸中嘔然其冲澁之氣見於面貌人才知其爲貧至與之論天下事區分精悉言皆可見之行矣伯子諒用世才不待已而著書以老如是即伯子之書抑又可知矣

四書大全新序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聖人之道無

樓山堂集

卷十六

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專取朱註行之謂漢唐以來能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爲異端邪說所亂者莫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成祖文皇帝命尤有四書大全之舉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卽朱子有未盡則參儒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意甚深遠哉予嘗取其書究之其中有所發肯綮多即臨牀未嘗不相半至其與聖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豈豈非當時承旨者未能深遠意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以不給所委而輩者多小生豎儒議朱違謬今習者皆謂此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敢議論其間者是戾聖而

俗上也殊不知其不然哉國家之制行之久而當否見則夫
論說之是非亦未有不久而愈明者也既是非然矣徒
以創於更制之難而併我聖祖闡揚聖道進學士之意
發以微失此又誰之過歟於是袁州張子獨憂之因於數
百年之後爲應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取其說之疑而辯
之或曰是母乃不足間執護應之口乎予曰不然夫二祖
之考古定制廣厲教化不可謂不詳且蓋乃祀聖之典至
其廟始定卽歷代從祀亦不難有所予尋況依傍聖人而
爲說者哉使張子得時行道必將以此爲輔體聖治之大
端今窮而著書獨先從事於此此固文皇帝在天之靈而

樓山堂集

卷十六

三

聖人之道未墜地之驗也其以爲朱子功臣爲楊文貞諸
公之諍友又何疑哉張子聞之曰然於是以其書授之梓
其辯爲世所共見乎不必論夫以今日科舉之弊蓋有異
端邪說剽竊前人之議而恣其猖狂無忌者矣張子獨起
而辯之則張子之爲人亦吾之所不必論者也崇禎己卯
歲孟冬朔日

四書圖攷序

古人讀書左圖右史圖之傳也尙矣經圖自鄭元王弼而
下代不乏人至宋儒以後而大儒以予所聞有論語圖纂
二卷及程心復四書纂圖釋二十二卷恨未及見意嘗欲

集古圖衍之定爲一書而未暇甲戌春過新安丹山間有
吳蒼舒先生者精經學攝衣請啟得聞所未聞先生因出
其夙所撰著者相示則有四書節解圖攷在焉予周覽之
其圖攷精核視昔人加詳而所解釋則一根正經衷於朱
程之說而止嗚呼今天下溺於科舉之文記誦黜竊舉本
義不遑究況留心古人之制作而攷其圖卽號爲通博者
於名物義類之說亦既旁喻廣引而攷之經理殊多刺謬
故觀是書之制度而知先生之學斷然有功夫先聖其可布
而傳之無疑也先生棄官著書將四十年費鉅萬以是廢
布衣遂戶屏絕外營其行義無愧古儒者所著七經圖攷

樓山堂集

卷十六

四

聲音紀元三禮正定証疏皆翼經明道乎將與其從孫子
舍去非謀便次第行世而今爲先序其概云

梅衡湘西征集序

萬厯間三大征其最著哉迨末年遼事敝壞淩淫昌啟以
及於今用兵二十載無分毫功而東隅未復羣盜滿山於
是談者益侈言三征爲極盛乎實著三征本末於海外之
捷至不忍道而所重憤屢嘆以爲功不可再見者莫如吟
事夫世亦嘗深究於吟吟所由減而功所自成乎則梅衡湘
之苦心偉績何可沒哉是役也近事無可比方嘗以唐淮
蔡事觀之衡湘蓋獨爲其難者耳吟之背也要不在元濟

下又加之勾引爲援蓋變劇而禍大矣衡湘是時登憤上
書身請臨戎然官不過御史耳卽受命監軍而有制有督
有撫監者不歸而仰其鼻息已稱仇直自喜矣況敢挾才
據其上以指揮惟吾意故視管公以宰相行師位尊體重
勢得自爲而柄無旁撓者爲何如哉水攻則城崩間行則
黨亂則寇則援絕招降則散事勢曉然而撓者四至向
微衡湘捐卽善護令其計卒行則國家於西事恐尙有不
可言者也夫唐之平淮蔡也晉公受李愬之成然愬之功
炳焉是役也有愛衡湘成者衡湘不自強而激不剛愛其
苦心倖績見之先後疏賸者何可沒也吾故曰衡湘獨爲

樓山堂集

卷十六

五

其難者乎呼事距今四十餘年予始得衡湘西征集讀之
先是集未行世予謂衡湘嗣子惠連曰昔嘗平言兵者萬
世法何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衡湘不伐子不以伐成
衡湘之志然其於萬世者何也今天下用兵二十年不效
令得如衡湘者在何詎至是惠連曰若是是先君子所以
不沒者以有此其哉西征本末詳予他記者甚悉不便叙
今獨叙衡湘之獨爲其難者如此夫此非盡予言也其同
里士王都俞者亦嘗評是集而感慨係之矣

古方畧序

古方畧一書爲發源故太宰余少源先生承梅時所撰

予友張爾公從其家得之歎爲善本評以授諸梓者也有
少宗伯某公通政鄭徐公爲之序而張子復以予嘗妄言
兵亦屬爲序之予惟方略者皆古人用兵事今天下政若
兵又苦無善兵者則方畧不素具也卽此書可少哉夫方
畧非可以書盡者也古之善爲兵者其方畧多不傳卽有
傳者非其至孫吳傳者矣其書不多子房所愛於老人者
不過一卷而已後世所傳兵書益多善兵者日益寡有善
者必不泥古法應變出奇而用古法者驟敗然則方畧果
可以教人哉語曰以書傳者不盡焉之情以古制今者不
違事之變況兵事歟兵者專家之學也有善吳而不學古

樓山堂集

卷十六

六

兵法者矣無不學兵法而盡善兵者也卽如口今日之入
吾關大得氣去既殘殺人民復得吾民而處之而我用兵
或十年或二十年無分毫功此無望有出奇應變如昔之
不泥古法者向第令師古法而用之詎至是哉以善兵者
之寡而皆傳兵法者之徒多是德於輕陽侯之波而謂舟
楫可不用也不亦過歟以予聞余公神宗皇帝時之正人
君子也其時天下方無事已疑爲此書張子抱道未用臺
世之多故又以此書教天下之用兵者而二君之方畧固
已具見於此夫左氏言兵之祖也其論置將猶原本於敦
詩書說禮義者嗚呼此方畧不傳久矣予之因爾公而序

余公者其或猶是意夫崇禎某年月日

東林本末叙

東林者門戶之名也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欲空人國必加之以朋黨於是東林之名址著而愛禍爲獨深要亦何負於人國哉東林爭言真偽其真者必不負國家僞者或至負東林此實何照蓋起事至五十年相傳多失其實於是而有僞者亦勢使然也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往時欲銅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聖世豈有黨錮之事何論朝野亦辨其爲真爲僞而已矣予於是條次其本末以便後之觀者有所考而感焉

韓山堂集

卷十六

韓姬命文集序

粵東韓姬命豈非絕代而一出者乎夫材罕兼通古今同嘆是故相加工爲形似二班之長情理優見於此劣亦居之嗣是以降康成有精經之譽而陸擅有憤之聲乃其後而昌黎生矣理學振興又越數百年而周程作置其難哉其他文士亦可類見耳明興作者輩起號稱兼器亦有數家比諸古人斯爲特盛間稍衰微矣而後邇一姬命子交姬命深雅能詳其本末當與之種六藝之淵源叙往世之得失大至朝廷邊塞之利害細及名物器用之統微罔弗究意而識精氣決非節不植吾心儀之王孝先韓俱主

之流區區文學之長謂足以盡姬命哉今觀姬命之集則已如此矣自辨說經傳以旁至騷賦詩歌文家之體畧備而總其條貫要與聖賢之言相難異夫文不見道雖工局神則大儒登博學之科經術而傳以爲師之業姬命豈一世之才而已哉通古人之難兼作者之不數姬命之集於是乎可傳矣乃予所以知姬命者猶不盡此然則人有不盡此者乃復能未有不能此者而求盡此兼通之嘆古今所同必藉姬命而後見也姬命豈一世之才而已哉姬命方著文茲爲一代典章所係今先布其集以傳俾讀是集者知姬命有所著作必非姬命不能也

韓山堂集

卷十六

八

陳百史古文序

崇禎癸酉予於沈眉生寓中讀陳百史所爲理學遊心奇之即語眉生此當有名於世已而百史舉於鄉名果曜天下則以爲百史但工時文也甲戌又從張爾公得其詩及一二序文讀之知百史才大能兼力追古作者非近今文士匹今年丁丑同寓虎丘僧舍每相過則談詩及文上下古今論源流本末悉當百史又盡發其詩賦古文詞見示予然後悔向之知百史者猶未深也夫文章一道蓋難言哉自當時言之則舉曰時文耳乃韓歐當其時皆薄時文爲不足道而抗言學古何也豈非聲利比偶之習以取世

資則不得不從俗轉移從俗則不能獨行其志未幾時過而文亦棄而不自惜若碑序論記之文所謂立言以傳世者故師法貴遠而持議無嫌於高若是者非古無取焉於是別其所作曰古文亦宜也然同一學古矣今之人又取韓歐所掃除六朝五代之爲古而反以唐宋爲卑卑不足道者此又何哉本朝李北地不讀唐以後書予狹之及遍觀國初諸集然後知北地所爲不讀唐以後者猶之韓歐掃除六朝五代之意故其文不同而志在復古則一也夫百史之立志既已較然矣其文亦斷然擬古作者無疑乎謂百史有六朝之靡然而昌黎與有五代之浮冗而龐陸樓山堂集卷十六

九

出國朝承宋元餘風然後獻吉起而矯枉過正今天下之文取言唐宋實不能不六朝五代未嘗不曰吾讀唐以前書而不能爲北地者病在趨舍亂而志不立修其苟可以成而力不逮今子志堅力卓其文又不取於苟可以成而止則向之資三君子者所以資吾子也子豈有意哉百史曰吾臨所以作爲古文者於子則既已知之矣

陳中湛歸來草序

按中湛先生傳

總憲陳中湛先生以政事風節顯天下當瑞禍之興先生幾不免然先生不以能免爲幸於是天下識與不識無不

幸先生之有歸來矣比先生再登朝補明主收恩南北

憲中臺其所爲竭忠盡智持正守法名爲數十年中僅見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又無不幸先生向之歸來以有此日也乃先生於此日則又幸其復歸來矣夫跡先生後先出處其闢世道者如此此豈以詩文重者哉嗚呼名人鉅公其得於歸來之日肆力詩文者或寡矣聞識有之然以流連社會醇醪紛泉謂彼不與吾事吾事畢矣夫孰知先生始之歸來也不以身幸存而微憤思繼之歸來也不以身已退而憂憫衰毅其一篇之中所三致意者其懷來固可親也夫士大夫屈首名利至屈體屈節爲世大侈視所爲法連德錄用以善全忠者方不止百尺樓上下而況先生樓山堂集卷十六

十

之歸來其所著見且如此哉予交先生嗣子定生因得盡窺先生松柏齋諸集及先後諸疏益嘆先生所爲生平者如此其立朝者又如此何獨至於歸來而異之此先生歸來之作所由重也嗚呼歸來如先生者而以詩文重乎哉

卷四詩集序

詩非窮工不工是言也果遂爲定論哉陶靖節惜用世之志杜子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時位不稱事多寄意於篇什於是而謂詩以窮工亦宜若本非其具卽老死溝壑方求一言之幾於道不可得其詩又安問工拙哉成都張紫城

先生所謂能爲世用而忠愛之心所在卽見者也甫令予邑民歌誦之十年如一日此其眞詩在民間矣先生卽不爲詩已與世所謂求工於窮者不可同日語況先生挾持忠愛而能爲世用者又卒於其詩寓之乎先生爲司馬卽未竟用而歸歸數年益肆力於詩以老園名者先生若謂吾老焉而直寄意於詩耳要之先生有其具者也詩亦豈待老焉而後工哉今天子方大用先生而詩成乎所謂窮工之說非定論者蓋於先生決之矣本朝蜀士大夫以詩名者可指數乎最推者爲張肖甫肖甫生王李時多爲所引重予無能贊揚先生而先生之詩清雄婉麗固已足傳樓山堂集卷十六

工

張焉可矣

楊學博詩序

往楚人江蘇雜論詩謂古詩所命題如君馬黃雉子班文如張自君之出矣之類皆就其時事構詞因以命篇自然絕妙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夫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如巧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至哉言乎嘉隆以還未有間斯語者矣然如景繡之說則古人有是時事有是情詞者卽無

不佳乎情者生平人者也無情詞安從眞非其人情安得正無情而有詞詞不眞焉其失也僞情不正而有詞詞卽爲生心之害詎有己哉故我朝詩人之失失於貌古而古人有以詩自貌者後世無能廢其詞又相率而貌之如潘陸沈謝之作會有以其爲亂臣賊子之言而棄而不讀者乎詩人無識古今皆然景繡之言亦宜遂闕至極哉予不能詩然妄論詩又好因作詩之人以推測其所自爲詩之意故所取之詩甚麗持謹亦稍狹世故無取焉乃黃池廣文邇州楊先生方以予可與言詩者而以詩相質今讀先生之詩時與事會語由情生自吐要取求如景繡所謂

工

樓山堂集

卷十六

橫擬之病則無之而先生抱用世之志風烈事功不卽自達姑以詩抑伏其壯懷而寄寫其微趣乎所稱無不正之情而情又不徒爲貌者將於先生乎是望則先生卽爲詩也而豈得稱之曰此詩人而已乎先生之鄉有符卿范公者當世不數人也當極稱先生又嘗與予爲忘年交所稱論古今事最悉獨未一往還以詩蓋范固不欲以詩人期予也若是而予與先生之所期皆可知矣

曾學博詩序

吉安曾先生來教予邑於予固師弟子也一日先生携予曰吾不能早事子今官來而便子事之是子之過也然子

宜能終黃子乎於是問先生所欲下教者謂何則禪學也制義也詩也夫禪吾不知之矣制義小道見於乎他所論著者已備詩與先生言詩乎觀先生之詩大要取法於今之所爲竟陵爾天竟陵之詩果可法哉其言以有性情浮出紙上者爲眞鳴呼果若此是三百之後惟竟陵獨矣乃今承襲其風者以空疎爲清以枯淡爲厚以率爾不成語者爲有性情而詩人沉著含蓄直朴淡老之致以亡乎嘗謂學王李者不過竊詩之皮毛也學竟陵則併性情而亂之故告非惡夫竟陵也惡夫學竟陵者之流夫也先生曰子言是也吾向取竟陵之言有合於性情者以爲詩今樓山堂集

樓山堂集

卷十六

七

乃知吾詩之有合者固非竟陵之性情而吾之性情也自今以往諸擇吾詩之沈者含諸直朴淡老者以終身事子之言而予詩其有濟乎於是先生刻其近作使予序之然則先生之果不棄予言如此

池陽郡分韻序

崇禎己卯正月予應科舉試於郡城時安慶就試者咸在而相城有知名士數人皆夙昔遊好也乎謀與羅子劉子集而鵬之先期則方子密之代乎徵將至臺試之次日皆會於邸齋以次就坐鵬行甚快左右瞻對恒苦不給又尚議層出至於廢酒予於是起而請曰是役也曷分韻爲詩

食曰然可以省應對之煩詩先成及不能者第其實詞又可假之行酒因取詩上平韻序給之人各一體酒未巡而密之七言排律先就東威覺異諸君詩亦次第成於是劉子襲而梓之以記一時之華而使予爲之序乎惟今日口闢內地陷城邦殺人民流賊又出入變楚間大江以北求室家完聚者不可得我曹方以文字取科第必期掃滅二患以抒天子宵旰憂國宜每食輒置中夜數起求無負此衷與者而羣事於飲又怡暢以詩此何異於酣歌恒時哉不知立事者志也別類者聚也宣懷者時也而表見者義也取之不於其數則今之人左支而右詘者非耶事故猝樓山堂集

樓山堂集

卷十六

七

臨然後求一日焉相與從容論計不可得則時限之矣共爲天下事而口口起於釐下所謂同舟遇風救可左右手者無人則類非也而一斷之於所志之未當立故志以言白聚以志起時以聚得而素以時微則今日之集之謂也詩者言志者也有其類矣有其時矣有其素矣然則劉子之哀而梓之以見志也又曷可少乎哉集中共十五人爲趙又漢周農大方彌止吳子遠方密之鄭簡之吳鑑在左子直錢幼光左子厚張滂之劉臣向羅季先劉德興太主者孫儀之詩凡二十三首而予詩附後夫予詩有之毋爲聚今夕而忘起池豐嗟乎是亦有其志焉而已

梁溪倡和集序

予爲詩二十年矣視世之本無有得神隨聲相附以爲詩者心棄之於是厚量入而狹量出不欲以詩自見卽有之不輕以示人蓋謂此非難見而心知其然者寡矣崇禎丙子過蠡子方於村則讀其詩大異之已與論又輒合往來遂有詩然未數數也今歲戊寅居梁溪此唱復和一月間積至數十首生平作詩之多無過此者蟋蟀候秋嗟不足怪也獨予意疾手滑有感卽書都無簡束子方之作未嘗不風雨驟至然當其慘淡一字之間吮毫欲絕語出而予惘然視也則遇人遺矣予兩人皆喜稱說杜詩子方卜筆樓山堂集

卷十六

五

劉伯宗矣未詩序

予嘗讀今人之詩而不勝歎焉豈非以詩無人哉詩無人也則以人有詩耳夫詩曷以不可已學成立立而詩名故習而詩者其所蓄積也憫時傷事而詩亦名則偶而詩焉其所感觸矣非是者不名詩而今之非是輒有詩予故曰無詩也予亦嘗爲詩矣居邑中與伯宗起而從事者二十年中間討論闕歷不可謂不久要無所蓄與無所感而連

李行季詩序

篇累牘曰吾詩也吾詩也予無是伯宗無是獨予詩不及伯宗者本非無當而或失則矜本非不感而亦傷於率也以視伯宗之整而多暇言之悲而不辭其相去爲何如乎此詩特發未一歲者歲矣未則憫傷事多卽其所蓄積亦以是見事之皆不得已而詩焉者也夫詩如伯宗而後爲不可已彼夫人而詩者是不可以已予予故曰詩無人也

卷十六

五

可以立就都不甚珍惜故多亡其存者予亦有所去取
其間要期於達之可傳是則予三子之所以不能死達
者而已崇禎庚午春月日書

懷山堂集

卷十六

七

懷山堂集第十六卷終

樓山室集第十七卷

序

貴池吳應箕著

八大家文選序

自漢以來文之流傳久而習之者多寡然服之少所異同者莫唐宋八家若矣予固謂其知之實少也此抑何哉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於篇屋之取用其便而習其詞者但期以動有司之一日非必真有得於古人不傳之妙而鍾之也於是文之精神以亡且天下購其書者日益衆苦於篇卷繁賾思有以節錄之因而選者四起而文之精神愈

樓山室集

卷十七

亡故八家之文以其傳與習者之久且多如此實皆無所得而使之亡文之難知又曷怪乎乎不可謂知文然居恒所濡溺於八家者獨與世俗之取用異又痛文之精神亡於世所謂選之人欲一大創而未能也一日陳子定生出其所嘗選而集之者示予予閱之其所舉於世所爲取舍者與予意十合八九然則世真有得於八家者有過陳子哉陳子曰古文之法至八家而備八家之文以法求之者顧亡夫文不得其神明之所寄徒以法泥之末嘗無法也舍其所以寄神明者而惟便己之爲求天下豈有文哉況以論八家乎嗚呼陳子之言如此故其所選自世所常誦

乎

詩經程墨文翔序

今年張爾公應試南都甫入閨曉七藝不自得即聯華出不復卒事於時同人嘆惜以爲張子實不能西歸合百金爲之裝張子却之嘆不可之詞見於邑予謂張子方寓食丹黃爲仰事計以義受友何不可也張子曰友以予貧而助之友卽不德色我非我本分有也雖道義而有不可予

樓山室集

卷十七

以所選之書教天下業書者嚮其利以爲德教幣而予甘焉猶乎受直也雖聖賢不以爲非予曰有是哉子於辭受斷斷也以視予所嘗去取之文意有未惟難專官應仕不肯假一字其斷然者蓋如之卽以是而發子於功名之際假卒其闕事雖不滿志焉述知其不遇而必不倖一第以違厥心如子者直律躬以律文凡夫文字之役一自予所衡量者而人品心術係之矣以茲之選詎不貴哉且子今所爲選者詩義程墨也程墨爲士人利祿之資而世於經義益務苟且重足篇數詮釋之矣以子不圖利祿之心在文則言之不幾於道子必棄之矣彼言不足志雖未必不

獲者當明去之其以晉選又當取其足以苟焉者而遂止
耶張子曰如子言吾何敢當夫子竊有志焉予誦詩三百
而見今之詩非昔之詩也予所流連反覆而費一身遺者
乎固自有在而今茲之選則亦其寄焉如子言吾何敢當
焉呼張子所謂寄焉者予亦知之矣夫屬羔羊之節而可
爲邦之司直者張子不既有之乎其有者其見於斷然者
皆是也若是則張子即謂茲爲寄焉可矣祭祖丙子冬月

國門廣業序

南京故都會也每年秋試則十四郡科舉士及諸清省隸
國學者咸在焉衣冠闐闐雲羅街衢舉者挾資來學
樓山堂集 卷十七

樓山堂集

卷十七

呼徒徵歌選俊歲有之矣而號爲有氣志能文章者恥之
錢戶若無聞過則遠從道傍過去數十年來求勝過之
可傳高會之足紀者蓋渺耳自崇禎庚午秋吾黨士始立
十百人焉爲雅集其集也自其素所期嚮者遺之稱名考
實相聚以類亦自然之理也計其時爲聚者三主者劉伯
宗許德先沈昆錫也祭西則楊龍友方密之再一舉行而
莫盛於姚北若丙子之役夫吾黨自庚午後聚之士半
爲世用其本末固已見於天下矣攻之者且四面至物盛
而息夫何怪乎於是天下方以社事爲譁而姚子獨於憂
疑滿腹讀口方張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曰吾黨所先者

道也所急者道也所謂求者異日之風和事功所信以通
氣類者此交黨而假以宣彼我之懷者此福聚也今天子
聖明深以儒教不彰疑科舉士爲無用吾黨思所以仰副
當亡之意以間執讓應之口者則舉視此來耳何畏哉予
聞其言而壯之予因憶呂敬問正人一時暫用吉水諸公
至於都門聚講而邪者持挈不遺餘力吾乎福清有言我
國家三百年所少者此一事耳今吾黨之聚何敢自附前
哲然異已者不少矣姚子獨毅然行之一無所畏固爲其
難者哉姚子乃哀請聚者之文而刻之其不在此聚而素
爲此聚之徒者猶之聚也於是併其交而廣之題曰國門
樓山堂集 卷十七

樓山堂集

卷十七

總之不離乎聚者也刻成徵序於予予觀姚子密議藻鑑
其所稱進之文必無不往此無容予言也予知姚子於文
亦直寄焉而所以聚者豈在是乎故爲述所自始以志一
時之盛因見姚子之獨能爲其難者如此

道南集序

崇禎戊寅予至翠溪與顧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而
嘆焉道南者故楊龜山講學地因祠祀之而配以昆陵先
賢其旁所稱東林書院也嗚呼此其廢興之故難言矣子
方曰子之來也亦有意於此乎予曰此生於家溪者之事
也其也何足以事諸先生之後然諸先生之本末當問焉

請與子言子之先世可乎夫進而急國家之事則不有其官退而明聖賢之道則未嘗無其友及又皆明聖賢之道以急吾國家者此何負於天下一時邪者至目之爲黨於是三朝以來五十載之內凡天下之爲正人君子無不以其身罹禍其罹禍皆以梁溪也梁溪皆以子之先世然則不忘先世者子之事也乎又何足以承諸先生之後子方曰固也乎先世之迫而明道也不得已也豈棄其身有黨名乃其罹於是禍者至放逐流離顛首就誅而卒無悔色何君子之多也今之號爲聖社者聲相逐耳見小利害卽不能不掉臂去吾卽不忘先世而求如吾先世之徒可

樓園堂集

卷十七

得哉予謂子方第難以其身爲倡耳昔聖之於數十年之後其徒屢生死禍福而後見令也求之於一無表見之前則生死禍福吾安敢必之於吾徒亦取其足以風者要非子之先世無望也望其人爲子先世之後而子又焉可已哉子方曰然吾卽懷吾先世之所遺者以爲進則今之徒皆文章之士也遇今日之文而以道南名篇則又安知聽吾徒者不在數十年之後乎集虞子因序兩人所爲問答者如此

崇禎甲戌易禮序

或問於吳子曰仲尼不云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卽如

今之號爲房牘者是南宮既高之士所自表其素所蓄利也是當代之名卿鉅公以其所得士之行卷刻而布之以風式天下也今且取其所以刻者刪之遺之主留甲乙與原書合者無幾矣天下購其選與刪而讀之者率又從下而不從上此亦奚啻夫謀哉而子躬蹈之也子應之曰否吾國之衰也然後有監謗之使其亡也蔡士不得以其學非上之建立今天子聖明求賢之急至拔士於貢額之外則夫一日之知一人之鑒其不足定天下士也明矣天下士不榮人之已第必考其素業以自內駁所學不長上之愚者至駁其定論使後起者無資於所徒是非之公也於

樓園堂集

卷十七

是賢者知取信於天下誠非一日之故倖者知吾亦有所不足恃而不至盡生天下苟且弋獲之心嚮三王而更王也士生於時亦或未能免此而將等於庶人之誅耶且夫文章之有論辨亦豈與非議制建之事可同年語哉予嘗聞之古人矣古人於經術學問之際亦何其氣決放任然故有放業弟子傳者或異矣亦有同座季昆師受則殊矣本所自授也見偶異焉至指之爲大愚雅稱石友也義不阿焉而移書侃侃惟是乎君父至尊親也經論異同則有問焉蓋至有殺身臨刑卒不敢枉學以從者何則誠有所自據也乎當讀習深嘆以爲人心所以未亡聖人之道

所以不至薄謫者此非其德也哉是故爲貴人之文矣
曰此吾已效者也宜世皆誤之不取非此其文可喻也主
司亦既布其文成書矣曰吾能進人退人者彼士何能議
我此其書亦可廢則取其書而刪之選之本無所可否也
如爲侯選於其所已甲乙者曰吾愚人也哉而以是是非
與彼貴人及能進退人者角也且文亦詎有定耶嗚呼選
文者此是又向之敢爲無道之議者所希稱也即安得謂
公道之能在下哉夫選文而審程量已效之人則文者未
也風烈事功所保不在是選已效人之文而有所賢則常
否使天下之士尊一王之制明聖人之書即知言之無與

樓山堂集

卷十七

七

崇禎丁丑房曉序

予之爲房曉選也始於崇禎甲戌既已見成事於天下故
今復不得辭金閭書林迎予千里予於是入天都下錢曉
湖若永至虎邱而休焉文自京刻爲各經師所已選者五
千餘首合之行藏諸刻又萬餘首予聞不能五旬舉謬以
意擇之得佳文八百餘篇書既成例序之以行客問予曰
子之論文詳矣今茲之選亦有說乎夫子在者之論文也
以理以體理者爲聖賢之論所從出學術之邪正於此分
性道之離合於此辨也而體者則謂文有一定之章程不
可變有自然之節叙不得亂也由今思之是二說者其逆
也執二者之說以述合之猶易也蔡世運之所趨康幾乎

樓山堂集

卷十七

八

其言係之者其惟氣乎夫昔人之論氣也辨之清濁之間
耳吾謂莫如審之於強弱之際今天下可謂有氣哉口賦
吾聽矣寇讎吾原矣烈氣壯矣節烈替矣議任之途相讓
成敗之數不勝矣竊疑三鼓既竭莫令爲甚而靡然者則
蓋於文見之夫然文之爲風聲也又何疑哉且氣不可作
而致者也非不可養而至焉師俗儒所謂養者發於言則
勇易措之事則和平試即其爲夷易爲和平者悅靡靡之
可聽莫庸庸之多福耳嗚呼此不知夫至剛至大者爲何
語乎然則予所謂莫令爲甚者皆坐是誤也此屬又烏足
與語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節也而風之以

各見之文不能盡教天下之文也察之於至細之氣夫剛氣之所發必不剛也必不彊也必不蕪而穩不特而靜不恒而寂落也必當理必合體也推之爲忠臣爲介士爲強有力有爲爲宸統不庸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者其氣靡也氣靡者言離也勸古人之已說而不情規先民之成格未能似猶曰此體也此理也吾謂是大偏不忠大貪不謹趨榮勢以遠節烈禦軍實而長寇讐者必是言必是人也予之獲與滿諶蓋自此文始矣客曰若是是天下之知言者莫子若也夫予則安敢予欲天下作文者因吾說以返而自循其氣由是以開吾道也其庶乎

樓山堂集

卷十七

尤

應朝科牘序

文之始興也初無定體自達之爲制然後有規矩準繩之不可易從來取士之法如詩賦策論無弗然者何但今科舉之文乎本朝應科舉之文前代未有行之既久其法如嚴立爲比偶非若詩賦策論猶可窮極才學則其尺幅較狹緣於發明經義聖賢有一定之論注疏有不不易之說又非若他文可以私智臆識隨所移緩遂以中度也故其理道爲甚深以甚深之道殫致於至狹之幅宜二百年來作者非可億計而合者第屈指數焉耳且夫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豈非吾所謂有規矩準繩不可易者乎以所爲難

於盡致者言之則文章遇合不可同論是故雖以異科鉅第不更舉而立教者其爲舉也果能使天下奉其尺度爲不可易歟若然則與試者宜先有不可易之法矣今其人皆有貴人賤人之權也嘗試問其言抑果有當於程焉者否乎是故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要皆名然而實否夫主司所以登士與士所以自庸其然否既如此則失士人平時所冀幸者不過操不然而說以爲苟可獲焉已耳生心害政使數年科舉之文至不可究極而其他亦猶之是者其實皆由於此蓋吾痛恨成宏以後昔所爲加詳之法而今竊以息微也夫今主司所以登士士所以自庸其不從

樓山堂集

卷十七

十

科舉之文則已矣其不能不從科舉之文則所發程墨者不可不實求其然求其然而後由文章而施者可以使之無不然然則不負科名者烏在文章一道謂吾可不必盡心哉始進不正未育能正吾未見操不然而說以庸其身而事其君而其人之有一當焉者也古人所謂大器者無有越規矩準繩之中而又況文章之事歟文章之法肇於洪承詳於成宏之間莫盛於慶曆初年即莫蔽於萬曆末季其流也自場屋之程墨始故欲科舉之文不亡當先從場屋之程墨論之欲成宏之文再說於今又當先從其源流本末備論之以明其盛者使可復而其微也未嘗不可

戶此皆所以論次程墨由國初而迄今之意也先是歷科
程墨選者不一人而窮極流弊惟予選爲甚夫好議言以
趨過昔之所深戒也然以闡揚祖宗之制原本聖賢經傳
大旨使天下知科舉之文其法終不可亡而名實然否之
間尤使人覽而感慨係焉者則功與罪乎亦俱有之矣崇
禪甲戌夏月某日

四書小題文選序

同一四子之書也則同一四子書之文也文別之爲大小
題者何曰此以試分者也夫春秋二試主司所命者冀以
盡見士于生卒故題主於理義之說爲多而又有觸忌犯

橫山堂集 卷十七

上

諱之慮則非典雅明正者無取焉於是書之爲大題者可
數而知也他如司歲月之試多截斷章句謂可以見人
倉卒之智即使雷同假託者技窮於無所施而後其爲
別白也易於是凡四書中一切深隱之文纖曲之義大可
容白虎之論究小可以逞機下之辯說者其題皆蔽之曰
小也嗟乎小題之難爲工也蓋有十倍於大者矣吾又聞
本朝以小題著者不過數十家每科亦不過數人此又何
也豈以場屋取進不在是故士但使足以僥倖小試焉
而止而人之材有能而不能其能爲小者其有不可強而
學者耶以其難爲工者而責之於童而書之人以其不

可學而能者又使天下羣試有司者其試必出於是此猶
人之初生也未能立而不什進望其疾趨不息也有是理
哉夫天下理一而已拙大而工小未有也則簡小而傾大
亦未有也吾嚴以程大使以文明題者根柢於聖賢之蘊
其說可以引伸觸類而唯其所用復寬以量小使困勉治
文者雖至於縱橫馳騁要之唯變所適而其不可越者自
在也是則小大題之分也以試而吾之合之也猶以文文
之選也其又烏可已乎

四書小題文選後序

予之爲小題選也別昌教以來之文爲近集以文者時爲

橫山堂集 卷十七

上

之士不能違時自見故於近日之文宜益務盡心夫然予
之選文顧獨嚴於近何哉夫予嘗感慨昌教以來之事而
嘆生心之害皆自文始世不之察耳其所讀者聖賢之書
也所取者科第而所行者皆徇競不爲之事乙丑丙寅間
諸人始不忍百今試取其文親焉有一非柔媚者乎非詭
誕者乎非猖狂縱恣而不軌理道者乎彼作文之心以爲
吾達利吾耳慮非微行也故其徒一得志而幾廢人國鳴
呼可畏哉自今上躬踐禍亂藹然興天下更始又恐文之
積習難化整正之詔每試輒下而孝經小學復加意擧行
期以養之議理之正用以作文人忠愛節烈之心而運者

功故不彰名節鮮著則不可謂乙丑丙寅閑之無其人也
不可謂逐利不顧行者之無其心也不此之察使其文之
既救者與仁義道德之言消混而行於世毋論先正醇雅
之風不可復見即國家所需於文者謂何而使淺淫流蕩
以極其生心之害彼乙丙閑事可再堪哉予不揣愚鈍每
於選文之中輒覺起慮之夫入吾選者亦未知其人果何
如然其文爲柔滑也詭誕也猖狂癡恣而不軌理通也若
是者吾必掃除得方而尤加意小題者小題爲人所重而
習之義正於蒙則小題之謂也即今日國家欲得文人之
用而先以幸經小學行之有司之意也吾故曰近來者時
權山堂集 卷十七 爲之也

徐又章制藝序

劉禹錫云池州之有九華造化之尤物也夫天地精華之
氣不著於人文而徒使山川發其秀則安得謂吾池之以
九華重哉或曰權以南人文不著者山川奪之也故漢粵
之間嶽空奇秀猶吾江南巖落間物而見者無稱焉不勝
稱也若江以南山川不奇之處其人文必多寥落夫然微
獨九華之秀於吾池無所奪而使池之人文有所徵而登
之者非九華曷以哉於予於九華人士見以文稱者必
睨而意之曰此必有異而今適得之徐子又章予向未識

又章也讀其文幾使人疑舉業之間有蔚宗彥昇其人者
乃交又章而威儀玉立又適如其文此非有所降而鍾之
者則九華之間雖號文區要猶是齊聲相和乎人一曲耳
高言何綺乃幸購之又章又章奔於山川乎則禹錫之言
爲九華重也而有所以重九華者矣

權山堂集 卷十七

古

權山堂集第十七卷終

樓山堂集第十八卷

貴池吳應箕著

傳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忠烈楊漣傳

漣字文瑞號大洪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授常熟知縣以治最遷給泰昌元年上請與顧命天啟初爭務官功最大累遷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首劾逆黨則贈未幾就逮下詔獄經坐受酷楚而賊拷掠至死天下悲焉崇禎元年詔體恤其冤贈官縣祭葬廕子予諡觀諸死臣爲尤厚初漣之爲兵科也值神宗蓋允宗以庚申八月初一日登極未幾不豫中傷鄭貴妃遂姬侍八人用奸監漣文昇下利藥帝疾遂甚鄭日與李選侍比趨封太后選侍封貴人中旨旁午時漣憤甚上聖躬違和之由一疏極論鄭氏所遣醫侍疾無狀宜下司禮推舉窮究宣示中外閣倖賊臣譁汙起居發病狀虧損聖德進皇長子及皇子扶床繞席尊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難發詔令以尊國體疎上三日特命錦衣詔誣入意且得罪及見從容言病狀目述者再語皇長子兵科不當去朕左右當家宰周亮禎亦數責鄭養性於松棚故封后事竟廢鄭亦出核慈甯宮然自是上疾不起矣漣從諸大臣後受顧命是時李選

侍居帷幃間推皇長子求封邑懸甚惡上崩選侍跪乾清宮問皇長子不聽出禍且不測誰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宮臣哭臨畢即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議定趨諸臣入宮宮閣者持挺阻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憂駕皇長子小汝輩報門不容幸相入閣懼啟門入哭臨請見皇長子內暨傳李懷頒命追呼拉選至再選入格叱退之比見定登極之期皇長子暫出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去漣與諸大臣公疏請移宮御史左光斗又專疏爭之而選侍雖李選忠謀必欲同居乾清且欲垂簾詰責光斗疏中武后等語漣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於

樓山堂集

卷十八

二

國漢上疏請安遷侍與建意相反其宗因傳諭歷數選侍殿等聖母之慈貴被削去後瑞禍附諸附逆者卒以移官一案陷楊左云魏忠賢之橫也當事皆觀望無敢先發連獨奮其疏數其二十四大罪疏草傳誦天下時甲子六月事也連瑞切齒恨入骨然外廷多正人且欲殺連而無名自外廷與內攝而連始制瑞歸矣語在黃尊素傳中乙丑四月五虎梁夢環奏參汪文言及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皆提騎連治後先拷死連下詔獄時賈繼春方起用即追論連移官連王安犯上罪當死然難於坐死於是借封疆一案謂連等受熊廷弼銀兩獄獄樓山堂集卷十八

三

汝昧心殺人到成不食其餘顯純大怒將頭面亂撲商頻盡脫連大罵不絕口仍加鐵釘貫胸立刻死連入獄時度不免指血草疏言冀以尸諫理卧所爲顯純所發付之火死七日始得報理時盛夏尸爛僅存骸骨一具而已連產入官不足千金其母寄居城樓知府李行志妻楊文知縣夏之令設檄四門捐俸首倡士民有傾家助之者完賍萬餘兩吏部尚書周應秋逢瑞意猶助限嚴催羅織無已其老僕告匍匐于驚死諸臣死後之慘亦無有過連者後給事中魏式邦爲連冤疏疏曰蓋嘗聞褒忠獎直乃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被典旌善尤聖人顯德闡幽之妙用自閣賊魏忠賢與奸相魏廣微表裏爲奸羅織忠臣誅劾義上一時慘死諸臣詎可置短長於其間哉顯純就其中呈漏盟心魂乎君父家如懸磔即比秋霜惡獄之際聞千古廷尉所未有之刑畢命之時受千古忠臣所未經之痛則於諸臣中獨揭三人瑞曰楊連魏大中周順昌三臣以公忠發憤而遇禍災天下亦了了見之矣然亦混跡於同死諸臣之中而未有能發其幽光者夫誰何如人也自爲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己任家徒四壁志氣軒如其輩仕宦鄉常熱也鐵面冰稜更背不能仰視而愛民如子即嬰兒婦媼咸得自盡其情落處一年不名一錢自

四

殷具舉錢糧之絕大耗上下百年僅見漣一人耳入計時只餘兩袖清風欲送其老母歸楚至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清激濁盡絕饋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但言及國家之事未有不耳熱而面赤如念其祖宗父母牽腸刺心談及神宗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臨死之時亦旁無一語但呼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繫之日漣白湖西達京師三千餘里隻身策蹇未嘗一日肩輿未嘗一日騎馬偕入都門小民有嘆息楊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於此詰朝而噬息之人斃命於版衛矣誰復敢私語稱其寬濫死於傅暑逾四日方奏聞比傾尸骸手指腫爛欲斷足之聯於脛

樓山堂集

卷十

五

絲毫耳追下令湖廣追贓漣傾科一屋所值幾何漣母棲城樓諸子乞食以養之縣官無可奈何為設榻於四門遠近士民爭來投櫬納至萬餘金矣夫應山非甚富饒也惟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為漣納者豈能徵發期會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代史書常亦有之如漣之貧不言清勞不言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方之朱岳飛本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檜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謂人臣之特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為孝廉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設館糊口欣然自足自成進士以至授職行人推選諫職從未嘗受人一錢官至吏垣猶賃屋以居無一椽

一凡邑中豪強與縉紳家豪然畏如嚴師而獨於閭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逮之日微臣與南京吏部主事往送之見合邑哭聲震天提刑踴地黃章白髮無不皆然又覓追贓之疏不過里老代完銀若干而士大夫代完銀若干大中嘗劾賈質銀若干而已當魏瑞逆焰燦天耳目布滿之日使大中不負賢豈能號召士民為之還贓使大中不負賢豈至此時而有司之敢如此上聞乎大中同官旂通常州知府曾樓見之潸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樓捐俸奉百金托詞臣鄭鄭轉致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螻蛄蟪蛄居數十年垂死中偶

樓山堂集

卷十八

六

動一念便屬失節質華而晚不敢以此易也嗚呼樓固賢天中尤不易矣至其詣鎮撫也大中受殊刑未死獄吏以某席捲其肢體倒置於地如是三日敵而視之大中目睛猶毅之轉輪既死魏賊令卒吏毀其屍故大中骸骨未全初大中之下獄也屢戒其子學泚曰吾當死女不當死女死而寡母誰侍幼弟誰教因不令至獄門一衣比學泚扶柩歸猶未知大中死狀也至病中忽聞之一驚而慟再號遂絕嗟夫子孝臣忠幸於一門矣若順昌則又異焉順昌賦性清嚴嫉惡如讐即親朋不少假借官福州司理墨吏望風咸解綬去值稅瑞高家肆毒順昌方署南蒙挺身抗

其鋒民賴以靜忤璫之聲播於朝野推居吏部一洗敝習
四方脂腴絕不敢通請告歸歸止用肩輿一乘行李二棧
而已里居時微臣時一過訪之見其田無數畝屋無數楹
蕭然如老衲寒僧意豁如也觀大中逮過問門順昌以大
中必死規誥其帑緡縵問其家事遂以女許大中子孫幾
締以聞璫銜之最毒遂假手李賓一疏逮去賓臣七人而
順昌與焉順昌居鄉不畏高門不侮驕寡等之大中以故
俄頃之間吳閩數萬士民狂號亂哭眾憤所激寧死官旂
幾成大變順昌跪而哀求謂獨殺官旂而又不散殆我不
忠且滅我族小民無辜順昌之哀詞而後散去民誠無知

樓山堂集

卷十八

七

而順昌之生平亦可見矣初諸臣之逮至也魏賊使人
船左光斗曰爾等第不辨一言當俾爾等生還於是光斗
誡諸諸臣曰我輩留此身異日尚可為朝廷用今日徒死
何益是以諸臣無一言然終以死順昌實憤之故至鎮撫
司而唾罵者唯昌耳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踰墻而
歸其尸於夾道中經卒撫其尸以磁鉢割其股血漬而生
復荷械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首血濺几案罵賊不絕復
加重刑立時殞命使諸臣之死盡如昌魏賊或亦為寒心
也此三臣者其清風高節無愧於高攀龍鄭元標而死事
之奇慘過之死事之奇慘諸臣多有相同而清之至極忠

之至純三臣似尤覺振衣千仞之上今楊漣既已蒙賜
祭葬無弗兼舉天下感國家待大臣之體不薄而大中順
昌僅蒙贈廕而未有諡祠臣以為聖上御宇必有一番超
常越格之典以優忠節之士如漣如大中如順昌者方之
前代則楊震范滂之流即求之本朝亦海瑞劉球之匹此
即得一人焉已足砥時頹波乃三人既併生於一時而三
人被禍之慘亦併集於一時上下古今指可多屈似應將
三臣特加旌表於廕官贈諡之外總勅賜一祠仍給一匾
額俾三臣生前第一清忠之品死後亦邀第一褒恤之恩
且三臣臭味一同英靈不散其靈忠以報皇上固不以存
樓山堂集

卷十八

八

致而殊且使溥海內外知大聖人待純忠亮節如此其殊
異優崇孰不刻腸浹血以圖報稱其所為鼓舞激勸之方
猶遠出於尋常旌表萬萬也云云初漣李移官時與左光
斗同志其慘死亦同至今忠臣稱楊左云
嗚呼應山之死酷矣或曰聞宦應山激之也而發實始
於撥移官之後故聞得借之以為名然則誰為此言者
而為諸附逆之小人解嘲哉夫官亦幸移而功在應山
耳脫不移而有他變罪將誰歸聞之橫也即微應山之
疏而附之者能已哉內無張永即徵用楊一清之賢而
無可乘是以漣文不死而應山死應山者非聞也主

張三案之小人也故吾傳應山而深惡附屬者之死應山也尤惡夫不罪死應山者而謂應山之可以無死也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傳

光斗字遺直號澹鳴直隸桐城人也其爲舉業有聲以萬曆丁未進士任中書舍人選御史有氣敢言同輩推以爲鋒初差巡屯其所行也政體轉賴之背北直學屢建請託號得士光斗性嫉惡任事勇神宗末年假印冒官者衆一疏法至五百餘人光哀之際與兵科楊漣同爭殺官當是時閣部公疏之外光斗有特糾禍幾不測語在楊漣傳中天下於是稱楊左久之累遷食都御史時朝廷有門戶之機山堂集卷十八

九

目翰林總昌期吏科魏大中以峭直見忌而光斗雅與同志故爲羣邪側目以爲累率感思憤矢於是刑科傅繼祖汪文言爲兵端首攻大中與光斗極最憤邪士也時正人多在刻文言雖下獄卒無所牽累會楊漣攻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誣之具疏也光斗力贊之使上故內銜之深又南樂奸相與內媚於是遂發難而逐羣卿趙南星等因吏侍郎陳子廷會推卽於陳疏以黨比削陳并及漣光斗光斗歸禍益大作凡善類無一得免者矣未幾以五虎梁夢環追論汪文言逮治光斗漣大中等六人并以他賄追治趙南星等十五人光斗下鎮撫坐受楊熊銀二萬具全刑

與六人俱死獄中十五人者爲趙南星鄧漢毛士龍王之象李若星鄧維璉惠世揚繆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錢士晉熊明遇黃正賓盧化鯨也趙王繆三人別有傳初光斗之爭移官也未嘗不有安選侍因那臣姚宗文造爲選侍投環入井之言之於是賈繼春具楊安選侍而楊左移官遂爲敵國後羣邪附逆者卽借移官殺楊左然難於坐罪故又入封疆一案追比逮其死光斗死踰年今上雪其冤爲贈官謚其子

天下稱楊左並矣而多有細左者何與豈非以二十四罪之疏左實贊之是確論也吏科給事之缺左有所予

機山堂集卷十八

十

奪其間是擅權也且王魏等之逼王安交文言而左不能引決是比匪也若然則必廣徵也傅抱也爲得策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其必由此哉夫王安不可附矣中心戴儲而用以安天下之本此豈不同符文襄之用永獻交言之起也誠微賤然甘五毒而詞無他引是烈士之行也視之諸聖賢書起家甲第奉一闕以除驅善類率皆誣陷致之死禍文言而在必以爲何能不畏唾其面矣論者乃必欲借冠兵而助之攻也悲夫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陳公傳

公諱于廷字某世所稱中洪先生其號也其先爲宋儒陳

止齋有舍四者始由永嘉徙宜興湖南故世爲宜興人允
四五傳至衡輝承宏甫自湖南贊遷村因家焉又七傳至
憲章號古愚者以博洽聞即公祖也娶於邵邵方媛而古
愚死於父桐廬丞任所邵聞以刃刺頸一指不死生公父
所謂懷古先生也有欲壽邵志者邵決目以矢後以節受
詔封懷古先生長詩次書教授里中稱經師人師焉娶雷
夫人有婦德實生公公生之前二日雷夫人夢天日朗霽
有虎生兩翼上飛天門及公生手足結毛成麟文五歲就
外傳肩對奇等師大驚時懷古先生甫遊庠序客有持羊
酒賀者聞公祖因攜之遊南山公問土何色赤客曰嶽位
樓山堂集 卷十八

離故赤公應聲曰然則四嶽土何色客益大驚十二通經
學十七發張夫人操作相莊有梁孟風隨補博士弟子員
時公父以居節節母喪極哀痛廢舉業公於是益發憤課
藝無間晝夜甲午舉於鄉夜間報偃臥不起無幾徵色喜
人以是卜大受器明年乙未成進士授光山令光故多大
衆行錢繒紳問爲先容以交令民有乘公父疾獻人參者
公婉却之候間即繩以法人於是股栗而私交之風絕性
慈惠操下不假束濕治獄必求其生但無敢干以私者俗
大化之成戍入覲迂道歸省復任則雷夫人計聞公號懶
不欲生水漿不入口七日人稱純孝服陳補秀水秀蓋才

與也公至聽政之餘專務作人後所得士皆以文章科第
顯政成俗化信光山焉以治最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懷古
先生稱試曰若起家寒素通籍至近侍國恩渥矣毋沽名
毋阿徇方克乃職公佩受教時科臣汪若霖作輔臣意外
調公抗疏論并劾王錫爵以密揭助虐及黨輔者趙拱極
果有平若而人半割係輔臣尋罷於是直聲震長安冬奉
命巡河東鹽時張思權督稅爪牙更多虎而冠號鹽政公
劾思權命不法狀乞除主關稅及陳鹽法善後五事詔從
聞他所公復蒐鹽稅及贖錢易粟飽三晉飢民賴全活者
無算己酉四月京師正陽門箭樓災公疏諫陛下深居已
樓山堂集 卷十八

久不復當陽實之不有名於何有故天怒而百尺爲傾十
一月上總憲懸缺疏力薦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諸名德
舊臣庚戌親命南還逮聞父疾星馳入門乞養乞休俱不
報更嚴檄督之官公卒不行辛亥六月懷古先生歿公毀
不欲生居喪盡禮如居母憂時乙卯服除巡按江西會進
藩者晉獻在上恭世子在下庶子常洪出而國國慶令甲
增益裁校裁匪通逃復吏虐民爲南州大患公奏洪謀不
軌置大辟及從逆者罪有差因覆藩宗之席代嫡死作生
幼冒長及誣養異姓一切爲宗黨者使祿無陽出復請節
贍貲數萬兩輔宗祿所不聽又日舉諸名賢砥修學問

民聞疾苦時滿口有潘瑤推稅弊害商人商民至激變公
申律令三疏請罷稅撤瑤辭義慷慨上特可其奏人稱爲
真御史焉舊制御史巡方期年代比多不得代故公按江
西滿年方報命歸已趨按山東詣孔廟問禮樂器登泰岱
作詠懷諸什寓志時民間傳言龍神吐火自焚耳食者因
妄識朝事一時以災異聞蓋方在延學告變之後也公兼
得妄男子發空語下禁嚴止之作詩辨謠謠遂息歲飢發
贖錢俸薪賑之所全活如三百時庚申八月晉太僕卿辛
酉冬入朝轉太常佐郊廟儀時紅丸議起不能成獄公慨
然建大議畧云李可灼非御營紅丸未審何案必謂誤而
應山堂集 卷十八 上

非故百口難代解即誤矣從無誤殺人主之律如律於父
母止有謀弑凌遲一款更無別條誤等情文昇平可灼爲
誤爲故總無逃於大辟議出遂乃定王戌秋刑部尚書王
紀奉嚴旨爲民公疏救尋晉大理卿治獄多平反稱廷平
轉少司農時官殿士木炳與條上鼓鐃十議稱旨咸得金
錢數十萬國用賴焉甲子季少辛高邑趙公向人言家宰
不足喜得陳公同官爲可喜且時逆瑞機忠賢廢賊方焚
天子作威福公每與賢時語不勝憤憤何借山西巡撫謝
應祥之推罷司官夏嘉遇而太宰趙公德憲高公相繼逐
去公攝部推部院大臣輔臣碩章進而治瑤所屬意某某

以利害爲公公正色拒之曰子廷知有宗社而已遑顧其
他疏列喬允升馮從吾注應蛟上瑤怒以所推猶高邑私
人也坐大不敬削公籍及御史大夫之與推者陸辭單車
就道時公遽左公光斗亦同日削公日與並轡連吟步
屋角度獨宿韻以見志蓋先是無敢與瑤抗者自公等數
人首擧禍然後忠義之士益爭奮起至甘建死不懈者皆
其所倡也公歸鑰戶著書一語不及朝政未幾諸君子就
逮公髮弔古十首悲之丁卯緹騎四出喧傳逮公及晉陵
孫公公聞不爲動固已甘心從諸君子地下遑求成辰今
上御極於諸冠冕者皆有簡恤於是言官交章稱公擢補
應山堂集 卷十八 下

先而蒙恩獨後上命起公總憲留臺朝野胥以潞公復知
諫院爲慶己已正月力疾赴院當內計與撫南家辛鄭司
農公忠並矢嚴黜幽之典無失人倖免者時謂南家爲近
代未有也太學生有鳩材爲瑤禍者頗有時名公下獄置
之法留都倉庾久空軍民待哺至不能朝夕公與司農會
建太平倉請勅各御史及各衙門罪贖兵餉外俱令漸殺
實倉除改折賑順漸滿南御史差竣例考建北公念南北
各有職若然則是長蘆者守文移漫無實否請先就南考
成幾耳日近而綜核與御史思盡職上報可著爲令冬口
海都城公首倡義匡大司馬簡練將卒刻日赴援稍俸

具牛酒百士北征者南都風習慶麗居官者亦多長夜竿
酒遊泰詳問至荒厥職公約法數章尤勒飲道之戒禁臺
官無妄受民詞府城舖淹抑嚴禁其習尤務矜恤歲科令
出免獄都人感之以南憲白海忠介後始見公出則多焚
香迎舞云庚午請告不允辛未北總憲缺公得副推上特
簡用再乞骸不允七月北上滬院先一日陳出大議以屬
晚節就再疏條陳諸御史有不取稿獲以博譚厚亦不措
擊以傷元氣語時稱爲得體見銓籍無他語惟悅以起用
名臣如孫洪漢慎行惠元補世揚劉念臺宗周諸公爲最
急歲暮武闕更制下監獨御史獄藏敢不允又閱月使中

機山堂集

卷十八

五

貴出監戶工居左席公袖疏將上值曹郎金戴首痛哭上
言公曰大臣不言而君言之吾愧若矣壬申三月考滿詔
加太子少保辭不允六月巡鹽御史祝傲戒飭武弁有旨
著堂上官考覈具奏公援先憲臣孫玉楊題例具覆云巡
方按臣煌煌代天將命而戒飭旌於武弁何以戢驕慢疏
五覆不奉詔八月御史學佐周亦如祝傲事仍著考覈公
堅執不阿有足之者公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徒令從
諛承意纖纖如聲唱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卒又敢不奉詔於是犯上怒竟削籍命下舉朝錯愕時論
救者爲叩御史彪佳周傳部撫湯師推開遠皆不報嘉善

錢相公方爲南宗伯語公季子曰尊公白首一節驢背兩
番此自增先史册耳公陸辭即日就道歸營草堂額署賜
題昭君澤也娶西叔子水部君迎養南都徜徉名勝有前
後歸來草嗣歸里足跡不入城市甲戌風疾少間即強
起自刪平生所著書叙及先節母及懷古先生報貞狀輒
雨淚也又日究心性理諸書即嚴禁指墮不爲報其季子
以公病後節勞爲諫公曰吾樂此不疲耳顧一生強半宦
遊而於學未得即死何以入聖人廬下十一月疾再發乙
亥春間流賊震陵啗噬嘆憤顧其子曰此卿大夫之恥也
吾無可報國矣汝曹勉之言竟安坐而逝公諸子多賢長

機山堂集

卷十八

六

貞貽才而早夭貞達以公任爲水部季子貞壽負文章名
節尤有聲先是公父懷古先生以爲先王訓俗家有塾塾
有田嘗徵訪范文正意行之公卒成其志公所養內外孤
成就者甚多公他無嗜好歸來即林樾鴈咏亦不數數其
甯談天性也遁跡荒村老益好學所著定軒諸集傳於世
吳子曰當癸酉秋先生在南京時予從其季子定生遊因
得觀先生於萬里頑神偉度望之使人意失即與語氣溫
然忘其尊貴也視世之外示伉俪其立朝學統至不可令
人見者何如哉予偶記是時客偶問當世賢有品者先生
應述所知無遺隱於人之有風烈言尤不容口其留意

人材如此當殯之與先生豈意其後猶以身忤明主哉
名節重而身輕固體重而官輕跡其所先後歸來者有以
也世安得盡如先生者而爲大臣也

康清姑傳

姑康姓清姑其名也爲康敘次女世居池州江口之清溪
鎮姑生而慧敏寡言笑事親極孝敘絕憐愛之爲簡配未
偶正德壬申姑喪母兄楊亦失偶病篤姑侍敘居時年十
六越明年流賊劉七齊彥名等由黃州濟江舟行剽掠沿
江上下皆被其害賊舟突泊清溪鎮聞扶其病子楊爲避
賊計姑抱楊之嬰女隨出門不數武賊追及之敘執賊
搜山堂集 卷十八

主

以及傷敘背入膚竟寸流血至腫姑前跪泣而給之曰吾
父老兄又病甚重舍之願以身隨賊悅遂釋敘敘懼姑果
沒於賊欲還等姑急以目止之潛然泣下叙於是忍痛楚
攜病子去姑故徐行度父去遠乃解衣裹嬰於這傍賊促
行急姑伴謂賊曰若欲我何往賊大叱曰女言釋爾父女
以身事我當隨去復何辭姑乃笑曰吾惟有死而已甯以
身見辱於汝耶賊眾強姑登舟鄰婦女被虜者先在舟咸
呼姑曰來我等皆在無畏也姑罵曰若輩脫囊甘心從
賊胡敢招我哉身可戰頭可斷志不可汗復罵賊曰汝輩
害人多矣亡在旦夕輩我辱耶遂躍投水中賊使鈎挽之

始登愈厲其黨相謂曰此必不能奪者也留之軍氣不揚
莫若殺之賊怒亂及交下姑罵不絕口賊斬其肢爲四以
死後賊至采石盡縱婦之被擄者來歸悉以其事告敘且
言姑不聽我故道此視今得生還者何若敘惟笑而不答
先是鄰人有逃匿縣中者亦見其死狀甚悲賊退姑抱嬰
女及姑遺裳哭報敘敘遂覓殘骸江邊見血聚尸傍經日
不散與水不渾因焚而葬之吳生曰予聞清姑之名烈矣
今距其死時已百三十年而姑之五世孫其儒從予遊乞
予文傳之予觀今之流賊其禍蓋百倍於劉七時而江北
婦女以賊死者不可勝記非無節烈多矣漢漫無聞則姑之
搜山堂集 卷十八

主

得傳至今非不幸也然賊禍之興也隨和者多男子而婦
女往往以節死豈天地貞氣獨鍾之婦人女子歟夫姑之
始賊者暫脫父者孝全嬰者仁罵其里擄者義而死以禮
故姑之烈而死也與去不可奈何而死者異雖然人至死
則無爲多矣況如姑之死者乎而予又曷能已於傳乎

柯宜人傳

柯宜人峽山柯氏女而劉觀明公之配也父稱從父都御
史相嘗見之於庭韓謂家人曰吾宗女德無倫此女郎柄
任遠東尉經應攜家出塞外年十二喪母十四歸劉劉三
世姑卒存堂上白髮旅坐柯咸善事之中其懼劉氏是時

家中落觀明公兄弟惟詞詩書又兩繼始多勞潤以故益
發柯畏夕瞻奉如禮恬然而動鄉鄰睦睦甘勿惜也劉本
服總親戚中表朝夕古面齊齊悉資給於觀明公柯必萬
方端有無以助焉終身無德色觀明公與人和婉而治家
噴噴柯事之益恭謹公屢下第抑鬱致疾則理裝送之遠
遊旬月而堪公通判處州著青田縣督糧船內外斬斷無
官訪及糧養利州守乃止公勇退而理出園振發乏掩歸
備極爲常傾區倒庋弗之顧初柯歸劉十年未舉子卽爲
公買妾妾十餘卒無子以公同產弟子城爲嗣城就外傳
柯存必敬枕耳敬里中盛衰古今家國成敗城既寢則數

樓山堂集

卷十八

敬視其乘喧不顧既旦又誨迪之然後起其於所撫育諸
孤女亦然與城無異視天啟中閭閻亂柯語其孫廷綽
曰吾兒時從先奉軍盡其地守土者率買家私以奉內買
首級以希功疆場之事無一問者那得不有今日崇禎己
巳冬聞諸將勦王京師又指廷綽曰吾老矣猶見中國強
盛而吾餘年然流離奔竄若其能免乎嗟癡疾取附身殘
服更迭著之凡歷三月而終何其途也柯未嫺文史而強
記通鑑綱目書輒舉其畧著叙前言往行以戒內外子姓
年八十服耳神明畧不與人隔柯族大從兄弟子孫凡紛
爭致訟每以宜人片言而解因有聞其傳說而相化於謠

者吳生曰古之傳烈女者以德以才以學豈特矢節然哉
以觀柯宜人善事上孝也順夫子禮也撫孤仁也好行其
德不計財義也明治亂達生死智也間房之秀數者有一
傳矣後之修史者采焉當以予言益信

吾樓山兄先生生平所作傳不止此有爲予曾手錄者
天啟死臣傳一帙楊忠烈公體義忠節公大中周忠介
公順昌高公攀龍萬公益左公光斗周公朝瑞袁公化
中顧公大章李公應昇黃公尊素周公啟元穆公昌期
周公宗建劉公鐸蘇公繼歐丁公學就夏公之令吳公
落中王公之來趙忠毅公南星諸公也附入國朝紀事

樓山堂集

卷十八

五

本末集中未編次口口兵餘從賊紙簡理之僅存楊左
二公傳竊傳從父太學青城公稿亦逸其爲予屬未
見者當散逸多也劉氏族譜有柯宜人傳子急鈔以入
焉弟非議

記

舊園記

予家秋浦萬山中深林碧澗所在而具予曾祖則倚山爲
廬今歷代者四而爲年百餘矣山之枝獨嶺右故屋西頗
紆微祖委土焉其勢隆起望之又一山也文貞松栢可數
百尺蒼筠無間冬夏有桂數株皆合抱樹數本如之花之

日亦數里人頗稱異然爲數百年物無怪也予生在別宅此屋已出易萬歷戊午不戒於火復贖此屋居之予以奔走衣食視家爲客每歸而散步林中則雜處於鴛大葉草之間而已歲癸酉予苦屢試第困憊然有闔廬者得之志於是隨山勢營爲園壘而退之園林其中林際據平對亭爲堂亭側列舍數間於所讀書旁爲廊八楹柱琅玕然後掃除荆棘剪薙蘊蕪而向之森挺盤曲葉覆草間者盡爲二楹間物諸凡兩年而園成成而自題之曰暫客園予曰子築室著書非旦暮事哉將久於其中向使書成則子園亦千秋百世矣何暫也且天未卽以此園老書子使子權山堂集卷十八

相公墩記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主城三里而近南唐楊悅未第時讀書於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及十畝隆起不過數尺從城而視形爲最下然春夏水起四周浩淼而墩突其中歲大浸至於淹城郭後堤築墩猶自若相傳輿水浮沉者所謂地肺也當非妄語墩故有院荒寂已久萬歷間蜀僧文石剎精廬其上至其徒有明上人如是者益廣治之高甌甌廟垣階相接又慈條森植環於左右墩之勝遂爲吾郡獨絕予遊於墩者二十餘年矣歲至郡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焉或淹至數月嘗試月夕雨晨登閣而望水烟互吞至不見涯際指視城郭屋廬蒼花數點而已及乎風月開齊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之如人在霄漢中飛行絕迹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巨濤激於檻前危帆指於簷際坐察聲勢意恐身安而鍾磬之音時相答也其或水落頃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迹而墩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間故墩無杞西湖之艷冶其疎澹過之無嗣廷彭蠡之險奇有時能移其勢高不及培塿以上而有雲石岸之幽近在人間間有至者則足音登然其聲起若大如掌耳江天萬里舉在肩睫非肯於墩不能如留墩者固無如予也一日明僧請曰子豈獨留墩乎使天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子也予感其言記之崇禎某年月日

南岳看月記

東南亭園之勝乎遊者十之九乎鄉多山三吳多水故所居在山水之間者爲少即有之多以人力位置若自據林泉之絕而幽深曠敞常與天氣通又主人間不違者罕未見也至中秋看月所在皆然若物入山中又借良友信宿者乎生平亦以此始先平聞南岳之勝吳氏別業在焉過宜興卽擬往定生曰待之已八月十四日空齋定生約從治具自宅村拿舟行四十里過西溪瀟灑一碧連映山色如畫凡間物至山足復與登舟入谷口則洞洞徑幽使無導者此卽桃源漸遠矣巖巖橋有壑可數臥山之水

樓山堂集

卷十八

至

所瀝也壑之上列舍數間舍前爲溪循溪皆逕修竹中折而登水聲淙淙時十餘句無雨江河爲枯而斯流不絕居常則觸激而鳴者與谷相應可以意狀其音勢也登達數百步水洞爲潭潭上爲漸潭底見石魚穿石罅可數而得漸上則亂石若踞若坐皆水所從出枕潭有樓蒼崖古木交橫其間徙倚久之輒不欲去樓在溪之右適而入有梅數百本交枝倚幹可謂梅筵溪在竹十餘萬竿蔽不見天日從此把臂入林仰視所築舍又出竹杪蒼山之麓築舍瞰空爲廊人皆行竹上穿廊得門則軒宇虛徹遙臨兩溪直在階下而太湖綠瑤在樓檻中故奇絕也所攜尾不

多俯仰間曲極意態長松列於樓間怪石卧於松下予與定生方踞石仰瞻而松而月影已隱亂在地矣舍傍有小庵僧聞客至供茗茗一經定生設酒酒飽復步廊間看月閣空中有聲似雷而非者僧曰此天竺也閣則占兵荒乎吳之夜三鼓倦而寢星與卽出遊林外予謂定生曰世所謂園者方百計以求其似山水安有卽山水爲園者哉此殆爲僞見矣於是定生強予作詩詩有泉聲原生戶川原已遷葬氏有星從林杪出石自樓中踞萬竹青雲覆雙溪匹練明諸語皆實錄也而直載其美曰名節存三世東南第一閣以其擅有天勝稱爲第一不虛所謂三世名節

樓山堂集

卷十八

至

者吳自安節微如兩先生以理學氣節著名至聞卿已三世問卿卽國主人也乎與定生遊初不使知自予書詩至上始有傳之問卿者聞卿卽移具至是夜十五吾兩人看月幾達旦擁被對談見月色清苦殊甚然非深山坐承不能知也早起卽理歸棹方出谷而問卿至則強留之又大治具自盡達夜酒間多談義與先哲及問卿先世事問卿曰子所謂第一吾不敢知然所謂三世者則命之矣所不拜子意者有如此月因極歡而散定生曰此佳事也子盍記之是歲次崇禎戊寅

陳定生書扇扇記上

定生所藏最富自言少時購求不遺餘力自宏正以來
 吳中賢哲墨妙亦畧備矣予展閱數次擇其跡最真而人
 品最清皆可傳世無疑者爲記之沈石田西軒坐雨圖自
 跋爲擬王叔明筆而徐昇仙書杜詩爲一周東村觀湖圖
 則吳文定書元墓詩爲一唐伯虎一畫自題詩家放爲本
 集未載三扇絕奇生平所未一二見也文衡山道陽凡十
 小圖大林淺絳深染春華寒林幽澗碧嶂無所不具斯美
 備矣書亦各體有之而細書落花十律尤精甚有四而非
 自書則王雅宜行楷居二周公環觀黃山谷者一其一爲
 玉女潭圖小楷書玉潭詩十六首者彭隱也陳白陽畫
 樓山堂集 卷十八 三

荆曲文五峯畫五有無書者有文文水書者有王面室及
 王百穀書者陸包山畫三有山水樓待月圖最精文衡山
 有題而楷書月賦者許高陽也謝水仙畫山水者二其一
 無書其一則王麟洲書其各處長卿歸隱七絕王鳳無臨
 池名此書亦通而有致錢第室錢涪洲畫扇各三涪洲爲
 陸士仁書者一公瑕書者二黎室則一爲百穀一爲皇甫
 百泉而山水圖則王弁州書也陳括山水甚奇有文衡山
 書王繼山寫臨雲臺者則唐寅卷畫荆川詩姚俊有歸去
 來圖書歸去來詞者王百穀也段素岑北西公瑕書其二
 一王百穀一顧霞山作蕉葉圖者爲周少谷有張其書其
 樓山堂集 卷十八 三

柔楷書各一文湛特則留其楷者亦一周仲駿二有陽葉歌贈定生及歲暮風雪中寄定生兼問明三者詩佳絕定生以爲此豈以書畫論哉吾傳其人耳因與孫文諸公并珍之扇共五十餘書畫各半兼工者無如董宗伯而按其款識皆爲先官保及定生作官保者卽中湛先生也吳子曰吾記定生諸扇而不勝今昔之感焉今之存於記中者其書畫不知於先賢何如觀其扇制而精堅脆薄其爲升降也具矣鄙不厭鄙故懸哉定生其謂之何

陳定生書畫扇記下

天下之物其至者皆可傳也而傳有大小以百工技藝等樓山堂集 卷十八

之則書畫最矣上之有詩賦焉彼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曰詩賦其小者也而修名節立事功者又以博學能文爲後則書畫益不足道然而能文章有氣節者亦遠還不厭其事而具鑒賞者且出財力購求之豈非以其爲物清而不俗其置此也不猶愈於積狗頭之財者金谷之聲伎哉定生今所稱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也於詩賦且薄而不道卽當世事功節義宜無他屬焉而顧好此何歟定生曰子且記之吾特盡散諸扇散而子記存扇猶之予有也定生之言如此定生豈好是者哉予以爲物之聚也以好亦不以其好而不散乎少時嘗有是癖一散於火已稍賤

聚之其精者至挾之以遊而又散於盜乎之散不以不好定生卽不好又能使其盡散哉物之至者必傳扇之爲定生有也無假乎記也其聚散有數則亦不係於定生之好不好定生蓋求其大者而小者卽不棄可矣崇禎十一年八月某日

高田茶記

高田者予所居之里名也先世無種茶者有之自萬歷末年始然不過間見於園圃中時採以啖新而已十餘年來種者數家然合里計之茶之草以石量者不盈十壠而成茶者勑不及百實佳物也焙茶同燉法然色清質厚而氣

樓山堂集

卷十八

茶

芬則過豈遠甚其土性異耶天下好茶者無如予自晨至夜啖不去口無則悶不能開懷抱食飲皆無味家人嘗私爲記大約日用戔六斤水二十升而茶至二兩予蓄茶自遠近有名者皆具嘗亦自爲品目喻宜甚暑宜獨坐宜苦吟積想之餘虎丘官偶嘗松蘿宜對客及扉起六安宜飯後天池龍井宜尋常應酬而予里者無不宜又最宜殿若先以是而前諸茶繼之皆可廢矣其茶至精者固不及諸方半或三之一或五之一而俗或疑其大昂耀聞疑假茶亦有之無怪也茶之名不出于邑豈某不幸生乎里乎亦不願里有茶名也然獨憐今之所取於茶者名焉耳矣則

本將終不以手墨名說

樓山堂集 卷十八

元

樓山堂集第十八卷終

樓山堂集第十九卷

檄

爲翟義討王莽檄

予讀漢書至東平太守翟義舉兵討莽移檄郡國未嘗不壯而義之情班史未載其檄故代爲補之若莽篡後罪惡則後漢書陳微爲詳此故錄其居攝以前耳中間馬光云云私謂討賊者當如是因附以見檄

曰

東郡太守翟義謹奉關漢諸侯王大臣將相反天下郡國樓山堂集 卷十九

守令三輔豪傑反賊王莽倚外氏之曲庇席四父之餘寵匿情盜名飾詐竊位傾邪背亂文以術欺始者希奸大柄謬爲遷議及至秉政奮其狂發脅持上下暴諸父之惡德致外屬之罪欺惑太后誣蔽愚民本危社稷反滅其愧作受安漢公之號畏天下讓已涕泣固讓以讓當世其腹心爪牙之人誦頌功德妄言瑞應莽復不已路遺絕域益爲誑耀進女后以增固其威重而屠攝之勢成矣計莽倍亂之事方茲萬端莫能殫白夫周公大聖也其徒頌之而莽安之間有掩口謂莽一駭豎子耳何圖包藏禍心毒弑主上謀立程璜僞附符命南面踐阼稱假皇帝此豈待不利

孺子然後知其潛移宗社哉夫天下高皇帝之天下也起徒步而奮之掃滅暴秦驅除強楚皇天眷命宜以世世加

文景積累之仁武帝征伐之烈孝成之後皇嗣履絕而天命所佑海內晏如漢之爲漢歷可知矣中間雖以諸呂之種勢吳楚之畔進覆上之邪謀然皆不旋踵而滅未有身比上聖竊據大寶又制詞倍謬動作乖張滅非劉不王之約愚公卿如兒童弄社稷如反掌公卿主如莽之極者也夫君臣之誼無可逃矣父子之間亦骨肉天性始者矯情殺其中子及隔絕衛氏長子宇懷忠愍莽反遺屠殺今上春秋方富莽醜賊之以幽其女后夫居攝本謀也兩故

樓山堂集

卷十九

爲讓避執逆顯謬也而安頌功德自生民以來比奸賊惡如莽者不可有二緣其所起張禹以名儒帝師希合固寵植立王氏之根株今已前死不足辱誅孔光聖人之裔又各臣子及爲丞相苟容食位領并功德其承望風旨無所不至劉歆以經術著名板父竊經代典文章凡莽書告誣亂之詞疑皆出其手此二子者尋先聖堯宗社祚儒士春秋盾不討賊書爲獄君二子讀書而未之聞顧乃當助大逆罪與莽比哉其儕輩邯鄲孫建陳鳳之徒以材能幸莽皆罪在不赦大朱虛侯年二十耳又侍中少與猶能發發功義首誅諸呂條侯爲絳侯之子常吳楚有天下之半

忠義傳誄夷之今葬忠比前浮以萬萬而強劫之勢會未
遠半義父身爲漢相世受國恩誼與葬不並世立義身與
大將勢得自爲宗室抱憤人思漢德向者頌葬之徒直
其要結之亂民耳今宜曉然共見大恩東平王爲漢親屬
大統未絕明德宜嗣義與王傳蘇陸中尉早丹共立爲帝
義受勅爲大司馬柱天大將軍助車騎材官士郡中勇敢
共數十萬舉兵而西討不當攝者反正乘輿嗣漢宗廟以
此謀葬宜如拉朽但恐葬計窮蹙又與其黨羽遺骸言語
迷亂天下曲釋已惡莫或見免今告天下無絕葬所在毋
爲葬城守其故漢將吏斬葬首獻者封萬戶殺逆黨孔光
樓山堂集 卷十九 三

以下一人封侯勿絕其爲葬恩蓋漢者赦其前罪殺賊
自效前安敢復其相張紹首舉大義爲宗室倡紹兄謀
諸國歸葬遺其祭序深可痛恨謀反受封爲長安所議到
其殺諫者亦僞關內侯夫獄主大逆則謀逆大順也舍順
從逆兵加其頸生爲大僇死爲恩鬼尚識理勢知必不然
天下其共聽義者毋忽

公討從逆賊臣檄 甲申六月

竊見三月十九日之禍古今未有之禍也以先帝之焦勞
圖治十有七年繼使在位之人不相率欺罔如先帝遺詔
所云天下事何遂至此即使寇至門庭生事有備則石城

百仞帶甲十萬何至不崇朝而即下故諸臣之謀國無通
死與不死罪皆不能贖然事已至此亦惟有以死抗賊從
先帝於地下庶足盡忠當適用以激發未死者戴天不共
之心而明讀書者委質無二之義奈何君死社稷臣不死
君又反叛事變如今先後所傳某某之言之令人齒頰爲
汗然亦安可不臚列姓名以聲其罪於天下也先是聞都
城不守聖人蒙難憤泣之餘即共以所知諸臣私相較量
如某某者必死今果死矣某某者必不死果不死矣又有
某某者人咸疑之咸謂此屬卽立名非真素無血性然既
竊時譽又操機科且其中有世受國恩及家傳忠孝者事

樓山堂集

卷十九

四

急之際或多棄免不得未必卽甘心臣口而爭竟何如也
叔夜之子類血不離豫州之兒抽刃可爲平陵隨其家聲
王沈豈非名士況北朝不次之權不退假爲勸進之階而
南宮有聲之人復矜其美新之作又有其人雖在下中而
食祿多年受恩深厚乃相率投名爭先朝賀且其貪者爲
賊所鄙至於持刃而刺者以愛傷廉之任始遽入里門諸
如此輩所謂負朝廷羞先聖恥辱僞生殆猶狗不食其餘
矣而乃有出族以爲之地出榻以揚其波者夫人人生平流
覽史傳見事有類此宜厲心切齒恨不推刃九泉而況生
同斯世親戴國仇見其所爲忍但付之浩歎欲絕而已哉

嗚呼本朝以制舉取士而制舉之報如彼士人以文章進身而文章之效若此此真可使起家科第者反而自憎其冠裳廁身官壩者退而欲焚其筆硯故願凡今綴文之士盡以此曹爲戒感激同仇申明大義從南國賢公卿大夫之後誓掃賊氛共雪國恥敗朱泚於奉天俘黃巢於虎谷然後執酒休陣希烈之類而倒其尸數罹珍皮日休之倫而拔其舌用以成今上中興之盛治且仰慰先帝在天之靈而答聖祖列宗數百年養士之報庶幾我輩不爲虛生而死忠者亦不爲徒死矣謹布從逆姓名於後與天下共誅之近有爲逆者惟名三學實皆一色之人論之籍四方皆不相聞之士尤爲可恨蓋公料

原

樓山堂集 卷十九

五

國家之難發於戊午而迄於甲申倣始漸而不知所竟悲極勢而忘其由致是以客髮而問也予憚今不晰而使後之考者質所哀焉援所信以答之

原君

客曰古有君明而國亡者乎予曰烏有是哉夫主貴明而忌察察則傷明也故多情恃而莫予抗也於是下移爲蔽匿則生疑疑而莫予當也於是上益惡夫操東則激操卒於法不必信用逞其才朝出令而夕責成前見賢而後復罪奸雄適以藉資庸下趨之什負營之木心已盡而枝葉

尙在方以爲此愬然者可資棟梁而假蔭庇也詎知大風過而幹摧根拔遂已全無木哉客曰是則然矣然以先帝之憂勤猶無救覆亡則豈有荒暗淫虐者而足又安保世乎予曰崇替者運也廢興者數也天之所去誰能留之且夫以昌敗之未運而承奄視漢法之餘丞輔覆餗刻職負乘獨恃此一人者魏唐業成罕此將廢極敗者以崇存初校於十七年之久爾令宣明異地而肅代異時彼其雄姿英度豈難爲建武之烈而承業貞觀又令建安貞元諸君居崇禎之一日方且視蔭不及其不爲微欲懷愆之事者幾何又豈能兼蔡身死社稷其風烈足以視二帝三王而無愧哉是故國不幸而亡也非主不明而亡也然而吾君非亡國者也客曰子之言也信

樓山堂集 卷十九

六

原相

客曰安危視所任任說重於相哉崇禎十七年所置相幾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導不久豈無專且久者而益不治其謂之何予曰昌數間相子不忍道之即崇禎時謂之無一相可奈何謂數十人說夫非翰林不得入內閣此制也制於守制之不得人於是擇之諸卿而亦失故事閣臣收解極刑者反以極刑懲之而敗有甚焉即閣臣鮮有舉敗者於是拜自廢吏而敗又有甚於其墨凡此皆數十

人之爲也。獨令得一人焉。天下安至是。且夫此數十人者。豈不巍然相君哉。十七年非久遠也。而今舉其名者少。亦非不多名人也。而能舉其事者少。是故無聞賢否。而任不專。專不久。吾無資焉。已任專且久而不治。又致覆亡焉。使不隨其奸貪。教其欺罔。以示戒於天下。萬世則雖過信失。罪將專口上乎。夫蒲州豈非君哉。先帝初立。卽召之天下。方望其颯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墮者則道不足。而衡疎也。於是烏程以矯行愆。而見謂精忠。勝奏以柔濟貪。而舞其機用。武陵資幣以兵敗。而計窮韓城。意忌卒譴行。而身死。此數人者。方其入主信之同。列下之天下。士大夫附樓山堂集 卷十九

樓山堂集 卷十九

七

之所謂專。且久者是也。挾全盛之餘資。資吳主之方。權豈難強。國庇民。創製夷患。而乃強敵至。門重寶入。室封豕日。武門戶。半持跡。烏程之八年。龜崇天下之大變。武陵臨戎。遠州師至。七百餘萬。用兵無絲豪功。豈惟藩國覆。臣冠張。騎鎮叛。而大勢亦自是不支矣。韓城未窮。厥應卒。蒙惡聲。而陽表再召。則爛然自以爲姚宋。而不提方其起廢。策獨積。通撤內。繼出久。盤據懷納。說提若轉。固宜不亦救時雅。是哉。而不龍翁張以思爲市。如京師大賈所居。藉轉販。傾天下。天下廉恥益墮。壞於是。使人主切齒。以爲人臣無一可信。故一切按誅。而國家之事去矣。嗚呼。則將焉用彼相。

其後所置相若居傳舍。都無所輕重。卽彈射亦多非其。實予故不備論。論其足以風者。則江夏吳橋。爲有餘烈矣。彼有甫釋褐。而大拜拜。卽遇難。不能死。又以賂受。拷行若人。遠而固向者所云。相若者。答曰。若然。誠子所謂無一相焉可矣。

原將

客曰。語有之。天下危注。急將今。從戎者。獨天下而儼然稱方鎮者。有人矣。曾何救於危。又豈亂滿。果將非其人邪。抑不可以成敗論也。予曰。將何易言哉。今武備之有總有副者。將也。文臣之爲權爲督。卽身爲大帥。而將將者也。武以樓山堂集 卷十九

樓山堂集 卷十九

八

材勇跳躍於長場。文以方畧發蹤於帷幄。如是曰。將也。然如是者。自萬曆戊午。以至於今。廣堂之所擠擢與。夫天下士大夫所推。信其必能有成者。不知幾十百人。而卒不得一當何也。予嘗妄論之。以爲國家所置。將名焉耳。其武者以略升。而文者以資轉。其急也。以資轉者。投之死地。則皆用其所忌。以略升者。異幸其用命。則一切不受節制。以縱之使驕。彼始而養賊。自軍已卽自爲賊。而兵又甚於賊。其爲督撫者。卽大半死於敵。死於法。不則旋罷去。此無論功。效足紀。卽求一省領全者。不可得。蓋將不知兵。從古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且將之知兵。豈必久。應行陣。固亦有天。

性而不可強而今皆起於賂拘於賞以死擠而以驕敗之
無論材本下中即驍四者以求知兵之士能乎然則將亦
不幸而生於今世耳何也誠使通算於庸莽之既定而又
不至掣肘於樞部之愛成一如宣帝魏相之任平光憲宗
裴度之類惟蔡母信誕詞毋俾速效毋監軍容毋易將於
臨敵毋以瑕衅而生疑毋玩之使不可制則國家之敗何
遽至是是故索崇煥之誅五年平遼之對誤之也楊嗣昌
之死八月滅賊之期促之也有高啟潛之分道而后死東
昇於賈莊有張若驥之督戰而后失承晴於關外信熊女
嫖之招降致賊獻不可復制勁孫傳庭出關外而後宗社
樓山堂集 卷十九 九

原用兵

客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乎敵固固然國家用兵三十年無
論不得兵而坐消轉輸行肆淫掠其害又甚於賊此何也
予曰其害有三增兵調兵降兵此三者敗天下之物也夫
自將不知兵於是推一帥焉輒請增卒兵增而餉亦增又
特設督餉大臣及司馬以治之其數幾三倍於原額而有
司徵納之耗羨堂司務司之經費舍承提解之驢驛不與
焉水旱盜賊之連年餉費不聞督責日急天下卑之乎是
故自熊廷弼增餉七百萬行二十餘年而得嗣昌又增
練餉七百餘萬各方鄉勇城守等費又私增半數百萬而
國遂以匱乏之則增兵之禍也自將不知兵於是一方敗鮮
樓山堂集 卷十九 十

隨之彼市城時弁單騎可縛自馬士英今大其提報賈
分卒留江東之禍此數人者方其以名見推或急而相求
豈不以爲能勝任而愉快而達器矣分一敗連地即風馳
能戰如左帥者豈不足以懾敵自襄陽還漢之後諸將遂
不粟率至朱仙鎮敗卒於不振而亂卒流毒遂爲天下切
憫忠勇如黃得功又甚焉未展其志氣而其它未愛一級
之勳遽受五等之爵此其智識遂至此哉則亦所以御之
者未盡也故今之將無足比數於世或亦不幸而生於今
之世也

多益爲累此不待知者而知之也吾戰勝而賊降則吾重而降者可爲我用吾本弱而借撫者以爲重則吾爲彼用而吾兵皆賊矣又安能殺賊至於人情不甚相遠也今使中人之家有千金之產誰肯遠出應募而爲兵其應者必其惰而不足用者也況又使之間關跋涉此未戰而彼氣已潰矣又安能得其死力獨怪蔡未申申之際寇在門庭而言事者一募兵西粵一募兵浙東寧不次之擢而羣盜未有折其謀者是故行未至路而京師陷矣由此言之謂之世無一知兵之人可也

原亂

樓山堂集

卷十九

十一

客曰今天亡國家者賊也或有言賊非能亡國而庸堂之議賊賊與封豕之任殺賊者自亡之其說可得聞乎予曰其說亦著於吾所謂三者之禍矣而其原出於議多而任陳蓋議多則足以挽任而任陳則足以招議於是自著未就墨而射已當章者亦有功垂眉脫而節移千里者甚則積所惡而強以所不堪甘敗利禍用自幸其言之中者凡此皆議之爲也至任則如治亂絲卒於糾結而不可理則委而弄之而已何也夫邊方最急者也自甲科擇善地則選缺守令盡置疲瘁所謂適足以藉寇矣監司巡撫以才推者也今用其之地點者以破甕轉身鈍者以孤踪援命

樓山堂集

卷十九

十二

監臨督理之官及驕惰不用命之總兵則天下之禍何遂至是吾故曰賊非能亡國而滅賊者自亡之非過也雖然害生有甚國家自黨禍興歷五十年而後社稷隨之故前此任讓之分皆此屬爲之也辟之禦盜之家諒擇內室而堂以外置而不問於是乎不盡亡其家不止嗚呼近日門戶之禍何以異此此亦後之有國者所當深鑒也

對

令文士試騎射對

崇禎九年御史有言史不知兵請令文士得習騎射因詔提學官試士及春秋兩榜非兼通騎射者不舉

諸史士多言不便者臣因覽晉即壽王禁民毋得挾弓矢對面擬其詞

臣聞射爲六藝之一古者文士所習非獨以厲武備思也
之始生以示有事行之澤官以觀有德及至後世儒術
衰微士無兼學選舉之途祇仕進之路分兵革日煩文武
異用而行師克捷多資馬力於是騎射之制專以精簡武
科文士不與焉文士間有習者以非制所在故不稍聞見
由此起家者曾無益於勝敗又其技易習而邊敵之士伍
官府之隸卒率以能是故著籍於是庠序之士益鄙弄其
事而不問非蓋由天性以圖之興亡兵之強弱故不係此
樓山堂集 卷十九 五
卽號爲材武過兵者重謀畫而簡伎能知其不足恃也今
際下憤敵未受制盜賊日多破資格廣選舉厲威武詠性
儒習撫諸臣時賜上方總兵之官日加禮數至與文臣等
又加意武舉益進伎勇然而亡失食甚功效陵遲者騎弱
之氣未能卒復文武士欺蒙牽制之罪非士不習騎射
之過也語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則能執弓乘馬者
非卽知兵者也高皇帝嘗詔郡國生員習射又嘗於士策
名之後試以騎射計算五事未幾輒罷知不能兼也國家
置計軍務所置經督必以文臣貴方畧也臣見先朝之臣
有以兵名者矣未聞騎射之必優也且以此爲試者欲文

士由此進取騎射之進取已有科然而不效者武試之兼
策論爲已麗也臣恐武人試文而將業不知兵文士又以
試武而蹈覆轍是混法制而益賢士趨也東江地既少馬
士之資者不能具弓矢又安得良馬而日習之賴以爲無
益於戰勝亂祖宗之典使學者不得精專其業大不便惟
陛下罷其議天下幸甚

書後

書姚孝子傳後

嗟乎仲宣雖孝豈不以子雲哉顧子雲臨卒則謂予非爲
仲宣也仲宣所以祈死而得者母也母非一人之母則仲
宣代母者母也卽兄也夫仲宣以死代兄而子雲不能以
生報弟報論子雲死無以見仲宣其得生而兄仲宣所代
者此誰爲爲之也故仲宣雖孝以子雲者仲宣盡不幸而
以孝聞者也今子雲猶幸而以孝名其弟此爲足畢子雲
之事哉子雲事尤有仲宣所不能代者吾方恃子雲代仲
宣以全仲宣所代之意而後仲宣爲足足以死則仲宣又
幸而先以孝聞者矣嗚呼爲仲宣兄者難哉諸傳記言仲
宣事節節要皆以子雲信仲宣子獨因仲宣盡有信子雲
者非獨以其能不朽仲宣也夫仲宣則固已不朽矣

題交遊書牘手卷後

予雖未登仕籍然亦竄竊浮聲又當好官當世之務於是與乎游者皆名人傑士及公卿大夫賢而有度者也書之往來最多一月所積或至一篋積至數年都無遺處因而散失者多矣暇日稍一整理因簡乎所交最暱及素所嚴事心服者得三十餘人手書中間有多至十餘章及數十幅者其所與書或上論往古近稱當世又或閔時病俗談道論文亦或奇意風騷叙傷契闊其人意思宏放草筆淋漓若雅念端謹則蠅頭可數間有代書者然其文實佳則亦存之予於是加許次焉裝潢爲一老度之几上時一展玩有如面談雖其人之精神意氣可彷彿見之嗟予此

書牘往還曾幾何年而其中升沈得失離合聚散已多可

主

感者況後此數年或數十年或傳之子孫覽而追念當時情事其爲感悼當有甚焉者矣予擬此後三年爲一卷則未知一生當積幾許卷也崇禎十一年月日

書王弼州外集後

元美之言曰子長不絕也史記絕矣卽後世而有子長亦不能成史記近代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章奏平牘賦頌之類鮮足資者予以爲此言非也後世子長絕耳史記豈絕哉史記之佳豈以京師郡邑之名章奏平牘之詞而佳乎果有子長不必以今之京師爲長安也不必以保真諸

府爲宏農馮翊也不必以今之內閣爲丞相以左都御史爲御史大夫也無班馬賦頌則缺之無誼錦之章奏則擇之且東漢之京師官名非盡改也其能爲賦頌章奏者非乏也而范史不及馬遷抑又何哉夫製錦者釋機杼之拙而畢絲杼屋者賣斧斤之不能面質木當不其然元美亦幸不爲史耳假使爲史必將飾其不如史記者面斤焉以求肯史記夫爲明之史而尺寸寸惟漢之肯烏在其史之足信乎無怪夫元美之於詩文見一能綴古詞者便以爲兩司馬復出矣嗚呼元美之言非矣乃有職號爲史者求能舉史記之詞焉者則辭則史子史子吾未知此事果誰屬也

書山堂集

卷十九

主

書筌弟篆刻後

刻印一技耳然非第八書之蘊究秦漢以來所流傳之玉璽銅章不能得此中之髣髴故雖技也而理寓焉往乎尙在明昧閱後得雲間顧氏印藏原本觀之乃知其理近又得南京俞允祿藏印與山東王剛武所藏者通觀之而識世人所刻皆不合益嘆古今之不相及也譬之學書終日臨摹墨本而未見真蹟卒不知古人用筆之忘耳又詩承何雪漁兩家之作予俱有藏者亦頗能辨之而何氏弟子如杭州之顧新安之陳論刀法精甚考其篆每與古人離

彼古人天鑑神訓自有不易者在而今反以用意失之故知拔也而進乎道則能精其理者爲深遠矣予弟建詩文之餘私嘗作此與予談輒出意表又好學不倦一準於六書之義非是者不苟以已意屈曲也奏刀寒然動與古合即所爲乎刻數印自成大冢固必傳之技也予篋中義所給用者多可屬嗟乎伯宗謂當今此事含嘉須誰歸其信然夫

書事

杭州書某孝廉事

崇禎丁丑七月予自嚴江抵杭州暫寓湖舫見湖中有坐樓山堂集卷十九

左

樓船者僕從與蓋甚盛心異之客有過予者予問爲誰客曰此某孝廉也爲司府及關使者重客予請所得數千金語以爲嘆羨久之有頃船主人知旁舟爲予即持刺過謁視其刺則猶制中也過予舟所隨僕六七人皆衣青紗白裏牛爲執手挽及履筮者主人衣素縞紗至巾襪皆然語移時鄙穢不足聽別去客視予有傲色問曰子豈有不足於孝廉者乎予曰天下有不孝不廉如斯人者哉客曰孝廉者其應得之名也予以實求固宜輕耳予曰客以此名爲應有乎夫孝廉者古取士之一如所謂賢良方正及漢末經明行修者皆是今之世未聞以此取人也士以制

美起家閱三年有春秋二試別以鄉會之日傳於會試者曰甲榜則舉於鄉者宜別之以乙矣即質言之亦宜曰鄉舉耳而今概爾曰孝廉於義則無取於制則悖舉世相循莫有知其非者母惟乎斯人也而有斯名也乎何爲不簡賤哉客曰若然則豈獨孝廉者非也府而曰太守州而曰刺史副使曰觀察布政曰方伯等而上之及於公卿其見於稱謂者皆非也何獨孝廉乎曰然使世皆因名求實則天下無貧而有名者當亦有反而自悔者矣況又即其名而非者哉客曰吾今乃知者之不可苟也子曷書其事以俟世共觀之

樓山堂集

卷十九

大

虎丘書禪僧講經事

禪學吾不知也然見士人之好禪者亦未嘗加詆獨於叢泉講經以爲此敗風化而兆亂端非獨排斥不遺餘力亦嘗以所在不能禁絕爲恨崇禎己巳口薄都城此不獨卿大夫之恥而數天同憤者也以南京根本重地未聞緡繆兵食而延江西法師其講經於南門墀者數十萬人男女夾雜至不忍言於是勸臣爲之倡率御史爲之護持祠郎爲之贊導此其勢之傾動何如哉予聞之扼腕謂使身爲執法之官必先置僧於理而後靈章勅諸在事之人不獨維風實以防亂即使天下有深明佛法者必不以予此舉

爲過也甲戌過杭州聞事有類於南京者士夫顛倒殆有甚焉予趨而避之丁丑寓庑工適有茲役予同舍弟蘇往觀僧俗各半而婦女尤多至繞臺座無非是者其耳目眩亂使人見之欲嘔而請者之高下姑置勿論嗚呼此又無間風化矣其以糴糴佛法有甚於此哉還念向者二事亦大畧可觀耳夫愚民不足道獨怪士大夫當多事之日豈無職業而遠盡心於此卽儒者讀孔孟之書初未聞於師友質疑問難有所發明而學爲科舉之文者於一先生之業尙多漏而弗精乃於此茫無有得者而隨俗拜謁冀有徹悟豈不悖哉書此以使世之好禪學者覽而有所感

樓山堂集

卷十九

書木末亭酒間語

崇禎丙子秋月尚寶卿徐公虞求招予與張子爾公飲於方正學先生祠堂中旁卽所謂木末亭也浙有沈某者亦在坐予與徐公縱橫談天下事甚悉時北京方有口警徐公曰今安得有于少保其人者予曰于公功在社稷然某生平所不足者易儲事少一爭耳公曰當以功起過予曰我輩論事政宜責備賢者公曰然蓋予與公先論江陵太倉重嘉靖議禮萬曆因本多所指摘故厚求少保耳忽沈某曰君言非也以當日事勢論之儲不得不易使少保

爭之何爲少保予予因以大義言之爾公是時佐予辯甚力沈益刺刺不休予因起謂徐公曰是不過強作解事者然若輩萬一以文字取富貴其意將何所不至且公亦安得有如此客哉於是遂罷酒而散翌日徐公東予曰酒間小論遂同殿上之爭不有惡客烏聞正論張子曰其斯爲渠子哉予答曰予過矣予過矣然雖欲飲願爾胸安能如客之云云者哉

說

賣櫛說

癸亥十月予在郡中偶從市見賣櫛者櫛鉅如斗許一櫛可當土產者五六許往在南都亦見之計尙小是之二三也予質所來則曰洞庭洞庭蘇產也旁有人曰此河南種然質者操吳音其爲蘇物無疑問一櫛幾錢則曰三十文予曰何昂其直若是顧謂僕取其櫛四而半償之責者去不答僕迫之還強其必質然增錢不滿三遂呼予呼僕曰與之此欲歸遺太孺人者僕驚爲目所未見手指皮而數其實博慈顏一快也豈重數錢哉予故作痴語也賣者聽之若解若疑顧其色和矣問僕曰若所言云何僕再理予說賣者曰異哉予需是久矣未聞有念毋者信是予豈計直哉敬奉五櫛置錢而去予尋悉僕償之蓋相讓久而後開

其半問其姓名又不答後爭跡之不可得倘所謂權隱者非邪夫子以懷禍一念得異人於市井間幸矣即使果常人也然其言誠有可感者因作寶樹說

祭文

祭周仲馭文一

乙酉五月二十三日從山中得邑子劉廷錫書謂予友周仲馭先生於四月初八勒死獄中予聞卽爲位哭之先是甲申八月先生被逮遺急足報予予立起赴其難肩白下一月貴人街之使大金吾諭意促予出京予走獄中別先生先生飯予談笑甚歡良久將去先生泣予亦泣予慰先生

樓山堂集

卷十九

三

生曰無自苦今二患甚急不久獄自解先生曰二患急恐予益急耳嗚呼詎知此語遂成議也初先生以禮部郎奉使南京開三月十九之變時南工部主事周鼎將痛哭將投河先生持之泣遂歸歸句容山中思者謂先生意欲迎立疏藩以事不成而哭其不起者不欲爲之臣也當事聞而恨之及馬相援起大鐵欲以次第翻逆案修要典舉朝號爲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徧布歌謠有殺馬阮之語思者又謂先生實使之二人憤切齒然高雷爭時出舍卒先生原未知而諸謠至事後先生猶未聞也於是馬阮謀曰不遂東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人則東林不盡

不根究迎立疏藩之議則殺仲馭爲無名於是士爽首勅從賊者而以仲馭爲周鍾兄法當從坐大鐵又白爲疏繼無賴子上之則謂仲馭爲興化居停爲山陰屬草又引先帝時建德主察所拊仆皆出仲馭意而一時附奸及苛貨仲馭者如張明卿曹宗璠羅萬爵及其兄周銓舉人虞植等先後論劾以疏成其事予謂先生曰查辨乎先生曰無益雖然知予者子也子辨亦無益予益心悲之於是移書袁州大畧謂以鍾相坐則羊舌之禍不及叔向王微之惡可原茂宏又移書東平假如興化亡命而仲馭藏匿天下後世猶當誦其高節況無罪懲亂之大臣投而拒之此必

樓山堂集

卷十九

三

非人類今忍以此加之罪乎山陰與仲馭雖號同心實未識而無論山陰以正直聞天下不愛人指使就使仲馭代爲疏今既不用言者之身矣而又罪以非其身之言乎至於建德統鈞仲馭在途此自可以不言於是袁州曰精平仲馭吾難以口舌爭也東平曰冤乎仲馭要當少俟之蓋時方求多袁州故袁州恐言益爲累而東平亦無嫌大鐵以山陰疏復東平故謂仲馭屬草者蓋以激怒東平而東平意漸解於是先生寄謝予曰嗟乎吳子亦心苦而力盡矣然予猶持前意以二患急則獄必解詎知左師東下適以急先生之冤哉夫自古忠臣義士負奇冤遭酷禍如先

生者不少獨念江東立國之始其諸將相以爲得書而事之方可上跡建武下陋建炎乃積一年之久未聞創一口還一賊慨一州一邑用一正人行一善事獨能解先生一人之死則先生之死爲古未有矣而知先生無如予予之後先生死者以予不可遂死先生者也非先生又誰知之嗚呼

祭周仲馭文二

嗚呼仲馭而死也從仲馭一身言之則死爲可傷而從天下言之則其死爲可感仲馭矢志忠孝林卧十餘年甫出山遽遇大禍未能報國此爲可傷者一也尊公方伯之喪樓山堂集 卷十九 姜

仲馭悲慟三年不入內其侍太夫人何顏色惟謹報補官太夫人喜甚今以議死不克盡孝養此爲可傷者二也仲馭每恨早登第未得盡讀古人書及抗疏削歸益發憤下帷攻詩文研精理學嘗語予曰子才可名世乎亦欲著述數書以附子傳今未竟厥志此可傷者三也生子未及暮而遭難蓋落其產妻子不免淪淪此可傷者四也至若所云可感者則尤甚矣仲馭爲南戶郎督稅無關時權差創設送入無幾方七閱月卽轉禮曹而急窮交愧故友者至數千金歸垂橐不自言也今誣其賄數十萬而當時受惠者亦多權臂反脣此可感者一也仲馭意氣傾東南士有

急則歸之至再三求請不厭嘗孝士不令其知數科來由之得第者先後凡百十人卽縉紳先生以名高相攀附者日不絕於是朋黨之名遂盛及叔遠無一過問者憶予視仲馭獄中間及一二位高有力者仲馭笑曰天下之孤而無黨者莫予獨也此爲可感者二也仲馭初削歸時稊徒譁業不出里中後因其多所薦達於是遊其門者幾數千人而天下遂有周夫子之號袁江州張芭山嘗規之而宣城沈眉生屢有諷評其徒不悅反囑爲異言今觀爲弟子者相見但年仲馭而不先生也且有辨其未嘗委贊者舉人某某侍仲馭最久蒙厲拔最深以比部磨勘調不先爲之地遂呈身要人反持疏相囑此可感者三也嗚呼以其身之可傷者如彼而天下事之可感者如此此真欲令人欲頭陷胸有善不可爲之悔而仲馭至死無是也故天下之可感傷未有如吾仲馭者也

祭周仲馭文三

嗚呼哀哉兄之生於世也四十有六歲而其死也卒茫然畢命於圍屏方其生也朝廷之上無爲之暴謗而雪冤今其死也南國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爲之巷哭而建悲既名高而忌集實道大而身危背神祖之末年海內正人有朋黨之號至遼宗之七載諸壇壝者周內諸君子於三

案而康有子通追平先帝其烈愛定丹書難應記十七而
臨黨逆之許屹然如山愀而不可移不幸羅湖方泣羣議
彈冠既快心於老成之日謝顯獨不利此準陽一席劉蠡
然爲後進之師於是貴州雖其瘳嘆懷甯布爲險峻追湖
先世之牛李閹朝共損矢於一人而爲之癡索爲之毛吹
嗚呼哀哉吾不意五朝之久天下之大其以尊奉兄者逆
至於斯也本非薄湯武而叔復還其幽贊未嘗不身任名
教而李范蒙其誅夷然吾又念之向使無兄今日之友則
南園之立社稷者已及一莽覺諸君求求遂謂無一事之
可傳而自神宗皇帝以來其所贊爲賢人君子者何限恐
樓山堂集 卷十九 五

祭外甥李首川先生文

先生於我戚則舅也義則師也而情則知己也予能已於
悲哉方予少賤家方落而先生字之女予少無師友先生
教之授以作文之法予困於場屋先生嘆息有加謂予有
才無遇夫人於生死之際意有相屬輒爲感動而況予與
先生甥也弟子也愛知也予能已於悲哉予蓋悲先生未
可以死而死與死非其地也先生少習異域長運感譽其

於科名猶樹之耳不幸僅以貢尋南拜一官未抵任而遽
捐俸矣故曰未可死而死也此死之所以可悲也人雖無
死上者殺身成仁次亦忠盡身碎最下如世人所謂老死
廬下妻子親族而先生遇寇長途奄忽旅次此爲非所矣
則死不尤可悲哉然予猶謂死即非其地而處死者爲難
人即未可死而不死者尤難先生孝友敬於家行誼聞於
國自少至老雖言笑取與無旁毫苟者又能以其學傳之
其子故長公舉於鄉爲世知名士而仲季鴻藻並著今談
者皆曰先生爲有子矣此豈異夫生而無聞沒而其真者
哉先生即遺疾於途而遇患能免又從容義命死不及亂
樓山堂集 卷十九 五

此又與夫素不圖瘠之士及一旦遇有變遂神嘆意劇冀
偷生於須臾之爲快者故曰先生能處死者也即又未嘗
死者也而予之終不能已於悲者感於感激於義綢繆於
情之不可解也故悲先生之死者未有如予者也

樓山堂集第二十卷

貴池吳應真著

賦

予蚤嗜賦而未嘗爲然不讀漢以下賦昔人云漢無
騷而有賦騷不可再也則近騷者猶漢賦耳予性真
率偶然拙毫取於申意而已嘗嘆古之賦家勞瘁與
者濫湖以斯可傳而予但取給與會且謂吾不讀漢
以下賦此毋乃擬迹而却步乎賦成後不自棄要使
觀者知予之好妄也庶幾述

禿筆賦并序

樓山堂集第二十卷

予春秋三十族子諸文學觸之既醉卧齋中欲起而
攬筆搥文顧視其毫則已禿矣感爲之賦焉天啟庚
子

予幼好此柔翰今吾區理之分曹精陰廩與側理今港几
研之清有簡中山而及鋒用之令良工惠予以修毫予方
陶鑒而素貌今結空海其靡撓腕疾書而如春蠶之肆噴
兮文腕脫而筋霜剔之屬寄冀旦晚替而比安世今庶進
前請南士氣之強驅火何三上不行十年未字窮歲月之
疏疏日魯削而梓記徒游慮而殫精今紛材竭其習聞也
匪虛囊以立見今似魚含而內悔也朝穿填而墮指鼠類

告予以假寒夕婢妾而吮黑胎髮披離以樵悴於是和凝
搦色而撫微玉珣受採而匪竊孟公卷舌於憑占易難倏
指於油素定遠志慷慨而輕投左生置藩湖以離賦直
多勸思於納新永師家十澗而念故子既感此精爽之易
消又重悼夫年華之不駐物無用而不做理有貞而自想
阮託醉而侵工董奮筆而直若予昭晰於寸心每躊躇而
慎步敢泣文之不恭愆鄙懷之所寓

弔忠賦

弔忠者弔天啟時死奄禍諸臣也或曰諸臣豈必忠
死者然死則忠矣弔其已諸

樓山堂集第二十卷

今皇上超代潛而續統卻日中以御極神武并包皇仁洋
浴五辰墜而復對百位顛而斯秩憂懸驕狂扶三仁封
四凶殛親犴狴之沈竟雪瓊泉之義哨覆露建嗣鄭整加
認斯固含氣感而矢激望風樹而靡替者矣然而侏僂
舉安則念危痛定不忘事久增疑是故威王午之鼎烹者
傾誅夷之酷烈也致獄贈之異同者壯死戍之芳蹤也潮
嚴強之抗拒者景杖請之貞乘也況夫蕭潛勢窮望遠理
終辭之立席窮焉莫救而乃逞蜚怒之不量趾雄應之九
首豈非人臣之至思極愚而予能已於歎歎而憑究者乎
自夫鼎弓再泣皇冲深拱屬夫據僥錫餽煽寵自注敘焉
禍所自起

始蓋以爲裂縫狼顧而吻聳目瞞瞞於文書口叫喝於
衙捧三楊祖而張張亨處隨而辭肆直杖鐵以薰然遠矯
旨而戕士蓋將撥諸屬於一身巡邏嘖嘖而得志觀其奸
羣望也通注憑憑在細今來計戒清原處說極乃截宗所駕
白虎驤蒙公負玉奪羽騎縱橫鼓鏡輻輳森拉雷厲駭衍
僂路出入齊辟周章離離其弄葉族也通注內擲葵尊運輝威
權陳城虎舉煙烟授甲大內介樂帝前露瀟烈熱地崩
天九廟驚而難脫三軍揚其喧闐於是勢既偃而漸退謀
益投而恣歡爰斜妖嬈通注裏表傾傾程程極餒聖
潛奸前星在程而沈曜椒媛秉介而逞夏乃示侈大用恢
樓山堂集 卷二十 三

還昌時九千歲者拜舞楊帽百二所者膏血揮摩勝蒙
落而易宏獨招麾之難汲仁去殷墟老存周鼎非彈焚坑
之殘忍矣敗玉步於呼吸乃遠幸衛更疼痛首坦墮長惡
運矯詔旨工羅繼計即抗疏而延廢楊尹威吟而伏鎮然
猶以爲不坐之朋黨不可得而憂憂也周內清流於倚錄
鑽鍊雲典爲陷陣通注以下 斥鳳皇以爲梟指麒麟而曰
狡夷惡爲跡逢千則侵湖東朝者窮奇阿後者乘正驅
姬之貳可集專諸之七難進止彼不處諸呂王不當諍寬
平反爲需獄被講學以逆命乙丑持者六君丙寅建者七
姓通注復舊 獨其前郭伏覺後典舊虎井而范者賤雖而
樓山堂集 卷二十 四

判由此觀之世無常治而土有恒期子不可以教武臣不可以言武雖刀鎗鼎鑊之必陷無天地日月之或移況夫天有扶極人孰衰哉吾其彰往而察後誰謂忠臣不可爲

述歸賦 并序

神宗皇帝朝其應試南京至崇禎己卯爲年多矣秋後被放溯流東歸追感前事應然懷舟中無事賦此述之

惟神皇之季歷兮捧檄而觀赫持蓋氣以厲發今冀承調而投第選一試而飄靡兮蹇乎放乎中流聞人往而最惡兮志懷憤而離慟旋轉側而不寐今朝趣棹而靡留攬樓山堂集 卷二十 五

山川而增其邑鬱住停兮魂懷惘焉傍徨而無倚次家舍而交承感藉兮父老告予以暮年挫伏屈抑非不幸兮何窮路之終遼然予回意求志而厲激兮肆貫即窮索而填穿謂大道貴而舊室與今秋詞劉之泛海而都議談笑扁夫猥鄙踴躍而騰騰兮賤小備卑疵攘藉而喧闐詎予志道而遭下兮奄再試焉猶不振晨曠杲杲方上進兮雲霧拔而蔽屏翳伏道而掄抑兮翻趨傍徨而側影飄風颯而解纜不前兮嚴霜下殺蓬而薄寢爾其樽酒以振咄兮結東顧而內瞻方鼎革交而世變兮予遇之迥殊口得氣而飄楚兮闕作述以危都半據而而攫人肉兮

居于此止而驚鳥聞子卯四壁之顛覆兮何名位得失之足爲有無紛紛變腐而日笑兮慨禍機之駭回反志以于述兮信被褐之可憐欣聖人之再造兮至謂舒之志申嫌阻絕而不通兮蓋理弱之自陳齊虜奮舌而得官兮得意亦薦達其邑人子固珍香鼎而自愛兮抑何計素絲之紛紜叩天關而寶符兮捫白雲之磅礴進不入以迫邇兮退予將豈夫遐荒廣載籍而東方上兮擊船舫以相伴早本脫而蕭瑟兮鴻雁叫而翔翔思天門而訊梅根兮自注樓地情懷悅其故鄉何蘊倫以省往兮逝日月其江河循發縣之漸變兮惜予年強壯而坎珂事有感而難忘今學有樓山堂集 卷二十 六

厲而如磨散予志之匪懈兮將千秋百世其如何

園居賦 并序

予爲小園不能百武然據高爲亭矣以修木夏月居之可以忘暑予數年來困於游歷園居就蕪今歲五月來歸窮澈掃除又廊理之偃仰其中者五十餘日展卷抽毫適有餘矣 述注是年爲崇禎庚辰

遵江路之與阻窮秋浦之崖谷林莽互而若迷原田衍而愈復仰岡嶺之蜿蜒相流泉之融漾予高曾爲營壑信美土而可築宅條右而紆紉顧山趾之獨崇拙離離之殷果輪落落之長松女貞經霜而茂密梅本撐柱而難容予思

列竊以塞隙爲之庀材而鳩工垣以周壘繞以樓塹上緣
列而不礙水層升而隨制承機樞於鈞櫓檻開蔽而斷
客一膝之易安處四望而指至東朝曦之彩升西平峙而
綽覽北麗懸而遊披南霽霜之交并灌寒吟於遠峰禽變
聲於近臨林霰翹而倒影夕光沈而薄映雨滂漫之寫有
藉蕭森之蕪蔭惟月之偃息焦金石而致潤翔高鳥之
笑喧散清曠而不競夫何汨虛名之馳驚紛極意乎遊遊
胡稅騁兮復駕旋鼓柁而夷猶金陵相與爲綽於吳會極
攬其清流區袞袞於不律被丹黃於九州視吾廬其遯宿
鍾竹樹之清修眇載隔而宋吳隔不問而徑投於是嗟至

樓山堂集

卷二十

斯邈悼人則遐倦翼知息夷外反家鬱三伏之酷溽美重
陰之交加信吾亭之憑倚躋曠傲於清華爾乃燭爾蘊崇
支其堅倚蛛裊戶而掉空草汲澗而加雍陳几研之清適
架縹緗而肆歌涼颺徐來高燁靜語却筵不揮散髮躡步
寄宏覽於微吟憫相忘兮客與隨情志於羣籍玩沈精乎
遵渚道卷舒而惟適遷巖替其難期縱馳心於域外耽高
蹈而鶴枝久客張衡之歸賦通人長統之致詞吾誠知夫
紛糾撥攘之無用樂夫園居亦奚疑

木山吟房賦

予凡上有木假山峨峴其外而空中上蜂窠隙以爲

房壘泥周固屬其兩旁開蔽之巧疑乃神鬼予感而
吳之遺注或長七
夕前一日作

夫何枯林之離奇兮不假琢而成山勢鈞甕而勞峭兮復
洞整其中間蜂蹈空而循覽兮爰銜泥以漸實始懸仰而
重望兮總背曲而列閣連略呀之斷續兮隨旂旆而如環
級層設其軒上兮懸銳孔於一偏舉營衛之徑寸兮備優
巧之千端匪新輪與刻楮兮疑窮佳而勞般相出入之斂
整兮時周還而肆踴悟物生之有託兮何纖鉅之與端距
限榮之利拙兮實置危而爲安鑿潛穴而被餌兮鳥增巢
而寒焚信忘機之欲下兮樂不競而何患攬高深於把握

樓山堂集

卷二十

八

兮爾娛志於目觀俾翹動之得所兮意着畜四靈而猶寬
惘亂賦

自江之北十年於茲矣既膺既再兵燹無時人生選此其
能已於悲乎既予摧悼於厥心爰作賦以憫之曰自皇帝
之載履也在機衡而恩紀輝翬於恢疆軫都傷而望理
簡虎叔以專麾企遂霸而賜璽湯懷表爲唐受也桑林而
夏侯豈緇久之生孽抑櫛密焉多蟻里九既巨槍機復厲
幕紛列於近關九傳飛於內地撐犁孤塗之種落青犢銅
馬之傳類莫不觸山射天馬嘯堯吠囂冢之封狼跳梁莽
坂之短狸撩撤夷康居而迎日逕者伊誰馴渤海而募朝

世去病于公之為每鉅鹿未嘗忘義直然明之倫
周回路而垂翅燈火微於甘泉棘門懷其兒戲夫不創而
得氣去者已已之怯口口也深入而無一矢遺者戍戍
之蒙口口也薄九門歷三輔震殺沒辛伍望名滿渭大
府斥壤翁伏磨武選單頭平城漢青盤計頭眉曼色污
淫路路影首丁年餘銀藍綬銜刀於東苑壯死親之隔
漢中行翁侯導之先驅李陵衛律從而解解馳代將者騎
劫之與尸驕不戴者宿沙之為毀棄戰子遺猶斷冠而苦
軍仇仇師徒獨勇標而怯戰使非天子神武廣算濯靈四
海九州據其憤慨二祖列宗式其精英值敵鋒之利却資
機山堂集 卷二十 九

聖德之方升則銅駝敢云不棘而天步亦修焉其傾者也
然議者以為急安攘者貴翁謀張獲伐者期并力雪累世
之包羞上姬年於鹿億荷大原之能支將九圍而是式夫
何塞馬之失未償而米賊之須轉熾者乎方其起關隴轉
河朔歷齊晉流楚蜀馳騁梁豫之郊躡隴江淮之域莫不
招隨和肆焚掠殘官府被邑部窮抓拏恣戲誚剖孕戰嬰
燔脂烙腦穴胸林馬塗脂澤鐫震動發祥之宮倍蓰赤眉
之惡其人皆好虜連因時成悍卒猛若則鉅敵愈而遠債
師累更為其傷竭矣徒懸夫持其特禍原滔天與燎原實
薪焦而蟻陳其號則聞天掃地混世過星九龍變虎老回

文書關求曹操但怪不經性數城之反覆誰倣號而擊
其騎則追兇金鶴報景報雲以開闢為外虞以搜括為空
糧無虞不搜過駒必搜上山下坂超官逐林園窮則突伏
驚斯騰即有時以駭散避難及而迫奔其流叔則免起鶴
落鹿奔鶴萃十五期來百千森至投奔則營過兵即通如
河決而勢駛厚隄防其難制於是鐵軸為之震鄰郡國胥
而增壁蒐車乘發禁邸營將帥備御惠交易而兇鋒嚴
闔出而列隊必其掃而盡滅茂援劍而賜履甯銘勒之有
期卒尾隨而不已然而西北之原望其空東南之轉輸其
繼矧勒因之游獵屬羊擺而蝗蔽原溢其緒畝增而稅民
機山堂集 卷二十 十

釐何斯更呼何許惟多難之滋與匪所恃之必敵側九重
之德音願扶觀而流涕涕予惻兮仲恸緯不恤兮心憂恥
多憂兮傷卑與憤擊極兮涕中流悽悽表兮邑繁志澄清
兮氣道報卿士之原祿虛明聖之殷酬哀此鮮民之莫恤
易子敢辭夫幻請 非注開攝天掃地王世王世王世王世
蘇賦復振也 旅中除夕賦 遇注崇禎庚辰池州郡作
惟下里之多途予蹣跚而遷延雖巴居之淋陋暫棲止以
卒年童子告予以除及紛市間其喧聞何頗指為陳說何
厨爨之索然時三春之已上予猶擁絮而高眠察言者之

色爲木喻承足指衣而呼前告之曰女不見吾終歲之夢
夢乎則答至暮身究登曉窮力在視猶苦不了身之如
不歸頭岑岑而猶持老年華之幼遊非復還於少小乎此
日之遊居鮮禮俗之洞黷趣識米以喻窮勝華鑑之困籠
步空亭之清虛蓋洞房之寫寢盼梅枝之參差助附依之
香澗予非笑次與妻僕葉爾測素心於言衣予謂未嫌愛
有良友閨子陶客餉予旨酒盤出高門菜餚纖手持杯自
酌錄卡記西撫管絃之嘈雜無子女之狎狎無通索之紛
紜無衣食之奔走持傾軀以舒噴更餐饌而富帝懷此夕
之不駐數街渴而相守於是童子樂焉召呼其佗醉我餘

樓山堂集 卷二十

醜飽我數餐前剪予燭泰然而嘆曰吾儕小人屬屢而已
今夕何夕登墨其恥奉令則從聞最而喜人生世間有如
決驥非此達觀奚暢適旨飲咏自足流行坎止張管豪巧
胡不舉此萬物草故君子視履夜其未央主人以起

所惜賦 并序

所惜者志刺也

吳有貴公子以好色聞天下但投厭嗜不恤厚待客滿
座日果所知兼金僂幣麾之如道於是燕趙之麗質楚越
之姬娘莫不窮妍逞態量而致之備服御侍熱始脂黛眉
之月貼掩纖腰而柳垂亦有平康妓步輪蹄陳詞蘭浴初

綠綺清風沉沒書音遲到夜遲恣欲極其意不自持烟
殘人散帶手即私然而公子始未嘗不顛倒狂瀾而臥東
皆不踰時也旁皇悵惘忽不覺歸日意盡請其客曰
何向者之費靡不經卒有美而弗獲乃謁成屏意風求
索穿窮問巷不夷微俯臨流紗於水湄始羅敷於桑陌適
有婦人蓬屣半開有聲未語聲含暗哨介紹初適意已失
劇身呈遞前目迎而視公子見之飛魂越魄折而問焉有
夫簡斥性我則客故辭當夕然其爲人也麗雖著容貌實
不揚色在中下體未芳芳孤媚驟襲狼戾中藏特離雙詞
藉人猖狂而公子惡焉越趨爲之裝焉曰美矣自矣天下無

樓山堂集 卷二十

雙妾吾不遇子空流浪矣生平所幸蕩若忘矣自今而後
龍專坊矣爰告其族實得新婦閨別館築庭戶發異香盛
妙舞服飾眩耀鑲犀藉繡明珠綴帷文絳單麗洞房窈窕
雕窗森堵飲食珍奇傾首錯脯習言出遊莫敢撓牛與馬
侍從駭聞動睹顛覆發怒者老是鄉親他如土骨未踰年身微
承奉庭悔猶懼遷怒者老是鄉親他如土骨未踰年身微
氣壓諸姬解體物力耗息魄降將歸猶不悞睞於是天下
聞而笑之曰公子非能好色也特好婦人之狡而無行自
欺其醜者耳古固有見似人而即喜下真龍而反走者矣
信榮替之靡常而何所權之足資乎

崇禎十四年六月偶有見夫爲妯之事者矣然娼實

金陵有娼焉其甚微賤固無暇跡其從前也娼名素麗歌舞亦閒略涉書傳應對敏便放蕩任俠機利輕嫖坐而引卽流波騎過觀者不屬意已微率其家倚恃日爲金泉主同五遂稱待年尉則有公子王孫富商大賈甘詞重幣歸於其娼曰無恙歸自其娼故爲愈期而始首俯及其低微定情而見狎於所懼也惟力是視莫不窮麗羅綺稠沓珠翠閑嫺陳床凡之瑱擦垂帷毒之珉玕衣薰龍腦檀山堂集卷三十

卷二十

Figure 1

者亦十有督載而航知其故心之荷在也不復視人以爲
密愁所居而弗恤無事不乖有言必愜主人亦稍順高堂
曰吾當此婦厥家將始縱其所適喜不能待然而色然
落世亦以更今之憔悴昔爲驕榮新知不可得故文無幾
存意悵惘其誰語日徘徊而倚門少年掉臂不顧遺子羞
與爲婚恐沒齒其憂鬱徒有恨而自吞嗟乎淫女不可以
爲婦貪人不可以爲友知正有戒終終是醜故疏廣之亡
歸觀者爲之嘆息而華顙之嬰慘不遑自喪其所守而已

作於崇禎辛巳冬
暮吳令君名鐸起

嘆草木之多麼無此君之挺特難寄生於荒厓亦不扶而
自直惟松柏之同心歷歲寒而徵力鴻基瑟之清響疎
珩之碧色亭亭數竿若候予來直造其下不問誰哉有友
好我時遭酒醅謔浪笑傲對之輪杯予覺此竹泉不可
蕭淡韻遠清若思泉出翠而節利物美材匪風雨之異
度無塵土之纏繞其淇澳之足寓微渭川之在隈大何
寒風盡藉愁寒夜繁俄而雪下流瀼瀼沒綠葉冒綠竿
則翠閣千林變色萬物改觀曉起開戶竹亦折殘體若
杓聚如

平攤勢類強抑意不肯安業搖搖而欲游枝拂拂而如蓬然其伏而不屈困而不折非尋尺之較直枉聊衣裳之相襲楊鶴冲霄而銳羽驥千里之在樹魏徵以偏僞而轉端姬姬聖處讓讓而懷憂惕汲然抗抵於將軍蘇武秉旄於夷狄稍常爲米而折腰侃以習勞而進覺其太賜之呈蹕焉空庭之滴瀑仗枝葉之扶蘇柔性安之儼似諸體骨之不柔何汗下之可溺始吾教恨於霏霏平焉咏詩之楚狂

樓山堂集

卷二十

五

樓山堂集第二十卷終

樓山堂集第二十一卷

貴池吳應箕著

詩

風雅體

旌旆 憂兵也

旌旆搖搖載矢囊郭豈無超乘未險而韓胡敢束屋匪日而驕子之遠征不飽牛菽相其爰止我妻我屋爾有酒爾爾有田畜胡不曠我賂來則逐胡其逸我而必賊慘民逸其賊去則安之民遷其兵來則殲之國之衛矣亦恐桓桓民之疾矣涕其洗閭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一

旌旆三章一章六句一章十句一章八句

繁星 憫賦也

繁星在天出自南門行有據負居有原村微噉不免累累者存五穀不登歲曰大祲無食無衣實憫我心晡彼飛鳥歸猶擇林林有鳥宿野有孤鳴中原有屋弄爲蓬蒿棲遯我野我心切切墟其屋矣赫其土矣民之相失無子父矣令之苛急何其怒矣賊不可無民可虜矣

繁星四章三章章六句四章八句

雲垂 望雲也

雲垂其野我心洋洋載馳驅旭日其光日之烈矣何其

及矣既蝗既疫及此窳窳民之無聊有窮其陌徧其白矣盈階尺矣冬雪其凝夏旱其微澹澹或矣厥類若崩有噉果果密雲不應哀此飢民蜉蝣其興

雲垂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白雲 爲沈士一先生七十初度賦也

英英白雲露甘如飴天星錫祿旨酒平國瑤室錦瑟三以爲簠行依於素無色賈只儉德之共胡甯易只幽而獨芳芬可藉只一鶴鳴子和厥聲載路嘉謀入告爾我元后綱紀萬類引之勿替士則有師師則令子咏兮歌雍洋洋盈耳用茲歌心將宏燕喜蕭經扶策晨夜顙顙豈無樓山堂集 卷二十一

白雲五章章六句

樂府

香囊曲

幸有百合香製爲小錦囊未敢邀郎佩情知已斷腸聽歌詞

楊歌未及聲優意忽不樂甯使歌未終不忍俱淚落本自合歡曲翻爲斷腸聲不知歌欲催催意轉難平

猛虎行

豈不知山有虎我不往山何逢彼怒奈之何猛虎來市中

咆哮欲食人張牙露爪助其雄我手無劍擊之不中不如
走告泰山君路難至言難通猛虎僅虎固有知我命在天
爾何爲嗟嗟猛虎非惡求狐假之肆爲虐

敵臺行

五里一敵臺望賊來不來若使臺成敵不來區區民力爲
計哉

敵臺高望見江北草搖撼北人乘馬南人舟高臺不及長
江流

敵臺何巍巍乃在江之南可憐江北破城即賊至城下不
鳴折登臺知有江南樂

樓山堂集卷二十一

苦熱行

今年苦熱鏢石流金雖有高堂無風披襟火雲垂炙揮汗
成澗何以永日散髮閒吟我觀四野絕首甘霖鹹有餘伏
木無陰陰吳姬揚執纖羅難任吳農作力日趨金甌炎災
弗絕實憫我心

遠征

自江蘇南有征者聞其
婦女可惡也因述焉

三更開柝聲淚下不能止君行遠戍邊夜夜宿空壘
半最苦不足遠征君獨難妾即忍飢寒敢爲行路看
賤妾守門戶老親與小女君爲偏賊行賊來妾誰拒

詩

五言古

立秋

五載屈斯辰風塵悵擾攘今茲肅高居忽復逢秋爽微雨
洗繁林輕颺鴻纖曉庭梧相與鮮煩襟亦以溫想松悅沈
陰撫流弄清響清商未央來積暑漸以往宿志耽墳籍欣
承氣清朗把卷欲忘言散髮隨心賞

初夏齊山示王子兄弟

自江王心庸心
介皆建和公子

茲山託梓里相期可白首浪游古宣州念茲若良友懷深
忽言旋鄂侶修朋酒輕颺散鬱埃朝爽傾新柳背郭信委
紆推峯登培塿下藉湖波盈沉澗空靈數捫磴歷亭際洞

樓山堂集卷二十一

四

整勢如誘移瞬變雲櫓觸趾列戶牖何境不相習一來一
領受舊乘紀泉嶽大小九十九靈跡半夷淹窮形莫能剖
造化示明滅山川幻無有味者遠所聞日與躋攀紐暖我
亦敢奇眺矚良不偶流連片石間對之嘆咏久譬彼黃驂
人意在曷牝壯吾子許掾徒相與重攜手漱覽極蒼茫焉
源塵縹否

雨後咏懷

義舉騁修途嚴炎布歷澤羣卉就鬱蒸膚節猶枯槁石林
無沈陰苦階辭積綠綠彼披岡虐乃不區石王有淪綏照
雲輕雨沈凝垂簷際無停注盈澗漲塔綠須臾散清潭涼

題相安局客翠碧遠岫縹緲粉綴綺亭午前後分視甘同
蘇晴憚憚易爲德感茲無異局軒宇豁以敞瞻懷類者則
人生寄愛態胡乃苦局促睡髮試微吟吹然成屋

自大刻豁望橫山請望自注望山在島

方秋理勝情窮都展高眺距今三望舒清夢猶爲航而我
觀茲山數遊方見少奇秀時復追無如此幽省天外削不
成雲中青未了疑或誰仙人行空幻窮愛都攘有九子峯
峯緊之小藉甚揚得名徒以臨江表俗情雖特達勝區資
介紹安知劉而陽中懷非獨然詩說金石經斯爲得要妙
寄李遠丁璽劉族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一

五

世途不可問引寶天字調胡以凌霄臺羣然迴秋嗣在茲
齊鳳雉同採律玉石我苦嘆案居懷人獨幽隨往訓激細
繆勞勞三益雅誼有同申賸跡無時數日新各勉勉音
塵想遙積容言寄鄒吹網緇滿席

初秋湖中

非注池

城樓強半湖日涉不知倦耳目念清越探傾各以見節候
候又更景物如乘傳寒光洗夏威遠影涵平練短棹信夷
猶極浦欣周徧氣類視所宜誰云樂荒宴

閩江磯水落見石出瞰江

蕭蕭霜氣侵嚴庭吹寒驛有友理淮暫解纜臨江碩晏子

管泛茲巨溝相滿漣維時盛夏秋水力與磯逆今也役具
怒石出有積積江流信賴森激浪奔騰障嶂壯以千
江森安戰假者若謂視蓋者勢立壁大似激參集小亦
鵲潮周遭未移聯對之增浩惜機勝驚逝波安波折挂座
夷險感物情漲涸慨今昔

固始道中見林曲似秋浦道上

于遠祭諭旬每發適初如何歷部色蕭然鮮麗曉茲爲
山水遊解轡緩予于疎烟濛濛候明沙深深曲我思秋浦
秋境會因類勝遠眺極空花塵襟如澄浴遊壯匪倦梁道
險無難蜀行行願僕夫前路欣相始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一

六

兩明府詠

余丹

梁王二公先後令吾邑嘗以國士相遇後二公繼進
予亦屢報龍丁卯歸偶檢舊籍見兩公所評應制文
爲之增悼車過腹痛寓於篇章梁王名策策字伯玉
嶺南梁公來梁道方高素爲令淡聲華好士急詞賦非文
尋深遠覺然國士遇冰照既委靡窮姿亦銀羽感時驚逝
川陳書悲宿露歸躡昂長鳴甯忘市中饒
王侯綽綽時疑是羣真論爲政厲劉新丁奏浪聲卻胡索
無留賦夕陽收莫道詎誤一鳴謂勝羣鳥自候得亦已
徙十年志抱石山河嘆緬邇霄泥深踏踏抱石輒輒抵城

頭恨姑射

得蔣臣書問却寄

日暮城西頭飛雲蒼蒼遠吳我思方鬱盤省醫申交道流落
非所悲矜懷各華藻憶昨都市遊豈不抗懷抱一爲鍛羽
分從此慕幽討黃金鑄平仲紅結賤楚草持此感人多詎
復替音好深山緬烟霧大江阻蘇蘭安得數長夕杯酒宣
積懷昭當理積駕康以徑自掃

同請從春郊

大造舒羣物春風破窈窕端居鮮懽情結侶忘幽討碧色
淨如漬修條輕以觸清氣適我襟好音脫彼鳥邊席仁路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一 七
琅琅觸吐纖渺高咏激微風登臺望林杪夏然羣族土抗
懷躋雲表

出塞自注時兵
濟都門

既出關塞卒豈不恭封侯用兵已十載誰能展一籌一白
遼陽失徒聞聖主憂笳吹不在邊燐燐滿却時卽有傳介
子倉卒安所求

庸算未爲大將軍備且驕兵敗師虛報由來非一朝寇騎
今充斥軍乘誰能超穴中不撲風沉逐焉支還難可悅天
辛身從苦戰誰
書生能料敵哉非其人天驕一時談三軍化作燒牛羊

聖婦玄圃地含悲辛豈無諸上將靈潮何進巡使我空荷
戈氣喘不能伸一馳聚軍死千秋難比倫

魯連但一身引義秦師却微虎三百人能張魯殺弱室空
天子帥赫赫九軍慕寇時日維橫我戰何消索絕城召元
戎夜半咎露盡昭敵耳非虛危矣虞堂在
生別莫哀歎死別莫歎歎從軍十數戰戰陣幾人歸士命
不足重所惜在國威白骨知誰掩而盼聚聚衣

高麗文止 黃溫

臨川無恒士精修有之子結髮觀徽徽華儀詞中懷委王風
久沈淪說譚不再起我嘗聆音歌古人無邊邊山川阻以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一 八
長舞拙因弱理願爲虛瀟泉瀉入彭蠡水大瀟不到區君
海相依止大義嚴當日神交卑蘭蘭谷首豈徒然毋忘天
者便

正月二十日湖中閣上看雪 非注在池
州湖心寺

散步登湖閣寒威入簾幕天池畫冥冥雲水相吞互雪勢
信嚴然風聲起濃霧寧堪濯濯層層澤鑄失飛鷺高賢亦何
極虛照恍若遇介性親古嚴嚴質符燕熙安知布青陽蕭
條不易放歲寒未可相待以貞條條

夜夢登太華失路遇老僧問歸昌黎所至處
生平愛園傳諸獄交胸襟俗粉日分薄勝情增道心晦

方纔纔結樹出華陰尉雲岫吐納踏步抗參寥對設苦悶
帳霜剗歲素欽瑋跡經幽壑宵宵松嶺深遠迤絕庫軌縹
緲渡霞林積僧仰前哲習徑遶登臨二京垂帶視三峯欣
玉簪雲巘修冥渙壁立怖千尋霍然營一廬長鐘已發昔
與劉伯宗共泛玉鏡潭志讓注秋浦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一

九

平湖舟中坐月

孤舟今夜坐月色娟娟好四壁生靜觀深宵助幽討紛綸
十日遊感茲恬以掃皎然照太古川雲同不老尤還自他
及氣虛以生顛涼機起閨側微風為長搖羣動資瞬息謂
人費道抱虛然視無際度以清夢考

西湖贈張天生

元馮千秋廷年袁明學師北

長安亘千里必以矚石出眾流各翔躍靡不望海至應求
匡二理懷人登長明風昔與三子笑古形寤寐祝執既心
勞誦章亦意委欣當湖上游析肝以相視長掛營生平宜
遊淡氣晴願言各懷慨欲勉昔士莖杯酒日相造蕩莽秋

烟寄離合春難期毋忘聚以糖

旅中偶感

嘗有世間陳碌碌空爾為乞交與俱知志士遙稱之聖人
有深戒舍龜而視顧予亦秉氣烈茲言天不遺一自沈淪
久願然遺未隨中夜起長嘆惺惺生過思顧瞻宇宙間升
墜視所持時哉不可問悠悠安足知綢繆假顏色母乃愛
其噬齧墜不足惜賢誠可還炊煮素非奇節願以靜自貽

西郊社集

卓冠明浩蕩大雅奮時興猶交陳古義理雋物白鹿雲起
從廟寸眾流以海承抗志各窮蹤舒文信峻嶒聚高龍動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一

十

宿道大不辭怡絃管紛以進舞飛散鬱蒸有路何遶湖金

別姚子雲

元台韓姬命如項陳士業靈修

姚子句章秀吐氣蕭蕭逼韓生雅淡才閒戶日雕文往來
陳興吳杯酒何慙想一朝場秋關惜別長江清涼離厲霜
夜葉隕空紛紛離獸多悲音高鳥哀遠舉矧予激情好悵
焉襟袂分川原杳無極何以援芳芬人生無常聚離如風
中雲自此勝歧路久暫非所云

時命篇

鳳皇不棲綠而或在其斂駢驥困鹽車康莊不得驅軒車

何辭聞梓刊文富望誰知皇路瀾半以馳驅夫翁仲非不
貴榮之守故茲時命不我予母爲中夜吁

之子非正既

之子何縱橫華軒報過都童奴妖且妍賓客競承趨談笑
有機伏高會逞雄圖昔時既炫赫恭顯相持扶時移不自
意意氣益膜臆宗賓道旁土能面適差胡名節道所貴君
子愼廉隅一朝偶失足高陵瀆者好所以鶴與鳩趨全不
同途

答家去非因見贈

我居萬山中佛人深秋水與子夙心期環城欣郡通前歲
樓山堂集卷二十一
誦微音頃塵紛並美以茲動網繆繆選駕理積雨動威
從高齋頌侍從陶陶璫尹追重以驚星駭投贈宣情素金
石永相矢

遊頤谷分韻得石字

自我來丹山勝情日攢積有友修朋尊掣侶經尋繹頤谷
清風披萬松掩雲宅草樹碧何滋鬱岡幽以積激蕩生豪
其有聲穿崖號流波迴作潭沈徹洗心魄飛鷺錯行次哀
詠貴情通氣類視所宜悠然觸水石

清澗閣

相亭池上遊復此水中室臨流地所置瀟灑情亦曠薄暮

微風來清坐散絲失高深瞻覽知冥渺靜者得爲魚匪視
人聽行樂清密

讀周仲駟卷十四哀

天地賦正氣浩然長久生楊魏役身去中天日月行吾子
秉氣烈慕義心命傾一朝念往事金石發爲鏗子昔曾抗
疏身於甘退耕存沒豈不異殊事有同情今子何慷慨長
吟日微精廣公窮發憤陶令酒避名著述各有託大義古
今明

和周仲駟十四哀

揚忠烈公建

樓山堂集卷二十一

主

憶昔甲子年逐獵聚京陌時傳中丞疏請之摧肝魄豈期
激瀾樓滔天生蛙隱趙高度且馴王聖傑方劇悲哉陳寶
身經鍊銷金石其木骨已糜理草字流碧鳴呼天騰高雷
念梓遺舟忠臣不恤死要在安宗祏大義爭移宮烈風號
寃冤

魏忠節公大中

魏公既通籍十年懷一衣天性好峭深履齟齬無遠豈不
嘆明哲義激履危機鄭榮死規節王章慘詘譏琅璫骨一
具烈烈生光威予也感獄對淚落不能抑悲哉賢茂才安
子同所歸

同忠介公廟員

迨喪善頌建高張謠夫喜吏部干裁人脫的巨獨耽晚公躬就速慷慨悲不止緒昏非急交用以差伶郎李唐鼎三木范湧無生理生平水雪姿鑣鐵掛一宛大地爲震怒風習立移徙招東江上寒惻悽滿蒿里不見彪虎倚驕僕同羊豕

高公華龍

梁谿高夫子蹈道本沐浴當其乘憲時擢肇先臬第一自鈞黨連爲善無遺類皇甫恥已前其藏志力建傷哉故大臣而敢煩獄吏辨表入洪流汨羅榮易賢自古皆有死烈橫山堂集卷二十一

五

者權宦寺趣避和藥來視茲無異致

萬公嶺

卽中抗疏時聖朝驚一鶚誰知鳴吻張白日沸鼎漢解衣趨就意談笑若綽約男兒既讀書志在辦濟寧得從龍比遊豈不賢去尙長安大道傍千載懷孟博節甫安在哉嗟彼空猶貉

左公光斗周公朝瑞袁公化中顧公大中

師丹爭博后左公一似之給諫疏藉借御史揭其私烈烈領禮部賈彪行自貶詎知羅一網伏惜同榜皆皋陶呼已瘡刀背徒蒙取赤E掩圖土白骨紛枝離臣生不負國臣

紀同忠介公廟感賦公將無恙者堪

李公應引賀公尊索

害氣彌天地其驢橫要津鳩鳥呼鸞鳳機食輿麟兩臂厄一樹玉臺磨酸辛仲達青雲氣王光坤作瑞白安汝雪姿揚翻委流塵封章長不減大義炳秋夏而我悲萬古刑誦久沈淪仇人猶視息中夜腹推轂

周公起元穆公昌期周公宗班

自我涉吳會中心獨鬱陶逢人說往事深夜起長號諸君舊開府永霜操一苑太史故航機柱後何重勞正氣而金石聯翩牽入牢刑棘豈不茂狐狸坐且嘖壯士甯義死烈樓山堂集卷二十一

五

夜清

劉公鋐

磊落劉知府十年始一慶遇詩決西市長夜使人悲秦刑法周內漢律意所移悉或文字均有道恥言危魏魏九千歲劉德不自強誰能呪詛死風流亦可師

蘇公繼陟丁公學就夏公之令吳公裕中

瑣瑣非不賢喬罔不免死滔滔世已悲悲絕諸君子乳轉既負鵬身命一時委梅福去何之長倩勢難已悼今感古人明哲未易擬二疏匪遭時安得歸鄉里

王公之家

先皇故神武晚登生親掖運賊勝銳窮而敢挽明辟焚榮
不同時中立古人惜大義諒不移臣罪甘指斥傷心骨已
銷遺骸弃廣陌王成不生今絞車空悼惜太宰摧厥哀對
之增鳴咽西州路未遠終爲後死責

趙忠毅公南星

高邑文卉傑嚴風被九州司銓有毛於中外肅清修鴻冥
三十載澤敷未能留一朝翔雲南黃髮新離離弦直道不
易匪夷溪有正須更世事變踴躍還原周宰琴而冠商
師幸蒙因生死蓋不負欣提揚左遊聞教一長痛至今天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一 主

魏茂才學伊

魏子著靈光趨庭樂道素天地倏瞬冥長夏推霜霧檻車
不可攀變形伏道路長安揮萬言碎首哀知故學淚已成
枯榮書不得訴負骨日歸來獲樂絕生趣忠孝本同根君
乃且暮過

五人墓

高冠華富路丹轂繡里間彼美富貴子雲仍刀鐔餘姑蘇
有烈士往往潮市屠短後效要難窮巷守專諸一時信博
浪甯知劍術疎長嘯就斧鉞賢人同載胥往來虎丘下行

道多踴躍謀哉死士墜生王頭不如也此言解利博之浮
謝諸公制藝以傳題曰天啟間諸先生作而禁諸事實表
謝其前而後生爲之序題忽未及行雖稿本而實
中近二十年樓山館諸草仍完好如故至爲錄入其中以
補其闕若壬午癸未兩年之諸君教多踴躍後其日有心
者之據拾
矣安注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一

主

樓山堂集第二十一

樓山堂集第二十二卷

貴池吳應箕頌

詩五言

烏龍潭山亭同沈眉生

涼風起庭際
蹀步入山隅
筠篁竹林深
松籟與之俱
空亭
激潭影幽森
生江湖人烟
蔽水曲荷花
傾日晴市廛
紛以
擾乘此觴行
舒嘆我二三子
遊處欣須俯仰
寄杯酒永
日宜踟躕

竹亭感事

非正左

元文方幽處
有跡隨不章
貴人苟懸壺
里耳趨若狂
聲華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二

既紛紛舉止皆翔翔
誰辨莠古賤王風久已亡
予也感行
順流覽中心傷丈夫不努力
飽食寄丹黃
意富恣廊清
揄
柳滿道傍一聞市意異
鄙夫况高張
微言不可續
筆斷徒

風氣

結交古人重過情
君子輕世降文爲事
擅社稷虛名張陳
聯窮老蕭朱粉上京稱
飽勢激意氣託聞聲
子察情
變念之中夜悵道契談以穆
德懷尚堅貞處下謙
貴靡物
大類自精超舍理有別
豈爲浮華傾

南山玩石

新卷

山自北周南還
勝情無散慮
砥度風簾開
磬响此石不

其以干我契在精魄
軒翔烈士竹高遠
神仙宅鮮露濯孤
移根根蕩靈澤下
視水波濤爲此生
清液寒醴自穴來
坐
承消煩劇嗟哉
湖中遊雲夜著奔駭

述懷

歷春方無事
觀書感慨生
古人不努力
誰有身後名
勉勉
悲二薛翔翔翼一鳴
四十未云暮爲學
益縱橫終童繼早
棄馬公器晚成微尚
各有託適合理難并
舉世急千祿小儒矜
詞章爛然麗雲錦
誰知大道亡晚學
恥非聖况以驚荒唐
所貴炳星日折義荒
精老蒼生微灾

吳王何穆老莊微言苟未絕
歧路慎聯張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二

事變目前見無爲
寄託遺議闕千載
奈何趣自汙宰匡
不守正通經何用
誇欽永美文學棄
義如土直節烈樞天
性富貴本浮華生
平既已失一事何
能加鄙哉張茂先有
書三十車

苟或事賊曹脫乃
節名迹嗣宗躬放
達而匿司馬側既爲
鳳皇姿胡不矯厲
翼豈有騏驎德受
賜於大食辭爵善全
宗至傾巧服國詠
懷好詩詞能無自愧
思
漢季紀綱失處士
議以橫議評生羽
翼履殿風公卿一朝
事勢極善類死堅
貞太丑躬待獄皇
甫脫免名明哲豈不
貴義激身命輕禍
機不可觸登仙何
足榮異哉郭有道苟

全負友生

儒術非不向守正良獨難經學在明行非以資候軒雲劉
惜不遂貢冠何足彈馬融躬作泰鄧哉邕一歎衣冠一時
偉質絕而羽擊予也慕義烈報事末內安流連孔榜傳中
夜摧心肝

魏晉賤守節相仇稱過人爲文事靡麗誰能親道真六代
一元亮選焉至德鄒詩書非不解恥爲詞章論賦詩時見
志繼酒亦還釀尊聖契經理狂歌不服食蓬生蒿自榮深
懷託避秦劉宋何能屈陶然漣爲巾

子房尙街數守正非其宜太子幾教易高臥不能規成功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二 三

歸四皓君臣故說隨碌碌蕭與曹名節安所知我故重叔
孫今也匪面欺

洪宣矜法術流失任刑餘始事微忽積漸何能除孫程
筆極勢賢人溺載有一朝奄孽盡國社且爲墟往事有如此
觀來實可歎

任俠道所棄朱家行類儒人親偃在地原涉磨飲餽我獨
悲今世意氣輕若錄生平非不慕搖手布艱虞一朝士有
急叩門邀羌胡談笑有伏發陷阱塞富室所以大度士結
交空躊躇

相如射財利窮婦良不恥得志還成都縣令躬負矢詞賦

上通可駟馬何足齒嚴助仇友婿主父勢相倚賤貧意氣
卑富貴誇取里大道忘災達談齊通百衣錦世所榮無
爲君子鄙

先民尙風流志士羞僕隸我悲典千人意識早於清名理
各霏微貪鄙相馳逐空賦躍聲華植材醜駢修江左多高
才選少非碌碌如何官勝遊徒爲豪金客

憑高物所忌難居實盛名碌碌遺世譏同類稱清英我僕
謝安石功名匪倖成雅量函詔振鎮物壩中情古人審材
分出處良不輕如何臨事任遂以失生平卓哉李固書終
當羞黃瓊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二 四

六經治夷狄不問貴州戎魏絳權一時陸贄今古同帝女
匹大羊胡稱馬上雄漢文僅備邊空思頗效風金錢不殺
敵乃以原鄧通

在京間易曠侯 通 蜀賊冠

憶昔正獲港適有黃州船心擬此船中曠侯或在馬曠侯
亦指予問名良復然夜半猶沽酒高談當客眼泰淮一月
聚古今皆窮蹙是時射策者四方多名賢時來覲我相
見出奇篇曠侯封我曉就流物理然慎子哀矜意一善俾
終全每感良友規誦之中心銘自君別我去潤照已三年
殷勤憶尺素餘邇懷山川豈知君宛賊遽有義聲傳君無

一命寄君無百城專祀祝窮職月閉絕市廛善書已滿
屋次第國門懸奄忽遺焚掠貫餘索金錢謂君名下土何
難賈萬千君前爲致說解甲使歸田賦忽不可通君論自
便便言窮益激厲髮指目睛圖大罵死狗奴顏罪已通天
卽予老充翁何恤須臾延頭可一刻幽氣當萬古鮮我也
念時昔五岳崩前骨瘦不在朝死經不在邊區區徒步
士爭此一髮牽招魂空江上浪落如流泉

哭韓姬命如環

姬命天下士我交自班荆先時陳士業屢道君姓名及予
既見君爲復盡生平君亦素矜負許我命世英晨過忘日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一

五

入宵談亂雞聲出君風骨著恣我細彈評論準先聖詞
賦擬二京年僅踰四十已發千秋鏗念君別我日感君拜
母情期予更聚首尊酒卽同傾豈意成永別萬里悲風生
夢中路已杳雅倡誰爲底自此腹常痛甯勝西州行

繚鄉勇 予至鄉勇也爲作二首

古語豈不信消明以建威北口方猖獗南人早見幾一朝
嚴令下曰旌旗曜朝爲販菜備暮已變征衣虎視四百
人出入誰敢議吾方事殺賊供億何能達殺賊會有時爾
民且忍餓

得營非無兵府分役健壯何如更還士不使賊徒創我聞

遂賊帥老弱轉餉馳騁勢楚郢賊來不敢抗溫掠廣
民氣驕賊主將官兵終驛驛鄉勇新跌宕古人驅市人披
靡隨所向今匪素拊信以死長上里背日催督同相
耀誑兵怒不可遏盡著飭資往區區賦幾何成亦五千兩
還茅山就元觀喜晤張受先時仲軼暫歸不值
五月登茅峯林風聲寒海入門各爲驚披衣道情素殷勸
感舊跡慷慨悲當路承學四五人趨臨溪朝暮山空茗氣
清靜觀生深惜誰因驗物理俄頃判離聚我友契風雲變
心非塵務悵然臨石門相期不相遇

九月寄劉伯宗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二

六

楊雄四十餘乃始獻詞賦公孫已皓首罷第還徒步爾我
感盛年上書各不遇驚香驪華頭難翔鳳在氣物或使之
然趨合貴自籍東卓有朝日遠驚我情素擇手謝同遊呼
童理排具蓄學不能彈推書敢云註所願歲常檢醲熟歡
親故子才爲世希子時未爲慕母爲事在再轉張悲歧路
出處不可齊懷慨聊一布

悼吳門有序

悼吳門者悼文相國湛持齋也姚學士現聞希五
之亡也兩先生爲時綱維今夏先後繼沒天下傷
之而予不佞尤有深感焉綴以二詩

相國信公裔大庭遺復同金防十五載潦溲標清風一朝
邁爰立身邇道復窮時方工謫謫安能久置公去國懷明
聖憂心日忡忡嘆吳閭邑悽涼家鏡中斯人不可作世
已批華嵩

吾悲姚夫子龍門世所稀秉道甚矯邪慝好爲緇衣俱
立虎觀爾然生清賦身殆復遺過旋轉伏先幾時方仰作
嵇道與命相違悽惻傷君子誰惜太陽微

寄徐處求石原先生南京

徐公千載人密識本精粹乘銓類毛珩情風播區區留滯
故陪京雪餐非所羨愛國日瞿瞿接士志踈疎大義每見
樓山堂集卷二十一

申徵懷自此見予也感交爾舊氣彌繼總投書達悽愴千
里匪超緬

病起逢立秋時六月十六日寓吳子舍

自我十載來茲辰紛馳逐今月轉高齋柳陰恣幽肅名理
喜縱橫疑義欣往復深勞從靜生極楚攻瑕伏所恃意氣
親沈疴卷豎族况復爾新爽微雨蕩炎燭秋來方未央容
駕飛星風錢塘滿已增天目氣當著山海覽無窮春音仍
昔宿

陳定生 貞見顧賦贈 我定生父於廷官少保子
計見傳 其年諱諱茲以蘭生教檢

爾從荆湘來視我虎丘蘆木落紛庭階烟青發一屋端子
日進勉閉門耽讀讀身貫古人書批導義理族以茲懷把
深相對氣幽肅爾我事遊涉十年空碌碌抗志未一酌臨
文自慙意天空醞氣清持以宜積者感歎各忘言乾坤溘
變目

朱雲子 葉聖野 葉華方雷 集福禁庵用慧字

虎丘山色佳况在秋冬際自我想雲端朋友日來噫宜朝
自文心殷勤根道契英絕三君子委懷無說替石生烟冥
冥水際丹霞繚淡焉修一尊雲氣滄襟秋觸行度量分語
深感慨繫相期匪酒親絲燈明佛慧

樓山堂集卷二十一

京口行

前歲涉燕江正值濟援師親見孫民船舟人亂受管我時
甚憤歎詰問主兵誰軍官前致說爭也何能爲兵驕亦已
久紀律安所知勉勉驅行彼操東反見欺此謂良不誣天
下事如斯今我蘇州來京口風帆宜白晝舟楫載燒耀
戈旗傷予未及死弱髮無遺圖書七數篋衣囊去在笥
同日剗舟七六商一官司般人至四五計失千萬貫長年
熟視嘆皆曰兵無疑盜來特兵捕兵則避安之欲訴猶遠
遠証匪非一書設風忌犯器戒勿厲言詞風波不可涉大
江變演池寄語行佑者慎各守家私

出門

我生空碌碌無歲不遠遊歲終計日月家居半未周往往
報專固須臾影顧幽所真四海湖海幾道相求鄰里守常
見妻子無遠謀謂予名已籍胡爲事沈浮大江翻騰喘九
關此豹嘯何如教里門管飽願易附予也聞言歎趨發不
能休丈夫不得志安能守一江東有好友期我山陰弗
孔瑱非入魏王聚豈依劉所願共楊推浩習中流擊楫
勿復顧羣權發清議太史不窮涉文筆安得道

和顧子方

達節聖云難介性俗所損舉世風草偃意氣誰獨振不
樓山堂集卷二十二

九

萬年卑誰傷元禮岐悲哉何靡靡疾雷不能震君子亦有
言道或惡其盛合垢是爲君川澤納不吝所以勇者廉俛
首能屈爾亦有范通哲片語悟王漸守鉅非吾徒識時貴
傑俊毋徒美巷伯用壯益不憤此身匪徒然小物何足矧
嘲熱客

程曉是篇當是有感之作予偶觸事感爲此詩

海暑避幽閑猶苦熱不支何如勸迭謁倘望埃塵馳門者
頻說難入者直達捫予也畏嶽嶽客且蕭威儀予也惜嘔
嘔客益理言詞宜與藉長蔭忘其病夏軒振拂蠅不去地
靈汗益滋炎火宜足臨壇張朝爾爲顧言持冰鐵長與共

心期

和顧子方論交詩

大江日夜流浮雲觸石端水流不別壑雲起何漫漫一朝
襲虛譽四海傾交歡李邵肩相接王黃冠紛彈君子恥其
僞大道或未安阜不同牛驥相冒並鳴鳩母冒行踴躍乃
有澤藟嘆生平朋好多雅識結交難榮桑微素心武侯追
折肝持我徑寸意與君敦歲榮

同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跡

同展道南祠心傷東林址東林何負國華生已及紀不見
崔魏時金碧連雲起魏魏九千歲蓬萊安所倚萬古此東
樓山堂集卷二十二

十

林子無忘所始

寄足生子方

陳子起陽羨顧生鳴梁谿物分類以聚理淡聲亦齊自我
事交結四顧涉提攜出門冠蓋錯入室中心博浮華滿天
地大道誰登躋優優不可託易面馳東西何當哭一子交
呂而攀嵇激昂有同向澄清志不際相去遂千里慷慨河
流漸殷動惡尺素感嘆浮雲迭當開號豺虎據津翔鯨鯢
幽鈞困烽燧江淮震鼓聲安能事權傾况復雙有低深山
足廣典荒田具雅素誰當忘得與卷焉守一畦吾道不可
誦我友自提擠引領瞻天路眷言喬達泥

詩周仲舉兼致眉生

無上不足憂憂在斥說時世亂何用悲所嘆嘆舍駘一卒
感暗飽丙吉稱先見鄧尉甯多奇將軍宜受善今口何縱
橫謀夫怯且惜不知兵在頸高步翔開數國恩三百年列
位服何炫誇誰能爭後先有同神忠信豈必庸精能天
地終所願報聖明何辭遺誥誥菲爾重亭亭敬事清且衍
一飯敢忘君臣以資善老

除夕前一日子方建信至并得定生書却寄

深山多寒林親人傳鳥雀損書及道人如自雲中落城窮
感慨增英詞何憤薄所悲大道荒長痛土氣弱吾憂自神
樓山堂集卷二十二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二

七

武郎夫徒納鑿如墨恥者誰近歲況列幕塞予雖區區言

之中心灼尺寸未能乘飲嗟而食憐微勇當以存運奮奎
引却茫茫天地間意氣徒雙託願一馳軍吏甯甘老海壖

池陽郡齊集桐城諸子分韻一東自注郡齊今獨後山海堂

雅頌不可作周道今已車我生困行墨憂思日惛惛自結
諸君子寄託有微同涉江紛射策文華凌蒼宮杯酒適相
違持以宣素懷馳驅滿皇路誰能燭道風願各厲秋翻飛
揚氣獨雄母爲歌今夕而忘起沛豐

賄答何次德先期

京邑盛軒蓋出門畏塗泥閉戶復懷人中心奔騷馳遣我

忘晨夕好我慰渴餓俯視四海內發言含涕泣湯湯周道
澗壁聲安所依天懷多憤烈當賴相梁資子才秀區虎子
志抱難危羞桐棘下戒而恥對麟詞悲哉當塗子徘徊恨
路歧

賄答周農夫

桐城方密之才自域中秀時時道農夫臂之草木泉農夫
亦好我發匣傾相援昨歲欲三左歌成落屋楦今年集池
陽短章亦雷走才華天所豐習暑性輻輳被褐潤都鄙而
憫中懷守大道知者稀高名俗必誦誰能親德鄰婚嫁而
匪忘願各秉素心忘我師固陋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二

三

早春野眺

出門喜新霽遙山來宛轉春風生輕柳草色減新輦高柳
鳥初啼下池河流淺獨步憊志歸引臂恣舒展

江行

早發清溪口暮宿棠沙洲西風拍巨浪中流不得休顧我
忘夷險經年任沈浮推遷看明月獨酌生清謳

何以

何以使兵消莫如加版輅何以使賊平莫如官兵撤不見
十年來請兵日不絕兵多賊亦多未見一賊滅賊去兵肆
掠賊來兵不截撫軍節節聲鎮帥類楚辭塘報習爲欺上

下徒寧寧終年東矣呼竭盡民膏血皇上至祚武羣臣亦憂懷事勢久凌遲相戒有卷舌雖我懷區區天遠何能說

有客

有客至金陵爲道江南樂言未及對嘆息已間作米石近十千積錢販葉海民已罄產貨官不信刑約但冬應飢寒入夏蒸炎燭炮旱繼疾疫積屋委溝壑貧女置不售剖兒忍世貧零星秦淮遊管絃久蕭索翠蓋過江湖伏戎在城郭紀律安足觀上下徒羈絡額軍八九萬空籍間老弱況復發庚呼重以管帥制計都傾沈沈司馬臥閣持斧第遶巡爲即恣戲譏然帝者和虛堂感燕雀自我廿年來盛事傷今昨大凡誰從老微生鮮所託挺客歸且休飲嗟而痛呼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二

李

呈李本

貴客皇華來蕭衣予往視寒暄未及終揮淚不能止自出大明門人命卽蜉蝣父老未見聞書傳足足紀積歲兵與飢況兼疾疫死山丘數十州一暮已罷市菜色滿四郊相率溝中委劍齒與修生殘忍甘父子恩邑鮮人則縣幸但步履乘傳明無失買驗領字喜所在盡獲存盜賊彌千里結隊不能行納貨過行等處適相君尊千金敢將抵獄獄驛馬者五百先拱候問關歷艱辛魂魄非所倚渡河幸及

淮餘生意足恃江南雖霜冠猶然去倚屨窮定八前經路中亦數起誰謂金臺高飲石頭水秦蜀久破殘要雖新陷幾我遺息何時戰爭權方始性命苟全難啗我庸任當塗贈吳豆伯明府

十載來青山驛車恐不達今茲應郭嘯氣滿郭屋公自起金閨新藻被南服製樂美且鮮丁解迎族種樹娛忘官揮泣意當爾何知脫羣詎但聞稱顧復嗟我汗漫遊道辭淡昔風調藝切誼深泥聆琴音蕭過君須安邑清風淡以穆

朝發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二

西

朝發上新河輕舟艤一葉暮宿和尙港南風迴歸棹吳烟拂岸林白波天際接變態易險夷翻覆疾眉睫去去渺難期多畏生久涉

昨我行都市豺虎攫人食今我宿空江鷺鷥狎松桺有友罹嗷機性命實逼仄豈不壯賢慮誰能效陳實飛飛不可爲澤藪已布弋吾生亦有天無爲徒惕息

金吾貴且儒生平雅識面置夜承指揮搏擊如風電一朝戒旗卒發行迎情繼坐爲貴人非疾驅出都甸異哉雄萬人而忌匹夫賤湯湯周道獨舉步綢繆綢道矣信洪流茲行擇與行

甯南檄

哥舒拒思禮奇計不及爲懷先望快快詠杞亦借之一朝
事勢類號義江上師火鑿疑行陣風霜疾言詞安知投器
忌貴在快一時予也寡先識後得中夜思功成難可受天
既誰能支刺虎衆俱微利漁鯢兩持諸君行努力無爲驢
降資

袁紹奮謀卓卓燭淚不配劉裕起討元元確言亦圯國冢
道百六二思相時徒証悉周道東鹿馬復質指武昌揮蕩
文旌甲蔽江水但願君側清安知前路止深山嶺路極歎
慨慨然起銷兵臣有時所憂難不已誰親於未然烟夢昭
樓山堂集卷二十二
前史

肯池吳應真者

時曉行

吁嗟我生二十餘學書學劍空踟躕前年上策不得報今年流落復如初先人有產遺棄棄況無田可耘勸父老謂我方盛壯且復低眉穿魯魚丈夫要當立天地區區不用早現瑤君不見昔人寂寂懷鄧禹至今身名等工墟吁嗟我生二十餘

送張敬自注知義與父小字

懷山堂集卷二十三

伯宗佳兒南九齡能誦伯宗詩併能誦余詩且呼

余伯也固許贈以長篇伯宗亦許代報焉

上帝之居何冥絕中有散吏多宕蕩乘龍每下人間世世人往往詫宿哲劉也與吳相提挈猶記帝庭同聲響乃知今得奉詞場乃是清班曾占籍我嘗執此傲風塵佳兒難得如星辰不知真幸何以不解忌劉也乃復疑此石麒麟嗟爾摩兒齡甫九珠眉玉映氣如吼腹笥已備典午前唐詩小論數百首謂此壁兩能授之不辱遂歎家色絲即如庭趨頻阿好野鶯奚其更不遺對禽辨李後早習疎風鶴雞了不啻杜老題詩故自寬陶翁飲酒應東唱矧予日許

斯惡業好美茲辰未識字我與伯宗稱雁行少年郡國早知名吳氏世甯有季子即君歆向已輪卿他年善書垂天翻無負今時呼我伯願我豈綠藻雨盟湖源元共神仙希嗚呼佳兒九歲解知詩得詩向父亟呼奇自言不善瑣筆報即煩爾父代爾爲

各有示字文文山守卷者筆勢生動蓋漢魏也其詩爲邇平原昂顏魯公七言古乎覽而感之

山窗寒月景幽頗與客評書一放顏開卷尺許氣生動圖窮狀離文文山博昔少時讀書與裴興發購得先生稿中夜起讀不能眠一讀一淚摧心懷平原古風帝之奇生恨魯

懷山堂集卷二十三

公不同時未淡希然馬直杞日月懷漫天地悲此詩不下杜工部豈期學畫更過之筆力要與爭坐絮點盡撤捺皆精血拂拂十指有同符古水之帶常山古世稱忠義吳詩字意謂區區非所屑達比不聞工六法之絲那必欲三節先生一身備數習浩氣發舒皆擅絕嗚呼此卷真拍絕

蘇州行

蘇州古懷死已久墓傍春草年年茂萬載流風自足存如今香排又屠狗詔生大哭軍門前百姓呼號奮徒手須臾緹騎烏欲奪天子之詔吾何有爾時官長汗流背纓臣夜半草刺走民間謠言屠一城聖人憫微軀嗚呼天下

幾蘇州嗚呼五人名不朽

悲東莞

東莞袁公平毫對自言口口五載內天子斷種捐軀思九
寒一時增敵憤乎也感事竊疑疑兵者呼吸難豫期平羌
未聞數反覆高平何人能主持豈知口今已入口疾走大
梁君何有擁師不復一矢遺夜半子反已中酒道路喧譁
不可聽懷光幸恐負朝廷官中聖人闕兵食東市頃刻已
行刑嗚呼東莞真可哀三錫承天安在哉百萬生靈皆一
命眼前富貴真萬葉丈夫殺身何足惜要使功名垂竹帛
楊錫熊王等祀耳何如當年屍骸草汝要既斬守謙誅仇
樓山望集卷二十三
爲不復矢一鏃即今跋扈將軍死上國何人更口口獨使
至尊憂社稷卿大夫恥胡爲乎

相公塚有千葉石樞二株花時甚盛因念其始植之

日爲作此

舊時樞本大如指親見老僧植庭際距今十載人未改變
初已作雲霞勢火齊粒粒向人吐交枝接葉粉相舞便乘
新荷尚帶泥三月桃花葉如土此時此花好顏色守宮血
凝佳人輪丹砂含露未全傾解解鮮明月亭午有時烟霧
置冥冥萬尺珊瑚碎作雨近聞京口舊如金染得紅裙那
能貼人家園子賈萬嬌移花購樹門輝媚此花絕艷無知

寄寄植空門年復年出塞王嬌比不得入道官人信可憐
湯中水冠一色天烟煨花枝芳欲燃我欲拈花同一笑不
知我是九臺蓮

報仇行贈黔中陸生

滬夫一戰雖吳鍾亭殺父仇單辟易至今萬載猶屈生乃
有陸生稱嘖嘖生親淮夫難之難爲效季布歷開關左手
效仇露血及右手擊節律生還此時帥府燭爲虐生陳大
藥起果鍾精變日月天地動遙遙亦使射聲卻世間忠孝
久陸沈口口冠裳已見今侍中之血常山舌爲之異地歌
吏得嗚呼世有陸生而後有人心

樓山望集卷二十三

集蓋園贈雨吳子

丹山園子水之濱水園亭空深且簡主人醉客月欲暮高
樹雲亭清風披我來十日就遊涉性情重與川雲淡世間
好友傾人命況復淪淪動心齊布心不聞謬名理雲機那
能爭氣烈以茲二字未徒然鉅墨客殘見水雪古藤垂蔓
露欲稀深簾京白鳥亂啼更問月色窺人甚何處鐘聲送
客歸

吳去塵和寄詩西湖并所製墨

故人念我湖之濱貽書一握追艱辛墨光置銅龍背吳七
言不盡聲臨稿頌風昨夜發西泠紅橋曉起烟東鄰我欲

持之還相踞安得詩工爾不食

王侯歌有序

參意王遠卿其和先生於里中營壘壘池池固有

石壘成而石出徹水大極象擊小擺颺颺奇形詭

狀不可殫述先生樂焉構亭其上既自爲記又以

額使手書之因戲

王侯解政遂初服百里深山成野築壘池池開石壘穎先

生超之窮根族須臾池溪石登見玉笋新班鸞懸懸服工

舉春不能傳受使形龍窮窮引泉灌之方鑑開巖壘居

然倒一幅奔視駭駭傍側見兔起鶴落相倚伏厥狀窮究

樓山堂集卷二十三

五

不可名滿滿一勺生王屋此石應土千萬年一朝損衣出

新沐孫陽不遇驪垂耳刺寶誰知光在璞此池此石如有

待就流物理恨昔風家園子假裝成卷石不惜鑿金鑿

太湖巖盤位置奇何如此石天然巖先生之貞介如石自

謂此心池可拘拘石隨流日賦詩駭然作想當深潭永冀

石門但在宮會亭榭事空馳遂誰其題者林下人墨光映

水生紋巖先生之樂樂未火我爲先生歌漢漢

食土行

有序 同治癸未作

崇禎丙子歲歉繼爲甚子在南都休甯人有言其

鄉土可食者有民恃以生問所起則神指也予疑

之今年丁丑正月去予領數十里中皆謂神開土

倉掘食者日以萬計其土出凡數處赤白異色予

取嘗則固土也因感而爲詩

自古不聞天雨粟歲飢俄然米如玉中原數載冠披狼東

南征輸日渴東以茲下邑民嗷嗷斗穀千錢猶未足徽州

有土茯苓色云自神授人爭食通都閭之信疑半予也猶

塊增悽惻豈知土亦出乎鄉白色壘壘如截肪有時滯丹

間斑駁要使復舊日跟蹤東家老嫗先憑釜西鄰幼子如

轉疑共官不復泥滋味食之不飢充枵粟萬物生死皆以

土不信土可食勝勝難使大塊欲生人何如五穀不禁取

草核糠粃豈有殊緩死須臾土敢吐嗚呼土舍土倉漫歌

舞有土不能輸官府漢庭有詔賜餉租爲戶更及食土苦

悲安處

嗚呼安處與我啜一水壘壘三年今兩止前年潯山太湖

破今年刮地遺謀燬石牌元旦一炬焦練潭邊前橋橫倚

窮村鉅鎗無完家戟戟劍猶如羊豕桐城斗大區區間懸

焉不壁如卵果賊膽馬飽風雨疾我兵不敢加一矢陪京

援師望不來向方依然賜督理此時天子方宵衣那知比

戶縱橫死懼郡已近三百年烟火不絕千餘里詎今垣屋

成丘墟多壘四郊誰共取更聞楚賊來賤贖果然者曉將

何抵卽使郡國有冀黃赤地枯骸那可起嗚呼安慶可悲
悲已矣君住江南且莫喜河北賊溪食有時今日江南言
安侍自注石牌鎮
濟安慶地名

與周仲敷

本朝空同死百年文章寂寂生寒烟後有王李爭氣象名
成亦與日月懸邇來文士好輕薄區區那必過前賢公安
竟陵亦已矣耳食至今猶沸然作詩斷自元和後爲文不
識黃初前我友起家未三十紅顏抗疏早歸田一朝手捩
千萬卷草峯掩關絕市廛心悲大聖徵旨絕要於理義費
窮研又嘉賈誼過國體努力一掃風雲爲新詩慷慨生哀
橫山堂集卷二十三

七

歎有時靜好亦娟娟同時太倉張太史下筆頃刻布燮卷
華亭陳子工作賦宣城沈生書翻翻吾邑公幹有逸氣吳
門楊雄獨草元吾曹兄弟尙六七堪前窮達相後先今者
著作吾推爾老成波瀾見大編君不見功名富貴吾自有
丈夫要令千秋萬世書可得非注太倉張公潘華亭陳公
公廷解吾邑
劉敬若城也

讀少京兆徐公致鄭司寇下獄疏有感非注徐公石
麟鄭公三俊
吾人在患不及此語至今足三歎今年鄭公忽下理閣
之令人推心肝丞相可以排閭閻豈無親義惠文冠道達
誰諱不可聽乃有京兆呼雲端叔而不信樂王霸廢忌頭

血難滴洗大臣孽等關國體區區皆必問交歡君不見長
安卿相多憤懣言者何爲不愛官耕灌阻訟誰自哭此道
今人徒漫漫

耕田苦

耕田苦耕田苦和秋三月令無雨吳中水利半人人工十里
九見驅車舞一車灌田畝二三一車用力人六五水田高
下不相及置車銜接凡數部盡日庫水水盈寸南風復吹
作乾土修力安知晝還夜赤體相對子與父下濕上炎背
欲裂前呼後和聲邪許水非石鑽索非鋸乃有輶轡生步
武東南成輪四百萬那知粒粒出農股精神幸有古人誦
橫山堂集卷二十三

六

不然滿原成薄田豈無粟因厭厭養豈無絲編多商賈牙
桶鋪纔何喧嘩調至理應半僧驅世間萬事苦樂均不信
但有耕田虛嗚呼耕田之苦難比數有苦不聞勸官府中
原細授化爲兵下邑催徵猶如虎十日不雨可奈何黍稷
安能飭盆盞作歌我亦操豚蹄不及詩人美原野

大旱歌

丙子酷熱江河枯父老皆云念載無今年不雨已三月入
秋赤日圍平蕪驕陽亢暴不可制土龍天婦胡爲乎十家
農夫九家哭長官坐嘆空躊躇若使原田盡機裂東南歲
額何能輸只今帶甲滿天地忽見民窮更復呼仰瞻雲漢

予嘆息安得一夕倒天吳不然移此於冬日寒君可使長
無病寒者可便長無病其和飢者食無楚

淫上行贈弱子方

淫上者誰顧子方周問將相氣蒼茫讀書萬卷若不足漸
詩走筆風泱泱招我六月山秋雨長榻望堂相難語酒酣
夜半自起歌不恨今人不日古心遠賈誼非腐儒有組冠
在繁單于生情丞相身負兩折挫朱遊殿上呼以茲憑吊
感今世冤冤中原口騰翻豈無肉食謀者都丈夫低頭猶
角羹家有黨名四十年中間日月再週天元祐路聖何難
覆弄道危如一髮墜自傷救身若不早坐令柳榆伏滿道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三 九

大笑生乃與噴伍翼乎幸爾有同好土橋班荆語未終虎
阜高談生悲風耐唱不知三歲近心期直與萬古窮長事
衰絲弟仲孺顧我敢謂雙樓雄嗟我馬齒十年長上書七
次空函罪虛名那能顧與爾眼前謂爾獨強文章小道
何足陳仲孺涕淚含悲辛今須從此棄柔翰直驅霄漢爭
嶠嶠君不見錫山道南已不朽天地生人必有耦目今太
雅自君還當負其於爾何有

悲君漢

丈夫蓋棺論卽定林市章情無百年哀州四明俱已矣太
倉南樂今憐然若漢若漢多悲風四海何人宜貧公南北

妙烟猶不息聖明日月政當空買夢何啻瓦經街區區字
矜胡不容嗚呼若漢多悲風

賜讀歌爲陳其年 雜感作

走生有子年十三神明秀澈映秋潭不知對中何所似下
經頭刻布雲嵐表來十日九謀盡尺幅無多時吳勢步歸
三日誓王員撤席吾將避其貸顧爾諸遜世間警賦才不
獨似相如我聞義興多狂傑斯敵伐虎聲烈烈後有進士
吳師古慕爾猶將疏草揭即如爾祖官保公歸來前後留
高風男兒生當學賢聖況有文章開鴻濛我欲陽羨今贈
爾直接爾父有是子免果不生彭澤歎明年已似我長矣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三 十

初年欲擊驥出塵巖然頭昂若嶠嶠君不見陽羨紆抱日
滿市爾言宜是區區人

漁隱圖爲陳青點 貞達 水部題

青點小草今復出何爲先作漁隱圖紫衣小艇坐秋水釣
竿直欲撐珊瑚我聞藝興富山水淪淪碧色雨溪俱顧君
豈是真漁人承明直造心江湖展圖顧影時自笑高堂波
浪生孤蘆青窻可向此中呼我欲從之賦印須只今帶甲
滿天地中流擊楫誰躊躇安得澄清四海後與君共釣南
山隅

丹陽道

曉發丹陽道蝗蟲飛蔽天暮宿句容即斗米錢牛千行坐
皆問人嘆息言之直使我心惻富家無租要納稅貧者勤
耕不得食近畿六邑盡蕭條江北紅巾甲未銷幾處無家
募婦哭幾方征調官兵器平臺聖人近召對請詞臣徒
盡誨河南矯發誰犯顏淮西不聞身請戰願以所懷動至
尊眼前過日浮雲昏明朝驅車秣陵主愁見寒原野外郵
折檻行

南京成實慈侍御以言事被逮友人周仲駁陳
定生顧子方梅即三

子祖之京口予遠不及赴因作此行老杜曾有此

樓山堂集卷二十三

行也

本朝列聖容直臣未見臺省長批憐大膽大獄杖且死郎
部翰林爭峭崎居升既戮張英盡謬謬者誰如星辰成公
感事獨發憤報國直當捐一身杜陵小吏尙如此況服新
冠冠遂巡臨風爲謝諸君意叩頭流血久無辛

苦寒行

二十餘旬不見雨遍地江湖成赭土一朝風雪壓城頭擁
絮無能覓數武臺檄紛然筆墨催諸生服膺試大府眼前
見誰露頭角嗟爾筆泥沒股服

昨聞口騎薄黃河軍書斷絕一月過應和七卒指盡隨誰

惜將軍雙瞳北風直北無時息寒似江南十倍多即使
江南無衣死強如比屋死干戈

方密之以智盡天柱峯圖相贈作此還答

陸子

我聞天柱之峯高有初窮蔽日月極星辰精靈下降有方

子筆墨要與爭峭崎一朝作圖來贈我意象場舍蒼夏

嗚呼方子何奇傑世間好事都精絕學書直造王右軍作

詩欲與工部輩乘爲小道云偶耳我曹立身有大節此時

四海盡烟埃鉤黨纔寬口騎來南京狐狸號不息燕雲關

塞已全摧平羌無人未遊死誰能謬謬平臺卻重君家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三

士

有召虎三湘七澤藉安堵憐君表仰未能售顧我何人假

毛羽即今相還市廛中夜半酒醒共起舞爲圖賦我何敢

當振衣者誰君在國安得從君掛閭闔手扶雲漢掃槐檢

不然掛此一幅日相對愧我雖有素野非高堂

我來行贈侯朝宗

我來秦淮五月終於時佳士已雲集就中朝宗年最少四

海心知但一摺文章詩賦無不工下筆雷合風雲翥三朝

舊事久沈穢備復精心爲理刺眼前聞其何忍見從風草

靡誰獨立微南已作戎馬郊江北萬葉滿都邑反昔日達

司馬門丞相充耳何能入列位暗崎道路日拱手新泰仰

呼吸吾皇神聖試其懸決隄那知不可及嗚呼朝宗何愚
誤李蔡爲人下中才心肝勸莫學迷比詞賦何必擬鄒枚
直須不問天下事拱照開復雜歌諸如此低眉但數載眼
看富貴立崔嵬君不見似我偏強還如此千想千想今復
來

無雞行有

陳士業 白北來爲予言口鑼鐵轉其未到州
邑即鄧藩有鷄者皆自殺之蓋官軍聞有雞聲處
必行抄掠其甚慘甚也故人家數百里無雞陳時
爲晉州守所日見者有感而作此

機山堂集

卷二十三

七

陳生酒酣慷慨位爲言口口去年入督師盧公已死經親
客高監兵雞轉撫軍白谷贊能師所過蕭然雞部邑口過
猶可兵殺我兵勢頗原烈如火入室那知他人妻掠衣何
惜道傍竄口去却烟未盡墟兵來十室九家攜有雞立撲
不使聲此聲不惡能致兵幾州離落我停午幾家板扉晨
不明可憐幾轉仇僑後數百里中絕吹鳴晉州城外無雞
啼濟南城裏草莽棘門霸上徒見嚴將軍有令久不知
若使一人能辦此何爲四海盡蕩池

任正行有

丁郎中 譚遇賊任正得不死歸言其事因作是行

丁郎奉使至任正時口馬風雨至任令余皇設城守卿
官一錢不肯出須臾四野盡烽燭口未薄城民已盡可憐
城陷肆焚掠出入縱橫皆口口官廨烟消一夕中口口沈
沈居甲第金帛劫土窮搜求婦女比屋恣淫戲老弱誅死
丁壯械累累相率同起麻城眉口口不識羞恥敗猶然施
粉翠口口侈然有主臣會依席地羅金器有時會獵復一
出貂帽短衣從數騎一口繫郎至口前此使屈膝郎裂背
問郎何人郎大言五品任郎今奉使萬金買命無一文兵
在其頸者數次適有天幸郎不死赤體開關備憔悴歸來
慷慨向我陳口口何能爲我自易嗚呼任正小邑何足哀山
東藩國已蕩矣即今日已飽燼去何道能令不復來已已
於公亦已矣樂陵小令安在哉

機山堂集

卷二十三

七

譚經行

西方妙道超空色福田利金渺難得稍修其法了死生假
托往往藏奸惡受戒誓爲聚眾資焚香偏使愚人惑或言
劫火當盡燒或稱再降有彌勒勝國昔年起無爲豈知後
來兆鼎革近日山東來白蓮掃除大費師武力乃知作賊
多譚經家問譚經可殺賊甘師楊公總六師小憐何難滅
朝食不日兵法言佛法誣誣譚經奉詔勸古人一言改觀
生此舉豈不墮軍實若使賊聞必大笑空王何處行誅逆

登諱那能痛哭爭大臣吁嗟相閱嗟予始聞言不致信及
覽邸書增歎息桑門從此九重開鬼方何必三年克嗚呼
即使調經安反側世間豈有佛社稷紙上空言尙如此何
況有骨來西域君不見湖州刺史古銅鑄及不見龍揚驛
丞在正德

楊枝歌有序

俊有某者從人近三十年夫死輟嫁勢家其事可
感也所從者曾與予交爲隱其名作楊枝歌

君莫癡君莫癡請君聽我歌楊枝君上將軍弄自負楊枝
緩作金銀絲解稱詩工臨池對人嘗恐不能知來禽青李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三 五

隨手帖黃絹色綠絕妙解十五相從今四十白頭偕老不
須疑豈知將軍一旦死楊柳忽向他家垂將軍自昔教歡
舞黃金珠玉寵嬌姿今日楊枝飛絮去華堂冷落如茅茨
五侯騎者橫勢力如花小婦夾墻墀相逐乃識謝與衛但
嗟楊枝今已衰楊枝嘿嘿不自得今夕何夕比當時候家
富貴吾何有將軍恩愛空尋思暖楊枝暖楊枝水性空勞
不自持未幾踏作路傍落人生見此堪感慨手折柳條棄
擲之丈夫志氣有時盡千金何必買娥眉

答贈余漁心悵

南京住士如山積誰攬靈寶手自讀諸君文字嘆君筆風

神況在藐姑射我居秋浦萬山中一朝避亂浮家宅虛名
往往動都人貢部猶然錯認爲自僕憐何風塵中心知遠
迎真無益假能君隔離落開獨章素心數長夕贈我七言
覽未終白日空中走遼廓感我致身苦不早知我多憂管
腕撥卽今詩格久無廉何幸得君稱巾幗相期于于何有
哉將毋因此生羽翼

雜陽行

神祖昔年建儲吾不早於時言者棄官如棄草東宮既立
王侯封誰云母愛者子抱冤圖按籍狄貴衛帝曰無如河
南洛陽好卽今亮仁建九族雅陽察酒綱尊屬几杖未開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三 五

賜吳楚藩備藉爾表鄰鄒豈知賊至山河崩白頭老王遭
慘毒靈光一炬作燭消黃金滿屋等秋澤黑官官屏羊
家宮女如花逐紫庭天下聞之盡鳴邑九廟震驚至尊泣
爲問閭外誰督師丞相不聞請削髮朝臣痛哭那敢爭腹
大鞭長何能及去年賊已敗興安露布誇揚墨未乾練餉
已虛七百萬中原卽邑十九殘親王既殺名藩陷楊相猶
能第一官嗚呼多壘不聞大夫恥舉國誰爲門伯比屈取
必敗諸請卽今之肉食謀者鄙我悲雜陽悲未終又聞楚
客悲襄水

雜陽行

昔之襄陽攻十日下章猶然門懸今之上相親視歸城
彼不及朝食時瑪瑙山前無足馬海墜名滿胡爲者要以
虛言動至尊禍遂罹於高帝之子孫方命北族放逐一
死猶將肆矯誣直使天下萬世之後從此盡喪其漢昭
呼武陵楊和誠可哀忘親負國何恩哉清澤有士尚未死
豈知身已委蒿萊身委蒿萊亦已矣我雖二至何以相見
於吳臺

薄命辭

妾薄命恃君寵出身膏沐天下奉裂繒不博一時歡忍心
白骨成正體主恩既重災亦深紅顏掩面生悲恐君不見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三

七

武陵楊和公顧盼猶然一世雄高唐無復重相遇五年富
貴如飄風

妾薄命負君恩起自外庭承至尊如山珠玉苦不足人情
已作波翻翻顏色未改君心變黃金不負陌頭魂君不見
韓城薛閣老一朝被逮身不保常時自顧領城笑那知性
命等秋草

大雪五日矣族中即事偶憶歐陽公會客詩用其原

韻注其序日玉月梨梅等字

荒園枯枝未散芳英風怒號勢相薄三日雪下不肯休四
日五日復大作開窗飄酒言几席滿漫川原增雪廊出門

沒景已及膝炫眼光痕畏閃燦當塗有友攜具來尋飲
至蓬花落酒酣氣爲各慷慨陶然不異貍狐貉仰窺磨
吹不斷起看竹煙如裊裊更深客散長鐘鳴但有空林喧
飢雀萬臥不知午饑餘令來相招畏驅磨慰我旅虎備苦
服我笑十年無此樂何以解醒不須酒松茗亟使敲冰瀾
坐觀風波狀滾滾直覺天地冥漠漠情懷六一汝陰時望
指猶能整柔梨藥物敢望前賢工詩成欲令後人嘆

歐陽詩體

又次東坡韻白注序云歐陽公以詩類體

樓山堂集

卷二十三

六

朝潮漫勢不絕極望川原已失迷低頭竹樹皆摧折出門
但覺人踪稀衆米恒恐龜烟滅已無高士能偃蹇幸有仙
令僕不羣客來攜壺共傾倒更添嬌媚還生纈清歌紅袖
欲迴風高轉逆旅驚驚所憫醉那知街鼓沈沈掃錦暉光
驚

傳呼童又視爲題詩歐蘇千載無人說三寸不律最刻
嚴物狀誰敢犯冰鐵

歐陽體

又用東坡次子由韻白注序日仍不用

晴陰何用灼鑒龜令日大雪前日知寒雲起凍天地合嚴
風作勢晝夜吹飄飄無聲先壓亂少間枯條如染髭銜字
一夕凌規制江河四面無流澌俯視坑谷平四曲仰瞻空

填失孤危茫茫空野直其波推窗細視長游絲乃知造變
真難量此事豈關巧力爲災徑修竹垂欲折亭亭終不惜
扶持衰安偏信自天性那教仙人姑射肌膚盡顛倒仗朋
友擁爐撥物羞女兒且喜入地蛆蟻死古豈明年秋真時
衝冷難撥幽人迹經戶誰藥高士帷但令閉門嚼冷啜
然不改冰雪姿一朝杲杲驚見曉滿屋庭蒼光潤滿天牛
蛾眉避難即當前湯勢生塔填萬戶埃塵永沉滯建瓴直
使草木披風指十日茂行盡歸驕還當帶濕聽吹笙伐鼓
吾何有和酣辛盤倒瓦厄簡點詩爲禁體物志與古人相
追隨千載歐蘇敢再過乎也何人足繼之

樓山室集

卷二十三

七

封侯行

男兒封侯在戰力此語令人增太息國亡主死將軍封封
侯不須見一塵黃金有印六都斗不殺賊來才相遇嗚呼
朝廷所貴非爵邑區區意在安反側君不見昔人手握天
子璽丞相如有驕主色

大風行簡周仲駿獄中

南京九月大風起木拔石走怒不已太平門外谷夜號玄
武湖水躍過几豺狼滿市攫人肉不知天變良有以華陽
先生板衣笑泰山崩前若無視昔賢相戒莫爲善區區豈
必遠元旨萬年宮見天日清鳴聖聖人亦在理

卷二十一
三

樓山堂集第二十四卷

袁池吳應表著

五言律

有感

華岳省說軍機有繫胡語者嗟往事懷抱愧吾徒直北
方傳哭江東但索和秀才憐盼在可憫老菰蘆

郎中生雨寄劉子

湖心寺

入都一句雨盤階三尺泥旅愁不可折城雉若爲低何處
鐘聲還相聞湖水西美人情夜生芳草自萋萋

陶家山曉城外山水

自注池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高眺俯平城千峯競送清不知春已去欣見水方生烟船
初無定睥睨若有情人家能幾熱歷歷遠光紫

齋中夜同劉城得清字

入夏陰猶積深簷雨夜生寒風空碧落虛氣轉幽清雨
宜相對暗降得此聲情親兼旅寂閑傍一燈明

代愛妾換馬

琴瑟忽聞秋紅顏詎可酬壯心君自遠薄命妾何求骨石
千金好恩無一夕留願將情主意躑躅付驛驢

村晚

龐公非號隱謝子蓬行山顏色隨秋淡權情對雨閑牛羊

知日夕漁釣隔溪還坐待前峰月柴扉夜不開

村晚

雞犬林初曙藤蘿月尚殘青槐洗翠潔白露涼風爽漢蕩
天知崗微茫氣欲團所居秋自迴柱頰試前看

齊居

自注在齊南東
前數十武久廢

結屋到雲隈雲深護翠碧一門千樹合三徑萬山開天地
觀常靜詩書抱不迴身聲長嘯應朝來若傾來

不知人境遠爲得鳥聲幽卻掩門雖該飲看水自流雨消
三伏暑樹常四時秋抱膝誰能識悠然寄遠遊

銘園真成室披帷乃有人潺湲鳴石髓靜嘉挺松身几亂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風吹軟苔疎月欽勾時令物自會高吟入青曼

出郭登湖山頂有雨勢

自注在
西門外

出郭偏宜曉盤旋得幾寒兩峯相遠天地始氤氳積翠
朝能散平湖雨欲分因高閣指點江影劍爲紋

渡江

自注在
河南作

晚日暉初淡霜風力漸微分南北易帆認去來非一水
流寒色千山湧靜暉浮沉應暫爾莫看雁雨飛

七十里舖

不到汝南路那知江北塵計程七十里共我二三人主客
機投店風霜感駐輪相傾猶獨酒莫說說艱辛

六安道中示王子自注

雪霽寒仍積雨征興欲闌莫因山逶迤不信路艱難漠漠蕭條意行行近遠觀前途猶共爾相思有加歟

汝宜有念老母不覺茫然自注其日立春非注時王載純先生任汝宜時

作客愈殘歲違親况度年華轉依遠夢官舍獨幽情未信勾萌動方當鼓角傳天涯懸秋水情切情惘然

除夕憶諸同好自注汝宜君中

數子傷離別天涯念德臨臨叩方重客王榮暫依人對酒

思當夜新詩好近春年華容易度意氣遠為親

下第後泛舟赤石磯見石間有錢王題鵲因步其韻
橫山堂集 卷二十四 三

水落流餘半秋殘色未刪偶來忘失意到此即深山句使人

覩石烟爲影結裏不知喧欲近眼盡未能還

秋浦自注去歲西曆六七十里許

秋浦常秋色秋殘色更深爲疑烟是雨不盡水生林小艇

如行鏡長天可挂碑與誰齊蕩蕩遲月幾回吟

友人泛舟至齊山

政在秋冬際更宜山水間因舟得清勝觸石可閒顏攬眺

情無極蒼茫色帶服持杯亦偶爾新月待人還

簡內

三別就懷五十年空上書那知予輩飭不盡爾歎歎安石

言出賦仲卿氣欲飭他山猶覺遠閣內得應和

負郭

負郭深巷蓬門重掩扉那知人主遠翻訝信來非柳絮情無正花飛意已微刀環空見贈心折未能歸

舟過方山

江路方整溯河流又一航水客生以曲山勢總爲方四面

傾朝來千村抱夕陽古今仍王氣聲振自淪淪

十五夜月獨坐

月色四時有夏宵獨在秋庭空誰與對坐永自爲幽萬里

無雲氣中天似水流偶然驚竹影零亂覆清簾

橫山堂集 卷二十四 四

十六夜共子相訪從小飲

昨夜月如在今宵酒更宜寒光杯自有素影共爲持正線

生千樹空亭鏡一池瑣辭更欲盡長此戀秋期

宣城留別沈眉生 青民治先 甫兄弟

精雨勸高林留人意自深二難誰可近八詠到於今燕市

有朝漸關中識布心譜歌何處斷欲別未成音

應試南都伯宗祖別清溪

送隊七千土上書十二年感懷惟表友情別更殷然劍氣

秣陵道花期九月天未知我有巴溪水若流連

風阻我港集楊子優子備幕府清音亭

我以懷人至風能替客選放掃吳越內而離郭中或白浪
浮帆晚消者遠辭蘇南長頻引劍看潮洗天河

繁昌舊縣阻風

往來經舊縣風雨獨今朝江路因秋迴幾愁何計消藏舟
深藉柳沽飲助豐清鄉客無端聚呼同語寂寥

九月十一日金山寺

天地此江心浮沉自古今波光湧出寺雲氣變爲林四面
精帆影一葉鐘聲首往來何足問吾意獨高深

山自江中立水周寺獨奇不知竹撥樓到此即孤危秋遠

心生寂觀高世盡草登臨如得數四斤總佳期

棲山堂集

卷二十四

五

虎邱

出郭騎州遠過山此獨幽四周環聚水百尺坦成工石硬
平生照林烟靜欲洗閑觀人自遠不覺客吟秋

半席小飲洗塵符 鹿 鹿舟中同遊我完 吳扶九

喻

野水平輕岸空明一紅林陰厝入簷秋氣淺如測不遇
夢寄到相造風水澹棹歌何處發杯酒亦同仙

虎邱詩孟宏王鼎常見過信宿

涼風起山曲二子意何深判比同願寂楚然喜足音山餘
清暑氣期好助支心何以生虛情鐘聲雲外沉

遂派石園同諸友分韻得奇字

首夏陰常積導園人各宜乍驚山欲合諸步隨生鼓梵室

開金蟾香龍鑿鉄奇不知人境遠觸石可增思

主人曾未問傳掃若相期極淡知心若經營到眼可行厨

穿竹盛清猶茂林移雲候誰相造遊絲淨酒危

亭廠層密面窗闌厚木卑慈臨捐使令品石善參差入靜

觀常廊躋高氣爽相看忘辨虛實自覺客奇

碧園

何處遊頻好藍園更碧園竹涵秋四季石照浪千翻花氣

清醞酒林陰正映門益公知客意風雨更煩喧

棲山堂集

卷二十四

六

與石居贈吳去塵

名口原留靜門亦有登徑幽松竹使意靜石爲朋好步
情偏勝多能理日應不因時中聖誰識幾子情

至白下周仲舉以新詩書扇見寄

周子躬耕久嚙求意不哀聖人猶古道投我好新詩日月

入梭見薄香鄰地知淮南山園小吾意在明時

鎮江阻風登北固山

京口迷烟色蒼蒼一水停舟不記日力疾亦攀登山勢
如相待江流去不回我心寄青冥極望使人哀

昔泊金山寺今來北固山登臨如咫尺迂曲一開關步散

徐開把觀窮欲壯顏偶忘風力勁不盡樹勝溪

遊西山

氣爽偏山曲因舟濟勝宜有峰皆獨插無地不烟凝曉晴
誰管野芳花我萬思秋深天易曉蓮月一瓢隨

湖上逢馮水部元給諫元兄弟還朝予現以養

受焉因復贈此

寥廓此湖中相逢偶狎公善人能受盡直道恥爲同瑣園
友生范哥王兄弟風雨時看努力忘我獨竊蓬

寄嚴印持訓西湖兼問子岸漢

自昔風流在高居靜若蘭曾蒙十日飲尙缺一書傳鶴喚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秋誰問晉經老更研自注自注工過庭應擲筆舊嫌可歸然

和州

高皇昔神武和州初濟師豈知壯哉縣遠隔汚爲池流福
空連絡江淮斷鼓聲殺人十五萬莫便聖明知

江浦

浦城猶未戰遂有捷書聞不樂封京觀先歌飲幸助死心
箭士卒生氣實將軍寄語從戎者皇恩尙可云

范異羽先生雨中招聚鳴鳩亭分青字

何處可占星鳴鳩聚此亭林園不厭夏風雨更爲青有客
爭能賦如公恥獨聞莫辭賢聖意相對有沈冥

宋詩

來說中朝事物連復黨人情非反復吾道本報平好士
誰元祀任生幾正平城門如入告鞭撻豈成名

閩督自注方堪試

聞說郡城警郡城不解兵郎抄一月斷臣辱幾人明戰氣
方消余文場費論詩七千君子士誰不愧長纓

己已冬聞事言之氣尙容那知新眉火又見口當門丙吉

甯先識平原敗復論祇餘平素志有淚注清尊

出師自注兵勢王

直北烽火舉方舉東土木驕主患誰獨報戰氣已非朝麟子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八

猶高會秦師不禁驚將軍肯受讓莫漫且乘輅

借問臨戎者云能請父貴可開司馬法什慣習兵車士斷

今知幾軍行且自徐誰當爲買先事已成虞

題貢院壁自注三榜下第

自我低眉入辟蹤二十年臨文嘆戰慄仰屋想飛鸞意氣

何堪此功名況未然徒憤常抱足起視月初圓

聖主方憂國諸君正講文吾能言何表誰選假風雲應學

時思摩騰驥本絕羣不知長太息天還可曾聞

張爾公自注自燕中赴友人難還歸南京書來育有

刺選之役

落後張子衡寒自北還舊人曾解忠鉤黨正相關對酒
存鄉漸臨文憶尹班王風今未萎連雨更爲別自注友人
哀公族

嘉興聞信

莫問傳來信言之意轉傷壬人甯失算聖王正當陽日月
容如昨烟雲過已茫相持杯酒在清夜若爲狂
偶憶先朝事升沉理不殊萬安終罷相福還可迭誅蕩
原無黨愆愆學愚斯民猶直道莫讓慢楊朱
敢以通儒輩居然費論評丈夫能義聖世忍迷名袁郭
無朋友衰融有弟兄吟秋吾自笑范氣同誰傾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九

感事贈張天如清虎工自注時寓雪河之
竹亭予同在焉

寥落相逢處金閨氣正秋誰疑吾道謝偏驚客心愁門風
高龍號車甯避驛誰護人天地窄有北未堪投
自古論憂患賢人受獨奇上宜空努力孟博已歟時著作
當今盛聲名付後知吾家麟未絕筆斷不須疑

虎正同仲駟居生

天涯推二子作客偶同時草木十年吳烟雲一棹隨素心
留石照高唱動林枝不盡深秋色清潭日夜持

次韻仲駟將遊黃山留別虎正

與君十日聚山色往來中對字權相接論文愧未工不愁

黃浦去猶幸虎邱逢搔首懷清夢林聲夜夜同

雨中過正天民良驥留飲同陳百史名鳳陸應龍也

用侯字韻

懷人方命悼風雨動秋林踏濕臨蓬戶披帷對國孫酒盃
三徑客漆室囚人心坐久忘深論城頭顏色侵

酬湯存元延種見贈

綠竹環閣冠新葉正權危然聞足音復此好詩來白雲
宜直抱清尊注酒杯知君龍劍在橫扶爲誰願

得柄惠連芝蘭書因送王在明帶金歸麻城并寄

楊子書來好王生見復奇論交遠後愛因別寄相思張楚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十

功當然遊吳道不疑將毋對杯酒願樂笑江湖

留別陳百史西崖自注在竹
亭之西

與子相逢日吳門秋已淺彩衣猶未獻雲石共曾經射酒
楓林暗孤驛霜日迷同持尊酒意深論在崖西

五十日作客一千里爲朋誼高并動俗意淡已宜僊爾我

悲風雅文章特降升相期還瀟浦書札暨雲曆

夜飲楊維斗兼言別

楊子談經處頻來酌酒深共將文字飲宜此歲寒心我以

遊爲寄君應道自欽誥朝回首處惆悵動陰森

舟夏

入暑經三伏舟居已半過晴陰忘日月瘴瘴風波自港
前春勝聞聲傳和戈江天南北迴飄渺欲如何

有懷仲敬

入客懷昔友天涯更幾人思曾犯明主意獨軫斯民梅樹
迷門卒陶潛瀝葛巾安時多著述莫漫擬沉論

定生見訪于方家

客裏秋風起荆溪短棹開以茲思呂駕復共醉離杯二子
真難於三人不遇來空庭當夕永和視各千慊

定生以沈眉生疏草見示

索米長安市羞稱待詔臣懷忠必我友薦旅直批鱗買諫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十一

原先並羅倫恐後身隨風同一讀相對語觀辛

楊中翰招遊錫山

爛醉愚山酒市心第二象堪修今好客君稱又移園亭陸
藤花亂池風行落牽雲恨時倚從新月待娟娟

陳水部顯亭

何處逢蕭瑟高亭秋已疎一園涵雪華三徑隔河梁曲
香生遠林深月到虛從容忘主客敢謂即登臨

泉石隨人勝經營以地宜元方原有弟水部況能詩過客
誰題字忘機但酒厄烟青看葉下不盡照生時

此地林塘徧居然小一都賜青雲滿屋簷野意爲區後日

愚公谷遊填宗子嗣何當穿竹裏清夜盛行廚

南岳別墅爲吳問卿作

谷有延陵壑蕭條秋更清我來不問主勝地久知名萬竹

古雲覆雙溪足跡明漸漫巖未絕石檻洲邊意

名節存三世東南第一園屋從林杪出石自檻中跨曲曲

香生徑枝枝月到軒不因培蕞遠誰識擬壑根祖久爲凌

問先生

八月十五夜與足生看月南岳

佳月圓時有良朋似子無愛山同此靜命酒不知孤竹密

清生額松將影入園寂然何所語相對意爲輸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十二

住南岳三日矣十七夜吳問卿復移具看月再用前

韻

月出疑前夕山光乍有無人原安寂歷歷自助幽孤對此
一庭色猶堪三笑圖客來忘信信知復爲君輸

次韻留別足生

爾以札爲友予慙榮授書深交原自該談我直爲餘韻矣
池塘碧蕭然柳色疎丹陽秋滿路清露欲何如

贈劉幼清

探元音豈敢問字爾何求請以齊名重矣因巢世留庭居

原二仲姓者自三劍年少爭誰勝爭利是上流

臘月八日同劉興父_廷過相公墩四觀所作卷地

不到湖墩久今來問水濤天空餘野色僧伴只疏林爲有
登臨暫以知歲月侵與君同憶昔鐘聲暮色深

平湖與落森水落但遺墟荒寂今爲甚瀟湘意何存天吳

誰倒使地肺可孤驚萬鍾工方具沈圖勢已吞

成都張紫城_{本題}先生貽書及詩卻寄張前令子貴

池

懷我張夫子棠陰早繫思願留秋浦玉況足浣花詩出處
原非偶安危視所持彭宣今未老獨許後堂期

得君生子琅朗三書卻寄時眉生以抗疏歸不復就

樓山堂集卷二十四

試

良書來故友發讀意悵然共負求辭意誰傳招隱篇驢
須然駕出遠景前賢我亦潛沉久窮探竟未得

南京馮鄭滿字_{自注在金陵}閣子_{自注在金陵}

我亦耽幽者都城問索居許多高士竹筒節故入車壁色
來千堆清音隱一庭觸響吾自笑蓬蓬可避塵

問自林梢出蒼茫雨更宜到門簾水拍楹日盡烟疑客有

王猷好人_{自注在金陵}柳子吹牆東如可借或恐逢酒遲

訪伯玉_{自注在金陵}靈谷寺

出郭雲烟青林窮徑轉通山餘不盡勢各有口來風王氣

曾松柏深心倚臂鐘是然知復喜許我亦從容

過周仲馭萬松卷

退情惜我友暫止亦禪林爲有生徒樂能增道義心陶陶
沉月魄謾謾坐_{自注在金陵}吟不是撥眉客相尋意獨深

城南舟中_{自注在金陵}

自我來京國蓬門屢爲盈未能齊得失而苦學逢迎悅性
無知水忘機敢避名依然城郭近徒賦濯纓情

前月秦淮夜深懷數子俱情猶狎_{自注在金陵}癡癡事偶學江湖採策

徒工憂求官未東_{自注在金陵}鷗鷺知不下秋色隱_{自注在金陵}蕭蕭爲_{自注在金陵}定生_{自注在金陵}

之朝宗也

樓山堂集卷二十四

古

一帶城南色烟雲傍小舟洲分白霞古樹入赤嶺扶上下
隨波去東西視_{自注在金陵}閣_{自注在金陵}夷吾何敢或恐遂沉浮

七次青空上今來水作_{自注在金陵}舞_{自注在金陵}鷗鷺_{自注在金陵}驚_{自注在金陵}鳥_{自注在金陵}覓_{自注在金陵}親_{自注在金陵}直_{自注在金陵}北

烽火舉京南士用賓書_{自注在金陵}情_{自注在金陵}誰_{自注在金陵}共_{自注在金陵}濟_{自注在金陵}擊_{自注在金陵}樹_{自注在金陵}待_{自注在金陵}江_{自注在金陵}南

樓山堂

覽勝最宜空山更發安石身天變化林色月參差探藥
非吾事扶筇且自隨六朝雲外_{自注在金陵}跡_{自注在金陵}草_{自注在金陵}際_{自注在金陵}臥_{自注在金陵}豐碑

送傳元之_{自注在金陵}鹿茸北上

送爾燕臺去忘子失路悲那知千里別不盡寸心期_{自注在金陵}
羞徐樂和歌意漸離明年春有信惆悵問南枝

酬別李叔則時西歸

意氣許誰重惟君念友生詩猶言北地家偶寄南京月落淮亭影楓摧江岸聲不堪聞雁渡萬里恨宵征

卽事

春官首舉士藉藉都門遇合今猶異文章道未尊可知錄鄭五上第詔公孫寂寞三千士飛揚敢復論

聖工臨軒試諸生破格升風雲真不偶口舌自誰勝未便排優高還來侍從稱豈無懷國士客易愛駢肩自注時有第者避有

翰林臺

王師今報捷賊已敗與安通寇何能熾天威久未殲願言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圭

減朝食然後樂不觀文章知誰能淮西石好刊自注督師報破賊於

馬預山論者

中使頻年出高牙一日收卽看諸節帥仍像大長秋壁壘

觀塵敗衣冠氣欲遁窮天知主德扶杖滿郊疇

天子重憂邊中樞若置傳誰知大司馬唐越漢諸賢三說

言猶兩千秋事偶然自注明出

無方爲聖祖今昔語同年

寄侯朝宗

送子北歸日江湖派沚然草滋今歲碧月憶去秋回家宅

吾如寄烽烟幾處傳何當高李華詞賦競繁園

東顧子方

別子蕭條甚春風柳已絲猶憐前夜月獨照惠山時世盡

聲相逐誰當道自持片帆東下日許我共驅馳

春到院松明題

寥落劉明府猶然諸士風友聲勞瘁寡被服獨從客曰下聲相倚浣溪調復工看君珠玉柳忘我獨飄蓬

賈家園同梅惠連

最憐春色暮落日此晴雲以此荒園能消近市紛行屐穿竹至高坐接席分共是橋樑客情親獨有君

送徐德公自注兼問黃石齋

昔日陪京拜因風識公十年懷癯瘠九死說從容獄危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去

疑朱建名高得孔融聞西窗傑盡曾否許江東

郡邸除前一日伯宗饒酒時予將欲探家

作客忽云暮唯甘意獨復萬方悲戰伐吾輩敢風塵衡宇

求相望盤餐愧陳陳明朝客易度莫訝歲華新

四日同伯宗公儼與父相遇相公舉

湖心宵寂寞真遇必吾曹此日能乘興逢僧卽遠說晴吹

生戶隔積年隱林早爲讀十年咏題詩愧彩毫自注予十年以來題

詩此多

我友相尋至春風生野樹未知能免俗不爲愛逃禪寥廓

須身歷波濤想目前因談風夕事興廢欲泔然自注夏日則湖水盈

一墩道瘠甘戰押招尋不記登臨數箇月候低茶
相視俗錦碧盡朋簪翻笑掛眉容何能相道心

寄懷大司寇鄭元樞先生

自與鄭公別三年又復過履聲閣踴躍詩想歷磨道以
成功退愛因感事多將毋念我更空抱切雲峨
海內論前輩如公更幾人四朝名節在三徑物華新入夢
慙多逢荒笑賀君有心吳季札觀樂倘誰陳

送方南止丈赴安廬蔡憲副之招

肥水動荷鴛春風草色隱上海方用武傳檄必高文豈即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七

依劉表應知借陸雲亂離如有賦江北總難聞

北望

北望悲燕薊多憂敵至仁風霜天有意河竭地無津死者
量如國人猶火恨詩書難可信雲漢嘆遺民

河漢詩

問說雜藩破散天淚可彈人感恩厚澤世不辛多艱上相
言猶誼中樞位獨安公何寂寞能不付長歎

聖主眞光霽臺時試縣雖不因恩浩蕩那識技蹄躡年躬
誰能用然氣未可彈敢疑世道我天祚與人肝

河北人相食訂東來君珠郎鈔三月斷烽火四方俱茫茫

難言智移山飲散思傷心天下事身獨寄燕鶯
江寧鍾旅舍與鮑曼殊論詩

殘冬投野店况復感秋吟濁酒寒燈夜高山流水心相輕
原自古大雅到于今明遠知遠在忘爭感嘆深

近事

近事傳何限悲來喜亦因方與占白水未減恨紅巾司綠
候思漢先生恥帝秦敢憐奇偉號棄餘抱江濱
不奈何曾定元黃又復爭吾臣心不競漢將氣先盛我亦
生三戶誰能復二京未知同穴門便可望昇平

誰道江南樂難離勸北庭山河非故國憐酒香新亭爲見

樓山堂集

卷二十四

七

除書目羽多帶礪銘毋令逃海士不虞小朝廷

主祀難爲別天工未可食何人謀曲梁各自官朝暫猶懼
延年奉誰建武憐于今偏寂寂燕雀喜東南

羣盜聞西走口口又北屯烽烟連朔漠風雨泣陵園難用
如同乾知兵必柳渾羣公矜勝算吾意折難門

爲數中興業遠須簡易風君臣曾握手將相必和衷陸賈
徒工策宋昌已第功雲間唯我友封事意能同

都中示與父

八月來居邑秋風已飄然即深宗閣恨恥付渡江賢似子
猶承學嘲予少守元東早收未幾相歡不逢年

贈符離驛

大正集可持朱建述難明不信竟鈞當誰猶付友生關西
傑已盡江左子知無幾風塵色悽涼滿帝京

蘇州府吳起之

時為其兄和受甘奉
給諫諸郵

歸

水落江流寂草亭葉下紛紛歸差陣雁飲別寄停雲抗節
猶難弟懷憂有舊君天涯存綽綽悵悵頭分

贈體中過和上人用彭禹峰韻

吾道本艱辛相逢體上人林開翻貝葉奔絕門花排入社
僧多事迷禪亦有鄉予今問繪在三笑為誰陳

樓山堂集卷二十四

九

其道

莫道南京事臨風淚欲綠京官推却猶故創恢復時采女
須千數嘲星可一厄滿朝甘戢溺入麻豈能安

前星杳渺李日月徽精英抗義諸南並與師左陣兵難云
爭明逆遂以出呀迎自古江東恨無如此日

上疏爭美言事略

謝舉兵以此為名
局指今五月垂衣佳一年難追航海事方撰福華篇自甘

論成敗所居視侯賢可憐天恩茂佳麗盡表私

但覺虛堂喜真稱舉國狂人猶殺李范運不及齊梁寂寞
臨春閣悲涼石子岡只餘諸葛恨頭血無淮揚

清公臨東道

為歎興亡易居然似貽揭沙丁疑射股肩鳩足然膽也望
鍾陵色滿留權水西諸山雖笑兀誰可解席并

近事最悲辛吞聲未可陳皇圖數百載燈檠兩三人末世
多王褚空勞亦遭避吾生雖寂寂心渾大江濱

課童子理蔬園

居本絕城市性復愛田園有奴勤作力相對暫忘言肉食
效已親畦蔬草自存何方終學國兵嘗到前村

瓜架

每念奮門事方簪白下聞國家猶置英名利總浮雲覆援
樓山堂集卷二十四

風塵隔垂垂籬落分衡茅宜對此散髮生斜照

又題泥得壁

離亂到于今江南又陸沉各懷家國恨不變死生心好整
偏能奮提戈亦解吟他年銘勒事一笑此亭陰

贈丁月石

此作門內集王
午補遺於此

濁世翩翩者于今未可求宜情契繁視漆室婦人夢又蓬
思名世風流廣少遊我來尋風音相對一庭秋

樓山堂集第二十四卷終

樓山堂集第二十五卷

貴池長廬集

七言詩

杉山寺

杉山山寺萬山開，裴曾經幾度來雲外。伯居天外寺雨中，花散石中臺上看。此日同清夢，詩句他年照寐苔。不索空門煩惱信，誰令身世絕塵埃。

重陽風雨飲伯宗藥亭

劉家亭子屋之隅，風雨開尊意獨殊。已發花時羞獨醉，還同竹裏盛行廚。青天蕩莽傾簷至，黃葉蕭疎喜客俱。亦解樓山堂集卷二十五

開門佳節度長房何用更發更

明日同諸子飲丁介之齋中次韻

後樓望青文惜公子

虛室爽氣入深秋，瀟瀟尊前翠欲浮。已辨乾坤開醉眼，却憐風雨接城頭。佳時若爲宜人住，高會應能散客愁。潦倒不知更欲盡，離花山色任悠悠。

丁大史澤成

文惜公

高居迥絕紫雲間，別欲林亭離市闕。城上翠微通遠色，湖頭綠影自成斑。鴻苞黃石誰兼器，碧樹青蘿好暫閑。亦解避喧非避世，誰云心隱是東山。

五日觀佳賦得紅菱妬殺石榴花

數歸洲，彩剪綵輕雲一片，綵明霞不應微出淺波步。那信爭看滿樹花，馬上遙聞千疊嶺。帶中元佩七還砂，早知絕艷欺凡種。誰使安南戰漢松。

聞兵警有感

相憐深宮久繫思，遠西征戍十年遲。甘泉此日傳烽近，豈關何人竹鏡宜。秦世至今迷鹿馬，周郊無土塵熊羆。可憐四海和同甚，謀國曾稱警服師。一從宮寺任驅場，賜劍年年說尚方。天上出車非召虎，人間調鼎盡金瑤。敢云下策徒三表，未許乘機似五王。極目搶接何日息，深山不替意如狂。

樓山堂集卷二十五

線潭相注左

霜含斜日影相參，別有幽光護綠潭。指顧平沙天欲鑑，依稀通嶽氣成嵐。迴環林薄知前徑，入望菱荷可脫簷。野店俱忘身在客，却疑風物是江南。

同王公儼兄弟宿雨梅心驛

風沙吹合晝常陰，寒雨橫窗入暮深。客夢一身隨遠路，旅情十日動微吟。尊前醉舞消殘酒，夜半茶聲續漏沈。何處天涯非逆宿，對床贏得此梅心。

淮漚

古道驅車路欲賒，川原晴色淨風沙。雪殘影散山山曲，雲

落光含樹樹初天入遠空無地接望同鄉園有烟遮復登
不解穿林出笑指茅簷日已斜

自亳州道中至固始境上

路穿硤礪幾山盤三日危勞漸覺安天盡楚江微有色雲
連汝水似爲瀾馬蹄踐踐消餘氣雁雁候候動晚寒疎樹
碧沙帶隱處投居欲作故鄉看

光州公廨有林亭竹石吳使君留飲終日

風雨連連此豎閣公庭亦復有林間旗中看竹如逢故花
裏含杯且破瓶酒自引人著勝地不如留客坐溪山城頭
暝色垂垂落無數黃花點石斑

樓閣堂集卷二十五

蠟梅自注王汝南舍後院

客盡冬殘未見梅迴簷忽喜此花開寒香不妒秋籬早冷
豔會驚臘蝶來魂夢只須依夜月飄零莫認護香苔枝枝
欲向人前語應得閑亭官舍裁

官閣有詩應未到憑郵欲折認曾非生來不識東風恨坐
對還須暮雪圓解纔量同羈客醉垂枝痕帶美人肥明動
已報迎春早願盡芳名忍未歸

汝南詠雪

公報長

昨夜寒風落玉纖蕭清如凍使君羅夜爐焚盡詩無草冷
夢思河水著鹽梁客篇章曾競色吳門練馬共損德亭前

百尺雲封瓊指點餘萬箇尖

銀河翻波影波鴉載來雙素幾千重虛疑五竈仙人風好
似寒烹玉女花絕塞使臣駐節空山高士臥爲家請看
一夜梅零亂強賭珊瑚萬萬叉

李達自燕中歸傳勝陽方李兩御史就還題壁詩

讀之慘然李威和二首因步其韻

讀罷新詩倍悵情舊年聞韶已弄聲豈知御史應鵬志化
作野亭風雨鳴村道只今羞亦發牛衣自古榮輕生浪從
草野揮雙淚焚硯窗前又未成

申屠勉爲自題然舊園何題日月懸盛事和詩惟好友過

蠟山堂集卷二十五

四

亭題辭共三賢因思屬夜夜求火莫以傷我可勝驚自古
平時官蜀運此身無那未逃禍

聞報

聞說眞人自代來七年日月幸重開趙高已失秦廷馬車
車難封鄧鳩財四海衣冠新沐浴三臺梨棗久塵埃獨憐
文舉無人荐長笑山中暫酒杯

滿地冠裳共祝年高呼猶幸未盈千那知雙角曾三震遂
有龍飛自九淵錫土羣兒徒自貴敝衣乞賜可能穿眼前
翻覆應天譴較有朱丹亦可憐

自注在劉臺下帶乞舊衣
意趣同有新發九千歲者
也

九月十一日生辰

曉我虛生悲此辰每逢初度感風塵十年青眼交惟友九
日黃花意尙親任俟季心終以氣長歌原意不羨登明時
猶哭俱多事抱膝如今實幾人

示緒倩子相

春深花發氣如暈鳥亦嘯鳴喜得翠玉頗有三山水友絕
人無一字詩文浩歌何處彈長欵奇服空能冠切雲敢請
火攻猶下策年華容易愧諸君

邸中夜雨讀唐劉二子文

自注原振劉氏

河外寒烟日夜熏城頭曉色接層分不嫌作客三更雨爲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五

五

滿空零二子文燈影清關秋水練庭聲滴碎翠微雲旅懷
自病恐難發清夢還從枕上聞

旅夜看屏獨傳奇是沈青霞事末句深有感於聞

氏

生平愛說沈青霞孤憤長鳴一劍斜旅夜無聊翻難劇逢
場作戲豈虛誇偶然燈火短雙淚爲與悲歌和一第若使
史遷重載筆官將女子後朱家

九月寄諸從應試

兄弟登高少幾人爲憐晴色亦艱辛三秋鰓角猶爭戰七
子延州絕比倫入夢可知懷小謝重龍今復見諸荷湖城

詩苑集卷之七子也

湖上書懷

九月廿

湖上相從十四年每來秋色與春妍大湖曾賞湖子開面
興夷猶棹遠天憶與一公交世外至今雙樹植庭前可憐
青鬢長如此爲聽鐘聲發晚眠

吳孟陽寄孟見過

自注一公也

輕風野外散飄飄湖上落花色未分我自水鄉求悅性那
能惜舍學雕文有聲黃鳥猶呼友何意青蓮隱似君爲少
遠公同一笑曾無閑却度雲

三山舟晚過風

九月初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五

六

眼色空江首自搖西風觸浪拍船篙三山似與流俱去雙
槳平隨岸影高幾度秋殘悲木葉慣從日落駭波詩長度
淺港深深泊旅夜往舊夢裏勞

虎丘社集

驚看羣緯動神林名士東南此畫簪金谷蘭亭詩酒氣紅
衣纈帶結交心投羊若水堪差古成市華陰偶見今應國
未如吳季札天涯鄉德敢浮沉

間門舟中華亭二社聯徵處徵集宋宗遠

立鼎揚雄斗並程張華臣澤朱雲子李仲水楷

陳臥子子龍張友鴻 鶴吳扶九第沈聖符

彭燕父詩子

月滿高城酒泊航雲間寶炬金閨弟兄莫灌欣同飲少
長機雲狎主鰲角技數公同戲洛壯遊千里不齋穆明時
敢號高陽侶贏得沿河夜未央

杭州諸子同集同李源常集西湖共泛十月

十月湖光欲盡秋相逢良友共相末一船酒載仙班客兩
岸人同鏡裏遊菱搖菱紋風自送柳梢黛色月能留滄浪
有曲君休聽未信暗波可押鷗

憶劉伯宗父子

舟行念爾蕭深后積葉空階君几書二劉姓字偏驚俗一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五 七

代文章敢側余梁月幾人時有夢秋風歸興不因魚蟹肥
酒熟知誰對肯令趨庭日夕虛

寄諸從

延陵七子舊知名秋色偏憐旅客情九日登高應共念三
都著筆問誰成叩須好友俱辭弟到處逢人說勝兄名士
東西吾已盡歸來尊酒細相評

楊龍友文集集雨花臺甘露閣

城南九月盡秋州客裏招攜九日前西蜀樓書能壓坐山
陰名士半通禪青天木末雲開壁古寺花間雨作泉莫以
更深頻剪燭心期常共塔燈懸

寓程去聞喜吳時可至

谷口春雲香露思何當高屋許樓遲登堂周子欣親在對
宇廬公率爾宜初見鍾然生過韻深談不禁中憂時古今
懷抱尋常事雅道無須而命兄

贈吳子舍去非兄弟

曾從聲副許交惟相見願然便勝冠放謂仲末聞有徑卻
疑方幸自爲難人生同族心偏遠客到高園夏亦樂積雨
如山忘旅寂看君文思若興瀾

王園

四月桐陰影欲流草堂客聚無清管素心周閱非緣欲消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五 八

夏林亭卻勝秋甚局靜談隨手置鐘聲聞接隔鄰幽一時
名士山陰侶姓字何須複事留

宜興訪陳定生

西風放耀大江南秋色蕭疎到可探我以懷人周水國君
應謝客結山嵐荆溪明月動生要虎卓閣雲待脫駭世路
只今成反覆款中能得幾朋簪

九日項氏兄弟集同朱雲子錢吉士諸朱望子陵道

上方山至山足遊人萬聚升不能進夜月反椅雲

子趨予共作

佳時從俗到人間此日追隨也自閑大野誰知花寂寂疎

林不盡哀幽艱千帆遠月能消酒幾客還舟未到山好尋
與君同句就古來嘲笑代爲刪

將去吳門方密之應詩書扇答此

去歲相逢盡賦秋悲君明月暗中投可堪擊筑常燕市爲
復呼仙舊酒樓編帶約衣行次有來禽青李提中留孤帆
遙指隨天闊心折江聲日夜流

題雲子吉士泛舟橫塘過君和宅未登

秋聲野色靜相尋舟過橫塘氣已森杯酒餘花山水國交
章朋友弟兄心裏笑慚愧履公宅抱膝高稱梁父吟試問
同來今二仲可曾待月共登臨

樓山堂集卷二十一

寄懷張天如

秋風雲上憶張衡京國東西賦可成敢讓羣儒紛虎視暫
旋絳帳集鳴聲三年顏色時旋夢九月魚書未報現似我
旅遊寥瀟甚日漸筆札受虛名

宿靈隱同野色孫沈昆銅吳時可羽吉分字

遊山夢久到山渥情勝于今一共之竹下尋僧方日落澗
西覓路到烟疑自然石勢飛來似不盡霜林看後差紅樹
白雲隨俗好聞鐘何用獨攬眉

湖西

竹林窈窕徑通幽接竹爲澗水倒流僧現嘉峯盡几席人

來十月際冬秋雲風習冥尋常事江海微茫最上頭
昨夜湖中聽歌舞心從此地觸虛舟

飛來峯

海嶠何年飛未還奇峯清落在人間生憎佛壁傷天巧猶
喜楓多點石斑紅樹遠連施絳幕晚烟低結亂青鬟那知
五嶽交臂抱到此偏憐世外山

春興

十載秦川走挺多封狐一夕渡黃河青天風雨驚吹角赤
地波濤斷洗戈何處有龔斷渤海空嗟無羽令朝歌可憐
未招生刀戟引首樓櫓可奈何

樓山堂集卷二十一

春興

人間賣卜豈王郎節制何人控鳳陽馬上將軍騎鶴長
陵烽火泣亡羊千年王氣猶鍾漢一炬桑田已變冷近讀
詔書深罪已牽纆空拭淚如滂

江都道已成塵舒六柳潛失所即原野縱橫彌白骨苑
坤慘淡半黃巾戰要到好莊三邑弔死扶傷過一春我亦
山中風雨夜側身不禁惹艱辛

津吏沿江日夜催白門飛近督戎牌已知邑屋無烟火猶
駕樓船暫酒杯一月聲援於迅速三旬賊去故徘徊渡師
枕上吟聞昔誰道官兵甚賊來

蘇州開府掃庵師千里舳艫蔽水清莫漫有烏占楚幕誰

云使門闕與兒戲龍舟掛旗頻斷草木摧解亦疑朝上
擬著鄰夕壁中原何怪盡濱池

綉衣持斧滿秋霜柱後冠疑短後裝屨有長江限賊國不
然無地縮池陽島岳計常先薪木催勅追隨作戰場共道
好官民助賊貢戈何以氣飛揚

備兵使者登高牙十載江南更是家三窟但工江上下二
毛敢向賊參差羽書深幸無逢午鼓角嚴聲早散衙何事
干戈防宦送爭如肉食老京華

江城三月蘼啼雪忍聽傳呼亂寒廣但聞金鼓到斷義何
曾玉貌說先生廣文寄幣爭先識公子乘船好避兵北望
樓山雲暮
烟塵何日已已知皇路得躬耕

答江吳劉濟甫

我昔歌詩嘆楚風君今有句秀囊中自來逸氣推公幹敢
謂知名到北融烽火歲連書未斷芙蓉江隔意常通陸中
莫漫閑相許獨恐淮南桂已荒

高梅里贈劉與父

幾度來遊我寓居春風窈窕况花初殷動不用先懸綢即
次何能暫校書多疊四方慙獨爾高樓百尺敢誇予聖明
宵旰須才思應見飛揚誦子虛

寄仲以茅山

春雲天外飛鴻念爾茅峯定許同豈羨入山稱宰相却
情學道本英雄三年蜺鹿燕焚九死批鱗付塞翁側席
近聞明主詔可升國士問江東

東陳卧子

遠憶天際謝元文湖海名高日不羣大雅幾人能更作雲
間今復得如君綢繆河上條同調奇偉歌中敢獨分命駕
已慙秋欲近率微獲絕大江雲

寄萬茂先

寥落秋雲江上孤猶然倚盼滿蕭蕭楚人未得城頭玉鼓
客空彈渾是珠待詔近聞排賈誼者書曾石學潛夫同時
樓山雲暮
我欲增吏去不是疎狂號酒徒

南太宰鄭元據先生請告不得暫歸里中時將赴內

召因贈

黃髮清朝近已稀主恩偏惜老臣歸入驂八座留南國未
見三臺變少微天意已知憂聖世蒼生不願說先幾即今
言事多餘樂應笑逢時獨布衣

丁丑元旦

聖主垂衣正十年陽回玉曆應同天遙瞻象緯皆環極敢
謂文明尚在田此日春秋書有食何人災異據師傳只今
白虎紛綸甚鹿訝揚雄獨等元

莫以明時感歲華，優閑且復羨農家。尊前獨酌頻呼酒，
上公車等戰螭蟠。盜東西方擄掠，甘陵南北可萌芽。憑誰
解盡陽春恨，屋後寒梅已放花。

羅季先詩中 載酒招伎自玉雲庵至齊山同劉伯宗

王公儼

出郭青蘿十里鋪，林烟深處好攜壺。一時良友皆尋勝，五
月登高興不孤。紅粉可知香積意，白雲長爲翠微圖。遊山
歲歲疑山路，著屐相扶日已晡。

昔夏尋山山更青，因于岩壑失朱明。幾多滅沒神煙斷，到
處谿銜石勢迎。感慨已忘遊跡遠，蒼茫猶見管雲輕。也知
樓山望集卷二十五 王

眺覽情何極，相送長堤柳色傾。

答姚雨若見贈

丹山秋色酒浮黃，客裏聊杯盡辟疆。誰笑得官無口舌，敢
云驚俗有文章。聚來國族星應動，入自霸遊夜未央。深獲
翳然君獨勝，何當四本擲嵇康。嵇康詩：一

吳日生馬招同楊稚斗夜飲酒間論事有感

清夜招携更幾人，一庭寒月敞城門。同時酒肆心原素，卜
宅開尊意自便。驚坐孟公車入轄，尚元揚子草爲鄰。酒闌
莫問文章事，敢謂蒼蒼尚有陳。

酬湯友僧朝雨見憶山齋

山中寒色竹亭深，濕雨虛窓翠欲侵。翠草未能生氣象，松
人偏爲動陰森。月明夜永空疑夢，雨勢朝晴好助吟。有友
如君時見憶，投來清句入高林。

陸風常地 招飲西郊草堂其尊人子垂先生出所藏

古研見示

一尊郊外客前陳，顧我登堂喜拜親。親無田猶自勝傳
家有研，未爲貧秋滿氣象宜。高隱醉辭堅貞可，德鄰試問
同來工筆札。相聞悲几獨陳遵。

懷朱雲子用前韻

我懷大雅向誰陳，與子風流氣獨親。得意未逢人異代，長
樓山望集卷二十五 南

鄉徒抱壁爲貧客，星虎阜誰干象秋水。山塘卽近鄰，新月
遲來爭賦就。敢云古道有同遵。

蔣赤臣之蘇舟中用流字

蘇州好景古荒工，羈客相隨擁櫂遊。共有清尊消落葉，幾
多度曲入扁舟。一時名士歸吳國，八月黃花報暮秋。潦倒
不知誰去住，憑將詩句競風流。蘇詩：一

次韻顧子方飲虎丘席中

葉積空階翠滿庭，猶于清際弄峯青。相思直過門無字，作
賦同登地有靈。幾度殘秋偏在客，偶然醉酒敢邀星。只今
沈興紛紛甚，與爾獨遊取共醒。

次韻子方事

老大詩人漫有情偶然投佩狎鷗盟風塵京闕張羅出關
關差傳折柳行水官可隨殘月影樞樞不共曉雲輕越溪
泉室無恙誰爲乘舟送花鄉

李仲木舟中集同諸子分波字

錦帆驚鼓口聲和人暮微風水欲汲公子夷門能好客故
人無市城悲歌燈前幸袖司解離醉後霜楓解色配不爲
酒杯流壘與醉會得幾回過

楊龍友夜過訪投贈詩扇并言冠警

山寺秋寒客思閒君移踪跡破烟寒榻來傾袖投珠玉猶

樓山堂集卷三十五

主

爲文章惜羽輪放夜故人多歡喜中原羣盜況江干相逢
不盡滄清意明日無忘石上看

施元度送菊

有月

元度僞將畧予往訪之出水戰圖相示又引觀其

藝菊因言居崇明時有樹菊二十年多至三百餘

種今以應時至果不能見當年之盛然亦有可觀

者因惡數本作此謝之

山齋秋色間誰移好事會閑海上時不盡風雲生爭時鶴
然霜氣寄陸枝荷塞外知君志種體閑中即我師若使
烽烟消澤國青門莫訝菊花遲

答張卓臣

知君曾唱大吳風可與人聞鼓笛同不道三都出俊又幾
疑四本畏穠公鵬栖竹屋因山靜投贈微言比王政爲我
兼設懷咫尺何如十日醉丹楓

許孟宏九樽招飲因觀其藏書令子孝酌

詞在坐

多君絕面擬班張飲我花時氣盡霜已表適書多風雲因
吃經學自騁亡主人不用先投轄客何須飲東羊共悅
夜分樂勝事曹宰猶富石爲翁

次韻邢孟白

見訪

偶來吳國抱神關有客秋吟夜到山觀樂無議卻以下論

樓山堂集卷三十五

六

詩陽自魏初選友聲飢渴君知愁大道憐無我未刪強欲
和詩書所見紛紛脫葉難昔更

次韻顏方平同周仲敷張天如區孟朴沈聖符吳扶

九張六見訪

相看顏色盡吳中共歎豪曠已降風也難弟兄時聚散誅
求文字等窮通老遺聖世覓鉤黨忽說諸生號小東却有
先憂如我友爲爾珍瘁是虛空
連年兵燹四鄉通游子深秋似遠鴻減制不問今日事班
荆猶見古人風同來道故非看竹獨與閑吟白掃桐若道
天涯無咫尺相逢莫漫賦飄蓬

彭獻源雅集西岩將有雁宮之行

誰從雲外問天堂，勝人由賴水來已。溪澗流盈橘柚何，
當爐旅卜鄰收風。惟病葉飛僧屋，酒散寒香綴斷壑。此去
定攜孫綽賦，赤城霞色幾時開。

黃心甫 自無錫貽贈二詩予過錫山不值因次

前答之兼致諸友

爾從無錫附桓譚，投我新詩霜色闌。豈有知雲須後代，却
疑過鄭在江南。東行誰識人驚宿，望氣何如客到函。莫訝
及門空鳳字，大邦襟帶盡朋簪。

同到與父登却樓有感風贈

橫山堂集

卷二十五

七

幾見江崖戰未休，久來騎客倚樓臺。光似爾偏能賦，漆
室何人肯共憂。羣盜牛疑天地滿，諸生幾處廟廊求。風塵
遊處同蕭索，不是懷瓊強自投。

遊橫山寺有序

橫山者，主家十五里奇峯，登嶂拒日，盤雲比之
九華，尤爲特秀。以處僻隅，罕鮮海涉，故山名不著。
山之麓，又有峭壁千尋，環帶玉里，而寺居其中。山
之下，長川奔湧，出沒蛟龍，上則松栢參橫，蒼雲壓
氣，耳目所及，盡東南之靈壤，而固總之總勝也。予
少時嘗讀書其間，欲記述之，而未遑。今春偶來爲

作是詩

不到橫山十七年，舊時雲樹尚依然。人間足跡誰曾問，世
上圓經偶未傳。客落天如開齒，背流奔石亦舞蛇。蟻猿
野宿時相喚，吟折幽棲世外緣。

周方伯孟岩泰時先生夫人雙壽先生仲熙席部之

尊人也

甘棠何處不成陰，歌向東山又見今。宏景楊香滿萬本，麻
姑峯近幾千尋。尊前霞爛光生髮，坐上雲怡喜到吟。共羨
年年雙取宦，那知十載已抽簪。

贈尚寶方潛夫九如先生友人密之其家嗣也

橫山堂集

卷二十五

六

一時折節蓋公卿，有客探懷刺未輕。忘勢古人存至性，交
歡國士愧虛名。文章安樂真堪耀，烽火江淮幾處清。似我
書生偏發憤，況聞賄璧舊陪京。

贈金天樞光宏侍御 四月初五日作

冠蓋京華盡臂班，何人抗節卽身還。天中使者曾埋轂，殿
上孤臣敢犯顏。直道何懸吳市卒，憂時莫謝謝公山。清風
暫被長干曲，共奈雲霄已賜環。

送孫碩脩計部赴武選內召

白下司空甫藉君，中樞徵檄復如雲。新彈羽扇元才子，夙
著鴻苞盡大文。安振只今談影響，靈爽自此散格聞。及時

萬野同心劇敢爲當歌嘆失羣

附孫克成

近讀孫郎白下詩風流不異鄴中時故園憔悴猶兵火旅
應蕭條酒厄苦爲君輕倚頻抱憂我似支離江東
兄弟誰勝明月秦淮好自持

將往無錫答方爾止詩言別

有客乘船下錫山白雲尊酒駐離顏那知道德文章意不
盡歡欣感懷間遊離似子何足倚才多如爾未應閒請看
南北烽烟日誰占文星虎豹關

同子方避暑舟中即事六月大暑日

橫山堂集卷二十五

十九

應今日赤人難坐涯湖風多舟最宜移來一榻猶喜卷况
有雙鬟對酒危侵袂水波疑雨濺穿林霞色與雲迷滄浪
有曲君休聽鼓櫓江湖未有詩

周勒直楊龍友集子方推山堂分得十四寒

七月青林烈日開高堂客聚亦生寒偶然澤國琴尊共遂
作龍津氣象看雅道定知別舊詩老成今復見波瀾相期
莫訝吾曹在赤白何人制探元

答黃心甫

清風盡日被階苔暑日霜飛到酒杯雅淡深思誰並勝沈
雄絕而我非才共驚元有陳遵坐自失應從叔度來十五

國風剛可過愁知閉戶獨精裁

胡修能學博於尊經閣集同子方及同官陸孟凡

一尊高閣散埃蒸秋入行厨坐欲澄不道守元神寂莫還
驚投轄氣爲陵園中誰和原雅禁季子無識未至都誰謂
盤清餘首藉披經應已卜飛騰

陳伯符畫次尾子方對吟國各走筆書此七月二日

誰將寸管虎頭筆寫我雙吟對據園不食詩卷留天地可
使鬚眉愧丈夫一正一靈莫須置爲馬爲牛祇任呼挂此
高堂應共笑兩人吐出胆肝無

秋興

橫山堂集卷二十五

二十

天空何處不淹留客倦梁溪已半秋遊子自驚時序變野
人偏切腐廊憂但聞連寇席朝節未見長纓紫口頭獨有
虛堂同好友牢騷猶賴酒杯浮

口風前歲做三韓此日中原盡寇殘鴻湖新開丞相府將
軍舊戴惠文冠每聞漢世愛勤詔豈爲齊人日舌官四海
何知酬聖主草茅空欲自修翰

十年日月荷重離尙憶先朝管朕師義士九原甘鎮伏愚
公一日盡山移南京鯨鱗波猶動東國麒麟道未衰政好
誅鋤勦賊筆敢言刺舌是明時

聞道諸生七百條同時上國微徵書漢家可有神明待郡

將何如守邸居未必通經窮董賈空教口事類莊在臨風
爲讀宣城疏江夏移書獨啟予

涼風早已散蒸埃閉戶閑愁轉自催近報雲中謀款塞久
聞江北泣遺骸吳門紙貴蓮心去京口螭飛撲面來世事
只今誰可問高牙無怪日崔嵬

漢武愛邊軍建威兼材誰復似翁歸禁民挾矢須吾對比
士精騎認廣非緩帶自能增敵愾投壺曾說破堅圍禁中
若肯推張仲罷筆欣從短後衣

東京名士盛如林鉤黨猶明九死心結社只今多尾續
文無賦感秋吟過都誰復補衡刺下邑爭分鮑子金莫訝
樓山堂集卷二十五

蘇庶僑胎盡江南元自有朋簪
窺林藏月媚娟靜拂枕微塵窈窕輕作客不知家近遠怯
寒猶藉夢分明唐吟自笑綠詩債砧杵還應動旅情此去
青霜歸櫂急江天樓絕雁來聲

贈馬君常世司太史奉使勸諭三藩國
天子飄然讀子虛同時不意得和如豈無喻檄過巴蜀已
自橫經擅石渠雙劍氣收門下士一星光傍使臣車東平
即有賢王在漢法難求太史書

過義興贈陳定生
河上林端望物華上廂門第翠交加開軒白爾書爲幅作

客何人友是家感事已知忘烏雀傳經應復獲雲霞
不盡紛紛下笑指霜清更幾花

答蔣韋人偉見訪定生家有贈
蔣韋人先生名下

蔣濟當年豈醉徒重君今日忽投珠却驚高論輕
訝虛名到顧廚客倦自知傷木葉詩工應復笑吳歎頽川
豪士何人近幸有同心調未孤

武進馬培原
報謝復貽此

漫道河陽縣有花毗陵今復擁雲霞心勞撫字餘三載政
須神明幾萬家安邑風清真自勝臨邛客過莫相諱於今
樓山堂集卷二十五

漢相推循吏取次門前好談沙

開警備劉伯宗燕中十八月作

念爾爲儒胎附聲同時應屈老先生爭讓世務輸三子久
著鴻文抱二京玉貌何人能却敵義渠難用莫言兵漢家
即使神明待敢謂難居實盛名

和與父感事

聖人七月召平臺嗟咄曾憂鐵騎來誰料口口不大舉即
看關隘已全摧雲山海嶺成戲政府中樞莫定猜三輔
近爲戎馬窟燕臺何日息烽埃

聞道三河大蔓滋嬰髮不問寺人呼殿師已失夙沙衛堅

辭難言周亞夫北道主人誰足恃東偏羣盜況多虞上方
宮監年年出未見何宵卜楚烏

豺狼封豕苦無厭洛陽齊盡戒威九死犯顏誰繼盛
身捍國想于謙豈無庚戌樞臣法屬有東莞大將占若使
用兵竄下策口口何日可成殲

燕山雪色未全凝口騎中宵處處興晝夜可馳五百里烽
烟無恙十三陵通津南北咽喉聚居塞東西羽檄騰何以
至尊憂莫解誰如介子稱機能

南都司馬赤書晚上中丞夜濟師朝士云誰能辦此平
原不識作何爲山前山後騎充斥河南賊號親洗甲
樓山堂集卷二十五
乾坤知有日草廬空復抱艱危

樓山堂集 卷二十五

銀危

張

1

方罷臺試有傳濟南已破者正月二十九日
試科何異事從及使者持衛第狀功望謂客才股往嗣却
遂化俗蜀文翁山陰時學公國家道長專經衛口口口
口急轉攻見說藩封今已陷空閒十二有山東

壽甯嵩少起宗憲副五十詩辟疆賓之尊人也

海上何人進壽厄風流原自治兵時東齊大國憑安堵南
部天卿舊有司老笑平津初上相心如蓮玉正知非趨庭
已賦靈光殿闌闌然醉可泥

長子舟中東應試諸子

小艇城南雨後涼
暫拋書卷濯滄浪
橈聲聚散漁人網
瓦火宵懸水面光
幾處烽烟餘澤國
莫言文字老名場
問將一曲瀟湘意
好爲諸君夢帝鄉

大雷臥赤石帆舟中問定生來驚起輒返駕矣
何處秋聲到水邊洞庭一曲帝城偏石間久連高人臥塵
外誰知遊客船豈有津源迷咫尺揚來風雨尚林泉夢中
何必重尋尋路笑我乘舟未見仙

飲梅惠連雪中兼言別

與君酒罷更三嘆
噴淡何能共羽翰
楚日懷蘭作佩吳
人猶聚鵲爲愁空
江柁傍壘影故園
烽送赤白九似我
樓山堂集卷二十五

權山堂集
行藏偏不

卷二十五
定風塵誰比漸

卿君

100

11

清明前一日清涼寺登巖作
有客幽棲古剎傍春風極目盡蒼茫許多樹杪人家出不
盡江流衣帶長人靜何知忘節序空堂若爲寄悲涼干戈
擾攘何時息指點淮南古戰場

才于困推早著名卽今離合共陪京
移書何用稱江夏惜陳臥于神宮北
上距之無致宋韓文李紱章彭蘇文
別依然到石城墨妙淵雲文未墜酒
酣卿漸氣嘗傾春風無限淺迷色爲
向長途戀友生

袁州解華府新臺太守因友人張嗣公遠致書幣

江外新傳渤海名使君三歲孺專城天開五馬驛駟色世
聽髮龍風雨聲門下近聞推買館書來真謀發焚英即今
四海須平治漢世猶良已上卿

魯孺發可慕避亂梁山招之來南

白下逢君轉徙餘又聞鼓棹倚江盧漢陰舊識龐公宅嗣
內新移墨子書問隱故山猶未可買田占地欲何如道南
大宅知誰讓江左風流亦敢予

范大司馬實公兼文益中生並頭蓮

並蒂芙蓉本自雙紅句今看華露蕊蕊愛踰嬌競舞仙人
掌弱窈窕爭承玉女妝豈有春風先草木若教縣信兆芬芳
樓山堂集卷之十五

一時授簡知誰勝拚醉如泥司馬坐

夏日暫園自注同前

孤亭斜倚屋隅西下鵬平嘯萬綠齊坐起經書惟自擇朝
昏野色似相攜高蟬急噪聲偏寂微雨隨來望欲迷散髮
不知三伏過桃花無意絕前蹊

古木陰垂四代餘小窗憑倚得幽居窮村似我還隨俗論

世何人解讀書長日忘機師海鳥終年拔策逐衣魚牆東
未許王生去猶喜時違長者車

自懸跡跡然逢迎暫臥荒園體亦輕一月無書煩報客三
年此日即清平問奇誰解題門去展轉真知閉戶精敢謂

此中吾獨勝公卿何用妬虛名自注馬傳良人

今年五月雨為霖十日波濤滿湖澤何須沽酒醉勿
疑猶自喜朋客問看夕照來新霽愛聽好音安負何知卷
不知時序易山中先已氣蕭森

塞盜中原尚未收亂離偏切草茅憂敢於終食忘三嘆誰
以生平置一丘北閣故人慙上第東江名士說清流四方
即恐妨林臥高鳥還須笑樹頭

劉用潛潛宅中開玉蝶梅花一枝

隨上曾無驛使迎一枝秋色可勝情寒香墮後魂猶怯鮮
瓣飛來香欲成幸有海棠供伴使不教蘼菊賦先生亭亭
樓山堂集卷之十五

月色渾如忘誰索堦前笑語聲

商正吳讓伯伯香延仲伯兄弟有詩見懷答此

自我懷人帝子正西風葉下大江秋不因著姓吾宗國誰
信知名第一流關內布心俱意氣孤中倚盼久沈浮可堪
豺虎中州逼文字猶勞聖主求

寄仲駁自注時黃不盡解而賦就連葉

秋深避子嘆離居為念華陽獨臥廬迢海客人言往事積
薪憎說見新除計書慷慨西州意禁苑蕭條地上書極目
九關踰欲食淮南小山莫疑余

送杜于阜海上

西風八月水猶波遊子宵征意若何門下求途徒有淚
巾欲和不成歌黍離已降知誰嘆天壤論才獨爾多此去
自懷明月貴大冠莫訝舊峨嵋

蔡香君太守招飲芙蓉亭

木脫都城霜下初空亭流暎倚芙蓉自來習郁池邊醉難
得中郎枕內書好事不知秋點淡高談偏覺意蕭疎使君
莫戀驕驕色且與寒光開楚車

次韻送范大司馬賀公先生諫請歸里

排闥清時共未能孤猿獨許雪霜凝一封爭著三朝節雙
淚癡彈五夜燈漢殿可聞曾折檻亮憂何日解襄陵大臣
樓山堂集卷二十五

身退心猶苦明聖天王罪自應

朝揮白羽暮青林猿雀東山意自深賭墅不聞棋手劣登
朝忽訝履聲沈已知後宅容宜室敢向新亭作楚吟去國
主恩偏覺重忠貞未改歲寒心

大臣何用號多能許國高房瓊一屑神廟至今猶競竄虞
廷自古未辭朋公看尊上方憑射誰肯鴻飛獨速魯却笑
書門偏不遠退閑那議沒於僧

漢庭誰右大司馬節重官輕早乞休少伯傳家猶小艇征
南憂國雅輕裘依然入夢題郊壘且與忘機狎海鷗一臥
不知身更穩草堂原自帝王州

除日

暫此登樓雪未消連年輕擲又今朝軍中積苦頭傷白世
上虛名夢亦搖豈有千金成市字猶餘五石惠生瓢椒盤
旅寓空相逐一飯何人念聖朝

幾度客中逢此夕泥持濁酒禦寒威煖衣飽食慙非分刻
羽引觴和者稀天下徵兵猶未解窮鄉多亂獨難歸露微
恨不盈階雪年應欣爲萬姓祈

樓山堂集卷二十五

式

樓山堂集第二十五卷終

樓山荳集第二十六卷

貴池吳應箕著

七言詩

辛巳元日和伯宗普樓兼訂移家之約

幾年同學辨王正此日題詩逆旅情下客有憂方嘆食中原無處不窮兵登堂率爾真佳事並世齊稱敢遂名從此鹿門猶未得願隨周子嘆黃生

郡邸度歲王達卿大參連日見指因索鄙句

遊子踰此感物華相逢情切即為家朋來自覺盤餐重即次偏驚意氣餘五歲五朝今再見餐時一飯共三嗟莫疑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猶有陽春曲客但能歌下里巴

遺興

客邸逢春真閨年何堪廿載歷烽烟陶舍皆為相李牧廉頗不在邊老我未逢門下遇夢君時在聖人前但傾濁酒消懷抱著論狂夫敢復傳

元宵大雪戲為句

主冬兩月雪無雪今歲雪大三尺深往來市口人不見燈火元宵戶亦扁但沽濁酒無處醉欲問梅花何處尋即恐車馬妨高臥呼童但拂掃空亭

移家南京留別王石卿 明府

河上神明政絕羣城頭姑射翠微分地當盤錯琴絃靜為授仙人象緯紛遊倦自慙稱國士年荒無計倚賢君白門如問江城事為道清風久著聞

酬方孩未交歲侍御見贈移家白下

幾年飄泊本江東此日移家道未窮君部時勤長者轍投詩獨拜丈人風弱棲爰止猶容膝決起翔翔笑轉蓬敢謂此中龍鳳有望衡何幸倚龐公

何元子 給諫左遷南禮部閉門著經時有見贈移家之作奉酬一首

何來寶炬照江湄留帶東南道未衰蘇草已聞爭上幾經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師猶幸得同時慙如錢令探懷擲盡君南榮見父慈誰信知雲須異代雲裝還自此中期

贈張解明 少京兆

清風冠蓋亦冰涵獨幸相逢已道南多壘自慙卿士夢聚徒猶蓋聖賢符當年半面嘉京兆此日忘形愧魯男似我有悖君獨嘆可堪表傳是空談 貴池吳應箕 五句

馮頭仲 京兆 西戶部國部孟白 萬姓招同漆石丈

移尊亭上

南園司農也有園一枝遙借帝城偏獨鎮並立花邊馬好事能移沼上筵豈有星光臨雅集難言龍臥淨烽烟明時

不用歌燕市慷慨腸飛雨後泉

酬方元錫古偶亭成姚觀侯文侯文然兄

弟見招並贈詩

我家京邑亦隨家未必東行宿已分自笑比倫非管樂卻
驚兩姓狎機雲一時感慨消於酒四海波瀾獨有文迭奏
清商風雅應城頭眼色薄蒼蟻

郭孟白以瀛硯見贈

紅絲曾見出齊州文理無如瀛產適龍尾鶴睛輪上駟驎
泥雀瓦後羞牛誰因雕琢留青眼我已消磨牛白頭從此
欲發猶未得代君作椒取封侯

樓山堂集卷二十六

慈湖聯發微雪示曼殊

客途無伴喜相依並壑荒村尚近畿入夜漸知寒色厲出
門欣見雪花飛放言道磬緣天意未必輕消解歲飢安得
彌漫深幾尺與君沽酒款前扉

賞塗陶氏兄弟僧館授餐作此謝之

陶家五柳舊華門滿耳堪驚又弟昆好事嘗盈堂上客移
情偏築宅傍園偶因竹石稱驚坐不盡春青愧授餐幾夜
酒杯浮雪色歲寒他日問平原

邸中大雪憶予往年有雪詩今更作詩誌喜時沈

崑銅云來視字

作客難逢三日雪幸未於今已十年盈尺占豐題謝賦聞
門却跡愧衰服無衣何必愁公子有歲還同咏題出獨感
故人時見憶啣杯欣對竹枝前

雪詩用東坡韻是日大

雲端誰擲玉纖纖飄落人間最苦嚴但願豐年民有穀何
妨殘族食無鹽用杜詩秋清怨滿高於屋天雨低垂近在
簷一夜廣寒春欲動搔頭料押霜爲尖

寒原不見影如鴉渾合霰雲萬萬單人間難覓三松樹天
上平鋪一夜花豈有虛名來接閣却逢飄泊久違家明朝
且欲銜泥去指點離音滿徑又

樓山堂集卷二十六

雪詩再用前韻十年以來曾三和此韻或謂前歲原
上河名舍在上河者四首已失原草

爲詩何必學輕纖偶和東坡律戒嚴不用形容工羽玉即
如清溪點米鹽十年還句還來夢一夜來梅倒壓簷却便
推窗眺遠色平空失去幾峯尖

虛堂古木噪昏鴉客有愁心載滿車歸去故人須脫粟折
來歲暮指寒花歲南蝗疫眞難見江北烽烟更幾家自笑
臂懷偏逼側猶餘五岳立了叉

雪中飽曼殊胡胡之飲於邸舍到比部陶廣文及陶

氏諸友并移具召姬度曲用前韻

諸君遇我意纖纖不解江城夜號驚歌戶角飛明月輝水

盤蒸切水精鹽其法太平未知酒德能移宿可有星光近
在簷曲罷青襟其法太平欲濕彈爭惜玉芽尖

燭殘莫問譬如鴉豈有西陵油壁車我白酒杯沈壘塊君
看雪色盡空花願驅蜨腰深千尺傳雪深一尺笑指壺
殮似一家盡醉不知天欲曙橫窗竹影已成叉

采石孫切蠶雪中餽酒過訪兼有登山之約因贈
山陰訪戴夜還船何似君來雪正綿却城行廚滑滑至泥
多相見意歎然一時壇坫非吾敢三國英雄幾姓傳試問
江亭明月夜可能同弔李青蓮

和尙港阻風聞刺襄兵營南京已城守

五

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憑空磯碣俯平流側望高危勢欲浮一息波濤長萬里十
年旅思載孤舟已開洋水橫中國況說烽烟蔽上游我亦
欲乘風直去猶然窮港狎鸛鷗

莫說江南尚太平亂離今復見陪京即傳空國登陴守難
使孤舟破浪行風力但能留倦客天河何日洗陽兵柳條
欲舞花初發無意借春晴早嘗

自南京歸留別所知自注時崇禎甲申三月十八日

四年擊室倚南京二載兵戈日數驚愁聽羽書來北直敢
言象緯應東行吳門未穩藏梅福江夏何由致正平寄語
諸公愛社稷誰能不出奈蒼生自注聞賊已成真定諸公
有留于者故有江夏云云

山中五日聞三月十九日之變

五月五日天欲傾悲風萬里動神京劇隨父老蒼黃哭忍
說君王慷慨行自古主憂猶責死即今國破盡偷生閉時
漫數詩書效華岳山高恨未平

漢家功德尚謠吟誤國其如盡盡管誰引家屈趙陳即却
憐列序馬牛襟敗亡何必曾先見痛哭猶存未死心獨有
深山雲物異悲涼夏木變霜林自注此字唐北齊
必不存聞者嗤之

聖主焦勞十七年那堪回憶信潛然憂危誰下銅駝淚灰
煙空傳紫禁烟北地有懷悲漢議中興何日見周宜南陽
豈少聞吟者聞遠毋需得苟全

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六

聞陳青節殉難

十年水部識青節詢吏仍甘死若飴微虎何必能存魯王
蠅居然欲奮齊藏血燕山風盡烈招魂江上草含悽故人
灑酒吞聲哭南北於今路已迷

過陳定生寓舍

客舍相逢秋已過不知誰念舊山河平時懷抱風霜盡細
數交遊涕淚多似了明安猶諒似何人語固肯提文請看
大地荒荒色對酒能無倚漸歌

和尙港阻風用去年韻

霜落江寒水半流依然野泊問沈浮如山波立懸千練似

葉蓬輕小一舟滿市公候忘載窮家村店學優游開觀
最畏人間色肯信風濤下海鷗

嘗疑宵旰未昇平爲見衣冠又舊京一姓乾坤猶鼎革
朝風雨任留行藏舟是處求深望惡浪何曾覆亂兵歸去
東山茅屋在雙相從此學啼鶯

中丞程公世前以池州兵使開府蕪湖

蕪湖旌節一時新河內還應借寇恂江漢有人揮白羽乾
坤何處著黃巾七千士奮惟君子十萬師資盡部民共謫
後堂容對酒影宜猶自感風塵

苦雨

樓山堂集卷二十六

武昌旌甲蔽江濱到處流離說苦辛二麥未收夏四月千
家共嘆雨三旬忍聞郡邑將沈寇難信錦原已絕津山裏
尋山猶恨淺諒蒹葭際放遊自注時左兵之亂也

將結茅橫山原深處因宿谷口小庵自注在清南

空山直入漸烟低歷磴僑然到轉迷谷口潺湲眞石隱林
中蘭若半雲齊千戈薄海鐘聲外名姓前生澗水西勞瘁
幾年條一宿終宵清夢狎猿啼

慈臥

傳檄東宮指顧間投鞭萬騎住郊關江城守已非余闕軍
帥聞猶似伯顏未雪大仇天可共豈容口口口口口紛紛

牽逐論興草愁臥達門十畝開

觀兵泥濘寺野口在葛西

何處能尋虎豹關錦原天設此泥濘已看下葉霜威肅轉
覺無聲之子聞小醜自然疑草木口口終是蒼河山與公
努力勤王事漫問鐘鳴到枕間

石灰沖絕命詩錄遺一句

半世文章百世人

五言排律

哭陳元靜自注陳客

偶託天津信猶疑事有無何當逃物化况復阻邊隅自古

樓山堂集卷二十六

誰非死斯人獨可吁照理空掩獄雄舞竟淪敘邀矣萬殊
逝懷然旅櫬扶病窮賁爾志存沒感吾徒文字荒秦嶂風
神落魄姑稽彈應已絕鍾聽若爲孤世路通加蜀人情只
一芻玉樓知不苦而汗祝神廟

重陽雨夜依弟發若抱觀堂

天地生寒早風徐入暮艱三秋條點淡九日阻幽扳節至
花猶待人清夜更聞酒消一斗醉雨鎖二扉聞響碎墻陰
竹雲沈戶外山濕光燈火散綿滴笑談聊孤唱柳庭葉深

林冥砌砌登高雖故事樂此便開顏

方孩未先生見招葉惠詩扇贈八韻

昔和縣陽句今登元曉門後堂客對酒往事况難言一念
真忠直此身具本原老成天獨護後死道猶存萬幾無妨
臥移家不避喧那知霜氣肅復此春風溫草木十年吳聲
名萬古尊誰云蕭艾盛豈漫微行軒自注先生內實後進時超謝勝陽子曾

曉至無錫子方先於丙夜歸自錢塘喜成十二韻

寂寞王猷與殷勤叔夜思三春雙鯉隔千里一颿隨自我
來江國方君滯海濱那知相聚首猶自未移時鄉曲元難
並延津或可疑獻衣慚季札縱酒和高離平爾真休暢斯
人獨偉奇論交忘作客羅拜喜呼兒天地生戎馬文章即

樓山堂集卷二十六

九

蕪靡廊清吾豈敢推挽子同期道大難爲用憂多不自持
清燈照炯炯莫負此顰眉

贈孫克咸

克咸自其外舅開府來小飲劉興父家自言曾臨
戰殺賊弁官賊情形甚晰因贈十六韻

卡載賊猖狂踴躍哭萬方官兵徒轉徙理督總局章楚撫
推人望廟謨本聖皇英姿誰幕客宅相有孫郎文筆曾子
家寶刀初試霜那知衣短後即復星銑左右能馳射東
西正殺傷論功宜上賞憶母却還將已渡陳名道猶登嶺
蕭堂相看各勞苦語次復精詳河朔傳湛湛川秦更跳梁

連雞人用劉桑舍日成行天下愛方大吾曹道自藏臨戎
樂戰門抱膝計安謀以我衡今昔如君即傳張相傾同濁
酒萬里看長浪

中秋寓樓書懷十六韻

自注在法中
大井西北

暗數今宵月旅懷十四秋出門家即遠隨地友相求王
比多難吾生尚薄遊身無一命寄志欲萬夫迺著述名徒
盛詩書教未收世方希管葛學獨恥墳丘泛宅稱先識
北望未聞即歎天敵大仇烽烟驚海甸風雨泣燕幽賊勢
猶分陝人心豈去劉東求方草創北伐忽淹開邊養師王
導英雄笑仲謀有田曾祝夏不戰盡封侯驚班何滿干

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十

戈氣若因興言真嘆絕感事即深憂抱膝寒生袂街林漏
竟籌坐移隱隱色蕭瑟到虛樓

五言絕句

昭君怨

絕塞風烟迴心將去雁同琵琶空有曲不到漢王宮

玉關孝已還猶自恨蛾眉尚語承恩者黃金賂其師

北湖

自注杜均
湖濱

客歸偏有興鼓枻獨扁舟遠浦空寥濶深江自此流

渡淮

驅車千里還鼓枻一時還頃刻多風雨同來涉此河

盈盈洗一帶天地此方中不渡淮河水那知疏鑿功

李園

高岡松樹多絕巘流泉繞上下前後山消曉夕陽含

梁溪曲三首

本日秋浦水忽爲梁溪流梁溪流不盡僕去使人愁

梁溪多悽風道是白門來自僕出門去梧桐葉葉摧

愛飲梁溪水愁作梁溪客明月照一方僕自疑今夕

樓子歌代怨三首

樓子比金屋綉幃日垂垂妾非遊雲中恨胡道傍遺

樓子好明月金燭手自煨薪履溺纖履知僕來不來

樓山堂集卷二十六

樓子復樓子僕使妾住此上樓無離離下樓如流水

和子方阿子歌三首

盡日爲心怨秋風阿子歌蘇州不在天僕今欲如何

阿子好客顏行行淚且沾腸中轉車輪爲僕不得開

漢水非吳本齒弄洗阿子阿子顛倒情終常爲僕死

尤州胡初之還亂來南與予同客當塗二詩贈之

冬末同爲客相依意獨深不因羈旅日誰識歲寒心

浮沈雲在地淡泊月生林過我猶尊酒無多作楚吟

六言絕句

題鄒滴字爲伯作圖

一片石色疑山機松松勢參天茅屋枕溪寂寂老僧靜悟

何年

七言絕句

湖心寺立秋

天高漠漠水平流堤影山光背郭浮暮葉欲齊烟欲淡年

年秋色早湖頭

聞歌

昨夜西風自北來傳聞烽火激蕩羣龍都意氣今何計歸

玉能堪匹馬回自注無部

將軍滿上笑賓楊又見與戶督府王破賊只須兵十萬可

樓山堂集卷二十六

憐口舌是金湯自注資歷秦楊嶺地王

隴西曾說有中行賀將前身亦少卿縱使漢庭無衛霍如

何降賊倚長城自注李

出塞何人右武賢營中未見逐屯田可憐門戶能傾國類

上中樞已待邊自注時鎮主守王士禎

一重山海鐵門關宵與口口飲馬還天子只今思鉅鹿公

卿誰復後東山

偶過蓮花庵自注南京太平

湖上栖遲已數旬綠荷開盡一時新誰知吏到鍾山曲又

得蓮花苑語聲

北陝關看野間一詩

一傷奉使一公車辛酉誰題驛書我亦驛遊無定在却
看天地總蓬廬

所見

風吹十丈路頭塵見怪蛾眉一幅巾斜抱琵琶隨背上相
逢容易是途人

春河鋪

慘淡雪垂四野齊斷橋殘樹細沙谿那知一醉春河鋪野
色烟寒日已迷

代贈

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主

何處飛來掌上分漢宮纖秀獨離羣夜深彷彿無人見她
是華峯絕頂雲

五湖舟裏未應閑宵戴羅溪越女還亦解蛾眉偏見妬且

評江上幾青山

芙蓉九月淡新裝不畏風濤解送郎却怕烟水驚驚影育
向臺中學鳳皇

邵城東湖

遠浦孤舟萬里秋滿湖寒色坐中流城隅一曲空飄泊爲
有漁歌到渡頭

別意

無數江楓照水紅離情欲斷碧天空渭城有曲無人唱早
與驛開一夜風

自高田至秋浦道中

參坑嶺下即澄潭破石山頭氣似風指與故園三五里蕭
疎野色任躊躇自注參坑嶺

石出溪頭水有聲北山渡口問漁行高岩一片雲中落題

字何人著姓名自注北山渡口皆地名岩下

人家十室九疎林秋盡風聲萬木吟石磴臨危盤七疊蕭

蕭落日草連陰自注七里石

千山色暮到楊潭野店橫溪爲駐驂濁酒寒燈消不盡爲

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主

邇新月半峯含自注楊潭

何年名喚女兒鄉自注女兒纔纔纔纔意可存隔岸朱霞如美色千

章楓樹已黃昏自注村名

雞兒灘頭石半浸虎子渡口霜未乾兩岸青山潭在水不

知人向鏡中看自注雞兒灘地名虎子潭黃池石塘界

林岩曲曲是泥灣風欲蒼茫景欲艱回合淺源百八里行

人不羨會稽山自注泥灣地名

山凝澗翠樹偏妍蒼玉爲溪鏡是泉寂寞桃湖陂外去平

今太白已千年自注王維詩桃湖陂

戲作

遙想千戈已十年即今烽火盡甘泉漢家赤雨連宵發丙
吉何曾早念邊

南京猶似六朝時御史先驅拜法師佛力何曾增敵愾誰
憐直北戰征兒

下關夜泊見郵舟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夜半聞舟中

鼓琴聲甚苦

天涯孤泊嘆飄蓬客裏關心瞥見中夜半却聞聲寂寂不
知曲操爲誰容

十五閨門未嫁人可憐玉色落風塵他年曲罷傷心處輪
與蘇村幾度春

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五

上新河代作

踏雪佳人到上河清尊不恤醉顏酡燈前剪紙書新句莫
是傷心子夜歌

暮谷

昨夜天風落素瀟碧波深浸萬頃石梁不信蒼苔跡爲
聽疎鐘坐欲聞

燕子磯舟中聞有閩人咏門泊東吳萬里船者與蘇

武子吳素臣即事各一首

幾年作客慣今時誰信含情解誦詩燕子磯頭同有賦不
因秋日寄離思

出門萬里即孤舟客裏聞聲也自愁可憐三子清秋何爲
聽傷心子夜謠

劉伯宗寄所紀相戀事

客程相遠盡酒危隔江何事板流離而今其道東南好愁
讀西川杜甫詩

南京雨中遣興

十日都城雨未收亭臺何處不平流池邊竹樹綠細響水
氣翻如屋上游

五月初如十月天平看萬戶盡冥烟那知有客坐亭坐獨
玩南華秋水篇

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五

聞說秦淮水沒橋家家垣屋似飄搖呼童問街坊債甚
愛香香破寂寥

山中感興

春雨邊門喜笑聞故人六七上金臺燈前不道眞實機又
誰銜文檄使來

林外黃鸝學語初階前闌氣暖風從閑捲青卷觀農事名
滿人間總不如

無題二首

樓子風清月色明輕衫度曲不勝情柳條欲折未忍折醉
殺呢喃聲更聲

湖上春風花外枝，橋南載酒爲誰持？詩人不老多情思，猶聽初鶯婉轉時。

遊嚴子陵釣臺

歎州行盡又嚴州，烟雨空濛盡處遊。爲問嚴春山下路，千年二石倚江流。

深山何處識生平？爲有淪淪釣月明。故人無意求天子，灘水難忘是姓名。

六月二十七日立秋

客程今朝年又年，炎風赤日更秋天。梁溪不道江南樂，爲有清涼第二泉。

樓山堂集卷二十六

七

早窺華髮初生鏡，晚報新梧又度秋。人生不得行曾慥，未見官封萬卷侯。

莫唱詩人白紵歌，可憐江北尚干戈。夢裡砧聲聽不得，悲秋氣獨誰多。

空堂蕭瑟動陰森，一月連床風雨吟。此日生平都欲盡，文章昆弟酒杯心。

去梁溪將滿期，溪是陵華陽白門。歸子方同遊，稍後至期侯之。定生家記別。

客子明朝放棹行，虛堂今夕酒同傾。爲君一月滿湖意，決絕江南萬樹聲。

兼山堂畔過床夜，風雨清燈咏未孤。此去秋光多在水，夢中得句定還呼。

杜鵑如索題其像

生平意氣未全舒，解說荆卿劍術疎。一幅顰眉今彷彿，古人再見杜鵑如。

江行

文章何用勸公卿，鄙夫稚子亦縱橫。樽師慣識聊相戲，似爾偏生浪得名。

日暮三山鼓棹遲，夜泊霜寒趁下河。遍穿那屋估無酒，燒草兒童自和歌。

樓山堂集卷二十六

大

梁山赭山一夕過，櫓港荻港三日留。遲速早知風力定，蕭木落大江秋。

見郎報相公出視師

臨蔡何人是晉公？況聞方叔作元戎。九重宸翰親揮酒，淮西好記功。

往歲三公數出師，成功難易未同時。文襄一定河南過，少語風前去不辭。

閨辭二首

娟娟春風氣正融，曉妝初怯日瞳朦。錯穿針孔因嘲嘲，頭倒心腸吐刺絨。

盡日花飛滿四鄰
殘香猶見月華新
無言獨立屏風後
怕見垂枝影亂人

南京所見三絕

王曹劉魏近時有
許史金張我代無
今日江南眼孔窄
不知羨煞幾屠沽

十載烏頭宰相歸
中丞座主亦光輝
而今八座迎塵有
自古三公入市稀

詔書遙出未央宮
四海齊稱同極隆
即使漢臣能議禮
今三教已渾同

花枝詞爲馮麟仲納姬作

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五

窈窕花枝醉後持
絳紗紅蠟已低迷
已知賦筆能子象
暫屈西軒試小眉

水沈初著氣如秋
五月能清大火流
寬前試聽呢喃語
怕有剛腸幾許柔

遠山黛色有還無
似與輕烟寫一圖
馮郎不會猜憐意
肯使輕舟去五湖

寄顧子方

與君相別兩年餘
笑我輕舟學遊居
月明顏色猶疑見
難得梁溪一紙書

定生以令子其年新詩見示因寄

前年我贈長壽日
有子方當髮及眉
讀罷新詩聞學嘆
人問何似景升兒

我亦爲文浪得名
敢云臣壯不如人
即看珠玉因風落
僊今知畏後生

秦檜墓

秦檜江陵也有墳
追芳猶自立碑文
格天高閣終黃土
留與牛羊好逐羣

建文失策豈由人
舊恨河山轉不平
大臣若獻和戎策
墓草應須向北生

至南京

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五

江山南國尚依然
獨見衣冠倍去年
日日除書新拜命
何人曾說舊幽燕

江上絕句

慈湖磯畔倚寒河
對酒風聲落木多
夜泊不知江路險
月明殘荻起漁謳

霜寒江曲映陽斜
遠近江陵隱數家
稅屋公栽烏柏樹
十年高卧擁雲霞

空江暮色遠微微
天水無倪望轉遲
雲霞未收新月上
一鴈清影落漁磯

華陽陸地風波惡
姑詭姑山險阻多
肯信大江容易渡
夜

深清漫長直道

石礪爲人作

長江不共越溪流國破何心敵女遊十日而風吹不歸石礪猶繫五湖舟

偶作兩絕句

二李何王號代興再傳楚士欲憑陵而今盡潮從前體敢效諸家祖國能

本朝著作早唐宋頗怪文人氣習殊細簡流傳諸集在不曾各駕鄒蘇

與李元常小飲杏花館

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三

昔年杜牧爲州日通藉村名作杏花湖畔偶然有酒處布

宿高挂兩三家

聯句

七夕小集即席聯句

鵲渡傳疑甚子方靈津此夜死堂高流月影次尾隋臺落

星鉞酒擲墓賓日子方談飛舉座銷煩悵次尾脫

葉邊悲商爽氣微子方驚思渺渺長枯間關塞切次尾劍倚石泉遑失職憂貧士子方披襟怯大王公明醉獨

探次尾正則沐蘭芳北渚愁何限子方南陵望未荒雕詞

彈燭就次尾雄辨咤雲忙河漢開天問子方悲歡笑楚狂

與君忘夕永次尾持以報新涼子方

樓山堂集

卷二十六

三

樓山堂集第二十六卷終

樓山堂集第二十七卷

貴池吳應箕著

詩王年

脫標羅縠給本行
此男時氣於後

過周仲原丹陽寓舍

十載丹陽道，故人復幾來。不因思呂駕，誰共督融杯。是在
皆歸海，占早已傍臺。猶聞歌伐木，有徑客中開。

門高龍作城，溪淺鹿爲僑。縈紆存倚札，離離識閑周。林聲
常與醉酒色，月管浮君出。毋忘處相期，已近秋。
自注仲原
寄地
召矣

夏日禱興

樓山堂集第二十七

傲室何其賈，春曉河無意。觀魚直北幾年，烽火江東似我
居諸。

起居石橋半，月還往雲陽。一句吾道幽深自足，君子于野

同人。
自注共石
時寓石城橋

買書終日典，舊好客卒歲。逢迎吾事敗，云已畢乾坤。何日
銷兵。

九日高座寺集是豫諸友次侯朝宗韻

林烟漠漠草油油，客裡登高共石頭。佳節九年曾好友，結
京此日尚神州。莫言文字消塵盡，極望蒼花感慨留。各有
故園回首恨，無邊落木助深秋。

佳時從俗也，招尋出郭情。寄遠桑樹杪，江流疑斷橋。
前石勢故高，深三秋雲物興亡事。四海交遊聚散心，莫以
落跡歸去急，獨登能得幾殘陽。

地近何須杖策探，爲延清梵入高庵。乾坤到節偏知蕭山
水，於人不厭食寺在僧猶煩。應對自注高座寺道人不林深
氣亦翠雲風，相期潦倒尋常事。欲把離花菊未開。

石子園頭木末尖，游園藉草布爲席。下風高葉聲相積，微
雨鋪烟濕不嫌。江影搖從陵樹亂，酒杯若爲客愁添。却憐
惜我猶工壘，何日虬姿欲起潛。

不須絕望與高岩，倚檻江流龍影涵。無數松杉交翠色，猶
樓山堂集第二十七

開碑版昔年，衝重陽未必客。今日聽客相逢感舊衫，作賦
一時誰獨勝。敢云佳句我能成。

美色何足恃，行自注試後

美色何足恃，黃金貴有餘。不見王昭君，棄之在宮廬。妍媚
憑畫手，有恨不得舒。長安雖稱藉延壽，來高車養女莫訖
飽。但問貴何如，朝以昭宮人，暮當拜婕妤。

善射世所貴，行示內姪李男娥時

善射世所貴，李廣終不封。白首忤人意，失道難爲庸。去病
有天幸，之絕未嘗逢。少貴不省事，所至爲軍鋒。不記肝膽
戚，安能銘鼎鐘。

江行雜咏七首

去去都城隔清塵生塵陌氣厲寒條蕭森展素色顧此一
帆輕歸我三年客窮港倚船微吟送夜月

名場滄海月負我幽居盟候忽三十載印首無一鳴作客
既已倦泛宅無權情何如歸深山努力効躬耕所願幸有
諸虛卷情足管

采石睇月明三山發清談虛洲生孤烟寒林棲倦鳥感彼
無意遠望我心憂情京國憂徒勞故鄉非遠道委積汗漫
遊江流信洛渺

口跳廿五載戰鬪十四年所至殘城即殺人如飄烟節鉞
樓山堂集卷二十七

豈不重代者連郵傳安望念摧腐身命難苟全感事增嘆
息聲利何喧闐才智既自竭富貴而久堅不如棄空谷東
臬有薄田

浮雲異旦又升沈崇朝發大道有益勝于野元黃戰羣芳
再賞陽積陰初見晚含章聖所規顏壯物之賤憑高蹈危
機發何能轉

生平有微尚覽古如遇故在坐紙馬融提戈論李固中懷
豈不偉棄之在徒布長幸有篇草適以宣心素
許歷諫馬服鄧射規亞夫豈無懷忠士四顧不得呼烽火
連京洛高車駸腐儒而我寄蓬蓬扣舷發長吁

諸公應召出多士亦常庸設取待所希世不肖遂賢者
固自貴不為苟祿容母令草茅下謝風徒鳴唱

又聞

又聞烽火徹甘泉選檢口口廿五年將相一時皆起廢聖
明何日不憂邊未傳即急求之武可有秦師畏魯連似我
旅居偏紆泣江南終紀眼聞偏

南京一月亦書馳未見勤王或濟師愛好已貽千古恨爾
歎不磨六朝詩風傳海岱名城破滄海淮陽劉吏堤為語
公軍情計上不知何策可安時

樓山堂集卷二十七

四

樓山堂集第二十七卷終

幾亭全書六十四卷(一)

〔明〕陳龍正撰

清康熙雲書閣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研究所圖書館藏

陳惕龍先生自訂

幾亭全書

學言政書文錄各二十卷

雜著二卷附家傳二卷



序

同里錢繼登撰

余友陳幾亭徵精性命經濟之學探研論著者數十年一朝官秘垣發抒愷臆言天下事天子頗意聽之寢寢簡用矣會忌者造端訕訕之幾亭精白久乎庶幾事旋白無何而偶學之論起幾亭憤然曰吾占在邇之同人矣歸而益肆力研討鍵門著書書成而北都之變作幾亭憤恨嘔血者年餘竟絕食從先帝於地下嗟乎士君子用不用之故豈人力哉蓋天爲之也世之有治必有亂也國之有興必有亡也仰天之有陽必有陰也有幾亭全書序

陽不能無陰而以雲霧雨雪爲之概有治不能無亂有興不能無亡而以小人爲之概皆天也當小人司樞之時雖百君子不能挽也然小人值操一時之權君子則操萬世之權道德文章是也故古人三不行唯立功之機會則天操之而立德立言之能事聖賢操之天不能違也天且不能違而小人能奪之乎往哲無取論今世所稱萬世學者之宗非王文成高忠憲兩先生乎文成幸遇其時龍而見矣然學者宗其學未嘗專尚其功忠憲不幸遇其窮龍而潛且幾於亢矣而性學真傳至今幸其遺書若雲廣昭而日星燦炳先生有遺有窮通學

安有顯晦哉幾亭私取文成有年於忠憲則觀而諦承其正脈其學以見性明善爲帝以格物窮理爲要其密至于於稊粹精不星一物爲體其實至於脩齊治平利濟萬物爲功其立根也深故其灰枝也茂見諸行事發諸文辭潔而標指性天淺而研窮倫物鉅而陳陳君嚮相業成輔相之能細而汎濶家乘鄉黨節節歌詠之博無不義析牛蘭語成龍象著作之多淵海藏山未足爲富而一貫以出之者誠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幾亭素簡實踐皆本於一誠不爲增培標榜而理學獨得其宗不爲因舉佈施而鄉邦

幾亭全書序

實被其澤故其抒爲論次撰述絕無樞絕李毗之詞對若皆靖獻之快求友俱忠告之個累上青而鑒遺日月五回奏而忠格風雷惟德與業直可羽翼姚江濤湖而向之擠排不遺餘力者死爲鑄鼎之戮人生爲遊釜之餘魄然則道之爲顯爲晦君子小人之孰有權孰無權亦可見矣先有學言外書文錄等篇其藪內聖外王之學茲沒後其令子探簡畧奏體遺意重加訂次分爲學言政書文錄凡六十餘卷大率言理率什之四言經濟什之六經濟中於屯墜一事講求尤爲精詳壬癸之歲先帝采其言毅然下所司行之爲設節鉞重臣查地董

理雖余庸廢特起之謫籍用之冀刻期奏功會幾卒排斥去不竟其言而國變倉皇余亦未獲謀尺寸以報何使少假歲月究其設施必能令粟生金死士飽馬騰何至困施以竭民驅民以從寇而天下事遂至崩解不可收拾哉故曰天也非人也此余所爲迴環遺集而西州門之慟至今不能已也

陳幾亭先生全書序

嘉魚熊開元謹撰

天壤之大國家養士之久當多難殷憂之日四顧茫然無可資一臂者獨一幾亭先生爾心當世之務如指諸其掌上而百端掎抑之使不得進用國欲不亡得令予養病林麓久不至京師崇禎壬午夏以散寮人值奸黨迷國病狂者半病忘者亦半雖有往過恒觀面千萬里唯 昨見後訪先生盡發其所論著迺如自臆聽之通聞昆弟朋友之譽欵其側也於是所日共咨嗟太息唯先生與朱霞青太史而已無何予陳言得罪下詔獄已

陳幾亭先生全書序

改付司收知交無敢通片楮先生獨取所錄二程詳本送請室中索予商定似憂伏生旦晚難尚書遂先傳者此其意何鄭重然先生學術一準於考亭正叔不似予鄙淺故先生語政務詳而予略先生語道常密而予疎以此不無毫髮之隔而損上益下修己安人唯恐匹夫匹婦不獲其澤則予與先生所大同更富貴貧賤威武患難不能易也禍亂相等先生不欲生不食旬日死門人服先生之訓益曰文淵其令子不遠數千里致書予謂予一人知其先人可以無憾而予不謂然考亭通籍五十年立朝纔四十六日所至不能容而死之日

則海內互相爭或曰新安人或曰建陽人唯其里不得其人爲憾世豈不云生不逢知己而死乃得之乎夫蓋棺論定誰不知考亭者爭之於此日其知淺矣唯當功言未著之時而鎔鑄之中傷之俾不得一日安於其位則真深知已也苟非知之深亦烏用殫如是智力設如是機弄若藉藉者之於虎豹耶然則謂予知先生淺而奸人小人知先生深也可予矣是以序先生所論著先生所論著又奚必待予言而後不朽哉固知是書之傳千百世而下必共相尊信然以視當日鎔鑄中傷者之用心其知固已淺矣

義亭全書序

昭陽李 清撰

夫立言不末於明心猶無原之流其把易揭故理學者文章之大年也我明誰幾此當首推王文成耳截濂以功學理以節令事功節義而皆邇端理學斯有本文章尤理學心聲也故言雖開蕪而理不謝迂以是爲根極與眇云爾噫今得嗣矣當推義亭陳先生予與先生聯轡春明始訂牙期交猶記識荆初言無溢發相親識相也楚得理學靜解者及出奏牘示予而予益識先生爲理學中人夫以奏牘徵理學有說乎蓋從甚難以窺其

義亭全書序

微耳一曰天子嚴且明每躬閱奏牘輒數行下有疵卽病故徂淺之獲譴多糾愚愆而武疑愚愆偶識則身名自護甘路括囊先生獨以說羅冷署毅然進規致啓當宁之寤賴其難一也一曰相臣忌且懼每閱奏牘上輒睨口無刺我聞抵今及古指陳多據則又訝爲龜文烏跡糾結難識先生條陳時政兼後前訓皆扼腕至要靡恤撻路之排耳其難二也一曰諫官自高且妬前謂早囊風生吾儕專責耳非他曹宜預聞得一議建一謨則疑後來者居上而同升務抑且以先生文與學兼卷舌以需行副天子中秘之新求而先生獨謂好官自我

於國事矣神一而再再而數往往言人之所不能言又
一言可當人千百言罔領要津之側目其難三也夫人
皆趨所易而先生獨赴所難鈞名乎抑根心乎今讀其
因咎陳言感星進諫與如期聖寵諸疏皆抒自肺腑而
事天無過好生一語尤與予寬刑諸章作壘窳以也有
一不本諸正心誠意期格君心否則有一不本諸理學
否先生派溯程朱道隆周孔其於學問淵源已鑄鐵
齒矣然終不以心性連掩才識茂故讀先生奏議竊嘆
實學不究於當時而徒以言傳也茲其嗣公倅修等輯
全書六十卷走倂徵序序予反覆其學言政書躍然曰

幾亭全書序

白哉言政學合矣言政而功利不侵則寓學言學而兵
農悉參則寓政兼且貫文成技先生其庶乎若夫詩文
東噴特刺技耳然亦孰非精神之所存昔蘇子瞻稱范
希文於孝弟忠信如饑渴之於飲食雖弄翰戲語率然
而作必歸於正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抑吾聞
之先民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此學問中體驗語
也聞先生國變後藥粒俱廢誓不延喘夫粒固藥食藥
豈藥採攝斯志也就義後容何必競烈於水火乃知澄
心凝氣孤節獨標時所領略於理學者微耳明道踵王
文成而得正偶高忠憲先生死生之強備矣

陳幾亭先生像贊

余與幾亭同釋獨登朝凡學問政事相商推者十
年如一日也甲申歲首幾亭且在官南矣因出請像
示余白雲在望端笏依然古人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南歸之志其在斯乎敬贊數言以識去留之感
天運貞元大儒有作行止隨時不負所學所學伊淵
源闡雖明微適用存誠是樂簪筆君前格心允若爰
及兵農剴論鑿鑿而懷忤者以誅以詠維余兩人丹分
葵藿子篋歸藏余忝辱沃庶幾靈松歲寒不落

雍丘門年弟劉理順拜題

幾亭全書

像贊

此幾亭先生待漏圖也昔者俯陟春闈聯趨丹陛
今二十年所矣茫茫日月終始可言復對典型慨焉
如昨拜而贊之贊曰

蔚蔚豐然關西灑東北極雲庸星共攸同懷我哲人克
永棹庸趨源濂雅正氣在躬指撝明廷堂階率崇肅
肅崇衣神明與通大用未極道範無窮一髮千鈞欽茲
德容沐日浴月先生之風

桐鄉年弟陳素盦手題

陸錢亭先生小像



陸錢亭先生小像

像

錢亭全集

像序

幾亭陳先生講李之學名獨也學究天人道宗孔
孟成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海內士負笈振
筌求立雪程門惟恐其後自蒞官之後雖無言責
而原本經術發爲議論不避忌諱侃侃直陳真有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如憂恐守心則取曰不第
輕罪當寬卽犯辟者亦應從減充好生之仁以回
天心如彗星再見則疏曰語云事天以實不以文
臣更言事天以恆不以誓何諸恒錄陛下歲歲勿
忘求言惟刑之心是變有時辟而直言無時不當
受人命無時不可哀至如陳相臣之叢教也則曰
居恒位重六卿有事謀定大將凡遇卿貳專闕員
缺各以保舉之事責之陛下總計其所薦孰當所
當孰多多稱職即某輔也賢多曠官卽某輔也罪
如疏黜荒之宜舉也則曰金非財五穀爲財屯田
未足以生穀惟蠶桑足以生穀起科不可以蠶荒
惟永不起科可以蠶荒疏屢上皆報可所著學言
政書文錄諸集行於世學者得之如獲拱璧爭傳
誦焉祚丙子以計偕得北面從事先生朝夕講究
良知之學不徒事風雲月露之詞也叨令盤險牧
漁陽以否計賣殷殷以服官清白爲場運當

鼎革叨沐

興朝非常寵遇賴先生教誨之力居多先生與人爲善

之心殆有與日月同其高明而江河同其廣大者

迄今鳳毛麟趾彬彬濟美可謂食報於無窮矣自

甲申寇陷神京先生憂憤不食以致詐弗復仰瞻

道範念有餘載癸卯子淑世兄以秋闈再入春明

門瞻拜先生遺像宛若趨侍宮牆而躬承金玉也

安能已林言也是爲序

康熙三年甲辰孟夏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三原門人王弘祚拜撰

義亭全書

集序

二

陳幾亭先生全書序

明嘉善陳幾亭先生吾師也先生理學經濟得孔孟

真傳爲一代大儒惜未克厥用著書垂後余昔受而

卒業迄今三十年来雖仰企未克至而尊行未敢怠

也先生之書大約以生生爲宗以人倫爲重以躬行

實踐爲功夫至於用世大意蓋爲民而事君也余少

有志科名已卯領鄉薦獲售於先生之門一見輒喜

故之以言行必期盡善勿不善因授是書俯而讀仰

而思始知仕進非徒榮身凡以安民也遂毅然以利

濟爲己任身遭世變性命苟全功名念冷位

幾亭全書

序

一

監制開科取士欲以又安百茲遺獨素願丁亥再試受

知於山右陰泰峰先生與幾亭先生同門友也由是

益仕秋曹調秩儀部遵幾亭師之遺意而推行之往

往離合相間久之力不從心事不懷意而病生焉得

請放歸田里于放又十餘年每於師友講求鄉邦措

施之際靡不奉吾師之言以爲依歸不覺九愆余衷

也海內之大同志者固自有人取吾師之書率而循

之以廣其傳進可治民進可治身吾師雖不能大用

於當時尚可大行於後世庶幾與程朱比烈矣先生

之書大抵崇高忠憲即王文成猶微有同與而大致

相取行之確有實效求之妙有派旨藉非詳味而學
未之恐未許遽窺其蘊耳世兄輩重訂全書郵示于
余因附陳管見如此世有知者諒當不以余言爲謬
也謹序

康熙乙巳孟夏之吉嶺關門人余一元頓首拜撰

全書

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之一

學言上

卷之二

學言中

卷之三

學言下

卷之四

學言詳記一 功夫上

卷之五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學言詳記二 功夫下

卷之六

學言詳記三 原本

卷之七

學言詳記四 發用上

卷之八

學言詳記五 發用中

卷之九

學言詳記六 發用下

卷之十

學言詳記七 治通上

卷之十一

學言詳記八 治通中

卷之十二

學言詳記九 治通下

卷之十三

學言詳記十 或事上

卷之十四

學言詳記十一 或事下

卷之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學言詳記十二 人情上

卷之十六

學言詳記十三 人情下

卷之十七

學言詳記十四 類辨上

卷之十八

學言詳記十五 類辨中

卷之十九

學言詳記十六 類辨下

卷之二十

學言詳記十七 習術

卷之二十一

政書一 家藏上

卷之二十二

政書二 家藏下

卷之二十三

政書三 御書一

卷之二十四

政書四 御書二

卷之二十五

纂修全書總目

政書五 御書三

卷之二十六

政書六 御書四

卷之二十七

政書七 御書五

卷之二十八

政書八 御書六

卷之二十九

政書九 御書七

卷之三十

政書十 御書八

卷之三十一

政書十一 掌上錄一

卷之三十二

政書十二 掌上錄二

卷之三十三

政書十三 掌上錄三 平寇五機所

卷之三十四

政書十四 掌上錄四 室後錄稿畧附

卷之三十五

纂修全書總目

政書十五 秘垣奏議一

卷之三十六

政書十六 秘垣奏議二 郭鄂古宮 中書科等實錄稿所

卷之三十七

政書十七 秘垣奏議三

卷之三十八

政書十八 秘垣奏議四

卷之三十九

政書十九 奏議奏稿五

卷之四十

政書二十 奏議代舉六

卷之四十一

文錄一 書牘一

卷之四十二

文錄二 書牘二

卷之四十三

文錄三 書牘三

卷之四十四

文錄四 書牘四

卷之四十五

文錄五 書牘五

卷之四十六

文錄六 書牘六

卷之四十七

文錄七 書牘七

卷之四十八

文錄八 書牘八

卷之四十九

文錄九 書牘九

卷之五十

末

文錄十 書牘十

卷之五十一

文錄十一 議

卷之五十二

文錄十二 呈揭策

卷之五十三

文錄十三 解說序

卷之五十四

文錄十四 序

卷之五十五

文錄十五 序

卷之五十六

文錄十六 序

卷之五十七

文錄十七 記傳

卷之五十八

文錄十八 墓表題跋祭文

卷之五十九

文錄十九 墓誌贊詩

卷之六十

末

文錄二十 詩詞

卷之六十一

因述一 事業述 張生述

卷之六十二

因述二 山水述 易古述 方拱述

卷之六十三

幾亭先生家傳上

卷之六十四

幾亭先生家傳下

幾亭全書總目

七

幾亭學言序錄

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則必旁通乎古今事治之變詞尚體要其謂是典合外內之道也而三極分焉若夫修罔之道亦有三誠焉而足以居業建焉而足以勸人文焉而足以行遠焉焉乎淵夫觀者之心哉不敢不誠不敢不達不敢不文蓋吾心以俟之俟天下俟百世而遇此以往吾也亦用以自俟崇禎辛未九月癸巳嘉善陳龍正惕龍父白題於幾亭

學言上 全書卷之一

體道篇 七十四章

道體篇 二十二章

幾亭全書

學言

道用篇 六十章

學言中 全書卷之二

知大篇 七十二章

文教篇 三十三章

學言下 全書卷之三

知聖篇 五十一章

論世篇 二十六章

學言詳記一 全書卷之四

功夫上 八十三章

學言詳記二 全書卷之五

功夫下 一百二條

學言詳記三 全書卷之六

原本一百一條

學言詳記四 全書卷之七

發用上 一百條

學言詳記五 全書卷之八

發用中 八十條

學言詳記六 全書卷之九

發用下 八十一條

學言詳記七 全書卷之十

治道上 六十條

學言詳記八 全書卷之十一

學言全書

治道中 六十五條

學言詳記九 全書卷之十二

治道下 六十三條

學言詳記十 全書卷之十三

攻事上 四十三條

學言詳記十一 全書卷之十四

攻事下 六十四條

學言詳記十二 全書卷之十五

人情上 九十條

學言詳記十三 全書卷之十六

人情下 八十九條

學言詳記十四 全書卷之十七

類辨上 九十一條

學言詳記十五 全書卷之十八

類辨中 八十七條

學言詳記十六 全書卷之十九

類辨下 一百一條

學言詳記十七 全書卷之二十

習術 六十七條

附疑思問 十九條

補遺 五十條

學言全書

五

幾亭全書卷之一

浙嘉善陳謙

學言上

體道篇 凡七十餘章

萬物與我一物。學者知此。色取其爲用乎。愛百姓與愛君一事。入官者知此。至其定乎。保子孫與保天下一心。王者知此。無私其如天地乎。

近百慮於何處。學問之道。不知其道。反滋其慮。化有事爲無事。經綸之道。不知其道。反生其事。

心戰性而宰身。然性視心則心奇矣。微性最庸。故學不幾亭全書

卷一 學言

從心而從性。身視心。則心微矣。惟身斯顯。故學不本正而本修。

天何言哉。法天。則言善不言惡。易無思也。無爲也。學易則思善不思惡。爲善不爲惡。是故思則得之。以至於不思而得。非爲胡成。以至於無爲而成。

有無意時。無無知時。

性以無一物爲善。人心無事時。以寂然不動爲爲善。執事時。以至一爲爲善。性以生生不絕爲善。人心無事時。以戒慎不忘爲爲善。執事時。以曲盡不遺爲爲善。服膺一善。而無伐善。此謂知性善。

無物不受天地之性。然無能行其心者。心者何。生是也。惟人能代之。故曰靈。故曰貴。人者。天地之心。仁者。人之

之心。

萬物隨天地之氣。惟人能順天地之性。

天地人。太極之三才。欲爲守人身之三才。欲曰易知。爲

言行配陰陽。上以承無極。下以貫五事。

體心之神明者言行。體天載之微密者人倫。

養心包性與氣。

物變皆至於土。土無可復變。至忠信。至於窮神知化。而幾亭全書

卷一 學言

忠信自若也。人心之土。成始而成終。

變氣祛習。大用場操之力焉。然後能率性。場後乎流俗。

然後可侯中庸。

禮義知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知皆禮而已矣。

是故教人以禮。爲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禮之於天地亟矣。以爲天下。則消息於未幾。以修己。則

防欲於未萌。幾合人與我也。是遺聖與凡也者。

不食則餓。道食則煩懣。適可而止。民得然矣。能不依中

庸者難乎。不食則體。道食則煩懣。適可而安。民得然

矣。能不信感應者難乎。故選在飲食。知道不越乎飲食。聖人之喜怒。不過乎節。當其時。援以他事。皆精明如常也。凡人則有憤憤者矣。孝子哭其親。必極乎深誠。當其初喪。投以他事。不能精明如常也。凡人或遇有井井者矣。喜怒以不失常度為中節。哀以不變常度為不及節。涉而不有。非所以論哀。喜怒不喻時而已。成王喪畢。燬燬。閔子援琴切切。過而不留。非所以論哀。義利之分。正惟物我之間。混淆物我。刻畫義利。則義利將廢。

集序全書

卷一 學言

三

至善流行不息。猶易之恒也。止者惟斯。望而來見者惟斯。不遷者其心燠。不怠者其心機。何謂善。利物是也。存誠是也。慎是也。何謂惡。自利是也。作偽是也。肆是也。鵠鳴華草。易惡云。利則善者。惟存心於濟物爾。心遷心勞。易惡云。偽。其為利物者。必身心與心一也。其為自利者。必匿於心。不露於身。不戾於口者也。非妨人以自利。而機變掩飾何為哉。福善禍淫。易惡云。淫。則善惟內飲之為貴。還才矜露。去忝慙者不能以寸矣。利汚於已。偽欺乎人。淫犯乎天。惡三而善一。好言為善。而不免識善。雖涉於利與偽。與

淫。庸自知乎。辨利易。辨偽難。辨淫尤難。茫滂靡死。積不悟其淫。則怨尤之語發矣。信惟識善。斯能信天。天氣洋洋。濯爾肺腑。天光洞洞。入爾心孔。上不欺君。下不欺民。中不欺友。遠不欺後世。其當本心之明乎。忍於自欺。無所不欺矣。罪莫重於壞人心。愚其源於欺後世。噫。虛則理業實矣。虛即誠也。惟至誠無聲無臭。問陰德。曰。天下蓋濫其人。亦少其事也。非不可援之潛龍。孰能盡力於人所不見。故難。慎而之事在心。利物之事在世。利物矣。物安能不知。故少。曰。却暮金。類與

集序全書

卷一 學言

四

曰。清其身。非禍世也。終身不言。可謂之陰。未可謂之德。德必極。義必赴。類與。曰。威者得而指之矣。可謂之德。未可謂之陰。信曰。日克己。欲明明節於天下。則雖聲施猶世。而神明義密。終莫得而測之。是故不君不相。鵠鳴華草。必有事焉。惟日不足也。莫我知也。夫古聖人之大行窮居。同此矣。窮居則德心德業俱潛。大行則德業顯而德心潛。積善之發於坤也。欲人慎之隱也。其再發於噬嗑也。欲人慎之小也。禍天以隱為深。而小則人之所易失。積善精於小也。小而弗為。則所為皆小惡矣。古曰。矜細

行。曰勤小物。矜真勤。積之之謂也。必俟大善。然後爲
虛。日不既多乎。惟小與細。日有之。故可以用積。積
小以高大。又安有過大而不爲者乎。
非無名之患。而令德之難。非令德不懷之患。而有令
心之難。
士勿先懷立品。不入於孤僻。則流於近名。有人倫焉。有
事物焉。致知篤行。可已。
行不力。不知爲善之難。省不深。不知入惡之易。
無不安者。昭之至也。不知有不安者。昏之至也。不安。其
亦猶昭之曲乎。知有不妥。可以致曲矣。

養正全書

卷一 學言

五

知至者惟心之安。知不至。其所安未足據也。當求中於
禮。先王制義以養人心之知。
著察者。忠懷所以堅。聰明聖知所以固。徒曰精爾。理義
之悅不深。則見可致而動矣。知誘物化。模倣於嗜慾
矣。必精於義。斯能徙。必約見其爲異精。斯爲不遷。
無聲無臭。天載審矣。何思何慮。人心審矣。誠其心於何
思何慮。曰齋戒。合其德於無聲無臭。曰神明。齋戒通
乎晝夜。神明貫乎寂感。
格物周乎見聞。而以慮爲主。養貴乎思言息動。而以息
慮爲主。

聞道必以思。多思者。善思乃所以爾道。思慮之所窮。非
息不能通也。研其心以精理義。息心以還神明。
思可以作聖。所思之實何居。經理義。慎言動而已矣。理
聰不出於五欲。言動必繫於五倫。而由之以窮神知
化。盡性至命者。思之力也。
莫能能。莫能破。其惟人倫乎。
無時無事。命曰靜陰。出焉者。息息道。乎斯返。人見爲外。
吾合乎內矣。一於濟精。時知有身乎。慮焉者。息息求
乎斯志。人見爲內。吾合乎外矣。一於反身。萬物誠焉。
焉。顯易地皆然者。此矣。不一其心。命曰樂時。

養正全書

卷一 學言

六

無欲者樂之原。有事者樂之實。無求亦無事。其逍遙而
已乎。孔懷而不知者也。顏義而不能罷也。其實事也。
有得之盡無求。不當違矣。
意雖。閉居亦勞。慮專。靜情亦通。
夙昔伏瑕。靜乃可見。其亦洗心之會乎。當疑久不矣。忽
焉矣之。慧出於靜爾。
磨馬走周道。若環。鳥之畜也。夕則思焉。無懷直行之力。
搏風之志矣。何也。慎其習。則忘其性矣。是豈可勞之
以求息返也哉。盡休之乎。休之久。則性見而自返。
欲明明據於天下。學之志。於斯一矣矣。安百姓以自憐。

也。學之事。於斯畢矣夫。

華華自善。非絕利者也。其爲利入於微耳。華華利天下。善之至大者乎。獨爲君子則耻之。安老懷少。誠弗能已而然矣。

二氏或賤其身。或貴其身。至誠不立貴賤。性克己之謂修身。惟無我之謂賤形。

不萌害人之心。易不作害人之事。難不作非禮之事。易不萌非禮之心。難。

人心皆不測也。盡其神明不測之物者。爲神明不測之人。

義學全書

卷一 學言

七

四體不言而喻。身不可測矣。不思而得。心不可測矣。身

心有不自測之事。而何惟乎陰陽。

然於所以然者。性而得。其所以然。師之於舟也。舟神於

其手。役人之於水也。水神於其身。聖人之於理義也。

亦然。窮之精之一以貫之。熟於萬物之原。物末而順

應。非思慮也。從萬物而窮其變。則變不可勝窮。而然

無時也。

窮理盡性。竭吾才以從。至於命。末由也已。不測之謂神。

不可知之謂神。豈惟人不可知。聖人不得而自知也。

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設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

命也。亦至之謂也。至命不可以力與。熟之而已矣。俟其至而已矣。熟以爲性。謂至命非學中事與。

學者慮乃通。聖者遠故慮。虛其無窮之門耶。無弗慮者。

其通之絕致耶。竹生而有節。虛之無聲。爲通其中焉。

思風來微。肇端於斯矣。

進因虛。不進因滿。然觀腴已。雖從士其心日卑。親不若

已。雖難士其心日亢。又不謂虛而求進。而滿困於不

求進乎。李克有言。居賤其所親。亦考學之方已。

雖有明智。審初聞必喜。謙駭人必拂。方喜隨覺其說。方

拂隨辨其忠。則明智之異於人耳。聞譽不喜。聞過喜。

義學全書

卷一 學言

之。子路所以爲百世師也。每念若此。去舍已從人何

遠哉。

升極必墜。萬境皆有極也。無盡者性也。有極故知止。雖

行道之夢。典之俱止。無盡故莫升。一息尚存。勉勉如

也。

日用易其自由者。無爲無欲自由。服官易其自由者。知

幾勇道自由。

念如向背。三於何參矣。品如層級。九未足以定之。

道義出於靈。嗜慾亦出於靈。靈全者慾全。至貴者。至慮

者也。精之則道乎。物奪之或不及乎物。去慾精義。非

學矣

恣慾則餒。憤獨則勇。

善皆奇。惡皆偶。善獨行。惡兩可。忠孝專其心。懷二心者。難乎爲臣子。凡於進退取與也皆然。

反躬之心長。反躬之位偏。衡衡命。主亦自反其不情。子拂心。父亦自反其失養。而況位不當。主父者乎。

君子反無可反。然後歸之命。辛不尤人者。小人尤無可尤。然後亦歸之命。辛不反躬者。君子吝幾絕。小人憊幾絕。君子凶幾絕。小人吉幾絕。

覺人是矣。不肯服。自覺其非矣。不肯承。氣實爲之。吾之

爲客氣抑矣。是故能下人。則氣屈而心伸。不肯下人。則氣伸而心屈。自得自失。人何矣焉。

日月不停者也。血氣不遠者也。天壽不可期者也。恒慮有不及行之善。不及改之過。欲不草草得乎。

念有失。事不足以補之。救念以念。救事以事。無心之過。或不可改。遽負疚以終乎。以類補之。後善類

盛。而前過微。非其事也。而其事之類也。拂此以當彼。後耻惡矣。奚無耻。不耻祖袍者。爲有耻。故知耻爲實。悔

吉幾也。而亦有凶焉。奚善偶不幸而解。是善補未明也。是惡幾動也。悔乃逆客矣。

聞道以無妄命爲偶。

一日無憾。夜方即安。日月無憾。則平生皆安矣。生如是。死如是。

了然生此之故。微而慎之。所以爲曾孟者流。夷然於其故。從而玩之。則莊周奇流也。玩以求樂也。慎則幸焉耳矣。無復一事曰幸。

君子與人同樂其生。而不其人同其畏死也。幾庶樂生者。樂事欲也。死則失其所事矣。此身生與死異。故畏之。君子之樂生也。樂理義也。以正終。則死即其理義矣。沒事與存類。此心無二。

生死一而已矣。生而徇欲。不免疚於心。難壽終也。必不免辭補之變。既變。則不可勝歸矣。魂無主。故自變而不能寧也。彼說有主之者。而今變也。有爲記德罪。有爲判苦樂。幽明一也。人非易歸。鬼實能必周乎。彼迹之而漏。聖人覆之而周。生以統死。心以統魂。疚不疚以統事若變。

或曰。親病而憂。樂愈而樂。是亦欲耶。曰。救也。性之欲。專以直當之故。類偶變幻。不可究測。病憂其病。愈樂其愈。支念不容。動立而靜事矣。死慮此幸。臨沒之魂。更無旁注。亦何游何變焉。

夢不可至。覺至之。死不可至。生至之。覺常惺則夢常清。矣。生無昏夢。則死不魂游矣。

道體篇凡二十二章

最初最簡最盡。一盡於太極。再盡於陰陽。三以下不能無遺矣。舉三才已遺萬物。自是而四象五行六爻七情八卦九宮十數皆然。人心惟寂然不動。斯太極矣。平發揮之後。未有能盡者也。言不盡意。是以欲無言。反其初而可盡。

陰陽之氣。久則必淆亂。爾氣未嘗滅也。生陽生陰。不自無生。分之以爲生。分者。開闢之謂與。

義亭全書

卷一學言

質無恒存。氣無恒分。開非始有。混非終無。有無從不相離者也。視有無二。視天下之物無不二。人共二矣。心迹二矣。體用二矣。切而生死亦二。浮而得去毀譽亦二。二之所從來遠矣。

天偶地。地終不足以偶天。日月終不足以偶日。地處天中也。月取光於日也。人之而君臣夫婦。事之而本末理之而體用。一是皆然。無非偶者。實無偶者。統於一也。焉則失專則全。

凡爲形。皆不能動也。其有動者。氣運之。人物之游行也。鳥之飛也。矢石之流擊也。皆氣所運也。凡爲氣。皆不

能止也。其有止者。形拘之。簡可以替。燭益可以盛。雲。毯可以貯。呼吸。皆形所拘也。形大惟地。誰復運之。氣大惟天。誰復拘之。是以天常動而地常止也。天自不能止。地自不能動也。非有使之動止者也。形氣之性。然也是之謂理。

形而上者。天地之所從生。其餘皆天地之所生也。天地乃形而下者之始。

獨陰獨陽。名一而實中。其於生成缺如也。一陰一陽。名兩而實一。故廣大備焉。

道包天地。天地界道。是故天下有四矣。治以不治。中國

義亭全書

卷一學言

有四方。齊以不齊。知壽之包未地。而不知天地之界道。則顧私而適隘。

天地自不滿。生天地之中者。唯能滿。山川無全吉。人

形無全美。世福無全享。極之。唐虞不能使朝無孔壬。野無幹人。古今亦無全治。惟堯孔心德居其全爾。

日無定中。月無定盈。人無定強。方至即行。長極即消。斯須不留。留則有息矣。人形氣不得不衰也。心不得不

自強也。形氣似月。心似日。

六十年一元。天行周矣。牛之則爲一世。子至午。卯至酉。相對而中分。其氣一變。其質一變。其變一變。夜六時變。

畫乎。王者仁天下。冢宰制國用。必三十年。古人四十
強仕。七十致政。亦三十年。人生十年。出就外傳。聖賢
不惑。不動心。皆在四十。亦三十年。君子之準世也。以
學成。人臣準世以爲政。人君準世以仁。先乎此。則幾
於欲速。後之則忌。

天地則中出於和。細微化醇。而各正性命也。人心則和
出於中。靜時無所專繫。動而後能無過不及也。

善莫大於生。無極其能生者乎。陰陽其生之始乎。性其
受生者乎。

生生之謂性。生生之意。可言乎。可見乎。善本無聲無臭

幾亭全書

卷一 學言

矣。而何必曰性無善乎。至德無稱。至教無言。至治無
名。至智無事。是故不言性而皆性。不宗無而自無。贊
無於善。非悞於無也。悞於善也。曰無者。不識善。曰善
者。識善也已矣。

生。生曰繼。不能生曰絕。莫善於繼。莫不善於繼。無繼無
絕。非所以言性。或繼或絕。非所以言性。故以繼言之。

性曰恒性。恒乃爲性。不恒非性矣。食色可悞也哉。孩提
而愛親也。衰亦愛。病亦愛。少至於老。康繼至於疾病。

無一日而不知不能者也。是曰恒。
性由善求。故性靡弗善。在人者。一如其在天者也。道性

善。善道性有善乎。性之善也。取之身。循耳之聽也。取
諸物。循水之清也。今使一人曰。耳有聽。水有清。妄加
乎有矣。更曰。耳有聽有不聽。水有清有不清。益妄加
乎分有矣。又更曰。耳無聽無不聽。本無清無不清。益
妄加乎分無矣。惟一反於善之所從來。悉自知其妄
矣。

次序出於本然。紊亂生於造作。天地人身。具可觀矣。失
其序。故從而整頓之。聽其紊亂。而曰尚自然乎。

同非自然。異非自然。自然者同而異。何雲之勢。非浮動
而勢各不同。何草本之葉。非綠。而葉各不同。何人之

幾亭全書

卷一 學言

面非官。而面各不同。立異之非自然也。易知。尚同之
非自然也。難見。無立異。無尚同。自然焉爲矣。

人身與天地見神。一氣耳。念甫動。相對者莫知。見神知
之。人有形性。而鬼神乘於氣。思至思邪。人心之氣。出

而交神。神之氣。入於人之心。莫得遺矣。故曰。質之在
旁。繼邪思不敢萌。又況於暗室邪行乎哉。

浩然之氣。塞乎天地。聖人之心。甚神。而其氣甚大。能使
天清地寧。孩物得所。海不揚波。罔壅之之實驗也。一

氣和順使然。豈曰康之而已哉。德有至不至。氣有小
大。所感通有遠近。專且識。則無弗應矣。寬獄致早。氣

憤戾不和。故澤不故降也。杞梁之妻崩。城氣震。城不寧。故土陷而城崩也。匹婦之專氣。通乎數十里之外。而大聖人之塞天地又何疑。

明於數者。萬世先後無不筭。獨不能算者。未起之念也。未定。固不可筭也。慎厥初。誠惟吾思。挽厥終。過惟吾悔。是心之所以至數者乎。凡事聽諸數。至數之心。不可以歸數。

道用篇 九十六章

欲明明德於天下。修身爲本。欲安天下之民。正君爲本。以天下修爲大道。以天下正爲大人。

幾亭全書 卷一 學言

自成之道。以講正修。成物之道。以言翼行。風動四方之道。以禮顯德。

人者物之主。人各得所。則物自得其所。必子賤能使單父之民心。皆如已心。而單父之萬物得其所。堯舜能使天下之民。如單父之民。而天下之萬物。無不得其所。

人心者。氣中之靈。故中和昆艮。能反成天地之氣。在位者。不自負其人。可使日月不薄食。山川寧。四時得。百物達。而後知人者。果足以爲天地之心。

講學爲自明。非以明人。講爲自容。非以容人。人亦在其

中耳。

修非其人。無法可講。所存非其心。無學可講。講學者。所以學爲人子。爲人臣。爲朋友之道也。所以學

出處之分。作止語默之幾。取與之節也。所以學治人之術。御事之方也。能此可謂學矣。苟其不能。講之焉用。

與學者言。使其反求乎皆備之我。則通於外王。與仕者言。使其事務乎民。則入於內聖。

敬天敬君親敬賓師。不失此者。謂之善矣。古之士庶人。知教其妻子。古之帝王。知教其臣民。斯禮也。秦以後

幾亭全書 卷一 學言

十六

昧如也。治至秦而放。後世卒莫能大行。教至漢顯宗而亂。後世卒不能大明。聖君作。大人輔之。非徒陳其義而已也。必善其所以處之者。

理則不窮。精義入神。則致用如神。理義所以爲用也。其環之無端與。其陰陽之不測與。膠膠焉或困於用。殆於理義未窮且精也。

不著不察。其行習也終棄。弊終底豫。察也不然。怨慕離誠。不知所處。何以順親。故不察則自悞悞人。察則成已成物。

心平而精義。然後能覺人之邪正。建於當世之大務。然

後能別人才之短長。自得者深。然後能表人言之得失。

智名勇功。舍已從人。偷常綱紀。道衆獨立。所以並行而不悖者。各得其宜也。不然。獨立則有我。從衆則候阿。德盛則無盛氣。才高則無高言。有主氣者。必能使衆安之。有真才者。必能自致。

念念愛人。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美。期於獨擅。惡爾德乎。除天下之梗。扶天下之乘。故功貴一。姓勲高。一略帝號。罪爾功乎。子聞之思。孝臣聞之思忠。故言貴自文其心。黃鼓一世之嘯。德。

此言

使觀者真知所指。誣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爲德。以罪爲功。以誣爲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謙斯德也。節廉氣故。皆出於不忍人之心矣。學者少此。故不甚則爲自好。甚則爲姦名。而僞學之譏興焉。亦反其生德而已矣。

不係民休戚。不爲問學。不能救民。不爲事業。須臾忘斯民。不爲心術。有用我者。相與棄之。天下滔滔。我其易之。車中見民。庶顧而嘆之。室中未見老少。殷殷乎顧之。

寡欲愛人。謙恭益福。落矣。多欲負才。傲嚙亦瑣尾爾。

多欲。雖有愛民之心。不能行矣。泊然自適。念不到物。雖曰寡欲。猶天地之罪人。是故寡欲者必不仁。寡欲者未必仁。

凡人者。自爲一人而已矣。仁人者。天下之心。心覺一身之病癢。仁人覺天下之病癢。覺之。故不得不安之。未能安天下。且安目前。無安之之權。且使有觀者。靜念於求安。安之心。果能動之。安之。彼自能成之。

聞善人而增美。則悅聞不善人而改過。則益悅。期然而然。仁者之志與。聞善而譏。聞不善則忘。見善而樂。見不善則哀。不斯然而然。仁者之天與。

此言

一窮士勤善念。必有曲成焉。一達士勤善念。必有弘濟焉。獨爲善者。孤。綱率而爲善者。祿。引人善事。功觀已倍。成人善念。不可以數計。

濟一人。必宛轉以及之一。端之善。起數端之善矣。害一人。必宛轉以及之一。串之惡。成數串之惡矣。善有根。惡亦有本。善有化生。惡亦有枝葉。吉人愈吉。凶人愈凶。是以君子必謹其初念。

自愛莫若同愛。萬物佛於我。我在萬物之中。含衆人而求得安之所。天下其有諸。莫淺於僞。共添於誠。誠則變化不測。不亦測乎。僞則人。

視其肺腑。不亦淺乎。伯者心乎定伯。出一事。民一應之。功淺於驅虞也。王者心乎愛民。我存其誠。神應在天下矣。不亦深乎。誠深而偽淺。自修身以達乎治天下。學至於惟有天知。則陟降於帝庭。與太極存。功至於惟有天知。則朝市屢變。傳家之事不變矣。開創之君。其精神足徵若干載。則國運因之。爲善之誠。徵於無窮。傳亦至於無窮。誠所自徵而已。燭大則光普。誠者燭也。所傳者光也。人天感應。其胥一矣乎。非萬世爲土者。孰與當之。

義亭念書

卷一 學言

我受權誦之名。則一時蒙其濟。我持正誼之名。則一時被其患。奈何。曰。非權誦不行者。豪傑之窮也。持正而不能動者。賢良之窮也。不用則已。用必化。不問則已。問必信。持正而動物於無阻。其惟至誠乎。正極於母。我之謂至誠。毋我。則於務也必通。於語人也必與。偶言善。偶作善。問以所從。不知也。豈其無根與。天然而發。號曰良知。不權於志。根於性也。根深矣。誠性則誠。所以謀之。謀之使立其志。勸善之道無窮。遏惡亦無窮。然而皆末也。勸以末心。俾自勸。俾自遏也。則誠無窮矣夫。

自格其非心。乃可修人。豈惟事君與人遇。斯格之矣。達臣可以極近臣。小臣可以極大臣。寮友亦相格也。官亦格民也。君亦格臣也。格心之道。達上達下。化民易格。君難。大人之道。有窮於上行。無窮於下濟。學至於經世。經世至於安民。學至於經世。心不至於用世。

學莫要於立志。志不立。無可成者。事功莫尊於無志。功以時建。不可以有意立也。人足其立。爾見職分者。計安社稷。見性分者。志安民。君有時而不事。民無患而不仁。爲民事君。非因服官以

義亭念書

卷一 學言

愛民。知此。則繫念無倒置矣。命者人與我之所皆不能爲。非之進退。我自主之。不言命也。行狀。則道之命也。治亂。則丘民之命也。見民見命。不足其身。故窮無憂而達有樂。於學曰克己。於事君曰致身。於遇患難曰舍生。其實一也。爲舍生之難。其未深於平居克己之事與。顏淵素克己者。故夫子云。吾以女爲死矣。修曰。天爲民立君。士爲民事君。然有爲君而殺萬民者。去兵去食。效死弗去。非乎。曰。俾民各盡其忠。各去其信。視懷羞與偷生。義矣。則仁人貞臣。不惜萬民之死。

者爲民至也。豈適其爲民之初心哉。身雖髮膚。不敢
毀傷。及其致命。適以成仁。安危之通殊也。仁者之視
民也。如其身。其成物也。如自成。是爲一體。夫如是。故
無耻者。不敢托於仁。

富而教。所以善民生也。無信不立。以善民死。愛民而爲
之計。通乎死生。

知權以義不以利。行權以誠不以巧。真者。誠之所生。
不動氣。不爲機。久而可樂。

感物。則特至者。易成物。則時中者。全。風清以和。凡夫感
之多興。而大人節取焉耳矣。

卷之三 學言

小過。過也。雖非中庸。亦可也。大過。非過也。中庸也。中庸
不可能也。能人之所不可能。非大過人而何。

爵祿可辭也。使之遇世。終無悶乎。白刃可蹈也。使之獨
立。終不懼乎。侯乎中庸。斯於懼且聞也。聚如爾。夫然
後謂之大過。

吾之一體。有差等焉。手足衛廣心。髮毛爪甲。以時而去。
況於萬物乎。如其故。則深於一體之意矣。

大舜善與人同。二氏善與人異。同之以盡性也。異則拂
性。大舜絕地。天通。二氏通地。天絕。絕之以定家志也。
通之以炫衆。拂乎後而曰廣大乎。炫衆而督衆乎。

吾非以平等之不賢於離也。其平等者。非其故也。各
是非。微善惡。平等在物。以釋之者乎之。寔使人才壞。
奚倫。腐。率。默。食。人。一。釋。生。之。矣。無。衆。腐。無。小。大。平。等
在我。以敬之者乎之。寔使物各得其所。事各就於理。
與天地參。一散成之矣。

尚。裝。美。在。中。也。不。見。其。人。其。學。之。心。乎。致。美。乎。蔽。見。美
在外也。不見其身。其交天親之道乎。

儉。以。自。奉。不。以。事。所。尊。朝。祭。事。君。與。見。神。也。故。盛。服。非
以飾身。敬其所接也。晏乎豚肩。履冠。知儉身。則忘君
親矣。

卷之三 學言

人惡已成矣。無可救。聊與隱之。其方萌。則可遏也。坐觀
之。非仁也。

厚取其中。過求厚者。僞也。惡可親耳。豈更飾以爲善。耳
者有通諱之則已。其敢頌功。

稍傲情而悔。未有謙恭而悔者。稍過受而悔。未有辭諱
而悔者。

循覽仕路。多以定而危。未有求過而不安者也。其居位
也多以求先於人。敗奉有後人而不全者也。
喪有爲吉。知幾也。死有爲禍。考終命也。知幾在人。故爲
吉。考終命在天。故爲禍。知幾無咎。故爲吉。考終命歟。

而不墜。故爲願。

良士皇皇。在修業時。靡得失則。潛如也。良將軍慄慄。在

未見敵時。臨陣則勇。然大勇却顧。故克有終。

改過一旦。尚餘羞焉。不敢待也。釋回十年。人猶未信。不

敢不待也。

善先施。惡先忘。惡威惡應。愈應愈威。寧有已乎。不自吾

已。待何人已。不自今已。待何時已。

獵鼓可學。見南子不可學。獵鼓治人以圖。見南子圖於
行已。

聞道有可驗。心無弗虛。氣無弗和。理無弗順。以道皆焉。

之至也。事成動於氣。遇人或成於心。應對或窮於理。
則是未聞道也。以此衡古今學者。較能道之哉。

然亭全書卷之二

學言中

知大篇 凡七十二章

學者作聖以思。人君入聖以從諫。不偏廢也。而各有所至焉。舍是而求聖。無他門矣。

盛世上勢下遷。衰世上逸下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古百姓之行事也。不違厭食。坐以待旦。古君相之心事也。斯上天盡貴賤之理乎。食人食於人。各得其平。欲天下治。莫急於正君心。欲他年之天下治。莫急於教太子。欲治天下。責宰相舉人才。欲治他年之天下。責

錢氏全書

學使者育人才。

君之知人。自知太子與相臣始。臣之知人。自知其君始。知太子。則擇師傅。輔其所短。就其所長。知相臣。則可與審百官矣。知其君。然後可以立本朝而舒所志。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大臣自安。安有術以結至知乎。以道格君。君信我矣。故身莫安焉。不能知君之信我與否。而強欲行道。未亢於世。先亢於君。雖爲龍也。能無悔乎。

知人以安民。君道也。正君以安民。相道也。君相事異。而志一於爲民。

君相不尚多能。尚能知人耳。君見爲多能。則蒞勝。相見爲多能。則蒞事繁。

君求臣貳。臣求自貳。一輔。二左右。六卿。及御史大夫七人。亞各二人。天子所促膝者。二十四人。而天下運於掌矣。所自審擇者。惟一輔。其餘則輔可舉也。卿各自舉其貳。天子與輔參之而已。萬幾日生而無已時也。至不可帶者。人命也。桓公失管仲也。而齊亂。符堅失王猛而秦亡。故求臣貳者。人君之急務也。求自貳者。人臣之承屬也。知用賢而不知儲才。知盡已而不知引人。爰發乎其國。而死賢者。必用而已。不必盡者乎。

錢氏全書

上帝產是民物。立天子以理之。生賢俊以佐之。是故事

天之心。其實於愛民。事天之事。其實於用賢。書曰。欽俊尊上帝。不用心於知人。而求事上帝。未繇也已。民物者。帝所均愛。賢俊者。帝所持鍾。爲能分理其民物也。舉其所特鍾。以濟其所均愛。是故之典。有不親承乎。

草木蕃。功化之盛於此終。動物民生。無待舉也。賢人隱。德粹之機於此始。能安百姓者。先去之矣。而又誰與育其物乎。

天無心。生生相繼曰善。人心渙然曰生。合天之無心。曰

至善。善本無。故合於道。事皆無。我至矣。何言哉。知至矣。有知乎哉。能至矣。我無能焉。德至矣。義稱焉。焉君至矣。無名焉。智至矣。行所無事焉。誠至矣。無倚焉。易至矣。無思焉。無爲焉。合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之謂合天。夫苟知善。則繫戀何生。矜伐何有。遇善斯見矣。見善斯好矣。用善斯各得其所矣。所日相與者。十數大賢。百千之才。皆用焉。所親遇不出數大事。萬幾具舉焉。運天下於掌上。

高明者。生氣也。夫以生物爲事。故惟好生者克配膺天。善制善察。非所以當高明也。

養序全書

卷二 學

爲政之所必欲去而不周者。殺也。唐虞之隆。民不犯於有司。周之盛。刑措四十餘朝。皞皞如也。正使天下無可殺之民。爾雖自文王太公周公。以迄仲尼。或不廢殺焉。然是奸雄之在朝者。非民也。不知何世。大聖人者得天下。必有時殘去殺之威焉。必有刑措不周之顧焉。天必善之。俾親見於厥躬。必錫之麟趾。麟定。相與續厥脰。麟中無和。與於此中矣。其忍以殺不怨爲恭。盛乎。

天者。萬世之天。人主者。一時之天。創業之君。一代數百年之天。

則運治亂。歸周心。民心邪正。麟政事。政事臧否。歸人才。人才成敗。運事術。

至公無私。曰內聖。不迫人。儉曰外王。無私故易知。不麟故易從。

王尚仁。伯尚知。仁知皆位也。有可尚。有不可尚。故好禮王之事也。好禮王之事也。好信王之事也。上好而下應。廣必以類從。上惟不可以好知。上好知下。必以詐應。伯之事也。

療至疾而他疾平。舉元善而幾善興。察大事而餘事明。何以德天運。人主之意向是矣。向於正宜。運倫大來。向美事全書。

養序全書

卷二 學

於讓侯。還背小來。格非格此。挽否挽此。見幾見此。登格不德無也。可挽不必作也。矣挽則運作。以存身也。矣他人政得失。有小有大。未必關氣運。

麟焉天下。百姓是矣。親爲理天下之人。相是交。并或一人動而天下息。一人儉而天下吝。日無負柄之故。相者。百官之領也。君與百姓之交也。通君志於百姓。運百姓之志於君。

雖位與天相運者。人主也。神明矣。天相遇者。聖人也。天地以人麟心。天子一斯念而萬民吉內焉。故天立應。聖人爲生民立命者也。故與天合焉。

勤天亦有勢。匹夫積德。德。人至一念誠而天動。天子與天通者。心也。觀於光武子陵之事。則天子之形。且息息上應乎天。而況心之所動。與其所言行乎。異焉之道。精誠而熾。聖人之造。歸不惑而典。人主惑果。報則釋。職。人主惑長生。則玄微。一心治天下。而無惑焉。斯道猶布果爾。猶日月爾。無可救也。不可難也。亦孰得而尚諸。

食養窮。救之以藥。孰知藥窮仍救之以食也。人才窮。救之以治法。孰知法窮仍救之以人也。禮樂窮。救之以威。孰知威窮仍救之以禮樂也。

養才全書

卷二 學言

七

求治人。然抵讓治法。定用人之人。然後求行法之人。均之好問好察也。意在求人疾苦。則爲大舜。其所問者。大抵諸大夫國人也。意在搜人過。則爲衛嗣君。其所問者。大抵左右也。意之仁不仁。毫釐。而耳目之智不智也千里。

別之也。害矣。而優於審。言有不善。以隱別之。揚矣。兩端有不中。以不用別之用矣。善雖細無遺者。惡巨而後棄。大舜如可作也。其有取於漢孝文。

留心人才。則漸能知人。去勝氣以察直言。則漸能知言。敬天之怒。先求直言。非文也。將以改過修政。皆自闕直

言始。

求直言之道。矣。切於行其所言。

下不畏嚴而具明。不獨其好而殊。則奸邪甚。明則好無所容。可以寬矣。禮者。所以自持也。非所以臨衆也。是故懼于背於民。莫至遺於官。明主一官民而寬之。官不欺。民不犯。

暗者多苦疑。明者常懷誠。知共人。故無不害之嫌也。

低昂不可測也。勢平焉。使各自揚。神其意。愈可焉矣。仍意則其能禮。

大人之事三。揚君心。舉賢才。懷治體。

養才全書

卷二 學言

六

不正人心。無以爲治。不正者。心不可以正人心。

惟良醫能去人所苦。方門病立也。惟聖人能變學者之

氣質。各明其所留也。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別其惑

之所從也。衆百出矣。偏亦不齊矣。非亦多端矣。可概

治乎。要惟於自明始。

人身之疾病。誠其何患。治以何方。與矣。變化。是爲良醫

耳。格心者。精準諸此。心一而已。非一也乎哉。然疾亦

有不可愈者。物亦有不可正者。君心亦有不可格者。

大人之謙事。不亦窮乎。見敬而能止。所以爲大人也。

必希其格。動暗於義。而於道缺如矣。焉得大。

克已先其難者。格君心先其易者。先難則一往而無阻。先易則不苦。在己者震以決之。在物者舉以引之。使君賤貨。使民生財。是故仁賢用。而言利之臣。與清言之士交誼。

貫以辨見。道與欲有辨焉。道之中亦有辨焉。大同以辨致。君子與小人有辨焉。君子之分量亦有辨焉。道非辨不合。天下非辨不均。

致其辨。則君子榮。小人辱。定其分。則君子進。小人道。內之外之殊其用。以直其在。然後君子長。小人消。易之用。變化而已矣。以治身。則變氣質。以治天下。則先

易之全

變人才。其或抑之制之。非變化也。制慾為原慮之難。制儉壬為宋元祐之禍。故易分君子小人也。以道而後世。分君子小人也。以勢。道者。心所存而身所行。勢則其所乘之位而已矣。道分消長。勢分勝負。勝負非易也。華不貴勝夷。而況君子勝小人乎。苗格。華道長。夷道消矣。使小人之所存所行。漸消而歸於君子。斯所謂易乎。勝則僅削其位。奪其權。而心之不悛。不服如故也。彼未消。此未長。能保其不挺而戰乎。惟道消。則玄黃永化。彼亦我已。道兼勢已。不先之而後之。不逆之而從之。在易。兌上艮下為咸。陽

下陰也。是以能為陰倡。寡善刑於雍雍。仕道光於鑽較。父之訓子也。就其性。師之誘人也。相其所長。君之導民也。適好適惡。直之使枉也。與之共榮名。至於中華之御四夷也。亦順其好生惡死之性。夫惟因之。是以華之。夫惟隨之。是以率之。夫惟容之。是以至之。諸葛而後。唐懷英朱純公其人矣。是化人援天下者之準。

大智與邦。無過集眾思。大愚誤國。無過好自用。進之。則大智求善後。大愚求護前。武侯王安石。足以反觀矣。天下好善之人不少。皆堪相天下。取善固非易好者是

義學全書

卷之四

實有莫大之技焉。能知而後能好。道亦然。人亦然。不識善。所好何善。不知人。所害何人。設無所去取。以為容。榮其似以為好。真士去之。其存者。顧獨儉倭耳。自反於心。苟好善。宜急辨善。知人之法四。聽其言。觀其行。觀其眸子。察其所安。然而分恒乍焉。言若眸子。遇諸乍者。行若安。存諸恒者。惟知天乃其本。不知天。則聽與觀與察。皆繫耳目以為用。而何以盡人。我自明之。曰知天。遇人而明出。為知言。不知天。無以知言也。

遜志求諸非道。違心求諸道。二言皆提爲法。不法。則志我悅我。未顯而辨。於我善卽善人。於我惡卽惡人。二言常提爲戒。不戒。則武三思之大慈。不覺已身體而力行之。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二言法戒兼備。無受欺於人。亦可以節取人。

何得爲本。獨擅皆末。是故忠輔廷。恤士卒。爲將之本也。人皆可能也。智力絕人。末也。聖賢者。孝弟忠信而已矣。本也。人皆可能也。多才多藝。所獨擅也。末也。能用入者。能自用其才。而不必用也。故將柄皆居中。用於人者。不知所以自用其才者也。稟人指授。則成事。

幾亭公書

卷二 學言

九

師心則困。

天官習吏不習民。民者。吏所習也。不習吏。則天官尤。司馬習將不習兵。兵者。將所習也。不習將。則司馬尤。輔弼習九卿才。不習九卿柄。柄者。九卿所習也。不習才。則輔弼尤。是三職者。亦貴知其要。舉其大而巳矣。天子之心。未敢云格也。且威之。天下之利。未敢云典也。且明之。天下之害。未敢云除也。且損之。有能此者。可與輔世乎。未耶。非器何使。然不辨焉能器。無道以視之。焉能辨。惟不器能器人。大器則能使衆器。

器之中。又分器。治田治河治兵。每事各極其能。是一器之全也。或長於守除。或長於黃鋒。或長於闢榛莽。樹管柄。是治兵中之偏器也。或善相度。或善董工。是水利中之偏器也。或知種性。或辨土宜。或明勸課。是耕也中之偏器也。使人者。合數人以就一器。無收數器以責一人。

才小大難辨。才兼專難辨。才何所宜難辨。宜牧民矣。治小邑者。不可以處劇。宜將矣。適若干則亂。所宜之數又難辨。故才之萬端。猶心術之邪正也。其大畧也。茲數者。猶正人之所造。有復深。不可得而窺也。故聽

幾亭公書

卷二 學言

言誠功。恭錄必以之。

見威敢於蕭夏之外。見其事與。見其人也。斷典廢於百世之後。斷其事與。斷其理也。

以人定人。父子師徒。不柄及也。以事定事。君子所失亦收。小人有得亦仍之。

爲治有至微焉者矣。或存其事而用廢。或消其事而義明。順衆之習。使不覺其自廢也。義既明。則功在無事。遵法者。繇釋其意。善更張者。齊輔。輔困夏。周困殷。大率之際。無非困也。聖人之作用如此。故萬民不驚。管仲治齊。因山。因海。因君意。因國俗。無

非因者。秦繆之作用如此。故下令如流水。王安石純用筆。致天下。其學果安事乎。俾筆者凡愚。喜筆者下愚。出乎二者之外。然後可以共學。可以圖治。智者務安靜。愚者喜更張。不矜其智。故不敢輕變前人。不知其愚。事事欲翹然見奇也。智者不得已而觀動。及其動也。又行所無事焉。愚者於其可已。皆紛泉之。及其動也。無功而害泉。

益未於靜室。未冰也。微動之則立凝。長河迅流。雖秦不近。大通故也。故陰翳之意。無不懸敢而成。既不能江河之大通。又不靜以蓄之。君子觀於水之一靜一動。

而知其理矣。

禁於微渺。則怒可以當刑。而及其熾也。刑不足以當怒。故仁者恒怒於未成。

怒未成。故怒之使懼而不敢通。若已威。則治以本罪而已。此文雖公之震詔新罪卒。而微公所以夷然者也。休戚相屬。故不能已而怒之。若路人。亦治以本罪而已。怒之事至勇。怒之意至慈。愛人則善用怒。好生斯可以掌刑。

朴者易聞。王陵司馬溫公近之。智者易巧。陳卒呂夷簡近之。去開去巧。其懼學乎。朴忠以事君。神智以成務。

忠貴智濟。然而不妨於愚。識君國。乃可補也。覺君意。

可挽也。是忠以智行也。君諒其朴誠而弗怒也。俾其守節挽諫。而弗敢恣也。是忠以愚行也。懼忠竭誠。君皆可事矣。何必以愚而慕智。

居位無可然之時。玄對不觀諫。爲有微懼諸賢。善擇諫官。其有言皆相之言矣。孰謂相可察耶。然足以容。奉身而通之輔也。凡有使皆不可。況於彼相。

諫當之言。常在當事。以補君過。經筵之言。常先事後事。以養君德。輔弼之言。常密勿無事。以沃至心。誠愛我君。則啓之以罪已。不助之以罪人。

樂事全書

卷二 學言

十二

近淡。故交亦淡。淡者可以承奉交。甘則否隨之矣。慕君之甘。易震。愛君欲當之甘。難忘。臣淡而君不厭。它百。

振者心淡。而百振之心不厭。大臣及時善忠。以榮名終。其雖何如。曰。善息而樂。不遇。

一身。必也素養之人才。振芽連茹。字於吾君。相觀而。聖用。福社稷。利生民。乃油油乎懸去國之心。

政教篇 九三十三章

夢天地無他。惟使天下無餓殍。無惡人耳。欲無榮殍。在知勤儉。欲無惡人。在知五倫。上自修也。以齊下也。明德惟馨。有出勤儉五倫之外者耶。至治馨香。有出勤。

儉五倫之外者耶。此之謂切實。

日用一言一動。無不人倫者。怕天下又多乎哉。以人倫教。亦以人倫養。

治天下之才。無過於士。天下安危之大計。無過於兵。二者皆出於農。農重可知矣。兵農判。猶或憂之。士農判。有識志之士。先而兵。後。連人其先合士於農乎。熟天下之荒土。三十年。歷天下之吏胥與皂。五年。練天下之屬兵。三年。養天下之士風。二年。善天下之官方。一年。

孝者。道德之純典。農行孝弟。莫如堯舜禹文王周公。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章孝弟者。莫如孔孟。孝。綱特爲一書。養論。備無孝不置焉。至並子並孝。孝。故賢。賢。理居教。而罕及於孝。故必立孝。經於學官。孝士以孝弟爲首科。如唐周初制。新可以教。弊而反本。

周禮本自周公。非盡周公作也。然治術之大要。實存焉。漢以孝弟力田升秀。而人知敦本重農。唐置十道府兵。則國以威。儲亦不困。宋統官禁於中。則三百年無社鼠之患。符其一事。治效彰彰。況本開離之意。而綱紀並建者乎。後有聖人。舉其弘綱。操其機要。則至善矣。

上世妨天養者。舉衆爲亂。中古亂民教者。師巫神鬼。聖人舉而放之。紀地天。則二書惠矣。自二氏之學興。而四天日少。農尤少。其徒皆衆人於士林。坐而論議。不自勞力。於是養教之迹。俱大爲其所害。除之有道。存世可清。今其徒悉衆農工。毋生食。毋謀律。毋爲商。買犯者罪無赦。周生說制器之勞。彼與吾民同任之。無純崇之善。又燒善德。無復餘資。范土服木。鑄金。一切妖虛之工。燒而世俗崇。隆。驚。飽之心銷矣。勞其人。足以虛其教。練其存食之源。自杜其害道之門。就彼以說禁。而變化行焉。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聖人優起異端漸除。除之之道。不出韓子所謂人其人。而虛居火善。則說而有迹也。人其人者。不在孝故。在遇新。聖王同風俗。察異服。今乃容其削髮去冕。不惟服異。形亦異矣。天竺非偷。燒。況我時夏乎。故者不可件除。每郡已併置一區。限以人教。其後永禁剃服。及五六十年。窮中國無僧迹矣。雖有好其教者。徒與伴侶而崇善之。無其人。則益自變爲天。惡。實自窮而不行。益久動化矣。化之無迹。故人忘。去之不遇。故氣不動。凡邪說私教。上紀之道教。則下必有其教身而崇之者。人氣然也。德之不仁。綱之不美。故不如以漸

疎。

盡僧而人之。不易也。僧死勿度補。驅象而遠之。不易也。象倒勿貢補。亦日行所無事。

民有憾。邪說因以平之。民有求。邪說因以歛之。是非著而好惡伸。則何憾何求矣。是故王政行。則異端易熄矣。不自治而治異端。君子求諸人乎哉。

足取之略。江南儉之。江北勤之。農夫寬之。商賈制之。吏胥搜之。僧道已之。

養有三。衣食用。財有三。布粟器。生有三。耕織工。知財而後可以議生。金錢以權財。而非財也。舊商賈以通財。

養亭全書

卷二 學言

一

而非生財之人也。園牧補耕。生之也。皮毛補織。爲之也。土爲大器。木金爲小器。城郭宮室。大抵皆土焉。其小者。大抵木與金焉。故耕織園牧而外。以爲補生。復曰來百工。

羊私羊以聚財爲生。劉晏以運爲生。惟大仁大智。能以生爲生。然古曰生財。亦曰理財。生而後可理。欲其卽利以和義也。生財以養民。理財以教民。自置生言理。而加賦巧取諸術典爲。以爲是所以理之也。今正其名曰生。

用不足則行徵。有子之治財也。銜亭敗則簡練戎士。孔

明之治兵也。皆以反躬之義收之。求日減。不求日增。學問然矣。經世亦云。斯義也。勝久矣。救訓加賦。忘乎其爲民。救敗加兵。忘乎其爲將。如之何其有阜安之日。

國以農桑爲本。商賈亦本於農桑。

財乎欲實生之乎。易田疇。其他非生也。此同乎古者也。欲大節之乎。謀元帥。其他節之小者也。今所獨也。今費在兵。得元帥。則寇平而兵止。有知節財之機。在擇將者焉。可與講富民矣。

雨。地所升。北方雨少於南。天異乎哉。地異耳。溝瀆廢久矣。土皆涸燥。太陽照涸土。無濕潤可吸而升也。少升則少降。今復開溝。遂土膏漸滋。數紀而後。非方不忠。

養亭全書

卷二 學言

一

種雨矣。種天氣者地。種地氣者人。人能兼變天地。顧疑泥土之不可變而復無乎。

穀帛使天下之民均衣食之用。陳而生新。何耗哉。朽於倉。敝於筐。靡於游惰。傷於斷義。耗矣。散幣藏之金錢。以賜天下。一失而聚得。何耗哉。善於泉壤。碎於飛箔。流於夷牧。耗矣。

收民心以穀。至仁之王者以之。伯者亦師之。離士心以金。至不仁之秦以之。而後之尚饒者亦多師之。木生

也。金甞也。趙治而生氣上。趙亂而害氣上。

古者賦於民。頒祿於官。餉三軍。皆以穀粟。故農重。後世易之以金。則農不得不輕。復古重農。必先復賦祿之制。

遇民間嫁娶用珠玉組繡。居遊用玩器珍物費時。莫此爲甚。遇官民宴饗用倡優。游手坐食。令人喪志。發狂。莫此爲甚。然遇其物易。遇其人難。上先賤其物而勿用。民間自勿貴之矣。其人則必後以他業。開其衣食之路以安其生。

廢阡陌。盡地力。顧一時忘後世。曲防過繹。顧本國忘隣。

心忍而慮促矣。仁人隣國亦我。萬世亦同時。

澤水湯湯。則中國不可耕。禹八年於外。以治水者。治田也。溝洫不清。則水支不分。禹之盡力於爲天子之計也。以治田者。治水也。所以自終行水之繡也。行其大分其小。定汜濫。既荒蕪。功兩而事一。

天之報人。聖王罪人。因其發意。過雖大小也。不自虞也。不復犯也。故雖小大也。設心也。長此無窮也。意殊固矣。而意亦該事。

刑赦赦前。刑赦赦後。原不虞也。稅赦赦後。杜無貝也。然幣庶之地。事故後。逃亡多處。亦兼赦前。

稅可赦。刑不可赦。赦稅以君與民也。赦刑以民與民也。

不得已而赦刑。犯國法之輕者可赦。民間過相犯者不可赦。赦之。則舍究者莫雪。而長惡民之倖倖。故漢數赦稅。則成文景之治。數赦罪。則劉璋之慢蜀而已矣。

帝王非行師不怒。非誅大奸回不怒。怒以行師。所以作衆氣也。怒以誅大惡。示民不犯也。

行師者。政事之一。戰又行師之一事也。爲政不得已而行師。行師不得已乃戰。

討有罪者。必自度其力也。必有勝算焉。不然是以三軍

之命戲也。有殺身以成仁。無覆師以明義。有効死以

立信。無攻人以自亡。

元帥主謀。謀至間。置謀而行師。嘗試也。置間而用謀。德也。雖善試。無常勝。雖善德。無全中。是故步與心必相

應。謀者步之心也。心與目必相應。問者謀之口也。將求能爲問之人。元帥先求能用問之人。

知已審度也。知彼亦審度耶。地何形。出何道。將何人。兵何數。是審度所能至耶。攻先間。戰先間。守亦先間。雖有智勇。以此爲實務。

或曰。湯武行師。亦用間耶。曰。人自爲之間也。非湯武用

之也。以多助攻獨夫。徒之麗威。皆我聞也。何待使哉。
村臣億萬心。億萬皆武王之聞也。未至是。則王者之
師不興。後世用聞者。對蠻夷也。對寇盜也。探知矣。情
不使我兵墮於險也。救我民也。知流寇之情。故可以
縛渠魁。可以解後麗。不至於多殺也。亦以救彼也。
用兵與治國異。何也。運也。禹湯文武之行師。與治國一
也。一者何。不來而已矣。不欺其心。不欺其士。不欺其
敵。與治他事何異哉。後世之行師。則不然。自治必以
誠。禦敵必以詭。治兵必以誠。用之必以詭。夫王師之
出也。敵皆信之。安用欺之。而況於其士乎。况於心乎。
後世當天下而動。欺其心矣。害之以殺。恐之以害。欺
其衆矣。至於敵。則無弗欺也。第恐以不能欺致敗。詎
以能欺致愧哉。然而自治必以誠者。何也。智勇實具。
賞罰實行。是其誠也。治兵必以誠者。何也。拔力使實
攻。耳目使實習。是其誠也。至於攻無備。出不意。驅之
往來如群羊。莫非欺也。不誠則無以行其欺。是誠爲
欺設也。嗚呼。是三代以降之行師矣。運也。敵諸葛忠
武王。文成不免。

幾亭全書卷之三

學言下

智聖篇 凡五十一章

正萬世之人心。育萬世之英才。主萬世之治平。

至理有叩乃發。聖人之口不盡言。古今善事。非遇不成。

聖人之身不盡行。惟其心備之也。故所言所行。不盡而實盡。後有作者。從而默識之。則與時俱引矣。

風不可盡。盡百物之受風者。旖旎飄揚。則見風之勢。語道亦然。

雖善言道。不能發。故有能者從之之喻。其如能者亦無

幾亭全書

卷之三

可從何。則以待夫自從其心焉已矣。雖善垂法。不能無辨。故懷示修教之道。其如故又生辨何。則惟曰其

言不合於精微。粗者聽之不入。行不務於根深。淺者受

之不懷。人我無二。精粗無二。淺深無二。亦微於此矣。

言正言。行正事。聖人言而人信。吾言之而聽。聖人行而

人悅。吾行之而思。聖人愛人。吾居人。聖人忘已。吾自

喜。所藏之心神異。則言動時之聲氣亦異。容色亦異。

次序亦異。聖人之禮樂。在言行中。故感人以中正和

平。吾之言行。離於禮樂矣。人道以偏頗應。以季戾應。

是故君子重所以行之。

善大恒爲首。物大恒爲尾。天人皆然。元者善之長也。聖

人者知覺之先。命之曰德首。天五生土。師還則大將

軍自殿。命之曰時尾。君子志不敢微。人。行事不敢夫

人。

質升亦降。氣降亦升。加矢於箭。漢。飛羽乎清風。飄揚之

勢既通。則壘而止耳。火吐烟。山出雲。人物之有氣。皆

可抑而下也。隨下復上。陰陽之性。豈人力也哉。陽用

事皆升。陰用事皆墜。生陽而我陰。誠陽而偽陰。濬泊

陽而欲美陰。仁人志士用陽。階臣媚子用陰。燕處起

幾亭全書

卷之三

然入陽。寵辱若驚。人陰。

識生智與富貴之心。乃可爲賢智富貴之人。天欲使人

皆賢皆富貴。而不能也。故生智。以爲愚也。非使之欺

愚。生富貴。以扶濟貧幾也。非使之凌貧賤。爲愚而生

智。爲貧而生富。爲賤而生貴。不明於所以生若人。忝

爲若人也。已。知之。則能以已之所有同天下。

性同而人異。天同而地異。天道同而天運異。惟聖王曲

成之。樂知士能擇仁里而處。

爲惡而爲天之所棄。爲惡而疎。天之所怒。爲善而巧。天

之所忌。爲善而朴。天之所任。

行一善。其悅之。教一人。其感之。非必身受之矣。行一惡。其怒之。害一人。其怨之。非必身受之矣。萬口一氣。萬心一靈。是爲大通。

古人俟我。我俟後人。皆以誠動。獨君民親友。當世相對也乎哉。

古之事。於今通矣。然過大忠上仁。必敬而樂之。遇奸惡。則一措足。斗粟十錢。刑措不用。精神怡怡。饑羣屑。廢卷歛歛。何則。心氣上通之也。爲後人。通於古。爲今人。不通於後乎。立德垂教。永開太平。心氣之樂可知矣。萬世猶計之。而能不計當時之天下也哉。

英華全書

卷三

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猶兩人相親。爾我愛彼。彼亦我愛。吾即親而交疎。我惟見有身。天下烏知有我。鄉人之所以草木同腐也。平生孜孜爲復世計。後之生人。孰能忘之。聖與仁所以長生於人心也。事無不出於氣。氣無不受命於志。百世祀孔子。氣也。孔子得百世之志。周流無窮。則爲無窮之人。不悟。則執宇宙之無窮而起悲。悟。則知宇宙之無窮而常泰。日用之民。忘乎宇宙之無窮。而絃絃目前。祖氣傳。則吾身之氣傳。氣以子孫傳。心不藉子孫以傳。百世之衆。傳泰伯溫公之心者。若而人。

聖人生無他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而已。其沒也在帝左右。歸平生之所通。

君子立命。自立其命也。君相造命。一世之命也。有大宗。必成貞觀之治。有開元。則以治始。有天寶。則以亂終。非造命而何。立命與偶命一義也。所行必法。所居必易。不因命而君修之謂立。

巢刺妃事。唐之歷世女禍。植其根矣。文皇明知女主將禍其子孫。然如天命何。向無賣倫之行。天不必以此應也。其悼之豈哉。其悼之情哉。一念未生。匹夫可至。鬼神惡業已成。天子不能復帝靈。故宰世者防欲於

幾事全書

卷三

月

表萌。輔世者匡過於無形。心思所偶動。其於事情也恒中。無心之心。合於天也。聖人之心常然。故前知如神。君子之前知。則或有得於精思者。舜卜亦夾疑與。事念皆天。不敢以天自居云爾。蔽志。先天下也。命龜。後天也。乃志定而神候。天則安有終通聖人者乎。箕子所云有大疑。賢人以下事也。故猶有龜筮共通之時。周公之洛食。猶舜之協從。是則聖人事也。賢人夾疑而卜。後世之豪傑曰不疑何卜。腐衆人乃質賢而卜。

定已成之才器。難矣。爲日損。商日益。異時所至。夫子亦斷之。若已不若己。其以悅之之念存乎。今日所悅。可以定異日。朋友所係如此。

合行藏而不失焉者。其幾乎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行莫善於幾。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藏莫善於幾。

惟知幾可與用世。惟超然無係者。可與知幾。卓點之撰。

用行舍藏。不在算數後矣。何以哉。正以此矣。與時偕。

行。天德王道。未嘗二也。夫子所問所與。易有二子。

從容以養其君。使適然樂於德義。則格心之功成矣。是

功也。惟深於道者能之。不得已。始進苦言。夫苦之與

幾亭全譜

卷二 學言

樂。相去遠也。不可之幾萌矣。是幾也。惟無欲者見之。

有救民之志。可與展救時之才矣。不然。恐其以損下益

上爲救時也。能匡救其君。可與策救民矣。不然。恐其

以小貞小補爲救民也。無欲見幾。可與望救君矣。身

未正而以寡欲責其君。難矣哉。是救大臣之去也。或

愈於留其遠也。武愈於近。阿衡歸。嗣王益安。赤馬不

東。孺子未必悟。而况非元聖與懿親乎。

爲天下有開關啓鑰之象焉。未言一事。未及一人。獨於

君心所注。有相感焉。可進也。使兆開而忽塞。則可退

也。閔閔焉以道救民。而不知幾也者。其何殊於愛爵

祿而不知止也者。身先道遺。民焉從哉。知幾其神。顯而後之。察見淵微。微而顯之。擊魯不以女樂而以膳肉。惟之也。雖啜無激。伐林木以適至之視。顯之也。雖適不祿。

人臣經危疑者。雖其君悟而見信。終不可以久居。伊尹

周公其則矣。霍光珠此。故及於難。無他。龍利羈之。

物極而危。以其禍之有端。益之無術。是故進德而外。皆

不求其極者。彼自極。則必思所以處之。

風生虎變。霧起豹變。雲蒸龍變。氣從形也。其後天之有

權乎。苟爲大人。則風自移。俗自易矣。雨甚而飄飛。月

幾亭全譜

卷二 學言

涼而珠孕。日照而蜺蜺。形從氣也。其先天之有本乎。

大人得天。然後可以善被天下。

澤以福降。書以壽成。得權得年。豈小事也。

孔子六十八而覺衰。不復求仕。剛定六經而已。進不行。

泰火將至。火之所不能盡。其惟人心乎。除弊就間。然

者易。傳者衆。使百世知所向焉。以救垂老。惟事於斯。

斯事既就。逍遙待化。無遺憾於不修之業矣。遠謀萬

世。近防難道泰。豈曰剛定焉而已哉。然而群經皆損。

周易獨加贊焉。卦爻自定。以不贊夏商者損之。又知

虛端之不植於卜筮之書也。

夏因唐虞。唐虞因上世。上世有善。堯舜已彙而行之。二典存。則增典索丘之精英。備矣。斷自唐虞。爲其兼增典索丘也。章在部中。亦猶上世遺書在二典中。樂則韶舞。爲其兼章也。用韶不遺章。始二典。非遺上世。中古立教。使人人皆學聖人。惟易之爲教也。使人人學天地。自六十四大衆出。然後人人知所以學天地也。玄者明之。通者切之。明明德於萬世。

盤庚存其事。不存其言。呂刑存其言。不存其事。存盤庚示治河之法。爾國猶遷之。況於他乎。亦曰作孽作廢。寢其懲而忘也。說呂刑概至以贖縱矣。貧富異刑。開

幾亭全書

卷三 學言

漢以下之弊矣。其言凄如也。殆有以騷擾王之仁乎。隨時立教。其義一也。喪言慶殃者。定爲善之心也。無爲而爲之說。亦所以定爲善之心也。執此以病治效。則惑之甚者也。唐道利用。合爲九功。曾是靡功利。孔子語政。足食足兵。曾是諱富強。亦問其所利者何存。富強者何道而已矣。薄泰若道也。道忘唐虞之功利。惡商斯也。忽聖門之富強。無他。惟義利不推人我。故致此也。董子正諱明道。告江都王以仁人用心云爾。不謀利身。豈云不期利天下。不計近功。豈云不貧成功也哉。

立言有六禁。不事至誠。勿言。無益於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贅言。非力所及。勿輕言。

心速於天。速於日月。周流於萬世前後。異端有見乎此。遂張皇而神明之。曰。曰。萬尊於天。佛敢駕天之上。而不被天殃。何以故。曰。教實無欲。扶其無欲以做天。天亦安福而殃之。神堯御世。先耳逃隱之流。夷然不屑也。設加尊健。豈虞婉德哉。諸佛者。上帝之果許。聖人言德福。佛言福慧。慧有小有大。小慧能必作德子。有德者必大慧。故佛言偏而聖言全。且大德受福。

幾亭全書

卷三 學言

非其一身享之。方祿位名壽之譚。天下食其德者何限。身自爲德。曰德焉。後天下被其善。則曰聖人之福焉。縱慧言縱。不過吾身樂榮過壽耳。義易關乎天下。故德之典慧。其言殊。與義律也。福之典福。其言同。其義亦殊也。

爲人所負。莫非我推。義心遷之。報我以欺。無他。我不知人爾。使我先負。故又何論焉。是故禹湯罪已。誠見天下之過。皆我致也。非姑引咎而已也。每事罪人。斯與衆近。

觀古人書。如履其事。則識其美。履其事。如觀古人書。則

心平矣。誠其誠可任。心平誠不伐。戒人之辭。通激則聽弗信。自惡之迹太親。則守弗嚴。驕山若此。其凶。弗信之前車也。哉。珠玉爲神於殿前。弗驕之先聲也。

子不可見親之非。而夫子言親諱。言諱子不見其非。何諱何諱哉。可得而諱諱者。父母之他道也。不可見者。父母之不我激也。不愛。惟自慈自求而已。見其薄我。則怨怨則孝。衰而有禮起焉。

陳常而已矣。不洩化機。勇人生而已矣。不關死。一方之盛也。處盡人倫。其善也。處倫人者。觀於民俗之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奢儉而盛衰著矣。將盛也。仁者多貴。其將替也。不仁者多貴。觀於所貴之仁不仁。而盛衰兆矣。

天下大治。賢能者盡人。愚鄙者嚴人。各得其所。嗚呼樂哉。天下將亂。富貴者抑人。貴將者抑於人。賢不肖倒置矣。嗚呼情哉。天下大亂。貧窮瞋目。富貴爲爲肉。野不肖不可盡問。嗚呼痛哉。

天下有道。和平可以降福。無道。恬淡可以辭禍。天下有道。以正直爲和平。無道。以勇力爲恬淡。講學者。講所修也。講所習也。已所修而不識。則或過。故憂。已所得而爲。則不謙。故悅。講之爲功。其在開愚。

辨之關乎。創堂院。集冠蓋。制時日。不其多乎。與家官家。與鄉官鄉。與官言官。在朝言朝。無非學者。無非講也。行其志。民其使。人我胥益焉。而無生異者之忌。雖居季世。何替乎。

論世屬九二十六章

我受其激施者。才與德也。父世之榮華便利者。福也。世受彼。彼亦受世。此全人也。古昔明良。從世功名。今終之屬是也。世受從。彼不受世。此勢人也。嚴環皇皇。辦衰葬之備是也。世不受彼。從不受世。此選人也。居治居亂。一意高瞻者是也。世不受彼。彼受世。此耗人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也。斗筭之從政。治施之豪傑是也。僕受世利。世受彼害。此戰人也。古今權倖。幸道堂世之誅者是也。世受彼利。彼受世修。古今義烈。天諫諍。死封疆者是也。世受彼利。亦受彼害。彼受彼利。亦受世害。古今奸雄。如斯者多矣。彼害世。世隨害之。如奸人盜賊。入困囹者耳。彼撫無於故。世亦害之。遇不幸之運。人註誤之條。非恒數也。人居世。九者盡其諱矣。福不可遇也。德可養也。才可事也。諱不可苟避。而可以見窮作也。大夏降。凡賢舒者貴早。大冬升。凡剛賊者皆高。大人廣德。不勝早矣。僥曰。福則然矣。在我者皆古之制。

弗然清淨其高也哉。君子於此取高不取卑。翩翩其鴻不已高乎。皇皇易天下。卒少武功。豈其見之卑也。君子於此取卑不取高。或高或卑。皆不見有身。故能如天地之有冬有夏。他人之不賢者汚以自卑。其賢者潔以自高。皆見有身者也。雖賢猶各其一時耳。

尊堯於天。與大哉乾元同贊。文王泰伯。皆稱至德。亦至哉坤元之意乎。於舜則云大知。云大孝。其地而天者乎。故曰天何言哉。曰知我者其天乎。堯孔均一天也。孟子末孫贊堯形容大舜。喻堯喻舜。

始受命之王。有意得之爲豪傑。無意得之爲聖人。禹湯

武得天下不同。同歸無意。時迫之耳。自是以來。王業

莫盛於漢唐宋。魏夏商周而爲後三代者也。然高帝

文皇藝祖。皆得之以當天之心。我高皇帝實無心

於天下。乘時起事。以救民爲意。天與人歸。孜孜三十餘載。一念不及於自奉。嗚呼。湯武而後。孰能儷之。

爲親合痛。或沒世無可解焉。計惟自薄其身。不事秋毫。斯已矣。禹爲天子。故僅薄於衣食。匡章匹夫。雖妻子弗與同也。事懸而意類。

不知退。不知亡。其得正也易。比于是已。知退知亡。其不失正也難。微箕二子是已。非仁非幾非神。孰能不失

也哉。故夫子曰其惟聖人乎。難之也。忍今求生之臣。哆侈而譏夫致其身者。

爲亡國之臣死忠。自伯夷叔齊始也。關人臣處亡之道焉。在二子之身。可以無死。在百世不可以無二子之死。其烈長矣。故使亂臣賊子。欲爲而多忌。衆決而猶阻。二子以身禁。春秋以言禁。

過於忠孝者。可無繩以中唐。申生。不忍傷父志。屈原。不忍見宗國之亡。所蘇與伯夷叔齊不遠矣。易說小過。爲恭儉之倫。恭儉可過。而忠孝不可過乎。聖人不忍於忠孝言過。故其平生。鴻揚西山。未嘗讓申生。剛衛

風。存二子兼升之篇。

明心迹。固非自私。有明之而非私者。其惟金縢之說。賜

賜之音乎。其所爲者大也。意在感君以安天下。

孔子學之。卒也。而傳說先之。老子術之。宗也。而管仲先

之子思之。德類衛武公。孟子才明。過於廷陵季子。類淵無天道。衰周之運。能壯之。不足以老之。程邵公無

爲道。宋之運。能生之。不足以長之。天致人與。非淵非邵公。則人致天與。非其身。則其前人。鄭侯識漢高可帝。識淮陰可將。識曹宋可相。斷無枝知人其技與。所知不多。君將相三者而已矣。裴晉公

似之。知憲宗可與有爲。相爲李德裕。謂爲李愬。先儒
豪傑以知人爲主。子陵非豪傑也。其貞士乎。少與世
同學。而不知其能。後辭高之。謂禮樂可興。孰是不知
人者而能此。世祖知之。獨深。不難以位。小之則不
處之賓師。則不能大有爲。一聘一歸之間。其利可
而一代之清風高節。激發無窮。所以用之。唐孟足矣。
學須靜。其旨與家然不動通乎。幾泉思其道與舍已從
人近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罪廢人而人感泣。其
用與不費。不庸不怨。幾乎。持心如秤。不爲人唐重。所
云。庶然大公。物來須應者。與。請爲應武侯。直孟子而

後一人。以序。雖餐可美。隨之九四。夫孔明於伊周。程
子先得我心哉。

孔明樹三代以下五倫之的。

武侯存而延儀和。亡而能。房玄齡之爲相也。讓直於王
魏。而濟其術以文。雖公密樹五王。未幾而沒矣。其後
功雖成。而五王不封。提挈調護。蓋與大德實。慈容之
斯之謂也。有技非若人爲之。則疑。驚起而技。諸
彥聖不得若人以宗之。通者幾乎。窮矣。當諸長年
執抵侍之。各有所施。管諸大匠。材曲直巨細。人巧
拙。群中於席而莫相妨也。唐有虛豪傑。宋有畢士安。

可謂無烟嫉之心。能容止於是乎。微爲勇技。吾誰
與。客何異何同。惟其世而已矣。即曰方底而蓋也。而底

大於蓋。則方能容圓。蓋大於底。則能容方。何必同
孔明之容法正上。也。正之樂容於人者。次之。其不
爲人容者。法正之罪人也。

包荒德涇渭而能平後。汾陽王遇萬人井然。虛稱幸
然。相不道破。令各得其須。而云。韓公近之。小
人喜於幸。掩而思更。或相安而不復長其毒也。
二子蓋點合於聖者。正公文公。於幸精矣。乃未肯以

此遇人。

范文正生平倖貴。未嘗自處。然每日。一日享不繁。明
日必藉之。蓋受禮以周人。亦同於身享矣。前哲之不
見有我。也如是。

明道欲周元荒諸臣。其故有三。惠不惟心。可用。未有顯
罪。可用。名位來極。可用。衡時如德京立意爲惡。一
通。皆不可用也。惠卿罪也。不可用也。安石請
賤。實非純小人。然已居相位數年。令復守郡。復作學
士。實難。不可用也。其餘則所謂請枉也。可罪使也。可
使爲直者也。

待有才之小人難。爲其用不可廢也。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爲賞不可以不均也。奉有包荒。寬諸枉也。賈有折首。所以去元凶。胤征曰。殪厥渠魁。脅從罔治。處邪臣者亦然。有罪則以屏諸四夷之外。道在大學之處。娼妓者。有功則以不居要近外之。道在朱子議處。輔佐育以節制者。未有功罪。則以下僚散員外之。道在李沆之處。梅詢曾致堯者。若有才不試。有功不報。觀者太息。彼安能自平。是失其用而難其害矣。蒙徽欽以應者。王安石其首罪乎。使未報之不復北者。張浚其首罪乎。助黃潛善以攻李綱。綱廢。徽又沮岳

飛。飛廢。中興將相之才。皆廢幹其手。雖終身不至和議。曷足贖哉。雖訂幹徽之子。不掩其大咎。

明之盛。道至醇深者。薛高二子而已。薛子危而免。高子遂及。雖曰時乎。不以爵耶。李六子。其一不受洪。其五不居高爵。

人不必以無死地爲神龍。死如高忠憲。死亦神龍矣。如此者乃爲致命道志。他雖抗節不撓。然受禍繫矣。奚其遂。

武間東林曰。其號正矣。以人不入爲賢不賢。固哉。心忠不忠。器洪不洪。才通不道。言與事公不公。局其東不

東。才而不德。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以身從世。而其入之大幸。大不幸。分焉矣。才觀具足。盛世之元勳良弼。衰世之逸民。謀師。世有幸不幸。而其入未嘗加損也。

幾李全客卷之三終

幾李全客卷之三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

學言詳記一

功夫上 九八十三條

念頭從萬物一講處起。功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後出道亭大原。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明明德許多。但目然只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已將念頭功夫合講說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一切嘉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縱說得完全無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於自身。功夫反在外面。總只顯個了。須是念

合而功專

言生。可以言冲。無厭。言冲。無殺。咸反以應生。生。儘有恬靜之士。談及民生。休戚。輒悄然不顧。此是其養高習靜中。與世間痛痒。全折隔斷。反應應養成一。段殺機。豈知所謂冲。淡無欲。正爲一相不立。是萬物一然。氣氣最親切處耳。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孔子憂亭之不。不知講法如何。孟子舉出。來有。詳說。有個反說。由傳以至約。其機關全在詳說上。既。剖折詳明。方可就其中。從出一個。要物。處來。要約是。何物。便是天運當亭德看。但孔子所云約。禮。即要約

行。此云說約。且單說殺知。約。却是爲欲躬行。先求一。個至是無非易知。講能的道理。正猶從枝揮幹。因流。溯源。詳說反。約四字。恰好是講學二字的正解。如禮。儀威儀。四始六義。一一考求。此是詳。及反說到三百。三千。約爲主敬。詳三百。總爲開那。此便是約。水詳說。則無端反。不傳學。則講盡可詳。凡講學若反約之。夫。第如此。若不傳不詳。無欲說約。靜呼。說講學先須。德。貼孔孟講說二字。

約之以說。禮即理也。物如地中有源。只是靜伏之水耳。遇孔。寂而。上出。有目皆皆見之。方其潛伏。則隨之。源。反其出地。則謂之水。無二水也。學有功夫。若在禮。隨。單提一句。停不說。亦是浮泛。若總到約行。單三百。三千。總所一源。

原來天下物說。此在身。心。身。心之外。無第二物。反求之。外。無第二事。何其約也。所以思齊內省。則貼涉。擇宜。聽。雖言。其非約禮。若不說反躬實踐。徒增意見。資。辨。說。則雖。雖。雖。六經。游心大易。此爲博文。傳約親意之。所。至。意。主。於。文。傳。約。爲。二。矣。意。主。於。能。養。約。爲。一。矣。人。惟。有。此。身。約。禮。與。身。身。爲。本。同。意。明。敬。齊。云。學。者。聽。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

事業便泥入功利。愚謂人若以修身爲本。安得入空虛。若知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安得入功利。只爲置身單言心。置百姓單言朝廷。纔有此病。

千聖教門。撮總到人倫上用。放勳五倫。至誠大經。伊尹言知覺。孟子言審察。總在人倫上做。父子兄弟之關。又是人倫處。

聖賢千般德意。都爲人倫上認真。凡人千般病痛。都爲人倫上遊戲。蘇子瞻一生大節。惟願莊敬。喜詠講。盡紙悟於正儒。無他。只是於朋友一倫。有遊戲之意。所以聖賢到盡倫處。只說個惟天下至誠。至誠何如人。

是個極認真不肯使乖。不肯遊戲之人。

之時與我相感者。無過五倫。我之時措於五倫之間者。無過言行。所以寡言之是非。而定其行止者。一心而已矣。初學諸極。均以是爲的。不實體於人倫。必不能達天德者也。不盡心於言行。必不能窮神知化者也。

或疑道不盡於五教。曰。是異端誤之矣。自生而之死。人倫胥與之俱。須臾不可極者也。尚道何道。聖人之道。不盡於躬行。曰。是虛見推之矣。格致誠正。皆躬行也。一以奉之。尚遺何哉。

慨慕千聖學術。總只要修吾身。明論千古。爲吾自有當前之啓居言動。於此不得力。得力在何處。合此不用力。簡點簡點在何處。

守定非禮勿禮四語。充其極。可馴致於踐形。

言有善而不可行者。置勿言。善事或可行而不可言。則行之而已。蓋見言行之不可以乎衡也。

萌於心。見於目。乃發於口。乃施於身。方共在心。可朝而感也。至於目。已有因而獲罪者矣。言發則不可極追。事施則必有其應。可不慎與。

一日之聞。不誠差一句話。不做差一件事。還須不起差。

一個念頭。方不虛此一日。日日如此。方不虛此一生。

言言皆是合於無言。事事皆是合於無爲。念念皆是合於無思。是真道德。

惡莫大於言人之非。擬用瞻。規所失。俾令自悟。擬用微。心誠愛之。願以忠告。擬用吳。彼以誠來問。擬用直。有善問而不善聽者。所問有不可答者。擬用默。不可善而不答。不格。擬用權。惟便乎庸言。擬用謹。誠還論德。擬用確。片言居要。足以表泐風。擬用約。揚人之善。德業相勸。惟聞者樂而不倦。擬用切。時哉難可危言。擬用保。侍於尊長。擬用徐。信人盛氣之會。擬用婉。

與人刻信。擬用義。代人傳述。推用達。晉師論泉。擬用威。撫惡。推強使。擬用溫。俗辭詔求世。擬用誠。駁躬不逮。擬用納。養於未發。自然成中其節。擬用無。言二十擬。言作此。言失。

康銘威。戲言爲其非思之正。佛心傳耳。此爲君子謀也。推其害。有以一戲言殺身者。有以一戲言殺身者。凡在康座。尤不可不慮禍而深戒。

人生禍福利害。語言情八分。人品邪正善惡。財利管八分。不守口。更無明哲。不慮貨。更無學問。其是近者。乃其是扼要者。

學問自掃除嗜慾而外。更無別事。非謂深然澄清。逐一

一言學問。卽世使身心實有受用。一言經濟。卽當使世界實有受用。餘者都不是。飲身心常無事。身心之受用也。使世界長無事。世界之使用也。餘者都不是。如何能使身心無一事。每事不苟且。然擬可。如何論使世界無一事。每事不忽略。然後可。不然又不是。俗士幸經世情。及世情略經者又中。須是真紛華塵囂之俗見。昔時相背。與日用飲食之恒符。節節相通。達俗而近情。方成學問。

爲人在世。半着脚。與快尋明。方是害學。不獨此生。有等慧士。自負明眼。吾只洞達本原。何處到達。離心。

中真謂如此。已是影響。口中神謂如此。益將泥溺。譬如失足於泥潭。羨慕之中。仰頭望山。足與頭一體。安得下。彼自溺。上截自起。此正與下學上達相反。今且口戒非禮之言。身戒非禮之行。心戒非禮之念。日積月累。恒能懇切。必到光明。實實下學。則上達有時。空空上聖。恐下達難免。

君子上達。大非易事。體力適往。未知到期。小人下達。甚工夫。一直放鬆。與波俱進。士不可不立雪霄之志。尤不可不求金石之朋。

學問自掃除嗜慾而外。更無別事。非謂深然澄清。逐一

集正金書

無所事事也。嗜慾銷歸。自然思慮微微。義理克實。人倫日用。到處安世。漸次漸熟。上達天德。所以悟可爲悟。不可爲。誠言殺行。修也。隨念擬醒。亦止是修。養於未養。亦止是悟。恒思慮財通。忽有人微之處。近於悟矣。然猶是識解。求可云悟。悟非豁然貫通。不足以當之。

感未來是未發。感已過又是未發。息息與天命同流。所謂不可須臾能者此也。此修法也。身心相得是自性。使天下各擬其所。亦止是自性。事事不必分用。其心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此也。此修法也。

顏子賢聖人之蘊，其次莫若子路子貢。老安少懷，爲願聞。聖人以天下爲一身，生乎精神，全則吐露在此，下學上達，爲何爲其知？方信帝懷明德，止在言行，德德之中，指點工夫，莫真於此。時行物生，爲何迷？方識無人，無日不與天相見。指示本體，莫顯於此。日用人倫，實體認力行，共有微妙不可思議處。却於靜中相遇，此便是有根有據的悟頭。常常如此相遇，久漸融冷，一旦豁然。高子詩云：雲開天豁，水清水涵。露者天之所無，冰者水之所結，欲消理化，此景可想。

夫子豁然聞道，確在五十年時。初疑聖人無迷，何悟？自少至老，只從容乎康莊，無一旦豁然光景。今思不然。夫子明云：朝聞夕可。時時下個朝字，是一朝豁然也。言五十知天命，此方是無遺疑無遺憾之日也。此後只加熟耳，人到知天命，方可死而無憾。高子野店小樓，陽明龍塢夜半，此時光景，正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觀朱子此言，想其生平，亦嘗經此段光景過來，第不欲向人道破。大抵學者，決須有此一番，若未見此段光景，止是下學。武問高子悟萬變在人，實露一事之言，曰：非悟此肯也。

因此以自悟也，精無其狀。曰：凡悟如病之初愈，脫落輕快，病者不能自言。人又安微代言之？然亦有可彷彿其似者。高子西朔皓月，神不情來，病根畢竟在發喪上。舟中連日研究，忽見得許多分別炎涼。與此心全不交涉。宇宙浩浩，蕩蕩人心，不將變態妄自週轉，便一移此光景。故孟子曰：所性不存焉，一特信到此處，却將西朔月夜一點結滯，豁然消去。此便是索時去病光景。凡人受病不同，雲得一病，謂病旋生。去本病，病病自愈。雖高子索時，便病在得喪炎涼上，畢竟人生病痛，大既坐此。孔子說：不過仁，亦據富貴貧賤。

開場只是隨人隨時，去病機括，各各有別。悟大都是從迷而破，從縛而釋耳。予嘗思與善不知香臭二年，日以爲苦，雖出入絕嗜慾，與上星顯會二穴者，至再忽於第三年孟夏，起步東廊，豁然大過，藥不可支。此便是悟時光景相似，惟不得悟來快活，與皇也。然仔細一思，知善臭只是我臭乎本分。世間妙理，有窮思力索所不能及，真不暇及者，偶然說到，偶然遇着，會透將出來，便不是平昔窮思之人。亦迸不出，正如思不達悟，非思不悟。自敘明文思以來，高宗箕子周公，稱聖皆玉愚者也。惟

孔子時言思。亦間言無思。而尚無者。處偏有所主。可知知聖功乎。

易無思也。不言人心無思。天下何思何慮。不言學者何思何慮。學問自是貴思。只要不出與位。無邪思耳。無思是說道體。慎思近思等項。是說學苦之用心。有何相碍。王龍謨輩必以無思不思。苦苦分別。謂不思則不能進。無思而無不通。不知聖人亦有說不思時。如云不思而得。又將何以別之。無思自指道體。學者體道。思則得之。功夫熟後。自可至不思而得地位。明明白白。何用糾纏生事。況天地無憂。聖人有憂。配天地

農本全書

卷四 學言詳說

者。不妨有與天地不同處。乃所以為配也。人龍私道。非道私人。私道者。以能思而合其何思。原未嘗異。必曰思出於自然者。為無思。則所謂易之無思。天下之何思。豈嘗有自慎之思慮。寓于其間。是究亦不能一也。何必無事強生事哉。

孟子直指心性。掃除階級。然其自為也。則云守先王之道。其為天下也。則云開先聖之道。無非祖堯舜之統業。傳孔門之慎獨而已矣。

云求放心。云無為無欲。云良知良能。直截自然。無踰孟子。然而云無義。云克類。云擴四端。擴眾工夫。亦無踰

孟子。云書家。云知性知天。義無踰孟子。然而云思。無踰孟子。五德之實。書歸之事。義後思。崇實學者。非

雖生知。雖是義。義初即所思。何思。恐無此事。須思慮。後。其理。義。步趨。洋洋然。方能從心所欲。如遠世。志。百事不。其心。能休息。然義理不明。只是頑空。不可謂心。何處。必能。無不生。萬事。一都處。所。傳。道。是。通。天。下。之。此。可。謂。何。思。慮。不。勝。是。道。通。亦。是。思。為。勉。區。個。字。惟。好。慎。是。傳。義。身。上。事。其。言。思。處。顯。象。

農本全書

卷四 學言詳說

如云為之不服。云不敢不勉。一生常在思為與勉中。過活。勉勉我王。贊文王也。蓋法文王孔子。何居。

不能用其心者。非閒。不能用其心者是。能用。不用。由心自主。方是動靜性時。此境界殊未易到也。過此以往。能是不思而得。

言動之循天理也。易。不言不動之合天理也。難。宜思而思。思是天龍。宜不思而不思。不思是天境。

思不出性。又狹於思無邪。遠理義。謂之邪。俟理義而未合乎時中。即謂之出位。平生無出位之思。纔是心得其正。

終日終夜。徒思無益。而終視專。雖虛於思。學志同思。合爲求仁之事。而朱子有近思之概。何居。近日思。道誠曰思誠。畢竟思爲學問之至。

慮而后能得。正與不思而得相對。此是學者。彼是聖人。感而得。方到不思而得。且聖人動生知。其初亦須思。道至熟後。雖不思。熟雖既熟之欲。道可以不思而得。天下事。不熟難以不思而合。是欲易無思也。周公通。體是易。亦欲仰而思之。單思者事。所謂百慮。不思者。道。所謂一致。合之曰天下何思何慮。

念動爲欲。夜此念而瞻瞻之爲思。寂者無念時也。感者

念動時也。聖人念有所動。可謂之欲。不可謂之思。程子云。慮不在外。蓋有時不因見聞而天自動也。曰無見聞而自動。不幾於終遠乎。曰理遠自活潑耳。

有自然之無思。純然配天者也。有盡盡之無思。法天自強者也。類于欲罷不能。正在盡盡無思地位。而又云欲從來由。所欲從者何哉。心也。心固不可以才從者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也。類于欲從心而末由。

孔子十五志學。便是要作聖人。專在心上做工夫。立字當對權字看。視聽言動。稍涉非禮。喪喪俱除。更無一毫非幾得以攝攝。此之謂立。朱子以當盡言不惑。所

以盡言知天命。竊謂四十不惑便是明於所以然。但是物物一太極。管心典物理。朱盡作一片。猶須從醒。醒管至五十。則此心融欲。即是從誠大極。所謂道乎。晝夜之道而知。二者然在所以然上。略有融未融之分耳。或疑如此。則是聖人不從本原悟入。反從事物上體會研窮。不知此正是聖人真工夫。與禪宗異處。人生止有此倫常日間。於此下學。思思體物去。到得天則盡行。即是上達。若歸空解悟。則所認爲上達者。到底止是虛光景。涉事便亂。決不足以成物。動陽明所謂須有本原者。亦不道立志時。一視視定在本原。

上。此則聖人十五歲時已定。豈待四五十。若淪用力。決非遺事物而專無心靈。必認此作事原。則從來惟。與氏爲知本。而光體九族。當察人倫。美教五教。大聖之無物好古。至謂之經體大徒。皆爲末學從乎耳。願是即氣以喻性。盡心如明誠。如云物言惡言。總無分別。是妍媸物來而不辨也。烏在其爲明鏡哉。聖人弟不特作分別想耳。大舜若決江河。正因善善相逼。豈謂聞惡言。見惡行。亦若江河之決耶。善之投。以融然合一爲順。惡之來。以漠然無涉爲類。善惡俱類。其對以舉自殊。然大舜沛然莫禦。分明耳目俱順。夫子何

置目而獨言耳。義氣最形而下者之初起處。與太極最相近。較形色不同。如五行既成。象成形。即有可就。有常在。聲只是一氣之過。過即不留。當其過時。亦原無物。如口吐聲音。有土氣存。然土在何處。於此觸着俱順。形色之順。義有不必言者。聖人物奉氣息之微妙。與性靈之最不隔者言之耳。從心所欲。亦非別起一義。但耳順就物感處言。從心就神動處言。欲不是思。他人須思之而不喻。緣聖人隨念生處。皆不喻。想此十年中消息。畢竟又別。惟聖人自知之。善鳴不易。善叩亦難。問之所貴。全在一審。漢明帝問東

漢書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難。借貴時欠却一問。所爲何善。則王必更有對矣。學者聽言。全要會此一轉。如聞人說一善事。必問其意思如何。作法如何。問稱一善人。必問其心何所注。功何所用。才何所宜。此之謂善。如此一審。有三益焉。一得彼人之真。二得稱之者之誠。三可返觀於己。若茫然聽過。則善事在人。我後來遇着機緣。苦無識法。善人在耳。我誠日與之相遇。不知所以用之。豈非實山空回。辨者。思之決機。因有幾路。須與決擇個至是。與觀其會通相似。

疑者處敗之會。遏止之關。不可無也。而不可當也。事當是則敗。謀理當疑則阻。事決事疑者。問神物。調理義者。問先知。

或非疑也。疑是非。初於物理。因思而起。人所不能無。或是孟浪於情志。因不思而底。人所不可有。疑是要研窮到底者。或是要當下丟開者。疑須求明者而問之。或全須自辨。

子張樊幾並問辨惑。夫子善指以所惑而已。不及辨。何也。學者無時不有善可遇。無喻不有過可改。惑者不恒有者也。安得求惑而力致辨焉。故指人情所或有

幾不念言

卷之九

卷之九

者以曉之。云所謂惑者如最耳。樂修有積累工夫。辨惑無他工夫。知與其惑。則不時所惑而已矣。一轉念間。個已打破。當時問者窮中。亦自大段見得。最獨於或下個辨年。

日從事於格喻。此喻交於前。此理即隨之而出。研精力量。所未必遇者。謂目可以見之。指掌可以陳之。所以洋洋優優。終身焉而不厭也。

矢勿爲昧心違理之事。可謂有善人之貴矣。惟恐未謂所爲心。則不識不昧。奉明所爲理。則不能不誠。故致如爲者。

理曉未明。其心之食不安。未足據。或浮而事順。世情。是認世情。曉本心也。或僻而不順。物情。徇行已意。是認本心在物情之外也。世情有宜。順。有不宜。順。非格物何繇分其宜不宜。非格物何繇使本心之自得。

至是無非之理。雖自古所傳。似是而非之事。亦自古有人指破。然未敢便隨古人信之破之。須自己深思。實曉方可。性形而上者也。知亦形而上者也。性不可言。言性之用而見性。知無可識。即所別之物而顯知。如藥性寒熱何在。但飲之食之。有作藥作熱之用。顯其性之寒熱。

也。吾心之知何在。則此是彼非。與其何以是何。以非。則吾是非之心也。疑者曰。知自在心。何假於物。豈有格在外之物。然徒可以致在內之知。豈知物非外也。格而致。正合內外之道也。夫能知是。能知非者。心所具之性也。自然之靈也。然靈物則是非無據。靈據而徒守其靈。即有遇是非而不知。所以用別者矣。必明與吾心以證據。而是非之心。始豁然可用。如心本知仁。就堯之所以治民格之。必如是。方無虧於仁。而吾之知仁者至。心本如孝。就舜之所以事親格之。必如是。方無虧於孝。而吾之知孝者至。心本知義。其肯

爲至爲穿窬。格乎諸侯之取非其有。士之言不言皆然。然後知義所當克。有若此之類。而吾之知義者至。堯舜物之善者也。妄取妄官。物之不善者也。就善不善各究其極。是物格也。然後吾心洞然於仁孝義之理。無復一毫疑眩。一毫偏重。是知至也。內外合乎。不合乎。若云堯舜疑何人。格何物。而知至若此。夫堯舜生知。非學知也。大學之道。爲學知以下說。不爲生知說也。世皆生知。三綱可無提。八目可無制。豈獨格物爲多事哉。且河洛洛書。璣璣玉衡。藥非禹當知至。而後立此物以示人者也。後之人。格此物而徒知之者。

也。然義親焉而畫卦。舜親象而加察。禹過靈而濟。馬也。七致也。龜也。孰非物乎。三聖人亦物格而后知正也。然則格物之功。固兼統乎生知之聖。而道物之說。與學知以下致知功夫。全不相據矣。且如喜怒哀樂人情至切若也。何日不有。而不必然自證也。喜所不當喜。不自知其失也。或當笑。而不中節。不知其節之如何也。有人焉。聽某事。衆喜不喜。衆怒不怒。吾於是格之。雖知其本不喜喜怒也。衆當習而此其性也。又有人焉。遇某本。衆所在嫌過甚者。而徒適可則止焉。吾于是格之。始知其節如是止也。衆嫌發乎性。而不

能止乎節也。是喜怒哀樂之爲物。合內外者也。信未
仁之於治民。孝之於事親。必格乎喜怒哀樂之爲物。而後
吾所以爲喜怒哀樂之知始至也。一切人當日用。又何疑
哉。詳說反說。皆格也。思之慮之。皆格也。所說所思慮
者。必物也。遠取諸萬類。近取諸吾情。莫非物也。但物
無窮。吾安得窮其無窮。不遺細吾心。竭吾才。就人倫
日用切且大者。窮究之。使無遺蘊。而餘固可籠綱而
通矣。明乎近則舉遠。察乎經則達權。其他泛者項者。
雖有所存而不論。不害其爲物格也。雖明日暗後日
兩。此草何名。此鳥何出。聖人有所不知焉。不害其爲

下
學
言
詳
說

知至也。雖笑不攻於治水。棄不探於明刑。卓不精於
播種。不害其爲知至也。故格物之功。可以無不包舉。
無不通貫。而實未嘗屑越其精力於泛濫瑣碎之歸。
又何慮萬物之不靡格乎。王文成兩舉乎。語出理字。
孔子當年何不直言窮理。然平心論之。直言窮理。理
在吾心。學者或仍有遺物求心之病。不如言格物。天
生蕤民。有物有則。格之者。正卽物而求其天則也。誰
物無則。故則不可以單言。言物而則在其中。格之者
爲誰。固不患其逐物而遺心矣。
求通而後知。盡求進而後知。且人苦不能疑。果能疑。則

與便信者不遠。人苦不能問。果能問。則與能答者不
遠。諸疑取問。豈有是故之幾乎。

心知所至。力行亦至。事有終始。終始此事。不知而行。舉
足便差。末由得勝。則克到家。知而不行。寸步難進。與
不知者同歸於困。夫格知之。是以可行。出門向北。進
幾神京。既行而知。親切精微。身經目覩。物物自候。京
師長安。是無二處。既登塔頂。相輪在是。日知日行。奚
前矣。後。大綱循環。兩兩俱有。

復禮似有便禮在。及言其目。便於非禮者絕之。更有禮
在何處。以仁存心。似有個仁在。及云非仁無爲。無不

下
學
言
詳
說

仁便是仁。更有仁在何處。盡欲之人。心不存焉者。寡
直無欲便是存。何嘗尋個種義存在心內。

凝思天理時。力行善事時。尚有許多不自在。不知聖人
何以自在。乃爾。其可學在何處。到忽然一念不起。覺
萬物皆自來。我特合靈而遊其中。無一昧處。無一滯
處。方信聖人真可學而至。

遠形必盡空。形色之累。不問於形聲。然後聰明之用重。
耳目之形殘矣。心經色卽是空。云云。亦爲此故。然空
不該遠。樂該空。使猶未免爲說辭。

幻視天下以空吾心。不如真視天下而心自空。幻之則

尚非棄遺。未有得失其所。而吾心不介然者。其之則能使物各得其所。無憾而即於安。不期空而心固已空矣。俗士以世味受用爲真。不知此乃幻也。釋氏以人倫物理爲幻。不知此乃其也。幻其本幻。真其本真。幻彼所真。真彼所幻。則吾心與天下合。

仕者或言。且以故十年了世事。老則出世。爲歸根復命。計曰。歸根復命。日日須爲。何待老至。凡目前事。無一不認真。則無一能累礙矣。何以使人惟事不認真。必遺愧悔。愧悔日積。積至老死。展轉根絲。若於人倫庶物。一盡心。於一切世味復享。一輕省。隨處無愧。

無悔。隨處無礙。無變。方是隨處歸根復命。就其事事認真。則謂之誠。就其事事不掛念。則謂之空矣。豈有二際。豈有前後截耶。奈何欲守壯以待老。

陽明之學。最重篤行。全未入倫。後惡世學之襲取於外。故專反事於內。乃以求自慊之意。輕見聞。非以口舌見解蔑躬行也。特因駭之者衆。遇信向者。卽津津稱許。不暇觀行。未幾。亦尋悔其立教之不能無病矣。病不在致良知。病不在知行合一。病在無善無惡。如云欲觀花。則以花爲善。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豈知此獨可言花草耳。若永與善。便實有善惡。世間實有看

子。實有小人。何可謂截善介。須心起。其徒自得此說。遂有混同清濁。觀忽操修之見。惑陽明惟立身無玷。所以忌其功。病其事者。莫得以他事管之。若後矣。若使天假之年。所謂無善無惡。卽心卽理等說。未必不自改正。知朱子晚年彼往自非。適以見重於百世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無窮無盡道理。轉只在此。知得修身。是工夫易簡。信得彼善。是本體易簡。心安意樂。終身不同。若無善無惡。似已認得十分易簡。却又須爲善去惡。去其所本無。可也。爲其所本無。可謂易簡乎。不根不聞。積爾室屋。身所處也。釋者。心萌動處也。慎

觀卽誠意之事。未發之中。則心正之認也。意誠而后心正。慎釋而后有未善之中。有中。則不患不中節。中節則身修。而衆固天下無遺觀矣。功夫能括盡體用者。惟慎獨爲然。

孟子故華華爲三字。是夫有輕發在。非寂然自守而已。伊川先生以計較是利。無計較是善。分別得極動微。又須知爲一身計較是利。爲天下計較是善。用公兼三施四之時。曉暮躊躇。須如此仔細詳審。方無一毫誤。天下蒼生。爲君爲相。與隱居燕處。實有不同。不得直謂何思何慮也。華華爲善。正須使百處皆發公處。

起若自覺自了。雖湛然一無計較。亦是利學。

善利係乎存想。捷則嗜慾。則退義中。無非親親仁民愛物。繫戀形骸。則發念處。無非好貨好色好名。忘之則昏。察之則覺。此草草善利之實也。

餘于羅佐才。自謂欲作一討便宜學問。某問如何。適曰。但不存害人之心。逍遙自在。覺當下猶省快活。日是欲爲善伴道也。羅囑曰。正是。生平心事。曰從留不害人之心。害人之必衆。人所以能不害人之者。正謂能擴克其無欲害人之心。日有事。念念不忘。故不日任不曰守。而曰克。其存心用力可見矣。若直任此心。則

自今至老。從無工夫可用。豈草草爲善之意耶。既漢不關心。於是已幾覺言。身雖行事。安能無害人。居下猶不可。况履權衆位乎。如魯連射矢聊城。特促因舉之屠戮耳。過若助功。其實助虐。彼豈欲害人之爲之。特任心逍遙。不爲民命經營所致也。若先與單約。然後發書。單必義而全一城之命。豈顧不大哉。羅拱謝曰。自今以往。若窮若通。便皆有工夫可用。胸中至幸。翻然一變矣。

文言利者義之和。謂即義之和適處也。在物得其宜。在吾心覺其順。非以利和義。義本自和。如定四鄰之民。

君子樂之。定則善。善其宜。義則吾心之順適也。在喻義之君子。合萬特爲身。屬於心。必宜於物。義利一耳。在畜利之小人。見身不見物。或害特而心以爲快。乖於事理。而心以爲安。義與利有大相反者。故孔孟言義不言利。在易四德之利。是心之順利。非外之便利。所以言義之和。又指出云。利物足以和義。民所謂利者。利物非自利也。自利則乖義也。何足以和義哉。舜距分於利。善利善分於物。我。鷦鷯而起。草率利物者。舜之徒也。義鳴而起。草率我害者。跖之徒也。知此。則愈知孟子之意。卽直言之意。

武問義利專分物我之說。曰。此前聖垂訓本旨也。自利不可謀。利物不可不謀。自利從幸義。利物便和義。只一從出物我二字。洞然分曉。如計功之說。亦與此通。特養身心。不可計功。致經理民物。不得不計功效。論治論學。確乎不容強合者。學是自己分上事。其感應在心。爲治是人分上事。其感處在特我之間。在心。則無容計較。一計義。卽是開後爾思。達自然之理矣。孔孟云。先事後得。有事勿正。醇儒爲學之心如此。感應在人我之間。須與考驗。欲養民。但使民果飽煖。而勿計及於充庠序。徵數民。但使民與仁讓。而非以自

求尊榮。此所謂醉王爲治之心矣。若事百工。而不日省月試。亮天工。而不考新舊。何以鼓舞羣心。作興庶事。而致百姓於安寧也哉。後醇却將持養身心工夫。混說入綜理民物上去。更與添一轉云。上惟自盡其敦養之道。不必計功。立意似高。反夫唐虞孔孟相傳之意。

人事之有功利。猶天道之有福祥。同一善類也。非不善之氣。從後而發人也。三事曰利。四德曰利。性故曰利。利以自然。利以天下。是利之本。盛也。而放利喻利。則惟知有身。恐就甚焉。九功成。功。後則有功。功在天。迫

功在民生。是功之本。然也。迫窮者急功。小人道。功。功求在我。於是功亦惡矣。聖人曰。無欲速。功固不可速。爾曰。無見小利。小利則不可見焉。若夫教之材高。專爲欲民富。教以人倫。專爲欲民仁。故曰。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欲也。乃聖人之所以作聖也。豈謂欲民富。欲民仁。乃人欲之私。不當存於胸中者耶。行師不顧勝敗。謂之殃民。教民不問從違。是亦戲豫而已矣。今日止盡爲君之分。不期民勸。雖純言道誼。而起見終歸一身。聖人惟知憂民。不獲其身。而一體萬物之大公盡焉。故已身者。天理人欲之根。絕功利而不道。已見

未必能除。實窮已私。使立功自利之心。消融淨盡。則早脫然於功利之外。窮處之治理。天道之言祥。乾清虛。就純養如之。嘗合實仲舒愛敬夫二子之說。申其解曰。凡爲天下而謀之計之。是無爲而爲也。是道誼也。凡爲一身而謀之計之。是有爲而爲也。是功利也。庶幾堯孔之遺誼。與發大明。而其功利之被於天下。則猶春溫必生。秋意必成。後用自相後也。後起者。尚能敗疑於道誼之寡用乎。正宜明道。利不遺有自便之意。非欲害人。卽尋常行好事。細察之。未必不帶利心。故常惡易知。善利難知。

集本全書 卷之四 子馬

道明德立。經綸備建。猶在掃除私心客氣。私心便是利根。客氣便是名根。經綸惟勤。氣又損我。欲人感我。欲人迫我。猶爲我在一言一動。斯須不類。若能照破。受感者誰。受服者誰。以此一生死。而妍媸得安。有不足齊者。

名利二字。卽財氣二字。財字不如利字之盡。名字不如氣字之精。但言財。猶拔俗者能輕之一舉一動。小擇便安。肯利也。非下克己實工夫者。說能舍之。但言名。稍知儉心之味者。能淡之。告以遠而不喜。不見是而舍聞。亦氣也。非心與天通者。孰能化之。人生脫然於

無則名不足輕矣。鹿然於利。則財不足淡矣。熱仁自能精義。集義始能居仁。仁者無欲也。無欲矣。安得有利入而辭之。所以孔門惟言求仁。戰國時。惟知自利。不復見人。若以仁利對言。衆且不知何事。必絕利方可見仁。故曰仁虎而已矣。必言虎者。救時也。其學不過求仁。

財色二病。處勢處心。俱有不同。觀老子切。身必勢家。爲州爲縣。爲戶曹戶垣。金穀簿吏。日過廐。日經手。乃是職分。若色自縊衣。綦巾而外。有何不得已之責乎。處勢殊也。金穀不離手。而身脫然。而心超然。可以涉

盡平金書

卷四 學言評記

三十五

而不有。色則心先有之。而後涉之。烏有所謂對境忘境。居處出處者哉。處心殊也。財關易跳。色鎖難開。跳得財關。不必離財。開却色鎖。直鎖遺色。

孔子特重色關。朱子云。學者打破財色二關。方是小歇足。置財色上。果異耶。曰。世間處理害人之事。因於財者最多。此是人人相往來。息息有交關處。若於此能得下品格事功。果然已有幾分。色病難深。與天下開涉時略少。自害居多。夫子特重色關。救慾本也。朱子置財色上。救世害也。何害其爲同。

世間智慧男子。淡於財者甚多。或因官勢。或因名譽。借

居之也。乃有生來恬淡勢。生來慷慨者。亦有日涉而心不存者。至如好色。特有甚不甚。時能超然於其外。淡然於其間哉。陽諫讓元。得山自不可訓。然須如溫公四十未有子。夫人爲娶別室。而終不肯近。劉元城四十外程慾。念從不動。方謂不好色耳。佛氏云。惟有一耳。彼已知財之爲累。穀色不過。儒家兼說財色。見得欲字周到。佛家單提一色。見得欲字親切。動來義。恥俗人肺腸。傳家傳學。學者骨體。聖人言賤貨。過色。貨之爲物。自不得遠。亦不必處。一眼看破。直賤之而已矣。色則自不可涉。涉便不能賤之。惟不令近身。不

盡平金書

卷四 學言評記

三十六

令人目。塵幾淡者可淡。淡者可忘。聖人亦脫色病。獨深。不肯與財同視。高忠處先生語余云。吾生平無二色。至四十九。遠絕夫婦之愛。今六十矣。受命驅馳。百有餘日。寒風爲衣。霜月爲餐。豈與爲室。鷄鳴而其更餘乃息。從無一點疾病。良緣于昔身心稍有安頓。亦大得經慾之功也。噫。此真人說也。夫

本幾無可言。言本難者能錄耳。本體無可尋。尋本幾者勢觀耳。然靜觀於本義最近。爲其爲功夫也。卽過山傳之程門者也。機鋒於本體無干。爲其非功夫也。未有轉法輪之心。而發其轉法輪之口者也。陽明置重

本體。然令人譬中搜剔。利名根。其實實有事如此。蓋情慾絕。則天理存。工夫到。則本體出。言之何涉。尋之亦豈可見乎。好談本體者。云須講微本體。則功夫自易用。情慾自易淡。非倒說耶。明道云。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體貼之與尋索體矣。况口舌談辯耶。亦嘗熟記其名。亦嘗熟見其面。而不知此面之即此名也。是向未嘗識此人。亦聞成性存存。亦能率性而騷。而不知所騷之即所存也。是向未嘗見吾性也。迨一相遇而相問。名與面合而與一。乃爲識此人。因其然而察所以然。騷與存合而爲一。乃爲見吾性。

朱子全集卷之四

三十一

見性有分數。如天之欲旦。先譬萬物之大樂。而洞審五色之精微。復性有分數。如病之說愈。較萬風昔形。將半者有之。過半者有之。全復者亦有之。故見人一端有蔽。而輒授其純。未見性者。非也。見人一事有失。而輒謂其本復性者。亦非也。性無分數。盡性無分數。而見之復之。則有分數者也。天授人性。其有形以蔽。天人疎而親。隔而遇之。隔乎性也者。猶人主與臣庶以職也。夙夜盡職。曰君之忠。臣

樂亭全書卷之四終

兼亭金書卷之五

學言詳記二

功夫下人一百二條



修身爲本。言明明德於吾身。爲明明德於天下之事也。學若只爲一身。連本字亦無下處。自好忘世之人。以爲濟世自屬事功。不干爲學事。豈知爲學者。不以天下爲心。則內外分難。人已隔屬。痛癢不相關。存至失矣。何體認。何涵養之可言。故立品而忘天下。皆性之人品也。至靜而忘天下。性之學術也。

天地位萬物育。是致中和之根功。古人能萬物字。兼人

兼亭金書

卷之五

學言詳記二

在內。易象三言天地萬物之情。皆兼人說。此處位育。亦須知此。看天地之大。何處處吾喜怒哀樂。吾即於其中。節其與天地相交涉者。何在乎。萬物之多也。曲成而不處。亦豈喜怒哀樂能遍及之。所親與吾修日。陳者人耳。天愛萬物。尤愛者人。人安則萬物皆安。斯人之愛。令人人有愛物之心。而天地之心。遂心屬則氣和。氣和而形有不位者乎。位天地。歸於育萬物。育萬物。歸於安百姓。安百姓。歸於能平吾情。平吾情。歸於濟吾未發。充之至大。根之至微。論統體。百姓亦在萬物之中。論次序。由百姓以及萬物。

經傳天地。何潔下手。只在安頓新民。民安則萬物自阜。可使天地生物之本。來非理。秩然不亂。其要在情。發而皆中。韶此情是我與斯民。須臾不相離處。中節非但默然一室。屬有作用。如去四凶。征三苗。伐書。伐崇。立五刑。聖人所以飾怒也。修和敬歌。證儀威儀。蕭韶九成。兼興靈昭。德人所以飾喜也。如此。自露山不崩。川不竭。日不食。星不隕。自德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瀆見。春無苦雨。年穀順成。民不夭札。物無疵癘。豈不實實位育。豈非德之屬之之實功夫。洗心者。洗淨其思慮。無然純一。此正齋戒之功夫也。心

兼於密。斯其德人於神明矣。既密且神。不思而得。不自知。萬所以然。薄天命之真。致而至。同一境界矣。此境界非可思議。非可屬情。爲也。則不行而至。此所爲至於命。易者變化乎自然。無慮思慮者也。學者必擬議以成變化。兼窺見自然之理。未合自然之體。安能以此洗心。惟聖人以易洗心。不思而得。直以此自然變化之理。洗出其往來思慮。聖人本未嘗用意於洗。以其心蕩蕩光潔。一無所存。故謂之洗也。惟如是。方是見藏於密。人心書思。事事求統。情放下。其思慮是退。心亭至

藏之物。然一有思慮。即心中之氣出而與外氣交。人雖不能見聞。而鬼神則知之矣。視之而不見者。鬼神也。彼乃見我無字之字。聽之而不聞者。鬼神也。彼乃聞我無聲之聲。可見心中有物。則洩漏而非密。惟寂然不動。鬼神莫測。鬼神密者也。何思何慮之謂也。何思何慮也者。聖人之心。時寂時通。與天地之變化。自然合其德者也。

莫我知也。夫是藏於善慮。非有心藏之也。學自如此。試者萬理充實。實有其理於心。觸處洞然。如家間自有之物。豈有不識。若止是不欺本心之人。於事理儘有

不照見處。未可當誠。須是格物明善。

遇事不浮游。達人不肯負。出話不自欺。方謂之忠信人。忠信原是知覺之不洩露者。與固聰明聖知。雖有淺深。都是一路。試想他慮處。認與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今人使乖打騙。只爲胸中不知有不安慮。故乖巧與尋常。只是一個念頭。靈覺與忠信。只是一個念頭。夫子說到人品極至處。不說大善大惡。只說上知下愚。忠信之極。不肯昧一點本心。乃上知也。機巧之極。不肯顧一點本心。乃下愚也。

購度萬當。不如涵養寂然。事幾變化無窮。終非購度所

能盡也。言前定則不貽。非謂無摩。無摩情勢。則爲儀。秦機摩理義。亦甚顯而易購。擬之而後言。學者之前定也。鐘聲具值。隨叩而鳴。聖人之前定也。惟道前定。則言行事無不前定。只是私欲淨盡。萬理充實。此是可豫慮。果求前定於言行事。前有何物。定以何功。孔子說吾憂。孟子說三樂。孔之說本亦樂。孟之如舜亦憂。道無無窮。則歇然而憂。心體無礙。則沛然而無。諸聖存覺希。朱子實以覺動惕勵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忘放。齊古遺俗。只是憂動。露人露夫。只是般樂。民安物事。只因憂動。綱解紐弛。只因般樂。非但此也。

士子習舉業者。一火鑄藏。亦爲憂動。斷續不了。亦爲般樂。非第此也。四民溫飽免罪。亦在憂動。彼家喪身。亦在般樂。此八字微上微下。舜禹訖於途人。帝王訖於侯庶。

望道未見。非有證據。亦非盡空。以此說文王亦可。以此說堯舜亦可。未見只是未得底止爲。一止衆止者。文王藏亦不已者。文王元無肯。貞無尾。天如此。遇如此。如之何其得見。

君子不尚多。不廢多。時不藏多耳。多聞多見。爲齊其德也。爲言行而多。功夫在藏與慎上。爲求知而多。功夫

在擇與識上。以爲善之至意。收取見聞。非泛然且去見聞。却旋把他來爲善。故多學而識。不是一貫。識得一貫了。正好多學。多處自一。

周子言無欲爲要。欲指何事。欲樂多端。總爲形骸上起。最切無如居食。所以君子好學。始於無求食飽。孔顏自樂。皆洒然不以居食爲意。只此淺近事。看得破。放得下。已築成浩然於天地之根基矣。

奉養啓處。常放一個死在面前。居官食祿。常放一個去在面前。此皆必有者。但有遲速吉凶之分耳。便壽考百年以外。亦須死。便作中書令二十四考。亦須去。如

何不豫先打點。討個寧貼。使臨時免得慌忙。

凡謂之不幸者。不宜有而有。可免而不免。故曰不幸。若夫有進必有進。雖伊周之成功歸老。亦退也。有生必有終。雖呂召之壽輪堯舜。老彭經歷商周。其形亦不能與天地長存也。故至人視此爲常事。無喜亦無慍。克順亦克寧。

樂曰不改。怒曰不遷。惟顏子適當之。與不失其正相個。若已到聖人。更無有遷改介乎其傍。且地位如顏子。有何過。有何不善。卽遵仁是也。請事以後。視聽言動。無非禮之事。或者心之所發。偶有絲毫未盡。故其事

則永不遷仁。其心則三月不遷仁。倘速即覺。旋覺旋消。此心不復再萌。是之謂不底過。過至微。復至處。聖人不見有此心。他人莫能有此心。惟此恰好是顏子之心。

人皆有惟心。止因無志向上。有志者。思齊以至希天。常有所希。常見不足。何處得傲。但遺體無形。孟子恐難考覈。又指出古人來。如云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似已登頂窮源。及云皆古聖人也。我未能有行焉。合生民以來。一自比方。更覺足不得矣。此方是尚友。我切擇力處。若但品厲古人。於我何與。故不得其意。則尚

論與方人同病。得其意。則尚友與願學同功。

小富不能自容其才。小貴不能自容其位。以及智勇者。不能自容其才。漸廉者。不能自容其節。有所樹立。則不能自容其文字事業。凡此皆器小也。器小由於識淺。識淺由於不學。知名勇功。認爲身有。執此則器不得不小。勤華事業。所性不存。知此則器不得不大。學而識性。則審天地贊化育。皆我性內事。而又何矜伐之有乎。故識性之大。則器不期大而自大矣。識性之大而無大。則亦無器之可言矣。此所謂不器。識器始知器小之義。器專爲容才而言。容之者。忘之也。

器如孟才如孟中之物有若無實若虛自忘所謂器大之明鑑也伊周而下才無大於管仲雖諸葛武侯猶遜之然武侯之器實大如云不求聞達於諸侯未嘗欲自表其才如云先帝知臣謹慎未嘗自恃其才蓋若無若虛之亞也仲之器小專論心源無實可蓋聖人微顯闡幽欲人共見故不贊文仲實以居蔡不直微生高實以乞鄰獨於仲雖或人再問而終不語其故此以知直操仲之心源有難以行事言者矣太史公曰桓公至賢而不勉之至王甚遺夫子東周之心此全失之者也楊雄云大器窮規矩準繩先自治

而後治人夫器視其所容規矩準繩乃制器者耳何與有容之義且循繩守斂小儒亦云自治而實無還掌天下之能本無足恃又將何忘雄之言似是而非者也仲之德然叔也有曰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其對標公以五子易夷吾夷吾不爲也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夫惟斯語略可窺其自負自見之意所謂器小庶幾其證乎欲天地亦器也以其容蓄萬物泊然無心故器亦不器器之大者忘功業忘智能於已之所長無不容而後可以容天下及其至也配天配地大器御不御幾仲未能自忘其所長故

金道管造豈下同斗蓋之士哉才小則自容也猶易才大則自忘也蓋難因仲才特大乃賢器之未操不然五霸之佐列國之名卿其澤顧皆大於仲耶小解金克厚爲陽明夫生一司廚而學力大進無他惟是該心細心認真之謂誠耐煩之謂耐略浮略躁雖日操練於美事大事亦與中心毫不相涉何論司廚此不但無事可成亦幾功可用天下桓桓淺微雜之事各有曲摺盡善處只恐心規勿嫌事粗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雄聖亦然故五臣不易位

而治夫人切而慕爲通才則學非所學壯而自負爲通人則行非所行豈曰無才鍊將相者乎識其大耳非窮其細也因所近之內各見所備則秦曰幾嘉剛曰剛中矣學求日減之故不如禮記釋回增美二句無病日增亦是學日減亦是學如寡遺寡故須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若知能須是增長子夏說日知月能是朴實語孟子曰增益其所不能併大舜傅說亦在內蓋此能非猶使僂就心性言之磨鍊老到義理日純事變日熟豈非實實增益

益長祿而不說。凡有藉於設者。非益也。不說非。是無功。夫就敬功。夫中。不加遺作。是乃滋長克祿之道。修已治人皆然。必有事是祿。助長則說。因民利是祿。雖虛則說。明德化民是祿。聲色則說。

孔云積善。孟云集義。積集兩言。正長修法。昨日有昨日功程。今日有今日應務。豈不一貫。畢竟日日機來。此事有此事道理。使事有彼事機宜。豈不相通。畢竟事事集去。初疑事事集之。道於零星補散。及漸微。乃知修身功夫。不得不然。有一行不敬於心。則饑寒必事事嫌心。而後浩然之氣生。集之無間無雜。正長渾

然一片。何零星補親耶。

集義是事事不放透。配義是忽忽有大事到來。使得十分透徹。不至有所畏顧。中道而阻。以此觀浩然之氣。分明親切。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修身之道也。克勤小物。放無大患。保身之法也。正於易忽略處加意。小德何可出入乎。況所謂大德者。以大小具體言之。合語大語小。始見道之費。合洋洋優優。始見道之大。合小德大德。始見天地之大。道體原未嘗分大小。微道配天。不透於小。可知。遺於小。則其所謂大者。亦大事而非大德矣。

金石剛堅。其初生只滴水。又其初只是微蒸之氣。凡物到留得渣滓處。精液已少。氣益少。如柳條為芽。芽長為樹。樹燒為炭。炭燃為火。火過為灰。至灰。則精氣全亡。而渣滓猶在三才之理。微而愈旺。旺則愈衰。凡人作事。遺旺不遺衰。君子為學。務衰不務旺。

海之為福。在透德最大。在改通尤暢。顏若孔卓。一間未達。夫子憐惜無窮。吾人時時履錯。時時悔悵。全得年未補救。若未歸過時死。只與過大不殊。若方悔透而死。豈不可痛。天容救改過。與以歲年。厚生玉成。兩途並到。天壤機可幸。須更不敢忘。已往者務要蓋恕。將

幾事金書

卷五 學言

十

來者務不來見。方不負星天耳。

乾能無透。義不知非。因微則為凡民。勇改則為豪傑。君子常見已過。是明是謙。小人常見人過。是暗是愎。人能事事罪已。是以君乎自應也。未論其事之終得與否。人若事事罪人。是以小人自處也。未論其事之必失與否。

君子認道。固由心處。亦因偶然錯誤。承認得起。人文通。固由心懷。亦因有心作惡。人前不好承認。只加樂正子從子放。更不遺隱。冉有謀翻。多方抵德。此可見君通之不同。觀於致道之原真。終改過敢出有心。

豈終無可改之路。因人點醒。亦應速認連改。便是幡然變小人爲君子處。

肯中我病。誠悅之。聞而可改也。暮不中情。祇貽我愧。稍在知己之列者。肯以非分之事。漫相誇詡。則故不自知。必不能知言。自知。則可聽言以知指矣。知言之事雖多。此其大較也。不自知。必不能知人。自知。則可因言以知人矣。知人之事雖多。此其大較也。不自知。則觸處橫一我相。距絕衆善。能自知。則常懷煦然。我相輕而可漸進於無我矣。無我之道至大。此其始基也。

或曰。過有不可改者。奈何。曰。試言其事。曰。如居官誤而殺人。雖深悔之。安從改之。曰。懷憂憾而已矣。曰。此有改焉。有補焉。痛自懲創。永不復瞞。以心言之。則改也。設遇誣枉。介乎死生之交。竭力救援。用他事之生成。挽彼事之謬戾。以事言之。則補也。改於心。必有時能補於事。空懷憂憾何爲。補過說矯枉過正。古以爲戒。正則不可過也。若夫病起痿痺。當使形神過於平時。少年多失之人。悔而刻勵。當使過於常輩。過乃得正耳。色荒風損。覺須外處。肥甘致疾。覺須茹素。放利賈德。覺須焚香。凌物得罪。覺須折節。

今悔過之後。去其太甚。能比平人。未足爲覺悟也。故改過之勇。千秋推周孝侯。改過說

過不可改。則有補之之法。罪不及遠。則有解之之法。此爲善惡夾雜者言之。彼善可以解此惡也。惟備惡無善。乃小人之必無幸者。補過解罪二義。皆於易發之示人以變化自新之路。無有窮處。

人生而秉權。作難易。改過亦易。果能痛念痛愧一番。忽覺虎狼爲麟鳳。只在一日間耳。商鞅八年慘惡。若史筆孝公尚存。聽起良言。盡革前政。亦須救解一半。李林甫作相。餘一絕。婦賢嫉能。其子乘間爲言。林甫頗

感動。乃不商改過之法。悛然曰。令已至此。可奈何。如此下愚。誤國誤身。千載而下。猶餘嘆恨。

天下有不可悔之惡三。不可贖之罪三。曰。弑逆。曰。賣偷。曰。妄殺人。或曰。苟若是。如紀自新之路何。曰。方其爲之。固已絕於天矣。彼自絕也。非或紀之也。是放過可改。大惡不可改。太惡而可改。則劉蕡棄節度使。削髮遼窠。足道其狀父耶。且令長平坑復同心結。遂後楊廣白起有悔心。亦復何益。人苟不犯此三條。何過不可改。故或盜賊而至名卿相。威福具而爲大孝純忠。其可曰吾業見亂於人。輒自棄以益人之疾。遂以戮

民終哉。

所悔之過而可改。悔所以趨於吉也。所悔之過而不可改。向吉乎。如伯仁由茂弘而死。茂弘有終身疾。然而已矣。然苟因是而無不加謹焉。伯仁一身。雖不可復生。而茂弘此外。永無害人之事。不可謂非茂弘之吉也。衆人之福。茂弘之德。

有意殺人。死者不可復生。已之孽亦不可追矣。誤而殺人。死者亦不可復生。已之過猶可補也。何以補之。多活他人以補之。他人之命。非死者之命也。活他人之功。足補無心殺彼人之罪也。

幾亭全書

卷五 學言詳記

十三

凡孽莫作。是善力行。但行好事。莫問前程。更當細察。善孽難明。認孽是善。福去災生。

戰慄慄。日慎一日。修身常理。遠害良術。靈氣稍舒。容

懼意外。一生精神。刻勿忘戒。已卯冬同事

身上言勤。家中經綽。從前差誤。已多。徒悔無益。惟當此

後。十分加謹。務期不至大差。庶令德業免於廢墜。

知過改過。因一過而成一德。偶失無心。善反有心也。建

過文過。因一過而成二惡。掩護有意。則始作亦非無

根也。

無心日過。有心日放。兩而已矣。從而制之。又各有兩。或

未經意而失其當者。或本求其當而不得當者。雖前

無心。雖從業已有心矣。然總謂之無心之過也。爲所

以致失者。出於無心也。有特設徒巧以欺人者。有雖

非設意。但知其不必然而漫應之者。雖前有心。雖後

亦復無心耳。然總謂之有心之故也。爲其任其不當

者。出於有心也。噫。亦微矣。求當而不得當。其病根在

見理之依稀。知其不必常而漫應之。其病根在成心

之浮泛。省以平日。克以醇幾。

人君勇改過。太甲成王而後。其若漢武帝。一寤自早歲。

一悔於暮年。其勇同也。人臣勇改過。諸葛武侯而後。

英若周孝侯。一磨浮微瑕。一徹纖總繆。其勇同也。學

者勇改過。子路而後。其若橫渠先生。一改不學而爲

學。一改雖學而爲醇學。其勇同也。總貴於盡棄前非。

無纖毫沾戀。又一改之從。永不復踏。夫然後可比每

於風雷。

如蒙之人。知其轉變不得。只是循理。從理之人。宜循理

而已矣。併此數不必知。明道於堯夫業。隨悟隨忘。真

見人生。只須循理。知業與不知業。有何分別。費此開

心。所以善悟過。未見其省力。善忘方見其其省力處。

言。悔坐自程伯子始。取禪家所長。較學者昏浮之病耳。

朱子更拈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法。心靈閒見。善交養。靜坐中可以納釋理義。非若禪定之枯頑。可以休息思慮。非若參話頭之忙提。功夫庶乎不偏矣。若終日耽靜。厭應事。厭讀書。止是習懶。縱令高韻脫塵。必無實際。天下萬世。亦何賴有此人。豈程平所謂善學者哉。

文公提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此固爲學至切要之法。然值無事時。方可行。居官居家。難盡如意。某故云。一日三分。其中刻出一分功夫爲應物用。既是勢不得不爾。且應酬事物。正可驗靜中功夫。體書上義理。不

妨礙。更有相濟處。

不涉道理。不涉事理。可以助人養心者。有三物。曰詩歌。曰樂音。曰山水。

烟霞之味。恒與道近。正爲洗濯世氣。則理義教篤耳。故

漁泊者。道德經濟之原。肯讀書的。便是好孩兒。能不讀書的。方是好長者。今還

只是個不能不讀書的老子。

善讀書者。不肯泥讀。非聖賢之書弗讀。非切要得起之書弗讀。適合古今無限聖賢美俊。與相晨野凡庸。而又從其中。擇取言行之至美至精者。厭而飲之。耳目

之芳潔。胸襟之華潤。有不可勝言者矣。書之爲物。不讀則疎。強讀則苦。漫讀則勞。善讀則樂。

思有所得。大都即事明理。往往有冥符伊川。晦翁二先生如出一轍者。今爲學之心。不甚相遠也。明達橫渠。則從無一意相程。明道生知古悟。橫渠窮搜冥探。一則氣稟踈疎。一則功夫各別。近讀高子書。其符處更多。

多思多讀書多記述。亦是病處。古人有夜以繼日者。偶遇大事。非以爲常。有手不釋卷者。亦看其所讀何書。不善讀便是放心。有到虛置華視者。無論左太冲作

幾事全書 卷五 學言詳記 十六

三都賦。全無緊要。即張子著正蒙。明道猶嫌其不熟。四十已強仕。此時見惡。豈復能脫。五十已驗盛。此時無

問。尚何望哉。夫子再三提出此關程。欲人乘血氣盛時。喫過道學耳。看味學問長進。全在四五十前。此後

雖進亦不多。一則心力日減。一則因功夫已深。規模已就。進步尤難。晦翁亦自云如此。然荀卿五十始折

節讀書。所詣雖不醇。亦自卓然成就。衛武公日暮康聖。至者不衰。則失學之人。又不可以還時自棄。而學

成之程。一味虛心樂善。所進自不可量也。中人曰晚節。學者曰日新。

萬事皆命。作善由人。細推其變。亦不盡然。善言有時不可發。善事有時不可行。是作善來善。不有命也。蓋一涉於口。一麗於身。即與氣俱。而我或不能自主。惟以善存心。莫得而撓之。彼惟人心主命。而可以無命。簡身空懸。略放鬆。便記得命字了。提起主意。那管命。桀佔得喪。略馳騁。便不記得命字了。信得命。一齊放開。既要為君子。自然該受虧。有致而至。是該的。此時便須自反。莫致而至。亦是該的。此時只消自安。但不許桀認有致為莫致。此在平日刻意做正己功夫。臨時便自精明。

幾亭全書

卷五 學言解疑

十七

橫逆有大小。度其將甚。則避之。庶幾事久漸平。度其不至於太甚。則順受。彼既發舒之後。亦皆悔生矣。然橫逆二字。非可輕言。前此須消盡惡機之感。若有一毫感召。即為自取。為人到顏曾。方說得橫逆。大野以下無橫逆。凡為善而致人猜忌。來人輕笑。畢竟自家有差。橫逆二字。適與命字相符。在天莫之致而至者。乃為命。在人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橫逆。輕言命。即怨天也。必不肯修身。輕言橫逆。即尤人也。必不肯反身。不較自是度量。自反自是功夫。並行而不悖。無功夫而

漫云度量。其不流為頑鈍者。鈍希矣。

言行出於人。接於我。當其非禮。或有不能不視聽之時。至人忘之。我弗能也。常人恨之。我弗為也。惟人非所以治已也。惟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惟無損。而更濟其益焉。

好意思。有轉成失處。為其發於言行之際。雖盡善也。至於好言語。亦有害事處。好事體。亦有害人處。言語雖好。不當告之此人。告非其人。或觸怒而故反。或奉行而失宜。皆於事害矣。施與雖好事。不當施之此人。施非其人。或長其奢淫。或滋其驕氣。於此人與所轉受

幾亭全書

卷五 學言解疑

十八

之人。皆害矣。誠告誤施。非我之罪。而何。所以細細自反。不得不罪已。緣已實有罪在。

不忘提醒之心。無可提醒之事。至矣乎。

目前發論拂逆。猝然相遇。未免動心。功夫殊未得手。所賴少頃便定。却思措置放開之道。

言不言皆穿窬。此類須充。何其服也。取民猶祭。此須不必充。何其恕也。人我彼也。反是而推之。在人之言不言。不致輕以穿窬責也。在我之取非其有。雖一介猶益也。故嚴所皆恕。恕所當嚴者。昧也。樂嚴之而樂恕之者。皆昧也。惟充無為機物之察。而苟求知充類之

小人之犯禍患必因於爲惡。孽自作也。君子之招怨咎多因於疾惡。雖非自爲亦自致也。見不賢自省止從己心省察之。非口言之。惡不仁不使加身止從己身克治之。非攻人惡。所謂如惡惡臭。如探湯。其辨之明而去之決者。總不離於身心。未嘗有已甚之疾。與尚口之病也。若夫見惡人以辟咎。薄責人以遠怨。則有容之量。保身之哲。又可以隨時隨地。寬然處之而有餘。自責不誠。遇人不恕。而吝嗇於末流之難涉。不適闇於怨天尤人之列耶。

陷於怨天尤人之列耶。

鐵亭全書

卷五

— 三 —

千九

2006

懷刑者。恐其心犯之也。舉念皆善。始謂不犯。君子制其心。猶小人防其身。

皆語源。親云。凡童子。教以朴素。長猶患奢。教以嚴慎。長
猶患肆。教以忠厚。長猶患澆。或曰。是說也。如性善何。
曰。性。萬古無變者也。下之習。因上之教。也。人所稟
之氣質。因天地國家之運者也。堯舜上善。孔子中善。
顏淵且天。西漢以前。兒童無疵疹。非天運。應善教之
初。人多淳樸。其末季人。多澆薄。非國運耶。世教廢。民
習於善易。世教衰。民習於惡易。從所衆也。上所操也。
爲今之童子。欲其勿聞惡言。而長爲善士。循集穢而

求香得乎。是說也。於性善何礙焉。

有末世之人無末世之天有末世之天氣無未遷達天
心或有時力不從心天有時氣不從心顏子作聖未
成堯舜齊衰舊病是力不從心也天不能使太皆善
而不淫又不能使善者必福而淫者必禍是氣不從
心也乃其心則有常君子識天心不疑於否氣故從
心不從氣說今舉世不爲善亦獨立不遷而惑矣彼
令舉世不許其爲善亦遷世無間而已矣此之謂合
天心此之謂自慊其心且如唐虞之時凡爲聖賢無
窮天者此盛世之天氣也春秋述時杞躬遷天所需

幾亭全集

卷五

壽言莊記

五

6-67

末世之天氣也。孔顏爲善。何顧何計哉。聖與天遊。而
有時不問天。

識有道之天易。識無道之天難。無道之天隨人有之。隨事有之。非必通言世進。如小弱受役。其順天也。迫於勢耳。在爲士者。安非道之貧賤。斯卽順無道之天。其爭競而得進。與不得進。而牢騷憤懣。往往致禍。皆所謂逆天者亡也。談義命。猶恐儉士難貞。念存亡。豈不令驟夫偕靜。

不怨天。不尤人。固是正己心事。亦須透得天人貧無可怨尤處。此心方得究竟牢貼。或曰。天無可怨。以無心。

也。人有情矣。愛憎徇私。毀譽顛倒。何謂實無可尤。曰。天人一也。天非人。誰爲奉行。人非天。誰爲主宰。愛憎之私。毀譽之倒。皆天也。人豈有離天而自行其意者。天不憂。故無可怨。人即天。故無可尤。君子於此。惟有增修默處。聽其自定而已。故惟知天人之著。始能絕怨尤之心。

肯爲善。惟此一點本心。鼓舞得久長。不肯爲不善。惟此一點本心。照管得周到。不問天人之報。不計後世之傳。期無憾而有以自樂焉已矣。若論天地鬼神之報。應報應。倘有爽時。若論千秋百世之誦述。所謂寂寞

幾亭全書

卷五 學言詳記

三十一

身後事。無關此生者也。情此以爲善去不善。一切疑端悶端。隨事而生。難以語於元永貞之學。

操心之善。可使一人不知。若曰。此寂寞冥漠也。而不必爲。則不知學者之過矣。成人之善。可便人人皆知。若曰。此形迹也。而不必爲。又自負知學者之過矣。夫善總貴於爲而已矣。

積善。以成名。積善之家。乃有餘慶。今之善多。賜餘慶之善多。陰

善念亦不可存。此理如何。曰。善念即在當境。使已往未來。常把好事留在胸中。便成意必固執。然此亦就熟

後論。若初學。則事前必須預備。事後成須時。未得便云不念。且使念念常在爲善。究竟會有熟時。未須預愁存留善念也。

靜觀未發。有何人我。是萬物一體之停蓄處也。親親仁民愛物。芽蘗花實。以漸而完。是一體萬物之大第也。舉錯分別。卒以兼成。是一體萬物之功用也。外如內。終如始。學與治。均斯理。藏與行。無歧指。肅然大公。夫焉有所倚。餘而後立。不自立者也。倚於靜。非能至靜者也。倚於無。非盡無難無臭者也。遺無可倚。而倚人子哉。有遺之人。爲人倚子哉。不倚置

幾亭全書

卷五 學言詳記

三十二

文王干祿求福。及子張干祿。夫子則教戒之。何故。蓋文王日日修得祿得福之理。行得祿得福之事。即是干求。非有子求之心也。福祿司於天。天無思慮。豈受干求。但行善則自與天合。是求無所求。干無所干者也。故曰昭事上帝。聿惟多福。人惟誤認福祿在人。所以干求一起。立心已差。若識得福祿總出於天。除修德外。無可用干求之法。則任言子求。全不妨事。素位俟命。俱不是逍遙隨意。素字功夫。全在行上。俟字功夫。全在居易上。居易者。平時正己。有失求諸已。凡鈞索迎合人情。皆是應。惟自家身心。乃坦易處。

二十年来。後先羈旅長矣。爰值家中死喪事。其哀痛難
之得。視醫藥飯舍者尤倍。固念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此獨不在所入境界之內耶。人生世間。素夷狄者。從
來幾人。若夫遺所親之喪亡。槩不能免也。行乎夷狄。
約止二邊。全節偶違。有如蘇子卿。留取丹心。有如文
信公。皆云自得已矣。然聖賢論仁日之萬狀。論行日
變而之邪。論善故亦復不遺之。而獨於死喪一境。無
或舉者。周於變而反合其恒。何耶。行乎喪狀。可以致
命。遂志而行乎死喪。無自得之理也。故曰居憂。曰居
哀。固以憂哀為素。然自父母之喪而外。又當別論。哀

集事全書

卷五

學言詳記

王三

至則哭。不強禁之。亦非應變也。則以命安之。哀過則
功課應變。如其恒康而無廢。哀中其節之謂和。是即
居哀之自得也。入憂哀之位者。以是行之。景祐未
五月十三日
作德故能日休。懷安豈為心逸乎。三時奮動。廢者之居
易也。勞心敬其事。仕者之居易也。變靜必有事焉。學
者之居易也。
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毋以今人之屑。學首
陽之不屑。以方學問者似。以圓學方者不似。故士戒
變方。

一事惟一理。理所至是。無二變三。針旅避趨。皆旁適也。
微事者。本我簡理之心。直家凡事。能至一是。直念安
後生。
丈夫行誼。自孝心生。為人仁孝。自耻心生。淡平是。其餘
無可求已。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徇欲之謂狂。
蘇為善謂之智。不能為善謂之愚。能為惡謂之下愚。
惠詐為覺乎。覺其詐。尚謂先乎。鑑有明體。明居物先。用
鑑照物。物先於照。明無不先矣。昭無先矣。去塵則鑑
明。去敬則心覺。

集事全書

卷五

學言詳記

王四

天理不離人情。王逆本乎人情。世變不出人情。人情包
舉萬事。辨之之後。存乎我心。
借人者不可至於鏘。非但防鏘。處刻處。纔處行之皆
確。其立意未免顛倒。或曰仕而鋤惡。獨學而遇欲。豈
非節一義乎。曰心有欲而後遇。人有惡而幾鏘。非其
初也。易稱開邪。是坊於未然。孟子無欲其所不欲。是
偶其本然。此方是聖門功夫。主腦。只看致誠正與修
齊治平。都選保養天理好字面。設使於知日祛蔽。於
意日去偽。於心日開邪。於身日補圓。於家日辨紛。於
國日撥亂。於天下日出坎。豈可謂差。但終是放靜。非

養生之常道耳。仁爲萬得之長。學幾仕。總以共仁爲至。念念好生。遇惡則銷。養於未發。弘萌則克。

名是學問經綸中一件緊要物事。與舉閒理不相涉。因分而定名。故曰名念。如父子君臣是也。使人聞其名。則可以循其念。夫因義而命名。故曰名義。如天子民牧是也。使人聞其名。則可以思其義矣。用此名中之分名中之義立教。故曰名教。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天子何以事天。民牧何以育民。皆至稱呼而言。乃智愚貴賤。日用不可離者。不然。古人豈肯以舉閒立故乎。後世只因我相重。遇事相銷。輒曰名義所關。不

幾亭全集

卷二 學言類

三十五

知事若屬於人倫典職。有各分在其間。則關係名義。其他事。開義不開名也。只觀然爲行止。何必混言名義。混之便涉爲人。

自求其志。而料理天下者。焉及其行也。一一爲百姓辦實事。始得惟我意耳。做始做終。皆合內外。若求志而欲自善。虛職而爲功名。內外常念。學仕皆失。學者須得爲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然。方有勵居功。夫不然。一生巖居川壑。豈是無事。即云以獨善其身爲事。亦須識獨善中。局有兼善事業。但目前不若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然是堯舜仲尼意思。決

行處。當時事業。略有分別。久久決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無分別之運是。

人須有求志功夫。出來時。方立得脚跟定。皆見士大夫少壯隱居。詩酒自娛。儼然高品。觀者亦但愛其少用耳。及歷巖仕。盡喪所守。蓋因素未求志。茫無自持。以至於此。然志如何求。不是空抱此志。顏日逐做此志之功夫。顏子立志。內聖外王。克已復禮。便是內聖功夫。四代職樂。便是外王功夫。如此方是求其志。隱居之時。既日有事。用行爲。卽處此事於天下耳。始終只是一事。如何會定。若詩酒自娛。早放心於詩酒。

幾亭全集

卷五 學言類

三十六

他日爲威權金玉所誘。安得不放心於威權金玉乎。就義必有事。始終一存。悠悠無所用心。始終一放。原事未嘗有守。非至權來盡喪所守也。

人間居官有妨開道。亦有一二事。時山林否。曰有之。如君臣相善。使四海溝壑之瘠。漸登衽席。其愉心悅志。豈山林可救哉。請問其大。曰父子昆弟夫婦。放三倫者。據今仕途。不及山林必與。朋克一事。豈有短長。總角相歡。貴夕屬。山林之道也。然其善者。不過一類之士。若寓京師。則間有國士與天下士焉。朝聞名。夕親面。黃則聽典來就。否則我牧遠之。或研心性之微。

或商匡時之略。或剖經史古今之疑義。是亦非山林所能有也。然動靜人已之間。難易安定。所懸實繁。宜遊而學。日進大賢以上之事也。間造必至於山林。學人之事也。

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彙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玄者切之。

義之實在從兄。若論事理。親尚當審於所從。况兄子。孟子言堯舜盡於孝弟。即學徐行從長實之。惟此乃必不可不從者。以此說極兄。便自通遠無經。所謂言近而旨遠。目前最近。極等無漏是遠。

幾學全書

卷五 學言詳記

三十一

游武是學知。所以終未能比堯舜者。非因天資前定。還是學之功。夫未到極處。看來孔子亦是學知。此方是學到極處者。如云我非生而知之。此語十分堅確。與何有於我。則吾豈敢等語。口氣不同。聖人自居天資。只是忠信。自居功夫。只是好學。有謙語。無莊語。又如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可見十五以前。必爲聖人之志。尚未定。以此信孔子真是學知。只爲好學異常。直造到聖而不可知處。窮神至命。與則天之堯。千古同符。更無比倫。此方見知之成功一也。堯是生知聖人中之天。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是學知聖人中之天。亦

生民以來未有。聖聖生知者尚多。却到不得孔子學知地位。學之爲力知此。所以孔子一生。極力開發。個學字。實是當身顯遠。欲使萬世人人篤志於學。竭才爲學。故以師道獨玄天地間。

元公明道平生無一矜語。亦未嘗有不足語。伊川間有矜語焉。文公自歎之言甚多。末年尤甚。陽明臨終亦云。纔見得幾分。然則朝聞夕可。惟元公大程。其心無憾。此事蓋如此其難也。其人蓋如此其少也。

非未士大夫。飾義篤行相砥礪者多。而罕見原本。故二程指示微妙。歸重著察。非輕躬行也。躬行有不待言

幾學全書

卷五 學言詳記

三十二

者。遠南未。程門之說。漸失其真。且變而爲象山慈湖。於是朱子不得不辯說踐履。以氣其弊。道一而已。教則隨時。本朝良知之歎。亦興於訓詁沉淪之後。近世惟高子能執其中。而生生之旨。則某亦自體貼得之。

幾學全書卷之五終

真全書卷之六
學言詳記三

原本

道之太原出於天。就人言也。所謂率性之道。若統論道。道即太極也。即如天命之謂性。亦就人言。若天地之性。又誰命之。

陰陽即道。是以氣爲道也。所以陰陽者爲道。是以氣爲非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精神只在一字。生生不已。天是人之合總處。人是天之分散處。我又分散中之一也。人雖分散。却括得天之統體。我雖一人。却括得衆

義詳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人之統體。所以我直是天。合天惟在盡已。

爲天地立心四語。一生字足以統之。學不遇惟大生之德。完生生無息之心。傳不忍於無窮耳。

一部論語。皆說學問事。惟是知也。直指出心惟來。皆說做工夫事。惟道者如斯。天何言哉。直指出道體來。皆

說生前事。惟朝聞夕可。直指出到頭結果處來。說心

體。明是不倚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明是

從來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是

得道者無生死矣。終不教人處想像死做光景。步步

踏實。乃得絕塵而奔。斯人爲徒。乃得俾天而遊。任是

特地靈慧。無礙辦才。傍空捋喝。未有出於其外者也。

異端枯山。奇妙。在聖人止是平常。異端驚倚大事。在

聖人止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解者不歸。

萬物之中人爲貴。爲其能主事萬物者也。人之中丘

爲貴。爲其充滿天下。視聽遊乎天。而能進退帝王者

也。

人心無一毫不盡。即與天合。非求所謂天者而合之。聖

人之心。仰天也。凡人之心。亦天也。不論自盡。即道天

耳。

人物皆以靈處爲心。靈雖屬神。亦氣也。薄氣則無神矣。

義詳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天是一大氣。非若人物有心可指。只於其氣之靈處

見心。

凡知覺處。即心也。蝴蝶皆可謂之有心。

惟人心與道配。有覺配有理。無形配無形。故能合其全

體。入其指微。子思言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引而不發。

若云體人心能載之破之耳。

心無邪。纔說邪正。便是意。心體只是處靈耳。聖人不曰

處。曰正。覺說性。便非性。性本虛。可言。聖人不曰無。曰

善。老子直曰處其心矣。陽明直曰無善矣。得非其爲

天下從世之心。有遠近疎密與。

性有難用。心有假用。知有微用。微皆無惡可言。其或於
武惡者。皆用也。情卽性之用。意卽心之用。別卽知之
用。故性云性善。心云良心。知云良知。而不云良意。意
有良有不良者也。近有賢者。謂意皆善。心有善不善。
似認意爲心。又認知爲意。說如所云。將謂情皆善而
性有善惡乎。別皆善而知有善惡乎。喜怒哀樂之發
皆善。而其未發也有善惡乎。感於天下之頃皆善。而
寂然不動之中有善惡乎。不然。或者疑心本有邪。故
言正。而意本無偽。直言體乎。夫誠也者。誠之也。去僞
之謂也。而正也者。非正之也。無所偏繫。常得其虛意

義亭金卦

卷六 學言詳記

五

之正位也。非開邪之謂也。開邪者。開思之邪。非開心
也。心無邪可開也。又不發。疑方寸爲心。形而下者也。
與性異也。而意無可見。形而上者也。與性似也。夫所
謂形而下者。以心在人身。其靈隨氣機出入。非如性
之無可指似云爾。乃心之所以爲心。非指方寸之形。
亦非指已動之靈氣。固統性情者也。動者情。其在靈
氣未動之時。乃心之體也。所含者一性而已矣。正形
而上者也。而有善不善乎。若夫七情皆意也。心靈所
動。靡無形可見。而其靈已乘於氣機。固不得謂之形
而上也。或過或不及。固其所矣。安能盡與性同其中。

同其善哉。且夫喜物之說。自皆兼體。心意之分。千古
未有疑之者也。無端而疑。無據而信。其不猶白日之
下。忽起雲霧。澄淵之內。投以沙泥者乎。心意原
堅物光長。橫物光短。暖燥於庭。光不盈丈。立而離物。不
皆十倍。百物心指。惟人心直。是謂秀而最靈。萬理合
昭焉。嬰兒始生。竟日橫妥。疑及三月。指之不受。骨力
未盈。已欲伸其戴天履地之性矣。雖中或起妄想。投
承起坐。豁然退避。是故大人。心官常立。
五行之生。則始於水。成始成於火。莫大乎土。元善之長。則
首乎木。各有位皆。無重火者。今在人爲五臟。而心獨

義江金卦

卷六 學言詳記

四

具五行之全。以火爲土。全水未之至。與造化生成之
理。皆不相合。何哉。人身指天然。五行之氣。皆稟令於
太極。太極雖火精。而不在五行之靈。日爲天君。心爲
人君。君火生相火。相火乃與五行相配。人有心。橫天
有日。心則五臟。橫日則七曜。誠其中而君之者也。水
非太陽不溫。木非太陽不長。金非太陽不光。土非太
陽不暖。一切火氣。非太陽又何氣哉。人心全備五行。
理正云爾。若止以光明發動。能具萬理。則投野水之
藏。智動而能覺。與明德之假最近。屏土之統思。疑而
能過。於作聖之用最近。宜皆足以具萬理。而卒皆

能於心君何哉。心君

出入無時。莫知其舞。心之爲物。自如此。不涉操舍。但爲操之言。便是動靜神明。爲舍之言。便是紛擾昏昧。兩各別。

目前之物。皆不可測。何以望。何以察。何以覺。莫非陰陽。孰能測其故哉。此不測者。人與天皆有之。百姓與聖人皆有之。形骸與心靈皆有之。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非神而實體之。非神而精神之。也。以此言歸。無須臾而不神。亦猶一陰一陽之謂道。無須臾而離道。

是言合書

卷六 學言附記

五

心性在人。猶神道在天。天止此陰陽耳。自其相推而有條理謂之通。自其變化而不可測謂之神。人止此生理耳。自其至實而能發用謂之性。自其至虛而能妙應謂之心。

蓋心盡性。本亦無二。就其心中萬理俱謂之盡性。就其心中萬理俱活。謂之盡心。總就心上看出。若性上却無可事似。性是物與无妄。實實能發生者。心是其知其舞。蓋空無邊際者。如難以忘憂。辟面益背。是重性之驗。有問難。無不能答。有事變。無不能應。幽微旁通。總歸於道。是盡心之驗。空性多在自得處見。盡心

多在應物應見。然心何由而得盡。應善察則必通於微。誠好誠惡。不遺精力。此則盡心之學也。

孔言性近。孟言性善。似不同矣。孟乎之言。實以聞孔子。荀子言性惡。程子言惡亦是性。似同矣。程子之言。實以砭荀子。易言難之者。答成之者。性從善說性。自陰陽以至人身。孟子直說性善。見人身即此陰陽。故性善非孟子之創故也。所以聞孔子也。氣有清斯有濁。有厚斯有薄。荀子總氣爲性。又不見氣之全。見其偏。故程子兼氣言性。而云惡亦未始非性。蓋謂氣之濁與薄者。亦不得不謂之性也。則性之非惡可知也。非

應言合書

卷六 學言附記

六

所以砭荀子乎。大約孔子不分理氣以言性。孟子提出氣中之理以言性。荀子偏指氣之濁與薄者以言性。程子盡氣之善不善以言性。而發失偏全之數兼知矣。

問孟子以僭蓋性。每見至難之人。動僭甚惡。安足以經皆善耶。曰雖有至惡。痛癢覺苦。憫和覺甘。在於形骸。痛本惡類。和本善類也。哉舍渴飲。應所求則樂。幸所求則瘁。在於兼膺。適本善類。幸本惡類也。得是奸佞。美僭之則難。叱咤之則怒。在於稱謂之間。獎僭本善。獨叱咤本惡難也。與飲嗜氣。總傷成其父兄必仇。僭

有其子弟必威。在於是待之。傷痛本惡類。撫育本善類也。形骸可以徵性善。痛癢可以徵彼善。稱謂可以徵性善。遇待可以徵性善。則難柴封楊。皆有善情。但彼因情恣慾。不能自見其情耳。情與慾不同。若真自見真情。安得不信性善。

金伯玉曰。善人少。不善人多。豈爲善順性而反難。爲惡逆性而反易歟。曰。是惟誤認善惡。故倒視難易也。父子相愛。善乎。相夷。惡乎。曰。然。相愛易乎。相夷易乎。曰。相愛易。則是善易而惡難。未嘗善難而惡易也。饑而食飽而止。冬性湯。夏故水。善乎。未飽而強之食。然矣。

孟子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七

而過食。冬水夏湯。惡乎。曰。然。因之難乎。強之難乎。曰。強之難。則是善易而惡難。未嘗善難而惡易也。男女居室而和。時威而化生。善乎。化難而反目。不信不睦。勢難而疾痛。惡乎。曰。然。因其自然者易乎。強其所不能者易乎。曰。因其自然者易。則是善易而惡難。未嘗善難而惡易也。以理義觀之。如彼。以情欲觀之。如此。善惡難易。較然自定。伯玉曰。然則善人終少。不善人終多。何故。曰。此以行事定人善惡。不以心難善惡故也。人自有生以後。所見皆小體矣。小體有形。是小人之不思而得者也。小體之所以然者。卽大體。是小人

之不思則不得者也。微不思者多。故微小體以達大德者多。然爲惡必慚。有惡必捨。不假於思。可謂知慚。知捨之非善乎。曾見不微不捨者有樂人乎。以此際難人。是善人終多。而不善人終少也。伯玉悅。

在天爲命。賦者爲主。在物爲性。既賦之後。受者自爲。至率性之謂道。指理而言。若兼言氣。氣豈可率耶。子思所謂性。已與相近之說稍異。至孟子以人心歸命。以道心屬德。是極有說。聲色臭味。氣也。非破也。本非性。世俗難認爲性。惟君子則不謂性。非因欲抑人心之故。而強不謂之性也。仁義禮智。理也。非數也。本非命。

孟子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八

世俗誤認爲命。性君子則不謂命。非因破若逆心之故。而強不謂之命也。正欲掃除世人以氣爲性之見。豈見理而道氣耶。程後因周子推出氣質之性。未子因謂孟子。肅却後字。竊謂孟子見之而善之以正人心。非見性不見後。逆言性不言氣也。言氣莫如孟子。饒不肯以之言化。以氣言性。莫如告子。當年早爲之勢破。遇除。而乃憂其未俗而稍之乎。

有善有不善。萬物之性固然。而人獨不然。鳥獸遇魚之或仁或不仁也。草木之或艮或毒也。其難原不一也。人比於四靈而更全。故物性皆不足以例人性也。無

皆無不善。萬物之性不然而人亦不然。雖然之或平或偏也。能養能治也。皆其性之具而能發故也。空虛非所以擬物性。而顧可以擬人性乎。

告子以食色爲性。然孩提之童。不知色也。性安在乎。性有後人生而徐具者乎。甚病之人。不能食也。性食在乎。性有先人生而間歇者乎。故食色非性。而敬敬仁義爲性。食色生之氣也。愛敬生之理也。其爲生同也。食色有得。愛敬無待。原始不同。食色有息。愛敬無息。反終不同。生而知之。死而後已。是所謂恒性。或疑極悴之人。亦有不愛其親者。如恒性何。曰是失其恒心。

義事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九

也。非無恒性也。心有徐亡陷溺。而性非枯亡陷溺之所得而及也。

生物不測。非獨天之所生不可測也。卽獨人爲者。亦有不測。如箭中噴水。磨中出粉。粗細舛異。聽之水與粉耳。噴者磨者。能知其所以然乎。純雜生人。繁氣生物。亦大難言之。天如箭與磨耳。何書分別。使人物各受。所謂本源處不善爲一者。不過如此。謂物是生生之理。非早有純氣繁氣之分也。迨既成人物之後。則人自異於物。犬亦自異於牛。且各以變化生。形定而性不可退。安得謂人物同此性乎。

孟子未嘗以水喻性。性形而上者。水一物也。何可喻性。乃是以水性喻人性。所云人性之善也。孩水之就下也。不言水性。省文耳。下文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明是以水喻人。下又云是豈水之性哉。仍補出性字。參差隱顯。脈絡了然。

善字未著仁義禮知。只可云善。不可云有善。一分出四。便可云皆有。可云固有矣。只繼人性之善。猶水性之下者。說人性有善。可說得本性有下否。

性善。今或添一字云性有善。求放心。小處減一字云求心。皆是錯見。適以啓無善無惡。真勿求於心之隙耳。

義事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十

少墟焉氏未能免此。

人皆可以爲安舜。見人性皆善。而聖非爲不成。象山於四海乎。百世上下。見善此心此理。聖人所同。是忘了個人牛。此心此理。人人皆同。豈但聖人。語意歇孟子似更廣迫。而其言陷矣。陽明之門。輒有言滿願者是聖人者。是遺了擬爲字。未嘗爲之。安得善是聖人。語童較孟子似更自在。而其言疎矣。

人情悅食盛壽考。不如其恒賢。孔子布衣。而以此性世之帝王。則靡不欣然。廣成無繼世。而指之爲堯舜。亦未嘗論其不傳。謂人簡。莫以天機。謂人耶。莫以壽生。

梁紆啓明皇。以呼凡處。則處怒或慚。情之扶替也。如是果何據耶。不知性者。以情爲飲食男女而已矣。則將以此欣悅慚怒。爲矯揉。爲天然。

天從不可見。見之於時。地順不可見。見之於水。坤字从土从申。申。水生處也。獨觀土。未見其順。合水離之。水無有不下。而土勢之順。瞭然矣。故中庸亦云。下觀水上。然大泉不云順。體承物。而云厚德載物。何故。蓋惟厚故能順。有是體。實乃有是餘。情。自華嶽之高。順而達於洞泉之深。非厚何以容之。止云法坤之順。恐謙恭下土者。或從形迹摹擬之。法其厚。則徒心源培養。

義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十一

方得達順之本根耳。

惟有一氣。更無空虛。物在則氣。卽貫於物中。物去則總是一氣。氣不可見。而亦有可見。日光射入於窗牖中。則見氣。譬猶扶杖。寫出心事。則見見神。二事最近。百姓與知。

有方寸之形。乃有能思慮之氣。有能知能覺之氣。乃有所知所覺之理。三者總不相離。此意亦真。氣認理相通。

心餘於氣。氣餘於形。字有段。人與百物之聲無窮。是形未足以盡氣也。意之所至。或口不容言。悟之所發。經

竹或不能寫。是氣未足以盡心也。虛無府者何耶。曰。用中曰。行體曰隨時。其皆府之意耶。

聲色臭味。皆出於氣。然色味在感。或成形之後。而聲臭則專氣所爲。是物之未着渣滓者。故大雅云。無聲無臭。明天載之不涉於氣也。其所指可知矣。海澄志載。仙人謁上帝。惟見金光。謂是超於宰仙。異於百神。夫金光者。亦氣之精英耳。而豈無聲臭之指哉。實有見焉。或現於空虛。感附於人身。感託於夢兆。其意有大小。有久近。總之無聚不散。蓋氣總卽銷歇耳。惟聖人之怒不然。無聚故無散。無旺故無衰。未感卽無。

義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十二

感之卽有何以性之。平日不容感。靈不露奇異。是未感卽無也。猶生時之寂然不動。虛故以祀。則來格來性。如或非猶則赫然有健。是感之卽有也。猶生時之感而達通。千百世皆然。況能方隅哉。大雅云。文王降在帝左右。文王固不死耶。何以有降降。上帝亦一人耶。何以有左右。難言哉。至宰寫帝。所至何事。至平氣也。至平根者太極也。天有上帝。猶云易有太根。總之氣有主宰之意。而各殊其稱。一狀其總。頂無加一。明其至尊無偶。其實一也。上帝者。英物統體之太極也。聖人分體太極。金而歸之。以分體之太極。還合於

究豈太極。如臣子侍君父之旁。不曰在左右乎。其他鬼神雖亦有寂感。然當其聚也。已不能上合乎帝。及夫靈氣既通。求所謂在。不可得矣。而況於帝左右也哉。

鬼神。氣也。人之善事善言。亦氣也。凡事言而善。宜皆足以感鬼神。而有不然者。何也。鬼神。氣也。而通於人心。善事善言出於心。則神與之通。或不出於心。則鬼神見其心。而不孚其氣。此不誠不足以交神明之說也。心誠則交乎不可擠之陰陽。而先覺太不可見之情。僞於其交乎陰陽也。則曰至誠感神。於其先覺也。則

美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十三

曰至誠如神。

天不可但以理言。欲敬天。當於天所最近者敬之。近天者其如人主。欲敬天於人主。雷取其最無道最虐聖者敬之。無道其如射天之武乙。虐聖其如我高皇。夫桀紂虐民。故見棄於民。使射天者亦同虐民之罪。愚夫愚體而觀。欲未灼然見天威之果不可犯也。故直以暴雷殛之。高皇動皆合天。惟用刑過通。稍違好生之心。天於是亦以雷示警焉。至於繞殿而逐。高皇怒。向雷叩首自責。雷乃止。可謂始之逐者理而已耶。既之止者。理而已耶。觀於此。則知古來上帝臨

汝之言。帝齊良弼之來。天與人主。果有親相承接者。來豐塘謂雷震爲偶然。以擊文廟。枉擊人家樹爲証。非也。人豈可與物比哉。擊物則無意。擊人必有意。擊非常之人尤有意。春秋齊震。夾伯之魔。又如靈死射天之殷王。安得謂之偶然。因此以愚上帝。益見得到親切處。雷電百神。明明有公好公惡。豈以百神之至而顛渺茫恍惚者乎。百神必稟於上帝。猶人民必稟於帝。三無可疑矣。

之上帝。其猶聖人之心體乎。聖人禍福萬變。而心體不動。天時刻環轉。而上帝不動。上帝無方無體者也。

美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十四

以無體故無方。若有方也。亦應天轉耶。善諸人身。若以方寸爲心。則身未而方寸與東。身西而方寸與西矣。

天有帝。其欲人之有心乎。身負疾病。心未有不覺者也。人間善惡。帝未有不知者也。癰則癰之。痛則痛之者。手足也。而心不與焉。手足自喻而來行之已矣。帝不言風雨露雷。皆來帝靈而降祥殃者也。使人有善惡而帝不覺。則不震。覺之而頻指麾焉。則不神。故大善大惡。天爲之動。其觀者或否。亦如人身病癰。大則肢體愈趨之。微則感否。其爲漢德。咸忘或不忘。愈望愈

助也。豈曰不盡不神。

詩書言上帝甚多。臣民之氣。難於感遇。人君自大。實以下。亦未易親觀。其間指切相遇者二事。在生之殷高宗。既沒之文王。爲學識此。便是開通。

上帝曰降衷於民。民曰受中於天。豈萬物之所得同哉。有一不備。非中。備而不均。亦非中。五行備。陰陽乎。惟人而已矣。官與廉皆五。倫與德皆五。

往來者天地之親。德順者天地之性。綱經者天地之情。此皆天地自有之。於復又言天地之心。心對氣言。於此見向之剝者。乃氣備不得不至。而非其心。陽回而

養學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十五

生物。乃其心也。其心直貫於剝中。息息皆生。剝剝則必復。猶天地所自能。至於薄蝕崩盡。不能自救。惟人能救之。故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人主天地。猶人心之主身。天地以生生爲心。人心以好生而至天地。易於復言天地之心。於大壯言天地之情。於咸恒萃。則兼及萬物之情矣。而獨未言天地之性。天地之性。見於孝經。人爲貴之說焉。天地不與聖人同憂矣。何以有心。生物者。天地無心之心也。故於子之中。一陽初成。見之情者何也。於相感而生物。見之。陰陽相感不已。生物亦不已。萬物之情。本乎天地。故兼言萬物也。

感以情。恐不正大。哉於大壯。獨以正大言天地之情。

天地之情。其相感也。無不正且大也。萬物之條。則不能皆正大也。故不及萬物。咸恒萃。兼及萬物之情。則不復言正大也。程朱二先生於二卦。皆以理字代情字。恐非夫子本意。夫子正謂情之正大者。乃理耳。難

備以求理不得。執理以倫情不釋。皆舜言人心道心。人心之合於道者。乃道心也。孝經所謂天地之性。則生物之各得其理者是也。母親不產大子。桃故不開

李花。紛紛紅紅。無窮而不可觀。此天地之性也。其最秀最繁。全得天地生物之心。而能爲天地育萬物者

養學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十六

惟人。故其所生。以人爲救貴也。天地之心。性情難見。皆於人見之。而人之性。倫。則總見於心之未發已發而已矣。生物者。天地之心。其生而有條理者。則性。其相感而生生不已者。則情。天地之性。倫。亦總於心。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何物。不備陰陽者。天之中。不備柔剛者。地之中也。不者於一。即不得以陰陽柔剛名。故曰中。是天地之至德也。在人。往則謂之善。在人。心仍謂之中。以其未發。則亦無陰陽柔剛之可擬。與天地相似也。在人。易。則中行。即善人也。能得其中。謂之中行。說觀乎善。謂之善人。惟中至善。一着於柔剛。

即有不善者存。

中在天地。子思就人心點出中來。善在陰陽。孟子就人性點出善來。總欲人從自家認取。仰觀俯察。識天人之同揆。

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於和。和須就作用者。聖人舉八元。屏四凶。皆和也。何事是中。惟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狀。繫之以庸。庸。庸。就言行者。聖人施不足。慎有餘。皆庸也。何物是中。惟庸則形容出中字來。後面傳厚高明。結以天之所以爲天。不及地也。博博淵泉。結以觀天。不及地也。知化育。結以浩浩其天。不

樂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說

十七

及地也。無他。天一而已矣。地止是天中之凝聚處。在彼則觀和與庸而中見。在此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法。相反而遇。

此理長在。亦在開闢前。亦在混沌後。亦在陰陽中。總不與天地萬物較是前後。何以故。爲非別有一物。混沌便是混沌之理。開闢便是開闢之理。陰陽和順便是和順之理。乖逆便是乖逆之理。

魚遇身內外皆水。故不見水。因以不見波濤。而波濤之水。則與大水共入於魚之腸肚。人置身內外皆氣。故不見氣。因以不見鬼神。而鬼神之氣。則與大氣併遇。

於人之腹心。風者。氣之稍勝者耳。人行風中。身覺風而目不見風。須氣聚爲形。人乃見耳。水凝爲水。魚乃見耳。

空虛中扇搖成風。鞭擊成響。氣塞滿無縫縫。人物性來流通於其間。以此生。以此養。知遠者。存而不已。沒而不朽。亦不離乎此。

好惡人心也。好善惡惡。亦人心也。爲其已涉於氣也。發乎氣而不違乎理之本。則謂之指理。發乎氣而能暢乎性之用。順順之盡性。庸理盡性。皆氣之爲也。皆人心之爲也。

樂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說

十八

母指指。子心痛。兩思相遇也。略契不至。游陽相御。無思通有思也。惟物就惟知之。默舞風儀。有思遇無思也。惟人能善感之。其以思通者。雖所生之一氣。而有思無思之互遇。則皆以天地生物之一氣也。一氣之中。潛彼陽來。形與地莫就隔之。所可知可語者。至是而止矣。

易即是變化意。要以順更無息者爲是。三才各有易。在天地則氣爲易。象形不可謂易。形不變不化。象雖變化而遇。在人則心爲易。形體氣質不可謂易。形體不變不化。氣質雖變化而遇。

大易言形而上下。故張子謂其不言有無。然孔子特未嘗以有無對言耳。易有太極。言有矣。易無思也。無爲也。言無矣。言無出於孔子。異端所借。言有出於孔子。異端不敢非。實見得易知有無從不相離。雖專言有。專言無。兼言有無。總不害。易有大極而後。子五百年。周子又言無極矣。不可見者。不離於所見。故言道器。統以形至之。萬物皆備於我。修身爲本。修其共物同體之身也。惟知所以修身者。知萬物同體之意。修身至大。滿腔子皆生意。天地有大德。於此親切見之。

典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十九

所習者費。所察者隱。

百善同出於四端。四端同出於覺。覺非智也。惻隱之謂覺也。謂惻隱卽仁。不可謂惻隱與三端同。不可謂惻隱尚未到慈愛。

入於荒涼寥落之地。身亦怵然不寧。入於飽暖茂體之區。身亦怡然有愜。我果何與哉。無心之中。欲二人於已而不得也。萬物同體。到處可見。孰知其所以然哉。觀人情重去其鄉。卽見反始同人之意。夫遷去者。一身易易耳。家人可遷也。何戀而重於去。覺非以丘墓在耶。隣里鄉黨在耶。此反始同人之仁體。自然團結。自

然形影者也。推此卽萬物同體之意具見。人惡不察耳。

學者之忘其性分。不若率相之忘其職介乎。天下事。無非率相分內事。此職分也。宇宙事。無非儒者分內事。此性分也。千里之外。百世之上。一言而至善一事而至公。吾欣欣爲中心爲之悅豫。非分內事。而感觸之際。孰期然而然乎。此萬物相關之感。離不學者亦時時觸動。凡學者而自昧其分內乎。所學何本。衣食之原都是木。木爲生氣。爲仁元。此事理之至實至深者。

典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二十

愛物亦仁。愛物之可愛亦仁。然而非仁之體也。惟大段生意流動充滿。如身之痛癢。不覺自爬搔而無摩之。此方可以識仁體。論其心神。無欲亦此。大公亦此。慈祥亦此。論其景狀。凝聚亦此。發生亦此。普遍亦此。仁者人也。天性卽形色而是也。形色天性也。人之周身萬非仁也。一反一覆。皆親切證道。

孰謂爲已者。精神不在皆界乎。欲世界安。是用心於性命者也。欲世界榮。我德我。是用心於軀殼者也。明乎此介。而俗學之爲人。楊朱之爲我。均非君子之所謂爲已矣。

南軒張氏有云。所謂知者。知此覺者覺此。此者指仁也。豈可遂以知覺爲仁哉。蓋羅氏稱其切至。然以身譬之。謂覺痛覺癢是仁。果未盡。謂所覺之痛癢爲仁。則又似與覺爲二物。蓋謂之痛癢。則知覺自在矣。故謂知是知仁。覺是覺仁。亦未當。只元氣流通是仁。誰流通。所以一有病將便覺。卽毫無痛癢時。如寂然不動。亦正是流通處。難於元氣流通之上。又加個知覺也。

義亭全書

卷太

學前詳記

二十一

凡已私無不陰慘。便已。必不顧我害人。此是慘。必不可告語人。此是陰。已克。則何緣有一毫損物意。又何事

須着一毫伏藏。大片陽和。宛在目中。

時中之宜。惡惡未嘗不嚴。顧其惡也。乃矜憫之。西山則宜惡之矣。若將免焉。慘怛微而漸已勝也。不憐不溺。明示入羣不亂之意。亦與焉能免我相似。顧其入也。乃欲從而變化之。柳下則夷猶玩忽之矣。不必羣華於成物。蓋皆於萬物一義之脈。有不至處。是故清和二聖殊病同根。

仁義知都是人心中一點意思。一切行出時。却屬禮。只看齊宣王以羊易牛一節。便見。不忍嚴難。此意是仁。衆雖何可廢。此意是義。知其不可將。知隨時發一機。

義亭全書

卷太

學前詳記

二十二

宜。此是智。合此三件行將出來。不忍之仁。亦伸。衆鑑之義。亦合。知不可廢之明。亦終以不昧。却是禮也。克已復禮爲仁。假如說非義。勿視亦能得。何故必說非禮。蓋禮是個規矩準繩。影當不上的。所以聖人制禮作樂。便實有便柳事在。若仁義智。雖聖人如何描畫得他。到物事上來。故說是人心中一點意思。中庸說聖道之大。歸着禮儀威儀。君子遠問學之功。歸到崇禮。精樂立欲。以安爲宗。卽晏子謀銷禍亂。亦云惟禮可以已之。學術便世。無出義外。

理欲並寂於人心。義食渴伏。非其一端乎。知味得正。斯

理矣。甘而失正。或醉飽禮量。斯欲矣。一事一念。莫不有利善介於其間。危知之何。凡言危者。得先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爲人心。則已矣。已亡。宜宜危而已哉。先循有以便食渴。飲屬人心。父勉子孝。屬遠心。是伏然兩心矣。恐未當。飲食中無善乎。肯甘味而嗜餽者乎。慈孝中肯善乎。無溺愛而妄從者乎。儀食渴飲。父乎相愛。皆人心也。飲食得其正。父覺子以義方。子愛父以無遠。則皆道心也。遠心者。人心之得其道者。云惟精。亦擇善。云惟一。亦固執。精極則不思而得。一極則不勉而中。

赤子之心不可見。物有知。則愛父母。非察見之最。其庶乎。萬物皆備。皆備於此。大人不失。不失乎此。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此慕親是堯舜之通。人有少而欣欣外交。不戀其親者。世俗多以為高爽近通之舉。夫父母之慕養。固道之樂也。而以爲近道與。

文王生數歲。慕家便如其有聖德。不知在何處。樂之。孝而已矣。只是孝得周到曲盡。便是通明。便是聖處。其爲世乎也。問安視膳多方。觀少小時。卽是此根。後世有從小頗慕親倫者。號曰神世。其長也。或無成。或小成。故通明是聖。然樂聖德。決不專在慕慈上。

溪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三三

非別無親。男女天別之。親之所由生也。夫始。聖人別之。親之所由成也。親生於天而成於聖人。

夫婦未立。人倫無端。授之以別。而倫勝焉。各婦其婦。各夫其夫。別之初也。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別之成也。夫婦通故別。別友遠故交。別以始倫。交以全倫。四倫得朋而粹。

樂以忘憂。聖人生時心境。卽死時心境。此句中已總自道出。死後神靈畢竟如何。有大不易言者。程朱謂死卽斷滅。高子謂如此是反虛禪家之漸見。豈有善惡同盡。而況聖人不可以存亡言乎。細備二說。高子較

長。蓋古神只衰生理。於死可以不言。今備愛既來。人動心於此。豈可故動爲無。正倫勝有之情狀。固然指點。和盡托出耳。但忠臣義士。生負堅貞。親有一念堅貞。故死而不滅。聖人神化自在。不思而得。行所無事。原無凝結不化者在生前。則死後神放。又與忠臣義士不同。鬼神或靈於一方。或盛於一時。聖人無所專在。無所不在。無專在者。遠然不動也。無不在者。感而道通天下之故也。與生時之無聲無臭。何思何慮。一而已矣。此可以想聖人之死後。

聖無生死。只爲天地古今。皆是聖人之心充滿流行處。

義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三四

未嘗有所倚着。凡人一身只是一物。聖人雖同此七尺之類。分明是箇大後較乎。生前原非一物。死後精神自然周通。不可作散德。亦無處說得聚。總與生前一般。

人慕死。別思爲何。苟非繫戀。卽是磨備。曾子云。而今而後。吾知免矣。似從來結于此。時放下。豈特無繫戀。無恐怖而已耶。大抵生前日用功。只未無愧無憾。臨死不必除恐懼。恐怖自然除矣。至於用功性命之人。意自不在愛用。則繫戀有生之樂。較之恐怖。又覺易捐。

明道云：聖人以生死爲常事，故不言，病以爲未盡，視聽言動，君臣父子，孰非常事？又何故雅言之？蓋全歸全受之理，只消從人生倫物用功，知此則通伏從，何須刻刻掛念於幽杳之際耶？聖人亦嘗曰：朝聞夕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所以言生死者，不過如此。固非以爲大事而不輕言，亦非以爲常事而不足言，只是說此已該後，則謂聖人終日指點，皆生死大事，亦可。

心無生死，最難信及，只是貪戀受用爲根，受用有二：精麁者在形，食色安佚之屬是已，細者在知覺意氣，負幾草全書 卷六 學言篇記 三十五

才則思見成功，則欣幸，施惠則慰位之病是已。惟識得所性分定，則雖受用精微之處，無可繫動，周公曰：鼓缶而歌。曾子曰：吾何事哉？孟子曰：死者特失其間關之紐而已，心未嘗動也。蓋生鼓不動，與死從之不動無二。人於生時，未到掛不動地位，故動其動而通怖其不動耳。心不動，則一死生。

惟其爲一物，所以有本末，是合本本之物也。惟其爲一事，所以有終始，是合終始之事也。惟其爲一道，所以有內外，是合內外之通也。必曰：無本本終始內外，則又奚合焉？心有動靜，雖靜一心，氣有陰陽，陰陽一氣。

事爲之所以然者，有別焉。物形實存，事道體往，輕物之所以然者，掃其質，觀事之所以然者，實其時，全水物也。難掃應對，事也。水洞金堅，物之伏也。物存而性不變，灑掃必敬，爲對必誠，事之心也。事往而心不留，觀水全而知性之理有定，在物爲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觀灑掃應對，而知心之神無方，處物爲義也。陰陽不測之謂神也。

本自無耳，然徃無則無不可見，故取其有而近於無者以顯之。玄動太音，音是物也。味淡則近於氣味，聲希則近於無聲。

幾草全書 卷六 學言篇記 三十六

書亦明德，未知怖何物也。大學增一明字，書言善，未知善何底也。大學增一至字，書言貴止，未知止何從也。大學增一知字，本體功夫極簡，言下洞然。

大學明學，中庸明位，孟子合之以要於心，朱經明孝，論語明仁，孟子提其要以爲西銘。

修身爲本，孔子之宗，求其放心，通子之宗。

敦修慎獨，孔門宗傳，萬世無變，象山意觀之，非不神解妙悟也。盡成古之狂也肆，觀未效難山者，則又今之狂也繁而已矣。

從賢從眾，宗旨各不同。孔子早提出修身爲本，幾許

入門。歸到此處。凡從宗者。一生頻頻從醒。開口不肯離去。惟恐聞者忘之。聖人於經。雖揭此四字。一生未嘗專揭。此謂無宗之宗。隨問隨答。極平常。乃極變化。惟變化不復。意味無窮。使人習聞而不厭。蓋問者各開端緒。隨其端而竭之。不必指此。已是此矣。問者但覺其各竭。各盡所懷而去。亦各隨所近而入。不知已總會於本心中也。非直此也。即使問者同詞。聖人答亦異指。蓋問同而意未必同。病未必同。故發蒙因之。與提宗之家。問異而答同。步步照顧。而遠成繁複者。相懸也。提宗者。太極從辯論太詳。文字太多。

之後。作意教之。然使聖人當此。又必有道。不至因藥發病矣。任說別句。總是此句。其道大。須說此句。纔是此句。其力專。

功。夫則憐心以養氣。爲學者言也。天機則夜氣以存心。爲不學者言也。心曰良心。夫乃知意念紛懷者之非心也。知曰良知。夫乃知從耳目入者之非知也。辟子曰良。夫乃知以貌觀人者。所觀在於此也。誠曰思。夫乃知誠之。人道所重專在思也。形曰踐。夫乃知外形骸求性命者。岐而二之也。天曰莫爲而爲。命曰莫致而至。夫乃知他人之量天而測命者。不過以所。

所致逐其似也。於仁義禮知曰四端。乃使人於無聲無臭之性。皆得油然而自見之也。於尚友曰論世。乃知古人之心神行事。雖隔千百載。與親炙無異也。此皆從古聖人未嘗道及。孟子妙悟而開闢之。格物致知之學。蔑以加矣。

千應萬答。無一句重複者。原來只是此一句。隨感處分。無一事錯雜者。原來只是此一事。或下一轉曰。何不併無一句一事。此懷是多貌多事。

書中疑義。有不在人心所注疑。而在所不疑之處。如器小難解在器字。生財難解在財字。先覺難體認在覺。

字。性善難體認在善字。若知器以自容。則知所謂小者。乃不能自容其智能他。若知財爲粟布。則知所謂生者。乃自無之有。非取彼益此也。若知覺爲自覺之體。則知所謂先者。乃明懸於物先。非招施於物先也。若知善爲生生不絕。則善原未嘗有物。而何又贅言無善也。於此皆創其所不疑。而疑者自辨。

聖不背天也。聖之至大者爲天。雖心動念。開目失口。無非天者。學則曰知我其天。敏則曰天何言哉。解疑破惑。曰天厭之。曰縱罪於天。悲感曰天喪予。疾瘳曰欺天乎。患難曰天生德於予。天之未喪斯文也。無道而。

非天者大哉乾乎。大哉美。大哉孔子而已矣。聖人知天。古今同之。天知聖人。惟孔子自言。

虞廷五聖。稷契之澤尤長。在契。則自湯而下。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後又生孔子爲之歸。在稷。則公劉太王以及文武周公。其從又生孟子爲之歸。蓋教養二者。尤爲善事。契之精神。全在人倫。此出孔子之本也。稷之精神。全在人生。此出孟子之本也。孔孟出。而稷契以萬世爲土矣。

大德受命。或於身。或於子孫。聖人之德。人所自修。帝王之業。天所以報也。聖德始之。王業終之。至於王業既

竭。則亦已矣。惟商周肇封於稷契。結脉於孔孟。而湯文之王業。乃在其中焉。以聖德始。以聖德終。蓋天地存。則人類存。人類存。則養人教人之事存。固非王業之所可得而竭也。

程伯子體貼出天理二字。實本孟子。而妙達其蘊者。莫曰莫爲而爲。其致而至。渾融言之者也。其曰天下有道德無道皆天也。順天者存。剝破言之者也。夫莫爲莫致。則報施之或從或道。固已非餘理之所得容。至謂無道皆天。無道之天。亦可順而不可違。則於天理之極至。直已追勘無餘。而人世間一切窮通怨尤。毫無

堯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說

三十一

所庸失。但此惟言天運。未及人性。報子從而推之曰。善惡皆出於天理。又曰惡亦不可謂之非性。又曰得氣之粹。而得數之局。天理然也。蓋包括氣與數以言天理。此所謂自家惟貼出家者。善體之。披去怨天之根。不善觀之。謂惡亦性中所有。福淫禍善。亦天道之本然。則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所以孔孟當年。不肯如此說。到程子時。佛氏混心性。世間禍福。又多不驗。故披程伐健。以啓復性者。卽施道源去濁見清之法。以堅學者無爲而爲之心。卽如孔子云非道之貴不處。非道之貧賤不去。雖爲學者存心言。若在堯舜神。亦自不須說得。施須世間有此本。方可發揮出此理。唐虞時。天下自無非道之貴富。卽不虞不去心。事何緣指點出來。叔子有云。不失天以間人者。來非但立政制器。不可先天。卽道理亦先期說不得。

認氣爲理。則滯。分氣於理。則支。惟蓋報講理。羅整庵之說確矣。然以朱子體認之精。而終身指理氣爲二。豈神神哉。以爲氣有外錯。理無外錯。如成應之際。合者理也。其或不合者。非理也。報也。蓋尊理之專。而歸其失於報。惟程伯子體貼之極。以爲善惡皆出於天理。則報應之合不合。亦皆天復也。蓋合有合之理。外錯

有外婚之理其誌得也。獨性德更擇而不實其不忠。而而婚。即外婚之理也。知此。即於一切莫致之死亡。止有悲哀。更無憾。一切非道之貴賤。止有順受。更無憾。知至而天定。便是聖人見位矣。不道之富貴。就一人言。小體大。弱便體。合一世百。身之所得非其道。亦天也。舉世之顛倒不合於道。亦天也。無道之天。不可我正。若以道往而正之。即爲无妄之往。足必及其身。

生知曰上。學知曰次。所縣知有先後也。其知無等差也。後人分德性之知。聞見之知。却似知有二種。夫知有

錢氏論

卷六 學言詳記

三十一

體有用。爲心相似。知之體。即德性之知也。知之用。即因聞見而發者也。生知明於厥物。亦必從聞見得。學知者擇善而從。無不與德性道。蓋就心之合便。則謂之知之體。就心所感物而發。則謂之用。夫乎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言知之德也。若謂此便足以當無不知之用。則本心不欺之人。與堯舜同其。庸知耶。夫子曰。我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言知之用也。蓋未有所叩。則知自寂然不動。如謂此心之靈。亦難何有。則固聰明靈覺達天德者。願與典頑同誠耶。有無虛實。善不善共之。非定名也。不誠無物。心無主則

應此以無康爲不善。虛以受人行其所無本。此以康無爲善。異端之至虛無者。病在偏耳。以偏於虛無病。異端則可。而直以虛無病之則不可。吾儒中太聖大智。常虛常得。

樂亭全書卷之六終

樂亭全書

卷六 學言詳記

三十一

學用上

不朽非名之謂也。朽對生言。形而下者必朽。形而上者不朽。就人身論。形色必朽。天性不朽。若以事業文章。流芳百世。則有名可聞。與有色可。是總屬形而下矣。耳目豈分何素。聲色豈分精粗。試棄史千百意。所載姓名。今世活人心裏。記憶幾人。懷念幾人。臥名籍簡。亦猶朽腐耳。須是前人之精勤意思。長在今世千萬萬活人心裏。流動充滿。方是生。方是不朽。其開大

小又殊。或思慕於士林。或感慕於氓庶。或止在一方一國。或細閱史書。使人擊節旁皇。或不待細閱。自然淪肌浹髓。各隨前人分量所感。後世有亂。雖後世仁人救實藉往昔仁人往。往世有治。勸後世仁人開實藉往昔仁人開。念至此。豈但奔走嗜慾。供百年之形骸者。爲大愚。卽自好立名。愚作于我好意。亦甚浮而不切矣。生者何故思慕逝者。此是今日之仁。總則道者何故感動生者。卽是循平之仁。我也。人也。死也。生也。古也。今也。道也。名也。原來骸一。

見有感則爲言。乃有可聞。正不朽之所發也。非顧藉所發以不朽。

生生之心爲粗。存斯心也。多聞多見。昔與斯相感矣。物交乎吾前。其理燦然。不恐之所退也。發焉而氣和不恐之所行也。亡其後。雖物物簡點周旋之。中於仁者。

知爾章是問經世。夫子所與。乃在性分上。舍性分。棄以經世也。安懷章問志。願爲季問。夫子自言。又在世界上。舍世界。別無學問也。一關一闕耳。

自行道顯親而仁惠及於萬世之士農工商。愛惜周於

萬世之昆皇草木。此之謂仁者一骸甚物。

正憂人未必定得太平來。聖賢不得已。皇皇謀之耳。若既有人時十分好也。諸相與共享太平之樂。在朝則委蛇退食。在野則燕處超然。

聖人贊天地。全在一憂。天地骸不憂。故禍福或差。聖人骸有憂。故好惡賞罰無爽。如堯舜運際中天。德極盛治極隆。宜聖人之德者萬如之。然堯舜骸憂一生。

萬思饑者。後慕溺者。伊尹思濟中者。皆爲民除凶而憂患也。堯舜之民。可謂吉矣。乃其憂屬肩隨道。無有休時。至夫子乃云。凶與民同患。凶固可慮也。而吉亦

之。蓋天下維吉事之中。有多少識完。難純粹。在樂以天下。結脈畢竟在憂。非兩平事。記云。家之所至。哀亦至焉。樂本樂也。而以此之與哀。可想見終身憂民之意。

聖人以天下爲一家。若安少懷。分明是一家中事。天下不治。隱痛直如喪家。其病無所歸情。景與大舜不順乎親相類。親見此意者。以喪家之狗喻之。孔子以爲家視天下。惟文武周公當之。周衰。其人不作。治道已廢。何敢自比於文武周公。故獨讀此語而弗居也。

於人世多所趨避。此世俗之有我於人世一無芥蒂。此

義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三

高士之有我。堯舜猶病。周孔日夜相皇。無我之大聖。固獨存此芥蒂於人間。因識陋藩中。鼓琴而娛。與曾點堯夫意思。隱然有間。

箕胡莊列之。廣達也。一世皆紅。痛熾也。仁者能廣達而不忍。廣於斯。見功名爲家。天不廣於仁民。愛物爲

仁。聖不。明往。莊。思。通而忘遠。一當事權。華華以引。振交

遊爲長厚。景知不獨賢。愛立於民上。鄉國受其厚。耶。刻耶。又如親戚有事求飾。華類爲惟力。或他人之理實長。因吾言而受。厚耶。刻耶。故學者貴明於萬善一體之真意。引教須擇人。扶助須論理。斯不以近廢遠。

愛民如子。欲民如教。平教之者。正欲其相率而爲善。所謂其勸也。直。毫與二念者也。如曰吾爲父。盡吾教之道耳。率教與否何計。此之轉念。自何生乎。故欲民從善者。天然之理也。不問其從否者。添言理而不天者也。

義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四

治其地而圖福其民。義也。陰所親而因以恤其宗。則其外戚情也。無職而福之。不知誰何之子而周恤之。何哉。亦曰義與情而已矣。不推之一膜之外。皆初越也。推之。則萬物吾與也。其愛之。亦情與義也。而况人乎。居官不遇濟人耳。堯舜不遇濟人耳。施濟之外。有事廣耶。所慮我雖施之人。未必濟。蓋或不當其可。不盡其宜也。故施易而必濟。難濟無定機。施無定事。施語言施動勞慮。皆施也。皆民以濟人。故有濟人之心。雖衆士皆可施。其或微有贏。又不得新當貨。而托託言言勤勞慮。應以爲功也。合四者爲施。然後施之事。得

雖不居位事業觀其終此

有種人錯認道字。謂道乃不涉事物者。於身不爲倫常。於世遂不重拯濟。見有仲人寬狃。扶人貧疾。則曰。此皆着迹。道所爲也。噫。彼自喜清虛。隱藏潛抑。自居沉寂。實落浮游。是俗夫之鄙吝。憊彼生之慈祥。孽孰深焉。切何濟人。此念直從大生廣生事。此而非道。何者。爲道。須錢公辟新行同善會於毘陵。忠義高子又行之無錫。彼皆歸於易者。敦崇實事如此。大抵人根善心。必獨善樂而暢。不肯傷善。還是未嘗觀善。心耳。豈有空空好道。而水於天地之間。

養正全書

卷一 學言詳記

五

若爲無告執民。主張蟲穀。分派飲食。不厭煩。不事意。是極高明處。富鄭公朱文公共人也。與求田問舍之爲。鄙項意正相反。此只從人我有獨無間處看。若夷然不屑。是大不仁。王衍殷浩附萬之流耳。料無位憊宿。錄寡孤獨。癡癡視疾。一人之身。兼有數極。世俗視之極輕。聖王視之特急。所以加意於此。上面農工商賈。下而鳥獸蟲魚。無不各得此聖人爲政獨鉅。而施仁之法。則若愛物猶人。即佛氏平等學術。若就人中妄起分別。侮錄寡。忽憊賤。此勢利之深根。而仁心之賊。周急是何等心腸。體得二字切。可識一體之誠。總實是

何等病症。看得二字破。可解馬牛之勞。蓋雖多積以貽子孫。亦是福富。子孫得此。究將安用哉。聖人淺淺論財。都與生死盈虛相貫串。

原思仲子。同辭異心。棄所應受。著已之廉。陳仲子之心也。原思辭果。本不爲名。自覺無所用之耳。故夫子教以用之之法。果既有用。思便樂受。人情物理之間。各得其所。

捐實以助國。何如散財以周民急乎。果可無辭也。鄰里憊舊可與也。爲卜式者。結天子之心。償買道也。爲晏平仲者。彰君深。爲慶成者。爲獨家招賢。直其心而無

養正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六

爲其事而無求。

位中自無人我。處世何以能不分人我。由於不計功名。何以能不計功名。由於以濟物爲樂。亦不必張求行迹。亦不忍坐視人濟。但成緣可行。則行利濟。達人可說。則竭誠告之。彼歡告之人。而見其說方說者。倍從於身所行也。至聞風相慕。又不可知。衆意相關。其過於此。人生識此意味。自免徒結兼根之思。大惡則去。小惡則數其前愆。令彼之。不體則懲之。使無辜之衆。免其害。所以視衆也。且辨罪惡人。令其羞而終免大咎。爾彼亦誦。必事權在。所行幾

目偶及皆當思其錯置變誠以致告。蛇轉而動行。既行既久。則有親必離。念有動必盡心。天生先覺之意。庶無負焉。或云身所偶遇。自勉而已。何必爲他人經。替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樂。痛癢漸開。苟便於已。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難。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難。不第不行而止也。差機殊室。其初分特一念懸。擊淡漠之間耳。有心者其忍。忍諸方。其仁心爲質之人。無在不可以種福。福從業。業從心。地位莫得而格之。若刑官若元帥。皆殺人之地也。然于定國爲廷尉。曹彬定江南。還皆自知其後之皆與。何則。

不殺一人。不妄殺一人。皆生意也。殘動之子。已無足云。獨恐懷仁心者。以處兵刑之位爲不幸。則請驗之于曹二公。

親親仁民愛物三者。大差等也。三者之中。又各有差焉。因愛父母。乃以敬兄。因敬兄。乃敬門以內諸長。因門內。乃以及九族。是親親中之差等也。不如是。非一本之親親也。親不得以樂親。而親可觀施於民乎。種助專及田夫。而姑置百工。惟慕以惠百工。而商賈愛憐征弗稅耳矣。京先無告。富人則安之耳。是仁民中之差等也。不如是。非一本之仁民也。民不得以樂仁。而

仁可驅施於物乎。親樂獨親於犬馬。無故之殺。獨戒於大牲。其餘則網罟有非時之禁耳矣。是愛特中之差等也。不如是。非一本之愛物也。物不得以離愛。而况仁之親之乎。自愛無差等。創於墨者。猶流於佛氏。率百安之愚大軍。而爲背本不仁之事。草菅其民。民其親亦且物其親。痛哉。親仁愛。親

觀童子之知愛有漸。即知仁者之推恩有漸。生童則仁及故物。無不完或。孺子則愛親敬兄。亦有先後。當其知愛之日。猶未知敬也。儒者隆殺因其天然。而兼愛則矯揉之以人。童造作之以人爲者也。但一切自私

自利。亦從隆殺差等中還還誤本。庸人任皆不知矯。墨氏矯情。民失其本。

聖人視草木。與鳥獸無似。欲愛生惟斧斤以時。方長不折。庭草不除。焉皆有生便在。與遠庖厨同意。凡人見草本無聲無血。殺伐不顧。止見生質。未見生氣也。生氣不絕見。則生理安能存。聖人之心。一關生理。慈悲廣大。又何必言。

惟人萬物之靈。豈謂機巧。正謂慈祥。殺物以自求。不安甚矣。惑使者者。凍餒子姪之心。又不安。聖人於是爲於人心安不安之間。而立蠶收之教。

天地間原有理勢二獸。如獸獸毒蟲。能爲人害。若家近人。則驅而殺之。理也。爲豚本善。害於人。而人欲取之。爲用。不得不從而殺之。物勢耳。愛物者。聖人之心。止於愛。而不能仁者。聖人之勢。非其心也。

上世鳥獸逼人。人亦能摩鳥獸。摩則能殺。殺則食之。茹毛飲血。性勢自然。不待教也。聖人者。能制鳥獸之害人。不能禁人不害鳥獸。勢不可禁。因設禮以限之。非祭饗不殺。非宴會不殺。非養老不殺。非時不殺。所以限之少殺。非殺之殺也。如可使舉世蔬食布衣。豈不願之。勢不能也。是故養貴賤之性。制歲害貴。限貴害

賤。一絕之一少之。智仁兼矣。若末世之遇限而貴殺。則禮教不明。王政不行。故也。聖人在上。其長養萬物。具有實事。性人人哀憫物命。豈比空言勸得。感十一於千萬而已乎。

西伯養老之政。七十食肉。民家得食肉者幾何人。人生得食肉老幾何時。展少壯之孝。成風俗之儉。亦以養寡殺之仁矣。自王政不行。食肉奢度。戕殺物命。日憊日繁。大悲之殺。乘極而興。凡有人心。不能不動。曰。然則后王君公。列爵而食。亦非義歟。曰。勞心者治人。爲其育物理物之功多。既有功於天。逸間。則享天地之

所生。亦不爲忝。若謂位尊優若宜然。斯殊義之亡者也。人生得衣裘帛。日飲酒食肉。長念吾何功於天地。爲人在世。不有益於養。必有益於殺。不然。即天地間一穀物。貴賤閒遊。爲小盡。富貴閒事。爲大盡。飽食無事。造物之害。比物使類。使天下翕然。之。耗者尤深。曾不如一農夫。居乾坤之中。爲逸人。必損於世。爲勞人。未必益於世。視所勞何如者。

李生素饗者。能天下除蟲工商賈外。若非異端。即是游民。有志者。慨然欲變其想。盡爲生阜。然也。然試反而思之。吾輩能聖賢養。方其爲士。尚何志。備何事。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果能諸否。及其變職。與何利。除何害。君用之。則安富尊榮。果能諸否。必盡自克責。丕變有家。而便可以變異端。變游民。不然。吾亦素饗於窮達間者也。安能尸變。

由今而追念唐虞成周之盛。熙熙如在。吾無樂興。由今而豫想後世之太平。悠悠無疆。吾無樂興。況當吾世者乎。况耳目所及。又况與我相關切者乎。迷古以開後端。必肉今。裡近以訖追。端必在我。故學修不能以新須閒也。

積德累仁之事。不得恃先世。不得待後人。在我一身。

平生無有間斷。若上有爲善之父母。下有爲善之子。此非常大福之人。古今罕有。

恤人救物。亦有難時。惟克己無謬。傷人之說。不可救也。

殺人之盜。不可恤也。已何所而不宜克乎。

一事克己。一事使行得去。人信得過。一事無私。一事便

行得有光輝。人感乎得益。日用常行俱備。稍稍夾

帶名心客氣。愈揮霍。愈拘困。

果人是而費非。自合從人之是。信人非而違是。豈反從

人之非。大聖人無非可言。過人不是處。使與化俱徂。

一如不見不聞。過人是處。與已相合。直見爲人之是。

美言全書

卷二 學言詳記

上

不以爲合我而從之也。夫是之謂舍己從人。昔陽明先生總制兩廣。贊有司條陳。每云先得我心之同然。此已近無我氣象。然較之大舜。尚有自陳一點影子在胸中。

善言共酌而成之。美事更迭而領之。有如一言出。衆翕

然稱之。遇一善事。常先人而不後。則難居矣。人情之

所慕。天道之所忌。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遇過而不

迫。使所積浮於所聞。無令所聞浮於所積。

善事僅一人可行。不謂之善。良法惟一家可守。不謂之

良。古聖人寧天下者。全在移風易俗。風俗所以受移。

受易。全是遜乎衆心。所以人人寡違。家家循禮和氣。克盈。而運象可同也。君子處世。一舉一動。一話一言。從去詭隨之心。又曲體衆人之意。若有一毫起衆自高意思。卽不成學。

出口動步。有益於民生者爲君子。有損於民亡者與小

人。沉觀之。都不與新民相涉。而其間割益之故。一一

自在。此邪正之與狀也。若有人忌正而護邪。直是與

四海蒼生爲仇。

未發善念之人。或得一善言觸發。遂成善根。其爲益

何等深。儘若早自我氣者。隨所聞之善。曲暢旁通。不

美言全書

卷二 學言詳記

上

必拘此事。方是此事也。其爲益又何等變化。

至人善事。由意而生。中人美意。見事而生。是故爲善事

者。自達其美意。且所以生人之美意。意又達於事。相

長無窮。

我不從風。物將自正。善報

成已惟一豫字。成物俱在豫中。如不聽囑托。待至而拒

之。救閭口之人。早夫其介夾。惟使囑托者不至於吾

前。併彼之品不傷。夫是之謂兼成之妙。他如杜亂防

奸。無非此意。故凡庸人於不善。未必皆歸有心。惟立

誠不早耳。豫思豫爲。惟愛人切者能之。

窮者事之根。雖於家。致於國。而不足以濟民。則有之矣。知有限而才薄也。家不肅。鄉黨不踐。而以爲有均國之良才。吾不信也。彼固無其心者。

慈生於貧。樂不開貧事。騷生於貧。好禮不開富事。蓋是元來樂道好禮之人。然推其極。致有齊家之理焉。使室人編。其爲樂也。亦盛矣。奉家安貧而樂斯暢。使妻若子者各相樂。我之好禮也。亦大矣。奉家偷用而樂施。而震度乃遊乎自然。是故行道必身先之也。道之行。不以一身而已也。

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太丘勿安之笑。鄉里黨其

德。片言獲譚。或過遷善者。不知幾何人矣。德不孤。人

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有以成人。

萬物在天地後。猶人在萬物後。其位育也。則先人而後萬物。先萬物而後天地。育之者。實政實事也。位之。則精神感動而已矣。然皆有界限焉。吉人所居。耕使得宜。雷不震其虛。火不焚其室。感化被鄉黨。均受天澤。一家一鄉之位育非乎。子賤宰單父。鯢鯢不萬。水旱不作。一邑之位育非乎。孔子相魯三月。人心風氣大變。一國之位育非乎。使以聖人爲天下。而又久於其道。則四海內外之天地無不位。萬物無不育矣。學者

惟不識界限之善。見夫春秋有孔。戰國有孟。安在位育之功。於是姑然其理。不必復其事。雖曰然之。實疑之也。若知自一室以至海外。皆有天地。自歸大桑。席以至於凡有血氣。皆爲其物。然後信致中和之聖賢。生於世間。因其所處。各爲分量。未有不位育者也。火不值原。且隨薪而熾。家不滋鳴。且隨鼓而盈。其燎原與盈鳴之量自如也。且如夫子聞政。皆時那君。亦必有感於衷。與其朋後。領略者。動一物念。施一善。破。即皆大聖人之中和德意。然然流行。於以輔相天地。曲成萬物。亦何在無位育之實。可指可言者乎。天下歸

仁與恭。克信後惠諸事。皆以此意通之。而小儒之死

泥事迹。異端之倣說虛光。渾然併包。豁然融釋矣。

學中無不與天下相通之念。無不與天下相關之事。士

原無獨善。有時而獨暢者。位耳。故身一也。欲謀其身。

爲聖者之節。意在獨善。則道天下也。歸帶其身。乃聖

人之道。意在兼善。不離身也。

本無獨善之道。特時未至。則以其兼善天下之道。藏之於身。凝之於心耳。乃其言行制作。可法可傳者。何嘗不與斯世斯民親切相道。安土敦乎仁。無須臾而忘天下也。邇世無聞。無須臾而見有其身也。

學苟足以兼善。當其廢時。亦有澤物之功。賡陳成俗。但不如達時之普耳。獨善之學。雖居大位。不敢不兼。終於善一身而已。愛其君。不識納約格心之義。愛其民。不能有兼好去惡之道。於兼善何有。故善之量。或以時分。成以學分。

好名誠不可。獨為君子。有時不容避。好名者。病在好耳。獨為君子。則視其所為之事何如。為之未有大益。不為未有大害。而我必欲為之。是不可也。若夫不為。則禍亂立起。為之。則民困可瘳。人時購購於克己之難。於斯時也。從眾必胥溺。勸眾又莫從。必違眾獨行。然

後可以兼紆人我之惑。而曰恐目獨為君子之嫌。而不敢為也。其可乎。

聖人作用。在處事。不在持身。穆風易俗。有作用也。進德退讓。無作用也。善蛇以求進。低徊以持留。凡作用皆枉已阿世。而豈歸潔其身之謂哉。隨酒不設。移生去介士之知義也。以不惡寵榮。騰肉不至而行。眾人之知幾也。以不戀事功。不戀寵榮。易。不戀事功。難。攝相三月。魯國之民。有唐虞之色矣。千載而下。猶扼腕道廢焉。而況當日乎。聖人飄然而逝。欲毫不致惜於功之成廢。安然然而處焉。舍之則撇。無復飄賁之歎。介

於石方於矩。不可則止。說知樂其神。無二道也。是故公山佛於欲往不往。在子女樂。當行即行。不可則止之家法。如斯而已矣。所謂不可者。道不可於君心。非事不可於天下也。無欲以卒之。從人以勝之。因勢以導之。得君苟專。尚何不可行之事哉。惟君心不在道。則起於一安以肅之。夫其維所肅。神化游行。維世之作用。現漢雄健。維與。然其維載寵輔以就功。寧失義而招廢。聖人常方常介。不俟幾日。如神龍之道微。不可得而執。義以方介。違害。不以圓隨道害也。又非其持身之作用。無算於毫釐者。其是故學其雄難。學厥

人易。學聖人之處事也難。學聖人之持身也易。聖人

聖人極國神者智識。極執方者舉動。問仁問政。因人指示。無一相似者。治善三月。隨化存神。其不可測。典智識議論相等。及其行已也。兼禮持義。未嘗觀情一毫。伯魚顏淵。宰令無柳。無巨有臣。深責季路。羈旅衛厄。非賢不主。雖至此等處。一味方外到底。真所謂兼次顯沛必於是。世情觀之。十分板法。此乃所以為聖人是愛堯說。屢中。至圓至神。上面便加個義字。夫子說從心所欲。至圓至神。下面便加個矩字。義以方外。亦

貫於內古今千聖皆以方成。

正之所匹不一。在人品思慮。曰正曰邪。在性情好惡。曰正曰僻。在日月光影。萬物靈變。曰正曰斜。曰側。在統運事理。曰正曰閏。曰餘。在聲色。紫奪朱。曰正曰間。曰亂。雅曰正曰淫。在五音。曰正曰少。在爵位。曰正曰副。物之背向。言之順逆。曰正曰反。曰側。在文章義詞。曰正曰變。在兵衆形勢。曰正曰奇。所以正者。至不一也。故無一足以匹正者也。於善惡以中正。一了百當。更無他事。

事本善而末有人變其功。感其德。則亦有功於天地耳。

與事全書

卷之七 言言類

十一

或事本不善。而末有人道其害。怨其孽。則亦得罪於天地矣。功罪在人。幾幾之在天地。先兄之言。行。發揮此心者也。故曰。無機所以善天地。無機在心。動天地以心。機亦有未發於言行。而感動天地者矣。其中和於聖人樂。而以言行實踐之。常身直而少過。世治則言行俱危。世亂則道於言耳。通者乘於辭氣。非枉於義也。合有道無道。究竟何嘗有一言一行不中義之日哉。

無道一也。而言各異。危行言孫。仕者也。孫可謂不可。然足以容。不仕者也。然可放不可。然孫放言。惡世者也。

聖亦可。孫亦可。位不容尸。而言之卑也。章證。

亦有言足以容者。處亂之擬也。郭非宗不為核論。以免禍。此言而合於然也。本不矜放。不居功。則雖日日行事。如無一事。無言無事。易言而無言。事而無事。難。以此處治。天下歸德。夫以此處亂。天下希怨。苟未放。此姑然且止乎。

武未盡善。豈不非大夫之義耶。微言以明道。動子孫臣庶。可擬之於祖宗大君。許言以彰道。順共國而處者。不可加之於其大夫。

隱惡揚善。非獨聽言。足可受法事多矣。可藉戒事罕陳。

與事全書

卷之七 言言類

十一

貞章姓氏欣傳。好貪求歷懷道。皆禮經之推也。稱善必詳。欲弊其為非之法。俾便於微也。稱惡必略。不放傳其為惡之法。惡便於致尤也。

勢事或小小涉道。受人指摘。正無妨。若諫人病痛。後聞者或道頭。或冷笑。而受者隱隱傷心。則禍機放矣。舜戒禹。惟口與戒。上古已然。況涉本流。君相且然。況居下位。故聞人之失言者。可然而不可摘也。事君無待。寄友則有諷諫。其善道焉。

言非禮。度其出於義足。或習惡未孽。則指點而後之。著於心本。使致其怨。惡焉可也。或且昌言無忌。將莫

其惡於衆心。則明理以斷之。平氣以和之。故聞者其非。而言者不至於激怒。新使我胥益矣。凡見惡人。以是爲或黠或語之法。

劉武欲威遠。遂推瑛自代。已而聞瑛使識已英雄。追殺之。操之稍賊極矣。然知人者。上以立功。下以遠害。虜使輕洩其議。反以自戕。不如不知之愈也。故觀人。以不知爲慮。既已知之。有時不可言。

劉文正湛六問曰。公孫丑問知言。孟子蔽答以人言之病。不指所以知之者。何耶。曰。知言專在明理。孟子一生精義克類。皆格物功夫。人言之病。只在一蔽字。知

言之道。只在一無蔽之心。蔽非昏然無見。乃偏見之人也。惟見偏不見全。諸病皆從此轉輕而生。無二病也。我能常見全理。則於偏見者所發之辭。自能洞照。管猶於晴野觀青天。而彼言井中所窺之天。人耳之頃。自然覺其掛漏矣。此其功夫。自在平日致知。與聽人言語時。全不干涉。故孟子但曰。知其所蔽。又曰。生於其心。而我所以知其蔽者。惟在此不蔽之心可知也。文正悅而去。

人第一要率真。率其便無渣滓。無曖昧。然何由得率真。大抵欲少則機自無用。公孫私布彼日詐。司馬丞祖

布破曰偷。聖人疏水曲成有時。輕裘佩玉。食精膾飴。有時。亦止一味率真也。

行吾安成吾是。卽爲天下立極。卽時萬世益法。一事一言也。惟一義字。視直截極也。得感應如此。死生如此。明哲見幾如此。致命遠志如此。保身亦無非。殺身亦無我。故曰。知止而后有定。若每事都尋一道理轉變。機是學未見至意也。

天理率直。凡率見有轉折二三。皆私意也。平平看去。每率只有一條路。聖人不愚而發。亦只爲率之氣是。然何故又有須委曲時。因故人有私心客氣。須委曲以

平之。亦天理中宜有此委曲也。楊轉是天理。隱惡是天理中之節文。忠告是天理。善道是天理中之節文。思蔽追微曰智。氣能展布曰才。智主於欲而入之才。主於發而出之。人可無出也。不人則不能善其出也。自用用人。胥本此英。

發得出只是才。收得遠方是智。智者必少言。必少動。大智固其聰明。顯世無閑矣。

智之時物也。無形。處於藏者也。凡已顯之才能。已威之事。激與已行之仁義。皆得智而藏。皆往之屬也。是故春生夏長。顯也。欲躍欲。猶可見也。如五穀布激於田

原至秋。飲於穆園。人猶見之。今則藏於倉廟。盡於棺。我自有之人。莫能見。所生所長。皆杳無形跡矣。此藏往之象也。堯在位七十載。則藏其放勳。舜在期。則藏其重華。湯制事制心。武王歸馬處彘。則藏其放伐。此大智之君也。雖靈武輪臺。盡棄猶願以不墜焉。伊一德而歸莘。則成王而居洛。次則黃石赤松。又次則陶朱五湖。又大范蔡謝病。此皆智臣之藏往者也。他如齊桓包驪而九國叛。始皇苻堅。奸大無窮。皆以喪國。唐玄宗亦願之。此皆不能藏往之君也。文種若光之屬。皆不能藏往之臣也。勳近道如馬伏波。據輪

嬰鍊。意故生疑。亦未能藏往之患焉。惟住者皆藏。故藏者不匿。大哉藏乎。

莫靈於人。順而盡之。則萬物之慈莫比焉。道而張之。則萬物之毒莫比焉。不以慈靈而以毒靈。適其本始。愧悔如何。然而安焉者。是非先導。遂陷漸沒也。故元必起於貞下。而如有動乎仁前。勇者沉厚有力。有遇養不住處。即是匹夫。仁者靜正無累。有割捨不得處。即是婦人。事之猝來。似爲禍患。處之既當。卽爲事功。能不見其禍患之謂才。能不見其事功之謂德。

程子言可怒在四凶。舜心事無怒。竊謂治四凶揮之時。安於無怒。譬吳死而在。謂可哀在父母。而子心本無哀。可乎。若前此心本無怒。凡人皆然。又何必舜。夫氣不動志。聖人之怒。受不滅往。聖人之哀。所謂適中其節。恐不必以無怒爲和也。此亦順子說得稍高處。捐煩燥以養身。則愚藏以養福。謂水深則流捨。淺則迅。廣與藏亦異。平居無疾言遽色者。其所蓄深廣也。從容於飲事見。太和於威風見。善藏於擊揮見。近裏切已於應物見。則可謂有恆度矣。

語言動人。不飾句字。亦不專倚理義。理義既明。其要乃在辭氣之間。吾以至誠惻惟之心。發揮於乎口。雖是諷而之人。百世之人。從口耳沁入於心。亦動其至能。惻似之意焉。所以感藏。全係於此。若恃義順藏。而辭氣之出未善。此所謂以善藏人。人不動而藏尤觀。適者之不能。非反躬之過也。故曾子所貴。一日出辭氣。一機往。一機來。巧遇巧。卽相敵矣。惟能無對偶。無窮際。如與人言。稍懷諷刺。聞者必覺而恨之。若至誠愛而諷之。卽不從。亦不見怒。只此一不怒中。尚有無限感動在。人我心氣之遇。提於影響。其誠遇言過。乃使人

刺心汗顏亦是愛之不至。醫勿曰吾言自正。彼心不
虛。卽所謂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舍苦不憐。爽快不暴露。觀其辭氣。所養可知。

顏色如何。正者本等也。真正心之正相似。如事親則
有婉愉之色。事君則有敬慎之色。祭祀則有儼恪之
色。介冑則有威武之色。情是其本等如此。外見此色。
因內有此情。與中情相近。愛云近信。

大學云盛德至善。孟子云盛德之至。盛德固有未至者。
盛對衰薄言。至者中之謂也。忠信敦厚。清高紀盛。皆
可稱盛德。然小有不合於中。便善至善。未可謂盛德。

卷七 學言解記

三十一

之至。不但不及者非至。卽稍過者。亦非至也。如伯夷
柳下惠皆是。所以有稍過者。只爲見不到至善。所以
做不到至善。

聖賢立言。色蓄有廣。辭氣有體。善觀見地。廣養
也。亦因其分量所至。遇立言垂教。不覺自向之。且如
事君致身。自是賢人語。夫子節云事君以忠。勿欺而
犯。其旨遠。其體舒。蓋聖人立朝。則有見衆之神。有不
可則止之節。廊下御衆。則有寬慎之宜。有恩惠。謹防
之密。封疆捍禦。有好謀而成之智。有戰必露之勇。隨
其所處。內外常變。自不至有困時。故致命遂志。慎爲

固。立制。而不禦。爲臣者言之也。聖遠避哉。惡乎
則自當以致身爲備。

仁人固有以死而成其仁者。聖人則不至以仁殺身。
聖人無死地。非曰無死所也。聖人身上無取死之相。基
淵山突豕。毛角之利。不滅兇虎。而大舜與之。雖非陸
居不避之驗。與遇能者多至差祭。及突舟以渡。而禹
雖視之。非水行不避之驗。與。露之暴也。伊尹五就
而不疑。針之明夷也。因文王而終不見幾。臣則陳露
役謀。嬰出。見父紀盛而奔。如巧也。子誠。忠信而已矣。
忠信之極。通乎神明。

卷七 學言解記

三十二

親仁之外。惟云泛廣。尊賢之外。信云容衆。俱不反嫉。惡
去邪。聖人之遠。體人之言。反論治。則云錯枉。云遠依
云屏姻族。

問。差衆則止於愛衆。交遠則止於矜不。論治。則止於
覺諸枉。皆不及紀惡殄殘之事。聖人立言。固溫厚耶。
抑別有近也。曰。世間事理本如此。戒惡之人。自少。父
兄。猶如教育。安得有惡人。與弟子相近。已稍知擇交。
安得有盛暴族名。故來。立朝處民上。幾嘗遇大奸惡。
致之輩。偶或有之。則不得已而除之。若特借權。律
明公。此體宜。孫武用兵立威之法。誰人治。則全。

此故其語亦不及。

垂教後人。大都欲顯發其正心。長養其和氣。故其言善也。必多而重。言惡也。必寡而輕。易有元吉。無元凶。有大吉。無大凶。夫子舉揚堯舜。備極形容。而未嘗描寫桀紂。老子五千言。惟泛言天地聖人。并古來聖人名氏。未嘗一及之。隱踪跡。渾雄倪。說著書立教中。猶儼然有以無事取天下之意。

孔子生平。從不言殺。如云焉用殺。廢去殺。神武不殺。至罪有必不可生者。又示謀殺殺死之義。使人存心無所不用其仁如是也。據相三月。亦嘗殺人。兩觀之。

尸。傳訛未可知。夾谷之會。信有之矣。勢難罪大。不得不軍法從事。行權可也。立教不可也。

孟子引証孔子行事。皆論語及各有所未載。不有孟子。幾無所就。聖人作用矣。如辨正祭器。經世之具也。屬肉微罪。進退之厚也。微服還朱。保身之哲也。不至彌子。造次之仁也。靡面非親。靡方非矩。夫以孟述孔。如此其至。而不及誅少正卯之事。左傳亦不載。蓋則來語之言。可達信乎。朱子斷其爲妄。先得我心。蓋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衆棄之。未有出人不意。但爲其風昔姦雄。未具而進行大戮者也。此復宜預武。

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欲之進耶。

孟子見地作用。大都與孔子相似。殺知甚少。通惟細考其論事。論人處。可見孔子至精管仲。實以其有安百姓之功。孟子見當世推仲連尊。卒稱晏子必抑管仲。孔子於夷齊仁之賢之。適民之。又廣其不食晉惡之量。訖無教訓。正爲稱處適備也。孟子聖之。不揚不匿。之所以自教。孔子傳威人以端殺怨之間。答子貢去食之窮。皆情理兩昔。人人心服。以爲不可易。孟子答齊王責成之卿。桃應警殺人之事。雖曰一統正。一探微。畢竟詞氣情理之間。尚有不盡。極人心處。使孔

子應各。未必如此殘快宜哉。孟子亦自爾浩然之氣。想孔子浩然亦無可着。

孔子於事物之理。或有心思未逮及者。至心思所經。議論所至。制作所出。無不達中。其他聖恐未必然。尚或有一二事。稍稍出入於中道。

無可無不可。止見其異於遠民。桃之爲我。畢竟如何。自在言外。猶云無遠無其。而率及義之異此也。猶云不勉不思。而率及中與得也。猶云緩心所欲。而未及不喻矩也。惟此五字。與宗果水上葫蘆絕相似。而實非也。

吳以行權。孔子一生止有四事。彼服過宋。固全身遠害之道。無可致疑。其餘三事。各觀其會通。方識大疑人所以行其典禮。見南子。因靈公待之以夫人。則小君有可見之禮。魯人獵較。因先有辨正祭器一著。可使國人自悟其非。而不瀆於祭權。諸人宴盟。必是會日有大事。不得不適衛。非可以不適。而故適之以棄盟也。

後序全書卷之七終

後序全書卷之七終

卷之七

幾亭全書卷之八

學言詳記五

駁用中

人有龍德。必不終潛。惟見龍乃大人之本分。飽仁暗義之士。雖棲衡門。萬物觀之。如晨門荷蓑。直以潛終。原非龍也。修身見於世。孔董是也。不得志。亦見龍也。尹歸莘。周公明農。得志大行之機。復返於潛。業已為龍。則為潛為見。非行藏所故繫定也。孔孟本潛體。而平生皆見用。伊周本見體。而末年有潛用。

孟子而上。其學皆修身以治天下。機用未嘗繫也。漢四

幾亭全書

卷八

學言詳記

百年。龍得董生。言行粹然無疵。而體用之分。實自董生始。體之為政。其為公體子乎。抱其徒善。內奚返安。堅執和親。外奚觀攘。故使機世功利之徒。趨儒者之無用。始於董生。觀南軒有言。為治者多不本於學。而為道者反不涉於事。括董奚以來之病。孟文中子而體用體合。然其為人。遺名教。守禮親。書考制度。品隲人物。而於窮理盡性。未底精觀。蓋是舉一流天資。而不得大聖人為之陶鑄。又天壽之年。使所造止於是。然體更居世二三紀。邂逅文皇。格心穆展。實不儻貞觀之治而已。隋唐間有此董條。而唐不及用。宋有謙

溪明道兩先生。而宋不能用。則公而值。天下第一。常不得效用於天下。自孔孟而已蓋。豈非天哉。豈非天長。

體樂峰居政府。聞王晉溪桂履錄明。甚如慕焉。欲引共事。而桂奪大不放。乃薦平兩廣。迹似憊公。實以斷其入輔之路。故文成得精明主。廣搜賢龍。豈憂乎蘇受者無人哉。以萬為揀。甚矣朝議臣之深曲而觀察也。故文成似大農萬用。而實不得用。似累蓬不世之功。而遠非其安天下定太平之功。人見其制觀之龍。不得蓋其新民之事。亦子秋之體也。所謂天下第一

人。常不得值用於天下。又孔孟文中謙溪明道而故之變局云。惟孔明身兼將相。居於國勢。惟先生終而不相屈於職守。

養身心於無憾。所天下於又安。惟此二事。切已而可樂。然然心之事。求則得之。安天下之事。得之有命矣。君子要當有其具以待時。若止子然自好。而無拯濟蒼生之略。可遽謂此心無憾乎。巢父子陵。趣有道而若堯。長沮農門。龍無道而避之。蓋亦僅明於自世而已。設子陵遺無道。又豈肯起而傾否。反為極難之本。長沮值有道。且足為治世之能臣否子。薄明王者。不屑

極其。世衰世者。未必顯治。總歸究竟。世何顯焉。

薄祿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此論世情。其實薄祿之人。亦不足以行道。此論世運。是故此世貴人見福於天下。末世貴人足福於己身。

德才寡。四者具。然後可以得志。德才不具。無幾可行。寡福不備。有道不行。寡德則不足以任勞。福薄則不足以就業。孔明明道之流。落於窮者。至如孔孟猶是福薄。聖賢不以身所得享為福。以得濟天下為福。

名與福同用。譽歸一已。名也。譽。使動物。亦此名也。安富

尊榮。福也。行道薄。亦此福也。無我則皆天理。有我則皆人欲。所以聖賢言之不論。世俗則懷之不忘。拘縲因而避之若堦。

德義恬淡。自修寡福。是謂肯。文王伊尹孔子。言福祿神慶者。諱諱。原身有為之心。不必更言無為。初不以福祿為二也。後世不得已。復提無為而為四字。破俗學之膏肓。然天地之道。見諱之德。聖人之心。稍稍晦矣。此惟可與知者言之。

只一味淡。然無欲。人世榮。一齊放下。眼光自亮。為大自定。脊梁自就。那平着意氣風采。都靠不得。着趣半

絲繁。時便會得。

今有二人於此。其數經世同也。一人主於救民。必無從井自隨之獎。一人主於自顯其功名。則見慶知文之否。有時不鬼矣。舉以已者。多欲獎。多隨。不與以已者。常恬。常清明。發運其不真。而臨慶有昧不昧。歸宿有安不食。有文分焉。

道者。經世之本。凡欲成事。必資願得之舉才。凡握其才。必能節私而兼欲。何以故。愛繁重。則取人必謬。名利重。則作事必幸。雖有才。安所措乎。用安。事矣。由就學。動乎矣。人誰與我。尚望其濟時。而得民心乎。

是故士人動舉總濟。先自反其愛繁名利之輕重。多寡而復可。天下無一人可據於反所。無一事可歸於反躬。平居反之為重定。出門動世。忽爾然而知反之。猶康梁於早服。早服則可以衛亡。雄雖之卒。章得於德行。漢乎使求。舉無咏歌。保身之哲也。立事之準也。不貪要近。則人主不氣其。德不然而得祿。則人主不生御。不存得。猶避匿之志。則譏問不行。便便。四夫相也。且道正服穿之。易也。歸侯。還通山。風公辭。副。誰能保之。尤動。兵遠。汾陽王。聞召。即至。功名。就全。主。就。凡。於中。主之。非此三者。

以成君之仁明。而自全臣節義。

不究心於人才。專究心於事。不擬草凡事之綱領。停勞求百事之枝葉。意第切力。終非經綸天下手段。至意既明。經綸百千而如一。權衡既定。十存一二而已全。若顧首則失尾。獲此又苦彼。終非著述則定手段。中庸之於經世。其亦至矣乎。能化之。則無精闢之也。所以包涵異端曲學。能用之。則無藉絕之也。所以成就九流百家。能遠之。則無藉除之也。所以安頓蠻夷足性。

濟能使苞苴不近。公訪使情面不來。明足以立辨絕目之才。察足以坐辨積弊之莫。務震積長曰知。然晝夜見投。苦辭乃去。亦云危矣。今必使人人見第。絕意干營。從不掛名素遠之單。新心遠雙白也。與伯繇所知曰。子才不稱此官。可謂公矣。然人求而我辭。恐生而告衆。今必爲國選才。精誠發於天日。義交如經而意前。不疑起妄言干乞之羞。斯已物兼成也。明者必諒訪有素。如呂蒙正之夾袋。如王旦之家。居賓客滿堂。如裴度之私第見客。而又鑒賞機悟如高季基。留心有年。人目能別。能天資學力並到。而能人才不能。

也。將者明之盡也。失于以瞻。則不行爲明。遠矣。子謂奸人不畏嚴而畏明。盡得其情。平法示懲。相戒不敢犯。不得其情。多方立成。走死地如驚。此必督敏與精。力並旺。德義能勝其任也。藉公士大夫之分也。有不至者。是不爲也。明察。人中之異才也。有不至者。是不防也。防者。從上上也。清公而求盡明察者。中也。明主擇臣。選取其中忠臣事庸。必法平上。從百姓起念。方爲知本。客必從君身注精神者。方食作用。此又是費百姓之本。能小民爲大。古今大人才。大事業。大文家。止爲小民。帝

堯欽若昊天。無遠弗届。人時。文王日昃不食。無遠咸和小民。太從畫卦。終謂遠字。無遠言凶。與民同患而已矣。未有忽于此。而爲大人者也。未有權乎此。而興大權大文者也。

世事無不可移易兼持。獨天步須天自變動耳。非人之所能爲。亦非人之新可料。亦非人之所敢言。一切人才消長。生緯休戚。時運緣從。總繫於斯。雖孔聖渭之才。揆懷矣。長源伯紀之智。不得不視以決鑒見。我皇帝曾問天下留時太平。朕何時衡如古堯舜。擇諸斯言。不覺浩遠承。人君身緯堯舜之日。即天下太

平之日也。爾堯舜之言。行堯舜之行。卽堯舜使出矣。人主所難者有是難。既難是朝。奈何廷臣皆難。而巳乎。當時王馬劉戴諸賢在朝。臣棄補救。情於致君之道未盡。使陽明先生生於此時。以道德修業之實事上聞。必有魚水之投。著一代之令。辟賢臣。生不同時。民生福分。固有有限。

格心同一道。而路易因乎勢。君格臣易。臣格君難。官格民易。民格官難。大臣奪小臣易。小臣格大臣難。易者風動之謂也。難者必動。其難者。雖難至而或不動也。於是。有知幾之神。焉。有不可則止之法。焉。皆以下爲

上。爲於勢而設也。上爲下而窮。則別有以通之矣。言之無罪。聞者感動。就諫諫而格心。

勸人爲善。勿責人爲惡。勉其將來。勿尤其就幾。引之以可爲之芳。略少禁之以不可爲之覆轍。幾言如此。略

有禍心好廢。無不順受。以求實愛之。未嘗動氣。故也。

若言者先動於氣。聽者之氣。安能無動耶。

諫官以言爲事。既屬於言。有順無幾。乃其間正有幾。德焉。人主之志性各異。如德孝文。宋仁宗。優容直諫。亦未必盡行。其卽行之。是言官之福功也。後世英主。聞諫。心雖爲動。而不戴與臣下以名。然或已陷行。

其言。而天下食其福。是言官之隱德也。苟可積衰利民。何必人知其所難哉。言官戴此。則心量日高。修辭日臻。

文王本不好色。而能道天下好色之志。公劉本不好貨。而能通天下好貨之志。孟子爲齊王權便言之。然其引經甚妙。証好色。則云龍鳳配。家室初隨。固是極之常事。朋非好色也。証好貨。則云積倉聚積。賒百姓之居者行者。整飾。非獨積之。顯囊之也。是原未嘗好貨也。從折世主之疾。以行王道。則難。因其幾而引之。則易。然須知至盡心之愛。方諫。因疾引君。所謂旁行而

不流者。不然。倉猝立權便之說。恐有難收然處。所以稿未對君。未嘗草爲權言。從事幾君欲之。小人無不害天下。而攻君喪之。君子未必能救天下。爲心之神明難盡也。

制稿始於孔光。諫世爲以美諫草爲愛君。然世分其所諫者何事。有當焚者。故君之隱通也。聽則已矣。不聽又不忍彰之。若君有顯道。天下已聞之矣。諫而聽。則使過不吝。美歸於君。不聽。願存其救正之言。亦復何傷於君。此不必愛者也。言天下之利病。則又無問行與不行。皆當存其事理。示式於後。此不當焚者也。鄒

莊神哲宗廢孟后。不存疏。陳瑋聞之曰。禍始此矣。說後人假造一疏。何以致辨。此又不可焚者也。不分所誦何事。而直以能焚爲愛君。忘廟社。忘後世。去婦寺之忠者幾希。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其義本於教君。亦爲尊者諱之意也。毋背言之戒也。教君者有過則諫。死於事其大夫。而以面從爲教乎。過小則隱之。過大則相規。義可以不言則不言。義不可以坐視。則匡救權也。時中也。教大夫以合教其君之義也。不忍忘民。不敢忘君也。失政厲民。坐觀不救。威一已之譴。厚則便矣。如君民之

兩忘何哉。夫時中者。固非鄉愿之所能托也。正直忠厚。未嘗相離。不爲薄夫。亦不爲鄉愿。然欲大夫育其益。而是邦之譽。俱有賴焉。若若鄉不能爲郡義之諍友。立朝豈能爲天子之諍臣。既不見義。則是禍甚於避嫌情也。武曰。更有過乎。曰。有。士君子德業已隆。郡邑矜式。如溫公處洛中。橫渠在關西。官其地者。果令悅服而模範之。當有格過於未形之妙。豈必待失而後諍耶。獲上信友。其先務在明善誠身。欲引人於道。未有不從反身得力者。諍友諍臣之說。良非其至。能長我識。能消我過。是爲良友。但我之取友。取其明長。

我說者。則嘉德日報。取其明消或過者。則直言日顯。至與人則不然。然其識乃善。明長之。恐慮以爲暴。我所長也。然消其過乃善。明消之。恐或以爲訐其所短也。此友人與友於人之道也。

貴者樂下賢才。以安百姓。非難下人以鳴謙也。設以鳴謙自樂。與况爵位者。相去義何。君子樂四海之民定。非樂我之能定民也。設以定民自樂。與喜其功能者。相去幾何。此之樂意。純爲天下而已矣。故與疏水曲后之自樂。細微不隔。

何以自信能用世。能救世。全在知人。於此若無得手處。

雖絕高絕大之才。僅可受人指過耳。

舉陶。群聖之宗。當時禹失宗之。以後箕子又宗禹者。他提出知人去民。又立出九德知人之法。洪範設三德。孔子說在朝中行。總是一派。周公說文武直知灼見。人心處。亦是通知忱恂於九德之行。爲其切實精當。欲群聖遵相遵守。唐虞時未有學字。而程子以爲此唐虞論學之密也。蓋上半是氣質。下半是學力。寬業。唐虞是陰。是業。是沉潛。下四者即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強是陽。是狂。是高明。下五者即柔克之法。上以此造士。士以此自戒。有此變化燭操。即皆中行。皆平康。

皆陰陽和之人矣。上古論人極實。緣聖人自己操心。極細。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後世事者。心粗。自家未嘗在此中。一一探討經涉。遇人如何觀。如何察。知人是經世中第一事。論到此。全不聞人。宜是學問中第一事。

學在傳身。故觀人惟重身。以我所學。印彼所學也。一重身而心與口自在其中矣。說令有德行而無善言。奚失其爲篤行君子乎。若舍身按心。則有無微之患。舍身據口。益滋色莊之弊。

清臺親親。子我言美。尼父平生。再失而已。子與因之。又

進一肯綮。言雖同。貌在臍子。然茲聯跪。豈專定光。西楚重瞻。蒲山正方。左仗小足。顧盼非常。趙有簡點。亦復顏頰。形色略同。吉凶迥異。始悟觀法。動神爲貴。何謂動神。瞻視之際。不左不右。不下於帶。斜與閃爍。均非所宜。循息變遷。其心孔季。自昔惡目。奮辨於茲。靡追知心。灼矣矣疑。

記傳所載。孔子達節。曾美何事。平生皆知幾持正。人人可學者也。然其行已甚嚴。取人則寬。有臣如同能買。循取其足以存衛。蓋未嘗以持身者繩人。知人之事最經。明其大意難。詳其分量尤難。志皆趨正。

而正有絳。明純之中。美有淺深。才皆有用。而用有專。專之中。復有差數。志之正。譬則清泉也。其純暇。知清泉之或徹底皆澄。或間以惟砂。掩以浮塵。雜以染色也。純復有淺深者。如至清之泉。或在盆盎。或在沼沚。或在重淵也。才之用。譬則器物也。兼者如穀之日用。皆宜。烈。知意事之一端。觀所專者。如藥之各療一第。舟車之不能互易於水陸也。專後有差數者。如舟容人。車載物。多少各異也。心術則可達達而求之才。具不妨適減。量之。知人至此。無達蘊矣。然豈一君一相之閒事。或君知大臣。大臣知小臣。所謂君職

要臣職。詳於知人之事尤悉。

惟德信稱。惟才辨才。身懷忠孝之誠。然後信人皆可爲忠臣。孝子。不然。雖史籍所載之至性。彼以爲文飾也。身負匡時救民之學。即非盡惟。亦明大几。然後能識拔天下之豪俊。不然。雖伊傳在前。管葛在左右。性以典穿衣。餐果之恒人也。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不先明吾心之後惡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不先明鄰人之善不善與泉好必察。泉惡必察。不先明其非善非不善而僅爲泉與。皆自明也。

人皆有是非之心。然必知至者。方能實有其是非之心。蓋有時是一世之所非。非一世之所是。如鄉原衆悅。而孔子曰。德之賊也。非所是也。匡章負不孝名於通國。而孟子加權焉。是所非也。

不容不分者。溫潤也。而溫潤有內外焉。非其理。將爲欲媒也。非其事。將爲害階也。非其人。將爲君子蠱也。此在內之是非。惟恐其分之不至也。其理非。當深析之。毋涉於氣也。其事非。過之有遺。毋顯善也。其人非。隱惡而優容之。毋示解。毋暴善其短也。此在外之溫潤。不容其分之太甚也。用晦而明。內外其各得已夫。

爲寡請。爲賢諫。忠厚之道。至於諫止耳。爲父隱。其子隱。幸慈之道。至於隱止耳。乘此則失其是非之心。仁人長者。其刻廉。是非也。語不道而理盡。其斯制善。恐也。氣不動而法平。此有道者之明斷。不同於才士也。

若以無別無執爲寬裕溫柔。初不過過寬俗之惑。若究將同於鄉愿之自賊其德。

調停二字。與執中相類。善不善可以共名。分別是非。令各得其所。無意於調停。而物理人情。其均停焉。此有權之中也。至君子以權小人。所以使人情日趨於平蕩也。若令是者不得伸。非者幸免於罪。或中分之或

兩舍之。意至於調賦而不均。莫甚焉。此無權之中也。引小人以混君子。所以使人情日趨於偏黨也。故凡以調停處事。必非治人之手。以調停立名。必非治世之言。

居亂世。不臧否人物。是道也。以之隱居。不以之在位。在位者。固臧否之所藉。以分也。不否猶可不臧。何意能。是位善與惡同隱也。或又無賢不肖而稱之。使賢者耻與不肖同升。寧引而退耳。故無臧否者。與一舉而臧人者。德之濁世之巧官。而在朝之鄉原也。賦德亦賦國。

非非而是。所以爲懷隱也。令是與非並。仁者慈諫。稱。檀與諸同聲。是腥氣。與西子其類。母同新。是糞西子。而况抑賢。則澤不降。優不肖。則播惡於衆。遂其實事。傷於制隱者更多矣。因使而得傷。自適而不覺。可不先致辨其本心能。

同此心也。同此性也。曰存曰養。爲學更無他事也。君有珠塗。雖有百慮。總以盡吾心性而已矣。苟從心性用力。是謂學同中之大同。同此君也。同此百姓也。曰事曰使。居官更無他事也。致有奇智。雖有與能。樂以報吾君民而已矣。苟從君民發念。是謂賦業中之大同。

此者此聲之外復何應相求者此氣此氣之外復何求

耳動於目口靈於手天地間聲氣爲用至大交遊形迹

何足以盡之懼以爲善之心相應相求則此大同之

心亦無數亦無間

兩下連合始而悅中而疑辛而擒兩下持平始而疎中而濬卒而信

義不顧計計不喻義晉李密云顧影無俦而不懼者無

彼此於人也然此觀之樹黨愈多則位此愈分而可

畏者愈衆周楊忠曰所始之間難爲婦故門戶各立

或來見招道不可從亦勢不宜往號曰學者而招復

詭隨得無爲害與忠所笑乎大過云獨立不懼夫不

獨立未有不懼者也

陰陽在人才上分君子小人傳易者始於扶抑之義在

氣化上原未分吉凶周官變理陰陽惟欲其和耳但

所謂和者使陽爲純領而陰從之非齊匹之和也人

情扶抑義由此起陰配陽莫齊於夫婦猶有司展之

戒而泥臣乎死小入乎死異端乎死開寺乎死夷狄

乎天地陰陽精人變理人居陽位宜先自理其陽

小畜上九陰之畜陽已極陽遂爲陰所抑陰反操和陽

之樣非理之恒也故雖得其正亦危危則可靜而不

可動可退而不可進故曰征凶以事順之如平育父

臣育君皆以小育大也論親於道至舜征矣然其陰

德之積妙在於不格姦格姦則征凶也引君於當道

至伊尹周公極其傳妙在歸者於萃卜宅於落著火

立朝廷則征凶也疑在動與道號靜而道復何疑乎

月請即虧君乎之戒心懼存於精精奔之不格姦自

始微終者也伊周之以永終譽功成即退者也望復

而戒豈有及哉

常安民始曰公著書謂愚良雖遠而不能復致海內之

其才無以勝小人此所見亦未到小人豈可與角勝

然在公著聞此即宜延安民密問之今日其才何人

勝小人何策亦大有可商量在乃克付之然然然然

二字是公著鎮靜含蓄一生得力處此事獨以獲失

孰爲世道惟是人心人皆發其爲君子之心曰君子道

長人皆去其爲小入之心曰小人遂消所消所長者

人心也非晉道也

元穰比中官扶建功恐晉分復相妨已路耳晉公此時

知小入道長未未可也謂與間休戚非已不濟來解

其難奉身而退可也先聯猶以張仲孝友之誼徐示

功成身退之志。則稷必威公之用。不忌公之進。賊易除而害亦遠矣。且稷既受正人優容。與共功名。後或自愛。不甘益身邪黨。未可知也。哉枉者直。此一推也。晉公疾惡甚嚴。號詞甚烈。稷既不得爲君子。遂明附小人。仇公益深。禍國益大。

小人欺借君子爲用。須有以預杜之。雖不爲後惜。又當容後。

受人欺而不覺。小事可。大事不可。覺其欺而受之。以善養人之意。要須有提醒變化之方。

光明慎密。表裏體用之義也。密所以行其失明者也。易

言言詳記

十七

言君不密則失臣。君臨天下。莫非臣民。有所信任。雖敢害之。君之力。顧不能自保其臣乎。正謂不密之體。奸人竊弄。將有易吾信而爲疑。變吾任而爲廢。受其欺罔而不自保者。吾不能自保其信任。安能保臣哉。李泌力辯太子之冤。請憲宗議三日。察之。更請還宮勿露此意。明日。憲宗密謂泌曰。太子果無愆。說今當日預洩。則讒人增構。太子意而泌亦危。後此以密而全其臣者也。由此推之。父不密將失其子。豈獨失臣哉。在君猶然。況於臣子。人臣自恃其光明而不密。害之義。往往難求。而先聞爲小人所中也。

吾到。爾便大。如轉信背水陣。大猶見久。方入陣中。人見者危。彼見自穩。智在磨先。王文成謂臨事必失。雖者安施。勝在智先。大抵深思審算。必期萬全。平日之事。所以盡人也。操死狗被成有一失。臨幾之遇。所以聽天也。

道理平平常常。現現成成。只被嗜慾意見隔斷。所以理會不來。僅貼不出。聖人後來不萌嗜慾。不起意見。淡洽純熟。不勉不思。自然不差。所謂中與得。只是不差耳。其所得與所中。亦只現成乎會之現。吾人日用間。坦懷應物。亦有自露不益處。此便是一事之不勉而

言言詳記

十七

中。一義之不思而得。聖人事事義。如此而已。有一定之識。事理當前。是非如睹。出平日學力之所至。不待顧難而後得之。有徐出之語。事變倏來。一時未能斷。深思而後得之。有取資之識。雖深思未必得也。合衆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背者。擇其是而後之。此三者。在學人固然。在聖人亦然。所以同公有繼日之思。堯舜亦曰。鳴咎稽衆。惟能取於衆。能竭其心思。所以爲聖人。智遠僅同一吾之人。聖者不然。智慮能遠一世之人。聖者不說。惟意見爭出。而定其所難。議論千百。而取其

所是則非大聖不能耳。蓋者所集非廢衆。獨衆非所衆。

孔子居好古而又戒於生今反古之災。夫古通既不可復。好將爲用。蓋惟其好之。故能備古之精微。要隨今世之規爲。皆可會通以合古通。而不拘拘臧其跡也。若不篤信深好。則如見之易麻而純。早已不能從衆。而事有大於此者。寧能通其意哉。故好古者不必復古。其至於復古者。實未嘗好之者也。

同異總歸於義。有宜獨立時。有宜從衆時。然君子從衆之心。亦與衆別。如易麻爲執。衆人趨其便耳。大子則

取其儉便。即人欲儉。即天理一維破。即有說人維返。天理之機。只爲世上人執之弊。都從天理末流得來。聖賢維世。機事如此。

理本無障。執之則有障。所以不免於機者。亦只爲見理未盡。如論一物。處一事。我所持固是。他人動氣未勝。苟非君民大計。便可忘言。亦可姑便之以釋然。此理之關係大小如何。復是義。不能便是欲義入神。凡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非道之實。曉不去。以至舍己從人。皆是不機理處。故障生於見理未盡。見得盡。何障之有。

道理本早。維裂誠創始得早。知竟機聖賢機文。即夫其平矣。躬自厚。薄責人。斯得其平矣。省耕飲。舍三民。先我獨。便哲人。斯仁政得其早矣。推而之於一切。待貧交則如厚。撫亡友而倍恩。龍皆於便昂取平。不專以平爲平也。故曰我中有機。理又有來創而得全。本全則反偏者。機亦類此。

窮理窮到九分。還歇平不得。至處物。則隨其分。量而付之。有處到二三。分。便不得深求者。如小人儘可革面。不行新法。儘可說中補救之機。量事量到九分。還嘗試不得。至作事。則因其時會而安之。有做到六七分。

不得不姑聽者。如孔子處三都。戒侯六出祁山之類。要之此將。惟是十分見邊之人。方能隨地頭得故。他人便會夾裂。

道心之語。道心之事。愚說者不動。而至誠有時蹈之。邪公如離失實之通小。就當時宜云不知。離臣心安乎。故與其直而明之也。毋寧通而隱之。通而後全吾君也。其似通心而稱如禮也。乃所以達其本心。乃所以爲至誠。則便也。典登典更。聊以慰情。累之心。亦使悟其失也。然冉子此請。畢竟大在通厚。使當時直折其非。不將大怒而退乎。與其至當而拒也。毋厚小過而

施。過而後全師弟之施。全交友之情也。其似違心而與之也。乃所以遂其本心。乃所以爲至誠惻怛也。孔子此二事。是有心之過。雖過而實非過者。周公使管叔。是無心之過。雖實過而無妨於聖者。

道理本天然一定。亦有勢窮情極。因而成道理者。所謂權也。如梁孝王有罪。因太后故不可問。田叔遂燒其獄辭。此勢窮而從情也。徐庶本惡曹。因母爲所執。遂往降之。此情極而從勢也。捷其本然。不與情勢送移。則道理反失。日用間。出辭真物。有以不甚了了爲得者。義亦同此。不可謂之未盡善。

晉之孫有買發之者。名屬。故事復元門人也。東問道焉。其求時。曾盤桓於泰興吳司馬家。因舉稱其一事云。邑今出。有衝其善者。今捷之。僕又一人衝其惡。更惡是不可捷。今問就。吏云。司馬使也。今怒倍捷焉。因請司馬門謝送。司馬辭不見。發之諍曰。公過矣。敬然一見。如同遊波。奈何存此形迹。自損宿望。今當加責已。僕仍送縣求治。公善其言。從捷僕獄十勢過縣。縣復致謝而罷。某日。凡虛官權。不若即事明理者易見。即他事明理。不若就所言所行。與所親見親聞者。指點而體貼之。尤真切有味也。新事也。公之諍。司馬之聽受。

皆善矣。然皆未便。凡事貴中不當過。愛人身。遂於已名。衝其小過也。令知其司馬使也。捷之倍。則已浮於罪矣。非有求赦之學也。司馬但繁僕指點。足以融釋前迹。復加捷之。近於已甚。吾望固可借人之成權。不可哀乎。從事理得中起見。則義盡而仁有。從身名起見。則理或送而人或受其殘矣。然又有難觀焉。飭之衝。故典送。不可以不辨。使乎生。謹飭。新事多出於送。若素驚驚。有意犯上。又奉可一律論也。司馬今之名。卿公有意學問者。故就善言善事以窮其精微。買聞而大悅。

過我者傲之。不如我者下之。矯俗態也。然此舉其灌夫意氣。高亦不過田子方。未成學問。居但無敢。臨事觀是非。則已矣。克已深者。所執雖是不妨隨宜過讓。但不必獨立退讓之意。老氏以固與爲微明。惟多此意耳。任理自然。明豈不愈歡。其明益歡。其人益大。以直報怨。猶云真怒者當以直耳。怒須分大小。宜報而報。友也不宜報而不報。亦直也。事自有是非。人自有賢不肖。豈可以怒就枉之。本無權怨之意。一切處分過其本等。便是友。非開斤斤必報。求與從原來所施相當也。如此。則是范廉權見。僕使君僕不爲。

德鼓隨時。雖未即止。輒較。而自有徐止之道。若一往隨俗。不顧此事之濫觴。惟爲他事之借徑。豈作用之善者哉。故善用世者。不強過一事。以妨他事之通。亦不因他事之求通。而礙此事之壞。

行藏有論。道時有論。力時有論。命時有論。君臣之交也。力臣所自量也。命。新民斯世。得受斯道之福否乎。道不可於君心。則微其跡。而早逆。力不能於已。則自知而不敢。聖則奉世之命。方也。如周事。秦初。如胡元承運。無君可事。則奉天時而行樂。憂矣。

君有必不可事者。有不妨於事者。有不客不事者。七國

三言詳記

三言

之有秦世爲無道。孟子寧稱齊魏。終不入秦。武侯知操爲漢賊。三顧之勤。若出於操。必在汶上矣。此不可事者也。齊魏皆篡竊之後。然沿襲已久。不可追問矣。問其可藉以安民否耳。孔子請討其祖父。孟子魏輔其子孫。時不同也。故魯齊亦生元仕元。此不妨於事者也。春秋之世。俗王雖多。共主之名猶在。聖人見用。必能使之尊周。使先惡其不臣也。而棄之。則民生日陷溺矣。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不容不事者也。士不幸而生多辟之世。以孔孟爲權衡。肯德尊士。其君始足以有爲。始可與援天下。聖賢導以

救民爲心者也。自重量至救民。宜爲一事。他人則自重是一見。量至是一見。救民是一見。判作三事。自重是矜名心。量至是立功心。惟救民一念爲盡心。而兩者微之。無他不識仁耳。請仁。則君民身原是一物。禮操征伐。天子手中事。何故須待天下有道。豈天子不得自主。又有至之者耶。所謂天下有道。即是天子有道。他凡云天下有道。國有道。那有通皆然。專指人君。非指仕路。非指政事。非指民風。非指天運也。不然。無道之日。民生困苦。抱道者正皆援救。何忍坐視。惟不使能救之人。處得救之位。所以爲無道耳。若民困

三言詳記

三言

而君知憂求賢自輔。是乃平世也。救洪水方張。而羣聖奮。女樂初感。而素王施。饑饉兵戈。主德清明。那有道也。庸夫束手。後饑饉。豐亨顯大。君心昏怠。那無道也。曾人爭路。君子介石。君子之柄。有通無通也。清矣。若魏德。德即避難。禍安恬。卽旅遊。此正關於治亂。安能明於進退耶。量而後入。量共君足以有爲。此是用行定法。不可則止。君心已有他向。不可操矣。此是含藏定法。夫既量而入。何又有不可之時。人君始明而漸昏。躁動而入。君子豈能預料其終。誠至所云知其不可而爲之。

過爲之之志。未嘗休也。猶子路所云不仕無義。君子之皇皇欲仕。所以行義也。唐不服殿。卽所謂爲。卽所謂仕也。其實何害爲。何嘗仕耶。

人主英而無道者。可事。弄而無進者。不可事。齊桓衛靈。漢武帝。唐武后。皆無道而英者。當時賢才。欲救民立功者。多相事而事之。伊尹之何事。非君。自在就湯之後。若未受湯聘。豈有就桀者哉。同此一時也。以桀爲天下主。便是無道之天下。所以耕莘也。以湯爲天下主。便是有道之天下。所以耕莘也。伊尹易惡爲見。正欲易無道爲有道。尊桀不分治亂。而一至於必遊必

見乎。

後世托言大人欲速其功。動以伊尹治亂俱進爲辭。然尹於湯猶三聘而就。治且不肯輕進。况亂哉。亂亦然。全於五就桀見之。就桀在就湯之後。欲爲湯化桀也。桀旣不化。亦不見害。遊亂廷而超然自如。是謂亂亦進。見其妙用有如斯耳。若果不審主德。不顧世運。一以進爲事。世有此弄冥之學術。亂妄之作用哉。優柔之難事。甚於嚴猛。武后能終始信重梁公。而蕭望之京房見殺於漢元。夫漢元豈辦殺人。直不能不殺耳。能過恭順之弄權。然後能不厭。律二人以量而後

入之義。亦有進賊焉。國虛敵強。而士大夫之心正。此時君子猶可仕也。謝安石曾挽晉室矣。朝有父子。而民生未困。此時君子猶可仕也。後子兄弟曾委蛇輕守矣。倒懸滿世。尙有朝。知幾者有不望而退耶。是信明主能自同。惟立舉大賢爲相。可以共造。

幾亭全書卷之八終

器用下

小用則大才不顯。不用則大才亦不顯。天民何以卒其不用。不其小用。彼小事之成就。世自有人。無須我耳。且夫大行者。感悟君志。位置賢能。處分時宜之要。使各有定算。是也。神思運用而足也。小試者。或屯或河。或兵或刑。或治縣。或司道。或守令。一方一事。必兼以形氣奔馳。而備足了之者也。天下不知所以用天民。天民寧退而不用。非懷寶也。倖其躬而未救於邦迷。

義亭全集

卷九 學言詳記

則不爲也。天民惟知奉天以竟天下。不知有身。若待大用以自顯。猶燕以人。何謂天民。曾是運士元章之局度。而得擬於伊呂之所存哉。毛遂自薦。古今傳其事。然如韓信。卽不可自薦。薦亦漢高不聽。聽亦衆人不願。受任稍大。則須人主知我。我不可自求也。

末世惟難進爲明哲。朱子屢被朝命。分明是有道之富貴。然而卒不處也。推其意。以爲不行其言而與之官。畢竟非道之富貴。道宜貧賤也。當年行似過清。節似過峻。亦成一不處不去而已。所以一生危言危行。

幾及於禍而免。得力畢竟在不至公卿。不榮。權要。古今修士。往往於貴賤交代之際。自設寬假。以處之。去之以至仁去而名敗。道道而禍隨。

事前不求人。存得廉耻。卒在不尤人。免添荆棘。是爲人穩實把柄處。事前不求人。多少安閑。事後不尤人。多少和樂。是人生真切受用處。凡人皆然。居官尤甚。禍患欲來。有居而懷。與行而進。居靜而行動。俟無心而避有意也。動與有意。卽爲禍因。靜以俟之。令數既定。禍不可逃。我則無憾耳矣。居易亦偶有得禍時。然惟居易。方謂之莫之致而至。方

義亭全集

卷九 學言詳記

可以言俟命。居靜而行動。居者靜吾身而處也。正已也。俟者靜吾心而聽也。不求於人也。無論平日。無論辦事。君子長靜而已矣。然行險之得禍多重。居易得禍多輕。又小變中之大常耶。流言浮謠。處之各有道。無辨用靜也。自修用恒也。假之上九。往遇雨則吉。夫子解之曰。羣疑亡也。然則剛濯之功。其亦有不容已者乎。何則。時不同也。然往而遇之。非用力而求之。則亦宿昔自修之效。至其時。則天祐之吉。而君子之與辨如故耳。人爲一身之顯晦窮通。則有恩有怨。朱有爲斯道之行

止。此其界之治亂。而分思惑者。君子出處關道。厥門天下。其於一身顧盼。未嘗岐視也。懷思懷怨。安從發耶。就二事權之。沮我之隙。絕無。而知已之感。難忘。不尤不知已之人。未嘗忘知已之人。如其兩忘。則名木石人莫之知。天莫不知。學者心靈透。天具在其心矣。有不知於一時。無不知於言世。學者目光長。百世蚤在其目矣。夫如是。則悶安從生。易言遜世無悶者。二潛龍其時宜於遜也。故發之爻。大過其志安於遜也。故發之大象。舜當堯時。遜以初年。無心於高貴。若將終身焉。孔子生周末。遜以終身。非道之貧賤。樂亦在其中矣。

其原全書 卷九 學言詳說

三

語云一人知已。可以不悞。是必彼我皆絕頂之人。舉世更無第三人也。設併無此一人。未免有恨子。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雖使無一人知已。其樂長存。是故至人憂亦自憂。樂亦自樂。所憂樂者至微。人無得而窺之。天有道。不能使舉世皆正人。君有造。不能使舉朝皆君子。然則直言直行。使儉邪之小人。與無識之庸人。必起而非之矣。安得不危。猶木也。偏見之君子。亦從而疑之矣。又安得不謂之危也。至於無道之日。言即遜

矣。行宜如故。人亦盡懷惓惓而貴之。是故守道之言。行在柳下。但以為宜。而孔子更號之曰危。蓋惟德盛仁熟。乃能身用之。所謂雖危無咎也。賢者當斯時。則可隱而不可出。可避而不可就。危則必有答。惟口與戒。季世為甚。仕路為甚。謹身自好之士。一切舉動。自不至循故昧義。惟議論少失簡默。取忌招尤。恒在於此。一戒戒否人物。戒且不輕。無論否也。苟非同心。雖問不答。二戒傳述人言。直達不可。况失真也。樂言者欲吾代傳。亦宜渾涵不盡。三戒暢談時摩。近於矜其所長。四戒發揮古義。疑於形人所短。繇前二事

其原全書 卷九 學言詳說

四

同自修之理也。雖後二事。未免有衰世之感焉。危不如遜。遜不如默。餘酌於遜默。不如早處於行藏。是故天地間。賢人隱。古來事垂成而廢。民不彼澤。身庸之者。每飛情之。始大人則休休乎若盈。量其故仁之愛。顧減於人哉。感憤痛惜。無挽於事。道垂於道。其見識。故其度宏矣。是故功成而身遜。功廢而心貴。惟伊周孔子其人乎。祖過岳飛之倫。遜其遜也。陶朱子房。千年來勇道之楷模。范雎蔡澤。次之。默雖隱見禍端而始遜。漢賈其高矣。乎有道者觀之。

志。不計。王又雄辯。使不自藏其良弓。尚爲智士哉。勇退之祖。惟阿衡。一德初洽。或以爲未忍退。君或以爲未忍恕天下。然而明辟一復。政德悉還。欣然抱。有莘之羣。以終老矣。然後知三年來放君攝政。果秋毫無擅天下之心也。雖使中庸之王。欲追仇而府疑。得乎。樂道者。格君心而遠去。不學無術者。威震主而久居。道之所乖。災之所集。豈不哀哉。蘇子雄有言。觀天下漠然不幾於心。而豈至放其君以求利。此阿衡前一半心事。孟子知之。當世未必盡識也。阿衡自言。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以故脫屣長歸。是則後一半

幾全書

卷九 學言詳記

五

行事。天子之心。與中外臣民。帖然相安於其間者也。道大。無風可尋。義盡。無端繳須避。雖鷗夷赤松之遐踪。進致。孰非草野中餘緒乎。

居官勇退。道不可以強行也。所謂急流。猶云順風。其勢易進。而於此進進。故稱勇焉。旁觀者。方見焉得意之會。而幾有所不可。決去無疑。故稱神焉。故待勢不可進。然後求退。緩矣。儒矣。神於何有。况處不可進之時。且有求進不能之事。故惟不俟終日者吉。倘有俟焉。凶不卜矣。

一辭而退。此古人易退之義。然亦惟古之時。可行此幾

也。如留受女樂。可冠不致見而行。若在後世。豈非擅辭。守。須拜疏。須說青。雖秋易退。得乎。於退之不易。見進之尤不可以不難。世人失義。蒙禍。皆歸始之易進所政也。

伯夷太公望之倫。成處威仕。純用正。伊尹狄梁公之仕。純用奇。處士亦間有用奇者。郭林宗。栖栖京師。是也。伊尹退矣。狄郭二子。皆奇而不失於正。一仕於無道。而以成功。一避於無道。而以免禍。皆三代而下。得間氣之異人。可愛慕而不可事衛者也。一失則敗矣。士遭東京之季。爲周之朝。與爲申屠。武使緒乎。

幾全書

卷九 學言詳記

六

使君。君子之志也。濟亂扶危。君子之能也。若人人遇亂而隱。君雖與共患難乎。惟無道之君。昵小人。疎賢士。長以不得不早去之。使本無失德。連共難危。因當竭股肱之力。不濟則繼之以死。恐云去乎。建文朝死節諸忠。蓋知此義。

縣足以容。惟貴早進。若猶在位。必有萬不可磨之時。晏子不計崔杼。裝晉公不計陳弘志。是乃退行。豈獨遜言。當哲人之大站也。諸葛云。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以故其才。諒無死地。而直云云者。知全身之道。惟在隱居。迫其迫而擢起。則盡瘁之志已決。不死於錯謬。定

死於勤勞。夫豈樂之。寢難辭也。俾以茲義。則古來志在全身者。正而蔡與宗。誦而東方朔。皆非盡善。以其求達之念未忘。

伊尹三聘而就。孔明三顧而許。心迹皆同。伊尹知商運之當興。孔明知漢祚之難復。故一則功成身退。一則志決身滅。迥乎不侔矣。孔明云。苟全性命於亂世。其言出於至誠。因感昭烈之知遇。不辭已以死報之。非惟身死於勞。其子若孫亦死於敵。自古忠誠明智之大。未有不幸若孔明者也。非不欲隱也。非不能也。若時當隱。勢得隱。而翹然自負。出以賣禍。則亦何以

與正全書

卷九 學言詳記

七

稱智哉。

明哲保身。仲山甫存之以奉君。為有道時言也。中庸存之以行道。為無道時言也。聖賢一身。學者所宗。自應全受全歸。實未事而知幾。不責臨事而致命。惟近日念臺劉氏。致命遺志。不因於不知幾。偶值大困之運耳。與全歸同道。乙酉閏六月十日記。

擇枉乾坤。因世異而其事殊。禹稷之扶有道易。孔孟之易無道難。至若關餒達比干。搏之以犯顏。伯夷叔齊。搏之以餓死。諸葛孔明。搏之以鞠躬盡瘁。皆明知其無益。而存大義於天下。非昧天命而故違之也。不然。

必蓋周之仇國論。乃為順天。又責致密仁成仁之辨。哉。

聖賢致法天地。亦間有拘天地時。夷齊不食周粟。當時天運。悉已歸周。兩人欲以隻身撐柱乾坤。胡元時。上天命之入主中國。而全華四子。沒身泉壤。一則拘之於天運之初道。一則拘之於天運之久定。皆太極之不隨陰陽者也。故人心為太極。

吳仲漢之子。猶未可仕元。至其孫則可矣。許文正祖父。皆元民。然且僅為師。不肯任職事。第明其道於當時。以俟後世而已矣。

許子仕元。

孟子仕齊仕魏。

八

許子仕元。猶孟子仕齊仕魏。值其篡奪易姓之罪。皆數世以前之往事。豈可追問哉。然而許子深致不安於垂沒。何也。是有天地之大義焉。雖漢非其人。人主中國。與華人出而事夷國者不同。彼其心。猶以克類至義之未盡也。此許子之所以一生慷慨不離。而於臨終見意者乎。竊見其高。實無損於盛德。

未有決於死孝死忠而可悔者。古惟申生屈原道之。然百世哀其志。而其不高其行益也。未有決於辭爵還祿而可悔者。古惟孤竹子吳季子近之。然仲尼稱其仁賢。歎其建難。未嘗以過於中庸有貶辭。死生進退。

之分。可謂矣。

楚天而處地。鍾國氣者自天。受恒氣者自地。微獨堅脆。楚朴之骸。地攝之。即其生而爲男爲女之大分。亦地尸之。秦多男。推揚多女。非其証耶。是故尼父有處仁之訓。孟母三遷。麻翁還園。雖或遠或近。其心各有所爲。皆擇地也。見幾者。隨宜深審於朝野城鄉之間。秦之桃源。外人不到。後人遇其子孫。以爲太古之朴人。不知其祖父皆知微之哲士也。隱棄奢驕之地。殺運中之。非直天道。乃事勢也。地不富不奢。非要衝往享之區。人不聚不奢。既富既衝。則舉事之所必爭也。出

梨亭全書

九

出者。往往習享其福而忘其禍。惟地僻土瘠。民朴事簡。兵火罕及。朱子撮人而分置其子於建陽。其以爲目前之桃源乎。

深山之中。有肯政所不及。而徠徠及之。或物客可避。而伏莽竊發。又先於城市焉。亂世其安所藏此身哉。求藏於山林。不如善藏於鄉野之民之心。富室遇亂。難相徙寄。謂城可虞。徙而寄之。鄉鄰可虞。徙而寄之。山已之家可虞。徙而寄之。親故。噫。烏知我所寄以爲安者。不一旦化爲子虛。費而不惠乎。有餘果。何如皆於謙餘人之難。有餘金。何如寄於諸安子。

之心。新爲散之。若周之野。遷之承安之宇。藏之不亡之府。

堯之宗廟子孫。得大舜安顛。舜之宗廟子孫。得大禹安顛。當年有一點私心。倖位朱均。要保不可期矣。聖人稱大德。所以說到孫世傳家上。只教人存心大公。若不得算計。要之大德中自無失算。大抵有過補。無過步耳。當退而遇。親非自然。

孔子修德家爲。皆時正名以安百姓。易爲力也。孟子計安天下。不如迭典。且使周備三格。要宗廟。保子孫。猶愈於東西周君。

梨亭全書

十

學也。皆入德之功。講也者。防修之誤。講學本意。不過與同志之人。印証辨明而已。故居修德後。義改過之間。皆是穿緊自己身上事。故曰是吾憂也。若及門衆盛。不過朋來一缺內事。朋來固樂。假如不享。聽之而已。置勸與懲修估。遇同憂。

自成以修德爲主。講學輔之。成物以行與爲主。講學輔之。親朱有事主。講學者也。往修問不遇居五故之一。惟本躬行爲講論。明雖以育才。使民生受善政之養。此又是講學大意。豈不實實關係斯世斯民。今說講師說。口口只爲吾過計。似道乃吾一家之功。告。

得講學不空空爲甚麼道亦不專爲會中幾人是爲
一世界上士農工賈與夫類連無杏以至九夷八蠻
以至鳥復草木俱賴此學生養而安全之豈不融洽
周流親何緊要如此方得孔孟卽講學以成物育才
之意行得去時將此快活共與普世行不去時留此
意思付與後人

儒者既欲守正關邪就講學一事卽應守孔子家法不
應反做釋氏矣孔子之法朋來則受隨問則告居家
在途舞雩杏壇登山陞川無非講學無非講時方要
心得亦述古人所謂雅言也若必建堂升席會集多
衆不令

卷九 學言詳記

十一

士執某經某章而說之有定所有定期不講之時多
講之時少則是偶言非雅言矣是皆輩師誥公之屬
所爲而後儒反做其轍爲世口實不亦左乎隨身所
至與同心者雅言不立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道
世盛衰皆得講之

時時處處是講學不遇就事論事後隨人心而已從隨
人心爲何不過使之爲善不爲惡而已善惡如何不
過便人不害人而已倘未能脫盡自利之見何以提
醒衆人

聖賢之身皆薪一切客事皆燃薪之力薪豈能無盡時

所賴以傳者做提過衆心爲之大也克己復人之心
一動善事起後實能起善政壞後實能修善言晦後
野能表是故後醒人心就世長長

講學且貴切實我可爲人皆可爲今日可爲終身亦可
爲大端止是爲人倫淡名利久則天天則神人我愈
益無出於此往儒口後處處虛者想像雖高無用力處
譬之餓人且須粥處調快乃津津乎海熊掌天幾之
味味非不美也耳聞之而世不得嘗所以療饑也
情思力行更是未嘗斯過醒人醒事指示發明便是造
就人才不必便勤自苦不必使人見觀乎天時自成

卷九 學言詳記

卷九 學言詳記

十一

成物如斯而已有以未嘗過就之事屢相勸勉者似
未經切體貼猶涉後魂形道在

學者爵秩太隆必有辱信向太衆必有謗各復其類生
失所也然爵秩猶可遇信向無可離惟少講時少著
述少援引卽所以辭之之道

有求學無往秩非先覺之士以學自尊直講至情自然
凡有求者則來就求知覺也隨反從而後之何哉於
出處則謂之自適於朋儕則謂之好爲人師自損而
不就正人必是舉也

無冠有時不利矣爲冠有時利乎獨於學業云不利爲

怕異入手不妨異。朝聞夕可。雖痛必同。用力不妨異。至誠盡倫。發源必同。

王文成有輕舉命意。是大病處。然當知其實有所持。不可謂王文成之病。不可謂王文成之妄也。新學小生。自思有文成萬分一否。而吹聲彈指。春翁嗚呼。悲夫。顏之厚矣。君子之於論學也。有請已。不求諸人也。無請已。不必非諸人也。况不有而求。不無而非。如之何。如之何。

人情不信矣。發揮出許多義理。只爲望天下治安。當時不行矣。設立下許多方法。只爲願後世治安。既已知

之自是難已。

道理可卽一以該萬。非所以無事也。然理在事中。事亦如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蹟。前此後此。各更有若干。但據事中之理如此。善事而理在。書二百四十二年之善理。而千百世之善理在。今善著善者。善處事者。皆然著一善。諸善可通處一事。諸事可據。惟其能盡本分之理耳。

成春秋道性善。闢楊墨。不過定人心之是非。孔子既沒。田氏篡齊。韓地魏得封。浸假而邦君學王矣。若當年得爲東周。諸惡皆化。孟子之後。殺運益熾。卽兼愛之

說。亦不暇行。與孟子之仁義爲東周開而已矣。然假世討亂賊。則以春秋爲定案。明學術。則以惟善爲定案。斥邪說。則以無君說爲定案。行仁政。則以省刑薄賦。農桑庠序爲定案。雖皆孔孟之不及治當時。而留以治後世者。也不善已也。

乘與撓枉。其善惡不可見。以命名之意思之。乘孰愈也。天之道。秋以成春。人君之據刑以佐仁。立言之法。貶惡以翼勸善。揭其所憾。而盟其所成。猶用藥者。深防烏喙之毒。而不著人參之用也。毋乃失救人之本乎。晉之盛也。至盟中夏。而兼載在發處。迹其國史。命名

露一班矣。孰高職而不本於仁心。

言非止此二句。世南子言之當。孔明能行之當。以是知百世之人心。重行不重言也。

雖然爲大惟圖說春。心與天地並。橫渠爲西傳時。如身當聖帝。聖親之事。晉以至誠著而爲善。其感發後世之誠者深矣。若淺懷而邇無始。偏陋而陳廣治。惟今所言一同。人終不感。故誠不立者。無難可修也。犯君勿狀。朋友忠告。吾心自盡。乃爲成道之本。

聖人居家之言行。傳之假世。卽爲經。帝王朝廟之舉動。

以所以後其善者亦云史耳。但不敏德。此其最著。至善不至善之分也。如有聖人。六經以教。教有經。明者言其所知。誠者言其所能。知而不盡言。明至矣。能而不盡言。誠至矣。非固不言也。至明之所知。與至誠之所能。有不可得而言者。

德有與義微解。古今所未聞者。忽思及。忽欲言之。忽欲書之。而爲他人他事所隔。少頃。忘之矣。雖因心血不能周貫。有類魏爽。亦此理未應發洩也。

當時若生之命。懸於當時士大夫之手。立言者。後後世士大夫。即胎溺於後世若生。孔子刪詩書。爲其中有

不可調者。流傳滋廣。不善不去。凡名公大儒。切不可爲一時過激之言。使後人口實。若則訂大儒之書。過

此等此。切須除去。儘終派滅。至於新其繁蕪。備是第二事也。蕪言不益世。過言禍世。

新歷則平等事。止因封爲天子。垂垂必轉。聖賢因人見。閑舉以垂戒。其後夷狄備安。如秦符生。弄高詳輩。所爲當時作史者。止合糾略其辭。激發其言。不必者是詳明也。此算自左史來。自矜華寫。相傳爲生色處。不知史之作。凡以爲善戒耳。意外怪惡。匪夷所思。下愚欣然思之。轉會心而慕後。作來妙手。荷愛

微世。轉不念此。雖是誠傳。夫患失。小人閉居。民無便心。聖賢第云。忽所不至。無所不爲。不肯言其所至。所爲者何如也。史以記事。雖與他立言之法不同。然新識此意。不然。便與相如。作賦相似。數千言。便嫌數言。節餘。然者豈肯咀味於所少。而還棄於所多乎。

或言凡書必全留爲貴。曰。然則刪三千爲三百。唐虞以前。十七史纂輯通鑑。數目問之。皆爲無用之書矣乎。書有全之則滑亂。刪之則條理者。全之則面目不呈。刪之則精神發處者。全之則舉世遐倦而不觀。儒之至賢。愚食悅而受益者。快無說而與任剪。斯

不如全留之爲善。所慮未必有溫公朱子之憾力耳。如之何。泛疑刪使之亦。

道理無窮。都見見成。成在。應問覺答。適見便行。適後微矣。忘却。然微人自能意會。自能得理。任今人忘却。初亦共聞。史理人人充膺。亦世世克膺也。還思堯舜孔孟當年。芳言結曉。知尚何詩。便因其所傳。可以知其不傳。不必以遺漏時恨也。如朱子語類。王文成全集。其弟子必欲處記其師言。使言言皆醇。恐恐複者聞者。歷乎後兒。死於中年。見微未到。所言或有偏後乎。處傳之。適所以爲缺詞耳。故記述手段。須當時及

門，則定眼力，對千秋辦事，皆非易事。

有道者，心之所注，與其日修之誠，惟性情人倫而已矣。雖能文，不以文見，多才多藝，不以才藝名，韓昌黎通德事功節義文章俱有，但文章分數占多，凡占多者，輒掩其他事。如孔子技藝五千文才，皆堪擅，輒傳林然在大聖大賢，則誠者亦不甚舉似，或以本掩末，或以末掩本，何也？心臣於末，則掩末，心臣於本，則掩本，世界所傳，必人之精神。

俗人隨見皆俗，文人隨見皆文，學人隨見皆學，魚龍竹石，古文圖書，皆以爲吾所貯之寶也，誠非俗也，實泥

集本全書 卷九 學言 十九

澆滑，與遠處金玉齊人詩料，若助興貴，義與文也，市井所傳，最珍味，皆有條理，簡潔無碍，人耳目而通心志，可以修身，可以治人，龍與學也。

孔子與佛相晤，皆如何？曰佛必不誇孔子，孔子易與佛，佛老雖皆至人，然皆自大者也，惟聖人終不自大者也，所以一居老子，虛龍求教者，千達加讚，聖人處以對龍，使晤釋迦，連龍之倫，見與虛精妙明，事實必又在對龍之上，執人見孔子龍，執老子而傳氏廣大，實又通之，連龍孔不及老，老不及佛，不知連同者，未至之人，必服通人，則孟眼孔通也，連不同者，大龍服

小，小不能連大，大不能疑孔子者也，非通之也，孔子能服老子者也，非不及之也，惟孔子能容二氏，龍用

二氏，服之所以容之，服之所以用之，而猶未也，教之行不行，全係人心，人之從不從，全視道力，老子當年抱如此龍力，連與孔子同世，通不能行，因天下矣才，俱被孔子收盡，其實聖人未嘗聞之，若使釋迦通摩得通孔子，龍其敢門，當氣然自連於天下，不然，強未角辟爭鳴，不名者雖與，朱轅言盈，亦在孔子沒後，義世掩大聖人出，英慈之士，無所宗從，反爲異端，強半收用，二氏自不勝不行，既已行矣，不掩大賢如孟子

集本全書 卷九 學言 二十

程朱明鑒，雖之，則連道益廢，所以有大聖，他教自然銷冷，不必服與大聖，他教日漸技弱，不得不距。

惟與掩疑之後，老出揚墨之前，老子玄龍，通精墨連甚，揚墨盛於戰國，而老子氣爽於春秋，何龍止爲當世有一極大氣魄，談大力量人在，其所感召，俗不厭，則異道奇人之感召，通實則龍且掩，況君相乎？故如後世聖人有作，不以開佛爲事，大經極正，虛民日興，時夏之間，儒墨漸稀，釋與晤磨耳矣，雖太覺氏之教，其居天然，原不足爲異端人於中國，則與中國人宗之，則異端，時夏服明，西方大覺，各通其處，是爲清傳。

言聖得量。誠見其禍世。初得推行道。自能變化。今既不得。豈忍坐視哉。則邪者自書有此心否。令此心不切。攻人以示正。是乃所勝欺人。爲前古聖賢爭門面耳。於成已成物。分毫何與。得不爲異端自了者所竊笑乎。至於得朝吾道。不及一語辨邪。惟周子爲然。不得周子之意。不位周子之時。而徒以不辨邪。不盡列古今人。爲博厚渾化者。是論語二十篇。不及道德五千言也。居心仁。則不能忍。屢屢陽則。不欲陰。反諸吾心。可以識古人。豈必就古人付度分別。

朱子讀書致知。躬行心詩。粹然一出於正。不涉毛髮。

門我 朝讀朱者。莫如王文成。尊朱者。莫如高忠憲。然細研兩先生之學。皆不全廢禪宗。冥善惡。冥相妄。仍爲人倫。仍詩世界。此陽明先生之意。自以爲不禪者也。太提本無極之謂無生。又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與陽明詩云。本無終始。寧有死生期。如一執疾。然提宗必曰性善。格物必曰研窮。入門必令讀書。綱世必先分別善惡。此則與子等之說。如精誠本茂。量遷先生之意。不惟不應禪。而且欲破禪之痼疾者也。學二先生者。於自心體認之。節取。則蟻馬之智可師。奚但九流二氏。若學聖。則聖與不兼。君子不縣也。又

况二氏九流也。學之書。就蓋於。蓋甚於性。是故一涉渾然。即躬行之意。極一毫識田。即自性之種。遷佛前救世。學意是出世。說成物。學意是自成。識十方。學意是西方。大聖大智。在上如。高皇。在下如。陽明景遷。兩此生。開取其誠之不信者。以鼓舞衆庶。皆積堯禹商由先。成周義伯夷。孔門貴成仲夷。遷。晉家奇朱佗耳。愚者。涉釋氏之傳。即辨小孔豈不難。裏則是無取。厚矣則是無如。

聖世之事。惟堯舜伊周乃了。其數世聖賢。無皆不了。學問作述之本。孔子一一皆了。顏回有朱了之修爲。是

限於年。程伯子勸本免此憾。伊川釋翁。不云無年矣。伊川有未了之春秋。摩翁有朱了之儀禮。可見賢聖分豈不同。聖人義精理熟。任大著作。一春子可完。如伊川易得。積累數十年。無自云說得七分。蓋必以心操理。以手識心。聖著述之已了者。亦朱了。然則聖人所了者。原不在經世著述之間已乎。

遷如良高。莫如唐太安。未嘗論其成功之致。雖如陽明。勸如摩翁。才如識子。書如術武公。未嘗體美學起之。廟帝如堯舜。王如周文。相如伊伊周公。未嘗釋其治安。廟地之憂。所可經帝道也。所不可盡者本也。惟聖

人得氣之至清且長者。侯於學道可以無憾。張蒼劉長生羅若。此中世百歲以上人。喪來耳目者。畏生巖棲雪臥。鳥魚爲朋。其壽固宜。蒼結爲相。未嘗不任勞。未嘗無世秋。而壽過曾孟甚過。殆天稟絕厚。惜乎其未絕清。清則能離於道德矣。卽後世功名豪傑。近百歲者尚多。而學道絕德之士。無滿九十者。無位極人臣者。世若斬之以位。天若斬之以年。嗚呼。厚則不能極清。清則不能極厚。大德必得。統厚於清。固謂三代以上耶。

自有學問事功以來。未止之端。莫深於顏淵。未捷之淚。

其切於孔明。

其切於孔明。

其切於孔明。

其切於孔明。

其切於孔明。空廢之力。其難於岳武穆。然武穆固人致困。百世憤盈。顏葛幾困於天。使有心者。益厭其致而至之憾。若顏淵不夭。則春秋田野開。見龍相離。正猶失舜之耨。龍兩作乎。發揮三極。又何如者。若諸葛公更延二三十年。且耕且戰。雖有難會艾。更過拒守。近復備都。有光世祖矣。若岳侯不受槍斃。復燕棲。大一統。反施於藝祖之開基。不亦盛哉。周宣漢光以來所未有之事耶。古今人。常恨不得見此恨事。天地間。自難得有此快事。

衆心積結。則成天運。亡秦必楚。南公早言之。是其明驗也。他如開創祖宗。行事有大善大不棲。則成一代之世運。士大夫起家之人。德業所至。亦成一門累世之過。大聖大賢。愈可知矣。近而此心之過家。遠而古今之法。都過一感一應。

無顏之人。不知定命而妄需求。夫定命何可不知也。妄念難干之矣。厚謂之人。自壽定命而過惡過。夫定命何可作也。惡念濫消之矣。一於增修。則顏薄亦得。福厚亦得。安命在是。盈念在是。事實序感應篇曰。命有定分。心無定因。君難春乎。念可轉機。莫哉言乎。

其切於孔明。

其切於孔明。

其切於孔明。

其切於孔明。

命也者。君子小人之所同俟也。小人惟不知命也。而道倖其貴。或得武夫。皆命爲之。夢空憤不肯俟命之心。而不得不俟者。自若也。乃若立會道命。各有功大。立與位同。盈矣。機異。立是不爲後動。道乃欲其棲。夫命何以廢。蓋人不能轉我。我則有自能。藝藝處。漢文帝不能免鄧。盈於怨死。况天子而下乎。是人不能藝藝我。藝藝我。叩天爲鳥。所候身以延艾。積請動天。卒如所求。高子壽其事。而難關其理。我能自藝。確然可信者也。又况匹夫而上乎。龍召公祈天永命。伊川以爲人事。壽過化。

造令亦如輪迴。皆不必無。而不恒有。精專積久。於是淨者得結。定者得穩。皆人意之所致也。天下之命。以君心造。一人之命。以其意造。若其意不在造命。聖人亦乘其自然之數而已矣。

天下皆聖人之身。千秋萬世。皆聖人之年。不論禍福。故聖人有貧賤者。有促於年者。非天過顧。薄至人也。至人意不存焉爾。

改過真是第一善事。改過徹底不懈。尤是人生第一難事。或言曾子易簣。只是臨死不憚改過。此意萬好。若考其義。尤有進焉。大夫所賜之簣。士生前可用。猶之

幾亭全書

卷九 學言詳記

二十五

園亭別館。生時未嘗不可居。而考終必於正寢。故皆乘未絕而易之。然則初用原未嘗進。及聞而即易。乃精義入神之學。徹始徹終。非但改過不懈也。觀其呼小子時。自言戰戰兢兢。直貫至死。方獲僅免。若當時姑從曾元。幾乎臨去一刻。又有不免處。徹不致進。此刻存順。保得無咎沒寧。乙酉五月十四日 諭定

曾子曰。吾知免夫。蓋生千已無毫髮所缺。及易簣之際。曰。得正而斃。斯已矣。政恐臨死一刻。稍涉非禮。心終不安。真是一息尚存。決無一毫苟且。亦屬進。亦純然。所謂道遠。於此見之。生死一聽於氣。雖聖亦然。所以

生。所以死。專至於心。徹聖為然。

幾亭全書卷之九終

幾亭全書

卷九 學言詳記

二十六

美亭全集卷之十

學言詳記七

治道

三代以上任德。德首出乎天下。丘民懷之。作元后矣。秦漢以後角材。材冠絕乎天下。羣雄長之。亦作元后矣。然秦隋純任材者也。高光文皇兼任德者也。無隋以嗜殺一天下。而不享天下。爲唐唐絕除難耳。作元后必任德。百世不易焉。

學者易竭。韜者有餘。自古多世世忠厚之家。無世世華明之主。王季至成康。傳傳數世。唐太宗卽生高宗。至

美亭全集

卷之十 學言詳記

一

若孟獻嗣機。元魏四君皆迭世英明。獨無安民固本之符耳。主雖英。詐愈促。忠厚者有才。而舍之。驥之。皆善用其力者也。非不矣。明也。宋亦有之。累盛之族子弟多厚。忽生一驕巧自喜之人。衆譽之。衰矣。萌矣。古人以幹作善爲福。凶人以不得作善爲禍。吾后長而暗。至促。天下之福也。長厚者顯榮。刻削者僂蹙。家之福也。君者。天使之仁愛天下者也。凡虐人主以除戮者。賊其民。賊其賊。齊賊。同祥者也。天心生物。尤愛斯人。其運

會道反乎此者。天之氣而非天心也。天有剝會。君必復之。天有敬運。君必止之。體其心。不從其氣。是乃天之肖子。而深得符延固祥之道。

周主忠厚。則公室易則。秦主嚴威。則民志易權。同制非其弊也。然弱者適庸。弱者不再世。則善不善之大數。較如矣。且秦也。焚書坑儒。塞天下之智。而范增項梁之奇計兵法。不出於詩書。聚兵銷鋒。斷天下之器。而陳涉吳廣之鋤耰白梃。不資於武衆。新雖據津。設天下之險。而扶較胡亥子嬰之矯轍篡賊降賊。不因於金匱之訣。湯池之固。盛極知秦之君相。竭蹶而胎謀

美亭全集

卷之十 學言詳記

二

者。至短也。一本。驥江陵爲梃。才。讀事功。不減古人。然思微成康。乃其本。數。安極善。始皇得聖人之職。其法制爲萬世利。吁。斯言也。不得罪於天矣。紹易肉刑。數文所惠者民。附政論更以爲衆。數矣乎。云成之基。亂以綏。內臣權成。民何真焉。最弱主以嚴刑。則權奸不加罪。而正人與細民。必遭其毒。禍皇符之害。顯烈。孔明教教主讀中韓書。其意本欲矯主之病。畢竟換下藥處。喜哀迭。傳頌復主。夫子啓之。全不用此。魏。益。謙少思。無論與長人之驕驕。且。原。不足。以。故。

采也。

高皇代元。猶諸葛代蓋璋也。漢葛代秦。猶湯武代桀紂也。紂暴以仁。紂殺以威。時而已矣。蕭曹之性。非偏於寬。諸葛之學。非偏於猛。故曰。刑罰世輕世重。若夫猛以濟寬。非知政之說也。猛則必用殺其大舜曰。百則威之。威非殺也。孔子曰。威而不猛。殺則未有不猛者也。胤征曰。威克之。示之以可畏之威。而非尚殺也。行師。僕明威耳。未嘗用猛。而况臨民乎。

漢高之猛。屬也。以三章致王。孔明之醇深也。以申韓論王。寬如劉璋。疑亦漢葛遺意也。而卒以亡。何也。漢高以濟秦。孔明以濟蜀。齊蜀者。猶秦。亡可遽尋而須也。故不宜用。而用。雖寬策學。無救於亡。宜用而用。雖威克。無損於王。爲漢高孔明。則俱與。爲始皇劉璋。則俱亡。漢時其不諸時之故。而所存異也。

齊豈無賢於蓋公者乎。天下豈無賢於曹參者乎。百姓極秦酷後。當與休息。無爲。此兩人乃應時之劑。蓋公言清淨。而民自定。齊之時也。漢民歌秦。亦曰。載其清淨。民以寧壹。漢之時也。何知參能遵已。參知已之能遵何。其知人也。與自知也。皆知時也。不鑒王衍以清言致亂。劉璋以寬極致亡。諸復虛懷歸引。何當於。

子桑伯子。看他意思。似不足以臨民。夫子何故可之。只爲簡是。臨民第一。端。卓。縣。郡。大。舜。臨。下。以。簡。夫。子。言。苛。政。猛。於。虎。苛。非。必。殘。諸。只是。頭。碎。既。頭。碎。則。殘。酷。勢。所。必。至。曹。參。一。無。作。爲。李。沈。悉。罷。刑。病。未。是。時。中。作用。若。律。以。道。變。於。未。窮。爲。戒。於。方。皇。豈。爲。知。道。然。當時。漢。宋。百。姓。且。受。寧。靜。之。福。贊。苛。暴。古。其。如。王。莽。安。石。試。時。百。姓。受。毒。何。如。凡。大。有。爲。之。人。必。過。行。所。無。寧。喜。於。有。爲。不。如。不。爲。因。情。制。禮。禮。者。所。以。暢。人。之。情。也。亦。防。其。太。過。因。以。節。之。惟。王。道。本。乎。人。情。故。爲。國。須。以。禮。

治國。斷。舉。仁。讓。二。端。正。以。明。爲。國。以。禮。之。意。仁。者。禮。之。卒。讓。者。禮。之。情。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病。其。無。本。又。曰。不。能。以。諸。讓。爲。國。如。禮。何。病。其。無。懷。無。以。修。身。無。以。成。教。

德。禮。馨。香。刑。罰。割。切。清。之。則。萬。民。服。矣。所。用。至。少。所。威。至。多。雖。刑。亦。祥。也。祥。去。馨。骨。不。遠。貧。處。刑。威。時。賢。世。間。人。多。少。精。神。無。此。便。使。中。人。以。下。懶。散。去。反。此。豈。不。忍。言。天。道。虧。道。而。處。諸。人。至。刑。貧。賤。與。夫。用。兵。用。禮。皆。因。其。盈。而。虧。之。因。其。諸。而。處。之。所。謂。惡。益。苛。謀。與。天。合。

者也。凡邦國扶弱，肩總不順齒，其非奉天反此，即違天之道。

堯舜立法制治，始則斟酌至精，既定則久而不變。是故天子之精神定，而天下之特時亦定。定則恒，恒則久。故堯舜皆致太平之盛，養皆百餘歲，以其心不好動，故海宇寧而壽命永也。此君與天感應之道。言壽不言不死，言保子孫不言傳無窮，是故禘祀服食之說不興，而使詞無難入。

養者親之至，子者親之披，人至於養子，不惟愛之而直敬之。愛有時所衰，敬無時可替。此聖人之維父綱夫

卷之十 孝言詳記

五

綱，所以立降萬世也。敬百姓之義亦緣君於民，不惟用愛，直當用敬，皆以尊敬，早以貴敬，勉自此義，聯而人第知慈惠者之賢於志，舉殘暴而已矣。

儲君一念好尚，乃風俗貞淫，而盛衰替之本。出於淫靡甚易，出於靜正甚難。所居之地然也。齊梁間，天下風俗文章，勉治極矣。昭明太子勉流俗，致風教，義志淵明，獨謂教現在開儲一賦，其言極正，使獨充此志，以廓天下，何至儲君儲陳隋子，東坡乃識其小風，強作辭事，設今坡老與昭明同時，爲之左右，風此奉教，而將順之手，適拂之手，順其正見，將以邪思，猶知治原

者，當不爲此。則奈何。辨古論文之際，早慮親誅乎。教訓之要，有曰特選內侍，蓋一日之內，教外臣者，不過一時，又有朔望之間，其與備臣遠處，十幾一二耳。故雖妙選天下之名儒，尤須於內侍中，特選老成端謹，語言威儀，儀若師儲者，日其之居，使其不離左右，以

培養，磨礱，須明主加意選選，專定其人，又令此人過，擇諸內侍，聯使前後左右，使令之人，一一皆守正持重，俾戲蝶之語，嬉選之事，無一接於耳目。東官所聽，視所談論，與所思惟者，非聖賢壽考，即治亂教鑑，民聞表苦，姓欲不精明，反成不可得也。

卷之十 孝言詳記

本

其非比，山河險阻，相當周之衰也，可以制秦者，惟皆於秦之懷，微在後，晉之寡恩在先，此晉所以分於其臣，而卒倍於秦也。皆自獻公養勉，論子以文公之賢，不容懷公，漸勉宗室親而強臣，篡秦惟昭王出二弟於關外，至梁併後，胡亥乃志萬殘賊，其先世尚頗有勉愛之風，凡有溺有容者，盛於敦睦，而第於獨殘，不易之數也。

齊威王烹阿封即墨大夫，既不信左右矣，然使之往視者何人，倘所信一與，必與左右朋比爲欺，如唐肅代總之朝，以中波寧等當，甚且以裴廷得單察宰相，

之。其猶貪念。誠王儲。雖延公忠而使視之。能得其真也。其繕好之力。尤在并錄左右。嘗學者。不然。但錄受譽之人。而結息譽之人。則左右異時之受。雖何道能息。世稱咸王一封一烹之爲明也。未知其能擇發視之人。與并錄左右之爲至明也。

鄭公粹拔發神策將。能宗因以警勵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使天子亦畏執法之吏。斯朝廷益尊。蕭虎近習。使法虎不得行其法者。皆自早者也。左久則弱。至於驕。則天子雖欲自行其法。不可復舉矣。明至早知其然。故常使外廷之風。稱吾左右。宋仁宗

朝左右有勸沮權者。帝曰。擯置天下事。政不依從中出。至哉仁宗之所以覆轍。

唐太宗論參府舊人云。大臣所執。朕何敢違。味斯言。可謂三代而下。知敬大臣之義者。又故人有情。難爲論。經。諸大臣之風力以謝之。與宋朝諸臣與簡拒契丹相類。故聖裁之士立於朝。唐使倖解而朝廷尊。外夷

人主唐藉力於重臣之正位。豈其微哉。內以收抑恩私。外以彈壓蠻夷。如漢景帝欲殺后兄王信。周至夫引高帝約以阻之。唐太宗欲厚長樂公主。魏徵引半

難勝之事以阻之。其正體同也。漢景帝故怒。太宗明故悅。則二臣所遇有幸有不幸。然明主之悅於見抑者有二。或已心實欲如愚。不自知其非也。應正言而悟。或因所親陳乞。因尊慈明論。心固知其不可。而不能以徑謝也。藉人臣言以謝之。此皆得正諫之力也。若夫蠻夷視何。非分微求。朝廷方務姑息。而大臣

威望足以攝之。如明肅太后已許契丹所請。宰相呂夷簡不肯。北使遣不敢復言。夫大臣之能專朝廷者。豈虛望屬色。足以秦明之。使其生平幹略。實有以服

遠人之心。則方外之命者。爲悅明主能委信而得其力耳。惟使君在。秦蓋畏之。縱反勸。問其君臣。親安

蓋王果忌信陵而奪之印。親隨爲秦所憾。最故宋任夷簡以屈遠。親獲信陵以自亡。使李豈屈亞夫於七

爲天下猶治第焉有竹苞。乃有松茂土築柱礎之下。處最下。瓦覆使雄之上。處最上。其間累屬尚有數物焉。土欲堅。瓦欲密。瓦疎可以易之。可以增之。惟最上。故最易土虛則第圯矣。無復補救之遺。惟最下。故最難民土也。強臣宗威。充也。爲經世出爲報世。備者知此。已得大意。但世是何物。

畢竟百姓爲主。每見該放世者。以引援爲相知。驅除
幾異。已爲救世之事。若所引就大賢。所驅必大不肖。
誠亦安民要機。否則數人自分榮辱。自爲幾憂。而於
天下民生之安危。未見有涉也。將以此數人者。當一
世耶。

事業在民上見。利害不及百姓。不足爲事業。亦有事在
朝堂。不涉百姓。而竟預定民志。移易俗。恒必幾之。天
之立君。凡以爲民。朝堂之上。從無不關涉百姓之事
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惟民字上該
士大夫。下該鳥獸。庶民草木。

樂亭金書

卷十 學言詳記

九

唐虞云。惟幾。云萬幾。夫千因之云見幾。云知幾。聖人所
見所知。惟在幾耳。幾之所指至衆。故云萬。如一事出
於至誠。而臣庶感通。關繫至於不可摩算。一事中有
千矣。萬幾焉。故聖人不勝兢兢。慎之於念慮之際。
矜之於頤笑。靡屑皆是也。若以爲此事之初萌而已。
則一事止萬一幾。欲一事之合宜。中才加意見了之
矣。且主職要。亦安得日有萬事乎。
子貢千駟。論政。兵食是外。而事先勞是身上。事千貢於
外面的。却只管求誠。千駟於身上的。却只管求增。此
於後人心事力。且通是如何。後人外面的。惟恐不

器。身上的。惟恐不推子。豈不與聖門相反。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欲先格其非心。此經世大臣之
的也。漢文帝謂張釋之曰。母甚高論。務在當今可行
的也。此求治真主之的也。非心格。則百事可舉而措矣。豈
遺事哉。善求可行。則不粉飾於聲音笑貌之間矣。豈
遺心哉。以裝習分。李絳之賢。而不能救唐憲宗之末
弊。其限善者在事而未及心也。宋孝宗敬朱文公。每
至。雖既寢。亦起讀終篇。然無必行之志。於正心誠
意。固以堂官職耳。就衰李事事進規。而銜疎於孟子
孝宗禮賢慕後。而治早於漢文。

樂亭金書

卷十 學言詳記

一

求治不宜太急。此爲不知所先者言也。堯舜急先務。至
聖之君。固急矣。萬幾堂慎。而至賢之臣。固急矣。單其
綱。而萬目張。惟恐其不急也。
帝王平天下之事。功只在生靈重農。管王治天下之方
法。只在因才器使。帝王作聖之功。夫只在通官從誠。
今天下孰急乎。生既平冠。三事謂學者。須以此三
事爲講學之條理。而以君德爲此三事之求。原則內
外合而時措宜。此虞帝王之學矣。合學朝大小臣工
之心思。事辭求此三事。誠得此三事通微的。便是真
事。同就此三事中。能得那一件的。便是真入。

料理此三事。做一分見一分效驗的。便是真事。政
治十要務。一。格君。事之本。二。馴。事之本。三。宰輔。上
皆在其身。四。中涓。五。銓。政。皆在其手。六。聖。屯。生。財。七
兵。將。千。萬。民。八。漕。運。凡。皆。所。為。九。刑。獄。未。及。於。天。下。故
第十。九。宗。藩。天。下。大。半。故。第。九。十。刑。獄。未。及。於。天。下。故
君。命。相。擇。其。能。進。賢。者。而。命。之。又。親。其。所。道。之。賢。之。大
小。相。格。君。亦。道。賢。以。格。之。道。小。賢。可。正。其。小。事。道。大
賢。可。正。其。大。事。君。相。之。交。相。與。也。而。一。進。賢。統。之。君
相。之。相。望。以。道。無。窮。也。而。一。進。賢。足。以。盡。之。

孔子論知人之道有四。一曰知言。為乍與人對而說也。
二曰觀行。考實也。三曰觀所歸。察所安。操心也。四曰
知天。反求諸己也。人有萬變。天惟一理。人多隱匿。天
惟顯思。如孝于親者。必擊于四倫。薄于親者。必殘于
民物。有耻必為君子。無耻必為小人。每求謙于中。必
真。每求聞于外。必假。一伎一此。原自了。然。知天之分
量。有偏全。知人之分數。即有淺淺。凡人一端之明。一
念之平。千以觀人。必中。此一端一念之知天也。故守
此四者。則人無匿情矣。而所未可辨者。曰才。則試之
而已矣。觀虛實。云。才所以為善也。今謂有才而無。

為善是才不中焉也。王文成亦云。但使其心既足。其
才自為吾用。故先得其心。徵試其才。知人之道。雖平
其可損也。不誠而決以立。較舍聖賢之穩步。喜彙傑
之奇。聘豈無弋獲。貽悔必多。
聖王不以利誘其臣。然自唐高祖太宗有賞罰之法。亦
有義存。未可非也。乘亡隋禁官之後。樂聞諫直。欲使
四海皆知人主之意。一也。其言親。善人未必才。以言
舉人。不如賞賚之無獎。二也。諫行而賞。賢人與道同
慶。諫不行而賞。中下免於沮喪。用能使片長寸知。畢
效於前三也。故孫伏伽之還木厚。魏徵解其絛如星。

殺諫官者國必亡。然尤不可辱也。自漢明徵。鄭。隋文唐
玄。漸有與杖之法。若曰。吾未忍殺也。而觀重。錄下。仇
疾所中。希免者。故曰。罪輕於配。統死。道於大辟。是既
殺之。又辱之矣。窮唐橫政。可不永戒乎。
人臣之遭選言而進人君之量。無所不容。
抗。明言者。謂辭酌已定之詔。書。頒行已久。違而不遵。
依。也。若一時偶下之勅。或有未當。則古人或封
。焚。皆能君之至意。使執其迹。不幾以為大下。

止。其當護之以心腹。人主知侯而不赴。必非其對玄者。唐憲宗明知李古庸爲悅媚。爲奸臣矣。何不立近而遠之。目前不赴。後必見親。自然之勢也。玄宗評李林甫云。是子知賢嫉能。無與比者。然憲宗終英身。憲宗終不惡李林甫。與玄宗何異。嗚呼。英如二宗。以對侯一念。自致奔墜。自墜成功。故人君其知人之明。則宜力行遠侯之戒。史稱憲宗英斷。近古英及。然能斷見廷之浮論。斷強賊之傾喝。而於侯使之臣。每率制而棄制。乃知憲宗病根。惟在使侯。若有大人。必知所專用其力矣。格心之

說。於治功似泛。迨夫英至。良臣默然相得。而病根不去。坐觀其末路之墮壞。而無可如何。隨方補救。病亦百出。然後知格心之功。切於養積。重於元氣也。人臣抱李韓裴度之忠誠遠識者。可不於引君對侯之故。早自番後。人主之務。以知人爲第一。說見於孔子之賢衛靈公。人臣之業。以知人爲第一。說見於孔子之賢靈叔子皮。朱子有言。孔子格衛叔父。想見靈公有英雄之氣。併相狀相之。觀對韓裴公與李康子之古。則知所謂英雄氣者。惟以其知人對士也。國業買三人。各治一事。

李林國度足史觀。又其所敬任。敬任者。殆君子之條。而治事玄取其才。合而論之。靈公之於尊賢使能也。思隨中矣。及觀格國進賢。度足求賢。人臣之所以稱良。亦不外是。故爲君者。養識賢才而用之。又能識進賢求賢之士。而尊靈之。則士無不湊。豈無不立矣。不於用人之人。任意而勢。思小才。則於求治人也無綱領。更不於治事之人。如意而務考庶績。則於治法也。不亦外子。格得賢。率克五視定根。所重全在舉賢。不爲不取。身爲標也。觀之與之。其臭同也。默積亦知相讓專在道賢。故自多其所藏。且所藏皆驕。驕有攻守之功。第不知賢有小大大賢正君無心。其辭然。辭益。殆於攻守。故雖五臣不得敵。俾三師耳。觀之兩人皆明於爲根。克尤高。皆忠於事君。克之公。然文侯於治國也。不思庶官。思良根於擇相也。不克及多人。而專鼓成積。二子之間。於夫二子也。不訪他人。獨訪李克。一問克言達視其所舉。而立定魏虜。其識治體。識根才。得觀人。善聽言。列國之君。未有及之者也。大賢錄集。天下莫赴焉。豈非得士之力與。不如人而獲位置他人之勝已者。相道也。自營仲言之。

無他技而能容人之有技亦相道也。自秦晉言之。如人而能用廢已之人。爲相將軍師。以定天下者。君道也。自漢祖言之。必以已技幫人勝人。非大臣之度矣。而況君道乎哉。漢祖不尚文學。不研吏治。不交用兵。英雄帝王之鮮技能者。莫乃公若也。然以何爲相。以信爲將。以畏爲軍師。三人者。乃人才之宗。能三人而群策群力自見矣。技量三人各得其所。而人才無一不得其所矣。關國之主。識相數將識軍師。則大數可與再造之主亦然。若守成則識一相而足矣。心思何其專。權柄何其簡。事功何其易。而乃屑屑焉。遲聽

明於紛雜之地乎哉。廢當廢。臣其能言。而漢祖自言之。自爲較諸者出。而千古來廢成興亡之機。皆以之爲宗。認取大略。量若燭照而數計。餘皆技數。無足斤斤較量矣。

臣之量君。惟一君之量臣非多。韓信失劉項之興亡。登壇失口。直日爭天下。非項王耶。道遇其勇仁強三者。於小大之間。止較二君。雖將相勿問矣。郭嘉策曹袁之勝敗。直日曹十勝。袁十敗。止較二人。其所用之人。勿問矣。臣之量君。不難一乎。漢高自知用三條而成。項王棄范增而亡。此一生來事得失之大數也。其

大將相宜不當擅尊信。將焉敬不當我灌嬰。步將項伯不當我曹崇。止較對敵之三人。其餘士馬糧果。強弱豐音。俱勿問矣。此一特用兵勝敗之大數也。君之量臣。量在多乎。後音治國行師。凡合此後者必與。遠此理者必亡。不謀將相。而美兵伍。非金錢。與器械。所命之將。其才不足以當賊之渠魁。則所命之兵。其勢自不足以當賊之有從。苟能情然易處。專精較量於我將賊之間。將才當賊。則賊不能熾。將才遇賊。則賊必可乎。此百不失一之道也。然得其才。則必尊其權。尊其權而無可盡其用。故大功必歸於廟堂

將將之人。

國家最要者兵食。盛人至不在注意兵食。貴得善理兵食之人。量親良者守令。盛人至不在善謀守令。者求能擇守令之大臣。

某事數敗。當謀使某人往處之。某處之方。則所使之人之任也。漢宣問道充國以失罕罕開事。對曰。兵聽還度。是定變之方。雖身其事者。不能過度而豫言之也。奈何欲以事外代謀乎。今一方有條。朝廷但當訪求充國於弱翁耳。嘗人有病。則訪良醫。醫既得。則聽其處方。若不事醫而數事考方。處將誰失其得失。能

觀其推荷者。祇有九國。豈能自前。而處弱翁之地。反得委其求醫之責。而生觀利鈍。此人臣之使。非國家之福也。

唐宣宗與畢誠論邊事。卽知其有將帥材。可謂以言知人。然使邊情茫然。誠雖具陳方略。何繇辨其得失。必其成功。是帝知誠。經平日誠邊情。誠邊情。雖留意於安撫大計。未有著不經意。而能於一聽之下。決策用人者也。故簡於理。則能因入言而知其學術之醇駁。存心之邪正。冀宣志靖民。則其識循吏也。獨確。冀武好遠略。則其拔將材也。顯多。言者非一事。知言非一端。各從吾唐注意所馳轡而入。他聖兼通。惟惛無一焉。

唐書全書

卷十 學官書

九

天子不以知實不自爲事。則何事哉。但中外具員。子人安能盡經。天子識拔。第一須識將。其次須得九卿。又次須備卿。又次須擇諫官。又次擇東宮福權。合之不過知數十人足與。其他惟冀宣重二千石。每召對或超擢爲卿。相此最切民生。御史治。若唐宣宗具員御覽。欲盡天下之官而辨之。猶令章奏撰處分語。欲盡州縣之利。卿而周知之。皆有意而失之者也。未有至賢而國亡者也。未有賢臣柄國而國亂者也。

天欲傾晉。則韓公早薨。欲廢秦。則王猛中道須。是天也。雖前知者。至此乃知。

阿保機之世。契丹之強。自古莫及。然福於韓延徽事。則其至。后並抱知人之鑒。故雖夷狄處我。亦任於知人。不知人之間。而況中國乎。抑中國之善養士也。四夷之才。入而爲我用。全日碑契。若何力之。弱是也。其失取也。中領之才。出而爲夷狄用。張賓王猛及延徽之屬是也。君天下者。其可使知人招士之權。反猛於夷狄哉。

唐書全書

卷十 學官書

二十

唐書全書卷之十終

義亭全書卷之十

學言詳記

治道中

帝王所貴於講學者。將以修其身而治天下也。日從事於講而虛績不興。是經術與世務爲二也。孝曰講學以明理。君德明而天下終不乎。是君德又與天下爲二也。不然也。且就生財一事言之。人曰必取民。乃所以利我。國利我。君豈知言不取民者。亦正以謀利。吾君與國耳。但所謀者和義之義利。愈於害義之私利。上下同足之利。愈於損下益上之利。可大可久之利。

義亭全書

卷之十一 學言詳記

愈於見小欲速之利。其所以爲利不同。豈有謀國者。顧舍利而取不利也哉。生財者。講學之一事。而生財之本原。非講學固不得而明者也。他事亦然。舉直舉枉。皆舉以爲相。非他官也。舉一直。諸枉拜下風矣。其錯之也。猶待朝廷。舉一枉。諸直不得不起。惡彼將自錯。而人君誰與共治。後世如亭林甫以貪權妬賢爲枉。而玄宗舉之。王安石以僻學傲氣爲枉。而神宗舉之。於時朝直一空。唐宋傾危矣。二主非不知二人之病也。特以其順已也。而蔽之。夫舉相何事。未知其忠智而舉。甚且知其邪佞嬖媚而舉。豈非以廟

莊子孫卿民戲典

諸枉乃衆人。非惡人。固矣。諸直亦僅衆人。非善人子。否也。諸枉對伊軻而言。則衆人也。對諸直而獨言枉。則此一人乃大不肖。而朝廷特誤而舉之。所以民不服也。對諸枉而獨言直。亦然。乃大賢也。諸直非所舉之直。諸枉非所舉之枉。云。雖直舉在者。大賢大不肖。不受人廢而廢人者也。云。諸直諸枉者。隨上隨下之衆人也。

禹數苗罪。以君子小人優置爲之首。何則。立君分官。凡以爲民也。善民者棄。疾民者進。民生不塗炭。故凡爲君相者。速忠晚佞。皆下得罪於百姓。而上獲罪於天者也。

義亭全書

卷之十一 學言詳記

自治之日。聖賢棄介。世俗寬容。及用人之日。聖賢則闕。通。世俗反膠固。苟變。苟寬。取二邪於民間。設在子思。必不取也。在棄侯。未必能不取也。然子思不以此棄變。而衛侯以此不肯用變。其自治與論人之際。往往有通相反者。律子思通用賢而固陋。不知善所以滋削之故。正爲公儀休爲相。子思爲臣耳。休蓋一片廉剛決之士。見莠求精者也。其於平易近民。則特棄宜之意。大抵疎起。以明善其身之大賢。而阿處其下。

豈得展知人舉使之道，使內順治而外威遠也哉？
國者，非但以不肖抑賢，即以小賢抑大賢，猶之于顛
倒而無益也。數令相子思，而置休於坐鎮羽儀之地，
營其不日就乎。宋用王安石而亂，繼相司馬，不相伯
淳，卒亦不無教用不肖而亂，無惑也用賢而不振，大
賢小賢，位置失宜故也。大雅云：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公儀休不寤何如人，觀其相魯而國滋弱。又不幸子思
自代，識度猷為，亦嘗見矣。至董生所稱出瘞事，尤為
不經。宰相出瘞人，倫具瞻，顧以識莊勤勞之故，設果
有斯事，乃名教中一罪人耳。與孔子無公甫文伯之

變言合卷 卷十一 學言詳記

母，何其反耶。

命相固取識度，亦須因時。附離秦酷，則曹無可相也。非
其時，將有庶事使腹之患。風俗修弊，則楊綰可相也。
非其時，或犯臆薛大夫之戒。四方跋扈，則杜黃裳可
相也。非其時，亦啓賄賂公行之漸。憲宗悅黃裳之通
觀，則宜自却進奉，以微言風勵。黃裳聞之，必當改絃。
此化導之方也。上也。不然，如胡寅所言厚賞以滿其
欲，此駕馭之權也。次也。若知其所長，而輕棄捐之，使
不盡其用以欲時，則似是而失之者也。
世無理亂，吾無明暗，莫不以相為重。樂記曰：治亂以相。

魏文侯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是救貧救亂者
，舍相無賴也。故文詰陳平，天下事各有至者，而君所
至者何事也。至明之君，注意惟相也。王廷奏屠牛元
翼之家，唐敬宗深嘆幸輔非人，乃復相裴度。至暗之
君，倫重亦當相。若四方大亂，而不以問相，相溺其職，
君亦溺其職，振亂為治，終何塗之從。

國方實，一隅偶警，一隅自治之，如蜂蟻壯夫之肌也。
內外何必相須也。素有良無，當其時，直命將耳。彘父
而不治，千善萬孔，非元氣漸復，微體何縣愈乎。則非
一將所能平也。於是內外不得不相須，而注意良相。

變言合卷 卷十一 學言詳記

從頭做起，不從半腰起。方無隔礙難行之患。徹底清
，不苟且結局，方無旋止旋移之弊。此是輔相中興手
段，和身培養，不逐節補綴，使元氣深厚，雖有病不至
遺傷。此是輔相開基手段。開基如為巨室，以立規模
為至。中興如修巨室，以具朽蠹為至。

有吐納海岱之胸次，有循微千百載之眼界，有修合陰
陽五行之手段，然後無窮不祿，樂亂不平，核其實事，
不過曰能舉才，能識先務，故和民力而已矣。
宰相不可以有司之為為也。黃霸諱宜，循能最天下，及
相國，並以煩碎致登咎。宰相不可以將軍之為為也。

汾陽王爲尚父。體不能慮遠見微。肅亂保泰。宰相不可以諫官之爲焉也。張九齡轉休。猶苦口而非格心。夫惟識治體之有司。則有司可相矣。蕭何起刀筆吏。而冠漢家矣。夫惟訪賢能。求闕過之將軍。則將軍可相矣。允文允武。孔明伯仲伊呂矣。夫惟善論事。善明理義。善開悟至心之諫官。則諫官可相矣。觀徵馬周。李泌陸贄。近之矣。

徵廷舌。曰贊筆。龍逢比干。骨是真龍官。伊川經術。溫公史學。明道容貌。辭氣是真經筵。雅圭膽。長源智。諸葛武侯。稱是真宰相。

堯惟舉舜。舜惟使五臣。其技增爲二十二人。又推而廣之者也。桓公惟任管仲。管仲惟位置五子。得五子足以富強。不得管仲提挈之。則齊不能霸。霸者猶然。況王佐耶。孔子當時。若相術體公。即其所以用三臣。自足爲治。有孔子提挈之。三臣才能事。方有會歸結果。處故相無他技。數大臣頌之。而後得各竭其所長。此相之大技也。相無他職。數大臣領之。而後得善專其所事。此相之本職也。相無他功。數大臣稟之。而後得各底其績。此相之全功也。

調陰陽育萬物。鎮四夷。觀百姓。陳平所舉宰相之事有

四。然要歸不過得人。所云技卿大夫各任其職者。近之矣。王所背。魯士。陰陽調矣。邊鄙有爪牙。四矣。鎮矣。郡邑多循良。百姓觀矣。平少時遊學好讀書。所以傳得此愈。技世宰相。觀切見得者亦少。

第五倫舉吏得人。則郡守入爲三公矣。漢世真得考相之法。既爲三公。其所舉愈廣。其得人將愈多。功名必愈光。於治郡時。故以得人立相。勝於以治行立相。黃霸爲相。不及治郡。以其精神所注。才能所長。在治事。不在知人故也。孝宣以治行取黃霸。則爲相不如爲郡。孝明以得人取第五倫。則爲相過於爲郡。倫舉吏

既多得人。而百姓愛其清惠。又可見治行不能該得人。得人足以該治行也。子辭得體臺誠明。則武成學道之治。光於千古。賢才之助。助於知己。豈肯役人哉。孔子問子辭。辭曰。女得人焉爾。不復細考政事。爲此故也。雖而慮之。大臣鎮舉得人。其功大於庶事之修。人主選輔。提人。其效大於選精庶事。

古之賢相得士。真猶神皆在未作相以前。迨既相。則人見我甚數。我見人甚少。四方散處之人才。無從識面。巖穴有技之士。未聞其姓名矣。思任天下者。無問居真選。過人即歸。如某人爲某郡某邑。則訪其賢治

之地。有何人才。所居之鄉。有何賢俊。所立何品。所長何技。過乎人亦然。隨時記之。分門列之。既得所屬之人。又可參屬人者之賢否。是每逢一地。即知兩地。每問一人。即得三人。用心數年。當世人才。知過半矣。李吉甫之裝垣難得。則呂蒙正之夷獫可師。

秋梁公稱張柬之。呂文穆稱夷簡。皆云宰相才。如何。曰。能識人。能料理大事。其才便堪作宰相。非獨觀人。先用自反。若夫留心人才者。銓衡才也。長於生節。搜畫惟精。會計才也。熟典故。知夫體。以根情。各教為已。任秩宗才也。能識振肅。較習邊塞情形者。楚根才也。明

卷十一 學言詳記

律意。長懷仁恕之心。士師才也。規畫久遠。體恤工商。不屬書目前者。綜理才也。侍法守正。彈劾不避情弊。風憲才也。經術曉得。可備顧問。論事可思。特啓沃主心者。經筵侍從才也。總其本日。審欲約其異。曰為國無茲二者。才雖具。利各根深。不可具事君。

氣正。必不肯枉是為非。惟靜。必不樂趨炎易行。二者有一焉。其人斯可無害於天下。識力大。能劈畫主張。意思深。能維持調護。二者有一焉。其人乃可有益於天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子事親。則有義。臣事君。則有盡。

忠。謂過弟子之事。每也。則有實。賦。則難。未有專以循。為敬。承順。約恭者也。凡有依阿。而無諫諍。必曰。佞人。有來。賂。而無問辨。必非正士。蓋相與貴於有成。而人才。係於素養。此習慣。所以成自然。而習之。權。重。於性也。昔張文忠。居正之在政府也。經綸。則必行。丈。士。田。則必清。敬。禮。稅。則。衡。理。刑。獄。則。不。滯。將。帥。得。人。盜。賊。衰。少。囚。與。實。服。此。居。正。擔。當。天。下。之。功。也。至。於。擢。數。言。官。每。雖。賦。之。怨。其。子。聯。翩。內。甲。任。刑。而。不。尚。德。自。尊。而。不。禮。賢。此。居。正。自。用。之。罪。而。取。禍。之。繇。也。自。是。厥。後。詞。林。諸。臣。競。以。居。正。為。戒。言。不。出。口。事。

卷十一 學言詳記

集十一 學言詳記

人

不負荷。先。後。輩。相。援。一。提。一。茶。而。已。選。此。者。為。腹。度。遠。此。者。為。匪。倫。相。沿。既。久。遂。於。生。三。事。一。之。外。別。開。一。事。長。之。道。蓋。清。其。正。直。之。氣。而。養。其。容。悅。之。習。遠。者。二。十。年。近。不。下。十。餘。年。及。購。轉。弱。望。其。變。遷。以。事。君。父。不。亦。部。乎。不。以。居。正。之。所。警。致。禍。肯。為。戒。而。以。居。正。之。任。事。成。功。者。為。戒。豈。不。及。甚。矣。乎。近。來。事。日。益。繁。君。日。益。勞。而。成。功。日。益。少。根。究。其。故。皆。因。閣。議。之。部。部。議。之。司。而。其。順。應。於。輔。臣。之。衛。守。所。謂。守。者。非。畫。鼎。而。已。也。謂。能。以。道。事。君。始。終。如。一。洪。範。曰。有。猷。有。為。有。守。此。三。者。輔。臣。固。缺。一。不。可。也。感。精。為。

敢任爲爲堅持爲守。夫如是。故處分一事。印了一事。事日簡而功易成。今每發一疏。每遇一事。輒處之不精。任之不力。持之不堅。屢擬屢易。則是割斷一疏。比於三四疏。處分一事。化爲三四事。而一日可決之務。沿流旬日而不已。以致君父焦勞於上。大臣匆迫於下。是貽上以勞者。輔臣敢之。而輔臣亦自貽其勞。瘁也。設今六卿得人。推心而委之。眾卿遵振。必當英才可無改推矣。司農襄陽於生財之大道。生節諸事宜。並可聽其指麾矣。樞臣請於將材。熟於邊計。可省馳飭諸票矣。司寇秉公恕。持明慎。斷獄必平。可免駁輕駁重矣。今日欲政簡而功成者。其端在於票擬之必當。而其本在於六卿之得人。向者所以謂位置六卿。乃輔臣敢太平之本計也。謂其習氣議前代設宰相。而相權猶散。本朝不設宰相。而相權更毒。如近者閣員恒有數人。然每至上前議事。一臣先奏餘。即因之。或諸臣胸中所見。亦有不盡合者。然各默然耳。夫所貴於多設閣員。何也。豈不以集衆賢之心思。可否相濟。然後事得盡善耶。謂宜閣臣至上。前奏事。凡遇大舉錯。大機宜。有關治亂安危之故者。所見未同。不妨各自吐露。而相商確。務求至當。以無

負多設閣員之本意。非惟事理合宜。有裨制治。而如此數書以後。諸大臣才盡分量。皆灼然於至鑒之中。大臣之分量辨。則舉朝之人才。不難以次而提衡之也。人政者。治亂之大關。孟子舉以對格心。非輕之也。人政乃致治之本。而格心又其本焉。祖已所謂先格王正厥事。就人政所失而格其本也。至於格心之難。則又有因乎人者。有因乎政者。公仲連連士。而烈候止散者之田。是心以人格也。徐衡侍經筵。開陳友愛大義。而理宗如禮故濟王。賢儀見華蓋岸幘。不肯進見。藝祖自是對近臣必冠帶。是心懸事者也。但其後在連間之外。視抗論政堅。進一籌耳。盡記曰。節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正與格心同義。若見離人政而言格君。則感動無因。且或以混忠邪而失要勝。何以定國。孟子第言一正君而國定。至所以格君心之道。本之言也。觀其語載不勝。然後知大人故善其君。莫大於進賢。非默默誠意所可感動。亦非吾一身之正言正行。可以變化。亦非一二賢士。遂可以奏功。必衆正夾持。而後楚語可變爲齊音矣。顧我進之。必君用之。如進

而不用。則格心之術已窮。有奉身而退耳。所謂不可則止也。

善易者不言易。無往而非易也。格心者不言心。無事而非心也。就其事。明其義。解其惑。而此一事之心正矣。積之久而豁然貫通。則事事之心正矣。事事之心正。則無事之心亦正矣。此之謂格心。是故平居則培養於未發。伊訓丹書之倫是也。遇事則指點於已發。形日旅焚之倫是也。培養如至敬。指點如格物。若但就其事而禁之。救之不從。則其事已失。從則僅救此事而終不能貫通於他事。此後世諱諱之士之所爲。知

性理全書

卷十一

學言詳說

十一

正厥事。而不知先正厥心者也。

福運漸壞。如人氣衰。非力所可挽也。惟扶持君志。使之剛明貞固。則國運可同。若君不能用。或用而不信。而爲臣者。乃欲就範。綱法度。匡救維持。其不載胥及溺者鮮矣。

格君心。乃其治平。其他功烈。有不必以格君心成者。君臣之際。以智配智。以才配才。以欲配欲。桓公之於管仲。閔之於子奇。持堅之於王猛。唐武宗之於李德裕。是已。然一匡天下。轟出戶隨之。秦國大治。獨斷而亡隨之。此臣先死而君不終之驗也。鳴夷浮江。吳亦

滅。流寓嶺南。唐亦衰。此君先逝而臣不終之所致也。故惟格君以致治。則君存君亡。臣存臣亡。可以久安長治而無變。才智嗜欲相遭。則苟就一時之富強而已矣。

切已之事。精神必到。精神到。便不敢自用。決能虛懷訪問。多方用人。惟恐此事之壞而爲已累也。二者俱從用心中奉。若沾沾自用。正是精神不到。顯於視此事不切已。王安石輩不用賢。不受善。怒於悻悻好勝。只爲愛民之心不真。

所以不自用而必用衆者。不但通理當然。天下事至多

性理全書

卷十一

學言詳說

十二

一平足爲不盡。一耳目見聞不盡。至於事理。似一心思可貫通矣。而理亦至深至無窮。一人儘索未到者。二三人索之則到。聖人所未發者。愚大婦偶後而觸發之。任天下大事。如何可自用。

任是天下難明之理。難處之事。使衆人各竭唐見。必有至當者在其間。此僅謂之養。謂之中。但善雖在。無人取得出。中雖在。無人用得來。惟聖人能取而用之。堯舜舍已從人。此之謂也。後世惟孔明近此氣象。近日鍾化民。遇方條約。有云。舍得已。方盡得人。盡得人。方濟得人。古聖人把自己識。都忘了。只見得都是人。

的擇好者便用。未用時。不曾先立一個主意。既用後。不曾認做自家作用。此數句甚好。說得聖人心事。但不先立主意一句。亦未盡。舜將傳禹時。說惟先能志。天下自有一等大事。須先定主意者。

其才難。全才尤難。善用才者。求其不求全。其用之之法。就一人言。隨才器使。合數人言。截長補短。但貴使之同心以竭才。

易地則皆然者。道也。易地則不相通者。才也。所稱通才者。通徹於事理。不執滯耳。非謂天下事皆其所長也。君子不器。從神明而出之。非多能也。不知道。雖多能。

亦器。知道。則終身止辦一事。止居一官。亦為不器。舜使五臣。管仲立五子。衛靈公用三臣。其器通下。而其不可互易則同。雖五臣之學。亦有專門。相易。則分量必不精矣。他人更何論。

幾亭全書

卷十一

學言

十三

自負其大。則失人必多。失事亦必多。拘人之手而步不迅。縛馬之足而展不升。各自用。實相為用也。集眾人以濟一事。其機似之。譬者審於音。聲者詳於視。有所棄。則有所專也。彼人各司一事。其機似之。

去詐去怨去貪。不過舍其所短之義耳。用其智謀。則雖有詭詐。亦姑容之。吾能明。弗墮彼術中。可也。用其武勇。雖有暴戾。亦姑忍之。如王猛之於鄧羌。舍而弗與較是也。用其撫綏。雖有偏惡。小遂其欲。可也。如杜預之於王濬是也。

幾亭全書

卷十一

學言

十四

使貪使詐。其說頗能誤人。蓋專指行軍。非縣官為政。即行軍。亦謂有忠廉智計之士為元帥。則若輩皆堪供偏裨驅策之用耳。豈用若人乘樞專國。謀元帥而托貪詐之說。非知終將之理者也。

軍法使貪。貪於敵貨。可使也。貪於國寶。可使也。貪於士卒。不可使也。素剗其餉。功侵其食。士心雖而事局成。卑陶言知人。不言好。恭言好善。不言知。未有知而不好者。未有好善而不本於知者。言知人矣。復言能官人。位置各當其才。乃知之實用也。如舜之使二十有二人。是也。言居矣。撫言實能容之。使群才各安其所。

而不爭。乃好之實用也。如孔明之任楊洪何。祇速選而大任之。能盡其器用。又深惜。延楊儀。調和之。使不至於偏廢。是也。

能官人。即知人之證驗。所以與民懷之對說。同是賢才。各分門類。可作吏部者。未必可作兵部。同是一類之才。又分大小。可作侍郎者。未必可作尚書。世宗有言。若使舊輔作尚書。部事須惜壞盡。當時輔已爲禮部侍郎矣。而世宗定其分量如此。然人才有一定者。又有日進而難量者。認真究心。識見日長。無成心。則學問日進。復文敏有學有才。只因其爲人自執。

韓愈論

卷十一 學言詳記

十三

已長。不肯虛心。故爲人所量也。

恒言有君無臣。必海內盡無人才。斯可耳。君以知人爲明。以定相爲事。若賢才隱於下。何可謂之有君。寧不致。非神龍。風不生。非真虎矣。

大聖人大豪傑。是天生。所謂無待而具者也。其餘賢能。皆君師所可造就。或從勿作新之。或中歲而變化之。故未有有君而無臣者。

人才有二。爲天子拔擢鼓舞。供目前之驅策者。輔弼大臣。與銓樞二部之事。爲天子培養成就。供他年之任使。惟京省督學諸臣。與兩雍司成實尸之。

大體至少。申才以上常多。古者三公之官。不必備。難之也。然猶設三孤。以貳公而弼王。亦饒之矣。若庶尹群牧。則每一官。必有數人。堪其任者。常豫儲之。僚三士之中。隨取隨給。無臨事之才之嘆。江陵亦嘗云。

卿設貳。皆應相資而用。不應閑坐旁觀。正卿凡遇難處之事。而相商確。或遇事多。分過左右堂裁處。總繳定奪。分其勞。不分其權。又練習亞卿之才。使熟部務。遇正卿缺。即可序進。不苦乏人。

孔子稱事君盡禮。而孟子謂辭讓之心。禮也。是故事君有禮。辭謂爲先。近來同床功職者。誤國事。說性命。而

義亭全書

卷十一 學言詳記

十六

稍知自量者。往往僅有辭而無讓。則既不足以明自量之誼。又無以慰簡命之心。每至責以規卸。卽畏罪勉受。未任事而早必其倚賴矣。爲臣自古不易。今尤至難。說兵謀食。尤難中之難。必其人有一座不染之潔。有憂國忘家之誠。而又有通達萬變之才。有能寒能暑。能不食。能不寢。能心不停思。口不停言。手不停造之精力。然後可以勝任。缺一爲皆常事。而無當者也。夫潔者立身之膏分。誠者臣子之末心。學人安之。中人過焉。至於才。非可強也。又況精力者。必得之異稟壯年。若越越衰暮之人。萬萬無濟矣。強其才之

所不能與其精力之所不給。連止業月。連亦莽年。窮畢命而已矣。一身不足惜。如國事何。雖欲不辭。何可得也。然而不敢以乏國事也。世未必無人可使也。不知而舉。爲塞責。知而不舉。亦爲隱賢。昔在唐虞之世。垂讓於受。斯伯與。益讓於皋。虎熊。伯夷讓於楚龍。辭諸身。必讓諸人。然後上足以慰天子求才之心。而下不至舉賢自代之誼。有難必有讓。

治功不待又者。有不能不又者。三十年若。乃有十年之食。必世而後仁。此雖聖人不能不又者也。乃若風以動之。所存者神。則就感動人心而言。如內外明。則

幾亭全集

卷十一 學言詳覽

十七

君子道長。舉銷當。則民心悅服。是皆不崇朝而流行天下者也。久而成者。民業民風。速而興者。民志民氣。正萬民易。正朝廷正百官難。諸云有過化存神道。然治下惟論分量。獲上兼須遠際。觀孔子及明道先生所至必與庶響應。而君相往往見格不從。大槩可觀矣。若君能用已爲相。正百官以正萬民。直最下令於流水之原。設汲於君民。則不復見有朋比。盡應於鑽研理。則不暇鑽研世情。此乃銷朋黨。銷營就之大遺。故知治者最要在發人忠愛廉恥之心。

此化人才。期月之間耳。所謂變化者。非化愚爲智。化怯爲勇。得以奪其游習。而去其貪心。人未有自謂不能廉潔。不能真實者也。果能潔以治躬。而日用其心於職事。則經緯自明。真摯自力。雖化愚怯爲智勇。何不可哉。此正君子速長。小人道消之實義。故時之要務也。倡耳之機。借在一二大臣。而譏板大臣。則在人主。

去小人之法。大則誅夷。小則屏棄。誅夷既仁人所不朝用。而屏棄亦何忍棄過其才。故有謂小人不可盡去。似以能容奸者。乃爲盛世。是良田須獲存莠。而人

幾亭全集

卷十一 學言詳覽

十八

身須少留。亦辭耶。此不識去字之義耳。仁人所謂去。惟是消之化之。罪放其尤。而感動其餘。則天下無小人矣。滅盡小人。則不可化盡小人。願不快與。衆穢入於江河。江河之氣味長滋。何也。穢成於澗。其始未嘗有穢也。因化而感。故水之活。能復化之水。成之土。故收之。斯其復亡矣。爲君子者。能如江河之過於源。則小人從之而化。何以故。穢之始非穢。故將可反於無穢。小人之始非小人。故將可反於無小人。堯之廷。最共驩。而外。皆爲君子。武侯之世。豈李平廖立影。而外。悉爲忠實。故人主退不肖。惟擇其尤者。

數人。武諄或難。不可屏。遇一空。定以惡者。示以不復用。沮其改過之新情。則人才少矣。

人之臭味。有若水炭。雖量如韓魏公。養如程伯子。胸中詎無涇渭。但待其功過。法未嘗不同。君子之自處也。公則小人成服。近世士大夫。武云。君子有不善事。亦無傷。小人爲善事。愈可慮。是欲獲過而懲功也。宋趙抃曰。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愛以成其德。是欲同過而異治也。任伯雨曰。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小人獨存。是欲引繩而拔根也。其言近是。然不如傳堯俞之對神宗曰。夫

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係上所化。至哉言乎。與使枉之意。通矣。易之泰曰。君子道長。小人運消。哉枉者直之謂也。小人之性。漸化而爲君子。按消則此長。豈勝敗之謂與。一人德德。百人從之。增一君子。卽少一小人。則一世之君子長矣。義利心戰。有感而純。凡人之性。長其樂爲君子者。消其甘爲小人者。故人情大妄。而世運得以常泰。若以勝爲長。則群小之愠怒日深。是蘊毒耳。何消之有。其難既不可盡滅。又不可盡屏。諸四夷。又不能移易其意。曾。有群天下百十有才智之人。遇抑之雖下。而可以長根事者乎。癸亥

甲子之聞。君子當道。成心不化。朕同黜異。幾釀宗社之禍。前敗不遠。可復瞻耶。成展

內君子而外小人。外之未嘗舍也。小人而用之於外。外皆吾赤子。吾土地。可嘗試乎。可暴棄乎。益外之黜陟賞罰。恒操於內。使小人受役於君子。彼將以其才立事。奏績。而不敢以之爲惡。厲民。然外之爲言。爲小人之有才者。設也。亦爲稍知長懷。受猶勸者。設也。使懷惡而無能。成有小技。而放縱不可制。則有去之而已。寧止外耶。

小人有一意從惡者。有反覆無恒者。宇文士及曰。惠卿

之徒。遇暗過明。無不行其諂詐。必僥避君子。必惡勸小人。此一意從惡者也。丁謂蔡京之徒。遇小人。則爲害人之事。君子。則亦爲利人之事。非利人也。邀求利已。此反覆無恒者也。小人而一意。則無可用之路矣。有驅除之耳。好利反覆。猶或可駕馭而得其用。然非至平之心。至明之智。必反受其紿。如溫公趙汝愚。皆然。諸用小人者。惟武侯明道耳。嗟乎。反覆者可惡之尤。而小人又以反覆爲輕。以根心爲惡者之不可變化也。故兵有使詐。易有華面。皆萬不得已之說。收羅小人。非但有大量量。須實有大作用。獨疑猶懼。與

國亦知其爲收豎。而孔明終不忌廢。雖爲惜才。亦因力量大。生前能用之。身後能處之。無他。生前惟使之得各展其用。身後惟使民心預安。國是預定。一國將派衆皆捐棄。其肯扶同。則孔明大作用也。明道云。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與孔明同意。但兩家事勢又別。蜀是因之才。宋是因一千小人。過揀不得。非謂他時他處。一槩當收羅此輩。

小人猶貌名。鄙夫乃小人中最賤而猶用者。患得患失而外。別無意見。別無技能。聖賢遇之。惟有棄置驅除而已矣。若小人則有小才者。有大才者。如所謂治世

幾學全書

卷十一 學言解

三二

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皆是也。小才可以舉技。大才可以駕馭。是故有大人。則天下無棄人。惟大惡共鄙夫。則其棄人耳。

自古貪婪亂政。佞諂盡君。狐媚僥倖。毒天下。不可勝數。乃若以學問名行之士。傾人國。僅王安石一人而已。昔夫子之誅少正卯也。曰天下有大惡者五。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乘非而譁。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板徒成黨。其說說足以飭衰榮。其強禦足以反是猶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後惜

惟安石紀似之。劉安世所謂虛名實行。強辯堅志。五惡三雄。僞矣。徒直以學術壓天下。原非鄙夫邪子之依。將無聖人。政願治之主。不幸局其所惑。雖有忠直賢良。如韓富司馬。莫知其當殺也。即惡之。不敢殺也。向令少正卯執政。魯民真有生乎。安石遇聖人。兩觀爲尸。又得行其學。而浸淫陷穽。欽於虜廷哉。自古人君。恣嗜慾。多美倖。自誤國家者。亦不可勝數。若夫憂愛百姓。力求治平。傾心委任。而獨以說人之誤。殆其子孫黎民者。惟宋神宗一君而已矣。是人臣之最可憾者。安石也。人君之是可當者。爲宗也。特許者之爲

幾學全書

卷十一 學言解

三三

百世用人之鑒

世儒不顯有小人。如必不使無。使其在野。不幸而在位。使其不尊。又不幸而居尊。使得小邪以去。亦已矣。若犯大體。加大侮。始則說國事。繼則離國體。皆足痛心。非快心之事也。稱快者。只是短說。小人乘勢去之爲難。宋可惡謀。姑與辦善。可已。辦善不得。誠其爲惡。可已。其宋得捐者。則宜早爲之所。自肯孤鳳。太上以格至心去。次以德慈術知去。無一疏顯政之而去者。惜哉當局之多迷。漢和帝誅竇黨。使官者有功。國非長矣。然以帝之明。辦

察卿臣。想無若鄭衆之讞者。當時衆安已社。在厲
丁鴻之徒。皆忠清直亮。不足於權變。變其正色立朝。
願疏請復奉實氏權。豈非正言。豈不當帝心。然無從
措手。空言而已矣。後來城狐社鼠。不問內外。但令盤
權已堅。威服已成。必非一慷慨章疏之力所能破。前
有平勃。後有梁公。皆以秘弄用人得之。使厲鴻知大
計。當旁求忠智。密置要近。居平不露後奪之端。直俟
席機同心粹發。則帝豈不能以察鄭衆者。察大臣與
其所引置之人乎。且清河王故察太子也。中智之至。
疑忌萬方。而帝夜機納之。與定密計。頃刻立決。不稍
低回。非至虛至明。其孰能此。厲鴻不能豫置良士。使
帝不得已而機選中人。以除大惑。則復中人立功起
權者。大臣之罪。非帝之責也。

凡去好惡。權得遠至側便已。不期必誅。凡保忠貞。僅得
全生則已。不遂伸枉。伸枉或激怒。必誅多反噬。古今
犯此者多矣。然君子之寬小人。其意謂深。其心原恕。
罪定即已。不爲漸加。如趙盾請出馮益。出則止耳。小
人巧於陷君子者。則假寬以行之。既誣其罪。恐至於
必誅。則敢者必衆。往往姑視貶竄。使觀者喜於得全。
不敢復救以激禍也。後而殺戮衆之。初若輕處。人衆

敵而不敢救。及乎舉發。又不及救。嗚呼悲夫。非徒往
事。目擊之矣。以君子寬小人之後。而爲小人陷君子
之用。非至明者。誰能察之哉。

彈期之爲蔽賢。易知也。而處引之爲蔽賢。諱知。大抵直
近而遠。宜相而將。則處之者。皆所以蔽之。宜近而遠。
則昌言不得日進於前矣。宜相而將。則碩德不獲領
袖百揆。而小用其才矣。是皆巧於道賢。而聽者察之
甚不易易。非君德聖明。未有不蔽其術中者也。
或言爲宰相。須得內侍中有賢人。乃可行道。某謂內侍
卽有賢者。何難得權用。禍人至請復之。入至不明理
義。又但願請拔人。格君正在大臣耳。不思格君心以
還左右。乃欲得左右之賢者。以安吾身。行吾志乎。
崇禎庚辰。言補薛國顯以權。旨擬。諭之。大。千。上
怒。降旨切責。有置戚大臣。有此衆動等語。卒足誅。衆
朝其喻也。余時奉使在道。亦疑過小而請重。或者惡
其平昔之儉邪。險伎耶。壬午。返國門。全忠節銓爲余
言。薛於是春。曾進密揭。請內官改用趙服。悉同士大
夫。上大便怒。遣賊臣獻以此語。嘗我。設事勿主。禍可
鴻道哉。留其觀。得之如初。然心欲誅之矣。置六月。遂
因事以發。旨中云云。殆暗指前事。欲使國觀心機知

之子聞忠節語大職審爾。則觀罪通於天而先帝此舉之其斷直可使百世下俟臣誼誠內官者。後雖詐舌。借乎不明。猶其大惡。而反借端於小失也。當自偶未得細詢忠節語所從來。今忠節沒矣。姑識之。當再質之士大夫之直諫多聞者。